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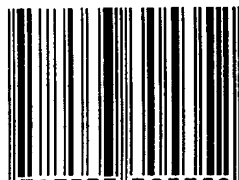
史部  
第二二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B93/09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二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二二七冊目次

## 史部·地理類

籌海重編十二卷

〔明〕鄭若曾撰 鄧鍾重輯  
河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海防述略一卷

〔清〕杜臻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二五六

〔康熙〕延綏鎮志六卷

〔清〕譚吉璉纂修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乾隆增補本

二六八

蠻司合誌十五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五八二

江防總論一卷海防總論一卷

〔清〕姜宸英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七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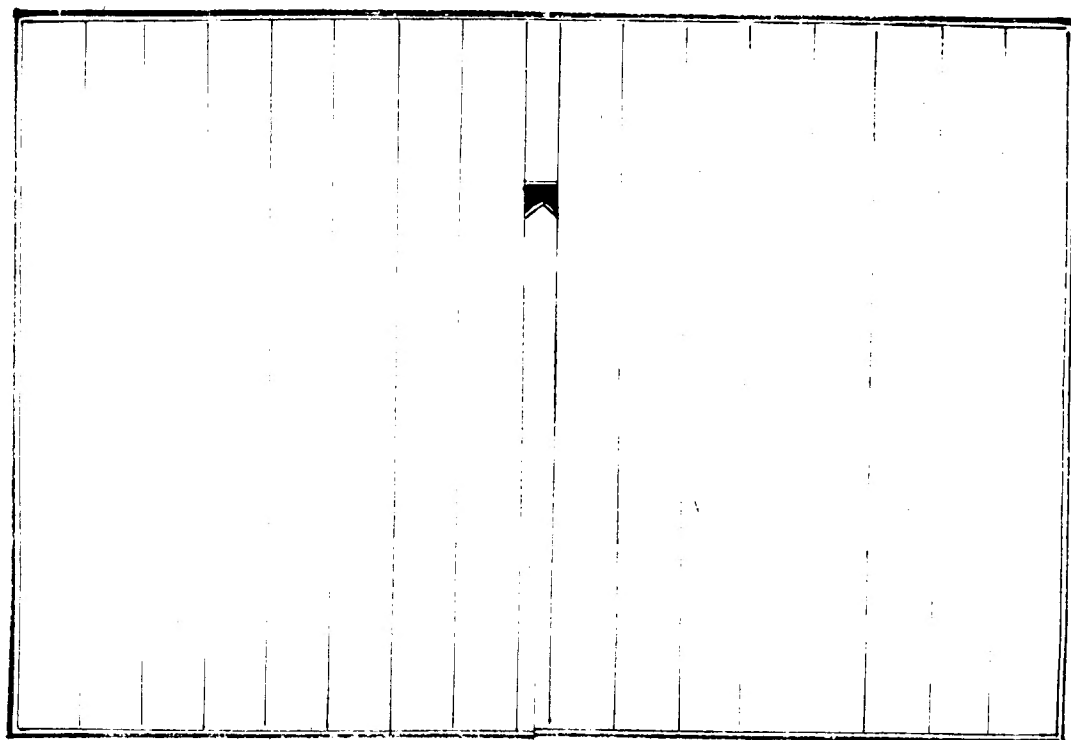
籌海重編十二卷

〔明〕鄭若曾撰 鄧鍾重輯

河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籌海重編

十卷》提要



酒肉而虜之患常在西北倭之患常在東南西北習虜故利於禦虜東南習倭故利於禦倭蓋虜與倭異情而我所以禦之亦異宜其大較若此矣虜姑無論倭自嘉隆以來海波不揚者垂三十年東南且忘倭何言西北歲辛卯閩人自海外來備言倭關白匪茹狀守臣以聞

天子下羣臣議防倭計無何倭果入朝鮮迫遼左如閩人言而臣彥適有督兩粵之役粵以東固海國也其曷敢無備蓋余筮仕武林嘗讀所爲籌海圖編者亟摻之篋中得之談海事甚具於是手而授之總戎童君元鎮曰其校之童君曰鄧鐘可任也於是則付之鐘艾其繁蕪參以續聞而童君復

相與訂而正之編旣成手其稿請於余余曰是編也不可以無傳傳之卽西北且習不傳之卽東南且忘余懼其忘之也夫是編也其可與九邊圖論並存已九邊圖以防虜籌海圖以防倭兩者其何能爲然余竊有感於往事焉嘉靖中東南數中倭我奸民王直徐海輩竊據海上日糾倭入寇

無已時至動天下之兵以勦之不支而胡尚書宗憲寔任之宗憲曰三酋不擒禍未弭也多方用間誘二酋而弄之股掌之中卒之倭殲而二酋戮患遂息尚書性豪邁不受束繩墨輕千金如塵其軍興不能無濫費費且不可詰而東南十年之患一旦底定則尚書力也倘可比李之市租陳之



反間金乎尚書旣以論罷罷而構尚書者旋誣以蜚語

詔逮問賴

肅皇帝聖明寬其身又賴

今上聖明寬其家而尚書竟客歿於邸其家亦幾於壁立余仕武林則武林人莫不爲尚書嗟者豈惟尚書鄞有蔣陳兩生者應尚書募航海論日本陰誘直而卒以直來兩生者其人不可知其干文罔不可知要以狎風濤出十灰一生以爲所欲爲斯亦難矣直戮而兩生坐危法幾論歿今其畧俱具圖編中故夫國家之難也常難於任人而人臣之難也常難於令終則豈非當事者不暇顧其後而議事者不復念其前兩相戾而無當哉今

詩海重編

卷之首序文

四

天子拊髀才賢保乂疆場而秉成荒樞三

五大老又皆破拘孿之見以鼓舞豪杰漸收實用卽以一能一技自求試朝至而夕錄之不少後嗟乎斯又千載一時已章縫介冑之士草茅閭左之賤誠有其人乎振長策行獨意斬關白之頭以懸之闕下何疑何阻其惟今日哉其惟今日哉余不敏書以俟之且以質之能爲胡尚書而不爲胡尚書也者

萬曆壬辰歲八月之望宛陵蕭彥書



詩海重編

卷之首序文

五

籌海圖編序

今比年海內憂世之士游談聚議必曰南倭北虜然言倭事者畧矣畧矣何者我

國家之有天下寔逐狄君而宅之狄君逋遁而遺孽支屬尚多有之是雖大將屢出

成祖三犁然地廣種繁滋殖甚易故永樂來馬哈木

阿魯台本雅失里之徒跳梁躡躅至爵之三王而

後少戢以定矧又訓大寧而棄之其後寢然寢熾

卽紅羅白雲開平木葉東勝拂雲之險皆不能守

正統未幾至覆沒弘治中繼以火篩浸淫削折并

籌海重編卷之首序文

六

朔方河南故地遂失矣自是國門戎索之憂肘腋腹心之患日切孔邇憂及

廊廟卽

廊廟不遑暇食文經武畧歲積月增乃諸邊鎮既有

撫臣又設總督而總督之設初亦止於延寧甘肅

四鎮而止其後宣大遼薊則皆並設至於兵備憲

使叅遊副將之屬不可勝紀法益日詳密矣故西

北邊事雖苦官冗費鉅然以張皇戒詰卽韋褐文

墨之士類能言之而其輿地形勢與書疏論著世

多有而傳焉事往往在人耳目倭之負海卽自玄

菟樂浪迄於徐聞東莞要無慮萬餘里所在可犯然自

聖祖拒絕信國經畧之後伏不敢動者頗歷年所永

樂中雖嘗蠢動賴劉江望海窩之捷寧謐蓋百餘

歲要不獨韋褐文墨之士不能詳其本末卽縉紳

樞筦者流亦與相忘久矣比歲海防闕疎舶利美

溢濱海三窟之豪造舟貨直淵藪卵翼橫行洋中

翩翩如雁春來秋去各有主名當事者卽知其然

而憂運懼及托於暗且贖矣故人老而耄以荒器

陳而蔽以圮法久而蠱且蠹蓋其理也重以風俗

籌海重編卷之首序文

七

崩頽紀綱瀾潰君子小人交騖於利以陰召陰小

雅廢而裔夷乘矣前此十數禩

廟堂益憂患之嘗遣重臣巡視竟以罹禍自是益靡

所忌因緣忿怒轉爲叛逆乘勝從衡役焉思啓益

自壬子至戊午黃巖至淮泗沙壩場渚至村落邑

鎮而兩浙三吳長淮之禍變慘矣所賴

聖主憂民天心悔禍英豪傑力兇渠授首雖其遺孽

餘烈時或灼然而巨談大勢溢其退矣顧當時變

出倉卒事承疊壞徵兵調賦署吏建官一切從便

頗覺煩費多事焉爰有崑山鄭子伯魯故太常卿



魏莊渠先生高弟子也有志匡時而隕於命親在  
圍城竊觀當世舉措有慨於中念欲記載論著貽  
之方來卽凡兵興以來公私牘牒劾搜遠索手自  
鈔寫家本劇郡而居又密切理所夙以德學見禮  
有位故得究詳焉他日以其間繕造沿海圖本十  
有二幅附以考論郡守太原王君爲之板行因獻  
督府梅林胡公公見而驚曰韋布中乃有斯人耶  
此世所稀睹余比欲爲之而未皇暇及韋布中乃  
有斯人耶於是檄來武林使益成書伯魯感激知  
遇追跡寇始詳稽典制參質風謠卽賊所入寇歲  
月道路克捷債北與今昔王客兵馬饋餉之數舟  
楫器械戰守屯戍之法備書具載凡爲卷者十有  
三益後經世者有據依矣雖然前茲所載譬之局  
方醫案已事云爾若夫審運氣之流行察藏府之  
虛實辨脉衛之理亂增損劑量弗泥弗執則係乎  
神聖工巧之人矣昔仲尼荅顏孫氏知來之問而  
反復乎損益之際孟子與告畢戰井地之法亦曰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嗟夫損  
益潤澤道豈虛行變通神明是維賢者至於制治  
未亂保邦未危防乎其防則余益深望當世之君

子焉

嘉靖辛酉秋八月既望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滁上胡松序

刻壽海圖編引

於戲天地剖判厥有華夷華內而夷外華馴而夷備華冠裳而夷鱗介斯陰陽之大分也山海之險天固將爲之防乎是故先王因其防而防之因之時義大矣哉善因之則我可以守彼不可以來不善因之則所謂險者彼反乘之敝我矣吁可畏也夫夷之域於海有主名而可知者無慮數種而倭奴尤黠勝國而上無論也我太祖高皇帝驅虜奠極四夷咸賓獨於倭奴則絕弗與通爲防益切

神謨淵識蓋至今日而始驗云壬子以來倭之變極矣又乃得今少保胡公祇承

天威殲慮紓策元兇授敵餘黨底平當變之始作也蓋事籌海重編 卷之百引

者欲按往迹便地利偵廳技以圖萬全之功而紀藝茂如無所從得僅有日本考畧而掛纖漏鉅無關成敗咸以爲恨荆川唐公順之謂管宜有所述毋復令後人之恨今也稿未半荆川不逮郡伯王公固命成之無何少保公以主記來召發蒙啓牘且獲從幕下諸文武士聞所未聞數越月而書竣事夫天下猶一身也善攝生者禦禦未病之防不幸而疾則必酌方投餌不忍一日安於其心有仁天下之心者何以異此曾非其人也然嘗觀國手之治疾而得其說矣願竊有擬焉是故人之身百骸九竅經絡相應非顯揭而指示之則懵無所見節宣之度何自而施故首之以輿地諸圖人而男女起處飲食克護克必勿整甘常則榮衛調適膚革充盈天門

不足患故次之以王官出使入貢事畧其變而五火鬱其中六淫感其外則疾具作而鑿工奏能故次之以倭寇始末又次之以大捷諸紀知如此而病卽知弗如此弗病某症以某方起某方以某症易某藥備錄而存之俾後事者不必近扁跼而疲瘥可瘥故復以經畧事宜終焉迺若謂論諸夷以禁倭亂許互市以順夷情是困而委贓怨家御女而求百一之助恃其所必不可恃胥吾之精以速其夙爾曾無取也是編也肇意於荆川王成於郡守而少保公實主之其翼而輔之者則栢泉胡公松晴江杜公極中方范公惟一婁江唐公愛洋山凌公雲翼二華譚公綸印東王公春澤一菴唐公樞允齋嚴公中鹿門茅公坤翔海戴公冲霄松坡黎公秀南

籌海重編 卷之百引

二

塘成公繼光水南蔡君汝蘭九河俞君獻可考閱史志以備採擇則吾兒應龍一鸞傾裝宛委商訂義例則丹陽邵君芳之力居多邵君有經濟之負隱而未試少保公所器重而賓禮者因面命而得其相切磋云嘉靖辛酉冬十有二月肅日崑山鄭若曾謹識



凡例

一籌海圖編先是少保胡梅林公徵鄭若魯氏於蘇府而成之也邇海上傳警

制府蕭公慨然懷安樓之畧因取是編而筆削之刪其繁冗者十之二三至沿革不同學畫未備者屬鐘重輯之題曰籌海重編夫政之所及者近書之所傳者遠非存心於天下者不務也

一是編爲籌海而作必冠以輿地全圖者示一統之盛也舊本失今增入

一不按圖籍不可以知扼塞不審形勢不可以施經畧邊海自粵抵遼延袤一萬五千餘里皆倭奴入犯之處地形或凸入海中或凹入內地皆備載之舊本闕

籌海重編

卷之九

三

廣二圖多差訛今從新改正浙直以上見聞必宜依舊圖稍隱括之

一載王官使倭及倭國入貢事略者見歷代之服叛不常附針路經者便使事也

一各省先沿海總圖使郡縣衛所一覽盡在目中各府山沙圖不復贅入

一各省俱載兵防官考以見備禦之密且信地昭然即按籍可明功罪江北以上信地未悉當闕所疑

一各省倭變紀皆存其大者如攻城破邑及覆軍殺將之類其小小劫掠倭往倭來者不及縷載舊有大捷考遇難殉節考今俱纂入倭變紀中不重複嘉靖四十年以後係增入

一各省事宜或採奏疏或據誌籍或訪輿論皆仍舊章而稍損益之大都論及海防者載之其有關係雖大而與此書不相涉者弗及也

一載倭國事畧倭國圖者所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也附入寇圖者知所由入則知所由禦矣舊編在各省之前今移各省之後庶華夷得體朝鮮圖說係新增一寇踪分合始末見倭黨名酋中國之人居多禍之興有自來矣

一經畧必首寇原者何法家先案而後斷名醫因証而酌方况事必有端變不猝至識其端而預防其漸尤經畧之上策也

一當道海防長策或已經舉行或行之未盡或一事而甲可乙否均備採擇與夫兵船火器兵器有圖有說

籌海重編

卷之九

三

皆經畧之不可無者故併收入

一當事諸公仍舊書名示可傳也

一編中如尚書譚二華仍舊稱海道少保戚南塘仍舊稱參將者就其建功持議之日書之不敢改也

一編中先廣東次福建次浙直者從萬里海圖自南而北也各省兵防官考粵先南澳閩先烽火浙先海寧者從各省總圖自北而南也

籌海重編目錄

卷之一

一統輿圖

萬里海圖

卷之二

王官使倭事畧

倭國入貢事畧

針路經冊

卷之三

廣東總圖

廣東兵防官考

廣東倭變紀

籌海重編

卷之四

十四

廣東事宜

卷之四

福建總圖

福建兵防官考

福建倭變紀

福建事宜

卷之五

浙江總圖

浙江兵防官考

浙江倭變紀

浙江事宜

卷之六

南直隸總圖

南直隸兵防官考

南直隸倭變紀

南直隸事宜

卷之七

山東總圖

山東兵防官考

山東倭變紀

山東事宜

北直隸總圖

北直隸兵防官考

北直隸事宜

籌海重編

卷之八

十五

遼海總圖

遼海兵防官考

遼海倭變紀

遼海事宜

卷之八

朝鮮國圖

朝鮮事畧

日本國圖

日本入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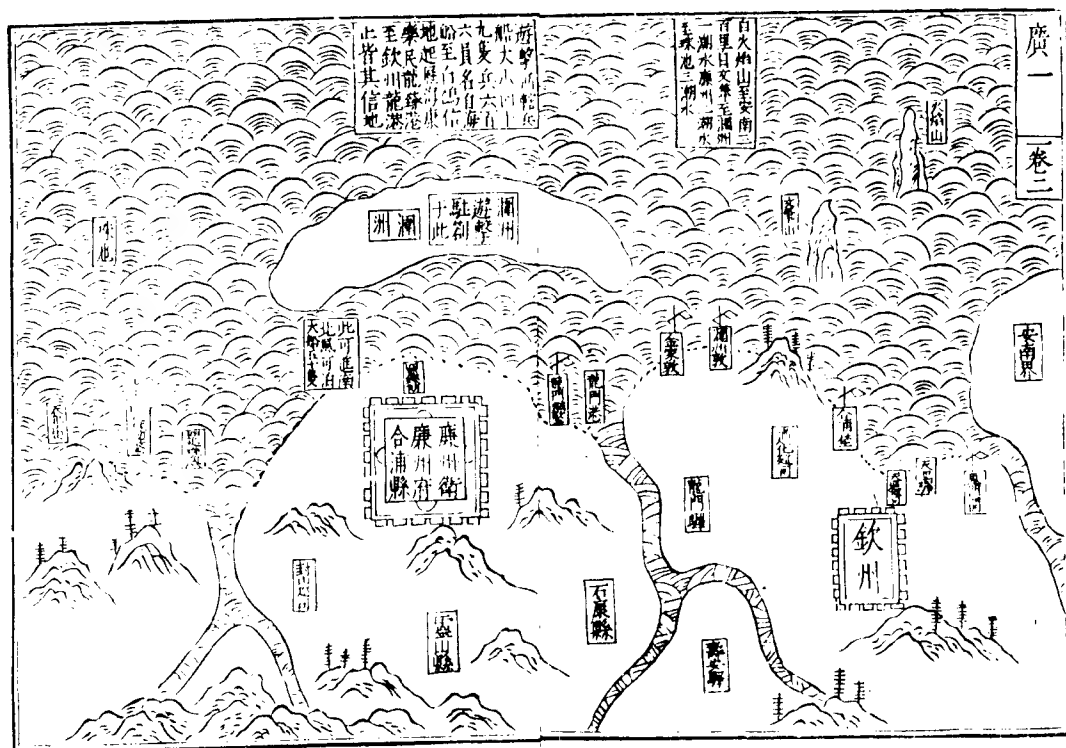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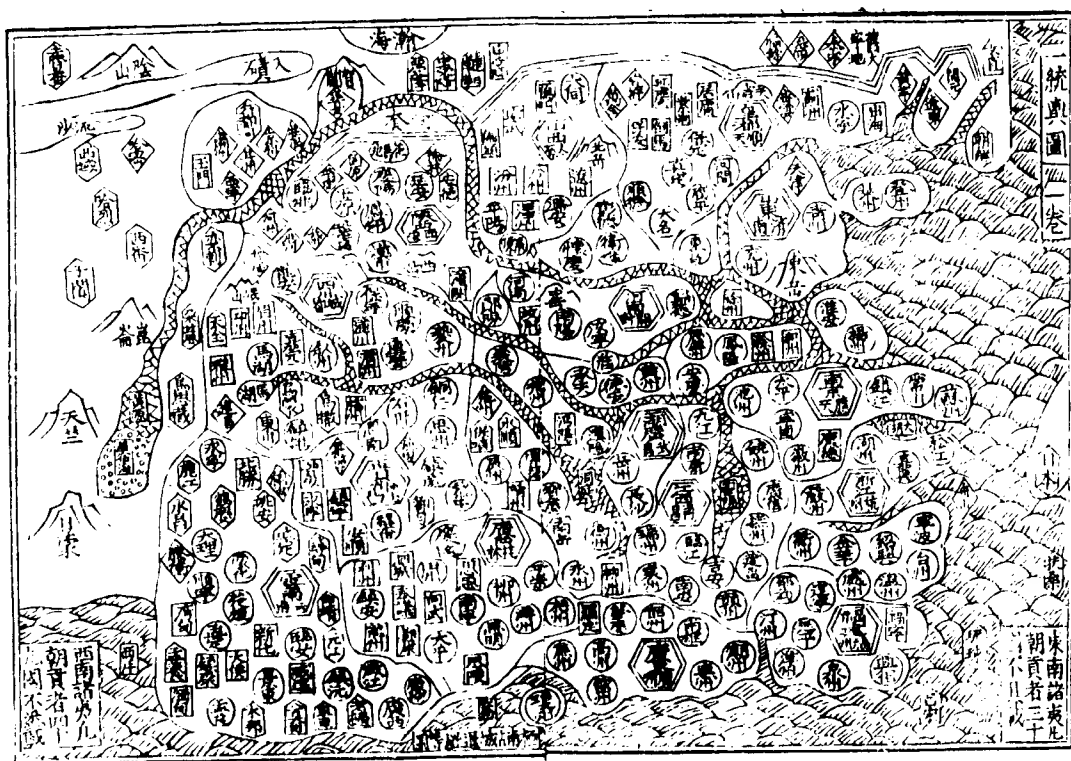
倭國事畧

寇踪分合始末

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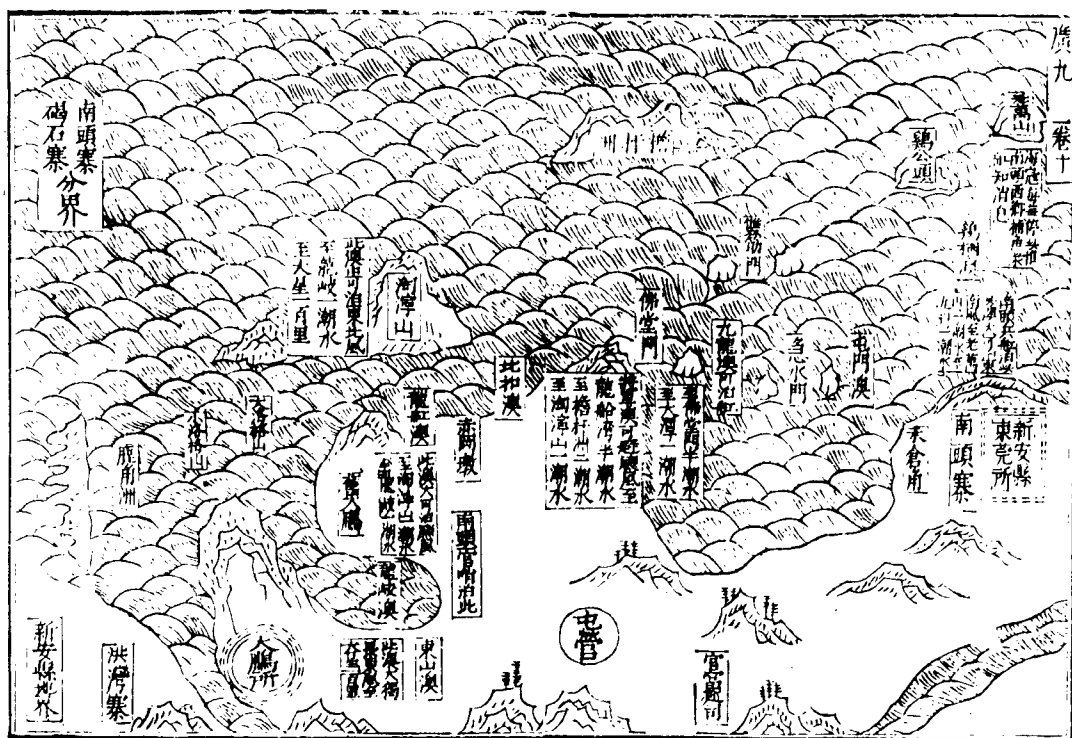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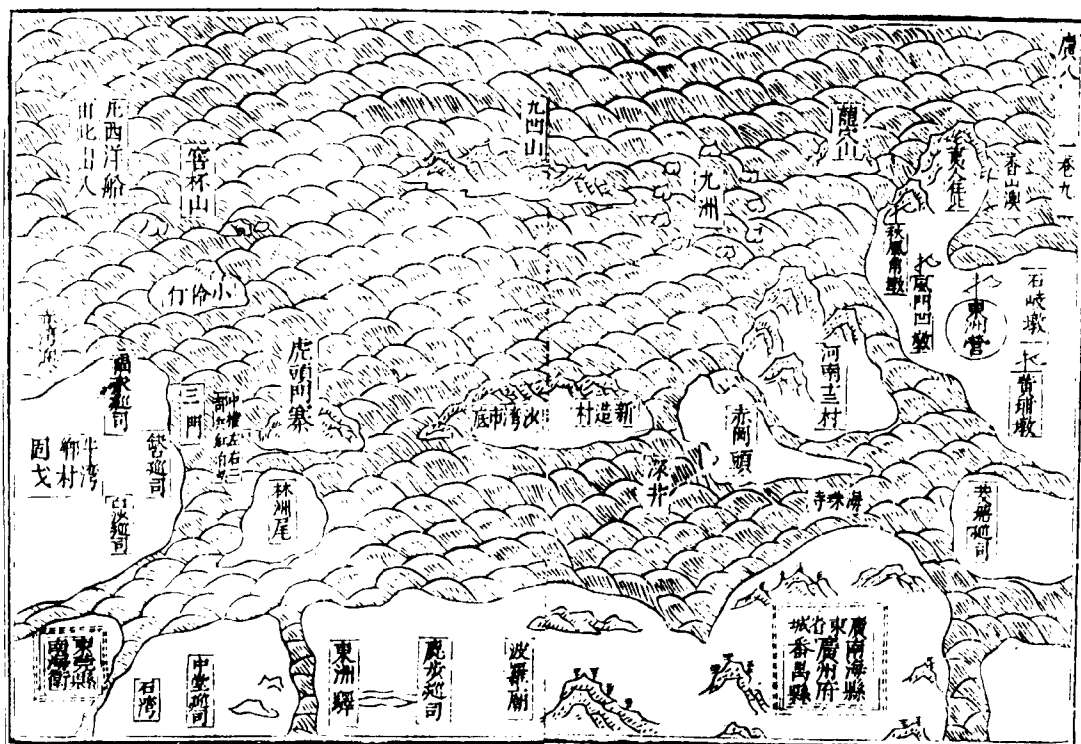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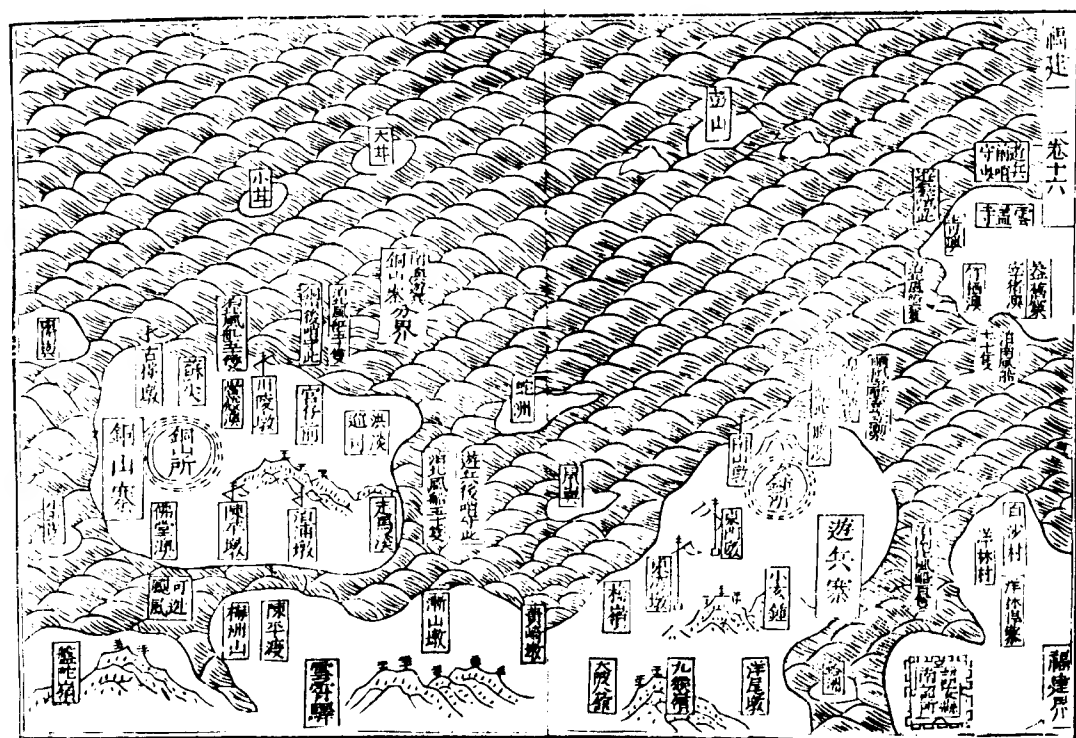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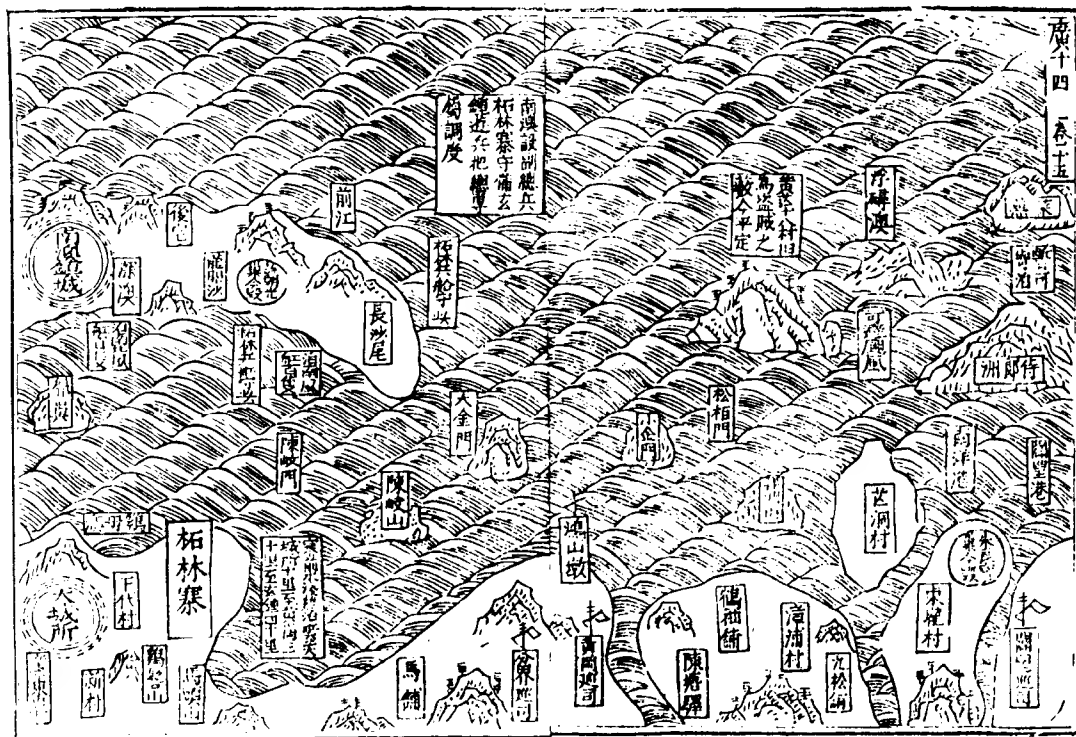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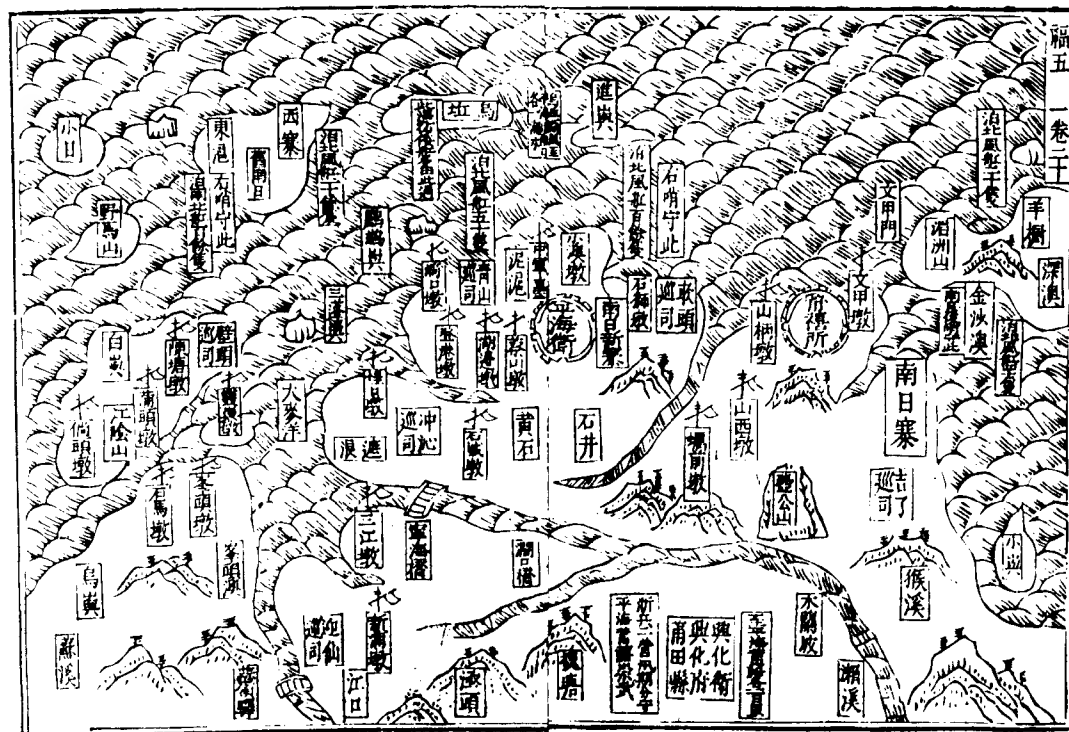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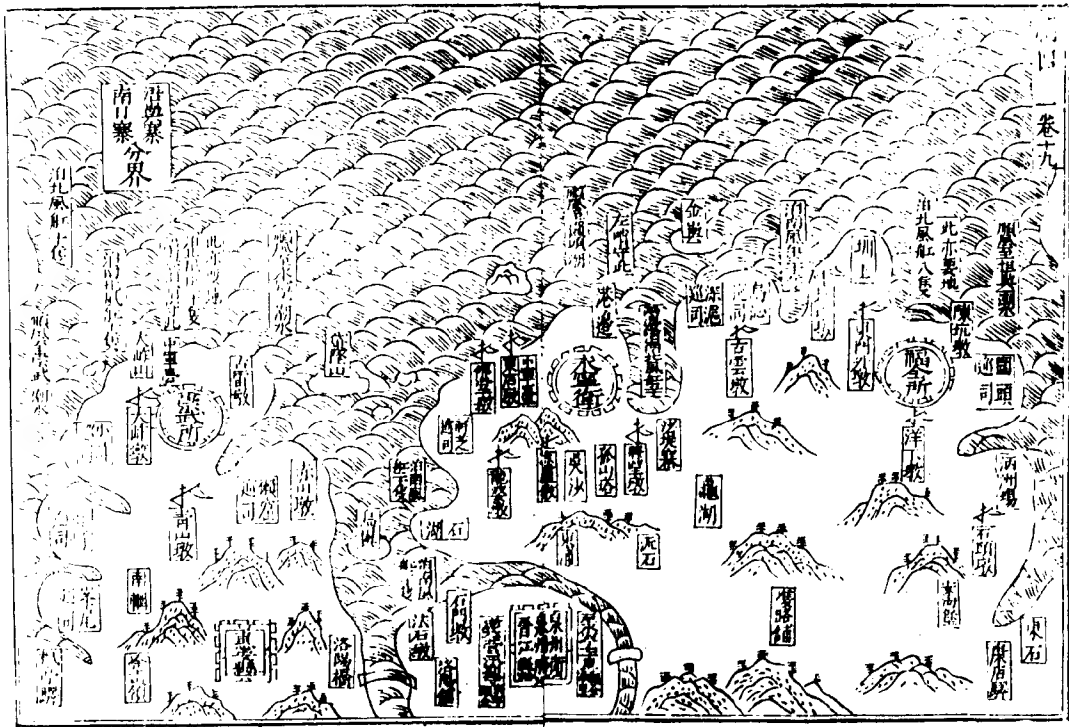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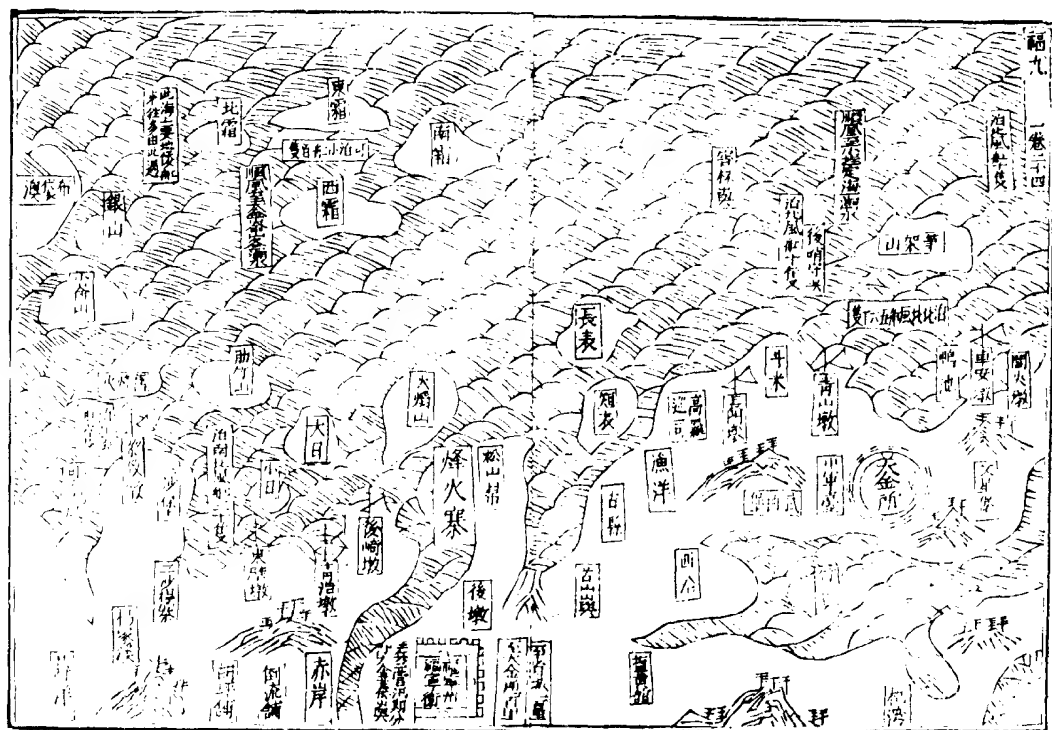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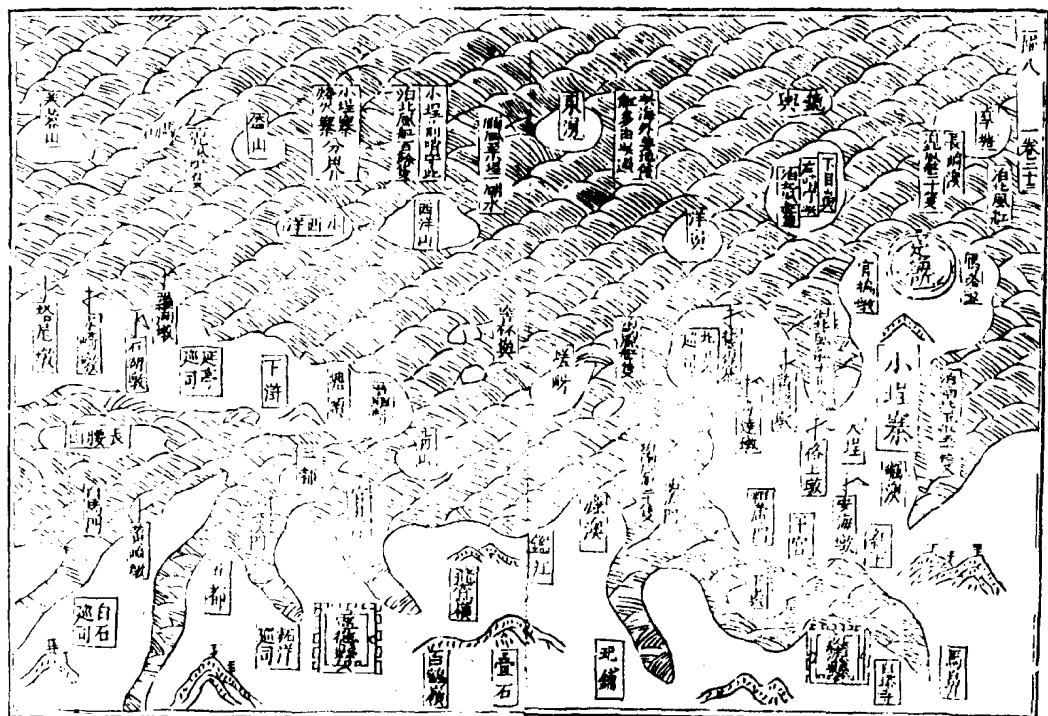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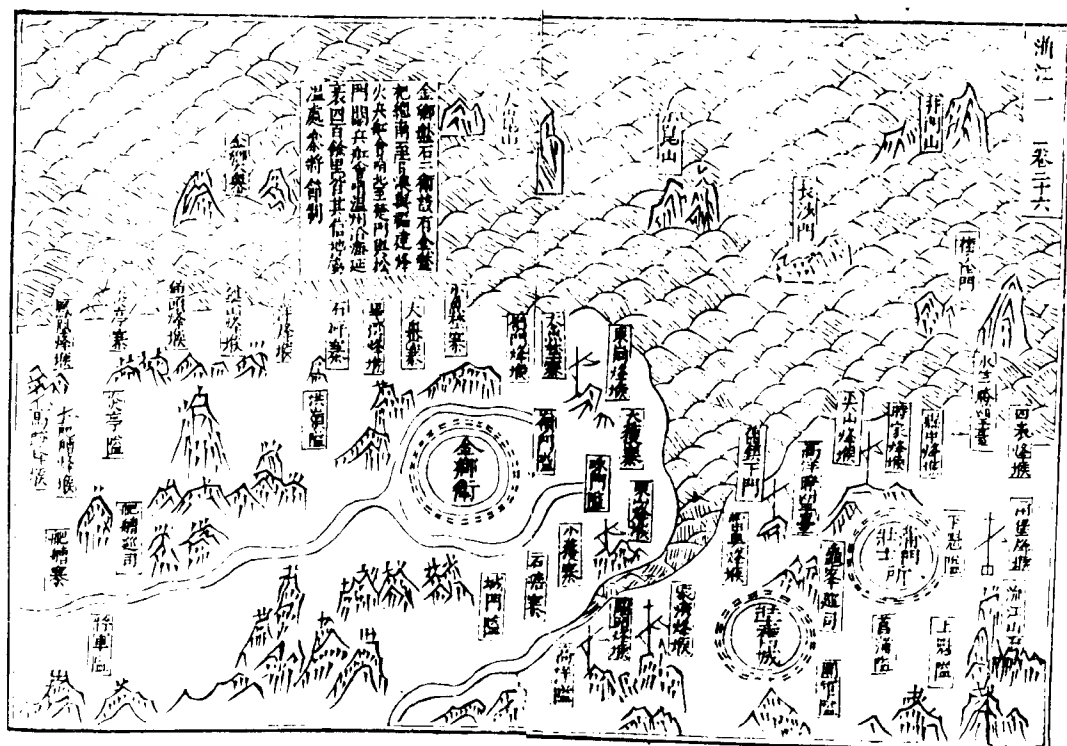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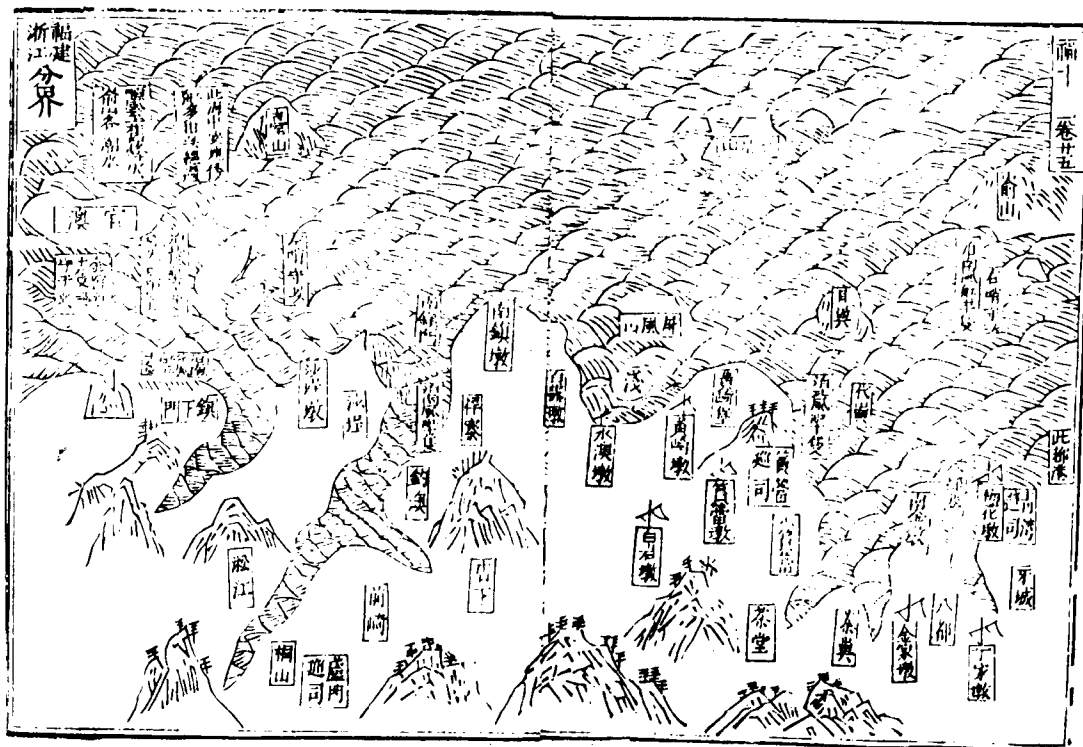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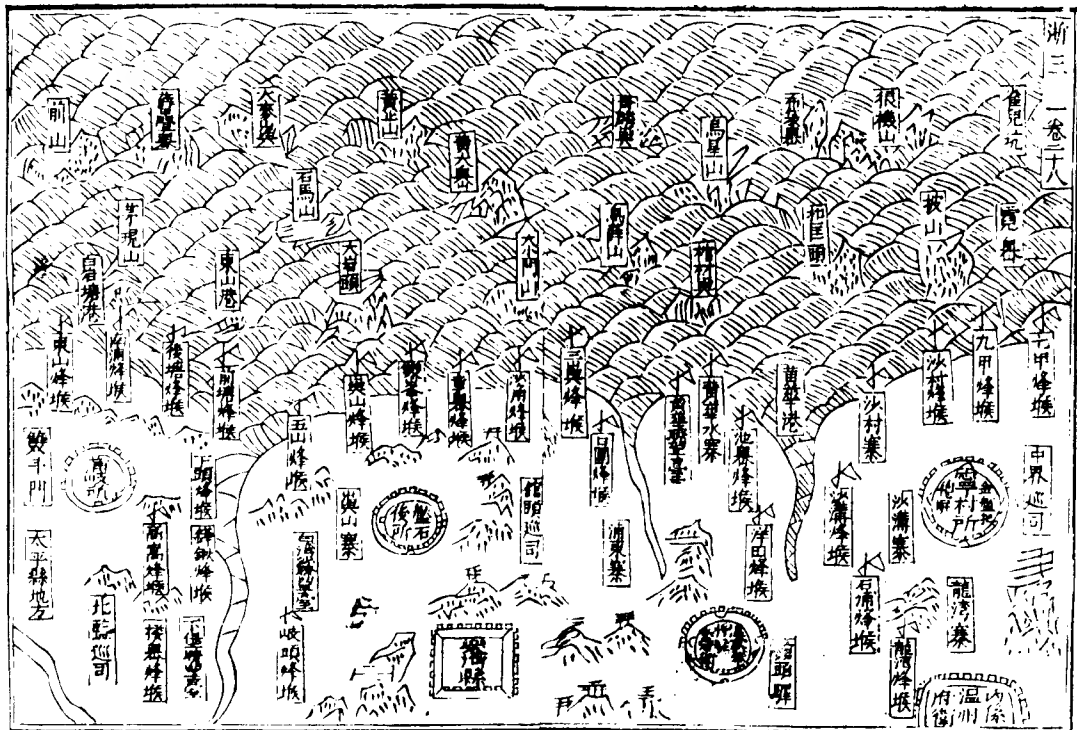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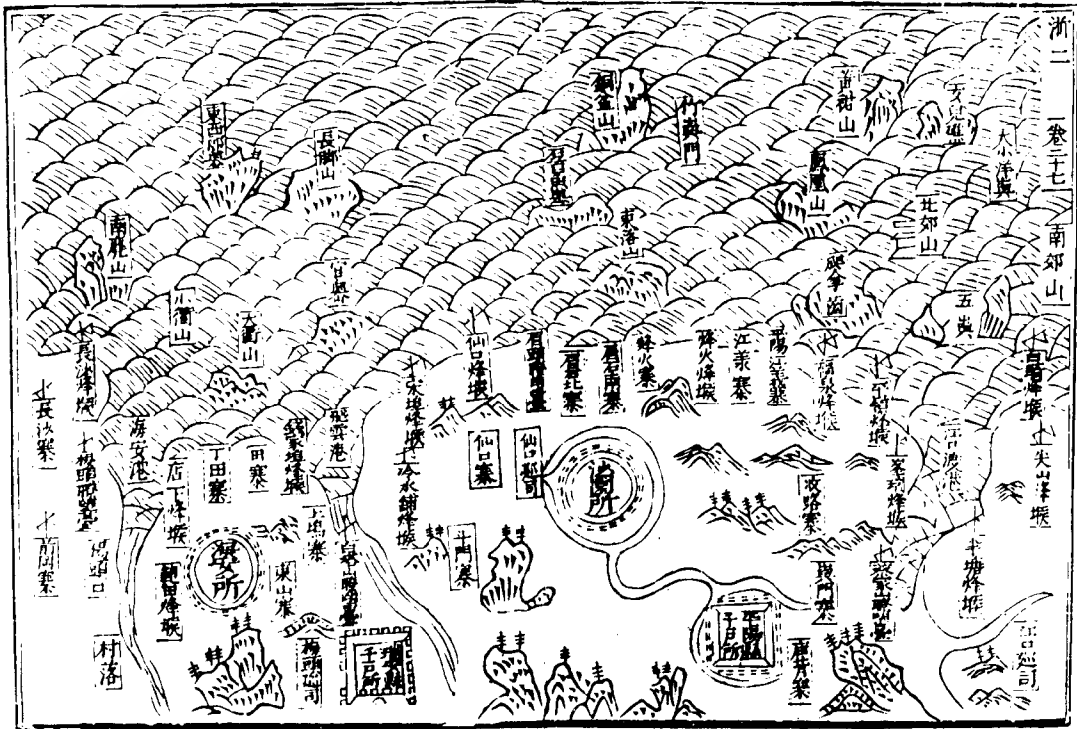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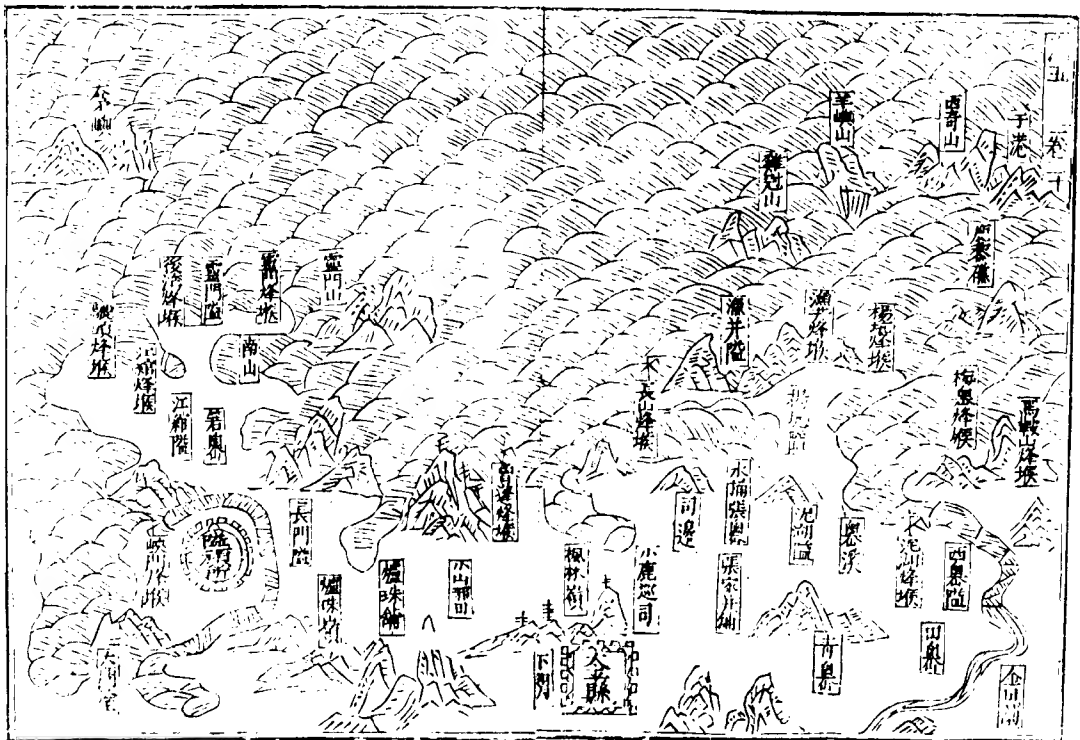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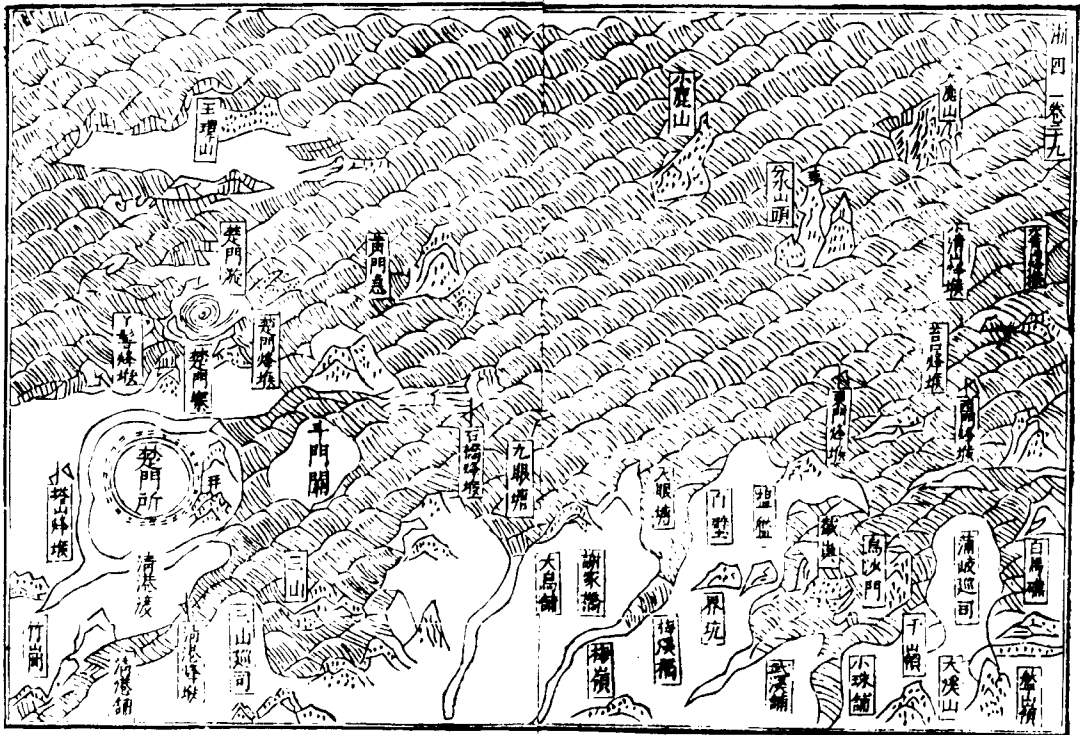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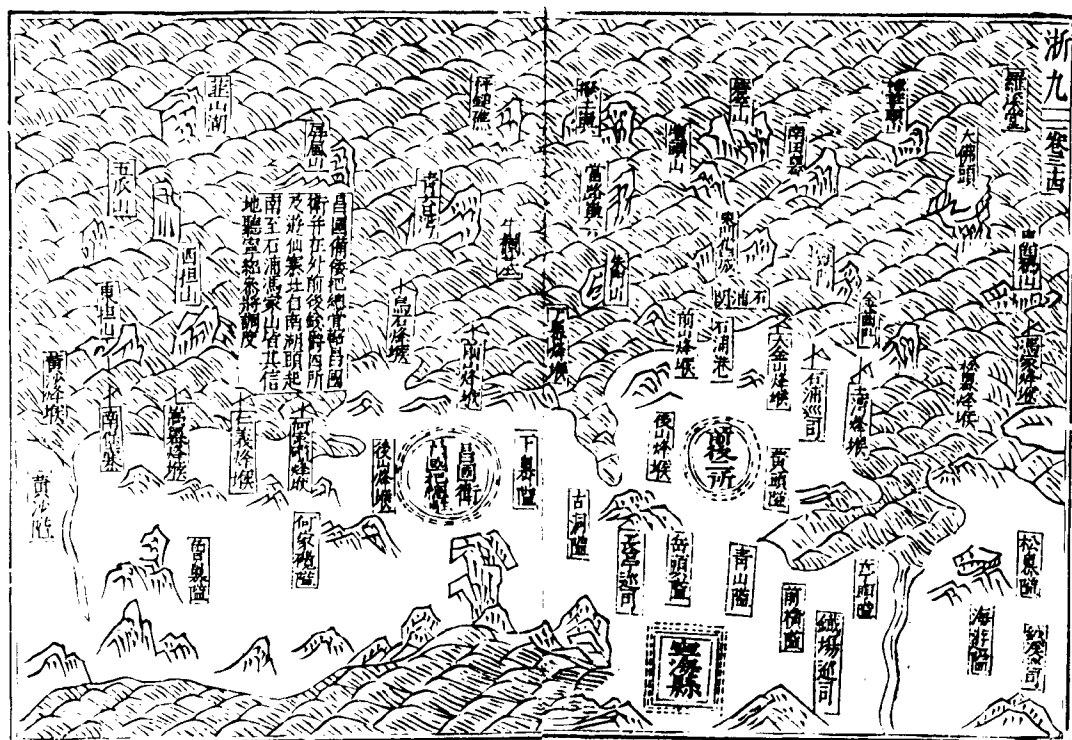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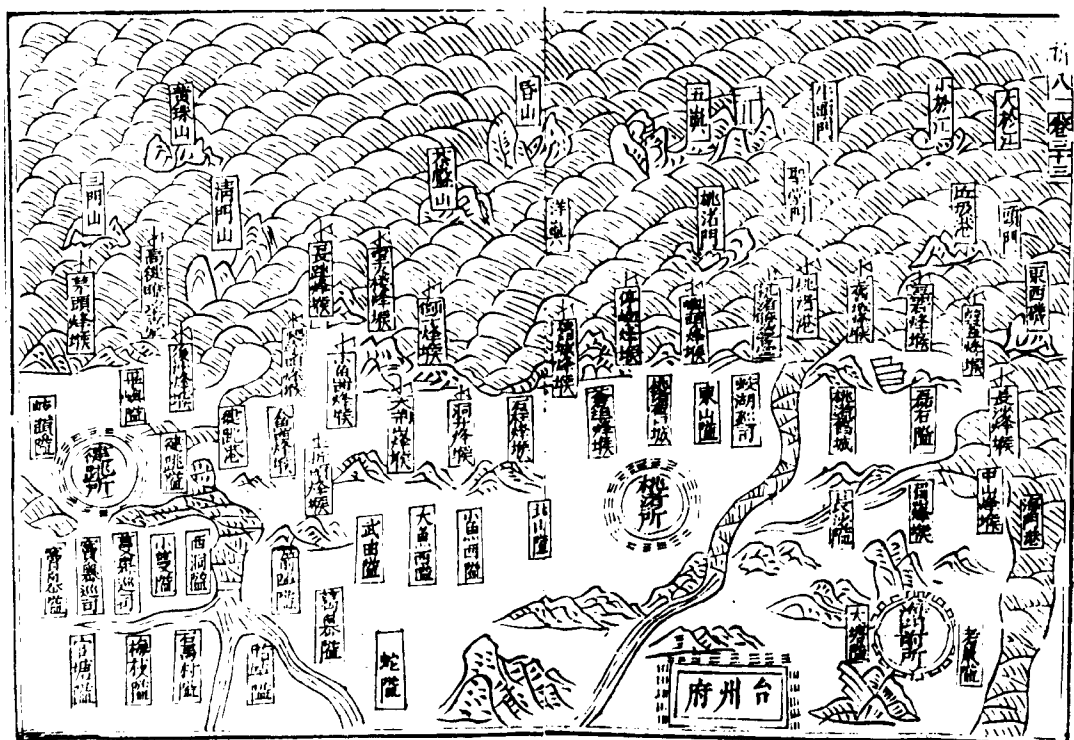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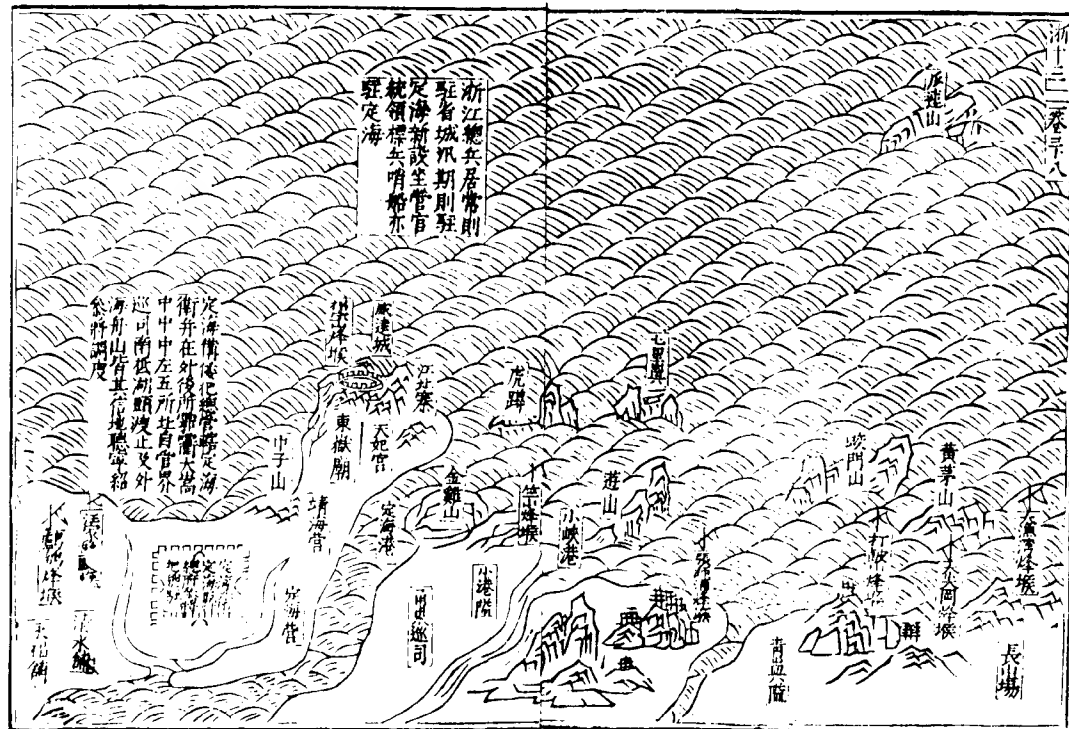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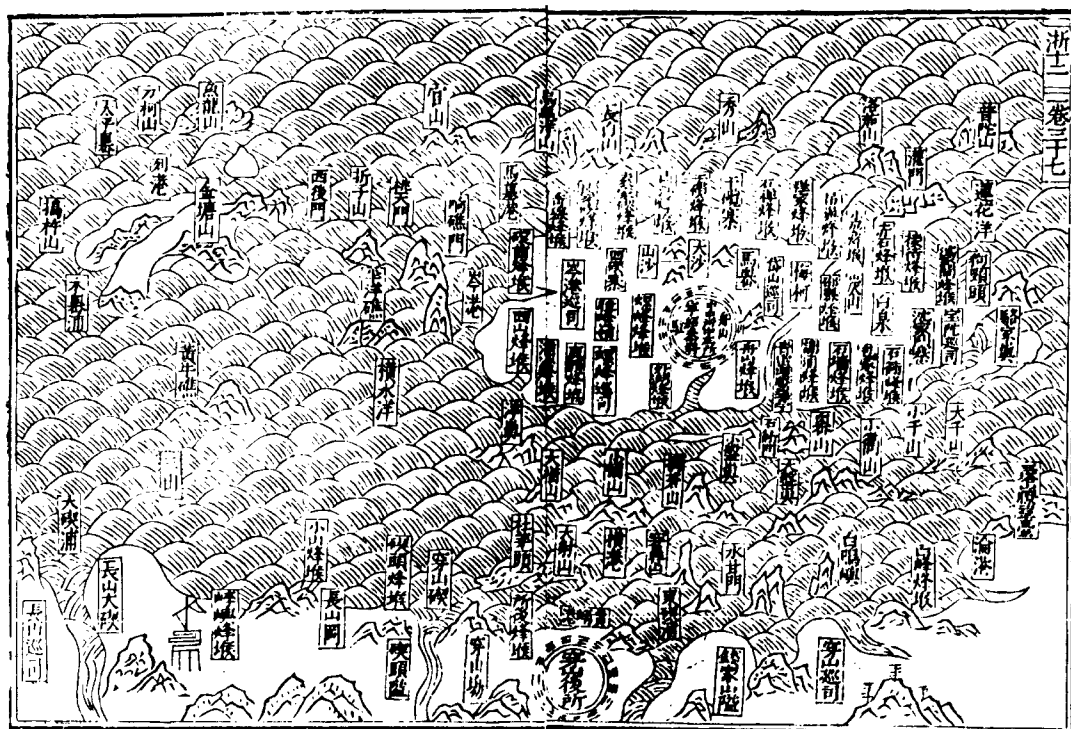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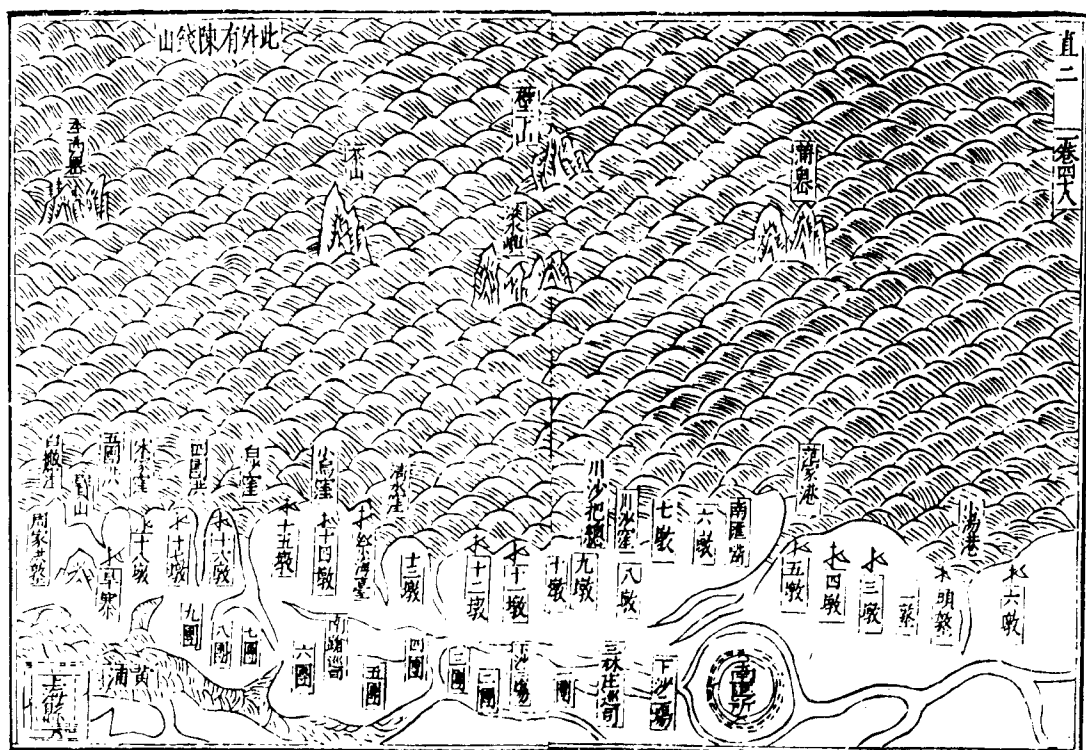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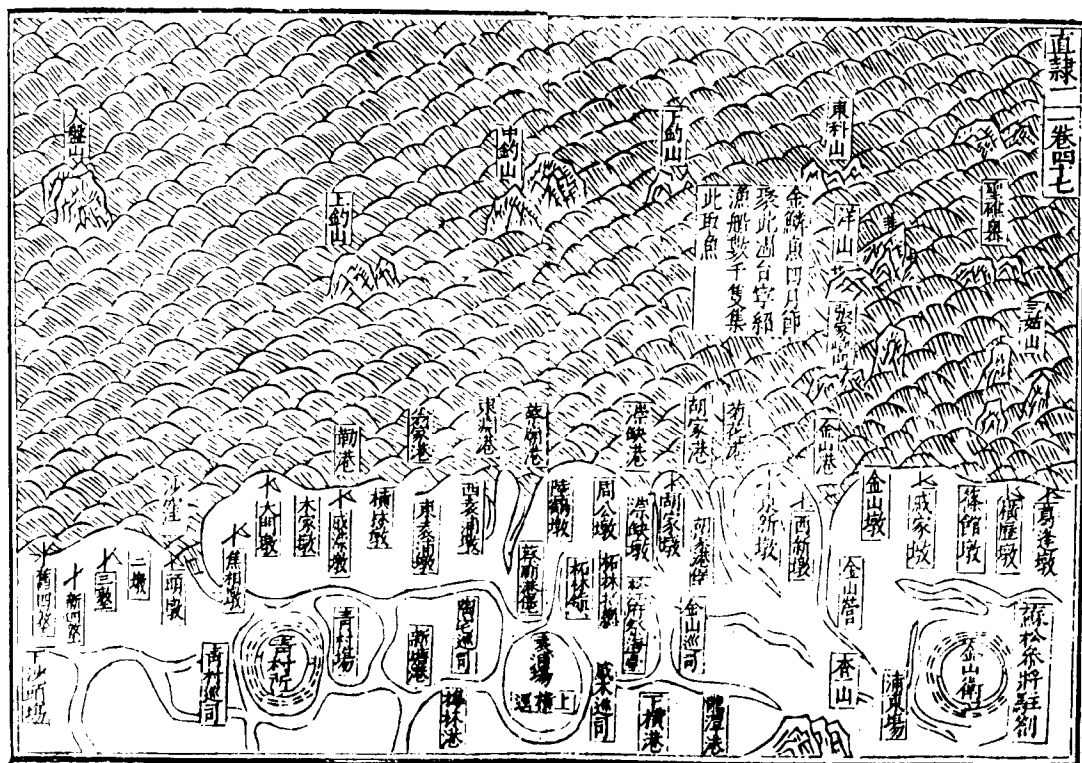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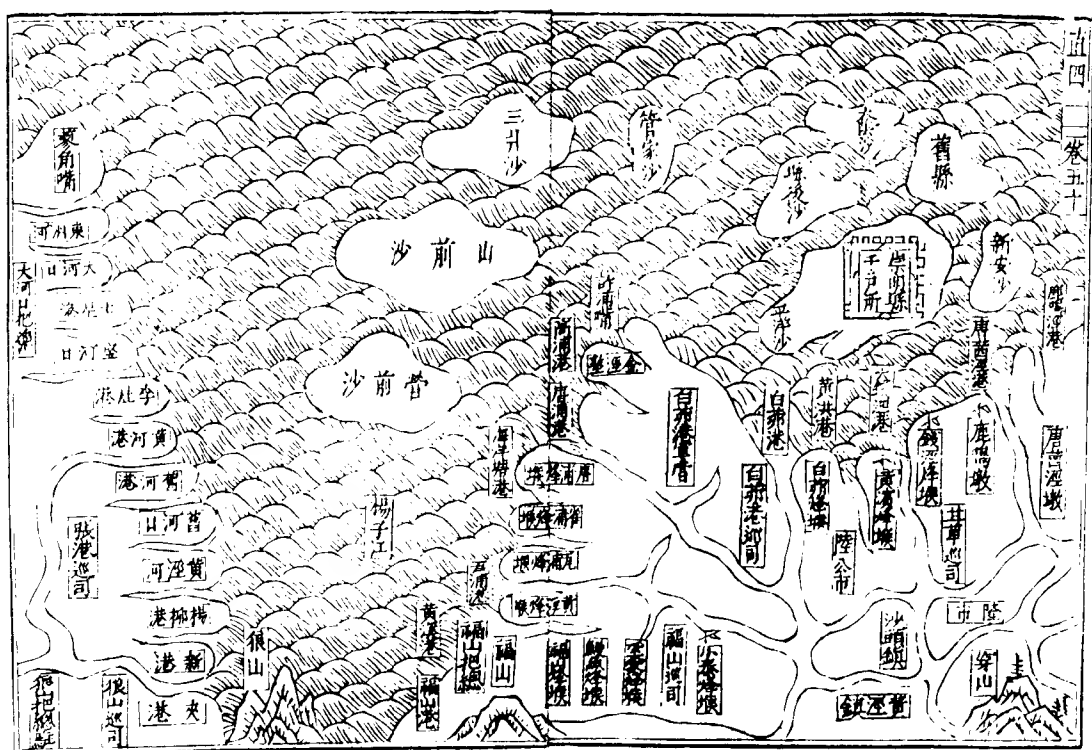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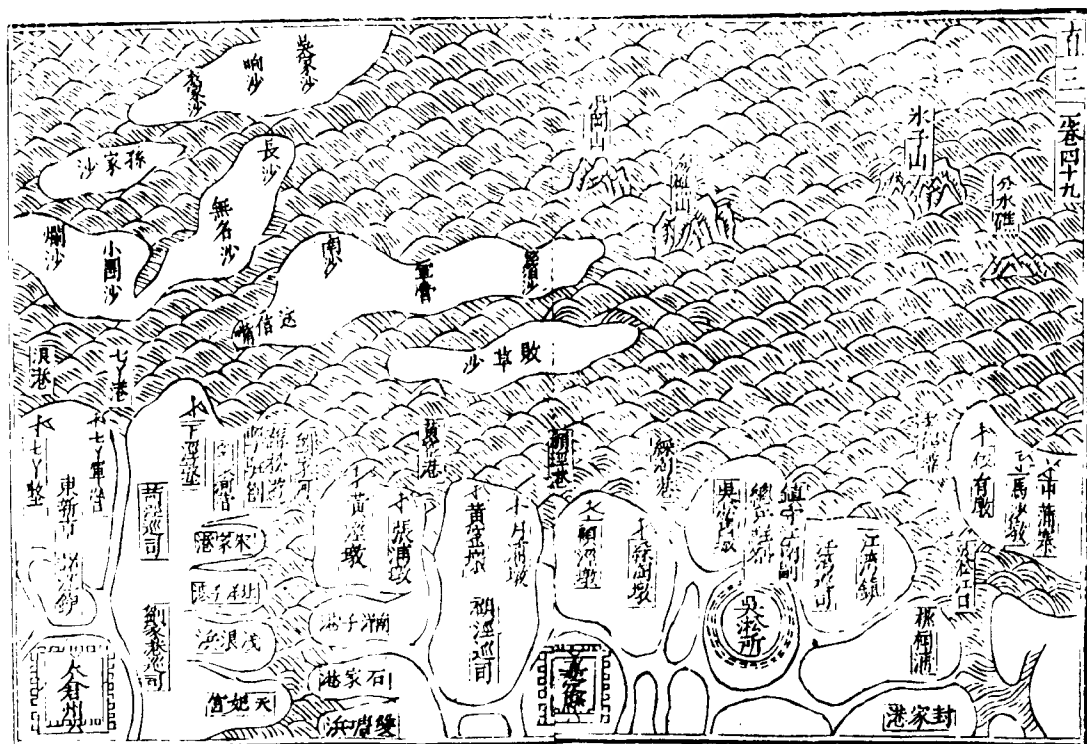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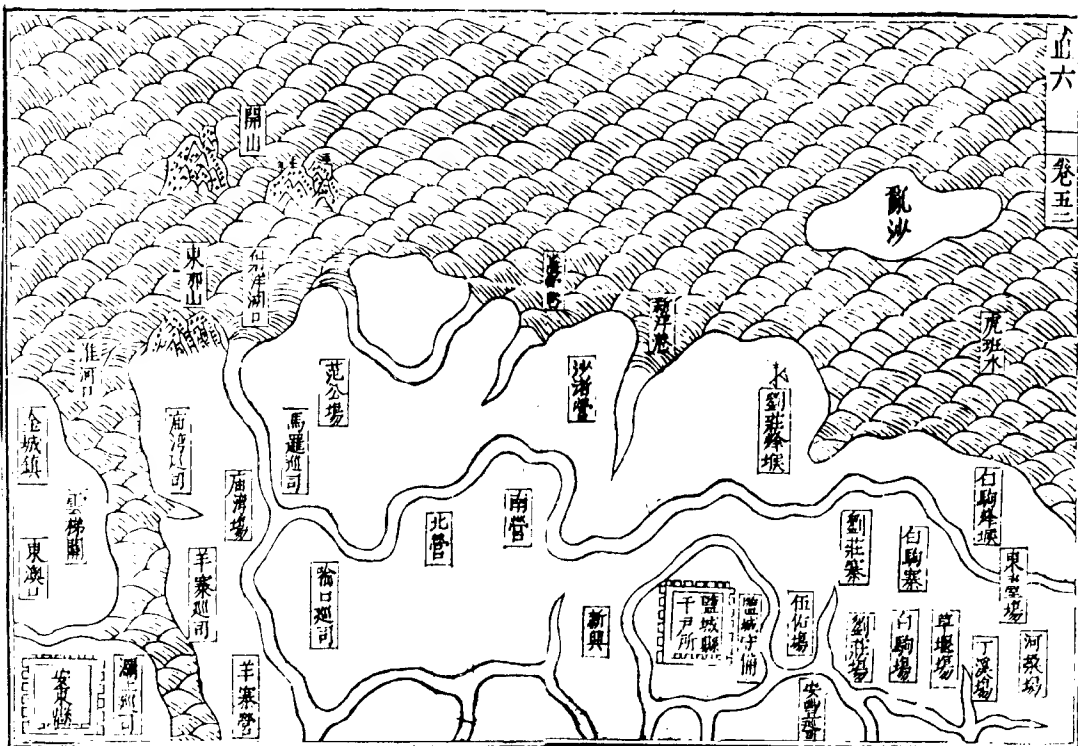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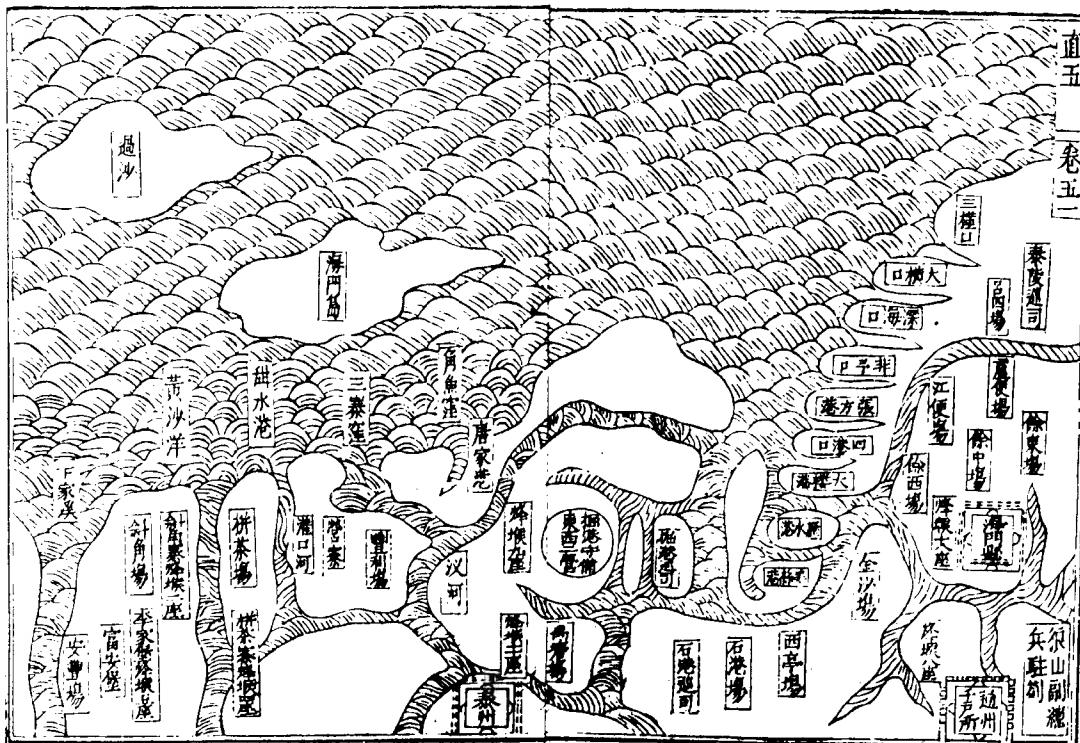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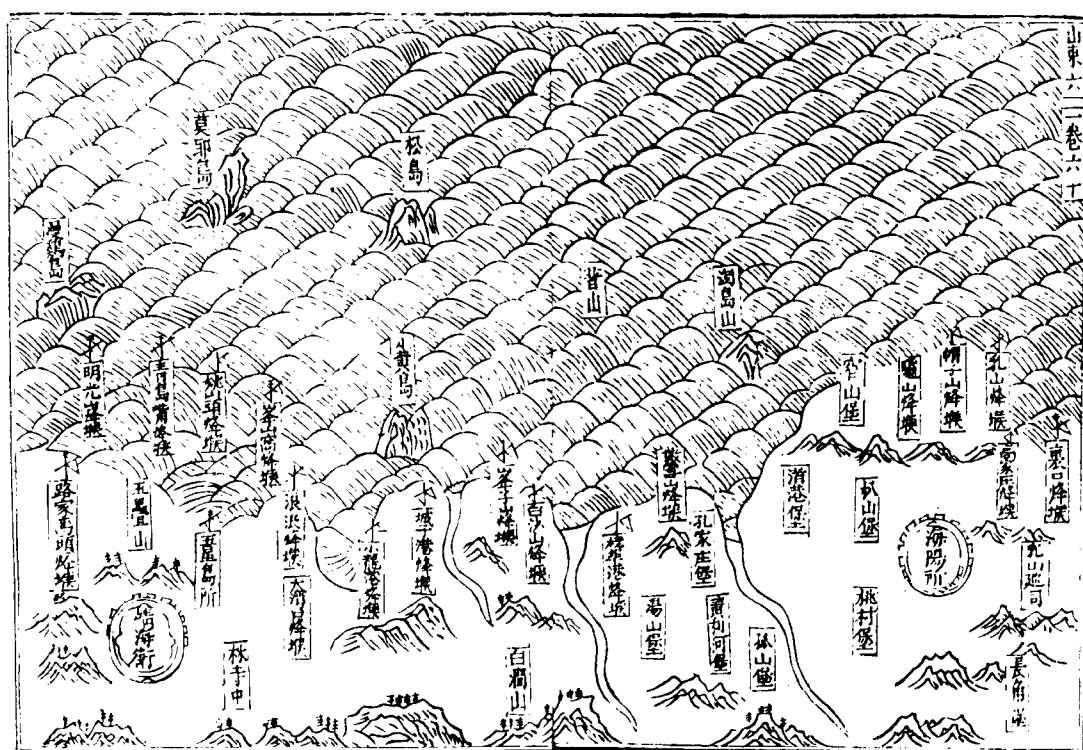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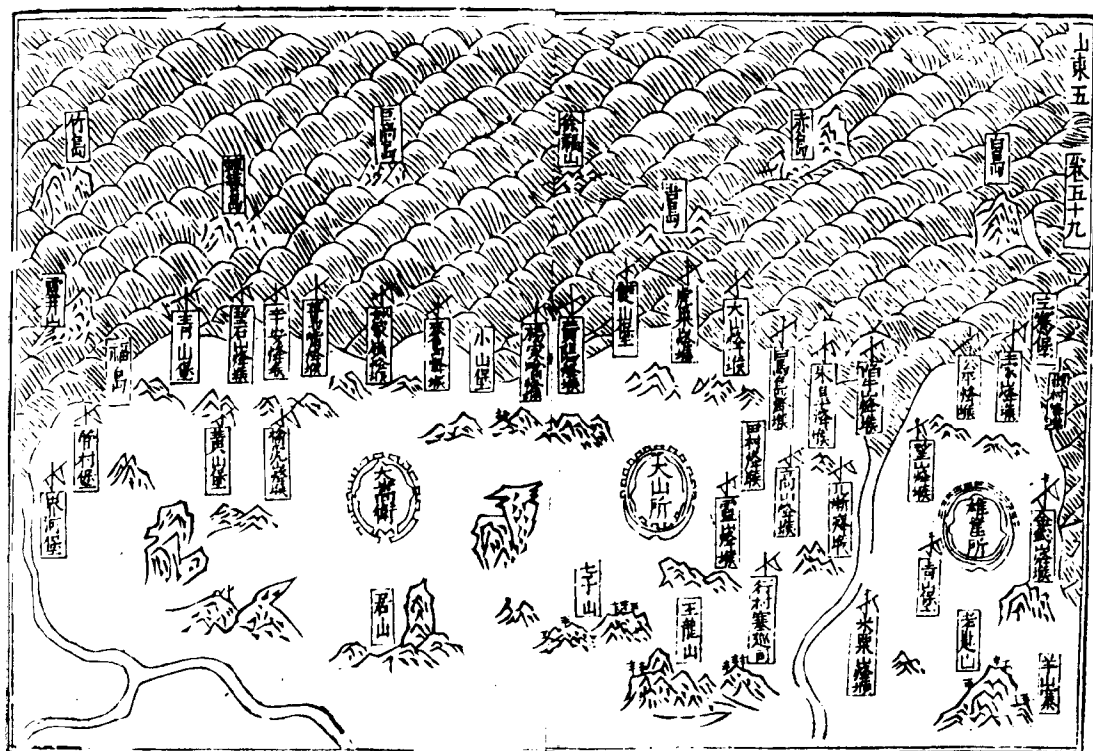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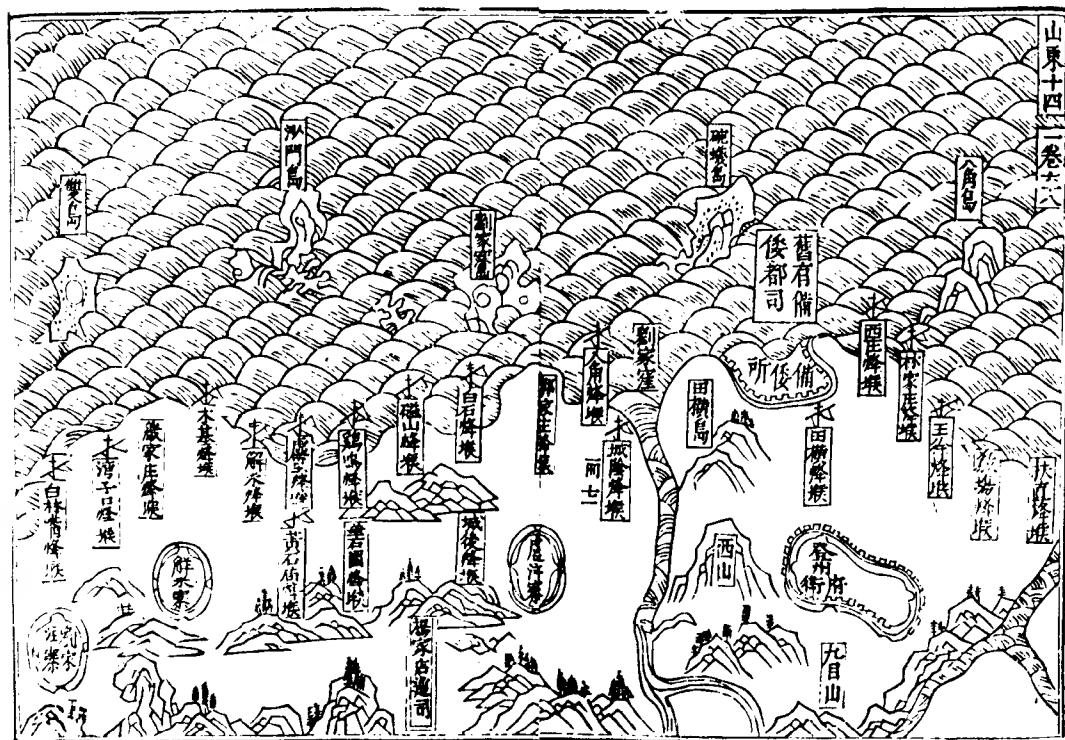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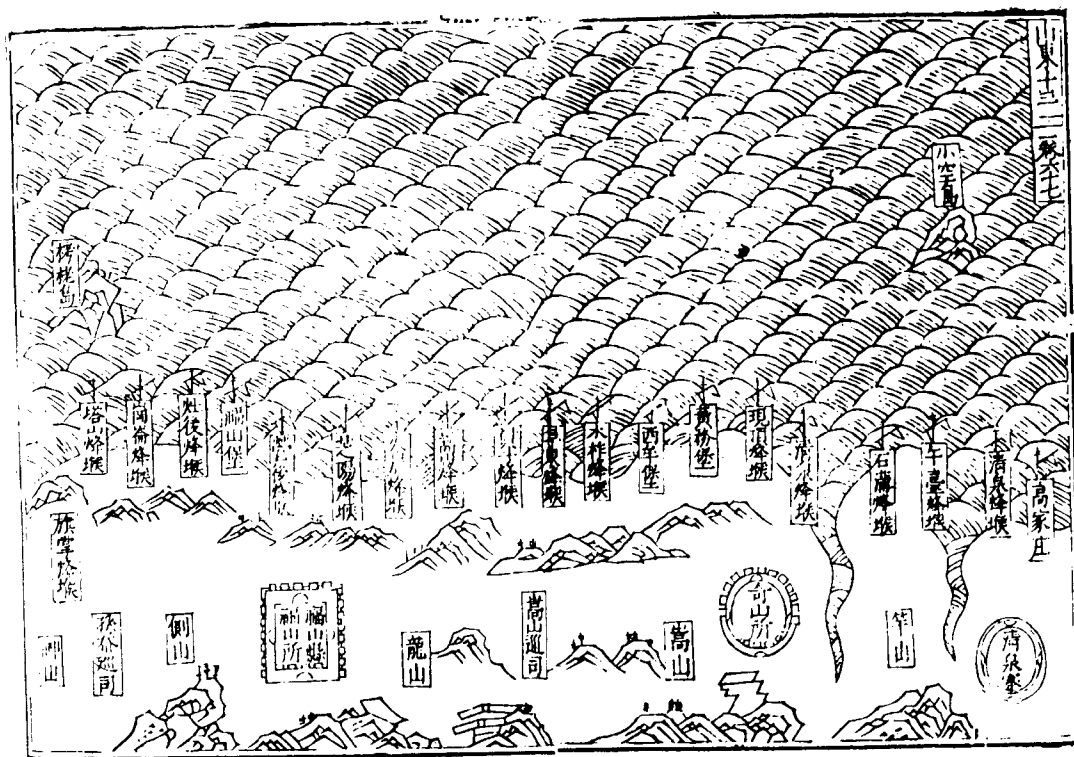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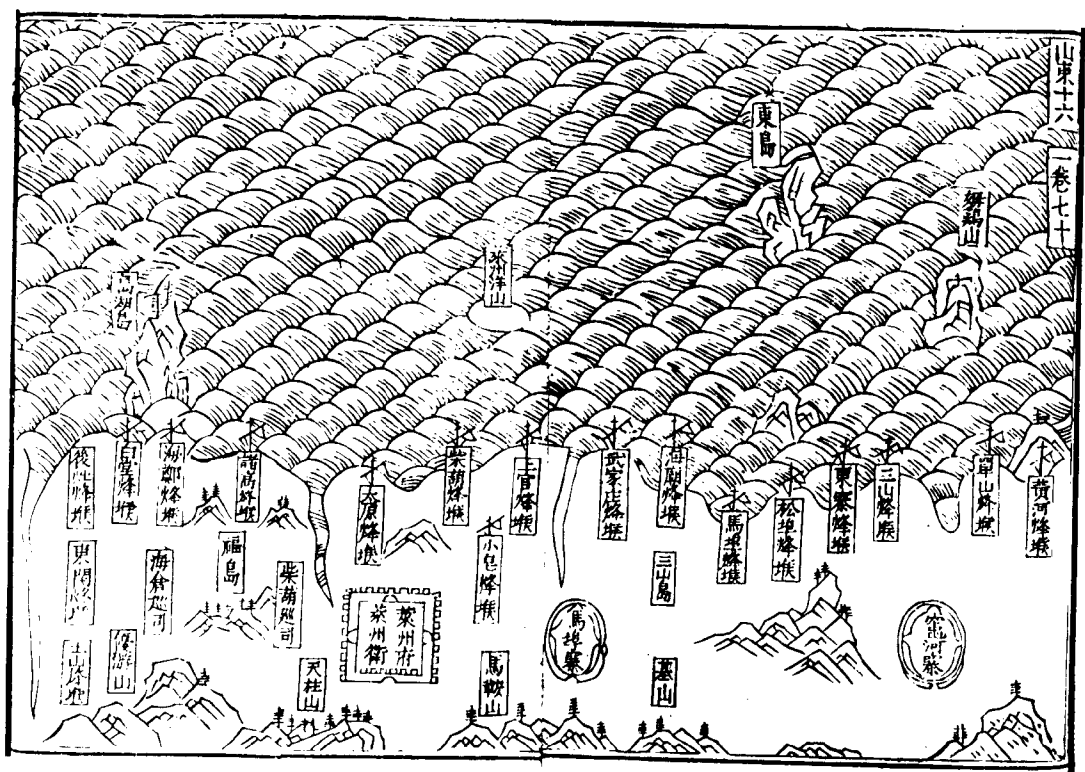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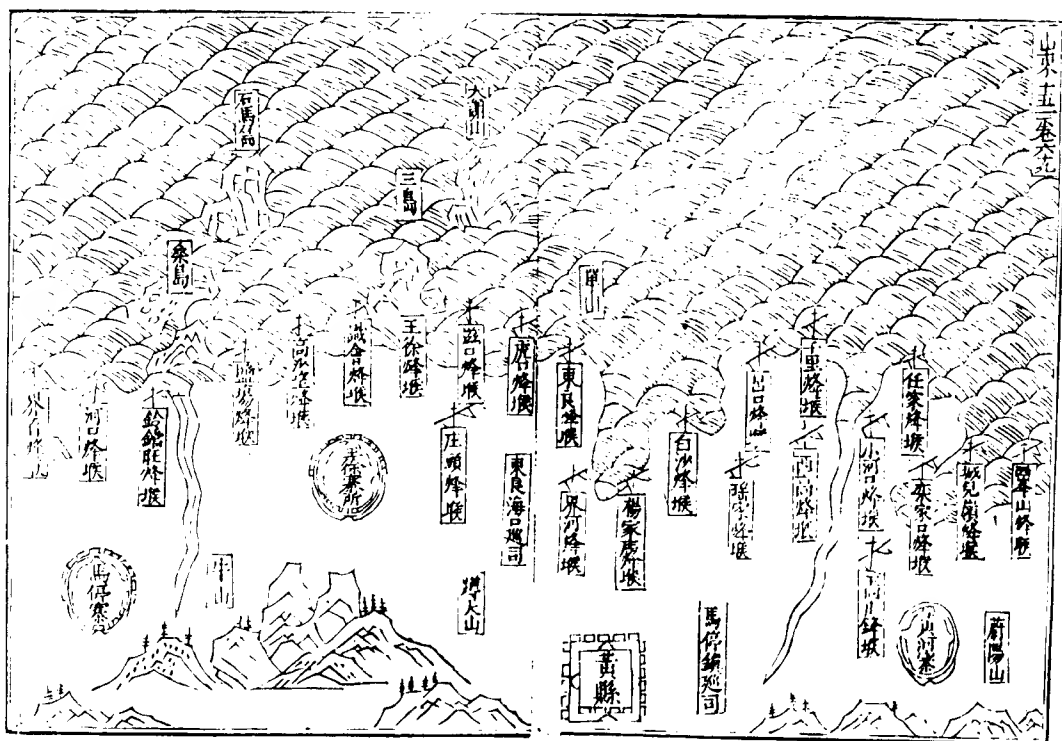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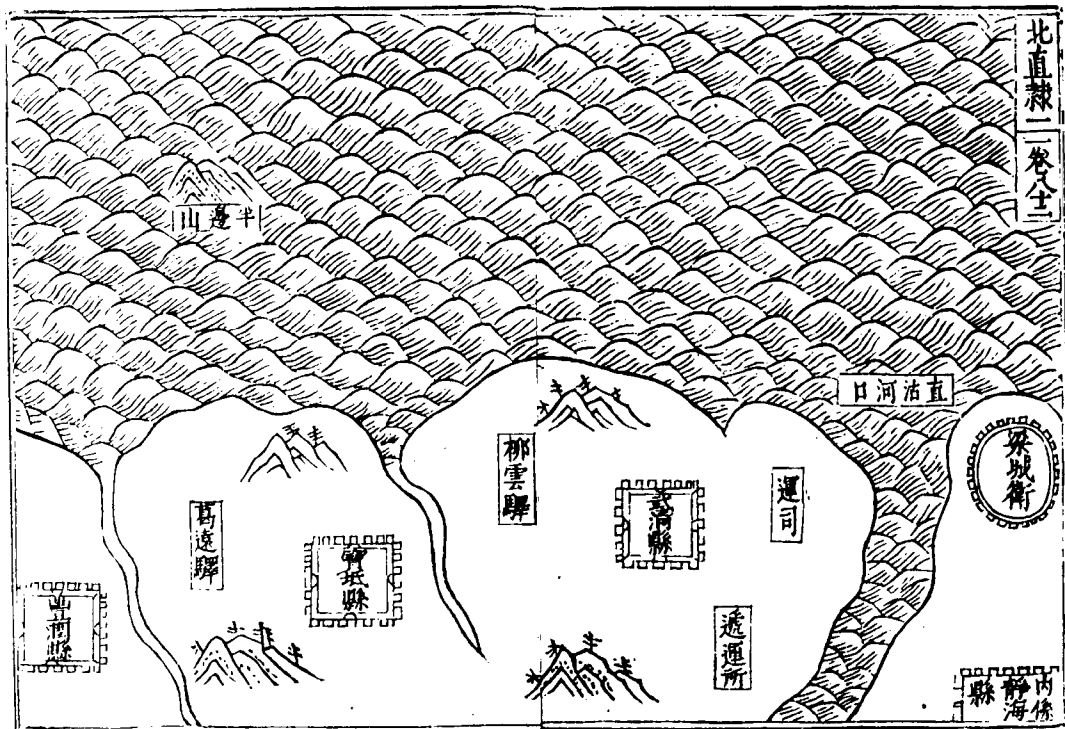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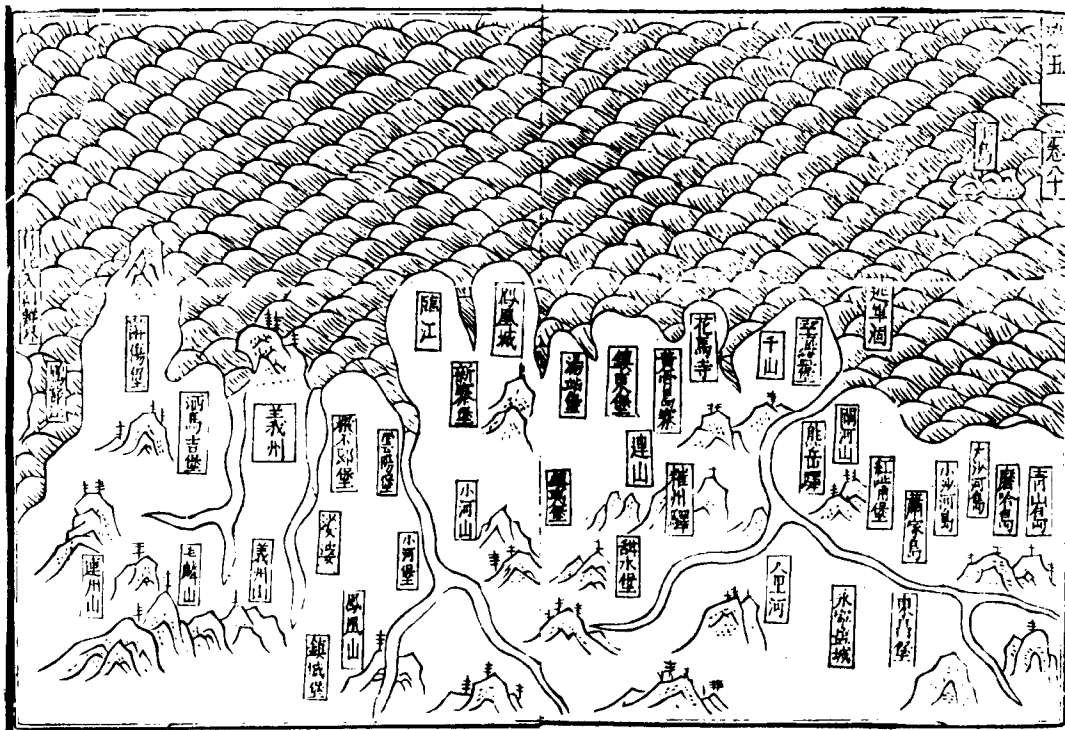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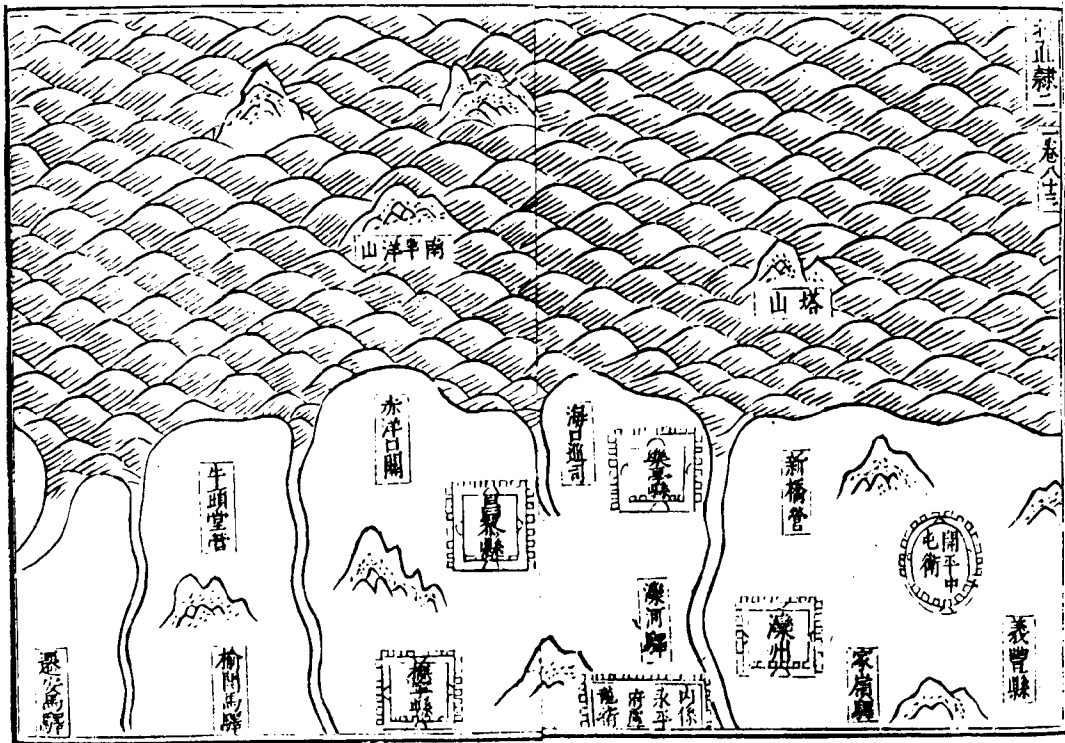












恭惟

聖祖電掃胡塵龍御寰宇薄海內外罔不賓服一統之盛  
 從古所未有也鍾謹按海圖自欽州龍門港抵南澳  
 為廣東東延袤計五千里自南澳抵烽火鎮下門為  
 福建東延袤計二千里自鎮下門抵金山許山為浙  
 江東延袤計二千七百里自金山衛抵東海所為南  
 直隸東延袤計一千八百里自東海抵鹽山場為山  
 東東延袤計二千里自鹽場抵山海關為北直隸東  
 延袤計五百里自山海抵鴨綠江為遼東東延袤計  
 一千三百里蓋北接朝鮮南連交趾共一萬五千餘  
 里焉猗與盛哉若山川之要害官兵之屯戍星列棋  
 布一展卷盡在目中矣觀河洛而思禹功者其亦有  
 也

籌海遺編

卷之一

圖六

崑山鄭若曾原編  
晉江鄧鍾重編

目錄

王官使倭事畧

魏三條

宋一條

隋一條

唐一條

元一條

國朝七條

倭奴朝貢事畧

新海重編

卷之二目錄

七

漢三條

魏三條

隋三條

晉七條

唐十六條

後梁一條

宋一條

元三條

國朝二十二條

使倭針路經說

王官使倭事畧

魏正始元年遣使如倭

太守龔遵遣建中校尉徐儁等奉詔印使倭國拜  
假早霜呼爵命并齎賜金帛錦罽刀鏡等物

六年賜倭臣綬

詔賜難升米黃體  
付帶方郡假綬

八年遣使詔諭倭王

太守王傾到官卑彌呼與狗奴國王卑彌呼交兵  
遣其臣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郡遣塞曹掾  
史張政等因齎詔書責難升米為檄告諭之

卑彌呼已死宗女臺與嗣政等以檄告之

隋煬帝大業三年遣使倭國

帝遣文林郎裴清渡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  
都司麻國迤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  
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東洲疑不能明  
也又經十餘國達于海岸自竹斯國以來皆附庸于

籌海重編

卷之二

八十八

倭後王遣小德何草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  
迎後十日又遣大禮歌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  
使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  
之國欲遣朝貢我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竟  
內不即相見故清來道館以待天使其國大國維  
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  
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王  
曰朝命既達清即戒塗於是厚設燕享以遣復令使  
者隋清來貢方物先時其王冠服仍其國俗至是如  
賜與衣冠乃以絲錦為冠飾裳皆施纁纁以金玉云

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持節撫倭

倭使入關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許貢遣斯州刺  
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綬撫之  
才與其王爭禮  
不宜朝命而還

元世祖至元三年遣使往諭日本不達而還

以高麗人趙舜等言日本國可通乃命其部侍郎黑  
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設弘給金符充國信  
副使持國書使日本書曰本家古國皇帝奉書日本  
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  
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  
不可悉數朕仰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弄鋒鏑

不可悉數朕仰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弄鋒鏑

不可悉數朕仰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弄鋒鏑

不可悉數朕仰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弄鋒鏑

不可悉數朕仰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弄鋒鏑

不可悉數朕仰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弄鋒鏑

不可悉數朕仰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弄鋒鏑

不可悉數朕仰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弄鋒鏑

即命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旋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  
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  
之東藩也日本密通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  
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焉王國知之未  
故親睦且聖人布告朕志莫不令以好鄰之理  
相親睦且聖人布告朕志莫不令以好鄰之理  
哉以至用兵大執所好王其國之黑的等道由高麗  
高麗國王王植以帝命遣樞密院副使宋君裴信禮  
部侍郎金贊等道詔使黑  
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

### 至元四年遣使如日本

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為解令去使使還復遣黑的等  
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為期植以  
為海道險阻不可奔天使○九月遣起居舍人滿  
牟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

### 五年遣使日本

九月命黑的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  
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爾二郎而還

### 至元六年遣使如日本

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所執二人俾中書省購其  
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七月  
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  
朕既為一家王國實為隣境故常馳使信使備好為  
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令有司無使倂好以還  
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推臣林衍德亂生  
是弗果豈不亦因此報不遺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  
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豈肯  
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德充國信使持書以往  
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  
如以發使與之偕來親臨仁善隣國之美事如或猶  
禮教其言相見之儀延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  
禮教其言相見之儀延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  
通日本期于必達仍以忽林失王國昌洪茶丘諸良  
送抵海上候國信使還姑冷金州等處也駐

### 至元十年遣使如日本

六月趙良弼復使日  
本至太宰府而還

### 至元十一年命將征日本

三月命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千料  
舟拔都魯輕疾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  
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  
敗之而官軍不整又失盡惟擄掠四境而還

### 至元十二年遣使日本

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  
文者計議官散都魯丁往使亦不報  
至元十七年日本殺使臣杜世忠

### 至元十八年再征日本

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  
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將帝命  
日始因彼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  
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國家欲得百姓  
恐卿輩不和不耳假若彼國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嘗憂之  
心惕然如出一口若彼國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嘗憂之  
等言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  
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將帝命日始因彼  
會於伊岐島會於伊岐島會於伊岐島會於伊岐島  
平戶島者周圍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其所防若徑  
往據此島使人乘船往伊岐呼忻都洪茶丘來會進計  
為利帝曰此間不悉彼中事宜阿剌罕等曰日本欲  
自處之六月阿剌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剌罕弟塔海代  
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以病不能行命阿剌罕弟塔海  
佐水手總管陸文正等欲戰萬戶屬德彪去日本欲  
軍至合浦散遣還鄉木筏敗卒千餘歸去日本欲戰  
入海七月至平戶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  
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  
於山下眾議推將各伯王神號之曰張德管總其  
約東方伐謀推將各伯王神號之曰張德管總其  
三萬為虜去九月至公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諸  
新附軍下故皆棄軍歸父之莫清與吳萬五亦逃  
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父之莫清與吳萬五亦逃  
得還者三人耳

### 至元二十年遣使征日本不果

命阿塔海為日本省丞相與撒里帖木兒右丞劉二  
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船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  
吉兒上言民  
勞乞緩兵

### 大德三年遣僧往說日本

至元十一年命將征日本  
三月命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千料  
舟拔都魯輕疾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  
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  
敗之而官軍不整又失盡惟擄掠四境而還



朝廷遣使詔與凡錫寺僧無以高行召至會  
上壯之賜以緇衣之勸令大官饌享于式  
其饒之詩上獻凡十八韻首言王化無宗  
同仁次言宜誘以善道庶契西來祖意次言  
經陳

先是海商王直挾倭以要互市不得遂糾島夷入寇而身爲之調度胡宗憲按浙沿海悉被燒破倭偵倭盜絕無寧歲御史胡宗憲按浙蘇州知府情與督察侍邸勘文萃奏乞遣使宣諭日本國王今其桀傲島夷以強患誠實寶傳有問譯以勾致王直而絕禍源也發久上命延臣議之咸稱曰便乃今布政司爲徵稅之宣使朝廷德意易能使者寧波生員蔣洲陳可觀請行於梁儲以市舶提舉陳色充正副使以往檄曰王國益我太祖高皇帝御極以來世乘恭慎貢獻

夫朝廷王恩亦不薄上下安和德承天道各保生民今  
後必殺無赦豈有縱民侵切之理必是欺蔽報知王  
出為非故特差正使將洲副使陳可顯移檄報知王  
聖朝之大法思  
之厚恩憤部民之橫行分授遠人較加約束不許私  
天子必有大福如使中國使邊警靜繁際不生共享和  
則必有大福如使中國使邊警靜繁際不生共享和  
發恐非王國之利如昔年安南國王陳氏之禍何處  
矣今日移文報知亦非為中國也王其深體而遂行  
遇直等論以海峯在焉洲等日以移論事告之遂引見  
直洲等論以海峯在焉洲等日以移論事告之遂引見  
朝廷之意及軍門招徠之心直為感德然不欲困王  
朝廷之意及軍門招徠之心直為感德然不欲困王  
能就今之思謂洲等曰夷意惟在求五市而已既弱不  
朝廷之意及軍門招徠之心直為感德然不欲困王  
如以進止時宗憲已總督軍務與當道行直之意何  
以寬厚之意准令立功報効而為之奏  
善海重編卷之二  
諸賞優渥海峯還報直始挺身而來謂市通可通而  
顯可致也然猶慮中變仍扶後數千而來進海上  
者又兩月洲與可願反復說之又携其鯨鯢與  
入兄軍門於寧波而生致之斬以市曾傳首佳使不  
達其王謂為直黨惡奏禁詔獄論死以視軍情郎中  
京師唐順之謂不赦洲將來者必以使絕  
域為諱而阻宣力報効之心復奏釋之

倭奴朝貢事畧

漢武帝建武中入貢

帝減朝鮮使驛始  
通使者自稱大夫

光武中光六年入貢

奉珍朝貢  
賜以印綬

安帝永初元年入貢

永樂生口百六  
十人願相見

魏景初二年朝獻

公孫淵後其子淵呼遼其大夫難升米牛利半第方  
物求請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使吏將送詣京師明  
帝詔賜中郎將牛利為幸善校尉假銀印青綬  
為幸善中郎將牛利為幸善校尉假銀印青綬

正始四年入貢

早顯呼遣大夫伊耆掖邪等八人獻方  
物詔拜掖邪等幸善中郎將各假印綬

善海重編卷之二

八年入貢

早顯呼死宗女臺立率善中郎  
將掖邪等來獻生口白珠雜錦物

晉恭始初年入貢

臺與遣使朝獻臺與  
死其國復立男王

安帝時通表

倭王諸通  
表江左

文帝元嘉二年入貢

諸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諸死子珍立遣使人貢  
白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斯羅任那秦韓慕六國  
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倭清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  
軍輔國將軍等  
號詔金龜之

二十年入貢

倭王濟遣使來獻後以  
為安東將軍倭國王

二十八年加封王復入貢

加使持節都督後所羅任那加羅泰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知故斧除所上二十三人職爵死子與貢

順帝昇明二年入貢

倭國王武遣使上表言白青祖額躬親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影夷六十六國慶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詔泰康土還歲累朝宗不意于歲道經百濟裝飾船舫而高麗無道國族見吞臣亡考諸亡兄與並欲大舉問罪不幸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答今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竊自披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令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竊武使持節都督後所羅任那加羅泰韓慕韓六國諸將軍倭王

文帝開皇二年入貢

倭王多利思比孤遣使詣闕上令所使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明時出聽政勵政生口出使停理務去委我弟文  
帝曰此大無義理訓令改之  
卷之二

煬帝大業二年遣使入貢

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使者云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有沙門數十人來學乾道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場帝覽之不悅謂為臆憚曰發我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大業三年入貢  
報使

唐太宗貞觀五年入貢

倭使入闕帝於其使館有司無拘載許貢仍遣高文表往撫之使者不宣朝命而回○詳見出使事畧

永徽初年貢寶物

遣使獻寶物大如十萬者五升其時羅羅為高麗百濟所忌高宗賜書令出兵援斯羅

永徽二年夷使借蝦蟇入貢

倭使揚蝦蟇人告朝蝦蟇亦居海島中其蝦蟇屬人皆謂前于言今人獻蝦蟇立致十步射無不中

咸亨元年入貢

長安元年入貢

倭使貢平高麗後新習夏音惡倭名更彌日本使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或云日本乃小西為倭所併故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誇其國都方數千里南西盡海東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

開元初年入貢

時遣真人栗田真方物○倭國真人猶唐尚書冠進能冠頂有華蓋四披紫袍帶栗田好學易文達止之麟德殿授司馬卿

開元四年入貢

彼國寶龜二年遣僧  
正法助入朝貢物

開元二十四年入貢

遣二僧靈仙行實入  
唐禮五臺山學佛法

元和中元年入貢

九六

會昌元年入貢

東道騰元葛野與空海大師及栗歷寺僧登入唐誦天台山傳教  
禮五臺佛法  
遣僧貢物入唐

光啓元年入貢

遣僧空海貢  
物入唐傳教

大曆十二年入貢

遣使表  
貢方物

天寶十二年朝貢

時朝衡復入朝貢物上元中權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求內外經教及傳戒新羅梗海道更由明越州入貢

建中元年入貢

夷使與其人雖能敵方物而人蓋因官而氏者  
與能善書其無以覆而澤之莫曉何物亦造

貞元末年遣使入朝

其王相武遣使入朝其學子橘免勢居空海願留肆  
業歷二十年使者高階真人來請免勢等俱還詔可

貞元四年入貢

遺文  
使貢物

後梁龍德中入貢

遺貢物  
入貢方物

宋雍熙元年入貢

夷使遣使大周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  
十餘事并本國職員及年代紀各一卷大周然衣絲  
自云姓藤源父為真連官名其國五品職也  
○大周然善書不誦華言問其風俗但書以對云  
國中五種書及佛法白易集十七卷並得自中  
國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錢以貢其國王自  
傳襲王今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其王自  
年代紀上聞之嘆息謂宰相曰此為夷耳乃辭還見

舊海重編

卷之二

九十七

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道也中國有唐李之亂  
雖得繼聖嘗風夜寅長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  
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為孫之計使大臣之後  
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又云其國多中國典義第十  
五卷即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  
古等漢也皆金線紅羅標水晶為軸復求諸五臺許  
之令所過皆食又求印  
本大藏經詔亦許之

端拱元年夷僧奉表來謝并貢方物

大周然遣弟子喜奉表來謝曰日本國東大寺大朝  
法師大師賜紫沙門大周然於佛人夢不忘建主  
之恩枯骨今歡猶云魏氏之敵雖云半僧之拙寧忘  
鴻篇之恩周然誠惶誠恐願首領首死罪大周然附  
商船之恩周然誠惶誠恐願首領首死罪大周然附  
之波濤難盡願信風而東別數千里而西行萬里  
以外之波濤難盡願信風而東別數千里而西行萬里  
上就之波濤難盡願信風而東別數千里而西行萬里  
蒙宜恩忽來跡李夏解台州之魏孟秋達本國之

郊愛待明春初到舊邑備素待侯伯慕迎伏惟  
下惠隆恩四望恩高五嶽起更還續之古人直金輪之  
只想皇德之盛越出越海敢忘帝念之深微在斯  
之身禮差上足弟子等拜表以聞稱其本國永延二年  
頭受飛龍僧乾等拜表以聞稱其本國永延二年  
紅白水晶一紅木螺二口葛龍一連並納細花形  
平函毛龍一紅木螺二口葛龍一連並納細花形  
議正四位金銀簪給首一合納髮髮二頭又一合納  
狀烟一卷又金銀簪給首一合納髮髮二頭又一合納  
松烟二十枚蠟燭二枚銀一銀一銀一銀一銀一銀一  
梳一百七十其一納龍骨一銀一銀一銀一銀一銀一  
凡一金銀簪給首一合納髮髮二頭又一合納  
風一雙石  
風七百

咸平五年來貢

達州海商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  
國人耶木吉至上皆召見之世昌以其國人唱和詩

舊海重編

卷之二

六八

景德元年入貢

遣僧寂照等八人來朝寂照不曉華言而識文字楷  
寫甚妙凡問答命以筆札詔號員通大卿賜紫方袍

天聖四年入貢却之

十二月明州言日本國太宰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  
國表詔却之其後亦未通朝貢商賈時有傳其物貨  
至中

熙寧五年夷僧獻方物

僧誠等至台州上天台國清寺願留州以開詔使赴  
開誠等獻香爐木槌子白琉璃五香水晶紫雲石  
而處之開寶寺蓋賜同未留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  
而處之開寶寺蓋賜同未留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  
而處之開寶寺蓋賜同未留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

元豐元年入貢

使通事僧仲回來賜號慕化懷德大師明州又言得其國太宰府因使人孫忠還道仲回等貢絹二百疋水銀五千兩以孫忠及海商而貢禮與從國異請自移牒敵而答其物直付仲回東歸從之

乾道九年入貢

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倭船火兒勝太明歐鄭作死詔誠太明付其綱者歸治以其罪之法

淳熙三年入貢

元至元八年遣使入朝

九月尚麗王植遣其通事別將徐福導送趙良新使日本日本始遣驛四郎入朝帝宴勞遣之

至元九年遣使來朝却之

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新遣書狀官張輝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驛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為高麗所詭言上國來伐宜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聖旨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使回報良新遣書狀官王京去此尚遠京師承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許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筆彼恐我加兵故發此輩同吾張爾耳宜示之寬

籌海重編

卷之二

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土相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必通好大朝皆不報

至元十四年遣使易錢

日本遣商人持方物來易錢許之

大明洪武二年入貢

太祖高皇帝混一寰宇溥海之外莫不臣僕惟日本未至乃遣使臣趙扶性諭之○詳見使倭事卷一其王良懷乃遣僧祖來進未裝貢馬及方物并僧九人來朝詔賜祖來等文綺及僧衣北辭遣僧祖開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仍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

洪武十二年入貢

夷船一隻稱貢藤無表文却之來人分發雲南川陝三邊安插

洪武十三年入貢

遣僧貢馬及茶布刀扇之類亦無表文以其私貢不納來人仍發三邊安插

洪武十四年入貢

七月國王良懷遣僧如瑤貢馬十匹及方物通市前來人船名乃命行取赴京宴賞歸國仁壽典設十涼禮部案不同必記諸之候耳○通志作却其貢

洪武十五年入貢

使歸廷用入貢方物厚賞回還明州備倭指揮林賢密與設計令將歸廷用誣為倭寇分用賞賜中書省奏其罪流竄日本

洪武十六年詔絕日本之貢

醫流三年逆臣胡惟庸暗遣人充宣使私往日本取回就借指錄兵四百餘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上大怒磔于市乃降詔責其君臣絕其貢和訓云以日本臨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民不

永樂二年入貢

上命太監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招諭海外諸番日本之法盡蒸殺之金銅銀猶有爐竈遺址在盧頭燈降初喪獎給勅令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止二隻人止

籌海重編

卷之二

二百遠例則以施諭制限進貢方物

黃貼金扇 犀金牙 犀金手 犀金筆匣 犀金水品數 犀金文臺 犀金粉匣 犀金筆匣 犀金水品數 犀金文臺 犀金粉匣 犀金筆匣 犀金水品數

宣德元年入貢

入貢人船驗數刀劍過多特諭來使今後貢船不過三隻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千不許違禁

宣德七年入貢

來使不知禮法其擾于民禁之

宣德十年入貢

年貢使吊喪以八年遣使吊喪也

正統七年入貢

時貢船九隻使人于餘分發覽清天寧各寺安歇朝廷遣使回國以遠人慕化亦寬容之八年六月使回還辭批總還回普福二人在樂清沙灣嶺功長孔希回

中原細雪青松樹冷泉懸井在堂年八十孤兒為客 路三千心懷北闕浮雲外身在西山返照邊處處來 門在柳巷不知 何日吳歸年	天順二年入貢	至	涼海燕賞豐渥細微而歸	成化二年僞貢 時都指揮張壽淵燭 其僞貢之奸而去	成化十一年入貢 諸使詣京沿途騷擾 朝廷為禁約之	成化二十年入貢 六月使臣周學人貢 勅諭彼王知會自後宜恪遵宣德中事例也	弘治八年入貢 五月差使壽箕入貢方物赴京沿途生事至海關 買貨物彼此殺傷罪及解官府照舊重創指揮魏政 壽海軍編卷之二	嘉靖二年入貢 五月正使宋素卿副使源永春貢方物請祀孔子廟 註朝議孔子中國聖人不當為夷狄藝瀆不許素卿 者即鄭人朱鎬其家謂于夷商湯四五郎越境亡去 至是充使入貢重賂逆遠其意其事蓋偽在役國為 稱宗室前滿順臉取諸神廟重其 爭功要利而夷夏之嫌遂釀于茲	正德八年入貢 五月夷船三隻使僧桂 梧貢方物越歲而去	嘉靖二年入貢 四月夷船三隻譯傳西海道大內誦興國遣使宗設 議道入貢越數日夷船一隻使人百餘復用南海道 無錫高國遣使歸佐宋素卿入貢道至江下時 市舶大監賴以私索索賄坐之宗設之上且貢船 後至先與發達致兩夷船殺傷流雲市宗設之 市還索賄在兵船越關而遁時備後都指揮劉錦進 賊戰沒于海定海衛掌印指揮李震與知縣鄭餘慶
---	--------	---	------------	-------------------------------	-------------------------------	--	--	--	---------------------------------	---

同心濟愛一日數警而城以無事 國王李輝檢後中林堡古多羅城送京發浙江按察 司與素卿監禁林 罪追誅不取 開者十餘歲	嘉靖十七年入貢 五月夷船三隻使僧古時副使僧周良持方物表貢 且求還前遺物法司以事已經亂貨應入官且無從 索之良等乃不敢言 朝廷後中十年一貢之例責令送還正德以前勘合更給 照入貢	嘉靖二十三年入貢 是年六月夷船一隻使僧什壽光等二百 五十八人解貢驗無表箋且以非期部之	嘉靖二十六年入貢 四月使臣周良人船驗例且非貢期 朝義飲部之以其遠來勸順且貢期止隔一年乃發外海 無山停泊至 明年而後納之	嘉靖二十六年入貢 萬海軍編卷之二	鐘按外夷自越裳氏重譯來獻之後君天下者於是 有侈心焉不知戎狄交侵無損周室之盛呼韓稽顙 何補漢祚之衰是故明主內脩外治彼倭貢者其來 不足喜其去不足怒也
--	--	--	---	---------------------	---

往日本針路  
見渡海方經

太倉使往日本針路

大倉港口開船用單乙針一更船平更者每一十更以焚石枝數為度以本片投海中人從船面行驗風延緩定更多寡可知船至茶山洋界

吳淞江用單乙針及乙卯針一更平

寶山到南匯嘴用乙辰針出港口打水六七丈沙泥地是正路三更見茶山茶山水深十八托云行一百六十里正與此合

自此用坤申及丁未針行三更船直至大小七

山離山在東北邊

灘山下水深七八托用單丁及丁午針針三更

船至霍山

霍山用單午針至西後門

西後門用巽巳針三更船至茅山

茅山用辰巳針取廟州門船從門下行過取升

羅興廟州門水深急流

升羅興用丁未針經崎頭山出雙興港升羅興崎頭水深九托

雙興港用丙午針三更船至孝順洋及亂礁洋

孝順洋水深十三托泥地

亂礁洋水深八九托取九山以行九山西邊有礁打水行船宜用細一云亂礁水深六托泥地

九山用單卯針二十七更過洋至日本港口水深七八托泥地

有船泊船

九山

九山

九山

九山

九山

九山

九山

九山

九山

又有從島沙門開洋七日即到日本  
若陳鏗山至日本用艮針

福建使

梅花東外山開船用單辰針乙辰針或用辰巽

針十更船取小琉球

小琉球套北邊過船見鷄籠嶼及梅花瓶彭嘉山

彭嘉山北邊過船遇正南風用乙卯針或用單

卯針或用單乙針西南風用單卯針東南風用

乙卯針十更船取釣魚嶼

釣魚嶼北邊過十更船南風用單卯針東南風

用單卯針或用乙卯針四更船至黃麻嶼

黃麻嶼北邊過船便是赤真五更船南風用甲

卯針東南風用單卯針西南風用單甲針或用

單乙針十更船至赤坎嶼

赤坎嶼北邊過船南風用單卯及甲寅針西南

風用艮寅針東南風用甲卯針十五更船至古

米山

古米山北邊過船有礁宜知畏避南風用單卯

針及甲寅針五更船至馬品山

馬品山南風用甲卯或甲寅針五更船至大琉

球

大琉球那霸港泊船上官把守港口船至此用赤霜內港以入琉球國中

那霸港外開船用單子針四更船取離倚就外

那霸港

那霸港

那霸港

那霸港

那霸港

那霸港





過船南風單癸針三更船取熱壁山以行

熱壁山南風用單癸針四更船取硫黃山

硫黃山南風用丑癸針五更船取田嘉山又南

風用丑癸三更半船取夢加刺山南風用單癸

針及丑癸針三更船取大羅山

大羅山用單癸針二更半船取萬者通七島山

西邊過船

萬者通七島山用單寅針五更船取野願七山

島內名叫兵之抄是麻山與野願山用寅寅針

二更半船但爾山用辰寅針四更船取亞甫山

一云野願山對面行六十里有小礁四五箇最宜畏避在北邊過船用辰寅方行一百五十里至旦午山用辰寅方行

二百四十里至亞甫山

本之二

亞甫山平港口其水望東流甚急離此山用辰

寅針十更船取亞慈理美妙若不見此山用單

辰針二更船又辰寅針五更船取船淨奴一云

奴烏佳眉山沿渡奴烏佳眉山用單癸針二更

船若船開時用單子針一更船至而是麻山

而是麻山南邊有沉礁名套礁一云名套礁東北

邊過船用單丑針一更船是正路却用單子針

四更船取大門山中

大門山傍西邊門過船用單丑針二更船取兵

碑山港

兵碑港循本港直入日本國都

二卷終

籌海重編卷之三

崑山鄭若曾原編

晉江鄧鍾重編

目錄

廣東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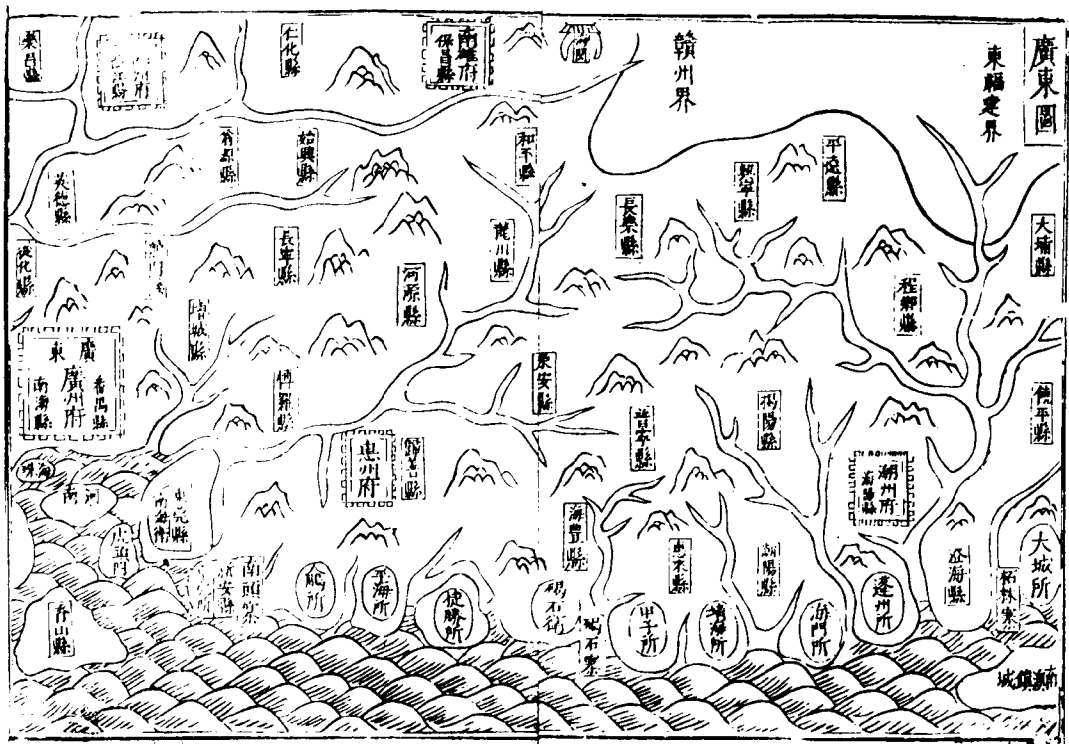
廣東兵防官考

廣東倭變紀

廣東事宜

籌海重編

卷之三目錄



廣東兵防官考

鎮守總兵官

駐省城各各路統領俱屬節制有坐營官統領標王客土兵三營又中權左右二部兵船各十隻官兵各四百二十五員名泊虎頭門專聽調度策應

潮漳副總兵

駐南澳林守備專屬調度有廣營陸兵三百名又中哨兵船一十三隻官兵三百五十六員名專聽警巡擊

潮州參將

駐潮州遇汛則出駐大城等所有陸兵五營專聽調度兵遇汛亦出沿海

惠州參將

駐惠州遇汛則出駐碣石衛有陸兵四營碣石把總專聽調度

南頭參將

駐南頭遇汛則出駐碣石衛有陸兵四營碣石把總專聽調度

善海重編

卷之三

百八

雷廉參將

駐雷州陸兵二營白鶴門把總專聽調度

瓊崖參將

駐瓊州夏秋駐崖州陸兵五營白沙把總三亞分總俱聽調度

閩州遊擊

駐閩州兵船大小四十九隻官兵一千六百六員名自海安所接白鶴信地起歷海康樂民乾體港至欽州龍門港

柘林守備

駐柘林大小兵船四十五隻官兵一千一百七十五員名近添防倭戰船二十五隻新廣南兵一千二百員名自海安所接白鶴信地起歷海康樂民乾體港至欽州龍門港

碣石

碣石把總

該寨兵船大小三十四隻官兵八百五十四員名自神泉港接和信地起歷甲子港田尾沙頭長沙等處至大星山巽寮港止皆共信地與南頭相接

虎頭門把總

該寨大小兵船二十隻官兵四百四十四員名東南接黑石角南頭信地西至香山界北至布涌哨界

廣海守備

該寨原大小兵船一十八隻官兵七百四十七員名今增兵船十隻兵三百三十五名自三角灣接南頭信地起至芒洲娘澳止與北津信地相接

北津把總

該寨大小兵船三十四隻官兵九百七十八員名自芒洲娘澳接廣海信地起歷海陵放鴿頭至吳川赤水港止與白鶴信地相接

白鶴門把總

該寨大小兵船二十八隻官兵八百四十六員名自赤水港接北津信地起歷限門沙頭洋至海安所止與閩州信地相接

白沙把總

該寨遠設海外駐劄白沙大小兵船三十隻官兵八百七十八員名三亞寨分總入小兵船二十七隻官兵七百七十四員名如文昌清湖會同寨會巡邏高儋州日化陵水萬州感恩魚鱗洲等海洋省其信地東接白鶴西接閩州各海界

此外有東山西山參將肇慶練兵遊擊本省都司兩廣軍門坐營都司總兵坐營羅定恩平南韶守備各路陸兵不具載

沿海衛所

潮州衛旗軍一千三百二十八名

雷州衛	寧川所	雙魚所	陽春所	神電衛	陽江所	新興所	肇慶衛	海朗所	新會所	香山所	廣海衛	籌海重編	東莞所	大鵬所	南海衛	平海所	海豐所	捷勝所	甲子門所	碣石衛	靖海所	海門所	蓬州所	大城所
旗軍一百九十五名	旗軍一百七十七名	旗軍一百七十七名	旗軍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卷之三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名

石城後所	旗軍二百三十四名	錦囊所	旗軍二百三十五名	海安所	旗軍一百八十一名	海康所	旗軍三百三十三名	樂民所	旗軍四百五十五名	廉州衛	旗軍九百五十二名	永安所	旗軍三百九十五名	靈山所	旗軍二百五十四名	欽州所	旗軍二百一十七名	海南衛	旗軍一千三百七十八名	儋州所	旗軍四百八十四名	萬州所	旗軍四百六十九名	籌海重編	卷之三	崖州所	旗軍四百一十八名	清瀾所	旗軍四百八十七名	昌化所	旗軍三百五十二名	南田所	旗軍二百一十五名	沿海烽火	潮州府	白沙	黃崗	新村	環山	井洲	雞髻	前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燕州	沙茅	古江	麗江	白沙	野牛	銀平	麗山	石山	白湖	沙湖	芳江	古江	麗江	後標	新設	虎甲	沙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廣州府		鳳門	赤門	員門	石門	水門	企鵝	豐田	退田	肇慶府	知府	南長	黃村	高州府	羅浮	雷州府	北門	西門	通明	入盤	瓊州府	白沙	赤石	水口	南老	洋冲	澄邁
伏風		英村	四會	黃坡	鎮口	陳村	寨南	白象	三丫	那蘇	那蘇	那蘇	那蘇	白山	輔弼	麻障	南門	南門	那末	那末	七星	蓮塘	古奔	北港	安海		
鹽田		青紫	煙江	馬鞍	寨南	陳村	寨南	白象	丹草	北津	那蘇	那蘇	那蘇	連頭	尖嶼	石威	對樓	對樓	對樓	對樓	凌水	大德	魚鱗	禾田	我慶		
黃埔		黃埔	黃埔	黃埔	黃埔	黃埔	黃埔	黃埔	北平	北平	北平	北平	北平	大陳	高	北月	草綠	草綠	草綠	中場	揚湖	南山	白沙	大英			
青島		青島	青島	青島	青島	青島	青島	青島	南洋	赤水	赤水	赤水	山尾	山尾	北品	北品	北品	北品	北品	大場	凌水	南山	南岸	南岸			

廣東倭變紀

洪武二年倭寇惠潮諸州

時天下初定海內又安倭夷竊發嶺南一帶皆被擾攘乃命行人楊載使日本以望書諭其國王○書詳見使倭傳

四年倭寇海晏下川指揮楊景討平之

時海寇鍾福全李夫人等自稱總兵決倭船二百艘寇海晏下川等地廣州左衛指揮僉事楊景追捕至平之

永樂七年冬十月倭陷廉州教授王翰歿之

翰林河南人仁廉州府學教授嚴立規程教誨不虛倭賊陷城民皆逃匿翰整衣冠端坐明倫堂賊至欲執之馬蹶不辱遂遇害

九年三月倭陷昌化所千戶王偉歿之

時副總兵李桂等撫兵不救城遂陷王偉力戰而死軍士死者甚衆城中人口糧食軍器皆被劫掠

十九年正月辛巳李珪敗倭於潮州靖海海濱

珪先以昌化之陷戴罪殺賊大敗賊于靖海生擒十五人斬首五級悉送京師

嘉靖三十二年春正月海賊許棟寇潮陽縣招收秋九月

許朝光殺之棟統平黃岡人自結髮爲盜構通倭夷毒窟海上匪及莫年潮人苦之棟無子養謝氏子爲己子朝光以所統賊衆數千半令掌之尋復流劫潮陽招收等

棟子朝光外洋留朝光屯海上及棟還自日本朝光迎于日朝光之殺許棟與安慶紹之殺孫山其事殆相類蓋孫山志空匪之分以無君許棟成案梓之邦以無父其滔天之罪均也使其代鑽乎法曹斷頭于仇人之手何足以明大報今乃以七尺之軀

見於其子謂非天道報之微龍乎

三十三年海寇何亞八等引倭入寇提督侍郎鮑象賢

總兵定西侯蔣傳討平之

王直餘留方武等流劫廣東回廣東經海三洲  
使汪伯樸王直等五陽督兵捕之及於廣海三洲  
現生擒亞八等賊一百一十九名斬首二百六級餘  
黨脫逃餘盜方武等又有福建流劫潮州府屬五陽  
所波餘盜餘盜方武等又有福建流劫潮州府屬五陽  
洋輪船一千二百有奇亞八宗興武與陳時傑等俱  
斬于市海

三十四年撫盜許朝光分據潮陽牛田洋後為陳滄游  
所殺

潮光自殺後後沿海焚劫日熾當事者乃給昌為招  
撫牛田說其自據海焚劫日熾當事者乃給昌為招  
水朝光自據海焚劫日熾當事者乃給昌為招  
潮光自據海焚劫日熾當事者乃給昌為招

三十七年正月壬午倭犯揭陽入蓬州所官兵擊敗之  
先是壬子歲倭寇犯漳泉僅二百人其間真倭甚  
寡皆閩浙通番之徒竟頭以從至是縣十三賊賊八  
入殺百戶李日芳等提督都御史王功道副使林恩

卷之三  
集金事經彥宋參將鍾坤秀知府李有芳指牌劉天  
倫等官兵擊敗之斬首一百七十名顆劉天倫復進  
後血戰死焉

十月甲子倭賊自饒平攻黃崗鎮據其城官兵敗之  
經彥宋等大敗賊眾俘斬一百四  
十大名是戰也鄉夫之功居多

三十八年二月寇圍揭陽官兵大破之  
時軍門駐潮州學農同知呂天恩與金事經彥宋參  
將合擊之斬獲甚多寇復趨揭陽圍城彥宋帥師  
援之鄉夫斬金甲賊餘一入賊大敗走俘賊無算會  
彥宋報捷金事股從餘代之東勝逐北賊望風而靡  
亦遁去

十一月庚午賊攻海門所官兵敗之走犯潮陽復破之  
先是賊在福建之平和與饒平黃崗鎮界而壘至  
是賊首謝老等三首餘賊引倭千餘自海門登陸攻  
海門官兵擊之賊敗其多王中前州上日莫善等  
追賊與謝老等三首餘賊引倭千餘自海門登陸攻  
海門官兵擊之賊敗其多王中前州上日莫善等

為鎮城通判翁夢選指揮李榮知縣熊吳林嚴楓率  
兵城通判翁夢選指揮李榮知縣熊吳林嚴楓率  
兵城通判翁夢選指揮李榮知縣熊吳林嚴楓率  
兵城通判翁夢選指揮李榮知縣熊吳林嚴楓率

兵捕之已即賊至南洋粵省馬良生鎮日兵哨  
莫善分爲二哨哨千戶黃昇等統募兵打手爲一哨  
洋三哨諸鄉兵又協助之大破其衆破奔聚潮陽  
敗十二月已亥賊寇進州潮水村其衆破奔聚潮  
赤寮村楊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崗茂甲關望賊出掠彩塘甲寅新賊與關望賊合  
出掠甲申潮賊突往盧清官兵連戰破之俘斬  
凡二百八十有奇

三十九年正月官兵會擊開望賊大破之  
時賊爲官兵追擊後也潮陽官山都也指揮武尚文  
時賊爲官兵追擊後也潮陽官山都也指揮武尚文  
時賊爲官兵追擊後也潮陽官山都也指揮武尚文

四十三倭寇大犯潮州提督侍郎吳桂芳總兵俞大  
猷討平之  
自嘉靖壬子以來倭奴內犯浙直諸郡以次及閩廣  
潮海之間歲被其患然尚饒至倭去至嘉靖癸亥則  
舊合夥屠戮焚掠之餘遠近震駭桂芳新到潮陽  
甫二旬即躬親董師東向而後動調狼牙新到潮  
千福兵一萬五千以仲成營總兵官俞大猷副  
總兵湯克寬總兵王詔開崇文副之俞事徐南宰監  
之相持兩月賊被圍困不得野掠乃復分夥思遁  
兵乘勢擊之戰於海豐大德港俘斬一千一百二  
十七名顆賊奔潰于海又陸續擒斬六百六十二  
三名顆賊奔潰于海又陸續擒斬六百六十二  
名顆賊奔潰于海又陸續擒斬六百六十二

秋八月海賊吳平攻潮陽神田古埕等鄉陷之  
時倭自潮陽解師進去爲兩路無吳桂芳總兵官  
俞大猷所破會潮陽風大作倭多溺死吳桂芳  
乃使兵追殺於潮陽風大作倭多溺死吳桂芳  
乃使兵追殺於潮陽風大作倭多溺死吳桂芳

兵威繼起都司傅憲軍國政之也其巢穴不復開  
去以小船奔交趾官兵軍無所尋尋有見平於海  
中抵拒捕殺官兵軍無所尋尋有見平於海  
中抵拒捕殺官兵軍無所尋尋有見平於海  
中抵拒捕殺官兵軍無所尋尋有見平於海





林鳳與林道乾皆曾一本餘黨也各擁眾數千流劫  
海上頭顧多年為官兵所逐因奔外洋攻呂宋城  
明港築城據守且修戰艦謀陷番人復圖內逞福建  
巡撫劉光誨遣人諭旨宋國王集番兵擊之眾船燒  
燬賊眾大挫至是又從外洋突入廣東雲集於海  
守仁兵合進至碣石獲賊徒男婦八十餘人復進至  
淡水洋破船載運兵獲擊之焚沉船二十餘隻賊走  
避外夷其後林道乾亦突入南澳  
期月官兵擊之尋逃竄如林鳳云

### 五年倭寇突外洋滅之

日本薩摩國賊合黨三百餘人至溫州南境  
外洋風擊舟環散奔有倭丹微帥四十餘人奪白龍  
突犯大鵬外洋帶管海道副使孫光祖奉督撫方學  
勤派將胡雲龍兵進剿至九洲洋賊體集舟登黃楊  
山叢林中拒敵各兵奮勇生擒二十二  
人斬級六顆奪其財械及被擄者八名

### 八年廣海瑣倭番入寇總督侍郎劉堯誨討平之

是歲閏四月倭賊自浙閩直犯廣州南頭福永海面  
下令海道參政劉經緯督營韓清進擊十餘里陶  
渠馬路海洋滅之既番賊自大泥國糾結千餘來犯  
瑣岸聲勢張甚督撫下令急將顯宗文夏尚忠領兵  
出海迎擊之毋令登陴首破賊于感恩也及于北黎  
魚麟洲盡滅之時副使舒大猷參議王來賢會事詳  
奏雷州移署海濱監督各將九斬獲後番海賊奪回  
被擄共四百八十名歸口其餘焚蕩及覆沒者不計

粵海重編

卷之三

五

### 廣東事宜

#### 東路

廣東列郡者十分為三路東路為惠潮二郡與福建  
連壤漳泊通番之所必經議者謂潮為嶺東之巨鎮  
柘林南澳俱係要區扼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  
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跬步海濤所賴以近  
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  
平海碣石甲子門皆瞬息生變尤宜加之意焉倘柘  
林南澳失守是無潮也平海碣石失守是無惠也舟  
師防禦有信地之責者可少懈乎

鍾按南澳當閩廣交界在大海之中有山田數千  
畝乃

粵海重編

卷之三

五

國初起發居民遺棄之地也嘉隆間倭泊于此互市廣捕  
急則奔閩閩捕急則奔廣而海寇許朝光吳平之  
徒相繼巢穴於此誠盜賊淵藪也萬曆三年總督  
軍門殷福建巡撫劉題設副總兵以彈壓之外以  
奪海寇之巢內以絕接濟之路左以伸閩之臂指  
右以固粵之門戶而屯田海利其小者也數年來  
漳潮無亡矢遺簪之費策誠得失其次則惠潮各有  
府亦當敵要衝向被倭寇殘擾為甚今惠潮各有  
叅戎柘林碣石有備總亦上游之藩蔽也議者謂  
惠潮水道延袤千里若海門靖海甲子所之閭宜  
添設水兵一營遊擊海上與南澳各寨相為犄角  
而東路遂可安枕然言之於無事之日則迂矣

中路

嶺南濱海諸郡左爲惠潮右爲高雷廉而廣州中處故於此置省其責亦重矣環郡大洋風濤千里晉盜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樓船屯哨可容緩乎嘗考之三四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粵廣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截於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爲窠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歷缺門望門大小橫瑟山峯丁洋仙女澳九龍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爲甚

籌海重編

卷之三

百廿

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亦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歷崖門寨門海萬斛山礮州等處而西而望嶼澳爲甚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則雖濱海居民且安枕而臥況台城乎

鐘按廣東省會襟江帶海其東出海則出虎頭門而虎頭門之東則爲南頭省會之門戶也其西出海則爲崖門崖門之西則爲廣海衛而香山澳在省會西南夷人住泊于此稱密邇焉異日者倭寇常殘破廣海衛矣海寇曾西輩由五虎門陽汎而

來鼓棹而去莫敢誰何無備故也今既設南頭參將廣海守備控制于外虎頭門把總防守于內又總鎮標下添設中權二部水軍以備策應由人視昔萬一有不測之變豈遂至束手哉然議者以環鏡澳終爲腹心之疾或議毀其巢窟或議移之浪白三洲或議設官以治之或議以隣國爲壑而徙之南澳要非根本之論也夫東省之有番船臂人身之有痰火苟元氣完固精神充足則火與痰亦爲血脉運動之資若元神虛耗管衛不周而區區以去病爲務未有不日消而月削也故文德武備圖治者不容缺一

西路

籌海重編

卷之三

百廿一

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三郡逼近占城暹羅滿刺諸番島嶼森列游心注盼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滋蔓難圖矣可弗講乎故高州東連肇廣南憑漠渤神電所轄一帶海澳若蓮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爲本府之南翰兵符重寄不當托之匪人以貽保障之羞也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遠溪湛川潤洲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爲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澳以操縱反側俾不敢梗化焉者可玩惕哉若廉州則尤爲全廣重輕海北扼塞兩有攸

寄故兵符特制於靈山達壁增屯於衛北海寇則禁外夷之憂視三嶺獨勞焉西南雄郡如瓊爲廉之外戶五指腹心盡爲黎據郡邑封疆無不消海備倭之制若白沙石瓊館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飄風突來防禦甚艱近雖駐紮將於崖州責有攸寄而守禦營成舊額歲久寢弛凡此皆西路今日所當汲汲經營焉者深念預防俾幕南稽顙重譯來庭非長民若兵者之責乎

鍾按西路要害論之詳矣今之設備視昔又加密焉自嘉靖十九年征黎而有瓊崖參將之設然猶兼雷廉也至隆慶六年倭亂而始專設雷廉參將其白鴿白沙二總則設於嘉靖四十五年北津把

籌海重編 卷之三

百十三

總則設於萬曆八年至萬曆十七年珠賊爲患而始有瀾洲遊擊之設蓋西路東防倭夷西控諸番外禦交黎內搗珠寇營寨舟師棋置星列可謂備矣議者謂電白一帶向被倭寇殘陷如蹈無人之境倘猶滄茫於此取故道而來則陽電參將之復似當議也又謂天下形勢皆內中國而外四夷獨瓊崖州郡在外黎岐居中五指腹心永爲左掖不無首足倒懸之嘆嗟乎此特設兵彈壓撫馭綏徠或觀變而動因縣治之用夏變夷則可耳若治平無事欲禽獮而草薶之亦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一廣東濱海諸邑當禁船隻若增城東莞則茶客十字灣番禺則三漕波羅海南海則仰船岡茅灣順德則

籌海重編 卷之三

百廿一

黃埔頭香山新會則白水分水紅等處皆盜賊淵藪也每歲集兇徒肆行搶掠珠禁弛則駕大船以盜珠珠禁嚴則駕小艇以行劫交通捕快接濟番舶蠶害最甚爲今之計莫若通行各縣令沿海居民各於其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十家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於船甲長內以十隻分統於甲副仍於船尾外大書某縣船某甲下某人十字翻刻墨填爲記其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鄉中船數并其棧船隻某項生理一一直書每歲具呈於縣以憑查考如遇劫賊則被害者能識其船速投首於甲長副鳴鑼追究俾遠近皆知無字號者即係爲非許人人俱得拏送舊時沿海居民明知賊盜懼其及攻而不救今後坐視者罪以通同則船有統紀而行劫之徒忌畏况操舟之時可以按簿呼召給價差用而不致賣放之弊乎

一閩廣商民以取海爲業寸板不許下海其禁難矣今開之於收汛之時則商賈之利通禁之於出汛之時則接濟之奸絕且出汛官兵凡遇海上異船便可揚帆追擊而賊船不得假商船以入內地此海防上策也然必開廣通行使商民明知春汛四閱月以清明前爲始冬汛二閱月以霜降前爲始惟此二汛海禁不得故違餘時聽其來往則航海者之所趨避而防汛通商兩不相病矣噫常情難與慮始惟在決斷行

耳

三卷終

籌海重編卷之四

目錄

福建總圖

福建兵防官考

福建倭變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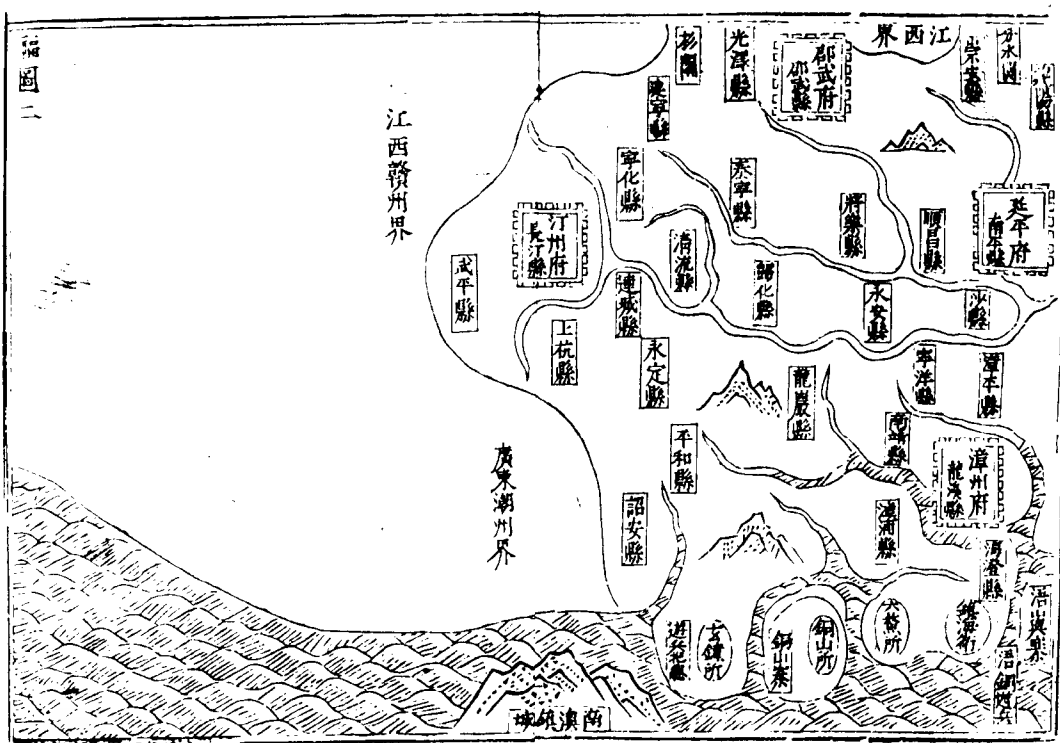
福建事宜

崑山鄭若曾原稿  
晉江鄧鍾重編

籌海重編 卷之四 引錄

一百四





福建兵防官考

鎮守總兵官

駐劄省城遇汛則往鎮東何居  
中調度各路寨遊俱屬節制

潮漳副總兵

駐劄市澳玄鍾遊兵把總專聽調度又  
編營陸兵三百名標下中軍把總管之

南路參將

駐劄漳州城遇汛則往銅山銅山寨把總專聽調度  
又漳州銅山客兵其二營陸寨土兵營俱屬管轄

軍門坐營

駐劄省城有客兵一營土  
兵一營專聽調度策應

總兵坐營

駐劄省城遇汛則往鎮東  
有客兵一營專聽調度

北路守備

今議改參將

中路守備

駐劄省城遇汛則往大金所土兵二營  
駐本州新設客兵一營駐羅源俱聽調度

烽火把總

駐劄興化府遇汛則往平海衛有興化  
客兵二營泉州客兵一營聽其節制

小埕把總

該寨兵船四十隻民兵六百餘名遇汛貼駕軍兵近  
千名今議增船一十隻兵一千名其汛則界乎浙江  
蕭門其南則界乎連江源興福寧州  
沿海一帶皆其信地全閩之門戶也

南日把總

該寨船隻兵數大畧與烽火同北與小埕會哨南與  
南日會哨西洋下目竿塘白大皆其信地省會之門  
也

活嶺把總

該寨船隻兵數大畧與烽火同北與小埕會哨南與  
活嶺會哨自海壇舊南日平海蕭洲一帶皆其信地

海軍重編

卷之四

百五

崇武所

迎仙

行不

二江  
μ

下東地  
余林

後埔

崎頭	東林	理山	文甲	吳山	上畝
		吉了	失頭山	濠山	龜山
	塔林		礪山	礪頭	
		渡邊山	奉前山	東山	鞍城
		大洪	後浦	西山	林邊山

卷之四

七

東莞	蒲江	清遠	煙火	莊溪
鹽倉	陳平	岑山	許林頭	月港
南山	黃埔	古樓	小與	烏嶼
洋尾	新林	安集	白塘	大逕
漸山	川陵	流口	巷口	阜崎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海寇許二引倭入寇七月官兵討平

先是賊首許二糾番舶聚浙江之雙嶼港大爲福興諸寺沿海患

伯溫州之海門把總俞月來以都司兵船協助之兵備  
 備海戰以遏海道副使柯喬統糧滿兵船泊漳州  
 餘事余駐泉州備佐蔡公聖金門所把總孫放駐  
 流江各分信地水陸截捕嚴保甲大之搜羅賊  
 奸人○四月鍾分水兵與賊戰於九山大洋百張  
 衝其前柏樺張漢等總之敗賊衆俘斬舊天新四  
 等五十五名類獲斬馘者遺百戶邵城賊之城倉  
 衝大塔外嶼者再柯喬遣百戶邵城賊之城倉  
 擊賊敗走許二流劫止炎羅浮同禦之○七月  
 許二與侯合締以拒捕兵擒羊卒兵變戰自寅至午  
 擒斬八十有奇賊錯愕投水死者千數餘乘潮逃去

卷之四

百世

高懷德張瑩等歿之

賊自莆田犯潮江登犯過涵頭至海口十三日攻衛城洪興懷德各率出戰張臺清敗於路皆歿於行陣  
 平海衛千戶陳一茂白仁丘珍並敗及於東岳山大敗倭衆一茂等亦戰歿  
 三十五年三月備倭劉𡵚千戶王月與賊戰於石壁嶺  
 歿之賊亦敗遁

福清海口之賊。與西鄉官兵之戰。其未和。賊首設伏。遇賊突。出山路。岳曲遂。大敗。賊流連福寧州。將尹鐵孤。黃泉。酒。賊。胡。甲。賊。中。毒。者。數。十。人。四。月。及。冷。制。山。又。破。之。賊。遂。入。浙。江。

賊於舊臘日連江港登陸焚劫爲墟去是復自施江  
至小莪水寨連犯者城陷賊焚鴉寮遊擊  
奇又焚壘四十餘墩字備泰鴉寮遊擊  
之連戰至福寧大金沉其一舟而還  
十月賊攻連江縣官兵擊退之賊乃宵遁



先是北安等處原屯後進無所掠乃進出洋遇賊船遂會船進攻連江官兵以矢石禮其精悍者四人明日分門四進又擊敗之

三十七年四月賊入安海城官兵追擊大敗之

賊入城居民拒之不得掠會事盛唐參將黎鳳舉等分兵逐之賊遁至康店官兵連戰皆捷至水漲賊遁出海水兵又擊敗之沉其二舟

陷福清縣

賊犯閩安為參將尹鳳所敗遂攻福清據門外山頭用砲乘高擊壞城遂陷居二日而出

攻興化府

賊自福清進攻府城賊翼日不退廣兵及烏銳手領其乘馬衣紅賊首一人從賊四十餘各兵出城追之賊敗

攻惠安縣

賊自興化為官兵銳退遂至惠安攻城有自水漲清入者官兵覺殺之於是連攻五晝夜皆被官兵敵敗

籌海重編

卷之四

賊死者百餘人乃適官兵截之於洛陽橋又大勝之斬首五十有奇

五月賊攻泉州府

賊復自惠安進犯府城巡檢御史樊獻科自督兵敵退之

入南安縣

縣故無城知縣徐光裕統兵禦之遂被突入時居民已逃避賊無所掠官兵進擊之乃進晉江海邊揚而去

攻崇武所

賊分縣之新到者攻所城凡五日而後解

突犯惠安知縣林成與戰死之

賊自崇武分突惠安永寧地方咸率兵與賊戰官兵擊敗賊眾賊乃退追

攻鎮東衛城提督都御史王詢遣兵追擊大敗之

賊三千餘人自松一突入海口澳登陸攻城者二日盜以新至賊千餘合勢來攻城幾不守時閩中降

賊首洪澤珍引倭入寇

北海洋皆賊惟此賊獨創且逼近會城陸走合縣勢益熾浸王公乃多方集兵設伏據險剪其季黨何慎洋水兵乘勝逐之沉二十餘艘斬首四百餘級

三十八年三月賊攻福寧州不克遂陷福安縣

賊攻州城者凡五晝夜分守各議領紳督兵固守賊計無所施乃退往福安適霖雨城崩知縣李尚德恐難堅守督兵出城迎擊賊屯城北山上窺見守禦兵少遂分踪擁入

四月參將黎鵬舉大敗倭賊於屏風嶼海洋

鵬舉與指揮盧鼎臣攻賊於屏風嶼下門及三沙海洋沉其四舟擒斬一百五十有奇殘弱者無算時賊乘汎突至未得登劫我兵邀擊外洋擒斬頗多賊皆望風遁去

五月賊首嚴山老等遁出海洋參將王麟等追擊大敗之

之

籌海重編

卷之四

百廿

山老連年引倭入寇分踪四掠賊等兵船接伏海上賊自祥芝石湖南浮出海者擒獲唐修澄追敗之于野馬外洋自閩安洪塘出者參將尹鳳備倭張簡追敗之於梅花外洋山老就擒賊舟沉者七十八艘死者數千人而洪澤珍之徒亦自燬其巢遁去

十二月官兵會擊上逕之賊大敗之

先是賊徒四千餘人自海壇山登犯副使張情參將曾清督兵剿逐屢獲其鋒師乃移屯上逕夏延日久提督都御史王公詢巡按御史樊公獻科令會事萬民英參將王麟把總朱先等期期且檄巢至期官兵夾擊之賊遂大敗死者八百餘人朱先今福建總兵餘人獲其巢死者復千餘人

三十九年三月賊攻平和縣

賊首蕭雪峯張璉等引倭千餘自大埔及三饒嶺來攻縣城官兵出城夾擊之賊遂退屯承坑

攻大金所

五月月港之賊敗遁出海官兵追擊大敗之

先是賊巢月港官兵於泉州海倉白石鎮海野馬井尾等處擊之皆勝至是遁出海洋參將王麟追及於

古浪東碎嶺海山把總劉一桂連及外料嶼尾五等  
勝之沉其舟數十艘獲數百賊首徐老許西池王老  
及日本頭目皆就擒所部  
三千餘徒悉溺水無遺

七月賊自廣東來寇官兵擊敗之賊復入廣

廣東謝賊等突入走馬溪勢極猖獗把總徐潘沉其  
數艘賊大敗遁去官兵乘勝追至廣東南溪外洋而回

八月賊入安溪縣

四十年正月安溪倭賊流犯長泰同安等縣官兵追擊

大敗之

賊自安溪為官兵所敗遁至長泰與史葉露百戶金  
隊敗之乃往同安復為鄉兵所襲奔竄石菌海濱

五月賊攻寧化縣

賊自攻城知縣  
陳添祥擊敗之

攻詔安縣

先是賊首陳恩達等潛入城內王好氏林動家為內  
應外合之計知縣陳有威防詰頗嚴賊計不得施乃

籌海重編

卷之四

百五

內應者凡數十家至是皆敗

閏五月賊復攻寧化縣

時賊父在縣近郊時來攻城官兵擊敗之遂為通  
計知縣陳添祥謹防其至賊果分布四門一時突擊  
又為雲車一乘覆以牛革屢以火砲佛用機砲而  
賊之在雲車者來愈力乃出打手二百人擊之賊乃  
走敗

四十一年賊陷鎮海永寧二衛崇武福全等所

閩連倭亂以來民不聊生山海之寇明集蜂起允漳  
泉漳海商所乘遠殘破是時倭猶年未去而從倭  
者則又熾聚而勢不復返也倭在漳則奈前楊廣等  
事輯文以成之在泉則奈行蔡鵬舉拍揮歐陽深且  
倭奴亦連大創也故復有興化之禍

各十一月賊陷興化府次年春陷平海衛

興化之陷起於武備久弛民俗黠奢有海寇之風遂  
使島夷乘隙起兵年久遠攻之不克至壬戌年十一  
月攻之守將七民皆棄城而逃西北隅山京賊  
前訊盡知虛實郡中居民舊飲水於河從不南渡

流而進也賊決木蘭渡城中大渴食玉薪桂瘡痍大  
行總兵劉顯來援衣甲俱罄天兵字屯駐河口以兵  
少不敢進二十八日遣帳下兵八人天兵之衣囊  
文于翁分守時器不意賊殺後兵八人天兵之衣囊  
而上翁不悟是夜八人者始開延敵賊擁兵入城  
之覺少頃聞喧嘩聲起視則賊軍路死者相枕藉  
矣遂燒焚安署民居火經旬不滅軍路死者相枕藉  
盡流連於海城如難枯朽矣數百年文物之地一旦  
陸沉豈不慘哉蓋其先亦有天兵殺人之夢兆云

四十二年春三月戰于崎頭都指揮歐陽深等敗之

歐陽深泉州人少游鄉校後納粟授指揮金事子歐  
陽模已未進士深為人慷慨好施予重然諾先是  
有惡少謝愛夫者數往來侯國君吏誹謗諸半  
番結二十四種為侯君翼楚樞泉州士大夫增募以  
求贖深之先境亦在樞中於是集家丁募壯士數百  
人往攻之半番慕深信義遂聽招撫反攻其餘黨以  
番兵樹頭平海溪而以西鄉兵誅之防其前倭後賊  
攻破崎頭平海溪而以西鄉兵誅之防其前倭後賊  
歐陽深之謂矣是時有鞠射盡奔而死事者原在  
歐陽深之謂矣是時有鞠射盡奔而死事者原在

籌海重編

卷之四

百五

總兵劉顯來援衣甲俱罄天兵字屯駐河口以兵  
陽深准世襲指揮使白  
良王准襲著指揮使白

四十二年夏四月都御史譚綸督總兵俞大猷戚繼光

劉顯等討賊于平海崎頭滅之  
先是閩中後寇猖獗道撫游震得請以總兵俞大  
猷劉顯等討賊于平海崎頭滅之

天子震怒罷游震得回籍聽助用譚綸為巡撫而以戚繼  
光為總兵俞大猷則賊已先破與  
化據平海矣巡按李邦珍疏聞  
得由海脫逃劉顯二員督督兵一萬由北而下俞總兵督  
其一萬由南而上戚繼光督兵一萬由西而東總兵督  
正正一鼓破賊譚綸巡撫然其計賊俞劉劉戰後賊至  
於是俞總兵結營於秀山劉總兵結營於明山深溝  
歸也四月十九日戚繼光領浙兵一萬至是夜四鼓  
躍走者盡陷中無一漏者迅霆疾雷賊首就戮  
力居多然而戰前所乃素練之兵俞劉所募乃烏合

之製而俞劉當力張之勢願值困應之餘

四十二年冬十二月倭攻仙遊縣總兵戚繼光討平之

是年十一月倭寇百餘艘乘汛登仙遊仙遊城下環結果壘賊繼光帥師來援軍于沙園去倭壘二十里許度寇且銳日吳未可輕戰也先遣精兵百餘人入城以助守禦仍分兵諸路巡緝倭寇聞之驚遁連日攻城賊又遣勁卒攜火器從側門入城寇造呂公車內藏兵械危梯于車前運至四門晝夜悉力以攻勢益迫十二月初六日初出車已破城去城僅咫尺城中人恐懼不可支頃刻見大帥戚繼光乘東南二路並集雷轟轟發直搗倭寇所據男婦三十餘人咸遂登城由老据賊舉手加額曰不圖今日復生也爭率牛酒犒師翌日下泉南進剿諸寇所向皆捷甲子春二月班師關中

鄭若曾曰倭寇之患有福建始乃內地奸民勾引之也

其時為嘉靖二十五年禍尚隱而未彰微而未大都御史朱統用海道副使柯喬議欲以海滄月港等澳

籌海重編 卷之四

頁六

督民充捕盜撲之備倭都指揮熱秀獨謂不然上議於巡按御史金豪曰日本倭夷先年內犯

朝廷屢下備倭之

詔及委重臣以督海防是以海洋父安今承平日久軍民

趨利忘害而各處輕生之徒攘臂向前私通貿易向

嘗緝絕今復啓釁若不預行究治恐禍患日深卒難

禁制也既而復上議曰近署安邊館事諭知違禁通

番大船之詳其船皆造於外島而泊於外澳或開駕

以通番或轉售於賊黨而高嶼漸尾長嶼海滄石馬

許林白石等澳乃海賊之淵藪也本職欲行禁治恐

澳中勢要抗拒不服反速其禍乞行府縣巡捕官親

詣各澳密行擒治船隻應燒燬者燒燬應留用者留

用庶頑民知警而通番之風少息矣議上秀遂大為  
漳泉耆民捕盜怨謗致劾免官後十餘年倭患大熾  
沿海數千里生靈靡不荼毒人始服黎遠覽而惜其  
冤抑向使早用其言胡以有是今論者但知紀錄戰  
功而曲突徙薪謾不之及不能無感故志之

籌海重編

卷之四

四

題設寨遊

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海倭奴爲患自古已然故在洪武拾玖年則以江夏侯周德興正統玖年則以侍郎焦宏景泰貳年則以尚書薛希璉經畧海上自福寧南下以達漳泉置衛九十一置所凡十四置巡司凡十有五控之於陸又置水寨防之於海初惟烽火南日浯嶼三寨景泰年增而爲五時則戰艦如雲旌旗相望且哨守皆衛所之軍有司無供億之費外戚內固有自來矣法人玩武備漸弛倭患突登舊制盡失加以內地奸民勾引接濟南澳走馬溪舊浯嶼南日等要害俱爲番船所據於是廣募民艦旋

設舟師五寨之外又分守十有六澳力分勢寡所在莫支至嘉靖四十二年軍門譚綸題設五寨欽依把總以舊設烽火南日浯嶼三鯨爲正兵增設小埕銅山二寨爲奇兵而又爲之分信地明斥候嚴會哨賊寡則自爲戰賊衆則合力併攻以抗拒外洋海防爛然一新而南澳屬閩廣之交海寇往往煽害萬曆三年軍門劉堯誨會同兩廣軍門題設南澳副總兵玄鍾遊兵把總盜賊之淵藪旣據而氛侵漸消矣其設沿銅海壇二遊總則自隆慶年也夫計全閩海道不過二千里之程耳五寨三遊聯絡犄角誠不爲疎然向者五寨兵船各四十隻兵二千二百餘名今節次裁減船數雖存大改爲小兵僅存其三分之二

又大半貼駕軍兵人無固志官難約束望其乘風破浪戰鯨鯢於海外不亦難哉倘欲禦大夥倭寇非復譚軍門兵制之舊不可也

寨遊要害

福建五寨三遊鱗次海外舟師錯落扼險據隘比之他省防禦似加密焉論要害則烽火之臺山小埕之東湧海壇東岸南日烏坵浯銅澎湖玄鍾彭山皆倭寇必經之地但其地有可哨而不可守者有可寄泊而不可久泊者其最險要而紆迴則莫如澎湖蓋其山周遭數百里隘口不得方舟內澳可容千艘往時居民恃險爲不軌乃徙而虛其地今不可以民實之明矣然則分兵以守之可乎曰不可也分兵者於法

爲弱遠輸者於法爲貧且絕島孤懸混茫萬頃輸不及而援後時是委軍以予敵也然則南澳何爲而守也曰不同也南澳雖在大海之中與內地僅隔一水商舶海賈往來必經吾漳泉糧食仰給海運若南澳失守是隔閩粵之肩臂而塞漳泉之咽喉也澎湖去內地也遠風順尚有日半之程惟漁舟出沒耳敗海之舟不必經也故澎湖譬之石田棄之可也然使倭寇結鯨而來則澎湖其巢穴矣又將何如曰脩內地之防嚴接濟之禁而後相機以撲滅之耳

海禁

漳泉負海之民舊有商夷爲業自

先朝遏禁遂致勾倭釀成禍府至萬曆初年巡撫龐尚鵬

請開海禁准其納餉過洋既裕足食之計實厲弭盜之術  
蓋市禁則商轉而爲寇市通則寇轉而爲商理固然  
也惟私販日本一節百法難防不如因其勢而利導  
之弛其禁而重其稅又嚴其勾引之罪議其違禁之  
物如此則賦歸于

國廷民亦何所利而爲之哉然日本欲求貢市斷不可許  
何也過洋自我而往貢市自彼而來自彼而來則必  
有不測之變自我而往則操縱在我而彼且資中國  
之利二者固大不侔也若海禁愈嚴則獲利愈厚而  
奸民愈趨之矣嗟乎利乃亂之因也

一八閩多山少田又無水港民本艱食自非肩挑步擔  
踰山度嶺則雖斗石之儲亦不可得福興泉漳四郡

臺灣重編

卷之四

一百四

皆濱於海海船運米可以仰給在南則資於廣而惠  
潮之米爲多在北則資於浙而溫州之米爲多玄鍾  
向專造運船販米至福行糴利常三倍每至輒數十  
艘福民便之廣浙之人亦大利焉兵興山嶺戒嚴擠  
負既難而募調之費又衆大戶所積莫肯輕糴海運  
又屬禁焉民食兵餉如之何而不置也故經畧福建  
之策莫先於處糴糧糴糧若缺則五澳之兵雖設譬  
之衣冠之人外貌可觀而五內腐裂四肢痿痺未有  
不喪亡者今日足食之計有二其一須申明

祖宗之意止嚴雙桅船隻私通番貨以啓邊釁所謂寸板  
不許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絕民採捕於內  
海販糴于隣省也嚴其保甲令民沿海運糴則廣浙

有無相通而福民不患于無食矣其二官府提編銀  
兩輪解督府春夏給爲兵糧時價方貴有銀無米兵  
甚苦之不如令有司以銀秋糴賤米則米數多春而  
隨兵所至就以爲餉官與兵不兩利乎兵餉既備民  
食亦允豈惟倭夷不能爲福建患將使福民之勾引  
接濟與倭爲黨者永不敢矣

一往年倭寇擁衆而來動以千計非能自至也由福  
建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入海洋之有  
貨物然後敢貿易濟以嚮道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  
接濟猶比陸之有奸細也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  
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  
之官乎稽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蓋

臺灣重編

卷之四

一百四

國朝明禁寸板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爲  
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要之雙桅重底始可通番  
各官司於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桅別以計號違者  
燬之照例問擬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  
曰稽其裝載蓋有船雖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  
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是採捕之船則計其合帶  
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回也魚蝦之外有無  
販載番貨乎有之即照例問擬則載有定限而接濟  
無所容矣此須海道官嚴行設法如某寨責成某官  
某地責成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澳束以某甲而又  
嚴保甲連坐之法申汛期販海之禁如此而謂通番  
之不可除未之信也

鎮撫鄭以忠曰杜接濟在乎嚴保甲重賞格而責之海防官夫接濟之船非可以朝具而夕發也聚貨集糧動經旬月同井之人非不知也所不舉者是連坐之不嚴而賞格之未重也必於五六月南風盛發之候海防官多置耳目於沿海出船之地着實體探重懸賞格但獲通倭接濟之船盡船貨賞其所獲之人官府一無所問其接濟者俱照近例重處家甲知而不舉連坐夫用法有經權用於無事之時則宜寬用於有事之日則宜嚴要在使人難犯也

游擊王有麟曰論閩事者往往以復江夏侯舊寨為說

又有言其不當復者不知今之寨遊雖設在舊寨之內而其哨守常在舊寨之外其言當復與公不必復者

籌海重編

卷之四

五十五

皆剿紙上之談而未親歷海上者也

閩人問於鐘曰倭情見矣今之倭視昔何若曰昔之倭倭之部落也其來無幾今稱關白者倭之酋長也其衆難計殆甚也今之民情視昔何若曰昔之民情病在怯敵今之民情患在狃敵夫倭情不同不過厚為之備耳至於民情不同則其故難言已自嘉靖末奸民誘倭入犯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視倭如鬼神虎豹不可嚮邇一倭持刃數十百人豕奔瓦解無敢誰何及久而習見則知其技止此耳乃一二名將遂收功蕩平間有餘黨伏窮窟餓於山谷間樵夫豎子皆得誘而擒之今猶耳濡目染知倭之莫能為毒也然天下貧者多而富者

少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彼貧者視富家之豪華則曰倭來若等我耳又或為勢家所拂鬱則曰倭來若無噍類矣至游手無賴之徒則曰倭來吾且因之以為利而其不可言者無論也嗟夫此豈可聞於敵哉故曰昔之患在怯今之患在狃患怯者在倭患狃者在吾民也然則如之何曰以閩中論之但當禦倭於海則變無從生若一入內地其禍蔓延矣以天下論之惟當禦倭於朝鮮使片帆不渡若一犯中國則未易救藥矣乃若撫馭人心則有主者

籌海重編

卷之四

百四十三

籌海重編卷之四終

籌海重編卷之五

目錄

浙江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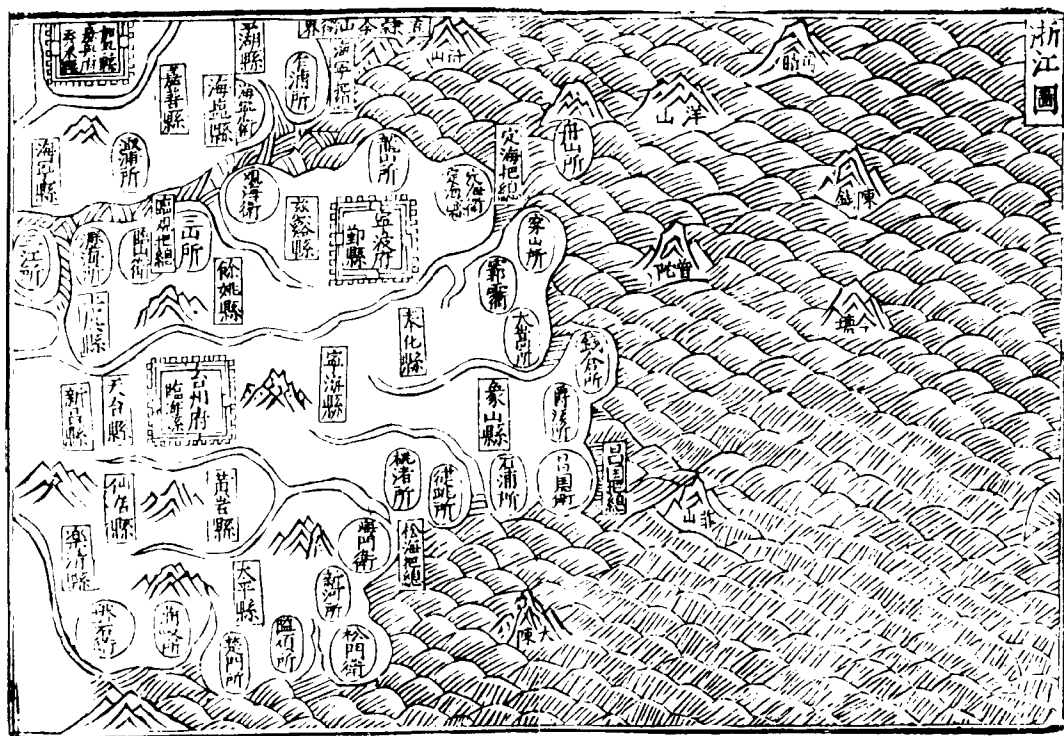
浙江兵防官考

浙江倭變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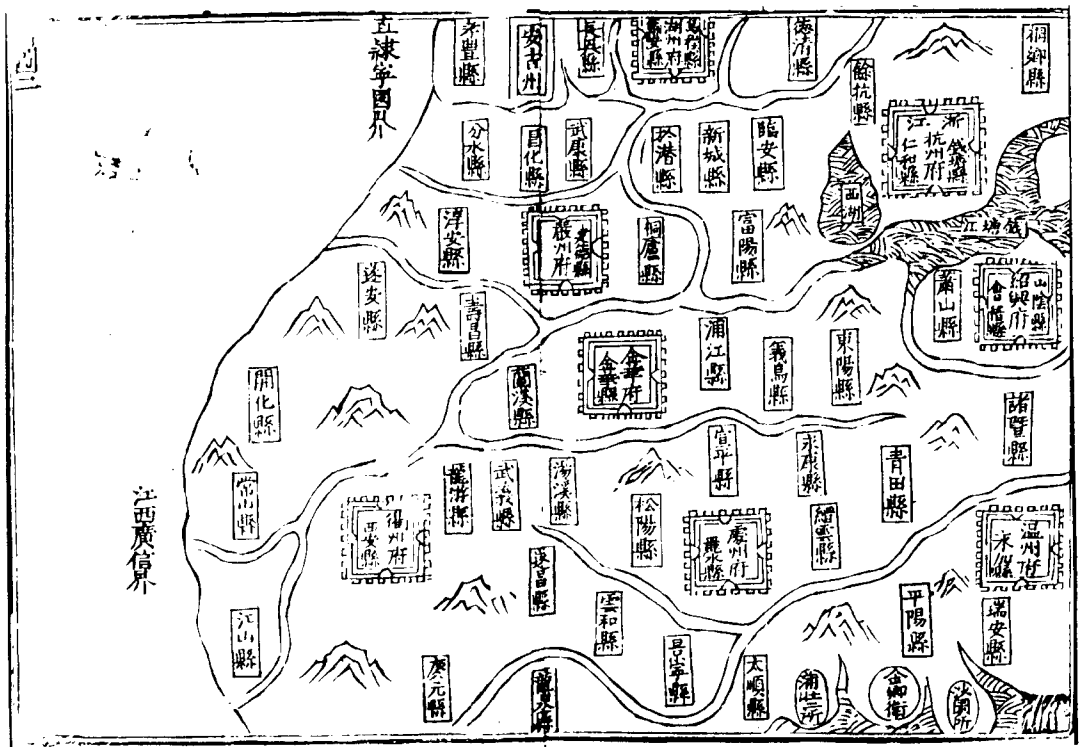
浙江事宜

崑山鄭若曾原編  
晉江鄧鍾重編

年譜海重編 圖本之三







## 浙江兵防官考

### 鎮守總兵官

駐劄省城汛期出駐定海不時親歷海上各隘將領俱屬節制新設坐管官一員統領標兵哨船

### 杭嘉湖參將

駐劄海寧衛海寧把總專屬調度浙西沿海一帶哨子門起至金山衛止延袤五百餘里皆其信地省城之喉舌嘉湖之藩籬也

### 寧紹參將

駐劄舟山臨觀定海昌國俱屬調度寧紹地方西自三江東至龍山延袤三百餘里皆其信地

### 台金嚴參將

駐劄海門衛於海把總專屬調度台州沿海一帶南自溫州蒲岐北抵寧波昌國延袤五百餘里皆其信地

### 溫處參將

駐劄盤石衛金盤把總專屬調度溫州地方與閩接界延袤四百餘里黃華飛雲江口三港皆為要衝

### 海軍把總

海軍衛設一備倭總其分守杭嘉湖參將所轄即此總之地北出明金山洋山與直隸兵船相會南出甬港定海北哨俱相會

### 臨觀把總

臨山觀海二衛設一備倭總其分守寧紹參將所轄即此總之地東與定海兵船會明西與浙西兵船會明

### 定海把總

管轄定海衛弁在外後所辦衛大嵩中中左五所北自管界巡司起南至湖頭止及外海舟山皆其信地

### 昌國把總

管轄昌國衛弁在外前後錢唐四所及遊仙寨北自湖頭南至石浦馮家山止皆其信地

### 松海把總

松門海門二衛設一備倭總其分守台金嚴參將所轄即此總之地東與寧波昌國石浦港兵船交會南與金盤兵船交會

金盤把總

金盤盤石二衛設把總一員其分守溫處參將所轄  
卽此總之地止至楚門交界與台州松門開兵船會  
烽火門兵船會哨

此外有軍門坐營左遊擊右遊擊三都司總兵坐營衛  
州總捕守備陸路官兵不具載

沿海衛所

海寧衛

乍浦所

澈浦所

直隸都司

海寧所

紹興衛

籌海重編

卷之五

四

三江所

臨山衛

瀝海所

三山所

觀海衛

龍山所

定海衛

舟山中中左二所

穿山後所

鄞衛所

太嵩所

昌國衛

錢倉所

爵溪所

石浦前後二所

海門衛

桃渚所

健跳所

海門前所

新河所

松門衛

隘頭所

楚門所

盤石衛

籌海重編

卷之五

五

蒲岐所

盤石後所

寧村所

温州衛

海安所

瑞安所

平陽所

金鄉衛

沙園所

蒲門壯士所

沿海關臺寨烽墩

乍浦所

三山所	方路 周家路	道
烽堠	徐家路 楓輿	漚山 蔡山
觀海所	西隴尾 新浦	何頭 古壠
龍山所	龍山	瓜磬
臺一	施公山 道塘	龍尾 清溪
烽堠	龍頭	
定海衛	定海	
開一	江北	
寨一	高山 竺山	鷗嶼 張師濟
烽堠	卷之五 大漁灣	王家路 打鼓山
籌海重編	嵎夷 大山	招寶山 大尖岡
舟山所	西碛 沈家門	千礮
寨三	青雷頭	
臺一	外湖 西山	鹿頸 碇礮
烽堠	袁家碛 赤石	螺峯 奇巖
穿山後所	包家 石牆	千礮 小巖
穿山後所	碛頭 嵩子	謝浦 石衛
烽堠	所後 嶼山	蒲沙 石碛
霏衛所	觀山	白峯
臺一	三崧山	
烽堠	盛興 蝦麻	
觀山	高山 梅山	

大嵩所	烽堠	錢倉所	烽堠	壽縣所	烽堠	昌國衛	寨三	烽堠	石浦前後所	開一	壽海重編	健跳所	臺一	烽堠	桃渚所	臺一	烽堠	海門衛	臺二	烽堠	新河所
大干	尖崎	青街	公與	屏風	遊仙	赤坎	南堡	嶼頭	石浦開	卷之五	後山	高鸞	馮家	大魚西	桃渚	望火樓	望火樓	東中	中鎮	中石	中石
崑亭	港口	東門	王泉	趙泉	黃沙	黃沙	黃沙	嶼頭	嶼頭	八	前山	茅頭	小魚西	折頭	中舊城	大荆山	中舊城	輕盈	輕盈	輕盈	輕盈
橫山	橫山	蒲門嶺	外嶺	沙頭	嶼頭	嶼頭	嶼頭	嶼頭	嶼頭	嶼頭	大金山	後沙	折頭	折頭	折頭	獅子山	獅子山	外水	外水	外水	外水
慈恩	慈恩	中堡樓			仁義	仁義	仁義	仁義	仁義	仁義	寶粵	長頭	長頭	長頭	長頭	洞井	洞井				

烽堠	松門衛	臺一	烽堠	隘頭所	楚門所	寨一	烽堠	蒲圻所	臺一	烽堠	盤石衛	臺二	烽堠	寧村所	寨五	臺一	烽堠	海安所	寨四
楊嶼	小高	南寨	甘石	長沙	後沙	楚門	魚井	馬鞍山	下堡	東山	白沙灣	黃華	岐頭	沙溝	沙溝	龍潭	龍潭	丁田	丁田
新場	盤馬	盤馬	盤馬	盤馬	盤馬	盤馬	盤馬	盤馬	盤馬	盤馬	盤馬	盤馬	盤馬	盤馬	盤馬	盤馬	盤馬	盤馬	盤馬
烏沙	烏沙	烏沙	烏沙	烏沙	烏沙	烏沙	烏沙	烏沙	烏沙	烏沙	烏沙	烏沙	烏沙	烏沙	烏沙	烏沙	烏沙	烏沙	烏沙



高草沙上荏苒以故追兵

嘉靖十九年賊首李光頭許棟引倭聚雙嶼港為巢

光頭者潮人李七許棟引倭聚雙嶼港為巢  
光頭者潮人李七許棟引倭聚雙嶼港為巢  
光頭者潮人李七許棟引倭聚雙嶼港為巢

二十七年四月都御史朱統遣都指揮盧鏗副使魏一

恭等揭雙嶼港賊巢平之賊首李光頭就擒

上命朱統行公至即行二省守巡諸官各分信地或戰或  
委之經乃與海道副使魏一恭等揭雙嶼港賊巢平之賊首李光頭就擒  
委之經乃與海道副使魏一恭等揭雙嶼港賊巢平之賊首李光頭就擒

之下入

五月官兵築雙嶼港

米都御史初欲於雙嶼立營戍守為一勞永逸之計  
米都御史初欲於雙嶼立營戍守為一勞永逸之計  
米都御史初欲於雙嶼立營戍守為一勞永逸之計

六月賊首許棟就擒

二十日金都御史初欲於雙嶼立營戍守為一勞永逸之計  
二十日金都御史初欲於雙嶼立營戍守為一勞永逸之計  
二十日金都御史初欲於雙嶼立營戍守為一勞永逸之計

三十一年王直移巢烈港

直既破陳思盼求市不得乃引倭夷突入定海開官  
直既破陳思盼求市不得乃引倭夷突入定海開官  
直既破陳思盼求市不得乃引倭夷突入定海開官

是處無賊即邑

四月攻遊仙寨百戶秦彪戰死

彪將溪所人賊登赤坎攻遊仙寨甚急彪曰遊仙與  
彪將溪所人賊登赤坎攻遊仙寨甚急彪曰遊仙與  
彪將溪所人賊登赤坎攻遊仙寨甚急彪曰遊仙與

五月攻瑞安縣百戶李潮高良戰死

初十日賊自江口登犯嶺門岐頭等處入坡南匯至  
初十日賊自江口登犯嶺門岐頭等處入坡南匯至  
初十日賊自江口登犯嶺門岐頭等處入坡南匯至

陷黃巖縣

中二十八日福清賊首鄧文俊等率倭夷二千餘人縣  
中二十八日福清賊首鄧文俊等率倭夷二千餘人縣  
中二十八日福清賊首鄧文俊等率倭夷二千餘人縣

六月賊攻雷署所指揮樊懋力戰死之

二十日賊以破黃巖得利傳攻所城二十日夜半乘  
二十日賊以破黃巖得利傳攻所城二十日夜半乘  
二十日賊以破黃巖得利傳攻所城二十日夜半乘

雷署重編

十一月參將湯克寬追擊賊於下馬洋大敗之擒賊首

鄧文俊等

十二日克寬統兵追黃華賊與戰於  
十二日克寬統兵追黃華賊與戰於  
十二日克寬統兵追黃華賊與戰於

三十二年閏三月官兵追擒烈港賊巢王直敗走

烈港地形曲折賊因固盤據卒難進剿都御史王  
烈港地形曲折賊因固盤據卒難進剿都御史王  
烈港地形曲折賊因固盤據卒難進剿都御史王

四月賊攻海鹽縣海寧把總馬呈圖等與戰死之

門以大戰并兵獨進雖破賊巢  
門以大戰并兵獨進雖破賊巢  
門以大戰并兵獨進雖破賊巢

參將湯克寬破賊於蟹子門

初四日賊自太倉上海而來攻縣城二日始解去  
六日賊至海寧衛馬呈圖督官兵禦之弗勝遂與  
擇乘隙百戶王扣妻瑋日與賊爭皆歿于陣既而  
賊以伏兵衝我陣我師遂潰千戶海口巡司大勝之  
王微降百戶楊臣康殺亦死焉

初九日犯平湖官兵追之連戰皆敗蔡指揮等死焉  
王公命克寬往剿之及於蟹子門大破之俘斬二百  
六十有奇

賊薄省城指揮吳懋宣率僧兵禦之於赭山敗績

懋宣以僧兵為可恃欲藉以立功竟失陷而致

賊攻松門衛把總劉恩至追擊於舟山岑港大敗之

賊初至勢甚猖獗攻衛城弗克而去蓋依王直為窩者也

陷昌國衛百戶陳表死之

倭賊入城表曰吾力無如之何有死而已但所痛印  
多吾死置印何地遂送母出城結印於千戶金釐出  
門而賊奮

籌海重編 卷之五

十五

賊犯定海官兵擊敗之

賊皆鴉鳴山人沿海為患十二日都司劉恩至破之於蟹子門

官兵進剿馬蹟潭王直敗之

十四日湯克寬等兵船進剿賊巢大敗之因砲聲驚  
起驚驚官兵震溺者甚眾直遂走直隸地方剿大賊  
存僅百餘人

陷臨山所參將俞大猷等追擊大敗之

廿四日大猷與俞大猷等追擊大敗之

五月賊破乍浦所百戶陳綬指揮陳善道死之

賊自金山而來城破殺之善道從湯克寬率兵  
來援與賊戰於長沙灣與冠帶哨旗張需皆死之

攻新河所

時兩浙之賊充斥郊野所過殘破村落為墟而乍浦  
以東遠於直隸之拓林二百里之地皆為賊巢矣

七月賊攻台州寧海縣

初四日攻城  
初七日而解

八月把總鄧城等擊賊於普陀山洋敗之

先是賊首蕭顯屯直隸之崇明南沙修船為憑  
都御史王忬計其勢必流入浙境南浙令都指揮劉恩  
至把總鄧城指揮張四維等分路自龍門設伏擊賊  
山嶺午浦遇賊來路一自長金沈家門設伏擊賊  
果南道官兵與賊相遇於普陀山洋將賊擊敗  
皆勝之零賊敗登普陀山險為巢壘日南道將俞  
整眾而不與交戰潛遣守兵一日夜自石牛港進入  
總鄧城陷陣先登武舉火試黎俊民繼之賊遂敗走  
茶山絕頂真日獅城由東北淺步沙進火風由鸛  
巖進黎俊民由中路進劉恩至等統  
大兵居其後四面有進俘擒無遺

十二月賊攻溧海所千戶張應奎百戶王守正張永死之

籌海重編 卷之五

十五

三十三年三月都指揮劉恩至等敗賊於三岳山

賊至三岳山恩至與指揮張四維等將商師進攻勝之  
等與指揮潘亨會兵再戰又勝之賊乃由格山遁去  
歷曹城三江歷海餘姚  
直走定海之王家園

賊首蕭顯流突海鹽官兵追擊大敗之於二十里亭追至慈谿平之

圖賊結後夷連輸入寇首犯直隸之上海盤據南沙  
切邑攻城略地自松江敗明遂率精悍數百海  
海而南下公命官兵設伏於要路賊至二十里亭復  
大敗走顯復就自餘吳鎮南奔官兵乘之逐於三江  
對于龍山圍于定海困于慈谿分道夾攻賊遂就滅

賊據普陀山分踪流劫內地參將盧鏜邀擊於石墩洋破之

先是賊入寇歸棲普陀為息肩之地官兵守之嚴密  
旬報其巢穴一日遠尋規之入無隙一舟至長合  
被倭而前值他島賊自彼來結伴異常遂合攻官兵  
官兵腹背受敵被殺者百六十四人因賊以先所



得貨滿新舟今其半先歸而留梟悍者入掠由是連  
陸上船乍浦長沙海嘉興等處皆被其害而石礮  
洋之貨僅存  
二百餘級云

五月參將盧鑑追擊石墩之賊大敗之

賊久盤據海鹽縣之石墩為巢至  
是出洋追敗之俘斬二百有奇

九月浙西之賊分掠浙東蕭山臨山澀海上虞

攻嘉興府官兵追之與賊於孟家堰等處指揮李元律

等死之

孟家堰之戰元律與千戶薛綱宋應淵死焉既而賊  
走嘉善參將張斌等敗之賊奔百家山百戶趙軒梁  
指揮周應麟亦死之

十月百戶張曜禦賊於湖頭死之

賊自覓與登劫突溫州之湖頭  
曜統兵禦之敗績乃力戰而死

賊尋至東陽南嶺巡檢朱純死之

籌海重編

卷之五

七

賊自湖頭之敗走樂清越盤石橫越台州黃巖  
仙居遂至南嶺純統鄉兵邀擊之力戰而死

指揮戴祀等與賊戰於芙蓉海口死之

祀與江九山下戶崔海鎮  
撫劉成百戶易次皆戰歿

攻乍浦所

賊自金山而來攻所城弗克乃  
分掠平湖嘉興等處復回柘林

十一月賊入嘉善縣遂至湖州

賊復自柘林而來入縣治又越  
嘉興府而西流劫湖州諸縣

十二月賊復入嘉善縣百戶賴榮華死之

賊歸自湖州復入縣治榮華統福兵禦之乘勝追  
賊自後賊入縣治  
自是而後賊入縣治  
十有七次無城故也

三十四年破崇德縣

崇德城未完賊以小  
舟登從南水關入

賊至湖州橫塘官兵與賊敗績福建副理周陶一貫溫  
台守備周奎等死之

時同死者青州指揮孫勇羽林百戶陸陵六鍾百戶  
周應辰山東把總梁鄂武生郭周張景安朱牛姚清  
孫魯故青齊號將也是役亦手  
刃數賊以衆寡不敵故敗歿

四月賊攻乍浦所不克遂至嘉興府巡按御史胡宗憲

敗之於王江涇

夏四月賊敗徐海麻葉等探知嘉興湖兵調松江揚巢  
率衆數千人水陸並進聲言先攻嘉興次及杭軍民  
懼御史胡宗憲方巡浙東台溫諸郡得報連日夜  
詣嘉興會賊從嘉善善來前驅進薄城外衆益懼  
胡曰兵法攻其不備上角力爲下羽又無兵乃密調  
取酒百餘甕其顛投以毒劑塞如故載兩船選兵  
卒機警而猛者假道見賊即乘船去冠服上解官解  
餉軍裝而賊所從道是賊即乘船去冠服上解官解  
馳報諸酋長諸酋長得酒大歡相率高會飲率多  
死然賊黨尚衆我兵寡且懼怯適保靖宣慰使董  
所領士兵數千至乘銳直前遇伏墮賊計於城南  
石塘灣胡深憂之於先親詣軍營宣諭且勞苦之曰

籌海重編

卷之五

七

勝自兵家常事若等無畏顧兵多無衣而需糧乃加  
賜錢帛牛酒蓋石塘池形曲折設伏夾擊賊果傷  
激思奮乃指畫諸工畫夜繕造器械重賞募兵  
止走平望平望故別有苗兵營不知會張總督從  
松江無程來視師而永賴宣慰使復從浙西  
出胡公又同督察趙公部署將盧鍾等厲激之且  
躬擐甲冒徑馳馬趨出四圍軍聲迭大振賊大  
沮退走王江涇遂大清不支土兵與我軍乘之斬  
死者不可勝數

浙東賊犯紹興百戶葉紳韓綱死之

賊自錢倉白沙灣入本化仇村經金城突七里店寧  
波衙門百戶葉紳與戰而死賊由甬東走海鹽丘  
復折而趨鄞江橋歷小嶺村定海衛百戶韓綱  
戰亦死之至會稽則使許東望率知事何常明典史  
吳成器圍之困於絕地幾盡斃知府劉錫綏之走由  
白米渡沿海塘過蕭山人富陽趨直隸徽州等處

五月賊犯餘姚省祭杜文明死之

文明湖鎮鄉兵累立戰功至是統士兵禦之斬賊  
一八從賊三十二人文明亦戰死焉其父杜槐亦死  
於楓樹嶺之戰父  
子忠勇人所難及

賊犯平湖指揮李希賢敗之

賊自林出掠至平湖希賢率募之大隊比象門賊一百二十有奇既而賊益聚攻城月餘始解賊首

賊攻三山所把總指揮劉朝恩擊敗之

時朝恩已承院撤他委雖所一舍聞報即馳還率軍民固守鎮守城地者數十丈賊呼躍手可時城中河或動朝恩突走朝恩此之曰我祖宗受國恩今日我報効之秋矣其如事權去已而祖受我則一身之利得矣其如生靈何遂以身蔽死

六月賊犯省城燒北關市總督尚書張經統兵禦之大戰於塘棲敗績

初賊敗於王江涇精銳者多死拓林諸賊亦驚愕破膽胡御史計乘勝進搗賊巢欲令一兵由金山

賊尋走吳江之平望浙直官兵會擊大敗之

詳見直隸

賊從嘉善縣遁去嚴州府推官劉泉復大敗之

賊既不能取道蘇州乃折而東南從嘉善乍浦以趨舊泉率鄉兵禦之千三百塘棲大破之斬首四百六十餘級焚舟中者百餘人後千餘人蓋

浙東賊犯餘姚鄉兵擊敗之

賊自觀海遁歸官兵追敗之于霍山洋

賊自觀海山洋都指揮王希與把總閔浩

參將盧鏗敗賊于馬鞍山新林復追敗於勝山龜降洋

八月副使孫宏軾等破賊于大陳山魯擒賊首林碧川

九月賊至舟山把總鄧城大破之

新倭方至海外傳警是日風浪盛作諸將相視莫敢發鄧城奮曰寇不可玩當冒風濤一戰斬其不用命者遂將數舟以往抵舟山伺之俄而戰合咫尺莫辨乃令掩旗息鼓薄暮賊舟果至泊謝廟天昏黑不虞兵艦在也賊令善泅者潛至賊船後得虛實賊士沈

十一月官兵追賊于龍山平之

龍山之賊自溫州登岸蔓延於會稽過曹娥江順流而西初總督劉師史胡宗憲方在浙西勦川沙之賊移檄諸將竟未有能殄之者至是親提大兵至欲新不用命者以徇因擇地形壁龍山之巔分諸將信地皆露宿以待時泰將盧鏗還總督促明日再戰鏗曰士疲矣休養數日乃可總督許諾而密召親兵謂曰若曹參養久未立戰功今賊行減而諸將首鼠不進萬一賊得脫此徑渡黃塘江奈何今日正若曹

賊登犯海鹽知縣鄭茂指揮徐行健即日討平之

賊自秦駐山登泊茂等率兵撲成之是戰也賊雖止於八十有奇然以是日登陸而官兵以是日盡殄之

十二月賊犯平陽三港守備劉隆等死之賊尋平

賊自南鹿山派入金鄉至平陽之三港官兵邀擊之破之賊伴為我兵裝束連出陣後而以精悍者衝其前賊將夾擊我兵遂潰潰與千戶鄭綱百戶張登苑高賊等至嶼縣提督軍門胡公訓使評綸勅之授以成策仍令典史吳成器為導引官兵山新昌等處又賊後期容美田九霄兵至夾擊之百戶王世昌等又各守要害以防賊遁至是官兵分作五哨四面環伏止以一哨誘賊賊出戰代兵四起賊遂大潰使清風嶺烈女廟官兵乘勝攻之斬賊無遺

青善騎射屢立戰功至是禦賊於楓樹嶺力戰而死

嵩與百戶劉恩  
俱力戰而死

三十五年正月官兵擊賊于後梅大破之

乙卯冬十一月倭賊自福壽入浙起平陽仙居至寧波平化與前番賊合幾七百人深入紹興勢益滋蔓提督鄭御史胡宗憲親督兵薄副使許東望參美士呂田九霄同知曲入繩等兵往賊之遇賊江橋至大林而走至後梅厝民家宗憲笑曰賊若來我兵半渡擊勝負猶未可量今已狹死地復何宗憲與忒衆圍之三面縱火焚之死者強半值大兩宗憲與忒衆立田中夜五鼓大驚呶尺莫辨賊乘黑衝典史吳成器走成器故善戰驅兵四圍奮擊而擒斬諜伏以待然脫走者猶畏許賊必由山西魯寧而遁命諜伏以待夜將半賊果至遂大敗之斬首及焚死者積五百二十

卷之五

二十

叅將盧鎧知縣宋權祖生員李良民武生  
婁楠等會兵進攻大破之賊移屯邵輿

拓林賊攻乍浦所

賊首徐海陳東等自柘林沿海而來欲取乍浦爲樂  
進攻杭州次及蘇常以至南京兵備副使劉燾疾馳  
應援與賊相持官兵大勝斬首五十有五賊勢挫  
翌日賊自金山而下若復萬餘遂圍蕪于城中日夜  
攻擊燾督官兵禦之賊不得入三十餘日海鹽轉塘清  
而西燾尾追之斬首一百三十賊因野無所掠分  
圍徐行便禦之因饑寡不敵而返賊因野無所掠分  
知杭州有備  
不敵攻而去

四月攻嘉興府指揮程祿死之

賊回至下邑復分爲二半由海鹽塘牛出長水奔擊  
言攻育城時嘉興兵俱往杭州賊聞知之故乘空而

浙東新賊攻觀海衛麓山所進陷慈谿縣

攻戰海龍山生員李三良民統兵禦之賊乃往營日始  
 奏觀無城知縣柳永宏率族屬上兵勦之斬首百餘  
 兵後無城知縣柳永宏率族屬上兵勦之斬首百餘  
 賊印遁去賊首爲周乙豐洲首也○沈氏慈谿思橋  
 巨族家界於海上多事逆上鳩山嶺鳴多騷擾善鄉  
 自嘉靖以來海多事逆上鳩山嶺鳴多騷擾善鄉  
 沈氏不惟自衛且能徵其渠魁奪其所掠賊甚贊之  
 至是賊大至沈氏豪營於章氏營於內日男子死鬪  
 誓以死守不能者先戮之章氏誓於婦女無簪寶財  
 婦人聚義學與賊敵入戶章氏連出投於河周氏馮  
 羣婦聚義一樓敵散入戶章氏連出投於河周氏馮  
 柴氏以共死賊所柴氏力爲夫孺乃賊已斫戶六矣  
 扶不放置賊不屈拿賊乃自刺皆城焉思橋之鄰杜  
 宗婦死難者三十餘人其六人死烈者也章沈村妻

卷之五

செய்து

佐擊將軍宗禮與賊徐海戰於崇德三里橋死之

百餘人萬餘流初殺入賊中意爲千總錢謙率兵  
剿之賊乃外驚擾不得寧居欲仍往杭州至崇德  
三聖橋禮與鎮北侯賊何朝忠勇官霍貫道率兵九  
百禦之三戰三捷北侯死者以百數數貫道皆  
死關禮等以孤軍力戰多寡不敵遂皆死之

賊攻平湖縣

五月浙東賊復入慈谿焚縣治攻龍山所

賊分二支一入縣治一攻所城  
龍山兵所擊死者數十人乃解去

福建流賊破僑居縣入據之

時方築城未完且值霖雨新城崩壞賊攻者三  
謝姚本崇悉力禦之賊夜分三支攻城西南而以  
支營由東北登岸遂入縣治先是賊自莆田破城  
劫北至莆田百戶方存仁死焉賊遂沿城攻破縣城  
求殺亦死之

### 浙西賊圍桐鄉縣

宗禮兵既敗及敗益縱肆提督阮元入壁桐鄉賊  
圍之則使劉壽遣指揮朱文王彥忠來援擒斬賊二  
百八十餘人

### 總兵俞大猷盧鏜敗賊于漁山馬跡洋

松浦口之賊自古空道出漁山海洋鏜與指揮張四  
維等追及之沉其數舟擒斬二百大猷復追及于馬  
跡洋俘首百餘

### 桐鄉圍解

### 副使劉壽遣指揮王彥忠等敗於斜塘

賊有復自松江來者屯斜塘風淫玉帶等處勢甚  
滋蔓無令彥忠等逐之賊大敗復由橫浦東去

### 善海重編 卷之五

### 六月官兵進擊僭居之賊平之

賊據僭居胡公右阮公社執之又據副使許東望類  
府譚倫總兵盧鏜等從東路進賊聞大兵至乃走斷  
橋彭溪官兵圍於林間知家指揮伍惟員犯其前鋒  
俘斬三百死水火者不計餘賊六十人遁往天台後  
為鄉兵所殺而福建

### 應襲管懋等誘擒賊首華開陳東等

事見徐  
海本末

### 八月兵部郎中郭仁副使劉壽擒賊於秦駐山

時據報秦駐山支嶺之上有一軍後即欲遣兵擊之將  
所賊不能長往仁與壽時駐秦駐山欲遣兵擊之將  
上皆云窮寇難追以仰攻乃計令兵士拔降後一  
來回次第縛之計其送付海軍堂五十餘人悉棄兵而  
第縛之

### 官兵敗賊於乍浦

詳見後  
技中

賊首徐海乞降既而復叛據沈家庄總督侍郎胡宗憲  
督察侍郎趙文華提督都御史阮鶚率官兵討平之

事見後  
叙中

### 盧鏜擒賊首辛五郎等於清港洋

辛五郎者宿寇徐海之偏裨也與陳東葉崇滿葉蔭  
革同黨相率攻乍浦圍桐鄉毒孽甚熾其志欲  
吞全浙而後受餉甚巨我軍用擒其所惡陳東葉蔭等  
其黨既而海受餉甚巨我軍用擒其所惡陳東葉蔭等  
遣其所獲而海受餉甚巨我軍用擒其所惡陳東葉蔭等  
分布所獲而海受餉甚巨我軍用擒其所惡陳東葉蔭等  
知所獲而海受餉甚巨我軍用擒其所惡陳東葉蔭等  
至金塘瞭見北洋有大船揚帆而南今哨船若干以行次日  
泊少選大船見北洋有大船揚帆而南今哨船若干以行次日  
也今哨船見北洋有大船揚帆而南今哨船若干以行次日  
示勿攻擊則則拍掌示無而呼一董一董者一董者一董者  
去爾兵器則則拍掌示無而呼一董一董者一董者一董者  
乃倭語也也有華人從寇者日吾乃胡總督一董者一董者  
回者也哨兵日有牌驗乎日有錢招衆賊至舟後安  
藉之謂五郎日汝既為軍門所遣豈可慢乎請至懸  
善海重編 卷之五

主三

### 副使許東望擊賊於馬墓福山洋敗之

賊首二驍表乃從  
賊七十餘皆就擒

### 九月百戶郎官追賊於臨海兩頭門死之

俘斬一百

### 副使王詢總兵俞大猷率中軍侯廷佐擊舟山賊平之

### 十二月官兵進搗謝浦賊巢平之

先是賊據吳家山官兵自秋及冬屢攻弗克胡公會  
把總張四維以麻陽兵當歲除夜襲破之俘斬無遺  
是年兩浙之賊數踰二萬皆次第就擒而謝浦之寇即舟山之餘孽云

三十六年四月賊犯定海關應襲百戶俞憲章死之賊  
亦敗遁

賊舟濕至沈家門副使王商總兵俞大猷令把總張  
四維誘降五十三人至定海關通別解賊後憲章恐  
其中變悉斬之而移兵擊新至者賊敗宵遁

十一月賊首王直款定海關要互市總督胡宗憲誘擒  
之

事見擒  
獲王直

三十七年二月賊酋毛烈據舟山之岑港

王直既就擒毛烈等欲為之報仇不肯還  
島而岑港分踞出掠官兵屢攻之弗克

都指揮戴冲霄等擒王直謝和餘黨頭目陳秀山等

籌海重編 卷之五

秀山王作事奢恣等直部下酋項  
松吳九等十五名和部下酋也

賊攻樂清縣城

賊舟入石馬港者甚眾即進縣城副使袁祖庚率將  
張欽遂之至和尚舉與太平流寇合兵五千餘人金  
盤指彈劉茂未廷鎗千戶周廣百戶李爵劉深與戰  
而死鄉宦僉事王德良督王前督鄉兵奪賊亦死之

四月賊攻台州府

賊酋二千餘人臨海島朱門劫松門寨寇台州象山  
桃渚又有繼至之賊與合為一攻府城僉事李三畏  
知府許綽率兵剿之至

溫州賊過太平縣典史葉宗與賊死之

攻溫州官兵討平之

時台州賊復合樂清賊攻溫州府總督胡公憲率將  
張欽遂之及於盤石館大敗之賊遁出港家將張  
欽預奉胡公方畧賊舟師江口以待斬首百餘賊  
舟數十賊死者無算先是賊分二分部象山等  
居知府許綽悉擒斬之賊繼光  
又追及於海洋賊遂全敗

八月官兵進剿舟山賊巢平之

詳見後

三十八年三月賊巢象山何家磯副使譚綸討平之

賊自何家磯登犯者三百餘據險為巢樹木營以自  
固總督胡公檄副使譚綸剿之綸與總兵俞大猷計  
日檄各報賊其多而今登犯者止於三百其營狹乎  
乃令大猷率舟師備之林海而自率陸兵往禦之至  
定海即欲進兵將士請曰兵士遠來乞休三日而戰  
綸曰賊數不及三百且嚴為備宜出其不意急擊之乃  
進兵至馬岡賊繼至者五百自金井頭而來至逆綸  
即移兵先擊之前鋒既接綸分兵從中衝之賊遂大  
敗追至落頭斬級以百計賊避入山中竟宵遁焉  
日綸率軍進搗何家磯賊巢殊死戰綸遣奇兵從  
間道出賊後擊破之賊潰入舟中因緣久焚之俘斬  
盡

賊犯樂清將張鈇敗績千戶胡鳳等死之

賊自梅縣劫大日至寧縣鈇迎敗之乘勝進攻賊伏  
李田中官兵入其伏遂潰千戶胡鳳朱階百戶鄭應

籌海重編 卷之五

皆死

賊犯定海把總陳其可與戰敗績武生蔡啓元死之

賊自血家洋入犯為參將戚繼光所敗至朱化之蔣  
家舖副使譚綸遣其可擊之其可連綸節制乘勝逐  
北為賊所乘遂潰敗啓元死焉

四月賊攻樂清縣

賊自石馬港入者二十人張鈇  
射死其酋二人賊驚潰奔舟

桃渚圍解

時賊攻所城其急幾至陷殺總督軍門微譚綸往應  
之綸至入所城與戚繼光合攻之俘斬頗眾賊遁首  
埠依山為固官兵又進攻之  
復大捷賊遂併入棚浦賊巢

參將張鈇敗賊白沙嶺

賊自松海登陸及太平遁至之嶺合夥至白沙嶺  
預設伏以待賊至人代正兵方合代兵繼起大敗之  
賊遁出  
海去



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為  
要公海關其計於是亦遣酋自疏約罷關去因以  
歸以故銀兩而物遺他酋而陰令營其罪公密  
謀者報海關日復遣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兵威也  
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為公死之矣然陳東獨心切  
疑海關公遣猶執未之從也海關遣酋次桐城城  
下私城上兵日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  
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驚悍不吾從若當謹備之是夕  
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胡公猶  
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為樓櫓撞竿以夾擊東胡公猶  
提督阮公復躬親所殺傷賊亦數十人下令散千金募  
之土督阮公復躬親所殺傷賊亦數十人下令散千金募  
故城下督阮公復躬親所殺傷賊亦數十人下令散千金募  
勢且孤亦相與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  
壽海重編卷之五  
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城時固日夜望總  
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念東之危急身之  
留守王倫知縣張見勒兵自湖州入壁守門分守  
江公督同海鹽入壁王店拊揮樂填督同千戶羅天  
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遠者三十里  
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狙皂林之敗迫巡惶怖不  
敢通而公業遣譚謙服亦日夜望阮公兩軍人者為  
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令阮公與公兩軍人者為  
是兩相猜而後他諸將與為乘諸賊兩公者盈道路矣  
當是時  
朝廷聞東南之危仰目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與  
之又南公所私相猜者語類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  
公卒有等則東南之事抵牾不可圖於是日夜引兵  
而南至揚州則阮公亦出桐鄉東渡錢塘會  
南淮楊昆陵之問無足慮海為巨孽周雖紐而內附  
中乃日謂者陷海以余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  
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午浦道平湖時謀報果松江

之賊已破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  
變吳淞江賊且甚其輪掠既已焚舟為深不入今不得  
必急於是遣譚謙服亦日夜望阮公兩軍人者為  
擊引諸酋逆之朱其舟而襲及他酋而賊遂公走  
以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而海盡於  
是海關益德兵不敵背於公遂聞吳淞江上賊公走  
公甲固伴劍數十艘又近與海爭一女子書其洪冠及  
面其為人所執而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是書其洪冠及  
則急轉海關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是書其洪冠及  
部曲中諷海關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是書其洪冠及  
罪相得幾百餘人又公之策又陳東之策又陳東之策  
其書故不出葉摩因中令之故帳下書其洪冠及  
讀其書故不出葉摩因中令之故帳下書其洪冠及  
過州縣賊舉兵向賊賊敗走俘斬若千級江未所  
壽海重編卷之五  
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擊海疾擊  
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易圖而尚書趙  
公之至也私約公共討海公論海連兵以來罪不容  
遣譚謙服亦日夜望阮公兩軍人者為  
非特陳東及斬公餘級以獻海無不若且蓋粉矣  
是時阮公亦許請東代署海鹽公疏釋之不然若  
故約復於公亦許請東代署海鹽公疏釋之不然若  
內亂矣自度諸公與阮公亦許請東代署海鹽公疏釋之不然若  
故為內附自度諸公與阮公亦許請東代署海鹽公疏釋之不然若  
業欲掠舟出海而公與趙公亦許請東代署海鹽公疏釋之不然若  
口彼既附不可乘之矣因遣譚謙服亦日夜望阮公兩軍人者為  
趙尚書遂海上公罪孽大何不聽我賊數十艘海上若  
得自以完乎海上公罪孽大何不聽我賊數十艘海上若  
公引兵伏于浦中而某日賊數十艘海上若  
城中官兵即擊賊從城中出擊賊數十艘海上若  
於是諸官兵即擊賊從城中出擊賊數十艘海上若  
百人沒海者無幾於海自以數有功於



廷願與部下諸首長入款且庭謝胡公與尚書建公議  
人皆謂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謀復期以八月初二  
日入甬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皆擁盾數百  
城中以未回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將共  
為誓曰公若死我亦死公死我亦死公死我亦死公死  
之若公死我亦死公死我亦死公死我亦死公死我亦  
於是四公厚掩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罪  
變者海既出諸公者固已悉悲海之烈執猶胃而入  
屬編者無禮又不及知謀所期月之期執猶胃而入  
也其習行祭禮若此於是閣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  
為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狂驚即破永保兵猶連遁  
遠道未至也於是解沈家莊與居之是為八月八日  
當是時聚復喧然譁諸公輩何不自提海不然而且  
固有待於是胡公與顧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  
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平其所之海與陳東  
禁已深沈今合而兩附者逃故耳聞沈家莊故東西

事海重編卷之五  
兩處而中結河為堅何不說海以西沈家庄居陳東  
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首手謀以諭海海果  
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輪二百金於公市酒米  
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為  
書夜遣其黨出東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果  
疑而夜伏遇卒東沈家庄道上賊之適海皇急因令  
邏卒職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陳東遂聽之而大驚即  
勒兵墓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相拒  
保靖兵先當之稍却河兵乘之又却俄而胡公復  
甲騎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賊壘下擊會風  
烈公竟乘舟千餘人各持火燄火賊之海盜盡風  
沉河死而食項人驚而搜千餘西寇斬始盡矣中  
所侍女而前問海何人各持火燄火賊之海盜盡風  
名錄妹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  
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副使茅坤撰

擒獲王直  
王直者欽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喜善處  
方廷助等皆樂與之遊間密相與謀曰中國法度森  
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消遙哉直因問其母汪姬

王直者欽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喜善處  
方廷助等皆樂與之遊間密相與謀曰中國法度森  
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消遙哉直因問其母汪姬

曰生兒時有異兆否曰此孤矢星也汝之夕夢大星入  
傷我我冠者誌曰此孤矢星也汝之夕夢大星入  
直獨心喜曰天星入懷非九胎草木冰者象也水  
禁尚我直以武勝乎于是遂起邪胎草木冰者象也水  
六年致富多財徐海陳東大信服等為之將領黃引  
招聚亡命若徐海陳東大信服等為之將領黃引  
後叔賢多子王淑為之腹心會五島夷為之防衛  
王淑賢多子王淑為之腹心會五島夷為之防衛  
憾而對之無牙遺者而聲言宜力  
官以要重賞將官餽米百石重以爲大誦役之海中  
本朝從此重賞將官餽米百石重以爲大誦役之海中  
參將俞大猷驅舟師數千圍之風猛突圍去怨  
百二十步容二千八人為城為樓四門其上有砲  
馬往來據居薩摩洲之松浦津僭號曰京自稱曰徽  
王都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流劫六島之夷  
者其指使時時遣名號漢兵十餘道流劫六島之夷  
鄉諸城皆攻陷焚燬而福清嚴島諸島亦被劫掠  
計吏民死傷慘酷其鋒但為計殺諸海賊被處必龍云某  
官軍莫敢擾其鋒但為計殺諸海賊被處必龍云某

事海重編卷之五  
島夷所為也故東南雖知王直之叛而不知受禍之  
皆按兵法知必有坐遺者且賊酋來者皆自部落也  
妻及子于金華府獄中至是出是豐衣食潔第宅奉  
之以為爵而直請以移論日本禁嚴部夷為名其實  
注意何察直也  
上從之乃遣生員蔣州陳可願充正副使以行公以密計  
檢誘而出王直越在海外難與角勝乃可成擒耳又曰王  
直南而稱孤身不履戰陣而時遣偏裨種種侵軼我  
遼南是常使弱其逸而勞我中國也也要須宣布  
後以携其常使弱其逸而勞我中國也也要須宣布  
諾而行其常使弱其逸而勞我中國也也要須宣布  
所并無不聽何後酋童二被擒訊道直事甚悉與公  
公約見廟中降

王直者欽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喜善處  
方廷助等皆樂與之遊間密相與謀曰中國法度森  
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消遙哉直因問其母汪姬

王直者欽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喜善處  
方廷助等皆樂與之遊間密相與謀曰中國法度森  
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消遙哉直因問其母汪姬



之公當直未至時已度其有階隙謀命大賊于金山而飲食總備錢貳千五百兩市計且索母妻子弟求官封贈兵刃伐竹木為開市計且索母妻子弟求官封贈上請以安其心仍姑列狀

詔上已知直為金魚智力俱非胡公敵乃顯機設謀殺顧却許陳虞來致置以市買為詞湖宗憲可相四維等督諸健將寧波城國方畧密調參將戚繼光張馬莫度乃以夏正釋為死間諭直水陸要營全列魚離信汝官可以夏正釋為死間諭直水陸要營全列魚誰有命當死戰亦死降即死在兒軍門敢戰不若死降降且萬有一生焉直佛然不悅而公與其所親信王澄菡蒞血寓直書云軍門數年恩養我輩惟願汝一見使軍門有辭于朝廷必勝乎空害一家人耳又使邵岳童華等往來游說

海重編卷之五

終猶望未決公以直執懇卒港已陷五旬察其心謂甚盛終無脫計且知徐海等敗沒孤立無援因嘆曰昔漢高祖見項羽鴻門當王者不死縱胡公誘我其賊惟直多智習兵入雄興域得王淑稱之公知海上諸賊往直乃榮然諸將軍時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也遂遣公執之付校察司獄乃集三司諸大夫參議曰王直以射利勾引伐夷此年攻劫海寧震動東南律雖稱悔過以來歸仍欲挾倭而求市上有十乎餘辜公具疏

上請得旨斬于市梟示海濱妻子紹功臣之家為奴王汝賢妻余滿俱從末減遠克軍王淑出洋為婢風所覆其指經餘從賊魚散鳥驚奔聚山谷公親督官兵掃除黨與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兵部始以封賞之議

上請曰大慈航除海氛已靖部議報謝徐何也胡宗憲可太子人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子錦衣衛副千戶其餘有功者陞賞有差

浙江事宜

論要害

兩浙形勝大半負海島夷之來最爲切近日本舊時貢道在焉論列郡之海口則溫州之飛雲橫陽館頭台州之松門海門寧波之定海太決湖頭渡紹興之三江沙門杭州之赭山龔山嘉興之乍浦澉浦皆倭寇窺犯之地列郡之門戶也守門戶則堂與日安矣論海洋之要害則金盤之鳳凰山南麂山松海之大陳大佛頭昌國之韭山定海之舟山許山皆倭寇必經下八山臨觀之烈港海寧之洋山許山皆倭寇必經之地沿海之藩籬也守藩籬則門戶自固矣夫浙東地形突出海外固爲當敵要衝浙西雖涉東海而豪華財帛之所聚也尤爲賊所垂涎兩浙防禦其容以軒輊耶

論設備

浙洋沿海舊設四總後增爲四條六總矣四條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台州金嚴一溫處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悉其防禦之制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羊山普陀爲第一重沈家門馬蕞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戶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爲里者四爲縣者八十有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待取給於外非若普陀諸山比也

籌海重編

卷之五

廿四

論會哨

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公經略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收隸象山其見左矣都御史唐順之議復之即今屯兵哨守豈非守江必守淮之微意哉

籌海重編

卷之五

廿五

倭寇之來每自彼國開洋必徑抵陳錢山歇潮候風集艘分犯若遇東南風高則望洋山以犯蘇松浙西東南風和則望韭山朱家尖以犯寧紹若遇東北風和則犯大佛頭王山鳳凰山以寇台溫東北風急則越桐山流江以入閩是陳錢洋山乃浙直共守之門戶桐山流江實閩浙相依之唇齒今以直隸兵船會哨於洋山福建兵船會哨於流江嘉興寧紹台溫兵船各會哨於隣總各取印信到單繳驗本總兵船各分哨道更相會哨其外洋總要山島每處撥軍數名責令收集柴草按伏瞭望遇警亦如烽堠之法舉火放銃則遠近易知兵船無悞而倭寇可無虞矣總兵俞大猷云自潭岸山以北以西之海水淺砂硬大船誤閣則破壞且無避風安歇兵船至彼如遇夜必須當洋下旋旋不能堅每被急流飄去或夜半發風則尤危然多賴天幸要非安計然則宜如何日錢塘江鳥嘴頭浦內船兵一枝不可無餘則練陸兵精卒一枝以待而嚴龕赭峭探遠謀焉庶救倉猝或曰賊舟何能至此曰賊用單桅小舟徑抵山邊閣乾登岸故必用陸兵追捕方不走脫若以兵船必高大方能

勝賊如與賊舟等則勝負未可必也今言禦賊於海也易要非通論海本遼闊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而重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輕而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極大操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舉兵船在海每日遇晚俱要酌量收泊安舉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預計今晚收泊何舉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及矣

又云沿海之中上等安舉可避四面颶風者凡二十三處曰馬蹟曰南頭洞曰長途曰高丁港曰沈家門曰舟山前港曰浚江曰烈港曰定海港曰黃岐港曰梅港曰湖頭渡曰石浦港曰猪頭舉曰海門港曰松門港曰蒼山舉曰王環山梁舉等舉曰楚門港曰黃華

籌海重編

卷之五

十六

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舉曰女兒舉中等安舉可避兩面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木港曰長白港曰蒲門曰觀門曰竹齊港曰石牛港曰烏沙門曰桃花門曰海關門曰九山曰爵溪舉曰牛欄磯曰旦門曰大陳山曰大床頭曰鳳凰山曰南鹿山曰霓舉其餘下等安舉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孤山衢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停久恐風反別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類皆團土無舉一面之風亦所難避可不慎乎

柳御史唐順之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即打

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千慮之一失未可謂昔人盡是而今人非也

把總蔡汝蘭云台州遼處海濱誠四塞之國南有桃嶺金竹北有桑洲桐嶺西有開山衛豎疊嶂層岡重關鳥道真可禦之險而且南去盤石楚門僅百五十里東南去松門僅百里東去海門僅八十里設或倭奴棄舟登陸皆可卒至城下自海門而上者則一潮直達實一時難禦之變也三面阻山一面瀕海孤懸於數百里之外救援接濟所難卒至者惟此耳曩者戚參將駐兵桃渚而倭奴屯聚桑洲遺輸糧銀經月不至孤危之勢誠可畏也今宜於台州專立督餉方回積聚糧餉訓練兵士以為重鎮而且西控溫處金衢

籌海重編

卷之五

世

北衛寧紹權非遙制而威可近飭也

鄭若曾曰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為邊患信國公經畧海上起遣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侍郎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募租若與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壅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王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十萬石大為海防之助但其患二故當道屢議屢止其一是倭人藉以為糧結巢于此兵費反多其一是大家爭佃秋糧難徵且無益于小民以愚計之須丈量為屯田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者搭棚廠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買賣逐歲更始如大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工伐山造堡

海洋有儲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財帛自無結巢之念矣

都指揮戴冲霄云議者皆謂王環等山可興屯田之利以給募租愚謂此等山古時有民居耕作信國公皆遷之內地不許其得業豈誠棄地利而不知惜哉亦念荒山起稅爲利不多卽以萬頃計之不過千石若寇據此以爲巢穴則攻逐之費不知幾倍是資盜糧爲小而失大也故舟山止留二所瞭守而亦不許民屯種其爲慮至深遠今日備倭之策不必遠求查復信國公之制而已矣

鍾按金塘王環諸山有言其可屯者有言其不可屯者將安取衷哉大都海外絕島但當計其要害

籌海重編

卷之五

卅

不當計其小利如地有所必爭則雖無所利猶當守之況有屯田之利乎如地在所可棄則雖見有居民猶當徙之況無居民乎何也溟海孤懸島夷易犯若無兵守之是委民以與敵也若有兵守之是利十而費百也試觀浙之舟山閩之海壇粵之南灣皆稱膏腴然其守之者良以固內地之藩籬耳若問屯田所入之利豈足以供兵費之十二三哉卽此可例論矣

一台州沿海近漲灘塗長數十里闊十里若放范蠡田之法令民耕種外設海塘一條以捍鹹潮俾不得傷稻每歲科以給募租可得若干萬石

一浙江平倭亂之後不二十年又有壬午兵民之變雖

緣撫御乖方亦以其地習戰鬪所用皆土著之兵若閩中土客兼用軍兵並駕雖有一二脫巾終不敢爲大逆亦得大牙相制之法也然其原在於將領不知大體無有勇知方之訓而越中兵柄多歸有司將帥無權平時威令旣不下逮有急安可望其卽制此宜覆轍所宜更駕者也

籌海重編

卷之五

三十九

籌海重編卷之五終

籌海重編卷之六

崑山鄭若曾原編  
晉江鄧鍾重編

目錄

南直隸總圖

江南

江北

南直隸兵防官署

江南

江北

南直隸倭變紀

江南

籌海重編 卷之六目錄

江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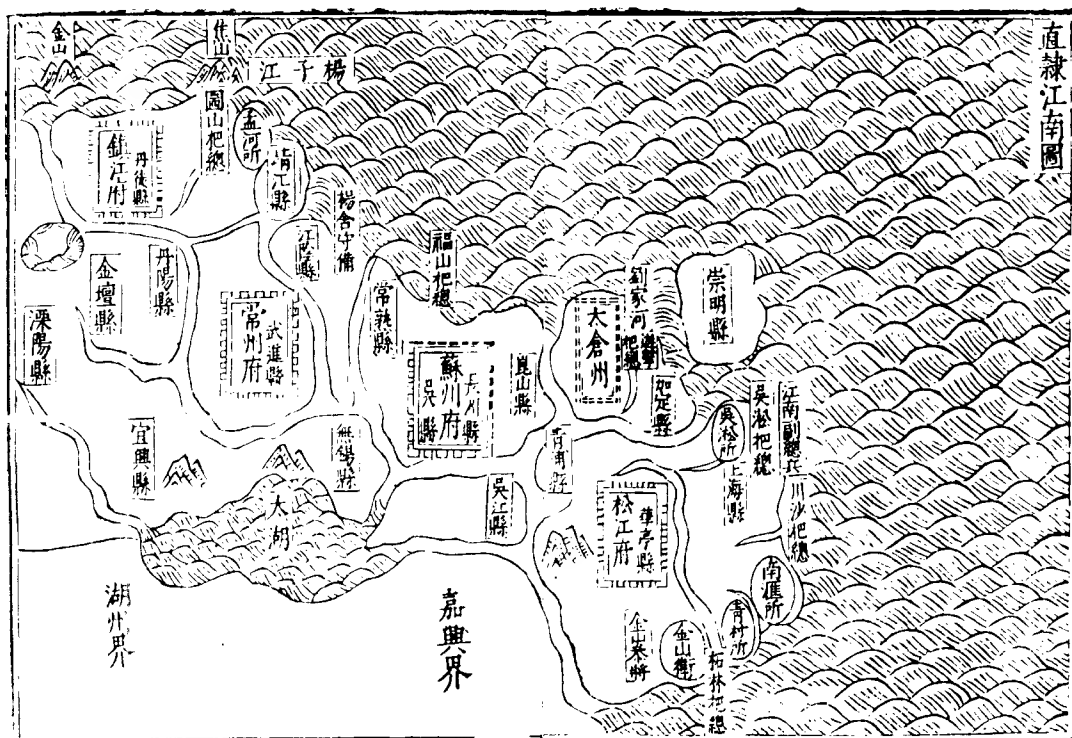
南直隸事宜

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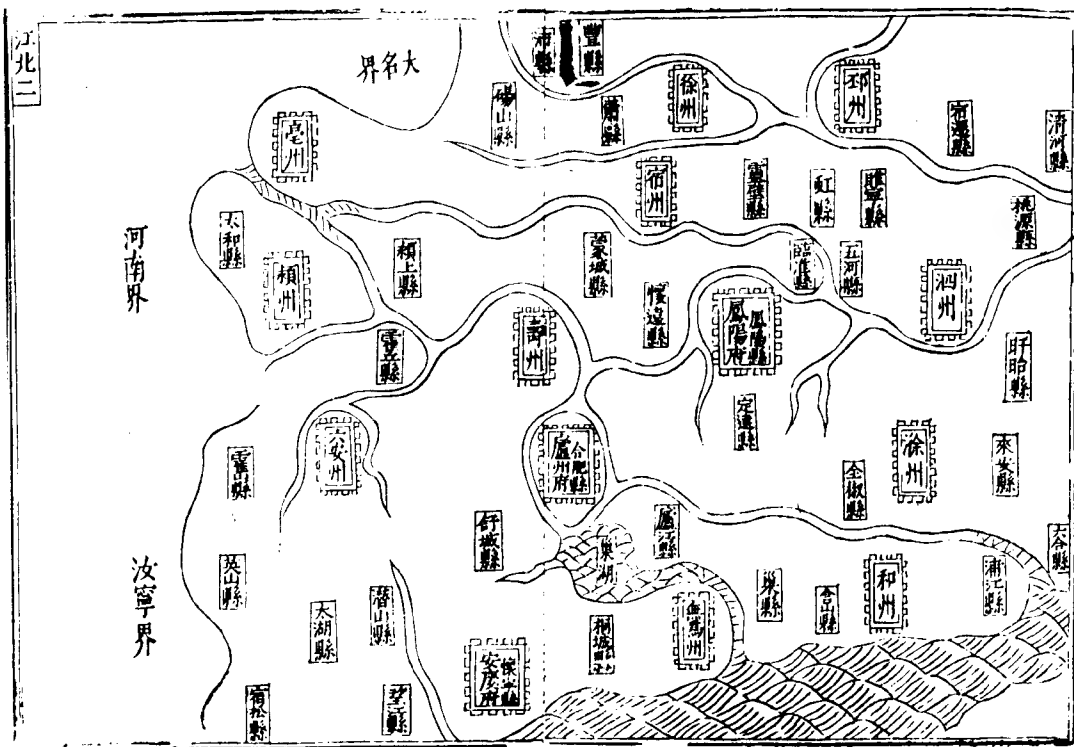
江北

乙

直隸江南圖







直隸江南兵防官考									
鎮守江南副總兵 駐劄吳淞所									
蘇松叅將 駐劄金山									
蘇松遊擊 駐劄劉家河									
福山把總									
劉家河把總									
吳淞中軍把總									
吳淞遊兵把總									
川沙把總									
柘林把總 以上俱兼防海									
巡撫標下坐營									
楊舍守備									
善海重編 卷之六									
京口圖山把總									
江防把總 駐新江口									
江口遊兵把總 駐京城外									
荻港把總 以上俱係防江									
沿海衛所									
鎮海衛									
左右中前後五所									
崇明所									
太倉衛									
左右中前後五所									
吳淞所									
金山衛									

左右前三所俱在舊城

後所今調守松林鎮堡

中所今調守松江府縣

南匯所

青村所

沿海營堡臺烽墩

蘇州府

營堡六

烽墩

福山

七

劉家河

雙兵村

白茆

西沙港

烏沙港

西沙港

西沙港

西沙港

西沙港

西沙港

西沙港

西沙港

西沙港

西沙港

籌海重編

卷之六

松江府

營五

堡四

塘舖二十四

前所二

瞭守軍四人

右所二

瞭守軍四人

中所二

瞭守軍四人

南匯十八

烽墩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四十五

江門

獨樹林

小盤

獨樹林

獨樹林

獨樹林

獨樹林

獨樹林

獨樹林

獨樹林

獨樹林

獨樹林

獨樹林

獨樹林

獨樹林

獨樹林

青村十二

五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籌海重編

卷之六

四十六

舊四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初四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直隸江北兵防官考

狼山副總兵 駐制通州

狼山把總

大河口把總

掘港守備

鹽城守備

東海把總 以上俱兼防海

徐宿歸德參將

鳳陽中軍都司 駐淮安

儀真守備

泗州守備

安慶守備

籌海重編 卷之六

周家橋把總

三江口把總

滁河把總

浦子口把總 以上係防江淮

沿海衛所

淮安衛 軍八百五十名

左右前後中左右六所

東海中千戶所 軍五百五十名

海州中前千戶所 軍四百七十五名

大河衛 軍一千五百二十一名

左右中前後中左右中前八所

儀真衛 四千四百八十名

高郵衛 旗軍六千七百二十名  
屯軍四千四百四十名

興化千戶所

楊州衛 旗軍八千九百六十名  
屯軍四千四百四十名

海鹽千戶所 屯軍八百八十二名

泰州千戶所 屯軍八百八十二名

通州千戶所 屯軍八百八十二名

沿海營堡臺墩

楊州府

營十五 徐宿 壯拔 大河 蔡角嘴 掘港 東營 掘港 西營

寨九 羊寨 鎮遠 輕武 平定 忠節 白駒 蔡茶 蔡角嘴 掘港 東營 掘港 西營

籌海重編 卷之六

烽墩九十三

劉莊寨烽墩一

白駒寨烽墩一

角斜寨烽墩二

李家堡烽墩五

搭茶寨烽墩四

泰州烽墩十一

掘港烽墩九

海門縣烽墩二十八

通州烽墩八

四八

直隸倭變記

江南

洪武二年二月倭寇崇明諸處指揮翁德朱文擊敗之

賊犯崇明德督舟師禦之於海門之上村斬獲甚衆

永樂二年四月對馬倭寇蘇松

上命太監鄭和諭其國王源道讓派

道讓以獻

十四年倭寇崇明

朝廷發鎮江鎮海二衛百十員率軍上干餘禦之寇至

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賊首王直犯嘉定

賊自烈港之敗以百餘人自白馬廟而來收集餘黨

壽海重編

兵迫之役知

破南匯所

自望日而後十

同知任環守備鮮明道敗賊於吳淞江口

賊至劉家河楊帆而西明道與六合知縣董邦政率

兵迎擊之追及於吳淞江口並獲海船復有新賊至

四月賊圍太倉州

時賊勢甚急直逼太倉城蔡克應躬來

五月賊破吳淞所入據之越十日守備鮮明道敗之

賊既破城遂踰馬巢明道襲敗之斬首百餘賊首三

賊首蕭顯入上海縣鎮撫胡賢死之

顯自浙西流突直境過金山至天妃宮浙江鎮杭兵

指揮聚鵬舉與賢禦之鵬舉被創賢死焉賊遂突縣

三十二年正月蕭顯攻嘉定縣參將湯克寬擊敗之

顯自上年入寇上海而去為官兵追迫登崇明之

寧入文勝城又分掠南翔

攻上海縣

勢且陷官民河海兵備急事任環統兵三百僧兵

行者不計焉環追襲之於五里橋賊敗南奔環追敗

二月都指揮盧鏜敗賊於史家浜急事任環敗賊於歸

家港

時顯據史家浜為巢鏜進搗大敗之賊死者無算乃

壽海重編

敗之

三月攻松江副千戶童元巡檢李叢祿禦戰死之

賊自曹涇而來元與叢祿禦之於蕭唐力戰而死賊

四月賊首王直等巢柘林

賊與徐碧溪吳德官等管柘林為巢竄連絡二百里

倉分一支自青浦白鶴港而止出太

州判金汝舟指揮姜統敗賊於劉家河

賊自正月復據南沙至是突入劉家河

攻太倉州

松江之賊出青魚涇遇賊自

攻崑山縣

賊自劉家河入越太倉至崑山知縣祝乾壽蒞任甫

壽夜募犯土持藥普浮水而行八廿夜始避賊不遇  
生員監督以行風大怒欲殺良相始知風通之罪遣  
良相監督以行風大怒欲殺良相始知風通之罪遣  
益力願不待已至三里橋望賊即長相而西遺火器二  
船於賊伴報賊已遁去孫公信之賊得火器攻賊盜  
急至有登岸者有穴城門下省乾將與鄉官朱隆傳  
等分門得樂而令生員張光緒潘蔚與武舉鄭龍  
故蘇州各縣皆被攻圍而文昆尤急以崑山為蘇郡  
州縣適中之地得此為巢則沿海諸邑聲援  
俱絕進可以垂食蘇常退可以拒援兵也

### 總兵俞大猷敗賊於吳淞所

賊船入吳淞江者十六艘大猷敗之  
沉其舟十一斬首二百五十有四

### 賊攻蘇州府

賊首阿八王自崑山分踪進掠南城  
參政翁大立提兵禦之賊乃退遁

### 五月賊解蘇松圍而去州同張魁千戶田應山追敗之

賊糾諸縣精悍者凡七千人攻崑山縣期於必破知  
縣祝乾壽適其渠魁一大王賊大潰圖歸而各縣之

### 毒海重編

卷之六

國者解通出創家河有數百艘魁等  
追擊大敗之斬首四百四十有奇

### 六月賊犯蘇州府

賊自松江來者分作三支一由嘉定太倉大道而進  
一由關橋清浦間道而進一出唐行千墩而進會於  
崑山期犯府城兵備任環禦之於真義弗利百戶劉  
愛臣死焉賊遂進至府城焚掠諸市鎮而去取道於  
行春橋由鮑魚口出太湖過吳江知縣楊莊舉人周  
大章率舟師追擊於江涇湖漢鵞湖等處皆勝之  
賊由菜花潭  
過嘉善而去

### 八月賊攻嘉定縣

賊首王直分遣其酋吳德宣徐碧  
溪自縣海港率眾千餘入攻縣城

### 參將許國李逢時敗賊於師家洪

直知官兵將焉其巢乃進營於師家洪列七星陣以  
待官兵擊之大敗而去既而又進攻之賊固守其角  
時二無將所統者皆北兵不知地利也所遇潮見者  
甚眾無何賊出原港出海水兵追戰於老鶴嘴之四  
馬洪大  
敗之

### 十二月賊陷青村所

先是賊攻所城者數次官兵守備極嚴賊皆負傷而  
走積忿詣所城借兵二千來攻弗克賊亦窮欲去  
會守門百戶之伯有為賊所虜者賊令叩南門呼廷  
求入經聞伯音以桶下挽昏黑之際賊乘隙以登百  
城焚殺比地地尤慘

### 三十四年正月賊攻南匯所僉事董邦政楊川沙窪賊巢破之

時賊犯傷者五百餘  
監生喬鏗復進敗之

### 總兵俞大猷副使任環孫宏斌等敗賊於勝墩

賊自嘉興流至吳江之平望分道而來一支由太湖  
獨溪南麻一支由張村黎甲出牛場涇期會於蘇州  
兵滿任環知府熊祥知縣楊正禦之於海堰獨湖自  
勝之賊乃遁去以嘉善道阻復合兵由大堰進至勝  
墩環與知府林懋舉等率兵自北擊之浙江副使  
孫宏斌總兵俞大猷率兵自南擊之賊求脫弗得  
兵首植其渠魁一人賊氣沮捐資於復兵求脫弗得  
東西皆阻水官兵南北夾擊之賊遂大敗斬首三百

### 毒海重編

卷之六

五十二

是戰也提督都御史周琬巡按御史周如斗令所在  
清野凡賊所向民間慶具悉毀之而令環等扼之於  
前浙江巡按胡宗憲復督智宏斌等自後  
追之賊進不得食退不得息故有是敗

### 賊入崇明縣知縣唐一岑死之賊旋就滅

賊夜襲破縣城一岑與之巷戰身被數刃猶力戰賊  
敗出城一岑傷重而死居二日賊復至據縣城諸者  
民相與謀曰唐父母被害而吾輩乃容賊賊將吾  
縣耶於是相與協力為死闖賊二百人皆就滅

### 三月賊圍上海縣

賊五千餘屯新場下沙千餘屯開港數千屯川沙俱  
進逼縣城總督都御史張經調集廣兵湖兵數萬  
駐紮江賊乃退入舊巢完壘治兵為拒守計而諸營  
連絡聲勢益盛張公欲伺其出海擊其情歸故揭巢  
之策卒  
不果行

### 賊攻金山衛總兵俞大猷敗之

初林銑至賊乘銳來攻守者銳矢石禦之賊中傷者  
甚眾乃解去既而又來攻大猷敗之俘斬二百餘

### 四月兵備副使任環擊敗常熟三丈浦之賊

先是賊屯三丈浦者勢甚猖獗且易官軍不為備環  
陰部署王客官兵以保靖應襲彭守忠為中哨太  
者民為右哨知縣王鈇為左哨躬親甲冑激勵士  
有奇而我兵不損一人自甬兵  
以來早戰全損未有如此者也

常熟知縣王鈇與致仕參政錢泮禦賊於上塘港口皆  
死之  
三丈浦之賊為任環所敗勢已破沮值陸洪霸敗遁  
之寇與之合謀復肆猖獗欲攻縣城缺泮幸兵禦之  
倭備起聞兵士驚潰泮猶督戰不已遂皆遇害

柘林賊首徐海分踪出掠  
賊和官兵將為其巢乃分兵四出以牽制我師東掠  
崇明常熟以達江北西出嘉湖以搖動全浙而川沙  
聲勢不繼俱併入柘林

五月任環復敗三丈浦之賊

賊既殺王知縣勢甚猖獗而太湖之賊復與之合益  
驕肆無忌環率官兵進攻大敗之殺其白眉王帥賊  
乃大懼相環為拚命  
官人數獲逃之

官兵擊賊於陸涇壩大破之

松江柘林之寇千餘人流突李塔匯歷張庄小崑山  
趨郭湖而止保靖官慰彭蓋臣兵追之抵蘇州之陸  
涇壩而離城十里而近兵傷副使任環督兵擊之擒  
其梟帥徐海斬五百級水火死者不計屍盈野陌要  
水為赤屍盈二百人值  
暴雨追不克還歸柘林

遊擊將軍周藩與賊戰于朱涇敗績死之

賊掠浙江取道蘇州出海至平望浙直官兵會擊大破  
之

官兵敗賊於吳江之平望先是永保之兵配皆失利  
賊遂肆其猖獗一西北入太湖犯常州一西南犯杭  
嘉湖其犯杭州者至塘棲二官慰復失利賊掠北開  
去欲由蘇州入海道吳江之平望浙直官兵會擊之  
賊腹背受敵大敗於松江至三店我兵敗績之新官  
七百有奇是戰巡按御史江宗憲副使董士弘金事  
王詢以浙兵至參政任環知府林應舉以直隸兵至  
而三店則推官劉泉功居多皆不藉客兵之援由是

而專任鄉兵之議興矣嗚呼  
平家任鄉兵之議興矣嗚呼

常熟三丈浦賊出海太倉知州能梓敗之於登舟沙  
停新一百二十有奇餘賊聞而退至吳淞江復為把  
總劉堂所敗其首急逃如部執擒首二百六十

七月松江府知府方廉計殺柘林賊千人  
中賊死者千餘人斬首數百

浙江都御史胡宗憲遣都指揮王沛敗賊於金山洋  
先是賊自王江涇陸涇壩平望數敗之勢甚窮促  
參將盧鉞都指揮王沛率兵往剿之賊見勢不佳  
過半乃潛伏巢穴不敢出掠口為遁歸之計俄而為  
官兵邀擊遂沉舟破釜示無去志然實觀官兵不備  
之於海而得走也胡公諱知之預遣沛等率角師伏  
海口伺之賊果遁去沛等追敗之於金山洋悉沉其  
舟無遺

柘林賊改屯陶宅  
賊出海復為總兵俞大猷參將盧鉞把總費子所敗  
乃復登陸結巢陶宅其一艘飄泊海門則賊首林碧  
乃復登陸結巢陶宅其一艘飄泊海門則賊首林碧

八月劇賊五十三人流犯蘇州提督都御史曹邦輔討  
平之

修賊自象山登岸而南都御史曹邦輔討  
總一箱揮走無錫而南都御史曹邦輔討  
陵因迫及於蘇州之許墅賊驚走益甚胡與副使王  
崇古會事董邦政知府林應舉知縣王

宇曰此賊助敵我地而後入乃分投信地以崇古  
政宇率指揮張大綱並生車梁戰賊所遇賊先登  
為正率指揮張大綱並生車梁戰賊所遇賊先登  
南把賊衛為提兵嚴家水兵左哨沙兵右哨分突御  
為奇兵度賊走大湖蔡水兵左哨沙兵右哨分突御  
數十往來鳴呼為若兵士皆殊死戰賊至吳淞由新  
兵擒斬二十七人餘賊見我兵強而不敢渡遂遁  
橫濱而馬橋走回途見我兵強而不敢渡遂遁  
代而木中不能得由來其後人向未震又草  
露未動乃令衆大呼賊在此果然驚出遂俘斬之  
一人得脫乃令衆大呼賊在此果然驚出遂俘斬之  
手外數人盡死之

七Y港吳淞江賊遁出海洋把總楊尚英追敗之

沉其舟六十件斬三百有奇

九月浙直官兵會擊陶宅之寇指揮邵昇姚泓生員丁岳皆死之

昇等乘勝進攻賊死守其巢乘高刺下三人皆死焉

總督都御史楊宜遣遊擊將軍曹克新副使任環揭川沙賊巢擊走之

克新統川兵攻賊大敗之燬其巢賊遁至吳淞所環督舟師襲之斬獲大半餘黨走清水窪

閏十一月僉事焦希程率川兵揭周浦賊巢大敗之

先是揚總督程令武生朱光胡巨等設伏賊巢約縱火誘焚寺賊驚亂四向伏起斬首二百三十有奇而賊巢燬焉○朱光今福建總兵

官兵敗賊于吳淞江口

籌海重編

卷之六

五五

周浦賊遁出吳淞江副使王崇古總兵俞大猷進擊大敗之俘斬一百七十

三十五年正月參將尚允紹擊賊於四橋死之

賊首陳東時

二月賊首徐海復集柘林

新場賊首陳東自燬其巢來與之合

三月賊據蔡廟堡參政任環參將喬基等大破之

時賊新至崇缺胡總督令環會基共擊之賊逃入蔡廟賊堡環乃以把總陳政才門軍擊攻門賊方西北頭賊鵬攻西南賊守官兵攻之戰方西王賓等兵潛從東門入賊遂大敗悉斬之

官兵擊新至賊於七富洪等處悉敗之

時新至賊一支自滬城登犯仙掌宗禮敗之一支自七龍洪登犯金事董邦政敗之一支自車匯所登犯參政任環敗之參將裴宇又敗之俘斬甚眾所存至無幾先是賊據松江累年未有能挫之者及胡公為總督於是官兵協力而斬至之賊皆迎刃以敗云

陶宅之寇為官兵擊敗遁出海洋參將裴宇等復追敗之

總督胡公會浙直兵進揭陶宅之寇大敗之賊死首甚眾遁出滬缺外洋裴宇與把總王應麟復敗之於九團洋俘斬百餘

參政任環僉事董邦政擊界嘴新至賊平之

賊新至自界嘴登犯胡公徽環邦政會擊之大戰一日斬賊十之七八明日復戰遂無孑遺

賊犯西應董邦政平之

賊新至自金山登陸流至西庵胡公徽邦政攻之賊大敗走匿法昌寺邦政復火攻之盡殲焉

賊犯青村把總王應麟討平之

新至賊自青村焚舟登陸應麟敗之賊匿民房伺復火攻之賊突走為官兵所截不得去乃復匿民房遂悉斬之

賊入吳淞江總兵俞大猷都指揮鄧城等大破之

籌海重編

卷之六

五五

賊船十六自寶山入江大猷與鄧指揮鄧城把總楊尚英劉堂等設伏海口待之賊至伏發沉其舟十三

賊攻江陰縣知縣錢錚禦戰死之

時賊攻圍甚急與漢源直逼城下勢且陷錢錚議欲出拒之兵備副使王崇古不從錢錚獨督民兵出城捍賊力戰而死然自吳賊亦稍稍引去矣

賊入楊子江鎮江衛千戶沈宗玉王世臣戰死

五月賊攻上海縣尋進攻松江府官兵追擊於泖湖敗之

時賊新至者以萬計殺屯柘林乍浦總兵俞大猷同知京文費知縣楊見等敗其前鋒既而賊攻上海縣又為官兵所敗而去遂攻府城把總劉堂追擊於泖湖敗之參政任環同知熊相復進擊於泖山湖東又斬三百餘賊

六月新安衛百戶帥印與賊戰於青村德勝港死之

時印統廣

總兵俞大猷都指揮鄧城邀擊遁賊於茶山洋大破之

七Y港賊與吳淞江賊為官兵所敗相繼遁出海洋

大猷設伏劉家河海洋待之且攻且逐追及於茶山

東北鄉賊督舟衝鋒賊被其舟六千餘艘斬

三百餘艘寇官遁復為顯風所覆無生還者

總兵徐珏擊孟河賊大破之賊遁出楊子江把總張成

已復追敗之

時賊在孟河勢頗猖獗成德大敗之賊死者三百

餘人先是督察尚書趙文華派江而南預戒兵將無

得貪功取級以陷賊計故是役殺傷獨多

而賊遁出江成已率舟師復敗之斬首百計

八月常州賊遁出海總兵盧鏞等追擊大敗之

鏞等追敗之沉其舟數十隻斬首三百五十有奇

三十八年四月賊據崇明三沙七月遁往楊州

賊舟為颶風所擊至三月沙總兵盧鏞與把總楊尚

英迎擊之沉其三船俘斬百餘既而倭突入內地焉

籌海重編卷之六

官兵所截遁過三沙陸華復敗之胡總督恐其滋

蔓適副使熊輝副總兵劉顯與陸協攻之通政唐順

履進稅之賊屢敗窮蹙乃造小舟數十乘風雨從北

何遁往江北官

兵追之弗及

江止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賊犯海門知縣趙卿敗之

時賊首徐海屯松江之柘林知常兵將揭

其果故分掠江北鄉賊之斬首一百五十

五月參將喬基等擊賊于呂四場敗之

基與都指揮張恒通州同知印宋

統兵夾擊賊大潰斬首一百六十

三十五年四月百戶戚繼爵與賊戰于狼山厄之

都指揮張恒千戶羅太爵百戶曾沂禦賊于楊州厄之

時賊一從瓜州入一從

賊攻楊州府同知朱葵等死之

賊攻小東門甚急官兵用佛郎機砲連發數人賊乃退

去葵與千戶賈勇應援男恩率兵出城禦賊死焉高

郵衛經歷晏

五月無為州同知齊恩與賊戰于圖山之北江中死之

恩陝西陝德縣人祖竒知四川蒲江縣殺賊有功與

詔為立祠恩倭入國于監授序班遷河曲知縣崇德修

南久罹倭患恩保固又任九年考績遷無為同知恩

江續以保陣賊犯上流奉檄即率一毫叔姪兄弟九

殺賊數多賊遂畏懼奔潰乘勝逐北板中賊營賊子

婦勢窮又曰兒輩勉存宗祀吾與此賊誓不俱生由

是父子齊高四等四人得脫恩與長男尚文孫童叔仲

實弟寶榮姪友民入大卿力戰不屈俱死于賊門

忠義自有後患所末有

也人以為克繩祖武云

副使馬慎追賊於狼山敗之都指揮鄧城又敗之

賊遁出江慎追敗之既而鄧城又追賊之沉其舟十

五五年犯江北之賊凡五而廟灣之賊尤剽劫總兵

賊入寶應縣

三十六年四月賊攻海門縣應襲百戶俞憲章死之

先是揚州東關及瓜州俱有堡城至揚州不傳  
掠乃從高郵至寶應寶應無城焚掠殆盡  
賊犯大長都指揮沃山把總雷君寵與戰歿之

六月副使于德昌參將王元伯劉顯擊泗州賊破之

時賊孫泗州為官兵所敗德昌等會擊之顯身先士  
卒殺及紅賊首一人奪獲大龍元伯督兵乘之賊大  
潰敗追及紅船所水兵復自下應之賊死者無算既  
而賊遁出海德昌劉顯敗之於安東十戶汪時中又  
敗之於廟灣德昌

三十八年四月賊犯如皋副總兵鄧城擊敗之

時狼山新設副總兵師兵器百九本備後數十艘  
至城日兵血戰攻沉賊舟十餘隻賊迫率舟犯如皋  
賊設伏布奇敗之明日復戰於白蒲後選鋒姚漢賢  
勇城連發三矢射殺之賊遂挫銳官兵乘勝逐北擒  
斬四百餘級

賊犯蘆家場千戶汪時中擊却之

賊從大河口呂四場登者以千計據蘆家場時中與  
紀總張大義合兵圍之大義意欲因之且待諸兵齊  
警海軍編 卷之六 五九

時然後進擊時中奮然曰我等既受委任生視賊之  
肆虐民之荼毒而不肯前何也大義同且之遂與有  
陣時中單騎提雙刀突入賊營斬賊數人賊大驚  
相顧錯愕莫敢誰何似有嘆美其勇而欲收用之意  
時中繞賊營後賊追之即兵  
行救賊大敗走為之喪氣

參將胡宗義與賊戰於海安兵潰千戶趙世勳鎮撫韓

胤之賊尋為副使劉景韶所滅

時海安敗有毛蘭營毛兵素貪宗義新任無紀毛  
兵為賊所餌而敗官兵皆潰世勳與胤之賊陣張督  
李遂殺召副使劉景韶率援兵赴之賊大敗奔張家  
莊李遂圍之因縱火攻焉賊奔新州官兵後追敗之  
俘斬盡約三百五十有奇其別支之在曹家  
莊者亦為景韶所敗奔潘家莊景韶復斬紀之

七月副使劉景韶參將丘陞擊賊於舊場敗之

三沙道至之賊也既而賊連任家莊官兵圍困是夜  
滿下三鼓賊乘雨潰圍而走官兵復追敗之斬首三  
百餘級  
七巡河

八月副總兵劉顯雷克新等敗賊於白駒場

賊既為劉景韶所敗遁自駒場官兵圍之四面逸出  
復為官兵截退回守其巢顯等先陷陣賊死者百餘  
承夜逃大海沙洲顯復陷陣又敗之賊潰走走則  
沙洲中官兵又敗之俘斬千餘人餘見淮揚之捷

賊遁豫角嘴副使熊粹敗之

賊為劉顯等所窘將遁出海總督胡公預檄蘇松兵  
總兵盧鏜  
又追敗之

淮揚之捷附

江北之有倭患自嘉靖乙卯始淮揚故多大賈富戶  
賊至屬厭以去自是歲以爲常丁巳夏賊千餘深入  
天長泗州  
祖宗  
陵寢發至震驚 廷議特設提督都御史而以豐城  
李公遂至即立什伍之法定援應之規練鄉兵嚴保  
甲設將官築城垣造戰艦爲水陸戰守之計賊知有  
備難泊提督港者不敢登岸而去江北賴以無事已未  
賊萬衆連艘分道並入中外震恐時四月一日也公  
閱兵通州計賊若從海門西亭趨如皋則通州在賊  
并乃未程趨通泰州而以西亭趨如皋則通州在賊  
兵如皋以扼要各微各微各路兵進黃橋海安等處  
已而賊至益多我兵迎戰挫其鋒賊果出西亭知

警海軍編 卷之六 六十  
如皋有備遂由通州東趨白蒲鎮公計賊深入利在  
速戰戒海防等兵據丁堰東北堅持不出時東南風  
急我兵不便迎擊公額天以奈風即回連三日乃得  
甲督師斬不用命者人皆踴躍以進又計賊過如皋  
必由黃橋泰興與犯儀則糧運阻梗留都搖動若驅  
之富安以北沿海東出無能爲矣乃身當泰州之衝  
而以黃橋西路青景部等賊水賊不得進據丁堰兵  
陸從河北縱火焚之邊兵衝入賊營毛蘭復從  
南出首尾夾擊賊退屯二十里連日接戰斬其金  
奔首儀一越與海防遊擊兵從間道越過賊前徑趨泰  
州若以爲西路之防其實於泰州付敵也執賊黨港  
我兵追逼賊後公戒毋輕戰畫則逼令不得久駐夜  
則退屯以防衝突公親提大衆馳淮安馬邏之問約  
與諸將夾擊於廟灣賊知之分其衆一擊二賊而  
由白蒲浦丁堰以率制我師公今景韶率專擊二賊而  
身赴淮安以當大敵丁堰流賊至曹家堡與我兵遇  
遂北軍通政唐公順之亦提兵至淮安與我兵遇  
乃部分中軍馬兵爲前驅曹克新兵爲中軍與公  
鎮兵爲左部沂州何本驥曹克新兵爲中軍與公  
賊計我兵綴於丁堰之賊急走淮安欲極其無備北

至見其勢甚盛相顧驚愕遂銳衡我左省公極兵四  
面圍擊于時西亭之賊夜走海安諸將不計賊不得已奔  
廟守賊垂盡忍揚儀有失因益兵起檢海安而與唐  
公俱還廟海督諸將擒獲今軍中多具奮銳先填滿  
十有奇賊乘風雨夜遁而西亭亦以全捷來告無何  
聞中賊之賊止至者公今守備楊崇來去無定踪不可力  
取為風賊至者公今守備楊崇來去無定踪不可力  
八大王孟得山崇明三沙之寇潰圍而來時海門狼  
山如阜泰州楊州俱潛有備賊由七星港焚舟登岸  
深入拆茶塢楊州俱潛有備賊由七星港焚舟登岸  
新級三百有奇賊乃竟走海塗而公已宿戒沿海無  
得泊舟以是賊不得去復敗之劉莊會唐公遣副總  
兵劉顯適至公益以親兵使與賊戰連敗走竹塢  
仍沿海北過我兵追及之於七龍廟賊連敗走竹塢  
復登岸掠食而公故所練鄉兵追及賊於七龍廟賊  
百四十有奇賊遂絕矣是役也自夏及秋僅四閱  
月前後斬獲焚獲不可勝紀其成功之偉何如耶予  
嘗官遼陽間永樂間都督劉公江鎮遼時有倭患望  
海嶠之賊斬級千餘生擒四百封海寧伯至今海上  
之烈人猶頌之公以文臣特起其所建立卓卓如此

朝廷之威發舒率夏之氣匪直淮揚之利而已夫賊之  
始至也非公決戰通泰則必受荼毒而運  
餉不克焚掠之東奔也非公出賊不意收功捷蕩  
則淮城多不可守而鳳泗不免震驚三沙之賊北渡  
也非公預有成算厲兵急戰則以彼勝勢乘我困疲  
又適我地災饑幸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得  
測也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得  
大患則祀之公於三者實兼有焉予不文聯述其所  
見之畧。兵部侍郎蔣應奎撰文

直隸事宜

直隸東瀕巨海北亘長淮中貫大江江南則為蘇  
松常鎮諸郡江北則為淮揚諸郡其勢不能以相  
援也故各有通樞之設在蘇松四府有防海防江  
二者之責在淮揚二府有防海防江防淮三者比  
鄰也合為一卷

江南諸郡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匯所官軍各分信地各有定額

如金山衛以西守禦獨樹江門二營舊制各設官軍  
四十名又貼守兵共一百名金山衛以東守禦金山  
營胡家港堡寨廟港堡舊制各設官軍四十名又貼  
守軍共三百五十二名已上正守軍人係金山衛查  
撥貼守軍係太倉鎮海每歲二月上班十月掣班青  
村以東各洪港舊制係青村官軍把守南匯以北各  
洪港舊制係南匯官軍把守今查脩復海塘須照舊  
分派但太倉鎮海嘉興同有倭患貼守官軍似難調

發相應於金山青村適中如柘林地方南匯吳淞適  
中如七八團地方添設陸路把總二員各領精兵一  
千暫借民居剝管隨路有警相機策應此松江海塘  
設備之大畧也若沿海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  
廟港柘林崇缺等處南匯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  
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處宜設船防守按舊制金山  
衛所造船各有定額左右前後所每百戶所造船出  
所每百戶所造船出所每百戶所造船出所每百戶所  
船四隻共計八十隻俱就各衛所派撥巡軍在海巡  
邏正統間因海患寧謐或以船為虛費題准以江船  
易馬而哨船之制遂廢矣今議設船隻一馬之資不  
足以備一船之用官軍窮苦又難賠敗令令每馬二  
疋造船一隻再於衛所查有地租公費銀兩與松江



府庫軍前銀內相兼數每船量貼銀十兩金山衛總委一官督造其各船應用器械火器合於原議太倉置造軍器內給發聽用就點各衛所知水軍人操習水戰布列港口各分信地如倭賊突至而敢容其停泊者服以上刑則自無規避之患矣此松江海港設備之大畧也夫沿海設備固為上策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松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戶猶有愈於守城也今吳淞江口即為黃浦口子既經設備而吳淞江所亦設兵一枝以防深入矣至於上海之高倉渡沈庄塘周浦閘港閔行拳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處賊一登岸搶船渡浦甚易除松江府先後打造雙塔船鷹船各船發上海拳亭召募水兵分

籌海重編

卷之六

李三

布沿浦各港巡邏把截又華上二縣各募鄉兵護守城池有警調至浦邊協守但而項兵夫官無專職則事難責成而沿浦二百里之遠本府運捕官一人勢難管攝合令清軍同知一員帶管拳亭鄉兵水兵自豐涇以至閔行皆其信地再設運捕同知一員駐紮上海專管該縣鄉兵水兵自閔行以至嘉定界首皆其信地無事率兵操演有事統兵防守此松江內地設備之大畧也然倭船之來乘風渡海勢難聯絡每至海外大山必停泊候齊然後深入照得洋山為本府所屬為定海吳淞江二總兵兵船會哨之處以地里適均故也本府所造之船數本不多僅可以支把港之用此但可以言守而不可以言戰須得福船者

山各數十隻沙者民船二三百隻每至風汛時月分泊港口各住信地更番出至洋山往來遊擊晝夜不絕外則為定海吳淞江會哨兵船之羽翼內則為海港把守兵船之捍衛遇有海賊齊力奮擊賊船散而少我船聯合而眾盛衰之氣勢既分則勝負之分數有判得海防之上策矣又查得沿海民竈原有採捕魚蝦小船並不過海通番且人船慣習不畏風濤合行示諭沿海有船之家赴府報名給與照身牌面無事聽其在海生理遇警隨同兵船追剿此則官兵無造船募兵之費而民竈有得魚捕盜之益此松江海洋設備之大畧也

已上都御史方廉前任松江府呈

籌海重編

卷之六

六

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舉其大者則常熟有福山港白茆塘大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壘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險要長洲則滌湖浩蕩吳江則蘆湖相屬吳縣則太湖交通皆賊之徑道而腹裏之關隘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其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茜涇吳淞江以南有寶山以東有老鸛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況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風險阻為之扼塞皆可以泊船登岸要害無邊兵力有限而防禦之計當先其大者以海邊惟福山為最以嶺裏惟勝山為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港舟師防守不可單弱自滌

口七丫港黃壑港俱當預設戰艦庶與各港相爲犄角又如賊自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發船一綜泊於吳家沙以堵截之賊自東止而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發船一綜泊於管前沙以堵截之把總遊兵船隻往來策應而三丈浦新塘老鶴嘴等處亦得以聯絡而并制則蘇之外防或可無憂矣至於風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寇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蠡里突犯之寇長洲團發水兵統發周莊以防淞湖突犯之寇本府相度緩急登遣水陸之兵以爲應援則蘇之內防或可無憂矣然福山港劉家河吳淞江各該把總之官統領兵船在洋堵截似爲有備但賊船之來聯艇接艦乘風駕潮萬一不能盡行邀擊或有一二泊淺登岸則水兵束手旁觀任其焚劫無可奈何而把總官亦且以爲非所事事矣合於常熟縣分撥兵勇一千名屯駐福山港五百名屯駐白茆塘太倉州分撥兵勇一千名屯駐劉家河太鎮二衛原練杆子軍兵五百名屯駐七丫港嘉定縣分撥兵勇一千名屯駐吳淞江五百名屯駐黃壑港俱聽各該把總選官分領相機調度賊在外洋則水兵擊之賊若登岸則陸兵堵之彼此夾攻遠邇互應各該州縣量爲聲援如此則賊亦疑畏而不敢犯矣至於腹裏如昆山縣分撥兵夫三百名屯駐清洋江三百名屯駐千墩吳江縣分撥兵夫五百名屯駐勝墩各張聲勢以助軍威各該領兵官聽

其調遣不許退避萬一賊勢重大未易爲功則各技之兵又宜聽府州縣掌印官調回守城庶事體專一可以責成兵勢聯絡不致孤懸矣

已上副使溫景葵前任蘇州府議

都御史唐順之云海賊入江由江甯岨陸之路腹角嘴管前沙南北相對海面約闊一百四五十里爲第一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岡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闊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闊七八里新洲夾至岡山南岸江面約闊十四五里爲三重門戶三處領水兵官須整備船隻晝夜緊守三門勤會哨以防泰汛門戶既固堂奧自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岸所謂下策與無策矣

巡撫都御史翁大立題云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同行海防分佈信地視吳淞所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督南河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統兵鎮之有吳淞而北爲劉家河爲七丫港又東爲崇明縣七丫而西爲白茆港爲福山又折而西北爲楊舍爲江陰爲靖江又西爲孟河爲岡山此皆舟師可居利於水戰臣皆設有兵船非統以把總卽統以指揮而又以岡山遊兵把總駐劉管前沙會哨於江北吳淞

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哨於洋山常鎮參將統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於楊舍所以備水戰者亦既審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砂磧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距守以出中策不可也今有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川沙而南爲南匯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匯而西爲青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爲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爲金山衛西連乍浦東接柘林頃年皆賊巢窟添設遊擊將軍一員統領馬步遊兵往來遊徼則止可以護於江而西可以援乍浦

籌海重編

卷之六

六

副總兵鄧城曰倭自彼番入寇必乘風汛之便如過正東風必由下入陳錢馬蹟等澳以犯浙江遇東南風必由茶山入大江犯直隸所以然者以海中山沙自馬蹟而北至於崇明或斷或續互相連絡船不能東西飛渡故

國初於海島便近去處俱設衛所堡寨以控禦之至爲精密承平日久寨衛徒置倭患浸興今督撫修復舊制凡海中諸山沿海險隘建官屯守分節巡哨自舟山以北如大衢馬蹟洋山爲倭所必經之地而陳錢尤爲分鯨夏衛設正副二總兵分駐金山臨山互守陳錢參將分屯馬蹟等山以防倭寇之從下入山來者又於狼山麋角嘴設遊兵把總以防倭寇之從茶山

來者又於昌國以北崇明以南沙島迂迴羊山中峙仍設遊參二員一駐定海一駐竹箔嚴督各總南北會哨以防倭寇之四散逸入者伺察既嚴警報尤捷居常各督所轄有急互相策應賊又安地越過各島流毒內地哉當職者誠能守如赴戰哨如賊臨運籌使指潛機伏形或迎其來或邀其歸萬無不中矣

籌海重編

卷之六

六

江北諸郡

都御史唐順之云廟灣剿賊之路原有兩條一條從寶應施船過埭水路自清蒲喻口進攻則兵勢既便而饋餉亦易一路從淮安至馬邏陸路進攻則兵勢既迂而饋餉亦難

又云江北局面與江南浙福不同靠不得水戰止靠陸戰也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來每自南而北度南麇山則自廣入閩矣過流江寨則出閩入浙東矣越海門則又浙之西矣踰寶山至吳淞沙等處則又自浙入江南直隸矣沙上以南不暇泛及茲以海道之要害切于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海之吭而廖角掘港皆

籌海重編

卷之六

六十九

楊之東南界也胸山據淮海之首營州嶸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寇盜可以停舶出沒之處乃據守所當先者也

吳郡監生金魚云倭寇之患起於吳淞而沿及淮揚蓋揚州富甲天下人所素聞三十五年之夏賊以二百餘人突至揚州城下城中謹閉自守任其逡巡無如之何大掠而去自是益生欲豔而揚州為賊所必窺之地矣以江北之大勢言之東起滕角嘴大河口以及呂四廬家等場沿于楊樹港海門裏河通州與如皋泰州稍折而北則為揚州矣過揚州而西稍北則天長滁州抵中都踰海門而北則為徐步營又北則

籌海重編

卷之六

七十

為岬港又東北則為新插港轉而西北則金沙鹽城廟灣劉庄姚家蕩再西北則蛤蜊麻線等港而至大海口矣劉庄東北則安東安東之北則為海州賴榆泰州西北則為高郵寶應寶應之北為淮安淮安轉西則泗州以達鳳陽此江北形勢之大畧也賊入海之道有二其一新港為一道新港即所謂三江口蓋由南江狼山越儀真瓜州而入登岸則下家墳周家墳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入以登岸亦可從以出海者也此最為便道其二則蛤蜊麻線等港沿北大海口為一道大海口有水陸路南通廟灣與劉庄姚家蕩俱為大鎮賊若據此我兵屯於湯湖岸等處賊南尋新港路出不得則必北尋大海口而出勢所必然也若安東海州之東北有大北海不惟道里迂遠且砂磧甚多此不可運舟者也岬港新插港之東亦有北海砂磧亦多不堪重載此但可從以入而不可出者也是賊出海之路止有三途若其登岸之處則不一東則滕角嘴呂四場西則楊樹港徐沙營又西則狼山楊樹港比則新插港掘港皆其所從以登岸而入寇之路也夫賊所欲慕惟在揚州一執居民便問其道若登狼山必窺通州而揚州在西使于榆東榆西等處率民以掣其後則賊必不敢直前以寇揚州若于滕角嘴呂四場或新插港岬港以進便于榆東榆西等處屯兵以遏之則揚州可無危故今榆東榆西等處最為要地而當事者欲屯宿重兵以控扼

賊鋒者有以也按江北之地細港委蕩固亦有之而平原浩壤則視吳松爲多夫西北騎兵倭寇未易以嬰其鋒也既得平地則騎兵可施三十八年之捷以西北騎兵三千爲之先衝可見也他有湯湖岸者又范公所築以捍海盜者也故亦名范公堤東南起呂四場西北抵姚家場綿亘幾三四百里高岡平衍可用騎兵爲之長驅今東關瓜州俱已建堡賊若松聯角嘴呂四場及新神港岬港以進或不能襲取揚州必轉之東北而窺淮安安東以據劉庄廟灣我軍苟能彼此夾攻逼之使至湯湖岸以西北騎兵衝其鋒而以火器繼之各路兵隨後擊之賊可一戰成擒矣故我軍惟利賊之至此者有以也新神港東臨北海素

籌海重編

卷之六

七十一

有鹽徒數百艘聚泊崇明北徙之寇欲劫鹽協使而不果當事者欲置官于此以提督鹽徒使不爲賊用而爲我用亦一見也夫寇興以來燒劫屠戮之慘吳淞淮揚所同若獲利之多則有如淮揚者而賊所必不能舍者在是矣況其地運道

陵寢在焉所係尤重乎夫江北之地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海內不爲要害其要安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裏河鎮也榆東榆西等場也瞭角嘴呂四場也岬港新神港也廟灣劉庄金沙場姚家蕩也今皆以建城堡設戍守非若往日之無備矣其要害之尤者曰新河出入最便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神港且有鹽徒聚艘於此者也曰廟灣以其爲

巨鎮而可通大海口也故當事者欲以把總二人一住新港一住北海一住廟灣一爲陸路遊擊住劉海安鎮若海安在如皋泰州之間東可以控扼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也

鐘按往者倭寇煽亂江北常被禍矣未有如江南之慘且旋奏大捷者何哉蓋倭寇無他長所恃不過一刀縱有倭弓鳥銃亦無幾何惟其深入則專必歛則鬪且性狡諳善於設伏故常以寡擊衆江南地多溝洫騎不得長驅步不得用衆往往爲其所陷江北則地多平原人便弓馬誠以鐵騎強弩風馳電驅未有不如駭鯨之決細網者劉顯淮揚之捷是也若在東南非節制之兵兼火器長枚未易以較雌雄矣故大江以南陸兵雖不可少而禦之於海爲要大江以北舟師雖不可廢而禦之於陸亦易不惟地利所宜誠以南人使船如馬北人乘馬如船正當以長擊短而不以短擊長也

籌海重編

卷之六

七

籌海重編卷之六

終

等海重編卷之七

崑山鄭若曾原編  
晉江鄧鐘重編

目錄

山東總圖

山東兵防官考

山東倭變紀

山東事宜

北直隸總圖

北直隸兵防官考

北直隸事宜

遼海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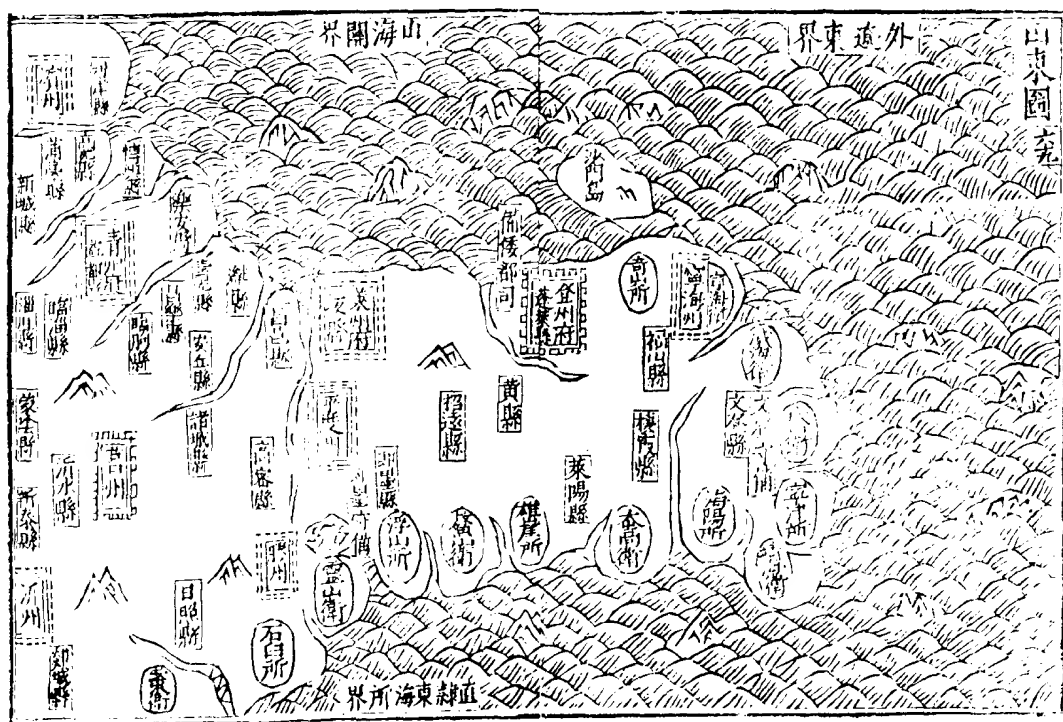
籌海重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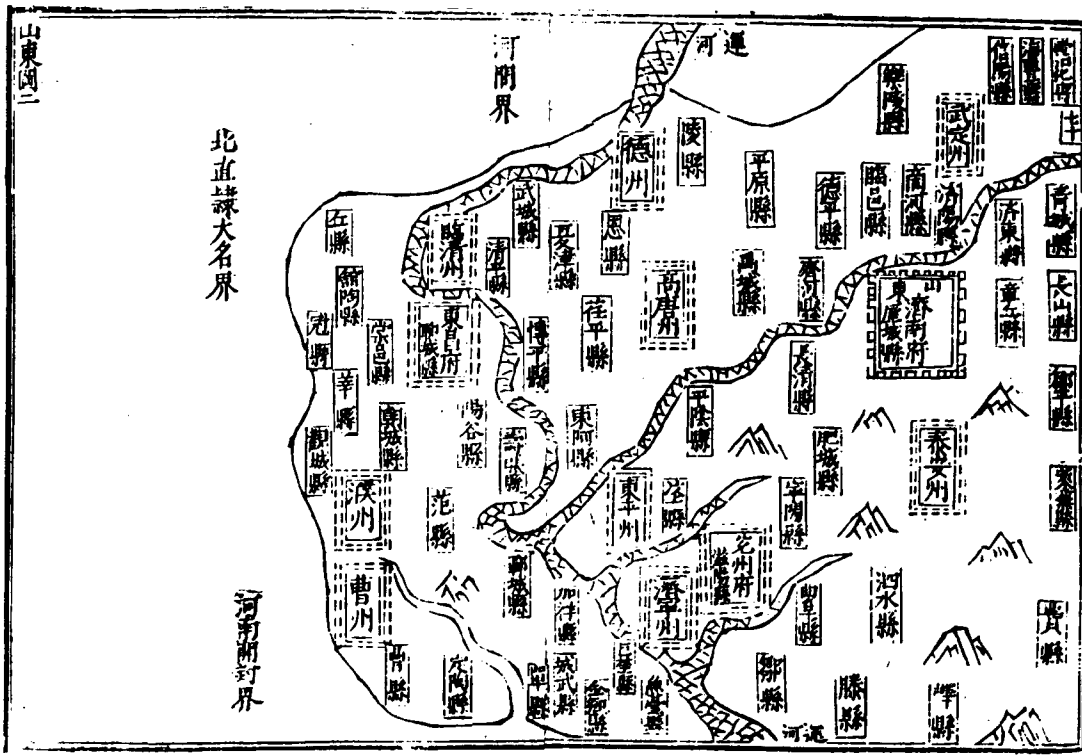
六十二

遼海兵防官考

遼海倭變紀

遼海事宜





山東兵防官考	
備倭都司	今改遊擊
文登守備	
即墨守備	
沙溝守備	
此外有都司掌印命書各一員春秋領班命書六員	
沿海衛所	
青州左衛	京操軍三千六百二十人 城守軍七百二十人
萊州衛	京操軍二千七百三十三人 城守軍四百五十三人
王徐寨所	守城軍餘四十八人
登州衛	京操軍一千九百人 城守軍二百五十五人
福山所	守城軍餘一百一十四人
寧海衛	京操軍二千六百六十五人 城守軍餘一千一百二十人
奇山所	京操軍四百九十八人 城守軍餘一百三十四人
威海衛	京操軍二千三百六十八人 城守軍餘七十五人
金山所	城守軍餘二百一十四人
百尺所	守城軍餘三十五人
成山衛	京操軍二千一百五十六人 城守軍餘二百六十一人
尋山所	守城軍餘九十四人
靖海衛	京操軍一千五百九十三人 城守軍餘二百五十五人
寧津所	京操軍五百三十九人 城守軍餘二百六十八人
海陽所	京操軍四百九十六人 城守軍餘二百三十八人
大嵩衛	京操軍二千四百九十二人 城守軍餘三百五十六人
大山所	守城軍餘二十六人

整三	馬停寨	整四	竈河寨	整四	馬埠寨所	整六	柴葫巡檢司	整五	海倉巡檢司	整五	魚兒巡檢司	卷之七		整十	塘頭寨所	沿海整堡	石臼所	安東衛	夏河所	膠州所	靈山衛	浮山所	雄崖所	鰲山衛
界百	東寨	東寨	東寨	武家莊	武家莊	諸高	上高	立魚兒	黑山	立魚兒	立魚兒	卷之七		上河	上河	上河	上河	上河	上河	上河	上河	上河	上河	上河
鈴鐺旺	河口	河口	河口	河口	河口	河口	河口	河口	河口	河口	河口	卷之七		河口	河口	河口	河口	河口	河口	河口	河口	河口	河口	河口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卷之七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堡一	奇山所	整五	福山所	整三	孫徐巡檢司	整七	登州衛	整四	盧洋寨	整四	楊家店巡檢司	卷之七		整五	解米寨	劉家汪寨	整五	黃河寨	整六	馬停鎮巡檢司	整三	東良海口巡檢司	整六	王徐寨所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卷之七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卷之七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高山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卷之七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p>整十七</p> <p>青山 考超 小勞山 長家嘴 因山</p> <p>蒸餅山 馬山 黃連嘴 羊家島</p> <p>大小泊 紀家埠 青魚島</p>	<p>溫泉鎮巡檢司</p> <p>守整弓兵六人</p>	<p>整二</p> <p>可山 半月山</p>	<p>寧津所</p> <p>守整軍餘三十九人</p>	<p>整十三</p> <p>龍山 王家舖 芝麻灘 青山山 崑山寨</p> <p>大頂山 萬口 孟家山</p> <p>蘆虎山 施地崗 柴家山</p> <p>上現山 高樓山</p>	<p>堡二</p> <p>靖海衛</p> <p>守整軍餘六十三人</p>	<p>整十八</p> <p>石崗 磨浪頂 標杆嶺 石脚山</p> <p>郭家口 蘆鹽山 赤山嘴</p> <p>鑲木山 望將山 永泰寨 頭姚山 峯山高</p>	<p>堡三</p> <p>赤山寨巡檢司</p> <p>守整弓兵三人</p>	<p>整一</p> <p>海陽所</p> <p>守整軍餘五十一人</p>	<p>整九</p> <p>小龍港 白沙山 乳山 乳山 乳山 乳山</p> <p>城子港 榜燒港 帽子山 孔家庄 黃利河 孤山</p>	<p>堡八</p> <p>乳山寨巡檢司</p> <p>守整弓兵九人</p>	<p>整三</p> <p>大嵩衛</p> <p>守整軍餘三十六人</p>	<p>整七</p> <p>望石山 劉家嶺 麥島</p> <p>草島嘴 嶺兜山</p>
---	-----------------------------	-------------------------	----------------------------	--	--------------------------------------	--	---------------------------------------	--------------------------------------	--	---------------------------------------	--------------------------------------	--

堡五	界河	管村	青山
大山所	守整堡軍餘二十四人	黃山	小山
堡七	黃陽	虎巢山	大山
堡一	朱阜	脂牛山	北蕪山
行村寨巡檢司	守整弓兵九人	高山	田村
堡三	靈山	望山	公平
雄崖所	守整堡軍餘二十四人	米粟山	望山
堡五	土家山	王壽	公平
堡三	青山	王壽	公平
栲栳巡檢司	守整弓兵九人	丈二山	金錢山
堡三	望梅	金錢山	公平
浮山所	守整堡軍餘四十五人	望梅	金錢山
籌海重編	卷之七	七十六	
堡十九	孫山	城陽	張家莊
堡五	明旺	營前	雙山
鰲山衛	守整堡軍餘七十五人	馬山	大村
堡二十	桑園	皮嶺	石壩山
堡五	高山	蕭莊	龍江
膠州所	守整堡軍四十八人	塔兒	東城
堡十	孤埠	沙河	大壘
塔兒	孤埠	沙河	杜家巷

堡六	陳村	石湖	柴村
古鎮巡檢司	守整弓兵九人	北青	古積
堡三	西青	古積	
夏河寨所	守整堡軍餘四十八人	丁家村	王家莊
堡十六	封家嶺	走馬嶺	趙家營
靈山衛	守整堡軍餘九十八人	紫良山	黃埠
堡三十	鹿角河	東石山	崇石山
堡三	劉家溝	白塔	孫家港
堡三	長城嶺	張家莊	孫家港
堡三	西子埠	李家	野山埠
堡三	敬堯山	黃埠	沙嘴
堡三	帽于山	本寨東門	沙嘴
逢猛巡檢司	守整弓兵九人	本寨東門	沙嘴
籌海重編	卷之七	七十七	
堡三	島兒河	互埠	
高家港巡檢司	守整弓兵六人	島兒河	互埠
堡二	司俊	互埠	
南龍灣巡檢司	守整弓兵六人	司俊	
堡二	朝家	陳家臺	
信陽鎮巡檢司	守整弓兵十二人	陳家臺	
堡四	南黃	南石嶺	
石臼所	守整堡軍四十二人	東沙嶺	西大嶺
堡十四	石河	金線	勝家嶺
夫舍巡檢司	守整弓兵十二人	南石臼	北石臼
堡四	焦家	三叉口	

安東衛 守整堡軍餘四十五人

整十五 蘭頭山 鴉高山 泊峯 大河口 味蹄溝 張洛 黑漆子 紹洛 小阜兒 烽火山 虎山 本寨 孫嘴 味蒲

各省兵防官考俱不載巡司而山東獨及者以巡司墩寨與衛所烽墩嶧次續錯故且載之

籌海重編 卷之七 七十九

山東倭變紀

永樂六年倭賊襲破寧海衛 殺掠甚慘節得過 銘以大機被刑

寇成山衛

白峯頭寨 雜山寨及大嵩草島嘴寨 山羊山寨 陸島張家庄 以次被掠

入于家庄寨百戶王翻灰之

入桃花開寨百戶周盤灰之

嘉靖三十四年 月賊登犯日照縣

三十五年四月賊登犯寧海衛官兵討平之

犯海陽所官兵討平之

籌海重編 卷之七 八十一

山東事宜

登州營

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三營聯絡每營當一面之奇登州營所以控北山之險也登萊二衛脩青州左衛俱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奇山福山中前王徐前諸所語寨則有黃河口劉家汪解宋盧徐馬停阜河馬埠諸寨語通司則有楊家店高山孫芥鎮馬停鎮東良海口柴胡海倉魚兒舖高家港諸司三營各立把總二員以總轄之其在海外則島嶼環抱自東北崆峒半洋西抵長山蓬萊田橫沙門暨礮三山芙蓉桑島錯落聯綿以爲登州北門之護過此而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若島中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陽之編伍非山東之戍卒也叫奴跳梁可畏而不可恃故北海之濱既有府治而設險者復建備倭城于新河海口以爲屏翰且有本營之建焉沿海兵防特重其責非若他省但建水寨于島嶼良有以也天島嶼既不設險則海口所係匪輕自營城以東若株直石落灣子劉家汪平暢蘆洋諸處自營城以西若西王庄西山梁家孫家海洋山後八角城後芝罘舊島諸處皆可迴番船登突嚴外戶以緩堂關其本營典守之責乎

文登營

登萊乃泰山餘絡突入海中又登縣尤其東之盡處

也成山以東若早門灘九家赤山白蓬頭諸島縱橫沙磧聯絡潮勢至此衝擊騰沸議者謂倭船不敢猝達然考之

國初倭寇成山傍白峯寨羅山寨延大嵩羣島嘴等處海側居民重罹其殃倭果畏海奚而有是哉故文登縣東北有文登營之設所以控東海之險也寧海威遠成山靖海四衛皆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寧峰海陽金山百尺崖尋山諸所語寨則有清泉赤山等寨語通司則有辛汪溫泉鎮赤山寨諸司遂而北則應援乎登州迤而南則應援乎即墨三營鼎建相爲犄角形勝調度雄且密矣有于城之寄者其思國初成山之變而倭戍無虞也哉

即墨營

即墨營

山東與直隸連壤卽墨縣南望淮安東海所城左右相錯如咽喉關鎖邇年登萊海警告寧然淮陽屢被登劫自淮達萊片帆可至犯淮者犯萊之漸也故卽墨所係較二營似尤爲要自大嵩羣山靈山安東一帶南海之險皆本營控禦之責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雄崖膠州大山浮山夏河石洞諸所語通司則有乳山行村柘柘島逢猛南龍灣古鎮信陽夾倉諸司其海口若塘家灣大任陳家灣鷺兒柘柘天井灣頭武周疇松林全家灣青島徐家庄諸處俱爲衝要隄防尤難

國初倭寇登萊山毒痛甚慘卽本營所轄之地也殷鑒不遠

封守者其可以弗慎乎

一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于淮陽靡不受害而山東獨不之及豈其無意於此哉亦以山東之民便于鞍馬而不便于舟楫無通番下海之人爲之嚮導接濟焉耳然邇年青齊之兵多爲所憾安知其中無識海道而勾引者乎觀山東諸郡民往強悍樂于戰鬪倭之短兵不足以當其長鎗勁弩倭之步戰不足以當其方軌列騎萬一至此是有喪其元也所虞者登萊突出海中腹背受敵難于隄備

國朝專設備倭都指揮一員巡海副使一員分駐二郡衛所森嚴墩堡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申明振厲庶幾其無患乎

籌海重編 卷之七

全

一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出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伺焉者也若白蓬頭魏于口橋雞鳴嶼金嘴石倉廟濠灘亂磯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焉者也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交牌信驗習熟有素則他日

廟堂或修海運亦大有賴焉獨禦倭云乎哉

一山東今日之患有二其一曰班兵懷跋扈之志久矣其二曰登萊島民原係遼陽所徙不受法制地方難弄宜早治而亟平之不然潰決之虞不能免也

一山東關係大要尤在海運考元時海運故道南自福建梅花所起北自太倉劉家河起迄於直沽迢迢五千餘里永樂以來會通河成海運遂廢運者皆由漕河所以避開洋之險也然海險莫甚於成山以東白蓬頭等處危礁亂磯端流伏沙不可勝紀非熟識水洪則不敢行宗伯席書云海運一失人不復生河運有失尚幸不殊以生易死輕重昭然是海運之罷端爲山東之海險也然漕河自王家開以北至於德州千有餘里乃

國家咽喉命脉其通其塞所係匪輕况黃河漸徙而南或衝而北易爲漕患及今承平修復海運以備不虞豈非

籌海重編 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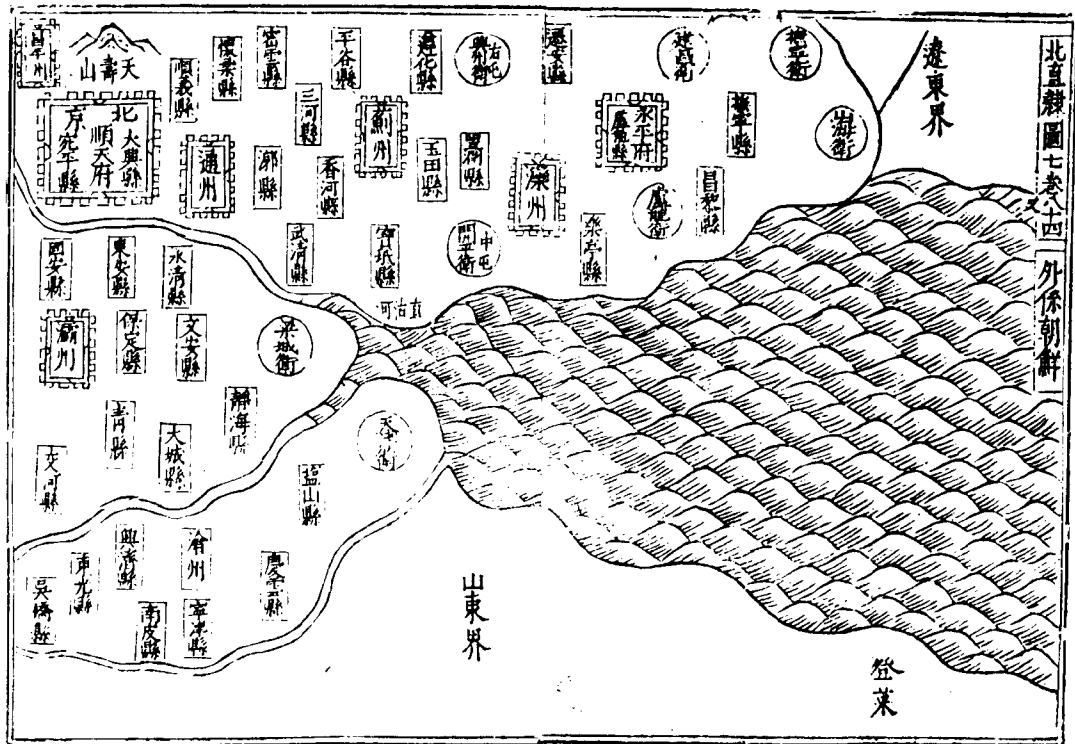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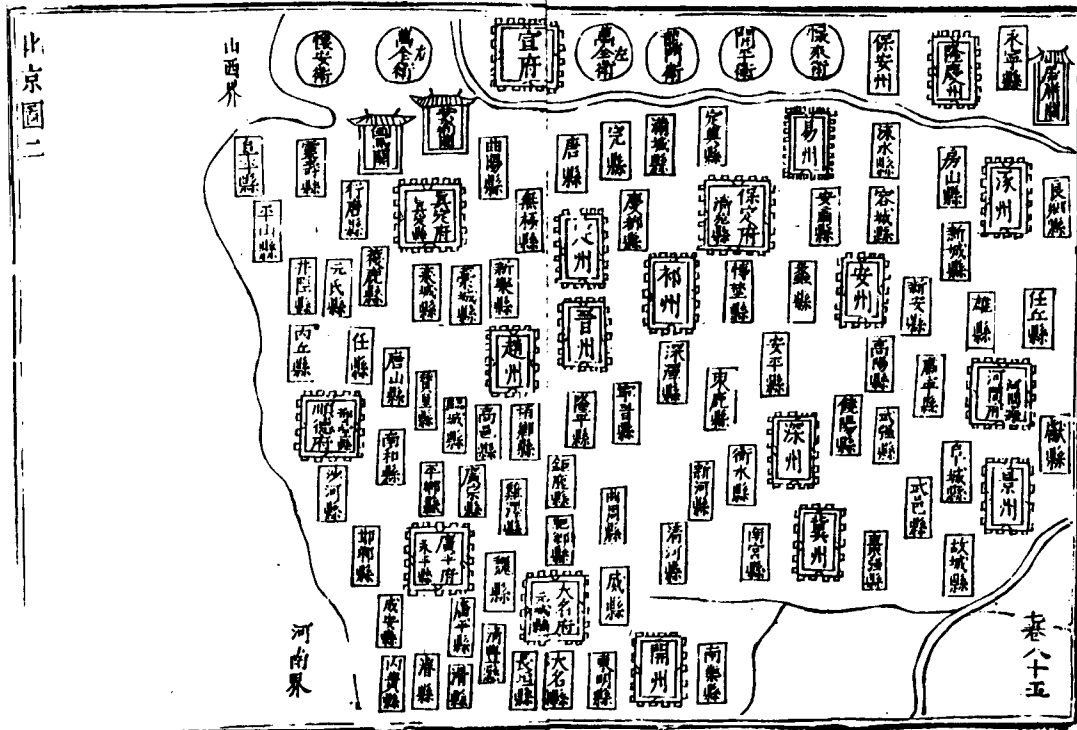
國家之大計哉嘉靖初年

廟堂嘗議及此或建議欲於膠州鑿山落土以達海倉以避洋險山東撫巡病其煩難而止惜小害大可慨也夫會通河也膠萊新河也登萊海險也皆山東所轄之處也今之論山東海患者但知備倭而不知備運故及之

鐘按日本地勢正對寧紹朝鮮地勢最逼登萊隋時東萊造船以伐高麗壤相近也嘉隆間倭自本國乘汎入犯所毒痛者上有浙直下及閩廣耳山東未嘗犯寇被兵也今倭據朝鮮則今之山東卽昔之閩浙也添守備之設留上流之軍誠急務矣然向者爲患在數千里之外尚爲疥癬之疾今則

為患在數百里之內實為腹心之憂問罪興師以  
 除剝牀之禍在今日誠未易談也雖然高麗自  
 國初以來為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者恃中國為之  
 緩急耳若危不能持廢不能興則東南海外  
 朝貢者三十六國將何所觀望哉春秋諸侯有相侵伐者  
 齊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此山東往事也故及  
 焉





北直隸兵防官考									
北直隸兵防官無慮百數原皆為防邊而設未有防海者近因倭警添設提督總兵經畧標下中軍各遊天津永平等處添註海防備倭遊擊此後或有添設未敢列定當闕以俟									
沿海府衛州縣									
山海衛									
永平府									
昌黎縣									
盧龍衛									
樂亭縣									
滦州									
寧海軍編									
開平中屯衛									
寶坻縣									
武清縣									
梁城衛									
天津衛									

北直隸事宜

鐘按

京畿山河帶礪東負大海向未嘗遭倭亂亦未嘗有備

倭之設故兵防官考倭變紀不錄焉以大勢論之

山東遼左突出海外畿甸居中越數島而為朝鮮

曩者倭奴在其本國誠不能飛渡而肆毒也今既

據朝鮮而有之則天津永平一帶無不當敵衝者

設重鎮集舟師水陸兼備誠不可後矣議者欲變

借運船禦之於海是矣但糧船非樓櫓巨艦之比

而運卒豈乘風破浪之夫非計也議者又欲借舟

於閩浙是矣但登萊暗礁突出千里運道久廢豈

篙師能卒辨哉此自冬月風汛不便言之若夏天南風盛發之時閩浙舟師亦可

籌海重編

卷之七

全七

也是喪已成之我軍而填無窮之巨浪也無已則

召閩之工匠於天津永平隨處造船無不可者合

用木料預先從裏河取運合用兵夫預先於沿海

召集合用器械預先發各處打造一面清野練兵

備之於陸一而鳩工造船禦之於海木料具工匠

齊數十百艘可計日而就大則為問罪之師小則

為備禦之計此今日所當亟為之圖也然又有說

焉直隸自寶坻天津永平一帶以達山海延袤數

百里水陸設備當不下二萬之衆一年之費當不

下二十餘萬十年則費二百萬也倘倭奴尚據朝

鮮則為備無已時矣孰若為一勞永逸之計興千

萬之師水陸並進電掃席捲仰

天朝之威存亡繼絕固我藩離較之年年設備便宜百之

或謂高麗失利遼左無功古今明戒于何言之易

耶是大不然隋唐都於長安去高麗最遠因怒興

師誠為黠武我

朝定鼎北平與高麗共一水耳此門庭之寇當與周之玁

狁漢之單于唐之突厥宋之金元例論豈隋唐高

麗遼左比哉且關白封府庫撫士民財物無所取

百姓無所戮此其志欲何為耶語曰蝮蛇螫手壯

士斷腕蛇已發頭頭可斷乎此在

廟堂自有定畫無容杞憂為也

鐘聞之俞都督曰用兵有鵬勦有大征事小敵脆

則選銳輕齎襲敵不意似鵬之擊鳥卑飛斂翼而

籌海重編

卷之七

全七

擊之也故曰鵬勦之兵如事鉅敵堅則徵兵積糧

堂堂正正分道並進以數月為期故曰大征之兵

兵家必先定其規模而後行之若鵬勦失用兵太

多機自難密計糧無幾竟致乏匱是以大征之規

模而行之鵬勦也若大征失用兵太少既無攻圍

之勢限以旬日不知困守之方賊遁無以堵賊衝

無以迎是以鵬勦之規模而行之大征也兩不收

功戰此之由今日高麗之師止為大征乎其為鵬

勦乎夫以隋唐之強尚不能得志於遼左乃倭酋

開白一旦舉朝鮮若振槁然則今日問罪興師當

為大征而不為鵬勦也明矣如其為大征也則鐘

試籌之有六焉夫倭自朝鮮而航渡天津也甚易



自遼東永平而迫

京師也甚難彼豈不知地形而故拘唐人以問道於遼者蓋聲東擊西之詭耳倘或大兵舍天津而屯遼左則彼必揚帆西渡自燕薊淮揚登萊一帶無不受敵者萬一內地奸民從而蟻附之其爲患又不止一關白矣故料敵宜審也自古伐外夷未有不用舟師以取勝漢伐朝鮮用樓船將軍因而郡縣其地唐雖度遼而不用舟師以戰故訖無成功蓋陸兵所由入之道彼尚得設備以待我舟師一至則隨地可登其勢無所逃遁故舟師宜集也倭奴向之所長者一刀耳聞之關白無論兼有弓銃且慣用捷刀捷力者倭刀而加其柄也彼其所以稱雄於數島者既恃以長擊短之術則我所以制禦之者又當出其長技之外故兵械火器宜精也今日水陸之兵計不下十餘萬矣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師行糧食皆當預爲之計且朝鮮被倭蹂躪久矣其難因糧於敵可知也千里饋糧則士有饑色故糧餉宜足也夫有漢高之才然後可將十萬又安得若而人者而將之蓋必將將者知兵將之能否審形勢之要害何宜於水何宜於陸何者由北而南何者由東而西集謀廣思各盡所長規畫既定然後勉期並進庶可收萬全之功故選將宜廣也朝鮮白

高皇以來臣服李氏非一日矣今一旦越在草莽宗社凌

籌海重編

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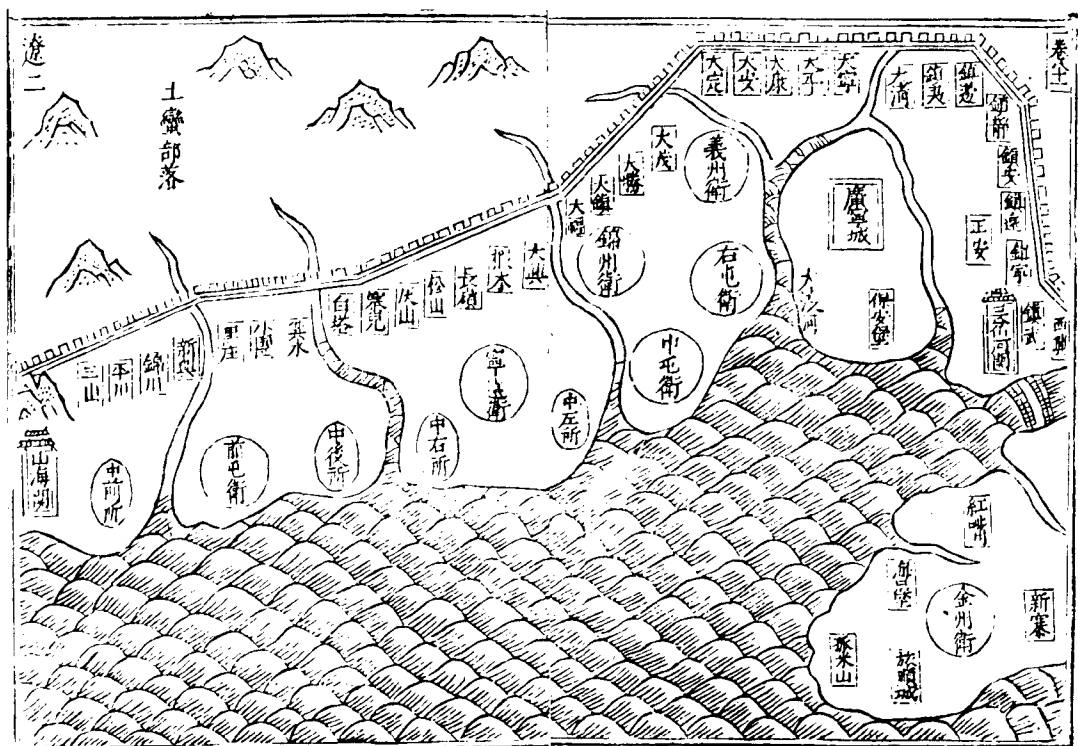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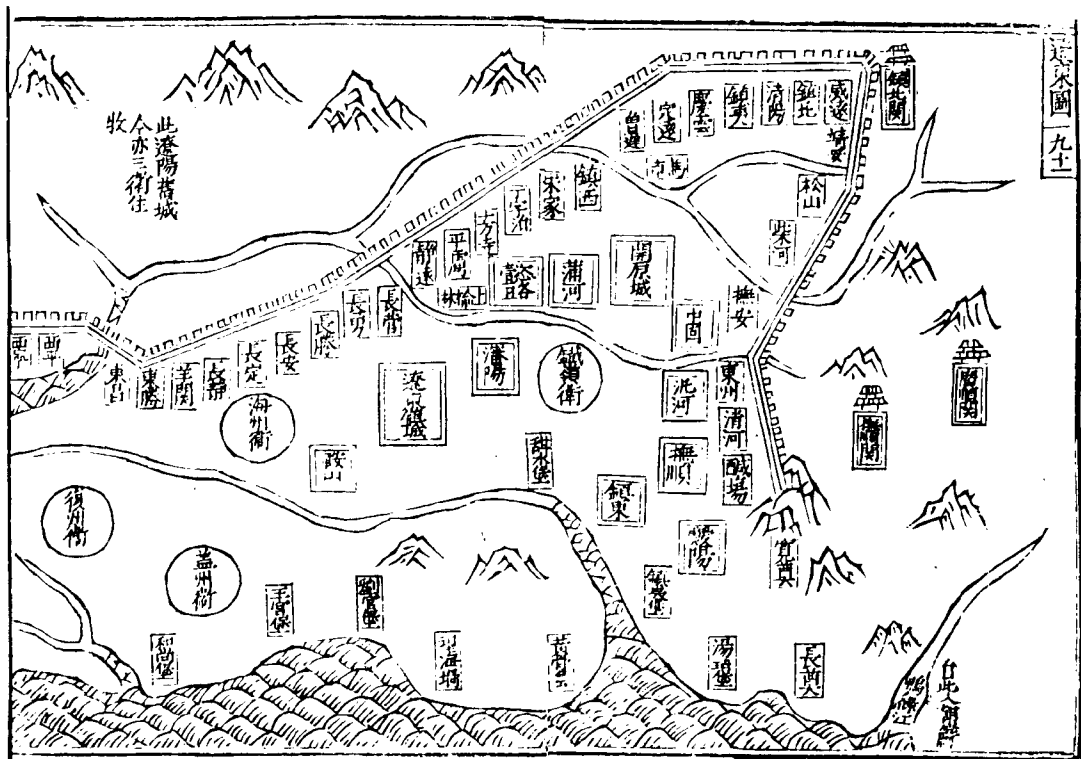
九

夷其中豈無忠臣義士如申包胥之復楚田單之復齊者誠因而鼓舞之彼既習於地利便於土俗必能倒戈還向助我傳功故因間可用也夫惟六者備然後可以宣威服遠可以恤小定傾如其未也則寧效委梁之策勿蹈救趙之危寧爲王翦之持重勿爲李信之輕舉可也或曰關白以封豕長蛇之心伐之亦入犯不伐亦入犯伐之則變速而禍小不伐則變遲而禍大奈何曰欲盡關白之衆而殲之使片帆不返此猶假於時月若欲禦之使不入犯其策甚易然則計將安出曰其計與寧夏水攻之意略同但夾水之策昔人常行之故皆知其便此策則自倭變以來未有行者韓淮陰曰在兵法中顧諸君不察耳謹啓其端倪俾有專高麗者當自得之

籌海重編

卷之七

九



遼東兵防官考

鎮守總兵官

遼陽副總兵

寬奠參將

海蓋參將

復州參將

寧遠參將

廣寧遊擊

中後所遊擊

中右所遊擊

金復守備

默陽守備

籌海重編 卷之七

中前所備禦

西平備禦

右屯備禦

海州備禦

蓋州備禦

長食備禦

遼東兵防官共五十員茲舉濱海地方者載之餘條

防邊不具入

沿海衛所

金州衛

復州衛

蓋州衛

海州衛

廣寧衛

廣寧右屯衛

廣寧左屯衛

廣寧中屯衛

中左所

廣寧前屯衛

中右所

中後所

中前所

沿海關城墩臺

義州城

籌海重編 卷之七

城一

堡四

堡三

金州衛

城四

堡三十八

臺一

堡六

堡六

黃骨島

劉下寨

新寨

三王山

七箇山島

鹽場島

龜兒島

紅崖島

野鷄島

長沙嘴

南關島

石門島

和尚島

海青島

蓮花島

馬雄島

太平島

團山島

黃家島

老鴿嘴

李龍店

大黑山

青島

磨盤山

蕭家島

小沙河

大沙河

望海城

旅順北城

雙湖

塔兒山

三山

磨牙山

石家

入塔山

青倫林

望海城

旅順北城

磨牙山

素親海舟

千二百石予孫世襲

遼東事宜

遼地貢山阻海屹然爲東北雄鎮北隣沙漠而盜海三萬藩陽鐵嶺之統於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寧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者足嚴守望京師翰屏可謂固矣然觀今日備虜邊防頗爲有賴而備倭海防視爲虛文蓋自劉江金線島之捷而海氛久熄自山東海運之廢而墩臺蓋廢於是旅順諸堡亦無復用識者謂遼東沿邊五路得分守應援之規沿海衛所亦當如其制如旅順而西以金州轄之三岔河而南以蓋州轄之三岔河而東以三屯轄之總兵權校之統其責者秋汛以防邊爲重防海爲次春汛以防海爲重防邊爲次則雖島夷窺伺豈能遽犯哉

新海軍編

卷之七

九十六

鄭若曾曰遼東倭患較諸省似可緩所虞者地千餘里衛所軍旅將十萬員名止藉山海關一線鎖餉我朝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文自

通

畿輔虜騎乘間何以禦之此其患不在兵之不强而在食之不足食足則兵強兵強則守固矣邇者登萊運米達遼甚便惜其不多愚謂

國初軍屯商中之制至爲精當而大壞極弊司國計者深念而亟圖之可也

鐘拔遼東三面頽夷一面阻海迤東南爲鴨綠江朝鮮貢道在焉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夷絕跡蓋恃

高麗爲之藩蔽也今高麗陷矣觀輜車唇齒之義則爲遼左慮者豈直東虜已哉或謂倭患必不在遼蓋以倭之志若在子女玉帛也則窮邊絕塞千里蕭條非所垂涎明矣若其不自揣量包藏禍心也則楊帆而渡天津稀縱豕突無所不至何必滋遼越薊犯重關之險哉雖然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造舟秣馬水陸兼防因利乘便批亢擣虛此今日要務也

新海軍編

卷之七

九十七

籌海重編卷之八

目錄

朝鮮國圖

朝鮮事畧

日本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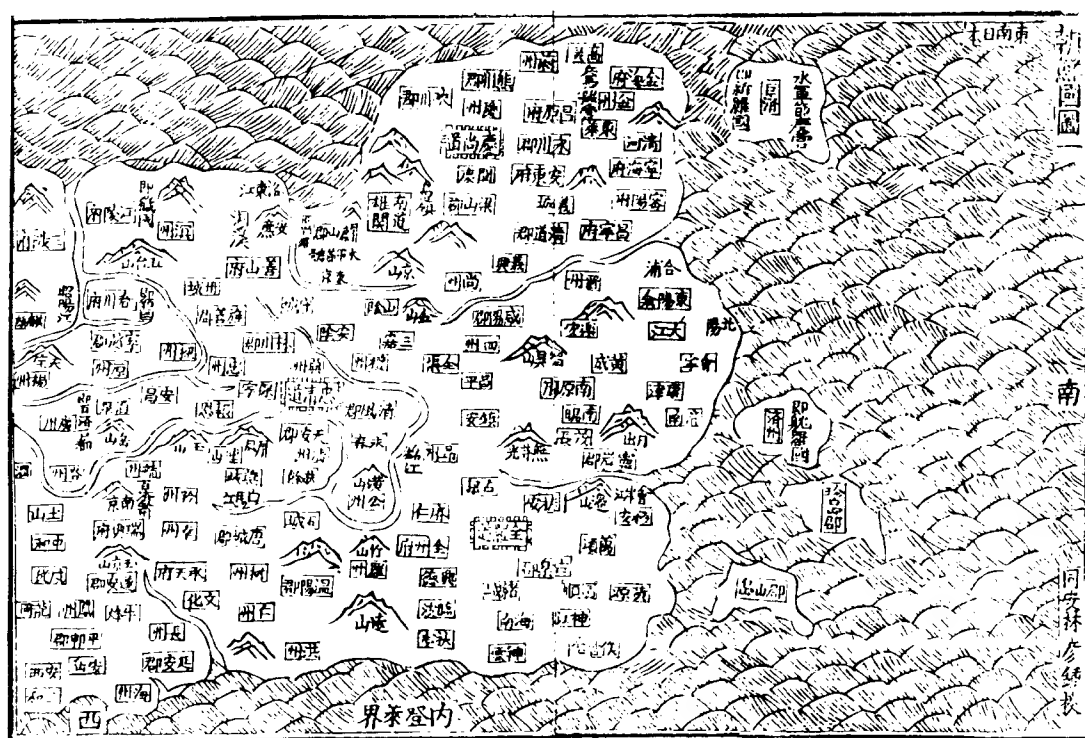
日本入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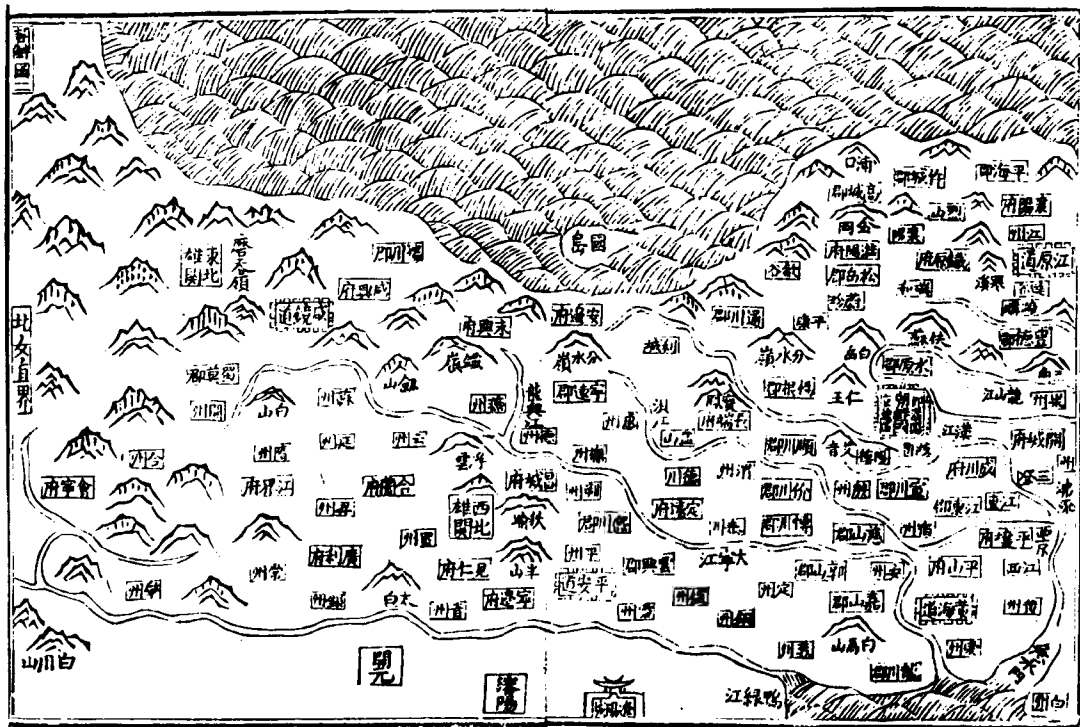
倭國事畧

寇踪分合始末

崑山鄭君曾原編  
晉江鄧鍾重編

籌海重編 卷之八 目錄





# 朝鮮事畧

朝鮮周所封箕子國也秦屬遼東外倣漢皆郡縣管始  
 自爲聲教云其國東西南三面濱海北隣女直西北至  
 鴨綠江東西相距二千望南北四千里分入道統郡府  
 州縣其俗崇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而惡殺賊折  
 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爲婚以三年始葬飲食用俎  
 豆官吏閑賦儀君者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制俸以杭釀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鎮國者九都神嵩  
 北岳其名山也海鴨綠江其大川也金銀鐵水晶鹽網  
 布白糯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納海豹蚬蛸榛  
 松入參其物產也洪武二年王遣使表賀卽位賜金印  
 詔命文綺大統曆冊爲高麗王十年以其貢使煩數論  
 海重編 卷之八 二百

遼東守臣謝絕之遂定三年一貢著爲令由是如期遣  
 貢不數不疎二十四年其相李仁人子成桂篡立請更  
 國號曰朝鮮永樂元年復賜冕服九章圭玉佩玉宣德  
 初賜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正統間賜遼遊真善等  
 冠絳紗袍龍家玉帶等服以高麗去神京不遠人知經  
 史文物禮樂畧似中國非他比故列聖寵優如此嘉靖  
 人繼大統遣使朝貢三十六年王請改正大明會典所  
 載成桂篡逆事詔從之萬曆初遣使告卽位隨齋朝賀  
 至今貢獻不絕道由遼東山海關入二十年爲倭西關  
 白所據王越在西海讀定中旄丘之詩重有感夫

入道

中日京歲東曰江原平穡稻之地西曰黃海古朝鮮焉

韓舊地南曰全羅本亡韓之地東南曰慶尚乃辰韓之地西南曰忠清皆古馬韓之域東北曰咸鏡本高句麗之地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分統郡州縣

京畿道所統

郡三

楊根 豐德 水原

府三

漢城 開城 長湍

州七

楊州 廣州 濟州 驪州 交河 三登 土山

江原道所統

郡七

作拔 平海 通川 寧越 松岳 桂陽 高城 三陟

府五

江陵 淮陽 鐵原 龍州 襄陽 江州 雲州

州四

黃海道所統

縣十

平康 安昌 烈山 咸興 瑞和 丹城 拜城 蔚珍 歡谷

黃海道所統

郡三

遼安 延安 平康

府三

平山 瑞興 奉天

州六

黃州 仁州 海州 咸興 安岳 三和 龍岡 長淵 江西 牛峰 文化

全羅道所統

郡三

靈岩 古阜 珍島

府二

全州 南原 光州 羅州 密州 昇州

州四

縣二十三

蔚山 茂天 鎮安 武安 金堤 康津 興德 黃海

慶尚道所統

郡七

蔚山 慶山 熊川 陝川 金海 蔚山 寧海 密陽

府六

安東 蔚山 蔚山 蔚山 蔚山 蔚山

州五

蔚山 蔚山 蔚山 蔚山 蔚山

縣十二

蔚山 蔚山 蔚山 蔚山 蔚山 蔚山 蔚山 蔚山 蔚山 蔚山 蔚山 蔚山

忠清道所統

郡四

清風 溫陽 天安 林川 忠州 清州 公州 幸州 清州 清州 清州 清州

州九

忠州 清州 公州 幸州 清州 清州 清州 清州 清州 清州 清州 清州

縣七

忠州 清州 公州 幸州 清州 清州 清州 清州 清州 清州 清州 清州

咸鏡道所統

郡三

咸興 永興 鏡城 安邊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府五

咸興 永興 鏡城 安邊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州八

咸興 永興 鏡城 安邊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縣一

咸興 永興 鏡城 安邊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平安道所統

郡十一

咸興 永興 鏡城 安邊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府九

咸興 永興 鏡城 安邊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州十六

咸興 永興 鏡城 安邊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縣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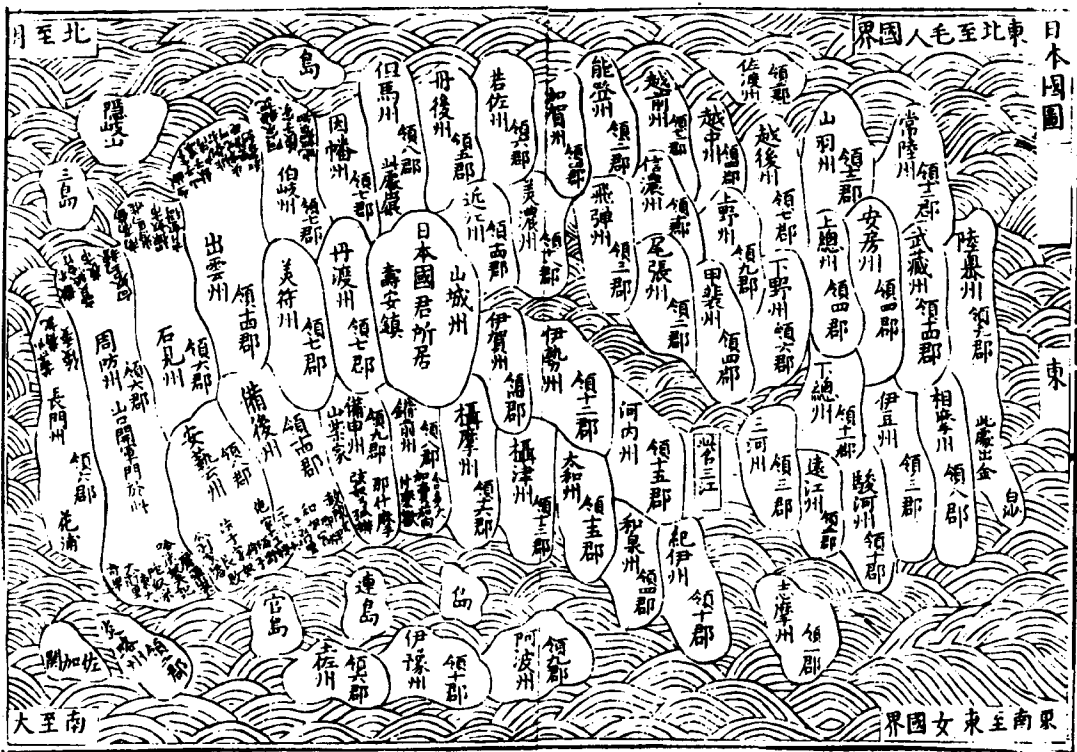
咸興 永興 鏡城 安邊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咸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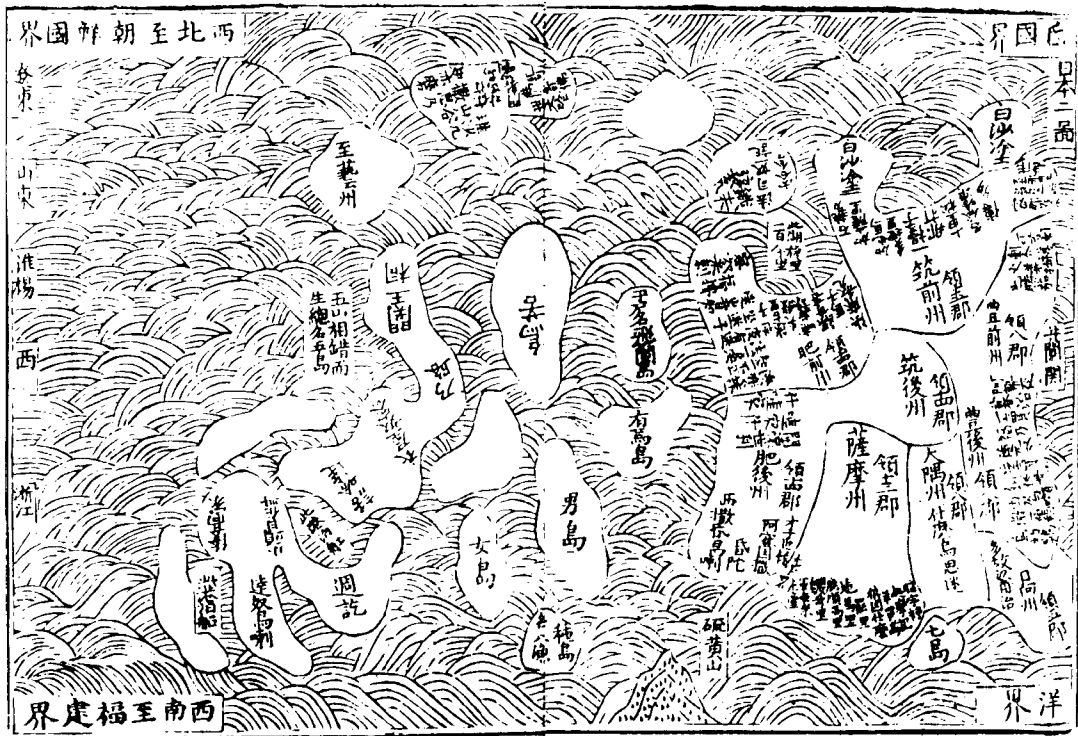


鐘按朝鮮地乃漢直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也隋時竭天下之力以爭之而不得姑無論已我朝高麗王李懌嘗獻倭酋古多羅等三千獻闕下何其壯耶乃今爲關白所據如發衆然豈盛衰固有時哉善乎遠啓疆之言曰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邲有國者不可徂承平而忘戒備也如此茲謹錄其圖并說如右是有事朝鮮者無庸聚米云爾

朝鮮重編 卷之八

朝鮮四





1

卷之八

非賴叮

卷之五

下此

相去四百二十里與平戶相去二千五百里五里至山  
 日必由平戶經過其路為倭所據齊家為各居如密  
 為島者為諸島北為多藝為伊岐廣有各七十里  
 五島為對馬島其西里其前為馬島其後為馬島  
 微思乃為知六島其西里其前為馬島其後為馬島  
 餘打北為倭奴島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  
 洋各島之人俱至其地多順風一日約至五百里南至琉  
 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  
 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  
 貢船回則徑收長門因抽分司官在馬故也若其入寇  
 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出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  
 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胡  
 梅花所長樂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  
 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馬沙門分線或  
 過非山海關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大  
 塘門人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兩路犯昌國浦門犯台州  
 入稅務海門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磐壁下陳錢分線或  
 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山頭頭三山入望瀾山  
 洋五嶼烈來平石則犯錢塘過大小衛徐公入甬城或由  
 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大倉過馬嶺或過南  
 洋山之北而犯青南過馬嶺犯大倉過馬嶺或過南  
 沙而入大江過茶山人賊角常鎮若在入大洋而風  
 欽東南也則犯淮楊犯登萊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  
 楊州甯越而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遼  
 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遼  
 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  
 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南來俟  
 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

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  
 月為小汛其停撓之處災劫之權若倭得而主之而其  
 帆船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存乎其間倭不得而主  
 之也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  
 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  
 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乃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  
 也日本之民有貧有富如薩摩伊勢若佐博多其人以  
 中華富者各數千家有積蓄至百萬者又有淑有愚如  
 如和泉一州富者八萬戶皆居積蓄至百萬者又有淑有愚如  
 庫之豐里方數千里其邑長安慶能納民于戰物無  
 一人為盜又如紀伊之頭陀僧三千八百人富而淑者或登貢船  
 而來或登商船而來凡在冠船皆貧與為惡者也山流  
 君號令不行徒寄空名於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大一統之治也山口豐後出雲關三軍門如中國  
 義各以大權相吞噬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兼并肥前  
 等六島而已肥前肥後筑前山口出雲以食滅公肥前  
 國十二日石見長門安藝備前備後備中出雲伯岐丹  
 後因備但馬後出雲安藝備前備後備中出雲伯岐丹  
 為陶殿所殺豐後君以其弟攝山口事吞安藝安藝後  
 之嘉靖三十六年山口無君豐後君稱雄焉山城若全  
 印勒令久為山口所有向來入貢俱山口自王山城惟  
 知所歸貢欲望彼國之約束諸夷斷斷乎不能也  
 畿內部  
 州五  
 山城  
 六河  
 河內



越前	日知前	攝摩	法甲馬	越中	日吉
長門	奴茄多	越後	日清谷	丹渡	丹白
加賀	坑茄	丹後	丹哥	能登	奴卒
但馬	噯什麼	佐渡	沙渡	因幡	受奴白
近江	多島末	伯耆	花計	美濃	末奴
出雲	因字木	飛騨	非大智	石見	
信濃	申阿農	隱岐	和計	上野	康子計
伊岐	尤計	女島		下野	什麼子計
陸畧	詠收	多藝		出羽	迷外
官島	迷挨什麼	五島	我島	男島	賀什麼
小島	利什麼	對馬島	則什麼	連島	辛頓區麼
種島	他尼什麼	博多	花哈達	竹島	他計什麼
平戶		佐加關		三島	密什麼
寄語雜類					
天文類					
天	天帝	山	虛露	月	亮計
星	付泥	風	布米加前	雲	
雨	挨迷	霧	古利	雪	計伏六枚計
霜	各末辟滿	落雨	挨迷付舊		
時令類					
早	來運棧發耀	夜	掃落	午	非路
晚	盤盤旧午	明	挨介水	暗	非熱水
冷	三字水	煖	挨撥水	今	日許以時舊
明日	挨迷亞失日	後日	亞撒里	昨日	僚奴

前日	和多囉	日暮	非故路	今日	來个内囉
明日	來挨戎打俚	後日	來挨殺核阿耶俚		
地理類					
地	大樣禿智	山	羊賣爭	水	明東
海	鳥爾	沙	何吉大水	石	依水在木古
火	非	鄉	羊埋俚	江	打各計
方向類					
東	重如	南	迷南來	西	義西
北	尤几俚	前日	日皆門	後	吾失利
珍寶類					
金	空措泥	銀	失祿措泥	珠	他賣
錢	前移	黃銅	中若佐	紅銅	急更措尼
籌海重編	卷之八	好銅錢	姚禮善泥		
水銀	明東措尼	人物類			
皇帝	大利天王家	官	大米烏野	百姓	別姑常
公翁	知	大官	大大烏野	婆	猶蒲翁妃
父	阿翁	毋發		兄	挨尼
嫂	阿尼尤尼	弟	阿多多	妹	亞尼多一沒多
姊	亞尼	嬌	完多	子	莫宿哥
姪	何義	女	莫宿眼	孫	阿奚胡來
丈人	子多	丈母	子多謬	叔	何治王官老前
丈夫	壽山	婦人	傳家例	老	禿古要个
男	何李公姑	後生	傳家連	孩	禿鼻
親眷	新雷	姐夫	不哥迷	朋友	道門大聖

女婿	米哥	僕	三三	小厮	不省水
和尚	才老烏索	老貨人	埋骨名	艱難人	胡來安人
強盜	六病鼻隨	瞎子	肩骨板	獨眼人	密破關鴻
你	無哥了梭里	誰人	搭搭	我	何理便阿奴判
徒弟	加食鼻	財主妻	斗鳥賣	生得好	肩屈月失
外甥	明哥	長子	難解水	媳婦	嫌妙報
長	昂	年少	華蓋	主人	床呆朵
生得醜	魯至失	聰明	力哥	貴他	介水
賤	那整羊榮	富鳥	多哥	貧	應東旦
乞丐	寬需計	好洋	梭羅	年紀	一故都
麻子	莫入骨水	村孫		拐	科水非計
賊	陸宿人				
海軍編 卷之八					
八事類					
要坡水水		不要	依也	立	達子
等待	埋祖	眠	羊達路鳥將	拿來	未他吉反
拿去	未底於古	相擾	括計指盒	亂說	思量骨多莫
看	覓見迷路	不送	何理解卸	嬉	挨技蕭
坐	務路阿將梭	病	羊埋依子	捐	
罵	寬彼計乃匪	軒	因彼計	晉	鳥論羊埋水鳥
睡	密路	去	漫陀羅獨側	在	何故伊房
不在	論速掛索	來	何耶智吉人	便來	羊伴地何耶
回來	慢慢的耶	便去	密路	快來	發下何耶
送與我	同茂	愛惜	掃落扣蕭	怕	後疎路路
出去	一一計	前行	殺鶴傳	行	挨龍門

喜	一吸	水	嘴羅打	說話	未納惹打	急	愛利	急
飲	那慕	獨樂	哥賣	羞	鬼	山	水	
喫	何賣利	安排	蘇路	不來	木	盧	矢	
走	法古	快去	法古計	打人	生	亞	達	不
借	廳路各夾	買賣	鳥重加	不喫	了	禁	哥	
唱	嘔天	莫	怪	哥	面	乃	禮	多
教	何水尤路	喫酒	麻黑	殺雞	那里	去	院	移
添	所有路路	行路	的	益	磨	滅	曉	得
賣	鳥路無六	叫	人	多	奴	老	實	說
痛	一輕水	起身	後	達	的	機	多	多
遊	西孫步	還	了	誰	也	數	不	曉
殺	其奴	賄	咀	郎	請	人	家	那
海軍編 卷之八								
害	天	不賣	鳥	魯	加	恁	麼	難
肚	饑	熱	大	路	水	哭	乃	古
打	胡	子	有	情	亞	妙	吉	乃
醉	遞	帶	換	皆	賣	無	工	夫
恠	發	賴	旦	多	堅	固	死	身
喚	加	右	笑	歪	罷	活	吉	打
買	加	利	輸	理	計	打	利	傷
寫	字	加	計	傷	寒	雞	骨	
身體類								
耳	眉	眉	口	骨	上	鼻	發	赤
眉	賣	手	鐵	足	挨	身		
心	介	介	路	頭	客	成	類	鬚

指老皮

齒  
法

1

中刀 至司柴需 大刀 洞中撻打禁

甲 大買辦  
弓 油米

紙措袂加迷  
阮孫助俚尊方子

筆 粉地  
墨 硃煉

扇黃旗  
鎖哥利素

針快利法利

磨刀石 依水

泥金扇空措泥黃

小箱 法哥  
硯箱 孫助和法哥

呂季剛學刊 紫曉

錫坑皆彌  
宅麻骨類埋

金烏論水  
壽不奴

金隔落隔曉  
盜何水鴛

筋法水  
包倭古貼酒

管 砂  
計 宜  
水 哥  
飛  
謀

務

水托里失其里

黃帶 革 迷奴

金 帛 木綿 夏布 奴奴綿

糸石 夏石

飲食類

酒  
曉  
簫

老酒  
福祿  
全  
飲

鹽 失河收河喫飯密黍阿羅

米  
科  
科  
科  
油  
疾  
蒲  
賴

小麥桐蒙穀暮米倭米

荳磨米肉

醬瓜 可羅米糕

**Figure 1** *Phylogenetic tree of the 12 species of the genus *Phragmites* based on the chloroplast *trnL* gene. The tree is rooted with *Phragmites communis* as the outgroup. The scale bar represents 0.1 substitutions per site. The species names are listed at the tips of the branches.*

檜去川縣 松埋

芥菜

麻莫入帶水茄子乃沈皮

---

意奴

猶一犬

猶鳥馬

手措泥  
失辣水

蟹 助米

解

一箇个利 二扶连子丢咽喉

可學子提  
注意于于難難多

四槌散  
七乃子  
五  
效子

十一 多多手達士

百法古  
千僧一

—

通判





用永樂開

古名畫

最喜小者蓋其書房精潔懸此以爲清雅然非落款圖書不用

古名宇

書房粘壁之用

古書

五經則重書禮而忽易詩春秋則重論語學庸而惡孟子重佛經無道經若古賢書每見必買

藥材

此其至難至貴者也其常價一百斤價銀六十七兩以爲

毳毯

馬背毯

王家用青官府用紅

粉

女用

小食

雜用竹絲所造而漆飾者然惟古之取若漆器文几古金碗箱三者其最尚也

漆器

文几古金碗箱三者其最尚也

漆器金几惟用菊花紋圖者不用

醋

鄭若魯曰日本所貢倭扇描金盒子類皆異物也其所悅於中國者皆用物也彼有資於我而我無資於彼忠順則禮之悖逆則拒之不易之道也若狗其求而愆期許貢無端互市斷乎不可也

寇術

倭奴之勝我兵專以術也其術還治倭夷慣爲蝴蝶陣臨陣以淨扇爲號一人揮扇衆皆舞刀而起向空揮臂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來

又爲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強爲鋒最

強爲殿中皆勇怯相參

賊每日鷄鳴起蟠地會食食畢更首據高坐衆皆聽令挾而展視今日劫某處其爲爲隊隊不過三十八

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號相聞即合救援

三人一隊者舞刀橫行薄暮即返各獻其所劫財物

敢匪夷酋較其多寡而羸縮之每據婦女夜必酒色酣

睡劫掠將終縱之以焚煙焰燭天人人方畏其酷裂而賊

則抽去矣思詒我民勿使邀擊專用此術

賊至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然後飲食恐設毒也

行衙衙間不入委巷恐設伏也不沿城而行恐城上拋

礮石也

其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數十里莫能近馳數

十日不爲勞

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

對營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

火砲

衝陣必伺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故乘勝長驅戰酣必四面伏起突遠陣後故令我軍驚潰

每用旌術若結羊驅婦之類當先以駭觀故吾目眩而

彼械乘憤雙刀上誑而下反掠故難格

紀鎗不露竿突忽而擲故不測

弓長矢巨近人則發之故射命中

飲跡者其進取也張揚者其逃遁也故常橫破舟以示

遁而突出金山之圍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勝山之去

將野逸則逼城

欲陸走則取艤

或結稻桿以絆奔

或種竹簍以刺逸

常以王帛金銀婦女為餌故

引誘吾軍之進陷而樂

罷吾軍之邀追

倖虜必開塘而結舌莫辨其非倭故歸路絕

恩施附巢之居民故虛實洞知

賞豐降擄之工匠故器械易具

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

向導用吾人故進退無

宿食必破壁而處乘高而勝故襲取無機

間常一被重圍矣傾以偽敵而逸之或披蓑頂笠沮溺

於田畝以雲巾紵履蕩遊於都市故使我軍士或愚而

壽海重編 卷之人

百廿一

披賊或疑而殺良

江海之戰本非其所長亦能聽虛舟張弱簾以空營

之先鋒稍婦女遺金帛以弭退吾之後逐

九舟之裙牆左右悉暴布帛被褥而濕之以拒焚擊交

關間或附蓬而飛越即雷震而風靡矣

寇擄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披籍呼名每處為簿一

扇登寫姓名分班點閱真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為前鋒

寇還島皆云做客回矣九被我兵擒殺者隱而不宣其

鄰不知猶然稱賀

倭刀 乃有高手技有工拙後之富者不惜重價而制之

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每人有一長刀謂之佩刀

其刀上又插一小刀以便雜用又一刺刀長尺許

之解手刀長尺餘者謂之急拔亦刺刀之類此三

乃隨身必用者也

其大而長柄者乃擺導所用可以殺用謂之先導其

以皮條綴刀鞘佩之於肩或執之於手乃隨後所用

謂之大制

又有小裁紙設機刀出長門號無常者最嘉

又有作贊禮賀禮不拘大小名雖為刀其實無用

上等

上庫刀 山城國盛時盡取日本各島名匠封鑄庫中不

傳以此為上

次等

壽海重編 卷之人

百廿二

備前刀 以有血清為巧刀上或鑿龍或鑿劍或鑿八輪

外為美

如匠人製造之精不論刀大小必於柄上一面鐫名

一面刻記字號以為古今賢否之辨鎗劍亦然

鐘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四方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

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其不自掃蕩來犯

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與兵輕伐

亦不祥也大哉王言其天地器載之心乎乃今泰爾

關白奄據朝鮮聲言入犯嗚呼此其自為不祥也

寇踪分合始末圖譜

嘉靖十八年勾 十七年與 二十一年後  
金子老 屯雙嶼港 合踪 于老歸福建  
引西番人交易 李光頭合 不復來

李光頭 二十二年 坐遣 福建 敗走就擒  
許棟 合踪 其從 浙江 六月許棟與李光頭  
武馬吳川所擒

雙嶼港之寇金子老倡之李光頭以募勇雄海上于  
老引為羽翼迨于老去光頭獨留而許棟王直之故  
主也初亦止勾引西番人交易二十三年始通日本  
浙直禍自此始矣許棟滅王直始盛

籌海重編 卷之八 寇三

王直 二十三年 為棟領 二十七年  
入許棟踪 哨馬船 棟敗後直 三十一年  
入雙嶼港 往日本 改屯列表 併陳思盼  
為司出納 隨貢使 收餘黨自 作船主

求開市不 三十二年開 四月賊掠沿海城池上自  
分踪入寇 走泊馬蹟潭 分掠浙江直隸等處  
東沿海 俞大猷所破 吳淞下及昌國多被陷沒

馬蹟復為湯 自此以後惟坐 三十七年八月胡公  
敗走自馬廟 往日本屯松浦 就擒 伏誅  
克寬所破 遣徒黨不自來 誘說之三十一年奉  
詔斬于浙江市曹

先是日本非入貢不來互市私市自二十三年始許  
棟時亦止載貨往日本未嘗引其人來也許棟敗沒  
直始用倭人為羽翼破昌國而倭之貪心大熾入寇

者遂絡繹吳東南之亂皆直致之也自胡宗憲誘致  
直而海氛頓息縱有來者剿之亦易易矣

陳思盼 屯長塗 尋為王直所滅

鄧文俊

林碧川 屯日本楊哥 入寇 攻遊仙寨 攻瑞安  
五月

沈南山 年四月

五月 入黃巖 攻霸衛 出洋 鄧文俊就擒于下馬津  
十一日 為湯克寬所獲

三十二年 十月 三十二年 四月下自金山上  
巢柘林 歸日本 復巢柘林 分掠直隸蘇松  
年四月 正月 及蘇州皆被劫掠

復分掠 杭州 敗于蘇州平望 回柘林

籌海重編 卷之八 寇三

九月掠蕭山 臨山 為任錦追敗于大陳山  
分掠紹興等處 出海 林碧川就擒沈南山就戮  
浙海上虞

林碧川 鄧文俊沈南山皆海上巨寇也三十一年浙  
直之禍碧川實為之首破黃巖獲利遂啓羣盜貪心  
三十二年蕭顯繼出碧川與顯以次敗亡而徐海陳

東又繼之為浙直大患

蕭顯 寇太倉 陷上海 巢柘林 破南匯  
三十二年四月 分屯川沙

八月 三十二年 三月為盧繼 五月  
據南沙 攻嘉定上海 敗走海鹽 就戮于慈谿  
崇明 正月 任環所破 北別踪為劉  
遁出洋沒于 普陀山 恩至所滅

直隸之禍顯實首之善戰多謀王直亦憚而讓焉者也

鄭宗興何亞八 三十 合踪 分掠 廣東 汪拒趙王浦 敗于三州環 三年 福建 黑孟陽破之

徐銓方式 三年 宗興亞八就擒 銓武遁福建 流突潮州 武被擒 敗滅 伏誅 武與宗興 亞八皆戮

此三十三年為廣福之大患者也其勢雖張旋就殄滅都御史鮑象賢定西侯蔣傳之功

三十四年正月率前泉 犯平湖 犯湖州 徐海率諸倭入寇屯柘林 攻乍浦 攻金山 嘉興 馬諸島倭來寇 破崇德 嘉興

海軍重編 卷之人 羅登臺

蘇州 掠太湖 為熊梓所破滅于登 敗于陸涇壩 合于三丈浦出海滅 四月 常熟 攻無錫 江比 敗歿 亦為熊梓滅于登舟沙 分掠 崇明 道歸柘林 復分掠 乍浦 杭州 湖州 嘉興 敗于王江涇 為胡宗憲所敗

浙直會兵 七月 敗于平望 改屯陶宅 出海而去 復集柘林 破之 陳東自沙川 三月俱 合踪 分掠 松常鎮淮陽 葉明自老鶴嘴 屯柘林 浙東 入定海關

陷慈谿 四月 以餘姚 攻龍山所 周乙就擒

四月 五月 合攻乍浦 圍桐鄉 分屯 新場 陳東葉明 李巷 徐海 合屯乍浦

減于沈家庄 八月胡宗憲趙文華等平之 乙卯丙辰之亂海為之首陳東葉明為之輔眾至數

萬總督胡宗憲計殄滅之自此海氛漸息矣餘黨悉皆淪于海蓋胡公伴與之舟雖縱之走舟遇巨浪輒

裂故也

三十四年正月肥前築前 陳東率諸倭入寇 攻南匯金山 入崇明 攻青村 豐後和泉博多紀伊來寇 二月

三月 國上海 通歸日本 復屯川沙 併入柘林 與

海軍重編 卷之人 百二六

攻乍浦 與徐海分 復與徐 圍桐鄉 與葉明合 海為援 減于乍浦城南

此薩摩州王之弟掌書記酋也其部下多薩摩人 三十五年正月築前和泉肥 四月 葉明率諸倭入寇屯老鶴嘴 併入柘林 合攻乍浦 前薩摩紀伊博多豐後來寇

分屯新場 合屯乍浦 就擒 徐海來 胡總督之命 驍勇善戰為諸酋冠明既就擒海黨與遂皆擒貳以

至于亡

洪澤珍 巢舊居嶼 攻福寧州 陷福安 敗遁出海 三月 餘黨屯海壇山犯漳州

此福建積年通番巨寇漳泉福興之禍連綿不已皆  
澤珍爲之也

嚴山老 入安東城 陷福清 攻興化惠安泉州崇武

松下新至賊 合攻鎮東衛 遁去 三十八年五月  
海口新至賊

此亦月港積年通番巨寇也

許西池 屯月港 犯揭陽 入蓬州所敗還月港  
正月

犯饒平 據黃崗鎮 遁去 圍揭陽 攻海門所  
入廣東 年二月 入廣東

海重編 卷之八

敗還月港 犯潮陽 攻黃崗鎮 敗于南陽灣  
所破 廣東

移屯赤寮村 分屯掃湖 與雲霄新至賊合  
分屯關望 分屯揭陽蓬州所

移屯潮州貴山都 分屯古埕 復回月港 被殺  
正月

此月港通番巨寇連年犯廣東而不得解者也

蕭雪峰 合屯大埔 攻平和 攻大城所 出海  
張建

此賊三十九年始著名四十二年江西閩廣三省合  
剿礮于市埔饒悉平

吳平 劫惠州府海豐等處 沿海居民被害慘慘  
四十二年

南玄鍾所 築南澳 敗走 關黃會神勸之

曾一本 隆慶二年 三年二月 犯高州雷州二府  
流劫海上

直抵五羊驛焚燒兵船 出海 就擒伏誅  
殺參將廖甲等

曾一本 吳平海上巨寇也 出閩入粵大肆猖獗而林  
道乾林鳳皆其餘黨云

林道乾 萬曆元年 開一本被擒 突入南澳  
據華美寨 遁甘坡寨

海重編 卷之八

敗走 餘黨至澎湖爲林鳳所併

林鳳 萬曆三年 劫海豐 攻呂宋 奪北明港據之  
據神前赤澳

突入廣澳 敗走 復入烽火 遁去淳泥

右賊凡十七踪皆昭灼人之耳目也故詳列之其餘  
或入寇而姓名不傳或有名賊酋而未嘗專主其柄  
與夫事跡之未詳者不敢濫錄也

鐘拔倭寇之爲中國患其後寇能自爲之也皆由中  
國之人勾引之資其接濟導其虛實故掠地攻城所  
向輒克至於民不聊生而沿海之寇遂熾起而響應  
之蓋外之倭寇非藉奸民則無以肆其侵陵之毒內

之奸民非藉倭寇則無以啓其煽亂之端唇齒相  
東南之變侵尋二十餘年而後定今據寇踪始末自  
金子老王且以至林鳳皆中國人也噫中公坐臣茲  
吳侵楚中行詭教單于拒漢如此等事何代無之春  
秋之法嚴治中國而恕治夷狄其旨深矣

籌海重編卷之八

卷之八

籌海重編卷之九

目錄

經畧一

敘寇原

除內逆

定廟謨

擇將才

御將

實軍伍

選士卒

籌海重編卷之九

恤軍屬

精教練

練鄉兵

足兵餉

精屯糧

汰冗食

慎募調

客兵

崑山鄭若曾原  
晉江鄧鍾重編

敘寇原

禦海策要云爲民禦亂莫若絕斯民從亂之心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托言倭奴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則皆中國無賴者附之耳大畧閩南居其大半而寧紹亦間有之夫豈盡爲倭也倭有時可使之無遺種而其雜以土人也幾何有寧日哉故愚以爲今之當事者當一面督兵截殺以治其流一面重撫百姓以治其本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自古盜賊起於民窮民窮由於賦役之繁重官吏之貪酷而官吏貪酷又其致盜之大本也蓋使官吏循良則部檄雖有征歛而亦爲之周旋善處民之被害亦輕官吏貪酷則

籌海重編

卷之九

古主

朝廷雖有寬恩善政而亦被其停廢剝削民之受禍不減故盜賊之興多出貪吏而亦最恨貪吏觀方臘之所殺官吏備極慘毒此其驗也故自古明君良臣平日選用良吏爲餉盜之本臨難委用良吏收平盜之功龔遂治渤海賈琮平交趾皆是道也爲今計者宜簡命風力憲臣出詢民瘼而又選用循良之吏委以便宜寬其文法倣龔遂賈琮故事使得推誠布德散其徒黨而一二渠魁及奸民乘間生亂稔惡難宥者輕則就委守令設法擒捕重則選委將帥調兵剿除則盜賊平而患永絕矣

主事唐樞云備倭之法防海之禁斤斤明于

國初然寇未嘗絕何也夷夏有無之互以通也承平日久

市舶之官勢勝流職於是爲私通之計自天順末以來安之而海上亦無盜警凡商於海者武具而力齊

雖有小寇無所容于其間嘉靖初市舶罷流臣嚴其私請商市漸阻浙江海道副使傅鏞申禁於六年張一厚申禁於十七年六年之有禁而胡都御史璉出十七年之有禁朱都御史統出視撫諉而盜愈不已何也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爲商市禁則商轉而爲寇始之禁禁商後之禁禁寇寇勢盛於嘉靖二十年後是時居有定處隱泊官前嶼澳而已又人有定夥名酋不上六七許棟李光頭就擒張月湖蔡未山次陳思聰爲王直所殺王萬山陳太公曹老又皆不聞矣又況入有定時登岸擄人

籌海重編

卷之九

百三二

人致其巢責令以贖贖後乃盤據內地隨在成居而惡少繼發徐明山者三十二年前之禪詮約步遼浙之西東而莫之識也當夫壬子前盜形已具沿海有司爲禁益嚴內外商物不得潛爲出入內地人素與交識者因負其賞而不償夫然後壬子之變作矣都御史章煥題內一款云倭夷安從至哉有首亂有脅從有導引明乎此而後賊可理也故外賊易見內賊難知今以海外蠻夷而深入內境道路之紆曲民間之虛實官府之動靜纖悉必知者誰爲之也又其始至千人四布無一知者及鳴號而須臾畢集賊固善匿匿之誰也此東南之大變也夫吾民重困欲爲盜久矣然時有覓執之患自賊間入而爲之用進有望



外之獲退無盜賊之形海濱無關隘阻請柔轡輕舟往來其捷此賊之由通也與賊連衡與良民雜居賊未至皆良民也賊至則良民去奸民留賊去又皆良民也此禍之所以難測也兵入其地以為居民誦賊情問道路悉為所誤當此時以為奸民戮之然有良民也以為良民舍之然有奸民也故兵多惑亂而忘行倭夷有由入也亂賊有由熾也兵行有由誤也良民有由擾也城郭有由驚也奸民有由自也奸黨不消則賊患不止故安撫之計莫要於安反側夫反側之初良民也橫征暴斂迫之耳故奸民不可以治也治倭寇以兵治反側以誠內賊為急外賊次之政事為急甲兵次之誠得良吏而分治之行寬大布恩信

毒海重編

卷之九

一百三

問疾苦時拊循明示不校反側者同心矣此襲遂所以治渤海之盜也且今良民安居而樂業彼將及本而呼天相親賊背鄉井冒危險豈其情哉是散賊黨而伐賊謀也故良吏優於良將善政優於善戰且天下寧獨倭夷可為亂哉故安反側為要夫反側者反間之因也敵情所由得也善致之則為我用不善致之則為賊用此尤兵家之要微乎微乎不可盡言者也

太守嚴中云海商原不為盜然海盜從海商起何也許二王直輩通番渡海常防劫奪募島夷之驍悍而善戰者蓄於舟中泊於雙嶼列表濱海之民以小舟裝載貨物接濟交易夷人欺其單弱殺而奪之接濟者

不暇自往聚數舟以為衛其歸也許二輩造倭二十人持刃送之倭人還舟遇船即劫遇人即殺至其本國道中國劫奪之易遂起各島歆慕之心而人寇之禍不可遏矣

海道副使譚綸云片板不許下海禁革雙桅大船乃歷朝明例以銷禍未萌意至深遠奈何沿海電丁假以採辦私造大船違禁下海始則取魚繼則接濟甚則通番十數年來富商大賈牟利交通番船滿海間有朱秋崖任事之臣力行禁捕而大家電戶浮議橫生不曰小民無以聊生則曰國課必致虧損加之監驢意臣偏護電丁過抑邊官摘拾小愆節次論劾海道備倭勘斤相繼遂致避禍遷就海禁愈嚴養成大禍毋有

毒海重編

卷之九

一百四

敢言者往年倭寇劫擄漁船逼為黨與既得其船以張聲勢又驅其人以為嚮導蘇松之寇半皆脅從捕獲有賊尤多電戶必須申明嚴禁仍乞特

勅巡監御史鈐束電戶止於額設海邊場蕩採辦煎鹽遵照節題事例小船編號朝出暮入不許造大船入洋採捕招惹倭夷仍立連坐之法以稽私出之弊如有縱容下海為盜者運司場官併得坐罪

鐘按寇原有咎於海禁過嚴者有究於海禁過弛者必如何而後可夫政過嚴則民激激則生變過寬則民玩玩則生亂要當酌而行之如過洋船則開納餉之例仍嚴私販之防如過省船收汛則許其為商出汛則禁其下海如此則寬以導民之利

以絕民之奸仁義並行百世無弊可

海軍重編

卷之九

百五十五

除內逆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蠢爾倭奴煎肆流劫者皆緣我之內逆爲之嚮導也倭奴非內逆無以逞狼貪之志內逆非倭奴無以逞鼠竊之謀必須禁捕內逆方可除外寇合行督撫諸臣責令軍衛有司將沿海居民逐一清查造冊在官稽其生理時加約束敢有仍前不悛從倭爲逆許令同里之人赴官首告卽於犯人名下追銀三十兩充賞本犯從重處治根本其源此爲要務也

定廟謨

海軍重編

卷之九

百五十六

聖明勅下禮兵二部備讀

祖宗以來招懷撫諭之畧防海固圉之機及

勅督撫諸臣徧訪倭情集議長策二十年前何以絕無倭

患十年之間何以倭患若此年年禦倭何時是了如

何可以永斷倭寇之路以復東南之舊苟可以利

國不必爲身家顧慮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牽外

內臣工方畧畢上然後

聖明與廟堂大臣從中主斷而力行之期於三年四年斷

却此賊臣猶以爲速也不然一歲一來一來一勝臣

猶以爲浪戰

擇將才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自古將材難得而起自行伍者戰陣者尤難得今指揮千百戶間有謀勇可用者或家貧不得管幹管事以顯其材以是將官起自行伍真能殺賊者不可再得今宜嚴

勅鎮巡官公心體訪指揮千百戶中間果有謀勇出家貧不得差遣者公心選任管隊把總掌印備禦等職至私勢豪奪功買功之弊尤宜痛革而行伍士卒果能衝鋒破敵或斬獲首級者務要實報功次使其得陞官職與選任指揮千百戶俱令積功漸陞品級以備將官之選

又云武職中固皆可將然天生智勇當不專在此輩故

筆海重編

卷之九

百七

自國家用兵常之將材民間盜起多是豪傑臣愚以為莫若即此輩而收之則既獲將材又弭盜賊策之上也乞

勅兵部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猜加訪察凡軍民中有營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不願者不强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校以總甲教令等項名目畧加優給使之隨軍操練遇戰擒拏積勞多者量授職事旌賞犯重罪者即發邊方立功至於兵部亦乞比照工部添設主事等官幾員精選

廷臣進士中才畧明敏者為之平時則令草疏以習運籌有事則令出塞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備職者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

養既多其間必有真才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三軍之司命則在將帥晉悼公使欒糾為戎御以訓諸御知義使荀賓為戎右以訓勇力之士可以助使山林草澤行伍之間未嘗無干城腹心之士也歐陽脩所謂求賢勞之士不必限以下位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士不可薄以貪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以非常之效報國又謂取禁軍廂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每百人為一隊而教之校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見識之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推行是說拊髀之思庶幾可息乎

筆海重編

卷之九

百八

御史徐敷題稱先該巡按御史周加斗疏請於沙兵者民之中照例論功陞賞不願陞授者許其子弟讀書者入學不讀者充吏承其舉人監生人等叙功加級選用此亦因時處置鼓舞人心之術而未經詳議舉行者何也不過以名器至重豈宜私濫然既與之冠帶矣許之援例入監補官矣則何惜乎此而不以勸效灰之人心作東南之士氣哉合無推廣前例激勵後圖仍嚴行監軍御史敘論功次分別等第不致冒濫或許實授或許入學或許敘用而將領之久效勞於海防者仍念人才為今日之急勝負為兵家之常通論功過勿以一失而遽棄之

參議唐愛云今之將官自條錄外更無舒展何以感動軍士致其死命似宜體恤其情

奏爲定創總其歲與者聽其作編賞之用不問其費之由而足備其部伍禁其剋剝責以成功則在上者心無不安而在彼亦得以足食足餉選練攻守練乎有餘力也或者曰使其妄用與入已如之何曰通計總參能幾何人試以浙江一省計之不過費銀六千兩而止耳使其能衛生民不受屠戮之慘則歛歷風濤衝月矢石勞苦萬狀卽以此而優厚之亦豈爲過不然廉者難望其立功貪者難責其守已蠹國殃民多靡邊費比之明與六千之數損益不大相遠哉御史張椿云爲將須有膽有量有德殺人如刈草

海軍編 卷之九

百九

從善如轉壙用財如揮沙保民如恤子拘泥故常不敢分毫出路者不足與有爲也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法曰有良將無弱兵宜將外衛官員照京衛保舉會舉之例拔擢聽用文職之中有能知兵善陳者參酌通用不必拘以常格則豪傑之伏未必無人或致仕官僚或舉監生員或山林耆布諸凡術數小道有能占天文曉兵法閱武藝善游說一切可爲海防之裨者皆招致之察其聲實之如何隨其材品之高下使之各盡所長以神鼓舞則人莫不激發而賣勇效能矣此王陽明于居家握兵之日每能延攬以寓此意

鄭若曾曰將有不同有大將有偏將偏將亦不同

鋒有峭援有守營有奇伏必先正將之名色而後夫選之之法何謂大將運籌轉輾決勝千里慮慎而取善不遺用材而器使各當古人所謂善將將者也何謂偏將恤下而不苛遇敵而不懼未合而不遽沉幾而不露應變而不窮古人所謂善將將者也要之上通天文下達地利中諳人事兼此三者而後可以言將否則不得乎太乙六壬禽遁之傳不知乎駕風鞭霆之術孰爲勝地而宜據宜爭孰爲要路而宜守宜伏敵情有緩急難易如何而攻陣勢有奇正分合如何而用孟浪而戰是以卒與敵也夫大將以出令爲職者也若識不足以範圖才不足以駕馭諸將其肯奉行乎偏將以受成算而不自用爲職者也若提

海軍編 卷之九

百四

兵既遠不能隨時出奇而欲一一關白主帥其能以成功乎昔王晉溪在本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訝之晉溪曰茲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才吾置之於贛州是也未幾而全捷疏至人咸稱服還大將者當以晉溪爲法仇咸寧之大父爲百戶時虜騎數萬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仇毅然曰兵不必多憑吾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宣從之仇度虜所必駐之處掘地坑令三十人埋伏覆以蘆席飭以浮土二十人登山瞭望以銃爲號虜至此果札營夜半銃發坑卒地雷亦起虜疑大軍襲之自相蹂躪過半而走虜明五十人歸報中軍遣人馳割首級遂成奇勦嘗見勝敵不在多人命將亦不必循資

格惟存乎知人善任耳選偏將者當以李忠宣爲法  
鐘按將材有大小其論當矣古之名將姑勿論論  
耳目所睹記者如俞都督廬江用兵則尚謀畧跡  
其南征交黎北練兵車東平倭亂西復古田靖山  
海之寇無算皆先爲必然之畫事後成敗如燭照  
而龜卜且譚節制則先仁義論事功則本忠孝故  
本兵譚二華稱之爲大將如戚都督南塘用兵則  
尚節制選士有法東部有方耳目則別金鼓旌旗  
手足則定拔藝擊刺管陣戰守莫不有一定之律  
且賞罰信必威克厥愛是以在閩越則倭難蕩平  
在薊鎮則虜不敢犯邊者十五載故本兵譚二  
華稱之謂名將又如劉都督草塘用兵則尚驍勇  
蓋其臂力絕倫騎射命中用能躍馬揮戈披堅執  
銳出入倭夷之衝所向披靡且善愚士卒之耳目  
人多樂爲之用是以著淮揚之捷成閩蜀之勳故  
本兵譚二華稱之爲戰將是三將軍者劉則起於  
布衣戚則出於世胄俞則奮於武科皆一時之選  
非借才於異代也奈之何今無其人哉惟世之求  
將者其上則知求戰將而不知求大將則大才者  
遺矣其次則取貌言而忽實用則似才者進矣其  
下則先債帥而後孤忠則真才者遠矣或曰三將  
軍功建名立故人知之若未有所樹者將何如選  
然則八駿九徵亦足憑乎曰蕭何一見韓信奇之  
爲大將劉玄德一見孔明歡若魚水何待徵驗哉

惟堂上有直將堂下直將至爲古今名言  
又按選將賞讀柳子厚梓人傳彼執斧斤刀鋸環  
立左右而剴削者尋工也持引執杖舍手藝專心  
智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者梓人也得尋工易得  
梓人難  
御將附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陸贄有言師貴專謀兵以奇勝軍  
機逢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而欲敦以付授之  
義固以禮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  
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蘇轍所言宋  
祖用將之善而欲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  
使多養間謀之士以爲耳目此御將之術也  
又云自古御將莫如宋祖昔人謂其隆之以恩厚之以  
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又  
其官而責其成功萬世御將者所當法也

實軍伍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衛所轄於都司都司轄於五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凡五千五百有奇清勾之法以厚里書脫漏戶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即有至者本管過為誅求收伍未幾旋即竄匿至及犯法兄新軍所在種種而法網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荷戈受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役及無妻者輒俱罷革雖贅婿義子一切不錄軍安得復舊額乎都御史唐順之云迺軍許其自首隨處收補一節論明決直截僕亦同此意蓋與迺而無用不若就近而補之猶得一軍之用也既而思之深有未便者蓋苦寒

籌海重編

卷之九

百四十三

硃確之地人甚不樂居嚴法羈管嚴法清勾猶在任者多迺而迺者不獲若迺軍既許改編則雖素不迺之軍亦孰不迺焉是今日迺軍之補見役所以釀成異日見役者之作迺軍也利少而害多矣是以不敢遽有題請

海道副使譚綸云衛所官軍既不能以殺賊又不足以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然浙中如寧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為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進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同番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令八皆不操守即此八項居

籌海重編

卷之九

百四十四

十之半且皆精銳至於補伍食糧則反為疲瘵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至于迺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為今之計合無委賢能布司官員公同該把總官前去各該衛所督同掌印等官不必論其伍分先將城中街巷盡行查出計有若干每街每巷共有門面若干戶分格眼紙一張諭令自門房屋幾間男婦幾口其係精壯某係老弱至於金銀床鋪若干亦要從實開載貼於大門之上乃各委官親自持簿帶領各伍官旗沿街履戶逐一挨查面詰該管官旗有無隱漏并執結明白然後比對戶口文冊庶幾可得十之七八於是取其見在人數通行挑選精壯者存留食糧老弱不堪者通行革退即以戶丁精壯餘丁選補如果在營故絕無丁者除本省地方照舊行勾外其他省人民屢勾無解者不必駕言單勾即查照近例嚴選別戶精壯餘丁補伍至於充納吏承違例役占者自今伊始通行禁止其賣放迺出外行商藝業投兵搬戲及隱容在籍收取常例等項俱責令該管官旗及家屬人等免其前罪通行勒限招回一體選補務使食糧者皆精銳之士無復以老弱充數不食糧者照依保甲之法編守城之人如百姓守城之例不得以無糧藉口該管官旗招徠補充至五分以上即量行獎賞其始終不改縱容賣放如故者掌印及諸伍官旗聽各道從實查參輕則問罪降級重則鄉解軍門治以軍法如此庶軍政

可肅戰守有人不至臨時紛紛請兵矣

或云今之論兵者有五曰足軍額曰選弓兵民壯曰練

鄉民曰募義勇曰調客兵此五者救時之切務也愚

謂皆非探本之論也何也衛所軍與弓兵民壯乃官

兵也官兵足何事他求乎惟軍則缺伍弓兵民壯則

不堪用故思練鄉民鄉民不能遽練也故思召募召

募不得人也故思徵調不知向來兵政之敝其原不

在於此乃將官畏死不敢擅動官軍殺賊之故也我

朝大明律一款云云夫兵凶戰危勝敗兵家之常也自

古名將如太公孫武武侯其人上下數千年落落可

計外此雖善戰者不能為必勝矣設有所損其數豈

可量哉蓋我

籌海重編 卷之九

太祖撥亂反正躬親戰伐深知取將之當嚴而行師之當

慎故以是垂訓使為將者常以失機為憂全勝為念

則練兵不敢不預臨陣不敢不勇耳此其立法之至

意所以重人之大命也若其用法則又有權衡於其

間蓋人情易怠而難久常恐懼之猶慮其忽若立法

不嚴則喪師失律何所不至也自定律後莫敢不遵

凡遇用兵言官引之以糾劾法司據之以問擬將官

惴惴焉寧殺其身而不敢損軍士非罔奸以規避則

顧家兵募義勇以衝鋒若有敗衄軍額不虧則失機

之罪免矣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後世

軍自軍民自民軍常設以衛民民常耕以養兵此國

用之所以常乏而民之所以難堪者端以養兵之費

大也既不用軍以戰則軍為徒設不過聽差點名

文而已練之似為徒勞不練亦為無害在班似為徒

養近亦為不覺衛官初以兵缺為利而侵月糧法

司後查其虛而作羨餘兵日漸寡糧日漸縮若遇寇

亂撫操兵備見軍無適於用欲究之則弊又欲用之

則徒使將官受失機之誅耳不得已權用民壯義勇

更廣募調以支之寇平官各以功擢去誰復理前任

之事也故雖大亂如倭

朝廷新設總督提督重臣添設兵備副使海防僉事一時

亦不能正其弊不容不用義勇民壯弓兵見不堪用

不容不更召募召募無良不容不更徵調徵調不可

常則又議練鄉兵要之鄉兵僅可自守而不可為鄉

籌海重編 卷之九

援不如復

祖宗舊設軍額欲復軍額須復舊設糧額此相須之事也

糧額如舊則足軍無難軍額如舊則沿海衛所隨在

有備不必募調而常如募調且實省募調之費矣然

有軍不練與無軍同練而不戰與不練同似宜遠稽

太祖云之言近述

聖上屢批戴罪殺賊之例嚴

勅兵備海道官專督衛所官練軍限以一年半年務有實

用仍

勅總督提督今後賞罰務查將官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

少者准其贖罪損獲相半者從輕記今載罪後復有

功准贖若損軍至幾人而獲級不多則姑容緩叙或

去其官或行降調俾之戴罪殺賊視後次大小而量處之若隊伍敗衄全無斬獲者照

大明律失機處斬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軍以戰而九戰軍莫敢不用素練者矣豈非善體

太祖立法之意通權變與民宜之乎不然軍固命也民壯義勇與募調之兵亦莫非命也軍損三人則以犯律而論失機民壯義勇募調之兵而損三十人三百人亦以律所不載而不論可乎夫

國家設軍衛民戰必乃其分也今受民之養而不與民捍患民反代之戰焉天下之冤孰甚於此此弊無人敢言則將官終不用軍以戰不用軍以戰則軍伍之缺不必登補而沿海設備非廣募調何人以布列之耶

籌海重編 卷之九

百四

上之貴吾不知其所窮而倭寇之患吾不知其所終也雖然猶未也兵必土著馬牧於官古之良法也欲補軍伍須改遠為近則服水土便勾攝如是而逃者乞題照職官謫戍但逃殺之例著為定法此非變祖宗之制也法久弊生不容不救而通之也

鄭君曾曰向來不敢用軍出戰端為律法太嚴而兵難遙度恐少有挫衄則犯失機之罪故但用民兵易於掩覆此誠將官之積弊也然兵部題准已有新例矣大畧云但當錄其血戰之功而不計其失伍之罪軍伍缺者亦有例許民充補所在巡撫兵備衙門正宜舉行以實軍伍以之操練以之征剿可也論者未知新例故尚泥舊制其矣

都指揮許國威曰國初之軍必清各省補京衛者

以遭征討之後歟匹過半都城廣民居稀須徵各省之人以衛京師乃為居重馭輕之策也及今二百餘年生齒日繁肩摩比屋則又烏用外省之人哉且外省清勾一軍其費百倍在京補伍一軍其苦百倍如遇清勾也吏胥里甲之奸拘捉解究之擾父哭子征兄悲弟行如秦人行戎及至京補伍也則水土不安動起鄉思雖有軍貼漸次用踴勢至鵝衣糞食確屋以居顛連以役故不逃則貧不貧則逃與言及此今人悲嗟昔王明陽有言曰清勾之要在於因地利而順人情蓋南人之習於南北人之習於北是謂地利南人之不安於北北人之不安於南是謂人情今以其清之已得者隨籍之本土以其清之未得者隨募本土者投充之庶乎兩得之矣

籌海重編 卷之九

百四

鐘按兵宜募軍宜勾何謂兵宜募天下之事成於專兵惟募則耳目專於行陣心志安於殺伐教之易從作之易奮譬之士農各專其業乃克有濟故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是也何謂軍宜勾衛所單弱已甚幸有清勾之例軍士知其與衛所世世相屬所謂無所逃於天地間也故猶有桑梓之義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若變舊制不行清勾取附近之人頂補則軍與兵等耳無賴之徒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不數年衛所且空虛矣蓋兵所以戰軍所以守戰宜客守宜主經權之義也



選士卒

參將戚繼光云兵之貴選尚矣而時有不同選難拘一若草昧之初招徠之勢如春秋戰國用武日久則自是一樣選法方今天下承平編民忘戰卒然之變自是一樣選法大端創立之選勢在廣攬分揀等率均有所用天下一家邊腹之變將有章程其有額數倘有限給其法惟在精第一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府藐然無忌者是也第一可用鄉野老實之人所謂鄉野老實者黑大粗壯手面皮肉堅厚有土作之色此為第一然司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豐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于伶俐此不可

籌海重編

卷之九

一百五十九

以為準何則豐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為肉累此豐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戈先聚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陣之先預思自全之路臨事之除既欲先奔復以利害恐人為己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與言及此選士之術荒矣然廢四者而別圖之不可也諺曰藝高人膽大是言高藝添於有膽之人非謂懦弱之人苟熟一技即能膽大也然此輩不易得武藝尚可教習必精神面貌兼收而膽為主膽不可見何以選焉不知人之精神露于外選人以精神為主而當兼用

相法忌凶外之形重福氣之相此盡選人之妙矣用伶俐油滑軍用鄉野愚鈍鄉野愚鈍之人畏官畏法不測我顛倒之術詭易感孚氣易振作先以威壓之使就我彀中而即繼之以重恩收其心結之以至誠作其氣則為我用今無疑此萬試萬効之方也若愛先于前而後繼之威則怨望而不感矣是故遵今奉法臨事用命所以成功但威嚴不能恒使威嚴之永行無阻者恩與信也彼天下之至親至情莫慈父之于孝子設使父必于幾于雖孝子且不能無私言况為合之衆行伍之兵耶是以必恩以佐威庶感恩為有濟雖後日名將必不易予言也

籌海重編

卷之九

一百六十

石水兵必先試以搖櫓陸兵凡豐厚脩長者俱可收水兵偏是堅實之人能御風濤而耐勞苦至察其精神取其福氣則水陸同之也大振衣者提其領舉綱者挈其綱大要出入波濤之中惟頭目最宜精選頭目既當則兵士聽其自舉無論族黨親識只求慣海之人王將不過程其能不視其強弱而進退之則既無脫避之虞且有共濟之義雖烏合之衆隱然臂指相使號令節制易為力也

極軍屬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倭恤軍士著在令甲仰如近日山西等處之變固是諸軍自干

天意至於處置乖方當事者亦不得不任其責合無備行

督府總兵等官令所屬大小將領將部下士卒察其

饑寒同其甘苦務使人樂爲用關明信義整肅威嚴

務使人不敢欺則感恩畏義無不願死以報上矣

鍾接恤軍屬之說是矣而恤水兵則未有言及也

試以水兵之疾苦與陸兵較之陸兵列營而居自有

飄風暴雨無能爲患也水兵則托身寸板跬步

必搖脚船隆冬風雨取水起旋龜手裂膚是勞逸

之不同也水兵勿論當敵卽出洋遠哨時而風恬

籌海重編 卷之九

百五十一

浪靜則有鼓棹之艱不幸而颶風起於呼吸則不

免爲魚腹中物矣陸兵自對敵之外無慮焉是生

死之不同也陸兵自盛甲器械皆取足於官仰有

敵壞不假私賄水兵船艙雖例有估脩然或估價

太廉又如蓬桅縹索挽舵之類未及期而壞豈能

卽時取給兵安得不私賄乎是賄費之不同也夫

勞逸生死賄費與陸兵不同如此然水兵之糧不

加多又有收汛從而減之將何以振作士氣哉誠

宜哀多益寡酌量而加恤之則舟師感本樂於效

死矣

精教練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議者欲以鄉兵代官兵奏疏文檄

積滿案牘而迄未有能行者何也以調遣之失策也

糾聚之妨農也差官審編又不以賢能正官而率以

佐貳首領所至之地富者行賄求脫強者挾詐求脫

故冊籍未定而委官之囊橐已滿其充數者非貧難

下戶則蠢愚無知而鄉長甲長則無賴猾氓也謂宜

明示號令不調遣遠出不糾聚妨農委賢能正官親

詣闕廂村落備查編戶隨其聚居相近團聚大率以

若干家爲一甲就中選有力量者二名立爲甲正甲

副置牌一面上書甲正某人甲副某人居民某人某

人仍於五甲之內選其才能服衆者立爲鄉長使之

籌海重編 卷之九

百五十二

統領總置一牌上書鄉長某人管領甲正幾人某人

某人甲副幾人某人某人各該居民若干某人某人

列於各甲正甲副之後伊令每家書寫排門粉壁互

相譏察各備鋒利器器械幾件每鄉長管下置大旗一

首及令用銃砲等項聽從鄉長統領前至空閑處所

演習武藝一遇有警卽便升旗舉砲各率牌內之人

設法把守併力截殺仍於通行街巷路口樹立壯固

木柵堆積石塊以便拒守其居民或多或少隨宜團

練不拘定數仍照兵部題奉

欽依事理保甲領袖先行給與冠帶以爲激勵有功之日

一體陞賞庶幾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不待調發而收

保障之績矣

箭鏡考短者學餘牌紀棍

巡撫都御史唐順之云八九年間爲督撫者亦幾何人  
中間以練兵爲說謂不在增兵而在練兵者僅見總  
督楊博一疏而已然則兵之積弱非一日之故而兵  
之不練弊亦久矣竊以爲目今權時之宜但可責鎮  
兵以爲守量調客兵幾枝以爲戰待鎮兵練得一枝  
精銳然後將客兵再減一枝至於舉軍盡練得精銳  
士卒抵學人買餘勇一旦遇虜必不退縮屹然足爲  
北門倚重然後更議免調之期則望實不失而經權  
兩得也

主事唐樞云練兵如近日教場下標之類俱虛應故事  
務令精專齊一而後奮力之強弱技能之長短可以

等而上之必求其至古人謂三官不謬五教不亂  
是用志不分隨著應手此必平居歲月習成積重以  
他人未教之兵爲已卒然之用不得已殺其監軍助  
長以求速效然亦可濟臨時之用故練兵之法或暫  
或久可勉可安兩法俱在存乎其人

參議唐愛云練兵之事當責之將官而不當任之兵憲  
何也兵憲不自分領分領者將官也若兵憲練之將  
官領之則將不識兵兵不識將何以制馭而取勝乎  
必用此將官管領卽用此將官教閱熟演於平日如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臨陣無不順意矣兵憲不過日  
省月試孰爲當賞孰爲當罰孰爲可進孰爲可升孰  
監督之權而已總督則但總夫握兵調將之權其職

掌愈專則體統愈大此練陸兵之說也若往海船則  
以風潮爲主有難於操演者其緊要惟在舵工轉運  
趨向皆出其手選選賞罰非總副參遊之所當注意  
者乎

又云使船必用造船之人則不悖工料而且知愛惜領  
兵必用練兵之將則用心訓練而亦相識認故平日  
憲職練兵而禦敵付之武將非計也必令將官自練  
而兵憲不侵其權不奪其功然後可責其成效

海道副使譚綸云凡言練兵者非但練其藝與生作進  
退之法其要莫先於練心其法莫善於節制節制者如  
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卽人心齊一進非倖成退非  
速奔而常立於不敗之地矣今姑言其要如以三千

人分六總計之十人爲一隊設一隊長百人爲一哨設一哨長五百人爲一總設一把總合五把總爲一營設一參將士卒未練戰守無功在一營則責之參將在一總則責之把總在一哨則責之哨長在一隊則責之隊長如是則莫敢有退縮不奮勇者矣失一參將則斬五把總失一把總則斬十哨長失一哨長則斬十隊長失一隊長則斬九卒如是則轉弱爲強因緣變化無不如意古人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正是此法苟徒具是法而行之不果亦與無法等耳參將威靈光云今之軍士設使平日所習所學的號令營務都是照臨陣的一般及至臨陣就以平日所習者用之則於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件之利奈今所學所習通是一箇虛套其臨陣的真法真令真營真藝原無一字相合及其臨陣又出一番新法令却與平日耳目聞見無一相同如此就標一千年便有何用且如各色器械營陣殺人的勾當豈是好看的今之閱者看武藝但要周旋左右滑花草看營陣但視戲局套數誰曾考問標法也是此花法勝而對手工夫漸迷武藝之病也虛文張而真管却廢制陣之病也司閱者可不端明雙目以任習服之人爲較量之衡耶

又云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于塲肆雖閒居坐廳嬉戲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氣壯活潑或逸而動之或勞而息之或相其意悠察其動靜而轉節之故操

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使其氣性活潑又須收其心秉畏兢業又有操之似者最爲操之害何則謹謹散野似活潑僻苦不振似兢業爲將者知此可以語韜鈴之秘矣夫好生惡死人之情也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拂人之情矣蓋必有生道存乎其間故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爲恩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爲威操之於塲肆者筌蹄也而兵雖靜處閭閻亦謂之操乃真操也此聖賢之精微儒者之能事

鎮撫蔡汝蘭云兵猶食也欲談兵請先論食夫歲大饑宜告糴少暇宜藝畝一年積則糴可弗告何也足於已無待於人也客兵猶告糴土著猶藝畝其說甚易明曉也夫燕雲之兵以騎射驍雄奪虜氣臨淄之兵古稱進如鋒火戰如雷霆尤善長鎗而勇於公戰故募兵者必以爲首談下此則狼苗諸部以楮弩防突寇而於衝堅長驅之雄或歟焉蓋以東南諸郡久安忘其血刃之慘聞見未及若或海警少揚民將移避不遑有司莫之奈何而募兵之說行焉故不得不賸其犒賞以招來之不得不寬其約束以羈縻之不得不厚其賞養以激勵之若或警息而遣之懼其春汛之復至也如之何則可夫所重于客兵者爲其各有長技也豈夫人之所難能哉是惟弗之習耳苟習焉則東南之衆是亦雲淄狼苗矣愚敢曰募兵戰不若募其教今宜于客兵之中精選其技藝之尤者各數

人厚其糧餉用以訓練騎射長鎗甲盾弓弩分部習學一教十十教百百教千千教萬日省月試務省其真而已由是則藝精氣壯以土產之食養土著之兵以土著之兵禦土地之患兵不加多而民皆樂業此土著之愈於客兵而募戰之不若募教幸較量而取舍之

太倉生員毛希秉云軍之克敵者在器兵不完利與空手同躬不中的與無矢同海賊之器械惟任短兵我軍足以制之者火器弓弩也然善射者寡乞放神世衡教射之法懸銀錢于百步之外不中者宜罰其矢以與勝者三罰而受責三勝者得銀錢又當令其三六九日演習如鎮江會手然每下操之日爲數下偶

海軍編

卷之九

五七

使各官分臨之庶不費時日而官可善射其他應軍用器械鎗棍弩鏡皆以是法校之數月而軍成矣此精技之法也

御史徐祚云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古兵法也今賊常態每以三五星散誘致我軍發伏取勝此慣用奇兵也手揮雙刀中者立斃此慣用短兵也勝奇兵者必以正兵勝短兵者必以長兵明部分正約束遠近行如戰戰如守是爲正兵強弓勁弩射疏及遠是爲長兵以史思明善野戰遊兵及于石橋而李光弼治軍嚴整當橋而進賊不敢犯近聞官軍過安亭烏鵲魚散無復隊伍將士相離遠者數里賊若掩襲邀擊將可擒也茲豈所謂行如戰耶

海軍編

卷之九

五八

趙克國渡渚使壯士脚枚先渡立營已定引軍潛行慎密如此是以羗零之輕狡不減倭夷而終以萬全去年官軍出劉家河者輕卒赴敵被賊伏兵自蘆葦小港中突出衝斷首尾我兵大敗而將僅以身免茲豈所謂戰如守耶自此一敗賊益輕我爲害愈熾益旣不能用奇而又自棄其正是以百戰百敗所向喪氣甚非長算也今欲習用正兵先須定什伍之法自五人爲伍以上遞相連屬以至于將皆如身臂相使首尾相應雖極倉皇不輕相捨而又營寨嚴整號令明肅動止不亂則賊雖變詐安能撓我此正兵之法也多置毒藥弓弩聚集善射勿與短兵相接而常隨諸百步之外此長兵之用也前時我軍不能自立無暇乘賊之間今我軍堅無隙可乘而賊跳梁既久勢必衰沮若覘得其實鼓衆突入乘機掩擊立可擒滅此又正能生奇之妙用也故兵法曰奇正皆得則國之輔夫擊虜以殄滅爲期豈可犯危險而取必旦夕九此皆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至於因勢利導隨時變化又存乎良將之善用而未可以遽度也

鍾按練兵有二練其技藝與陣法耳俞都督云練兵必先練膽練膽必先練技技精則膽壯膽壯則力雄故劍經一書所以練技也又云陣法象于積卒原于河洛成於易卦合乎禮樂故韜鈴續篇所以練陣也要之陣法卽一營之技藝也技藝卽一人之陣法也合而言之節制也彼世將不知技藝

曰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不知已之技藝不精則人之技藝何從品題法之虛實器之工拙何從別識縱日比較亦虛文耳又胸中原無陣法不過沿習舊套如釋子誦經罔識意義縱日操閱何裨實際藉令主將真知技藝充火器兵器長技短技件件俱實法訓練則兵一可當十十可當百矣王將真知陣法進退分合步伐止奔俱是臨陣紀律件件實用則兵知將意將識士情謂不成節制之師未之有也雖然技藝可以形求也陣法可以意授也至於運吾陣法施吾技藝使三軍之士畏將而不畏敵愛將而不愛死則神乎神乎未易言矣故欲練兵莫先選將

練鄉兵附

總督尚書胡宗憲云近日虛談兵事者動以陽明先生保甲之法為言殊不知此法止為安新附之民禦鼠竊之盜耳自古及今未聞以此制禦夷狄也若謂可制禦夷狄則古聖帝明王賢臣良將當先為之矣豈待今日二三言事者倡為此說而後知哉此老當時擒宸濠平桶岡搗八寨只用保甲之人乎抑曾借用狼土等兵也世儒不考顛末妄言兵法真所謂空虛談而貽實禍也

海道副使譚綸云鄉兵之議蓋起於先年調到客兵統馭非人所在搔擾百姓厭苦言官建議

詔下有司訓練土著之兵以省徵調之害此誠

廟謨之至計也然數年以來督責雖嚴明驗未覩其故何居豈皆有司奉行之未至與益緣前後議者止論練鄉兵之弊而未及養兵之詳而境內士民又稍病加賦往往互會矢指以為練鄉兵則不費官帑不用民財不煩素養之勞坐收制勝之策且援引其縣某鄉會掩殺一二殘敗之寇以為証據遂使良法美意窒碍難行有司百執事奉行無術反以虛文漸貽實患殊不知鄉兵之名則一而其義有二有召募之鄉兵有團保之鄉兵召募之鄉兵選其士著之驍健者為之繫其名籍於官而又以將臣領之優其餼食明其步伍時其教訓嚴其賞罰之條無爭則作其役石超距之氣有事則責以搏前擊後之切是為素練之鄉

兵有其對客兵而言又謂之王兵兵之有實用者  
至於團保之鄉兵不過因其地土之遠近人民之衆  
寡使之自和團結論以共保室家小警則虛張聲勢  
以幸其賊之不來大警則預行收斂免致受禍之大  
慘如是而已矣今不求建議者之本意而牽制於舍  
糊不決之虛文以彼力穡之民盡爲荷戈之衆誠恐  
餽練無素則爲不教之民棟閱以時又有妨農之怨  
聽其自食則人弗樂從給之官帑則所費滋大勢既  
難行事多虛應誠不知其可也爲今之計不若以調  
客兵之糧增廣主兵之額爲之慎其委寄核其名實  
寬其文法而總論其成功將不出全浙之間自多能  
虎之士誠計之得者而又責成有司撫字凋殘圖集

籌海重編

卷之九

一百六

保伍平居則齊其心志臨事則逞爲聲援兩利而  
俱存之可以有備而無患矣

足兵餉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  
一曰廣屯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  
增者急于起見得利也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  
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肯開種今欲查北北  
直隸地方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閒地上不  
拘土客官兵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  
而人樂于墾種矣廣種多收米穀價賤發銀可糴邊  
儲自足至于南方滿彼克軍爲民人犯宜責拘解當  
務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爲伴當責之  
收管使爲墾田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伴操守則彼勢

籌海重編

卷之九

一百六

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今問戶部又查出永  
樂二年令各衛所屯田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不  
拘項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不計比較及正統四年  
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閒之處許官軍戶下  
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則臣前奏聽其開墾亦不  
起科明是舊例可行有益邊儲而該部又欲兩請或  
聽開墾永不起科或候三年成熟徵糧則臣前所謂  
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人不敢開墾矣二曰興鹽利  
今天下生齒煩于

國初數十餘倍矣故今私鹽成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  
所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蓋舊時之說也今宜  
于額外多開商中不限引數聽其買補若勢要官軍

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還付巡撫都御史并  
管糧郎中聽其就彼募商賣限完糧而後填給違限  
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谷私致  
緩糧餉者聽巡按察究則自無此弊至于寬煎私鹽  
宜于出場總路設立關市守把止許賣與商人有引  
之人而本處軍民願買者亦須納官得引始聽如此  
則公私鹽利皆歸

國用矣然又須低昂其權使輸粟于邊者量地遠近米  
價貴賤倍減其數而又得先掣納銀本處者隨時呈  
滂鹽價貴賤倍增其數而又與運掣則商人益勤于  
輸邊電丁益利于煎鬻軍民得易于食鹽而巡邏之  
卒可減鹽徒意外之禍可弭其為上下之利不一而

籌海重編

卷之九

一百五

足也三日預收糴每常邊糧不肯預買及臨用兵之  
時發銀糴糴且逼人強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選各  
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如  
年豐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萬兩到彼多糴米穀  
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穀後二三年之用宜卽扣後  
二三年該給糧銀于他邊米賤處所糴之或查應解  
邊糧地方時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糴如此通  
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于措積亦海  
變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在官司立法簡便革弊  
嚴明不許減價措勒難收以致棄捐屯農方可常糴  
矣

又云昔我

成祖皇帝之供邊悉以鹽利其制鹽一引輸邊粟二千五  
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  
鑿邊地自募義粟自築臺自立堡伍歲時及豐歲  
粟廩盈至天順成化年間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  
輸銀於戶部而買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鹽臺  
遂日頽壞堡伍遂日崩折遊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  
荒蕪戎虜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凋落地方日遂  
困敝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

成祖皇帝之鹽法矣

在京各衙門會議云各處名山香錢鈔官俸銀川廣鹽  
銀廣東稅銀大造黃冊過割地畝銀俱可取用至於  
稅契銀率多侵隱亦可在取徑獨銀再可借解天下

籌海重編

卷之九

一百五

各司府州縣賦銀紙價自嘉靖三十五年為始一毫  
不許別用暫解軍門聽用其出入務赴巡按衙門掛  
號查考御史徐敦題稱東南之民方困而派常賦之  
外海防未已而繼之以提編均徭提編未已而加之  
民兵工食臣愚以為軍需必不可缺而民困尤所當  
蘇非仰藉官帑量為給發隣近諸省通融協濟恐終  
無以自贍其東南近日之科派速為議革止令雇募  
民兵則民不重困於誅求之苦官不牽制於出納之  
難蒙賞者益思報效而窮處者少延殘喘臣等會議  
得用兵以錢糧為本錢糧禾甲器械船隻不備實為  
不克威權不著士不用命雖韓白不能成功但東南  
自嘉靖三十二年興師以來勞費不貲致虛宵旰之



憂者凡以爲生民也今本處燒劫僅存之民常賦之外海防銀兩未已而復繼之以提編均徭提編未已而復繼之以民兵工食百姓嗷嗷誠有如御史徐敦所陳而提編一節通行數省編及小民不得安生者半天之下至於各省預備倉穀亦當積貯以備不測饑荒推商稅銀恐亦無幾但難輕議查得應天巡撫奏留嘉靖三十五年起運銀四十四萬餘兩奉旨錢糧著戶部議處來說候覆間今徐敦復請於兩浙歲運之數量留二三十萬彼豈不念

國家京邊重務所需哉蓋濟東南目前之急正所以爲國家悠久之計也合無從戶部酌量定數存留若干以給軍門再於兩淮運司議處工本鹽銀二十萬內借

籌海重編 卷之九

一五五

用一半至於各山香銀各關鈔銀缺官俸銀川廣鹽銀通聽總督移文各該撫按查取不許留難此外又有開納一節尤爲可行合無查照工部開納事例兵部應給空頭劄付一千張咨送總督收置軍門許令軍民照例上有願報効者一體收用其餘掛號稽察事宜悉如都給事中丘預達等所議施行及據各官所陳專官管理一節已經本部題奉

欽依咨行總督選委布政司官一員專司出納無容別議合用錢糧各有頭項大率民兵工食以後年分各府州縣比照原額工食量加一倍通計實數各照丁田多寡量爲輕重派徵申呈撫按刊印書冊頒布曉諭不許數外多派重困小民士夫之家隨例應優免之

外一體均派收貯官庫按季給發沙兵工食聽督撫官酌量於浙直二省不經侵患府分坐派徵解聽按察司官以時給發其一應見在地方主客兵行糧及賞勞修造船隻置造器械等項俱許於軍門吊取并奏留銀兩數內支用通要造冊開註出納明白以憑巡按御史稽查

丙辰會試策嘗思今日坐困之術莫有過於兵多者方其兵之初調縣縣傳送道理之費不可勝言也所過擄掠其擾害之患不可勝言也至則家給而戶養之供餉甚煩而擄掠不息其費又不可勝言也今議者不思兵多之費而憂財之乏此所爲件也因其乏而議加賦益財此又件之件者也昔先零之役當其

籌海重編 卷之九

一五五

兵集取中丞羅四十萬穀而不足及兗國罷騎兵班師不費斗穀而羗平人皆知兗國屯田之興利而不知班師之省費也故調兵一而爲練兵之費百調兵一而當土著之兵其費十調益簡則費益省以其所費者而練兵何弗強也以其所省者而克費何弗贖也此其不加益而足財之道也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秋成地方素無積蓄者宜出告示曉諭軍民不許將米穀浪費及因而糶出外境其若本處軍民得過之家收積米穀在家待價糶賣以圖利息者聽從其便在城人家有能收積稻穀一千石米五百石以上者即係聽教良民本府凡事量加優恤鄉民屯軍人等今等務要掘塘積水趁時勸耕以

務多收米穀秋成之後如果穀賤傷農凡民間應納差銀糧價及贖罪等項俱許依時增價折納稻穀本府另措置穀銀兩申稟上司代其納官

主事唐楓云凡軍行若隨路關支口糧候到唱名給散查則擔閣行期夜及二三更纔得睡息若先給與盤纏前路行時不便買辦不無受饑之病北方行軍每海有此必須先立從長良法庶克有濟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沿途該用廩給口糧等項合計算總支應庶免阻滯及省偏州下邑之擾為此牌行布政司官將官舍目頭人等合用廩給口糧等項查取見在確數計算經過州縣若干每驛該銀若干就於軍餉銀內支給其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再不許別

籌海重編 卷之九 夏宅

項科派於民

御史徐拭云近者海上南沙失事祇因餉餉缺乏沙民邠兵未協故鋒未交而識者已知其必挫矣且聞總兵等官跟隨親兵每名止日給米一二升尚未得一飽而求其肩波濤嬰鋒鏑樂為用命不亦難乎然果南民力之竭已非一日而庫藏積貯又多解給遺儲公私匱乏俱難措處然則軍前之需其可不預為之備哉伏乞

勅下該部議行海防巡撫都御史各將府州縣在官錢糧不拘寄庫正庫無碍等項官銀通行查出酌量聽解以備行軍賞給或遇緊急之際動支未敷仍許巡撫權宜行事將起解錢糧暫借軍前應用一面題

請事寧處補務要嚴督監守官毋得放支冒濫以滋弊有司官毋得分毫料派以病疲民管領官毋得出入剋剝而無實惠訪有此等悉從撫按官拿問參究如此庶軍儲有備無患而將士可坐而策矣

又云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在平時且不可廢况夫兵荒之後其可不汲汲焉講圖之哉臣熟思之竊有一事其行甚易其効頗多即倣古常平倉之意為之欲俟秋收之後苟有所入或於他處成熟地方即行府州縣動支官銀糴米比市價二十分內稍增一分招民自運入城貯之空倉不足則寄貯之空寺院待明年夏米乏時則比市價十分之內稍減一分糴之不

籌海重編 卷之九 夏宅

柯城內外皆得糴食專委廉官一員司其出入只此一事其利有七米價不壅害人不傷一也城中克實膽壯百倍二也粟多入城默寓清野之意寇縱焚掠所失亦少三也米價常平饑民得食不驅為盜四也耕種無資稍給與之秋收可望新陳相接謀食之源不絕五也十分災傷則開倉賑散民命可全六也冬米必賤夏米必貴增價猶賤減價猶貴入亦多七也乞

勅撫按轉行各該府州縣用心議行既有戰士捍禦於外使田者得於耕又積穀預備使民有所恃賴安內攘外何求不獲哉

清屯種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

國初各衛皆有屯田軍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屯種是卽唐初府兵營田之制萬世良法也今腹裏各衛三分之田多有軍先拋荒年遠迷失而民墾納糧者矣若欲一一清查還軍非惟失利而且失民獨念今天下軍戶消亡殆半間有存者每年清勾戶丁隨解隨逃勞費百端不得軍用無計可處議者謂宜上體祖宗置衛立屯之意遠推古人寓兵於農之法通查各衛軍士各今有田一分其數江北一頃江南半頃如江北一衛額軍五千名必須制田五千頃江南半之先儘原額屯田次清寺觀開田及沙沒罪人之田其有

舊海重編

卷之九

古元

不足則設法開墾荒田再不足則措銀收買民田如宋時役田之制務穀額數分與各軍聽其有力者有種無力或不便者召佃收租然必量其所入如古上農夫可食九人之數平時標守止令自食必有征差方給行糧其衛所缺軍之處則分合餘軍餘或募民或罰有罪以補之蓋彼既有田必皆樂從而逃者少矣此於邊衛京衛或不能盡行而腹裏衛分必皆可行所省養軍之糧歲數百萬矣邊方之地必先有人而後田可屯不患無田而患無人腹裏之地必先有田而後軍可募不患無軍而患無田其輕重各有在知府嚴中云

國朝屯田之制北方與南方不同南方與中州亦不同

北方之屯田重在鹽法兼重馬政而行之也中州之

屯田專重馬政而行之也浙直之屯田則以屯軍將粒供造運船之用有餘者克補月糧福建則又不然其屯田至多不若浙直之少故專設一屯田總事領之與浙江水利道帶管不同大抵屯種之軍不守城不上操清查其弊於軍餉大爲有助

太倉生員毛希秉云崇明田若干糧若干冊海若干實徵若干升合不起運而官吏師生守禦官軍俸糧猶未能給每數年大盜一興動費錢糧數萬沿海州縣居民劫燒之害又不可數計則

國家何利哉太鎮二衛之設本爲崇明盜賊何故緩急未得其用乞于南沙平洋沙增設守禦所脩古土著

舊海重編

卷之九

古元

屯田法庶有實効若仍舊春秋二班交代虛應故事其勢安能久乎蓋舊制崇明守禦所之外又有太倉中所八百戶鎮海前後所三百戶在于崇明潭子港備倭後因冊海改接劉家河把港既而太倉沙指揮具呈空閒人數取補上運今申明舊制改設南沙守禦所曰不宜又曰屯田之設本備軍儲今屯軍在太倉而屯田乃在常熟嘉定崑山等縣且屯田零坐各區各圩其勢安能耕種未免轉佃居民而屯軍坐食不差有名無實矣若通變宜民擇沙上常稔不坳田與守禦軍屯種以舊屯軍田易銀與沙民別置田產實爲兩便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征調戰攻之日官軍行糧口糧

日給發不暇計費若夫敵退盜寧之後兵火少息之時各處要衝添設把守員役使其聚之而食則倉庫積蓄莫非小民脂膏何可繼也今無做渭上遑中故事將沿海空閑地土督令開耕不起科徵且屯且守一年之後人將自食其力不惟省養兵之費抑且行寓兵之法

參將黎國耀曰閩中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地粵中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嘗觀漳郡力農者散處七閩深山窮谷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之溫處者亦時有焉倘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一帶空地分給屯墾則十年生聚藉其人可以爲兵入其粟可以增賦充富強之一助也

籌海重編

卷之九

百七

參將江應龍曰三代兵農合一萬利稱利今墾田之法不獨可行於窮民亦當責效於管兵查得雷州附營一帶廣可浼沃皆可成田諭令各兵并力合作漸次開墾計畝均分無事且耕且守有簞荷戈以戰則金城十二之使或可庶幾也職何在蒞鎮查照潞水客談開闢西北水利曾於豐潤玉山等處督率軍兵開田萬石畝收穫不減南方今若營兵墾田之議一行則沿海窮民觀西成之效開風興起亦未可知蓋國無游民則地無遺利民生既厚則盜源自消不但寓兵於農彷彿三代之制且容民蓄衆遠垂萬世之利矣

汰冗食

兵部尚書楊博云

國家養育邊軍極其優厚故居則有月糧出則有行糧寒則有冬衣布花至於獲功則又有重大陞賞無非欲得其精健以爲敵愾之地耳乃今老弱參雜所養非其所用逃亡捏冒有名而無其實近戶部題稱督撫諸臣之奏求應援則曰軍馬寡弱逃亡過半請糧餉則曰兵馬衆多供億不支觀此則坐食民力者豈皆投石超距荷戈鼓弦之夫未必無老弱疲癯之士與夫缺伍寄名之人也自今合行督撫諸臣各選風力守巡兵備官員親歷各該城堡將見在兵馬逐一查驗精壯者照舊存留老弱者盡行沙汰戶內果有壯丁准與收補其軍士逃亡卽行開除如敢仍前作弊以竄邊儲聽各該巡撫御史查究叅治

副總兵李應詔曰自海上傳警以來議者皆云增兵增船增器其實兵不精壯與無兵同船不堅緻與無船同器不犀利與無器同今誠不必加增惟隨在沙汰訓練隨在督責覈實使一卒當一卒之用一舟當一舟之用一器當一器之用則費省而功倍矣

籌海重編

卷之九

百七

慎募調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今之用兵大率有三曰練曰募曰調調遣之舉本非得已蓋緣本地兵力寡少遇有重大聲息不能不調若使哨探明的慎於徵調不惟勿糧一無虛費亦且戰守均為有益但邇年邊境多事張皇偶有小警輒行請調恣目前侵冒之奸為日後掩飾之計相應通行申飭督撫等官各將兵馬嚴加操練務使精強遇有警報相機堵截不許輒張虛聲妄議調遣果有大舉之信徑自斟酌量行調援亦不得因而藉口又候軍機又須遵奉

明旨務以團練土名為王如果日下不堪戰守早為計議某處某兵可調某處某兵可募應徑行者徑自酌行

應具

奏者以次具奏奏候王兵練成即為停罷

又題云今日之事不難於禦寇而難於馭兵不難於足兵而難於足食故建議者每以罷客兵為說但各省投募之兵多有游民參雜其間官司未得其用地方反罹其殃合咨河南山東湖廣廣西等處巡撫都御史將本處游民嚴加禁約務令各安本等生理如無招募明文私自出境投兵者即將家屬收禁里隣坐罪仍刊刻告示通行曉諭庶投兵之風少息地方之思不滋

都御史唐順之云自倭患以來東南軍制最為不定蓋以濟變未慮經久泉府之徒方應募於江北忽應募

籌海重編

卷之九

七

於浙東方以得募價而留忽以滿募限而去譬如借倩之人主人不得而羈之安得而練之至于遠方無賴託名土兵報効希圖擄掠羣然孳至在此不由軍門之徵調在彼不由督撫之遣發坐費糧餉騷擾地方是以人人爭言調募不便而以練土兵為說夫土兵之練誠是也然土兵之數不足安得不募募兵不足以當賊鋒之銳步得不調如前時王江涇數千倭于乘勝而上非永保之兵力挫其鋒則何所不至為今之計合以練兵為實事以募兵為權宜以調兵為奇道募兵則遠募不如近募調兵則多調不如少調募兵先儘本地方號銳若浙江處兵江南沙兵之類其遠方號銳應募者亦須土人保任優其募價什伍

聯東而歲番上之不得自去自來如往時則募兵亦土兵也總督軍門歲調麻兵立為定額直隸幾千浙江幾千專為衝鋒之用聽川湖軍門精選發遣以實司一員監督前來有不能衝鋒及騷擾地方者罪及監督則調兵可以制其毒而得其用也俟土兵訓練有成然後募調俱罷

鐘按前人所論當倭亂初起時浙中未嘗有兵即浙兵亦未嘗有名也乃今浙兵半天下人之勇豈以山川限古今殊哉在上之人振刷而作其氣耳苟有以作之則甲楯三千足以抗衡上國古也無以作之則秦之銳士齊之技擊燕趙之慨又惡知其今不異於昔所云耶

募客兵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閩廣諸兵其長技故智利在水者可習而知而吾倉山下八山之人熟閩廣之技者亦非少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事在反掌而有勇知方是在上之人使之耳夫吳越之人以舟楫代輿馬以江海為坦途伍員對闔閭以舟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異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騾騎況今日之邊防恃舟師為長技以火攻為要術乎

王事黃元恭云客兵有至有調而至者有募而至者調而至者統領有官籍貫有的用則劄之至有不用則劄之歸即無事矣募而至者烏合無統領之素萍聚

籌海重編

卷之九

五

無籍貫之真况多游手好閑無籍惡少安知不恃其武習反衛為仇嘯聚山谷黨附海島皆不難矣

鄭若曾云募兵之法但當於本處報選何也其家在是則所獲工食便於歸寄防春之暇便於歸耕其人善惡便於保結召之則聚散之則歸然則不限名數如收錢之法日積青蚨幾文馴至一貫孰有勇力孰長技藝選其精能汰其懦怯夫然後募得其人也若四方泛募則為合之聚無賴之徒招之甚易散之甚難今日之兵夫他日之盜賊也益離家久遠財不得寄歸淫酗賭博恒心亡矣一旦革之非劫奪何以生乎荆川云遠募不如近募亦此意也

御史徐斌曰客兵之為地方害夫人而知之但方今之

事正如病疽者急則治標以毒攻毒之時也特視制之何如耳很兵其貪如狼土兵似之而性尤狡謫客兵中很兵土兵尤甚一勝之後其氣必驕猛無忌况左江田州之兵與右江南冊那地東蘭三州兵素不相睦散不相顧聚則仇殺雖有二遊擊分轄之然其所見憚者瓦氏家法與該管土官頭目而已土兵忌很兵先進以攘其功很兵忌土兵後至而挫其銳氣能相戾功次相競可不知所以處之乎

調客兵

都御史章煥題云今治倭者無他調兵而已臣愚以為非久計也小發之不足多發則用度不計久駐則老師費財暫駐則兵散而賊復入且眾兵雜處爭隙易

籌海重編

卷之九

百六

生壯健久曠奸盜自起故客兵協守惟都城塞下可以居之客王相當有所忌也江南民弱客兵所為厄羸視之者浮婦女劫貨物殺良民客兵之亂與倭夷等前世調兵江南皆有明戒

又云調至土兵賊頗畏忌然亦獮悍難馴夫以苗攻倭猶以毒攻毒不可輕用亦不可久用者也是在上醫國手劑量斟酌對病而攻病去即已今既無鼓舞之方復無調停之法事急則懸賞求之勢緩則厭棄置之求之則易驕棄之則生怨此調兵之制未定者也兵部王事黃元恭云唐德宗藉回紇以解圍而遂其旋入之授石敬瑭因契丹以取唐卒釀播遷之禍很土蠻兵非我族類山東徐祁騎不習步四川廣西崗不

諸果用其所疑行其所疑則何賴焉且必重賞以收之應募則有客家在途則有傳食卽營則勞來安插月給行賞計每主兵四五而贍一客兵然烏合無藉戀家寡情故逆使之易勞使之難悅使之從怒使之拂利使之來罪使之叛至其習見我之無內侍而專外藉則遂驕恣橫行所過塞門以防其虜遺發議賞而後行重賞之格不自

朝廷出幸勝必獲賞而復進速勅之令不自軍門出首級則僞良爲賊冒從爲主而不得覈之論功之典不自憲臣出敗賊則棄營而逃以避誅再募則逃者重冒以趨利在營者原籍官司不得覈廢而閱賞待之如此其厚也養之如此其驕也然湯克寬一試之而徐

籌海重編

卷之九

百五十六

邵之卒敗李逢時許國再試之而山東之卒敗至今永順保靖麻陽酉陽瓦氏賴陽諸兵潰且散散而盡矣其効已明然猶甘心捐厚畜驕而無變計亦何哉

丹陽邵芳云練本地之兵但可爲本處防守而已不能追剿大敵也欲追剿大敵須調兵何也土兵習知地利顧戀桑梓故選而練之可爲常計若別省有事欲望隣省之民團作一處協力以拯之能乎不能乎且如往年徐海陳東董領寇數萬歷而境來蘇松杭嘉各有保不暇其能相顧而協剿乎故練土兵與調客兵不可偏廢

御史邵惟中題請 勅下該部轉行督撫大臣從長計

議如徵調客兵必責令大頭目統領蓋有大頭目則所謂客兵亦精而法令必行仍以監軍等官控制之類造各兵年貌籍貫文冊照其實數給以糧餉解赴軍門照冊查點犒勞報効立功果有功次速行奏請陞賞如有退縮卽以軍法處治其逃歸者行彼處巡按提問

都御史章燦云踐更以示其信處置以服其心以諸邊節制之兵爲之準調到狼土之兵爲之輔夫邊兵矩度素閑可以消狼苗之逸志狼苗有變而邊兵之強足以制之夫樂有相佐亦有相制惟兵亦然

裕州知州王宇云按邊兵習慣苦寒日夜備虜不寧寢食以爲兵戎皆然一旦調至南方見蘇杭富饒樂

籌海重編

卷之九

百五十六

武備廢弛不惟欲美而不甘抑且玩侮而無忌我祖宗立法止是原調用于北邊有正德間議者不深顧念調榆劉七及江西之寇邊兵遂驕邊患遂啓難於收拾今欲更調之以備倭後患有巨測者湖兵款兵之當慮也亦然故調客兵不如不調或曰鄉兵僅可各守一方調往他處不能也悍禦大敵不能也不調客兵何以支倭之大舉曰春秋之齊國嘗受晉楚之師晉師中豈無邊兵乎楚師中豈無土兵乎不聞齊借何地之兵以禦之也若必欲以夷攻夷齊師中夷何在乎兵之強弱惟係得人與不得人齊桓公用一管仲行內政寓軍令之法遂霸天下今若有人能倣其義於保甲法中抽選且如每甲中一家出丁九家不

出丁者出銀一兩貼則不患于無兵與無餉矣就其中更選一班精銳專一聽調謂之遊兵如此豈不攻守皆有備乎

鄭若曾曰今之論察寇者有三曰調客兵曰練鄉兵曰募土著之兵愚以為募土著之兵可也調客兵與練鄉兵不可也何也客兵性氣驕悍不受吾之約束既不肯受約束豈肯出死力而為我殺敵乎故客兵有害而無益所謂不可調者此也欲練鄉兵須處錢糧養之今之錢糧甚難區處將欲使民自備與則民因貧而投兵豈能自備乎將欲官給之與則凡民之無依者恐盡起而應募何以支之將欲驗田均派與則出多者恐其始情勇夫以克役後用家丁之無能者

客海重編

卷之九

夏

以袖代人且不常安能訓成兵技乎况防春正值農忙廢田事而團結不可也鄉民各保其鄉調用之於他處不樂也故鄉保甲之法僅可以防夜警自古迄今未聞以之而禦夷狄者所謂不可練者此也夫惟募兵一事執利權以圖民擇選之精訓練之勤賞罰之嚴悉由乎我而大有實益然募遠方之民非智也加賦以養兵非仁也須遵奏行新例令貧民補實衛所額查各州縣民壯弓兵之額而三分之留其一與有司自用取其二而團練於府沿海弓兵亦取而團聚之通計三項用其精強易其老弱大約以三千為卒合軍伍民壯弓兵之三者豈不足以供其數乎軍糧每歲九十六斗以一衛計之則五萬石矣民壯弓

兵每歲身銀兩貳錢以府計之則幾千百兩矣此國朝定額見在所實費者以是實費而行吾實事分而訓之各精一技合而訓之使知分合進退之法平居則團練於府有警則分調各州縣豈不精壯常在官使不必調兵而兵自足不必擾民而餉自覓也哉是之謂土著之兵所當募者此也然欲復

祖宗之軍額須復

祖宗之糧額凡衛所之缺伍而開作羨餘者不奏查之不可也欲團練民壯弓兵須令各州縣按季徵解民壯弓兵之身銀若聽其自索諸民不可也

處客兵

主事唐樞云諸客兵每日供費須集議的當錄米數目

客海重編

卷之九

夏

今可永為遵守其數目須相去不遠使無彼此相形其間若欲厚薄只於犒賞處低昂之

客兵附錄

狼兵

廣西狼兵尤悍然不易得其真狼也真狼兵必土官親行部署纔出其餘不過柳州所為水東岩之游民與廣州新會打手之屬而已亦無以加於嘉湖販鹽者流也

東蘭那地南丹州之狼兵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何者三州土官之狼兵大略如昔秦人以首虜為上功其所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者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九一人赴敵則左右



人呼而來擊而一伍軍爭救之否則一人戰沒而左右不夾擊者臨陣卽斬其一伍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凡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來擊而一隊皆爭救之否則一伍戰沒而左右伍不夾擊者臨陣卽斬其一隊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不知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言恐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旣敗走伴以金帛遺地或爭取而不追蹕者斬一切科條與世之軍政所載無以異而其旣也所謂論功行賞之法戰沒受上賞當臨陣躍馬前鬪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尅所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故其兵可死而不可敗

籌海重編

卷之九

五

岑氏家法七人爲伍每伍自相爲命四人專主擊刺三人專主割首所獲首級七人共分之割首之人雖有照護主擊刺者之責然不必其武藝之精絕也我祖宗舊制狼兵調征經過之處不許入城狼兵性貪淫離家遠出軍御酒肉又不獲縱貨色之慾令怨歎恨惟劫於其主之威而已若有司不善遇之擄掠之患所不患也

湖兵 鈞鑒 餘之技

湖廣土兵水順爲上保靖次之其兵天下莫強焉近嘗調三千人後調六千實私加一倍共一萬二千人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爲第三重又其

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五重其餘皆置後歡呼助陣若在前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人也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抽選宣慰額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啖此牛首勇者報名彙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卽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其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輒退縮者皆斬故所戰必捷人莫敢撓俱沿途擄掠胥謂其不可用不知擄掠之故一是因調來者非止一枝有過得相推委二是因小頭目愚弄宣慰謂人不可擅殺殺

籌海重編

卷之九

五

則言官論之

朝廷罪之彼然而聽之也若以保永分爲二班輪調每調每人月給工食銀一兩每歲十四萬四千兩先以四萬兩與調官領給土兵途費不必騷動有司及稽途程其來也一以憲副督之宣慰主禁令調官專主聚泊每晚不許舟師亂泊須視調官寨旗然後魚貫而泊次早卽行勿容登岸有功者照常每給賞銀三十兩給與本兵無使土官侵匿宣慰土官大加陞賞其歸也宣副調官仍照前法送之則兵將感激聞風知勵何擄掠之有所患者土兵無爲嘴鏡領軍門以素演熟者三千撥助用其技藝十全矣

湖廣九溪等衛容美宣慰等司桑植安撫長官等司

麻寮等所上崗等喇各有驍勇士兵慣熟戰陣

河南兵

嵩廬等縣毛葫蘆兵  
懷慶弘農二衛字號官軍多驍健可用  
睢陳二衛官武彰德二衛軍兵可用

礦夫

嵩縣廬氏縣永寧縣嵩縣俱堪調取

角騰兵

打手

打手須用行文四處選取每百餘名選一驍勇知名之士率領其給賞冠帶假以把總名目與礦夫同

北方兵

齊海重編 卷之九

百三

山東直隸徐邳山西晉使雙頭棍標鎗打手

徐州箭手

保弓箭手

涿州河間等兵

徐邳淮揚乃勁兵所產之處就委慣戰者兼遊督率

僧兵

今之武藝天下皆推少林其次為伏牛要之伏牛諸僧亦因欲禦盜而學於少林者耳其次為五臺五

臺之傳本上之楊氏世所謂楊家鎗是也

邊兵

延緩遼東兩鎮官兵

大同遊兵

福兵清兵

習水戰聞於諸兵為最

坑兵

浙江以處州為絕身處州守坑之軍其性健剛但木

營水戰

義烏兵  
浙江處州坑兵之外以義烏兵為第一溫台兵次之

寧紹兵又次之

龍丁

直隸鹽徒慣海可為船兵

齊海重編 卷之九

百四

都督俞大猷曰東南各省地方原有可調之兵如山東有長竿手河南有毛葫蘆浙江有金處台福建有漳

泉廣東有新會東莞江西有安遠龍南湖南廣西貴

州雲南廣西各有土官兵每遇巨盜生發就征徵調

三二萬眾隨檄而集且各省地方原有可用之器如

長竿手慣用長竿諸器毛葫蘆慣用短鎗諸器金處

台慣用很亮竹鎗諸器漳泉慣用藤牌鏢鎗諸器新

會東莞慣用長牌砍刀諸器安遠龍南慣用大旗長

鎗諸器土官兵慣用鈞刀鏢牌藥弩木方諸器一遇

調募各快慣用之器而來又如海上之戰廣東有烏

船橫江船福建有尖艚船船船浙江有八槳蒼山船

近因地方多事諸各處在官遇有大警官造者不

足用後嗣之民間亦不慮期而至故每藉其器與船

以成功此皆身經而目擊之也

九卷終

籌海重編卷之十

目錄

經畧二

集衆謀

收圖籍附

定武畧

鼓軍氣

公賞罰

禁妄殺

處首級

籌海重編

卷之十目錄

禦海洋

固海岸

勒會哨

謹瞭探

重隣援

散賊黨

慎招撫

用間謀

降宣諭

通貢道

開互市

崑山鄭若曾原編  
晉江鄧鍾重編

集衆謀

副使吳子孝云鄉官舉人監生生員人各有職下至耆  
老總理人等不拘貴賤但有所見許其向陳許其共  
手本來說虛心以受之下禮以招之則奇計出矣若  
更許其薦舉多能之士畢集軍門智策不可勝用矣  
然須有一二名士高才定其可否迂濶狂妄者不用  
則群小無以售其奸諸葛公開誠心布公道廣思益  
集衆思專攻吾之闕一字不可少也

舉人王文祿云如至一縣必諭知縣曰爾爲知縣必知  
一縣人才有謀者不拘縉紳士庶請之來吾當詢之  
詢之一縣則一縣之謀集矣詢之一府則一府之謀  
集矣府縣積而爲省省積而爲天下則天下之謀集

籌海重編

卷之十

一

矣然集衆謀必先虛已畧去勢分屈降者詢邇言不  
遺寸長必錄惟然如家人父子手足腹心之相與唯  
求靖寢爲急則庶乎其可也宋岳武穆謀勇之全者  
也將出兵也猶且盡召諸統制環坐而飲食之先謀  
敵之所以敗我者至於六七竭智共攻必無敗也乃  
行故每戰而無敗况其可者而可不集衆謀乎是故  
用兵者必以集衆謀爲先也

吳郡生員盛之化云周文襄巡撫江南父老士庶無不  
延訪或時在路亦止輿受言陽明先生有入仕以至  
秉鉞動隨生徒顧問帷幄後遇逆濠之變若龍光黃  
受諸人或爲間謀或潛伺察或通機密皆以平日腹  
心爲之遂能成功邇年東粵毛公征交南大開言路

有賞無罰謀士集者八十二人遂能開創故道洞見敵情奮士鼓行蠻王納款此皆前事之足驗者

籌海重編 卷之十

收圖籍

三

都御史唐順之云古之籌邊者虜之所從入與吾之所  
以制虜皆可以按圖而坐籌之虜人非萬騎不能入  
衆騎不可一日無水草沙磧少水而水草可飲食萬  
騎者尤爲難得虜人擁騎南下須是覘得水草便利  
處然後可入其無水草處虜人亦不能以饑渴馬致  
千里也是以邊城雖綿亘千萬里虜人雖是風雨來  
去而其師從入大約可以先定其小小隘口零騎可  
入處雖不可數而其大衆之路大約不過數條而已  
禦虜者常患備多而力分苟圖盡分明可以必虜之  
所入與所不入知虜所入與所不入則備可以不多  
而力可以不分別屯築堡爲梁按伏省却大半氣力矣

定武畧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自古詰戎練武專備蠻盜賊  
以二者皆能戢然生靈傾覆廟社故殺人以救人非  
得已也今境外四夷已有

祖訓不許輕伐

先朝惟責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屯百里之外勢將入寇  
則先伐其謀耳有來不曾遠征至于邊境叛軍卽聽  
處決擒殺者律已明別無他議若民間盜起則宜查  
察朝廷設立巡撫兵備

籌海重編 卷之十

四

勅詞立爲定制務使練兵足食一聞盜賊生發卽便衆  
兵撲滅於微一聞泰聞及其既久則宜撫捕兼行以散  
其脅從離其黨與而必殲其渠魁不許姑息若其一時  
失計稍有挫衄則當體念勝負兵家之常責圖長效以  
全功其若終無成功或先隱瞞坐視及有事地方  
或先爭權曲阻其事或後忌成陰毀其功者皆當重治  
誤事甚者卽照先年重例處

敵軍氣

都御史唐順之題云戰陣之所以精明與中國之所以勝四夷者氣也非甲兵之謂也

國家承平日久文吏游談而養尊武臣恬嬉而寄身閑雅雍容之習成而慷慨果銳之氣銷臣視師東南備觀怯將情狀一聞賊戰如澆冷水顏色可憐縱不便走股已先慄雖亦未必盡然而然者固多矣至于倭賊渡洋談笑飲食若履平地而我將棲泊近岸日遇海風則頭暈目眩夜聞潮則耳聾心惕且夫倭賊有過藐我將之氣而我將無必吞倭賊之氣則是未戰而索然也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清大憝臣猶以為難也此氣在宇宙間磨礱而時用之則鮮明置之不用則黯無精光謂宜文臣督師時御戎服出入軍中發揚蹈厲以作武將之氣武臣大將遇有賊戰戎服出入陣中以作偏裨小校之氣偏裨小校遇有賊戰戎服先登以作士卒之氣而督師武將臨陣督戰間取潰校逃卒遵奉旗牌事例百萬軍中忽然斬却一二人以變士卒之耳目使我之氣日益精明則賊之氣自然銷沮此其言若迂濶而實勝敵之要機也李光弼蒞軍而旌旗變色每戰必勝氣之謂也

按荆川談軍氣之說不如東坡倡勇敵之論蓋士氣精明必須養之有素臨陣得善戰者作之若但使文臣戎服先登以倡義卒則義卒望敵而怯從送文臣與賊殺之而已無益也軍之取勝全在乎氣作之誠是但如此作之恐難

籌海重編

卷之十

五

公賞罰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若干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右之富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伏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何以臨師服眾哉必須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潰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

籌海重編

卷之十

六

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又云近年以來如賊攻城掠鄉每每督兵追剿而不勝者以無賞罰為之激勸耳今後但遇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詢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干於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

都御史方廉云用兵之際銜鋒為難斬級次之今海上

賊船初來能迎其鋒率沉一船另賞銀一百兩飽去之賊率沉一船另賞銀五十兩如不能對敵搖駕小船撈取首級者不惟不賞卽以退縮論陸地之賊初來疲困甚易擒剿延至二三日卽復强悍但初剿之不令貽害地方又不當以難易言也其間能衝鋒破陣使賊披靡者另賞銀三百兩若夫鄉村零斬必要倭首相兼仍審地方隣証見賊犯某處從何斬獲取有結狀方照格行賞查係虛冒卽以妄殺平人論

都御史唐順之云賊若從某處海面深入登岸者該總首先生之論其登岸多少以次罪及總兵又罪及兵備海道而止至於海中擊賊初至將領以奇功論已

籌海重編 卷之十

七

船與擊歸船不同擊歸船真倭首級一顆給銀十五兩自合如故擊來船真倭首級一顆合無量增銀十兩比陸戰首級尚少銀五兩豈足使水卒感恩懷利盡使擊賊哉

又云自來海中獲功止擊歸賊不擊來賊歸則賊氣已情賊資又消人既樂擊擊之又易來則賊氣方銳賊船又空人不樂擊擊之又難擊賊之歸如虎啗人而人殺虎虎斃而人已殘擊賊之來如虎未啗人而人殺虎人不傷而虎斃

總督胡宗憲云出入波濤冒不測之險人情所甚不堪然膏思之地里有險夷而土著者無險人情有利害而利重者忘害若使各陞調官軍必於沿海衛所自

少生長身履日擊雖或利遷異地事無弗同至其乘危冒險轉戰窮追若只同常稟止以常格論功其視內地輕重難易之間殊有不得其平者今須多處行糧豐其犒賞若總兵官能使賊船不得登岸而於海洋擒斬首級得敘異格各軍人等此內地所獲功大倍論如止獲賊船亦以大小論級如此則人皆爭奮而無不堪之情矣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聞各處兵戰多因割取首級及爭縛生擒檢取婦女財物以致費力悞事乃將欽奉奏例并斟酌事情預定臨陣賞罰條格惟臨陣先登破敵者第一人賞銀十兩第二人第三人各賞銀五兩其先登被賊攔捉而後兵進救得勝者亦賞銀十兩

籌海重編 卷之十

八

其擒殺諸賊首級俱依欽定賞格對敵陣亡者先給埋葬銀二兩子孫陞世襲官一級不願官者另賞銀三十兩若退陣逃回被賊趕殺者不賞亦不收葬

又云夫以賞言首級功非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為敵所乘為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遠不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真也合軍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為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蹂躪而為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

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鋒傷虜四五人仰問充軍殺虜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者可驗殺被之人不能改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為事而數倖任其攻克鄉民任其殺擄上下相聯惟事欺隱而已甚者被殺之人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

聖明更定賞罰之格惟殺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有守備力所不及雖被殺擄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充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充軍至于

籌海重編

卷之十

九

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確眾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  
能擊其情歸以取勝者但被殺擄數十人以上俱問  
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有誤地方者輕則聽  
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即時問決不必一  
一奏勘以致累死邊軍至于戰勝論功止憑巡撫兵  
備查審眾証某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殺死幾  
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其功不必  
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三五  
人以上勇力出眾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  
扶同隱匿或冒功賞其所私者却從巡按訪實糾舉  
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

又云首級論功之弊有許月有據奪甚至參平民傷

士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惟

朝廷命將得人則所任偏裨校領自皆奉公而執法其所  
身經而目觀者其陣得某人之效謀而得勝某陣得  
某人之奮力而成功其方戰也其人敵退某人其旣  
勝也某人斬獲幾首又某人奮敵不過而被殺某人  
得功幾多而陣亡回營之後復參之於眾見而報之  
於紀功之人山是難其難易以第其功賞不專尚於  
首級也至於凱旋之日則某人書辦得用某人隨從  
有勞詳以上奏而量加甄錄固亦可也若冒報立功  
之人則面試其謀勇斬敵之狀而取證其臨敵同事  
之人其偽立見矣丘公濬所言選任紀功之官更立  
賞功之式而欲死者一功常生者二功皆良法也

籌海重編

卷之十

十

在京各衙門會議云凡有官員舉監生員義民人等督  
領家丁赴軍門隨賊截殺得獲功次及仗義輸粟濟  
軍者俱聽軍門及撫按官臨時酌擬奏  
請從厚陞賞以為懷忠慕義者之勸至于耆民統領沙兵  
或為把總或屬府縣官管轄其所獲功次仍照部下  
功論擬陞賞

巡撫都御史唐順之云肅隊而趨挺矛而舞非以為觀  
也將責之以臨陣禦敵之實用也責之臨陣禦敵之  
實用而不以臨陣禦敵之賞罰施之則亦戲而已矣  
史傳所記子玉治兵斬七人貫三人耳孫武以婦女  
試陣法而戮其女隊長二人然後誅之而無不如意  
然則古之治兵者大畧可見也請於常原之對多錄

金錢以賞其用命者以作其投石超距之氣其不用命者縱不能盡如臨陣之刑而軍令所謂鞭笞貫耳等類許將官督操亦時一行之以示威或聽爲任法罰及同伍紀律既明人心自肅至其臨陣庶幾畏我而不畏敵矣

太倉生員毛希求云欲人出死力不與同其利自古未有能濟者也乞依是錯邊事胡人入驅能止所驅者以其半與之凡巡捕所獲鹽船賊船聽其照例估料納銀不得如舊惟聽勢要在官人微價給領利歸他人如此而再犯賊壞法照依文官永不許管軍管事庶不敢顧利不敢輕犯

明憲而可責其盡職矣此使人自爲戰之法也

海軍編 卷之十

十一

兵備副使凌雲翼云臨陣退縮軍法甚重今領兵官員畏罪掩飾每遇賊入犯卽妄稱領兵追賊其實去賊甚遠不惟不見其形雖賊之眾寡虛實亦不得而知也及尾賊出境乃妄報追至某處與賊血戰沉死者不計燒死者不計斬獲首級一顆豈有與賊血戰而將獲僅一顆者乎此名爲追賊實與退縮何異不加究治遂致尤接踵習爲故習豈不敗迺事哉今後須申明軍法務使從實追剿如果賊勢重大兵力寡弱徑自明白聲說以爲別圖如或窮迫連旬累月不聞一戰直至賊出境虛飾浮詞欺附觀聽者聽本道查實恭呈重究與退縮同科庶可以破其躲閃之故態閩縣知縣仇俊卿云羊斟之微足以覆宋一笠之小可

海軍編 卷之十

十二

以強吳三畧曰軍無賞士不往故賞罰兵家之所向也後世賞罰不明武備廢弛有脂韋極抱而報功者有手獲功級而爲人掩奪者亦有喪師輸以爲捷而冒賞者有屢建奇功獨立而父蒙辜者亦有乘喜怒愛憎之故而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者顛倒繆迷如此何以厭服人心振揚武烈顧其鋒鏑縱橫之際存亡呼吸之間人以萬死搏一賞在上者寧不動心於察之乎若有見敵不前交鋒不勇者罰固無足議也亦有勢孤援寡勢逸饑餓主賓地利之不同者此皆有可原也斬將先登破陣殺賊者賞固在上功也亦有運籌決勝者雖未曾身蒙矢名亦賞之所推首也苟或降降以邀功諉謬以違令甚至截殺行人老稚以克首級者又皆在所不放也故將之五德信賞必罰爲之主焉若近歲王陽明申明賞罰疏雖已事之後猶不忘前功斯可以永昭勸懲者也

鄭君曾曰已上諸論皆賞罰之常格未盡其妙也夫賞罰者榮辱之謂也大而官爵之命小而言語之褒貶謂之榮重而斬刈之刑輕而斥咎之及皆謂之辱施恩而可測者非榮也惟施不測之恩人方以爲恩而知所勸耳施威而可測者非辱也惟施不測之威人方以爲威而知所懲耳故有今日爲行伍而明日拔之爲將領者有侵晨在人上而薄暮降之爲役卒者褒貶予奪大公無我頭倒豪傑莫知端倪則人孰肯甘處其辱而不思所以自奮設在上者能測乎此則



激憤爲勁轉弱爲強不必用衛所之官而民間自有良將可選不必調湖粵之兵而鄉間自有勇夫可練矣

鐘校平倭事例內稱遇聚至五百名以上大勢倭賊找兵數僅相當有能衝鋒陷陣一鼓蕩平或以寡擊衆力戰成功者列爲一等內擒斬有名真倭賊首一名類者陞實授三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五十兩如賊數不多易於取勝者列爲二等獲有名真倭賊首一名類者陞實授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俱照舊外議自萬曆六年九月以後擒斬倭功不拘外洋登岸賊至五百名之外船至十隻以上爲一等所獲真倭從賊一名類者陞署職

籌海重編

卷之十

十三

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三名類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兩賊至三百名之外船至五隻以上爲二等所獲真倭從賊三名類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兩如不及數二名類者賞銀二十兩一名類者賞銀十五兩獲漢人脅從賊三名類者賞銀二十兩二名類者賞銀十五兩一名類者賞銀十兩賊不過數十人船不過一二隻及敗後散潰零星擒斬者獲有名真倭賊首一名類者賞銀二十五兩不願賞者陞署職一級獲真倭從賊一名類者賞銀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一名類者賞銀五兩此外軍中尚有衝鋒賞格只要衝殺賊徒敗走仍且前赴

殺不拘斬級以賊大敗剽爲首功俱即時照例陞賞不容靳吝至若賊犯信地官兵巡邏不進致賊深入或脫走者或舵工緣手故意不直射賊船者或貪取賊人遺棄財物買海縱賊不追者或巡海疎虞致賊登岸焚掠者或賊登陸官兵失于堵截臨陣退縮者俱即時處以軍法近奉兵部題奉欽依比照禦虜事例如有容令一船泊岸一倭登陸者卽坐以失機之罪有能堅守信地一倭不犯者卽爲首功雖銀前人所論不同似可酌議而行也又按斬首賜爵始於秦然在泮獻敵已見於詩則上功首虜所從來遠矣我

籌海重編

卷之十

十四

遊以上皆不得上親斬功豈以爲將者責在旗鼓而不以斬賊爲務哉抑以其功易於虛冒而不錄耶然爲將亦有摧鋒陷陣身先士卒者又焉可盡誣其皆虛冒也惟領兵官無親斬功則有身爲大將而其子孫僅襲一千百夫長至其廝役走卒因人成事往往得襲萬戶者豈非小功反錄而大功不賞哉如蒙

題議以後領兵官不拘總副叅遊守把如果親身督戰勝一陣者得陞實職一級因其賊之多寡功之難易以爲等差亦激勵戎行之一機也或曰如此不幾於陞賞太濫乎曰不然夫一陣而斬倭虜一百則陞賞百級矣斬倭虜一千則陞賞千級矣彼百戰千者不各賞而獨吝於領兵官之一二級是謂千金而重豆羹食也可乎哉

禁妄殺

兵備副使凌雲翼云各領兵官員既不能奮勇運謀為地方保障往往將被擄逃回或窮鄉避難之民殺以報功故行路者若非成羣不敢獨行是不能禦賊而反為民賊矣又從而賞之誠可痛恨今後報首級止一類二類者聽本道查訪果有對敵實迹方轉送紀驗其或許冒無據者即鞠究明白坐以抵命至於指稱奸細殺以為功者猶為易見蓋謂之奸細必至一二二人假裝害民或探聽消息或潛為內應既已覺露可縛而致之非臨陣血戰者比也何至斬首級哉以後奸細止許生擒不許殺害違者一體抵罪

御史徐斌云自古命將出征師還奏凱取魁首以為大

嘉慶重編 卷之十

十五

戮後世緣此遂尚首功故首級不明非惟功賞不實亦多戕害人命西北邊功正患坐此流弊也我祖宗深鑒茲弊惟壯虜女直倭寇南蠻得論首級以其種類別而真偽易辨耳近者斬獲倭寇得比照流賊事例已該兵部題奉

欽依但恐貪冒成風功次失實未免貽誣殺冒功之害願皇上勅下該部議行海防巡撫都御史以後凡遇海上報捷即便詳加勘驗果係皮肉緊縮有血蔭刀痕及頂心顙門無髮又非刀刺者方為真正首級論功奏請陞賞其有中國勾引之人雖係有髮須在大顆賊內對陣擒斬者方許比照從賊生擒例議賞如有誣殺平民妄報功次者參究坐罪

賞首級

都御史唐順之云為銃手不許割首級亦不暇割首級論賞與餘軍數照分給假如百人為率或為銃手十名餘軍九十名為銃手居餘軍十分之一或餘軍內得一首級該銀叁拾兩則為銃手得銀亦十分之一共分銀三兩人數多寡分銀數多寡率照此例算太常寺卿魏校云臨陣不可生擒在野不可妄殺陷陣先登者為上功繼而登者次之尚功首虜敗亡之道也

松江府同知羅洪辰云各兵懦怯者既不肯前而勇悍者衝鋒多因砍取首級以致敗事若一兵砍取首級則傍兵見必爭之況得首級者欲全賞功銀兩未免

嘉慶重編 卷之十

十六

先奔一兵相爭則眾兵皆亂一兵既走則眾兵皆挫兵因此而驚潰賊乘此而進衝今須於將臨陣時審其願衝鋒者各給與衝鋒小木牌使眾兵皆知其為衝鋒彼雖欲不前誰則容之衝鋒者決不許砍取首級若有衝鋒兵先奪首級來獻者打一棍仍不准給賞陣後助陣兵夫許今斬殺如一陣斬獲首級若干顆該給賞功銀若干兩內以七分給衝鋒兵以二分給與助陣砍取首級之兵以一分驗其在陣被傷者給之庶賞有差等不致爭亂而人皆思奮矣

禦海洋

總督胡宗憲云海防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于海  
猶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論也

國初沿海每節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漿等船一百餘隻出  
海指揮統率官軍更番出洋哨守海門諸島皆有烽  
墩可為停泊其後弛出洋之令列船港次浙東于定  
海浙西于乍浦蘇州于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大乍浦  
之地海灘淺闊無山無避風之處前把總周易等所  
領戰船被賊燒燬僅遺拾餘隻近又報為颶風擊碎  
不若海中洋山殿前窺集及可泊船也吳淞江口及  
劉家河出海紆迴又非泊船防海處所議者欲分番  
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

籌海重編

卷之十

七

之船以守大衛則三山品峙哨守相聯可扼來寇而  
其外陳錢諸島尤為賊衝兵部原題副總兵統領戰  
船住劉海上防賊截殺則如陳錢乃其所當屯泊而  
提督軍門及海道等官每於風汛時月相參巡察有  
警則我大船火器衝截賊入使不得越過各島則破  
毒無所施疊疊不作內地安堵矣

通政唐順之云禦倭上策自來無人不言禦之于海而  
竟罕有能禦之于海者何也文臣無下海者則將領  
畏避潮險不肯出洋而責之小校水卒則亦緣泊近  
港不肯遠哨是以賊來則登岸殘破地方則陸將重  
罪而水將旁觀矣臣竊觀崇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  
通絡是造物者設險以迂海寇之路以蔽吳淞江定

海內地也

國初置縣設衛最有深意而沈家門分哨之制至今可考  
合無春汛緊急時月蘇松兵備暫駐崇明寧紹兵備  
或海道內推擇一人暫駐舟山而總兵副總兵常居  
海中嚴督各總分定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  
不絕其遠哨必至洋山馬蹟  
兵部尚書楊博云平倭長策不欲鏖戰于海上直欲邀  
擊于海中比之制禦北狄守大遼而不守次遼者事  
體相同誠得先發制人之意  
國初更番出洋之制極為盡善至于列船港口猶之塞門  
戶而守堂室竄失初意宜復

祖宗出洋之制

籌海重編

卷之十

六

丙辰會試策云諸將海戰而勝者常十八其內地戰勝  
者常十一何男子海而怯于內也其故有四士卒入  
海人無還心皆殊死戰無所逃難一也洪艚巨艦易  
以凌賊勢便二也毒藥火器且戰且焚三也賊載水  
而飲開口待國勢不能持久四也而其後不能禦賊  
者亦有四犯不測之險以命悍賊而常賞不饒生其  
怠心一也海中無人易以爲解二也既不能賞易於  
姑息將不能驅三也海波不常或利或否四也誠者  
皆言益脩戰具及其四失守馬蹟陳錢諸島以控吳  
守大衛諸山以衛越守陳錢諸島以制賊往來之衝  
夾擊互救三道鼎峙賊不足防矣  
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云人之水戰止能更擊去賊而

於來者未能竭其鋒夫來賊銳而去賊情擊者譬之撲火於方  
攻銳難人情所皆知也然擊來賊者譬之撲火於方  
然之始火滅而棟宇可以無虞擊去賊者收燎於既  
燼之後此其利害則有間矣自海上用師擊來賊者  
僅一二見而擊去賊者亦不過文其縱賊不追之罪  
耳今若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賞以縱來賊  
之誅嚴於縱去賊之誅而當事者同心戮力急如救  
焚盡遇海外方來之寇則遑遑又何不寧耶

總兵俞大猷云倭賊自彼島入寇遇正東風徑由茶山  
入江以犯直隸則江內正兵之船可以禦之遇東壯  
風必由下入山陳錢里西倒球子邪清水馬蹟蒲舉  
丁興長途衛山楊山普陀馬墓等寨經過然後北犯  
籌海重編 卷之十 尤

南直隸西南犯浙江請于浙江共設樓船三百隻  
船壹百隻分伏于前項海縣往來巡探攻捕名之曰  
遊兵而遠遏之於大洋之外

主事黃元恭云或者曰我兵長於水戰短於陸戰而倭  
奴則長於陸短於水故禦之莫宜于海中陳錢馬蹟  
大衛殿前揚山當倭奴往來之衝設總兵官駐陳  
錢泰將參員分駐馬蹟大衛殿前揚山常川督哨禦  
其來而邀其去賊殲而魚突愚竊謂其策甚善而難  
行蓋海樓經月必有颶風颶風劍峰難於梳泊癸丑  
春恭將俞大猷圍王直于馬蹟被龍驚砲而起幾至  
覆沒師旋賊逸乙卯秋浙直會兵大衛殿前邀賊歸  
路疾風暴雨大作飄沒舟師以千萬計是亦乘危幸

功者也夫大海無際何獨稱四山為賊山之衝蓋航  
海者必晝行夜止依山宿泊自倭東南而來望中惟  
此四山相去各一二程始至陳錢必泊次泊馬蹟次  
泊大衛次泊殿前洋山若驛傳駐蹕然固非若于午  
谷東西莫適必由隘中行者賊誠知山有兵東西兩  
址何所不適雖失所依泊然與犯官兵之必死寧肯  
風濤之不測且聞長老云起旋揚帆舍山泊而過大  
洋此避颶風之妙術而豈謂必死地哉知戒地而不  
避有生途而不趨賊必不然矣然則禦其來而邀其  
去不可為歟曰依此四山但嚴遣哨探潛師伺之真  
無不中若設官顯駐是亦趨避之標耳故是策也宜  
潛不宜露宜邀其歸不宜伺其來蓋歸路可計日俟

風信故也

禦海策云備倭之術不過守禦二者而已未聞泛舟大  
海遠征島夷雖以元世祖之威伯顏字木兒之勇數  
衝千里旌旗蔽空一遇颶風作萬人魚鱉此其明驗也  
而况沙石起伏洲渚驟阻風候向背潮汐高下波濤  
洶湧至到淺深彼皆素所諳練以我之迷而蹈彼之  
危能為必勝哉

海道副使譚綸云禦寇海洋使不得登岸策之上也今  
之士夫皆主此說其實大海茫茫剽賊甚難蓋賊之  
來也必乘風潮之順吾往迎之必逆風逆潮不其難  
乎賊之去也亦必乘風潮之順吾伺其順而追之愈  
追愈遠能必其相及乎即使及矣逆風逆潮不難

乎況賊見我亦能必其不遠避乎運舵之間咫尺千里我能必攻之乎故海將專以風潮藉口實難閃焉吾何所據以查之耶陸戰則不然瞬息生死勢不兩立非彼即已將士不能作弊况海中殺賊縱能滅其幾舟在彼猶不幸而失風耳其所全者衆常懷僥倖之心陸地之戰彼將全軍覆沒能無懼乎故講海戰不如講陸戰之爲善

寧波生員陳可願云吾昔使日本經歷海中諸山注意觀之陳錢乃孤山突出極東大洋水深不可下枕又無柵可泊惟小漁舟盤旋至此即以舟拖閣灘塗採捕後仍拖下水而回欲以此爲期會之地恐不便也馬蹟大衢洋山則不然蓋馬蹟有小潭可以泊舟但

籌海重編

卷之十

三

有龍窟不可放砲遇敵難戰此山雖在陳錢之西離大衢尚遠賊舟西來一過陳錢卽是馬蹟以此爲會哨之地可也大衢與長塗相對其西有礁無壘不可以舟泊且亦有龍窟宜避之其東面有衢東壘者可容廣福船四十隻但水震蕩不寧舟泊于此久則易壞不如以大舟藏于長途之北而以哨舟泊于衢東壘遇警舉號招廣福船剿之豈非長久之計乎但大衢在杜長塗在南相離不過半潮之遠潮從東西行兩山東縛其勢甚疾哨船戰船遇潮來與落時皆難橫渡俟潮平然後可行策應亦有不便者

崑山鄭若魯曰禦海洋之策有言其可行者有言其不可行者將以何者爲定乎魯嘗親至海上而知之何

來定海奉象一帶貧民以海爲生盪小舟至陳錢下入山取殼肉紫菜者不啻萬計每歲倭船入寇五島開洋東北風五六晝夜至陳錢下八分線以犯閩浙直隸北軍恒先遇之有被殺者有被虜爲嚮導者因此諸山曠遠蕭條無居民守禦賊得以深入此胡總督與趙尚書之議所由建也然事理雖長而未經試練嗣後將官行之覺有不便者何也離內地太遠聲援不及接濟不便風潮有順逆艤船有便否蛟龍之驚觸礁之險設伏擊刺之難將官之命危于茲耶無感其爭執爲難行也然自禦海洋之法立而倭至必預之爲備亦甚易非若乙卯以前倭船岸人猶未覺其爲寇也苟因將官之不欲而遂已之烏可哉如愚

籌海重編

卷之十

三

見哨賊于遠洋而不常厥居擊賊于近洋而勿使近岸是善體二公之意而悠久可行矣  
參將吳顯忠曰用兵必察地利宜特陸兵哉卽防海亦然浙直沿海小山聯絡其外有洋許諸山當日本之衝又其外有陳錢等山近以陳錢等山難便泊船止行哨探而多設舟師於洋許諸山是半許諸山猶之外邊然縱賊逸入以致登岸則守羊許者卽同失機是矣乃閩廣則沿海無山卽有之勢不相及不能必其盡不入也是閩廣之防海與浙直異以其地利之不同耳議者不可不知

固海岸

通政唐順之云賊至不能禦之於海則海岸之守為緊  
開第二義賊新至饑疲巢穴未成擊之猶易延入內  
地縱盡藏之所損多矣然有來沿海戍守莫不擁城  
觀望而不顧內地之殘破內地戍守亦幸賊所不到  
而不肯策應沿海今宜分定沿海保護內地內地策  
應沿海地方沿海力戰損兵折將宜坐內地不能策  
應之罪內地殘破沿海幸完宜坐沿海縱賊之罪又  
如同是一樣沿海地方賊由寧紹登岸寧紹却不殘  
破而殘破溫台賊由溫台登岸溫台却不殘破而殘  
破寧紹自來則坐地方殘破者之罪今宜并坐賊所  
從入其沿海文武將吏有能連次屢戰抵過賊鋒阻  
斷海重編 卷之十 二十三

賊下船不得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以奇功論一准  
平倭事例如此則人知謹於海岸之守不敢幸賊空  
過以覓免門戶常扁堂集自安矣  
知府嚴中云外洋禦寇豈不是上策但在將官有難於  
奉行者何也海中無風之時絕少一有風色天氣卽  
昏面對不相見矣須十分晴明方能瞭遠歲在己未  
颶風大作四百戰船一齊覆沒利害如此將官出哨  
豈敢遠泛大洋必尋畧內收泊令一二小舟行探耳  
若迎風而上遇敵歸報賊使順風瞬息數百里報至  
賊亦至矣若順風而去遇敵歸報甚難况遇賊  
被殺將官不知此常事也故謂海戰為可恃者必其  
未嘗親至海洋者也若見海洋自知此說之難行而

以固海岬為不易之定策矣

又云海防不設險于海岬而設險于海中山沙猶論止  
方邊務者不可但守近邊須遠守于邊牆之外其見  
同也昔者余于倭嘗因脩外邊費財甚多其後邊牆  
反易壞而難守何也離內地太遠照顧之力自有所  
不逮也且如止邊之制每城梁相去六八一軍守之  
積而三千六百丈之遠不過守以千人而已虜來攻  
城動以數萬計六百丈之間只此千人如何相策應  
而禦乎此與水兵哨船出海太遠聲援不及備禦甚  
難同一義也

國初信國公不肯設險于險之外豈其智不及此哉可以  
悟矣

海重編 卷之十

二十四

鎮撫蔡汝蘭云環海兵船之設其法不為不善其備不  
為不周矣邇年未收全功者有說焉夫茫茫巨洋極  
目無際雖於要害之處懸艦設備而疾風怒濤不時  
亦必擇善地而停泊焉豈得揚帆起棹常出洋外而  
能盡阻賊船之不入盡遏賊船之不歸哉但能於大  
數內打得分數中幾分耳必欲盡收全功以為經久  
不易之圖在於水陸夾攻夫倭寇之發踪犯我也每  
徒止備一月行糧而飄泊二月者有之每船可載百  
徒而滿載二百者有之及其抵岬困憊莫甚使得焚  
舟登陸奪險鼓勢養銳蓄精然後出我兵以臨近者  
十日遠者一月方得與賊相望及至為客轉供為勞  
豈能得志為今之計宜於春汛小汛先期一月將各

道兵士督發各海口要害之處安營操練與兵船相表裏以爲防守萬全之計脫或賊船潛入海口則水兵星羅於其外陸兵雲布於其內將至也擊其困憊既至也擊其先登既登也擊其無備以疲憊倉皇之賊而當我養盛豫備之兵一鼓成擒不血刃而收全功矣春汛之期不過三月將終四月將半小汛之期不過九月將終十月將半過此則非風汛所利而後警不必防矣今宜於每年三月初將各道統兵官分與信地令其督領部兵出沿海兵船停泊之處安營操練防守賊至卽擊春汛至五月終小汛至十月終方令撤兵歸道嚴立限期則防禦周而賊無逞掉先聲播而賊無伺志矣

籌海重編

卷之十

三十五

參將吳顯忠曰水兵惟取其諳水性往往不以技藝教之殊不知舟師禦賊於海上勢或不能盡藏賊且逸入內地觸處登岸水兵不諳陸技水窮則止今宜將各水兵盡教以步伐止齊之節攻殺擊刺之宜若徒登岸卽舍舟而從之陸兵迎擊於其前水兵追蹙於其後彼首尾受敵進退維谷此則無調遣之煩無奔逐之勞而所以全取勝養水兵一萬兼得陸兵一萬之用矣

動會哨

廣福浙三省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閩受敵勢弱而危查得亡命多係廣福浙三省之人通夥流劫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廣東而上達於漳泉蔓延於興福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浙江而下達於福寧蔓延於興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濟之嚮導之若欲調兵剿捕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遁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以窮追緩則旋復合夥有難於卒殄此夷船與草檣船之大勢也又有一種奸徒見本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於廣東之高潮等處造船浙江之寧紹等處置貨料黨入番在浙江廣東者則於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置貨料黨入番此三省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令各官於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城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蒲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玄鐘之兵會遇有倭患互爲聲援協謀會捕賊勢豈有不孤而海患豈有不戢寧者哉

籌海重編

卷之十

三十六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

國初沿海相近地方轉相哨報勢合情聯永平旣久人多好逸事機漸疏卽以東南沿海直隸與各省相近之勢言之浙之海寧等處則北與直之金山崇明等界相接其蒲壯等所則南與閩之流江烽火等寨相接

閩之銅山玄鐘等澳則又南與廣之柘林寨蓬萊驛相接向來各省自分彼此不相哨報緩急難傳今欲與各省相近衛寨轉相會哨往來絡繹使萬里海洋無懸料叵測之患其會哨官軍船隻須各給字號牌票以防險細混雜為奸併註到銷日期以杜偷玩又云兵法地有所必爭言其險要也嘗聞海寇往來其

大船常躲匿外洋山島之處小船時出而為剽掠在浙常於南麂山住船雙嶼港出賃若東洛赭山等處則皆其別道也在閩常於走馬溪舊浯嶼住船月港出賃若安海崇武等處則皆其游莊也自浙迤北則極于料角而屬于直隸自閩漸南則灣于南澳而屬于廣潮中間所泊所經之處可以得其槩也此在事今亡矣

籌海重編

卷之十

廿七

東粵水軍約法云會哨為水兵第一要務蓋每日有

船海中行使遇有賊船便知追擊若在澳臨時起蓬起旋緩不及事今議各寨各哨俱立會哨簿一扇左右中前後哨日各出船相會彼此填記上簿關防鈴蓋至如柘林之會福建碣石之會柘林南頭之會碣石單日有兩會北雙日有北會南樵之各營寨絡繹相聯莫不如是如遇大風則免會本哨官自填簿上以便掣簿查考但不許虛填及差人齋簿由陸填印查出哨捕革役備總不稽督者定行叅究

謹勝探

兵備副使凌雲翼云哨探者兵之耳目也哨探既真則先事有備今沿海守把官員遇賊初至皆不聞知及已近岸倉皇失措甚則我船亦有被虜以為賊者今後把總官務與督同各哨官員多置蜈蚣梭船精選熟知水性之人遠出外洋分投哨探如有聲急先來傳報其附近各港官兵一聞警急隨合線約會截擊大洋庶可獲制勝之功如賊從某官某信地登岸把守官不先期傳報附近官兵聞報不即時策應以致深入腹裏貽害地方聽本道查實指名叅究坐以失悞重罪其有與賊相拒眾寡不敵者原情另處庶人心兢惕海防可固矣

籌海重編

卷之十

三

鄭若魯曰哨探與間諜不同間諜者使人於敵中設法離其腹心視其虛實之謂也哨探者將欲進兵預分遣人裝作田夫漁樵之類於其所經行險扼路口宵行晝伏窺輯於我兵將到之前夕某處有伏某處無伏逐路預報兵得以安心前進也此須極其機警熟知道路之人方可任使乃將之腹心所托兵之安危所係也非平日恩信相孚者不可



重鄉援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南北總督總兵職專闕寄欽奉

勅諭一應事宜聽其處置並無中制之意至於止以血戰

應援爲功不以損軍擅離爲罪又節奉

俞旨永爲定額合行各官從實舉行以後鄉封如果有警

本鎮無警即便發兵策應共保萬全如敢有分彼此

奉越相視者聽巡按御史指名參奏

舉人王文祿云今當著爲合救之令若攻一省諸郡救

之若攻一郡諸邑救之若攻一邑鄰邑鄰所救之正

猶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保家保身而不可

緩也夫所謂救之者非盡撤居守之兵以救之也每

郡每邑每所抽其精者而救之則合少而成多也惟

籌海重編

卷之十

三九

抽其精者而勵之以敢死之志散之以信賞之榮或

負砲夜偷或繞擊不意則寇腹背受敵驚潰莫支解

散而不暇攻矣蓋城旣被圍兵不能出以應敵必得

鄰境外兵始能救之不然坐待其斃耳

太常寺卿魏校云海寇須開其自生之路自古豈有二

三千人致死命不開其生路而欲盡殲之者諸人能

不以克勝受賞爲心方可與上帝之心合其事方可

成功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常受

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

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

主事唐樞云內地人入賊夥者須許親識的富人其結

令其自新以散賊黨并可因而行間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聚其初必未同情有冤抑

難理因憤而流于寇者有憑藉門戶因勢而利于寇

籌海重編

卷之十

辛

者有貨殖失計因困而營于寇者有功名淪落因傲

而放于寇者有傭賃作息因貧而食于寇者有知識

風水因能而誘于寇者有親屬被拘因愛而牽于寇

者有搶掠人口因壯而投于寇者諸如此類中間不

無可矜難在寇盜之日未必皆無求生之心招徠撥

亂轉移亦易吾將爲攻心之謀伐交之計必明揭榜

示通衢或書黃旗標押寇所內地之人有願歸籍許

令不時投首官給口糧押赴各該鄉井有親鄰識認

者即時放釋並不加罪中有豪傑能以智力取倭首

來獻者另行重賞若能說誘謀主出降者

題封見任官職如此彼心危疑其黨易散又聞寇至地

方必先虜其土著之人以爲鄉導吾卽以鄉人之知

巧者遺之虜去及行間謀或假作接濟之人與之往來使不相疑或賄賂之財使厚相結兼餽飲食使相狎如此未有不可得彼之情以行吾計取者也

### 慎招撫附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事有變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何也寇亂之始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眾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

### 籌海重編

#### 卷之十

世

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民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因無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廓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謀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已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滅於微

### 用間諜

都御史唐順之云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爲鬪最是攻夷上策然非深得敵情則不能用間非熟于地形則不可以成犄角之勢而夜襲敵營且我兵形既露虜人亦日夜爲備而匪實示虛匪近示遠匪精壯而示羸弱百計以疑我者宜亦深是故得敵情爲難

鐘按間諜機事也一則當用得其人一則當不吝厚費如漢以千金使陳平行反間是也去歲陳申見告閩中議論紛然有策倭寇之必入犯者有策倭寇之必不入犯者總涉遲度終無真見鐘謂欲得其情甚易不過召二海商給二船引許其過日本貿易人無不樂往者彼中有大明街皆中國人一至其地虛實可得夏往秋還僅數月耳時閩中亦欲舉行而卒不果信乎任事者之難其人也噫用間且無人况使人反間哉孫子云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有餘味矣

### 籌海重編

#### 卷之十

世

降宣諭

南京工部尚書馬坤等題朝鮮居東北日本居正東偏北故日本諸夷九由海上入中國交通生事舟必經過朝鮮海面先年倭首宗設等犯我海道大肆叛逆屠害中國軍民數多時朝鮮國王李懌聞賊歸由彼海憤其作孽盡盡殺之隨卽具奏倭奴打劫上國致殺官兵不伏天誅過境仰仗

皇威剿殺幾盡并將擒獲賊倭中林望古多羅等及賊首殺三千顆與長箭船炮等物連搶回人口王樣等差刑曹參判成洗昌等先後齎獻

關下此固未暇深究其故但朝鮮能殺日本之人則驗矣請乞宣諭朝鮮國王查賊經由海面既與日本密邇

籌海重編

卷之十

三

王須益申初議盡行截殺仍行國王就近轉查日本管國者近年倭寇是否由其縱放若果知情速令悔改若係左右奸宄或係中國通逃假借妄爲就令其盡將首惡擒斬獻報是亦一策也

在京各衙門會議云查得先該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題臣聞東南之倭寇循西北之匈奴詛詐勇猛強不可禦乘風迅速來不可測故我

朝備倭北自山東南抵閩廣規畫經制不減西北且嚴過番下海之禁明十年一貢之規使常脩舉不失豈有邊患但數十年來事皆廢弛番商海寇俱至浙淨寧紹蘇杭姦究射利之徒接濟交通勾引貿易自嘉靖二年宋素卿入擾之後邊事日熾遺禍愈重閩廣微

浙無賴亡命潛匿倭國者不下千數居民里巷皆名

大唐有資本者則糾倭貿易無財力則聯夷肆劫巨

室爲之隱諱官府惟務調停識者固知有今日之變

矣臣詢訪在海賊首約有百人其雄狡著名徽州王

五峰徐碧溪徐明山寧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

山李華山泉州洪朝堅皆廣布奸細包藏禍心雖恃

海洋遼闊亦由倭國爲之淵藪也節據被虜人供稱

本國會長請有入貢勘合得行則利歸于上今各倭

私自貿易利歸于下彼中會長甚是不樂管禁各倭

西犯昨劫黃巖去者多被擒殺今春關隘亦加嚴禁

曾追回倭船二十餘隻并審擒獲賊首李哪噠亦解

渠魁沈南山等安任倭國分遣其黨同倭入寇此情

籌海重編

卷之十

五

不除海無寧日若差人曉諭國王定將各逆并島夷

剿逐此雖未可輕信而國王感恩慕義之心亦豈盡

無查得永樂年間倭夷入貢又有倭寇犯邊令來使

追捕得倭賊若干許以彼國法治之以次蒸死數拾

餘年海泮平靜海道副使李文進屢以議呈欲臣具

請特

旨北行朝鮮南行琉球轉諭彼國及令布政司各行述其

許貢之由勉以藩屏之義令將中國通逃盡搜起發

嚴密各島不得出關庶使賊勢日孤兵力可逞但恐

夷情叵測

國體攸關未敢遽陳卽今警變異常正多方圖濟之日乞  
要查酌議擬等因本部咨行禮部查議訖又該刑部

河南司主事郭仁題云今之倡亂者已經兵部明言有賊首王直盤據海島招納叛亡然畢竟勾引倭奴張大猷勢故取倡一至此也臣承乏刑曹凡遇朝鮮國僻至日本薩摩州失風流賊望古三甫羅等轉行到部有被鎗火銃木牌刻有軍門及松江府字號則倭奴之流劫江南也無疑常考洪武二年遣臣趙秩諭日本來貢五年復遣僧祖闡無逸往宣佛法諭其來貢

太祖爲賜詩送行實重厥事也乃十餘年得安堵焉永樂初命太監鄭和等招撫諸番日本獨先納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就命來使治以其國之法于鄆地盡行蒸殺至十五年復入寇邊將執其首首送

籌海重編

卷之十

世五

京師

成祖特以不死遣刑部員外郎李洞等使日本降

璽書責以敬天事大之義次年洞還其國王源義時亦遣

刺史奉表稱謝

成祖特釋其罪宴賚有加嗣是終

成祖世不復入寇此仁義並用

祖宗駕馭倭奴之長策也即今海島群盜旁午使舟或未

能達昔

太祖嘗以三佛齊梗化阻絕便臣商賈命禮部移文暹羅國王轉達爪哇俾以大義告于三佛齊令無查照故

事遣使朝鮮

諭今差官齎送

璽書前往日本宣揚

朝廷威德戒令欽哉屬夷該本部覆議移咨總督會同探巡撫按等官轉相計議題奉

聖旨已經通行督撫等官議處未報近又該督察侍郎趙文華咨送通事一名降倭二名前到兵部詳審得入寇海賊俱係日本所屬野馬小夷被中國逮捕逃之徒糾同打劫倭王未必盡知所據

南京工部尚書馬坤題

前因似亦有據及要宣諭朝鮮一節又與王忬郭仁所奏大畧相同且日本原係朝貢之國載在典制遣官傳諭于義無乖合無從禮部酌量查照

祖宗故事差官齎捧

璽書重編

卷之十

三六

璽書前至朝鮮

今傳諭日本國王以示君臣之義禍福之機令其禁戢屬夷擒斬華逆以効臣節如果罪在夷屬國王無預輸誠聽命海氛肅清許其遣使奏報另議褒獎是亦不戰屈人之一策也

海道副使

云照得倭夷諸島種類雖繁部落相聯

亦有酋長衆所尊者號曰天文其法最嚴其威懾衆一人爲盜一家盡滅一島有犯鄰島移平即奉令勒合以時來貢者彼中故事每遇閏年則諸島富饒各出以貨輸於天文請得勘合方來入貢實則賈遷有無以貨厚利利權在上天文所欲者後因海禁廢弛奸民通番殷賈之倭徑自貿易不請勘合利權下移

天文所不樂者加之徽賊王徐閻賊林陳輩假稱名號竊錄勘合妄具禮儀私通首長遂至招呼益衆往來無稽天文所不知者此皆彼中情狀傳訪似實故本職在昔具呈憲

請許令省諭蓋嘗反覆思之審矣若頒降

璽書特遣使命恐偶不敬反生事端若令琉球高麗就近傳宣事在彼中難於取必不如止行浙江巡撫得以從宜省諭當如永樂事例取高僧數人移文乘舟直至天文詳爲傳諭宜累

朝許貢之恩禁近來倭夷之擾發王徐之偽收逃叛之民許脩常貢操利權天文雖愚必知所擇蓋日本所需絲綿藥物器用之類悉皆仰給中國不能缺者若或

籌海重編

卷之十

壬

海禁皆嚴通番盡止彼日用不足勢必請貢惟命是從而後所欲爲亦無不遂此又拔本塞源之術也通政唐順之云宣諭日本浙江軍門常請命遣使矣竟不能盡得其要領使者坐罪而其事遂罷嘗考平倭畧所載洪武永樂間遣使日本者不一而足

高皇帝又嘗與劉基議以倭國重佛特遣僧往諭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以深得敵情而處之切中其機也然自葉宗滿之坐重罪而逃逝欲自歸者不免自疑自蔣洲之得罪而人以使絕域爲諱或宜減宗滿之罪以示信于逃逝之徒寔蔣洲之獄以留使絕域詞敵情之一路

兵部主事黃元蒸云筆者曰倭夷犯順乃羣小之僭竊

其君不知也誠遣使諭之彼王必能禁其下海境安矣百萬之師何如介之任耶竊惠之昔晉率陰戎伐潁周景王以弁髦之微告晉辭直獲免而說者以爲失君臣上下華夷之分今堂堂

天朝玉帛萬國咸迅九域雖倭奴爲患譬則蠶蠹之螫耳未若唐之回紇宋之金元何至其衰周之不屑耶且倭奴狡猾素無慕義之誠其臣復數十年不爲梗者特通貢之利足羈縻之耳今入寇之利百倍通貢充其貪心何所不至猶恃中國之威懾服有素而群小之回誘說未通若迺遣使諭之假其重以寢其兵示弱明其矣安知不啓通國之貪乎

海道副使譚綸云移諭日本之言似不可行何也通番

籌海重編

卷之十

壬

接濟乃吾中國沿海之人也中國之官不能自禁而欲夷王禁其所屬不爲所笑乎欲望夷王之禁其屬以先自禁始

鍾按先王之馭荒服也不貢不庭則有征伐之兵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故

太祖

太宗遣使遣僧諭日本王者再矣古之帝王皆行之安可謂失華夷之分貽後世之羞哉第恐山城君威令不行未必能禁止其群小之不爲盜且倭夷諷詐終不可以誨化懷服耳

通貢道

通政唐順之奏云據總兵官盧鏜手本內一款撫處夷情以導

國體事開稱

祖宗以來給與日本金印勘合十年一貢船不得過三隻人不得過百名既申遠夷慕義之情遠夷亦得交易中國之貨以爲利而中國亦以羈縻遠夷使常馴服不爲寇賊百餘年來自嘉靖二年宗設宋素卿等爭貢警殺貽害地方因而絕貢至嘉靖十八年正使碩昂等齎獻貢物并進表文伏罪荷蒙

皇上擴天地之仁雖非貢期復准入貢嘉靖二十六年正使周良等坐船肆筵復貢議者計方九年之期有違

籌海重編

卷之一

手

事例徑自阻回從此貢路不通倭夷素性貪詐利我中國之貨既不與貢則無後望矣因此遂被姦徒勾引同利爲寇不止則以偶蹉一年貢期阻回之故也爲今之計乞題請

聖裁行令各衙門遵照今後夷人復來求貢果有真正表印勘合別無詐偽姑不計其限例就與奏請起送赴

京譯審來寇之端

勅彼國王令其查治惡逆欲敗屬夷使不敢再犯則倭夷知有貢路之可通而詭計自銷黨類自携勾引之徒亦可暫縛矣鏜老將也二十餘年在海上熟諳夷情其言當不甚妄乞

勅該部查議可行與否臣又聞先時陝西總制王瓊論

西夷事以謂能絕其入貢之路不能絕其入寇之路今亦可借以爲喻也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前此入寇以通番下海勾引嚮導者多也乃不嚴禁姦之令而欲開非時入貢之門是止沸而益之薪也况倭王微弱號令已不行於國中卽便通貢果能禁諸徭之寇掠乎且貢夷止數百計而寇邊者動以千萬計豈寇邊之賊皆欲貢而不得貢者乎請宣頒明詔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貢則却而驅之出境寇則草薶而禽獮之則奸謀狡計破阻不行矣邇者臺省部寺會疏奏行九事一日選武將二日任文職三日精選練四日慎徵調五日處軍餉六日守要害七日明職掌八日明賞罰九日行撫諭酌以時議之允協者而兼行之以內收順治之功而外樹威嚴之績如其且寇且貢反覆不情則用威讓之令文告之辭以却絕之是恪遵

籌海重編

卷之十

平

太祖高皇帝之明訓義之所以爲盡也如其引慝伏罪重譯効款必欲率賓王化以自納於覆載之中則必質其信使堅其誓約

勅令禁戢各島不復犯我邊疆期以數年爲斷共命不

渝而後如

先朝著例容令人貢此

成祖文皇帝綏徠之方仁之所以爲至也是故明徵定保

君子監成憲而行之爾

尚書楊守陳云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狠貪自唐

以至近代已嘗爲中國疥癬矣

國初洪武間嘗來而不恪

朝廷既正其罪復絕不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而後許之於是往來數數知我中國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因肆奸諂時挈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問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問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民財朝貢則沾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不得問乃復稱貢而

朝廷不知其狡

詔至京師燕賞豐渥細載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問乃入桃渚犯我大嵩劫倉廩燔室廬敗殺丞

書海重編

卷之十

里

庶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爲咲樂捕得孕婦則下其孕之男女剔視以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吾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下備倭之詔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於海表肆七八年間邊氓安堵而奴倭潛伏間敢搦焉茲者復來窺伺而我軍懷風昔之憤幸其自來送款者瞋目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我師遂從其請以達于

朝廷將復中其計矣

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鄭先罹其害矣民稼穡爲之合體

民脂膏爲之飲食勞民助力爲之役使防衛盡廢矣嗚呼十徵而九歛雖雞犬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道強市物貨善誑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慮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既譁然不寧矣若復

詔至京師所過之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鄭者乎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爲糜國用弊民生而過厚之者一則欲得向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則非向化者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弭者矣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於君叔震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康居罽賓隨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况今倭奴乃我讐敵而於構橐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狼貪

書海重編

卷之十

里

之心而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况可與之通乎然彼以貢獻爲名既入我境而遂誅之則類於殺降不武不義若從而納其所貢則中其奸計而益招其玩侮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不可謂計弊所恃以事無用俾其不兵甲而騷不水旱而害不可謂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道竊以爲宜降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師臣益嚴守備伺其復來則草薶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奸謀狡計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臨物莫能遁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貨賄不貪雖有遠方珍怪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廉自浙江以達京畿且數千里之民舉不識輸運

之勞不知徵歛之苦父哺其子夫煦其妻而優游以

永食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仁裔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

謀猷而不敢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威舉一事而衆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寧夷

之服者萬不侔矣

鐘按帝王之於夷狄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來則款

之去則聽其自外而已惟倭奴之與北虜禁謫焉

悍若虎豹之不可以圈籠非若牛馬大羊丁以羈

焉福衛畜養之也故不得間則稱貢得間則劫掠

是彼以稱貢爲劫掠之媒也貢亦人寇不貢亦人

籌海重編

卷之十

聖

寇是我蒙虛名而受實禍也中國何所賴焉惟謹

備而已

太祖其燭其兇狡深痛絕之可謂明見萬里矣

開互市

主事唐樞云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二年遣使起秩招諭日本次年國王

良懷奉表入貢五年復遣脩祖闢往諭之隨遣人奉

方物時祖闢之使也宗渤以詩別

高皇帝親和之有同仁無遐邇之句十三年貢使無表文

俱發三邊安插十四年貢使表有前使姓名乃悉放

還自十五年賊臣胡惟庸黨倭指樺林賢人倭構

亂十六年寇金鄉十九年進巨燭暗藏火藥兵器佐

惟庸爲不軌于是

高皇帝立訓絕其往來夫招之者帝王無外之仁也無驗

而拘之及得其真而卽歸之中國柔遠之禮也其好

籌海重編

卷之十

聖

深禍結示以永拒聖人誅罪之義也然不卽勤兵于

討以訓令代鉄鉞明于勢之所不及不欲以全律之

也

文皇帝繼世定貢加賚遣使給符封其鎮山初禁似與全

釋蓋後先殊局彼此異宜而其致一也嘗考大明律

凡將物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罪止杖一百將人

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及考

問刑條例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

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嚮導劫掠良

民者處以極刑若止將大船僱與下海之人分取番

貨及糾通下海之人接買番貨發邊衛充軍若小民

博使單桅小船于海邊近處捕魚採木巡捕官與不



許樞密欽測

皇敵防民以惡交而不強過其販賣杜民以奸構而不直  
撓其生業故海上境外之貨實與夷為市罪惟杖而  
不過請不勝其重也其詠斬焉則人口軍器悉為寇  
兵益益黨耳遠式巨艦雖成濟具而原其所欲為若  
只從互市罪亦不列歟夫然後知

先皇制待之意嚴奸究以沮其漸復因利用以體其情苟  
當事者不意論傾測一切矯枉而踰于直豈

先皇大道為公之謂哉

垂政唐順之云

國初浙廣贛三省設三市舶司在浙江者專為日本入貢  
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者則西洋番船之轉許

卷之十

聖

其交易而抽分之若福建既不通貢又不通舶而

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漫不可考矣舶之為利也譬之礦然  
封閉礦洞驅斥礦徒是為上策度不能閉則國收其  
利權而自操之是為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資  
奸萌嘯聚其人斯無策矣今海賊據嶼嶼南嶼諸島  
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  
止則利權之在也宜備查

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毋洩利孔使奸人得乘其便

主事黃元恭云或者云中興繁華之盛四夷慕之吾民  
之出而勾引彼夷之入而橫暴皆此為之媒故浙之  
定海有開號稱要害誠於此立市多設防兵以通諸  
番之貿易則夷人有自通之便吾民杜竊之之端凡

所欲物以好取不以力取夷酋何憚而不為廣中歲  
通市舶百姓安堵是明徵矣雖與諸番類觀廣浙事  
體大不侔也嘗聞海島諸夷惟倭役得為甚出沒無  
時所在登劫故沿海諸郡益設守備把總等官單以  
禦之曰備倭蓋患之深矣廣東舊有諸番之舶而無  
倭故通市無恙若乃定海本倭入貢之道定海通市  
舶倭奴原在不拒之中昔在

太祖朝猶慮倭奴通貢之擾而不與

成祖嘉其拘馘叛寇之忠始許之自劉江擒斬盡絕之後

憲臣有司能求以法恪守陪臣之分帖帖者數十人

至嘉靖癸未夏宗宋二倭樓華中國莫能禁自是遂

萌驕築貢不及期獻不盡物爭屠牛剥狗之故相矛

海軍重編

卷之十

聖

環視者屢矣當是時守臣已難禁輯况通市於大亂  
未懲之後誰復能以綱紀馴擾之昨倭自寧波登劫  
者八十人南京橫行兩省而後藏之計市舶之倭當  
不減八十其或外順內奸乘吾不備甚易易也况今  
無他安保吾民不有奸貪愚弄以起釁又安保彼中  
不有淫德驕恣以生戎一有不虞將何以禦之此端  
一啓朝夕慄慄官除者必掛納壓處者必播遷昔人  
倡為馬市之說以弭亂得乎失乎鑒不在遠矣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或謂定海沿海舊通番船宜進關  
廣事例開市抽稅則邊儲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  
彼後者倭非南海諸番全身保貨之比防嚴禁密稽  
懼不測而况可啓乎况其挾貨求利者即非脯肝飲

血之從而捐性命犯鋒鏑者必其素無賴藉者也。以我之市不市為彼之寇不寇者哉。殷鑒不遠。元事足徵。當商船未至而絕之為貿易既通而一或不動。其所謂窮兇以逞則將何以禦之乎。今之寇邊者動以千萬計。果能一一而與之市乎。內地之商聞風膽落。果能驅之而使市乎。既以市拒之而卒不與市。將何詞以罷遣之乎。夷以百兩。兵以千備。夷以千市。兵以萬備。猶恐不足以折其奸謀。我之財力果足以辦此乎。且市非計日限月之可期也。彼之求市無已。則我之備禦之無已。果能屯兵而不散已乎。此皆利害之較然者也。乃謂可以足邊儲而弭外患不已大謬乎。

籌海重編 卷之十 甲

鄭若曾云。今之論寇禦者。一則曰布船常開。一則曰市船不當開。愚以為皆未也。何也。貢船與市船一事也。分而言之。則非矣。市船與商船二事也。合而言之。則非矣。商船與寇船初本二事中。變為一。今復分為二。事混而言之。亦非矣。何言乎一也。凡外夷貢者。我朝皆設市船司以領之。在廣東者專為占城暹羅諸番而設。在福建者專為琉球而設。在浙江者專為日本而設。其來也許帶方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船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明矣。西番琉球從來未嘗寇邊。其通貢有不待言者。日本狡詐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為十年。人為二百。舟為二隻。後雖寬假其數。而十年之期未始改也。人若此言。

市船常開而下論其是期非期是貢非貢。則釐貢與互市為二。不必俟貢而常可以來互市矣。系祖宗之典章。可乎哉。何言乎二也。貢船者。

王法之所許。市船之所司。乃貿易公也。海南者。

王法之所不許。市船之所不經。乃貿易之私也。日本原無。

商船。商船乃西洋原貢諸夷載貨船。廣東之私澳官。

稅而貿易之。既而欲避抽稅。省陸運。福人導之。改泊。

海。介月港。浙人又導之。改泊雙嶼。每歲夏季而來。望。

冬而去。可與貢船。相混乎。何言乎一也。海南常恐遇寇。

海寇。惟恐其不遇。商如陰陽晝夜。叛然相反。為商者。

苟常有為寇之念。哉。自甲申歲凶。雙嶼貨壅。而日本。

貢使。迺至海南。遂販貨以隨。售。倭後以自防。官司禁。

籌海重編 卷之十 甲

之弗得。西洋船原回私澳。東洋船通布海洋。而何之。商船悉變而為寇船矣。然倭人有貧有富。有富有惡。富者與福人潛通。改襲南澳。日本東商。惟以銀買貨。也。福人則其貨希。其抽稅買貨。非若西番之載貨交易。底船于外。海貼而往。渡之。此固無待於市船之開。而其互市未嘗不行者也。貧者剽掠。肆志每歲。犯邊。雖今其互市彼固無貨也。亦不欲也。此非開市船之所能止。而亦不當反錫之名。日者也。故不知者謂倭寇之患。起於市船。不開市船。不開由於入貢不許。許其入貢。通其市船。中外得利。寇志泯矣。其知者。啗之以為不然。夫貢者夷王之所遣。有定期。有金葉勘合。表文為驗。使其來也。以時其驗也。無偽也。國家未嘗不許也。貢未嘗不許。則市船未嘗不通。何開。

之有使其來無定時驗無左証乃假入貢之名爲入  
寇之計雖欲許得平貢既不可許市舶獨可開乎或  
謂日本國王號令不行山口豐後互相雄盛金葉動  
合燬於兵久矣如責其期拘其驗則彼終無繇貢而  
市舶終無繇開矣須弘包荒之量昭無外之仁可也  
又不然夫貢而無驗招寇之因也貢而無期弛備之  
階也緩其期稽其驗隄防猶難矧可頻貢而勿驗哉  
大抵善施恩者施之於威伸之後則人知恩今寇犯  
順數年雖屢大捷而禍猶未殄倭未知畏也此須肅  
清之後俟其請罪求貢或如永樂初擒斬對馬臺賊  
故事夫然後許之則撫下之仁事上之義兩得之矣  
兵部尚書鄭曉云洪武初設市舶于太倉名黃渡市舶

海重編

卷之十

甲九

司尋以近京師罷改設于福建浙江廣東七年九月  
又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  
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稅之  
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而抑奸商也市舶不復  
利歸豪強而

國家坐受其害若慮各夷并至市舶司難于防閑查照西  
番關化關教輔教三王貢使自四川入贊化王貢使  
自陝西入事例而今日本等國至浙江市舶司琉球  
等國至福建暹羅滿刺加等國至廣東亦可近見若  
溪先生言都憲陳金西軒集中有開市舶十利疏大  
抵事體宜然

鄭若曾曰倭國服飾器用多資于中國有不客一日缺

者安能待十年一貢之期而限以三船所載之數哉  
若禁其貿易則入寇劫奪一定之勢也蓋倭國雖小  
亦有君臣朝貢燕享禮儀使無絲線等物則無禮文  
而不成乎國矣彼既不吝不資於我而利重之處人  
自趨之豈能禁民之交通乎故官法愈嚴小民寧殺  
其身而通番之念愈熾也但

朝廷無命孰敢私許至市以干

國典哉此只消一海道有機敏有力量者活動行之不失  
於縱不失於激如某海與某老歷年商船之頭也欲  
律以通番必罪罪未必及而亂先激矣必申明

朝廷之法寬處而羈縻之且重其責成曰商販貿易姑聽  
其便但一方之責皆係於汝一方有倭變即汝一人

海重編

卷之十

甲

之咎也彼以利爲命者利既不失而又不峻繩以法  
則感恩畏威必不愆事矣一面修吾海防不容夷船  
近岸販貨出海者開口盤詰勿容夾帶烟硝之類載  
貨入港者官爲抽稅以充軍需豈不華夷兩利而海  
烽晏如也哉此之謂以不治治之也見今廣東市舶  
司處西洋人用此法若許東洋島夷亦至廣東互市  
恐無不可

鐘按市舶之開惟可行於廣東海禁之開惟可行  
於福建何也廣東去西南諸番不遠其載到貨物  
皆足資中國之用非若日本惟一刀一扇耳且南  
方風氣柔弱非倭奴慆悍之比故香山之抽稅凡  
以收諸夷之利也福建阻山負海商旅病於跋涉

民多販海為生若禁之大嚴則奸民無措止誠  
而為盜日納餉過洋之例開此豪猾之徒有利可  
錫何苦而犯法網哉故海澄縣之開禁凡以除中  
國之害也若行之於他省則如王直構禍遂使倭  
配侵尋可為股孽矣然海禁開於初建為無弊者  
在於中國可往諸夷而諸夷不得入中國也倘嚴  
其違禁之物重其勾引之罪則夷夏有無互以相  
迫恣其所往亦何害哉

目錄

經畧三

擇守令

拯民窮

恤傷殘

詰奸細

嚴守城

築城堡

廣團結

行保甲

崑山鄭若曾原編  
晉江鄧鍾重編

擇守令

丙辰會試策云將之所轄者廣而守令之所守者專如使守令能用其民則諸郡邑皆兵也否則將以賊所至而用兵兵不得不寡如使守令能率其民以禦賊則賊所至皆其敵也否則將禦其東而賊轉西將禦其南而賊轉北賊無端而將所向之方有限將不得不勞其勞而將務立敵之道也故李廣守北平而匈奴避邊境尚為雲中守而虜不敢犯龔遂為渤海而盜賊散皆至樂安而渠帥降此其已然之効也其法莫如部使者察東南諸郡守令之宜而易置之又使天下部使者皆察其可為東南守令者上之鈐司又使諸臺諫徧察中外以請又使鈐司按諸臺舉擇其宜而校之如賊小至則各以其地戰大至則固其地以待援能守者與勝賊者同賞賞必速玩寇者與將敗者同罰罰必重如此則守令與將同心而諸郡邑與幕同體合而為一以禦賊何賊之不滅

書海重編

卷之十一

五十三

嚴茅坤云近海郡縣有司尤當別識者何則國無難之警則廉靜長厚之吏當為治最失時有羽檄之馳則長駕遠馭之士亦所急使矣故語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方漢匈奴大入雲中上黨雖有龔黃卓魯之賢無益於用矣故漢武帝方聞匈奴如雲中上黨諸郡並出材官騎士若李廣程不識之徒以為守尉竊謂今日近海之州縣也亦然為撫巡者當令郡縣長吏及其佐貳並量其材而各使之

大畧近海者則擇其疆智精悍之材一切練軍實築城堡謹斥候嚴部署藉之以備緩急而其餘腹裏郡縣則擇其寬和柔靜之士慎出納謹完備特務與民休息而已此郡縣有司之畧也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知府知州知縣三等親民之官使非其人則上司雖有好官行得好事不能實到百姓所以自古國家慎重此職漢制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為三公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任臺諫給舍我

國初取中進士俱選縣官徵至賢才多選守令正統以來

知府俱責大臣保舉知州知縣另委吏部揀選所以得人其久任卓異者不次超擢如何文淵由知府郎

書海重編

卷之十一

五十四

陞侍郎胡儼由知縣竟陞檢討所以人多樂為此官弘治初年又責其備荒積穀多寡以為殿最所以民受實惠正德以來此官不重輕選驟陞下焉者惟圖取賄要錢以防速退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民心事以致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飢殍今宜遵復

先朝舊規知府令在京堂上官于京官七品以上在外在開五品以上上官內保舉在外撫按及布按二司掌印官于參議僉事同知知州內保舉其知州知縣俱聽吏部預行揀選仍責撫巡布按二司于府通判推官州同知知縣內保舉堪任知州之人于判官縣丞主簿儒學教職司府衛首領官內保舉堪任知縣之人

俱必其有愛民之誠有守已之操有處事之才三者俱備而後可任此職後有不稱舉主連坐誤舉者先能自首則免到任之後察其奉公守廉而不盡心民事財力不稱者改任品級相應職事食酷罷軟者即時罷黜其稱職者留之久任知府九年上者卽陞四品京堂并布按二司長官次者照常陞參政副使等職知州九年上者卽陞參議知府郎中食事次者照常陞員外府同知運同等官知縣上者三年行取到京考其文學德行出衆者選翰林忠直剛正識治辦者選爲科道才識明敏者分任部寺屬官其有深得民心願留久任者超擢府州正職次者九年六年照常遷轉如此選任方得民受實惠地方雖遇凶荒盜賊可保無虞矣

聖海重編

卷之十一

五五

極民窮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東南自有倭患以來兵荒相繼十室九空良可痛心今行總督撫按官督同司運府州縣官務將殘民多方撫字一切無名之征以次停罷被災地方應該作何賑貸作何蠲免具會奏請聽候戶部處分其大小職官黜貨害民者文書到日限一月以裏各取太甚三四人指名參奏請旨

拏究大抵爲政在人政貪則民殘政清則民安此首務也

鄭若曾云民窮當極至哉言乎讀其詞令人傷感不能寢食自非萬物一體之念素切於中安能建議若此之懇惻哉詞尾歸重食官尤爲萬世不易之論使長民者能體是心而行民必無失所之患連迷勾引何自而作蠹茲爲夷何自而至哉曾之集經畧也凡若干類此條所係尤爲緊要

聖海重編

卷之十一

五六

恤傷殘

巡撫彭都御史巡按孫御史等議云優恤軍屬律有正條臣竊殺傷例有明禁今後各道并軍衛有司部下軍兵俱要從實開報陣亡官員給銀三十兩奏請陞敘他鄉客死者仍給開文陣亡民兵一名給銀五兩

官軍一名給銀三兩被傷軍兵傷重者一兩傷輕者五錢被傷民人未埋者五錢已埋者三錢被傷未痊者一錢房燒盡絕十口以上者三兩十口以下者一兩五錢老小無依者五錢俱從兵備道呈請查給若有隱蔽不報者從重究治督糧道仍將近者議免太倉嘉定上海崇明四州縣荒蕪田糧及民運白糙糧米議改折色數目出榜諭衆通知務裨民有實惠

奸細

吳郡生員陳恕云海島論詐奸計百出或裝造簪笠農夫或裝做巾帽婦女或裝做雲遊僧道或裝做乞丐

餓夫探聽消息則如鬼如賊剽劫村落則蟻聚蜂屯萬一不謹潛入城郭被其內應噬臍無及爲今之計必須徧行所屬官司在城則逐戶挨查門禁則仔細盤詰出軍則尤宜探訪至於掌門之官亦要文武相兼啓閉以時夙夜有警男子由左女子由右不相混淆毋容僥越我兵一出必遣伶俐健卒先行俾作探聽熟知賊之休息每夜宵淫嗜酒熟睡休兵聊視我兵不虞我至斯時也果能伏兵四起此其除奸滅寇之機也

嚴守城

唐節度使杜佑守城法在相機以應敵弱機必全泥城之厚可三五寸備火樓櫓必花離爲上之出爲板無隙格于女牆去出一丈懸五尺懸條端石瑞安鎗以荆柝編長一丈懸五尺懸條端石橋有轉關人馬不得渡者傾落于水中堞有積石每一城築石百塊大小隨意又十竿之合爲兩成

海軍

鹿角鎗狀如木及竹如角狀爲鎗或充對突刃櫓刃如

九邊用之爲櫓管名爲鹿角木柵無城壁去處乃道外杜木重長出四尺爲女牆皆泥塗之內七尺又立閘道內杜木重長出四尺爲女牆皆泥塗之內七尺又

夜平安舉一火聞警戒來二火見烟座舉三火見賊  
燒柴能及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仰候子每舖相去  
一燈五人六人為峰知文書符號轉馬舖三十里  
視動靜一人峰幸知文書符號轉馬舖三十里  
有事警急烟座人境即奔馳探會遊奕賊軍出  
川泉井者充常巡邏軍中河計會交臂日夕選候  
俾陣之外提生問事其軍中虛實舉用勿令游奕  
知副使子將死父事行人取善騎射者兼令人枕空  
胡祿祿有地名馬行三十里外東南西北皆警見  
應則先防備城池接近變寇者不可不豫備也至  
攻寇寇破管寨則有火攻水攻二法馬火攻者火兵  
以戰勇夜由校練馬口人負束薪麻薪火直赴敵  
一賊寨火管中驚亂而乘之解而勿攻凡火攻皆  
因天時燥旱舍茅竹積薪而乘之解而勿攻凡火攻皆  
於村宿早舍茅竹積薪而乘之解而勿攻凡火攻皆  
中時宿早舍茅竹積薪而乘之解而勿攻凡火攻皆  
尾向敵營而縱之奔入草中野火發火禽以艾草  
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中野火發火禽以艾草  
與賊人同者夜竊號逐使賊火禽火弩及三百步者  
入管其積薪火發必亂而出火弩及三百步者

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置轉開脚高下與腰等以水注  
之三池浮水齊起則目視之齒齊平則為天下准式  
十步一里方至數百里目力所及置板皮年照版如  
亦名編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如版如  
白銅三尺闊長一丈二尺大可推度年長二十七寸  
內小則其分隨何遠近高下立竿以照板映之映目  
生尺寸相承則山崗漸潤水  
源高下深淺可以分寸而度  
總督尚書胡宗憲云凡賊圍城必須選募勇敢夜研其  
營或夜舉砲使賊驚疑其國自解  
一凡賊可結巢去處如松江柘林陶宅等地方必論  
令若民盡行搬移入城房屋拆卸移使賊難棲止  
一大兵進攻賊巢城內不無空虛恐墮誘敵奸計或  
賊出我之背乘虛來襲危矣必須嚴加防守仍撥  
人把截往來要路  
海道副使譚綸云自來城守攻破者少襲破者多屢夜  
巡詰奸細為第一要緊事也  
一城守之器佛朗機發煩鳥嘴銃壯子弩旋風砲最  
利弓弩次之到用刀斧是最下策然亦不可不備  
一凡城有敵臺者最好守若無敵臺架檣起望臺亦  
善或皆未備則用絮被挑懸出梁外五尺以蔽矢  
石庶臨敵無失  
一凡敵在城外不獨當為守具亦當為守城之具如  
木石灰磚之料與匠皆不可不備  
一守城用燭不如用松明一松明可代十燈  
一凡遇劫敵須在城外為三四壘屯兵拒守與城中  
為犄角敵築甬道架雲梯以攻我或穴地道以襲



我則又當辭事有應免致臨時令皇無措

一凡敵夜襲我多在五更悉眾攻我多在黎明出我不意也

一凡敵環而攻我至曠日持久計內之新芻則伴退效合夜則還襲之或伏賊難為林薪者入城為內應此皆不可不知

一凡應敵用雲梯攻我必先驅吾人負土填壕我即當為之備矣

一敵每榜吾人必奪其父母妻子使為間諜內應此最難辦誠當事者須嚴察之

一凡詰奸須立木柵在濠之外百步陳兵守衛而詰之城門之下又嚴兵以待之遇警則閉今人聞警

籌海重編

卷之十一

本一

輒將城門盡閉或止開一門或日開二次而諸奸又在城門之內外避難之人一擁而入又孰從而詰且辦之

一凡敵在城外攻我不得須懸賞選敢死士時而出奇擾之或焚其輜重攻且待其走而逆擊之乃為得策

參議唐愛云

一守城之法每垛口五箇為一伍置木牌牌上寫起甲錢乙孫丙李丁周戊每夜一人守一更四人穩臥每更置一小旗上寫更分夜巡更姓名在上如趙甲為一更錢乙為二更之類巡更者執持在手只瞭望五垛口城下有無奸細一有賊至叫四同

伍四人執持灰瓶石塊器械攻打如此庶使五梁

不過數步之內易于瞭望一人巡更四人休息精力不致緩急有備餘梁照此式若每梁口原編二人牌上備開十人每更止用二人瞭望尤為加慎酌行之

一守城各梁兵夫勤惰不一不可不稽察使人人點名更更喧嘩則守梁者不能睡臥精神困疲非計也城小以城門為限如自東門至南門南門至西

門西門至北門每門用巡邏兵十名每更分二名巡視梁口不許叫喝搖打梆鈴止挑燈巡視若有

輪更守梁兵夫睡熟不行瞭望者則時擊更旗明早稟治仍喚醒防守不得驚擾擅自責打責法并

究五梁之內燈火斷滅即記輪更之人并治城夫

籌海重編

卷之十一

本二

自東門某窩舖至某窩舖巡邏週而復始每更人稽查均照前式

一設巡邏之役又恐疎虞設事每門另選職官二員各與以馬給以更牌更箭如東門巡至南門時值

二更東門巡警官將一更箭交付南門城樓上官驗收南門官隨付二更牌與東門官為號彼此各

收次早送總巡官處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換不親巡警者查出以軍法重治其巡警官先察巡邏

十人為先次查各梁口偶有睡熟失瞭者許即責治執其更旗次早連巡邏人并送總巡官處治其

巡警官止許巡視亦不得呼喝為名搖打梆鈴或

警樓守梁之人此周圍夜巡之大畧也若城有衛所者衛官有司分門巡警不必另選職官馬各自備尤便

一城上白日止張旗號非寇臨城不許鄉夫上城以疲其力臨晚登坪俱要雨具器械遠城不許喧嘩屏去鈸柝若無人者使寇不知城上虛實且城上不諱城外有警應可傳報以便策應各門另設遊兵五十人各持利器鳥銃俟有警協力禦敵仍先示約凡遇夜間賊集眾攻門方許放火箭三枝再緊發銃三箇十分緊急鳴鑼三通原派本門遊兵一而禦敵總管另帶枝兵應援一門有警各門堅壁固守不得輕動以防聲東擊西之患尤禁梁兵

卷之十一

六十三

驚擾離次至于疾風暴雨半夜黎明人易解弛因倦賊每乘間登城此當嚴加申諭可也

一守城之具其多急用惟灰甃石塊為便俟圍久勢急因時出奇又當備城上燈籠每五垛口止用燈一盞用新油紙者方明亮燈上用一油紙蓋以防雨蓋上仍壓以一小瓦片以防風每燈製一挑竿索懸城下離城七八尺庶使賊抵城下我能照見我瞭垛口賊不見我換燭即輪更之人不許談事若官府給燭五人輪管使兵夫自備恐曠日持久所費不給未免誤事油燭官處為便不當靳小費可也

一守城官兵至城邊向內射放箭銃城上不得喧嚷

俟賊近城今慣熟銃手善射者乘便打射務要巧發奇中得斃賊人一二其餘自退更不知我兵仗何虛實毋得一槩亂發以窮矢棄若四面雲梯攻圍當協力聲援又難拘泥

一閑雜人等不許無故上城垛口窺視擾亂軍伍且防城外矢石誤中旁人趨避不便驚惑衆心倘有奸細亦難防閑相應嚴禁如賊向城射箭放銃守城官兵各帶綿被或用牌盾取便掩掛垛口露隙瞭望以防矢石

卷之十一

六十四

一警報緊急城中居民近城者不宜堆積稻草蘆蒿恐防城外火箭飛入在內柴堆亦易發火故宜禁諭少則收藏多則遠置隙地為便倘城中偶有失火去處城上訛言賊人驚亂為害不細平日有司分定坊隅編立保長小甲名色各分信地多備水桶藤斗鐵鈎麻搭竹梯斧鋸每一坊隅火起即以本坊火甲抹之不得亂嚷守城兵夫各顧垛口就使本家失火不許離次若係本坊火甲抹棧不力致有延蔓及不係本坊居民乘機搶火者查出一體以軍法處治如此緩急有備防守無虞此在平日素講而預備可也

一城門多備水缸水桶一以濟渴火備火攻樓櫓城間當路間設火器品窖疾黎以防衝突若賊囊土束薪填壘登城者此無別法惟鳥銃並發人不取近此無庸慮然亦在臨時計策之

一城包山者峻處城垣宜增培高厚或內立一敵臺  
瞰外以便瞭望運發矢石城峻處賊不敢近則城  
中虛實不得窺測而平城易於防守矣若繞山築  
城勢若仰盂賊憑高窺見城內更當盡驅老弱為  
兵多用鮮明器械旗幟虛張聲勢使賊不敢易此  
不得已之策又在臨期應變何如耳難以懸論也  
一城外民居近城者如賊勢重太將逼城下須用柝  
毀不然賊將藉為遮欄且登城尤便于雲梯是不  
當姑息若水門柴米出入所須尤急但要視勢緩  
急委官嚴加盤詰不致疎虞可矣一槩閉絕適以  
自困此守城者所深戒也若城中無水宜多穿井  
無米者亦宜預備或勸富戶積粟許其乘時取利

官弗為禁或官移帑金先期買米以備緩急至於  
鳥銃火藥燈籠油燭之類邊海衛所縣分賊每登  
犯者尤當早為計處庶為有備

一城外沿濠欄馬牆此不可不堅築用高六七尺內  
多留穴空以便窺伺更容放鳥銃每城一面另募  
敢死士百人各執鳥銃利器潛布於內賊夜攻城  
必渡濠踰牆而入使內有備不必喧嚷俟半銃擊  
之迫牆手刃之城上城下俱不得傳呼叫喊使賊  
不知伏兵故輕犯而多敗馬牆有備城上更無虞  
矣

松江府同知羅拱辰云切照各城雖有濠河之險必須  
附城濠邊挑起淤土離城脚丈餘臨隄圍築五尺高

牆使賊難或渡濠難抵城下此古人羊馬城之制也  
況不時出奇兵數千人于城下得此遮蔽可以藏伏  
窺視如賊近對濠我兵即于牆內潛發火器使彼不  
知我兵多寡有無所謂有無無虛虛實實也且四  
鄉遊難男女得此可以暫容其身既有此牆只須謹  
閉城門俟賊到城方去吊橋亦不為晚每敵臺左右  
各置小吊車四五架以便兵上下及遊難者吊人之  
法男婦隨即吊上若係男子須審其聲音貴址方許  
吊入其城無敵臺則不能眺遠顧下何以言守必貼  
城增築每坐相去五六百步或七八百步或二三百  
步各隨城勢曲直以為遠近臺下須離濠水丈餘有  
近濠水者釘品字椿木百餘根于水中高出水面尺  
許防其樓船臨衝我也各城樓設遊兵二隊每隊約  
兵二十五名左右往來巡警每礮派兵一名專守之  
其敵臺上礮口每礮用兵三名選擇精勇者領身外  
望以背向裏遠近彼此互相顧視其守之之法最禁  
誼譁庶臨敵不亂又必將各臺編以字號分以信地  
別以號旗金鼓與响器之類日則觀旗夜色夜則聞號  
聲各將字號大書礮臺使各熟悉各分信地俱以敵  
臺為準如天字號敵臺左邊向地字號敵臺管礮若  
于地字號敵臺右邊向天字號敵臺管礮若于兩臺  
中分信地如天字號該管四十礮以一十為一號第  
一號十礮用紅旗用鼓則大書日觀紅旗夜聽鼓聲  
八字于礮臺第二號十礮用青旗用鐃則大書日

黃旗夜聽鐘聲八字于梁牆第三號十梁用青旗用喇叭則大書日觀青旗夜聽喇叭八字于梁牆第四號十梁用白旗用木柳則大書日觀白旗夜聽柳聲八字于梁牆其餘敵臺梁口皆然如賊日犯天字第一號信梁城下該管臺上搖紅旗而該梁亦監紅旗夜犯天字第一號信梁城下該管臺上起鼓而該梁亦搖鼓信守兵夫一齊戒嚴俟擊左右城樓各遊兵到彼應援而兩邊附近敵臺相向護為催擊其餘臺梁官兵非信地者不許亂動各門雖無警亦加戒嚴不許擅離應援恐賊聲東擊西乘虛而上庶防守嚴備而靜治不亂矣又慮賊攻日久我兵疲倦必更番休息若欲再加嚴固沿城梁上豎架奈何木其制堅立架木二根機關橫挑木各一根上開一木謂之奈何木木上錯綜釘以竹籤其木之輕重與挑木相稱賊來攀援則其木自然下擊人既不能攀駕又不能放脫也敵至城下我兵輕動其木墜下又可擊之此木易造費又不多今各縣城低難守相應速製至于夜間守城燈燭費多且皆高懸梁上賊得視我利在彼矣必造鐵火毯中燃柴木每梁口二十箇或三十箇用火毯一枚挑出梁外墜落于城半則火光在下我視在上我得以見賊而賊不能見我其利在我矣又如製造紙糊圓砲不過震响而已無益也因此變為新製待糊成紙殼之時中含小鐵刺菱二三十枚地火鼠一二十枚入藥于內然後緊糊其口每砲一

枚開藥線眼四處賊近城下時燃之砲一响而砲中刺菱自然布散其中火鼠飛走賊被焚身必走而刺菱又傷其足城上且擊之矣若城中一時火發恐奸細為內應或居民失慎守城兵夫未免驚疑往救家宅必棄所守請先出示禁諭庶免疎虞

主事唐樞云守城之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女牆不可太高厚堵空之欲如圭首斜銳所以便外瞭便俯瞰城上傳箭不敲柳所以便聽聞守者必更番所以養精力陟降有號頭夜有火畫有旗所以一眾伍違犯有決罰所以定心志風雨露日有遮避所以安體力火器石塊灰油懸槌鐵疾蔡諸物畢備所以供急用須參酌定規遍諭各城守習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城門可去土塞止于門扇中當開鑿五孔以五弓弩守之賊不能近矣

又云戰卒不睡恐賊夜乘其疲而竊入焉不若晝令輪班休息

又云箭將盡不宜亂放有號纔放發

又云無先閉門以示賊怯而使屬邑破殘

舉人王文祿云海寇之來我兵俱守城中城外之民棄之而不復顧不敢出一兵以撓之寇反多疑誠恐我兵出城與敵伴以數寇為攻城之勢以綴遏我兵使不能出乃得深入內地橫行而無阻是皆我兵不知攻守互應之法也自古用兵非執于一攻之中有守守之中有攻且一城之中不下數萬家若圍困日久

食盡兵罷寇雖不攻而我亦自潰矣安用其守乎凡寇攻城不過數次甚急杆禦已過寇亦必息乘其怠而懸兵夜出負砲偷營寇亦撓亂自救之不暇而何暇攻我若獨爲定守寇知我兵虛實併力夾攻曠日不解而援兵不至則我坐守以待斃無益也昔者已北狩也先南侵攻闕京城精兵皆出城外石亨于謙督兵于城北孫堂江淵督兵于城西每攻也先營殺傷相半也先退去若使文臣謙淵無謀武臣享堂無勇皆守城中不亦危哉而大事去矣惟攻不忘守而守不忘攻是以克濟時艱也

海道副使譚綸云島夷志在得財因糧于我無他轉運我能堅壁清野則失其入寇初意衆既可離勢亦難

卷之十一

六九

久乘其敝而擊之在我將易如拉朽在彼且終身創艾矣樓夷安夏計無出于此者顧其事言之甚易而行之甚難何者邊氓習知利害故行之輒有成效今浙直之民被害處少倖免處多凡聞寇至則彼此觀望不爲遷徙卽有徙者又近在山林之間計小費而忘大計此行之甚難一也世家宦族蟬聯鱗次今之出競相非是煽惑齊民耳同燕雀有司督行之嚴輒飛語流布此行之甚難二也浙直之地沃野千里官室器用習爲奢僭棄徒爲難寇至倉卒各以丰酒饌幣開門延納以圖僥倖又預集舟楫以資其去彼此顧其廬舍焉念法度自爲一家一時之利曾無遠大之謀此行之甚難三也爲今之計惟在責成有司

親詣各鄉多方譬曉使之預於二月初旬盡將好大積聚徙入附近城郭仍會同衛所掌印官爲之安插得所其倉廩搬運不盡者卽及時發賣有司嚴督糧長糧買上倉一切兵餉有可以徵本色者作速改議徵收凡城中穀粟止許于城中糶賣不許顆粒糶運出城其有不肯預期搬運臨時棄遺在鄉致資盜糧及以牛酒鏹幣開門延寇卽係通賊之家查照律例從重問遣其有已遺棄而偶未遇賊亦通查入官以充兵餉有司務要用心毋事姑息間有成績者卽註以上考部院特加獎賞其有偏徇慢事者卽與失事武職官員一體從重參究如此庶法今必行而長策畢舉成功可臻矣

臺海重編

卷之十一

七十

往年蘇郡戒嚴畫守城條約頗詳悉似可爲法備錄于後

分信地

一六門城樓各派定府佐一員專督該門守城夫府佐不足以所屬州縣佐內科目出身諳官之才

能者充之

一城中心本府與長吳二縣掌印官住劄玄妙觀一以居重馭輕一以接應各門事宜一以近憲院謀議一以便士友參謀就以陳把總統兵六百名屯處其中作中軍名色

府主縣尹不宜同事俱係一邑之王諸事藉以奉行故須同處

一府有府庫縣有縣庫獄囚皆須防守府中用首領	官一員縣中用佐貳官一員看守	一各城門另設府首領或縣佐貳有才官一員典守	城上一應器用隨時給發	一分屯守城池之兵於六門附近寺觀無寺觀者近	門公廨屯劄	一請鄉官分守各城門 <small>各就其家近便與情之合者分觀</small>	分職掌	一設法大戶米穀進城	右一項長吳二縣掌印官專督之	一設法守城物料進城	稻草 石灰 磚石 鉛鐵 火藥 油燭	新海重編 卷之十一 七十一	右六項府佐一員專督之	一設法竹木遠去與進城	右一項府佐一員專督之	一查脩城屋城門閘板製造城垛燈架燈籠 <small>燈架燈籠俱照舊式</small>	崑山縣式	右一項府佐一員專督之	一製器械	發鑛 佛郎機 鳥嘴銃 鉛錫銃 火礮	火箭 噴筒 煙鐘	箭匠 竹匠 木匠 <small>造火器</small> 銅匠	鐵匠 <small>合火</small>	右火器府佐一員專督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長鎗 刀 鐵盔 鐵甲 皮披牌	紙甲 弓箭 弩 <small>太倉州取弓匠來造</small>	鐵匠 皮匠 竹匠 木匠 裁縫 弓箭手	右兵器府佐一員專督之	先揀選舊時所蓄可者用之不可者作急製之	某人某人長於揀選者也某人某人長于置造者也與府佐相協贊庶不為各匠所欺	備儲蓄	一區處米穀入城	着長吳二縣正官先行密訪城外及各鄉鎮大戶有田收米在家者與夫田少用銀糴米待價者查審的實密稟察院差官二員着洛兩縣糧塘嚴催	搬運入城任民堆積開糴其時價高下官府並不	參與期定某日糧塘開報已經搬運入城者幾家	本官親行勘驗特頒不搬留資盜糧者治以參倭	重罪糧塘回護親故之家混開已運入城者許貧民出首一體加罪仍給賞首人十分之三其七分沒官作養守城兵夫之用	一區處鉛鐵入城	鉛鐵資火器之用關係匪輕不可棄以資敵蘇城	客販冶坊俱在城外須先查舖行及冶坊等姓名	賊有警報着本地方總甲押催依期搬運鉛鐵鐵鍋鐵器入城任從放置專督官再行逐一查訪不搬入城者本家治以與賊交通之罪總甲不行開
----------------	---------------------------------	--------------------	------------	--------------------	-----------------------------------	-----	---------	---	---------------------	---------------------	---------------------	--	---------	---------------------	---------------------	---

報一體問罪鉛鐵等入官公用

一區處火藥入城

蘇州硝黃之類進城有限務先查定各南貨舖行賊有警報着本地方總甲押催依期搬運入城任從准置如有公用照時價將銀見買專督官查訪不搬運入城者治以私販火器與賊交通之罪總甲不行開報一體問罪

一區處磚石入城

城夫不開武藝須用磚石擊賊賊警急時城門已設盤詰矣軍民人等每入各城門要帶磚一塊置月城內空地守城軍搬運上城每五十垛作一磊以石灰封識聽用如不帶磚者盤詰人員不許放入本職仍差湖船裝載西山石片交與把門人員運至城上助用如不移運上城作磊罪加把門員役

一區處石灰入城

灰甌毒藥脩砌等項俱資石灰仰各窰戶領價俟期送運石灰入城封識沿城寺觀以須急用

一區處稻草入城

城上燒賊必資稻草先期派價與各糧塘領買若干萬束不拘盧柴稻柴茅柴堆置空閑倉廩以須急用

一區處城外竹木

竹木行俱附城郭若不遷徙皆賊攻城之具也須

壽海重編

卷之十一

七十三

仰各商將竹木行依期輸運入城開賣其在水各排移去五六十里外隱僻港中暫置以待賊退復業如不遵從俱取入官公用

一區處油燭入城

賊臨城下缺乏油燭必無處置查各城門外一應油行及出販舖家仰總甲於有警之日押民依期搬運菜油荳油檣油桐油白蠟等項入城聽從開舖交易如有公用照時價將銀見買如不依期搬運專督官挨查連總甲加號問罪其油入官一守城器用明燈燈檠三千六百三十副每副價銀五分通計一百八十一兩五錢着長吳二縣設法處造勿累保長等人

壽海重編

卷之十一

七十四

蠟燭每夜二萬七百九十枝連六門城樓用通計三萬枝以一月計之計九萬枝通計銀一百一十兩長吳二縣分備

鐵鍋四百隻冶坊備之事已給還

行竈四百隻每隻價銀二分該銀八兩每縣出銀四兩置辦

水缸八百隻每隻價銀三分該銀二十四兩以二

徒罪贖銀辦之

酒甌三萬每十箇價銀一分該銀三十兩

簑衣窮笠一萬一千副每副價銀三分該銀三百

三十兩兩縣置辦勿累城夫

草薦二千七百五十條連預備三千條該銀十五

兩大樣蘆席一萬一千領每領價銀一分該銀一百一十兩將贖罰銀給各區糧長辦之

竹木罰臨時不搬竹木行者用之

其餘物料先行預置寺觀公廨去處差官封識有事隨以本官給發

慎防禦

一某官見練兵千餘名已有武舉三員統領若賊臨城某官帶兵六百名屯處玄妙觀中護衛以爲中軍復以原統兵武舉一員統兵二百名屯處府前防守庫藏并司獄司獄囚再用武舉二員各統兵一百名屯處長吳二縣前防守二縣庫藏獄囚若賊未臨城之日上司有調遣之事先分若干應令

籌海重編

卷之十一

七十五

賊入腹裏卽收其兵入城原如前法處置名曰調之兵

一擇用官生六員俟其俱到卽令會議各人平日所知精兵召募一千二百名團聚北寺中以團練府佐一員專督官生六員參謀其中合聚訓練務期可戰可守以須實用待賊臨城每門分遣原練兵官生一員各帶兵二百名屯處于附近城門寺觀中一處有變隨以本處兵應之別處不動若賊攻城危急應該用兵攻擊亦待中軍方畧已定有信牌發遣然後行動名曰實用之兵

一城中先計道里適均定作十二處派定地方某處某處止分遣胥祭雜色等官十二員每一員率領

火夫五十名屯處所分地方應院中給與水桶水斗燒鈎等項以防一方火患假如某方火起止許信地火夫救護撲滅城上人夫不許亂動城中居民亦不許喧嚷奔走擾亂地方仍給虎頭火牌一面書專委救火與夫禁敢擾亂地方等字樣以專委任亦便夜間救火執照以開巷門其火夫着各該圖舉報極貧人戶每名日給米二升自贍

共計火夫六百名每日該給米七十二石通計一月不過用米三百六十石此法一行名難救火實則處置饑民得所

一賊將臨城先集保長給與連坐信牌使之各保自行曉諭各甲自相糾察如有容留奸細者一甲連坐軍法重罪不得與平時止坐直日者輕罪例論

籌海重編

卷之十一

七十六

其寺觀給與住持使各房互相糾察待賊一退卽收信牌不准此例及今開時着官一員先刻小牌計在城甲數每甲一張印完以便臨時給發

一盤詰奸細之法差官帶領知事人役在城門外吊橋邊逐一仔細認辨各色人并檢驗物件用衛官一員有精力教官一員省祭雜色官一員兼領其事守門官員再行查驗不可但恃官廳爲盤詰之地

定夫役器械附

一姑蘇城堞九千七百九十新增敵臺大約不過一千每一城堞用一人守之通計城夫一萬一千人派夫照依先任溫公之法大戶五名中戶不過二



名下戶用二人三人朋充一名實爲情法兼盡本  
長吳二縣除士宦舉監生員外通將居民合二萬  
二千人之數分作兩班城夫雖有兩班口糧止用  
一班上班之日第一班直一晝夜至次早第二班  
人夫更替及全閑時先就居民近住城壕處寫定  
班名於各城壕上賊在百里外先用保長甲長到  
城看守俟賊近城五十里保長喚集散夫上城其  
法以百人爲率常以五十人分立一百壕口看守  
將身向外觀望五十人食息便廁則二壕常有一  
人看守至夜間亦用五十人立一百壕口看守五  
十人睡至半夜代換後半夜巡城官生至則五十  
人起而交代此勞逸適均之法也

華海重編

卷之十一

七十七

一城上各敵樓每處派定舉人一人或監生一人各  
帶家丁生員二人不拘家丁有無事在上歇宿督  
視本處壕口城夫晝夜防守若各地方有賊攀援  
上城坐名申呈憲院提問亦不許科優保甲長人  
等

一指揮六員每員派定一門白晝各行巡視以整齊  
保甲長散夫人等站立觀望及防不測之變其官  
生六人每人派定一門給與巡視虎頭牌面上寫  
遇夜合行巡視信地站立人等至交界處方回循  
環不息官生每人給馬一匹

一各城樓及對城外衝要之處各置佛郎機一座隨  
用裝火器二人帶火藥一桶備急用其城樓下預

置合用火器鋒利器械弓矢及堅固防牌使賊臨  
城隨取隨足官廳庫中置放石灰油燭火藥等項  
備用若庫中封識不盡更用沿近居民空房一二  
間封鎖亦可須差官一員常時看取給發

一保長每人青衣裝束各帶腰刀一把號旗一面其  
散夫各備長柄鎗刀一把又帶鐵錐一箇或斧頭  
一把任從其便如缺一件卽加重責每三壕備明  
燈一碗燈架先置城壕外可照城足其燈每一保  
長給與二十三碗每日著一縣佐次第分派本日  
一夜之燈與保長每保長派好燭一百九十八枝  
任其分散丁夫以備一夜之用若保長有弊許丁  
夫口告罰燭一夜其合用煎油煎糞鍋竈等項每

華海重編

卷之十一

七十八

一保長一名預給鐵鍋二隻行甕二隻水缸四隻酒  
甌二百箇櫛木二根備用如有警急再行分派物  
料至於暑雨合備細密堅厚蓑笠蓑衣每保長一  
名給與百付分散丁夫穿用遇夜合備草薦等項  
每保長一名給與草薦二十五條大小竹一百根  
蘆蓆一百領以作蓋棚歇息城夫之用

一打牲船上弩矢百發百中此船吳淞江陽城湖陳  
湖太湖水鄉多有之着各區圖報舉入城不許容  
隱其人官府照養兵口糧給與工食計名分派城  
上緊要去處有功仍加重賞

一城外濠內週圍空地多有居民占造房屋賊若攻  
城必先渡濠頓住城足城足有屋賊可隱身城上

矢石難施且賊登屋可以發火器矢石攻城前任巡撫御史孫下今焚燬實萬不得已也不二三年愚民貪昧又行蓋屋若姑息之是將在城數萬之命而為僥倖之計也今後賊將入境務要拚卸如不從者臨時照前院法無悔

鄭若曾云從來城守攻破者十一襲破者十九襲破之說有二其一是伏奸細於城中放火守城者奔救敵乘間而登其二是暗約奸細上城照會疎虞處用雲梯登至梁口揮刀殺人守者驚散賊從此上故守城之法須設兵一枝專司救火不許守城者下城中壕者各持一令分班專視城足凡賊登城多在下半夜乘人疲倦故也亦多在黎明守者

籌海重編

卷之十一

七

散班故也把守之嚴賊豈能襲我乎所苦者盤詰奸細甚難蓋奸細乃本地之民賊拘其家屬劫其內應吾烏從而覺之今之詰者多在城門內使賊假裝吾民從此擊殺門豈能遽闔乎又或閉城太早止通一二門出入人愈眾則詰愈難不若大開各門門外盤詰而兵衛設於門下方善

鍾按倭寇之來禦之於海為上禦之於陸次之至於守城乃危道也故是編獨詳焉惟編城壕一節最宜秉公寧多派於有力者之家切不可難為貧寒下戶蓋愛惜身家者類皆有恒產者也彼貧民救口不贍安保其有恒心哉若有力者不思自為耶今乃貽累貧民致其怨恚此又守城第一義也

築城堡

郁御史章煥云北邊城堡相望凡以防衝突備虜掠也南方之畜侈于北邊風帆之力疾於馬足苟無城堡賊何畏而不來民何恃而不散且夫賊勢之熾凡以鄉民奔竄奸民惑亂助其聲也有城堡則居者守逃者歸耕者斂且遠近按堵什伍相保奸民無所容無奸民則無嚮導何以能深入居民不散田野不蕪賦稅不乏根本之要也及今秋冬宜令諸鄉大者為城小者為堡而聚民其中城堡羅列賊必不敢越境而內侵東南世世之利也或曰公私俱竭如冗費何夫軍興不止費且不貲民散不復賦將何出城堡所以省軍需足

籌海重編

卷之十一

八

國計者也何謂費也昔

皇祖嘗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數十城以備倭使治倭有他策也

聖慮當先之矣今安用紛紛為也

又云賊遠來人持數日之糧未達岸多苦饑者賊之致命制于數步之內矣徒以海濱稟藏露積賊至而掩據之因糧以為食因財以為用故奸人為之黨而窮民為之役所向無前乘人不備如使蓄積收斂而野無所掠此賊坐困之道也不數日乃成擒耳故議守者莫要於城堡城堡相望遠近相倚少則不能攻城多則所掠不足供所食賊不能持久破之必矣夫賊不能猶飽則不能深入不能深入則不能多獲不能

多獲則來者無利而聞風者不來內地可不煩兵而守矣愚聞倭夷揮刃成風天性好鬪誠難與爭鋒獨其久饑乃爲易制邇者我師三捷皆乘其饑剖腹視之類多青草禦之要可知也

副使茅坤云近聞嘉善平湖蕭山諸縣已皆繕城然而桐鄉崇德尚未聞議及者此特色而已至于市鎮如湖歸安之雙林菱湖塘市烏程之烏鎮南潯所環人煙小者數千家大者萬家卽其所聚當亦不下中州郡縣之饒者並當按其市居之田宅積貯而量其力之大小爲之均其費之多寡各列丈尺而築之有司待爲之約束期會鈎考布算之以責其成功而已其財不必籍入於官入官則多出沒之弊其他敵樓城

籌海重編

卷之十一

八十一

門并水寨之屬非民間可以例辦者官糧庫貯以助之至于鉅姓勢族而野處田間者或二三家或五七家或一二十家所願隨便築堡者亦聽近聞甘肅諸邊總督楊公嘗遍行之雖虜數萬控弦而下亦不敢窺數家之堡而仰攻何者彼不過利之而已一攻堡則其內伏火器下礮石非擊殺數十百人必不能下彼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故僕竊以爲吳越之間凡近海一二百里者並當令著姓居民過爲列堡而守可也

廣團結

青浦縣知縣邵鑣云城外團結法嘗廣詢傳訪宜以二十家爲一團除租房軍丁外每一團今養客兵一名每家各設器械一件出人丁一丁以爲團兵凡二團四十餘家各出銀一錢造一巷門門上蓋一更鋪鋪內置鼓一而鑼一面鐵銃三口香盤一方就四十家每夜輪人夫二名守之居常無事止鳴金鼓巡更一有寇警則本處卽連放三銃四十團兵各執器械追截諸團皆應之其所養客兵官嚴立法不許擅離本團營擾團戶每日有暇卽教習本處團兵軍門復時時委官查省之責成之衆旣以勢分而不得爲非團兵之布列者又以聯絡而相爲友助況一團有賊諸團應之四郊之外固有隨地皆城隨民皆兵而召募屯守之卒將有不必用者矣

籌海重編

卷之十一

八十二

行保甲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本院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矣

工部尚書馬坤等題欲將土著之人各就一鄉編入保甲盡歸團練五人為五十人為甲五十人為保上下聯絡委各府州縣佐貳官賢能者不時就其一鄉團兵閱其武藝又因而稽其人丁如有潛入賊中勾引或探聽者坐罪若有隱弊互相連坐

籌海重編

卷之十一

八十三

副使譚綸云連年倭患皆為私通貿易而起浙人多詐竊買私綿水銀生銅藥材一切通番之貨抵廣變賣復易賸貨歸浙本謂交通而巧立名曰走廣不此之禁則履霜之漸馴至堅冰欲行究詰則奸宄之雄彌縫百端徒滋擾耳為今之計莫若趁此議練鄉兵之時立為保甲之法委所轄各府佐貳官公同屬縣掌印官省約輿從親詣地方不問腹裏沿海與城郭鄉鎮夫處官吏生徒舉監之家務逐戶挨查每十家編為一牌牌內分十直格皆以巷道為准如是東巷門起則于牌格內左甲尾下填註東巷門字樣從西順挨一趙甲二錢乙三孫丙四李丁五周戊六吳己七鄭庚八王辛九馮壬十陳癸各填註人丁生理明白

即於右甲頭下填註褚子姓名是為第一甲其第二

甲牌格內左甲尾下填註陳癸姓名亦從順一褚子二衛丑至十家止三牌四牌亦依次聯絡挨填如一巷之內人家已編十牌外有零者即將大家中人丁歷多者報足編之如村鎮無巷道者亦依村鎮編之就於本名下坐定日期每一家輪直三日第一家輪初十一二十二日第二天即初二十三二十四日以次填註按日於本家門首懸掛仍每一牌年輪一名為甲長管領九家每十牌年輪一名為保長領百家其中若有遠出不歸或私收絲綿火藥等項假名走廣潛往通番或遁逃海外久不還鄉者許牌內直日之人抱牌赴首官為拏究敢有隱不覺舉一家有犯十家連坐毋容姑息其有原犯通番但逃回自首免罪編完之日府縣仍將牌每甲一樣再填一張類釘成冊存留在官巡捕官時加查考一體稽察若有假公濟私乘此害人從重懲治如此庶通番之黨自消而地方之不逞亦不可以禁絕矣

籌海重編

卷之十一

八十四

籌海重編卷之十一 終

籌海重編卷之十二

崑山鄭若會原編

晉江鄧鍾重編

目錄

經畧四

廣東船圖說以下係兵船

尖尾船式圖

大頭船圖說

大窩船圖說

草撇船圖說

海滄船圖說

開浪船圖說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目錄

吹喇呢船圖說

幢橋船圖說

蒼山船圖說

八槳船圖說

鷹船圖說

漁船圖說

網梭船圖說

兩頭船圖說

沙船圖說

船枕圖說附

蜈蚣船圖說

兵船總論

兵船稍手附

粵兵盔甲圖說以下係兵器

燕尾牌圖說

族牌圖說

藤牌圖說

銅發煩圖說

佛狼機圖說

烏銃圖說

子母炮圖說

一箭蜂圖說

天墜炮圖說

地雷圖說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目錄

大蜂窠圖說

火妖圖說

火磚圖說

火藥桶圖說

火礮說附

火箭圖說

神機箭圖說

飛天噴筒圖說

火器總論

礮圖說

兩層藥箭圖說

邊箭圖說

弩箭圖說	伏弩圖說	馬箭圖說	標鎗圖說	長鎗圖說	梨花鎗圖說	策竿圖說	天蓬鎗圖說	偃月刀圖說	劍圖說	柳枝圖說	棍圖說	兵器總論
卷之十二目錄												

東莞縣大頭船



廣船今總名烏船  
又有橫江船各數  
說其稱白船者則  
福建船式也

廣海重編 卷之十二

全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乃鐵力木所  
造福船不過松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衝擊福船即  
碎不能當鐵力之堅也倭夷造船亦用松杉之類不敢與  
廣船相衝但廣船難調不如調福船為便易廣船若壞須  
用鐵力木修理難乎其繼且其制下窄上寬狀若兩翼在  
裏海則穩在外洋則動搖此廣船之利弊也廣東大船艦  
用火器于浪濤中起伏蕩漾未必能中賊即使中矣亦無  
幾何但可假此以唬敵人之膽耳所恃者有二發鑪佛郎  
機是惟不中中則無船不撈一也以火毯之類于船頭相  
遇之時從高擲下火發而賊舟即焚二也大福船亦然  
廣船用鐵力木造船之費加倍福船而其耐久亦過之蓋  
福船俱松杉木鐵力木食堂要處先過八九次後雖堪風  
濤矣廣船木堅緻出縱食之亦難壞也

大福船式

福船一號噴水大深起  
止遲重惟二號福船  
今常用之



壽海重編

卷之十二

牛

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闊其首昂而口張其尾高聳設樓三重于上其傍皆護板枋以茅竹堅立如坦其帆桅二道中為四層最下一層不可居惟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乃兵士寢息之所地板隱之須從上躡梯而下第三層左右各設水門中置水櫃乃揚帆炊爨之處也其前後各設木旋繫以棕纜下旋起旋皆于此層用力最上一層如露臺須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傍板翼如欄人倚之以攻敵矢石火炮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即擊沉之而敵又難于仰攻誠海戰之利器也但能行于順風順潮回潮不便亦不能過岸而泊須假哨船接渡而後可

先任參將戚繼光云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

勢倭舟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聞船力而不問人力是以每每取乘設使賊船亦如我福船大則吾未見其必濟之策也但噴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膠於淺無風不可使是以賊舟一入裏海沿淺而行則福舟為無用矣故又有海冷之設

福船建船有六號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四號冬船五號鳥船六號快船福船勢力雄大便於衝犁哨船冬船便於攻戰追擊鳥船快船能狎風濤便於哨探或榜首級大小兼用俱不可廢船制至福建備矣惟近時過於節省兵船脩造估價太廉求其不板薄釘稀不可得也欲船之堅須知劉晏取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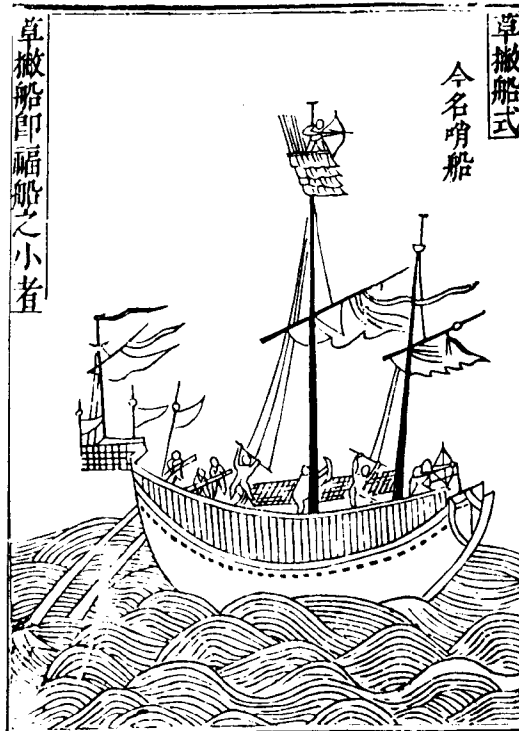
壽海重編

卷之十二

牛

草撤船式

今名哨船



草撤船即福船之小者

海濱船式

今名冬船

冬船與哨船同特兩旁不釘竹板耳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九

戚繼光云海濱稍小福船耳喫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但其功力皆非福船比設賊舟大而相並我舟非人力十分膽勇必圖不可勝之二項船皆只可犁沉賊舟而不能撈取首級故又有蒼船之設

開浪船式

即鳥船特今不用槳快船與鳥船亦同而差小耳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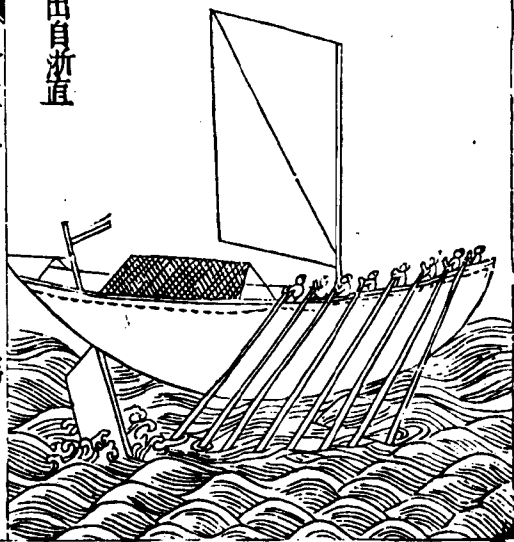
九

戚繼光云開浪以其頭尖故名喫水三四尺四槳一檣其形如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者也守備莊涓揚曰廣船不如福船者廣船下狹上濶不耐巨浪又其上編竹為蓋遇火器則易燃不如福船上有戰棚禦敵尤便也往年遊擊侯國弼改造福船槳有成効今合酌用其制底用廣船式上用福船面庶足涉鯨波而銷氛侵也



叭喇唬船

以後船製出自浙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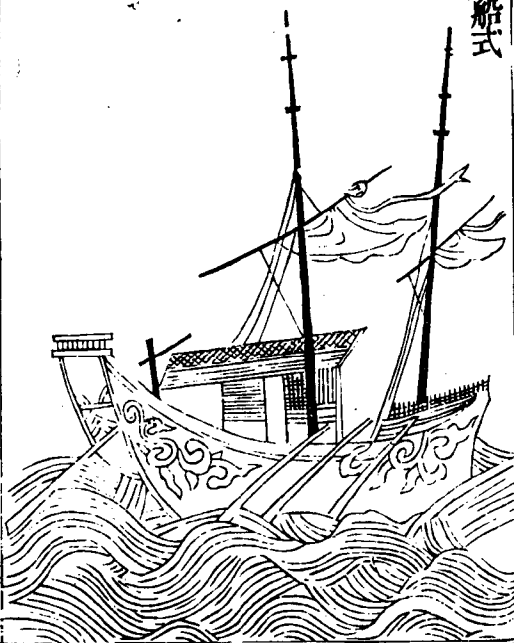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九十五

叭喇唬船浙中多用之福建之烽火門亦有其制底尖同  
 潮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潤約一丈長約四丈末  
 有小官倉艙面兩傍各置長板一條其兵夫坐向後而棹  
 槳每邊用槳十枝或八枝其疾如飛有風豎桅用布帆槳  
 斜向後准作偏柁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奴號曰軟  
 航賊蓋怕之也

繡艚船式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九十五

威繼光云近者改峇山船制為繡艚比蒼船稍大比海滄  
 更小而無立壁最為得其中制遇倭舟或小或少皆可  
 施功但水兵人技皆次於陸兵設使將水兵教練遴選  
 亦如陸兵而後登之舟中則比陸兵戰加一舟險其功  
 倍於陸兵必矣司寄者何憚而不為哉

蒼山船式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九六

蒼山船首尾皆闊帆檣兼用風順則揚帆風息則盪檣其  
櫓設于船之兩傍腰半以後每傍五枝每枝二跳每跳  
二人方檣之未用也以板闌于跳上常露跳頭于外其  
制以板隔為二層下層鎮之以石上一層為戰場中一  
層穴梯而下臥榻在焉其張帆下旋皆在戰場之處船  
之兩傍俱飾以粉益卑隘於廣福船而闊于沙船者也  
用之衝敵頗便而捷溫州人呼為蒼山鐵  
威繼光云蒼船最小舊時太平縣地方捕魚者多用之海  
洋中遇賊戰勝遂以著名殊不知彼時各漁人為命負  
極之勢亦由賊之入我地是也今應官役便知愛命然  
此船水面上高不過五尺就加以木打棚架亦不過五  
尺賊與之相等既勢均不能冲利若使徑逼賊舟兩

艘相聯以短兵鬪力我兵夾非長策多見慢事但若賊  
舟甚小一入裏海我大福涉滄不能入必思蒼船以追  
之此船喫水六七尺與賊舟等耳其撈取首級水潮中  
可以搖馳而快便三色之中又此為利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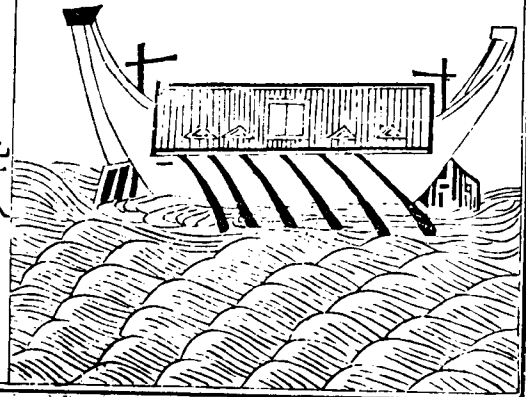
九七

八槳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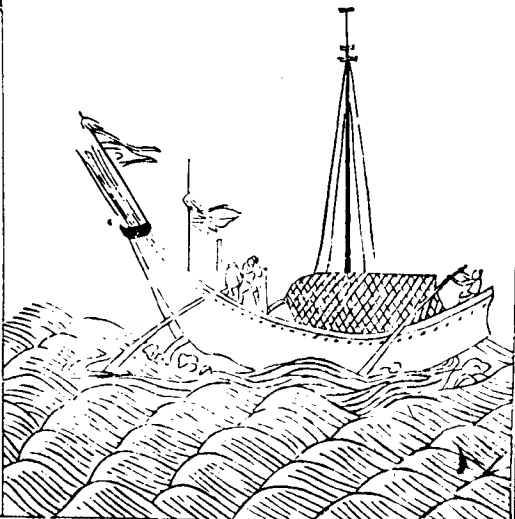


八槳船但可供哨探  
之用不能擊賊今閩  
廣潮道皆有之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壘敵火器矢石何以禦之不如  
 屬船兩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如飛其傍皆竹枝  
 密釘如福船旁枝之狀竹間設窓可出銃箭窓之內船  
 之外隱人以盪漿先用此舟衝敵入賊隊中賊技不能  
 却沙船隨後而進短兵相接戰無不勝矣應船沙船乃  
 相須之器也



魚船於諸船中制至小材至簡工至約而其用為至重何  
 也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人執布帆一人執槳一人執鳥  
 嘴銃布帆輕捷無墊沒之虞易進易退隨波上下敵舟瞭  
 望所不及是以近年賴之取勝擒賊者多其力焉



網梭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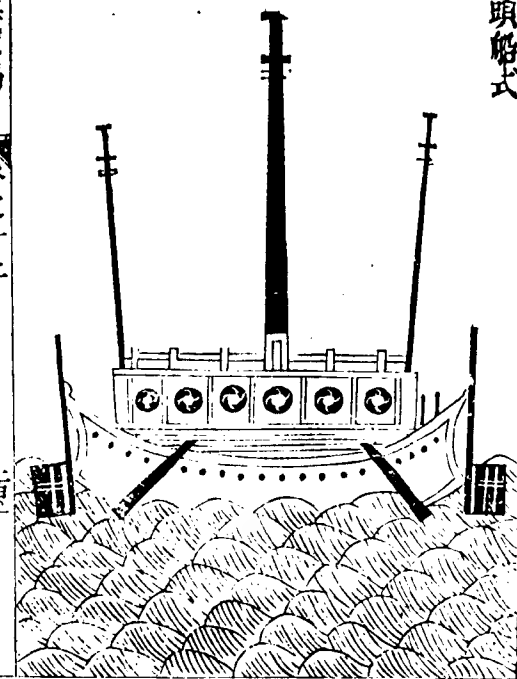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一百

此船定海臨觀象山一帶沿海地方俱有之其形如梭猫  
竹桅布帆僅可容二人衝風冒浪專入大洋抵下八山  
取殼菜紫菜打魚之利舟至山麓二三人以舟舁置灘  
塗避風潮若欲西歸仍舁舟下水不能禦敵但可爲哨  
探之用乃魚船之至小者也

威繼光云網船形似織梭內二人前後用二人以單單之  
風浪大可拖之塗上且不能覆喚水七八寸耳此可走  
報或用之裏港窄河動以百數每隻內用鳥銃二三人  
蜂集蟻附沿海沿途而打之甚妙如賊追逼就可棄走  
一舟不過一金之費耳

兩頭船式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一百

按大學衍義補有兩頭船之說蓋爲海運爲船巨遇風懼  
難旋轉兩頭製舵遇東風則西馳遇南風則北馳海道諸  
船無逾其利蓋武備不嫌於多慮患不妨於遠莫爲之前  
猶將求之而況設之前者有未泯乎以此衝敵則賊舟雖  
整可亂也

沙船式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二四

水戰非鄉兵所慣乃沙民所宜蓋沙民生長海濱習知水性出入風濤如履平地直隸太倉崇明嘉定有之但沙船僅可於各港協守小洋出哨若欲出赴馬蹟陳錢等山必須用福蒼及廣東烏尾等船

沙船能調戢使團風然惟便於北洋而不便於南洋北洋淺南洋深也沙船底平不能破深水之大浪也北洋有滾塗浪福船蒼山船底尖最畏此浪沙船却不畏此北洋可拋鐵锚南洋水深惟可下木旋此船常與鷹船說參看

太倉生員毛希秉云

太祖舊制深嚴雙桅船隻私自下海之禁承平既久法浸弛雙桅習以為常甚至有五桅者長江六桅一日千里近蒙崇道建言申明舊制曉諭改正而未嘗着

實舉行故沙船入港頭桅多寄海口或倩人遊說官府航海非雙桅不可冀便其私蓋單桅雙桅無不可行但有大小遲速耳定制沙民止許戶船一隻巡船宜快便多桅櫓如糧船有一定之式以便江海裁別沙船宜朴實單桅仍禁雙桅眼責令本州縣及守禦官限一月之內改正違者即係賊船許諸人擒獲首告即以充賞惟有副帆副桅以備損壞而桅眼止一者聽庶幾我常強而彼常弱我常速而彼常遲此造船之良法也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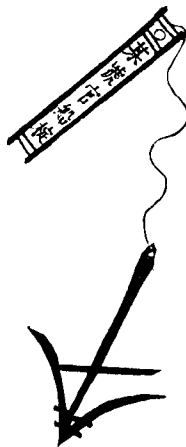
二五

船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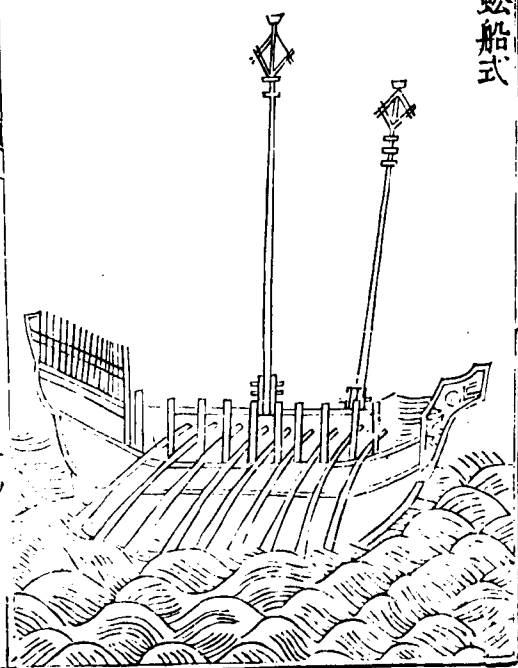
走風捉颶事急追賊軍關人力起旋遲悞備此臨急解繫繳尾泛之以便回取

船旋

此用桐木燒黑外一寸甚妙



蜈蚣船式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萬

船曰蜈蚣象形也其制始於東南夷專以駕佛郎機銃銃之重者千斤至小者亦百五十斤其法之烈也雖木石銅錫犯罔不碎觸罔不焦其達之迅也雖奔雷掣電勢莫之疾神莫之追蓋島夷之長技也其法流入中國中國因用之以馭夷狄諸凡火攻之具砲箭鎗毬無以加諸其成造也嘉靖之四年其裁革也嘉靖之十三年數年之間未及一試而莫知其功用之大也葛穉川曰蜈蚣之氣能逼蛇夷之制義毋廼爲是故與夫海宴河清萬世所願使長蛇之勢不能盡偃則蜈蚣之制其能不興也乎名器尚存述之以俟

海行甚速而遲者閩風故也如大食國在漳州東南每歲之番者必候冬初西北風盛而去夏初東南風盛而來所

謂海舟無風不可動也惟佛郎機蜈蚣船底尖而闊兩旁列楫數十其行如飛而無傾覆之患故倣其製造之則除颶風暴作狂風怒號外有無順逆皆可行矣况海中晝夜兩潮順流故柁一日何嘗不數百里哉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一百五

都御史唐順之云制賊船衝突灘淺處多釘暗椿船避之必碎此一說也先發制人一省惟有望斗上做工夫然必須以利使人每夜編定船十隻每一隻望斗人給與銀一兩使一夜常有人坐在斗上看賊動靜雖黑夜若撐船未必無一二把火光我船便可做手脚不患大船趕賊不上也月夜則斗上熾悉必見至如小船叭喇唬入槳船宜多置銃守火器既多賊來便灰打又有望斗人先報不患小船制賊不下也望斗人每夜與銀一兩毫不可少就一月浪費銀三百兩支得一月賊必擒矣若有誤事定以軍法斬首蓋賞重則罰亦重也

按海上瞭望每更輪流船頭船尾各一人海水與

河水不同海水夜明雖黑夜試以石投之其噴光如珠故海上有船行使非遇濛濛皆可望而見不待上望斗也荆川此論恐是與賊對壘或把截港口防其宵遁故有此說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地有南北時有冬夏自春徂夏則時多南風而利于北行自秋徂冬則時多北風而利于南行此番泊往來出沒之候也彼賊其時輒乘風連雲以出洋我當其衝欲逆濤破浪以邀擊未必其勢之便也蓋亦隨時以應之時乎北風必先于北道之防以遏其衝而以南舟曳于後其中間各塞灣之舟又從旁遞出而擊之時乎南風亦如前法或過于前或躡于後或擊于旁此亦迭肄之法長蛇之勢後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一百六

未有不困疲而就縛者海上可立京觀矣

又云

國初置沿海衛所每所船五隻每船軍百名其法備載會典自一所一衛惟之則合省之海船海軍可總其實也使法之常存何慮海寇之擾向來脩復一二止可用于哨報難以衝敵及其事急借發福清鹽船併報各澳民船奈彼不思

國家之急皆存繫各之私雖給價值終不直前况福清鹽船雖大不可以當海寇之夾板船以喇船漳州之草檣樂清之大鐵等船又不可以當海寇之烏尾尖艚如東仔銅菱等船又不及也昔人海戰之船大小制度不同今當兼用如樓艦檣衝此船之大者也如直

進露橈此船之中者也又如舢舨海鯨此船之小者也以船之大者為中軍座船而當其衝以船之中者為左右翼而分其陣以船之小者繞出于前後兩旁之間隨船器械各須犀利完足但海寇所持全在于銃吾亦以銃為應中軍大船仍用佛朗機大銃數架兩翼中船亦用銅將軍大銃數十架其小船亦載鳥銃船筒數十架各船編定字號晝則麾旗夜則擊鼓為節迭出更進則彼此衆寡勞佚之勢不同未有不殲此渠醜者也今蒙委官鳩工大造船隻戰船之造必有定議但船之外旁又須護以牛革漁網繩絮之類其大者更用列木為柵可避砲石又有車船之製令戰士前後踏輪舟自進退所謂中流上下河縛如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百七

飛虜衆相顧駭愕者用此法也又須預募能射砲擊浮之人一遇番船或以火箭焚之或以水鑽溺之是或皆可用也

總兵俞大猷云或問兵船官造與私募孰便曰造易而脩難也雖督造之官用之海上衝敵激浪不旋踵必議脩矣脩船之弊奚啻萬端議脩之後閭閻日多浮水日少以之守港則可以之出洋追捕則全不足恃矣在官府不能立無弊之法在民間不能克不可制之情天下古今豈有視官物為己物者哉此惟熟於海務者自知之烏得而盡言或曰民間安有許多私船可募乎曰厚之以稅使逐利之民爭造新船以應募何患其不多責所縣以及時給稅責船戶以及

修整則經年累月皆有堅船可用然則用官造之船以守港用私募之船以追捕則如何曰必若是然後攻守各適其用也

鐘按閩廣浙直船制各異而不知其所以異者由於海勢之不同也廣東船制兩旁設架便於搖櫓福建船制其旁如垣其邊用捷便於使風浙直船制平底有帆便於疊業此船制之異也所由然者福建海水最深各信地俱近外洋一望無際縱有海島如浮渚之着水耳故有風時多無風時少順則使風逆則戢風此福船所由製也廣東自出五虎門上及大鵬下及北津以西俱有海嶼或斷或續聯絡於外商船來往多從裏海且風氣和柔全

仗搖櫓此廣船所由製也浙直海水深處固多淺處時有近岸平沙或數十里潮長水深尋丈潮退僅可尺許故以喇唬沙船專事疊業此浙直之船所由製也若易地則風水不同其制亦當必異推此而山東以北危磯暗沙往往有之船制又不可執此例彼矣然欲攻大敵於外洋非福船不可蓋福船之制其蜂房垣牆卽古之樓船巨艦其重底堅牢卽今之過洋與使琉球船式也故諸省船制惟福建爲工

又按海上之戰不過以大船勝小船大統勝小銃多船勝寡船多銃勝寡銃此中國之長技也故論戰則陸戰難水戰易然論兵則陸兵易水兵難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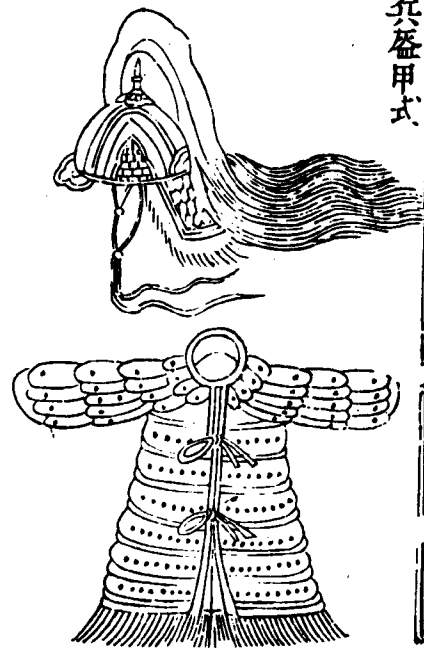
海將尤難者風濤難御舍與達之難其人也

兵船稍手附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沿海居人多便于舟楫雖未習水戰亦易于爲教今于出海之數或欲以沿海者居其十七其內地衛所者居十三餘撥防邊以助守望使漸教習人人皆可爲勝兵所謂水虎捷度波軍者不患無其人也如此亦可以節省雇募水稍之費



粵兵盔甲式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一百一十

副使茅坤云粵中獨田州甲為善自盔以下並以堅生牛皮而油灌之甲特周前後背脊而已兩肩兩臂手及兩股並別為小牛肉片置雲肩敵手等名色蓋取其伸縮如意而便於戰鬪者試今召田州之工匠或廣中能倣製者而官自為採料製之大畧一盔甲則二三金可辦也

守備傅良橋曰人馬格鬪非堅甲鐵募誠不足以敵矢石然甲以鐵裝則服過重人服重則不便於擊刺馬負重則不便於奔馳似宜置為軟甲軟甲者以布為之製如夾襖用絲綿沙紙釘成厚寸許納之於中則輕快便利不惟足以盡其搏擊之能且足以為鋒鏑之蔽即昔人藤甲之便弗右此矣況費半而功倍乎

原缺第一百一十一葉

松江府同知羅拱辰云牌有二式有手牌即燕尾牌也有

挨牌用繩絲用木檄攪者用手牌便於用力先以鏢鎗飛擊先挫賊鋒然後用刀則前後左右隔賊枝器施技刀法此手牌之利也用挨牌則以牌上長繩上木檄攪加入繩圈中掛於項上以左手中指縫中央牌下短繩上木檄攪仍以五指挽鎗前半節右手執鎗後半節或伸或縮或出長出短或左或右旋刺非惟護自身且護從牌之兵

又云各兵衝進必列牌於隊前以蔽矢石牌乃陣中第一器所不可少者所謂公侯干誠所謂干戈戚楊當時子路初見孔子亦執干以為問夫干者盾也即今之牌也所以捍外而衛內者也有手牌有挨牌用各不同其利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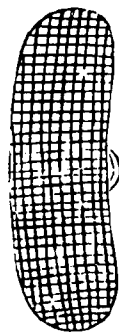
一百一十

一也

副使茅坤云海寇恃強在舞刀每輕我兵不能射久其所輕莫急於習弓弩而破其所強莫急於倣狼兵燕尾牌乙制近日東南之牌皆沉重而不利進退獨粵中燕尾牌以桐木柁木為之其長如人之身其廣不滿尺其背如鯽魚然故側身前進雖當利刃而不能斷其體輕故運如鳥翼而一切矢石皆可蔽廣中狼柳之兵善舞牌者其臨陣如鷲鳥而進不必盔甲而賊皆牆立不能敗此廣中所最尚者欲訪置在浙中惟溫州桐木柁木為多可易辦也

挨牌上銳而長步兵所用朱漆金字長可蔽身內施鎗木倚立於地

藤牌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一百三

總兵俞大猷云錯以步戰乃中國之長技今鈎刀虎叉二  
手隨時啟闕充用惟藤牌手出在福建漳州府河澄縣  
土名海倉許林嵩嶼長嶼赤石站尾月港薄頭沙坂等  
地方此各地方山川風氣生人剛勇善鬪重義輕生若  
責其本府縣官用心選募約得三千人每名月給工食  
銀一兩伍錢行糧四斗五升俱自家起行之日為始人  
每名另給衣裝器械養妻丁共銀二十兩若至軍病或  
給棺木銀六兩陣亡給埋葬銀一十二兩今欲募之先  
將銀兩解發該府坐委本府佐貳官一員知縣一員先  
募的當頭目六十人每月各給工食銀伍錢責其每人  
各募前項地方壯兵五十人每十人編為一甲每一甲  
各領一十人千百戶一十五員各分領二百人仍差前

項府佐知縣兼理錢糧各至軍前聽用其各兵在途行  
糧水路給隻陸路挑行李夫各官合用衣裝行糧俱要  
議處此兵可以禦北虜而吾廣產藤宜依其製以代楸  
牌若征海寇俟其登陸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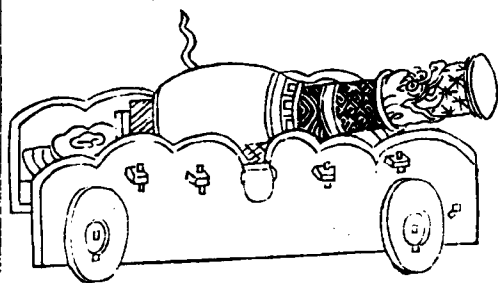
威繼光云有圓長二色其來尚矣主衛而不主刺因初木  
加以革重而不利步以藤為牌近出福建銃子雖不能  
隔而矢石鎗刀皆可蔽所以代甲冑之用在南方面歷  
泥雨中頗稱極便其體須輕堅密務使遮蔽一身上下  
四旁無所不備用牌之間復有所謂標者所以奪人之  
目而為我之疑兵所賴以勝人者也牌無標能禦而不  
能殺將欲進步然後起標勿輕發以敗其事腰刀用於  
發標之後以殺敵非長利輕泛則不能接遠其習牌之  
人須膽勇氣力輕足便捷少年然後可授之以此置於  
行伍之先為眾人之藩蔽衛以長短之器為彼之應援  
以之臨敵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進退左  
右無所不利此藤牌之功也  
又云試牌跳牌舊法聽鑼聲為度雙牌如壁閃牌如電起  
伏得宜翻身不露身滾牌不露足惟牌能殺敵能蔽身  
用之乃拒勁敵以衛兵也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一百四

銅發煩



海軍重編

卷之十二

一百一十五

每座約重五百斤用鉛子一百箇每箇約重四斤此攻城之利器也大敵數萬相聚亦用此以攻之其石彈如小斗大石之所擊觸者無能留存牆過之即透屋過之即摧樹遇之即折人畜遇之即成血漕山遇之即深入幾尺不但石不可犯而已凡石所擊之物轉相搏擊物亦無不毀者甚至人之支體血肉被石濺去亦傷壞又不但石子利害而已火藥一藝之後其氣能毒殺乎人其風能煽殺乎人其聲能震殺乎人故欲放發煩須掘土坑令司火者藏身後燃藥線火氣與聲但向上衝可以免敵仍須擇強悍多人為之護守以防敵人槍發鑽之患若非攻堅泰險不必用此也或問用之水戰可乎曰賊若方舟為陣亦可用其小者但放時火力向前船震動而倒縮無不裂而沉者須

力以木筏載而用之可也曰城上可用乎曰發鑽便於攻高不便於攻下用之遠擊亦可也  
遊擊彭信古云火器之大者莫如發煩但放之難今又復思之每銃設軟架一座架後設枕木一塊各綯以大纜置之船頭則借金頂之力發之船傍則加擔梁一根其枕木內又設軟座一件以黃麻水草結之彼銃一發去勢必倒回架有綯繩多不能坐絕即或斷絕坐至枕木上有軟座可抵剛猛有大纜可制餘威使一發中賊收利十倍遠而陷陣無踰此矣

海軍重編

卷之十二

百六

刑部尚書顧應祥云佛郎機國名也非銃名也正德丁丑予任廣東僉事署海道事粵有大海船二隻直至廣城懷遠驛稱係佛郎機國進貢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纏頭如同回回打扮即報總督陳西軒金臨廣城以其人不知禮令於光孝寺習儀三日而後引見查

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貢具本奏

朝廷許之起送赴部時

武廟南巡留會同館者將一年

今上登極以其不恭將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廣東驅

之出境去訖其人在廣久好讀佛書其銃以鐵爲之

長五六尺巨腹長頸腹有長孔以小銃五箇輪流貯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皇八

藥安入腹中放之銃外又以木包鐵箍以防決裂海

船舷下每邊置四五箇於船艙內暗放之他船相近

經其一彈則船板打碎水進船漏以此橫行海上他

國無敵時因征海寇通事獻銃一箇并火藥方此器

曾於教場中試之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

亦可持以征戰則無用矣後汪誠齋鉉爲兵部尚書

請于

上鑄造千餘發與三邊其一種有木架而可低可昂可左

可右者中國原有此制不出於佛郎機

每坐約重二百斤用提銃三箇每箇約重三十斤用鉛子

一箇每箇約重十兩其機活動可以低可以昂可以左可

以右乃城上所用者守營門之器也其制出於西洋番國

嘉靖 年始得而傳之中國之人更運巧思而變化之

擴而大之以爲發鑊發鑊者乃大佛很機也約而精之以

爲鉛錫銃鉛錫銃者乃小佛很機也其制雖若不同實由

此生之耳其石彈之大如升力氣小於發鑊而大於鉛錫

銃若遇關隘人守堅不可過者以此攻之借勢而渡

威繼光云此乃天下通有利器製者多未盡精微其妙處

在母銃管得法子銃在腹中亦要兩口得法使火氣不泄

又每放時擊出于銃數次傷人必用鐵門者佳其妙處有

前後二照星後柄稍從低庶不碍托面以目照對其准在

放銃之人用一目眇看後照星孔中對前照星前照星孔

中對所打之物若子馬俱大則難出出則力大要生後而

人力不能架之若子小則出口鬆而無力歪斜難准法既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一百十九

省下木馬煩難之功又出口最易凡鑄銃之法子銃口大

則子難出要破母銃母銃口大而子銃口小則出于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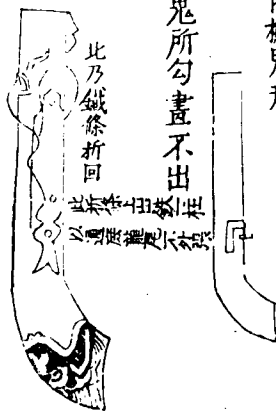
且歪務要子母二銃之口圓徑分毫不差乃爲精器

鳥銃式

架內綴鬼形

其鬼所勾畫不出

此乃鐵條折回



鳥銃後門形

前口形



火門形



鳥銃分形之圖



絲轉形

左轉則入  
右轉則出



銃架形

此種入架內欄杖 此上昆鳥銃全身

欄杖即插筒者是也今重另圖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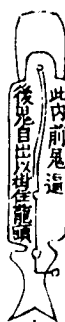


側立裏面鬼撐形

此內前鬼撐

後鬼自出撐龍頭

木架內綴鬼勾通肩右手撐  
指頭搬此則此鬼之頭退入皮  
內龍頭落而火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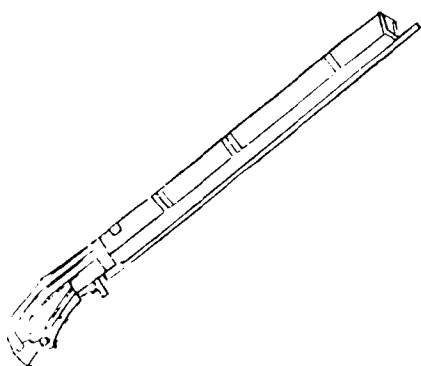
側立外形



鳥嘴銃

卷之十二

百五



造鉛錫銃者須知煉鐵蓋鐵中原有查滓夾雜須煅煉不已融盡查滓底於精純方免脆折爆碎之患故十斤而煉用一斤者為上十斤而煉三斤者次之其管欲員而淨其杲欲端而直司銃者須擇手足便捷之人臨敵裝藥入彈現杲焚火庶不遲誤若但見杲而不見管則失之仰但見管而不見杲則失之俯皆不能中也此器今人類並立而用之遠攻非也須近敵乃用長短兵相夾乘勢速進使賊避銃目睫閃眩之間而我兵已入其隊中矣鉛錫銃之妙全在此也

都御史唐順之云虜所最畏於中國者火器也天助聖明除兇滅虜而佛朗機子母砲快鎗鳥嘴銃皆出嘉靖間鳥嘴銃最後出而最猛利以銅鐵為管木棠承之

卷之十二

五

中貯鉛彈所擊人馬洞穿其點放之法一如弩牙發機兩手握管手不動而藥線已燃其管背施雌雄二杲以目對杲以杲對所欲擊之人三相直而後發擬人眉鼻無不著者捷於神鎗而准於快火技至此而極是倭夷用以肆機巧中國習之者也

戚繼光云鳥銃之准在於腹長而直火藥之不牽手在於前手拳在銃腹點放之直在於兩手俱托執銃身而無點火之誤鉛子之利在於合藥之方其神機銃用木馬繁而多誤勢難再發邊銃手執後尾其重在前一手點火眼不能照皆不及此銃之妙而速也

傳自西番本得其妙歲戊申盧鎗破雙噴獲善銃者授其肯索命馬憲制器李槐製藥始精絕云

子母砲

總形

此在妙信砲子

瓶母子



內為刻木  
信以藥線  
纏之外用  
稍紙糊緊  
合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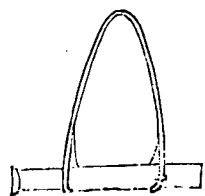
事海軍編

卷之十二

五

把總邵銓曰此用驚管或夜間遠遠放入賊壘少停於賊壘中銃發無制之兵為合之眾奪氣之寇勢必驚惶我得乘之此器最妙

一窩蜂



舊唐書

卷之十二

一百五

其狀如鳥銃之鐵幹而短其管口比鳥銃口稍寬容彈

一百枚燃藥則彈齊出遠去四五百步

參將侯國弼云鳥銃所發止於一彈所中止於一人中則

傷人不中則無所傷矣一窩蜂一發百彈漫空散去

豈無中傷者乎其力量真可以為佛朗機之亞但佛

朗機器重難帶一窩蜂輕於鳥銃以皮條綴之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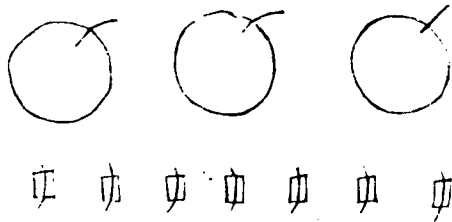
可佩而行戰時以小鐵足駕地昂其首三四寸蜂尾

另用一小木桩釘地止之誠行營之利器也若欲為

坐營之用則以木床載於營門床身左右各置二輪

以便進退可以為守營之寶

天墜砲云



舊唐書

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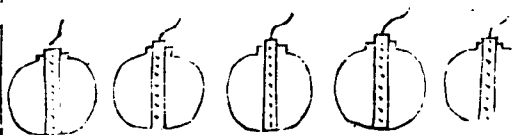
一百五

丹陽邵守德云其大如斗用法升至半天墮於賊巢震響

如雷黑夜令賊自亂相殺內有火塊數十能燒賊之營

寨必不能救

地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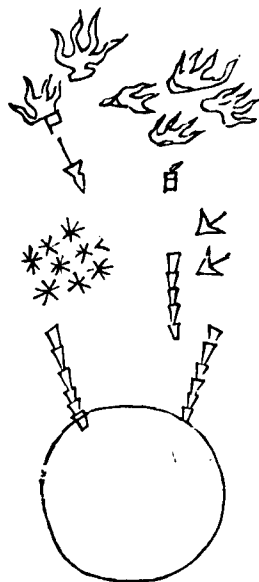
壽海軍編

卷之十二

百六

丹陽邵守德云以生鐵鑄成實藥斗許檀木砧砧至底砧  
內空心裝藥線一條擇危必由之地掘地作坑連連數  
十埋地雷于坑中內用小竹筒通藥線土掩如舊機關  
藏火賊不知而踏動則地雷從下震起火焰冲天鐵塊  
如飛蝗着人即死乃孔明之秘器也

大蜂窠圖式



壽海軍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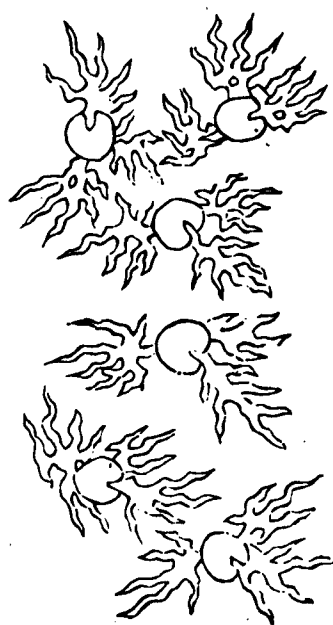
卷之十二

百十七

都指揮鄧中溥曰此器戰守攻取水陸不可無者奪心  
目驚膽傷人製宜精工此兵船最利火器



火妖圖式



書海重編

卷之十二

重刊

紙薄卷大內蕩松脂入毒藥外煮松脂檣油黃蠟燃火  
拋打煙焰藜藪却利水戰守城俯擊亦可

賊繼光云火器之法製度甚多其實大同小異皆不甚利  
于用只此數種盡其妙矣故不繁載至如弓射箭頭用  
火之類又不如火箭除水陸通用者先附陸兵技藝之  
後凡陸所不用只可用于水者故備于此以上藥線各  
處製者俱用一二尺長浮于外每點擲之際一擲颶風  
其藥線便滅或擲至別船如賊見線尚長而拔之或反  
擲我舟今用子母銃藥線法凡火器一件其藥線之處  
用細竹管一箇直插于腹內至底藥線安于竹腹之內  
待外點火燃線已入竹管之內不見方才擲下則線在  
竹內燃至竹底方透火器擲下之時藥線在竹內燃並

無閃滅之事且擲于賊舟只見凝然一物並不知點燃  
何處就擲在水內則線燃于腹火氣衝于口水為氣所  
迎亦不能入雖在水底尤能燃放而後已此極妙極驗  
萬無一失者

書海重編

卷之十二

稟

火磚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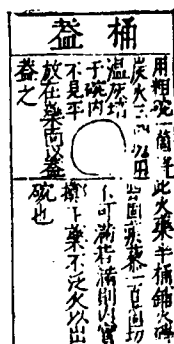
竹筒穿藥線式

包式



用地鼠紙筒砲各安藥線每箇排為一層上下二節各二  
層以薄篾橫束合酒火藥松脂硫黃毒烟用粗紙包裹成  
磚形外用線紙包糊以油塗密另於頭上開口下竹筒以  
藥線自竹筒

火藥桶式



火礮說附

籌海重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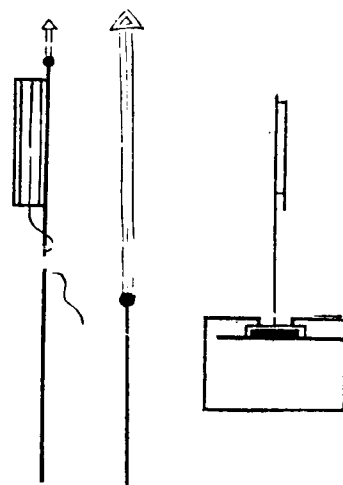
卷之十二

耳

賊繼光云舊用火藥傾下賊舟此固長策然又別用火藥  
或炭火再傾擲使之發藥每每或連桶擲入水中或被  
賊以水沃濕皆未中肯綮不如遠則只用飛天噴筒近  
則只用埋火藥桶至易至便除此之外所謂火礮神機  
火礮之類皆遠不及此苟用此二種則他種皆不必用  
也

鐘按近有火礮之製用瓦礮不拘大小入藥於內藏鐵  
炭藜數十又加毒州之類外用火繩繫根懸於四旁敵  
船相近仰燃火拋過磁礮擊碎內藥噴發功用尤為簡  
捷火礮設而火桶為虛器矣

火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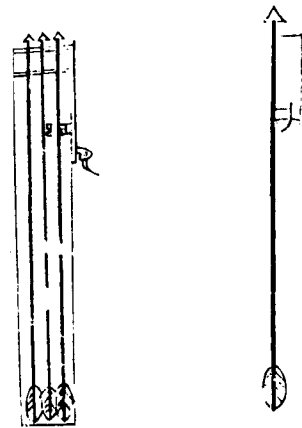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耳

賊繼光云火箭亦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銃下但造者無  
法放者無法人鮮知此器之利也大端造法有二或造  
成用鑽鑽線眼或用鐵桿打成自然線眼但鑽者不如  
打成者妙鑽易而打成費手匠人多不肯用打成之法  
其肯鑿全係於線眼之歪正深淺桿要直翎要勁羽長  
而高荷筒用礮紙間以油紙夏不走礮可留二年此物  
最不耐久收也  
又云火箭只着棚帆當中一點打去當高中則不可救低  
則易救

神機箭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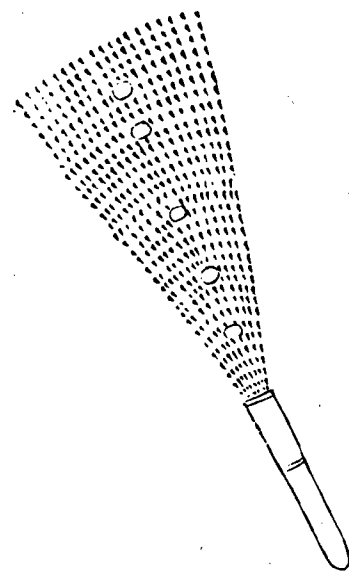


卷之十二

百五

丹陽邵守德云造法礮紙為筒內入火藥藥令滿實另油紙封之以防天雨後鑽一孔裝藥線用箭竹為幹鉸鉸如燕尾形末裝翎毛大竹筒入箭二矢或三矢望敵燃火能射百步利順風不利逆風水陸戰皆可用用之水戰能燬舟蓬用之陸戰能燬巢穴中亦必外

飛天噴筒



卷之十二

百五

成繼光云截徑二寸竹裝藥製打成餅修合筒口餅兩邊取渠一道用藥線栓之下火藥一層下餅一箇用送入推緊可高十數丈遠三四十步徑粘帆上如膠立見帆燃莫救此萬分効策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火器所及能加于數百步之外今海寇所恃全在火器緣硫磺出於琉球諸夷製造又多巧思惟船中原本所產嚴其禁約不許人下海潛通以資其用則彼失所恃擒之亦易矣

鄭若曾曰按海中戰法攻船爲上若以吾大船犂敵小船觸之無不壞者其次則恃火器火器之中火箭銃較之類亦多無用惟火毯火藥桶二者投入賊舟卽時焚燬爲至妙也或問我以火攻敵使敵亦以火攻我如之何曰以火攻敵全靠舵工得人持舵得法我常據上風則敵之火攻將爲風所驅而反攻之矣大抵火攻之法須先自爲水備假如一舟五十人只用十人持火器其四十人俱執水十水桶遇敵火攻舉手傾水滅之烏能焚我耶或又曰設使我用火攻而敵知水備何道以焚之曰敵若知備則雖不能焚敵亦必救火而亂矣我乘其亂而擊之豈有不勝者乎

籌海重編

卷之十一

五

爲木爲飛之三目人美其巧墨子曰不如爲車者之巧也觀此可以悟火器雖嘗得風雷集二種皆火器奇方非今時有者後思之對敵亦不假此何也如以近時水陸所常用者論之勢大力雄無如發煩更番迭進無如佛狼機精巧命中無如鳥嘴銃傷人數多無如百子銃至如賊舟相迫兩陣交鋒之際則飛天噴筒火礮火箭之類皆爲得用但當製之精而習之熟耳苟製之不精則發煩百子銃而炸佛狼機而子母不相合鳥銃而火門銃門不如發飛天噴筒火箭火礮之類或放之

不去或去之不去與無器等耳又如習之不熟則見敵而股慄有棄銃而走者有顛倒錯亂者有敵未至而先發有發之而不中者與無弁等耳夫劍一也或能斷龍舟或不能斷腐草豈可均謂之劍哉此製之貴精也射一也或能穿楊葉或不能中正鵠豈可均謂之射哉此練之貴熟也觀器之精在乎有司練兵之熟在乎將領若不求切近工夫而馳騁於奇巧欲以勝敵則木爲之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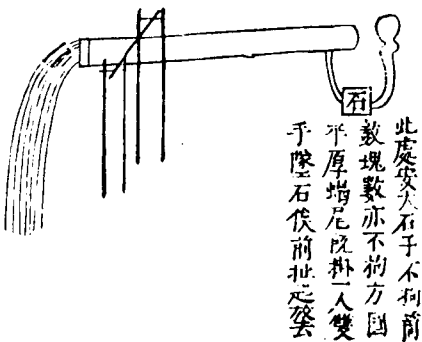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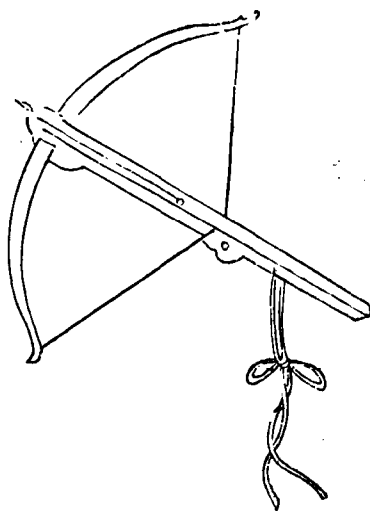
礮圖式

每銃長如稍之體不必拘定若干條但能舉其稍可矣每銃用二人壯之



礮爲守城第一器既自入藥之費又有不乏之資

兩廣藥箭



舊海軍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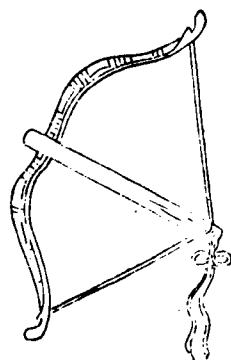
卷之十二

百其

弓弩必祿兩廣毒藥以灌其鐵鉞者血糝則立死但浙人不習射當如兩河以北懸射銀錢之利以誘之使習令弓師而能教百人善弓則善弓者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弓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為百人之將今弩師而教百人善弩則善弩者亦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弩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為百人之將如此則不數月而全軍皆善射矣其他短兵鎗棒亦率類此

或云毒箭射人遇衣絮沾染藥即脫落箭鉞着肉際毒已緩矣不能殺人也須於鉞上鑽孔以藥灌入則雖透衣而藥不脫傷者應弦而絕

邊箭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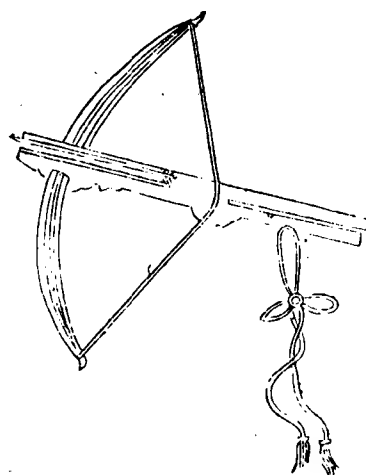
舊海軍編

卷之十二

二百七

松江府同知羅拱辰云知射長箭而不知射邊箭弩手亦不知用弩之法况各止用竿子雖可取勝殊非長技為照長箭去遲而敵人易見故彼得以閃避且得拾取復射其利在彼邊箭去疾而敵人難覓非惟彼不能避抑且不能回射况邊射所到倍長箭百步有餘其利在我長邊二箭務令弓矢兼習若賊尚遠緩則射邊箭而來近迫則射長箭各從其便也

弩箭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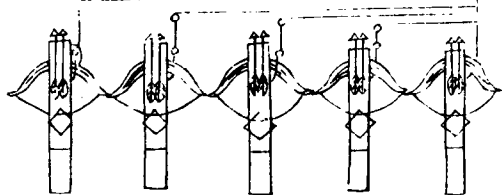
華海重編

卷之十二

史

松江府同知羅拱辰云用弩必須力重而機巧其矢之長短輕重大小要與弩弦相比乃能命中而及遠若敵在百步之外我兵必須用弓弩及邊銃以制其鋒及至來近短兵相接尚在三十步內外則用鏢鎗以飛擊之威繼光云弩弓不可遠遠則無益費矢竭力

伏弩式



華海重編

卷之十二

百廿九

丹陽邵守德云其工價甚大其用有三若伏於營寨要道可以禦賊之偷營劫寨若伏於山野僻路可使寇不能逃若伏於富家門戶可使賊不能入造法以檀木柘木爲身茅竹爲担弩後置一木人上弦或連發二矢或三矢量賊往來必由之路設之以木架架弩任意高下或竹徑或稻麥叢茂翳密處設百餘把止用一絲線作機關不煩人守賊至不疑而動其機百弩齊發一人不能逃生也倭奴善通荒村窮谷無處不至用此器甚妙

馬箭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百四

鄭若曾曰馬箭之法有三曰分槩向前射也曰對蹠向傍射也曰抹鞦向後射也此武士之常技也愚謂分蹠者以馬之頸蹠爲界一邊挽弓一邊發矢乃弄花巧之法邊軍不然以身俯出馬外於此挽弓就於此發矢臨敵倉皇之際庶無繆悞對蹠者王左一邊而言今北方響馬常勒馬由道右而行讓客於左以便發箭亦此義也然是法但可施於途遇一二人耳設使衆敵叢射或敵在右將旋馬以應酬之耶學騎射者須習左右手皆便方可

鐘按是編言騎射矣而獨不及步射者豈以射法汗牛難悉載耶然射法雖多要不過審固滿分四字耳持弓欲固關弓欲滿視的欲審發矢欲分分者兩手知

者滿之象也而審益精臂力者固之徵也而分始齊射有臂力知鍛工夫靡不命中矣而先之以入肥壁立爲入門以治心養氣爲根本至於射敵又與射的不同射的貴從谷射敵貴神速射的則弓矢稍輕而調猶可以及遠中微射敵非強弓重矢安能殺人於百步之外哉故倭虜人畏之者矢皆重弓皆勁近而後發發必中人中者必斃此吾人當用其所長也

籌海重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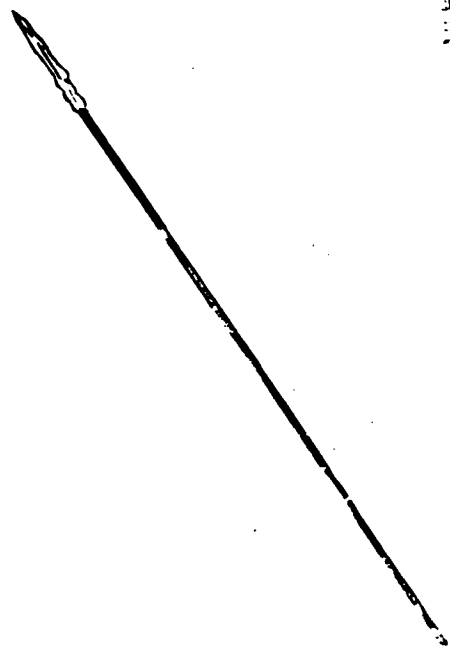
卷之十二

百四



標鎗或用稠木細竹皆可但前重而後輕前稍粗而後稍細爲得法

戚繼光云標鎗非兩船相逼不用用往下打更難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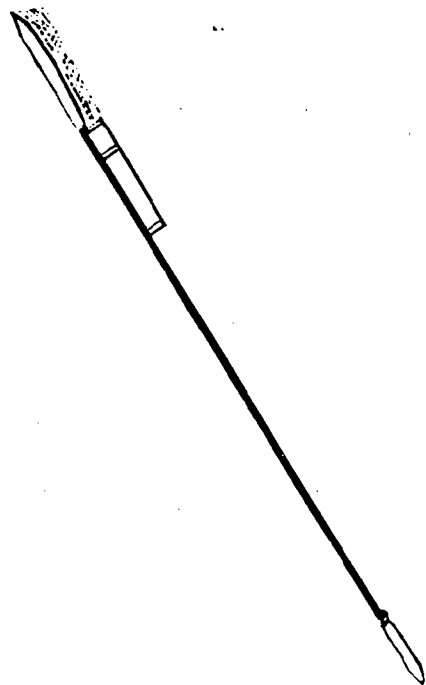


集海重編

卷之十二

百四

總兵俞大猷云長鎗後手要粗可盈把底有力若細則掌把不壯鎗腰要從根漸漸細至頭而止如腰粗則硬強不可擎如腰細則軟而無力雖手法之妙不能擎打他鎗開去也鎗稍不可輒細要自後漸細方有力最忌太重則頭沉不可舉動是自棄鎗也鎗頭重不可過兩其桿樹木第一合木輕而稍軟久之要劈開者佳錫開者紋斜易折櫟竹腰軟不可用



集海重編

卷之十二

百四

梨花鎗者以梨花一筒繫於長鎗之首臨敵時用之一發可遠去數丈人著其藥即放火盡鎗仍可以刺賊乃軍前第一火具也宋李全嘗用之以雄山東所謂二十梨花鎗天下無敵手是也



獵筊式



海軍編

卷之十二

百六

獵筊必獵戶能使製筊之法用毛竹長而多節者末銳包鐵如小鎗兩傍多留長刺其刺每雙用火熨之一直一鈎其直者如戟鈎者如矛然後以熟桐油灌之數以毒藥鋒利難犯

戚繼光云獵筊之爲器也形體重滯轉移艱難非若他技之出入便捷似非利器也殊不知乃行伍之藩籬一軍之門戶如人之居室未有門戶扃鍵而盜賊能入者故凡用獵筊須要節密枝堅杪加利刃要擇力大之人能以勝此者勿爲物之所使夫然後以牌盾蔽其前以長鎗夾其左右舉動疾齊必須銳鉅大刀棧翼然兇能禦而不能殺非有諸色利器相資鮮克有濟兵中所以必於用此者綠士心臨敵動怯他器單薄人膽搖奪雖平

日十分精習使多張星失錯忘其故態惟筊則枝稍茂盛遮蔽一身眼前可恃足以壯膽助氣庶人敢站定若精兵風雨之勢則此器爲重寶之物矣

鐘管較藝兵中見獵筊手俱弄花步有守法無進法因召鎗筊教師問曰筊與鎗敵孰勝教師曰鎗好勝筊好勝勝鎗鐘曰非也鎗豈能勝筊哉由筊之不精耳因取鉞法用大當小當大壓小壓爲守法又取劒經所云一聲響處直千金彼失隄防我便爲進法投之筊教師與鎗教師較十較而十勝有老兵跪曰處州筊原如此後人失其傳耳鐘以此語客客曰然則通營何不俱用筊鐘曰筊何足恃也筊當以勝牌勝之益牌法勢險節短一挨入則筊爲贅物矣此以捷勝鉞也客曰然則通營何不俱用牌鐘曰牌何足恃也牌以俞家棍勝之俞家棍着力用陰陽轉一殺則牌自顛仆矣此以實擊虛也客曰然則通營何不俱用棍鐘曰棍何足恃也棍以楊家鎗勝之益棍短而鎗長以長擊短必爲所乘矣客曰然則通營何不俱用鎗鐘曰鎗則筊可勝之鉞可勝之矣故五兵之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均不可缺惟此而制陣之方火器藉兵器以無恐兵器藉火器以取勝形格勢禁使之無所顧有所恃如淮陰背水陣法此又一二名將所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當自悟也

海軍編

卷之十二

百六

天蓬鏢式



形如月牙內外皆鋒刀橫長二尺柄長八九尺或一丈兵馬步戰第一利器也

此器直推之可以削手 往上推則鏢首向下推則鏢

足或鈎敗卒之足或於上風揚塵妙不勝述

藝海重編

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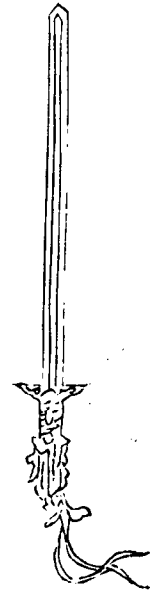
百四七

偃月刀



鄭若曾曰使刀無如倭子之妙然其刀法有數熟高而能識破者禦之無難惟關王偃月刀刀勢既大其三十六刀法兵仗遇之無不屈者刀類中以此為第一馬上刀要長須前過馬首後過馬尾方善

劍式



有五家

一日馬明王

一日先王

一日下莊

一日王聚

一日馬超

藝海重編

卷之十二

百四八

街枚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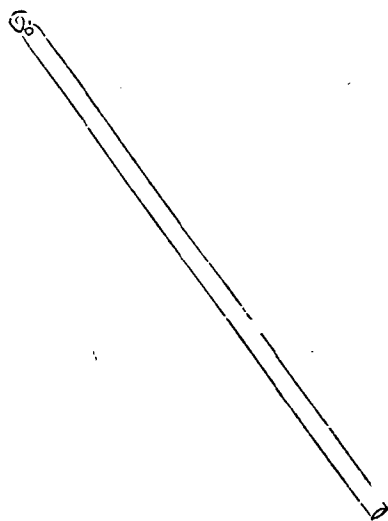
竹籤四寸長五分濶上書隊甲兵勇親臨官押油節掛頸靜飽響各衙枚肅靜代圓枚而用更可查考

小繩結於胸前



後某官 押寫衙枚號令

棍式



少林棍

卷之十二

五五九

俱是夜叉棍有前中後三堂之外前堂棍單手夜叉也  
中堂棍陰手夜叉也類刀法後堂棍夾鎗帶棒臨紫微  
山為第一牛山僧善弄之通虛孫張家棍為第二

河南棍

趙太祖騰蛇棒為第一賀屠鈞竿與西山牛家硬單頭  
皆次之

安猴孫家棒汴城淮慶人多用之

鐘按棍法有三十餘家但多花步惟俞家棍俱實法故  
所向無敵習武藝者先習俞家棍則鈞刀鎗鉞俱從此  
出蓋棍法譬之四書各藝譬之一經四書之理既明則  
六經之理亦明矣俞家棍法備載劍經其要緊者惟歌

訣數條錄于後兵家熟此亦足以壯膽氣當一陣矣

一總訣歌

陰陽要轉 兩手要直 前脚要曲 後脚要直

一打一塌 遍身着力 步步進前 天下無敵

一總訣歌

中直八剛十二柔 上刺下滾分左右

打殺高低左右接 手動足進參互就

一總訣歌

剛在他力前 柔在他力後

彼忙我靜待 知拍任君闖

籌海重編

卷之十二

百五

鄭若曾曰按古人之戰有三有天戰者有地戰者有人戰  
者蓋兵器不外乎金木水火土五器之用五器之中各  
藏三戰之妙其製器之法製藥之方雖見於武經總要  
多不切於禦倭紀効新書所載似切矣而亦惜其不多  
愚見學士大夫談經濟者多有不傳之秘如無形渡之  
類隨時變化出奇制勝尤為將者之所當知也但不可  
顯言以示敵故書之所已刊者愚擇而錄之書之所未  
刊者愚不敢錄惟提其端以俟將官之自訪而自悟云

籌海重編卷之十二終

籌海重編後序

堯年之郎職方也時

制府蕭公以諫議奉

璽書閱寧夏甘肅諸邊所條上封事  
得與聞而讀之言言皆壯猷石  
畫及公總督兩廣諸軍事堯又  
量移廣東左使獲奉約束公進  
而談當世之務適寧夏哱賊變

籌海重編

後序

作公度其據堅城不北走虜終  
爲釜中魚未幾果就擒蓋寧夏  
在公目中而籌之預且定耳防  
倭與防虜其事勢略相當而倭  
每爲東南患浙閩廣三方取近  
受蠱雖乘風飄泊來去靡定而  
島洋山川繆錯假今不按圖而  
辨要害遲速之區原分合出沒

之路考今昔廢設之由一旦有

警茫然不知何處爲當守或此

嚴而彼疎或寇集而我散或頭

擊而尾不應或外防而內先潰

欲制勝可得乎此籌海圖編乃

故尚書胡公防倭時集衆思而

刻之浙與九邊圖論並存者承

平三十餘年而海上多濶略有

籌海重編

後序

慮其不測而入犯卽指徙薪焉

憂杞而迂之今倭且陷朝鮮逼

遼左徵兵四出東北亦苦倭而

海內騷然矣公下令修飭武備

首選將而蒐材增舟師置器械

練土著繕城垣凡可爲防倭計

者靡不殫思竭慮而堯以職事

得承行之公又慮弗習倭者每

侈爲空談而不適於用如石田  
萬畝象人千羣奚足以裨緩急  
乃取籌海圖編已試之策而授  
總鎮童君以幕下前都司鄧鐘  
芟繁剔穢參以續聞而相爲訂  
正付之剞劂命之爲重編俾一  
開卷便知其處宜加堅壁某處  
易於入寇某處可斷歸路其間

籌海圖編

後序

三

處置最急者絕導引接濟之徒  
勿使奸民再肆狼毒他若緊要  
澳寨港隘關所須一切簡閱精  
銳以備固守以克戰擊譬之醫  
家脉絡明寒暑辨然後調劑鍼  
砭之術可隨施而取效矣公籌  
邊如燭照其籌海而加意是編  
計至預也使將吏能體公之心

以周先事之防又何憂乎倭患  
之突來哉夫胡公慷慨任事者  
也以平倭而有造於浙不宜  
苛責而沒其功公語之篇端見  
運用之妙有超於是編之外者  
意深遠矣堯固非習倭然歷浙  
而閩而廣咸詢知地方曾被倭  
不敢置其防而不講故奉公命

籌海圖編

後序

四

而未附其名於重編  
萬曆壬辰秋望廣東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費堯年書

籌海重編後序

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顧巖棲者烏足語此竊嘗考鏡往事則倭情與計可得而求也夫夷性狡詐而嗜利其視我珍巧綺繡之積如蟻慕羶業非以貢爲市無繇通萬一故洪武初趙秩始使朝貢隨入其後或詔禁絕或予限例或羈

籌海重編

後序

五

留徙邊裔死獄中或數創以兵然彼之市心終不爲衰止則情在利也吾因是以校其計大略有三林賢礫市繼以望海塢之捷國威甚盛故積百餘載雖有楊舠奮距以抗吾執事者之顏行然終不敢大逞此其計主於伺朱縞入倭禁網始濶繼若李七許棟皆吾中行說

之倫而王直徐海最驍日夜從夷

倭以厚集其衆颺忽而四攻之欲使我疲於奔命則力詘而歲市必通可以得厚利此其計主於脅關白後起顧前之伺者脅者皆爲鯨鯢且東南雖饒不足當重地而朝鮮邇遼海爲畿輔左臂迺蹈瑕而走李昞欲使我方震于鄰復假大

籌海重編

後序

六

義類云志不在小者以惑衆聽陰結諸行間數恫喝我以不測之辭謂彼欲求封修貢市皆宜少徇其請否則頓兵遼左將爲吭背憂此其計主於要夫要也而遽聽計乎哉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迺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今坐策情勢有

廟筭在巖棲烏能測此要以權能制  
勝則異時胡尚書最矣或曰兵家  
之勝不可先傳也若編所云云得  
無隱慮乎哉不佞請以醫喻夫治  
病大略疇能舍古方書然有主方  
者有主主方者此誠獨運于心疇  
能窺而傳之姑不遠述卽關白至  
不逞也其事視前王直徐海輩能

生書重編

後序

七

一較乎哉故察病而治病者異察  
變而制變者異語曰觀智用智探  
奇縱奇此醫之所貴於神聖工巧  
也童將軍慷慨有智略雅喜孫武  
子兵法不佞向得習於粵西前制  
府蕭公數與策海上事謂雖將家  
子乎於主主方者稍得其肯綮因  
授是編屬令繕校以傳昔公乘陽

慶得善方數私以授倉公囑曰毋  
以教人大臣義切時艱欲令諸應  
病者得吾方書云爾雖傳庸何傷  
若以其爲隱慮也者而私之則今  
中國之神聖工巧豈乏於司馬門  
哉獨何效公乘陽慶之爲區區也  
編中訂訛增益附以論著則連帥  
鄧君居多前制府自叙之其義甚

生書重編

後序

八

偉不佞何能有加焉

萬曆甲午重陽前一日東官袁昌祚撰

籌海重編跋

准

聖皇撫運廣布惠威占雲望日

錫土姓以懷之負山阻海列營衛以控

之雨露霜霆毫髮詎爽顧我

中國亦以介順逆于么膺外夷也

大司徒蕭公總制兩藩靡憐爲壑無

籌不密無海不籌重而編焉固明

海重編

後跋

九

威寔敷惠已鎮幸奉約束旦夕服

膺甚有得臨事方畧于言表脫或

狂逞試嘗將嚴霜迅霆下呼吸見

蓬粉矣豈區區尋常左券云

萬曆壬辰之中秋鎮守廣東等處

地方總兵官前奉

勅征蠻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始

安童元鎮謹跋



題籌海重編後

鍾不佞少習博士業輒棄去學劍刃一命執戟

海上志大才疎不能突梯脂韋以趨時一再用

再罷乃杜門著武備輯略一書上述天門下及

地利中論人事總之兵家者言屬草未定值島

夷傳磬

粵總鎮童大將軍謬以鍾習海上事言於

制府大中丞蕭公檄致幕下至則上所著書以謁

蒙不棄千慮之一因命之曰籌海舊有圖編今

昔稍異于其校之鍾奉命唯唯無何編就凡十

海重編

後序

十

制府指授

總鎮從中酌之鍾何能贊一辭云夫以書爲御

者不盡馬之情乃斤斤于舊章是討何哉傳曰

聖人則天賢人法古故彩鷁樓船緣衝巨艦雖

非剝木之舊然不因剝木則無以爲舟也龍旂

大路武剛鹿角雖非服牛之舊然不因服牛則

無以爲車也兵家三門四種七軍六花雖非軒

轅古法之舊然不因古法則無以爲令也是以

畫之者圖籌之者編神而明之者人此則重編



籌海重編十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鄧鍾嶷鍾字道鳴晉江人萬歷二十年倭大入朝鮮海上傳警總督蕭彥命鍾取崑山鄭若曾籌海圖編刪其繁冗重輯成書冠以各處海圖次記奉使朝貢之事又分按沿海諸省記其兵防制變各事宜而以經畧諸條終之於前代舊事亦間有引証前有彥序一篇極稱胡宗憲功蓋宗憲倚趙文華勢攘張經血戰之功固難逃清議而其所自設施亦頗著勲勞受禍以後衆怒平而公論定固有不容盡沒者也

# 海防述略一卷

〔清〕杜臻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

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防述畧

一卷》提要

海防述略

清 秀水杜 臻遇徐著

廣東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惠潮爲東路省會廣州爲中路高雷廉爲西路東路與福建連壤而潮爲嶺東之巨鎮焉柘林南澳俱係要區枕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跬步海濤所賴以近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平海碣石甲子門皆瞬息生變儻柘林南澳失守是無潮學海類編 海防述略 一 事助也平海碣石失守是無惠也而不知柘林之地尤爲南粵海道門戶據三路之上遊番船自福趨廣悉由此入舊例風汛之期各澳皆設戰艦秋盡掣回水寨此在他澳猶可柘林去水寨一日之遠警報未易達倘賊視我無備乘虛衝突不亦危乎故必以慎固柘林爲要而附近城所戍卒互爲聲援斯爲勝筭焉至南澳當因廣交界在大海之中乃明初起發居民遺棄之地嘉隆間倭泊於此互市廣捕急則奔閩閩捕急則奔廣而海寇許朝光吳平之徒巢穴于此故萬歷三年設副總兵以彈

壓之若廣州地雖中處而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帆船上下烏合突來接船屯哨可容緩乎嘗考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設備遏其衝而不得泊勢必越于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爲巢穴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往來巡哨遇警輒敵必不敢泊此矣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瑟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竈山九里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爲甚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往來巡哨遇警輒敵則

學海類編

天

海防述略

二

事功

亦不敢泊此矣勢必歷崖門塞門海萬斛山硇州等處而西而望峒澳爲甚乃番船停畱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甯海關所戍守之兵往來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雖濱海居民且安枕而臥况會城乎其西路高雷廉三部以倭寇東來言之似防守之責可緩然三郡逼近占城暹羅滿刺諸番島嶼森列遊心注盼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滋蔓難圖矣按高州東連肇廣南憑溟渤一帶海澳若蓮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爲來府之南翰兵符

重寄不當托之匪人以貽保障之羞也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湛川漳州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爲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澳操縱反側者也若廉州則尤爲全廣重輕故兵符特割于靈山達堡增屯于衛北海寇峒獠外彝之憂視三嶺獨勞焉西南雄郡瓊爲廉之外戶五脂腹心盡爲黎據邵邑封疆無不濱海若白沙石瓊館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飄風突來防禦甚艱凡此皆西路所當汲汲經畫者也故其分守也東路則于柘林

學海類編

天

海防述略

三

事功

設把總哨至豬頭礁與碣石會碣石設把總哨至大星洋與南頭會而惠潮則有參將之設南澳又有漳潮副總之設中路則于虎頭門設把總哨至三角州與廣海會廣海設守備哨至黃麋門與北津會而廣州則又有海防參將之設西路則于陽電設參將哨至赤水洋與白鵠會白鵠門設把總哨至海安港與漳州會而漳州則有遊擊雷廉則又有副總兵之設瓊州白沙塞則又有把總崖州則又有參將之設所以備粵寇者如此

福建

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海其鋒火之臺山小埕之東湧海壇東岸南日烏邱浯嶼澎湖元鍾銅山皆島寇必經之地故分布五寨以鎮之俱江夏侯所設也一曰浯嶼水寨始設于海邊舊浯嶼山外有以控大小岵嶼之險內可以絕海門月港之奸誠爲要區後遷入廈門舊浯嶼棄而不守遂使番船南來據爲巢穴是自失一險也今欲復舊制則孤懸海中既鮮村落又無生理一時寇來攻却哨援不及兵船之設何益哉故與其議復舊規孰若慎密廈門之控于以控泉州之南境自岱墜

學海類編

海防述略

四

事功

而沙埕羅江古鎮羅浮九澳等險孤懸無援勢不能復舊矣一曰銅山水寨漳州府所轄也漳浦一縣最近海嶼聲水寨者二銅山西門澳爲把總水寨而元鍾則受其節制焉故今止以五寨爲名初水寨在井尾澳景泰間移今西北地方北自金石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險隘所係匪淺淺也况倭船自浙趨閩所必由宜嚴遏其衝并絕慣徒之勾引接濟者則有以控八閩上遊之勢矣一曰小埕水寨北連界于烽火南接壤于南日蓋連江爲福州之門戶而小埕爲連江之藩翰也海

學海類編

海防述略

五

事功

以南接于漳州哨援聯絡豈非計之得者哉一曰南日水寨原設于海中南日山下北可以遏南茭湖井之衝南可以阻湄洲岱墜之隄亦要區也景泰以來乃奏移莆田縣之古了仍以南日爲名舊南日棄而不守遂使番船北向泊以寄潮是又失一險也今之事體與浯嶼相倣一曰烽火門水寨原設于福甯州三沙海中永樂間倭寇犯境議撥福甯衛大金所官軍防守秦嶼羅浮官井洋皆轄焉正統九年侍郎焦宏以其地風濤洶湧不便棲船徙今松山寨地方其後官井洋雖添設水寨

增連盤雄踞聳峙若南屏然爲賊船之所必泊其所轄閩安鎮北茭焦山諸巡司爲南北中三哨無事往來探視有警協力出戰則此寨之設爲不虛矣番船自粵趨閩而入于南澳粵雲蓋寺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去鍾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于外浯嶼外浯嶼乃五澳地方番人之窠窟也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把緊要港門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料羅烏沙此番船

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澳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福興若越于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南日則有代墜洲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取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潰者况乘其疲而夾力攻之豈自不勝者哉故其分守也銅山寨領以把總南哨至洪淡巡司北哨至東鎮洋又于舊轄元鍾所增遊兵寨設

學海類編

卷八

海防述略

六

事功

南澳把總領之分哨雲蓋寺走馬溪等處而聽節制于漳潮之總兵浯嶼寨領以把總南哨至舊浯嶼北哨至大罕山而又特于南路設副總兵兼轄起祥芝其底廣東界之信匪南日寨領以把總南哨至金沙澳北哨至蘇澳與海壇哨會海壇則又增設把總領遊兵分哨觀音胡盧等澳會為小埕之南藩小埕寨領以把總南哨至白大山北哨至西洋山與烽火哨會而又特于中路設參將兼轄起懷澳直抵泉郡祥芝之信地烽火門寨領以把總南哨至小西洋北哨至官澳而又特于北路

設參將兼轄起福甯直抵甯德縣廉澳之信地所以備閩寇者如此

浙江

兩浙日本舊時貢道在焉論列郡之海口則溫州之飛雲橫陽館頭台州之松門海門甯波之定海太液湖頭渡紹興之三江沙門杭州之赭山龕山嘉興之乍浦澈浦皆海寇規犯之地列郡之門戶也論洋海之要害則金盤之鳳凰山南麂山松海之大陳大佛頭昌國之韭山定海之舟山遠而陳錢馬蹟下八山臨觀之烈港海

學海類編

卷八

海防述略

七

事功

甯之洋山許山皆洋寇必經之地沿海之藩籬也然溫州與閩境接壤寇賊揚帆必首當之惟先嚴莆門鎮下官嶼南臺之險以扼其來于此不戒而入內地則溫為正兵而台為應援甯區速宜戒備矣台州四塞之國南有桃嶼金竹北有桑州桐巖西有關山衛墅疊嶂層岡重關鳥道而且南去盤石楚門僅百五十里東南去松門僅百里東去海門僅八十里設或海寇棄舟登陸皆可卒至城下自海門而上者則一潮直達三面阻山一面瀕海孤懸于數百里之外孤危之勢誠可畏也務在

加力防守過溫而台則台為止兵甯爲應援溫則爲後襲矣甯區之衝石浦昌國爲最石浦一城去昌國僅十里城下一帶水涯堪以栖泊戰船對面有山卽石浦舊城山外大洋有山名曰壇頭盜船出沒輒乘其地故閩寇南犯必由三門林門下灣門東門四路而入倭寇東犯必由牛欄基洞下門等處而入今策其最要則洞下門逼近石浦所城其港頗窄其潮甚急賊船進此必紆回盤折于兩岸夾山之下而石浦左連一山名打銅坑與洞下門直衝相對撥兵分據使寇艘不得飛渡所謂

學海類編

卷八

海防述略

八

事功

以逸待勞此守洞下門之一策也三門去石浦頗遠與台區未門海洋鄰界其港頗闊以諸汛稍緩之兵併力隄防此守三門之一策也至下灣門外係壇頭大洋內則舊城東門港闊潮急且與火爐頭對峙于火爐頭更宿重兵與對岸舊城東門互相防擊此守下灣門之一策也而其最要者則定海一城乃全浙門戶且東北一隅山石參差每爲下塗捷徑倘賊舟揚帆直抵城下尤宜備禦杭州則鼉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凰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唯羊許獨立海中東接甯

洋西控吳淞江口爲第三門戶洋許二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蔽石墩鳳凰有蔽然後錢塘鼉子門可甯此其大略也嘉區之南鹽海甯及乍浦澈浦梁莊等處海以城爲垣城以海爲池去城不及半里登岸卽可攻掠所謂洋山許山者遠落大洋不知何處矣往者攻犯乍浦慘不忍言顧議及浙海輒以甯紹台溫爲上游而嘉區爲可緩不知嘉區西浙之門戶也故其分守也浙江有六總金鄉盤石二衛設把總一南與福建烽火會哨北與松門關會哨轄溫州沿海延袤四百餘里而節制

學海類編

卷九

海防述略

九

事功

之以溫處之參將松門海門二衛設把總一南哨至蒲岐北哨至昌國石浦港轄台州沿海延袤五百餘里而節制之以金台嚴之參將昌國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前後錢爵四所及遊仙寨而以南起石浦馮家山北抵南湖頭爲信地定海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後所鄞甯大嵩中中左五所而以南起湖頭渡北抵管界巡司及外海舟山爲信地觀海臨山二衛設把總一領甯紹地方西自三江所東至龍山所延袤三百餘里及在外金家島爲信地而皆節制之以甯紹之參將

海甯衛設把總一則浙江沿海一帶起自鼇子門直抵金山衛延袤五百餘里皆屬焉而節制之以杭嘉湖之參將所以備浙寇者如此

### 江南

江南東濱上海北亘長淮中貫大江其與浙江連界者爲松江自金山衛至南匯所官軍各分信地而金山北衛松江南援乍浦尤爲要區若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滄缺等處南匯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處防守宜嚴萬一外守不固則黃

### 學海類編

海防述略

### 十 事功

浦一帶又爲蘇松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戶也今吳淞江口卽爲黃浦口子故設兵一枝以防深入至于上海之高倉渡沈莊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處賊一登岸渡浦甚易防禦宜密然寇船之來必至海外太山停舶候齊則洋山之地外爲定海吳淞江會哨兵船之羽翼內爲海港把守兵船之捍衛矣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常熟有福山港白茆塘太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窰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險要長洲則泖湖浩蕩吳

江則鶯湖相屬吳縣則太湖交通皆賊之徑道而腹裏之關隘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其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黃徑吳淞江以南有寶山以東有老鶴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况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嵐險阻爲之扼塞皆可以泊船登岸兵力有限而防禦之計當先其大者以海邊惟福山爲最以腹裏惟勝墩爲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港舟師防守不可單弱白泖口七丫港黃窰港俱當預設戰艦庶與各港相爲犄角又

### 學海類編

海防述略

### 十一 事功

如賊自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于吳家沙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于營前沙堵截之則蘇之外防或可無憂至于風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寇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蠡里突犯之寇長洲水兵統發周莊以防泖湖突犯之寇則蘇之內防或可無憂惟吳淞所爲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者也崇明孤懸海外又天生此一塊土以爲蘇州之屏障江海之鎖鑰者也若常鎮之所防

者在江而不在海海寇入江由江兩岸登陸之路廖角  
嘴營前沙南北相對爲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圖山相  
對爲第三重門戶緊守門戶堂奧自安若三門稍有疏  
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岸謂之下策矣故其分守也  
蘇松專防海常鎮兼防江由浙之乍浦以東則松之金  
山衛扼其衝于是有參將之設而若華亭之柘林上海  
之川沙則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由松之黃浦以北則  
蘇之吳淞江口當其吭于是有總兵之駐劄把總之哨  
守遊兵把總之策應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

學海類編

海防述略

三

事功

港凡賊舟可入處則各設水兵把總堵截之至于崇明  
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舊設把總一員駐竹箔  
沙營而與營前沙之名色把總往來會哨又所以巡視  
海洋而警報港口也由蘇而常而鎮則于楊舍設守備  
西與孟河堡之官兵相哨望于圖山營設把總西與永  
生洲新設之遊擊相聲援又皆所以東堵江口而遙衛  
江甯也所以備蘇松常鎮之寇者如此

江北

江北局勢與江南浙福不同難恃舟師止仗陸戰狼山

當江海之吭而鹿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也朐山據淮  
海之首鬱州嚶遊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  
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據  
守所當先者而賊入海之道有二其一曰新港卽所謂  
三江口蓋由江南狼山越儀真瓜州而入登岸則下家  
墳周家墳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入以登岸亦可從  
以出海者也其二則蛤蜊麻線等港與沿北大海口大  
河口有水陸路南通廟灣與劉家莊姚家蕩俱爲大鎮  
賊若據此官軍屯于湯潮岸等處賊南尋新港路出不

學海類編

海防述略

三

事功

得則必北尋大海口而出勢所必然若安東海州之東  
北有大北海不惟道里迂遠且砂磧甚多此不可運舟  
者也掘港新插港之東亦有北海砂磧亦多此但可從  
而入不可出者也賊出海之路止有三途若其登岸  
之處則不一東則廖角嘴呂四場西則楊樹港徐沙營  
又西則狼山楊樹港北則新插港掘港皆其所從以登  
岸而入寇之路也故其分守也則江海淮三者並防廖  
角嘴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沿而西若狼山爲  
通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爲全揚之門戶則有總兵特



駐焉又西設周家橋把總以防泰興之衝犯又西設三江會口把總設儀真瓜州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皆意專防江其自海門而北爲崑港則設守備又自新插港轉而西北爲鹽城則設守備又西北爲廟灣則設遊擊皆以防東海一帶各港岸之登犯自雲梯關以東爲東海守禦所則設把總以防賊由海入淮之路又于楊州設陸營官兵以待調遣接應所以備淮楊寇者如此

### 登萊

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

學海類編

海防述略

四

事功

三營聯絡每營當一而之寄登州營所以控北海之險也登萊二衛并青州左衛俱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奇山福山中前王徐前諸所語寨則有黃河口劉家江解宋蘆馬停鎮阜河馬埠諸寨語巡司則有楊家店高山孫芥鎮馬停鎮東長海口柴葫海倉魚兒鋪高家港諸司其在海外則島嶼環抱自東北崆峒半洋西抵長山蓬萊山橫沙門鼉砬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銘以爲登州北門之護過此而北則遼陽矣此大造地設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居島中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

陽之編伍非山東之戍卒也叫呶跳梁可畏而不可恃故北海之濱既有府治而復建備倭城于新河海口以爲屏翰且有本營之建焉而但建水寨于島嶼良有以也夫島嶼既不設險則海口所係非輕自營城以東若抹直石落灣子劉家汪平暢蘆諸處自營城以西若西工莊西山孫家海洋山後八角城後芝罘島諸處皆可通番船登突巖外戶以緩堂閫其本營典守之責乎登萊突入海中至文登縣尤其東之盡處也成山以東若早門灘九峰赤山白蓬頭諸島縱橫沙磧聯絡潮勢

學海類編

海防述略

五

事功

至此衝擊騰沸議者謂倭船未敢倖達然考之明初倭寇成山海側居民重罹其殃倭果畏海奚而有是哉故文登縣東北有文登營之設所以控東海之險也甯海威海成山靖海四衛皆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甯峰海陽金山百尺崖尋山諸所語寨則有青泉赤山等寨語巡司則有辛汪溫泉鎮赤山寨諸司透而北則應援乎登州迤而南則應援乎即墨三營鼎建相爲犄角形勝調度雄且密矣其與江南省連壤者爲即墨縣南望淮安東海所城左右相錯如咽喉關鎖倘海波告警

淮楊被劫則自淮達萊片帆可至也故卽墨所係較二營似尤爲要自大嵩鼇山靈山安東一帶南海之險皆本營控禦之責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雄崖膠州大山浮山夏河石洞諸所語巡司則有乳山行村栲栳島逢猛南龍灣古鎮信陽夾倉諸所司其海口若唐家灣大任陳家灣鵝兒栲栳天津灣顏武周睡松林全家灣青島徐家莊諸處俱爲衝要隄防尤難封守者可勿慎乎故其分守也自青之嶺榆界而東于安東衛設守備分哨至萊之高密界而止萊自占鎮巡司而東于靈山衛

學海類編

海防述略

卷六

事功

之沙溝設守備分哨逢猛以西之海口又於卽墨縣治南設守備分哨浮山以東之海口又東則于登之萊陽大嵩衛設守備又折而東北則于文登設守備以協防東南兩面之險又折而西北則于府治之北特有副總兵之駐劄設水陸兩遊擊分扼兩港岸前哨旅順以協防北海一面之險又西爲萊之西北界則設王徐寨守備防守白浪新河等九海口又西則于府治設遊擊南策卽墨北應王徐而海與青州之聲援接又西則于青州設遊擊南策安東北守唐頭營一帶而西與武德二

守備之聲援接所以備山東寇者如此

沿海全境

沿海自廣東樂會縣接安南界起歷海條粵爲文昌界鋪前港爲會通界神應港豐盈浦爲瓊州界麻頭浦呂灣浦爲臨高界田禾灣爲儋州界義許山爲昌化所界歷白沙營爲感恩縣界大洞天小洞天爲崖州界牙娘澳雙洲門爲陵水縣界七十二徑牙山淡水灣爲欽州界革木營烏雷山爲靈山縣界青嬰池楊梅池平江池爲廉州界邵州爲永安所界柳州爲廉海所界潯州爲

學海類編

海防述略

卷七

事功

錦農所界調洲獨猪山爲石城千戶所界銅洲小黃程汾洲爲甯川所界青聚山羅浮峰爲神電衛界海凌山爲雙海所界小獲山爲海朗所界中獲山爲陽江所界大獲山爲新甯縣界西熊山鵝洲山爲新會縣界萬斛山上川山爲順德縣界石岐峰爲香山縣界蛇西山大南常山爲南海番禺界烏沙洋爲白沙巡司界九星洋爲福永巡司界珊瑚洲渡極山爲東莞縣界合蘭洲爲大鵬所界馬寮洲爲鐵岡驛界甯洲山桔州山爲惠州界記心洋爲平海所界徐娘山爲海豐縣界大星尖山

捷勝所界吉頭峰爲碣石衛界前標峰爲甲子門所界  
陶娘灣靖海島爲靖海所界大浮山玉嶼山爲潮陽縣  
海門所界小柑山爲蓬州所界大柑山爲大城所界大  
京山九猴山爲饒平縣界計五千里抵福建南澳山爲  
元鍾所界歷侍郎洲石城嶼爲銅山所界歷鴻儒嶼沙  
汭島爲陸盤所界大散嶼壁洲山爲鎮海衛界小散嶼  
爲月港界舊渚嶼爲高浦所界嘉禾山大担山爲中左  
所界小担虎頭山爲金門所界大登山小登山爲福全  
所界大捕山小捕山爲永甯衛界呈埭峰嶺窟峰爲崇  
學海類編 天 海防述略 文 事功

武所界沙塘灣爲惠安縣界深嶼白嶼爲峰尾巡司界  
湄洲山爲南泉寨蒲禧所界石獅峰小粵峰爲平海衛  
界呈口三江口爲中心巡司界綱山王家嶼爲萬安所  
界六湖山碧水島爲鎮東衛界踵門山爲蕉山巡司界  
日嶼月嶼爲梅花所界即會城三坡焦五虎粵爲連江  
界下千塘四嶼爲定海所界花瓶爲北茭巡司界飛鸞  
渡爲甯德縣界青山峰爲大金所界天千山丁家程大  
俞山三星山淞江爲福甯州界計二千里抵浙江懸中  
峰爲蒲門莊十二所界歷長沙門大崑山爲金鄉衛界

鳳凰山爲平陽所界銅盆山爲沙園所界仙口峰飛雲  
渡爲瑞安所界大衢山海安港爲海安所界霓島披山  
爲甯村所界黃華港爲磐石衛界太巖頭爲磐石後右  
界前山震斗門爲蒲岐所界九眼塘斗山關爲三山巡  
司界丫髻峰爲楚門所界臨門隘爲隘頑所界省梅坑  
爲沙角巡司界大陳山石塘港爲松門衛界金青閘西  
嶼閘冰豐閘皆朱文公所造爲新河所界金沙灘鑑焦  
爲海門衛界海門港爲海門前所界五嶼爲桃渚所界  
三門山爲健跳所界石蒲港爲前後二所界青苔灣爲  
學海類編 天 海防述略 文 事功

昌國衛界小目山爲爵谿所界西廚山爲前倉所界孝  
順洋白塗爲大嵩所界大射山爲穿山所界洛茄山長  
白山爲中左所界大魚灣爲長山巡司界招寶山巾子  
山爲定海衛界金家島爲甯波界邱家洋爲慈溪界金  
塾浦爲龍山所界松浦港爲松浦巡司界橫山爲觀海  
衛界破山浦爲三山所界化龍浦爲餘姚界臨山港爲  
臨山衛界西海塘爲上虞界漁山蒙池臺爲紹興三江  
所界鼉子山爲蕭山界和尚山栲門爲會城界茶浦門  
爲海甯所界大衢山小衢山爲澈浦所界桑扶山爲海

甯衛界西海口馬蹟山北丁興殿前山淡水門爲乍浦  
所界計二千七百里抵江南省三姑山爲金山衛界胡  
家港爲金山巡司界上釣山中釣山下釣山大盤山爲  
青村所界蒲島爲南匯所界陳前山茶山爲南贛巡司  
界寶山爲上海界永宇山分水焦海焦山綵淘港爲吳  
淞所界浪岡山顧涇港爲嘉定界竺箔沙送信嘴小團  
沙新安沙爲大倉界大陰沙管家沙爲崇明福州狼山  
三槿口爲通州千戶所界塘家港海門島爲泰州界亂  
沙新洋港爲鹽城界開山淮河口鶯山爲安東界妨山  
李海類編 海防述略 三 事功

寶家峰爲百尺巖所界古陌頂爲威海衛界父島爲金  
山所界新安堡戲山峰爲海甯衛界海鵝山爲竈司寨  
界武家莊爲馬埕寨界洋山爲萊州界八角島盤蟻島  
爲登州界劉家窪爲盧洋寨界沙門島爲解宋寨界單  
山爲黃縣界桑島爲馬停寨界龜島爲昌邑縣界歌末  
島爲壽光界都里鎮爲蒲臺界青島爲利津界黃島爲  
賓州界直沽口爲賓抵縣界塔山爲盧龍衛界南半  
洋山爲昌黎縣界計一千二百里抵遼東北半洋山爲  
山海衛界蔬菜島爲中前所界牛車島爲中後所界孤  
李海類編 海防述略 三 事功

山爲中右所界向陽島羅兒島爲金州衛界石灘島爲  
左所界東雲島黃駝島爲蓋州衛界屏風山爲復州衛  
界鳳凰山爲中左所界女兒河爲中屯衛右屯衛界遼  
河渡古寺島爲廣甯衛界麻田島平島爲海州衛界湯  
站堡爲鎮遼所界臨江爲義州界計一千三百餘里爲  
鴨綠江朝鮮界

海防述畧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國朝杜臻撰臻有閩粵巡視紀畧已著錄是書臚列

沿海險要形勢及往來策應諸地於諸洋列戍哨

卡等宜亦併及之按臻於康熙二十二年奉

詔偕內閣學士石柱往閩粵定疆理茲書蓋其時所著也

〔康熙〕延綏鎮志六卷

〔清〕譚吉璉纂修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乾隆增補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延綏鎮志六

卷》提要

重脩延綏鎮志序

賜進士第原任翰林院檢討順治

太僕寺卿高鴻臚自京

國邑之有志助於禹貢及周禮大司空所掌而漢書因之作地里志後遂各爲紀乘以志郡與邑是志也者存其星野土風人官物曲所以備稽詢而資治道也我

國家奠鼎以來九有允綏四隅式廓誠爲輿圖之極盛矣今

天子躬理萬幾遠覽古今特

詔尚德綏刑期登比屋可封之治迺精簡才望分布封疆如大將軍許公都典雄鎮文聲昭著漢

金華集

謚憲副使高公以清勤勵已威惠靈洽荒餘悅服斯時也內外臣工莫不仰符

膚慮加意民生海寓承流蒸蒸嚮化而又得嘉興諱公以鳳閣右史出守延綏中路夫榆陽爲延綏重鎮地廣而蕪民無生業自昔爲然公莅茲土政簡刑清多方軫恤循猷種種表著西陲因念兵燹之餘舊志散佚一切故實事宜無所稽考洵非細務也若撰輯增刪未免勞心思而費物力矣公請諸憲臺毅然以纂脩爲已任於是博採旁蒐網提羶列僅逾年而書成許高兩公斟酌至當復捐俸付剞劂以傳永永走四百餘里微序於余余貧病交侵筆研荒廢

然雖在編戶誰不敬辭雖假居下邑未睹其志之能而生逢

文治之光昌日聞輿人之歌誦知公爲最先生之子築巖先生昔以五經應制海內誦其文章且又與余家大司寇若水公同年進士而公克繼之才名品望世德淵源經緯錯綜恢恢乎有餘地則實心實政真足以上報

聖朝求治之至意矣是書也不僅見公之麗藻鴻辭而且覘公他日之事業并傳不朽云  
康熙十有二年歲在癸丑秋八月

內金卷之六

二

延綏鎮志序

延綏鎮志序  
天下之勢在九邊而秦有其三三邊之勁甲天下而榆林居其首榆林廣衍無阻足據何師出輒以勁關曰其人忠勇勇可恃乎山川不習險易不明餉不籌兵不飭練器械不戒方略不嫻勇無能爲也明末榆林之已事可鑒已關逆百萬之師壓鎮城環攻旬日城不陷及陷猶殊死巷戰可不謂勇歟而卒以不保豈非以不習不謀不籌不飭練不戒不嫻之故哉然則何以習之曰高陂深谷之必悉也山川宜有志何以明之曰扼塞築鑿之宜講也地理城郭宜有詳

內金卷之六

三

以籌之練之戒之嫻之曰龜趙屯邊韓范問衆將推孫李計策輅略之必預也兵食水利馬政軍器人物藝文宜有志此延綏志之所以作而舟石譚使君之所以爲知務也使君之守延綏也留心邊事既熟悉其地之形勝與風俗矣已乃身覩三十五堡若者利戰若者利守若者先事而綢繆久之石畫以定而志成焉櫛其書過予問序予惟外史掌四方之志以貢天子郡國皆有志邊塞無志非無志也充國金城圖上介子蹶如搏兔頃刻之間變態風雲故密其機不以告人若無志然九邊考諸書何嘗不直指利弊耶今天下中外一家烽燧卽寂無警而思患預防之

道弗可弛則志誠要也志二十四卷使君一手定之  
副憲高公 大將軍許公相與有成其他則未能增  
減一字焉志山川地理城池也遠近以其方高下以  
其勢義取乎設伏設險而天文星野以觀象社稷學  
校以受成志兵食也詳多寡盈絀之數義取乎稽古  
以善今而水利以佐飛輦馬政以簡估閑志官師人  
物藝文也重長子之選錄奇正之路義又取乎將將  
而撫策而紀事以昭往猶此意也其意將欲後之人  
歷其地讀其書思所以明之籌之簡練之戒之嫻之  
而非徒以其文也使君真知務哉且夫志者志也作  
者之志也使君以董賈之才出入承明之廬補袞既  
有其事矣今者職在城堡以志先後者志禦侮凡所  
規畫即未施之事其志不較然在人哉舊志鏡淵涂  
公纂於萬曆間合延綏二郡州縣為一書茲刪去不  
存者邊塞有志原取乎習山川明險易籌餉練兵戒  
器械嫻方略而非徒以其文也自茲以往三軍勇矣  
而又有以習之明之籌之簡練之戒之嫻之榆林之  
甲其可以加九邊幹不庭而  
皇圖其永磐石矣若夫擴韞樞聚根之學持例發凡  
祖之史摘精按藻歸之文則此書之餘事耳  
康熙十二年秋七月之望

重修延綏鎮志序

延綏鎮之有志也自有明時巡撫都御史王公汝梅  
榆林兵備副使趙公雲翔始而書尚未成也至萬曆  
三十六年巡撫都御史鄭公汝璽徐公宗濟榆林兵  
備副使鄧公餘澤相繼為之討論乃鐫板以行兵火  
之後典籍散失榆林兵備副使高公敏愷多方購募  
僅得其一最後又得巡撫都御史劉公敏寬所著圖  
說一卷而其書始完然中多殘缺而無倫次高公手  
自脩纂而同志者少余於康熙九年秋蒞鎮任事高  
公開為余言余謝不敏高公曰聞將軍之風久矣將  
軍善書昔在紫荆關求文字者屢滿今

上特旨將軍簡鎮延綏

賜以弓矢將軍賦詩以紀盛都人為之傳誦何多讓  
焉余唯唯否否適城堡同知譚君舟石從中祕來余  
曰此史才也其可藉之以觀成乎遂相與搜輯未期  
而卒業焉刪其舊蕪者十之三集其新英者十之二  
鎮志復為完書矣余以鄭徐兩公之時為萬曆之季  
河套之火落赤吉能日尋干戈而循於治兵之暇從  
事筆墨勒成一書前人之勳如此蓋山川險易兵馬  
疆弱征伐機宜具載此書不可一日而缺也今當  
盛世登文華外一統 總督鄂公 提督王公 巡



撫阿公謀猷暢洽動烈光延 藩臺吳公 臬臺巴  
公慎賦祥刑泊同分陝而三十六城堡之兵民嬉然  
含哺以遊有偃鼓挂弓之樂且黃羊白醪助我嘯歌  
紅泉紫塞供我驅染是書也又烏可已哉爰時聚于  
署之東偏曰欽錄之堂絲竹繼奏觴酒閒行而譚君  
時出一篇言天地則星連珠而山聚米也言建置與  
祠祀則宮觀參差馨香聞而羽籥覲也言兵食則茶  
火在望芻粟飛而牛馬流也言職官而循吏彷彿于  
西漢矣言人物而耆舊不讓于荆楚矣至於載紀之  
要詳英雄之割據以及歷朝之高文典冊無不備載  
於中乃與高公讀而論次之或欣然以歌或慨然以  
悲有不自知其頽然以醉而拔劍起舞矣余謂人  
知文然射者不知為弓而張如水引如環不必去人  
而能為弓也甲者不知為甲而舉而豐棄而約不  
夫人而能為甲也余敢不自勉追隨高公使四友賢  
士大夫知延綏文章政事之盛上以佐  
朝廷一統志之採綴而下以補陝西通志之所不及  
也與

康熙十二年歲在癸丑仲秋之吉

延綏鎮志序

廣東鹽法驛傳道按察司參事廣施王令仲範交換  
志與史有異乎曰其體則異其於立言則一也國之  
有史方之有志皆所以昭政治表風物錄人才顯節  
義而示勸戒以及邊疆扼要戶口疆縣鹽茶屯牧之  
政廟祠學社之典與夫遠近險易之異執職守攻取  
之異宜自非曠世逸才不能為史鮮有能志者如延  
綏鎮志廢缺者久其搜羅纂脩余也有懷而未遑全  
大將軍許公以經文緯武之才坐制雄鎮 副憲  
高公以星分岳降之德節威嚴疆海內無事中外統  
一正徵文考獻之一大會矣我 使君譚公入典

延綏鎮志序

大

制誥由分郡歎以天祿石渠著作之手輯成是書余  
得而捧讀之見編年則祖左氏紀傳則本司馬若相  
如之高文典冊枚舉之馳檄飛書使君兼焉是以畫  
野則井鬼珠聯披圖則城堡錯峙籌餉則輸輓得宜  
計兵則廟算握勝是皆

國家切務而公之經濟遠矣至徘徊低昂於選舉之  
閒踴躍奮迅於忠孝之傳與史之褒貶何異若夫闢  
逆一案誠一代興亡之大鑑其閒書人書事記年記  
月或叙羣寇情形或載將略機宜其言簡而盡其事  
核而實以視野史流傳風聞影響者不啻霄壤余習  
見樵史史略諸書未歷於心今得是書擊 心賞洵

萬世必傳

國史必錄者何勿序也嗟乎古今志者多矣或叙而不斷或斷而不確未有如是之詳且當也三千年事而斷之於五千尊言之中惟遷史爲然使君其流亞歟

康熙十有二年癸丑中秋之吉

重脩延綏鎮志序

整頓禁西一路兼巡撫衙門提督署光祿受撰

鎮之有志以記事其來已久萬曆甲辰開鄭公汝璧受命撫軍重加纂輯載首尤詳迨繼任涂公宗濬創剔始竣閱七十年運際鼎革兵燹迭惟多殘剝失次會郡丞譚君郁雅庵洽辭書祕閣親石渠金匱之藏以嫻習吏務出典邊陲慨文獻日堙身任操觚勿撓博采耆老之遺聞鄉曲之逸事手裁確當志乃聿新予亦從而點定之夫自鄭公迄今世歷六紀位茲鎮者上而中丞次而部使其德再大而郡佐亡慮百十輩皆以郵舍視其官君獨汲汲焉爲考闕振墜徵信來

延綏鎮志序

七

祺可謂知所務也已鎮距塞垣八里外卽河套地古稱朔方歷代爲中朝有朔室旣棄東勝內守綏德蹙國千里邊境恆不寧余肅敏公子俊相度形勢建議城榆林控扼襟喉開府集兵招商賈設學校開井輻輳屹然爲雄鎮矣東接偏關西連寧夏綿亙千五百里先後築塞垣墩臺堡砦基列星羅呼吸相應杆禦方固厥功偉哉今予與君共處巖疆幸遇

邛隆之世遠藩荒裔罔不臣服烽燧宴息鼓不驚故得吮毫染墨歌頌昇平不然亦何能舉此第榆土磽瘠黃沙環壅四望不毛悉仰資軍儲粵籍舊籍鎮戍萬人有奇貲給糧餼一十餘萬故稱富疆近則抽

汰過半糧餉亦少減矣且明季墩臺嚴密長城一帶  
莫不整葺今半成坦途多可超越內治官脩網緝貴  
豫後之覽是編者惟朝夕鯁鯁勤爲愛養慎固封守  
庶不負職司云爾  
康熙癸丑中秋之吉

重脩延綏鎮志序

中憲大夫陝西延安府知府三韓王廷弼調鼎父撰

夫文獻爲風化之本風化爲政治之源未有文獻無  
徵而可以觀風出治者故代必有史所以紀一代之  
文獻而方必有志所以紀一方之文獻凡封疆建置  
河山形勢秩官宦績美行嘉言莫不於志是徵則志  
之作也亦猶夏之禹貢周之職方史紀之列傳年表  
春秋之左傳國語以志地志人志事志言而昭示來  
茲者也其所關於政治裨於風化亦甚重且鉅矣余  
以關左侏儒謬刺烏延昭城市之荆棘憐人物之凋  
零惟以教養生聚振做撫殘爲急務雖云郡志一書  
缺焉未講然於治內之疆域山川城堡關梁庠序坊  
表郵程墩戍以及軍容吏治土俗民風戶口田賦鹽  
茶屯牧人文典秩祠宇災祥莫不識之於胃以待書  
之於帙第愧才疎學淺未克纂編成篇而都丞譚君  
獲有同心乃請之於大將軍許公憲臺高公該  
今檣古博覽遠摛延綏鎮志已先我告成矣夫延郡  
爲雍井上游榆林又爲三秦要地內屏馮翊外蔽河  
套其間雜堞烽煙典章人物向稱震區雄鎮今以數  
十年兵戈雲漢之後其山榛塞艸而淹沒無徵者久  
矣譚君以嘉禾名宿由中翰而分符此地其班馬之  
才布龔黃之治勸南畝漸稅斂脩橋樑葺學校興農安

然於野而晏然於市行旅晏然於途多士晏然於庠  
兼之冗役以汰獄訟以簡庭有無思境無鳴鴈悍伍  
不能爲害吏胥不能爲奸人不佩劍犬不夜吠化未  
三載而百務振興於是毅然取鎮志而纂輯之存疑  
去誕刪華傳實不飾詞以夸前代不增美以炫後人  
綱舉目張有倫有序志也而實史也今之體國經野  
採風問俗以出政臨民者可不於此志是尚哉故按  
籍以稽知疆域之廣袤山川之阨要可設險以固吾  
圉也知城堡之遷移關梁之沿革可建置以立民義  
也知庠序之廢興坊表之存沒可以振學校而勵廉  
節也知郵程之近遠墩戍之疎密可以均勞逸而恤

民力也知軍容吏治之或整或弛可以鏡得失而布

十

善政也知土俗民風之或貞或詖可以興教育而遷  
民性也知戶口田賦之虛盈鹽茶屯牧之利弊可以  
通財源而致富彊也知人文典秩之嚮往祠宇災祥  
之祈報可以闡經術而行典禮也是志也豈特足以  
徵一方之文獻而風化之本政治之源皆從此出焉  
余故曰今之體國經野採風問俗以出政臨民者可  
不於此志是尚哉觀斯志者當亦知譚君之政化爲  
不朽云

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八月之吉

重修延綏鎮志自序

延綏延安府舊屬綏遠城後兼理屯田同知署設嘉禾石爰  
志者記也言其所認識之事也周禮邦國之志小史  
掌之而其地之求與事也則土訓誦訓詁觀焉其方  
之新物與華離也則訓方形容方道正焉由是邦國之  
山川路道里貢賦以及古今鬼神寒燠剛柔食味  
器械無不闡於天子故以之爲政則齊以利則實以  
然則安樂事勸功而導若親王此有周治之極盛而  
後世不可及者也則志也者不獨天子有之諸侯皆  
有之矣又不獨大國之諸侯有之小國之諸侯亦皆  
有之矣若鄭之有書滕之有志況延綏鎮在大焉者

延綏鎮志序

十

乎鎮之得有志禮也余昔爲弘文院中書舍人職典  
制誥而天下古今之書籍圖志俱貯於弘文院之庫  
中時一爲校正焉則舍人之官其亦循周之小史也  
與今出爲延安同知天祿石渠之藏璣門玉署之府  
固可望而不可即矣然昔也掌邦國之志而藏之今  
也輯邦國之志而獻之此亦小史之職也今

天子聰明仁聖臨雍講學之後復開

經筵脩明憲典庫中四部諸書有殘脫者悉爲刊定  
文章炳煥與三代同風矣又允閣臣請

敕脩

大清一統志凡天下之邦國皆得書上之

闕下且榆谿舊塞經李賊百戰之後邑里蕭條幸歲以大熟邊服清謐而套中之來者特牛產羊又資其毛血之利鄙陋如余得以羊皮爲衣沙糜爲食几案多暇訟庭之艸至不可芟除歌咏太平以潤飾鴻業會其時矣而可不副

朝廷之德意乎爰取延綏舊志請之於大將軍許公憲副使高公戚相嘉勉爲事之不可已者然吾觀舊志創之於巡撫王公汝梅而涂公宗濬繼之始爲完書今七十餘年以來久已殘缺放失公以京國之彥持節來守是邦且世爲柱下史歷朝掌故首博瞻無遺下筆妙天下一時之政事尤彰彰可紀

延綏志序

十二

而又得大將軍橫梁磨盾以相左右乃屬余探纂未期而卒業得志六卷分爲二十四篇上記疆秦下至勝國凡山川谿谷道里貢賦以及古今鬼神寒燠剛柔食味器械無不備而於有明特詳焉蓋其始則地棄東勝而受河套之患終則賊起延綏而中滅亡之禍豈非近之可徵尤敗之可鑒者哉周之盛時有詩曰凡瓦礫樸薪之櫟之傳彼雲漢爲章於天言文王能官人而有文章也櫟者白接樸者枹木也枝條相樸屬而生者叢小之木也猶必析而薪之載而燬之燎而祭之無一之或棄者是以周官三百六十自冢宰而下至舍人小史之徒無不得其職以助成天

子之文章焉余不材忝竊是官今又僻處荒遐身際太平思以文采自見猶彼叢小之木亦將積之爲燎祭之用矣或得土訓形方之官取是書而貯四部之庫中以誦道焉使千載而下知

聖朝一統之大聲教固已朔南暨而東漸海矣今自延綏之西近者河套爲我內臣卽極之金城蔥嶺無思不服而玉門關亦不閉焉拜有以見舍人小史之徒能自脩飾成美如周官時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康熙十二年歲在癸丑八月之吉

延綏志序

十三

重脩延綏鎮志姓氏

總裁

鎮守延綏等處地方掛印總兵官都督僉事許占魁  
字文元陝西西安府蒲城縣人

監脩

整飭榆林中西二路兼分巡道陝西按察司副使高光祉  
字敬甫直隸定州府寧晉縣人

纂脩

延安府管理延綏各路城堡兼理屯田同知譚吉璵  
字舟石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

參閱

綏德州知州祖允圖  
字鴻允盛京鐵州府寧遠州人

米脂縣知縣黃離焰  
字兩作廣西梧州府新會縣人

清湖縣知縣江雯  
字又章江蘇寶應州府江都縣人

榆林衛儒學教授王調元  
字贊伯陝西漢中府洋縣人

綏德州儒學學正王恩同  
字爾賢陝西西安府醴泉縣人

考訂

原任安慶府監紀通判王世泰  
字心亭陝西榆林衛人

榆林衛貢生呂開基

校正

榆林衛監生劉開基

延川縣儒學生員王鼎

榆林衛儒學生員米逢年

榆林衛儒學生員段顯蛟

延綏鎮志舊序

明巡撫延綏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陽涂宗賢及甫撰

天下之大防莫嚴於中外之辨其處之也有道而防之也宜蚤其察之也有微而籌之也宜熟故將以明其事之得失是非彊弱之故以為法戒不得不有所寄以彰往而詒來此志之所為作也然事在上古咸希闕而無徵在當身或散逸而難考欲以學通其放失之文以識周其難知之事以道垂其會通之典以才達其隱與之情則亦待其人矣書益之戒舜曰無怠無荒四譯來王及其格有苗第曰舞干羽於兩階而已不煩兵也詩言文王之服昆彝第曰有疏附有

延綏鎮志舊序

後先有奔奏有禦侮而已不勞力也乃若率攻六月之詩第惟載其驪牡之閑則戎車之軒輕旌旆之悠央弓矢之調飲而宣王中興之業已窅然可繹思矣夫聖人神明之德默運於形迹之表以為悅近來遠之本詩書第以數言括之而無遺則執簡操筆而記載者可易言哉方鎮志雖不敢擬經亦不敢當史而記事均也延鎮故有志其書成於中丞公肅王公憲副平陰壽峰趙君其用意已勤但榆林在周為朔方秦收河南地歷漢唐皆中國有至宋併於夏元為河套地我太祖混一區宇築東勝等城屯兵戍之正統初套中阿渠也先渡河入套始城榆林成化

閉余公肅敏始建議徙綏德鎮榆林至今又百三十年矣古事既已難詳近代又復多變建置之沿革亦少異焉括蒼崑崙鄭公萬曆癸卯奉命來撫茲鎮以舊志多闕文謀之觀察使千乘劉君餘澤採摭搜剔輯而成之視前志爲加詳焉不佞以丙午代鄭公受事時火落亦報警欲稽往牒以察敵情得新志伏而讀之若歷代建置沿革之由山川險易阨塞之處兵馬收集選充之實餽餉儲積田賦登耗之數力役征調支應之煩祿祥賑卹補救之方風俗學校興整之法文武經歷建暨久近之蹟河套侵犯挾之情元老經略條奏籌畫安撫之策靡不粲然備具一展卷

卷之五

七

盡在目中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由今志所載究河套得失之故則知桑土戒備之宜早觀山川險易之處則知地利據守之當因詳兵馬收集之難則知訓練愛養之宜周推軍餉充匱之原則知轉運儲積之宜預察力役征調之煩則知樽節減省之宜亟省災祲警告之異則知脩葺脩備之宜先鏡風俗學校興整之法則知振作鼓舞之宜勤考官業久近之跡則知當官職事之宜勉讀議論經略之文則知籌策謀慮之宜精安撫之業不出鎮志所載而已備矣若夫勤思於詩書之文深探於格牘懷遠之本有非記載所能及者則亦俟乎其人不知又何知焉

延綏說稿序

明撫延綏副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敏楚公父槐榆陽一鎮橫當千餘里之長邊北鄰十餘萬之強敵蓋嚴塞也綿昧如余莫知所措仰仗聖主威靈廟謨勝算由是鎮守鼓率將士傾心稍稍乎安輯矣然狂小康而弛戒心非遠計也及此開暇之時爲綢繆牖戶之計如道路之遐邇地利之險易宜判也城郭之堅瑕墩垣之整敝宜稽也將吏之崇卑勇怯士馬之虛實疆弱宜覈也錢穀之有無多寡器械之完缺利鈍宜晰也戎行之攻圍戰守應援宜經理也部落之勝衰遠近叛服宜審察也雖然亦綦繁矣一旦而欲

卷之五

七

明如觀火捷若運斤其能乎夫天下之事視記疎賾遺忘之易機要懈則振舉之難必操何術而後可彼龍馬負圖而易闡之神龜兆象而嚙演之開萬古之羣蒙而成天下之大務於不窮其圖說之祖乎是吾師也乃合鎮之大勢爲圖一各城堡分勢爲圖三十六繫其說而著其論於後彙爲一冊命曰延綏圖說帙簡而所載者繁辭約而所該者博所謂道路地里城郭墩垣將吏士馬器械錢穀戎行部落燦然備列宛在掌中將足不履階序而疆圉可以思遊身不出帷幄而情形可以坐照今而後庶幾乎不至張皇而失措矣是編也經始於辛亥小春告竣於壬子秋杪

脩文協謨則延寧糧儲前任張正即我繩見任金正  
 郎煉也榆林道陳右轄長祚神木道鄭泰藩友周炳  
 邊道李觀察維翰也飭武襄事則榆林鎮守前任張  
 大將軍望峰見任官大將軍肖園也副將杜文煥王  
 學書姜弼也綴千版以爲裘集萬木而成廈敢曰一  
 人之手足云乎哉  
 萬曆三十五年歲在丁未孟夏之吉

延綏鎮志序

嘉興譚吉璉重脩

舊志姓氏

總裁

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鄭汝璧  
 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徐宗濬

監脩

整飭神木兵備左布政使陳性學  
 纂脩

整飭榆林兵備副使劉餘澤  
 參閱

整飭榆林兵巡右叅政許汝魁  
 延安府推官曹徵庸

提調

延安府城堡同知陳大務

延安府中路管糧同知左之龍

延安府城堡同知王國昌

延安府城堡同知陳效忠

考訂

四明逸史金鈔

武鄉教諭謝天眷

校正

榆林儒學教授張維嶽

訓導



延綏鎮志凡例

延綏鎮者榆谿舊塞也昔秦開榆中地千里大約直抵河南朔方北地新秦中而計之非專指此即隋之榆林郡亦然今之延綏鎮與古異故槩稱者不書若榆中男北地太守朔方節度使是也

延綏鎮明有慶陽延安綏德及榆林四衛皆為鎮屬故舊志載延慶兩府及州縣今皆不書惟自定邊至黃甫川三十六城堡而已蓋州縣各自有志而慶陽衛今屬之寧夏即延安三衛亦皆改軍為民而無兵馬可紀故不書者遵

王制也

舊志有河套圖考一卷今套中為

本朝屬國紅山神木黃甫川諸市口往來無閉何此疆彼界哉合書之者大一統也

延綏兵馬與前代迥異而猶存有明會典不敢略者亦以證今亦以觀世也

文章之事難言矣而沉頌禱之詞哉故一槩生祠德政去思之碑不書

名宦人物久而論定者存者而加以飾詞則詆矣非君子之所樂聞也

自唐及今出塞之民如煙海將焉乎正之非切榆林及神木者不書

名公奏議身雖不在此地而有功德於鎮者不可泯也

天有分星地有分野故天文第一地理次之天險不可升也地險王公之所守也沿革不同山川則一有山川而後有城池有城池而後有官府有社稷有學校故建置次之祠祀又次之建置定而後兵食興故兵志次之食志又次之然不得其人誰與為守故官師次之官以長之帥以教之人材於是乎出故志人物人物者或出或處各行其志而非功名之路也故選舉志備矣歷代之廢興皆存國史而有關乎延綏鎮之安危者則括之於紀事志中而僭據者附之太

史

王

史探詩以觀民風況政教號令尤言之行遠者乎則藝文志不可已矣故以藝文終焉第僻處不毛聞見尠陋有謂予失於冥搜而言之無文者則以俟後之君子

嘉興後學譚吉聰識

延綏鎮志目錄

卷之一 計四号

圖譜

星圖 城圖 邊圖

天文志

分野 歲時

地理志

沿革 河套

地理志

山川 水利 風俗 景緻

卷之二 計四号

建置志

公署 學校 倉庫 驛遞

祠祀志

文廟 武廟 壇壝 羣祀

兵志

兵制 馬政 軍器 烽火

食志

屯田 本折 戶口 賦納 運法 鹽法 茶法 煙稅 市集 物產 牌場

卷之三 計四号

官師志

文職

官師志

武職

官師志

名宦上

官師志

名宦下

卷之四 計四号

人物志

列傳上

人物志

列傳下

人物志

忠義 孝友

人物志

列女 隱逸 流寓 仙釋

卷之五 計四号

選舉志

文科 良 封錫 恩廕 例監 吏員 武科 武宦

紀事志

歷代編年

紀事志

僧國列傳上

紀事志

借國列傳下

卷之六 計四司

藝文志

詩子 賦 制 御札 奏 奏疏

藝文志

序 賦 制 御札 奏 奏疏

藝文志

記 墓誌 墓表 碑 銘 文

藝文志

詩 賦

延綏鎮志目錄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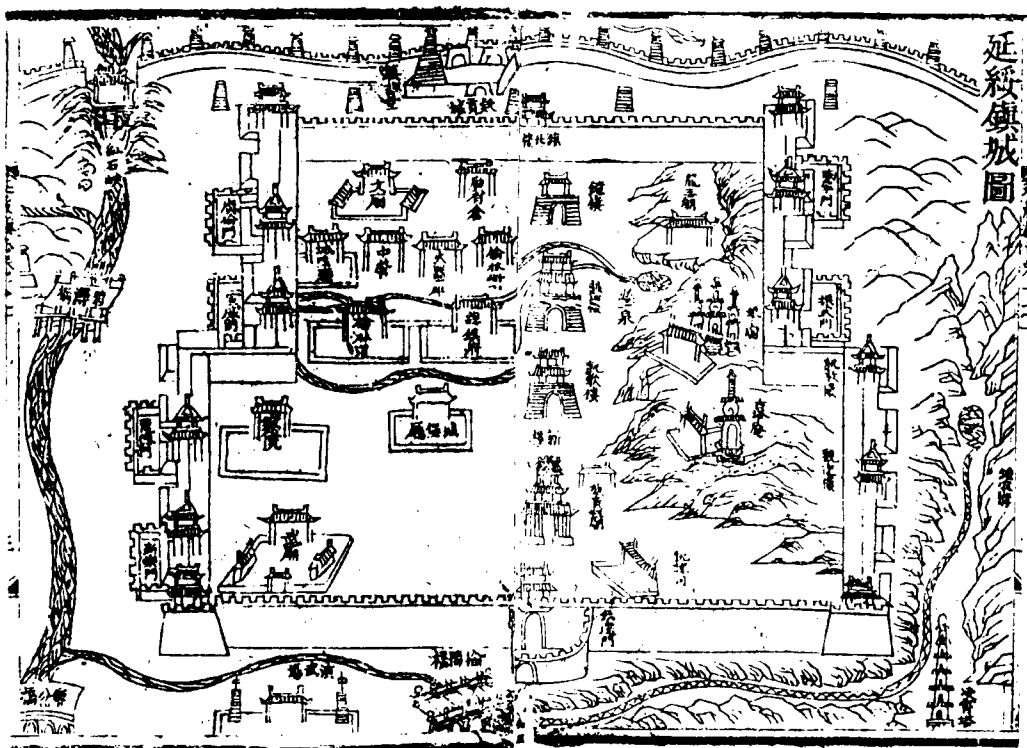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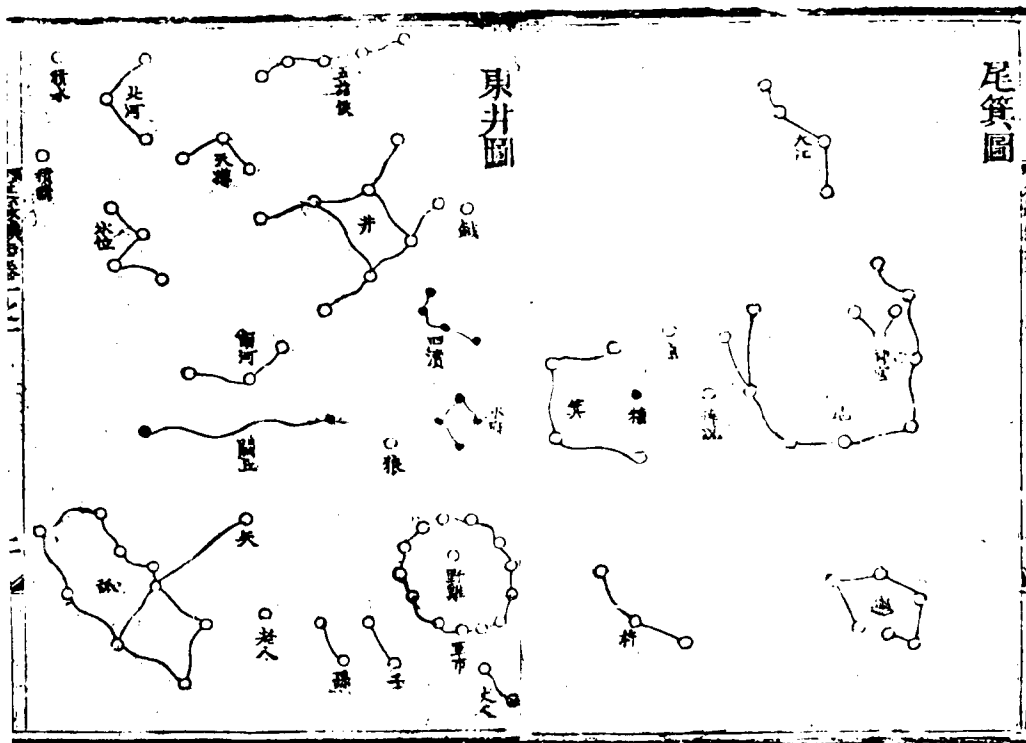
延綏鎮志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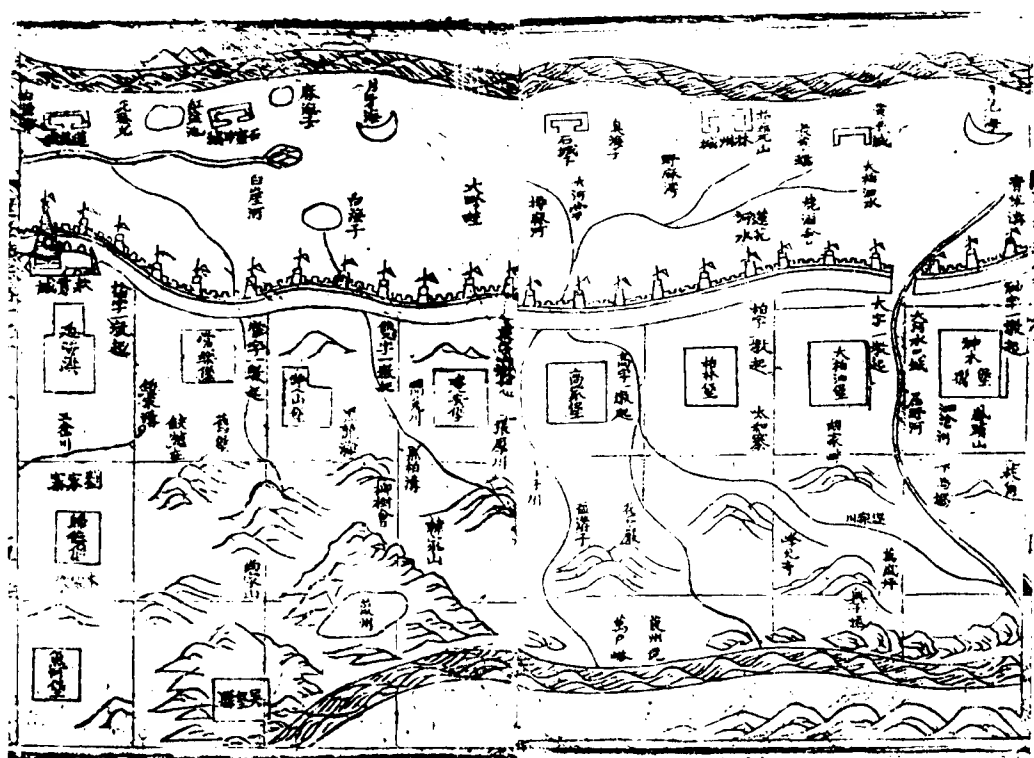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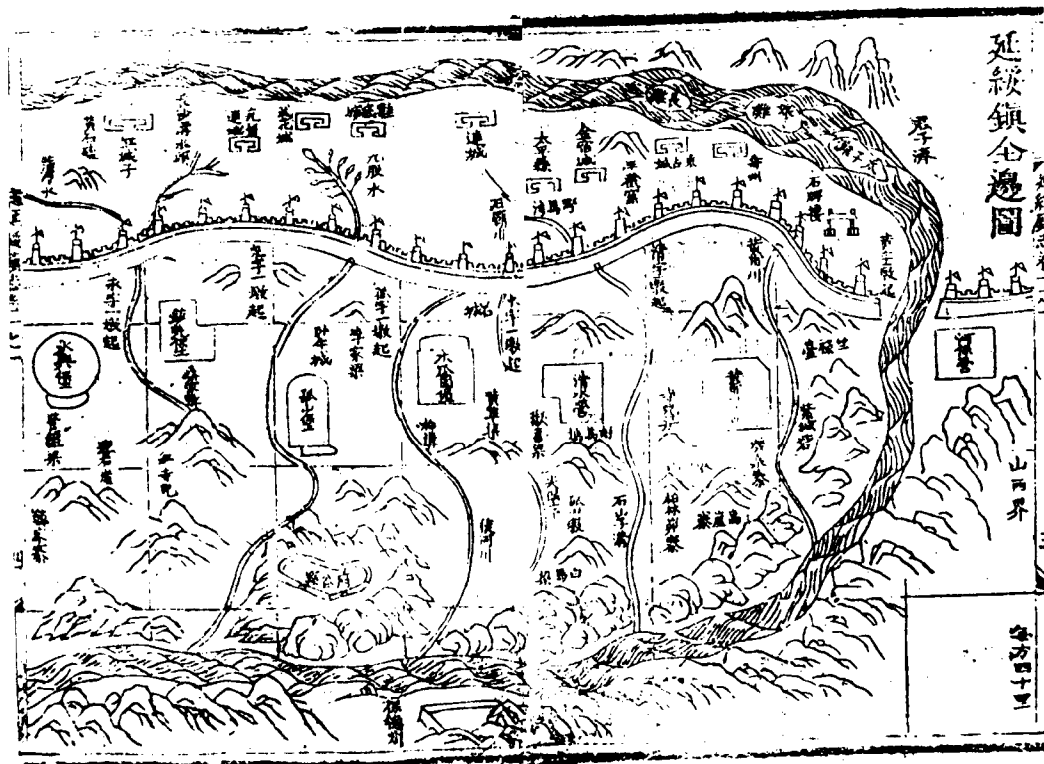
延綏鎮志卷之一 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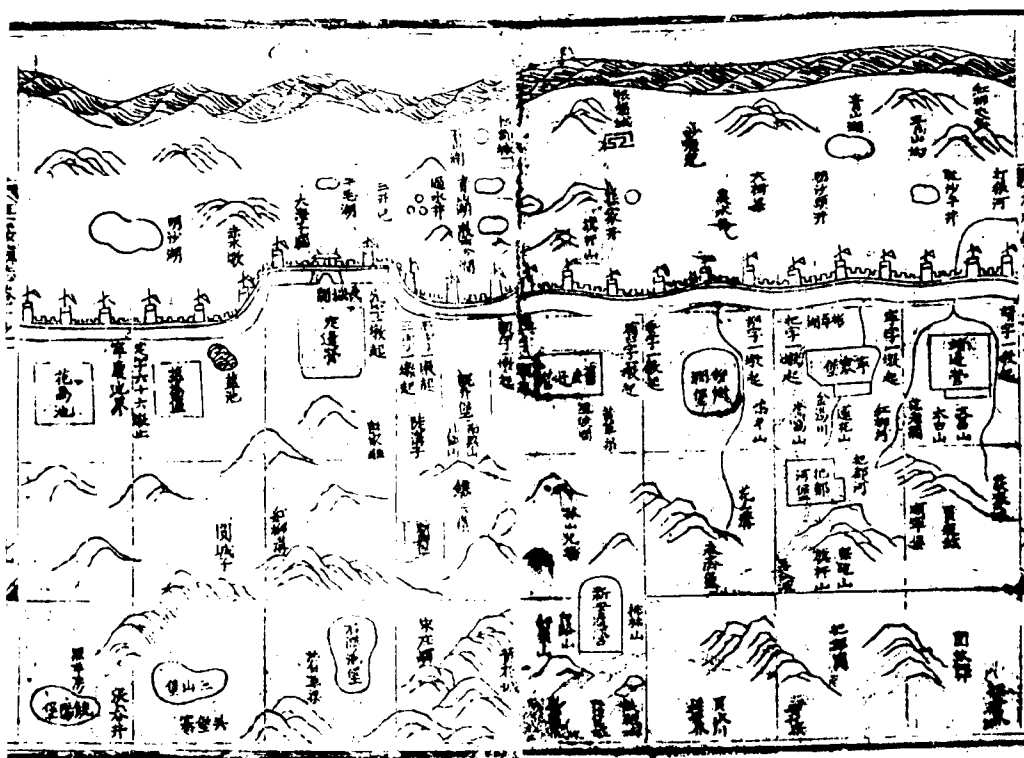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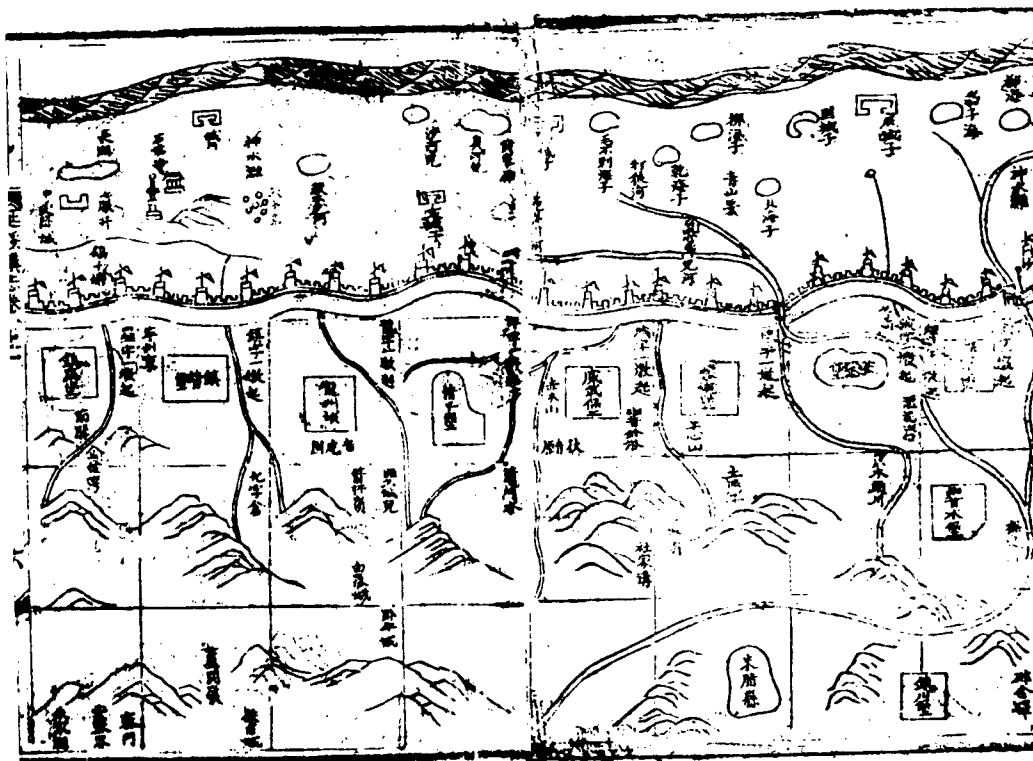
圖譜

圖何昉乎自河出圖洛出書始易為前河有圖也馬負之也馬負者何馬之背有旋毛如圖而洛之書即龜甲之坼文也此吳澄之說較諸儒為近理則天文地理之有圖尤其顯而易明者矣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圖之作也宜也嘗聞之天文家尾十九度井三十三度夫天之一度為地一千九百餘里則延綏一鎮以句股法算之不及天之一度而圖之以二宿者何也秦之分也秦地大矣而延綏為秦之西偏或足當天之一度乎姑存之以俟

尾箕圖







延綏鎮志卷之一之三

天文志

史記天官書曰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彗之所從  
來入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又曰東井與  
鬼雍州

虞書曰漢元年十二月五星聚於東井客謂張耳曰  
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  
此東井為秦地之明效也

後漢書曰井弧皆秦地孝安永初元年客星在東井  
是以羌反斷隴道漢遣鄧騭將左右羽林及諸郡兵  
征之是其應也 又曰永和三年辰星入與鬼為大

延綏鎮志卷之三

臣有死者共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  
姑山下父子為羌所沒 又曰永和六年彗星在奎  
一度甲申在東井遂歷與鬼秦為羌所攻鈔是其應  
也

天文志曰京州入箕十度西河上郡北地入尾十度  
又曰雍州躔井三十二度而雲中鴈門褒代太原  
各地方入鬼十度而上黨復入鬼二度

評曰昔范史以秦熒典籍為灰熒星官之書全而  
不毀可為談父子世察氏之後為太史公遂著天官  
書蓋漢去古未遠而司馬氏又重其家也則後世之  
言天者尚矣嘗考之華岐以所龍門積石至三危之

評曰天文地理如石氏星經圖裴秀方丈圖詳載其  
言之矣唐虞時在瘠璣玉衡是制器以整齊之而非  
圖也故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歷代寶焉若夫欲  
周知天下戶口阨塞之數則非地圖不可雖然亦不  
過為方輿廣輪計耳至於兵之要則本也昔趙營  
手稱宿將矣而猶曰兵難險度至金城上方略即淮  
南王之諫用兵也以偽南粵之地圖察其山川要塞  
相去不過寸數而開闢數百里阻險林叢不能盡  
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而謂今之地圖書果可據以  
為信也哉盡信書不如無書書猶不可信而況圖乎  
延綏鎮志卷之一

嘉興詔書總重脩

野雞州屬魁星則其斗秉之言尤與周禮有合周禮曰焉相氏掌十有二辰二十有八星之位又曰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而箋之者以爲星分之書已亡今可言者十有二次之分若鶉首之次在未爲秦是已司馬氏即以東井與鬼屬之其郡國所入度雖非古數或東西南北有不依國地而占之而自漢以來其言諸國皆有徵應乃知太史公著述之精意信而好古有如此後人生於千百年之下紛紛置辯有謂李淳風之非僧一行之是者將何所折中乎雖然舉言淆亂折諸聖今周禮具在而獨不之信者何哉嗟乎曉人分散天官之書多不學即知其一二者又雜出於傳會若隋代陳後主逃於井開府鮑宏謂東井上於天文爲秦王都所在而投井以應之其爲誕也甚矣故吾惟本之六經參之三史晉以下無取焉

歲時

正月元旦鎮俗先一日門換桃符或貼宜春字夜半起以黃阡敬事天地祖禰恭拜父母及親戚之長者飲屠蘇酒由少而老以少之先得歲也放花砲以代爆竹驅邪閭里交相拜節五日黎明掃除塵垢名送窮神是日飽食謂之填五窮六日炒黑豆撒於房壁名爆六甲七日用棟著地上以艾炷灸之各

救人疾俗以疾七聲相近也十日名老鼠嫁女日是夜家人滅燭早寢恐驚之致羣相害穀麥齧之也十五日上天官誕辰俗所尤重街市徧張燈火花砲及火場唱戲至十六日蚤作羹食之示不托名燈殘注油然燈至收燈也脯時士女或往來於親戚家或載酒出郊外名散百病二十三夜聚豬羊骨雜燒之名煉乾俗諺曰大忌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燈煉乾者煉丹也桃符者一名桃板一名仙木其上或書神茶鬱壘字黃阡紙錢也三國志曰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修爲五斗米道有病者請禱爲法書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此三官之始也火場聚石炭如斗大者累作幢塔狀或獅象形然之通明竟夜不托者言舊未有刀机之時皆掌托烹之故名俗作縛託字今榆人以爲燈殘者象形也揚雄方言舛謂之舛

二月朔日俗名開廟門龍神起封以祭二日以灰圍宅舍謂之圍蛇三曰登取元旦所作黃米大磨和燒黑豆吹之謂之散迴子唐平聲磨麥成麩搜之使合併也稱磨者從其始也北方又謂之波奎一名胡餅言以胡麻著之



趙錄曰石季龍改曰麻餅或麻磨之音訛與韻書有慶字

三月清明士女俱插柳毛柏葉於鬢出城墓祭踏青郊外選勝飲酒謂之上野境或分朋較射兒童競放風箏兩日乃止穀雨日貼厭蝎符於壁書咒其上曰穀雨日穀雨晨奉請穀雨大將軍茶三錢酒四巡送蝎千里化為齋又書咒於厭蝎字於四隅

柳毛白楊芽也未放葉時其莖若毛然故名

四月八日為浴佛辰僧尼庵多作佛會街市散豆結緣

五月五日槐米糲縣艾葉插菖蒲午時書避兵靈符

市售長命絲纓飲雄黃酒然以盞而不以午也

六月六日雞初鳴作菘豆湯俗呼漿水遲明各攜至祖塋澆奠名解炎熱人以後至者為不孝又汲水貯器中作麴醬及醋不穢敗取匱灰覆裝諸蟲畏之

七月七夕婦女夜焚香設瓜果祀河鼓織女亦有乞巧者瓜副之有法如誰狀十五日農家蚤向隴頭擇禾之長茂者懸五色紙旗名曰田旂慶秋成

也是夜于佛寺作盂蘭會

八月十五中秋瓜果香餅賞月并以月餅相遺

九月九日重陽節薦花糕採菊花登高飲酒為時遊之遊

十月朔夜家家剪紙作寒衣焚於門外以送亡者紙衣名裝一名鬼衣一名明衣改成式曰桐人起虞卿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縛謳

十一月長至日以黍糕為饋

十二月八日謂之道德臘用黃黍作糜下油鹽於中謂之餅飯餅飯音音又用米豆八種為粥亦名臘八粥

二十三夜祀竈神用糖餅以糖泥神口祝曰毋以惡事訴上帝也二十四日掃舍宇除夕老幼設席

飲酒夜半不眠謂之守歲

糜少用水煮米使糜爛而稠以兆來歲百禾稠齊也昔陳元方季方炊急箸簞飯成糜類是

嘉興縣志卷之二

五

評曰榆人每逢佳節婦子相向而哭於門外蓋百戰之後遺戍者多而陣亡亦眾也去秋半碧潯橋初成余乘月上出城方循橋而西忽聞哭聲大作與波流相鳴咽余本恨人豈止門之泣哉昔張方平諫用兵書曰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瘞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嗚呼聞方平之言而不心動者難矣

延綏鎮志卷之一

嘉興譚吉璽重脩

地理志

延綏鎮在周爲獫狁春秋爲白翟地戰國時屬趙秦始皇三十二年命蒙恬略河南拓榆中地千里屬上郡漢廣長榆爲雲中郡及五原郡之南與縣地而榆谿之水出焉所謂榆谿舊塞是也東漢因之晉爲九原雲中二縣地屬并州新興郡隋初置勝州煬帝初州廢置榆林郡統縣三曰榆林富昌金河有榆林宮東爲榆林關唐武德中沒於梁師都師都平復置勝州榆林郡領縣二曰榆林河濱宋沒於趙德明爲夏境金元爲米脂縣地明洪武初定陝西分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治正統中河套騷擾爲患害特敕都督王禕鎮守延綏城鎮舊治綏德而外棄米脂魚河地幾三百里成化七年都御史王銳置榆林衛九年巡撫都御史余子俊創議乃城榆林堡屹然稱巨鎮焉邊牆起自黃甫川抵雙山十二營堡爲東路神木道領葭州暨府谷神木吳堡三縣起常樂抵清平十堡爲中路榆林道領綏德州米脂清澗兩縣起龍州抵鹽場十五營堡爲西路靖邊道領保安安定安塞三縣轄衛四城堡三十六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東抵偏關西接寧夏綿亘千八百里而延綏鎮之名自此始



國朝因之罷巡撫不設以慶陽延安二衛改隸州縣而靖邊道亦併於榆林轄衛二營四城堡三十一評曰按地理志曰榆中金城郡之屬縣故徐廣史記音義曰即阮嗣宗勸進文所謂榆中以南者也然始皇本紀西北逐戎人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此推之則蘇林以榆中在上郡非矣然三十五年使長子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今之二冢俱在綏德州雕山之陰豈蒙恬略河南開榆中而仍置師於上郡不可得而知也更之大漠止有亭墩而無道里可稽不過據虛空鳥路計之而已榆中榆林何必爲是紛紛也且金城之南山有梁暉者爲羌中渠帥移居枹罕以所執榆鞭墜地木便成林卽榆中亦有榆林之名矣大抵塞外土宜榆枹余嘗北出居庸關至宣府有驛而亦曰榆林焉卽長城之閒復有曰小榆林者則知地之目以榆者不一也故先王名之爲荒服荒者忽也簡略也得之矣

延綏鎮城半倚駝山爲固西臨榆谿芹河諸水係極衝中地東至常樂堡四十里至偏關五百里又東至京師二千一百里南至歸德堡四十里至陝西省城一千二百五十里西至保寧堡三十里至寧夏一千三百七十里北至邊牆八里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於舊城北增築城垣置榆林衛指揮使司隸陝西都司二十二年巡撫黃黻展北城弘治五年巡撫熊繡展南城周圍一十三里三百一十四步隆慶元年巡撫王

遷又自水西門起至信地樓止築邏城七里萬曆元  
 年巡撫張守中修築高厚頂闊三丈底闊五丈高三  
 丈六尺嘉靖時巡撫張珩隆慶時巡撫鄧光先萬曆  
 時巡撫宋守約王汝梅憲副洪忻趙雲翔總兵傅津  
 賈國忠周國漸用磚甃其大樓一十五座腰鋪四十  
 七座東門二西門四南門一萬曆三十五年巡撫徐  
 宗濬於城北十里築鎮北臺於欽貢城高七丈層臺  
 峻堞稱天險焉邊垣長三十一里零三百五十八步  
 墩臺七十四座  
 保寧堡東至保寧縣四十里西至懷遠堡四十里南  
至懷遠堡四十里北至懷遠堡四十里舊古梁城明嘉靖四十  
 三年巡撫胡志蕤創建城設在平地係極衝下地周  
 圍凡二里一百四十步樓鋪七座萬曆六年重修九  
 年衆將臧士賢增東關邊垣長二十里墩臺三十六  
 座  
 歸德堡東至歸德府四十里西至歸德府四十里南  
至歸德府四十里北至歸德府四十里唐党項州貞觀五年僞  
 治銀川境疑此明成化中余肅敏公北據虎都伯言  
 置今堡城設在半山半川係腹裏中地周圍凡二里  
 六十七步樓鋪一十五座嘉靖時築關城萬曆五六  
 年重修  
 魚河堡東至榆林府四十里西至榆林府四十里南  
至榆林府四十里北至榆林府四十里漢固陰地爲黑土圪  
 塔明正統二年巡撫郭置魚河砦於九股水成化  
 十一年余子俊置今城撤魚兒河軍守之城設在平

川係腹裏上地周圍凡三里三百步樓鋪一十五座  
 萬曆四年磚砌牌牆壕口  
 鎮川堡南至米脂縣三十里西至米脂縣三十里北  
至米脂縣三十里明嘉靖二十九年巡撫張  
 珩建城設在平川係腹裏上地周圍凡一里三分舊  
 隸保寧參將轄  
 響水堡東至響水縣四十里西至響水縣四十里南  
至響水縣四十里北至響水縣四十里漢固陰地明正統初  
 巡撫郭置八年移守平莢堡九年余子俊撤平莢  
 仍守響水城設在山坡係極衝中地周圍凡三里二  
 百一十步樓鋪八座萬曆六七年重修磚砌牌牆壕  
 口邊垣長一十九里零二百七十六步墩臺二十二  
 座  
 波羅堡東至響水縣四十里西至懷遠堡四十里南  
至懷遠堡四十里北至懷遠堡四十里漢白土縣地明  
 正統十年巡撫馬恭置城設在山畔係極衝中地周  
 圍凡二里二百七十步樓鋪十座萬曆年間重修磚  
 砌牌牆壕口邊垣長三十五里零四十七步墩臺三  
 十五座  
 懷遠堡東至懷遠縣四十里西至懷遠縣四十里南  
至懷遠縣四十里北至懷遠縣四十里漢白土縣地名爲白家  
 梁天順中築堡撤土門堡軍守之城設在山上係極  
 衝上地周圍凡二里零一十七步樓鋪十二座隆慶  
 六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牆壕口邊垣長四十三  
 里零三十七步墩臺二十七座  
 威武堡東至威武縣四十里西至威武縣四十里南  
至威武縣四十里北至威武縣四十里漢白土縣地後爲響鈴

塔明成化五年巡撫王銳置撤大免鵲堡軍守之城

設在山阜係極衝上地周圍二百八十步樓舖一十

四座隆慶六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牆梁口邊垣

長三十四里零三百二十一一步墩臺二十六座

清平堡東至威遠堡四十里西至蘭州城五十里漢白土縣地後為磚營

兒明成化初巡撫王銳置撤白落城兵守之城設在

山原係極衝中地周圍凡三百八十四步樓舖一十

三座隆慶六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牆梁口邊垣

長三十一里零二百六十九步墩臺三十一座

常樂堡南至蘭州一百四十里北至大通堡五十里漢榆谿地又名岔

河兒明成化間巡撫盧祥置弘治二年巡撫劉忠因

地沙磧缺水北麓二十里建今堡城設在平川係極

衝中地城垣周圍凡三里零五十步樓舖一十五座

萬曆六年重修邊垣長一十八里零一百七十六步

墩臺三十七座

雙山堡東至建安堡四十里西至常樂堡四十里漢真鄉縣地明正

統二年巡撫郭築永池灣寨成化間巡撫余子俊

移築今堡併柳樹會兵守之萬曆六年重修城設在

山岡係極衝中地城垣周圍凡三里零九十步樓舖

一十四座邊垣長三十里零四十五步墩臺四十座

以堡

建安堡東至高家堡四十里西至雙山堡五十里漢同陽縣地後為

岷寺子明成化十年巡撫余子俊增置城設在山岷

係極衝上地周圍凡二里零一百七十二步樓舖一

十五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徐宗濬用磚包砌邊牆

長二十里零八十一一步墩臺二十三座

高家堡南至蘭州一百六十里北至大通堡三十里唐豐州地宋飛鵝

川元彌川巡檢司明正統四年巡撫陳鑑建後余子

俊展修城設在平川係極衝上地周圍凡三里零二

十九步樓舖一十五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徐宗濬

用磚包砌邊垣長四十二里零二百三十八步墩臺

四十四座

栢林堡東至大柘油堡二十里西至高家堡四十里唐勝州地產栢故

名明成化初巡撫盧祥置城設在山原係極衝下地

周圍凡二里零一十二步樓舖八座萬曆三十五年

巡撫徐宗濬用磚包砌邊垣長四十三里零一十六

步墩臺二十六座

大柘油堡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北至大通堡三十里唐勝州地明弘

治初置城設在山上係極衝下地周圍凡二里零九

十二步樓舖一十二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徐宗濬

用磚包砌邊垣長二十七里零三百三十步墩臺一

十七座

神木堡東至永興堡四十里西至大柘油堡四十里春秋屬趙漢五

原新秦魏朔州隋豐州後為銀勝二州唐麟州地

宋移治吳兒堡改鎮西軍後爲神木寨元置雲州明爲神木縣後因爲堡城設在平川係極衝中地周圍凡五里零七十步樓舖三十三座隆慶五六年加高萬曆六十七年用磚包砌邊垣長七十五里零八十六步墩臺六十座

永興堡 東至鎮安堡三十七里西至神木堡半里南至黃河九十里北至大邊三十三里 隋連谷縣唐麟州郡宋爲黑城兒明成化中余子俊遣鎮羌指揮宋祥置城設在山上係次衝中地周圍凡二里零二十五步樓舖八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徐宗濬用磚包砌邊垣長六十二里零八十六步墩臺三十九座

鎮羌堡 南至府谷縣八十里北至大邊三十三里東至孤山堡四十里西至永興堡四十一里 隋連谷縣地唐麟州郡明始守東村成化二年巡撫盧祥置城設在山原係極衝中地周圍凡二里零二百二十九步樓舖十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徐宗濬用磚包砌邊垣長四十五里零一百一十九步墩臺二十九座

孤山堡 東至木瓜園堡四十里西至鎮安堡四十一里南至府谷縣四十里北至大邊一十五里 唐勝州地後爲孤圪塔焉明正統二年巡撫郭 置堡西山成化初移置今堡城設在山中係次衝上地周圍凡三里零三十四步樓舖一十四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徐宗濬用磚包砌邊垣長三十七里零一百五十五步墩臺五十座

木瓜園堡 東至清水營三十三里西至孤山堡四十一里南至府谷縣五十五里北至大邊四十一里 唐勝州地明成

化十六年設堡隸孤山二十三年展中城弘治十四年募軍治爲新城城設在山上係次衝上地周圍凡三里零九十步樓舖一十七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徐宗濬用磚包砌邊垣長三十三里零一百五十四步墩臺三十二座

清水營 東至黃甫川一十五里西至木瓜園堡三十三里南至府谷縣八十里北至大邊三十三里 唐勝州地宋屬府州路元爲芭州明成化二年巡撫盧祥置撤府谷縣兵守之城設在山坡係次衝中地城周圍凡三里一十八步樓舖一十九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徐宗濬用磚包砌新修關城三里二百九十八步邊垣長三十二里零二百步墩臺三十二座

黃甫川堡 東至黃河三十里西至清水營三十五里南至府谷縣九十五里北至大邊三十三里 春秋趙地唐勝州宋府州地明天順中清水營弘治初始添設關城城設在山畔係次衝中地周圍凡三里零二百七十四步樓舖十六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徐宗濬用磚包砌邊垣長三十里零二百一十步墩臺二十八座

龍州城 東至清水營三十五里西至鎮安堡四十一里南至府谷縣三十三里北至大邊五里 漢爲龍州宋夏州石堡砦爲范仲淹哨馬營明成化五年巡撫王銳建城設在平地係極衝中地周圍凡二里三百一十六步樓舖九座隆慶六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牆緣口邊垣長三十四里墩臺二十五座

鎮靖堡 東至龍州城四十里南至靖邊堡八十里 宋夏州地後爲白

灘兒明初始守塞門 成化五年巡撫王銳進守筆架

城八年余子俊移兵守之城設在山畔係極衝中地

周國凡四里三分樓舖一十九座隆慶六年加高萬

曆六年磚砌牌牆梁口邊垣長四十七里墩臺四十

三座

鎮羅堡 南至延安府三百里北至大邊半里 宋夏州地城設在

平川係極衝中地周圍凡三百七丈邊垣長三十里

墩臺一十座

靖邊營 東至鎮羅堡四十里西至寧塞堡四十五里 宋夏州兀喇城

保安軍范仲淹即其東西築哨馬營明景泰四年巡

寧塞堡 東至靖邊營四十里西至都河二十四里 宋夏州地舊屬

撫陸矩改築新城成化十一年余子俊改置靖邊營

撤保安兵守之城設在平原係極衝上地周圍凡八

里樓舖二十九座隆慶六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

牆梁口邊垣長四十五里墩臺三十二座

寧塞堡 東至靖邊營四十里西至都河二十四里 宋夏州地舊屬

楊柁城明成化十一年置堡撤三岔堡兵守之城設

在山原係極衝中地周圍凡四里三分樓舖一十八

座隆慶六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牆梁口邊垣長

五十四里零二百八十步墩臺五十四座

把都河堡 東至寧塞堡三十四里西至永濟堡三十三里 宋夏州地明

始守柁樹澗成化九年余子俊置戍司圍凡三里一

百八十步樓舖一十一座隆慶六年加高萬曆六年

磚砌牌牆梁口今裁併寧塞

柁樹澗堡 東至寧塞堡四十里西至舊安邊四十里 宋夏州地古有

柁樹澗故名明始設堡成化九年余子俊奏守永濟

嘉靖三十七年巡撫董威築舊堡復自永濟移守於

此城設在山上係極衝中地周圍凡三里七分樓舖

一十八座隆慶六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牆梁口

邊垣長三十三里零二百三十六步墩臺四十八座

新安邊營 東至永濟堡三十里西至新興堡七十五里 宋夏州深河兒

地中山坡明成化十一年余子俊置今堡撤舊安邊

兵守之城設在山坡係極衝中地周圍凡四里三十

五步樓舖一十四座隆慶六年加高邊垣長一十二

里墩臺一十七座

舊安邊營 東至柁樹澗四十里西至舊井堡五十里 宋鹽州地後爲

深井明正統二年巡撫郭 置成化十一年改置新

安邊營成化末以定邊孤懸復守今營城設在平川

係極衝中地周圍凡四里三分樓舖二十座隆慶六

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牆梁口邊垣長三十三里

零二十三步墩臺五十一座

新興堡 東至新安邊七十里西至石灣池堡四十里 宋夏州地舊有

東西海螺二城明初始守磚井成化十一年余子俊

始即東海螺設今堡城設在山上係次衝中地周圍

凡一里一百四十六步樓舖八座隆慶六年重修萬曆六年加高邊垣長七里墩臺一十一座今裁併定邊營

薄井堡東至薄安堡四十里西至定邊堡五十里南至新集堡一百里北至大邊一里宋鹽州地舊新興堡有古井以磚甃者故名明正統二年巡撫郭璽

城設在平川係極衝上地周圍凡三里二百五十步樓舖一十二座萬曆六年加高磚砌牌牆築口邊垣

長一十七里墩臺二十二座

石澇池堡東至新集堡四十里西至三山堡一百里南至慶陽府三百里北至定邊堡一百里宋鹽池地水園

不可飲東有澇池堡人沒者便之故名明初守磚井成化十一年余子俊增築堡城設在山上係次衝上

地周圍凡三里一百八十四步樓舖三座萬曆三年加高邊垣長九里零二百七十四步墩臺一十四座今裁併定邊營

三山堡東至石澇池六十里西至花馬池一百五十里南至慶陽府七十里北至定邊堡九十里宋鹽池地三山

兒明參將岳嵩退保余子俊撤磚井兵守之成化九年始增築城設在山畔係次衝中地周圍凡二里二

百四十步樓舖三座萬曆三年加高邊垣長五里墩臺八座今裁併定邊營

定邊營東至薄井堡五十里西至花馬池七十里南至石澇池一百里北至大邊五十步秦漢北地郡地後

魏大興郡西魏改五原郡兼置西安州以近鹽改鹽州隋初廢煬帝置鹽川郡唐初爲梁師都所陷武德

元年收復鹽州更五原郡設都督府貞元二年沒吐蕃九年復城之領縣二曰五原白池宋咸平中陷於

夏明正統二年置定邊營嘉靖中遊擊梁震設關城城設在平川係極衝上地周圍凡四里一百七十五

步樓舖二十八座萬曆元年展西關三四兩年加高六年磚砌牌牆築口邊垣長五十四里墩臺七十七

座

鹽場堡東至定邊營二十里西至花馬池二十里北至大邊五十里明成化十三年余子俊

置堡城設在平川係極衝中地周圍凡二里三分樓舖九座弘治四年巡撫劉忠增修萬曆三年加高

饒陽水堡東至花馬池五十里西至寧塞堡一百二十里南至紅德城九十里北至三山堡四十里宋夏州地

饒陽水頭古蕭關明成化十三年余子俊置隸慶陽衛十五年巡撫丁川改屬本鎮城設在腹裏周圍凡二里三十步樓舖八座萬曆二年重修今裁併定邊營

附記

河套東接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塞堡相距二千里而遙南則限以邊牆北濱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亦二三百里惟黃甫川之南焦家坪及孃孃灘羊圈渡口爲最近其地東北有大山而河流其中濱河之地往往有城郭皆漢縣也河水自富平故城而來東北逕渾懷障都尉之所治而障之西南有忻

都城又軍騰兒城省崑城峰城兒駱駝山麥梁山舊  
花馬池石崖山河水出共西山之上石自然有文盡  
若戰馬之狀故亦謂之畫石山河水又過朔方臨戎  
縣西北逕三封故城臨戎者王莽之所謂推武而墮  
把朔在其南也河水又東逕沃野故城遂北屈而爲  
南河又北逕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又自縣西出鷄  
鹿塞其水積而爲屠申澤澤東西一百二十里河水  
又屈而東爲北河逕高闕南昔趙武靈王自代跣陰  
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連山刺天兩岨雪舉  
故名關也又東逕臨河縣故城北漢武帝封代恭王  
子劉賢於此爲侯國又至河目縣故城西又東逕陽  
山南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而至陽山皆北假也秦  
使蒙恬將十萬人北渡河取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  
也河水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有東部都尉治又南  
逕馬陰山西漢時穢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者是  
也陽山之間有東勝州城唐龍鎮而陰山一名鍾山  
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河水又東逕朔方縣故  
城東北連鹽澤青鹽澤并在此縣南有蓮花城紅鹽池  
在其東長鹽池在其西漢置典官治又東轉逕渠搜  
縣故城北又逕西安陽故城屈過九原縣南又東過  
沙南縣北而南流入君子濟遂與固水榆溪諸水合  
爲黃河焉而其中小水之支流者黃羊城東之牛心

山山東北有月兒海子水石嵒山城東海子山有水  
出其下白城子紅城子交城子之東有北海子水佛  
堂寺清水驚鵞湖水邪孩水紫河水皆混濤歷陝而  
分注於河益禹貢之析支渠搜也秦爲新秦中漢爲  
朔方郡領縣十晉因之後爲夏赫連所據周爲蕃戎  
洛立朔州以統之隋置勝州榆林郡唐以降突厥置  
六州曰魯曰麗曰含曰塞曰依曰契以唐人爲刺史  
武后時并爲匡長二州中宗神龍二年置蘭池都督  
府分六州爲縣明皇十年復改爲州又增置宥州天  
寶中改寧朔郡景雲二年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  
城先是朔方軍與突厥以北河爲界界有拂雲祠突  
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禱求福因牧馬料兵候水合  
渡河時默啜盡衆西擊婆葛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  
地築三城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北拓三百餘里  
於牛頭胡那山烽堠百八十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  
南牧後安祿山反天子幸蜀肅宗至靈武以朔方兵  
授李郭諸將東討史思明安慶緒雖兩京恢復而鎮  
戍遂單弱不振矣憲宗時復置宥州於長澤縣唐末  
拓拔思恭鎮是州討黃巢有功賜姓李遂有銀夏綏  
宥靜五州之地五代及宋爲李昫所并元滅之廢宥  
州設西夏中興尚書省明初爲王保保所據追逐之  
築東勝等城并立屯戍英宗天順六年春毛里孩等



入河套是時李來稍衰其大部毛里孩阿羅出少師  
猛可與李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脫思故小王  
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李羅忽三部始入河  
套然以爭水草不相下時遣人貢馬無大寇成化初  
始盜邊都御史項忠及彰武伯楊信禦之遁去大學  
士李賢奏河套夷延綏接壤原非敵人巢穴今毛里  
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苟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  
乞令兵部會官博議於是兵部尚書王復集議以大  
同總兵楊信舊治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  
算其陝西寧夏延綏甘肅大同宜府鎮巡諸官亦宜  
勅令整飭兵備俟期調發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

卷一百一十三

五

而請和者謀也不許毛里孩遂渡河東侵大同乃出  
撫寧伯朱永爲大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  
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詔永駐軍代州先是  
毛里孩以攻殺李來弑其可汗馬可古兒吉思更立  
可汗毛里孩復弑之并逐少師阿羅出自稱黃芩王  
與配加思蘭寇大同撫寧侯朱永帥師禦却之其明年  
配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元裔滿魯都入  
河套配加思蘭者本蒙古部居哈密北山至是始  
盛侵掠哈密諸番竟東渡河與滿魯都合邊人  
大擾乃勅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  
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紮腹裏之地道

路曠遠難於守禦欲得威望素著大臣統制諸軍乃  
以武定侯趙輔克總兵官征河套無何稱疾還仇加  
思蘭復糾兀良哈寇延慶命撫寧侯朱永爲將軍都  
御史王越督師往延綏禦之以提聞朱永等以套寇  
未退議上戰守二策兵部尚書白圭等以馮芳瘦損  
供餉不敷勢難進剿請命諸將爲守禦以圖萬全  
乃召朱永還以邊事委王越及總兵許寧并命吏部  
右侍郎葉盛行視時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  
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盛往土  
官搜河套復東勝亦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  
帝從之成化之八年春兵部尚書白圭復上言套寇

卷一百一十三

十六

不驅邊患無已宜擇遣大將付以外得征伐於  
是以武靖侯趙輔爲將軍王越爲右師仍再出擊河  
套五月寇大入延慶輔無功還乃詔寧晉伯劉聚代  
之其明年秋滿魯都與李羅忽并寇章州總督王越  
偵知其輜重於紅鹽池乃與總兵許寧遊擊周玉等  
率輕騎晝夜馳三百餘里襲擊之擒斬三百餘級獲  
雜畜器械甚衆盡燒其廬帳而還毛里孩自據河套  
以不數爲邊害諸將皆擁兵却縮乘賊之退微擊一  
二老弱以冒首功即朝廷三遣大將朱永趙輔劉聚  
出師大抵堅壁示持重歲費糧仗以萬計敵益驕至  
是大創賊內失其孥相與悲泣渡河北去邊境少安

孝宗弘治八年北部復擁衆入河套住牧未幾火薩據之當是時朝廷清明內外大臣協心體國爲經久計以故總制邊務楊一清議復河套守東勝會孝宗崩一清復上經略三疏一議守守其所必入一議戰戰其所必敗一議攻攻其所必救而劉瑾用事無可爲者一清尋得罪去嘉靖元年套騎二萬自井兒堡撤牆入固原平涼涇州殺指揮楊洪千戶劉瑞是冬寇固原環慶間殺傷以萬計十七年巡按山西御史何贊疏言河套爲吉囊所據外連西方海賊內構太同逆卒宜急剿除其策有二一曰計以破之二曰勢以走之而其要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效與復屯法

定議集卷之三

七

以裕邊儲議格不行二十四年秋套寇擁衆二萬餘入寇榆林塞乃遣緊總督尚書張珩延緩巡撫張子立部獄其明年套騎三萬入犯延安府至三原涇陽殺掠人畜無算總督三邊侍郎曾統請復河套條爲八議一曰定廟議二曰立綱紀三曰審機宜四曰選將材五曰任賢能六曰足芻餉七曰明賞罰八曰修長技文多不載方下兵部議行總督曾統又奏延緩密與套寇爲隣自定邊營至黃甫川連年入寇率由是道所當急爲修繕分地定工次第修舉起自定邊營東至龍州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爲中段自雙山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爲下段期以

三年竣事乞發帑銀如宣大山西故事統又言套賊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今日之計宜用練兵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當夏秋之交檣五十日之餉水陸并進乘其無備直搗巢穴材官騶發礮火雷擊則彼不能支歲歲爲之每出益屬彼勢必折將遜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出然後因祖宗之故疆並河爲塞修築墩臺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之大烈也願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大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

定議集卷之三

八

帝曰寇據河套爲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隘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銳能倡復套之謀甚見壯猷發銀三十萬兩與銳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爲防禦計其明年夏總督曾統出塞襲套部勝之初春時銳督兵出塞掩擊亡其士卒十二三匪其敗狀至是復襲之寇覺銳躬率銳卒督戰益力殺獲過當敵移帳北去間以輕騎追數百里亡所見引兵而還銳旣以捷聞更別上諸臣功罪帝弗問命增俸賜白金紵幣有差其父總督曾統會同陝西巡撫蘭廷綏巡撫楊守謙陞夏巡撫王邦瑞及三鎮總兵議復套方略乃條列十八事曰恢復河

套修築邊牆選擇將材選練士卒買補馬廐進兵機  
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備舟車多置火器招降用  
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儲蓄及明職守息訖言  
寬文法處孽畜又上營陣八圖曰立營總圖及遇敵  
駐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  
長驅獲功收兵各圖帝覽而嘉之下兵部尚書王以  
旂會廷臣集議遲回者久之乃上言曾銳先後章疏  
事體重大請悉聽聖斷帝諭輔臣曰師出果有名兵  
食豈有餘成功其可必耶如此大事一銑何足言祖  
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戮耳卿職任輔弼果真知真見  
當定擬行之大學士夏言等不敢決復請聖斷帝諭  
以前諭發兵部集多官再會疏以開初嚴嵩入相同  
事者多罷去後帝微聞其橫狀之嚴提詔起夏言  
至為少師位在嵩上言凡所擬有專制而已不復顧  
問嵩嵩惟唯唯不敢言時時斥逐其黨不敢救由是  
爭恨嵩子嵩寶司少卿世蕃通賂遺為姦利言持其  
事請案嵩懼甚攜世蕃詣言所求哀言病疾不出滿  
直入與世蕃拜床下泣謝言遂置不發嵩父子愈怨  
恨之於是嵩揣知帝意乃上疏曰銑以好大喜功之  
心而為窮兵黷武之舉往廷諸臣皆知其不可第有  
所畏不敢明言幸賴聖心遠覽活全陝百萬生靈之  
命誠宗社無疆之福臣備員輔職不能先事匡正有

負委任請從顯黜帝曰卿既知未可何不力正言於  
銑疏初至時乃密疏稱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者朕已  
燭其私但知肆其所為不顧國安危民生死惟徇曾  
銳殘欲耳卿宜盡忠供職不允罷時帝已大疑言懼  
不免因上疏曰臣愚識本短淺慮欠周詳茲承聖諭  
成功難必百姓無罪仰惟聖恩弘謨好生大德非臣  
愚昧能窺萬一然此事臣數與嵩議絕無異言今乃  
先臣具奏名雖自劾意實專欲誅臣自解所幸軍旅  
未興聖諭先布否則臣將不知死所矣下吏禮二部  
會都察院參看以聞於是嵩復疏辯曰銑疏初至臣  
心知其非而不正言罪無可辭臣與夏言同典機務  
事無巨細理須商確而言驕橫自恣凡事專決常務  
既不與聞即與兵復套事體極大自始至今亦并無  
一言議及其諸疏揭所奏不過列署臣名昨奉聖旨  
謂密奏稱臣未有如銑之忠臣讀之愕然實不知也  
至於每擬誇許皆出言手言欲以此顯上意於外而  
示親厚於銑故廷臣皆謂上意欲行無不恐懼即臣  
不知亦恐皇上別有諭於言也昨蒙降兵部會疏於  
閣言獨留看三日復出一密奏於袖中令臣一閱隨  
即騰進并不出片言商可否臣誠自知具員不宜復  
覲顏在列乞罷帝因問之是時帝意且不測而嵩攻  
言甚力言懼乃復上書自明且求去遂罷言逮銑詣



安又築邊牆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日來道得地利焉寇遂不敢輒渡河我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園獵之利稱雄鎮矣當是時寧夏巡撫徐廷璋亦修邊寇不敢入套者二十餘年久之玩弛墻薄溝淺始得以套爲巢穴成化弘治正德屢有修套之議或謂當尋漢唐受降舊城或謂當復守東勝然審時度勢未易言也鎮城四望白葦黃沙地無產穀商無通貨一切芻糧仰給腹裏弘治正德中布政使文貴侍郎馮清改本色爲折色重以災蠲民通動計百萬以故軍用大窘有米珠薪桂之譏即寇壓境據我魚河餉道

定邊縣志卷之二

三

遂絕此時予金如山亦不可食倪岳許論嘗欲通舟河渭轉漕邊鎮此經史所載非鑿空之說也榆林地險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又果悍敢勇戰不貫曹寇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

鄧曉鏡漢東新江海鹽人明進士官至刑部尚書益增所著有吾學錄微其錄諸書

河東劉敏寬曰按榆塞古朔方地河流自西而東田寧夏橫城折而北謂之出套北折而東東復折而南由黃甫川入葭州界謂之入套紆廻二千餘里環抱河南之地謂之河套自古郡縣錯錯其中明初即唐受降城故地營東跨河北以衛套中我人登城

望則平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遙匹馬一人不能隱敵輒望城引去遂遠居沙漠河限之而套爲內地時侯河水乃乘間入犯我所防者秋冬耳春夏以其餘力田套中修城守其往來侵邊惟寧東宜汰寧夏甘肅莊浪一帶頗壯其毒而延慶無患者河套蔽之也迨東勝不守外險既失彼始渡河無所忌矣先是鎮兵吐綏德苦於選制遇敵入犯比出兵每不及而返其後都御史余子俊撫延綏柝度形勢東至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之花馬池築邊牆二千里增置營堡創榆林營移綏德重兵鎮於此清蓋陝人有伍籍輒落及罪謫者徒實之擇其才子弟爲建學立

定邊縣志卷之二

五

師教之又開界石外地與屯田爲名松墩萬石事皆創始而經畫煥然自是榆爲雄鎮弘治中朝廷清河曲無患然東勝終已不復法久復玩邊牆日頽不泊而配加斯蘭每歲八月自河西入套中圍獵春出剽宜大以爲常七年火節寇固原詔起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於是始復申搜套復東勝議而卒不果行孝宗之後逆孽專政以修邊過費而邊備日弛嘉靖中總督侍郎曾銳上修邊套議而終梗之文前之言套可拔者非一人至是行之有明效使當時力主之何至有後患哉

中路論曰榆林城在常樂府寧之中文武開府其間

五營重兵彪騰虎踞且左山水固天設之巖壘全  
鎮之上游也保寧波羅相去八十里中雖有響水一  
堡去邊七十里舊恃無定河爲限所慮者水堅之時  
耳今河水淺不足恃宜於保寧波羅之間添置一堡  
移響水之兵守之遠威武清平邊垣雖臨險阻高  
峰峻坂似若可據然衝口實多川面平衍如西川小  
理河汊壩最爲首衝若或大舉南馳則安定白落固  
牛諸城悉被其毒矣且東起常樂西抵波羅沿邊積  
沙高與牆等時雖鏖削旋甃故益人力之不敵風  
力也保寧昔稱水澤之區年來瀦水漸涸馬無所飲  
倘保寧日就凋疲則歸德之餉道可虞是今之首當  
加意綢繆者也然猶有隱憂焉保寧常樂實阨歸德  
魚河大川之衝雕陰上郡在在可慮今雖設有中協  
副將一員可以聯屬一路但兵不滿二千馬止於數  
百苟且支吾以幸無事豈完策哉

東路論曰榆林東路黃甫川堡與晉之苛嵐樓子營  
僅一河之隔迤西至雙山一十二城岡阜交錯深壑  
高崖蜿蜒四五百里東南逼臨大河故其地利之利  
在險也雖間有竊掠而大衆深入則苦多未有然秋  
則慮入雙山之大川南近米脂爲策衝冬則慮黃甫  
之河水一馬可度隨時設備其容緩乎且密邇葭州  
府谷神木吳堡諸邑軍民雜居收保爲難爲東路計

者當以捍禦責之將領收斂責之有司庶幾可堅而  
野可清矣

西路論曰延鎮西隣寧夏與花馬池接壤者定邊之  
鹽場堡也定邊轉而東爲磚井龍州十五營堡皆依  
山臨壑倚險可守然寧塞柳樹澗平川錯雜爲延安  
之門戶居常小竊秋高大舉較之鎮靖靖邊猶爲要  
害柳樹澗迤西則曠野平原無險可據新安邊新興  
石灣三山諸堡設在腹裏議者欲分其軍一添貼守  
瞭亦必非補偏之一策也磚井去定邊五十餘里而  
遙欲於瓦剎梁增設一堡如鎮羅堡故事以便接應  
或以兵糧無措竟同築舍奈之何哉定邊西郭之外  
南北二沙竄爲邊患除之復聚徒煩番插之勞不若  
脩築磚墩之爲因地制宜也

評曰明成化時有謂余子俊城榆林而不復河套爲  
失策蓋以河套爲詩之朔方故也詩不云乎王命南  
仲城彼朔方箋之者曰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  
方也皆其廣號爲近獫狁之國耳未嘗指爲河套地  
也後人不察以爲帝王之遠略如此則文王仇秦皇  
漢武之流耳何以爲文王也况明之棄河套也久矣  
在洪武時止守東勝未幾又不守而守綏德且新當  
土木之變乃欲城榆林者城河套不亦謬乎自後曾  
允倡其議以竹墩爲而死憐之至今獨不思西北邊

延綏鎮志卷之一  
境互相密邇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而不征者此明太祖之訓耶至若安南永樂時之郡縣也宣宗朝猶議而棄之而謂子俊之失者不亦謬乎由今觀之曾銳之論輪田之謀也子俊之策朱崖之議也而子俊之功遠矣嗟乎有明三百年士之通經者止知宋以下之經而不知漢以前專門之學則殷之南仲不幾爲唐之朔方節度使也哉悲夫

鎮之山蕩然黃沙而已連岡堂阜而不生草木間有層巖又率皆頑石而色類無足觀今志其有名者然在鎮南而屬於州邑則不改也鎮之東爲

駝山一曰東山城半踞其巔形類駝鎮之得名駝城者以此山有關王廟二少南則有天地廟祀三官也翼然西立三峰爲

堡兒山聖母祠在焉又名辰土廟上有塔俗名文筆峰峰下步北則爲壽寧寺寺自宋建也自東而南爲鳴鳳寺榆陽寺中有臺曰榆臺後有凌霄塔又南十

餘里爲

萬佛洞山又二十餘里爲

炭山產石炭鎮人賴以火食也又二十里爲

半坡峰又十里爲

水碓神山成化前有妖神棲此立廟祀之後有道士經此曰崇也書符咒之廟中隱隱有哭聲即日焚其祠遂殄息焉又南八十里爲魚河境境之南爲銀州關本漢銀州地榆溪無定二水之所交也又五十里爲碎金鎮宋與夏人互市處明於其地置驛也又十里爲鎮川境境之南有嗣武城山山石礧而上宋人城此四面石巖高皆百丈舊爲界九城而宋之永樂



城在其東北矣自堡兒山之北有東嶽廟又北爲廟  
兒梁有蔣三尹墓尹名賢靈璧主簿死難有司造墳  
焉又北四五里爲紅山環列若屏障落日照之如霞  
起焉其上有欵貢城鎮北臺易馬臺山之兩崖爲  
紅石硤飛湍電轉紅影外浮昔夏李繼遷葬其祖塋  
昌障水別流鑿石爲穴既塋復引水其上疑卽此繙  
納者鑿山爲洞因名紅石硤寺供金粟其中複道飛  
簷望之如畫榆枌陰映見鷺唼明榆谿俾河之水所  
自出也巡撫鄭汝璽改曰雄石硤矣越榆谿而西爲  
十里沙風吹稍成龍鱗逶迤十餘里抵

黑山之巔也自黑山而南十里爲

王墓山有斷碑字已磨滅相傳爲夏元昊之祖墓也  
自水碓神山而東爲

羊羔山入常樂境又南十里爲

暖泉山又二十里爲雙山境境之南十里周之眞鄉  
縣隋改爲中鄉矣又南百里爲通泰砦砦居昇羅嶺  
宋元符中建也北爲

官家砦有土佛寺又東南二十里有金河寺

塔兒山及園峰子又東四十里爲建安境古開光縣  
在開荒川境之南得建安關又二十里有

金佛崖又西四十里爲高家堡境境之南百二十里  
有

萬戶峪宋咸平中河西黃女族長蒙保及新惟  
所部毀訛引趙保吉之衆從此入至麟州而達於  
松巖矣又東五里有幽陵都督府唐開元中置也又  
東南有

花石巖又東四十里爲柳林境境之南三十里有

點軍崖秦王過此點軍今有馬蹄及人跪坐石上在

石又東二十里爲大相油境境之東南有

石盤山又沈家寺山石巖巨入身長一尺五十寸五

寸車輞跡一道俗傳周崇世乘輿坐此又東四十

里爲神木境境之北有楊六郎墓又南有石天興  
度使麟州總管劉倫墓又東一里有

鳳頭山筆架山

漢之光祿塞也元之雲州城在其東唐之麟州城  
城及連谷城在其北今滄入於套矣後唐廢麟州  
其南四十里魏之石城隋改爲懷德而古之新秦  
及唐之靜寇塞與惠寧鎮二堡皆在其境焉又東

四十里爲永興境有

高寒嶺又東四十里爲鎮羌境有天城關又東四十

里爲孤山境境之南五里有折太君墓宋省將克行

之母也而芭州城在焉又東四十里爲木瓜園境境

之南十里有

石佛堂元建也又東有蟻海寺又東三十里爲清水



川境境之南爲

三山又東十五里爲黃甫川境境之北有

竺瑛臺巨石噴吼又名蓮花纒也又有

青石崖自王墓山而西四十里爲榆溪州唐處英必

何力之衆今有廢址俗名古城兒又八十里爲波羅

境有波羅寺寺依崖構有石洞卧佛上又有石足跡

二一顯一晦俗傳佛入東土返西天之所復有一跡

在威武營鈴塔者舊傳之爲靈異也有懷德關又東

十餘里有土門砦又北五里爲

馬鞍山又西二十里爲三提關又西六十里爲威武

境境之西有響鈴塔元泰定間建時有白鶴巢其上

有威武關又東十餘里爲

牛心山又西二十里爲

赤木山又西八十里爲龍州境有龍城關境之北十

里有及寧寺元建寺廢而居人耕地時獲其鐸鐸矣

又東南爲

箭杆嶺又西四十里爲鎮靖境境之南有

蘆關嶺延水出焉邊外七十餘里有古城名城川有

神水灘水如釣突冬夏淵渟矣又西八十里爲靖邊

境有

文昌山太白山范老關莪麥城皆范龍圖所築也城

之下爲莪麥河水上有永濟橋今廢城西南五里有

皇華城又四十里爲寧塞堡有

蓮花山順寧川昔范文正公立寨存焉有駙馬洞相

傳姬駙馬居此有把都河河北有

驚高山河之南爲

架砲山旗杆山二山崔嵬相峙立亭燧焉又西三十

里爲新安邊之東有

桃林山又南十里爲

白路山及紅糜山又西六十里爲磚井境境之南有

家嶺俗呼南梁山山下之水亦名洛水焉與嶺相對

者爲

北極山一峰巋然望之若虬龍奮迅而上又有

黃羊嶺及鎬天嶺有鐵腳城戛人築又東北五十里

有恒都城在塞外漢用兵之地每朝霽望之簪爵有

樓櫓旌旗之狀如屬氣矣有黃花城古戍也又西五

十里爲定邊營其東北十里有石坑寺坑深丈餘洞

佛皆石元大德中鑿入爲沙埋弘治十四年寇犯邊

軍中見白鼠入穴衆異而掘之得石柱柱之下有池

池之東丈餘有聲如鐘磬乃得寺焉又二十里爲鹽

場堡有大鹽池周圍三里中有井引水溉畦一昔

視之若積雪焉此九種之一也堡之西入寧塞境

評曰十有一年之春歲在壬子余有事於定邊山行

者半月積雪在地馬滑不可度或升或降即紆回九

折不過也然自龍州以西極望皆崇山比陟其嶺更如陸海乃知雍州積高稱神明境由斯以往至崑崙之墟三級峻絕爲萬一千餘里之遠也信矣

### 山川

四瀆莫大於河而鎮之境則三面距河也河自東勝州從塞外經君子濟折而西南入黃甫川乃到灰溝營唐家會於此渡而逕行極偏關也又過府谷縣葭州綏德州之南固水注之又南會奢延水得延水關是唐之蘆子也故以河水爲經流固水爲支流而不及延水者其流在清澗也若三山水別出於環縣者則入於寧夏矣

定縣志卷一之四

六

河水過固陽東南諸次之水入焉山海經曰諸次之水東逕榆林塞自谿西去悉榆林之藪矣常樂獐河水又西注之而其源則自塞外葫蘆海也會獐河而南流入紅石碛水匝隄塹塹於城之西遂爲

西河得清波橋巡撫李尚智同知邵世祿之所成也今修治改爲碧潯詳余記中而

片河之水合焉片水在長城北可數十里經魚溝子而南會於谿平波澄澈片藻續紛如翠帶故有斯目矣

龍王泉自東北來注之龍王泉有二其水自東山出者爲南泉周莊城中鎮入之所汲養也卽嚴父翁翁

勃勃水氣如蒸池矣其水自鐘樓街中出者爲北泉湑湑不流其上皆有龍王廟而南泉之饗祀豐也水之不流者邊人通謂之海如谿西之

楊官海方家海酸藜海天鷲海皆在長城之西四五十里水不大而海之者停之盛也又少南

鍾家溝水西注之得榆陽橋巡撫呂雯修治又南五里屈而東流得響岔橋又谿之東北十里許得水掌兒有黑龍廟鹽家橋水注之是爲

劉指揮河也又析河水自西南注之又南二十里得三岔川納石密溝水又納焦家川水又納紀家灣水自川東李三家溝而上得鐵爐莊又東得殺草灣石

定縣志卷一之四

七

密水之源也又自殺草灣至張官兒峁之東得鄧家灣焦家川水所發而會於紀家灣凡此三水皆注於谿也又東南十里

驢馬井水注之而南四十里爲

五女川五女墓在焉元兵亂父死五女誓養母不嫁而沒今塚東有石洞刻像祀之姓氏失傳矣又南五十里得

黑河水又皆干川水自葭州西南流自鎮川堡而入於固水焉

固水出清平堡外白城兒東流合夏河兇入波羅塞混忽都河水會焉

混忽都河水出龍州城南宜家畔合城北烏龍洞泉  
水及城西水東流四十里

清平水北注之烏龍洞者元人鑿其神最靈禱雨輒  
應又東

柳泉兒水北注之又東

秋青原水北注之過響鈴塔威武堡諸門水出其東  
鎮靖堡之海棠河及東西二河水俱從塞外而來會  
焉又東過懷遠堡苦水川出其東南陲同圖水而東  
焉

無定河湟波奔流時或逆上若海之潮也又

黑水頭溝水鮑家寺水東注之又過響水東得

響水石橋昔河廣半里水從巖落成化中有僧從水

底鑿成三窟河流頽疊而下若沃焦尾闕焉而向之  
巖際今爲鰲背人履其上爲石梁矣此爲下響水橋  
也而上響水橋亦如之旁兩窟俱崩中尚有一窟河  
水過而伏行今石間鑄跡猶存此又誰之功也乃知  
僧人爲假合矣又東至魚河城與榆林西河水合又  
南過綏德城東會

大理河又東南入於黃河河水又南合

大栢油水大栢油有東西二水俱自邊外入南合栢

林城東關王峁水經解家鋪東折入神木之

屈野河

黃市川水出塞外牛武城南流經堡東入黃河河水  
又過葭州南

沙河注之其水出雙山唐真鄉之西北陲南合堡

東之宋家河水又南合謝家莊車道溝水又南至接

河會關家川水過柳樹會又南合

其鄉川水又南入葭蘆河葭州城南入黃河又

葭蘆川自西北注之而

永利河水合焉會於

秃尾河葭蘆川水出建安大林原崖寺子南流至四

字川入秃尾河永利河水有二一出栢林堡外野

麻灣一出水洞岔俱西流至高家堡青陽岔合栢林

堡南水掌兒水經高家城北注秃尾河而高家堡之

南有彌勒川宋置此又名彌勒砦有金剛溝皆永利

水之所經也秃尾河水自建安堡塞外樓山分流

一爲蘓麻河一爲惡水河又東屈巡高家堡外又

南過虎頭峁折入葭州大會坪東十五里合葭蘆永

利二水入黃河

評曰榆林之榆谿山經水志未嘗不言之詳也今求

所謂諸次水者則不可得嘗聞之皋蘭山北亦有榆

谿焉或稱謂之相亂與嗟乎道元魏人而言魏國猶

如此彼所云六合之內水澤之賦存非爲有隱非爲

無者其信然耶不然則書之不可盡信也矣夫

水利

榆溪之水自塞外虎素兎河而來入

紅石峽向有渠今廢而

片河之水今碧潯橋以西堤堰已成可修而灌也若

城中之園圃則

龍王廟水溉之鎮城之南爲

南渠劉指揮河水溉之水多蛙鼃土宜葵菰矣三岔

川田在鎮城南二十里

駙馬溝水之所溉也又其南十里爲夾寨園田

劉官兒寨水溉之又其南爲

歸德水 九股水 魚河溝水 碎金驛水皆溉旁

靈武縣志卷一之四

近園田種稻至禾穎翠發時有白鷺黃鴨泛溢其間

類若江南矣常樂堡之東園田鎮之東

岔河水溉之高家堡川中田

永利河水溉之

大栢油水溉堡南田

兔毛河水石壑子分水皆溉神木河西田昔參將王

効之所引也尋廢鎮之西

黑河水及寺子溝水溉響水堡田

波羅水溉堡西田然波羅水卽園水之旁出者也勢

微緩而收實興

清平沙水溉堡東田至

新安邊饒陽諸堡水味苦色深黑灌田苗爲之枯盡

其地近鹽池古謂之渴水也信矣若

清水營水黃甫川水注填關茂稻梁而平繇行水之

法未盡其利不亦甚可惜哉

風俗

俗驕悍喜功利習騎射尚忠勇地處沙漠不事耕織

昔多世祿之家以奢侈相尚故至今華而不實漸覺

陵矣且兵民參半以餉爲命家無儋石稍稔水旱輒

肆攘竊爲慮憂焉

漢地理志曰安定北地郡西河皆迫近戎翟脩習

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翟

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

隋地理志曰雕陰延安弘化連接山戎性多木彊皆

女美而婦麗平京朔方鹽川靈武榆林五原地接邊

荒多尚武節亦習俗然焉河西諸郡其風頗同并有

金方之氣矣

評曰爾雅謂戴斗極爲崆峒其下曰幽都其氣角立

其風精悍榆林去崆峒不甚遠而俗尚雄武則其性

然也觀自漢以來諸地理志語焉不詳不若吾鄉之

鄭端簡公之志之善也其言曰多將材有節氣視他

疆爲最徵之明末而以孤城拒流賊也益信其言

之救楚也秦爲之賦無衣而出蓋先王之風其百世

不易者耶而車馬田疇之論抑末矣

景致

東谷寒泉 西橋倒影 芹潤春香 柳河秋色

白崖明沙 紅山夕照 水簾飛雪 石洞樓臺

評曰吾見三輔黃圖風土記諸書多矣未嘗有所云  
景致者也景致之目俗甚又往往作詩以標置之何  
與世傳瀟湘八景西湖十景夫人而知之矣然湘山  
錄湖山勝槩二書皆鄙而不道于於志中八景詩蘊  
半刪去爾有佳者易其題以存焉覽者能自得之然  
未易爲俗人言也

延綏鎮志卷之一

與譚吉璉重脩

延綏鎮志卷之二 二之一

建置志

鎮之公署俱爲賊燬所有無幾矣凡文武官屬之裁  
革者又十之七哉如鎮城之都察院戶部分司

中路管糧廳撫獎廳榆林局經歷司鎮

撫司陰陽學醫學又西路按察司定邊之

行太僕寺及管糧廳都察院中軍署并廳按

察司中軍廳坐營都司廳參遊幕府坐堡廳

巡捕廳清平鎮靖安邊之左參將府三神木孤

山之右參將府二鎮光靖邊之千戶所是也今所

載者總鎮府在中城鼓樓西明天順中置中路

按察司即舊都察院在總鎮府西明天順中置後園

有清寧臺舊名德風臺巡撫鄭汝璧修築城堡廳

在城隍廟西者舊署也今在凱歌樓東街明萬曆中

置東路按察司及管糧廳俱在神木縣西路

管糧廳即按察司改在靖邊總鎮中軍廳即舊中

路按察司康熙三年改榆林衛舊在儒學東今以

中路管糧廳改稅課司新鼓樓北今移南門之東

道紀司上帝廟內僧綱司壽寧寺內神木副

總府波羅副總府定邊副總府延安營參將

府在木府宜君營參將府康熙八年參將張光煥

建在縣治黃甫川遊擊府靖邊遊擊府綏德

衛守備廳 級德州城守守備廳在州治及各堡守  
備廳而已至若鎮城之 總鎮中軍府 守備廳  
左營遊擊府 守備廳 右營遊擊府 守備廳  
城守營都司及榆林驛則皆僦屋以居也行署向有  
總督府 公議府 布政司今盡燬惟制設 察  
院在西水門之東順治十三年都御史馮聖光副使  
王廷諫城堡同知魏震因杜氏宅改爲之城堡同知  
高選有記

鎮榆樓鎮城北門樓名明嘉靖三十七年巡撫董威  
僉事喬應光建萬曆九年巡撫宋守約副使洪忻重  
修 觀遠樓東城 太平樓城北來安門三樓萬曆

二年巡撫張守中副使李承武總兵程九思建 籌  
邊樓中城西輯寧門 信地樓中城東北隅 鐘樓  
北城大街康熙十一年總鎮許公占魁副使高公光  
社城堡同知譚吉璵重修詳余記 鼓樓中城大街  
康熙十年總鎮許公占魁副使高公光社重修城堡  
同知譚吉璵有記 南鼓樓南城大街高六丈 凱  
歌樓即舊城南門名懷德正德末都御史姚鏡爲巡  
撫更今名 南關樓在鎮南郊上有立馬關帝廟舊  
爲關廟內列客肆今盡燬而樓存焉

評曰易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注以爲行人有司之  
義也則今有司之視郡縣爲傳舍也不亦宜乎然先

王祿稱以養之廨舍以安之尚恐不給而猶若行人  
者然今乃使之僦屋賃僕以守其職無怪乎卒卒焉  
石僑寓其地也

榆林衛儒學在城西北隅成化十四年巡撫丁大容  
建明倫堂五楹左右爲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其  
後爲尊經閣巡撫楊浩置正德十年按察司閻鐸重  
修改置文會堂閣東爲教授宅西爲訓導宅兵火後  
唯堂齋僅存康熙十一年總鎮許公占魁榆林道高  
公光社延安府知府王公廷弼城堡同知譚吉璵重  
修大門一儀門一泮宮門一改博文約禮二齋尊經  
閣一祠魁星於上外水坊一事在余記中

社學二一在南門內一在龍王廟西肅敏公置又  
有北社學南社學嘉靖十八年巡撫張珩三十二年  
巡撫李如桂復設教讀後廢萬曆三十二年巡撫鄭  
汝璧修復焉今俱廢惟於民房立義學榆林道二總  
鎮府十俱延教讀與之廩給皆捐俸爲之也  
書院舊有榆陽書院弘治八年巡撫熊繡置嘉靖二  
十一年巡撫張樞榜曰願貞書院萬曆十年間廢  
興文書院在文廟西萬曆三十二年巡撫余宗濬置  
今廢

### 衛學稟生緣起

榆林諸生舊無廩膳嘉靖八年巡撫蕭淮每生遇

考優等者月給米三斗菜銀五分稱為正優隆慶六年巡撫邵光先憲副蕭大亨設立饋糧將魚河南鹽地起科并高通判入官地歲得糧價銀一百五十八兩六錢零克諸優生饌糧月給三錢至萬曆中巡撫劉葵鄭汝璧優給至五錢或七錢三十七年提學道段獻綱改稱廩膳生員如與府學等矣

### 附學田學店舊碑記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榆林衛經歷司為蒙恩給買學田事蒙延安府城堡同知王帖文蒙神木帶衛榆林道陳案驗奉巡撫延綏都御史涂批詳前事

萬曆三十六年

四

議允將教場迤西地土照舊作為學田備將地畝丈尺界址入誌勒碑永為遵守 教場東至沙山偏坡西至學田東界南至響岔碑北至流水溝渠長二百六十二丈東西闊九十七丈零五尺 原發學田銀四百兩內買過學田東至教場西界西至成天受等地界南至官路北至流水溝渠 遊擊崔崇武原佃北面瓜糜地一段南北長四十一丈東西闊一十三丈計地八畝八分七釐給過價銀二十五兩又告佃教場菜畦地一段築牆奏方復買成天受地一塊共總又得南北長三十九丈東西闊二十一丈計地一十三畝六分五釐給過

地價銀二十九兩四錢五分 遊擊李國兆李成告給教場菜畦地二段南北長九十四丈東西闊一十八丈計地二十八畝二分給過地價銀三十六兩八錢一分二釐五毫 舍餘馮雲鵬原佃南面未墾荒地一段南北長四十九丈東西闊一十一丈計地八畝九分七釐給過地價銀一十兩無人佃種以上共計地五十九畝六分九釐其用過價銀一百一兩二錢六分二釐五毫 南門外號房官地一塊南北長二十一丈東西闊九丈係先年守備馮應元用價十兩告佃已經退還原價給馮應元訖委官趙汝崑建蓋學房前後連門樓共四十五間月出貨銀街面每間六分裏面每間五分一年共銀二十九兩二錢八分

萬曆三十六年

五

靖邊所儒學設在靖邊營明萬曆元年建 評曰按初設衛學原無廩額有明之巡撫及榆林道蒞茲土者始或取諸罰穀或取諸贖銀後又置學田學店以為廩給嗚呼前輩作人之意何其盛與今天下以養兵為急鹽課已入公帑所存之田與店又磽瘠不可耕而且無遺堵焉宜諸士之終宴也已雖然詩有曰菁菁者莪在彼中沚又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言君子長育人材若沚中有潤草得長遂且文武并用如楊舟之載沉物與浮物者然則養兵養士又

安可偏重乎哉

倉庫今存者惟

鎮城廣有倉 廣有庫 軍器庫即舊火器庫 綏

德衛新建倉 雙山堡常盈倉 保寧堡倉 魚河

堡永克倉 響水堡永益倉 波羅堡廣足倉 懷

連堡永盈倉 威武堡富有倉 龍州城宏阜倉

鎮靖堡巨積倉 鎮羅堡常裕倉 靖邊營利益倉

寧塞倉 柳樹澗倉 磚井堡新建倉 舊安邊

城舊便利倉 定邊金嶺倉至若

鎮城廣儲倉阜平倉火器庫藥局西路利益庫常樂

堡倉建安堡倉永興堡倉鎮羌堡豐盈倉歸德堡倉

清平堡常積倉把都河倉新興堡倉新安邊城新便

利倉石澇池堡倉三山堡倉饒陽水堡倉高家堡阜

益倉栢林寨倉大栢油倉神木倉孤山堡廣濟倉木

瓜園倉清水營倉黃甫川倉今俱廢

養濟院二一在榆林衛局西今廢一在管糧廳北今

衛署之東康熙十二年城堡同知譚吉璵重修

演武場在南郊昔鎮西將軍治兵處也成化中建為

賊燬順治間巡撫王正志馮聖兆總兵沈朝華李廷

春相繼修復 演武廳五間後為 寢室崇臺三階

東西為 鼓房各五間又外為 將臺二高數仞登

道北上所以樹旌旗立表識其南可里許為 望軍

臺翼然有亭其上為坐營之所居也康熙十一年總  
兵許公占魁重修其別在榆溪之西者為 小教場  
今廢

漏澤園三其一在教場之東明巡撫鄭汝璧置一在  
南垣右一在北門外

驛遞自鎮城至米脂為驛三俱建自成化中

榆林驛在三官廟西北今本驛額設馬二十四每匹

月支草料銀一兩五錢驢三十頭每頭月支草料銀

七錢五分馬夫二十名每名月支工食銀九錢共銀

八百七十六兩內修鞍屐鑿刀藥材等項銀三十兩

撥驛夫工食銀四十七兩九錢七分六釐零安定縣

協濟明制馬一十七匹站銀一千九百四兩

歸德驛距鎮南四十里額設夫馬草料工食修補等

項應用站銀八百五十九兩七錢五釐三毫零葭州

協濟

魚河驛距歸德南四十里額設夫馬草料工食修補

等項應用站銀八百一十四兩二分七釐零神木縣

協濟明制馬一十五匹站銀一千七百二十五兩

東西各路俱沿邊無驛每堡額設募夫二名站驢十

頭以接塘報募夫工食每年十兩八錢草料與各驛

同其錢糧俱從布政司給發 南路則為銀川驛并

入米脂縣不載



評曰李自成一銀川驛之馬夫耳膏臂大呼九州幅  
裂使十七年憂勤之主而禍同金統酷甚流珠自書  
契以來未有若斯者也初不過爲裁省驛站計豈意  
游民無所得食而饑荒又迫之卒至於土崩而不可  
救嗚呼明太祖有言曰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  
克之有司務加存恤蓋鑒元驛之苦暴也使子孫世  
守祖訓李自成者胡爲乎來哉

延綏鎮志卷之二

延綏鎮志卷之二

嘉興譚吉璉重脩

祠祀志

延綏鎮志卷之二 二之二

文廟在城隍廟之西北 大成殿五楹舊設先師及  
四配十哲像弘治十四年災十七年巡撫文貴復創  
嘉靖五年重修基崇三丈陸七級廣七丈五尺廡遠  
地三尺有七寸康熙十一年榆林道高公光祉城隍  
同知譚吉璉重修 東西兩廡凡三十六楹北翼大  
成殿爲左右門南環 戟門凡三楹康熙十一年榆  
林道高公光祉城隍同知譚吉璉重修高三尺陸四  
級門之外左爲 名宦祠右爲 鄉賢祠各三楹南  
爲 櫺星門亦三楹 泮池舊在門內巡撫譚吉璉  
鑄石橋三西引榆河水自來安門入經射圃東折榆  
林衛西墻南注泮池復西派出郭外今移在櫺星門  
外引龍王泉水注之  
武廟在南城之西原入衛遊擊公署萬曆三十五年  
巡撫除宗濬改爲廟 正殿三楹 左右廡各三楹  
中門一楹 大門三楹 武教署一所今廢  
社稷壇鎮城北二里許舊周以墻垣封樹儼然今廢  
祭永安門郭中  
風雲雷雨壇城南一里許有碑 厲壇城北里許今  
廢致祭於東郊城隍廟主之  
城隍廟在榆林街鎮城各營堡俱有歲清明中元

下元迎祭於厲壇 八蜡廟在榆陽橋南歲以秋祀  
 之 上帝廟在鎮城大街正中後有玉皇閣 大馬  
 神廟在鎮城東南山嶺 小馬神廟在察院西北各  
 營堡俱祀 旗纛廟鎮城南關外各營堡間有歲惟  
 霜降一祭鎮城總兵王之今在南鼓樓之左康熙八  
 年總鎮韓應琦建 火神廟中營遊擊府左每歲九  
 月二日祭萬曆二年巡撫張守中重修 文昌祠鎮  
 城文廟外東南隅營堡惟高家清水祀之 東嶽廟  
 鎮城北營堡惟神木清水龍州把都河祀之 北嶽  
 廟鎮城北五里營堡東路多祀之  
 余肅敏公祠鎮城南門內正德初勅修祀巡撫余公  
 子俊鎮人歲時致祀以開創有大功也 姜公憫忠  
 祠鎮城南門西祀寧夏總兵官姜漢正德初死安化  
 王賓鍾之變勅建今俱廢  
 靖邊所  
 文廟靖邊營城之北 大成殿一 啟聖祠一 東  
 廡一 西廡一外 文昌閣 習儀亭在焉萬曆初  
 建  
 評曰舊志文武兩廟有祭器經籍二志凡尊爵豆邊  
 與夫十三經七書之屬靡不備焉 宮牆荒毀  
 而有司之所存者又安可問哉至於鎮城之建始自  
 余肅敏公耆老至今能言之功在斯人而祀典寢頓

其於桐鄉之祠謂何嗟乎古之道廢踣久矣泮水澤  
 宮曾琳堂梵宇之不若而甘棠之遺亦復忽焉卽有  
 所立之祠非生而甚貴者不能也不又可哀也矣夫

增補

文廟始有成化歷年久矣但地處洼下易於傾圮自康熙十一年榆林道廳修後迄今二十餘載殿宇廊廡漸次摧毀門祠坊闕半委榛蕪康熙三十四年總鎮柯公彩榆林道莊公檉城堡同知張公皇輔日擊廟貌之頽力肩振興之任爰各捐俸共謀重修自足美輪美奐聖宇重新矣

外史李龍雯評曰明成化九年余肅敏公始議立榆林學宮以培文風以訓武胄甚盛典也但歷年既多成毀不一自譚舟石司馬捐葺後迄今廿有三載日為風雨所剝魏魏宮牆又將轉為茂草幸逢總鎮柯

定縣志卷之二

四

公觀察莊公司馬張公首崇膠序同志重修俾費宮泮水輝煌生色豈獨肅敏專美於前與爰附編末庶天下後世知三公澤在邊隅而於肅敏並傳於不朽云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秋九月榆谿李龍雯補刊

增補

城北雄石硤舊有閣名翠然康熙十二年水漲衝激蕩毀無存總鎮柯公彩以地屬乾方全鎮風水攸係因捐俸重建凡五楹上祀闕帝像名爲鎮遠其崖畔佛龕僧舍補綴修葺遊人莫不改觀東門外舊有無量寺屏蔽東城以衛民社歲久頽廢寺僧他徙總鎮柯公彩捐俸重建又於寺前起蓋店房爲寺僧取租演武亭在南門外總鎮柯公彩捐俸重修規模宏壯按期操練以重邊防龍王廟在紅山市南比年雨暘不時春夏多旱總鎮柯公彩虔誠致禱輒有感應捐俸重修東南駝嶺有大馬神廟年久坍塌

定縣志卷之二

五

總鎮柯公彩以神司馬匹營伍攸賴捐俸重修準提寺在鎮署之東順治初建總鎮柯公彩捐俸新之傍設義塾延師教讀童蒙肄業者甚眾文昌宮在西門城上棟桷蠹朽丹堊剝落總鎮柯公彩捐俸重修士子咸稱慶焉

外史李龍雯評曰鎮城自兵燹後未聞有修舉廢墜者卽南郊之演武亭用兵家往往視爲傳舍以致漸將淪沒而況其他哉今總鎮柯公講武之餘歷覽名勝比年來捐拾金錢難更僕數而又擇其關切地方者力爲畧新而不辭如石硤樓無量寺龍神祠馬王廟以及署左之準提神室城頭之司祿文宮與教場

演武一亭次第告成屹然巨鎮氣象矣孰謂公之乃  
心邊隅也不與創始同功乎

延綏鎮志卷之二  
兵志

國朝經制官兵九千六百二十九員名馬二千六百  
四十二匹 明會典經制官兵五萬五千三百七十  
九員名馬騾駝三萬三千一百五匹  
鎮城中營馬兵三百九十八名步兵四百一十六名  
守兵五十二名馬三百九十八匹 明制官兵三千  
六百四十四員名馬騾駝二千八百八十四匹  
左營馬兵三百九十八名步兵四百七名守兵六十  
三名馬三百九十八匹 明制官兵三千一百十四  
名馬騾駝一千九百七十八匹  
右營馬兵三百九十八名步兵四百七名守兵六十  
三名馬三百九十八匹 明制官兵三千三十九名  
馬騾駝二千六百四十四匹  
城守營守兵五百名  
中協波羅營馬兵三百名步兵二百五十九名守兵  
一百名馬三百匹 明制軍丁并守驍軍共八百二  
十八名馬騾三百五匹  
保寧堡守兵八十名 明制軍丁并守驍軍共一千  
二百八十名馬騾六百七十五匹  
常樂堡守兵一百一十名 明制軍丁并守驍軍共  
六百四十八名馬騾二百四十三匹

雙山堡守兵一百名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六百六十名馬騾三百三十一匹  
歸德堡守兵五十名 明制軍丁四百八名馬騾一百一十七匹  
魚河堡守兵一百名 明制軍丁五百名馬騾二百五十四匹  
響水堡守兵一百名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七百八十六名馬騾二百九十八匹  
懷遠堡守兵一百一十名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七百三十九名馬騾三百五十七匹  
威武堡守兵五十名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六百四十名馬騾二百七十四匹  
清平堡守兵一百名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二千二百二十四名馬騾一千五百九十八匹  
東協神木營馬兵一百五十五名步兵六十名守兵二百名馬二百五十五匹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二千四百五十五名馬騾一千三百七十七匹  
黃甫營馬兵八十名步兵五十一名守兵六十六名馬八十匹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一千六百七名馬騾一千一百四十九匹  
建安堡守兵一百二十名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六百八十名馬騾二百四十七匹

高家堡馬兵一十五名守兵一百三十名馬一十五匹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一千五百八十四名馬騾一千五十八匹  
栢林堡守兵一百一十名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六百二十七名馬騾二百二十三匹  
大栢油堡守兵一百名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四百六十六名馬騾一百四十九匹  
永興堡守兵一百一十名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一千一百六十六名馬騾三百九十九匹  
鎮羌堡守兵一百一十名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七百六十六名馬騾二百二十九匹  
孤山堡守兵一百二十名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二千六百五十六名馬騾一千七百六十四匹  
木瓜園堡守兵一百二十名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八百七十九名馬騾二百六十四匹  
清水堡守兵一百名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一千一百二十名馬騾四百二十八匹  
西協定邊營馬兵二百六十名步兵七十五名守兵二百名馬二百六十四匹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二千六百九十名馬騾一千五百六十五匹  
靖邊營馬兵八十八名步兵五十名守兵六十五名馬八十八匹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二千二百五

十五名馬騾九百二十四

龍州堡守兵五十名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五百

五十七名馬騾二百四十七匹

鎮靖堡馬兵一十名守兵一百名馬一十四匹 明制

軍丁并守瞭軍共二千五百三十七名馬騾一千

七百八十九匹

鎮羅堡守兵五十名 明制軍丁并守瞭軍共四百

四十一名馬騾一百六十四匹

寧塞堡馬兵一十名守兵一百名馬一十四匹 明制

軍丁并守瞭軍共二千四百四十五名馬騾一千五

百七十一匹

橋樹洞堡馬兵一十名守兵一百名馬一十四匹 明

制軍丁并守瞭軍共一千八十二名馬騾三百八十

四匹

安邊堡馬兵三十名守兵一百名馬三十四匹 明制

新安邊堡軍丁并守瞭軍共五百九十一名馬騾一

百五十二匹又舊安邊堡軍丁并守瞭軍共二千八

十四名馬騾一千二百二十五匹

磚井堡馬兵一十名守兵一百名馬一十四匹 明制

軍丁并守瞭軍共八百五十名馬騾四百三十三匹

鹽場堡守兵五十名 明制軍丁一百二十名馬八

匹

綏德州城守營馬兵二十名步兵三十名守兵一百

五十名馬二十匹

延安營馬兵二百七十五名步兵一百三十五名守

兵二百名馬二百七十五匹 明制軍丁一半五百

名馬五百匹

宜君營馬兵三百三十名步兵一百八十名守兵二

百五十名馬三百三十四匹

鄜州城守營馬兵三十名守兵二百名馬三十四

附明制

撫標官軍一千八百三十三名馬騾一千五百

九十五匹 入衛三營官軍二千九百六十二名

馬騾三千七十三匹 撫邊都司及衛所操局守

瞭官軍一千五百四十五名馬騾二十一匹 石

澇池堡軍丁并守瞭軍共四百四十二名馬騾二

百一十九匹 三山堡軍丁并守瞭軍共三百七

十二名馬騾二百二十一匹 饒陽堡軍丁二百

二十七名馬騾八十五匹今裁

軍數舊額

明洪武二年延綏守臣建議開設延綏各衛調銓官  
員編選軍士於時有歸附者有收集者有遷克者有  
編撥者共為四等此外有賴字號軍蓋天順初陝西  
衆將李源清出各衛遠年無勾之軍同名同姓而相

推不承者迺悉發榆林衛總伍散之老軍 又成化二年延綏守臣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耐寒敢於戰鬪若選作土兵必能奮力兵部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府谷神木米脂吳堡清澗安定保安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三丁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於時得壯丁五千餘名又弘治中延綏巡撫復題名募土兵名義勇軍計得一萬三百七十六名此延綏土兵之所由始也 又成化八年詔加廝蘭侵套吏部侍郎蔡

卷之三

七

盛會總督王越總兵許寧奏請清解六年七年各省軍之不服水土者暫留實邊與清勾雲南兩廣福建浙江衛所軍人俱解榆林各衛以實邊備巡撫余子俊亦有是議詔可之謂之雜抽軍 又成化六年榆林置衛時三衛老軍摘撥戍邊數少巡撫議從老軍戶內陸續抽選壯丁分四班輪流操備謂之四班壯丁自弘治以後共計得軍四萬三千五百九十四名爲原額 又弘治十二年延綏巡撫陳壽議奏官軍之家三丁內選一丁以補軍伍空缺計選軍二千名又正德五年左通政蘭壽邊各軍戶內五丁以下者擇一丁六丁以上者擇二丁計得軍丁一千五百

二十二名謂之選丁 又嘉靖三十年巡撫張愚奏於免糧土兵餘丁內每免糧五石以下者抽一丁五石以上者抽二丁十石以上者抽三丁三十一年巡撫張所以免糧十石上下者抽一丁俱夏秋備邊過冬疎放謂之免糧抽軍 又成化十二年巡撫余子俊奏綏德衛十二隊每隊五十名共六百四十四名延安衛一十九隊有奇共九百五十三名慶陽衛八隊共四百一十九名凡屯軍每年俱十月初一日到邊備冬次年三月初一日疎放農作嘉靖二十四年巡撫張子立題謂本衛設官操練以備征戰謂之屯軍一名備冬軍 明制江南北淮東西軍衛皆領漕

卷之三

七

運河南山東軍每歲分番戍邊名曰班軍正統初兵部節議輪班官軍陝西西安左前後右四衛潼關衛蒲州守禦千戶所河南南陽衛寧山衛潁上守禦千戶所通共輪班操備官軍兩班計一萬一千六十三員名嘉靖三十一年奏冊尚仍舊其後南陽潁上寧山三衛軍免班南陽等衛軍戍榆歲二月赴邊次年二月放歸嘉靖四十三年巡撫胡志襄疏議免戍三年每年每軍徵銀五兩四錢解鎮募軍之用限滿仍復上班萬曆三年閩邊郎中熊秉元總督石茂華巡撫張守中會議照舊徵銀以資工費而班軍之制廢矣 又嘉靖二十九年咸寧侯仇鸞疏歲徵各鎮兵

入衛以榆林四營更番戍守謂之入衛軍當時呼之爲小馬軍

評曰明之衛所卽唐府兵遺意也自京師達於郡縣之險要者皆立之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所佩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法誠善也洪武初延安侯唐勝宗及長興侯耿炳文等奏訓練陝西都司所屬官軍數目凡三十四衛馬步官軍十六萬七千有奇此大較也自後承平旣久衛所指揮諸官皆世胄不習武而是時之軍士彊壯則占役於權門疲羸則掛名於公府支糧則有其數調遣則無其人卽或一二大臣有意養飭之將領惡其害已而驕悍之卒又輒肆噪呼如嘉靖二十二年延綏巡撫張聰奏糧道王納言之激變并以自効者可鑒也自逃亡者旣不勾補占役者又不着伍急則藉口台募及調遣而已故老軍變而爲土兵土兵變而爲抽邊班軍變而爲改折舉祖宗之法而盡變之以至於亡而不悟悲夫卽京師之三大營額兵三十萬一變而爲團營再變而爲十二營後又引宜府大同榆林遼東邊兵入內府操練名曰外四家而團營之法益壞沿至崇禎末求勝甲冑者而亦不可得矣近在鞏下者且然况九邊之遠哉夫以三十萬之衆生聚教訓積二百年之久宜麗之不可億計矣乃卒守空籍而

### 馬政

國隨之者何也唐兵三變而亡而明與之一轍也鎮馬原額常操輪班備禦官軍騎操馬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七匹皆取足於茶馬鹽中馬免糧馬陣獲馬互市馬死馬而買補之價則以京運地畝給之乃又設以椿朋嚴以馬禁其制固詳且密矣國朝茶馬仍設但鎮兵旣減闔營額馬僅二千九百取之內地而已足故西寧額馬歲止數十匹苑廐之牧以實郵傳而池鹽互市等項盡行罷革惟椿朋與馬禁俱沿明制茶馬洮岷西寧各設茶馬司各番易馬巡撫項忠題請三邊照年輪領後楊一清以西寧距鎮太遠請以洮河馬專給延寧而西寧歸甘肅嘉靖初巡撫張宏因套兵日彊奏請破格給賜額外茶馬二千匹間歲一領從之苑馬設監寺臣主之駐牧平涼以西本鎮唯嘉靖中撫臣張宏奏討苑馬三千九百餘匹給軍鹽中馬天順中每中馬一匹給鹽八十引計兩池歲課四萬五千引每該馬四百五十餘匹尋以所中馬不堪征操奏准折價每引一百道中銀五十兩計二馬之引可克三馬之費每歲解鎮後池爲寧夏所借正統中復歸本鎮然鹽政大壞徒存空名而已免糧馬始自成化九年余子俊題免土兵本戶稅糧二十石以下并其差役專買本



軍馬匹牧養共軍四千八百六十八名免糧六萬四千九百三十八石該馬四千八百六十八匹至萬曆四十四年巡按沈涵奏請免糧買馬不若徵銀給價始令土兵每糧一石徵銀三錢三分延慶二府徵解榆林以管糧通判司之凡土兵買馬每匹價銀十二兩然其後獎寶漸滋鎮城軍丁非土兵而往往冒領東西二路雖土兵不得給價及巡撫鄭汝璧嚴覈着令鎮城土兵仍給價十二兩而三路土兵各給五兩焉 陣獲馬嘉靖以前凡奪獲馬匹盡行給賞未幾擇驕馬給軍伍而驟馬駝牛與本軍其後并取變賣克撫賞費而士氣衰矣 互市馬始自嘉靖中仇鸞

奏許馬市計節次易馬六千匹分給軍士及萬曆末

十

吉能乞款每歲除貢馬三百四十四匹外互市之馬不滿二千應壯者給軍老羸者變價克賞 京運馬價正統初年軍伍缺馬奏發內帑銀六萬兩買馬給軍副是無定額惟遇馬缺巡撫奏討或三五萬或六七萬嘉靖十一年至十萬後更以畿甸馬兼給弘治中陳壽奏討四戶馬三千匹正德中兵部咨給保定寄養馬二千四百匹陳璘奏討紫荆關馬三千匹嘉靖時張宏又奏討紫荆關四戶馬三千匹凡募軍俱有奏討馬價每匹給價十二兩與椿朋每匹十兩者不同 地畝馬價成化六年兵部議馬價不足於屯田

內每頃出銀一錢屯官徵收解鎮收買戰馬給軍不許那移年終奏報計榆林衛五百五十九兩三錢銀德衛二百九十六兩九錢一分延安衛五百九十八兩八錢七分慶陽衛三百三兩六錢共一千七百五十八兩六錢八分至萬曆末年水旱連欠加以侵漁歲貯不滿三百金矣 椿朋成化十三年兵部議行各邊凡馬匹遇有倒失酌量官軍朋舍出銀買補每年遇雙月都指揮出銀一錢千百戶鎮撫七分旗軍五分走失被盜者各加五錢扣存官軍照時買馬約一年應扣五千餘兩鎮巡官半年一奏報

評曰盜與馬何與哉天下有盜而無馬者矣馬之待

十

盜乎盜之待馬乎馬與盜果相輔而行乎何馬禁甚嚴而盜猶如故也此與壽王挾弓矢之對同然無有一人為

上言者可歎已使非

朝廷洞然而弛其禁則陝西四川貴州民間之苦將何所告懇哉嗚呼民之種馬養馬俵馬之獎極矣至本朝而始革今又與民同其利則塞之斥也亦何難致橋姚之富耶

軍器

大小車三十九輛 一丈長空木桶砲四位 小竹火箭七千五百枝 五尺長空木桶砲一位 生鐵

小炸砲五千四百三十箇 生鐵大炸砲九箇 火  
 箭桶一十三箇 鐵箭一百四十四枝 遮牌八面  
 磁炸砲八箇 生鐵礮二箇 生鐵礮七箇  
 百七十箇 紙火繩五十六根 刀五口 餘頭九  
 十箇 大鉛子一百二十箇 鉛子六百箇 烏鎗  
 鉛子三百九十六箇 大小鐵子五十四萬四百二  
 十七箇 火礮三十六箇 磁炸砲二百八十三箇  
 鐵炸砲二百四十二箇 竹杆六千八百五十六  
 根 火箭墜二百七十箇 火箭頭一千四百八十  
 箇 起火三百一十箇 大小石子一千三百五十  
 箇 熟鐵盞口砲一十八位 鎮殿銅將軍砲四位  
 鎮殿銅發貢壺砲四位 鎮殿生鐵將軍砲六位  
 生鐵馬腿飛砲二十三位  
 計曰兵家言火攻者非若近今之佛郎機三出連珠  
 百出先鋒母子火獸布地雷十眼銅砲四眼神鎗諸  
 器即明初之破張士誠者用砲而非砲也砲者飛石  
 也俗文從石也豈不用石而鑄鐵製藥爲之失其義  
 矣蓋佛郎機自嘉靖初得番人蜈蚣船鏡法始以後  
 各邊遂恃爲長技若夫平原易地劍戟相當固無所  
 施即有險阻又極重難致則宜於守而不宜於攻也  
 明矣語曰火攻固是下策而況本非兵法之所有乎  
 烽火

舊制遇警日則舉煙夜則舉火鳴砲一沿邊傳至鎮  
 城若不退每一時照前舉行一次如出境日舉空煙  
 夜舉空火不鳴砲其三五十騎至百騎日則懸黃旗  
 一夜則懸燈籠一二三百騎至五百騎日則懸青衫  
 一夜則懸燈籠二六七百騎至千騎以上日則懸皮  
 襖一夜則懸燈籠三五七千騎至萬餘騎日則懸青  
 號帶一煙煙一夜則懸燈籠四  
 東路煙火一把則爲 黃甫川 清水營 木瓜園  
 孤山二把爲 鎮羌 永興三把爲 神木 大  
 栢油 栢林四把爲 高家堡 建安五把爲 雙  
 山地界雙山墩起至常樂瓦 善坡墩止七把爲 常  
 樂橫河墩起榆林城永昌墩止八把爲 榆林城永  
 昌墩起保寧鎮疆墩止  
 西路煙火一把則爲 新興 磚井 石澗池 三  
 山 定邊 鹽場 饒陽水二把爲 把都河 柳  
 樹澗 新安邊 舊安邊三把爲 鎮靖 鎮羅  
 靖邊 寧塞四把爲 威武 清平 龍州城五把  
 爲 波羅 懷遠六把爲 響水七把爲 保寧八  
 把爲 榆林城永昌墩起保寧鎮疆墩止  
 評曰嘗攷永樂時總兵官武安侯鄭亨敕書云各處  
 煙墩務要增築高厚於煙墩上收貯五箇月糧食柴  
 薪并置藥弩於上就於煙墩傍邊開井并外圍牆與

煙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一箇煙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坍塌噫其綱繆之至計與及甚哀也李賊過雁門度居庸烽火無一傳矣雖曰天命而使狐鳴之盜無斬山緣道之艱者人謀非也

按各邊鎮守官有總兵副總兵參將遊擊總兵總一鎮之兵謂之正兵副總兵分領三千謂之奇兵遊擊分領三千往來防禦謂之遊兵參將分守各路東西策應謂之援兵此邊兵之制也而後其衰矣

延綏鎮志卷之二 二之四  
食志

屯田

榆林衛原額屯地共五千七百七十四分內官地七十四分屯地五千七百分以六分共地三萬六千九百六十分除撥附鎮田七十四分爲隻身百戶外共五千七百分自威武以西盡定邊界南接保安塞合水環縣北至剗剗二邊其屯田軍丁原係延慶二府召募及賴字號軍籍各五所每分徵糧六石共徵糧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八石成化中增馬價銀五百五十九兩三錢萬曆後除荒地一千八百四十二頃零實存地三萬六千一百一十七頃二十九畝零增糧六千八百六十一石五斗零共實徵糧四萬一千四百二十石四十三升零增均徭銀一千八百五十二兩四錢零增九釐銀一百四十兩五錢馬價除荒實徵銀九兩四錢八分

國朝順治年間題免荒地三萬四千二百九十六頃四十五畝五分康熙三年本衛實熟地一千八百二十頃八十三畝六分徵糧二千一百五十一石五斗七合零徵九釐銀一百兩二錢六分七釐零均徭銀三十七兩七錢六分七釐零俱分隸中西二路各堡清平堡實熟屯地一十六頃七十

三畝五分徵糧二十石一斗四升一合均徭銀八錢四分五釐零 龍州堡實熟屯地一十三頃八十九畝徵糧一十六石六斗六升八合均徭九釐銀八兩五錢八分九釐零 鎮靖堡實熟屯地六十六頃七十五畝徵糧八十石一斗四合均徭銀五兩四錢二分五釐零 鎮羅堡實熟屯地九十五頃七十五畝徵糧一百一十四石九斗均徭銀八兩三錢五分九釐零 靖邊所實熟屯地四十一頃二畝五分徵糧四十九石二斗六升六合零均徭九釐銀一十三兩二錢九分五釐零 寧塞堡實熟屯地五十頃一十九畝徵糧一十二石九斗四升四合均徭九釐銀五兩八錢四分六釐零 楊樹灣堡實熟屯地三百五十頃九十四畝徵糧四百三十一石一斗二升八合均徭九釐銀一十五兩四錢六分一釐零 舊安邊堡實熟屯地四百五十八頃八十六畝六分徵糧五百五十石六斗三升九合零九釐銀四十兩三分零 新安邊堡實熟屯地一百四十頃四十一畝徵糧一百六十八石四斗九升二合均徭銀八兩六錢一分九釐零 磚井堡實熟屯地二百八十六頃六十七畝徵糧三百四十一石四斗九升四合均徭九釐銀一十五兩九分九釐零 定邊所實熟屯地二百八十頃六十九畝五分徵糧二百九十四石三斗八

升五合均徭銀五兩五錢九分三釐零 三山屯實熟屯地二十五頃二十九畝徵糧二十五石五斗九升四合九釐銀一十一兩一錢一分一釐零 隻身下實熟屯地六十二頃五十二畝五分本衛徵糧七十五石一斗六升八合 界北新增原額地四百四十三頃七十九畝三分糧五百六十三石一斗九升零草四百八十四束順治年間題免荒地四百六頃八十八畝三分今成熟地三十六頃九十一畝坐落龍州堡一十五頃八十四畝徵糧二十石二斗五升六合草八束一十四斤靖邊所二十一頃七畝徵糧二十五石五斗九升五合零草二十八束十斤零 南關夾道原額屯地五頃五十畝徵糧六石六斗坐落鎮靖堡今熟地二頃四十四畝徵糧二石九斗二升八合 界石迤北原額屯地五十八頃六十三畝徵糧二百石坐落本衛城南今折徵銀二十一兩二錢七分一釐零 廢糧地原額三千五百四十四頃二十畝八分徵銀一千九百七十六兩八錢一分八釐零又丁祭銀二十二兩一錢一分三釐今靖邊所徵熟銀八兩一錢八分三釐 鎮靖堡原額地二百一十五頃五十一

三十分熟地二十一頃六畝徵銀二十一兩六分  
靖邊所原額地三百一十七頃一十三畝五分三釐  
今熟地三十頃徵銀一十二兩二錢二釐零定  
靖邊所原額地一百五十七頃六十五畝今熟地三頃  
八畝七分零徵銀一兩五錢 碑并堡原額地八百  
四十八頃六十六畝八分今熟地一十三頃四十二  
畝六分徵銀八兩七分  
綏德衛原額屯地五千七百分每分一頃二十畝該  
地六千八百四十頃除石所美楊二百戶屯地嘉靖  
初築邊塞入夾道內并百戶裁去共實在屯地六千  
六百三十六項內雜清澗綏德吳堡爲下屯北自來  
脂腹州以東盡威武距鎮城內鼓樓界爲上屯每分  
各有籽粒糧草不等共徵糧一萬七千七百六十六  
石五十五升九合一勺徵草二萬二千二百七厘  
成化中增馬價銀二百九十六兩九錢一分一萬曆  
末加徵九釐銀七十一兩五錢七分 零軍器銀  
二百七十五兩六錢四釐均係銀一千一百二十九  
兩一錢七分七釐零均係無定額每歲本衛酌其經  
費多寡詳撫院批允開徵減馬價十八兩四錢八分  
六釐實徵馬價銀二百七十八兩五錢二分四釐  
國朝順治年間題免荒地五千一百五頃五十二畝  
康熙三年本衛實熟地一千五百三十九頃六十六

畝四分徵糧四千一百四十九石九斗二升一合二  
勺零草五千三百二束六斤零馬價九釐軍器均給  
諸項銀俱仍舊額內實熟屯地四百六十七頃六十  
五畝三分零徵糧一千三百三十二石六斗六升九  
合草二千六束五斤零屬本衛新建倉徵收 又上  
三屯實熟地四百頃四十六畝一分零徵糧一千四  
十石四斗七合零草一千二百四十一束零屬本衛  
經歷司徵收納鎮城廣有倉餘分屬  
中路各堡 保寧堡實熟屯地七十八頃六十六畝  
徵糧二百二十七石三升四合零草二百六十五束  
六斤零 雙山堡實熟屯地一百二十五頃一十八  
畝徵糧三百五十二石八斗五升零草四百一十九  
束五斤零 魚河堡實熟屯地一百四十五頃五十  
一畝七分徵糧三百六十四石二斗九升零草四百  
三十束六斤零 響水堡實熟屯地一百四十八頃  
六十三畝四分零徵糧三百二十三石二十四升二  
合零草三百六十七束七斤零 波羅堡實熟屯地五  
十七頃六十三畝徵糧一百四十九石八斗八升一  
合零草一百九十五束三斤零 懷遠堡實熟屯地  
五十七頃二十七畝徵糧一百六十三石八斗一升  
六合零草一百九十一束四斤零 威武堡實熟屯  
地七十七頃二十四畝徵糧二百四十二石三斗七

升一合零草二百五十七束一十四斤零 清平堡  
實熟屯地二十七頃八十四畝五分徵糧八十二石  
八斗二升四合零草九十三束七斤零  
界北新增額地四百七頃三畝糧一千一百九石  
六斗六升零草二千一百二十束九釐銀一百八十  
四兩九分八釐零願治年間題免荒地二百六十頃  
四十一畝今成熟地一百四十九頃九十二畝糧四  
百四石一十四升八合零草七百四十五束一十五  
斤零九釐銀一百五十五兩九錢六分零  
夾道廢糧地原額四千五百六十三頃二十二畝在  
界石北馬路南與草場相參環諸澤中頗稱膏腴但  
切近太邊視邊事之緩急爲地畝之荒墾官給牛具  
每歲照牛徵租萬曆中徵糧至九千七百九十七石  
二斗二升後改本色爲折色以充撫賞之不敷及明  
季屢荒加之變亂熟者百不存一今中路各堡則熟  
地七十頃五十畝徵銀八十兩一錢五釐零西路各  
堡則熟地二百四十五頃九十八畝七分徵銀一百  
七十四兩九錢三釐零  
延安衛原額地三十七十二頃六十六畝八分糧一  
萬四千五百七十一石七斗零草二萬二千四十一  
束坐派延豐等倉上納馬價等銀六百二十六兩二  
錢一分零今裁併膚施縣而地之近邊者則屬之於

西路各堡 龍州堡實熟屯地八頃八十四畝糧四  
十二石四斗七升零草六十四束 鎮靖堡實熟屯  
地一十六頃三十六畝糧七十八石五斗五升草一  
百一十九束 鎮羅堡實熟屯地一十頃七十四畝  
五分糧五十一石五斗九升四合草七十八束零  
靖邊所實熟屯地三十頃一十一畝五分糧一百一  
十七石三升零草一百六十八束零 寧塞堡實熟  
屯地二十五頃五分糧一百二十石七升零草一百  
八十三束零  
東路柏林堡原額廢地二十七頃一十畝糧五十四  
石二斗折徵銀三十二兩五錢二分 大柏油堡原  
額廢地二十一頃七畝糧四十二石一斗四升折徵  
銀二十五兩二錢八分四釐 神木營原額廢地四  
十四頃九十二畝糧七十四石三斗八升折徵銀四  
十四兩六錢二分八釐 永興堡原額廢地三十七  
頃四十六畝五分糧七十四石九斗三升折徵銀四  
十四兩九錢五分八釐 以上四堡原額全  
鎮羌堡原額廢地二十五頃糧五十石八斗一升折  
徵銀三十兩四錢八分六釐 孤山堡原額廢地一  
百四十一頃七十三畝八分零糧二百七十三石八  
斗七升六合零折徵銀一百六十四兩三錢二分零  
木瓜園堡原額廢地九十三頃七十畝五分糧一

百七十九石八斗六升折徵銀一百七兩九錢一分  
六釐 清水營堡原額廢地八十頃五十一畝五分  
糧一百五十三石三斗八升折徵銀九十二兩二分  
八釐 黃甫川堡原額廢地一百五十八頃二十六  
畝五分糧三百一十石四斗二升五合折徵銀一百  
八十六兩二錢五分五釐 以上五堡今  
歸併府存糧

高家堡原額新增地五十頃九十五畝二分內除荒  
地三十五頃一十三畝七分實熟地一十五頃八十  
一畝五分每畝徵糧二升其糧三十一石六斗三升  
草四十八束

金枝縣志卷之三

八

評曰屯田足食由來尚矣明制延綏三衛各設千戶  
所五一所統百戶所十每百戶所百戶一員總旗二  
小旗十領軍一百名地一百餘分以三分守城七分  
屯種法未嘗不善也自後承平日久武事廢弛衛中  
軍丁卽一贅上諸生皆得而奴使之百戶又敢有其  
田哉卽巡方御史及清軍之官執簿呼名惟遺奴客  
克數而已宜其客兵日多糧餉日匱而國勢日以不  
支也可不鑒哉

### 折色

廣有庫額收衛堡州縣起解銀四萬一百五十三兩  
六錢九分四釐零 綏德衛起運地丁折色馬價九  
釐軍器鐵料均徭等銀一千六百五十七兩九錢六

分零 榆林衛起運地畝折色九釐草場養廉地租

廢糧等銀三百九十九兩一錢九分三釐零 保寧

等堡起運廢糧地畝并新墾廢糧養廉銀四百四十

兩七錢三釐零 高家堡起運九釐銀四兩八錢三

分四釐零 鄧州起運地丁雜項銀四千六百七十

一兩五錢八分五釐零 延川縣起運地丁雜項等

銀一千三百九兩八錢九釐零 宜川縣起運地丁

雜項銀三千三十七兩五錢六分五釐零 延長縣

起運地丁雜項銀八百七十兩二錢五分五釐零

中部縣起運地丁雜項銀一千七百二十五兩六錢

三分五釐零 洛川縣起運地丁雜項銀六千四百

延綏縣志卷之三

九

四十六兩九錢七分五釐零 米脂縣起運地丁雜

項銀一千六百六十九兩三錢六分四釐零 綏德

州起運地丁雜項銀二千六百二十一兩六錢七分

九釐零 安定縣起運地丁雜項銀一千三百四十

八兩一錢八分四釐零 安塞縣起運地丁雜項銀

八百七十一兩三分九釐零 葭州起運地丁雜項

銀二千五十五兩五錢三分二釐零 神木縣起運

地丁雜項銀一千六百五十二錢九分八釐零 保

安縣起運地丁雜項銀六百五十三兩四錢七分八

釐零 宜君縣起運地丁雜項銀一千九百一十四

兩七分四釐零 清澗縣起運地丁雜項銀一千八

秋糧	宜川縣粟米三千石黑豆六百石	甘泉縣
石	米脂縣小麥五百六十三石三斗豌豆五百八十	
	石外加脚耗三斗官爲轉運	綏德州小麥七百石
	九斗三升豌豆一百石俱赴延安府延豐倉上納每	
	脚耗二斗官爲轉運	洛川縣小麥八百三十一石
	三百石俱赴綏德廣盈倉上納以上二縣每石外加	
	俱赴綏德廣盈倉上納	延長縣小麥六百石豌豆
	夏稅	宜川縣小麥一千四百五十石豌豆六百石
	五束零	零料四千八十六石四斗六升零
		草七萬六千
		廣有倉本色糧米共九萬二千八百七石一斗三升
		明制稅糧
		鎮城南門稅課司每歲約解銀四百八十兩有奇
		零
		延安稅課司額解銀一百六十八兩二錢三分八釐
		三十兩
		五錢八分六釐零
		吳堡縣起運地丁雜項銀一千
		零
		膚施縣起運地丁雜項銀一千三百一十二兩
		運地丁雜項銀一千七百七十九兩八錢二分一釐
		雜項銀五百八十一兩三錢七分六釐
		府谷縣起
		百五十六兩五錢一分三釐零
		甘泉縣起運地丁

秋糧	中部縣粟米一千四百四十石	洛川縣粟米
	一千五十六石二斗三升	宜君縣粟米四千五百
	二十八石八斗九升	延長縣粟米六百三十五石
	黑豆二百石	甘泉縣粟米四百二十石二斗六升四
	合黑豆二百二十三石三升	邠州粟米四百八十
	五石八斗七升四合黑豆二百五十石	綏德州粟
	米四千石	
	各堡本色糧餉	
	膚施縣糧三千六百三十二石七斗納鎮靖堡	邠
	州糧八千七百一十八石四斗納靖邊	中部縣糧
	四千八百九十石一斗納綏德倉	甘泉縣糧二千
		榆林衛新增粟米三百三十七石八斗黑豆五百
		三十五石二升
		廣儲倉本色糧米
		夏稅
		宜君縣小麥二千六百七十三石六斗四升
		赴延安府延豐倉上納每石外加脚耗三斗官爲轉
		運
		栗米一千二十六石七斗二升黑豆二百一十三石
		二升
		洛川縣粟米一千一百三十八石
		邠州粟
		米一百五十石
		米脂縣粟米三千二百五十九石
		七斗黑豆一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九升
		綏德州
		粟米三百三十七石八斗黑豆五百三十五石二升



六百四十石納靖邊營又八百一十一石三斗納常樂堡 延長縣糧五千八百二十二石九升納綏德倉又三百石納常樂堡 延川縣糧五千七百二十三石納魚河堡 清澗縣糧四千六十四石三斗納歸德堡 米脂縣糧一百二十石納常樂堡 葭州糧一千九百八十九石五斗納建安堡又一千二百石納高家堡又九百三十二石五斗納雙山堡 吳堡縣糧五百四十二石四斗納魚河堡 神木縣糧一千三百二十六石存本縣倉 府谷縣糧一千一百四十三石五斗納木瓜園堡又四百石納清水營安定縣糧一千四百三十七石納清平堡又九石九斗九升納龍州堡 保安縣糧一千一百四十二石四斗納寧塞堡 安塞縣糧二千八百八十石三斗納靖邊堡 榆林衛糧二萬七千五百三十三石納威武堡 綏德衛糧五千一百六十七石五斗納綏德本倉又一千六百六十石二斗納鎮城又一萬九百八十八石八斗五升納高家雙山響水魚河波羅威武懷遠七堡

廣有庫折色銀兩京運銀共十八萬四千三百零民運銀共二十一萬七千兩零 陝西布政司夏秋糧草銀一十八萬四千兩零 西安府夏稅秋糧一十四萬八百八十石零馬草二十八萬一千四百二十

八束零各折價不等共銀十三萬七千四百六十八兩零 延安府夏稅秋糧糧四萬四千二百二十石零馬草二十萬六千四百九十二束零各折價不等共銀三萬七千二百二十一兩零 鳳翔府夏稅七千二百五十八石馬草二萬四千三百四十八束零各折價不等共銀六千九百六兩零 慶陽府秋糧一千石米豆折價不等共銀二千三百四十二兩五分零 漢中府馬草一千五百八十六束零每束折銀四分共銀六十三兩四錢六分零 河南布政司河南等府夏稅七萬八千石折價不等共銀三萬四千兩

西路各堡折色 龍州堡原額各項折色銀五十九兩三錢零 鎮靖堡原額各項折色銀一百五十五兩零 鎮羅堡原額折色銀三百一十九兩零 靖邊所原額各項折色銀三百九兩六錢零 寧塞堡原額各項折色銀六百八十一兩四錢零 柳樹澗堡原額各項折色銀四百三十九兩零 安塞堡原額各項折色銀三百 十五兩七錢零 磚井堡原額各項折色銀四百一十七兩零 定邊營原額各項折色銀三百四十九兩零

戶口

有明時三衛皆軍也今占籍而為民然流亡者十不

一二於順治年間編審漸次安集矣

榆林衛戶丁實在三百一丁額徵銀一百七兩四錢

九分

綏德衛戶丁實在二百九十二丁額徵銀二百三十

四兩

延安衛戶丁實在一百二十九丁額徵銀一百一十

九兩七錢歸膚施縣

賦餉

國朝官與兵俸餉米乾糧銀共二十萬五千七百七

十三兩七錢五分六釐零馬戰兵每名春秋月支銀

二兩夏冬月支餉糧二石步戰兵春秋月支銀一兩

五錢夏冬月支餉糧一石五斗守兵春秋月支銀一

兩夏冬月支餉糧一石外堡守兵月支銀九錢其馬

匹鎮營冬夏季每匹月支料五十春季月支乾銀九

錢冬春季月支料九十秋季月支乾銀五錢各營堡冬

春每匹月支銀九錢夏秋月支銀五錢同明制康熙

三年加鎮軍月米每名月支米三斗給折色銀四錢

唯南路諸營以內地不加明制每守軍一名月支

餉一石本色二斗折色八斗每斗領銀七分共銀五

錢六分其戰兵自一石起遞加至一石八斗止親校

力分爲九等亦止支本色米二斗餘各照數領銀至

馬匹綠鎮城草地少每匹春草料銀月支一兩二

錢

錢夏秋月支九錢外堡冬春秋錢夏秋五錢俱按月

給

許曰孔邊舊無客兵止有主兵歲輸民運屯鹽足以

自給未嘗有所謂兵餉也即余子後初開榆林衛時

增置城砦以民運不繼奏請江南折糧銀以備緩急

然不過一時之權計也自後軍政不修屯鹽漸廢

發帑益歲以爲常嘉靖之末延綏一鎮軍餉年例費

以二十七萬計況萬曆以後之紛擾哉夫以在邊數

十萬之衆不耕而仰食於民國家之力而曰不因者

未之有也

運法

京運折色者本鎮之年例銀也成化以前止三萬後

增至四十餘萬今停

民運折色者正德以前行之及馮清以便民爲言始

爲改折若西安延安鳳翔慶陽四府及河南省共計

二十餘萬今止延安一府解鎮餘解藩司轉給

民運本色者明初河南及陝西各府正德後止延安

一府今止延北十州縣矣

屯運本色者昔有延慶等衛今止榆林二衛除荒徵

熟者是

空運者明成化中鄭延本色輸鎮城環慶等處輸邊

堡嘉靖中巡撫張子立所設也今廢

銀易者本色之數或不敷則以折色及鹽引銀兩市粟入倉以備軍儲今廢

評曰天賦中戶部尚書楊鼎奏請師占人法於黃河轉運沿河置倉遞相委輸嘉靖時御史徐汝圭又言延綏宜漕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而卒不果行者何哉蓋戎馬之地舟楫非其便也至榆水通閘水通河中有湍石不數處閒用陸運避之似可行船漕也然無徵不信而與之慮始難矣

### 草場

牧馬草場共一十六萬二千三百三十頃三十畝

鎮城三千七百八十頃在城東平常樂堡一在河西沿邊抵營水堡 響水二千

九百十六頃 波羅二千九百十六頃 懷遠二千

九百十六頃 威武五千四百四十三頃二十畝

清平五千八百二十二頃 龍州七百五十六頃

鎮靖一千七十二頃 靖邊二千二百四十頃 寧

塞三千四百九十三頃 把都河六千八百四頃

永濟一萬一千六百八十頃 新安邊八千五百五

頃 舊安邊八千九百九十頃 新興一萬二千九

十六頃 石灣池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 三山一

萬三千五十一頃五十一畝 饒陽八百十頃 定

邊八千一百九十九頃 常樂一千四百九十頃九十畝

雙山三千五百六十四頃 建安五百六十一頃

六十畝 高家三千二百九十四頃 柏林三千二

十四頃 大柏油二千一百八十七頃 神木三千

二百四十頃 永興九百七十二頃 鎮羌一千八

百九十九頃 孤山五千六百七十頃 木瓜一千八

百一十四頃四十畝 清水三千一百三十三頃

黃甫川二千九百十六頃 歸德一千九百四十四

頃 魚河八十二頃

評曰牧馬之地宜高涼善水草則大蕃息今延鎮之

草場大抵不可考獨鎮城歸德之南常樂之東疆畝

猶未湮滅而常樂之鴛鴦湖為尤善昔時至京秋湖

中草衰即科發葭州各堡之民刈運至鎮城此誠芻

豢之不可闕者也今總鎮許公念此民勞乃於湖之

濱置五六閑畜牧於中歲省民夫以數千計而逸特

教馳之法又出而時放焉害馬者去民其休息乎

### 鹽法

大小二鹽池明附靈州鎮兵歲給鹽引十五萬六千

四百八十二引池引八萬五千七百三十二引每引納銀五錢 共銀六

萬七千六百二十五兩五錢零鹽商照時估糴米豆

赴鎮城保寧及東路各堡上納以東路無屯而延南

州縣道遠難運故也納畢始領引赴產鹽所支鹽天

順四年太監王青奏請中馬小鹽池額課三萬引大

鹽池一萬五千引成化八年每引中銀一錢五分延

寧三鎮兼放正德十年輪年解發三邊買馬始延綏  
次寧夏次甘肅時二池額課止一萬三千九百餘引  
嘉靖二年戶料給事中王瑄條奏停革買馬專一色  
商以供茶馬芻豆九年總制王瓊以大鹽池去靈州  
頗遠且齊通延綏奏改屬本鎮乃分大池額課三百  
餘引每鹽二百斤入價三錢五分西路管糧道開中  
明制榆林倉准引一千四百保寧倉准引五百常樂倉准引一千四百  
林倉准引一千四百雙山倉准引五百高家堡准引七百柏  
林倉准引一千四百永興倉准引六百建安准引六百神木准引六百  
先孤山木瓜清水黃甫諸倉舊志已不載  
引數今無攷

國朝鎮兵裁減停止邊引歲額引一萬四千四百道  
徵銀二千二百四十六兩四錢行之於延安府十三  
州縣及西路各堡而已監池官有靈州州同一員鹽  
場堡大使一員隸慶陽府  
西路各堡鹽課 龍州堡原額鹽引七十二張徵課  
銀一十一兩二錢三分二釐 鎮靖堡原額鹽引一  
百四十五張徵課銀二十二兩六錢二分 鎮羅堡  
原額鹽引一百三十張徵課銀二十兩二錢八分  
靖邊所原額鹽引一百一十六張徵課銀一十八兩  
九分六釐 寧塞堡原額鹽引七十二張徵課銀一  
十一兩二錢三分二釐 柳樹溝堡原額鹽引一百

一十五張徵課銀一十七兩九錢四分 安邊堡原  
額鹽引三百二十五張徵課銀五十一兩七錢 磚井  
堡原額鹽引二百五十三張徵課銀三十九兩四錢  
六分八釐 定邊營原額鹽引一百七十六張徵課  
銀二十七兩四錢五分六釐 三山屯原額鹽引一  
十四張徵課銀二兩一錢八分四釐 鹽場堡原額  
鹽引一十五張徵課銀二兩三錢四分 鏡陽屯原  
額鹽引七張徵課銀一兩九分二釐 以上三屯營今  
馬湖峪三眼泉周田寨鹽即碎金驛鹽也漢家弘羊  
大農部丞隸上郡之獨樂鹽官宋改獨樂為永樂在  
今魚河堡碎金驛康家灣之南隸魚河堡計鹽鍋起

稅每熬鹽鍋一口歲徵鹽十二斤共鍋八百二十八  
面該鹽九千九百三十六斤徵解榆林衛為賞夫匠  
支用鹽地每畝稅銀九釐共地一百五十四頃五十  
七畝六分該銀一百三十九兩一錢一分九釐徵解  
榆林監收通判衙門為榆林衛儒學廩生饌糧支用  
凡鹽行路道近供鎮城中東二路營堡并附近州縣  
舊志中未經註明以故源於多年今於康熙十二年 中 東二道審定神木  
府各二廳及東野各堡俱行魚河堡票稅神木票額銀五百五十張額徵銀三  
十兩額徵銀二十五兩二錢  
國朝除荒外歲徵銀一千三百六十兩零克餉城堡  
廳印給小票行之名曰票稅 魚河堡 鹽額銀二百八十五兩  
四錢其票九千二百四十張每張額鹽一石稅銀六分共計稅銀五百五十七  
兩四錢六分九釐又徵榆塞堡額銀二百三十三兩八錢內地稅一百八十

經德州 鹽課一百八十五萬石銀二百六十七萬  
八錢五分又檢庫庫銀六十六萬石  
脂縣 鹽課二百九十一萬石

按鹽池考之西漢朔方郡有青鹽澤金蓮鹽澤又  
北地之弋居上郡之獨樂龜茲屬國都尉西河之  
富昌朔方之沃塋五原之城官各有鹽官唐有鹽  
池十八其在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及密池細項  
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  
回樂池弘靜池與會州河池皆輸米以代鹽安北  
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  
德今鎮屬之池東有長鹽池紅鹽池西有西紅鹽  
池鍋底池狗池及大鹽池其長鹽池兩紅鹽池鍋  
底池俱僻境外固無容議而西路如狗池與寧夏  
之柳陽一堡無故棄之惜哉

附考環慶兵備副使一員成化八年巡撫馬文昇  
奏設住環慶弘治初裁革未幾巡撫熊紳議復兼  
管靈州鹽法正德元年都御史楊一清奏准靈州  
大鹽池增一萬五千引小鹽池增三萬引額課其  
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并  
臥引銀一錢每年該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其行  
鹽地方計通漢鳳二府與河東鹽池兼發賣所收  
銀兩俱送慶陽同原官軍寄放聽慶陽兵備兼理  
是後委慶陽府同知張賢監小池通判趙翰監大

池額增課引共五萬九千有零外仍有餘鹽鹽法  
通行至嘉靖十年總督尚書王瓊奏革環慶冗員  
兵備遂以鹽法屬之寧夏兵糧道而批驗所復移  
於甜水堡計已二十餘年損課幾不下百二三十  
萬嘉靖三十五年奏改鹽法於慶陽分守道又行  
花馬池郎中兼領併歸延鎮今之管鹽者雖有州  
同大使然鹽課仍屬之榆林道考成則轄之於慶  
陽府事權不一尚有可議者也

計曰鹽法者何蓋佐屯田之不足者也自洪武永樂  
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上納本色商人欲求鹽利預  
於近邊轉運或於屯地開耕故邊方米豆無甚實之  
時弘治開贖貨之臣有葉琪者受商人金奏廢赴邊  
報中之法以引鹽之銀悉輸戶部太倉始有賞送之  
煩而邊儲乏矣嘗考正德五年去弘治猶未遠也而  
戶部侍郎叢蘭整理陝西糧餉即有令百姓徵銀二  
兩五錢准米一石者矣病國病民已受其弊誰為厲  
階至今為梗嗚呼

茶法

國朝順治十年榆林神木二道始行茶法從御史姜  
圖南之請也中路紅山山口額發茶引一千道徵價  
銀三千九百兩東路神木黃甫市川市口額發茶引三  
百三十四道徵價銀一千三百二兩六錢其引於巡

按茶馬察院領繳商人俱往荆襄市茶至邊口易賣康熙七年歸併巡撫甘肅都御史而司其出入者則屬之中東兩廳焉至契稅雜稅大使掌之

評曰茶字不見於經乃引詩及周禮之茶字證之或云自唐以前不知有茶者皆非也按晏子春秋嬰相齊食脫粟飯茗菜而已漢王褒僮約曰五陽買茶三國韋曜傳曜素不飲賜茶薺以當酒夫茶之粗者曰茗晚取者曰薺而皆見於史傳第不若今時之用之盛耳夫唐之時回紇入朝驅馬市茶德宗建中開趙贊始興茶稅得緡錢四十萬使舉世不知而回紇者從而市焉則回紇之智不幾出陸羽之上與

### 煙稅

煙性熱味辛有毒主寒溼胸脇痞滿益津止飢多食傷氣嶺南江東諸州及齊魯秦晉開往往有之射利者藝之於圃其苗挺生如葵其葉光澤形如紅蓼不相對高數尺三伏中開花色黃八月採陰乾用酒洗切成絲而各省之有名者崇德煙黃縣煙曲沃煙美原煙焉惟日本之倭絲爲佳

黃甫川市口比他處較盛昔年行茶者與煙并至每歲額課千餘金不數年邊口既衆市利甚微又從而征之商遂大困康熙二年總督白如梅疏請蠲免從之至今謳思焉夫始也煙茶並行既以煙困而止今

之茶猶昔之煙也蓋套中有板城者去張家口古北口及殺虎口最近私茶盛行而莫之禁甚至紅山市外反有以北直山西之茶在彼中交易者矣則茶之滯而不行宜哉夫榆中之商皆小賈也今之貨留而無息惟有智盡能索已耳司計者其思所以蠲惜之乎

評曰鹽茶及煙之在今日皆服食之不可缺一者矣然鹽則有鹽字之疑茶則有茶字之疑而煙則有菸字與蕪字之疑又不見於本草方書藥譜將從何而取信哉雖聖人亦有所不知者其神農之謂與神農時白民進藥獸人有疾病獸輒如野外銜一草歸服之卽愈風后隨而筆之於書如方悉驗故曰神農師藥獸大禹師黃熊非虛也然煙也用火然之服之而醉名之曰煙酒又謂之相思草余嘗深思之終不得其解嗟乎躑躅之酒烏喙之脯葦若之膏野葛之乳物化者有然矣又安得而求其甚解也哉

### 市集

邊市距鎮城之北十里許爲紅山市又東爲神木市又東爲黃甫川市皆屬國互市處也正月望後擇日開市間一日一市鎮人習蒙古語者持貨往市有土城不屋陶穴以居或施帳焉其貨則綢茶蘇布綽段鹽煙不以米不以軍器蒙古之至者則羊絨駝毛狐

皮羔皮牛羊兔不以馬

鎮城及營堡俱有市而沿邊村落亦閉有之如黃甫川之呆黃坪清水營之尖堡子神木營之紅寺兒清水平高家堡之豆峪萬戶峪建安雙山之大會坪通秦砦金河寺柳樹會西寺子波羅迤西之土門子曰洛城臥牛城威武清平之石人坪麻葉河鎮靖之筆架城靖邊寧塞迤西之鐵角城順寧園林驛吳旗營把都永濟新安邊迤西之鎖骨朵城張家廟寺李家寺沙家掌五箇掌者是也其稅少止數錢多不過二兩而已各堡之守備把總司之於春秋兩季解布政司充餉

評曰有明之互市惟陝西番行之口好最久若開原廣寧大同宣府諸市或開或罷惟延寧之花馬池而紅山市頗有利然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余嘗讀楊繼盛請罷馬市一疏切中時弊乃主廷杖譴典史以去嗟乎明世宗稱賢主而猶爾殺諫臣之失遠勝於三代之下不恭難哉

物產

黍稷稻粱粟麥黍糜麥麻藍麻芝麻豆紅小豆白青豆沙米苗莖如麻葉類艾而稍圓有刺高尺許生子成房粒細如黍杵去皮用年藥作食味甘滑利大腸服之不以過名黍刺棘譚言

應曰彼榆人斯不耕不鑿地不愛寶求民之莫秀發沙中瑞同族穀燕麥與江淮閒同榆人多種之九月收其實細於小麥不甚有稗炒食佳譚吉璵曰南箕北斗兔絲燕麥胡獨於斯是刈是穫母曰春華亦有秋實

評曰黍詩曰維秬維秠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稗二米所以釀酒俗謂之糜有二種黏者謂之黏米作酒味者謂之黃米作飯葉似蘆而高丈餘者是高粱而非黍也稷詩曰維糜維芑爾雅曰臺赤苗芑白苗又曰黍稷也亦謂之稌稌稷也俗謂之粟米有稌穀青穀白穀苗葉俱與黍同微有毛粒稍細為異亦有黏疎二種堪為飯作酒不甚佳但其穗總而圓不似黍之散垂耳汜勝之種植書曰陶隱居八穀者黍稷稻粱禾麻菽麥俗人尚不能辨况芝英乎嗚呼世儒不察轉相承訛說其理而不知其實亦可哀也已

右穀屬

蔥韭薤蒜蘿葡黃白紫菠薐蔓菁芫荽屠本峻曰臭如葷艸味比蒜薑肉食者喜藿食者謂之藤蒿薏蓬松即薏芥菜王世懋曰芥種多以春不老為第一北京為上南京次之江南不逮也芹蒲筍王鴻漸曰蒲兒根生水曲年年砍蒲千萬束水鄉人家衣食足今年水深淹絕蒲食盡蒲根

生意無 蘑菇 時蘿 高苣高瀨曰采取去葉去

皮寸切以滾湯泡之加薑油糖醋拌之亦佳 豆莢

有黑白赤二種 茄 豌豆芽譚吉璉曰榆俗於臘盡用

豌豆淘淨盛水碗中置炕傍芽出長三寸許謂之豆

青寒食前作菜食 薯蓣程榮曰避唐代宗諱豫改

名薯藥宋英宗諱曙遂名山藥屠本峻曰誰將薯蓣

沙畦槌表得清泉映白石但可吟邊細細嘗豈應醉

後頻頻食 茄蓮葉如藍艸而肥厚種之畦塍根圓

大類葵露出土外開黃花京師謂之撒藍能去煤毒

玉環菜京師一謂之甘露榆俗呼滴溜屠本峻曰

甘露艸何開珊堪綴步搖照玉環一嚼蕭爽齒牙閒

金瓶梅卷之五

水芹屠本峻曰有芳者芹香滑擬蕁薄言采之於河

之渚相彼野人欲獻至尊 小蒜葉似薤而細根白

譚吉璉曰我近得心齋筆艸且休摘何彼張融而食

指之不息 沙韭與韭無異有一種粗大者俗名此

孩兒肥腸不可食譚吉璉曰避五翦隨六逸勝靈蔬

豈天茁誰謂庚郎貧食鮮常有二十七 羊角菜葉

似羊角花黃而扶莖甚長根亦甘美譚吉璉曰羊角

菜綠如簣不羨爾之能扶搖且供我山中之晚食

燕兒菜葉長如燕尾譚吉璉曰燕子來燕子來沙際

黃黃翠甲開東籬有菊名燕來田園荒蕪幾時回

黃花菜卽蒲公英可作齋王鴻漸曰黃花兒郊外艸

不愛爾花愛爾兒我飽洛陽姚家深院深一年一賞

費千金 地輦一名地耳一名地踏菜狀如木耳春

夏雨後生於地上王鴻漸曰地踏菜生雨中晴日一

照郊原空蕪前兩婆呼兩翁相攜兒女去匆匆須臾

朱得青蒲籠蓬家飽食忘歲凶東家嬾婦睡正濃

沙木耳沙蒿朽根中生者雨後采之作菹譚吉璉曰

寧爲菌而不爲菜豈以其朽也而忽諸 枸杞菜陳

寔曰丹石果藥綠苗青蒿餌之羹之心開目明

馬齒莧高濂曰初夏采沸湯焯過曬乾冬用佳王鴻

漸曰馬齒莧馬齒莧風俗相傳食元旦且何事年來采

更頻終朝賴爾供飧飯 灰菜高濂曰采成科熟

食煎炒比家莧更美味俗謂之冷菜食之能破腹而

菜之三利種者名熱菜王鴻漸曰灰條復灰條采采

何辭勞野人當年飽藜藿木盤得此爲佳餚 薺菜

兒一名東風薺春月采之生熟皆可食王鴻漸曰薺

菜兒年年有朱之一二遺八九今年纔出土眼中挑

菜人來不停手而今狼籍已不堪安得花開三月三

掃帚薺一名獨掃春菜熟食王鴻漸曰掃帚薺可

簇簇去年不收空倚屋但願今年收兩熟場頭掃帚

掃帚薺 筆頭菜潘之恒曰鬼益鬼微鬼屋皆茵種

而異名夏日得雨驟生一名地益地益又名鬼筆者



生陰處頭如筆紫色名朝生暮落花今榆俗之筆頭菜即此采乾作食佳與南方異譚吉璉曰蒙恬死鬼筆出我欲抽簪以腐毫而胸為約結 野落籬正二月采頭湯過可食王鴻漸曰野落籬舊遺蔬昔為里正家今作逃亡戶春來荒齊滿皆生挑菜人穿屋裏行 苕菜陸璣曰一名接余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 蘋陸璣曰水上浮萍是也春始生可糝蒸以爲茹 茶陸璣曰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甜莖葉尖微長有稜四五月間起莖開黃花三月中采食根亦佳 譚吉璉曰多且益不登俎鴈鳴辜負汝 苦莖葉苗莖與甜莖同

右蔬屬

王瓜 西瓜

甜瓜

菜瓜

南瓜

瓜

右瓜屬

桃

杏 林擒閩氏花木記曰林擒有六種密林擒

花紅林擒水林擒金林擒樹身林擒棧林擒一云即

來禽也 蒲萄 梨 無花果 山木瓜北方一名文官果一名檳榔榆俗不知採食俟其子熟取油用周氏又曰木瓜有五山木瓜榧條木瓜宣州木瓜香木瓜檳榔

右果屬

酢 鹽紅鹽池鹽色淺紅狗池鹽微腥其鹽根多山形及器物形花馬池有青鹽入藥

右食屬

百合 大黃 紫蘇 薄荷 車前子 茵陳

防風 益母 葶藶 蒼耳 白蒺藜 扁竹

瞿麥 知母 浮萍 夏枯艸 澤蘭 柏子 杏

桃仁 夜明砂 漏蘆 菰蔞 蕤仁 苦參 紫

胡 枸杞子 黃芩 款冬花 荆芥 地

骨皮 兔絲子 萬蒲 側蒙花 草烏 菊花

穀精艸 蒲公英 鴛粟 海金沙 刺薊 牽牛

小茴香 榆錢 地丁 馬兜鈴 威靈

仙 佛指甲 野茨菇 墓頭灰

右藥屬

石炭

龍須艸 垂盆艸 沙竹性柔堅光細無節

右石屬

且長屈之可以爲捲 葦 苜蓿 席蓊 鎖把艸

養蘆稠疊似竹葉其莖如錐馬嗜之 水黑豆  
生水中有子扁似黑豆 沙蓬 野蒲菊細如小豆  
色紫蓓蕾而生狀若蒲菊蟠之高樹縣附可觀  
評曰余之官時從保德州渡河而西黃沙極目朔風  
獵獵中有枯艸團團藥估屈轉輾於馬蹄之間訊之主  
人曰轉蓬也昔黃帝見轉蓬而製爲車者此與余念  
弱冠以來由粵之燕今又遠處秦邊馳驅者不啻數  
萬里猶彼飄蓬伊於胡底傷哉

右艸屬

松 柏 榆 柳 楊柳即垂柳 桑 槐 青楊  
曰楊 樗 檉 檉俗名沙柳又名三春柳生大

霧柳叢生材中箭筈 杜梨即甘棠也

右木屬

芍藥 迎春 月季 百合花 萱花 山丹 珍  
珠花馬乳類黃刺梅結子似馬乳 雞冠花  
米囊即蜜栗花有千瓣五色其粟可作腐澁精物也  
又有一種小者名懶擡頭江南呼爲虞美人又名滿  
園春千葉者佳 刺梅紅黃二種紅者名玫瑰甚香  
乾可作藥以沙糖同搗謂之玫瑰醬 石竹二種單  
瓣者名石竹花千瓣者名洛陽花 扁竹蓮狀似蓮  
花瓣色黃有黑點 十樣錦即臨秋變雁來紅以雁  
來而色嬌紅老少年至秋添脚葉深紫而頂紅少年

老頂黃而葉綠 錦葵 鳳仙俗名指甲花 金錢一名紅  
葵 蜀葵一名戎葵又曰一丈紅又曰莕菜  
後姚葵一莖作倍蕾開花五六瓣翠色俗云後姚  
婆者舜母也亦曰虞美人 粉團圓一名纏枝牡丹  
柔蔓倚附而生花有牡丹態

右花屬

雞 鴨 鵝 鴿家鳥 雉 鶉 小雀能逐更 乾鵲  
鵲 鸛 慈烏 鴉白項紅 天鵝 高雀能逐更 鳩  
燕 沙燕 鷺 鴈 魚虎 鶻俗名鷹 雁大小不一  
鵲 啄木 布穀 戴勝俗名雞 訓狐惡鳥也聲自  
呼其名兩目如猶大於鵲鸛作笑聲有人死韓愈有

射訓狐詩 鴉一名花豹陸佃曰鴉性淫而無定匹

手

故老妓曰鴉 黃鴨野鴛鴦也 鵲生水艸中大如  
鳬鷖羽色微灰黑嘴尖如錐頸足俱長其翎堪中箭  
羽謂之鵲翎鵲當作鵲 山雞類斑鳩紅嘴足而毛  
文小異可爲窗禽也 半翅一名半癡大如鷄見人  
鳴喚不去故有癡之目矣 鴉俗名鴉怪非茅鴉也  
爾雅荏老鵲木兔也兔頭有角卽此

右鳥屬

馬 羴 驢 牛 羊 駱駝 虎 豹 鹿 狼  
狐 狸 獾一名 兔 黃羊無角善走杜甫云黃羊  
妖不羶然黃羊有二種類山羊者瘦羴綿羊者肥以

右獸屬

鯉 鯽 鰓 鰕 田雞 鰱

巴鏡國身力能  
魚逆水而上故名

評曰昔范希文戍邊有水濱甚樂之從者前云此水  
不好裏面有蟲徐蒼云不妨我亦食此蟲也此見之  
江鄰幾雜志今榆人所嗜者羊耳或見水族皆輟筯  
而不敢下其猶淳朴之風與

右魚鱗

蝦蟇其子名科斗蛇

蜥蜴俗名蛇鼠頭圓色灰

者名沙和尚 蝸牛 蚰蜒 促織 粉蝶 炸蠶

黃鼠孟熙曰北方黃鼠穴處中作小土窠若淋

卷二之四

王

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也秋時蓄黍菽及柶木之實以禦冬各爲小窖別而貯之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搥前腋如揖狀卽窺入穴韓孟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地猴一名艾猴一名黃鼠狼形極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銜黃鼠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今其種檢中絕矣或曰年荒則生殆不祥之物與免鼠頭耳如兔足前短後長亦食禾稼疑卽埤雅所謂碩鼠兔首似鼠而大者吉靈鼠蒼質白文斑駁可愛走甚駛取皮以佩小兒云能辟不祥今鄉音轉吉靈爲格利矣會鼠卽鼯鼠也一名土鼠無日黑色穿土而行天將雨則鳴行必成羣銜

尾魚貫而進以目瞽懼顛蹶也 蝙蝠

右蟲屬

陸璣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著毛

詩艸本鳥獸蟲魚疏  
江休復字鄰幾陳留人宋

尚書刑部郎中著雜志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宋

資政學士著渾雅 程榮宋人著三柳軒雜識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留侯者沛人也其先王孫也  
漢書卷九十四  
留侯世家  
留侯者沛人也其先王孫也

王鴻漸元高郵人著野菜譜

孟熙明洛陽人著霏雪錄  
王世懋字敬美太倉

人明進士太常卿著花果疏 高濂明杭州人著

野藪譜 屠本峻明甬東人著 野菜箋 潘之恒

金縢錄志卷二之四

三

明新安人著廣菌譜

延綏鎮志卷之二

嘉興譚吉璵重脩

延綏鎮志卷之三

官師志

文職

巡撫都御史一員有明時或陟自左布政或出自副  
 僉都御史京卿之屬今率三路兵備道皆按察司  
 之貳也榆林中路道一員轄綏德米脂清澗三州縣  
 中路十堡自戶部撤而始兼籌餉之責矣東路兵  
 備道一員設自隆慶轄葭州神木府谷吳堡三縣東  
 路諸營堡及河西沿河州縣西路兵備道一員設  
 自天順中轄西路諸營堡安定保安安塞三縣兼理  
 鹽政康熙元年裁歸中路戶部分司一員兼理全  
 鎮額餉今裁城堡同知一員駐榆林中樞同知一  
 員今裁歸城堡廳東樞同知一員嘉靖前以通判  
 分理萬曆中改同知駐神木西樞同知一員隆慶  
 初設通判萬曆中改同知駐靖邊自康熙元年西道  
 裁始屬中路綏德衛經歷一員榆林衛儒學教  
 授一員靖邊所儒學訓導一員稅課司大使一  
 員廣有倉大使一員榆林驛驛丞一員若榆  
 林衛經歷一員衛學訓導一員廣有庫大使一  
 員廣儲倉大使一員各堡倉大使三十餘員  
 魚河歸德驛驛丞二員今俱革  
 巡撫延綏都察院

巡撫延綏都御史之官自有明始也今考正統時則

有陳鑑王朝馬恭景泰時則有陸矩曹

璉天順時則有徐瑄徐廷璋成化時則有

盧祥王銳余子俊丁川呂雲楊浩黃

綬弘治時則有劉忠熊繡王嵩陳壽

杜忠徐以貞文貴正德時則有曹鳳

珂舒崑山金獻民吳世忠陳璘姚鏐

嘉靖時則周金張縉蕭淮胡忠李如桂

張宏李淮于桂張珩張珩張珩張珩

嗣忠萬潮張聽張子立張問行楊守謙

張愚王翰石永董威孫慎胡志慶

王遊隆慶時則有李尚智何東序邵光先

張守中萬曆時則有宋守約王汝梅

友松賈仁元李春光劉葵王建賓孫維

城鄭汝璧涂宗濬劉敏寬馬從聘金忠

士董國光天啟時則有張之厚余自強

翟鳳翀張九德朱童蒙崇禎時則有岳和

聲張夢鯨洪承疇張福臻陳奇瑜張伯

鯨高斗光周汝弼劉令譽崔源之

國朝王正志董宗聖馮聖兆周名

南張中第林天擎

評曰明初外官之制大抵監宋之舊而參以元如郡

守之用文官而行省之爲布政者是也豈蹈藩鎮之轍哉故總督之名自正統始而巡撫之出自宣德始然事平則已猶無定員也延綏巡撫設於景泰間可知矣自後內省邊隅通爲置立甚至一省有添設數員者且以儒弱書生節制大帥使拘原之師爲之奪氣祖宗之意固如是乎或曰巡撫者洪武時已有之矣然以皇太子爲之亦不過一巡陝西而止而可緣托之乎故明之承督撫雖無尾大之憂而疆場亦無用命之將者未必不由此也

榆林道

舊志申明初失其年數者則有陳茂文定白侃平定王朝

達人李玘人嚴憲人周鼎人孫逢吉人張瑋人至

成化時則有郝文傑人張承宗人弘治時則有潘

盛人蘇泰人唐希介人正德時則有林琦人閻鐸

王進賢人嘉靖時則有姚文清人宋建人王望

張榮人張邦教人張九叙人劉欽順人蔡賢人高

王納言人王儒人范愛人毛一言人程紳人劉

常時平人崔我人楊師震人喬應光人丘文學

魯震人楊進道人隆慶時則有郭石人劉應箕

張志孝人蕭大亨人范愛衆人萬曆時則有李

承式人胡穗人洪忻人申維岱人薛鎰人王汝梅人

常存仁人趙雲翔人王再聘人房守士人鄭汝璧人

趙楫人張悌人劉餘澤人許汝思人陳長祚人金忠

士人張爾基人天啟時則有宋榮人楊邦憲人楊

嗣修人崇禎時則有張福臻人張伯鯨人錢天錫

張亮人王裕心人都任人

國朝李申人陳培人王原人王廷諫人

師人淑人陳培人王原人王廷諫人

明隆慶時則有張守中人萬曆時則有陳廷芝人

張希伯人蕭大亨人李汶人單應元人洪忻人胡穗

余之顧人李杜人張悌人董元學人楊繼先人袁

諫人陳性學人鄭友周人高邦佐人張聯奎人李棲

鳳人吳光義人天啟時則有王加楨人楊邦憲人

徐騰芳人耿汝杞人楊嗣修人馮從龍人崇禎時

則有廖起人樊一衡人李之茂人都任人周汝

弼人袁焄人葉占榮人賀道和人韓友范人

國朝李允生人袁昭人夏廷印人彭有義人

李皓人彭欽人李登第人泰鈺人

馮翊時人孟述緒人楊三知人

靖邊道

明成化時則有楊德人楊徽人李茂人陳忠人李進

劉子厚人弘治時則有馬中錫人謝顯人宋禮

李葵人 丁珞人 杜嗣倫人 正德時則有孫修人 嘉靖時則有張宏人 李際  
 佑人 蔡需人 周文熙人 元順數 郭鳳翔人 張大用人 須淵人 章甫人 蔣賜人 張  
 廉甫人 李維藩人 李繼宗人 薛尚義人 趙紳人 黃澄人  
 王用賢人 陰秉陽人 汪廷鈺人 江東人 隆慶時  
 則有楊錦人 劉應時人 張夢鯉人 萬曆時則有丁  
 誠人 張更化人 文作人 李春光人 余之禎人 徐三畏人  
 張悌人 李楠人 蕭察人 張子忠人 劉任人 王愛人  
 李維翰人 張舜命人 畢自嚴人 天啟時則有宋榮  
 徐紹沅人 關守箴人 白貽清人 葉震生人 李若梓人  
 戴君恩人 魏士前人 張亮人 黃恪人 王鼎彥人 陳  
 縵人

國朝黃爾性人 王世恩人 馮如京人 王道興人  
 靳彥選人 夏時芳人 白本質人 張四教人  
 婁應奎人 佟國禎人

評曰有明延綏三道之題名具在然二百年閒大率  
 皆用進士而以鄉貢生爲之者止郭石胡穗張守中  
 江東張亮蕭察六人而已夫進士科自唐宋以來無  
 不畸重以致王仙芝黃巢輩及敬翔李振張元之徒  
 叛者數起卽明之末有牛金星者亦鄉貢士也數舉  
 不第入賊中爲僞相破京師時凡在朝之縉紳咸被  
 其毒而於崇禎十六年之會試房考諸官壓方材囊

城堡廳

後謙壽至萬曆十三年復設則有馬循道人顏若愚

人強承前人朱應人記人陳大移人王國昌人陳效忠

陳涉元人天啟時則有劉三錫人田之類人劉

身祖用具有勸人黃恪人蔡占泉人朱

國用司七宅券人云云乃屬天賦更上諸人與下三宅

國朝良友集卷五 李北與 陳陞 楊呈彩

王瑞麟  
自選  
十一  
年  
至  
十六  
年  
至  
王瑞麟  
自選  
十一  
年  
至  
十六  
年  
至

王守祿滿清人 時來敏正台人 李翔鳳山東人 龍起潛奉天 張立輔監人 韓史漢州人

東路糧廳

明弘治時則有龍震字人杜倫字人黃慶字人倪恩字人正

德時則有李景光字耕人、張奉字義人、張恕字濟蜀人、張誥字望人、陳倫字虞人。

嘉靖時則有葉履謙人劉隴人徐謹人完顏人來

廷人會高人隆慶時則有陶珅人劉弼寬人王文

萬曆時則有王露人葛登庸人安禎人張克

寬人武人尚人科人薛人耀人郭人設人張人芬人王人邦人麒人馬

祝人胡以臣張汶以上通判高如崧續孟

陽人 吳宗儀 天啓時則有剪師元人 盧友竹 人

崇禎甲辰有鑑承禪人璽元卿人伍中愷人

100

<p>國朝田一冲<small>內江人順治三年至</small>郭秀<small>內江人順治三年至</small>楊大士<small>內江人順治五年至</small>張楚<small>內江人順治五年至</small></p> <p>珩<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張効葵<small>內江人順治十二年至</small>宋之鉉<small>內江人順治十七年至</small>高顯辰<small>內江人順治十七年至</small></p> <p>莫宗泗<small>內江人順治五年至</small>徐真修<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于睿明<small>內江人順治十二年至</small></p> <p>西路糧廳</p>	<p>明隆慶時則有李士元<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林葵<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楊永茂<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萬曆</p> <p>時則有楊文璧<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應崇元<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韓源性<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劉一神<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p> <p>應春<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李法<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孫善教<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楊京<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李賜<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趙有功<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p> <p>謝國珍<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以上通判 楊嘉猷<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周朝重<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李際時<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p> <p>高士達<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張思恭<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梁方楷<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楊茂績<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韓嘉善<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p> <p>天啟時則有孫誥<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黃佐明<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崇禎時則有商</p> <p>良弼<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岳士望<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李文蛟<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高燦<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陳嘉賓<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張正<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p>	<p>國朝鄭之俊<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陳實<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羅長胤<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程雲<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p> <p>閔嘉胤<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劉登鰲<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黃元驥<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多弘<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p> <p>安<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日光<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p> <p>榆林衛儒學教授</p>	<p>國朝王心中<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王道行<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蘭國徵<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p> <p>李灼<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郭<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王燭元<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p> <p>靖邊所儒學學正 萬曆元年歲前無可考至順治十</p> <p>國朝張顧恒<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王楷<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訓導</p> <p>朱啟<small>內江人順治八年至</small></p> <p>評曰甚矣師道之不尊也久已夫前代無論已卽至</p>
---	---	--	---

弱宋而爲之師者如胡先生孫先生或特舉於朝或敦聘於國猶有古意故儒林之後而獨以道學一傳表著千古至明則不然國學之祭酒翰林之左官也郡縣學之教職非乞恩之鄉科卽養老之貢生也而欲求師道之尊也得乎然吾觀列朝試錄卽萬曆以前鄉會試之房考官皆郡縣教官爲之故時文雖浮薄猶有程式可循者以教官無他職業於文筆不甚相遠也自後京考官出而有司者又皆几案塵縷之吏鎖閣校勘以意裁度於其閒而所取之文蕩然無復檢制閒有不肖者視爲貨府甚則請謁於權門溫券於典客至若誇示鉢爲門戶計卽賢者亦有所不免也嗟乎若知明之初制考官皆以教職爲之則聲氣不通於朝廷而朋黨之禍亦何自而起哉

國朝

綏德衛經歷司經歷王維旌黃州人順治八年至李煜黃州人順治八年至

張應茹江一經人順治八年至王弘黃州人順治八年至王文祥黃州人順治八年至

廣有倉大使張文煜大興人順治七年至王弘黃州人順治八年至王文祥黃州人順治八年至

稅課司大使許呈祥山陰人順治九年至譚世恩宛平人順治十四年至趙定山陰人順治十四年至

厲和黃州人順治八年至沈特泰黃州人順治八年至雲鳳大興人順治八年至

榆林驛驛丞馬德山陰人順治八年至嘉興譚吉璵重脩

延綏鎮志卷之三

武職

都督總兵官一員轄三路兵馬自黃甫川以至定邊  
內則延安宜君諸營皆隸焉 中協副總兵一員設  
自萬曆中駐鎮城順治十年移守波羅 東協副總  
兵一員設自萬曆中駐孤山順治十三年移守神木  
西協副總兵一員嘉靖閒設駐定邊 延安營參  
將一員設自天啟初今仍 宜君營參將一員順治  
九年設 明初撫標及神木黃甫川保寧清平鎮靖  
安邊參將各一員今裁 中營遊擊一員 左營遊  
擊一員 右營遊擊一員 黃甫川遊擊一員明制  
參將今改 靖邊所遊擊一員舊設守備今改 明  
制鎮城及入衛前後四營各設遊擊一員今俱裁  
城守營都司一員康熙元年設以撫標所裁左右二  
營兵隸之 守備三十員 中營一員 左營一員  
右營一員 綏德州城守營一員 波羅營一員  
保寧堡一員 常樂堡一員 雙山堡一員 魚河  
堡一員 響水堡一員 懷遠堡一員 清平堡一  
員 神木營一員 建安堡一員 高家堡一員  
柏林堡一員 永興堡一員 大相油堡一員 鎮  
羌堡一員 孤山堡一員 木瓜園堡一員 定邊  
營一員 鎮靖堡一員 寧塞堡一員 柳樹湖堡

一員 安邊堡一員 磚井堡一員 延安營一員  
宜君營一員 鄜州城守營一員 明制鎮標七  
營守備七員撫邊守備一員各堡操守一員坐堡一  
員皆以四衛世職為之今裁 千總九員 中左在  
三營各二員 中協營一員 宜君營一員 延安  
營一員 把總三十三員 中左右三營各四員  
城守營二員 中協二員 東協二員 西協二員  
黃甫川營一員 定邊營一員 延安營二員  
宜君營二員 歸德威武清平水龍州鎮羅鹽場六堡  
各一員以上千把總等官向係會委不隸兵部康熙  
三年始入經制外鎮川堡把總一員會委 榆林衛  
守備一員 巡捕千總一員 明制都指揮使一員  
指揮使十員指揮同知七員指揮僉事二十八員正  
千戶十二員副千戶三十八員又衛鎮撫二員所鎮  
撫六員實授百戶六十一員試百戶一百三十員署  
百戶一百一十七員今皆廢 綏德衛守備一員  
明制指揮使五員署指揮使一員指揮同知一十三  
員正署指揮僉事四十五員又正千戶二十六員署  
千戶二員副千戶四十六員署副千戶二員衛鎮撫  
一員所鎮撫四員實授百戶六十九員署百戶三員  
試百戶八十五員署試百戶八員今皆廢 延安衛  
指揮千百戶鎮撫共九十三員今省衛入肅施縣裁



去

鎮守延綏都督府

明洪武時則有中山侯和魯頴川侯傅友德

王王永正統時則有王祖

彰武伯楊信武平伯張欽

化時則有房能撫寧伯朱永

寧伯王越神英

有陳璘張安

勳王勳

統雄

傑吳璵

李輔

董一奎

賈國忠

王威

先

時則有吳自勉

尚義王定

國朝王挺

宅陳奇策

李承恩

馬德昌

李承恩

柯彩

延綏鎮標中營遊擊

國朝梁國棟

萬侯

閻國寶

左營遊擊

國朝楚繼茂

恩

尤三省

右營遊擊

國朝趙業隆

雲

城守營都司

魏萬侯

中協波羅副總兵

國朝尚宗

程福亮

李承恩

李承恩

李承恩

李承恩

李承恩

東協神木副總兵

明隆慶時則有牛秉忠 繼至者為張斌 田汝經

李紹祖 高天吉 丁思忠 倪英 王通 孫

國臣 劉應麟 孫朝良 高天吉 陳愚聞 劉

光前 至萬曆二十三年後則有王威 俞方畧 戴

戴延春 杜松 石尚文 美顯謨 王學書 白

慎修 孫弘謨 戴燁 麻承宜 劉渠 天啟

時則有王世欽 李懷忠 哈元勳 任中英 王

嘉春 侯一位 崇禎時則有解國重 李劍

曹文詒 侯永寧

國朝蘇屏翰 賈梧 高萬里 吳士英

羅萬里 賈昇

西協定邊副總兵

明嘉靖時則有徐仁 田世威 李印 時鏗 崔

應奇 隆慶時則有謝朝恩 劉濟 吳嵩 張

傑 萬曆時則有張翼 李節 聶大經 杜桐

唐堯輔 王保 王通 姜直 王國翰 孫朝

梁 杜松 蕭如憲 王國棟 王威 張承胤

李懷信 美弼 蕭捷 張調元 石棟

國朝李逢茂 馬應乾 高謙 張惟一

王王盤 朱龍

黃甫營遊擊

國朝劉光宗 符必昭 王守成 周

傑 孫維統

靖邊營遊擊

國朝張玉 郭標 岳含珍 李登相

周凌

延發營參將

明天啟時則有孫鳴鶚 王興業 閻輔 李為棟

蘇來衍 崇禎時則有李卑 張麟圖 王

祚 張發 郭鳳 陳正道 高傑 李朝雲

國朝王可就 高必昌 秦弘猷 賈

從哲 李忠

宣君營參將

國朝劉國玉 常永勝 趙天

徐

勝右人康張光煥史大康何可璽康楊宗道康王  
 宣康康成功直隸人康李燦福建人康李日榮廣東人康  
 吳爾躬浙江人康何士升浙江人康  
 評曰總督巡撫既非明初之官制矣而鎮守總兵者  
 亦豈盡明之舊哉其舊如之何內則五府六部外則  
 都布按三司是也凡國家有大征伐或大將軍或前  
 將軍惟公侯伯眞署都督佩印而出事已則歸於朝  
 所謂鎮守總兵者不過如延綏之鎮西將軍及遠省  
 各邊九人已耳益明祖斟酌於宋之樞密院元之都  
 護統軍元帥而爲之制使五府領天下之都司衛所  
 以達於兵部委任專而事功立也又焉知子孫倏換  
 靡常以曰趨於亡哉  
 鎮城中營中軍守備  
 國朝王存智京人康王璟房山人康張宿華浙江人康徐成德  
 劉鴻圖浙江人康白文彥山東人康白爾瑜河南人康  
 集日芳甘肅人康王啓貞寧西人康查秀陝西人康  
 左營中軍守備  
 國朝鍾汝祿京南人康楊畏知寧遠人康李于應節京南人康  
 殷士傑遼東人康王國威易州人康梁豹  
 金士佐直隸人康張成寧西人康李桂馨鎮番人康  
 右營中軍守備

國朝陳廣孝慶遠人康柱懋德承人康劉元慶徐州人康  
 侯康晉保人康王中首初縣人康蕭應秀武崗人康白太軍  
 紀大龍榆林人康周虎直隸人康王斌魁直隸人康  
 張大雄榆林人康  
 榆林衛守備  
 國朝張武俊山西人康李植定興人康薛勳高平人康程曉  
 石得仁寧西人康甄虎臣五寨人康李崇恕江西人康  
 保寧堡守備  
 國朝李應斗京南人康宋鵬舉寧西人康韓弘基寧西人康劉  
 王維華寧西人康黃致中寧西人康陳有恩寧西人康傅正爾寧西人康  
 丘維華寧西人康胡聖寧西人康崔選悟寧西人康胡應舉  
 張全倫陝西人康  
 歸德堡設把總  
 魚河堡守備  
 國朝張宿華浙江人康段垂堂臨汾人康袁見龍京南人康  
 齊高陽人康喬翰榆林人康張錦榆林人康柴虎  
 鎮川堡設把總  
 嚮水堡守備  
 國朝崔鎮邦太原人康劉王天津人康陳天珍寶坻人康霍  
 劉有謙大興人康路調卿陝西人康李桂馨鎮番人康  
 石同賜榆林人康

波羅堡守備

國朝魏起鳳 慈谿人順治三年至 毛方 京南人順治七年至 周必達 餘姚人順治七年至 白

乃中 遼陽人順治七年至 陳萬庫 大興人順治七年至 李子景蘭 大興人順治七年至 馬騰雲 榆林人順治七年至

江宏峻 陝西人順治七年至

懷遠堡守備

國朝徐有貞 榆林人順治元年 吳汝芳 定州人順治元年 党有良 寧遠人順治元年 孫

斌 寧遠人順治元年 徐揚威 振武人順治元年 張文弘 興國人順治元年 李鎮昂 寧遠人順治元年

王德民 榆林人順治元年 蘇繼功 直隸人順治元年 馬廷遠 順治元年

威武堡設把總

清平堡守備

國朝自承德 自定人順治二年 方汝忠 遼東人順治二年 盛其德 京南人順治二年 如龍

直隸人順治二年 陳王 京州人順治二年 阮爾標 遼東人順治二年 陳先鳳 奉天人順治二年 劉紹

周 榆林人順治二年 章 順治二年 佩 順治二年

常樂堡守備

國朝高又明 遼東人順治二年 高有德 遼陽人順治二年 滕勝龍 榆林人順治二年 朱

之佐 遼東人順治二年 党明昌 遼東人順治二年 王雄 陝西人順治二年 楊麒 榆林人順治二年

蕭崇仁 遼東人順治二年 葛景臣 遼東人順治二年 張王 遼東人順治二年

雙山堡守備

國朝王弘基 大興人順治二年 李文元 遼東人順治二年 李子化 京南人順治二年 蘇文魁

顧從綸 遼東人順治二年 王明顯 遼東人順治二年 毛有義 遼東人順治二年

建安堡守備

高家堡守備

國朝康吉祥 京南人順治二年 張志忠 遼東人順治二年 劉瑣 永昌人順治二年 王永

聘 遼東人順治二年 金鑑 仁和人順治二年 孫師武 江南人順治二年

國朝遊擊汪文機

今政設守備郭正經 遼東人順治二年 吳顯科 遼東人順治二年 蘇重晉 遼東人順治二年

王國柱 遼東人順治二年 劉世顯 遼東人順治二年 馬駿聲 遼東人順治二年 尚

柘林堡守備

國朝吳應舉 遼東人順治二年 馬登科 遼東人順治二年 劉同美 直隸人順治二年 郝

三才 遼東人順治二年 高良武 遼東人順治二年 甘應科 遼東人順治二年 蕭虎 遼東人順治二年

謝珩 江南人順治二年 于必達 遼東人順治二年

大柘堡守備

國朝李毓秀 介休人順治二年 童敬祖 遼東人順治二年 孔大爵 遼東人順治二年 梁

士叔 遼東人順治二年 李文光 遼東人順治二年 陳京 遼東人順治二年 相慶祥 遼東人順治二年

柳生芳 遼東人順治二年 項軍振 遼東人順治二年

神木營中軍守備

國朝趙國柱 京南人順治二年 章光宸 遼東人順治二年 張垣 遼東人順治二年 江

韜 遼東人順治二年 張光斗 遼東人順治二年 張四維 遼東人順治二年 鄭行功 遼東人順治二年

永興堡守備

國朝吳光先 遼東人順治二年 李化龍 遼東人順治二年 鄭有力 遼東人順治二年

表應巨 遼東人順治二年 閻煌 遼東人順治二年 梁汝貴 遼東人順治二年 樊

史 227-346

英 <small>靖遠衛人康</small> 九年王	馬應龍 <small>京衛人康</small> 三年王	馬王駿 <small>京衛人康</small> 三年王	鎮羌堡守備	國朝常松 <small>人順治十年弘</small> 許秉柱 <small>人順治十年弘</small> 王國才 <small>人順治十年弘</small> 馮進才 <small>人順治十年弘</small> 杜	牽升 <small>靖遠衛人康</small> 五年王	孤山堡守備	國朝周鳳明 <small>龍門人順</small> 成國捷 <small>京衛人順</small> 李士雄 <small>榆林人順</small> 俞亮	木瓜園堡守備	國朝劉吉龍 <small>寧州人順</small> 王文盛 <small>寧州人順</small> 石荆王 <small>清苑人順</small> 忠思懷	楊守高 <small>寧州人順</small> 何其憲 <small>寧州人順</small> 左成庫 <small>榆林人順</small> 張起	奉 <small>陝西人順</small> 張弘勳 <small>京衛人順</small> 劉子忠 <small>山西人順</small> 朱定遠 <small>江</small>	清水營守備 <small>改設把總</small> 李弘謨 <small>開平人順</small> 丘承恩 <small>大名順</small> 徐昌	國朝陸守謙 <small>期</small> 陳全忠 <small>御前入順治</small>	龍州堡設把總	鎮靖堡守備	國朝劉吉基 <small>遼東人順</small> 舒國忠 <small>大同人順</small> 張炯 <small>河南人順</small> 孟	叔統 <small>京衛人順</small> 李大用 <small>陝西人順</small> 王之鳳 <small>山西人順</small> 章起龍 <small>順</small>	鎮羅堡設把總
-------------------------------	--------------------------------	--------------------------------	-------	--	--------------------------------	-------	---	--------	--	---	---	--	--	--------	-------	---	--	--------

靖邊守禦所設千總	國朝葉雲龍 <small>京衛人順</small> 何起蛟 <small>大興人順</small> 滑國輔 <small>山西人順</small> 陳	萬忠 <small>順</small>	寧塞堡守備	國朝劉九成 <small>京衛人順</small> 孫國泰 <small>遼東人順</small> 賈質 <small>大興人順</small> 劉	永敷 <small>京衛人順</small> 木子植 <small>順</small> 戴光弼 <small>順</small> 胡時顯 <small>順</small>	馬錫 <small>京衛人順</small> 楊振 <small>順</small>	把都河堡設把總	柳樹灣堡守備	國朝黃國英 <small>榆林人順</small> 羅浩然 <small>榆林人順</small> 張開仕 <small>順</small> 梁維	鼎 <small>順</small> 吉象 <small>順</small> 楊正元 <small>順</small> 承泰 <small>順</small>	余益謨 <small>順</small> 謝 <small>順</small>	安邊堡守備	國朝呂良棟 <small>順</small> 戴元樞 <small>順</small> 秦奎 <small>順</small> 盧	化鳳 <small>順</small> 夏王茲 <small>順</small> 李毓龍 <small>順</small> 趙文 <small>順</small>	柳聯芳 <small>順</small>	舊安邊營裁	新興堡 <small>裁</small>	磚井堡守備	國朝全斌 <small>順</small> 馬應虎 <small>順</small> 文祚 <small>順</small> 舒	有才 <small>順</small> 張鴻元 <small>順</small> 希勝蛟 <small>順</small> 劉	師永講 <small>順</small> 重奇漢 <small>順</small> 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遼營中軍守備

國朝李元吉 順治八年 孫同都 宣統八年 段九功 順治九年 周

道化 順治八年 王虛左 順治七年 周龍 順治八年 劉士英 順治八年

王梁伯賢 順治八年 劉丙喜 順治八年 李柱 順治八年 柳成威 順治八年

人東照二

臨場堡設把總

級德州城守營守備

國朝党宗聖 順治八年 陳文道 順治八年 孫名元 順治八年 馮

斌 順治八年

綏德衛守備

國朝賈勳 順治八年 梅鳳翔 順治八年 王標 順治八年 李斐

曲月人 順治八年

宜君營中軍守備

國朝張學堯 順治八年 楊威遠 順治八年 苗章奇 順治八年

白允長 順治八年 李進忠 順治八年 朱士紳 順治八年 曾約朋

江內人 順治八年

延安營中軍守備

國朝王九經 順治八年 孫文詔 順治八年 褚光祖 順治八年 王勳

德明 順治八年 劉豹 順治八年 董孔教 順治八年 張九江 順治八年 楊

鄜州城守營守備

國朝葉呈 順治八年 王道隆 順治八年 王君耀 順治八年 汪

可德 順治八年

評曰延綏一衛設自明初故屯地極遠開延安衛則

西界環慶綏德衛則東距黃河綿互於六七州縣之

間幾半延郡即榆林最後設而其屯亦千里而遙也

有明時以世官世軍守之故不得不與州縣異今則

屯軍俱為編戶矣乃尚設守備而循指揮使之舊者

何哉即開有議併省衛所而不議改立州縣或於建

官之制猶未權其所謂因革者乎昔賈生以為漢興

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

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儀法而曰今非其

時也豈其然豈其然

按明之總督自宣德中巡撫總督邊儲稅糧始若

總督軍務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則自王驥征麓川

始向稱總制嘉靖中改總督 參贊軍務自洪熙

元年以武臣疎於文墨選任方面官於各總兵官

軍中整理文書商確機密遂以參贊參謀軍務名

之若大同則為山東布政司參政丹陽沈固宣府

永寧伯譚廣軍中則為山東布政司參政崑山劉

璉山東遂安伯陳英軍中則為福建布政司參議

會稽周頤天順中一切革去都御史自圭在湖廣

自署為贊理軍務此較中語而為官爵之稱噫甚

矣余得之鄭端簡今言葉文莊水東日記中存之

以備參考

卷之三  
延綏鎮志

延綏鎮志卷之三

延綏鎮志卷之三



延綏鎮志卷之三

名宦上

秦

蒙恬齊人也家世秦將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翟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始皇崩於沙丘趙高乃與丞相李斯陰謀立胡亥為太子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恬竟吞藥自殺

評曰扶蘇與蒙恬擁兵三十萬得尺一之詔即吞藥自殺為子死孝為臣死忠三代以下不少賢見者也

延綏鎮志卷之三

余嘗過綏德見二冢對峙時有白虹乍見乍隱豈非浩氣之常存者哉然長城之築始於趙之陰山燕之襄平魏之濱洛秦不過踵而行之至今為萬世利而秦獨蒙惡聲恬又以地脉為罪悲夫

漢

李廣隴西成紀人孝景初為隴西都尉累徙為上郡太守後名為平太守號曰漢飛將軍

馮野王字君卿父業博士通詩少以父奉世任為太子中庶子遷為大鴻臚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

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國之賢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則國家樂進賢也因拜為瑯邪太守

馮立字聖卿野王弟通春秋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馬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為東海太守

評曰余讀漢書至循吏傳大都以善條教稱今副使高公見屬吏視之如子弟諄諄戒諭以寬和為治且又刻所為當官功格一書分部宣布一時田里安樂盜賊屏息獄訟衰止廉潔乎庶幾德讓之風矣

崔寔字季真安平人為五原太守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附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侍為作紡績織紉練縑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羌寇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寇不敢犯常為邊最以病徵拜議郎

北魏

莫雲鴈門繁時人好學善射道武時常典選曹賜爵

安德侯遷執金吾參軍國謀議太武克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卒諡敬

婁伏連代人也忠厚有器量道武初以功賜爵安邑侯太武即位進爵為王後鎮統萬薨

長孫儉代人太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東夏州防城

大都督從爾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索盧

侯周文帝歸夏州以為錄事參軍事深敬器之後為

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諸軍事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以善射稱為羽林中郎太和初

徵為內都大官既而出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

統萬甚得人心進爵淮陽王

評曰三雍之禮自東漢以後廢而不舉者久矣魏孝

文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而親袒割焉嗚呼

衣冠禮樂至今猶可想見經緯天地之誼豈虛也哉

刁離字淑和渤海饒安人與司馬休之等歸魏後除

薄骨律鎮將離以西土乏雨表求鑿渠溉公私田又

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

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道多深沙

車牛艱阻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

縮邊未常懼不虞造城備穀置兵備守詔即名為才

公城以旌功焉



源子邕西平樂都人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待士士多歸之累遷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大韓拔陵反亂子邕櫻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衆無貳心子邕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寮屬僉云未若棄城父子俱去更展規略子邕泣曰吾世荷國恩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遂自率羸弱向東夏州運糧延伯與將士哭而送之子邕行數日爲朔方戎帥曹阿各拔邀擊擒之子邕潛遣人齎書救城中努力固守闕城憂懼子邕雅爲羌人所敬常以百姓禮事之子邕爲陳禍福會阿各拔死弟桑生竟隨子邕降時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邕具陳諸賊可滅狀顥給子邕兵令其先出時東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結子邕轉戰而前凡旬之中凡數十戰乃平東夏州徵稅租粟運糧統萬二夏漸寧後封樂平縣公

周

宇文測字澄鏡文帝族子也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廣川縣伯轉行綏州事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先是常豫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冬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

以備之後爲太子少保卒諡靖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賀拔勝神武尖山人也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庸略朔州刺史費穆奇勝才委以兵事時廣陽王深在王原爲破六韓賊所圍召勝爲軍主以功拜統軍封高陽縣伯周文帝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惟賀拔公諦陣如平常莫大勇也卒諡貞獻本樹字雲傑成紀人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爲周文帝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以功進爵汝南郡公出爲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

左官

辛威隴西人封白土縣伯鄜州刺史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也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周文帝時在夏州引爲內督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從平趙雀進爵綏德郡公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少開悟有才略初從周文帝征伐有戰功晉公護引爲典籤授大都督進爵始安縣男行入寧都使吐谷渾論分疆和好之事後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頻歲出使信著蕃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

隋

賀婁子幹字萬壽太山人也少以武名仕周累

遷少司丞封思安縣子開皇元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擊之功最吐谷渾復寇邊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檢關總管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卒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諡懷

杜彥雲中人也注勇決善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及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榆林太守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戎數爲寇使綴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格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戎由是不能爲寇隋受禪進爵蒲城郡公諡恭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隋文帝時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輒禽斬之自是屏跡不敢畜牧於

塞下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榆林太守

唐

張長遜京兆櫟陽人精馳射以平陳功擢上開府累遷五原郡通守遭亂附突厥號爲割利特勒義兵起以郡降卽拜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徙封范陽時梁師都薛舉請突厥兵南渡河長遜矯作詔與莫質咄說以伐其謀突厥兵不出武德元年詔右武侯驃騎將軍高世靜聘始畢可汗至豐州而始畢死詔留金幣不遣突厥怒引兵南至河長遜遣世靜出塞勞之且若專致賄賜者始引還授總管改楊國公及討薛舉不待命輒引兵會賜錦袍金甲或譖長遜居豐久恐與突厥爲唇齒乃請入朝授右武侯將軍徙息國公張仁愿華州下邳人有文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

御史萬歲通天中爲中丞檢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趙定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引去遷并州都督長史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擊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河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仁愿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南寇路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還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亦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景龍二年拜左

德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

許曰兵法云攻不足者守有餘韓公築三城誠保勝安邊之策也然斥地三百里烽候千三百所而史更稱爲省費減兵者何也豈略地益遠而大磧荒城之中可不留兵不運糧而自足乎昔漢趙克國之擊羌戎也神雀元年春至金城其秋克國病以十二月進兵作屯田秦往復辨難者逾時及明年五月克國振旅而還則屯田之利未見也後世皆以罷騎兵省大費制西域稱之吾尤不得其解矣或兵固有先聲而奪人者與不然則作史之過也

顏真卿字清臣琅琊人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開元

卷之三

八

中舉進士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甚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爲御史雨遷殿中御史宰相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更封魯郡公後爲李希烈所害謚文忠

評曰疏刺史姓名於屏風者正觀之治也不知真卿作何狀者天寶之亂也夫其治天下者爲二千石乃至忘其姓名唐之不亡幸耳嗚呼治亂得失之原豈不較然也哉

李國臣河西人本姓安力能挾關以折衝從收魚海五城遷中郎將後爲朔方將積勞擢雲麾大將軍賜姓李從光弼守河陽累封臨川郡王大曆八年爲驃

州刺史吐蕃敗渾瑊於黃菩原將略汧隴國臣謂人曰敵乘勝必擾京師我趨秦原彼當反顧乃引兵登安樂山鳴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軍踰險城因擊敗之卒贈揚州大都督

郭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載木剌山始築橫塞軍卽以子儀爲使又兼九原太守封汾陽郡王賜鐵券圖形凌煙閣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

評曰朱子綱目書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是兵未戰而先見敗徵矣

卷之三

九

豈待相州之潰哉哥舒之敗敗於中使此天寶之逆事也肅宗恬不知戒所謂載厥而墜其貽燕者非耶至宣宗朝劉皐爲鹽州刺史甚有威名監軍使楊元价誣奏皐謀叛函首以進蘭朝公卿諍之帝重違百辟之言始坐以專殺之罪一再傳而今孜召黃巢之亂季述逮全忠之逆不亦宜乎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以蔭補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曆末客河中閭門讀書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毅其妻以貨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數實論殺之遷大理司直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於府累轉侍御史豐州刺史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

威名震塞外及爲河東行軍司馬留後李說忌之同  
鸛海錄人真過大原說與之晏梅錄爭坐次說不能  
過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  
公耶遂就下坐說益不平乃厚賂寶文場使去之會  
有傳回鸛將入寇者帝以豐州當寇衝擇可守者文  
場因薦景略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  
帥衆與士同甘苦鑿成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二  
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卒贈工部尚書  
郭鋒麟州刺史貞元十二年吐蕃徐舍人寇麟州徐  
舍人者司空英公五代孫流播絕域至是率師攻陷  
麟州鋒死之

評曰徐敬業與賂寶王兵敗寶王亡命爲僧往來杭  
州與宋之問吟和靈隱寺詩又相傳敬業亦脫去爲  
僧於衡山每疑好事者爲之今英公之孫在絕域則  
敬業寶王之不死信矣劉之遴有詩曰傳聞伏不關  
化爲支道林古之變服出家者豈止徐駱也哉  
李聽字正恩洮州臨潭人恩之弟以功兼御史大夫  
夏綏銀宥節度使靈鹽部有光祿渠久廢聽始復屯  
田以省轉餉卽引渠溉塞下地千頃後賴其饒進檢  
校工部尚書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略表佐其  
軍會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醢景略用法嚴常以飲令

殺人迪簡不忍飲爲酬徐以他辭請易之歸略血不  
以聞軍中悅其長者景略卒舉軍請爲帥監軍使拘  
迪簡不聽衆大呼破戶出之德宗遣使者察變具得  
所以然乃授豐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諡襄

石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來少爲牙校敢殺善  
戰氣蓋軍中党項擾河西名雄兼振武劉沔軍破羌  
有勞會昌初回鸛入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  
雄爲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佐劉沔屯雲州沔  
名雄譏曰回鸛離散當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亟  
攻我徑趨其牙迎公主歸有如不捷吾則死之雄曰  
諸郎選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拔三千騎夜

發馬邑且登振武城望之見屬車十餘乘從者朱碧  
衣謀者曰公主帳也雄使謀喻之曰天子取公主兵  
合第無動雄穴城夜出縱牛馬鼓譟直擣烏介帳可  
汗大駭單騎走遂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  
戴休顏字休顏夏州人家世尚武志膽不常郭子儀  
引爲大將軍諭平党項羌封濟陰郡公進封咸寧郡  
王兼朔方節度副使城邠州功最遷鹽州刺史  
李福襄邑王神符五世孫宰相石之弟也大和中初爲  
右諫議大夫時党項反帝煩知邊帥制其羊馬數煎  
奪之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怨故反乃以福爲夏綏  
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党項由

是遂安

五代

高萬興河西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茂貞將胡敬瑄為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全俱事敬瑄為騎將敬瑄死其將劉萬千代為刺史梁開平二年其將計從實殺萬千自為延州刺史萬興兄弟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延州執其刺史梁太祖乃以萬興為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景遷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全卒乃以萬興為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萬興兄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戍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

折從阮雲中大族也石晉時為府州團練使初晉割地賂契丹府州與焉會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阮保險拒之及晉與契丹絕從阮引兵深入其境拔勝州千餘寨從阮至周漢末獨據府州控扼西北中國賴之陞為邠寧節度使仕周至靜難軍節度使

宋折德晟世居雲中為大族父從阮鎮府州時署德晟為馬步軍都校廣順中世宗建府州為永安軍以

德晟為節度使時從阮鎮邠寧父子俱領節鎮時人榮之顯德中德晟率師攻下河市鎮入朝以其弟德愿權總州事時世宗南征還次通許橋德晟迎謁厚加餽養德愿又破并軍五百餘于沙谷若宋初德晟又破河東沙谷若建隆二年來朝待遇有加遣歸鎮乾德元年敗太原軍於城下擒其將楊彥二年卒子御勳御卿

折御勳字世隆德晟鎮府州日表為右職德晟卒以御勳領汾州團練使權知府州事改泰寧軍節度使雷京師卒

折御卿幼補節院使御勳知州事署為兵馬都尉御勳徙鎮台為副使知府州太宗征河東命御卿

與尹憲領屯兵同攻嵐州又破岢嵐軍遂下嵐州又殺其憲州刺史霍明又擒其將馬延忠等七人遷毫儀使淳化三年凡四遷而為府州觀察使五年拜永安軍節度使既而契丹眾萬餘入寇御卿大敗之於子河汊其友將韓德威僅以身免歲餘御卿被病德威率眾來侵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出戰其母密遣人召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棄士卒自便不可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兩全言訖泣下即日卒上聞悼惜久之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為洛苑使知州事惟

正朔朝以其弟惟昌繼之

折惟昌分府州事咸平二年河西黃女族長蒙異保及惟昌所部噉訛引趙保吉之衆入寇麟州萬戶谷進至松花砦惟昌與從叔海超弟惟信率兵赴戰會保吉兵衆官軍不敵惟昌臂中流矢墜馬攝弓起得裨將馬突門出海超及惟信沒焉九月保吉黨萬私保移埋復來寇惟昌殲於埋并斃敗走之又破言泥族拔黃砦焚其器甲車帳俘斬甚衆以功領富州刺史景德元年與王萬海等破賊砦獲芻糧抵麟州秋入朔州界破狼水砦明年拜興州刺史大中祥符二年表求赴闕真宗命近臣與射於苑中宴賜甚厚上

言先臣御卿蒙賜旗三十竿以壯軍容請別給賜許

十四

之七年命河東民運糧赴麟州當出兵爲援惟昌力疾傾步騎屯寧遠砦冒風沙行以疾卒弟惟忠繼之折惟忠字義臣初以兄惟信戰沒補西頭供奉官擢閤門祇候及惟昌卒以惟忠爲六宅使知府州兼麟府路都巡檢使領清州刺史進簡州團練使喪母起復雲慶將軍卒惟忠知兵每大聖中契丹與夏國會兵境上聲言嫁娶惟忠覘得其實率麾下往備之戒士卒毋輒動一夕風霾有騎走營中以爲寇至惟忠堅卧不動徐命擒之得數逸馬蓋賊所縱也子繼宣嗣州事實元中繼宣坐苛虐純爲左監門衛將軍擢

其弟繼閔嗣州事

折繼閔字廣孝慶曆中元昊兵攻麟州不克進圍州城城險且堅東南有水門匡壁峭絕阻河賊緣崖腹斂經魚貫而前城中矢石亂下賊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賊死傷甚衆遂引去繼閔以城守勞特遷宮苑使自元昊反繼閔招輯歸業者三千餘戶皇祐二年卒以其弟繼祖嗣州事

折繼祖字應之由右侍禁遷西染院使累轉皇城使成州團練使涖官二十餘年奏乞書繼仁宗賜以九經韓絳發河東兵城雖兀繼祖爲先鋒深入敵帳降部落八百加解州防禦使卒繼祖有子當襲州事請

以授兄之子克柔詔從之

主

孫全照字繼明莫州清苑人以廕補殿直隸幽州部署曹彬麾下還供奉官爲廣詔鄜延二路都巡檢使淳化五年率兵與李繼隆克綏州因與張崇貴等同戍守之俄護屯兵於夏州兼知州事召還爲延州監軍兼阿都關盧關路都巡檢事咸平時改知順安軍代還復爲環慶路鈐轄與李繼和規度靈州道路將城綏州以募興爲綏州路部署全照爲鈐轄既調兵夫三萬餘全照言其非便乃罷趙德明納款朝議減西鄙戍兵令屯近地因徙全照知永興軍仍拜四方節使

李繼隆字霸圖潞州上黨人以父處耘廩補供奉官  
管荆河漕運江南平錄功遷莊宅副使改六宅使後  
爲鎮州都監李繼遷叛命繼隆與田仁朗王侁率兵  
擊之四月出銀州北破悉利諸族牛馬鎧仗所獲尤  
多又出開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禾族復破沒那  
浪悉訛諸族及濁輪川東免頭川西俘斬數千計引  
師至監城吳移越移四族來降惟岌仰羅臘十四族  
怙其衆不下通與尹憲襲擊破之俄改領靜難軍節  
度使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謀朝廷患之又綏州  
牙校高文亟舉城効順河外蕃漢大擾以繼隆爲河  
西行營都部署既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會密詔

李繼隆傳之三

七

廢夏州陳其城繼隆命秦翰與弟繼和及高繼勳同  
入奏以爲朔方古鎮賊所窺覷之地存之可依以破  
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堡戍以扼其衝  
且爲內屬蕃部之障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至道二  
年爲靈環十州都部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諡  
忠武

曹麟字韜光真定靈壽人濟陽郡王彬之子性沉毅  
善射以陰補供奉官淳化四年擢爲鎮州行營鈐轄  
徙綏銀夏麟府等州鈐轄契丹入寇屢戰有功至道  
初遷四方館使知靈州徙河西鈐轄麟延路副都部  
署克麟府濁輪副都署出蕃兵邀擊繼遷俘敵甚衆

入爲樞密都承旨連拜彰國保靜武寧忠武等軍節  
度使

石保興字光裔開封浚儀人守信子建隆初以陰補  
供奉官拜知京使李繼遷入鈔徙銀夏綏府都巡檢  
使嘗巡塞子砦竝黑水河趣谷中夏人知之以數千  
騎據險渡河求戰保興所部不滿二千人乃分短兵  
伏於河澍俟其半渡擊之斬首百餘級追北數十里  
優詔褒美淳化五年改夏綏麟府州鈐轄至道二年  
徙延州都巡檢使兼署州事改本路副都部署與范  
重名等五路討賊猝與岌仰羅臘數族遇保興選敢  
死士數百人銜枚夜擊殲之自是吳移越移諸族歸  
降還至烏白池賊又爲方陣來拒保興麾衆出入陣  
中會乘馬中流矢復易騎而進且行且鬪凡三日四  
十二戰賊爲辟易咸平五年以疾歸京師卒

石保興傳之三

七

秋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實元初趙元昊反  
詔擇衛士徙邊以青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  
偏將屢爲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營爲先鋒者四年  
前後大小二十五戰數中流矢破金湯城略宥州屠  
囓咩歲香毛奴尚羅慶七家口等族燔積聚數萬又  
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  
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卽馳赴衆爭前爲用臨敵  
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後以彰化



軍節度使知延州權樞密副使卒贈中書令諡武襄  
評曰狄武襄西河書佐也通罪入京竄名亦籍以三  
班差使殿侍出爲青澗城指揮使神世衡知城范文  
正帥鄜延料閱軍書至夜分從者皆休唯青不懈呼  
之卽至每從事兩手如玉种以此異之授以兵法又  
延之於范公遂成名此張舜民畫墁錄也可補本傳  
所不及又梅堯臣碧雲騷曰狄青與文彥博同鄉青  
建節知延州彥博令客詣青曰延州之行我有功焉  
合奏異姓一人當以客爲請青遂奏客爲試校書郎  
會伐蠻賊敗走歸洞乃除青爲樞密使此豈實錄乎  
然當時之名臣若韓忠獻公范文正公皆有貶辭又

何論於路公耶存之以俟學古者

大綱

吳育字春卿建安人舉進士賦體部第一歷知太常  
禮院元昊僭號難出兵育獨建言元昊已僭與服勢  
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  
拊而收之不報育復言宜先諭以文語尚不賓姑嚴  
守禦時方銳意討之而諸將多覆軍者卒以無功迺  
封元昊爲夏國主如育議育又上言眞宗命潘羅支  
攻殺李繼遷而德明乃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  
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鄜境固其巢穴無肘  
腋之患請募士諭所屬及他番部離散黨與使併  
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久之除宣徽南

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復以爲資政殿大  
學士卒諡正肅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進士知同州未逾月會元  
昊寇延州起爲陝西轉運使夏人破金明皆旣去議  
修復帥臣擁兵不卽進而鎬以百餘騎自督將士一  
月而城成賊又破豐州擢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  
使修建寧中候百勝營鎮川清塞堡凡五城以勞遷  
左司郎中權龍圖閣直學士

龐籍字醇之單州武城人及進士第景祐三年進天  
章閣待制元昊反爲陝西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  
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總管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

明年改延州觀察使力辭換左諫議大夫自元昊陷

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砦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  
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與  
籍莫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橋  
子谷寇所出入之道也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柵  
安砦於谷旁數募民耕種以贍軍悉復所亡地築十  
一城頗更陣法損益兵械元昊遣李文貴齎野利旺  
榮書來送款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  
入寇籍召文貴開諭之遣去旣而元昊又以旺榮書  
來會帝厭兵困招懷之遣籍報使者往返踰年又  
遣質從歸來改名曩霄稱男不稱臣籍送從歸至關



下因便言羌久不通和而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  
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者申諭之朝廷采其策  
元昊既臣召籍爲樞密副使改參知政事知并州坐  
擅聽麟州築堡白草平而州將武勘等爲夏人所敗  
復爲觀文殿大學士徙定州上章告老尋以太子太  
保致仕封穎國公薨諡莊敏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舉進士累官拜右司諫趙  
元昊反琦論西師形勢甚悉卽拜爲陝西安撫使進  
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  
出兵琦亦欲先發以致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  
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用攻策乃詔鄜延涇

夏竦傳

三

原同出征旣而任福敗於好水川琦上章自劾奪一  
官知秦州久之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  
使屯涇州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加門下侍郎進  
封魏國公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俟擾改判永興軍  
經略陝西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  
琦復言賊旣如此緩今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  
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  
拜而薨贈尚書令諡忠獻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登進士第元昊反召爲天章  
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  
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副之時延

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大閱州兵  
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  
出禦敵又修承平永平等砦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  
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旣而元昊歸  
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屬任  
福敗好水川元昊答書不遜仲淹對使焚之大臣以  
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其書降秩知耀州徙慶  
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進  
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  
改參知政事會邊陲有警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  
使麟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流

夏竦傳

三

亡還者三千餘戶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通以  
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鄜州卒贈兵部  
尚書諡文正

評曰兵法曰廟算勝又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若將  
不能矣而廟堂又無算以勝之威何得不絀國何得  
不蹙哉善夫歐陽子之言曰寶元中趙元昊叛朝廷  
命將討伐以鄆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  
撫招討使余以爲四路皆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  
四面行營招討使今自於境內何所招討因竊料王  
師必不能出境其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  
三大將皆自戰其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

出師其亦春秋責賢者備之意與

曹光實雅州百丈人少武勇嗣父職遷永平軍節度管內捕盜遊奕使太平興國五年李繼捧之入朝也以光實爲銀夏綏麟府豐宥州都巡檢使繼捧弟繼遷逃入蕃落爲邊患光實乘間掩襲至地斤澤俘斬甚衆破其族帳獲繼遷母妻及牛羊萬計繼遷僅免使人給光實請降光實信之定期於葭蘆川光實從數百騎往伏兵起遂遇害

王德用字元輔趙州人魯國公超之子也至道二年分五路出兵擊李繼遷超帥兵六萬出綏夏德用年十七爲先鋒將萬人戰鐵門關俘斬甚衆進師烏白

延祚集卷之三

三

池他將多失道不至賊勢銳甚超按兵不進德用請乘之簡精兵五千轉戰三日敵稍却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累遷內殿崇班拜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副使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哲人皆異之呼曰黑王相公言者論德用貌類藝祖宅枕乾岡遂罷爲武寧軍節度使出知隨州謝表云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朝廷所賜時人多之後封冀國公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進士爲著作郎召見便殿占對明暢太宗善之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拜命爲樞密直學士咸平初拜兵部侍郎叅知政事罷爲戶部侍郎出知

永興軍夏州李繼遷爲潘羅支射傷兵敗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曰必歸宋繼遷卒德明遂納款就命敏中爲鄜延路緣邊安撫使俄還京兆是冬真宗幸澶淵賜敏中手詔付以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儺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明日召賓僚置酒縱閱命儺人將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卽席斬焉旣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藩遂安三年又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爲鄜延路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略天禧初加吏部尚書進右僕射卒諡文簡

延祚集卷之三

三

評曰昔向文簡善爲詩在延州日有詩曰四時常有煙棚合三月猶無菜甲生雖與唐人河畔冰開長安花落之句工力不敵然延州之實錄也使探風者出而邊庭之景物不具見也哉

張旨字仲微懷州河內人初爲保定軍司法叅軍從通判忻州元昊反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鹽弩中外不相聞者累日人心震恐庫有雜絲數千段旨矯詔賜築城卒卒皆東望呼萬歲賊疑以救至也小邽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開門率

兵擊賊以官軍壁兩傍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積草賊望見以為本有餘隨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尋卒

周美字之純靈州回樂人少隸朔方軍以材武稱趙保吉陷靈州美棄其族閒走歸京師天子召見隸禁軍元昊反陝西用兵經略使夏竦薦其材擢供備庫使延州兵馬都監夏人既破金明諸砦美請於經略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之數日賊果至陣於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方戰抵暮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夏人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既而復出艾蒿砦半夜闕不解美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大譟賊懼走遂築萬安城而還又敗敵於金湯城元昊大入據承平砦諸將會兵議攻討神世衡請直擣敵穴美曰彼知吾來必設伏待我不如間道掩其不意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之未幾敵復略土埵砦美迎擊於野家店追北至拓跋谷築柵於慈梅官道谷以據敵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率衆由廳子部西濟大理河屠割萬多移二百帳除鄜延路兵馬都監遷賀州刺史初美自靈武來上其所服精甲詔藏軍器庫至是加飾黃金遣使卽軍中賜之又破敵於無定河

勝至綏州因城龍口平砦加本路鈐轄遂為副總管每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獨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服之卒贈忠武軍節度使諡忠毅

趙振字仲威雄州歸信人景德中授三班借職後數年知環州累遷象州防禦使元昊將反為銀寇所隱飾甲騎遺屬羌振潛以金帛誘取之以破其勢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知延州元昊既破豐州將襲近砦振率鈐轄張亢麥允言出麟州深柏堰擊破之兼領嵐憲六州軍事改解州致仕許懷德字師古開封祥符人少以父任為東西班殿侍元昊寇邊遷儀州刺史鄜延路兵馬鈐轄副總管夏人三萬騎圍承平砦懷德突圍破之夏人復陣有先鋒出陣慢罵者懷德引弓一發而踣敵屠金明復圍延州懷德遽還夜遣裨將以步騎千餘人擊敗之遂解去遷鳳州團練使專領延州東路英村一帶公事數歲卒贈侍中諡榮毅

張亢字公壽漢州臨漢人進士及第為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因論西北攻守之計既而元昊反為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渭州徙鄜延路知鄜州會元昊益熾以兵圍河外康德興無守禦才屬戶豪也囑叛去導夏人自後河川襲府州屯琉璃堡徙亢為并代都鈐轄管勾

麟府軍馬事單騎叩城出所授敕示城上門啟既入  
卽縱民樵采沒谷澗開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爲  
築東勝堡城旁有蔬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院有水  
泉爲築安定堡置兵守之乃募役兵敢戰者夜伏隘  
追邀擊夏人遊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亢以錦袍  
賜之卸士可用始襲擊琉璃堡大破之夏人棄堡去  
乃築宣威砦時麟州魏路猶未通敕亢自護賞物送  
麟州敵以兵數萬趨柏子若來邀亢所將才三千人  
亢激怒之士皆感奮會天大風順風擊之賊相蹂踐  
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乃修建寧砦夏人數出爭逐  
戰於兔毛川先使驍將孫岳伏短兵殲弩數千於山

延綏縣志卷之三

五

後亢所統軍萬餘皆京師新募敵目曰東軍素易之  
而怯虎翼軍勇悍亢陰易其旗敵果趣東軍搏戰良  
久伏發敵大潰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  
五堡遂爲并汾屏蔽以疾辭爲秘書監徐州總管卒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累以功補龍神衛指揮使又遷  
都虞候兼鄜延巡檢康定初劉平石元孫戰於三川  
信以所部兵薄賊斬首數十級還保安軍兼鄜延路  
兵馬都監始至之夕敵衆號數萬傳城軍吏氣攝信  
傾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戰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  
遲明潛上東山乘勢擊走之遷鈐轄兼經略安撫招  
討都監卒

郭恩開封人歷延州西路都巡檢徙并代州鈐轄管

勾麟府軍馬事嘉祐二年五月夏人侵屈野河西地  
內侍黃道元等以巡邊爲名會謂者言敵兵盛屯沙  
黍浪恩乃同道元夜率兵循屈野河北而行夏人舉  
火卧牛峯知麟州武毅指以謂恩曰敵已知吾軍至  
矣道元曰此爾曹故沮我師及聞鼓聲道元猶不信  
行至皆口恩欲休軍還曉乃登山道元奮勇起曰幾  
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與賈逵何殊恩愠曰不過死  
耳乃行比明至忽里堆敵數十人皆西走相去數十  
步止恩等踞牀遣騎呼之敵不應亦不動俄而火起  
敵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有壘其中有梁謂  
之斷道堰恩等東據梁口與力戰自旦至食時敵自

延綏縣志卷之三

五

兩旁壘中攀緣而上四面合擊恩衆大潰道元及府  
州寧府砦兵馬都監劉慶皆被執恩不肯降迺自殺  
贈同州觀察使

郭諮字仲謀趙州平棘人舉進士遷殿中丞知館陶  
縣康定時西征諮上戰略獻拒馬槍陣法擢通判鎮  
戎軍募兵教習轉運使任顯言諮有巧思自爲兵械  
皆可用詔以所作刻漏圓桶獨轆弩生皮甲來上帝  
嘉之改鄜延路兵馬鈐轄詔立獨轆弩軍

高永能字君舉綏州人補殿侍稍遷供奉官种諤取  
綏州發永能兵六千入難兀五戰皆捷轉供備庫副

使治綏德城闢地四千頃增戶千三百卽知城事初  
爲鄜延都監秋大稔夏人屯騎將取稼永能簡精騎  
突過其營騎卒驚潰獲鈴轄二人轉六宅使夏人患  
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賞金與身等經略使呂惠卿  
行邊永能伏騎谷中以備侵軼夏兵二萬犯當川堡  
永能依險設疑兵且闔且卻而令後騎揚塵若拔主  
者奮而前遂解去擢本路鈴轄四年西討永能爲前  
鋒圍米脂城夏人十萬來援永能謂弟永亨曰彼恃  
衆集易吾軍營當大川宜嚴陳待其至張左右翼擊  
之可破也詰旦力戰於無定河斬首數千級先降其  
東壁守將衣以文錦導以鼓吹耀諸城下介詵遇乃

延綏志卷之三

元

出降進東上閤門使寧州刺史以年請老不許元豐  
初神諤西討得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延帥沈括欲  
盡城橫山瞰平夏城永樂至是詔給事中徐禧內侍  
李舜舉往相其事令括總兵以從李稷王槐銅礮言  
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已爲河  
水所吞請先城永樂依山無水泉神諤極言其  
不可禧以謂跋扈奏請畱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  
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若禧括  
舜舉還米脂以兵萬人畱曲珍守之既成之九日夏  
兵數千騎來攻曲珍禧與舜舉稷往援之括獨守米  
脂比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永能曲珍請及其未陳

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珍又白禧敵兵  
衆甚公宜退處內柵檣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  
何怯耶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俄夏人縱鐵騎犯陳  
鄜延選鋒軍最爲驍銳先接戰而敗奔入城遂被圍  
且水砦又爲夏人所據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者太  
半夏人蟻附登城珍又白禧請突圍而南永能亦勸  
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攻擊十二  
日城陷其孫昌裔欲掖之從閒道出永能嘆曰吾結  
髮從事西羌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  
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一卒敵衣戰而死曲珍絕城  
去禧舜舉稷皆死之延州將皇城使寇偉亦力戰而

延綏志卷之三

元

沒詔贈永能房州觀察使禧等贈官有差  
計曰宦官之禍酷矣然未有若典兵之甚者也唐以  
北司本兵前車既覆宋又踵而行之以致童貫秉兵  
柄者幾二十餘年開邊生事釀成南渡之禍然其始  
如黃道行之巡麟州李舜舉之城永樂其所由來漸  
矣故當時有北司無南司之語幾何其不爲天寶之  
思藝乾符之令孜也夫人主亦何獨於宦官而安之  
哉獨可怪者明懷宗手諭魏璫之逆及其季也一惟  
宦官之是信於河南之請璫也則有若陳大全爲內  
中軍矣陝州之會兵也以有若楊進朝爲監京營矣  
鳳陽之援師也則有若盧九德爲協各鎮矣既而杜

勦倒戈於宣府杜之秩肉袒於居庸高起潛棄師於沙河而京師不知也猶命內監分守九門至杜勦者受僞命縋城入爲李賊遊說儼然敵國之使仍禮遣之而去尚謂國有人乎宜開門延賊秉筆老監爲之而無忌也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可勝嘆哉書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能無遺恨於崇山含忿於蒼墓乎

陸詵字介夫餘杭人進士爲天章閣待制知延州趙鼎字公才邛州依政人第進士郭達宜撫陝西辟掌機宜文字种諤擅納綏州降人數萬朝廷以其生事議誅諤反故地歸降人以解仇釋兵禹上疏言諤

宋史卷之三

三

無名與兵死有餘責然寇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盡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援种世衡招蕃兵部族屯青澗城故事朝廷從之加直龍圖閣知延州遣裨將曲珍呂真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夏人方寇綏遇珍敗走夏自失綏意未能已禹揣知其情奏言夏使請和必欲畫綏界願聽本路經略司分畫歲賜則俟通和之日復言明年遂以綏爲綏德城又檢括境內公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神宗聞而嘉之擢天章閣待制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祐

初梁乙埋數擾邊禹知夏將入侵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夏卽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擣其腹心後果來犯安等襲洪州俘斬甚衆夏遂入貢拜端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夏遣使以地界爲請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砦猶未有恭順意未幾復犯涇原會禹卒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禹與元祐棄地議係其名於黨籍

宋史卷之三

三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元豐五年徙涇原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治延州時永樂方陷土氣不振昌祚先修馬政令軍中校技擊優者乃給焉自義合至德靖岩綿互七百里堡壘疎密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度屯戍險易地望遠近事力羸弱立爲定式上諸朝夏人寇塞門安遠砦出師拒之殺其統軍葉忭麻罕叱埋二人蓋始謀攻永樂者圖其形以獻帝喜遣近侍勞軍後遷武康軍節度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毅肅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授內殿崇班爲延州巡檢戍懷寧砦夏人三萬騎薄城達所部止五百人躍馬奮擊所向披靡擢鄜延都監數帥兵深入敵境九戰皆捷累遷西上閣門使

郭達字仲通洛陽人也康定中兄遵死於敵錄達爲三班奉職神宗卽位遷靜難軍副將後徙鎮鄜延种諤

受鬼名山降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論以邊費方起欲棄綏遠切諫既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若來易綏朝廷許之達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若不可與乃寢其請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達曰詢庸人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部無復敢向化也達謂得殺楊定者姓名謀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達曰是且梟死因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達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始執獻之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畱後交趾李乾德陷邕管召爲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請郿延河東舊吏士自隨將行晏於便殿賜

延綏縣志卷之三

主

中軍旗章劍甲以示寵改左武衛上將軍提舉崇福

宮卒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進士第爲館閣校勘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以副總管種諤西討援銀宥有功加龍圖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資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臧勅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書褒美

种世衡字仲平洛陽人放之兄子也歷同州郿州判

官西邊用兵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然處險無泉識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於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鑿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開出行部族慰勞其首領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予之繇是屬羌皆樂爲用再遷洛死副使知環朔嘗課吏民有過失者使之射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

金縣縣志卷之三

主

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繇是數年敵不敢近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卧病即起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餉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傳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人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州皆畫像祠之子諱諤諤皆有將材關中號曰三種諤其幼子也孫朴師道師中三種諤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帥陸詵薦知青澗城夏將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其弟彝山先降諤使人因彝山以誘之賂以金嵬名山小吏李文



喜受而詐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謬卽以聞詔轉運使薛向及陸洸委謬招納謬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鬪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爲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孟示之名山投槍哭遂舉衆從謬而南說以無詔出師召謬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櫛敵四萬衆全集傅城而陳謬使名山挑戰謬繼之鼓行而出至晉祠使偏將燕達劉甫爲兩翼合戰追擊二十里俘賊甚衆遂城綏州韓絳撫陝西用爲鄜延鈐轄絳城羅兀規橫山令謬將兵二萬出無定川起河東兵會銀州城而慶卒叛詔罷師棄羅兀後徙鄜延副總管上言夏王秉常爲其母所囚可急

金錄卷之三

五

因本路兵擣其巢穴遂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待其背以來耳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爲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制謬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謬禦之無定川大破之降其將令介訛遇捷開帝大喜羣臣稱賀謬畱千人守米脂進次銀石夏州不見敵詔令班師謬謀據橫山之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疆兵戰馬山

澤之利盡歸中國矣會徐禧與沈括定議移銀州城永樂與謬謀異乃奏雷謬就命知延州並發背卒種誼字壽翁熙寧中入對神宗問其家世命誼以官從高遵裕復洮岷又平山後羌至熙河副將徙知鄜州夏人犯延安趙鼎使誼統諸將敵誼至皆潰去延人謂得誼勝精兵二十萬進熙河鈐轄知蘭州誼倘儻有氣節喜讀書莅軍整嚴遇敵度不勝不出故每戰未嘗敗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爲著姓寶元康定閒夏人數入寇珍諸父糾集族黨禦之敵不敢犯於是曲氏以材武長雄邊關珍好馳馬試劍秦鳳都鈐轄劉溫潤

金錄卷之三

五

可其才從溫潤城古渭與羌戰先登陷陳爲綏德城監押加閣門祇候有功洮西還內殿崇班擢鄜延鈐轄進副總管從種誼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級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承樂之役城陷子弟死者六人珍僅以身免坐貶皇城使元祐初爲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十萬珍持虛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山進東上閣門使忠州防禦使卒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爲小校隸劉昌祚以功賜金帶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粟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破夏人於大吳神流堆其監軍卽以鐵騎數千趨松林保蘊謀知之



頓兵長城嶺以待戒諸部曰賊遠來氣盛少休必困困而擊之必捷果以勝歸夏人寇順寧繼置伏陜中俘斬數百累遷皇城使榮州刺史卒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舉進士第高宗即位除直龍圖閣鄜延經略使兼知延安府陞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

陳淬字君銳興化人紹聖時下第挾策西遊時呂惠卿鄆人惠卿問相見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見一丈夫又何事惠卿器之補三班奉職與西人接戰於烏原手殺十餘人擒其若王惠卿奏爲左班殿直鄜延路兵馬都監建炎初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爲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格撫使討之金兵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從子仲敏俱戰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

評曰宋敏求稱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贈以五百金後覺其僞問之檜檜訪其人即秦補官資或問故檜曰有膽敢假檜書者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奔南走矣而惠卿之於陳淬也亦然呂惠卿秦檜宋之所謂小人也而於用人之際識識如此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豈可以人而廢之哉

夏安期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夏人常乘之安期至即令築城方盛暑躬自督役不逾月而就

魏去明開封人通判延安府府有東西二城東城爲金人所陷遂專圍西城彦明與權府事劉洪分地而守彦明當東壁空家皆以賞戰士金人晝夜攻城閱二十日城陷彦明坐於城樓上金人併其家執之諭使速降彦明曰吾家食宋祿犬輩使背吾君乎裏宿怒殺之詔贈中大夫

折繼世少從軍爲延州東路巡檢崑名山之內附繼世先知之遣其子克勤報種諤諤用是取綏州繼世以騎步一萬軍於懷寧砦入晉祠谷往銀川分名山之衆萬五千戶居於大塢河夏人來攻再戰皆捷遂同名山守綏州錄功領忠州刺史卒

折克行字遵道繼閔子也初仕軍府無所知名夏人寇環慶克行以兵三千護餉道戰於葭蘆川先登斬級四百降戶千馬畜萬計諸老將矍然曰真折太尉子也擢知府州王中正出塞克行先拔宥州每出必勝夏人畏之太原孫覽議城葭蘆諸將論多不合召克行問策即頓兵吐渾河約勒部伍爲深入窮討之狀敵疑不敢動既訖役又入津慶龍橫川多所斬獲克行在邊三十年善拊士卒戰功最多羌人呼爲折家父官至秦州觀察使卒

折可適未冠有勇馳射不習而能鄆延郭達見之歎曰宜將種也薦試廷中補殿侍隸延州米脂之役與

夏人戰三角嶺得級多又敗之於蒲萄谷東兵久不  
得食千人成聚藉藉於軍門或欲掩殺以爲功可適  
曰此以饑而逃耳非叛也單馬出詰之曰爾輩何至  
是不爲父母妻子念而甘心爲異域鬼邪皆回面聲  
喏流涕謝再生各遣歸羌夏人十萬入寇可適先得  
其守烽卒姓名詐爲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烽不傳  
因卷甲疾趨大破之於尾丁磴回次極楊溝正午駐  
營分騎據西山曰彼若躡吾後腹背受敵必敗果舉  
軍來可適所部總八千轉戰至高嶺適從閒道趣洪  
德設伏邀其歸路敵至伏發衝之其國母踰山而遁  
焚棄輜重雖帷帳首飾之屬亦不返衆相蹈藉赴崖  
澗死者如積論前後功至皇城使成州團練使後權  
第十二將鬼名阿埋昧勒都通皆夏人桀黠用事者  
諒可適密圖之會二帥以畜牧爲名會境上可適謀  
知之遣兵夜往襲并俘其族屬三千人遂取天都山  
帝爲御文德殿受賀以其地爲西安州名爲佑神觀  
使

楊震字子發代州崞人以弓馬絕倫爲安邊巡檢知  
麟州建寧碧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鞬西奔招合雜  
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震父宗閔領本道  
兵馬屢催敗之俘其父母妻子至是與夏人奚人圍  
建寧叩壁語震曰我來報汝父之仇若急舉城降當

全汝軀命時寨兵精壯者悉從折可求死於交城之  
戰所餘老弱百數守弗堅震奮力守城金人急攻閱  
旬日城中矢盡城陷震死之震之子沂中方從征河  
朔得免於難次子居中執中亦被害贈武經郎明年  
父宗閔死事於長安後沂中貴請於朝震得諡恭毅  
金

古里甲石倫隆安人以武舉登第爲人剛悍宣宗以  
其勇善戰每任用之貞祐四年遷河東宣撫副使尋  
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元兵圍忻州石  
倫率兵往援有功遷金安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葭  
州後權昌武軍節度元兵至城陷投解後井中死

烏古論慶壽河北西路猛安人由知把書克奉御  
貞祐四年遷元帥右監軍兼陝西統軍使駐兵延安  
敗夏人於安塞堡戰於鄜州之倉曲谷有功歷鎮南  
集慶軍節度使卒

完顏合達至大初爲延安元帥木華黎進攻延安合  
達與納合買往禦之堅壁不出以功授虎符權參知  
政事行尚書省事

完顏六斤中都路猛安人興定中元兵破鄜州六斤  
自投崖下死贈特進知延安府事

元  
郝和尚拔都太原人以小字行通譯語善騎射太祖

遣使宋往返數四以詳稱糧爲九原府王帥佩金符率兵南伐略地潼關有功授行軍千戶後從都元帥塔海征蜀下興元取夔府以善戰各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陽延安五路萬戶易佩金符以兵二萬騎之復賜馬六騎金銀符並有差於太原凡五年卒追贈太保儀同三司吳國公諡忠定

石天應字瑞之興中永德人元太祖時入附國王太華黎南下天應率衆迎謁軍門太華黎即承制授興中府尹從南征以功拜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右監軍大應旌旗色用黑人目之曰黑軍從太華黎征陝右假道西夏自東勝濟河南攻葭州拔之天應因說太

興中府志卷之三

師曰西戎雖降實未可信此州金夏之衝居人健勇倉庫豐實加以長河爲限脫爲敵軍所梗緩急非便宜命將守之多造舟楫以備不虞此萬世計也太華黎然之以勁兵五千畱守葭蘆遂造舟楫建浮橋分兵四出悉定葭緩之地既而移軍河中金軍潛師入中條襲之天應力戰死

趙匣刺者始以父任爲千戶佩金符糧爲東川路先鋒使兼管京兆延安路新軍成東安虎嘯山後於瀘州戰死

李忽蘭吉一名庭玉隴西人從征西川爲昭勇大將軍兼東路招討使略重慶取備州承制授延安路管

軍招討使悉魯敏於六盤山乃以延安路軍會別速台趙炳及總帥府兵於六盤山敗之於武川將其孥承制授京兆延安鳳翔三路管軍都尉兼屯田守衛事元貞二年卒諡襄敏

評曰趙匣刺李忽蘭吉之二人皆未嘗官延安而書之者何也見延兵之勳也嘗宋時郭達行征交趾詭鄒延河東舊吏士自隨豈非延緩之勳勇自古爲然邪兵法曰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世競言韓信驅市人而戰而不知廉頗之思用趙人則鄒達者其知兵者與

延安府志卷之三

軍一

延緩鎮志卷之三

嘉興譚吉聰重修

延綏鎮志卷之三

名宦志

明

湯和字鼎臣鳳陽人身長七尺偶儻銳知略洪武四年以左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率兵至定西襲擴廓帖木兒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封中山侯八年冬追伯顏帖木兒獲之晉信國公贈東甌王

傅友德宿州人爲江淮行省參知政事洪武三年從取陝西三年克沔溪是秋征甘肅還封潁川侯九年副湯將軍駐兵榆林出塞番兵縛伯顏帖木兒以降

十四年封潁國公

唐勝宗濠人年十八來歸多著勲績從潁川侯拔延安洪武三年封延安侯

汪興祖巢縣人從征皆有功克武朔爲山西行都督府僉事洪武四年封東勝侯

曹璉祁陽人以大理少卿參贊延綏軍務機事彊濟軍民賴之

陳鑑字有戒吳縣人進士以御史歷陞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提督三邊於原要處奏置靖鹵衛於寧夏甘肅邊境增墩堡千餘所陝西屢旱力爲拯救奏減徭役蠲通負發倉廩賑貸人以勿困既去民

入私相尸祝至有疾痛號於鑑祠若響應者遂神明之

王順邳州人右府都督正統中鎮守延綏於榆林建設城鎮及沿邊墩臺衛堡倉場控制邊鄙

楊信六合人昌平伯洪之從子累功陞指揮僉事天順元年召還京陞同知移鎮延綏延綏總兵佩將軍印自信始明年李來毛里孩入塞擊退之又明年入

寧夏塞信合武平伯陳友兵於安邊營夾擊遁去四年封彰武伯五年移鎮大同成化二年毛里孩入河

套出沒塞上信至京問方略信言兵難遠度乞精騎疾走至榆林圍上帝從信言命爲將軍總諸鎮兵

至延綏勵兵秣馬寇突入塞信輒縱兵邀擊之於小龍州狄青原寇錯愕盡棄所掠人畜渡河遁去明年

還鎮大同六年寇又入延綏塞信西援曰套人覘我大同兵渡河必乘虛東掠設伏胡柴溝寇果至伏發

斬獲功多八年又敗伯顏哈答自是套人不敢入塞與世伯泰十三年卒贈侯諡武毅

徐垣字子敬嘉定人正統間爲都御史撫延綏敗治兵終日不戮一人而衆無敢譁平居遠斥候廣開謀

敵謀動皆知嘗入寇孛羅池溝迎戰克之又入金鵝峪雙海子諸屯預設伏要遮擊敗之捷上璽書加勞

亡何乞歸

陳友全椒人永樂初起騎卒歷陞千戶正統開累功封武平伯天順二年出鎮番斬獲功多克延綏總兵官封流侯

張欽睢寧人畱守右衛指揮僉事以都督僉事總兵延綏慶陽諸路有柴溝之捷賜金幣進都督同知專守延綏敵復入安邊營欽連戰有功特敕佩將軍印出入兵閒首尾三十五年自諸衛至兩府功與能可謂無愧

張傑順天人協守各邊以都督同知總兵榆林有廉幹騎射過人

徐廷璋羅山人進士天順中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延

綏成化間復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修葺牆口增立寨堡繕葺障時與陝西馬文升榆林余子俊稱關中三巡撫

王銳遷安人進士成化時巡撫延綏四叛於石城率兵同參將胡愷往討之寧夏兵失利遂議六路進兵銳與愷屯酸棗溝恃勇先進爲四所敗官軍四面攻之獨延綏兵與賊門相對殺傷者衆又軍於東山口回回楊虎力爲滿四謀至來約降相期於東山且云滿四最畏神人乃議多延綏於山口滿四果騎白馬出戰銳麾兵進遂擒之石城平進銳左副都御史

項忠字德臣嘉興人進士天順三年按察陝西會陝西饑不得奏報輒發倉賑全活萬人徵爲大理卿陝人兩詣闕借畱者千數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後擒滿四殲李勦平浞岷番率師行陣雖矢石如雨無懼色成化元年套人入延綏塞忠及寧遠伯擊之遁去四年爲兵部尚書汪直黨構之落職復爲兵部尚書致仕卒諡襄毅

評曰有明時吾浙之人才稱爲極盛若四先生三吳人名聞海內昭然光著矣而與于忠肅公同時又有項襄毅其人者觀其扈從北征及平石城諸勦績雖古之儒將曷以加焉然于志中之名宦止載有功

卷之三

四

德於延綏者已耳而他則槩乎未之及也今予履其地思其人能無稱焉會於屈建譽曾相於仲翔也哉湯胤績字公讓號東谷東歐襄武王曾孫也周文襄忱聞其名召作啟事數萬言亭立具狀文襄薦其有文武才驛召赴京于少保諫請試之立將臺下問兵事應對如洪鍾萬衆環視歎當卽授錦衣衛百戶嘗從興濟伯禮部尚書楊善通問英宗於塞外天順時爲校事權撫下獄謫爲民編籍常州成化初復官克參將守禦延綏孤山堡堡無備戍卒不習戰一日登城曰四望黃沙白艸漫漫吾一腔血乃委於此耶三年八月套人入寇大掠子女而東績率麾下百餘人

邀於境上力戰衆寡不敵死之績爲人軒豁侔儻兩  
眸炯然髭鬚奮如戟掀髯談論視世人蔑如也爲歌詩  
豪放奇倔援筆揮灑如風電死之日邊人見一大將  
盛服鼓吹擁衆宿郵舍質明寂無人聲題詩壁間有  
云手持長劍斬衆魁一箭那知中兩腮戎馬踏來頭  
似粉烏鴉啄處骨如柴交遊有義空揮淚弟姪無情  
不舉哀血染遊魂歸未得幽冥空望鄉臺書跡宛  
然衆以爲神也

評曰湯胤績與蘇州劉叅政昌善嘗作六體香奩詩  
昌序之其中之警策者有素腕守宮一詩曰誰解秦  
宮一粒丹記時容易守時難鴛鴦夢斷腸堪冷蜥蜴

定陵集卷三

五

魂消血未乾榴子色分金銷曉花光映玉韞寒何  
時試捲香羅袖笑語東君子細看此亦何減李義山  
耶然當時妒之者衆生則呼之曰湯一面死則笑之  
曰湯一箭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從古嘆之矣

一面老以爲期中有文武  
全才獨當一面之語也

朱永夏邑人慎重不洩法令嚴整天順六年總兵三  
千營八年兼總神機營成化初里加思蘭入大同塞  
克將軍禦之退去與世伯尋克將軍出榆林禦寇有  
功卽軍中進封侯立號總制陝西三邊與世券七年  
寇入屯柳樹峽示出奇邀戰有功十二年召還加太  
子太保進封保國公十六年出延綏禦寇十七年出

大同禦亦思馬因戰海東山功賜券世公卒進封宣  
平王諡武襄

評曰有明之初文武既無常位名職亦鮮定稱故保  
國公武臣也而總制三邊則陝西之總督矣威寧伯  
文臣也而將軍佩印則九邊之總兵矣一時百僚師  
濟功業爛然何其盛也嘗聞明季時總兵領敕於兵  
部堂者必跪以請問爲長揖則謂之非禮嚮使威寧  
伯以兵部尚書出爲將帥將者是而跪者非乎蓋  
明之掌故盡失卽子孫臣庶不知祖制者矣嗚呼  
國家之亂必先壞其紀綱法度而滅亡隨之可勝歎  
哉

定陵集卷三

六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進士爲戶部主事陞員外郎  
開齊精敏有吏才出爲西安知府城中水鹹民飲之  
輒病爲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匝徧城市人人便利  
號余公渠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  
督王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成化六年置衛八年子  
俊至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又請盡葺陝西軍中  
有伍藉詭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其風土者實榆  
林衛又擇俊子弟教之請建學校俗多棄地又教之  
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與屯田遂得糧數萬石自是榆  
林始爲重鎮子俊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  
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驅套人出黃河外

至正統中始渡河犯近邊天順以來東西邊險不得  
逞乃悉眾寇延慶開地幾失後又獲鄉導饒水艸蓄  
牧屯聚不散我延寧列戍戡守反在外臣以爲諸邊  
界空處築城以次立砦堡地多高山陡崖因形勢下  
厚者剗削稍衍者累築綿引相接爲邊牆便報可於  
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  
里每二三里起對角敵臺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  
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  
墩小者七十有八大者一十有五自是寇盜稀至十  
二年移鎮陝西入爲兵部尚書加少保又出總督宣  
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乃別上利害請築牆如延綏

延綏鎮志卷之四

七

保卒謚肅敏

岳嵩舒城人涉獵經史襲延安衛指揮僉事以知勇  
累立奇功遷延綏鎮守總兵官與都御史余子俊協  
謀修邊城有功

王廷字世昌濟人進士廷試時答策方爲稿忽大風  
起紙越卷直上雲際頃之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爲言  
於上得再給卷初爲御史有名天順七年陞右副都  
御史巡撫大同成化三年召署院事六年禦寇延綏  
戰於崖窰川又以黃艸梁功陞右都御史賜幣衣九  
年出延綏塞功最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十六年大

同禦寇時汪直喜事開邊薦越及保國公永統兵而  
西未至榆林套人大掠出塞越曰受命討賊無俘獲  
何以班師遂與直永議潛師出塞至威寧海以首功  
多封威寧伯與世券仍左都御史掌院事十七年出  
寧夏尋佩征西前將軍印克總兵鎮大同移鎮延綏  
以首功加太子太傅復爲左都御史致仕十年蒙古  
大入塞急起越總制寧夏甘肅諸路軍務并經略哈  
密召至陞見加太子太保越有才略著威望再起益  
奮勵出塞襲賊於賀蘭山奪還所掠人畜加少保兼  
太子太傅十一年卒軍中贈太傅謚襄敏

延綏鎮志卷之四

八

著者也若威寧之出奇制勝自永樂以來戰功第一  
至其博學多聞獎拔士類凡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  
說無不精究爲歌詩尤雄渾而翰林諸公多言其任  
術不足數至比之於陳軫可嘆已若陽明先生文章  
政事氣節動烈實俊人也而猶以講學非之所謂取  
彼譴人授界有吳易過哉

劉潮榆林人以都指揮僉事協守延綏儀容端嚴操  
守不苟有文武材

傅瑛綏德衛指揮使屢立邊功成化元年設鎮立堡  
命瑛督工清廉自持二年以功陞都指揮僉事八年  
守定邊有功授都指揮同知後捷於紅鹽池陞都指

揮使二子劉鍾皆以邊功貴顯

李祥臨淮人以都督僉事鎮守延綏忠勇絕倫謀略出衆每遇敵爲士卒先累建奇功有驍將風軍中服其勇敢以其面黑呼爲黑太師云

呂雯字天章安州人以鄉舉選授御史數直諫有聲累官延綏巡撫時有警雯曰敵旣深入宜堅壁彼無所獲必困而歸歸則以勁兵邀其後可以得志果如其言旣又築邊城寇不敢犯山西饑流民就食於榆林者甚衆雯恐生變多方撫集衆恃以安爲人樂易可親交朋友待鄉黨俱厚施之遇事善裁決論象緯有驗祿命亦多奇中

延綏鎮志卷之五

九

神英字景賢延安衛指揮使驍勇敢戰先登累有斬獲功成化弘治間充總兵官守寧夏延綏宣府大同歷四鎮累官署都督正德五年封涇陽伯數月劉瑾敗言官交章劾英奪爵爲右都督

黃紱字用章封丘人曾祖思豫掌太常事以罪戍平越紱以故爲平越諸生舉雲南正統十二年進士歷四川參議參政右布政使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參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威賞大行紱偶出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大慚俯首嘆息曰我爲延撫令健兒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延綏特甚大臣巡撫者孰厚自奉健

兒雖凍餓死不問延綏人又素忠朴至死無怨言聞紱愬嘆軍中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黃都堂一戰寇聞風不敢至俄有詔毀廢寺統令汰尼僧盡給配軍之無妻者及紱去咸鬻子女拜送道傍已爲戶部尚書改左都御史請老未幾卒

陳輝延安人先爲延綏副將成化二十三年以功陞都督僉事鎮守幼習韜略累立戰功

張安大同人爲寧夏協守弘治十三年以都督僉事鎮守延綏正德四年總兵寧夏爲人多謀略嘗遇敵以單騎卻之入服其勇

劉忠字德誠漢州人舉人巡撫延綏嚴斥埃棟材用

廣儲積蓄芻牧塞下晏然

熊繡字汝明道州人進士御史先巡按陝西風紀大振後撫延綏恆蔬食以自勵雖廩米有羨亦斥還官性孝友尚清節及死家無餘財嗣兄子復天郴州何孟春爲之請諡下部奏准給繼孫熊瑞月米一石諡莊簡

陳壽字本仁寧遠人進士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會寇分兵入掠躬親甲冑與敵力戰擒獲八十餘人未幾火節脫羅糾衆大至先以百餘騎誘戰諸將請赴之壽曰彼衆未可當也自出帳擁數十騎據烏皮几指麾敵望見疑之遂引去旣而授諸路將領方



略邀擊之皆大捷斬首數千級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鄭賜字宗乾安肅人進士巡撫寧夏武宗西巡命督餉於邊值葭州盜起賜討平之

劉文字道顯慶賜衛指揮使長身立狀貌若神足智揣摩尤精騎射守備固原花馬池多斬獲功復磧寇於涼州撫定洮岷木舍諸蕃落進爵一品掛征西平羌兩將軍印又鎮延綏宣府固原諸路民望旌旗所駐如父母至及其去也扶轂潑泣克塞道路每諸將晨謁畢即召入閣中計事人獻所長虛衷延納至臨陣授畫獨其人知之故所向成功且忠信亮易上

定縣志卷之四

十一

下咸親雖古賢將弗如也尋以疾卒於鎮諡武襄金獻民字舜舉綿州人進士以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振肅紀綱革奸除弊官至兵部尚書

姚鎮慈谿人進士正德十五年春時鎮為山東布政使吏部擬推延綏巡撫帝覽奏以問兵部侍郎王憲且曰姚鎮南人恐不耐西北風土憲曰鎮有文武材略用之足辦帝然其言時南幸未報帝嘗奇鎮狀貌一日鎮舟誤觸黑龍舟帝所御也帝命執駕駕者問舟為誰鎮驛宿不知也舟人以姚布政對帝笑曰是笑者耶即命釋之翌日詣中官以告始驚謝是年冬未得命仍朝京師久之復還山東迎駕北上十月

帝還京巡撫之命始行嘉靖十四年復起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尋罷十七年卒諡恭襄鎮端嚴博大所至以公廉見稱子淶狀元及第

評曰布政使者方岳之官也三年一朝古禮也是時觀禮不廢故姚鎮為布政使得自達於天子而天子屬目焉噫何盛也武宗之變幸盈朝巡遊無度有若秦隋漢唐之季矣乃楊一清禦寇於陝西王守仁討逆於江右政治功勲爛焉可紀豈非本兵得人而巡撫之職能慎擇其選也哉常聞武宗幸延安至榆林守臣具膳以進鎮守太監當捧酒巡撫御史當下筭駕至時軍衛雲屯巡撫都御史鄭賜不能前帝御席

定縣志卷之四

十二

急呼筭而人無應者帝笑曰使我若做撫按官決不如此怠慢竟席無一語至今傳之再觀於姚鎮之獨丹而不問則帝不獨有知人之明而其大度亦可想見矣

魏鎮慶陽衛指揮僉事驍勇過人正德間把總安邊營有功分守神木參將歷官右軍都督掛征西將軍印中流矢卒

戴欽綏德人以都督僉事鎮守榆林文武兼資功能并著所歷各邊敵遠遁士卒悅服

宋璉字汝器清苑人榆林僉事却餘金萬計給軍士人甚戴之

唐龍字虞佐蘭谿人進士嘉靖十年吉囊擁衆十五萬入據河套俺答衆號四十萬亦出沒邊徼全陝戒嚴特陞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制三邊明年秋敵以精騎三千自鎮遠關入薄平遠城乃督梁震王効等分左右哨馳至柳門夾擊破之敵浮河而遁吉囊自將十萬騎入營花馬池龍乃令曰侵延綏則張鳳王之寧夏固原則効劉文主之折衝批亢則委之梁震部分已定敵從青沙峴入延安劉文率所部迎戰敵大敗於是王効敗敵於興武營梁震敗敵於乾溝二旬間凡三捷龍於三邊四鎮山川地形險阨歷如指掌爲圖置座隅坐籌之咸中機要動必有功在邊

四年朝廷倚重焉

曹雄西安人先任延綏叅將繼以都督同知總兵固原廉謹忠勇馭士嚴明

周金字子庚武進人進士以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召諸將吏軍卒謂之曰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悅當是時以片言解上下疑阻人謂得應機之知云

杭雄綏德人以都督僉事鎮守爲人驍勇常以寡破衆起自行伍歷鎮三邊

王憲字惟綱東平人進士嘉靖五年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簡靜嚴肅將士凜然不敢犯時有謀報套中傳箭將入寇憲預調集延綏固原寧夏兵六萬當賊入道伏而鎖合兒伯通千七百騎果由花馬池潰牆進攻黑水苑及八營固原叅將劉文伏發敗之賊遁趨榆林副總兵趙英邀擊之於思哲溝斬首三十又遁至青陽嶺榆林遊擊卜雲復邀擊敗之寇衆前阻乃轉而西趨寧夏總兵杭雄統兵奮擊又大破之鎖合兒伯通殲焉捷聞降敕獎勵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尚書卒諡康毅

陳珣寧夏衛指揮同知歷陞都指揮僉事總兵延綏所歷三鎮皆以賢能稱

張珩字佩玉石州人進士行履高潔器識弘遠尤博綜羣籍嘉靖七年爲河南道監察御史時輔臣推克侍從講臣疏辭不就士論高之嗣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延綏值歲饑躬如疏糲一老妾云不供炊斂公私所有以飽士士視公癯咸勸加餐至相對流涕軍遂安其後在告復起爲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軍務以套人入寇永昌敗之捷聞降敕獎勵卒諡襄敏賈啟黃岡人進士任陝西苑馬寺卿後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練達治體尤通相地觀象之術而兵政

嚴明

任傑西安人總兵寧夏以才望調延綏操縱得宜賞

罰明信謀勇兼長為敵所憚

張聽字鶴舉秦興人舉人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榆林孤懸塞外於九邊獨稱難守聽至則舉邊務之

最急者條上十餘事上悉嘉納著為永規敵數為寇

皆敗之而去加兵部右侍郎仍賜金幣

張子立字元禮黃縣人進士以御史歷陞延綏巡撫

修城係開紅石硤以通水利民庶攸賴用兵西夏失

利遂被建士民號泣遮道為立碑於學宮自奉清躬

好古文成居固原杜門謝客居常思親為涕泣不御

酒肉竟以疾卒

卷三十四

十五

蔡國熙永平人嘉靖間散榆林戶部郎中以總理延

寧糧儲後因延綏糧多奏屬延綏熙任邊儲冒漏諱

許百端隨事清刷夙弊悉蠲兵民歡洽又以其暇創

立書院會合生徒研窮理學接引後進加以潔鑒作

人一時士類濟濟

魏祥人任參將嘉靖十四年其兵大入榆林塞

祥禦之戰死詔旌其忠

楊守謙長沙人進士嘉靖二十七年巡撫延綏曉暢

軍實飭吏治增貢額永冠禮樂一時燦然邊人到今

德之守謙尤厲廉潔一介不妄取尤長於經濟籌邊

有大寧諸考巡撫保定會俺荅入寇督師勤王為口

官構死後贈兵部尚書諡恪愍

王縉西安人以指揮僉事戰清水河有功遷固原守

備旋克右察將分守延綏援勦京水灣孟家塔高松

岩及神木山累積戰功擢副總兵協守延綏進右軍

都督府拜征西將軍總兵官鎮守寧夏

崔嵩慶陽衛指揮使歷官參將器宇豪邁明敏過人

能以寡敵眾初守定邊點軍數千人一目不忘每戰

陣見不用命者輒識其名曰回營行法由是軍士畏

威莫不盡力嘗有敵持酒肴至城下呼曰汝太師敢

與吾對酌乎嵩即單騎出城免胄與之對酌敵懼甚

卷三十四

十六

并以此妓歌舞為笑樂故竟嵩任寇未嘗一至定邊嵩

曰敵眾我寡一走即成擒矣乃據高崗與敵作蒙古

語如舊相識敵欲乘其不意見軍甚整不敢躡而去

周尚文西安人嘉靖十七年以都督同知鎮守延綏

有勇略卒諡武襄

石永字壽卿威縣人進士以僉都御史巡撫延綏飭

將練兵革冗役禁包占養勇敢謹閑諜有黠寇犯灰

條溝前後斬獲甚眾歷九年民戴之尤深

王逯號繼津霸州人進士嘉靖四十五年巡撫延綏

賦性鯁介廉潔有大節會東路兵燹之後又歲大饑

公造舟羅晉粟賑之存活無算又念中路清平孤除  
增兵守之後寇果萬騎薄城下以有備去又築中河  
至保寧大邊及鎮之邊城仍請增府同知一員專職  
城堡皆永利實政焉

趙崧榆林人父英爲總兵官崧少以父廕歷寧夏副  
將勦丘富有功陞延綏總兵崧爲止兵所畏往往從  
帳而幕南無王庭矣鄰延民之來田塞下者日衆黃  
台吉入掠崧擊走之復犯商家堡萬騎屯明水湖謀  
者以告崧合二將將五千人疾走威武塞見敵棄商  
結營窺覷虛實崧潛師示弱以驕之遂突出精兵奮  
擊敗遁後東勝之圖崧提師往援敵遙見旌旗便散

走尙尤多勇略善鼓士氣故每向有功子孟麟亦至  
總兵官

郭琥字宗器永昌人幼機警慷慨有大志嘉靖十九  
年補總旗爲標鋒陞本衛指揮僉事擢鎮番守備尋  
補固原東路遊擊調遵化以功晉延綏總兵官有才  
幹猿臂善射矯絕倫輩不知書常口占作檄頗有意  
理

馬永通州人讀書負忠義身當鋒鏑琴書不去於左  
右志負驍悍而出入矩矱文學士咸敬重樂與遊而  
永亦自任初爲延綏參將後鎮遼東恤養戎伍與士  
卒同甘苦所至感若父母而防禦飭嚴猷略沉密雖

不能大著顯功亦無失事

評曰明初之爲將者文武固無所分矣卽正統間尚  
有王驥王越以兵部尚書迭居將帥世猶以武途爲  
重及其後世不可言矣善哉唐樞之論馬永也其言  
曰本朝武臣至嘉靖一大變而武欲勝文矣究厥所  
自國初以將對敵舉動自由以漸而制於羣瑤之出  
鎮乃設巡撫以制羣瑤又以漸而制於巡撫總督之  
吹求重臣握兵權稽巡按以爲糾察又以漸而制於  
巡按之翻異隨在掣肘不得不文以爲自禦之計且  
文臣輕辱鄙陵動以不識字爲誚及其薦剡則右文  
而後武又不得不文以爲自立之途於是天下靡然

從之莫知其自爲武矣此豈安不忘危之道哉然吾  
觀威南塘俞吁江之著書卽宿儒亦有所不及爲文  
臣者寧無愧哉

邵光先長治人進士隆慶五年巡撫延綏老成簡重  
綢繆邊事築紅石峽以大邊三十里保寧至波羅  
大川口二十五里而前山口之捷尤著首功晉兵部  
尚書

張守中號大石聞喜人貢士隆慶五年自神木道陞  
延綏巡撫初守中在神木時廉節特甚晝夜微行過  
酒家聞婦語其姑曰此釀似張副使姑詢之云清而  
美也守中益自勵焉爲人質朴少文方嚴爲實鎮域

暨諸邊堡城垣衙宇學宮倉庫皆公躬蒞其所規畫指示殫力經營時奸宄斂跡塞上肅清後陞兵部侍郎

楊錦字尚綱號月川益都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以戶部郎任靖邊兵備副使勅建龍圖書院綏惠羌戎威名流著拜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前後軍功屢賜金以旌之子邦憲字孝徵號範我萬曆三十五年進士亦以戶部郎出知西安府有異績擢關內兵備副使陝以東大治轉補神木及榆林兩道著武功縱橫善果斷以計擒巨盜麻四等擢左布政使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邦憲為人廉慎見者不知其為尊顯貴

是錄卷之三

十九

人雖仕進多所更歷而貧薄過甚世稱之從孫蘊順治十八年進士任安定知縣以惠愛為政能世其家王汝梅安肅人進士萬曆九年巡撫延綏時值大饑邊餉告匱公竭力救荒蠲租請賑生活者億萬人貢市每求增賞公力持之內安外攘西陲底定公之力與

賈仁元字西池萬泉人進士任延綏副都御史崇尚節儉置鄉約所每朔望聯屬會集講說忠孝事實化誨愚頑武功文教一時并茂遷兵部左侍郎劉葵字効忠順天人進士任延綏僉都御史剛明嚴斷人不敢犯簿書悉自裁決曹無留事一錢寸絲與

### 民公市焉

陳良知莒州人貢士任延寧糧儲郎中錮銖不染給放以時且清苦自勵日令家人磨腐以給人稱其廉王見賓濟南人進士任延綏巡撫沈毅多奇略每籌畫邊務能集思廣益故動有成效

孫維城丘縣人進士萬曆二十九年巡撫延綏時秋霜殞稼地方艱食城憂形於色多方賑貸每軍月加本色二斗或四斗所全活甚眾樂恬退惡奔競人不取干以私卒於官行之日士民擁道不得前焉評曰加米之制豈自今始哉蓋延綏之士不毛而深坂峻糧亦懸而難繼也順治初定為經制無何廢

是錄卷之三

二十

總督孟公喬芳題請裁去至康熙三年總督白公如梅陳乞再三始得報可軍食得以復振至今賴焉嗟乎昔趙奢寶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猶一朝分散而不顧況倉有儲粟迺屑焉與士卒計也哉

房守士齊河人進士任榆林兵備副使質樸敦幹儉中丞賈仁元一迺心德砥俗阜民榆俗故侈守土慨然曰不可長也下令長袖高髻者罰罔赦一時效華歸實朔望召耆老氓庶陳說孝義每詣學宮鳩集弟子員之尤者課其文藝是時斗米十錢為置備荒倉抵今賴之撫巡撫副都御史

鄭汝璧籍雲人進士博雅工文翰巡撫延綏創清寧

臺以望氛祲嘗以方物薦申飭吏治行於世

徐宗清南昌人進士深於理學巡撫延綏刊聖學源流又修學宮荆書院建文塔置學田增康嶺改武庠周悉備至至於聲候臺創鎮志尤爲盛事後總督三晉尋加兵部尚書

趙楫山陰人進士以御史出爲延綏中路兵備副使有冰檠聲累官右都御史長子章以孝行聞比卒冢婦殉之楫人爲立孝烈祠

李楠岢嵐人進士備兵靖邊性清介公正視國如家其籌邊務親歷川原不憚勞勩尤能軫恤軍民官至陝西巡撫

蕭察汝陽人進士任靖邊道正己率屬吏畏民服至若萊陽之張夢鯉涪州之文作修城立學先後媲美焉

劉敏寬安邑人進士備兵西寧有斬獲功收撫蕃族萬人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再起延綏往時吉囊遇開府下車輒糾挾賞寬於中道授諸將方略禽斬一百餘級遂懼之降許之既而破猛克什力於響水明年又破於保又明年破於懷遠加兵部左侍郎遷總督陝西三年軍務會寇犯孤山我兵不利適寬在花馬池督軍總兵杜文煥率三鎮兵破之嗣後在延鎮捷者八鎮捷者三近古以來所未見也

寬再疏引告歸寬曉暢邊情所至簡兵蒐乘備儲晉增城堡料敵先見如神所著有益智錄四鎮圖說等書行於世

杜桐字來儀延安人往本鎮總兵以謀勇著稱首功至一千八百官特進榮祿大夫右都督弟松字來清亦爲本鎮總兵尚氣節廉勇絕倫多首功官都督同知陣亡贈少保左都督

張我繩邯鄲人貢士以戶部郎司餉延寧適歲大饑繩多資處給捐俸養窮惠洽三軍瀕行有議建生祠者繩力止之及去祠成

金鏡武定人進士督延綏糧儲事時軍饑苦不給因力請度支嚴檄郡國飛輓經絡軍食以饒

顧晉江陰人進士以戶部郎督延寧糧儲往時大司農每發金錢不能如額如期以致師不宿飽言獨力請之司農雅重言輒如其請無庚癸憂賦性廉明出納之際吏不敢奸

麻貴大同人萬曆中以援寧夏平播賊陞延綏總兵至鎮簡練軍士信賞必罰用降丁爲向導善伺敵隙而乘之萬曆二十二年秋套人十萬人寧夏貴帥師乘虛搗其虛帳多所斬獲復迎戰於下馬灣勝之次年春攻常樂貴有疾聞警輒起曰病未即死豈以愛身而廢封疆重寄哉速夜出師得敵甚衆八月復入

又窮追之轉戰至葉家谷殲其渠帥貴念套人屢至非大創之不可遂分軍爲九刻期入套二十四年春以中路遊擊闊達時遠登王國棟出紅山爲前軍副將郭有光出保寧踵其後以東路神將師以律出高家堡截擊出神本王威出孤山爲左軍以西路參將孫朝梁下天兆馬友才杜松分出定邊鎮靖安邊滿平爲右軍而自以大軍獨當一面套人莫知所備大勝之駝馬軍器俘獲不可勝計提聞晉秩廕一子然貴能謙焉不伐世尤以此多之

尤繼先榆林人任昌平總兵善騎射發士樂爲之死神宗夜夢一獨目虎卧厚載問前及晨繼先太朝

定縣志卷之四

志

眇一目賞賚有加後鎮守固原延綏謀略過人敵不敢犯又鎮薊遼九年加少保其沒也軍中咸西向祭之

王威綏德人鎮守延綏勇略軼羣威信流著一門多將材死於王事者甚多

陳長祚長樂人進士萬曆三十九年以參政備兵榆林有德政軍民戴之與都御史劉敏寬規畫便宜靡不奇中因報三大捷朝廷頒金幣之賜會推巡撫祚曰急流中不可不勇退也遂致仕歸

張承胤字望峰榆林人父臣歷任寧夏甘肅固原總兵官所至有功承胤以父廕積官至本鎮總兵諱勇

過人肯負輜鈴尤精騎射後又任遼東以死勤事與祭墓子應昌德昌全昌世比之三種而忠烈過之德昌字開之任南京池浦總兵調勦流賊河南與周王困守開封賊決黃河城陷死之應昌全昌有傳

官秉忠榆林人本鎮總兵官身經百戰功在三邊金忠士休寧人進士以御史出爲福建參政有軍功擢榆林兵備尋進都御史巡撫延綏紅山貢市挾攻十事忠士拒之力且欲聲其罪乃乞盟忠士曰寇心叵測不足恃也因選徒蒐乘爲不虞計未幾果大舉入寇忠士密與大將軍杜文煥率精兵大破之凡三捷遂以積勞卒於官

定縣志卷之四

志

高邦佐襄陵人以進士歷陝西左參政備兵神木有善政後爲熊廷弼監軍廣寧之役同事者諷之西走不聽卽沐浴衣冠西向再拜自經其僕高永亦殉焉巡按御史方震孺上其事於朝曰邦佐慷慨自縊可謂一時之烈贈卹諡忠節子曦暉皆成進士暉爲曲靖推官有聲述

評曰余客山西見襄陵人云高忠節公在神木時清節著聞有兄猶驅驢賃值以自給及至神木之逆旅放驢取樵乃蕭衣冠辭主人以往質明主人見向客從憲署出大驚欲陰爲資裝之不顧而去嗚呼儉以養廉人固知之矣而孰知其廉以成節也哉宜曦暉



之兄弟競爽而子孫日以衆多也

杜文煥字毅武桐之子時套警方嚴自寧夏總兵遷本鎮煥至督師與戰多捷後以事謝去崇禎二年十一月大盜混天王等掠延川米脂清澗諸縣起復爲總兵勦之三年邊盜王子順苗美掠綏德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赴援斬首三千級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之賊由西川走復追擊降三百餘人餘悉散而苗美之叔苗登霧又嘯聚於安定文煥擊敗之八月王嘉胤詐降復叛去走黃甫川引套人入掠文煥同洪承疇從孤山進擊大破之四年賊首神一魁據保安招套中千餘騎爲亂文煥與賀虎臣合

軍圍之遁去文煥三任榆林賜飛魚寵盛無比焉子弘城官至池州六合總兵部伍肅然爲一道最自稱及弘城三世總戎當代推爲名將家云

評曰天啟元年冬套人從黃吉嶺入犯延安北關塞廟焚掠殆盡閱數日引退而中文煥以蜚語事聞卽有議逮文煥者給事中蔡思克疏曰大將爲敵所忌而因謾言以擠之有傷國體得寢是時咸谷調兵東援延之精銳半出榆關以致寇張而賊起然吾觀經略熊廷弼點閱延綏抽調軍馬一疏有每點一兵嘆一氣驗一馬墮一淚之語何延兵至此而行者居者之衰弱乃爾也有謂弘城駐兵通州凡榆林之結

數手盡歸帳下豈果文煥愛子之情不勝其愛國乎然文煥謝病之後盡室而南不及於禍雖非范蠡之浮亦同宮奇之去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文煥有焉

李懷信大同人任定邊副將智勇兼優每戰躬先士卒斬賊無算北人畏之西邊倚重爲建生祠後陞總兵

李榮級德人任鎮靖參將建置東橋人便利涉邊德不忘也後陞總兵

杜希茂榆林人鎮靖參將時值飢荒居民流離無復業茂百計招勸市牛給種開墾邊外沃地勞來

至復款結北人無侵掠數年後大給

楊勝家撫對敵奮不顧身矢盡弦絕而卒立祠

史見人萬曆二十年任神木營參將時定邊大

舉人紀見應授馬蓮井力戰不克歎曰今日可以報主矣遂歿於陣賜祭建愍忠祠

岳士望鎮西人任靖邊同知神賊攻城士望調慶守

禦危坐敵樓上矢石雨下神色自若或曳之使避士

望張目叱之內安人心外阻敵氣城賴以全

王學思號錫宇西寧人崇禎二年以臨洮總兵勦王

收復四城遂晉左都督五月滿任廷鎮四年七月賊



首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掠鄜州列三營於太平原承恩擊破之上天龍等以二千人降降賊滿天星等自合水叛去攻中部承恩帥師往討斬獲賊首萬餘級生擒二千餘衆捷聞加太子太保十一月賊首譚雄陷安塞不沾泥張存孟等陷安定承恩克安塞斬五百餘級即進剿安定賊潛走綏德混天猴等陷甘泉殺知縣郭永圖河西兵備副使張允登戰死洪承疇遣承恩分剿之五年十月承恩敗安塞遺賊於西川吳堡賊首喬六自斬其魁以降餘遁走延綏稍寧尋以華州兵潰謫去

彭述謨山西鎮西衛百戶任木瓜園守備有臂助爲

一時妙捷崇禎十三年土賊閻三海倡亂潛夜劫堡城陷死之

洪承疇字亨九南安人進士崇禎三年巡撫延綏值歲大凶市無見粟斗米千錢軍民饑死者大半羣盜蠅起承疇力疏請蠲稅糧發賑濟銀十萬兩全活者甚衆且親冒矢石征剿流寇賞罰嚴明賊越境而遁後陞陝西總督至今諷思之

曹文詒大同人膂力絕人性開濟不事小節從子變蛟勇敢善戰父子相隨時稱之爲老總兵二總兵賊咸憚之文詒少以部將從經略熊廷弼孫承宗以戰績顯崇禎二年京師纂嚴文詒以兵入援有功補

延綏東路副總兵其冬土賊王嘉胤聚衆爲亂攻陷木瓜園堡渡河掠菜園溝文詒擊却之追斬之於陽城推爲臨洮總兵官其明年賊王老虎等陷武安寧亭轉攻莊浪文詒王性善等西剿擊賊於栗園敗之又合督撫四鎮兵先後數十戰賊潛遁其秋黑煞神過天星蝎子塊紫金梁等賊其數萬據中部官軍攻圍兩月不下文詒及張福臻等兵至克之於是延安慶陽稍稍得安焉是時逸賊郝臨庵可天飛與獨行很竄入鐵角城耕牧其中爲持久計文詒又擊斬之軍聲大振又擊世泉賊破之六年文詒敗賊於榆砦時賊已窮蹙總兵張應昌屯汾州不進紫金梁悉回回北華文詒夜襲之於偏店賊墜山谷者無算追至沙河奪馬驟數千賊遂南走八年文詒剿寇陳許關先是鳳陽賊每斬黃洪承疇次汝寧慮其再入江北命鄧垹文詒邀之於隨州其夏賊復入陝西承疇率諸將自汝入秦檄文詒以師會承疇大靈寶文詒自南陽出閩鄉直擣商洛大軍馳與安邀其犇軼文詒夜至五峪寇伏險以誘文詒擊敗之進至波羅寨變蛟統銳師在前赴利文詒殿後賊伏從中起截我師爲二轉戰至鐵頭原力竭自刎文詒忠勇著名前後殺賊數萬計至是沒焉天下惜之變蛟遂以兵屬承疇撫視之如子松山兵敗死之

陳奇瑜保德人進士崇禎五年以陝西左布政推巡撫延綏清介有守其在藩司時有羨金二萬時延鎮大饑死者枕藉奇瑜盡以賑濟全活無算六年十二月秦賊既盡入山西兼走河南而延綏賊首鐵天驕開山斧獨據永寧關阻險數年不下奇瑜謀取之乃假總督檄發兵七千抵延川潛師疾走賊不虞大兵至倉皇奔潰分兵擊賊首一座城并斬之奇瑜威著關陝七年二月賊又自河南入湖廣張甚廷議以為宜用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制曰可詔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賊所向隨方剿撫奇瑜檄諸將會兵陝州六月奇瑜及郎撫盧象昇勦竹山竹谿各山寇連戰斬獲甚衆復敗之於硤石八月奇瑜招降賊萬餘并令還鄉初賊爲三邊總督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又扼險拒之賊飢無所得食遂乞降於奇瑜奇瑜受其降設官監護之檄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送賊既度棧道遂盡殺監護官五十員攻陷麟游永壽整屋寶雞衆二十萬奇瑜至鳳縣始分兵出禦而悔已無及矣十一月奇瑜請各撫鎮分地責成從之時撫蜀大潰賊勢日盛遂落職聽勘

評曰賊之多無過於王莽時矣然黃巾平林黑山飛燕氐根諸名皆其自相稱號未有如明之槩呼爲流

賊者也景泰天順間有劉千斤劉長子者屯聚郎房山中成化時衆至數萬攻掠漢河河南騷動撫寧伯朱永尚書白圭討平之及至武宗朝山東劉六劉七河南趙鐔鄧藍鄧江西桃源華林馮瑄多者至二十餘萬而惟劉六爲最大擁衆向北京師戒嚴始謂之流賊其劉流之訛與亡秦三戶兆之先見者耶是時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欲效曩遂下渤海盜撫撫解嚴遍檄所任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飯食若聽撫待以不處遂至鯁毒甚齊魯中州及徐邳而不屬城毀更望塵崩潰至通州後山遇颶風覆舟而滅招撫處事已然矣何奇瑜之復出此也書生談兵徒往類是而非屢風則太監谷大用侍郎陸完伏羌伯毛銳莫不爲奇瑜者幾希矣

張伯鯨揚州人任戶部分司潔已惠民每指條以施飢者延民詣闕上章保爲榆林道旋擢延綏初鎮兵飢迫大諒過餉司前輒相戒曰無驚我公也伯鯨慰諭之始定

俞猷霄靖邊人任延綏總兵崇禎九年闖賊擁兵北至時猷霄蒞任甫月餘倉卒率兵五千拒之於西川土壑岩遇賊力戰自辰至酉殺獲甚衆援兵不至遂死焉

都任字弘若祥符人進士備兵榆林時賊所過奔潰

任以延綏重鎮預爲守禦計適舊撫去人鮮固志任涕泣勸諭勉以忠義賊遣人誘降者卽斬之以徇賊數萬薄城下百道攻擊任隨機摧復簡壯士夜斫其營斬首數百級賊益憤攻圍愈急有爲賊作內應者城遂陷任率衆巷戰力屈被執賊帥曰若固好男子苟降無憂富貴也任怒罵不絕口遂遇害

王家祿黃岡人舉人戶部員外郎榆林督餉聞逆賊城家祿附循士卒分調芻糧乘騎下城聞賊入卽拔一卒小刀自刎未殊也衆扶上馬或來告曰賊已有約降者不死家祿於馬上唾之曰吾丈夫也豈降賊者邪更策馬至上帝廟前索所佩刀出刺死

金華縣志卷之四

主

李昌齡號玉川鎮藩人任延綏總兵數有戰功以抗直不合於時軍政落職因家焉崇禎十六年關賊屯聚於河南孫傳庭總督五省之師往討是秋羅汝淹旬我師飢疲潰於郝鄆關賊直趨潼關陷西安府遣僞將李過劉芳亮北略榆林會延撫崔源之罷職總兵王定復棄城去城中洶洶時昌齡在旅舍或告之趣亡昌齡曰我叨列大臣莫非國土去將焉之果此城不守當與之存亡耳無何李過等下延安衆十餘萬略地至綏德十二月二十一日遣賊將黃色俊來說降於是榆林道副使都任督餉戶部王家祿中協副總兵惠顯與各營諸將集議士民咸在衆將劉廷

傑大呼曰賊雖破長安三邊尚爲朝廷守榆林又天下勁兵處一戰必奪其氣然後約寧夏固原爲三師以遞進賊可破也衆曰將軍議是總兵尤世威曰受國厚恩執索犒援枹鼓指令三軍惟世威是任王世欽故山海總兵也前曰大丈夫世食君恩礪刀秣馬予將戰矣士庶軍餘咸嘖志憤激登城罵賊曰我榆之人男不耕女不織賴轉餉以食受朝廷之恩者三百年矣忠義俠節著於九邊肯爲賊降耶賊衆稍稍退於是共推昌齡宿將知兵署領鎮事城中各巷聯結忠義大社習兵昌齡乃灑血誓師分汛以守南城樓則爲榆林道都任餉司王家祿總兵尤世威副將

定縣縣志卷之四

三

惠顯定邊副將尤翟文衆將劉廷傑坐營遊擊李英保德州知州鍾乾健佐之東南城隅則爲右營遊擊劉芳馨安邊參將馬鳴廉右營遊擊姬維新分守之城之東南觀遠樓則爲左協副將潘立勳山海副將楊明兵道中軍柳承年火器營都司郭遇春東城信地樓則爲承平司餉戶部郎中張雲鶚西安州參將李應孝分守之前東門空心樓則爲總兵王世欽右營遊擊尤養鯤奇兵營中軍楊正韓等佐之後東門樓則爲總兵李昌齡天津總兵王學書孤山副將王永祚佐之北城敵樓則爲真安州知州彭卿等佐之後西門樓及水西門樓則爲標溝總兵王世國山海

鐵騎營參將尤岱陽州知州柳芳分守之新添門  
則為遼東總兵侯世祿山海總兵侯拱極左營遊擊  
陳二典湖廣監紀趙彬守之城中督清街道則為定  
邊副將張發旗鼓都司文經國晝夜巡視部署甚整  
復出鏡泉以戰頗多斬獲初賊自謂榆中父老皆其  
鄉人度不煩兵而下乃行堅守賊甚恨之督攻愈急  
更悉眾薄城榆城三面倚山一面臨河城北有護城  
五墩相為聲援賊不敢近惟東南山阜參差且有祠  
廟林木隱蔽賊依之結營而海潮寺尤逼居城下賊  
乃潛入其中為地突城中亦穿地截之賊復於沙峯  
上起飛樓與城樓相對矢石交至勢甚急尤世威與

榆城志卷之四

五十二

其從弟尤程文自南門出力戰於榆陽橋賊退去翟  
文沒於陣東城亦選壯士懸出城外奮擊賊為披靡  
二十五夜鼓一中賊營偏吹鑼築將退守綏德請益  
帥而城中奸民有起火以應之者比曉賊復環攻至  
二十六日南城將穿空榆林道都任議撤屋材為重  
城以備缺二十七日晡時城陷士女皆登屋巷戰刀  
箭之聲不絕至諸將之在圍上或受傷或自盡或為  
賊縛無一人降者昌齡於十二月檻送西安罵賊不  
屈磔於市是時鎮延綏者為偽順權將軍王俱智節  
度使周士奇防禦使張弘祚分守綏州者為推將軍  
高一功十七年春陽下令徵榆林舊將高顯忠等二

十四員赴西京西京者西安關所更名也行至魚河  
悉誅之四月高一功來巡城調民閒之壯丁二千徙  
鄖陽後又徙千餘丁之四川尋加俱智確山伯一功  
臨胸男而闖賊已破京師稱帝矣五月關令遷榆林  
大族實西京會

大清兵入關而止是歲為順治元年也順治元年六  
月賊帥高一功同偽毫侯李過殺王俱智於榆林之  
演武場即以一功代之李過仍東防西河渡冬十月  
我

大清兵臨河一功盡毀榆中屏舍造懸樓置大砲日  
坐城上索奸細殺人無算十二月英王從保德州渡

榆城志卷之三

五十三

河孤山黃山川東路諸堡皆爭先迎附王以大兵從  
鎮川薛南取西安分別部唐通姜瓖諸師徇榆中順  
治二年正月十四日一功拒戰於常樂敗奔響水十  
六日我兵入城安撫姜瓖追至波羅又大敗之高賊  
遁去余素聞榆中為名節之地每訪之故老最後得  
前通守王世泰者當時亦在圍中為余具道之如是  
文經國西寧人李英字闡章鍾乾健字體元彭卿字  
佐宇劉芳馨字通宇趙維新字啟周趙彬字瑞陽尤  
養觀字輔堯楊正維字御寰王永祚字昌喬陳二典  
馬鳴廉其字俱榆林人餘別有傳

王世泰字心亭別號伯年  
永祚補出巡按御史時張獻忠  
王俱智字心亭別號伯年  
王俱智字心亭別號伯年

功過加... 山林以... 一... 有什優神二笑

潘立動漢中人武科狀元及第任榆林副總兵賊至悉力拒守懷甲達旦及賊入死之

尤世威字鳳臺府谷人以行伍起積功歷任昌平山海關總兵崇禎十六年與李昌齡同守榆林城陷世威猶率眾巷戰與劉廷傑王世欽王世國李昌齡俱被執廷傑大罵賊磔於市檻車送世威等至西安李自成謂之曰將軍皆名將其取封侯可乎世威等仰天大笑曰驛卒敢大言某等朝廷大將悔不速殺汝自成笑前解縛世威叱曰驛卒勿近前汚將軍衣自成怒皆斬之世威弟世功亦為總兵官亡於王事

忠義出於一門

尤翟文字龍潭世威從弟定邊副將勇敢善戰臨敵不事刁斗賊素知其名及圍城時翟文屬其徒千人開南門出戰賊為辟易顧見翟文所將盡步卒因相聚復進翟文力戰沒

劉廷傑字若三綏德進士彝鼎子也崇禎十六年為延綏撫標參將時以防寇駐綏德設備謹嚴不辭勞怨已而賊入關據西安所在望風披靡廷傑回鎮激以大義遂與榆林諸將士固守未幾賊陷被執賊好謂之曰若能降仍以若為大將廷傑怒曰為朝廷守城者我也寧死不貽君父羞烈烈丈夫豈降賊者

耶賊怒支解之彝鼎聞之嘆曰可謂有子矣時從弟廷襲為諸生慷慨任俠聞廷傑之死也來榆林收瘞撫其屍而哭曰伯兄死吾何獨生為哉祭殯畢赴雲巖閣自投下死焉妻高氏賢明婦人也撫遺孤祖仁迨稍長一日歔歔泣謂曰我所以偷生者憐汝耳今汝已有知識吾將去矣遂不食數日而絕

惠顯字晦我清瀾人祖之翰嘉靖三十四年舉人大同府通判在公清介有冰雪聲父承芳萬曆二十二年舉人歷南京工部主事日講周程之學人稱為關西夫子立表忠祠以祀建文死事諸先賢改北京戶部不拜歸里有五子而顯其季也顯初名顯揚以嫌

同兄世揚名去揚字以自異少為諸生即厭薄舉子業白衣從軍思効命於疆場由步卒起積功至延綏副將賊至時激勵將士勉以忠義閉城固守城破被擒賊慰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略且為世揚弟能從我則以權將軍相授顯極口詈之磔於市從子漸字碩亭時為撫邊守備亦罵賊死漸世揚子也

評曰惠顯及從子漸忠烈表表能世其家而清瀾志失其名余竊怪之及詢之榆人皆歷歷道其行事縣志不傳者以兄世揚故也及讀巡撫膠侯賈公所修通志世揚之名亦儼然在科目之列焉嗟乎此真得春秋之法矣書入書名書字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

乃以世揚而并顯與漸沒焉豈春秋之法哉故余從而表章之蓋孔明之弟何必有兄而荀先之兒不嫌無父也向使世揚以不汙終不亦爲東林之巨擘乎乃遭茲陽九老蒙點染此古人所以著論於閭棺傷心於末路也

國朝

王正志字灝夫天津人順治二年巡撫延綏時榆鎮初定多方綏集民甚德之五年冬風聞大同總兵姜襄叛人未之信也其明年春正月詔言日至且云姜兵西下蓋姜襄爲榆林人習知其狂悖人情惶駭延鎮總兵沈朝華駐兵黃河爲遏截計正志更檄調延

定縣志卷之三

王正志

安參將王永彊協防清水營及黃甫川諸路彊恃勇跋扈素與主將不和會神木高家堡諸賊田秉德張秀首亂擁廢將高有才郭毓奇焚劫廬舍府谷叛兵又應之二月永彊率兵馳一夜突入鎮城屯凱歌樓下聲言姜逆分兵過河將歸守延安沈總兵聞彊西回有叛志從徑路襲之至神木隘口爲賊所生得有才又已馳僞檄招榆林云兵且至是時榆林城守永彊晨起帳中偵知沈總兵敗死彊諭衆以起大事固原副將李其遂於坐起爲亂倉庫衛署劫掠且盡正志聞變急走至隼堤寺死之同時戶部分司山東朱子昇亦死焉永彊卽推榆林道孫士寧爲巡撫

節官張星改名李辰爲榆林道永彊自立爲延綏大

元帥又名魚河故將平德爲山西總兵遂留裨將謝

汝得爲延綏總兵官高有才等亦各自署官爵不相

統攝永彊勒兵至延安而高有才亦出兵於富平關

中大震陝西巡撫黃爾信上疏請兵兼求救於漢中

平西王及固山李公各以兵出棧道疾趨三原三月

王師戰於美原大敗之永彊奔石浦川自縊有才宵

遁至府谷據城自固僞帥平德至汾州聞美原之敗

退屯紫柏六月平西王師次田莊平德逆戰太潰平

西王遂進營於綏德之無定河口是夜暴風雷大雨

如注固山李公初欲屠榆林聞雷作默以曲赦爲祝

大忽開朗至鎮止罪渠魁餘俱不問平德竄入葭州

九月平西王圍之城破德復東渡黃河平西王遣將

追擒德斬之其冬平西王師畱攻府谷不下明年冬

始克之有才投黃河死延綏諸賊悉平

評曰王永彊與延撫王正志皆爲父子及亂正志抗

節不屈而永彊殺之曾無纖介永彊吳堡人其卽五

原之呂布歟

夏廷印廣寧人任神木副使在官清恪俸祿之外一

無所受順治六年高有才之變慷慨赴難死於府谷

縣邸贈太僕寺卿

新增

韓 奕字克振號開齋滿州籍鄭州人康熙三十八  
年任榆林城堡同知性慈愛博學工詩文精翰墨居  
官清介饒有政績與觀察修公總鎮施公同心協力  
開水利建文廟作士恤民諸廢畢舉遠近士民莫不  
德之立生祠於文廟之側於未冬 聖駕西巡督撫  
稔知其才調往扈從 上嘉之賜 宸翰褒寵焉勒  
石明倫堂上未幾即有卓異之薦甲申秋奉 特旨  
陞授陝西臨洮守軍民攀轅者以萬計

榆林鎮紳士民公叙

延綏鎮志卷之三

延綏鎮志卷之四  
人物志上

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  
原為騎都尉肅帝崩原將兵屯洛陽董卓入都將  
為亂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布殺原諸卓甚愛信之誓  
為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  
封都亭侯卓性剛而褊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  
避之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  
婢私通恐事發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  
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  
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奈如父子  
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  
布遂許之手刃刺卓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  
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允既不放涼州人卓將李  
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  
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不受北詣袁紹  
紹與布擊破張燕於常山紹患忌之布覺走河內與  
張楊合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命其將武陽人陳  
宮屯東郡陳留太守張邈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為兗  
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擊布破於鉅野  
布東奔劉備襲取下邳稱徐州刺史術遣將紀靈



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便嚴兵馳赴靈等  
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  
鈴下請靈等其飲食布謂靈等曰元德布弟也弟爲  
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  
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  
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  
戟正中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各罷去術欲  
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  
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楊  
合從將爲國難於是往說布布亦素怨術乃絕婚執  
胤送許曹操殺之袁術怒遣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  
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謂陳珪  
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  
合之師耳謀無素定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  
暹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建安三年布  
復從袁術曹操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遣布書爲陳  
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曹操沮其計布  
遣人求救於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  
出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  
御其黨故每戰多敗曹操圍之墮沂泗以灌其城  
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宮將其衆  
降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

縊殺之傳首許市  
評曰王允謀誅卓時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卓而  
卓不悟及其大會未央殿也馬蹟不前布趣之行始  
及於禍夫千里艸與董逃之歌謠卓既不聞矣道士  
之布亦若無見也者何哉蓋賊亂之臣天奪其魄猶  
彼未窮羿而交吞射革負乘竿摩海內凶赫何益哉  
晉  
劉宣字上則北部都尉左賢王也時新與朴鈍少言好  
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炎每嘆之曰宣若遇漢武當  
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  
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  
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  
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曠言  
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  
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  
蒞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  
北魏  
梁越字元覽新興人博通經傳性純和魏初爲禮經  
博士道武以其謹厚遷上大夫令授諸皇子經書明  
元初以師傅恩賜爵祿阿侯出爲雁門太守獲白雀  
以獻拜光祿大夫卒  
評曰魏道武帝初定中原曰不暇給即以梁越爲皇



子師自後皇學與國子學并建非肇基王業規  
模宏遠哉至越以三禮蔚為儒宗為周齊隋文教之  
所始方之江左王儉何多讓焉謂北學之深蘊者矣  
開之論也

隋文帝元觀翰林人致乳周驃騎大將軍亮少以良  
家子名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署亮大節督  
觀備兵常直左右後歷驃騎將軍襲爵北陽侯從衛  
王道出領襄陽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時隋文帝出  
為隨州刺史帝親幸陽王令亮詣文帝見如常時  
常人自結納及帝幸官歸東師亮迎見圖畫長壽

甚歡亮是同族亮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籍九五  
之日幸願不忘帝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  
於庭帝命亮射之拜中則有寶符富貴持以為驗是  
射而中帝撫掌大笑武帝時轉亮州總管意甚不  
悅亮引燕代精兵之處令若動衆天下足圖也帝疑  
亮手曰時未可也及踐歷關亮曰射雉之符何如是  
再拜曰陛下應天順人君臨海內猶憶曩時之言上  
笑曰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進爵為公遷原州總管  
卒於官諡敬

唐  
張平高綏州人為隋鷹揚府校尉太原孫儉謀逆

從唐公平京城累授左領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  
為丹州刺史坐事以右光祿大夫還第卒追封羅國  
公贈潭州都督

顧彥朗彥暉者豐州人並為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  
善相人以兄弟皆大貴每厚禮之黃巢亂長安率軍  
同復京師彥朗累遷右衛大將軍光啟中擢拜東川  
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彥朗與利  
州刺史王建俱在神策軍建既據閬州彥朗問還不  
絕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惡之謀於田令孜召建時彥  
朗在梓州建大喜詣彥朗因畱家於梓州麾下精兵  
二千至鹿頭關敬瑄後悔止之建怒破關而進遂拔

漢州彥朗以其弟彥暉為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攻城  
都建疏敬瑄之罪於朝彥朗亦表請移敬瑄他鎮以  
靖兩川乃徵敬瑄為龍武統軍以韋昭度兼中書令  
亮西川節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顧彥  
朗為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為節  
度使治邛州陳敬瑄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  
之韋昭度討之三年不克朝議欲息兵令顧彥朗王  
建各帥衆歸鎮建見罷兵制書攻成都益急田令孜  
自攜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將士皆呼萬歲建入城  
自稱西川留後敬瑄徙居新津彥朗薨軍中推其弟  
彥暉為留後唐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使楊

守厚囚道弼奪旌節殺兵攻梓州彥暉求救於王建  
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救東川建密謂  
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  
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砦守厚走歸綿州  
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侃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  
疾辭彥暉既與王建有隙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欲撫  
之使從已奏請更賜彥暉節節以彥暉爲東川節度  
使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  
請與茂貞絕乃許之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王建將  
兵赴難軍於縣州又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  
赴難而掠奪輜重請與兵討之遂遣將華洪大破東

川兵於楸林寨別將王宗弼爲東川兵所擒彥暉畜

以爲子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自將兵五萬攻

東川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建與彥暉五十餘戰圍  
梓州彥暉兵數敗乃聚其宗族及假子其飲遣王宗  
弼自歸於建酒酣命其假子顧彥瑤殺已及同飲者  
然後瑤自殺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命王宗  
綽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於是并  
有兩川之地

評曰此通鑑本也余以唐書稍潤色之然攷綿州刺  
史是爲楊守厚通鑑與唐書同而五代史名之爲常  
厚豈歐公別有所據與余又得張唐英蜀檣杌攷之

亦無常厚名字乾寧元年守厚卒於綿州而復恭守  
亮守信皆斬於獨柳蓋守亮守信守厚皆楊復恭子  
也豈十國紀年所載諸書猶有遺而未備與甚矣哉  
史之難已

### 五代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才略黃巢陷長  
安將義兵千人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朱玫亂  
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鄜州節度使  
肅宗師宿衛德昭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  
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使  
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重從寶應

胤胤裂衣襟爲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

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

黨皆盡昭宗聞外誼譁大恐德昭馳至叩門曰季述  
誅矣皇帝當返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  
其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  
昭破鎮出昭宗御丹鳳樓返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  
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  
度使嗣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畱京師號  
三使相恩寵無比未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卒

評曰呂布孫德昭其人同其地同殺季述與殺董卓  
其功同乃布以兵死而德昭以功名終者何也蓋德

貽所將鹽州六都兵皆素所撫循者也布特一匹夫  
耳畏兵亂於內李郭攻於外從武關以出敗而不亡  
也幸矣

宋

王承美豐州人本河西藏才族都首領其父事契丹  
為左千牛衛將軍開寶二年率眾來歸授承美豐州  
牙內指揮使父卒改天德軍蕃漢都指揮使知州事  
移豐州刺史太平興國七年與契丹戰斬獲以萬計  
擒其天德軍節度使韋太以獻明年契丹來寇又擊  
敗其眾萬餘追北至青冢百餘里斬獲益眾以功授  
本州團練使淳化二年冬來朝令歸所部控子河漢

自是諸蕃歲修貢禮頗効忠順景德時來朝以其守

八

邊歲久遷本州防禦使初承美內屬給奉同蕃官例  
至是特詔月增五萬尋請於州城置孔子廟詔可之  
辛贈恩州觀察使官其子文寶及孫懷筠

李繼周延州金明人祖計都父孝順皆為金明鎮使  
繼周嗣掌本族太平興國三年東山蕃落寇清化砦  
繼周率眾敗之補殿前承旨雍熙中又與侯延廣敗  
木藏木腋等族於渾州西山淳化四年遷殿直明年  
討李繼遷命開治塞門鴉兒兩路又招降族帳二千  
餘人率所部入夏州敗蕃將於石堡砦以功轉供奉  
官加恩賞仍賜官第繼周以阿都關塞門盧關等砦

最居邊要遂親行修築有磨盧家婦咩拽藏等族居  
近盧關繼周夜率所部往襲焚之俘斬甚眾至道二  
年授西京作坊副使賜袍帶銀絲雕戈以寵之大軍  
討西夏命為延州路踏白先鋒會繼遷邀戰於銘繼  
周戰却之咸平初改西京左藏庫副使三年復為先  
鋒入賊境焚積聚殺人畜獲器甲凡六十餘萬授供  
備庫使領金明縣兵馬都監新砦解家河盧關路都  
巡檢五年授西京作坊使景德元年夏人圍麟州繼  
周受詔率兵會李繼福掩擊之加領誠州刺史大中  
祥符二年卒詔邊臣擇其子可用朴忠練邊事且為部落  
言其子士彬遜懷從子士用朴忠練邊事且為部落

所伏乃詔士彬管勾部族事士用為巡檢都監以左

右之康定元年元昊反攻金明士彬父子俱被禽士

用官至供奉官閤門祇候  
楊畋字樂道麟州新秦人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  
郎慶曆三年湖南獠人唐和等劫掠州縣擢殿中丞

提點本路刑獄專治盜賊事乃募才勇深入遂平六  
峒以功遷太常博士賊復肆帝遣御史按事還言非  
畋不可乃授畋荆湖南路兵馬鈐轄賊聞畋至皆踰  
嶺南遁明年賊復出畋領眾出嶺外涉夏秋凡十五  
戰賊潰去畋感瘴疾願還舊官召還為三司戶部判  
官嘉祐三年地震明年日食復上書言陛下宜立皇

嗣以蒼天意改知制誥李珣創永年客還秩改當州制封還詞頭嘉祐六年京師大水吹上言洪範五行傳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臣愚殆以爲萬機之聽必有失於審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乃下其章禮官并兩制考議咸言南郊三聖并侑溫成皇后立廟皆違經禮於是詔悉改之至贈右諫議大夫改出於將家喜學問與士卒同甘苦性清介謹畏自奉甚約及卒家無餘資特賜黃金三百兩贈諡官御書飛白扇置其柩

評曰歐公誌歐父其之墓曰繼業與子延昭皆爲名將號無敵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是豈

獨宋時爲然哉即今開楊六郎之名猶無不相與咨嗟歎息而想見其猛暴矣甚有謂其部將有焦贊孟良者一居延安之嘉嶺爲孟良寨一居於延安之清涼山爲焦贊寨此非開楊大眼之名而謂其日如車輪者乎更可見者以卒全之妻楊氏善絮花槍亦謂之楊家女將有若六郎之妹者然夫六郎生於太平之時四嬖叛於嘉定之際相去二百餘年而牽合附會乃爾甚矣里兒野豎之好怪也雖然非里兒野豎爲之而傳奇者實爲之也聲音之道人人深矣况院本俳場尤里兒野豎之所眩耀者乎

張出字子雲蔚州府谷人以質爲牙將有膽略善騎

射天聖中西夏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約還子然後歸及子還而阿遇輒背約安撫使遣呂詰問呂徑造帳中諭以順逆阿遇語詰曰呂抽佩刀貫大衛哈呂呂引刃就食無所憚阿遇復弦弓張鐵指呂腹而殺呂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撫呂背曰其男子也翌日又與呂縱獵雙兔起馬前呂發兩矢連斃之阿遇驚服服遺呂馬囊馳以去補爲來達若主時年十八名動一軍元昊犯鄜延詔麟府進兵呂以都教練使從折纔開破浪黃党兒兩族斬僞軍主拔保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時敵騎方熾中人促賜軍衣至麟州不得前管勾軍馬司事康德與建呂驍騎五十往護之至者滑浪遇賊接戰流矢貫雙頰呂拔矢鬪愈力奪馬十二匹而還賊兵攻府州甚急呂乘隙大呼擣賊賊稍却飛矢中右目身被三創晝夜督守遷內殿崇班賊破豐州呂與諸將一日數戰破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貴三岩俘獲萬計還禮賓副使明鑑在河東以肯嵐軍當雲朔路奏呂爲麟府路駐泊都監兼沿邊都巡檢使駐肯嵐張亢修就若保障初議置安豐於石臺神呂以爲地非要害遂徙若於生地骨堆左右咸曰擅易若地可乎呂曰苟利國家得罪無憾也卒易之已而本道上言左遷絳州兵馬都監前後三度流矢創發臂間卒

王光信者青湖人初爲僧越勇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種世衡常使爲鄉導數盪族帳奏還俗以爲班借職改名嵩初世衡在青湖城知元昊親信用事大王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皆有材謀欲以謀開之而未有路會剛浪凌令浪埋賞乞媚孃等三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閒而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乃爲蠟書遺嵩剛浪凌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以策縱畫龜喻其早歸之意元昊疑剛浪凌貳已且錮嵩牢中使其臣李文貴以剛浪凌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世衡以

定錄事

十一

白龐籍時朝廷已欲抬撫籍名文責至諭以國家寬大開納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世衡聞野利兄弟以閒被誅爲文越境祭之籍疏嵩勞具言元昊未通時世衡畫策遣嵩冒艱險閒其君臣遂成猜貳因此與中國通請優進嵩官遷三班奉職後嵩因對白陳入進待禁閤門祇候

許曰沙門佛圖澄爲摩羅什言兵事亦多奇中然未有身自將兵如荆山居士陸法和其人也擊侯景破任約所向神異梁元帝封江乘縣公後以化去嘗攻法和有戒行乃私通少姬越姥爲有司所按驗今光

信之功名雖不能取封侯而改名還俗過於法和遠矣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川兕補右班殿直爲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先鋒衆潰因乘之遂破蘭浪敵攻大順城復往救之神宗聞其名召入觀試以騎射屢中的賜銀槍袍帶遷爲路都監徙鄜延涇原從攻河州克之又爲兕章所圍兕曰解圍之法當攻其所必救乃往擊隴宗圍遂解累遷皇城使進鈴轄從攻交趾有功擒兕章真拜通州團練使卒於鄜延總管贈忠州防禦使兕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讎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尤喜

定錄事

十三

顏真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子雄

姚麟字君瑞兄兕攻河州時在兵閒中矢透骨鐵留不去以彊弩出之笑語自若積功至皇城使爲秦鳳副總管從李憲討生羌擒冷鷄朴再轉東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夏人修貢且乞蘭會壤土麟言夏人囚其王王師征之乘常得不廢乃不息兵而以蘭會請不可與願戒將帥飭邊備以絕其望從之督諸將討堪哥平之經略使盧秉上其功紹聖三年以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尋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徽宗立進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

校司徒事

姚雄字毅夫少勇鷲有謀年十八從父兇討金湯以百騎先登奪險又征荔原有功韓絳薦其材閱試延和殿安南瀘川之役皆在軍行歷涇原秦鳳將駐甘谷城知通遠鎮戎軍岷州累官左驍驍使紹聖中渭帥章察城平夏雄部熙河兵策援夏人傾國來與之鬪流矢注肩戰彌勵賊引卻追躡大破之擢東上閤門使秦州刺史徙知會州領熙河鈐轄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爲可棄遂以賜趙懷德徙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用王厚復河湟治棄地罪停雄官竄金州明年復爲熙州遷安德軍節

度觀察副使

度使

度觀察副使後步軍副都指揮使拜武康軍節度使名詔關又以武康節知熙州自熙河用兵以來十八年閒更十六帥惟雄三至其地未幾以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武憲弟古官熙河經略靖康元年與种師中勤王至京師古之子平仲先已同种師道率兵入衛欽宗以爲都統制夜欲劫幹離不營謀泄而敗後古兵又潰於盤陀安置廣州

評曰余得宋何遜春渚紀聞而讀之有曰姚麟爲殿帥王荆公當軸一日折簡召麟麟不卽往荆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詢之麟對曰臣職掌宗族宰相非時以

片然名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又有語麟駭下過嚴者裕陵亦因事勵之麟恐伏而對曰誠如聖訓然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掌衛兵於殿庭之間此臣當以私恩結下爲身計耶裕陵皆是之此有大將風裁矣惜乎宋史不之及也

王文柳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爲府州巡檢韓琦薦其材加閤門祗候麟府駐泊者監熙寧時討夏國文郁敗之吐渾河其將香崖夜遣使以劔爲信欲舉衆降許之將旦衆情忽變謀以出文郁擊之追奔二十里據險大戰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謂更士曰前追殲敵後背天險韓信驅市人且破趙況爾

曹育自戰驍勇耶士威奮進擊夏入大潰降其衆二千還題事舍人夏人踰屈野河掠塞上支都遁至長城坂盡奪所掠而還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羣議不一其爲朕言之對曰此所謂以敵攻敵也帝於是加意招納多獲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召其子弟閱肄殿庭文郁九發八中詔官其二子知錄戎德順軍預定洮河遷左驍驍副使知麟州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爲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元昊襲以金幣及王爵招之懷忠斬其使洎入寇力戰以歿錄紹能右班殿直尋破夏右樞密院堯移實糧數萬軍於順寧夏入圍大順

城紹能爲軍鋒毀其柵至奈王川邀擊於長城宿寧中又敗之於破囉川功最累遷洛苑使英州刺史鄆延兵馬都監元豐西討召詣闕神宗訪以計對曰師旅遠征儲峙不繼爲大患若俟西成因糧深入乃可得志帝以爲然命統兩軍進討紹能世世邊將爲敵所忌每訪書至帝獨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與忌爲閉害計耳紹能捧帑械進嘗坐轎建對按驗卒無實守邊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蘭州團練使卒

李誥字直夫本潁州人後徙西河務學通兵法以父定蔭從軍破僞智高韓絳城囉兀領兵戰實堡嶺川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十六

殺其酋領訛罕多移斬首千三百餘級積官供備庫副使廣西都監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石言之神宗召對改營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入叙州討舒光貴破盈口柵下天府會於涪州入懿州蠻賊田元猛元詰合結伶拒官軍浩分兵擊之殺結伶元猛元詰遂降城懿州進破黔江惇上其功擢引進副使熙河鈐轄李憲討山後羌浩將右軍至合龍嶺會戰遣降羌乞遵輕騎突敵帳俘獲餘雞朴李憲斬賊三千遷東上閣門使爲副總管知河州安撫洮西五路大舉浩將前軍復蘭州遷引進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

貶職旋以戰吃囉反并連立功復之哲宗卽位拜忠州防禦使捧日天武都指揮使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朱昭字彥明府谷人以效用進累官秉義郎宣和末爲震武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絕昭率老幼嬰城敵攻之力昭募驍銳千餘人與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若出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潰乃夜縱兵出薄其營果驚亂城上鼓譟乘之殺獲甚衆夏人設木鵝梯衝以臨城晝夜進攻不止賊帥悟兒思齊介胄來以擅盾自蔽邀昭討事昭常服登陴語之曰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七

爾何不武欲見我有何事思齊却盾而前數宋朔失信昭曰上皇知姦邪誤國改過不吝已行內禪今天子聖政一新矣汝獨未知耶乃取傳神詔赦宣讀之衆愕眙服其勇辯是時被圍已四日城多圯昭以智補禦勢不可復支昭退坐聽事召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汚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戰勝則東嚮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驚視又殺之併屠其家人昇屍納井中覆以土將士有妻孥者又皆盡殺之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有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今將出殺人



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啗守兵得登城胎勒衆於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昭躍馬從城缺出墜輕中賊驩曰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昭瞋目仗劍無一敢前旋中矢而死年四十六

韓世忠字良臣紆德人風骨偉岸自矜如電驚勇絕人嗜酒尚氣人呼爲潑韓五有日者席三言後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歐之年十八應延安府兵籍挽彊弓二百斤嘗騎生悍馬手舞鐵槊奔馳二郎山峭壁間觀者膽裂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世忠攻銀州世忠先登斬關殺敵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又追戰於蒿平嶺始解去俄夏人復出開道來

戰世忠顧一騎將銳甚問俘者曰監軍駙馬兀朮也躍馬斬之補進義副尉征藏底河有功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浙江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敗之淵嘆曰眞萬人敵也又善其飲酒盡以所隨白金飲器爲賞世忠窮追至杭州泖溪喇禽臘以出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山調百軍至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潯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來會卽命騰舟河岸約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格等夾攻之舟卒又鼓

諒敵大亂追斬甚衆遂從梁方平屯潯州方平備不嚴金人迫之世忠陷重圍中力戰得出轉武節大夫靖康末金人圍太原樞密使會諸道兵赴援而張師正統勝捷一軍遁歸尚書李彌大斬以徇衆洵海一夕潰去詔世忠討捕晨夜兼馳至宿遷單騎叩其營大言曰我輩山西良家子好勇尚氣豈有求活於草間耶衆素服世忠忠勇投戈自歸世忠杖馬箠護之而還以功遷左武大夫單州團練使將所部屯潯沱河時真定失守世忠去之趙與趙守王淵固守夜劫殺其二都統翌日遁去遷嘉州防禦使還大名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康王卽皇帝位授先州

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建炎二年陞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部從時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旣破儀真自金山來降李民亦擁衆十萬來降授京西等路捉殺內外盜賊金人再攻河南世忠戰於孝義橋所殺已過當而別將以後軍先退敵衆乘我幾殆世忠力戰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令大震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屯淮陽三年金取徐州世忠渡江止餘兵三千間苗傅劉正彥廢立召同張浚呂頤浩入援請爲軍鋒發平江次秀州稱病不行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拘朱勝非給傅



曰及今白太后遣往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名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遵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破正彥赤心隊軍於臨平苗劉遁去世忠復辟功居多加節度使除江西福建制置使率馬彥溥趙竭忠趙竭節等追破於建州浦城縣擒正彥傅獻俘行在上親書忠勇韓世忠五字於白旗以賜於檢校少保御前左軍統制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開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既而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還擊之帝召至行在奏願留江上截金人歸師一戰帝嘉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來降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樽斟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餒迫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權時在維州遣字董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相持於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字董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的校驍健者敵舟謀而前世

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艘一纜則曳一舟沉之太一立萬馬江上銳爲救執纜蹂躪莫能進一步曾不逾時數百舟俱掩獲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乃肅假道甚哀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是相全也兀朮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世忠以二人從覓之復伸前懇而言不顧世忠怒且罵引弓將射之亟馳去兀朮自知力微糧竭入或生變而世忠舟師中流鼓柁飄忽若神凡渡口津逗又皆以八面挫扼生路垂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之江以通漕渠刑白馬溺婦人心兀朮自割其額誓天幸風濤少休竊載而逃世忠謀知其謀悉舟師奮戰風弱帆緩兀朮得以輕舸度去土人稱爲番人河其後秦檜王和更名新開河先是世忠治兵鎮江嘗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此觀我虛實乃遣偏裨以二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岸兵先出廟兵繼出數日敵至果有五騎趨入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止八千餘人兀朮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獻俘行在帝凡六賜札褒獎甚寵拜檢校少保武成威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紹興元年曹成馬宥劉忠亂湖南范汝爲據建州除世忠江西福建荆湖宣撫使二年

復建州汝爲自殺遣提舉官董牧在道州招降曹成  
馬宥宥將李椿殺宥以潭州降劉忠據潭州自面山  
有衆一萬觀花面獻世忠敗之忠奔劉豫爲其下所  
殺加大尉武成威德軍節度使未幾除江南東西路  
宣撫使守建康通判府後同三司淮南宣撫四年使  
屯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侵淮南世忠自鎮江  
濟師會魏良臣使金世忠歡飲費給良臣有詔移  
屯守江銀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  
軍中曰賊吾驍所禦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  
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  
帥勦良臣以所見對語兒幸重聞世忠退喜甚引兵

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捷字也機鐵騎過五陣東  
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賊又  
迭進背寇軍命軍亂遂禽捷字也等二百餘人又遣  
將董敗敗之大長解元敗之承州及六合縣許世安  
王權敗之真州捷聞羣臣入賀帝問世忠忠勇朕知  
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五年來  
朝加少保六年改武寧安化軍節度使東淮東宣  
撫使督使敗劉豫於宿遷又圖之於淮陽加橫海武  
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楊武靖運功臣七年築高郵城  
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  
討拍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王和議命世忠徙屯

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嚴  
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効死節率先迎敵若不  
勝從之未晚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  
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  
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救金使不克九年授少師十  
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撤離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  
入世忠遂率背寇軍迎擊於泃口破之僞守趙榮以  
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詔除少師餘官悉如故十  
一年金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入寇世忠拒戰於淮  
陽走之因取劉冷莊退至沂水敵溺死不知其數又  
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湖陵大

寨擒金帥郭太師僞守王山盡得其軍糧牛馬器甲  
即日獻俘闕下詔除太保依前功臣如故封英國公  
金人大會兵於淮西殿帥楊存中合宜撫使張俊之  
師與戰於鍾離弗克詔世忠赴濠州世忠遣成閔以  
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朮中克敵弓以走遂克鍾  
離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  
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取犯秦檜收三大將  
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買米九十  
萬石酒庫十五歸於朝世忠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  
言者論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  
上表乞骸骨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

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繞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二年改涼國公顯仁皇后自金遷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俱久十三年封咸安郡王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八月薨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朝追封斬王諡忠武配饗高宗廟廡世忠初得疾敕尚醫視療將吏卧內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死耶及死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歛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懇直

忠武公

忠武公

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獨櫻槍怒又抵排和議觸槍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喪禍苟同他日睽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世忠與槍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在建康時蒐集惡少年敢死士爲一軍教以擊刺戰射之法號背嵬軍人持一長柄巨斧堵而進上砍其胛下約其馬足百遇百克而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械規畫精絕過人入克敵弓連鎖甲拔銳鋒及鏖戰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繭絮拈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乘將旄皆其部

曲云兄世俱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和州防禦使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彥古戶部尚書

韓彥直字子溫襁抱時以父任補右承奉郎六歲從父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卽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卅角之繻傳其首賜金器鞍馬紹興十七年中兩浙轉運司試登進士第調太社令世忠薨服除秦檜素銜世忠不附和議出彥直爲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後遷光祿寺丞工部戶部郎官主管淮東軍馬錢糧會給糧徑往倉察之有給米不如數者捕實於法初代時繕錢僅二十萬明年奏計乃四倍且以贏獻諸

忠武公

忠武公

朝帝嘉之拜司農少卿進直龍圖閣江西轉運兼權知江州時朝廷還岳飛九江家貲歲久隱匿彥直爲搜剔盡還之復爲司農少卿總領湖北江西軍馬錢糧尋兼發運副使平章陳俊卿密啟換彥直武班班荆州觀察使知襄陽府鄂州都統制條奏軍中六事備器械增戰馬革濫賞厲奇功選勇略克嚴曉朝廷多從之因乞歸文班乃授左中奉大夫京數文閣待制知台州遷刑部兼工部侍郎同列議大辟三鞠之弗承有衆證者宜令就刑彥直持不可白丞相梁克家曰若是則冤獄必多矣且笞杖之刑猶引伏方決況人命乎彥直格會書恩便於金帝親筆以行

聞命慨然就道方入境金使蒲察問接國書事論難  
往復金卒以禮遣之帝嘉歎遷吏部侍郎尋權工部  
尚書兼知臨安府尋知溫州海寇出沒大憚勢甚張  
彥直授將領方略不旬日生禽之樞密奏功進敷文  
閣學士以弟彥質爲兩浙轉運判官引嫌易泉州句  
祠奉親差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特令佩魚示異數  
也入對乞搜訪靖康以來死節之士以勸忠義又上  
薦舉乞選人已經關升實歷六考無賊私罪犯者雜  
試以經術法律限其員額定其高下俾孤寒者得以  
自達定爲改官之制帝悉嘉納久之轉爲戶部尚書  
會歲旱乞廣糴爲先備被論降克敷文閣學士帝追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王

感世忠功育者誣之尋提舉萬壽觀有疾帝賜之藥  
進顯謨閣學士嘗撫宋朝事爲書百六十七卷名水  
心鏡進龍圖閣學士轉光祿大夫致仕卒特贈開府  
儀同三司賜銀絹九百緡至斬春郡公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質朔  
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齟齬然驚駭亟走  
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  
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  
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  
相結納資以金帛納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  
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塲

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道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  
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

評曰蘄王家居自號清涼居士蓋清涼山在延安郡  
城之外當是時秦吳已成異域回首故鄉有不可言  
者矣是以托志以自號示不忘本此君子之心也作  
史者乃以晚耽釋老目之蓋誤以延安之清涼爲五  
臺之清涼矣若一廢好爵頓忘鄉邑藉口猴冠罔知  
狐首者而謂蘄王爲之哉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德清若人疎眉俊目猿臂善騎  
射起行伍爲青澗都虞候建炎三年隸韓世忠麾下  
擢偏將世忠出下邳聞金兵大至士皆駭愕元領二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王

十騎前行俄逢賊騎陷陣橫刺賊將墜馬餘皆遁去  
授閭門宣贊舍人苗傅劉正彥之變從世忠至臨平  
與戰敗之追擒之於浦城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  
忠治兵京口以海艦橫截大江金人出小舟數十以  
長鉤板艦元在別舸躍入敵舟以短兵擊殺數十人  
擒其千戶授忠州團練使統制前軍紹興四年金人  
僞齊合兵入侵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命元屯承州金  
人至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預爲設伏又決河岸  
過其歸路金人果走城下伏兵起乃走嶽廟伏兵又  
起元追之斬獲幾盡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  
頭虎直造城下約降元匿精銳偽若降者金人稍懈

元乘之擒黑頭虎追北數十里金人赴水死者甚衆改同州觀察使世忠罷兵柄爲樞密使以元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統其衆明年授保信軍節度使卒

李顯忠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後爲綏德軍青澗人初名世輔顯忠其賜名也年十七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鄆延經略王庶俞永奇募勇者顯忠請行有敵入夜宿陶穴中顯忠皆殺之武翼郎克副將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泣曰我宋臣也世受國恩乃爲彼用耶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又密戒之顯忠至東京乃遣客雷燦以蠟書赴行

宋史李顯忠

李顯忠

在已而豫廢元術授顯忠承宜使知同州顯忠至鄆省侍宋奇教顯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將渡洛渭由商鞅歸朝我當以兵取延安顯忠赴同州會金帥撒離喝至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憩高原望遠騎益多乃以撒離喝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顯忠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具言恨不卽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顯忠亦得報不其之讎夏王曰爾能爲我立功

宋史李顯忠

李顯忠

擒青面夜叉者則不靳借兵顯忠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王大喜悅卽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唃訛爲陝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時紹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也顯忠引兵至延安三十里下寨先以千騎叩城曰金人不道殺我閹門我今提夏國精兵爲亡者雪冤守者趙惟清謂之曰金人已割三京地界還之本朝矣太尉自與金爲讎何與大宋而來攻城乎顯忠驚問故惟清出赦書示之顯忠曰我以左右數十人入議事何如惟清從之遂與惟清約以單騎回軍中併殺夏國頭領南歸朝廷顯忠回軍中聲言生執到延安府官屬是夜王樞

忠以本部捍禦至安豐軍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千入戰於大人洲敗之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於合肥權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將濟采石詔以顯忠代權命虞允文督其軍遂有采石之捷盛復淮西州郡又敗金射雕軍於橫山湖金主亮切責諸將諸將不自安秋之金師退授顯忠淮南制置使京畿等處招討使擢太尉寧國軍節度使至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赴行在隆興元年金主褒新立請和是時顯忠已與金統軍蕭琦陰結爲內應乃請出師欲自宿毫趨汴以通關陝且可起鄜延一路舊部曲取河東遂自濠梁渡淮至陡溝琦背約用拐子馬來拒與戰

定城鎮志卷之二

三

敗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將士力戰琦敗走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踵接時邵弘淵圍虹縣未下顯忠招降之宏淵恥功不自已出由是不相能六月復宿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徽前都指揮使妻周氏封國夫人金帥李徽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薄城列大陣顯忠親帥軍遇於城南戰數十合敗之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敵始退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嘆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若此顯忠以軍還見張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

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上奇其狀貌命繪像閣下復太尉淳熙四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襄

張宗顏字希賢延安人父吉爲涇原將戰歿於宣威城宗顏以父廕補三班借職監閤鄉酒稅積官至涇原副將從張俊討浙西寇秀州軍校徐明以城叛宗顏夜襲之明遁轉忠州刺史遷御前中軍統制金人攻明州宗顏破其前軍又從俊討李成戰於玉隆觀敗之遷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神武右軍統制改麟州觀察使僞齊挾金人攻宣化鎮俊遣宗顏潛渡江出其後襲之不能克繼擊淮北破之遷崇信軍承宣

定城鎮志卷之二

主

使宣撫司前軍統制僞齊入寇淮西督府張浚遣楊沂中與張俊合兵檄宗顏自泗州爲後繼與劉猷遇於李家灣大破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八年知廬州總帥事敵數百騎抵城下宗顏禦之敵退有至自淮北者傳金人言曰此張鐵山弟也紹興九年卒贈保靜軍節度使諡壯敏  
劉延慶其先西夏熟戶世爲將知名後居延安府爲保安軍人屢及夏人戰政和八年攻藏底河拔之宣和二年從童貫討方臘遣子光世自將一軍趨衢婺破之定二州累遷檢校少保節度使六年伐燕山爲都統以軍三十萬取易州屯盧溝河會郭樂郎楊可

世輕兵先趨燕山光世爲後繼契丹蕭太后密召四軍大王兵自暗門入藥師等驚駭光世又不至諸軍失援而潰延慶坐削官久之乃復金人圍京城延慶守北壁出戰有功及城陷與子光國率衆開萬勝門走百姓多從之聚於瓊林苑不啻數十萬延慶率衆直西以進金軍逼瀋陽野衆不敢行延慶呼光國激之曰汝以五十騎往以堅軍民之心光國揮戈馳驟而去延慶曰光國五十騎尚能進況軍民數萬皆死命乎乃率之而趨遇金人鐵騎縱橫衝突衆皆星散延慶及光國皆死焉次子光世字平叔初以陰補三班奉職累陞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靖康元年夏人乘閒寇杏子堡敗去權侍衛馬軍都虞侯金再攻汴京光世入援進屯陝府別道趨虢遂至濟州謁康王爲五軍都提舉王卽皇帝位命爲省視陵寢使尋爲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賊李翌平鎮江叛兵討張遇於池州又追擊於江寧三年以功加檢校少保命討李成光世以王德爲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之成收散卒再戰光世以需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併力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再戰皆捷帝在揚州金騎掩至天長帝倉卒渡江命光世爲行在五軍副置使屯鎮江府控扼江口尋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苗劉爲亂呂頤浩

遣使至鎮江說之乃引兵會於丹陽兵進光世以選卒爲游騎仍分軍殿後遇苗朗馬柔吉軍於臨平與韓世忠等破之至行在遷太尉御營副使隆祐太后在南昌命光世移屯江州爲屏蔽光世旣至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太后退保虔州光世自信州引兵至南康鄺瓊園固始縣光世遣人招降之又遣王德擒妖賊王念經於信州時光世部曲無所隸號太尉兵名赴行在授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光世言別除守臣得專克安撫使從便置司時光世慮金人過江故預擇便地右諫議大夫黎確劾之帝釋不問加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以遣之時金兵留淮東楚州被圍者已百日帝手札趨光世救援者五竟不行止遣王德鄺瓊將輕兵出時奏殺獲而已楚州破命光世節制諸鎮力安通泰完顏昌屯承楚光世知其衆思歸欲攜貳之乃鑄金銀銅錢文曰格納信寶有欲歸者叩江執錢爲信歸者不絕因剗奇兵赤心兩軍昌遂拔砦去紹興元年金人渡淮眞揚州皆闕守命光世兼淮南京東路宣撫使置司揚州措置屯田迄不行張浚討李成又命光世分兵往舒斬其巢穴光世以江北盜未平爲辭命兼淮南宣撫使領眞揚通承楚州二年復命移屯揚州時至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呂頤浩奏光



世軍月費二十萬緡乞差官考覈詔御史江濟度支胡蒙至軍點校終不得實帝方倚其成功尋詔兩淮臣措置鎮江酒稅務助其軍費又罷鐵御服羅谷七百萬緡以助之加寧武寧國軍節度使三年命光世與韓世忠易鎮同名赴闕世忠至鎮江城下姦人入城焚府庫皆云世忠所遣光世以闕帝遣使和解命為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賜錢十萬緡劉豫將王彥光揚兵淮上有渡江意光世扼馬家渡遣鄭玘屯無為軍為濠廬援賊乃退金人劉豫入侵時光世張俊韓世忠權相敵且持私隙帝遣侍御史魏奩至軍中諭以滅怨報國光世始移軍太平州以援世忠

金兵退光世入覲遷少保帝曰卿與世忠以少嫌不釋然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元國家而後私讎復論以尤武分寇恂賈復之事光世泣謝請以所置淮東田易淮西田給事中晏敦復言其擾民而止又請并封其三妾為孺人南渡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劉豫挾金人分道入侵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與韓世忠張俊鼎立張浚入對言光世驕情不戰不可為大將乃遷護國鎮安堡靜軍節度使右司諫陳公輔劾其不守廬州張浚又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斥光世引疾請罷軍政又獻所餘金穀於朝拜少師克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

賜甲第一區以兵歸都督府初光世麾下多降盜素無紀律至是督府命呂祉節制其軍鄭玘遂殺祉驅諸軍降劉豫十年金人圍順昌復拜光世為太保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玘進至和州秦檜主罷兵召還為萬壽觀使改封楊國公卒贈太師諡武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開禧元年追封郡王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逋寇自資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與時浮沈不為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遠矣

金

龐迪字仲由延安人少儻喜讀兵書習騎射學推

步孤處之術應募隸涇原路第三副將破賊有功授保義郎嘗從百餘騎經行山谷遇夏人數千眾皆駭懼請避迪躍馬犯陣敵皆披靡身被重創神色自若自是知名擢為正將權知懷德軍沿邊安撫使夏人合軍五萬薄懷德城迪以數千騎分門突出遂破之復破關師古兵擢知涇州未到官改知鎮戎軍沿邊安撫使已而權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總制沂密淮陽兼權知沂州丁父憂去官尋起復為環慶路兵馬都鈐轄權知邠州改華州防禦使頃之軍變被執入山已而賊悔縱之還復領州事天眷元年除承興軍路兵馬都總管兼知京兆府徙臨洮尹兼熙秦路



兵馬都總管陝右大饑流亡四集迪開渠溉田各得其所官制行以武功大夫博州國隸使特授定遠大將軍七年除慶陽尹以治最聞正隆元年遷鳳翔尹屢上章求退不許五年徙汾陽軍節度使大定初復為臨洮尹遷南京路都轉運使以省事惜費安靜為政河南稱之徙絳陽軍節度使卒年七十迪性純孝父疾醫藥弗効迪仰天泣禱刲股作羹山是獲安昆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之廢率先諸姪疾革沐浴朝服而逝

程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俱擢第震人仕有能聲與定初召百官舉縣令震得陳雷治為河南第一

延祐紀事卷之二

三六

名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荆王為宰相家僮輩席勢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雄勢蔑棄典禮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命奴隸侵漁細民名為和而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荆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未幾坐為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

元

察罕初名益德唐兀烏密氏父山也怯律為夏臣其妾妊察罕時嫡母妒之以配掌羊者及里木察罕稍

長其母以告且曰嫡母已有弟矣察罕武勇過人幼牧羊於野植杖於地脫帽真杖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對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且聞有大官至先習禮儀耳帝異之乃挈以歸語光獻皇后曰今日出獵得佳兒可善視之命給事內廷及長賜姓蒙古妻以宮人從攻西夏破肅州師次甘州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察罕射書招之且求見其弟時弟年十三命登城於高處見之且遣使諭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合謀殺曲也怯律父子并殺使者合力拒守城破帝欲盡坑之察罕曰百姓無辜止罪三十

延祐紀事卷之二

元

六人進攻靈州大敗之還次六盤夏王堅守中興帝遣察罕入城諭以禍福眾方議降會帝崩諸將擒夏王殺之復議屠中興察罕力諫止之太宗即位從略河南北還清水荅蘭荅八之地賜馬三百珠衣金帶鞍勒復攻襄樊有功卒於軍贈推誠宣力功臣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梁國公諡武毅謝仲溫字君玉豐州豐縣人父睦勸以貴雄鄉曲開大兵南下轉客兀刺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勸與其帥迎降從攻西京睦勸力戰先登連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見而憐之命軍校拔其矢縛牛割其腸裸而納諸生腹中良久乃甦誓以死報每遇敵必身先之

官至太原路金銀鈔治達魯花赤仲溫豐順廣額聲  
音洪亮略涉書史見世祖於野狐嶺命備宿衛凡所  
行幸必在左右城上都以仲溫爲工部提領董其役  
帝曰汝但執挺雖百千人寧不懼汝耶後大軍圍鄂  
合督諸將守江時軍士乏食仲溫教之鬻魚人賴以  
飽帝喜謂侍臣曰朕思不及此飲以駝乳一夕帝聞  
敵軍譟謀命警備仲溫奉繩牀帝憑其肩以行至旦  
不能寐中統元年擢平陽太原兩路宣撫使二年改  
西京至元九年還順德路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  
婦鬻子以償轉輸之直仲溫出俸金贖還之十六年  
爲河南宣慰使二十二年改淮東歲旱仲溫導白水

延綏鎮志卷之四

長

塘溉民田公私賴焉三十年春入見帝與從容語攻  
鄂時事復曰汝將復官乎朕當爲卿擇之對曰臣老  
矣無能爲也一子早亡惟有孫事完幸陛下憐之即  
命備宿衛大德六年卒年八十

慶山奴神木人守葭州夏人自天會初與金議種八  
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爲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至新  
立不暇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慶山奴敗之而去

延綏鎮志卷之四

嘉興譚吉應重脩

延綏鎮志卷之四

人物志

明

張詢字信卿延安衛人持身清介動以古人爲法聚  
生幾數十百人獎勵有方成化開以監生任開喜縣  
丞書爲縣輪餉榆林時總兵某詢之鄉人也爲畱羨  
金以進詢還貯之縣庫土其車於府後致仕歸貧不  
能存詢處之自然以壽終

紀溫字宗直綏德人成化時舉人榆林地逼處邊人  
鮮知學余肅敏公爲巡撫奏徵衛學特禮聘爲師溫  
規格嚴整經指授者多成並初授吏部司務時尹恭

延綏鎮志卷之四

簡公爲尚書特見器許士無間識不識皆知有紀司  
務擢員外上疏請老特陞太僕寺少卿致仕溫敦重  
寡言笑而綜理周密咸中條節族黨貧乏嫁娶喪葬  
有所需者應之恐後樂榆林之風土徙居之相地勢  
鑿山通道引紅石峽水溉田若干頃鎮人德之

時源綏德衛指揮爲人質實廉能驍勇絕倫以邊功  
歷鎮三秦時蜀賊作亂遷源爲平賊將軍督各鎮兵  
討乎之又於陽武縣征劉六劉七有功爲起生祠  
彭清榆林人任延綏副總兵分守肅州時敵擾邊清  
征討有功陞都督僉事佩將軍印人以清謹稱之  
劉珏榆林人歲貢篤志力學博通經史時遷芳初

學校未知向學王教授於鄉其誘人也皆因其性氣而引之於道遠近宗師之後贈戶部主事祀鄉賢子倫

劉倫正德中舉人知山東定陶縣值流賊劫掠郡邑所過殘破倫先期繕城練士賊薄城倫躬提炮鼓破其攻具更作高樓施大鉤有攀城者輒鉤斬之城賴以全又均徭役勸農桑息爭訟興禮儀不二載縣大治爲畿輔最定陶立祠祀之擢戶部山西司主事鉤考錢穀大有聲譽

評曰劉六劉七之亂直逼京師以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克總兵官同征之惟因事掄撫

劉六劉七

二

中錫至德州桑園駐兵劉六等通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潛使人至京輦載山東所劫金銀饋權倖求赦不得大肆劫掠衆至數萬遂逮中錫張偉下獄罪論斬後中錫死獄中張偉革爵閑住中官因謂兵事非書生所辦而太監谷大用以總督軍務出矣嵩是時山東之地已無完郭劉倫獨能以堅城自守此杜甫所云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衆錯天下爲邦伯者乎

孟孝臣榆林人蘭州叅將質朴有膽略與士卒同甘苦火篩剿掠內地孝臣奉檄策應寧河一捷幾破敵膽復潛師馳護郡城敵齧指不敢近又帥兵奪獲牛

馬甚夥火篩所至孝臣輒尾擊之會總兵劉承嗣敗績孝臣出奇兵救入營屢立戰功

評曰蒙古在成化時大抵瓦剌爲彊而小王子次之後及剌部落西據哈密小王子嘗入寇大同宣府開至火篩者古脫羅干子亦小王子部落也狡黠善用兵約諸部屬寇邊且與小王子爭雄長榆林神木數被其患弘治十三年入河套至正德三年小王子與之相讎殺而火篩死夫敵勢不協而不知因以爲資上將伐謀固如是乎

安國綏德人武舉第一爲榆林副將以功陞都督同知鎮守延綏有文武材號令簡易人自不犯

李勳綏德衛指揮歷陞都指揮同知克叅將分守延

綏素嫻將略恩威并著

傅鍾綏德人寧夏遊擊沉毅勇敢詞翰兼長每臨陣從容制勝動合機宜

傅釗綏德人承父瑛廕解大同圍有功授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累官副總兵好文愛士諳達邊務正德初命統延綏義勇軍往來破敵使不知所備號爲驍傑

傅鐸釗之弟長於謀勇工詞翰以平洛川賊授都指揮能以寡勝衆協守寧夏大樹風績

賀質字尚文榆林人歲貢事親以孝聞居喪三年不

出盧戶總兵彭模重其名請訓子姪質嘆曰母與總兵孰重吾不能齟齬也不就模遣子姪擔笈受業質雖守己肅而與人和鄉曲皆嚴事之終遂高志不仕謝欽字克敬榆林人年數歲而風神警拔弱冠讀性理諸書務積誠以王靜爲學督學楊一清見而奇之語曰子才識峻朗庶幾之流歟壽命與弟鎮同冠躬爲三加時冠禮入廢一時翕然聚觀咸嘆異焉及省試將行預爲二詩以訣父母怪之比放榜卒主司厚賻驛送歸葬欽嘗著榆陽列女傳安邊十策弟鎮謝鎮字克靖少秀穎讀書並行俱下母早卒三事繼母皆曲盡子職兄欽有遺孤方五月撫鞠過於已子

定襄縣志卷之三

四

長於詩賦兼工章句從游甚衆弟子及鄉人共資助之援例入太學時劉瑾用事告歸終養卒士林哀之所著有西平賦漁樵野錄行軒吟稿妻田氏以守節終  
評曰劉瑾者陝西興平人也與鎮爲同鄉里故當時之張綏以邑子自進卽康海亦爲之比附焉乃鎮以書生倔彊於其閒矯矯然不啻如雲中之鶴矣後綏坐事死海爲世所羞稱甚矣科名之不足以重人也如是夫  
王勛榆林衛指揮使以功鎮守甘肅番回底服正德八年以都督僉事爲延綏總兵官撫人督衆隱若敵

國一時倚其威邊之略第効

王効以監生中武舉嘉靖十二年吉囊統衆十餘萬陣於紅山聲言索米脂地郡邑震驚材官健將莫敢言戰時効任榆林副將卽率所部三千爲先鋒夜入其軍斬數十級遂遁去効每遇警卽於帳中靜坐方圓倚伏謀定後發雖親信莫測所往而取勝捷指掌時號爲掃地王言其所過風行絕迹也歷陞寧夏大同總兵官卒諡武襄

孫錦綏德人進士初爲御史後巡撫宣府有奇捷賜書褒異性方嚴雖私居亦整肅威儀莫干其志

梁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忠勇好義

定襄縣志卷之三

五

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與武營慣戰敢先登破寇八年進遊擊將軍有斬寇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二年陞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寇患大同宣府寇數入塞殺掠更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後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軍伍紛梗轉相搖撼震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侵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大同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大同兵稍斂縮十六年春震率兵出玉林山

又出黑山門，擒兒莊，斬獲甚衆，進左都督。十八年，震卒。修五堡，身先之。軍中不敢譁，堡成，寇不敢近。塞者數年，卒官。是後五堡亦旋廢。俺荅阿卜孩吉囊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朝廷思其功，優與卹典。贈太保，諡武莊。震在邊，專練家丁，時出塞，劫當得寇馬，盡與諸出塞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寇以故益與之。或謂震出邊，起釁者，震曰：「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寇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寇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長此安窮耶？」震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人伍與不糧邊將，頗得其力。

鄭曉賈曰：赴梁公行，開奮迹，馬面爲肩，鷹背虎額，氣擁雷霆，機深几席，士載其武，亦甘其澤。移鎮雲中，兵騎將猥旌旄，一麾聲靈頓改，夜蹕黑山，晨搜青海，奪彼虜泉，繕我薄堠，紫韁千羣，蒼頭百隊，禍警唐藩，威行漢塞。何隕千城，憂我恆代，寵贈上公，增此敵愾。評曰：明初邊帥無加三公者，或左都督而上斬級功多，則加祿賜廕，再有功，封流伯，再有功，於流伯益歲祿，再有功，賜券世襲，再有功，則晉秩公孤。嘉靖中內閣不諳典故，始以太子太保加大同總兵梁震繼以。太保加大同總兵，周尚文是後，錦衣衛指揮使亦着加少保，以至太保矣。豈不重可歎哉！蓋明之會典三

修而三易其故，祖宗之法幾何其不漸滅而且盡也。何成榆林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陞戶部郎中，歷山西按察司副使，詞賦政績卓絕一時。龍鳳榆林人恩，監任山西大同府通判，有聲績居鄉醇謹，人稱美之。

高謙字孫益，榆林人。嘉靖中進士，天性孝友，與物無競。年十九舉於鄉，娶錦衣衛千戶時隆妹，卽都督源之女也。知涑水縣事，縣近京師，多中官豪縱，難按治。他令皆被誣劾去，謙清謹自守，中傷者無可糾舉。歲滿擢崇慶州知州，殊有名迹，及卒，郡人徹市巷哭，妻時氏哀毀過禮，一哭輒嘔血，升餘貧不能歸，州民合

贈始克擔喪還里，未踰年時竟以憂卒。

楊宗氣字鍾山，延安衛人。其先以軍功世其官，宗氣幼有大志，授經書，卽能領解。嘉靖開成進士，授庶吉士，久之改給事中。丰采峻厲，多所建明。世宗時爭論大禮，廷杖謫戍，後爲山西督糧道，剽藎宿弊，擢都御史，巡撫雁門。又總三晉軍務，振綱飭紀，稱屏翰。名臣下詔褒錫，兼節制四省吏民，懷遠地，干城實嘉賴焉。時中官用事，宗氣獨不附諸璫，深銜之，遂乞歸優游。泉石者十餘年，卒於家，賜祭葬。

評曰：明之議與獻禮者，人人自附於程顥朱熹矣，獨不思禮本人情，與國太后儼然正位，長秋將不父其

父抑不母其母乎此固人情之所難而張桂之有子  
巷之遇也蓋考與獻者正以母與國嘉靖三年更定  
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而始得帝之歡心矣乃當  
時以定陶濮園之典爭台辱呼眷幾與漢延熹宋元  
祐之黨禍同嗚呼其明德之衰耶而稱嘉靖為中興  
者過矣

劉九容榆林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官山東兗憲鳳  
采歲歲無缺服

孫萬椿榆林人嘉靖十九年舉人知山東陵縣歲荒盜  
起乃捕緝解散發餉賑濟生活者萬九千人才識  
明斷其議馬議軍四事立法最善見真定志權懷慶

府同知再擢南京戶部江西司郎中時倭犯南浙各  
踞土馬雲集餉絡不匱以致克捷

謝承瑞榆林人嘉靖中舉人少孤能繼先業家貧讀  
書不廢為人率素搜羅載籍纂修鎮志辭藻可觀以  
教育為務游其門者成百後知新都縣清省得  
民心解綬歸年七十三卒

郭堅字介夫榆林人舉人號石菴少好學居繼母喪  
盡哀形容消瘦鄉黨稱之署山西聞喜縣教諭廉介  
自持諸生觀遺一無所受及卒不能營理凶事聞喜  
士人棺具收葬就為立碑稱其孤寡焉

崔林綏德衛千戶世居榆林以卑退自持鄉人有犯

絕不與校或侵其田林推與之家人讓之林曰沙土  
硠瘠何致使人有侵奪之名耶守柏林堡嚴烽堠飭  
邊防賊不敢犯及隨遊擊藍海征戰奮不顧身以驍  
勇聞鄉人語曰林居鄉怯而臨陣抑何勇也教子孫  
以勤儉謙厚有家法年八十終

崔錦字汝洪其先額上人始祖程以義勇從明太祖  
征建昌有功授榆林百戶世襲錦少不好弄年十二  
入學為諸生嘉靖中成進士授潞安府推官決獄多  
所平反遷戶部主事督餉昌平又二年督餉門餉尋  
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分巡陽和進左叅議再進按察  
司副使隆慶四年俺荅孫把漢那吉來降俺荅叩邊

求還總督王崇古巡撫方逢時屬錦議錦曰殺降固  
不可還之則又示弱莫若以那吉歸義上聞爵以官  
俺荅必喜使其貢款還我叛人然後予之於計便即  
單騎往諭之俺荅聽服上多錦功錫以金帛改井陘  
道萬曆中又改崑崙道時俺荅初進貢一切簿期皆  
錦所手定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雁  
門諸關會與御史不合錦自劾罷及歸侍父母朝夕  
自上食色養備至居家雍睦鄉里皆則倣之以喪父  
過哀竟得疾卒祀鄉賢

評曰把漢那吉者俺荅第三子鐵皆台吉之子也多  
智有口辯俺荅為娶塔比吉之女為婦不相能復聘

免捨金的之女適俺荅長女啞不害之所生三孃子者貌美已受襖兒都司聘俺荅奪取之襖兒志甚來攻俺荅無以解卽以那吉所聘免捨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與人吾不能爲若孫吾行矣遂與阿力哥同妻比吉女等十人南走叩關請降總督王崇古留之廷臣咸以爲不可帝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俺荅尋亦悔擁衆十萬壓境崇古諭以存恤恩而要其縛叛以款俺荅隨遣騎覘其孫方嚟衣貂帽馳馬從容歸報俺荅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盡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定盟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送歸那吉許奉表通貢不絕封俺荅爲忠順王當嘉靖時俺荅蹂大同深入澤潞宣府抵紫荊震驚陵寢且西掠延綏東寇遼陽無歲不被兵至是款關通貢弭兵者十餘年所謂承奮擊之威值百六之運者非歟

馬希龍字大化榆林人天資瓌傑十歲能文婉有辭況及長博學多所貫綜於嘉靖三十七年領鄉薦善論縱橫爲當時所稱九上公車不第年五十乞恩署乾州訓導以人倫爲己任會山西鄉試撫按慕其名以禮敦請鎖闥較士號稱得人丁內艱復補白水縣教諭四方荷帙來學者甚衆陞保寧府通判尋爲主

府長史遂告歸希龍才藻知名鎮舊志多其文筆云姜應熊字周佐愍忠公孫平羌將軍甘肅總兵官爽子也年十六爲諸生輒棄去曰將門子不執干戈以繼先業而顧弄柔翰何也弱冠舉武科逾年攝本衛指揮使諸所爲方略當時器重之陞宣府洗馬林守備居二載超陞右衛叅將尋陞甘肅副總兵又掛征西將軍印鎮寧夏以所學兵法勒諸部伍與士卒同甘苦嘉靖三十二年寇犯延綏延綏距寧夏千有餘里應熊潛師來援寇不虞猝至遂敗於金湯是年秋又犯平羅城多首功捷聞陞實授都督同知三十四年以累功授榮祿大夫右都督兵部尚書楊博以其遇敵敢戰調往薊遼是時嘉靖四十二年秋也會北兵大舉薄居庸城陵京震動世宗密遣錦衣尉伺諸邊臣時敵衆號數十萬我兵才數萬耳敵見兵少圍之數重應熊搏戰潰圍出復轉戰數十里至營始覺創甚檢之得刀痕五錦衣尉已密狀馳奏及敵退世宗曰應熊存否其爲天子注意如此尋以功陞大同總兵官掛征西前將軍印四十一年率裨將孫賡復戰於湯其河斬獲甚衆牛羊車仗不勝計璽書褒美賚金幣者四特進光祿大夫任國左都督廕一子百戶一日謂客曰吾家爲將者三世矣豈無陰禍且未嘗有橫帥功而榮位過之豈可久留以速官



謫卽上表請代及歸里年四十二屢徵不出卒於家  
子顯宗顯祚皆有名顯祚爲榆林副將時署本鎮事  
有羨金五百兩輸之官於萬曆三十七年置三岔川  
高貴地一分以爲學田可謂有敦詩說禮之風矣後  
爲都督同知宣府總兵官致仕卒

白棟字子隆榆林人生而穎異孩提時不與羣兒嬉  
戲八歲能屬文嘉靖四十四年領鄉薦隆慶五年進  
士除東阿令阿役繁賦重稱難治棟下車立條鞭法  
貧富皆以地科差邑中一切倚辦不煩里甲以卓異  
徵爲山西道監察御史抗直忤權貴假考察謫高郵  
州判官給事中曲遷喬疏薦權戶部浙江司主事再

陞兵部武選司員外內艱歸起復職方轉山東按察  
司僉事分巡沂州未三月改昌平已而陞南京通政  
叅議應天府丞轉提督四彝館大常寺少卿遷大理  
寺少卿以議石尚書事不協上意告歸益自淬勵名  
節卒於家

評曰一條鞭法者自隆慶二年江西巡撫劉元濟奏  
行始蓋通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  
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徵而  
均支之有徵收不輸甲總十歲中所輸之數書之於  
帖而歲分焉此卽今之由單也立法誠善矣然歲輸  
有常而幫貼仍在至其所書之數有甲戶而無子戶

執甲戶而問之其總數易知也執子戶而問之其分  
數難辨也豈由單者其使之由而不使之知之意與

按萬曆二十年五月日本倭關白平秀吉入高麗  
高麗告急命兵部尚書石星經理有游客沈惟敬

者請至倭宣諭星感之乃假以遊擊將軍徑二十  
一年會官兵因倭於平壤惟敬往來其間倭果退

軍於釜山高麗故土盡復石星力主款撤兵沈惟  
敬同倭陳小西飛彈守來請封貢二十二年召小

西飛入朝稱其國王爲信長所弑乃封關白爲日  
本玉給金印至釜山謝表後時不發又不奉正朔

而惟敬辱國竊罪鑄矣乃下石星吏議罪如律惟  
敬竊逃入倭擒之棄市

劉國鏞字景陽榆林人祖籍浙江青田以軍功爲榆  
林衛世職鏞由諸生從戎累績至都督同知陞固原

總兵善撫軍士大著輯寧之効後以魏璫擅政致仕  
歸鄉里推頌之子光祚昌祚

劉國銘字復陽鏞之兄也以歲貢入太學爲南陽府  
通判有賢聲繼調繁衛輝府在官勤奮三川流化焉

會母老以終養旋里止有布被琴書而已

周臣榆林人以都指揮協鎮寧夏剛毅有幹局  
高秉元榆林人寧夏遊擊才兼文武愛士恤民咸得

其歡心又高秉鈞者爲榆林千總於黃甫川死事



張紳榆林人協鎮寧夏以驍勇稱紀世祿榆林人寧夏遊擊練兵善將威名遠播敵人畏之

侯職榆林人嘉靖四十年舉人爲介休縣教授擢出東鄒平縣知縣值歲饑盜起職俸立義倉多方賑濟且躬詣盜所諭以大義盜解鄒平立祠祀之明年入覲條奏天下利害萬餘言選大名府通判管宣府南路事時代藩占屯田地七十頃職立爭始得還各城堡贖軍無何宜大邊寇至增馬價督撫知職才卽檄董互市職爲伸威平僇得以無事尋致仕歸僻處陋巷晝夜吟咏造就里中後進年至七十有九卒職性方潔事繼母以孝撫諸從子若已出

傅津字龍淵榆林人由武舉官至總兵鎮延綏與士卒同甘苦威德甚著及致仕降身隱約口不言功有古高隱風年八十五卒

張世烈字葵亭延安衛人隆慶間進士仕開州知州刑清政簡以治行聞轉戶部推關稅羨金皆入於公遷青州知府表率僚屬清操益堅歷參政至左布政使致仕名爲太僕卿終不起恬退自抑樂與人善教藝譚經輒昵昵不倦學者師事之

王撫民延安衛指揮使祖鉞河西千戶撫民少時于道邊嬉戲拾金環二還其主里中傳之及長承襲守

靖邊時苦多盜摘發如神奏非庸過焉遷延綏坐督都司改大同選保河遊擊級禦有方略萬曆元年遷紫荊參將旋推石門副總兵尋改勦鎮中協居無何改涼州涼州逼處番回撫民至募勇敢三千日訓勵以待敵常率所部突其圍敵疲靡遁去涼州以安十四年遷都督食事鎮守陝西嵩山道寇爲亂至卽撲滅之火篩聞風不敢犯邊者數年十七年遷右軍都督同知詔遷京履疏乞歸許之未幾復起鎮守山西尋以病卒賜祭葬

程九思靖邊人由武舉官至總兵靖邊舊無學宮九思言於撫臣因題請創建至人文士濟濟皆其功也

張剛大同總兵堅之子榆林衛指揮爲神木營參將多智謀時北兵大舉入犯剛設奇策挫其鋒而去於河口堡寨牆長八里迄今特爲杆衛歷陞固原總兵孫拱徵任三屯營副將調巡左戰死

王保榆林人以行伍起萬曆十六年任神木副總兵時套中掠賞犯邊候力禦之十九年陞都督僉事鎮昌平二十年調鎮山西八月復改鎮陝二十三年十一月喜峰口有警保躍馬而出生擒長昂小郎兒等陞都督同知尋調征倭有叛兵聚燭於石門將爲亂聞保至卽時解散二十四年回鎮與北兵戰於羅又谷及巧塘路皆有功其冬詔以原官掛印鎮守遼

東於洛陽前屯養善本諸處立戰功以病卒於海  
川保寬慈寧家盡瘁王事一時稱為名云

蕭如薰延安人祖漢立功避陞官至總兵父文之亦  
為總兵官如薰以父歷官歷夏平

俸賜悉給散士卒時節最嚴者陰厚焉先是巡撫完  
睿部卒時拜驛驛謝知警為義抑之拜慈望陰苦異

志與健至劉東賜添相臣當何營馬耗賊營卒月餉  
補足時軍士難之拜等乘夜聚眾以誘餉為各太噪

總兵張維忠不能禁擁入巡撫門投警又殺兵備副  
使石繼芳維忠自縊是時

與子承恩呼雲推東賜為首分守諸路唯如薰守平  
羅城不下帝位樹赤心報國字集軍士泣諭以大

義妻楊氏總督尚書兆之女也亦出簪珥以饗士於  
是一軍感激呼雲來攻如薰射殺之東賜氣奪既而

總督魏學曾檄延綏蘭州兵至督師李如松以宣大  
逐左兵至所撫常居敬以浙兵至卒討平東賜者如

薰之功居多賊平以功陞寧夏總兵如薰好義謀已  
善撫士卒敬賢下士以故人樂為用佩大將印者九

都督京營兵者三好持重不輕戰以爭一時之利在  
軍中輕裘緩帶意思安閑如薰之督京營也駙馬侯

伯秦驍贊久之為妃薰所化皆重禮之如薰好學文  
善詩賦以紹濟武功為一代名將家居溫恭喜怒

不形而書法得之蘇米新樓閣道題飛仙橋宛如  
銀鉤矣子思字慎甫襲承衛指揮使逆闖犯京年

二十三殉難兄如芷如蘭如蕙皆總兵一門號將材  
忠義著於朝廷張維忠亦延安人

評曰呼拜者蒙古種也初隸鄭印標下驍勇屢立戰  
功歷陞都指揮拜妻施氏妊將免拜夢空中有聲天

為之裂如火焰中有一物作虎狀入施助拜手劍之  
驚覺遂產子名曰承恩拜以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

拜雖請老居恆多畜蒼頭土文秀義子呼雲等名曰  
報國會洮河有警經略鄭洛檄寧鎮調援拜願以所

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往洛壯而許之賊平馳還總悉  
睚騎橫巡撫覺聲每裁抑之且欲數其冒糧罪而承

恩又以疆娶民女為妾簞之百怨聲萬層二十年二  
月十八日寧夏鎮兵請冬衣布花月糧久勿給軍心

豁然劉東賜者靖羅衛人素泉桀有異志於是與承  
恩等晨入帥府為亂殺巡撫以下官會多兵討之至

冬十一月始平延綏副總兵王通與榆林遊擊俞尚  
德皆為之戰死而舊志不載惜矣至承恩之凶狡成

性而妖夢是踐事非剖助禍類豈牛則天之生亂賊  
也豈偶然哉

李早字持平榆林人以神木千總屢立戰功歷陞延  
安參將值羣盜四起以防兵三百破賊數千於甘泉

臨陣出奇疾如風雨延以比諸縣賴之積功擢臨  
總兵援剿張李諸賊於湖廣所至軍令嚴肅居民不  
擾雖倉卒顛沛鎮定如山賊營每望見旗鼓即知爲  
李將軍情款未奏而卒

國朝

王相業號雪蕉榆林人故名將子折節讀書有文名  
慷慨能詩自許甚遠縱遊吳越鍾離間日與其豪人  
傑士侶屢試不第以明經起家所至有能聲歷任鳳  
泗兵備副使耿介自喜卒之日家無長物妻妾不免  
饑寒

劉永亨號正吾先籍浙之青田後爲榆林衛世職年

十八以勇力開補青泉鵬鶚諸堡守備葛峪路參將

大

年

遠化副將尋以累薦加都督僉事協守給興時浙東  
多土寇蔓延於上虞餘姚新昌嵒諸縣開永亨將兵  
剿撫所至克捷特賜貂裘名馬爰廷推爲總宣府兵  
晉都督同知掛鎮朔將軍印威名大著詔關以內昌  
平密雲諸軍悉隸宜鎮自亨始也性孝友敦故舊尤  
折節恭儉凡在鎮十年必歲市裘多出緡錢以予寒  
而無食者且爲繕修宜府龍門滴水崖城垣燧燧優  
息關門屹然也年六十有五卒祭葬如例子大慶山  
東膠州知州德慶武舉紹慶廕生

馬仲融字以和號水臣綏德備人童氈中疑然授左

氏春秋卽能究其義長壽屬文成順治三年進士除  
知固始縣縣介楚之光黃間多盜且新承荒梗仲融  
到官極意緩會課使耕桑布滅丁之條而佩刀劍者  
有禁未一年風俗頓改號爲勤練以勞卒官民號哭  
於喪庭者屬路爲之立祠祀焉弟猶龍貢生如龍舉  
人各有才望

張天祿榆林人以義勇從軍初隸賀人龍及曹變蛟  
營中從剿流賊有功歷陞遼東副將池浦總兵官豫  
王南下上其籍於幕漸次發器械有如山積檣撫江  
南積功陞蘇松提督兼轄海上剿賊時出沒天祿至  
撫剿兼施威惠并行降者踵接而北至狼山南至石

浦無風魚之警矣坐鎮者十年內安外攘茂績丕著

左

遂增秩賜金廕阿思哈哈番子世襲天祿性忠勇樂  
善好施尤敬接文士暇則談說劍時比之杜征南  
子其鳳吏部員外郎

評曰余之在榆林也猶屬臣耳敢言其風土之美哉  
厥產氈牝廐土冥昏沮如已賓絕於餘州矣又敢言  
其風土之美哉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秦之  
舊封而人材閑出者與芝之生不根而植祭酒於鄉  
老成於國瞻仰景行是爲延綏之阡陌

延綏鎮志卷之四

嘉興譚吉聰重脩

延綏鎮志卷之四 四之三

人物志

宋

李翼麟州新秦人宣和末為代州西路都巡檢使中  
崞縣金人取代執守將嗣本來諭降翼射却之帥士  
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毅都監張洪輔夜引金兵  
入城翼挺身搏戰達旦力不敵被執金帥粘罕欲臣  
之怒罵不屈死之

金

完顏陳和尚名彝字佖佐世以小字行豐州人系出  
蕭王諸孫年二十餘為元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

延綏鎮志卷之四之三

下時母留豐州從兄安平都尉烈事之甚謹陳和  
尚在元歲餘託以省母乞還大帥以卒監之至豐乃  
與斜烈劫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元兵覺合騎追  
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  
兄弟其輓南渡河宣宗奇之斜烈以世官授都統陳  
和尚試補護衛未幾轉奉御及斜烈行壽泗元帥府  
事奏陳和尚自隨詔以充宜差提控佩金符陳和尚  
天資高朗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日人以秀才目之踰  
年轉忠孝軍提控五年元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  
誰可為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  
就水棹者懷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

像褒忠廟勒石紀其忠烈

劉寬順天人也祖玉燕山右衛本旗洪武末從成祖  
屢立戰功建文二年鄭霸村陣亡父世克歷陳亨戶  
交河大戰摧鋒陷陣建文四年薨于山陣亡寬以綏  
德世職歷官指揮同知成化四年調征滿四於石城  
先登後無繼為賊所執不屈至剖其腹而死子羊兒  
為指揮使珍以百戶署清平堡把總嘉靖二十五年  
十月羊兒隨遊擊高極戰敗沒於陣第珍往救之同  
時殉難人以為四世忠烈而隨寬死於石城之難者  
有綏德衛指揮劉創馬

評曰石城者在平涼開東西俱山左山峭壁高數十仞無徑路上者懸索而登西山頂平可容一二千人城中有數石池蓄水山形甚惡滿四據之以叛殺我一伯及三指揮致煩數道兵討之逾年始克一伯者毛忠也而三指揮俱失名或即延鎮之劉寬與當時死難者既不詳卽有功如延祿之衆將胡愷而今亦無徵矣惜哉舊志之疎也

陶輔字公弼榆林把總正德四年夏四月寇大舉犯波羅韓家山輔隨總兵吳江鉅禦江素不滿輔合爲前鋒而無後繼寇圍之數日江不救死之妻郭氏攜孤子世臣植節四十餘年卒尋葬榆林衛百戶野天

爵亦戰死於韓家山

評曰授醪撫寨分糧其苦者此大將事也吳江卽義陶輔如草芥矣而獨不惜國威乎乃舊志稱其早有清譽中外服其威信是爲失實余故削之爲兵鑒云姜漢字大容榆林人由指揮歷總兵鎮寧夏正德五年四月安化王寘鐸之變其黨何錦周昂丁廣等謀置酒王宮伏兵召鎮巡官挾之使叛漢至寘鐸以微言挑漢漢以大義曉之寘鐸知不可奮伏兵起執之漢罵不絕口遂遇害事聞賜祭葬加子襲官指揮使後鎮甘州數立邊功能世其家嘉靖開榆林守臣奏立祠巡撫萬潮復以祠額上請詔賜賜中歲時祠之

隨總兵王勛擊之及魚河堡鎮子灣賊橫衝其陣兵斷無援力戰死之是時管司千戶神龍亦死於敵李恭榆林衛諸生例授秦府典膳正德十三年武宗西狩恭抗疏請誅權奸藁具江彬聞之矯詔下行在錦衣獄燬煉死之子大興逮繫詔獄嘉靖改元巡撫姚鎮奏恭父死於忠子承以孝贈紀善妻朱氏艱危守節二十餘年大興後出獄亦以清介自守撫按月稟優恤祀鄉賢

評曰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而江彬副之則恩寵也極矣恭以典膳官抗言廷論其仁者之勇歟明朝雖設有臺省而言事者不惟其官也自部郎以下至縣丞典史率差無不可執事以諫故權奸數起旋踵而敗其言路之廣使然歟

定縣縣志卷之三

五

武成榆林人正德六年武舉同千戶李江兼管本鎮司事嘉靖二年禦賊於紅山兒賊衆兵寡力戰不支與江俱遇害至四年之死事者又有綏德衛百戶余林戰歿於威武堡也

劉縉榆林衛千戶嘉靖十三年隨總兵張鳳擊賊於爛泥海子兵潰死之又景大學榆林衛百戶嘉靖十四年隨副總兵梁震追賊至爛泥海子力戰而死詔贈千戶而同時之戰死於秦沈梁者又有綏德衛百戶高儒焉

宋銳榆林衛百戶嘉靖十五年隨副總兵白爵拒賊於高家堡馬鞍山銳為前鋒戰歿事聞詔贈千戶而綏德衛指揮田龍者同時死焉先是弘治十四年副總兵劉寵戰死於高家堡又有都司俞書王國安者禦寇於高家堡賊至竹勇以六騎掠陣死之而賊無聞矣嘉靖時戰死於保寧者有黃喬焉亦榆林衛之百戶也

郭江榆林衛指揮歷固原總兵官戰於定邊死之賜葬祭建憫忠祠廕一子指揮世襲是時有綏德衛指揮孟仁中軍指揮賀節者以力戰死於定邊而定邊所屬之龍州多瀾海正德時有龍州把總任傑者臨陣見殺嘉靖四十三年其兵陷鎮靖城奈將曹龍死之傑延安人

張鎮定邊人延安衛指揮使臂力絕人素欲以身敵王事每戰必捷生擒剽賊台後被圍射落馬為賊所文解

陳鳳榆林副總兵雙山白崖兒之戰伏兵四起鳳與父子守義在重圍中為賊矢斃焉而死守義亦身被數創事聞賜葬祭建褒忠祠廕守義都指揮世襲後嘉靖三十二年戰死於雙山者有副總兵李稱及綏德衛指揮劉鎮元表焉

趙通一名天福延綏奇義營軍也嘉靖二十四年隨

副總兵李琦被圍於靖邊營小墩兒城其管司指揮崔經力戰天福以身翼蔽左右擊刺甚傷經得免後選入衛三十二年副總兵李梅雙山之戰天福從管司賈琛先登軍敗琛力戰天福亦依琛不去琛戰死天福與同死

舊志曰報功之典詳於將吏而略於軍丁竊以為不平也夫軍丁冒鋒刃先矢石捨已之生翼將之死甚王肝腦塗地為世指名者無幾則悲魂窮魄號哭於陰風苦霧之中者安得起李華而弔之哉故特表而出之

馬恩榆林千戶歷官指揮僉事嘉靖中由延綏遊擊陞大同參將前守將遇警多避不出恩至始交鋒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賜葬祭建祠祀之諡壯愍廕子時泰指揮僉事世襲又千戶姬曉亦死於大同

李芳以綏德衛都指揮歷官洮岷副總兵止兵據西寧復起固原遊擊至固原未三日馳赴景固城景固圍急芳至輒解會大雨七日夜不絕遂戰沒西人義之立祠祀焉

白世拳榆林人有略嘉靖三十一年遁出懷遠為掠邊者所殺世拳三人遁歸總督疏上請賞銀五十兩官百戶二十一年秋從指揮趙於文家營敵人

帝亡卒曰短身而長髯非殺阿不害三兄弟者乎此  
殺讎之時也世季竟遇害贈武略將軍而同時又戰  
死於邵家梁者則爲奇兵中軍官陳鈇管司胡東陽  
又潮王宗堯賀免災也後二十四年級德衛副千戶  
傅潛者亦於懷遠堡戰死又有榆林衛千戶李祿者  
隆慶五年戰死於懷遠堡外之青山嶺著奇節焉又  
弘治中旗牌官許通戰死亦贈武略將軍

張鳳榆林衛指揮大同弘寺堡參將以罪謫戍嘉靖  
二十四年總督翟鵬題起廢官立功贖罪本鎮總兵  
王陞參將何堂及鳳與都指揮劉欽指揮孫世傑姚  
譚徐承祿羅錦朱鸞千戶李堅百戶莊洪王國順等  
咸赴烏鳳等戰於鴉鵲峪全軍覆歿詔復鳳官宣府  
建祠廕次子正千戶欽世傑譚承祿羅錦鸞堅洪與國  
順等各贈官廕子惟陞堂脫歸而是時死事者又有  
把總宗佺臣戰歿於永興之貢沙梁焉佺臣威武堡

人  
李珍榆林衛指揮歷官參將總督曾銑議復河套爲  
咸寧侯仇鸞飛章請之棄市後欲滅其後更誣銑子  
淳侵官銀械送珍至京師証之珍身受五毒肌膚刻

爛辭終不撓幽閉中每曰寧我死忍令曾氏絕滅耶  
自誣銀一千兩繫獄乃長流淳三千里後鸞敗珍得  
脫上書穆宗極訟曾銑之冤詔復銑官併廕子淳得  
於流所放歸聞者義之

許曰李珍值讒構之日楚毒備至辭不傾移洵忠勇  
之士與昔貫高柳筈刺身無完膚白張王不反名  
聞天下高祖於是賢張王諸客無不爲諸侯相郡守  
者今銑之部下如此珍固人傑而銑亦賢矣哉  
高極字天樞懷遠堡人級德衛指揮嘉靖二十九年  
秋防威威堡賊犯靖平極身先陷堅部曲不繼力戰  
死之

史略級德衛指揮僉事嘉靖三十一年克左參將分  
守宣府西路三十二年二月北兵犯新河口略以興  
七百追至乏馬坡陷伏中力戰死之詔贈左都督賜  
祭葬立祠歲祀焉又有指揮孫世傑者戰死於宣府  
鐵裏門贈驃騎將軍亦建祠祀之先是二十八年撫  
林衛指揮王章亦於宣府闔家堡戰死  
岳茂延安衛指揮大同總兵寇大舉入犯墩軍與賊  
通誘之深入力戰死賜葬祭廕子千戶

王勛延安衛指揮寧夏副總兵賊犯長城勛擊之援  
兵不繼戰死贈光祿大夫廕一子千戶子彝錄  
卻復初延安衛百戶鎮靖營遊擊卻清之孫任碑井



堡守備遷平遂將軍陣亡

下碧榆林衛指揮任平羅衛參將與賊血戰死之賜葬祭准本鎮建祠歲祭後有崔世榮者亦為平羅參將與子同戰死世榮榆林衛指揮也

黃演榆林衛指揮歷官延綏協守出兵芹河血戰陣亡贈三級廕一子世襲正千戶又綏德衛指揮沈應麒亦戰死芹河

孫賡為薊鎮總兵嘉靖中入衛值北兵犯畿輔力戰死之賡綏德衛指揮也又傅潛之子揖萬曆四年入衛於古北口陣亡

白國綏德衛千戶嘉靖四十年與謝世勛劉國忠三

人同時陣亡於背千川

十

李汝益榆林人起行閒以驍勇名每戰克捷迨榆林

衛百戶嘉靖四十五年八月提兵掃葉深三百里

黑山子崖陣亡

鄭東字時賜綏德衛指揮分守蘭州寇大入金城以援兵不至同部下總旗張興戰死金城賴以不陷與亦綏德人也

王琮高家堡人為神木把總圍馬溝大戰琮與子賜福皆死之撫院表其閭曰父子忠烈後有應襲劉繼勛亦戰死於神木焉

指揮伍太千戶取虎力猛忽兒皆自套中內附嘉靖

時以驍勇著稱後俱歿於陣

梁瑛字懷玉太師震之後威武堡守備素忠勇崇禎四年北人環攻瑛出戰死時有趙大胤者亦死焉猛如虎者蒙古人也崇禎初與虎大威來降延撫易其名時稱曰猛虎二將數有戰功歷陞援勦副總兵

官十二年三月督師楊嗣昌次荆門立大勦營更戍下騎兵為上將營以如虎將之分勦流賊於楚蜀十

三年十一月時羅汝才過天星盡入於蜀與獻賊合於安岳諸將左佖玉質人龍李國奇張應元汪雲鳳張奏凱等會師於夔州督師監軍萬元吉以諸軍進

止不一宜立大帥以統之乃以總兵猛如虎為正總

統張應元為副總統發保寧趨綿州諸將分屯要害

十

如虎至安岳選驍騎逐萬元吉與應元屯於安岳城下十四年正月張獻忠走達州嗣昌檄諸軍追躡賀

人龍頓兵廣元不進如虎率將及賊於開縣日暮

雨作諸將咸請詰朝進戰如虎曰自瀘州逐賊馳騁四旬僅而及之惟敵是求今遇賊不戰誰執其咎請為諸軍先揮戈而進賊為披靡獻忠張高望見後軍

無繼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諸軍先潰如虎子先捷戰死如虎突圍出三月楊嗣昌自縊於

軍監軍萬元吉部署行營命如虎駐紮黃防獻忠東

是二月李賊合羣盜圍開封陷歸德左佖玉自襄陽



進師次南陽獻賊等將北向如虎踞之於德安會  
發皆退屯承天十一月李自成破襄城乘勝圍南陽  
數日城陷唐王退害如虎死之虎大威後亦為總兵  
官戰死於山西

張應昌字順之榆林人承胤之長子也初為延綏副  
總兵崇禎四年正月賊神一元陷保安應昌擊敗之  
三月神賊圖慶陽應昌以兵援之解去降盜不沾泥  
擁眾脇糧賞攻米脂洪承疇與應昌往討賊分兩營  
以待連戰賊始遁追至西川斬三百餘級賊溺死無  
算六月鄭州賊混天猴張孟金謀襲靖邊應昌邀之  
於真水川敗之追斬四百餘級又擊賊黃友才斬之

元死弟一魁領其眾降尋叛去其黨黃友才斬之

十二

初神一元起寧塞據其城遂陷柞樹湖保安縣未幾  
元死弟一魁領其眾降尋叛去其黨黃友才斬之  
來歸既而友才復叛至是為應昌所誅以功陞寧武  
總兵官加都督同知紫金梁諸賊破臨縣山曰震動  
六年二月許鼎臣曹文詒屯平定應昌屯分州往來  
太原以禦寇五月帝以剿賊諸將一時功罪勤惰應  
有監紀特命內監陳大金關忠印蕭文舉孫茂霖分  
監曹文詒左恨玉鄧元及應昌軍仍給帑帑四萬金  
索紅蟒段四百疋紅素千疋軍前給賞七月賊攻彰  
德應昌進剿次汾陽九月敗賊於平山獲賊首張有  
義卽一盞燈也七年四月川賊三萬屯郎陽之黃龍

驛分三道一趨河南一趨浙川一趨商洛盧氏應昌  
與戰於均州收績死之

張全昌字潤之應昌弟以父承胤廕歷官至靈州參  
將崇禎四年延安賊趙四兒以萬餘人掠韓城郃陽  
全昌以五百人戰三日斬三百餘級賊走郃州復進  
擊斬六百餘級趙四兒尋降陞宣府總兵官援剿流  
賊七年二月河南賊自郃陽渡河入郃陷房縣四月  
全昌連擊敗之當是時德治鄆陽盧象昇總督陳奇  
瑜集數省兵聚於楚楚賊盡出漢中陝賊又陷夷縣  
且分部略延鄆寧慶洪承疇進鄆岐山駐三原賊十  
餘萬承疇兵僅三千張疑設伏為旦夕計賊又從驛

州奔同州時漢中兵三千總兵左光先等將之臨驛

十三

兵三千總兵孫顯祖等將之平涼兵千人副總兵葉  
萬年將之僅足城守總兵全昌等兵六千專防賊解  
向為援剿七月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徭將犯西安  
洪承疇馳一日夜入西安檄諸路兵合擊又恐賊東  
出潼關先令曹變蛟同全昌開道走渭華遏其前而  
自率兵至潼關紅鄉溝追賊賊反闖遊擊李效祖等  
力戰賊卻承疇馳赴藍田欲從山後開道剿之賊夜  
走商洛八年五月曹文詒至五峽寇伏險以誘文詒  
擊敗之全昌自咸陽出與平之東距老回回營五十  
里賊渡河走都縣官兵追至秦王嶺值寇大至全昌

擊敗之自是商洛之寇逃終南山中餘寇西奔興平  
虬疲遂乞降陰遣諸賊連營走潼關守將艾萬年等  
兵潰全昌亦沒於陣子福壽武舉任宜府深井堡守  
備祿壽亦以勇力聞

劉光祚字鴻基國鏞長子也少爲諸生卽棄去承廕  
受兵當臨敵時謀深膽定人服其整暇積功至保定  
提督三關總兵神京千里藉其都典後以河南賊盛  
調隨督師楊嗣昌援剿過南陽唐藩畱守郢城值李  
自成兵數十萬來攻光祚血戰七晝夜力盡而死潮  
廣撫臣宋一鶴上言光祚血戰功高襄華疆場忠勇  
堪憐乞賜優恤報可特賜諡祭贈太保弟昌祚字鴻

定縣志卷之三

十四

業由世胄歷陞真定副總兵加署都督同知以母老  
乞休人稱其孝闖賊破榆林遷其家於襄陽後從戎  
所歸不仕

高從龍榆林人任固原叅將崇禎中調征流寇從龍  
辭陝撫出誓於衆曰將官乃死官耳故古者鑿凶門  
以出今吾其仗節之時矣遂行至三水遇賊力戰而  
歿陝撫劉廣生厚賻之弟起龍辭不受請給同陣士  
卒三軍盡哭廣生疏聞於朝稱從龍爲淳涇三富四  
邑之長城而以一死保全危疆其英風不在古名將  
下又總督楊鶴亦疏稱從龍不惟死後知其忠勇性  
成而生前與定之功亦不可泯當固原机軍脫巾以

遲從龍挺身往諭而解則平日之得人心可知也況  
忠言聞於大衆烈節著於三秦者乎贈特進榮祿大  
夫諡忠勇其族子錕爲北京神機營叅將李自成破  
京師錕闔門自焚死

吳國偉榆林人崇禎中以副將討賊每戰輒陷堅斬  
獲甚衆後賊勢浸盛國偉力戰死焉弟性耀僞有傳  
党威字振宇神木人生有才力便弓馬以西安叅將  
歷戰功經略丁啓睿器之崇禎十五年督師任奇年  
統兵二十萬至河南剿李自成威以中軍副將從當  
是時賊八十萬衆一日十七戰威衝鋒屢刃稍稍奪  
氣身被十餘創良久乃蘇及賊勢日盛奇年移駐襄

定縣志卷之三

十五

縣爲持久之計威與曹文詒以兵萬餘衛之賊又修  
攻其威且戰且守城中乏食威見勢不可支乃進曰  
賊驅飢民爲兵我卽大肆殺戮何忍且城中無見糧  
不如暫退關中休養再飭勁兵慰黨不足平也奇年  
不可及賊圍急奇年卽事去欲自盡威泣勸乃止登  
城見賊帥旗在南威引精銳二十騎出西門從間道  
衝其營斬左右數十人奪帥旗而還次日勢益危威  
又率千餘騎突賊營當者無不披靡食盡外救不至  
城陷奇年自經威復持佩刀格戰賊弓弩亂發矢下  
如雨被數創自刎屍不仆者移時賊驚以爲神又有  
副總兵樊來保及神木副總兵艾萬年與李賊戰於

三家集卷之

王學書字忠吾榆林人父保字麟岡鎮守昌平  
武鎮遼東備倭防海總兵有戰功歿於海州學  
補世職歷遷宜府總兵官尋轉天津防海總兵以老  
致政林居值闖逆攻榆書念延疆重地世受國恩散  
家資給守城兵民拒賊攻圍者七日外無援兵內又  
困乏城陷被掠罵不絕口遇害子國鼎字新甫以蔭  
授波羅守備旋擢遊擊從經略洪承疇招撫雲貴有  
功題授畢節道僉事轉浙江寧波道時海警頻至  
載之閒勞苦成疾卒官

三家集卷之

十六

王世國字御寰榆林人父繼任保定總兵加太子少  
保世國幼歷行陣有戰績累遷至宜府忻溝總兵加  
太子少保歸里未及旬賊四面攻圍世國破家財捐  
套人爲援日擊牛享士士皆固守後城陷爲賊所執  
不屈死

郭天吉榆林人以武進士仕至甘肅副將賊攻甘肅  
城陷天吉巷戰被擒不屈賊怒磔之

黃廷政廷用廷弼俱黃演孫也以演死事廢廷政襲  
指揮使廷用千戶廷弼白戶當李賊薄城廷政兄弟  
自念家世忠烈力戰抗賊廷政身當寇衝中炮殞廷  
用廷弼益自憤勵所傷賊衆奪獲火器頗多城陷廷  
用廷弼曰吾其從我祖於地下矣遂詣死焉

三家集卷之

十七

王世欽字敬之大同總兵世特進柱國太師威之仲  
子先籍河南光州從徙榆林少歷戎行以功遷指揮  
同知清平叅將孤山副總兵加署都督同知分管神  
樞營戰兵擢山海關南部總兵官時年二十八隱重  
有方略幽燕老將弗如也時山海關稱雄鎮特設三  
部以總軍要中部爲馬世龍北部爲尤世威皆三世  
名將人咸憚之以功賜蟒玉尋以太師篤老乞終養  
歸崇禎二年督家丁勤王至北京解嚴論功將召用  
而世欽依依子舍不就徵十六年倡義守榆林城既  
陷被執檻車送西安自成釋其縛欲用之世欽罵不  
屈遂遇害初世欽方械繫宿傳舍中且歌且飲大醉

顧謂驛使曰此去長安幾日驛使以對笑曰行矣文  
夫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聞者感泣弟洪字純所天資  
雄壯善騎射延撫署爲標下中軍叅將遷副總兵未  
幾尋爲天津總兵官據河海之會整水陸之師時稱  
爲能以不善事權貴被論退而林居淡然無營出入  
一騎人不知爲大將也崇禎二年出家募募死士勤  
王至都城屯營得勝門外之土城關苦戰得捷不解  
甲者彌月以勞瘁卒於軍賜祭葬優異之世欽孫坦  
武進士

侯世祿字裕齋榆林人以世職起家歷任固原遼東  
宣府總兵加太子少保子拱極字樞寰任山海總兵

家居寇至守新添門賊從海潮寺潛入穴城世祿覺之募敢死士縱城擊賊南門陷父子見執死之

張雲鶴字元舉榆林人舉人爲戶部主事督餉山海關致仕歸賊至城守不屈死之子發字啓之定邊副將先戰死

李盛英榆林人以貢生知太湖縣事李自成兵至圍數日城陷被執欲降之不從罵賊觸樹而死

馬應舉榆林人爲撫邊中軍賊薄城應舉曰孤城不可獨守也乞師於套嘉其義許焉以數千騎至西門衆寡不敵北兵引去賊人被擒吳於凱歌樓

鍾茂先榆林人爲綏德衛管屯指揮督衆固守及賊

勢愈熾茂先知力不支於家中每門置利刃而藏匕首於左右蔽膝中賊入茂先家陽以酒勞之左手捧觴右手拔匕首割賊賊負傷出走茂先入殺其妻子而自刎焉

尤岱字青山榆林人以步卒起歷邊功任山海鐵騎營左參將性勇慧不合於上官棄職歸里崇禎十六年闖賊攻榆營守水西門盡拒禦之術城陷死之子捷字克吉以世職歷任薊鎮右翼營總兵駐扎平谷

聞京城陷率兵奔河南志圖興復爲叛兵刺死崔重觀榆林指揮賊臨城重觀散家貲聚衆於漢壽亭侯廟喋血質神期以死守及城陷重觀至家焚其

積聚曰毋爲賊資也賊怒殺之

賀世魁榆林人從總督守薊門適歸值賊圍城悉力固守攻益急世魁見城陷歸家陳衣冠取祖宗承襲號紙置香案東向而拜曰臣力盡矣更著深衣從容縊死妻柳氏亦殉焉

苗青榆林人任威武守備協力拒賊城陷同妻凡氏縊死

李應孝字淮樓任西安參將方解任回鎮賊入城應孝令妻女自縊率子挾弓刀搏戰斃數十人矢盡遂自刎

楊明字魁宇榆林人克選鋒積戰功至山海副總兵移病歸賊至守南門與尤翟文出戰不利城陷死之

子元勳亦有父風

馬鳴節世襲榆林百戶賦性忠勇賊兵攻城將陷鳴節聚室中木器環妻孥於中舉火自焚復出持刀巷

戰殺傷數十人方竭顧視其家火愈烈還入火中以死弟鳴廉爲督師汪喬年中軍喬年被圍於襄縣鳴廉單騎馳救出入賊壘者三沒於陣

李淮榆林人任西安參將值賊李過入城淮先令妻女自縊率子持刀出門殺賊父子皆自刎死

傅佑榆林衛掌印指揮城陷不屈同妻杜氏縊死劉光裕榆林人爲中軍官罵賊戰死

李耀字榆林人材官署勇拒敵及城陷耀字猶插矢數十巷戰每發輒應弦而倒賊無敢近者矢盡投弓到死

李光舉榆林人材官慷慨有勇略賊入光裕趣家人俱自殺而遂到焉

張天叙榆林人右營掌官督邊殺賊城破歸家指圍粟曰吾不能殺賊亦不爾餉賊也積薪焚之而自縊於庭樹上

郭遇舉榆林人戎車後營都司性忠勇尤善火攻賊圍城時用神鎗佛郎機傷賊甚衆賊破城遂西安殺之於河堡道中是時同難者二十四人自死之後

卷之五

十

每夕哀嘯城下如風雨聲僞帥王假智數祭告始息陳義昌榆林學增廣生性耿直聞逆陷城義昌獨正色罵賊爲賊所殺而諸生之罵賊死者又有沈濬沈演白拱極白含章焉

張連元榆林學生弟連捷當關迎及城時兄弟在樓櫓中矢石不避及城陷連元兄弟奔入漢壽亭侯廟從容縊於廟梁又諸生李可柱縊死於余肅敏公祠胡一魁李胤祥亦自經於家

梁文炳及弟文燭俱靖邊諸生崇禎末寇破城欲招置幕下抗節不屈罵賊死文炳女亦投井死

張禮字儀亭咸武人素有義風明委爲鹽商傾家財

守城及陷賊索之罵賊死

熊維藩字振宇咸武人宣府參將致仕歸高賊攻堡藩力戰傷賊甚衆堡陷藩自刎賊碎其尸焉

白元延安衛人闖賊入城兩手握大石欲爲狙擊計隣人恐禍及縛之回至家不食五日死

評曰李過者賊中名之爲小瞎子小瞎子破榆林寧夏望風瓦解李賊遂無後顧憂長驅渡黃河逾鴈門余聞是時總兵有周遇吉與其夫人者本蒙古人家僮三百亦皆其部族也守代州與賊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會兵少食盡退守寧武關賊合諸路攻之傳檄五日不下且屠遇吉悉力拒守賊肉薄攻城輒

卷之五

十

出奇以應之如此者二十餘日賊兵百倍遇吉勢日蹙城被剋遇吉死之周夫人即縱火先焚其舍跨馬彎弓率家僮巷戰自晨至晡時殺傷無算後矢絕起火死家僮三百人無一降者賊恨之遂屠寧武積尸與城平嗚呼此玉璽之守而田橫之客歟今榆中之將士下而至於商賈廝養婦人女子余爲撫諒無遺矣寧武去榆林未遠當時圍上同遇吉死者不知凡幾乃咸與黃沙自艸湮沒無聞甬勝道哉然榆林寧武挫賊鋒於滔天之日使扶輿綱常之正氣爲之不墜其有功於世教也大矣然於明朝養士之報亦庶幾見之

王母病患大便秘結  
泣曰王母如此我受撫養猶子也報恩者其  
矣遂割臂肉一塊煎以進之病隨愈

覺明靈璧縣雙溝人從其主謝成夫婦戌縣德成幼  
子鋪在襁褓以道阻長苦不能進棄之時覺明前行  
成夫婦賊步及之覺明曰幼弟安在成曰已去之還  
傷矣覺明痛哭返求之得於艸間乃龍負之後成夫  
婦無他出得鋪不絕

評曰余讀史史獨行傳而知備行一介之夫能成名  
正方者洵亦眾也昔李善之風軌固足懷矣今又得  
來縣覺明其人若豈可沒其善哉遂著於篇使天下

曉然平陽家奴之尚王不若李元蒼頭之立孤也  
國朝

祝光友定邊人任福建連江副將順治九年與海寇  
戰沒於陣總督李率奏曰長驅赴敵鼓勇當衝臨  
難不避壯氣賁虹

### 以上忠義

葛股字長盛新興人七歲喪父哀毀過禮三年未嘗  
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股時年九歲乃於澤中  
哭領天自陳罪孽不絕者半日於晨忽若有人  
云王母放我淚視地有墳生焉因得解餘而歸又嘗

夜夢人謂曰西鄰下有粟府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  
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股自是食之七年方

郡命王鍾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幹不赴司  
王故辟為豫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

師矣遂以女妻之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委誠如  
此何慮不得為公侯配而遽以妻劉股乎宜子曰非

爾斯及也誠其女曰劉股至孝其感才識超世此人  
終當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

以孝聞奉股如君父焉及王氏卒股夫婦共瘞至  
滅時極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盛股夫婦叩墮

哭喪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  
顯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股股以母老辭駿於

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救所在供其衣食  
蜀葛儒賦賜帛二百疋穀五百斛趙王倫舉位孫秀

風重股名以散騎常侍徵之股逃奔廬門及齊王同  
輔政辟為大司馬軍諮祭酒陳拜新興太守明刑旌  
善甚有政能屬家之禮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  
任之累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  
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北州之學股門為盛竟以壽終  
評曰劉股一門七業皆崇史漢比之於經是可謂善

教而善學者矣故蕭梁時得璠固漢書與本實逾金  
科劉宜擊精於兩漢稱爲漢聖乃知古人之篤尚史  
學有如此唐以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列於學官名  
爲三史設科取士一代文章猶有依據今之經史間  
有知者不過爲免圖策而已宜通經令史之才不見  
於世也

明

薛廣延安衛人幼喪父母周氏撫養成立廣性至孝  
竭力供養母病醫藥弗効廣齋素三年懇禱於天遂  
愈後母年八十卒廣哀慟不食三日既葬廬於墓疏  
食飲水負土成墳正統十三年旌表其門

高堂榆林人事母至孝以選貢除秋道縣訓導母申  
氏八十餘不忍遠別以終養告歸

高景奎少喪父事母極孝母病日且多寔乃日夜呼  
天請以身代景奎拭之慮其傷嘗舐之正德元年母  
死既葬廬墓側旦夕哭臨負土築墳三年泉水湧出  
有司延之爲鄉飲大賓不赴年九十餘卒

劉瑾榆林人正德中父鑑疾劇割左肋肉和藥以進  
父氣將絕復蘇延五月而卒母郝氏亦病革瑾復割  
右肋肉和藥人皆孝之何輝綏德衛人父母病亦分  
割左右股以孝聞

評曰洪武初日照民江伯兒以母疾割肋肉食之不

愈乃禱於岱岳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果  
然事聞太祖大怒曰殺子滅倫敗壞風化遂逮伯兒  
杖之遣戍海南因命禮部定制凡卧水割股聽其所  
爲不在旌表之例至宣宗朝有總旗衛整女割肝療  
母以禁例不行旌表嗚呼孝者庸行也若務爲詭異  
以驚世駭俗豈烏頭綽楔之初心哉聽其所爲而不  
行旌表仁之至義之盡也

鍾賜榆林人事父母色養無情志鄉曲歲時聚會有  
旨食必懷歸奉之家無擔石父母嘗飽梁肉父祥年  
九十餘賜亦七十服勤子職終其身

彭械榆林衛指揮使自曾祖瑄祖震父清及兄弟

械械槿杲棟凡四世未嘗異財分羹貴盛在於延綏  
而子弟恂恂不失儒素鄉人化之

李登榆林人進士父欽雲南趙州吏目母萬氏卒於  
官邸寄柩襄陽僧寺欽以朝覲至京病卒登扶父視  
以歸斬哀三年未嘗見齒夏不再食寒不重衣萬曆  
四十年徒步至襄陽適江水泛漲寺宇半爲飄泊母  
柩沈沒僧告以故登哭而仆地幾絕顯之天曰如不  
獲母予即從母於江也揭之泥中獲焉及歸形容摧  
毀人莫識其爲登也咸相顧嘆稱曰李孝子後知四  
川巴州有廉慎名

評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人能言之矣而亦知所



之之法乎吾見宣宗朝有權釐者爲光祿寺署丞事母孝有司上其行驛名至京宣宗知其爲人質實宜旌之以勸天下遂以謹爲文華殿大學士其卽封丞相爲富民侯之意歟故當時天下號爲太平庶幾文景有以哉夫大學士者明之所謂閣臣也以孝子廟其閒而朝無異辭吾竊怪崇禎時特召山東副使方岳貢入閣議者沸然至使天子不能自用一人而四衙門之見膠固而不可解豈非陸贄所云用人之患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謂哉故孝如李登沈於下位宜也

李尚先榆林人家貧傭工獲其傭金與妻羅氏奉母

袁氏甚謹袁年七十餘病思肉尚先莫能辦詣上帝廟禱之割左股肉以其刀易酒一盅炙肉兼進母食之愈母見尚先步履艱問之以他辭對其妻亦匿不以聞鄰人察其事舉於巡撫爲之嘉獎

王建德榆林人節婦李氏子也十二喪父事母以純孝聞家貧甚甘脆不時致必多方求之以進雖言動取予稟命而行一日母病革卽齋沐禱於天請減已算以延母壽尋以母多疾學醫精方藥請療者如市名重一時活人甚衆

王幾綏德衛指揮父鵬高曠不樂仕進命幾襲祖職幾性篤孝一日母病危幾焚香祝天泣曰吾母寢疾

如此醫藥罔瘳厥罪在我天若有靈願以幾代乃割股作羹而進母疾頓愈歷官至洮岷副總兵子爵官亦至安邊參將又崔崇胤亦綏德衛指揮僉事父張名任參將患疾不食將斃崇胤於胸前割肉煎藥以進父病愈又劉承芳榆林人性孝友祖母楊氏病甚藥不能愈芳祝天以身代因割股肉煎湯飲之病遂愈有司皆爲旌表

杜漢字本清別號平湖奉蘇州崑山人先世以軍籍占額延安後入軍塞漢以武勇奏功累官實授百戶性醇謹事父孝奉繼母尤曲意承志處昆弟姻族誼如也仲婦之子嘗強取其愛馬以去或告之漢曰杜

氏之馬杜氏乘之言者愧而退漢年七十無疾而終後以子桐貴賜諡進榮祿大夫右都督

查瑾靖邊學生縣騎將軍秉鈞之子也美丰姿善騎射從父任太原時會交城山寇竊發父帥師出擊賊豪爲賊所害報至瑾不及甲胄單騎奮弓以出老卒一人繼之突至賊圍且馳且射格殺數十人遂潰圍救父出父乃乘輿駕馬瑾步從之賊復合乃邀瑾於絕地父不能顧瑾度勢脫猶手刃數人盡死之時年十九也卒名成亦亦與難妻袁氏年十八聞凶不食死督撫以其事聞建坊旌表立祠

李原籍隰人署吳堡知縣性孝友繼母弟青原愛之



如同胞青疾原夜也不寐遍來使刺後青卒原哭之  
失明視青之子如己子終世同居

楊茂榆林人居家孝友睦族好施遇戚里有喪必躬  
往辦視嘉靖八年歲大饑往葭州負米出市獲遺金  
百餘兩茂即坐守以俟日哺果一人號泣而至問之  
乃失金者茂即還之市上人咸共遮所具羊酒爲謝  
茂固辭自後子孫以詩書顯

李應元傳井人事親最孝有遺金者追求其主反乞  
有司欲以孝義聞元固謝人尤歎服

王世祿字爾康威之季子也襲父廕積功至遊擊陞  
廣西桂林副將不拜且以兄世欽抗節守城爲國賊

不足爲孝者四之三

王

所殺逆遁跡山林每一念至輒痛哭累日平西王聞  
而賢之欲授之爵而志終不撓隱居終身時人重之  
子一勳武舉

郭泰字仁度鎮靖人崇禎十五年舉人八歲就學過  
口成誦年十四補靖邊學堂性沈毅善騎射放榜之  
父同舍生以泰年少趣往問及歸問之無所語有後  
至者曰郭君儒矣何勿言於是咸多其器量明年上  
公車會試改期且知流賊將入長安念父母亟歸而  
疾作遂卒子允升亦有文筆

舊志曰嘗放孝經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  
子而下瑞以類儼焉榆雖寒壤夫非盡忠之子第

夫竹猶護母葵尚庇根而況於爲人乎今論其人核  
其行猶然白華朱萼夢艸欣荆之遺意焉  
以上孝友

嘉興縣志卷之四

五

延綏鎮志卷之四

嘉興譚吉璉重脩

延綏鎮志卷之四

人物志 列女列傳 隱逸列傳 忠義列傳 仙釋列傳

漢

覃氏上郡鍾氏婦也歸未幾夫死年十八誓守無貳志數年閒姑及伯叔相繼亡家貧無以葬覃晝夜紡績十年之閒八喪悉舉爲州里所傳誦文帝聞之賜粟百石旌表其門

晉

漢王劉聰皇后劉氏者太保殷女也聰立爲皇后將爲起鷄儀殿於後庭延尉陳元達諫聰大怒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

延綏鎮志卷四之四

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王耳元達先鏢腰而入及至卽以鏢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救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

宋

李氏寄澗人顯忠族妹也顯忠南歸家屬悉遇害李氏有國色敵人欲私之不從乃縛手樹下命左右射其臍遂罵賊不已而死

孟氏延安人父戍永樂城夏人攻城陷之父死孟呼號徒步亟入城中伏父屍而慟遂絕夏人憐之并其父瘞焉

明

王淑妻時氏淑以綏德衛都指揮守備寧夏戰歿時聞赴自縊宣德九年旌表其從孫婦趙氏夫死亦自縊人稱一門雙節

榆林衛生員謝欽妻紀氏年十九生子纔三月欽赴鄉試不第卒於西安紀聞赴卽爲同窆計翁姑覺之督家人嚴備姻戚中又日爲之開營紀意乃沮後翁死事姑唐氏最孝深居閨門日事女工雖至親罕見

延綏鎮志卷四之四

言笑鄉黨師之巡撫周金奏開旌表又靖邊營千戶張鏞妻周氏夫亡年十九子潔方二歲周撫之成立至七十餘歲卒潔歷官指揮

榆林衛監生范瑄妻戴氏瑄亡時戴年二十七無子以死自矢姑張氏勸止之事翁姑惟謹且立嗣以繼守節五十餘年後與謝欽妻紀氏同旌表焉又

榆林衛指揮姜正妻紀氏李時妻岳氏綏德衛指揮王培妻申氏榆林衛軍李春芳妻梁氏綏

德衛舍餘傅鏗妻王氏常樂堡餘丁楊明妻高氏榆林衛千戶楊汝楫妻張氏俱年二十七守節各以

壽終

延安衛指揮陶秉忠妻趙氏年十九秉忠亡其父以無子故屢勸易節趙抗志不從紡績自給壽七十卒舊安邊餘丁張紀妻梁氏梁玉女也十七紀死卽誓以身殉感屬防之甚密越三日自縊與夫合葬撫院以狀聞表其里宅又綏德衛指揮王敏妻趙氏敏卒卽縊死綏德衛應襲高俊妻李氏俊卒自經死

榆林衛餘丁趙鑒妻薛氏鑒卒薛欲以死殉姑嫜嚴守之越宿薛忽解憂容若不殉然伺備稍弛自縊巡撫張問行旌其門

延安衛沙繼勳妻常氏繼勳早亡常年二十餘刻木

於室事之如生垂四十年雅操不爽鄉人重之巡撫楊守謙旌其門

守戶張秉元妻馬氏榆林人氏死無嗣史無幼女守節巡撫楊守謙捐俸葬焉旌其門曰貞烈

榆林衛武舉田畬妻史氏畬死無嗣史撫幼女守節居喪泣血行道哀之家貧無倚藜藿亦不充也日惟總帷中晨夕酌水奠祭不徹且足不踰閭親屬周給多卻而不納嘉靖中遭歲凶數日絕糧母子閉門待斃巡撫張珩聞之月給米贍焉

指揮傅潛妻張氏榆林人潛戰死張守節三十餘年巡撫何東序表其門

榆林衛應襲梅福妻黃氏年二十頑卒黃勵志守節時有豪右厚賂其翁翁許之黃力拒不克號呼四鄰控於巡撫張縉得以節終

綏德衛指揮陶輔妻郭氏見人物傳

綏德衛百戶余林妻柳氏林於威武倭陣亡柳守節四十年巡撫楊守謙題其門戶

李友梧妻陳氏榆林人年二十八生子榮方二歲友梧卒家甚貧陳上奉姑嫜下撫孤兒竟能成立壽七十二卒巡撫張珩表其門曰孝節流光又榆林生員王經妻劉氏舍餘周潤妻張氏監生劉大學妻曹氏舍餘崔天秩妻翟氏高家堡舍餘鄭維

緒妻閻氏常樂堡人楊穆妻孔氏榆林衛千戶楊潤妻白氏俱年二十八守節至七十餘歲又總兵紀世楹妾薛氏榆林人守節至七十餘歲終

榆林衛指揮吳秉懿妻李氏秉懿遭疾伏枕四載訣曰吾以貧累爾今幸年少善事後人李泣下誓以死秉懿卒卽飲藥死家人救之乃甦自是謝絕膏沐不與親戚往來茹檠自苦每晨起焚香禮觀音祈作清淨身以見夫於九泉聞者咸嘉其苦節

延安衛應襲張世功妻馬氏綏德州府邸汝娘女也幼習女誡端悌自持年十九世功亡三日不食飲且治因其親族勸之曰汝有孤甫一歲不日乳而從夫

偕亡如宗祔何曷若撫遺而存祀也馬頌之畢志守窮歷八十餘歲卒院道旌其門

延安衛百戶王國正妻李氏僑居榆林二十九歲國

正喪哀泣幾絕水穀不入口者數日將死親屬

防之因勸曰幸有幼子在猶夫在也此何為李遂

倍日勤女工機幼子業儒列饗序且以醫名孝慈兩

著聲焉子建德有傳

榆林軍楊守禮妻子氏年三十守禮卒勺水不下咽

悲號不絕聲至三日對甲客涕泣而絕撫院旌表其

門又 榆林衛指揮興應龍妻姜氏年三十夫死力

葬嘔血數升卒

延安衛指揮張經妻許氏經卒許無所出媵杜氏有

妊將免身應繼者爭立以其世職也許伴許之後杜

產得男許抱不於族黨伯叔兄弟共見之求長者名

之曰涑尋聞於衛自是與媵殷勤愛及長教以義

方後襲經職歷官協守宣府關總兵

綏德衛馬文熙妻胡氏熙亡守節旌表其門又 紀

文煥妻王氏煥亡守節天啓中旌表

總兵時源妻張氏米脂序班某女也母亡與父合葬

張自檢之米脂葬啓穴撫父母之柩而哭之七竅皆

出血死

綏德衛千戶王大瀛妻李氏年二十九夫死逾八

子俱幼二猶在襁負家徒壁立茶苦勸或勸之再

適李正色叱之曰所不與夫君俱沒者焉遺孤多未

成人耳若茹厭貧改節何面目見夫君於地下乃截髮

自誓守節益堅督撫院道咸旌其閭焉後八子以武

起家稱爲王氏八虎長曰威任總兵歷世貴顯李後

以壽終矣 綏德衛千戶史琅妻高氏年二十九守

節至七十餘卒

榆林衛指揮謝戴繼妻唐氏戴先妻適三子二女俱

幼唐恩養備至婚嫁以時後戴卒長婦紀次婦田俱

少寡俱唐守節者數十年巡撫張問行旌其門

太常丞紀世梁妻丁氏榆林人世家卒丁無出有三

妾宋年二十五張年二十三孫年二十九各有子丁

所親撫鞠恩義備至比長延師教之三妾亦同以節

稱閨門雍肅人無閒言諸子相繼科第而孫氏之子

文煥尤有聲譽嘉靖中舉人孫年至八十餘卒 又

綏德衛應襲高雲妻于氏 百戶管邦妻李氏 波

羅堡應襲汪道妻沈氏夫死時俱年二十五撫孤守

節壯年七十餘歲卒

威武堡彭卿霄總兵官清之曾孫也妻習氏年二十

霄亡習撫孤守節年六十有七而卒子弘亦以孝

稱

鎮靖堡杜有秀妻畢氏年二十六而寡撫四歲孤子

史 227-434

應凶荒守節至八十四卒

級德衛左所千戶孫榮妻李氏榮卒子二臘十二歲  
騰二歲家甚貧李茶苦備至撫二子成立贖糗榮職  
歷衛鎮總兵官戰沒

王氏紀總兵世楹僕紀儒妾也儒亡王哭不哀家人  
怪之其夕即備樞繼以死又總兵謝朝恩妾張氏  
榆林人恩死自縊宜府參將張銳神木人正統時  
厄從死於紅門兒贈光祿大夫妻張氏二十三歲守  
節撫孤子堅仕至大同總兵官見前傳又榆林衛  
軍郭瑄妻張氏瑄調防衛鎮陣亡張守節四十年卒  
歸德堡韋芳妻王氏百戶王學女也適芳治家睦鄰

卷之七

七

克盡婦道年甫二十生子世江芳亡王日夜號泣將  
以身殉為隣婦所覺救免因勸云汝自斃良得矣寧  
不念此孤乎王悟乃止世江稍長家愈貧一日因焚  
楮延燒屋舍蕩盡少焉火滅灰中燦然有光得鎔金  
一塊隣里相賀曰烈火真金天以完節降祥也後世  
江白衣從軍斬賊功多晉秩指揮又榆林衛應襲  
崔鎮妻文氏鎮亡文年二十六子二長性俱幼  
文撫之成立官俱至參將後文以壽終  
李承祖妻高氏榆林人父汝梗嗣繼兵協鎮前門承  
祖隨之官病死高遂自縊衛鎮巡按題請旌表  
榆林衛應襲何承爵妻徐氏生昌景和女也年十七

歸承曾三年承爵死後有遺腹目兼死時翁姑俱老  
泣謂婦曰能不為何氏延一歐耶婦則曰承爵  
葬即相繼轉轉葬也徐泣且唯已果生男徐乃備初  
為事親撫孤之資鄉人稱為何孝婦居數年翁姑相  
繼亡孝婦荷土成墳足不出閭閻者三十餘年  
兄弟至心問外舉朝子某成童舉職千戶巡撫李  
智旌之

榆林衛生員趙錢妻錢氏錢死子克紹方四歲錢

孤守節後克紹中正統十二年舉人錢亦壽終

榆林衛千戶姬聰妻李氏聰母病臥榻者三載李事  
之甚謹鄉人稱為孝婦嘉靖初聰陞大興道淑慶

卷之七

七

亂死於敵李年二十九遺孤翁方二歲李撫之成立  
守節至七十八歲而終

榆林衛舍餘馮教妻麻氏教死麻二十七歲遺二孤

皆幼族人屢欲奪其志麻持之益堅奉姑甚孝每以

詩書課二子嘉靖中長子時古領鄉薦而麻已先死

鄉人哀之又總兵姜夷妻張氏榆林人喪亡張年

二十四子直方二歲榆林衛應襲白牙妻邊氏

亡子振方三歲撫孤守節俱至四十餘卒

杜氏昭特進杜漢之長女年十六歸類撫丁一元夫

妻相敬如賓久而無子杜為置二妾服御一與已同

妾生二子而一元卒杜年二十八誓以死殉翁相及

松以撫孤繼志為言杜日號泣不已未幾二孤俱歿杜遂以哀毀卒翰林焦竑為立傳又 鎮羌所應襲張傑妻李氏傑亡李年十九無子苦節五十年而歿榆林軍張應龍妻楊氏年三十應龍沒勺水不入口者六日戚里諡之曰汝下有孤上有舅姑時水可以死也楊從之除歲孤與舅姑相繼亡楊即不食九日死又 參將郭金妻羅氏金亡即不食七日死阿捧比吉指揮僉事朵兒計台吉妻也從套中內屬居榆林年二十六夫死痛哭不飲食守白纁以殉榆林衛軍陳寬妻劉氏寬病革曰吾死汝無子何以自立劉以死許及寬卒劉自經柩前詔旌其門

榆林衛百戶王勤妻趙氏勤戰歿於建安堡趙聞之痛哭三日不食死時號為雙節詔旌表之

楊國權妻劉氏榆林人年二十二喪夫無子甘貧苦節六十四年卒又 榆林衛指揮朱玠妻周氏夫亡年二十四 舍餘許聰妻劉氏夫亡年二十六 帝

樂堡百戶李義妻韓氏 建安堡宋璋妻王氏夫亡俱無子苦節各至七十餘卒

榆林衛千戶周冕妻者失其姓周病且死謂妻及妾曰我死有能從我者乎妾獨許之及死果縊以殉

妻劉氏亦守節終其身

榆林左朝紀妻高氏妾賈氏朝紀亡孤光先甫五

歲高與賈矢志撫育備嘗辛苦後以子貴俱封一品夫人

評曰有朝之令婦人女子能殉夫死者皆得旌異之不論其妻與妾也然竊怪夫實錄中所載自太祖以至景帝得殉淑人而諡貞烈者凡十有三人當世則戚大臣之妻也而妻則無聞焉豈其妾皆高朝而妻盡庸碌歟抑其妻雖妒而妾遂自絕歟夫存不稱其妻不稱其妾也禮也春秋法也今妾也而典禮有知或妻妾相繼而使之然歟雖然憲宗以還不稱妻妾者亦不絕矣世風糾紛何勝言哉

榆林衛千戶李義妻何氏夫亡年二十六子盛方五

歲五倫妻連氏榆林人年二十餘倫亡有遺腹家貧

慧極數年而歿崇禎十四年夏荒亂斗粟千錢每遇

賑濟入囊難之往連雖絕粒不踰閭也後子鳴陽歿

於陳連年已垂白而幼針自食不肯乞假至七十五

而卒又 綏德衛軍餘高登妻丘氏撫遺腹子汝衡

榆林衛軍餘王銳妻許氏撫遺腹子廷章俱守節數

十年而歿

榆林衛軍餘重軒妻趙氏年二十許亡遺孤九月家貧

朝夕不支而趙堅操彌勵壽八十終撫院張中第旌

其門

孔廟立祠以祀

旌表門閭於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九日附

旌表門閭於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九日附

又十

年奉

學院 王謨有操同拓舟水渚 聖堯旌廟於雍正五

年奉

敢背之氏志甘字節奉養舅姑教訓子孫倫歷艱苦

壽六十三而歿子輔世孫朝杜俱入泮學政 朱執

豈為哉逾三年氏夢夫至堂前曰余聞汝數拒叔貴

子妻存即君梓代君仰事俯育若改字禽獸之行吾

字乎氏泣曰烈女不更二夫今上有双親下有幼

朱季女也則兼病革氏年方二十問氏曰余孤女守

翰林貢生仕貴子任則兼其妻黃氏昭勇將軍黃近

昭勇將軍劉紹庭子劉昌魯之妻王氏原海陽縣訓

導王國勳之長女年二十五歲于紹昌魯昌魯病故

王氏年方二十六歲遺子蕙一歲王氏孝姑撫子蕙

雍正五年六月乾隆元年中式武舉王氏甘心艱苦

志同矢石壽至六十二歲而終於乾隆七年奉

旨旌表八廟建祠享祀

旌表門閭於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九日附

旌表門閭於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九日附

又十

年奉

故遺子三歲陳氏孝事孀姑撫子成廿廿心中節

倫歷艱苦有司聞於上旌表其門於乾隆七年奉

旨旌表八廟建祠享祀

翰林縣民人劉金忠之妻陳氏係民人陳世發之長

女年十七歲于歸金忠為結髮妻金忠用二載金忠病

遺腹子甫數月公翁姑恐其年少改嫁夫養絕嗣

劉氏堅貞自矢撫子希游入泮成名孝事翁姑俱各

壽終一切喪祭獨力肩承歿後有司聞於上旌表其門

北人方之柳氏建祠享祀至今不替

年十八歲孀子傑為結髮妻甫下載傑病故有

遺腹子甫數月公翁姑恐其年少改嫁夫養絕嗣

劉氏堅貞自矢撫子希游入泮成名孝事翁姑俱各

壽終一切喪祭獨力肩承歿後有司聞於上旌表其門

北人方之柳氏建祠享祀至今不替

旨旌表八廟建祠享祀

旌表門閭於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九日附

旌表門閭於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九日附

又十

年奉

故遺子三歲陳氏孝事孀姑撫子成廿廿心中節

倫歷艱苦有司聞於上旌表其門於乾隆七年奉

旨旌表八廟建祠享祀

翰林縣民人劉金忠之妻陳氏係民人陳世發之長

女年十七歲于歸金忠為結髮妻金忠用二載金忠病

遺腹子甫數月公翁姑恐其年少改嫁夫養絕嗣

劉氏堅貞自矢撫子希游入泮成名孝事翁姑俱各

壽終一切喪祭獨力肩承歿後有司聞於上旌表其門

北人方之柳氏建祠享祀至今不替

年十八歲孀子傑為結髮妻甫下載傑病故有

遺腹子甫數月公翁姑恐其年少改嫁夫養絕嗣

劉氏堅貞自矢撫子希游入泮成名孝事翁姑俱各

壽終一切喪祭獨力肩承歿後有司聞於上旌表其門

北人方之柳氏建祠享祀至今不替

旨旌表八廟建祠享祀

榆林縣鎮川堡節婦朱氏係原主申維英之妻民人  
朱慶吾之女也賦性溫恭衷心寒淵及笄之年于歸  
申門彼時申係寒儒之家而朱氏相夫有道甘守淡  
泊俾得銳志苦志名重膠庠其夫不操遺朱氏年  
甫二十一歲遺長子純年四歲次子鎮年二歲更有  
堂上孀姑殘老無依必心懽懽而朱氏能勤女  
紅兄盡婦道奉姑壽通七旬而終里人孰不贊而稱  
之曰朱氏洵孝婦也至於二子長成壯他日成就正  
未可量若節如朱氏既以婦而代子堂上之孀姑奉  
養必周復以母而兼師膝前之弱息教養必至自二  
十一歲婚娶以至八十六歲守節六十餘載孝意兼  
全即古之所稱完人者何多讓焉似此於均成姓既  
慮金閨月冷金石為心矣茲錄其春寒因而知縣令  
鴻慶於乾隆八年已加匾額曰節婦朱氏今蒙奉  
旨依議加恩旌獎續附縣志以誌不朽

告

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奉

旨旌表

靖遠縣節婦者張氏女也及笄適諸生柴芝蘭崇禎  
二年歲大饑芝蘭偕喪子瑞負販於外行未及百里  
遇盜張時年三十聞之絕而復甦即奔告同兵者在  
求其處時卒皆餓甚無敢去者凡數日不得屍張乃  
撫膺慟哭指季子國梁謂仲子國棟曰此一塊肉足  
以祀柴氏矣吾與若往求屍即不得則死耳蓋國梁  
方生三閱月也遂哀號匍匐百里果得夫及子屍於  
荆棘中負之歸葬於城之西原矢志自守備繼紉以  
自給年七十有八而卒子國棟靖遠學生  
中軍劉承昌妻高氏榆林人承昌為流賊所執高氏  
欲就死承昌止之高曰吾得畢命於君前幸矣遂先

承昌死

榆林衛右所掌印百戶楊坤妻柳氏初聞賊警舉家  
謀自全衛柳曰時事至此婦道以潔身為正惟有死  
耳未幾城被圍急榜泣謂姑曰賊入城必死但能  
終養而以幼子承亨承祥上累奈何及聞城破挽井  
死承祥順治十八年武進士任新安衛守備多將略  
而百戶坤者性篤誠足智幹才初從平西王在西安  
給散難民口糧招回婦女八百餘遂署榆林堡守備  
非其好也退而縣名延鎮凡有興作必藉其疆濟今  
城之宮觀樓閣橋道皆其所繕治人咸德之  
吳守忠妻楊氏榆林人也性淑慎尤勤婦職年四十



餘守忠三子成立經紀生業有加於舊門以內肅如也崇禎十六年榆林城守楊督諸子及孫年十五以上者皆操戈登陴躬著布韞盡力備抄搜以餉守禦卒城陷陷孫一鯢泣請曰城且夕不可支盍去諸楊曰吾年八十餘苦不得死所耳若有急不以餘年累汝也去將焉往城陷結束新衣投鄰井以死王光先光朝光輝光先柏林堡守備光朝光輝皆贈文林郎孫一鯢貢生宜興縣知縣曾孫大方衛學生大任武舉一門百口三世同居

陳氏寧塞百戶陳孝言之女年十八適韓城諸生解志忠未匝歲而志忠沒時陳氏有娠三月乃隱忍而活以卜男祥今都司明貴是也事繼姑劉氏最孝明貴王父成任山海副總兵姑以爲遠宦也欲奪陳氏志執節堅不從以死自誓忤姑意乃不攜之官舍陳氏遂留寧塞供饋不至幾無生望卒撫孤明貴成立順治十三年明貴以軍功歷陞都司僉書守荆西道中軍官迎陳氏以養遂壽終於安陸十八年覃恩誥封淑人明貴有文武材性慷慨尚氣節布衣蔬食與士卒同甘苦得賢母之教也

殷氏清平堡人榆林學生張威妻年二十九喪夫遺子三歲時遭荒旱恆紡績以供饘粥苦節五十餘年以壽終且教子鵬翼爲贊上士闔學公舉貞節撫院

旌之

崔國安妻氏榆林人聞賊入城率婢同羣婦匿僻巷茅舍中至見米色艷甘言慰諭欲污之米正色危坐賊過之米起大罵亂髮爪面碎首出血賊怒刃之

榆林衛首戶王伸妻高氏伸先孀居一十三載訓其子永安爲諸生城破整衣斃手攜長婦某氏曰吾寡居不面姻親中一男子者有年矣今而賊乎同長婦入井中死數日賊去出之并高顏如生後三閱月合殯夫墳開棺視之香聞數里臨葬者無不異焉榆林衛生員劉伯新妻張氏城破攜二女俱入井死

威武堡管登魁妻傅氏城陷攜幼男投井死

吳伯恭妻王氏榆林人聞賊至以石自碎其首未絕復投縊死

教授徐可徵妻潘氏榆林人賊破城時可徵入井潘知夫必死乃自縊可徵并旁匿七日尚生賊去救之出又榆林道巡捕喬國雲妻劉氏城破時投井死

趙之珍妻馬氏榆林人家於焦家川賊營於莊前淫掠馬自知不免潛匿古窯內竟饑寒死

山海總兵王世欽妻高氏榆林人城陷高卽投井死

賊退出之顏如生榆林衛指揮使王國禎妻太原王氏二十八歲國禎

以事往江南客死赴至卽松楸不欲生鄰媼借其母  
柳簪再三後迎母與姑同居奉養不怠鄉里共推節  
孝有子三世臣虎臣虎臣武舉

白有庫妻劉氏榆林人年二十四夫亡撫一子雲龍  
苦節五十九年壽終撫道以撫孤完節旌其門

榆林衛百戶王受嬖妻苗氏年二十八夫亡家貧無  
子不嫁舍旁有一圃苗當種菜自給鋤灌之時暗誦  
佛經兒子苗可進恆負新水助之苗後跌坐而卒卒  
前數日園中菜卉皆開小花如青芙蓉一夕而落香  
氣不散者經旬苗可進亦好義人也以功授戎車營  
守備當李闖之亂遂隱商山不知所終

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綏德衛正千戶沈澆參將沈一清子也妻賈氏參將賈維楨女也  
戰破賊質託男大中於妾高氏從容就義投繯自經縣周晉南王  
廷諫有親揚千百日月爭光旌楫大中設教河東子弟從者甚衆  
評曰歐陽公五代史載王凝妻李氏事以謂閨李氏之風可以愧  
士之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其於馮道六臣之倫不幾遠  
矣而甚於怒罵者乎吾見漢孝惠時即侍中皆冠駢鬚只帶傳脂  
粉但以婉婉命尊是舉朝之丈夫而皆爲婦人矣見之而色變  
如哀絲者有幾人哉而況時至末世者乎末世而爲五代者乎彼  
馮道者何誅焉

以上列女

明 折鼎獨神木堡人洪武初以人材辟召授河南按  
察司僉事過中郎喜曰橋山蒼黃帝升龍處安期萊門

之倫必往來其間可求而得也遂卜築於西山之邨  
遁心遺名超然獨寢居人莫之知也一日縣徵夫及  
之鼎獨曰往役義也會令苛應已縛束當受苦乃曰  
君勿怒我河南僉事也令大驚禮而歸之曰是苟近  
方知其名云其故宅墓碑俱存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田宏少爲榆林諸生涉獵羣書究心理學家徒壁立  
一介不苟卑薄時義以爲宋人云甲种者苟粗知辭  
賦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真不虛也而今之八股批  
宋之詞賦更甚矣使天下士子不知讀書行已爲何  
物可嘆也遂謝病去所著有玩理心聲及感興諸卷  
餘可進級德倫人衆將從義卒從義早卒可進哀毀  
骨立性恬逸不求仕進輕財好施嗜莊老諸書兼通  
方藥求醫者不問貧富亟往診脉心解分劑病輒皆  
瘳而不取其直也年未五十而沒

評曰明初人才最盛皆出徵士若劉基宋濂方孝孺  
者固表見於天下矣而建文時處士楊士奇以徵至  
爲名宰相益是時以秀才徵者多或數千餘人卽下  
至稅戶遠而及夫交趾無不徇之採訪自後徵聘不  
行而隱逸亦絕少豈法使然抑運之爲也天順朝  
遣行人曹澤聘汪西處士吳與劑僅一見焉天下想  
望風采乃顧問交萃無一語可對惟以病請世咸以  
虛聲爲譏噫子入冠不猶夫北隴騰笑乎宣宗常歎

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告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均失之矣誠哉是言也

以上隱逸

漢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于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

走使集志卷之十

十六

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驛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從月氏至大夏留歲餘還就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單于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  
評曰浮槎事載博物志拾遺記集林中甚詳然未嘗屬之騫也而唐人之爲詩者往往以騫爲歌咏焉余於順治十三年客京師見楚中程念伊先生云舊治神木縣有神松者騫人西域時坐其下枕石而臥夢遊天河見織女臨以石婦及覺而猶在松石間也遂大神異之余因作神松行以送府谷令楊公璜都人

咸以余爲好事余亦自以爲長也及康熙九年余之官過神木見神松在縣東山之上蒼翠可愛則騫之夢未必無也又訊之長老云縣之南十餘里有張八兒洞爲騫流寓處豈騫從羌中歸與其婦之所棲歟騫固鑿空而世之迂怪詭辭若窮河源者亦質之騫以爲信夫史稱騫卒後天子遣從票侯趙破奴通大宛而漢使遂窮河源豈破奴亦往來於浚稽匈奴中與騫行事相類歟或破奴爲九原人富貴僑寓其間故附著之爲傳聞與然當時之求使者皆稱博望侯天子聽其言外國亦由是信之而獨以余爲妄也然與否歟

走使集志卷之十

十七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性篤孝母嘗帶病三年邕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墓側有兔馴擾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大傅胡廣好詞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白天子召之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建寧三年辟司徒掾元府元甚敬待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奏定六經文字後又數直言時事帝覽而嘆息

程啟先字念伊黃岡人順治六年進士任神木縣知縣部出爲縣令  
康熙九年有政績去後見思 舊神木志分載 神木人馬治五年舉人任海  
谷縣知縣遷大原府同知在府谷十餘年清惠  
善撫去之日民感野不待行而往送者盈

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宜語左右其爲邑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份邑與司徒劉郁素不相手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於是下邑質於洛陽獄効乘市事奏中常侍呂彊愍邑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免錮徒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邑客感其義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邑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會赦得還邑自徙及歸凡九月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錢之酒酣智起舞屬邑邑不爲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衛之客生邑怨訕朝廷邑慮不免

是後第宅之制

大

乃亡命江湖遠跡吳會任米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中平元年董卓爲司空聞邑名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又切敕州郡舉邑詣府邑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爲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閒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還都長安封高陽鄉侯及卓被誅邑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劾於色允勃然怒即收付廷尉治罪邑遂死獄中

評曰昔人謂蔡邕無子而羊祜傳六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豈邕之嗣乎歟然中郎亡後孔北海見虎

賁士貌類於蔡每酒後引與其坐大得其似而可矣又何必求其後哉豈可馬相如楊雄及邕諸傳皆盛稱其文章而不云無後其所以痛惜之者深矣

唐

羅虬餘杭人詞藻富贍與其族人隱鄞齊名時號三羅從鄞州李孝恭幕中寓離陰時有杜紅兒者善歌嘗爲副使者屬意副使聘鄰道虬請紅兒歌贈之以縑孝恭不令受虬怒拂衣起詣旦手刃之既而追其冤作絕句詩白篇借古人以比其艷盛行於世

宋

是後第宅之制

大

張元許州人也客於長葛聞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輒橋下則人爲之斷行一日蛟方枕石而飲元自橋上負大石中蛟蜿蜒而死血流數里又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人延之元初不識也客乃顧元曰彼何人斯元厲聲曰皮裹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而死主人塗千金之藥久之乃蘇元每夜遊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皆避累舉進士不第又爲縣宰答之乃進詣元吳將行過項羽廟謁靈活酒對羽像酌酒極飲又歌秦皇艸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遁及元吳叛露布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元所作也後鄴延被圍於城外寺中題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

元從大駕至此人始知元在兵中矣

吳吳華州人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負氣倜儻有縱橫材嘗與張元薄遊塞上觀覽山川有經略西鄙意張有雪詩云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鱗甲滿天飛又鷹鷂詩云有心待擣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又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取莫教飛去別人家欲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閒已走西夏張吳既至夏國倚為謀主連兵十餘年四方為之疲弊元吳改名曩霄以二人同名故也又姚嗣宗者亦關中人與張吳相友善題詩崆峒山寺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大崆峒山巖渾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之句後不知所之

評曰昔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自謫籍中未牽復者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深文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用各得賢能之士何於張吳二人而失之哉洪邁有云賈李在翟王猛雷泰是忌壯士以資其國矣其論雖過乎然韓范亦溺於是矣

按宋史夏國傳不載張元事惟陳希亮傳云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於房希亮密奏得釋又熊子復著九朝通略於康定元年書華州進士張源逃入元昊界詔賜其家錢以反關之却用此源字然則聞見近錄清夜錄集實紀所書者非誣也

明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嘉靖七年由戊所起用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會吐蕃侵擾甘肅瓊督兵擊敗之捷聞加太保後撫定番寇又置下馬關門接修邊牆起甜

水堡至蘭州八百餘里邊人至今稱便初瓊謫戍榆

林

楊廷和至之時張桂用事欲傾彭澤以及廷和乃上言哈密不靖禍起於經略彭澤甘肅巡撫陳九疇乞亟用瓊以寧西鄙帝從之遂有是命蓋澤為楊之黨也瓊至劾去之後召還改吏部尚書

胡偉字質夫山東臨清州舉人知州嘉靖初謫榆工於詩賦士林重之

評曰延綏之流寓者寥寥彊半皆謫戍亡命蓋以勉近西陲去王畿三千五百里而為流也夫蠻煙漲水豈無滄海可尋白帝夜郎猶有青山是即當之者耶即辭牢愁有一口不能安其地已而沉於斯哉

以上流寓

唐

豐州有烽子者永泰初暮出爲党項掠去與西蕃易馬蕃將令穴肩骨賈以皮索配馬數百蹄與之牧經半載馬蕃息蕃將賈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賈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轡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賈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贖舊憐之夜名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兩匹爾追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驍俱老虎遂盡潛行走數日後爲刺傷足倒磧中忽有風吹物窸窣過其前因攬之裹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信及豐州界歸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惟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爾今果如願國取經拜之繼斷亡數幅不知其由于因道磧中傷足事母令解足視之所裹瘡物乃數幅經也其瘡亦愈

鑠骨菩薩者延州婦人也白皙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狎一無所却數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其醮喪具瘞於道左大曆中忽有番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跌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歎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子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喜捨

世俗之欲無不徇焉此卽鑠骨菩薩不信者以駭之衆人卽開墓視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鎖狀果如僧言州人異之爲設大齋起塔焉

評曰余於延安道中之清化水濱憇白楊下作霖適有父老從田間來因訪以闖賊時事云延安府城崇禎癸未冬仲賊兵據之設有僞將張某爲河南人甲申五月張某叛去闖賊立遣小瞎子帥兵萬餘圍城至則索故所愛妓妙玉兒出告之故將屠之妙玉兒泣以請不聽因盡出其所贈繡羅金瑞蓬髮囚首以死請迺得釋遂止坐罪於張某不然無噍類矣嗟乎若妙玉兒者豈以淫縱女子而忽之哉志叙小者可

以傳矣

宋

白雲片鶴金明人爲道士自稱白雲片鶴朱宣和初遊汴見趙鼎大呼曰中興名相人驚異之後鼎紹興五年爲相

明

趙遙子嘉靖二十年間自東來榆計頭赤脚隆冬不寒卽大雪端坐於地竟夕不移汗猶津津出人餽之食則食雖不餽累日亦無所需也人叩之惟頷之語居榆三月去計日午出城而未刻已有人在二百里外遇之後竟莫知所終

王輔榆林人應募千戶讓與其弟經修煉形氣常遊武當山深谷中習靜年八十餘步履輕捷若飛弟經往迎之歸榆林年餘一日謂經云我於某日還山乃遍辭姻知至日端坐而化有人自米脂來者遇輔道止且囑云歸報余弟比至其家死已一日矣傳爲尸解云

清中和尚壽寧寺禪僧也性慧博學時引藏乘語擬議六經多有合者詩翰亦奇警縉紳先生聞而禮之三年前自言嘉靖庚戌歲冬當休屆期坐化

舉和尚波羅堡接引寺住持釋子也日以禪誦爲事於萬曆年間坐化是日有人在靖邊遇率隻履西行

甚急今於堡西南建塔俗呼新寺溝

一烝真人字幼朔號海侗子不知何許人聽其言類

江右人貌甚古髮雖蒼而顏才如童子衆稱二百餘

歲能爲詩善艸書凡有覩者一無所受而性好施莫

知所自來也常攜家數十人及行李甚重往來大江

南北數更姓名人不能測萬曆四十六年春副使陳

性學許汝魁鎮將杜文煥敦請邀致授以服氣煉神

存真知命之道云能修此則可證隆砂八百之數

於指光中見未來事後一旦飄然去

烏思大師由西竺來自言常受菩薩戒於烏思藏同

行三人皆類有道者欲往清涼山尋文殊菩薩

城西之西方境誦經持咒晝夜不輟惟日中一食而已後遂如五臺預期日而圓寂焉

國朝

性耀字洞然榆林人薊鎮總兵官吳國俊之弟少小厭薄紛華及長欲爲之娶不顧即剪落爲僧住十方

院誦誦經論有深觀流賊之亂杖錫南去歸戒於高

山龍潭寺河南尊事之稱龍潭和尚於康熙六年化

去

評曰套中最尚佛教距榆林三百里外爲研抱山山

左有水曰河泥津古羅右有泉曰法兒烏蘇中有寺

曰塔王延袤可十里兩水環其前而合流焉其地名

曰板升杜寺中住持則板地兒得喇嘛也寺一門二

殿門名哈喇哈殿亦覆以琉璃瓦殿名撒藏中塑大

喇嘛像傍皆供藏佛第二殿名塔王中亦塑大喇嘛

像稱曰補兒罕板弟子譯言佛與祖師也極之束爲

蓮花佛佛身高二尺頂湧一莖舊長可五寸許製甚

巧有機捩之開便成蓮的上坐一三首佛而花瓣中

亦各有一佛卧焉極之西爲馬頭佛一佛坐以俟馬

頭佛頸中掛三十六鬼頭數珠貌甚悍惡當面飛來

若欲撲噬狀坐佛作歡喜容仰手舒臂迎之復以兩

足鉤出其後是曰佛度而鬼頭者皆以銀鑿成也傍

皆供小藏佛設木龕三層大小參差無數四壁皆畫

天神及諸菩薩而金剛者長不過二尺餘就次於東西墉下左刀矛右旛幢少北皆虛置柱黃金塗梁間懸纓絡結成花勝者四流蘇玲瓏珍珠燦爛焉殿立四柱空其中如樓不度板垂四阿而室則十二也開窗牖於上若重屋然殿後有塔名蘇婆兒哈即大喇嘛蛇骨處其山之半創一小殿名蘇沒綵以周垣南啓一門而東西與北皆有配殿也殿中供者名瓦窰聖類牟尼左供阿赤爾馬儀類普賢石供紅勝撥帝蘇類觀音其山無石而有石子套部長以潔白圓潤者人各集一堆名阿保高丈餘列山上白王以下皆有豈即古之白龍堆歟歲之初夏作醮或三日或一月前期以佛頭如盂者銀足承之盛水用酒或白糖供於殿上佛頭孟骨厚可寸許不類人之髑髏也經有三卷皆梵文誦或以百計以千計亦時時作樂樂器俱用銀最可異者以人脛骨作管銀笛承其上下吹之聲如清角焉誦經畢取佛頭孟中水人以匙分之自口至頂用手婆娑爲獲福矣復用柏樹一枝繫五色小旗并刻木作刀劍弓矢植於堆上或其王有違行則以一矢告反亦如之皆插於柏樹之傍其獲或以金銀爲之任其朽而人不敢犯也時或旱澇不往祈焉旱則喇嘛首頂一磁鉢水禱於山以口嚙之雨如期至或雨時喇嘛曰此中不須雨亦以頂水嚙

之雨即分雲而雨澇則左手指間指一小紅旗掌中托一小淨瓶水右手捻訣而前至山上口誦梵語雨即止或有病誦經以禳兼以小紅丸藥救之即愈或其中人鬼以頂骨數珠壓其頂或繞其中指是人即發顛自呼伏曰某鬼爲祟頂骨數珠者以高僧頂骨中取圓厚如碁者爲之其數亦一百八云若王以下或有過惡喇嘛即先覺拒之不相見必俟其懺悔而後面焉其徒可三百人戒行亦與浮圖相似但所飲食者乳湏牛羊耳今中外一視三陸宴然無纖塵之警者

帝之力與佛之教也大矣哉

以上仙釋

延綏鎮志卷之四

嘉興譚吉璫重脩



延綏鎮志卷之五 五之一

選舉志

榆林衛學

文科

明成化四年李旦十七年進士 十三年紀溫太僕寺 十四年

紀濂正德十四年劉倫 嘉靖元年何成文

楊松西接察司副使 四年劉九容十一進士 十年高謙

紀文煥紀文煥 十九年謝承芳

紀鳳鳴紀鳳鳴 二十二年張汝立

紀文煥紀文煥 三十一一年崔鏞三十一進士 四十三

十七年馬希龍四十年侯職 馮時吉四十三

年李登隆慶五年進士 白棟隆慶五年進士 隆慶四年王

道 萬曆元年楊煥十六年汪汝注 二十

五年何龍圖三十七年姜紹農 四十年曹時新

天啓元年魯光國 張雲翽崇禎三年白

慧元七年進士 崇禎三年白

國朝

貢

明成化時一人李震弘治時九人高柳之 劉

王達弘治時九人高柳之 王

正德時九人王紀李遜 高

高智高成 賀質 王珊 趙信 韓瑀 嘉

靖時三十八人楊潤龍鳳 趙理 趙璋 武

鍾李李潤 王東周劉九思 劉文舉 杜滿

榮 慕義劉大學 趙勇 馬驥 張佐 宋鳳

高經郭世寶 周紹 高堂 王琥 陳鑄 高

丁鈴張允璧 梁紀 常泰 孟綸 高第 姬

國運崔天叙 王聘 孫時誼 隆慶時七人

王明石環 楊炳 楊忠 李茂林 王濟

王秉仁萬曆時五十一人 張尚德 李宗堯

蘇宗軾龍化 紀紹基 張世倫 李楹

馮文瀾趙汝弼 白守愚 劉可言 王賓

趙英劉可弼 王所 馬應化 胡濟 王

化行艾月 王三省 崔魏 崔養大 楊明

麟 景象范汝山 李士俊 楊世積 楊明

袁世廉王同臣 謝盛世 馬負圖 趙綸 王

宜賢郭理 慕明道 楊汝楠 李廷桂

柳賓桂岳凌雲 郭巍然 米豐成 李華先

劉光祚 王大宏 魚騰蛟 姜顯允 龍希契

陶承緒 丘宗華 彭卿 天啓時八人張雲

雲翰 杜華春 馬成捷 崇禎時二十人劉國銘

王所州 鎮乾健 苗時潤 田可知

王世泰 王宗古 王平 杜成棟 米國寶

王佐 黃鍾 閻洪 馬崇乾 趙彬 李國臣

高嶽 張行健 王相業 胡謝彥 侯拱乙

國朝 順治元年賀繁祉 一年王化律 二年閻見春

四年賀良弼 美與周 五年陳其表 六年徐可

徵 七年吳一鯤 八年張文 九年李繩武 李國

珍 九年李崇 十年張弘猷 十一年張顯 十

二年李應庚 牛拱辰 十三年王之瑛 十四年

呂開基 吳伯嗣 十五年李孔芳 十六年劉孟

琰 十七年曹汝桐 十八年鍾乾光 陳詒 康

照元年高映溥 三年劉懷瑜 九年魯光周 十

年劉懷珍 十一年張行璽 勝大威 十二年劉

懷琛

封錫

明紀 紀漢 以子世淵 分中 舍人 又以 劉江

以子世淵 分中 舍人 又以 劉江

以子世淵 分中 舍人 又以 劉江

以子世淵 分中 舍人 又以 劉江

以子世淵 分中 舍人 又以 劉江

以子世淵 分中 舍人 又以 劉江

石有恩 以子世淵 分中 舍人 又以 劉江

朝 吳光輝 以子一 張貴 侯

恩廢

國朝 張其鳳 郭壯行 郭永秀 郭永秀

郭壯行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郭永秀

曹宗周字李國俊字張秉耀字楊捷字張耀字羅

家美字許懋猷字賀秀字郭四奇字白弘祥字李

茂隆

靖邊所學

文科

明崇禎三年宗洪議字十五年郭泰

國朝

貢

明萬曆時二十一入龐應熊字劉汝靖字張繼芳

俞方策字宗孔字張泰運字趙立字梁文燁

李養捷字張承謙字尹六合字羅四科字

牛成龍字王建忠字張鳳翔字劉蘭字齊以字

楊輝字溫學詩字高九策字邵宗周字李汝松字李

應元字天啓時三人張弘德字張堯卿字龐胤昌

崇禎時五人張文映字趙文字張國祥

盧建忠字沈躍龍

國朝

順治二年劉桂芳字五年徐洪功字九年梁維實字

十一年張字十二年梁國鼎字十三年李字

十六年蔣捷字十八年張大體字康熙六年李一鵬

三年高潛字八年張應官字十年宗元珣字十一

年梁船

評曰自有明以來於流品者動曰科目問其目又

然不知其故甚矣世之學古者少也夫明之取士也

科則有矣口則無也何也先王知天下之人才甚難

而求之亦不易故自兩漢以及唐宋皆爲之科而別

其目或四科或二科或以學究或以童子或以九經

三史明法字算名其科務使天下之一才一藝舉得

而入其目而舉以科升之故曰登其能服其服采各

得其職而朝無廢事野無遺賢也至於有明盡舉兩

漢以來之法廢之而止設進士一科試以八股之

文章且授之官以檢觀其能否若夫德行才能則舉

乎未之聞也嗟乎天下大矣人才難矣而顧以一科

盡之是猶入山採者張一目之羅而欲致逸羣之獸

也不亦謬乎故于於是志也去目而存科以正其失

雖然有明初盛之時人才輩出則不盡然也是其世

之衰乎

榆林衛營

武科

明傅津 王効 張四維 張四教 王國武 劉

需 張一正 王輓 楊劉鏡 李志韓 李芳

李汝楨 劉芸 楊時亨 王國翰 李春芳

李可進 李汝梓 徐紹祖 張功 王學 高秉

鈞 高繼先 高繼光 魏鏡 張元輔 張元亨

詹嘉猷 匙北鎗 張祿 高洪 白彥中 馮

李恩 傅恒 天兆 梁富國 李仲誥 李光

祖 姜顯祚 王宗道 姜霆 白懋 盛以彰

張魁武 王仲 李曉 李承蕙 高秋 戴大

寵 李希泌 蕭夢龍 周至德 王宜 楊世威

尤世功 郭天吉 王遷 李舜輔 賀倫 張一

輪 馬錦 白善采 成坊 邢寬 劉重光 張

應科 克成恩 成坊 邢寬 劉重光 張

國朝

順治二年高魁 白璽 張弘圖 方震乾

恩 八 倪金湯 薛世卿 十四年張

張行珍 十一年孫寬 杜還 楊永祥

福壽 張增壽 十七年樊弘基 王九相 丘

康熙二年賀大用 高孟選 王九相 丘

維華 秦仲宣 王弘英 馬駿聲 紀大瀧 李

青 郭金湯 五年樊弘業 王鑑 李文彬 柳

生芳 高駿聲 邢德 陳維新 高光斗 八

年俱曰吉 吳大任 康民生 王坦 張炳 李

永茂 王虎臣 十一年孟士英 李見龍 張如

凌 郝士俊 劉紹周 杜名義 王一勳 胡唐

傑 邢啓明

靖邊所學

武科

國朝

康熙二年黃振聲 五年党溫如 蔣特生 杜筆

升 十一年常茂勳 楊成棟 吳承周

武官

明陳輝 戴欽 李輔 趙奇 程九思 傅洋

杜桐 趙夢麟 王威 尤繼先 鄧鳳 張承

胤 官秉忠 杜文煥 吳自勉 王定 岳

嵩 吳江 李祥 安國 姜漢 杭雄 郭鈞

王陞 趙瑛 謝朝恩 牛秉忠 張維忠 杜弘

域 孫顯祖 官撫民 侯世祿 張維忠 侯勳

梁震 徐仁 曹世忠 郭江 張臣 李魚 張

剛 蕭如薰 王邦佐 劉國鏞 王撫民 彭

賀永寧人高景完人常懷德人杜希茂以上俱隸增泰衛臧士勸  
田汝經人張剛人王通人龔成人郭有光人李承祖人  
王學禮人王時禎以上俱隸增泰衛賀桂人李勳人卜相人許聰人閻  
李珍人孫朝棟人戴春人張夢登人李朝棟人白尚  
宋欽人沈一清人何堂人史駱人于世相人丁碧人  
高尙志人顧邦人尤月人王廷政人李束人侯勳人  
袁登人郭有光人李茂先人李雷人郭有中人李時  
李隆人李杰人李棟人孟一陽人劉文暉人吳  
劉國鎮人吳世爵人崔張名人崔養志人崔  
李國材人高捷人王武卿人許世臣人馮  
守乾人李秉德人李騰霄人崔崇胤人粉國鎮  
張維豆人李時榮人劉丙人李一彩人蘭  
李國楹人汪汝漢人戴守仁人李鳴鳳人孫  
馮承恩人鄧茂林人卓世江人馮洪人  
趙承勳人  
馮准人  
張天祿人胡亮人左勳人張天福人  
胡茂祿人胡友元人黃應傑人  
劉永亨人劉友元人黃應傑人  
高第人南一魁人董學禮人張鵬程人  
李遇春人石國璽人

官世職一等 郭虎 廣德州總兵收復兩廣郭征湖廣西山郭弘魏協馬	士秀 蘇州府知府劉芳名 曹	志 王啓勳 張思達 孫喜策 孫福	石玉貴 白成功 孫加印 王雄 陳福	趙虎臣 高國勳 楊鳴鳳 李	化龍 李次能 李應先 李國機 梁起雲	牛朝宰 李承印 喬京 李自友	張光先 方震乾 趙國鼎 來勇 楊	文英 陳國柱 王相 戴光弼 柳生甲 張	汝義 李國鑑 孫世堯 王自新 郭必昌	朱之棟 孫虎 馮寧世 賀友貴 南國威 郭	郭秉金 崔基 平雲艾 劉光宸 高俱武	梅豹 陳近 王國勳 張世雄	王英 高 劉成龍 李毓	龍 傅金 閻雄 馬光前 戴九錫
-------------------------------------	---------------------	------------------------------	-------------------------------	------------------------	--------------------------------	-------------------------	------------------------------	------------------------------------	--------------------------------	-------------------------------------	--------------------------------	------------------------	----------------------	-----------------------------

評曰檢中大抵皆世祿之家當時甲第連雲三條四達之衝挾彈構騰調爭擊筑者比比即榆溪之濱大木千章與長城相蔽虧何其盛也自崇禎末歲大饑人陷其皮且盡聞既稿死更遭卒賊之亂而之甲第蕩然灰燼即開有存者亦地壞而成墟矣余于康熙十年夏疏理城中水道從故老而問之曰此某太師之宅也此某總兵之園也問其後曰亡矣嗟乎喇之承平既久首功復最重凡世祿之家破賊文書悉以一爲十時時斬降丁流丐以克數兵部中又以賄進非崇其官階即錄其子弟故其子弟未勝水而已爲將軍徹官矣及其長也即以副參遊署事卒一二歲而居然總兵矣故榆之人習見其官之易也凡爲總兵者皆名斥而輩視之惟鎮守延綏者爲真非真也畏其威也而人心可知矣故明之末幾同黃巢之禍求一大帥如高駢劉巨容之輩而亦不可得者其以此也與及師旣喪矣國旣威矣而彼之富貴亦與喬木同盡傷已雖然榆之槁尚有萌焉者今人旣亡矣且又火其居潛其宮子孫復隨之而滅絕焉人心如此天道復然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延綏鎮志卷之五

紀事志

周

襄王三年王子帶以翟入寇 十五年王命翟師以伐鄭取櫟以翟友隗氏爲后 十六年王絀翟后翟入周王出居于鄭 十七年晉文公納王攘戎翟居於西河圖洛之閒號曰赤翟白翟晉灼曰赤翟翟也三合身則入銀州銀水也 二十五年翟伐晉及箕八月晉人敗敵於箕卻缺獲白翟子顯王八年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 四十六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築長城 四十六年秦惠文君遊至北河正長曰黃河也

赧王九年趙武靈王西略翟地至榆中 十五年趙攻中山地至雲中九原 十六年趙武靈王傳國子何自號主父詐爲使者從雲中九原入秦 十九年趙滅中山遷其王於唐施 二十八年秦昭襄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 四十三年秦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滅其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

秦

莊襄王四年子政立北收上郡以東 始皇帝十八年王翦將上郡附註 十九年秦王之邯鄲還從太原上郡歸 二十六年王稱始皇帝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上郡其一也 三十二年巡北邊歸自上郡

遣將軍蒙恬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初置榆中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徙謫實之 三十五年除道自九原抵雲陽使長子扶蘇北監蒙恬上郡軍 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

漢

高祖元年正月項羽立董翳爲翟王都高奴八月遣諸將略定上郡 二年東略地翟王翳降置上郡 三年冒頓單于置左右賢王右王居直上郡以西接氏羌 七年白土曼丘臣立故將趙利爲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至平城

文帝前三年五月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遣丞相灌嬰擊走出塞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 前十

四年冬老上單于大入邊爲寇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 後六年冬軍臣單于三萬人入上郡以河內太守周亞夫等爲將軍屯軍備之

景帝後二年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 中六年六月軍臣單于入上郡取苑馬殺吏卒

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李息救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四年夏伊穉斜單于三萬騎入上郡 元狩三年秋徙貧民七十餘萬口充朔方新秦中 渾邪王降詔滅上郡戍卒半 五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名祠之甘泉 元鼎五年冬十

月烏維單于入五原殺太守帝北出蕭關從數萬騎  
 獵新秦中以勒邊兵 六年秋遣浮沮將軍公孫賀  
 出九原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 元封元年  
 冬十月帝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登單  
 于臺 二年夏帝自泰山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  
 趙破奴擊樓蘭有功封為浞野侯破奴五原人也 太初元年  
 夏五月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 三年夏四  
 月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列城至盧朐遊擊將  
 軍韓說將兵屯之 秋匈奴聚湖單于壞光祿諸亭障  
 天漢元年秋發謫戍屯五原 四年正月發天下七  
 科謫及勇敢士遣遊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  
 原 征和二年九月狐鹿姑單于入五原殺略吏民  
 三年正月狐鹿姑單于入五原殺都尉三月遣李廣  
 利將七萬人出五原擊之  
 昭帝元鳳二年壹衍鞬單于以九千騎屯受降城  
 宣帝本始二年遣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出五  
 原救烏孫 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上郡騎士詣金城  
 甘露二年十二月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請朝  
 元帝初元元年六月呼韓邪單于上書告飢詔雲中  
 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八月上郡屬國歸義降  
 人萬餘叛出塞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立故河閒王弟上郡庫令俱為

王  
 光武帝建武二年十一月銅馬青犢尤來餘賊共立  
 孫登為帝據上郡登將樂元殺登以其眾降 五年  
 十二月盧芳稱帝於九原 十三年二月盧芳自五  
 原亡出塞 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吏入置河東 二  
 十四年正月冀隸日逐王比為八部大人共立為呼  
 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冬十月比自立為單于比是地分南北單于  
 二十五年三月南單于遣子入侍 二十六年秋南  
 單于復遣子入侍以初徙河東吏人歸本郡南單于  
 以當于滑都侯屯五原  
 明帝永平五年十一月北單于寇五原 七年三月  
 初置度遼將軍以吳常為之屯五原曼柏在唐州  
 年十月募郡國死罪繫囚詣度遼營 九年三月詔  
 郡國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  
 章帝建初八年夏六月三水樓書大人稽留斯等款  
 五原塞降 元和元年詔設官邸與北單于合市南  
 單于出上郡遮略驅還入塞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上郡屬國都尉其秩二千石  
 安帝永初二年十一月漢零等稱帝于北地招集武  
 都參狼上郡西河諸羌寇鈔三輔 三年秋九月屬  
 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骨



都侯寇五原十一月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  
懂等討之四年詔以三輔比遭寇亂粟上郡貧民  
各有差五年春先零羌寇河東殺太守移上郡徙  
衛以避之白水延光元年七月度人羌攻穀羅城  
度遼將軍耿种擊破之

順帝永建元年詔安定北地上郡隴西金城常儲穀  
粟令周數年從歲始九月復上郡歸舊土五年十月

詔減郡國中都官苑罪繫囚戍上郡永和五年四  
月南左部句龍大人叛關東穆九月徙上郡居夏陽

朔方居五原句龍吾斯等寇上郡  
桓帝延熹三年夏四月上郡言甘露降四年六月

零吾與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共寇并涼及三輔中  
郎將皇甫規擊破之

靈帝光和六年秋五原山岸崩  
獻帝建安二十一年七月上單于呼廚泉入朝魏王

操分其眾為五部部五部皆以八族時選漢人為司馬以監之至魏末  
後改帥然其部其北都尉司馬皆漢人

武帝泰始元年塞外大水寒泥黑難等三萬餘落歸  
化使居河西故宜陽城由是之於後七年正月右賢王

劉猛叛出塞屯孔邪城遣使侯何續討之八年何  
續屢破劉猛左部帥李恪殺猛以降咸寧五年左

部帥劉豹卒以劉淵代之

惠帝元康四年五月北翟郝散攻上黨殺長吏入據  
上郡永寧元年六月齊王同辟新興劉殷為軍諮  
祭酒永興元年八月劉淵遷都左國城建國號曰  
漢改元元熙二年漢元熙二年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氏

軍徵王彌石勒等降于漢  
愍帝建興三年漢建興三年劉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奔允

吾  
明帝太寧三年趙光初三月北羌王益句除附于趙石  
勒將石佗自鴈門出上郡襲之與趙中山王岳戰敗

死  
康帝建元二年後趙建元二年四月凉州將張曜敗趙將王擢

于三交城二交土城在綏州  
東北七十五里

穆帝升平元年秦昇平元年九月張平據有新興鴈門太原  
上黨上郡十月平寇略秦境秦以晉公枹都督并冀

州諸軍事加并州牧鎮蒲阪以禦之二年秦王堅  
自討張平平降

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後秦太元二十年正月鮮卑勃拔奔嶺北  
上郡貳川雜部皆響應後秦主苻生

安帝義熙三年後秦義熙三年六月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劉  
勃勃稱天王大單于建元龍升國號大夏九年魏

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臣染統萬城改姓曰赫連氏  
北魏

昭成帝建國二十五年帝南巡君子津

太祖登國六年九月帝襲五原屠之收其積穀還紐  
垣川於桐陽塞北樹碑記功冬十月北征蠕蠕繼紇  
提降 九年三月使東平公元儀屯田於河北五原  
十月繼紇提子曷多汗叛去長孫肥追至上郡跋那  
山斬之 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遁其子寶來寇五原  
太宗永興五年六月西幸五原校獵於骨羅山獲獸  
十萬 泰常四年十二月西巡至于黃河從君子津  
度大狩于薛林山 五年秋七月西至五原 八年  
二月築長城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置  
戍衛

金鑑卷之三

七

世祖始光三年六月辛五原田于陰山十月帝西巡  
伐赫連昌辛雲中臨君子津十一月帝率輕騎襲赫  
連昌徙萬餘家而還 四年詔執金吾桓貸作橋於  
君子津六月大破赫連昌臣常山王素執金吾桓貸  
統萬 神䴥二年十月徙蠕蠕降人置五原大延  
四年五月帝幸五原徙蠕蠕 五年七月帝至上郡  
屬國城

高祖延興二年十月蠕蠕犯塞及五原

文帝大統七年三月父州刺史劉平伏據上郡反大  
都督于謹討平之 十四年五月太師宇文泰奉太  
子巡撫西境歷北長城東趨五原

恭帝元年五月柔然乙旌達官寇廣武北代柔然部

周  
明帝武成元年延州稽胡阿保狼皮率其種人陷于  
齊柱國豆盧寧與延州刺史高琳擊之  
武帝保定元年丹州絳州銀州部內與蒲川賊同反  
以達奚震辛威討平之 四年以王士儂為延州刺  
史 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郝三郎等反延州刺史  
于實討平之 延州總管宇文盛城銀州 五年開  
府劉雄出絳州巡檢北邊川路  
隋  
天元帝大象元年以王慶為延州總管

金鑑卷之三

八

文帝開皇二年十二月突厥縱兵入上郡弘化延安  
六畜咸盡 三年三月城榆關 五年使司農少卿  
崔仲方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  
綏州綿歷七百里 十九年冬十月突厥染干尚宗  
女安義公主患雍虞閭抄略請徙五原從之  
煬帝大業三年六月幸榆林郡啓民可汗來朝七月  
啓民可汗上表請襲冠帶詔啓民贊拜不名位在諸  
侯王上 啓民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  
河二句而畢八月車駕發榆林帝幸啓民帳宴賜極  
厚 四年三月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七月發丁男  
二十餘萬自榆谷東築長城北代柔然部 十年五月延安

賊帥劉迦論自稱皇王建元大世以左驍衛大將軍突厥通爲關內捕討大使擊斬之 十二年十月幸榆林

恭帝義寧元年三月師都略定離陰延安等郡稱帝國號梁改元永隆五月郭子和據榆林日稱永樂王改元丑平八月起安上郡離陰降十月榆林諸郡降于唐 二年三月五原通守張長遜以五原等郡降唐即以爲五原太守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郭子和遣使來降八月梁師都寇延州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 二年置綏州總

管府管雲銀等十一州 武德元年置十一州 六年六月梁

帥都以突厥寇延州 武德元年置十一州 八月突厥寇真

州 七年八月突厥寇綏州刺史劉大俱擊却之頡

利突利二可汗請和

太宗貞觀元年二月分天下爲十道 武德元年置十道 四年

四月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奈爲豐州都督秋延州

大雨雹 十九年十二月薛延陀多彌可汗入寇發

勝銀銀等十州兵備

高宗永徽二年經延州霜殺稼 顯慶二年夏豐

州河清 永淳元年諒州有兔千萬食苗盡免亦即

滅 弘道元年四月殺州步落稽白鐵余作亂據城

平縣自稱光明聖皇帝進攻綏德大斌二縣遣右武衛將軍程務挺夏州都督王方翼討平之

中宗嗣聖十二年四月延州霜殺艸 十四年綏州

雨雹 景龍二年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

城

明皇開元二年閏二月徙大都護府于中受降城

九年十二月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

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 十二年八月綏州

霜殺稼

代宗大曆十四年五月以振武軍使柳城爲單于大

都護東中二受降城振武鎮北綏銀麟勝等軍州節

度使十一月以代州刺史張光晟知單于振武等城

綏銀麟勝州隨後延州刺史李建徽知鄜坊丹州西

後

德宗貞元二年十二月吐蕃寇岷州又陷麟州 十

二年九月以河東行軍司馬李景略爲豐州都防禦

使

敬宗寶曆二年十二月延州人賀文妻一產四男

武宗會昌三年正月以麟州刺史石雄爲豐州都防

禦使 麟州刺史

宣宗大中元年五月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

以沙陀朱邪赤心爲前鋒自麟州濟河破吐蕃諭恐

熱於鹽州 三年十月鹽夏等州地震

僖宗中和元年四月以宥州刺史拓拔思恭權知夏

綏節度使八月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拔思恭為節

度使 四年八月割麟州隸河東 光啓二年延州

膚施縣有死牛復生

後梁

太祖開平三年二月延州高萬興叛于岐來降四月

忠武軍節度使劉知俊克延鄜坊三州 乾化元年

十一月高萬興取鹽州

後唐

明宗長興四年二月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彝超

自立為畱後三月徙彝超為彰武畱後不奉詔

後晉

齊王開運元年二月以李彝殷為西南面招討使將

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六月以府州刺史折從

遠為府州團練使

後漢

高祖天福十二年三月延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密

四月置永安軍于府州以振武節度使折從阮為節

度使

隱帝乾祐元年三月羌族喉母殺綏州刺史李仁裕

定難節度使李彝殷請討之 三年三月罷永安軍

五月以府州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折德晟為本州團

練使

太祖廣順二年二月府州防禦使折德晟克岢嵐軍

三年正月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漢來附

世宗顯德元年復置永安軍節度使于府州以防禦

使折德晟為之 四年十月北漢麟州刺史楊重訓

宋

太祖建隆三年春延州雪盈尺溝洫復水四月延州

大雨雪 乾德元年十二月折德晟敗北漢軍于城

下俘其將衛州刺史楊璘 二年麟州旱八月延州

霜害民田九月延州雨雹 五年十二月升麟州為

建寧軍節度

太宗太平 二年七月延州水丈餘入城壞倉庫

廬舍 七年五月夏州畱後李繼捧來朝獻銀夏綏

宥四州地納之其弟繼遷奔入地斤澤 府州兵破

契丹于新澤皆獲其將校以下百人八月府州民劉

善田禾三隴合成一穗閏十一月豐州兵與契丹戰

破之獲其天德軍節度使蕭太 詔赦銀夏等州常

赦所不原者 八年 豐州兵破契丹降三千餘

帳十二月詔緩夏銀等州官吏招誘沒界外民歸業

仍給復三年 雍熙元年八月延州南北兩河水溢  
入城壞官寺民舍 二年二月李繼遷攻麟州誘殺  
都巡檢曹光實子葭蘆川遂據銀州 三年二月李  
繼遷降于契丹以爲定難軍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  
事 契丹冊李繼遷爲夏國王以義成公王歸之  
端拱元年五月以威德軍節度使李繼捧爲定難軍  
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十二月以夏州藩落使李繼  
遷爲銀州刺史克洛死使 二年十月以定難軍節  
度使趙保忠同平章事 淳化二年七月李繼遷奉  
表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冬十月趙  
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 五年趙保吉寇  
靈州以李繼隆爲河西節度使三月李繼隆入  
夏州執趙保忠赴京師夏四月制趙保吉姓名五月  
封趙保忠爲宥罪侯秋七月李繼遷遣使來貢  
至道元年李繼遷以狼馬宗駝來獻詔封爲鄜州節  
度使不受 二年四月命李繼隆爲環慶都部署討  
李繼遷七月命殿前都指揮使王超爲夏綏麟府州  
都部署 三年正月以侍衛馬步軍都虞侯傅潛爲  
延州路都部署十一月李繼遷降以爲定難軍節  
度使以夏銀綏宥麟五州與之  
眞宗咸平元年二月以趙保吉歸獻還其綏銀流  
民家給米一斛 二年十二月府州兵侵契丹五合

州拔其黃太尉砦 五年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  
裴濟死之六月李繼遷圍麟州曹璨請濟師詔并代  
石隰州發兵赴援知麟州衛居實出擊走之十月修  
豐州城十一月詔麟州給復一半十二月遷麟州降  
人於樓煩 六年三月綏州東山蕃部軍使拽白等  
來降六月豐州瓦密沒剌如羅味克等族擊李繼遷  
敗之 景德元年正月契丹言涅族拔黃三百餘帳  
自麟府路來降三月析谷川蕃部入寇麟府擊敗之  
麟府路兵敗西人於神堆并其砦柵破之十月麟府  
路兵入朔州破大狼水砦 三年十月以趙德明爲  
定難軍節度兼侍中封西平王 大中祥符元年九  
月麟州嘉禾生 二年延州建天節道場有禽素質  
修毛赤味丹趾集壇側槐樹醜罷去 六年六月保  
安軍積雨河溢城沒判官趙震及兵民溺死者凡六  
百五十餘人 九年七月延州定平安遠塞門栲栳  
四砦山水汎溢壞隄城  
仁宗天聖九年延州禾異畝同穎 明道元年十一  
月以趙元昊爲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 景祐元年  
二月詔麟府州賑蕃漢飢民 寶元元年十二月趙  
元昊稱帝于夏州改元廣運以振武軍節度使知延  
州范雍兼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 二年十月  
賜麟府州軍士緡錢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

揮使伏青擊敗之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  
副都總管劉平石元孫戰沒二月貶范知安州釋  
延州保安軍流以下罪凡民地爲寇所掠及兵之  
戰死者除今年夏稅以緡錢給之三月詔延州錄戰  
歿軍士子孫月給糧四月築延州金明棧寨五月  
元昊陷塞門寨兵馬監押王繼元死之又陷安遠寨  
七月遣使以討元昊告契丹八月以范仲淹兼知延  
州驅塞門安遠蕃騎出境 慶曆元年春正月詔鄜  
延涇原會兵討李元昊不果行二月環慶副總管任  
福敗於好水川貶范仲淹知耀州七月元昊寇麟府  
州八月詔鄜延部署以兵援麟府元昊寇金明寨破  
寧遠寨寨主王世宣兵馬監押王顯死之陷豐州知  
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吉死之十一月薊麟府民二  
年賦租 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更名越寧而  
不稱臣四月遣保安軍判官邵偁佐使元昊許封爲  
夏國王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 四年五月虢寧  
遣使來上表復稱臣七月契丹遣使來告伐夏六月  
以范仲淹爲陝西河東宣撫使十月賜虢寧書詔歲  
賜銀絹茶綵凡二十五萬五千十二月册虢寧爲夏  
國王 五年春正月罷河東陝西諸路招討使契丹  
遣使來告伐夏二月夏遣使來賀正旦四月夏人來  
賀乾元節十月頒曆於夏國 八年春正月虢寧卒

二月夏人來告夏四月封李諒祚爲夏國王  
皇祐元年三月契丹遣使來告伐夏 二年三月契  
丹遣使以伐夏師還來告九月延州嘉禾異畝合穗  
嘉祐二年五月管句麟府軍馬公事郭恩爲夏人所  
襲歿於斷道塢 六年十二月復豐州  
英宗治平三年十二月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 四  
年六月復西夏和市十月知青澗城种諤復綏州  
神宗熙寧元年十二月賜夏國主秉常詔許納塞門  
安遠二砦歸其綏州 二年三月秉常上書表納塞  
門安遠二砦乞綏州詔許之十月城綏州命郭遵選  
將置守具改名綏德城 三年十月詔延州毋納夏  
使 四年正月种諤襲夏兵於離兀儿大敗之遂城  
離兀三月夏人陷撫寧寨責种諤爲汝州團練使潭  
州安遠 七年延府二州保安軍饑 元豐二年六  
月夏人寇綏德城都監李浦敗之 四年七月賜麟  
府路金銀帶錦襖銀器鞍轡象笏八月种諤將鄜延  
兵出綏德城攻米脂九月夏人來救米脂戰於無定  
川大破之十月米脂降克銀州种諤遣曲珍領兵破  
黑水安定堡復鞏州遂至夏州敗績 五年三月鄜  
延路副總管敗夏人於金湯五月豐州卒張世矩作  
亂伏誅八月甲戌給事中徐禧議兵賊永樂之水永  
樂陷徐禧等敗死冬十月詔贈永樂忠節公徐禧

等有差 六年三月河東將薛義敗夏人於茂蘆西  
嶺麟府州將郭忠誥等敗夏人于七離柳部河東將  
高永翼又敗夏人於東鄉流部

哲宗元祐元年六月夏遣使叱羅聿來求蘭州米脂  
等五砦不許秋七月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 二年  
遣權樞密院都承旨公事劉奉世冊乾順為夏國王  
三年六月夏人寇塞門寨 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  
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詔以米脂茂蘆浮圖安  
臨四寨與之六月夏人來畫綏州外十里為界 六  
年九月夏人寇麟府二州鄜延都監李儀死之 七  
年夏人攻綏德城 八年夏四月夏人來謝罪以蘭

州易塞門寨不許

紹聖三年七月夏人入鄜延

陷金明寨 四年二月夏人寇綏德城三月夏人犯

麟州神堂堡出兵勝之遂進築胡山砦 元符二年

三月知府州折克行獲夏國幹轄令王皆保十一月

詔綏德城為綏德軍十二月夏遣使令罷嵬名濟來

謝罪且進誓表詔許通好歲賜如舊

徽宗崇寧四年三月復銀州夏人攻塞門寨四月夏

人入寇鄜延將劉延慶敗之 五年三月廢銀州為

銀川城 宣和四年夏四月金取遼東勝諸州

欽宗靖康元年十月遼故將小鞠祿攻陷麟州建寧

砦知砦楊震死之 二年正月主客員外郎謝亮持

詔書賜夏約和夏人襲取定邊軍金人焚丹州犯延

安府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帝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

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言以兵來會 二年金襲宿

字重陷延安府東城權知府事劉洪西城固守六月

以知延安府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十一月西城

陷劉洪出奔知府州折可求以城叛降于金 三年

二月金人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以節制司都

統制曲端為鄜延經略使知延安府 四年九月延

安府復陷于金 紹興七年十月偽齊知同州李世

輔謀執金帥撒里易歸宋不克遂奔夏 九年春夏

人陷府州李世輔以夏軍至延安撒里易走耀州四

月金鄜延路經略使闕師古上表待罪命知延安府

五月李世輔來歸賜名顯忠以郭浩為鄜延經略使

六月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八月以闕師古為行營

中護軍前軍統制

金

世宗大定十二年罷保安權場 十七年夏獻百頭

帳却之罷綏德權場其東勝權場如舊

章宗明昌四年夏王仁孝卒子純佑立 承安二年

復置保安權場 泰和六年春正月夏李安全廢其

主純佑自立

備紹王大安元年五月蒙古入靈州夏王安全降  
二年八月夏人侵葭州慶山奴擊敗之三年秋八  
月夏王安全卒族子遵項立崇慶元年三月夏人  
攻葭州册李遵項爲夏國王六月夏人攻保安州  
宣宗正祐元年夏侵保安二年夏人攻延安三  
年三月詔議伐夏十月夏人來攻保安延安都統完  
顏國家奴破之定興元年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  
項奔西涼四年二月元帥慶山奴攻夏宥州圍神  
堆府穴其城九月夏人圍綏平寨安定堡五年十  
月蒙古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入葭州金將王公佐  
遁以石天應權行臺守葭自將兵攻綏德十一  
月進攻延安元光二年蒙古攻夏夏王遵項傳位  
於子德旺元光二年  
哀宗正大三年七月夏王德旺卒族子覲立四年  
夏六月蒙古鐵木真滅夏以夏主覲歸  
元  
世祖至元十七年五月作行宮於察罕腦  
仁宗延祐二年十一月立武宗子和世璠爲周王出  
鎮雲南三年十一月周王和世璠次延安與陝西  
丞相阿思罕稱兵平章塔察兒襲殺阿思罕和世璠  
奔金山  
泰定帝至和元年十一月遣使迎周王和世璠於漠

北  
順帝元統六年七月延安路南白毛如馬鬃至正  
十九年春二月詔河南平章政事李羅帖木兒移鎮  
大同二十年秋九月李羅帖木兒引兵攻葭寧察  
罕帖木兒調延安軍拒戰於東勝州詔遣使和解之  
二十三年十一月殺太傅太平於東勝州二十五  
年封擴廓帖木兒爲河南王總制關陝諸道軍馬  
二十六年擴廓帖木兒調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張俱  
弼兵不應遂遣兵西擊俱弼與許國公李思齊行省  
平章孔興連兵拒之  
明  
太祖洪武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徐達出蕭關下平涼  
指揮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三年二月大同將金  
朝興取東勝秋七月偏將軍李文忠與元脫烈伯孔  
興戰於白楊門擒之孔興走綏德四年大將軍湯  
和攻察罕腦兒獲猛將虎陳定東勝置延安綏德二  
衛七年文忠敗元兵於豐州九年三月湯和傅  
友德屯延安四月伯顏帖木兒犯邊敗降之二十  
七年三月城東勝  
惠宗建文四年九月移東勝左衛於永平府東勝右  
衛於蓮化縣  
宣宗宣德十年九月陳鑑爲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



兼督延寧邊備

英宗天順二年十一月字來毛里孩寇延綏總兵官張欽戰敗之字來寇神木縣欽出兵擊敗之於柴溝五年冬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六年十一月毛里孩阿羅出字羅忽入河套阿羅出毛里孩寇延寧八年秋淫雨害稼飢

憲宗成化元年九月阿羅出札加思蘭字羅忽毛里孩大入榆林塞都御史項忠寧遠伯任禮巡撫都御史盧祥帥兵禦却之二年春初置土兵三年七月阿羅出入榆林塞孤山守將湯胤績力戰死之四年十二月札加思蘭寇榆林五年九月字羅忽

金瓶梅詞話卷五十三

王

札加思蘭寇延寧六年七月阿羅出入榆林塞以撫寧侯朱永爲大將軍禦之閏九月甯榆林衛城正統七年從兵部尚書白圭議以武靖侯趙輔爲將軍王越爲督師搜套八年三月余子俊爲副都御史巡撫延綏九年延綏徙鎮榆林滿魯都字羅忽并寇章州總督王越總兵官許寧深入紅蓮犯大敗之十三年十二月火篩入河套十五年滿魯都侵榆林塞三月總兵保國公朱永提督尚書王越出塞至威寧海勝之九月徙安邊營於中山坡十六年冬封王越爲威寧伯

孝宗弘治三年六月新寧伯譚祐調選延綏遊兵策

應大同五年始停鹽商輸粟於邊十二年冬十月火篩入榆林塞

十三年七月火篩入榆林平江伯陳銳禦之無功保國公朱暉代之十二月火篩入河套十四年正月火篩寇榆林延安地震有聲二月保國公朱暉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出禦之至河套而還十五年五月大同守臣奏留延綏遊兵以備策應十六年套人入榆林塞千戶湯璽力戰死之十七年火篩入套總兵官張安遣把總藍海等追及於黃河岸勝之十八年九月火篩入花馬池攻陷清水營命楊一清經略陝西邊務武宗正德元年楊一清總制邊務請守東勝復河套

金瓶梅詞話卷五十三

王

不報四年總兵官馬昂出邊大捷九年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請西安延安慶陽諸府糧草改折解邊十年八月俺荅自榆林直犯米脂綏德無定河大川至山西石州黃河西岸大殺掠十一年二月又入榆林塞十三年冬十月帝渡河幸榆林十一月帝在榆林十二月帝在榆林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榆林

世宗嘉靖五年大水入鎮靖堡城沒廬舍七年總督王瓊請自蘭州至榆林三千里悉築邊垣延綏夏潦秋霜八年十月吉囊俺荅數掠榆林塞總督王瓊出兵禦之大飢人相食十一年二月吉囊入榆

林塞掠陝西內郡大旱四月天黃三日蝗虫蔽天人  
取食之 十二年秋芹河龍見 十三年七月吉囊  
入榆林塞八月又入榆林塞遊擊梁震敗之於定邊  
十四年六月吉囊入榆林塞掠內郡參將魏祥死之  
八月又入榆林塞守將梁震擊敗之 十五年鎮城  
龍王廟起龍 十七年七月建安堡獲五足鹿 十  
八年十二月套人入榆林塞殺守將宋隆 十九年  
三月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總兵官周尚文駐  
兵狄青原邀擊之以捷開八月寇安邊總督劉天和  
率兵禦之 二十二年八月套人入榆林塞 二十  
四年套人入榆林塞正月副總兵官李琦被圍於  
靖邊高梁兒尋解去琦邀擊之十月套人數萬出寧  
塞犯保安總督侍郎張珩調兵禦之 二十五年總  
督曾銑議復河套鎮城有一盜四女者又有產四臂  
三面兒棄之街者七月套人犯定邊營入寇環慶  
二十六年總督曾銑出塞襲套部勝之十月總督曾  
銑出塞大捷十月總督曾銑上復套方略十八事下  
兵部議 二十七年總督侍郎曾銑奏請鄜延等處  
地震有聲自是地震屢震 二十九年冬十月朔大雷  
雹 三十三年三月套人犯高家堡副總兵李梅死  
之 三十四年十月吉能犯建安柳樹會葭州至府  
谷參將楊燐死之 三十六年三月都藥兒犯榆林

副總兵陳鳳往擊死之 四十年四月套人犯鎮靖  
堡殺掠二千餘人去十一月套人犯榆林南下攻背  
千川大墻至米脂守備謝世勳戰死 四十二年七  
月套人陷黃甫川堡把總高秉鈞死之 四十三年  
八月水淹鎮靖堡尋為套人所陷參將魯聰死之  
四十四年正月套人入塞總督郭乾巡撫胡志夔會  
議令總兵趙尙帥兵出榆林邊外至黑灘畔頁河兒  
克之 四十五年套人入寇定邊總兵郭江白固原  
來援死之  
穆宗隆慶元年正月套人犯芹河副總兵黃演死之  
二月榆林保寧懷遠諸堡旗杆戈戟火出有聲 三  
年延安黃土壠二山崩裂成湫 五年吉能率部落  
乞貢六月陝西巡按蕭廩疏取榆林入衛軍九月紅  
山初互市 六年延安大旱饑人相食  
神宗萬曆十年延綏大飢巡撫王汝梅疏賑之十一  
月詔免延綏入衛標兵 十一年順義王俺荅請增  
賞不許 十二年四月套人貢馬乞封允之 十四  
年延安大旱 十五年正月有大星隕紅山市四月  
榆林雨黑豆 十九年互市罷 二十年正月雨水  
冰 二十四年清平堡將公署房脊瓦獸吐火有聲  
大門石獅亦吐火十月紅石峽杏復花 二十五年  
清明前一日怪風拔木吹入至三四十里次日始回

二十六年秋延安府大水漂人畜 二十八年春紅石峽西崖山崩壞邊垣樓閣擁水不流踰日始決 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東門樓災秋頒霜殺稼 三十年冬十月鎮守府門牆西出泉西流百五十步越二日東棚口又出踰日又出凡三次俱移時止 三十二年六月綏德州雨雹 三十七年延安旱饑 三十八年大旱饑民多疫死四月巡撫涂宗濬修邊去積沙 三十九年蝗 四十二年秋九月地震 四十三年閏八月吉能等挾討王封金印等十大事不許大舉入犯大柏油孤山中軍劉聚等死之十二月沙計交成等謀犯雙山總兵官秉忠出泰擊破之

延安縣志卷五之三

五

四十四年二月寧夏總兵官杜文煥移鎮延綏至安邊與火落赤等遇大戰破之旱蝗七月沙計入寇高家堡都司僉書王國安死之八月吉能乞款不許 四十五年九月吉能等乞補八年市賞不許 四十六年四月猛克什力台吉及其母妻子女來降詔加恭順守備八月吉能遣台吉沙計等以馬九來貢

嘉宗天啓元年擒罕入套 二年九月套人寇延安至

懷宗崇禎元年延安飢十二月草木華府符賊王嘉胤起不沾泥應之舉政事承曉

二年自四月不雨至於七月十一月大盜混天王等掠延川米脂清澗諸縣起前總兵杜文煥勦之 三年正月綏德西川盜王子順苗美起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率兵赴援賊走清澗苗登霧反於安定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四月常樂堡毀募成隊北行出邊外廣數丈長不可竟大旱王嘉胤陷府谷六月王嘉胤陷黃甫川清水二營遂據府谷巡撫洪承疇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延安府知府張登都司艾穆破賊王子順於延川招降之八月王嘉胤句套人入犯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十月王嘉胤陷清水營殺遊擊李顯宗遂破府谷十二月盜神一

延安縣志卷五之三

五

元破寧塞據之殺索將陳三槐圍靖邊遂陷柳樹澗保安縣 四年正月神一元據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之一元死第一魁領其衆二月總兵賀虎臣杜文煥合軍圍保安神一魁突圍遁復糾賊萬餘略寧夏陷合水四月總督楊鶴招神一魁降之降盜不沾泥擁衆脇糧賞攻米脂巡撫洪承疇總兵王承恩侯拱極張應昌擊敗之追至西川賊走官山嶺都司馬科又邀擊敗之不沾泥乃降五月御史吳桂以賑至榆林巡按御史李應期至綏德誅降盜王子順于市九月降盜神一魁復叛據寧塞張應昌討之其黨黃友才斬以獻十一月賊譚雄傅安塞乞降總兵王承恩

誘斬之降賊不沾泥引存孟復叛陷安定王承恩討克之賊走綏德銀川驛馬夫李自成往從之爲隊長大雪至明年正月雪不止深丈餘人畜死者過半十二月賊陷葭州兵備命事郭景嵩死之諸降盜復叛攻綏德五年十月王承恩討安塞遣賊於西川賊首喬六郎自斬其魁黨以降延綏稍寧大饑六年延綏賊首鑽天嘯開山斧據承寧關巡撫陳奇瑜縱擊斬之插罕自高家堡入犯焚掠至石塞溝九月插罕入延安至鄜州套部爲插罕所逼火落太及古魯部來降不沾泥等至三岔川總兵王承恩禦之東去掠葭州七年鎮城每夜聞賣豆腐聲或東或西不定至八月迅雷其妖始息九年五月賊首李自成張大琳至榆林總兵俞猷霄敗績於安定死之大疫十年四月大雨雹平地數尺十一年旱十二年蝗十三年春二月風霾雨土大饑十四年六月大水十五年二月雨土十六年七月龍王泉水赤如血靖邊大疫十一月李自成遣僞左營權將軍劉方亮僞後營制將軍李週攻陷榆林十七年正月天鼓鳴

諱吉德曰水曷爲乎如血也水之變也龍王廟有泉焉滙爲方池視之猶水也何亦雨水中之素沫雲浮取而沾在手則成血焉故稱赤也水陰也血者陰之盛也京房曰流水化爲血兵且起榆林殺戮之禍之將成也

國朝

世祖順治元年六月綏德僞權將軍高一功襲殺榆林僞權將軍王偵智十二月我

大清兵渡河二年正月十五日我

六清兵至榆林僞權將軍高一功僞節度使周士奇遁走三年蝗四年蝗六年二月延綏總兵官都督同知沈文華帥師防河至神木遂陷賊伏中死之延綏叛將王永彊神木賊高有才等襲陷榆林巡撫右副都御史王正志督餉戶部郎中朱子昇死之

四月高有才據府谷縣八月平西王率師圍府谷七年七月中協副總兵駐防綏德十一月府谷平高有才自沉於河八年延安地震九年七月設官君城守營十年移中協副總兵駐波羅雨粟地震有聲十二年八月移孤山副總兵於神木罷延綏督餉戶部十三年三月裁榆林衛經歷司十五年十月裁中路管糧廳併三山饒陽諸堡裁定邊守禦所裁榆林衛儒學訓導裁歸德魚河驛丞十六年六月延安大雨三日洪水發見二青龍橫浮水上從城東過三關盡沒死者百餘人十八年十一月裁撫道標兵十二月龍靖邊道

康熙元年二月罷分巡河西道設鄆州城守營設榆林及綏德州城守營罷巡撫都御史 三年閏六月塞雨彌月大水壞廬舍 八年四月定鎮標三營兵制 十二年三月有星隕于定邊

評曰余嘗讀亳州志首以太史公殷本紀始稱與盛哉帝王之都也豈他州所可及哉周秦漢之本紀尚矣而余不敢及焉者以志鎮也志鎮者識其小者而已卽橋陵相去不甚遠以地在中部猶存而不論而況其他哉聊爲紀事志一卷以附於後庶幾歷代因革廢興之故亦可以少見矣

延綏鎮志卷之五

嘉興譚吉璉重脩

延綏鎮志卷之五

嘉興譚吉璉重脩

延綏鎮志卷之五 紀事志

翟

翟

翟王董翳者秦長史也二世三年冬陳涉所遺荆軍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將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乃渡河擊趙圍鉅鹿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悉引兵渡河救趙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欣還走其軍言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陳餘亦遣章邯書約共攻秦分王其

地董翳亦勸章邯降楚于是章邯與項羽盟於洹水

南殷虛上因立邯爲雍王置楚軍中到新安秦吏卒

多竊言心不服項羽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於新安

城南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董翳入秦宮咸陽殺秦

王子嬰乃分天下立章邯爲雍王立司馬欣爲塞王

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漢元年四月諸侯罷

戲下各就國漢王之國用韓信計從故道還襲雍王

章邯雍兵敗遂定雍地東至咸陽二年漢王東略地

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于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

上中地郡遂部五諸侯兵關中凡五十六萬人東伐

楚後章邯自殺於廢丘司馬欣背漢梟於櫟陽而翳

楚後章邯自殺於廢丘司馬欣背漢梟於櫟陽而翳

不知所終

許曰封建之變為郡縣者天也非人也當秦之削平六國統一天下是封建將終不可復矣不數年而項籍起六國之子孫咸出而取諸侯王如故初封者惟漢雍塞翟河南九江衡山臨江數王耳漢之元年正月定封四月各就國則封建者不幾於商周等哉漢王至南鄭未一月而與出散道遷定三秦猶曰此漢因入心思歸而東嚮以爭天下也若燕齊趙皆其故主故地而最先反者何哉是天之為漢驅除而使其子孫相屠也蓋時至劉項天之所與者匹夫也已非商周之步矣而欲封建之循其舊者飯生之見也

失漢之取三秦也史惟記其與雍王戰而于塞于翟不過曰降之而已然吾觀功臣年表有丁復朱軫者皆以別將降翟得封侯則高奴士都閉以兵力取之也明矣向使三秦者為合從計即雍敗矣而邯之弟平猶在北地連兵以出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夫三秦王者同功一體之人豈不知出此裁勢不能也勢之所不能者天也張偃之策李斯之論亦孰得而孰失哉此封建之百世而不能復者也嗟乎漢部五諸侯兵長驅出關無一人議其後者以蕭何為之守也然是時有名襄者守上郡且定西魏地其功似不在何下史稱封棘丘侯而失其姓也惜哉

漢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乃與三水屬國羌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西羌單于結和親單于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遂立芳為漢帝初五原人李興隨是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閭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婁且渠王入五原塞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為帝五年李興閭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

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通兵侵苦北邊芳後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悉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尅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人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五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營內離遂乘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單于庭其眾盡歸隨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關拜昱為五原太守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河與閭堪兄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林為代太傅賜給一萬匹芳上疏謝詔報芳朝明年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

背叛與閔堪林相攻連月單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  
聞南部中十餘年死

評曰殺子者賊恩之大者也惑於帷牆之閒至殺子  
而不顧無後者尤賊恩之大者也思賊矣人斯怨之  
怨則思有以報之此固天下之公義而人心之同然  
也若漢孝武之於戾太子孝成之於牛官兒者是矣  
戾太子不宜死者也孝成帝不宜無後者也一以聽  
江充之奸而殺子一以惑昭儀之寵而殺子乃至御  
幸生子者輒死又欲藥傷墮無數夫虎狼之暴猶知  
自愛其子而況王者乎語曰雖有父焉知其不為虎  
雖有兄焉知其不為狼信矣然而怨之入人深者至

卷之三

四

數世而猶未已也光武時有盧芳者遂詐稱戾太子  
之孫焉夫上林之樹至異也中都之獄至明也掖庭  
之養以及輪獵之迎尤甚彰彰者也而芳乃托之以  
誑惑於安完閒人皆信之單于遂立以為漢帝而偏  
疆者且十餘年更有王郎者亦詐稱成帝子子與亦  
自帝子邯鄲郡縣響應是時漢之屬籍尚多即更始  
盆子以及光武皆不敢斥言其非劉氏子孫者何也  
恐傷天下之心也天下方思漢而冀有太子子與若  
疑若信以快積世之怨而敢斥言其非乎吾故曰天  
下之公義人心之所同然也始元初去武帝未十年  
耳即有詐稱衛太子者矣夫奸人者豈不知詐稱之

得禍哉蓋以幸無妄之福而憚天下之怨也所以甚  
賊恩之惡也嗟乎中書之言每不可道而緣囊赫蹏  
之書發摘幾盡人主亦何能於此哉

後漢

劉淵字元海新與人言頗之機也初漢高祖以宗女  
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  
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與鞬日逐王比自立  
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稭今在左國城即單于所  
徙庭也中平中單于薨集俊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  
平黃巾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  
羅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為左賢王即淵之

卷之三

五

父也魏武分其部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豹子淵勿  
而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經史謂同門生上黨朱  
紀馬門范隆曰吾常恥賤無武絳灌無文隨陸  
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淵遇文帝而不能與序  
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淵武事及長後臂善射  
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侍子左陽王渾及子濟皆重  
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才陛下  
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  
李喜對曰陛下誠能發五部之眾誠淵一將軍之  
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興也孔愉曰  
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

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爲吾患耳因歔歔流涕齊王攸聞之害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率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奚軻男女十萬口來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單

金鑑卷五十五

太

于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聲言助穎實叛之也及王浚東廩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也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淵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遷都於左國城戎晉歸之者愈衆

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于民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淵曰四方未定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即漢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爲孝懷皇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以右賢王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爲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廩公騰遣將軍聶元擊漢王淵戰於大陵元兵大敗淵遣劉曜寇大原取法氏屯畱長子中都又遣冠軍將軍喬晞寇西河取介休漢王淵又攻東廩公騰復乞師於拓跋猗旬猗旬帥輕騎數千救騰斬漢將綦母豚詭假猗

金鑑卷五十五

七

也大單于是歲離石大饑漢王淵徙屯黎亭就耶閣殺畱太尉宏守離石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於板橋爲琨所敗琨遂據晉陽侍中劉殷王育進諫曰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顧守偏方王威未振誠能命將四出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虜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北高皇帝之所創豈鴻基尅殄強楚者也淵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屬縣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氏大單于東萊王彌及石勒等并相文降之悉署其官爵永嘉二年淵僭即皇帝



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疎為等悉封郡縣王異以勳謀為差皆封縣公侯太史令宣于修之言于淵曰陛下雖龍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孽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寇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長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于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字淵以為已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于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

卷之五

八

為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討軍宋抽彭默等拒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安討之戰於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淵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與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聰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於河南聰進屯於西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於大夏門初聰將呼延顯其家遠遺聰迴軍而南壁于洛水王彌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敵下不如還師徐為後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閒收兵廣穀伏聽嚴期宜一修之又言於淵曰歲在辛未當得洛

陽今晉氣猶勝大軍不歸必敗淵馳遣黃門郎傳詢名聰等還師淵寢疾將為顧託之計以歡樂為太宰洋為太傅延年為太保聰為大司馬大單于并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其子裕為大司徒淵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論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子和立為聰所弑聰在位九年諡昭武皇帝廟號烈宗子榮立斬華弑之淵族子曜代立改號愍帝在位十年石勒滅之始淵以惠帝永興元年僭位至曜以成帝咸和四年滅三主共二十七年

卷之五

九

評曰千古以來帝王之能文章者惟唐太宗一人而已即漢武帝亦不及也而況其他哉漢武之辭賦可謂工矣而求仙黷武其去暴秦若幾何又何論於文章耶故為帝王者德為上而才其末也唐虞三代之文章有德而有才者也若唐太宗乎定制度身致太平文章之不及三代者時耳其德其才則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彼後漢高祖淵者綜覽書傳常鄙陸陸無武絳灌無文而自命為弘道博物之君子矣然吾觀淵之才幸而值司馬氏之內亂方隅割據得以帝制自為使遇高祖與文帝之時亦不過與數子等耳且文章又不少槩見乎惟曹魏父子庶幾可與唐太宗擬而德不足言矣嗟乎後世之文章若陳若蜀若唐

之三終主夫嘗不彬彬可觀也而終無濟於亡至西  
夏之神宗以進士及第而登帝位不一傳而滅躬身  
者豈所求於帝王哉雖然淵之師事上黨崔彥發  
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及春秋左氏傳史漢諸書孫吳  
兵法略皆誦之非不有志於文章矣而究其功業與  
秦趙十五國無以大過焉者蓋淵之讀書不如石勒  
之聽史記

夏

鐵弗因以號爲姓武父誥汁爰世領部漆汁爰死武  
鐵弗之從子居於新興虎意之北俗謂父爲鮮卑鮮爲

定後漢書卷之三

代焉武死子務桓代領部落務桓死弟闕陋頭代立  
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闕陋頭而立悉勿祈死弟衛辰  
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遣子朝獻昭成以  
女妻之衛辰潛通侍堅堅以爲左賢王昭成未衛辰  
導侍堅寇魏南境堅遂分國人爲二部自河以西  
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後以衛辰爲單于  
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部其衆八九萬道武  
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帝乃以車爲方營并戰并前  
大破之于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走帝乘勝追之自  
五原金津南渡河徑入其國遂至衛辰所居悅跋城  
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陳淵公元虔南至白鹽池擄

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鞬衛辰單騎  
遁去爲其部下所殺傳首行營衛辰第三子屈丐奔  
薛千部帥太悉伏屈丐本名勃勃明元改其名曰屈  
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高平公  
破多羅沒奔于妻之以女屈丐身長八尺五寸與見  
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  
異踰於勳舊與弟濟南公邕言於興曰屈丐天性不  
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丐有濟世  
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  
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奔于鎮高平豈固  
諫以爲不可興乃止以屈丐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  
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道武末屈  
丐襲殺沒奔于而奔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  
置百官與乃悔之屈丐恥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自  
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族剛銳如  
鐵皆堪伐人晉將劉裕攻長安屈丐聞而喜曰姚泓  
豈能拒裕裕必克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于  
是秣馬勵兵休養士卒及劉裕禽泓留子義真守長  
安屈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饜饕臺  
遂僭帝位于霸上號年爲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  
頌其功德以長安爲南郡性憍虐視人如草芥土以  
築城鐵錐刺入一寸卽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

匠星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便斬鎧匠殺  
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  
殺之羣臣忤視者盡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  
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子瑣瑣自長安起兵  
攻屈丐丐遣子太原公昌破瑣殺之屈丐以昌為太  
子始光二年屈丐死昌僭立昌字還國一名折屈丐  
之第二子也既僭位改年承光太武聞屈丐死諸子  
相攻關中大亂于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人千濟河  
襲昌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與司空奚斤相持於  
長安太武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  
次於黑水分軍伏於谷而以少眾至其城下示昌以  
弱昌引眾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  
陣難陷宜避其鋒且待步兵一時奮擊帝曰不然遠  
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  
收軍偽北引而避之昌以為退鼓譟而前舒陣為翼  
行五六里帝衛之賊陣不動稍前行會有風起方衛  
官趙悅勸帝更待後日崔浩叱之帝乃分騎為左右  
以椅之昌軍大潰不及入城奔投上邽遂剋其城初  
屈丐奢好修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  
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礮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  
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帝顧謂左  
右曰葺爾小國而用人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侍

御史安頡禽昌使侍中古弼送昌至京師舍之封為  
秦王坐謀反伏誅昌弟定小字直犢屈丐之第五子  
也凶暴無賴昌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勝光  
定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  
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  
業俄而羣狐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惡之  
曰所見亦大不滅咄咄天道復何言哉定與宋連和  
遙分河北太武親率輕騎襲平涼詔武衛將軍丘眷  
擊之定被創逃走西保上邽神龜四年為吐谷渾莫  
容瑣所襲禽定送京師伏誅

評曰自賜姓之禮廢而大宗小宗之義不明大宗小  
宗之義不明而正姓庶姓不可考矣或曰漢高祖賜  
項伯襲敬之姓曰劉者非乎曰此賜姓之廢之始也  
禮云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姓者所  
以統繫百代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  
也以百代而不別之此大宗之義而正姓之謂也以  
子孫之自出而別之此小宗之義而庶姓之謂也此  
先王人治之大者也高祖使人易姓而從我而謂  
之曰賜姓屬籍亂於上氏族誣於下後世之士大夫  
遷徙世次皆不知其所自出者此其弊也大赫連勃  
勃者左賢王之後也豈知夫所謂繫世者哉乃自以  
為夏后氏之苗裔國號大夏其說既美矣而又曰朕

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則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  
為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者氏族無常朕將以  
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為子是為徽赫實與天連今改  
姓曰赫連氏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  
為氏嗚呼然後氏族之義明而正庶之姓別禮失而  
求諸野者其斯之謂乎且漢高祖自太公而上其世  
譜已荒邈而莫知矣而母曰劉媪安知漢高不即以  
母為姓乎其以已之姓易人之姓也曷足怪哉

梁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為郡豪姓仕隋為鷹揚郎將大  
業末罷歸結徒起為盜殺郡丞唐世宗據郡稱大丞

梁師都

古

相北聯突厥與隋將張世隆戰敗之因略定雕陰弘  
化延安等郡自為梁國僭皇帝位祭天於城南坎地  
瘞王得印以為瑞建元永隆始舉可汗遺以狼頭纛  
號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遂導突厥兵居河南地  
拔鹽州郡初五原守櫟陽張長遜舉郡附突厥郝瑗  
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與  
莫賀咄設謀入寇唐王即遣都水監宇文歆賂莫賀  
咄設止其出兵又說長遜入朝已卯武都宕渠五原  
等郡皆降王即以長遜為五原太守六月師都寇靈  
州驛騎將軍蘭興發擊破之榆林賊帥郭子和遣使  
來降以為靈州總管二年三月師都寇靈州長史楊

則擊走之三年七月師都引突厥尺稽兵寇延州行

軍糧管殷德源擊破之斬首千餘級還北二百里破

其驛州在延州八月師都石生留守張舉帥千餘人來

降師都太懼遣尚書陸季亮說突厥處羅可汗令突

賀咄設入五原泥步設與師都起延州突利可汗與

契丹入幽州處羅自攻汴州已而處羅死兵不出又

為德源所破六年其將賀德源索問以所部十二州降

德源悉去之拔東城帥都保西堡合吳厥救至德

源引兵討之二年太宗知突厥政亂不能莊宗師都

以書詔之師都不從遣夏州都督長史劉受司馬劉

蘭成圍之受等數遣輕騎誘其衆徐多殺反聞離其

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為其名將李正賓等謀執師

都事洩來奔由是上下互相疑是等知可取上表請

兵上遣右衛大將軍崇崇路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

遣受等誘州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

劉蘭成偃旗帥鼓不出師都南遯蘭成追擊破之突

厥大駭兵救師都柴紹奔來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

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師

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擢洛仁為右驍衛將

軍朔方郡公自起至咸亨十二年以其地為夏州

附  
郭子和同州蒲城人為左翊衛以罪徙榆林人素

不即饑子與死士十八人執丞王才敦以不恤下  
新之開倉賑窮之自號永樂王建元丑丑號其父為  
太公以第子政尚書令子端子升為左右僕射有  
時來二千南連梁師都北事突厥納弟為營務軍  
汧册子和為平楊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為皇利設武  
德元年獻款授靈州總管金河郡公從弟國公襲師  
都軍相城克之又伺突厥虛實陰以章開為通野所  
後延羅河汧怒囚子升于是子和危畏舉部南徙詔  
內廷州故城五年錄平劉黑闥有功賜姓李氏拜右  
武衛將軍十一年為靈州刺史徙舊國公顯慶初  
靈州都督乞骸骨許之進金紫光祿大夫卒

卷一百一十五

十六

評曰天下之勢既屬漢而三分矣宋幾南北又分為  
二其間十六國之紛紜六朝之更嬗而卒歸於隋幾  
合矣而亂又不旋踵者何哉此天下勢之將合開有  
唐之祚啓太宗之聖而直接兩漢之統者也周太史  
儋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載  
而霸王者出焉隋唐之時其始周秦之季乎當是時  
突厥之始畢可汗稱最盛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  
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幾何其不為魏之昭成  
也薛舉實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李執高開道梁師都  
之徒幾何而不為十六國之張馮也乃於開元之初  
先後削平焉無遺種者勢之合也吾獨怪梁師都者

夏州之一分小人耳外與突厥非段華之親內與羣  
雄無蟻蟻之援而以區區之五原抗衡上國其取敗  
之速宜也夫其意豈不以盧芳自居哉而不知芳也  
者托名漢室單于之伯舅也屬籍西平更始之懿親  
也其地近其分親與師都之勢萬不相若也而乃欲  
案其舊跡以一丸泥東封函谷不綦謬乎故考之敗  
也亡入龍庭者十餘年而後死而師都之一敗塗地  
身首異處生為解事諡曰至愚哀哉夫師都之所憑  
依者突厥耳師都亡而突厥亦內亂是突厥尚不能  
為拓拔而師都之得為燕涼欺瞞此天下之將合  
而非人之所能為也勢也數也統也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七

西夏

夏之先本出拓拔氏唐貞觀中有拓拔赤辭者以地  
內屬太宗賜姓李璽璽璽等州處之其析居夏州者  
號平夏部唐末拓拔思恭討黃巢得權知夏綏銀節  
度使賊平封夏國公思恭卒弟思諫代為定難軍節  
度使思諫卒思恭孫彝昌嗣梁開平中彝昌遇害將  
士立其族弟蕃部指揮仁福仁福卒子彝興嗣加定  
難軍節度使歷晉漢周加中書令封西平王累加太  
傅宋初加太尉卒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克膺立克膺  
授定難軍節度使率兵破北漢吳堡砦獻其俘累加  
檢校太尉率府中子繼筠立授檢校司徒定難軍

節度觀察。既後卒，弟繼捧立。以太平興國七年，率族人入朝。太宗甚嘉之，繼捧願留京師，乃遣使夏州，勸總麻已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并官其昆弟克信等十二人。有差繼而其弟權知夏州，克文來朝。以唐僖宗所賜其祖思恭鐵券及朱書御札來上，改博州防禦使，初繼捧之入也。弟繼遷出奔，及是數為邊患有言繼捧泄朝廷事於繼遷者，乃出為崇信軍節度使。端拱初，改感德軍節度使，屢發兵討繼遷，不克用。宰相趙普計欲委繼捧以圖之，因召赴闕，賜姓趙氏，更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至鎮數月上。

言繼遷悔過歸款，乃授繼遷官。然實無降心也。二年，加保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淳化元年與繼遷戰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保忠乞益師，遣商州團練使翟守素率兵援之。五年，繼遷攻靈州，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討之。保忠先挈其母與妻子壁野外，乃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兵壓境，保忠反為繼遷所圍，襲其營帳，保忠單騎走還城，為指揮使趙光嗣執送汴。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有罪侯。賜第京師，保忠怏怏不自得。景德元年卒，贈威塞軍節度使。克文亦死，贈岳州防禦使。麟四年，其孫從吉為三度奉。

職繼遷繼捧族弟也。高祖思恭從兄思恭討黃巢戰沒，贈宥州刺史。會祖仁顏唐銀州防禦使，祖彝景嗣於晉。父光儼嗣于周，建隆四年繼遷生於銀州。無定河生而有齒，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繼捧之歸宋時，年二十，畱居銀州。及使至，召總麻親赴闕，乃詐言乳母虎出葬，奔入地斤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偵知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遜免，獲其母與妻。繼遷復連娶家族轉遷，無常漸以彊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絕之。」

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眾曰：「諾。」遂與弟繼昶破丑重遇，賁張浦李大信等起夏州，乃詐降誘殺曹光實於葭蘆川。遂襲銀川，據之時雍熙二年二月也。三月破會州，焚毀城郭而去。三年，遼以義成公主嫁繼遷，冊為夏國王。四年，知夏州安守中以三萬眾戰於王亭鎮，敗績。淳化二年，遼封繼遷為西平王，奉表歸款，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四年，轉運副使鄭文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數月，邊人四十二族萬餘騎寇環州，屠小康堡。太宗乃遣錢若水弛其禁，因撫慰之。五年正月，繼遷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高文岬等因眾不樂，反敗之。繼遷遂攻靈州，詔李繼

隆等進討四月削保吉姓名帝以夏州深在沙漠  
姦雄因以竊據欲隨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  
來頗爲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隨之遷  
其民於絳銀十八下獻馬以謝至道元年遣左都押  
衙張浦以橐駝假馬來獻且乞禁邊盜掠詔令謹守  
疆場還所盜物遣閤門副使馮訥中使賈繼隆持詔  
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以浦爲鄜州團練閤京師  
二年春奪宋靈州饋運三年復命李繼隆爲環慶等  
州都部署會四方館使曹瑛自河西至言繼遷衆萬  
餘圍靈武城上表告急九月帝親部分諸將繼隆出  
環丁罕出慶范廷名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鄜五  
路進討直抵靈州兵行數日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  
無所見乃引還張守恩不戰而返王超范廷名遇之  
於烏白池大小數十戰不利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  
遷復令軍主史不亂駐屯橐駝口以阻路繼隆遣  
田敏等擊之咸平春繼遷復表歸順真宗乃授繼遷  
如保忠官加邑千戶實封二百戶益功臣號放張浦  
還尋遣弟繼瑗來謝恩授繼瑗亳州防禦使封繼遷  
母衛慕氏衛國太夫人子德明爲定難軍節度行軍  
司馬未幾復抄邊四年秋八月帝以李繼遷雖入貢  
而鈔劫益甚乃遣張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  
難固守通判永興軍何亮復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

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  
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言不可帝以問李沆  
沆曰繼遷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  
將吏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  
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  
靈州九月李繼遷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之繼遷  
勢益張大復攻定州懷遠又掠輜重至唐龍鎮副都  
部署曹瑛以蕃兵邀擊敗之咸平五年三月李繼遷  
陷靈州初知州裴濟謀斬八鎮與屯田之利民甚賴  
之繼遷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  
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高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詔王超屯永興軍六年春繼遷以靈州爲西平府都  
之詔遣張崇貴王涉議和割河西銀夏等五州與之  
六月復以二萬騎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  
圍未解麟州部署請濟帥真宗閱地圖曰麟州險  
三面孤絕戮力可守但城中乏水可憂耳乃遣兵走  
援繼遷果據水砦薄城已五日知州衛居實出奇兵  
突戰殺傷萬餘人繼遷去遂率衆攻西蕃取西涼府  
都首領番羅支僞降繼遷受之不疑羅支遽集六谷  
蕃部及名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景德元年  
正月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諡曰神武廟號太祖墓  
號裕陵德明小字阿移母曰順成懿孝皇后野利



卽位於柩前時年二十三邊臣以德明初立乞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國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關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德明遣牙將王晏奉表歸順詔答之三年復遣牙將仁昂奉誓表請藏盟府且言父有遺命帝嘉之乃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西平王餘如故因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故事不遣乃獻馬謝恩四年五月母閼氏薨以殿中丞趙積爲弔贈

兼起復官告使德明以樂迎至柩前明口釋服涕泣對使者自陳感恩大中祥符元年以天書降加賜守正功臣俄境內旱詔權場勿禁西人市糧以賑其乏東封又遣使來獻禮成加兼中書令時遼亦遣使册德明爲大夏國王三年境內饑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時王旦爲相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其來取德明既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大起宮室於鐵子山會早西攻河州甘州宗哥族及秦州緣邊熟戶遂出大理河築柵峇耳平四年祀汾陰進中書令又加守太保又加宣德功臣天禧初加守太傅三年加崇仁功臣乾興元年加純誠功臣德明城懷遠

鎮爲興州以居仁宗卽位加尚書令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字述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龜天聖九年十月德明卒年五十一追諡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墓號嘉陵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以尚書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爲祭奠使子曩霄立曩霄本名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母曰惠慈敦愛皇后衛慕氏遼以興平公主妻之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制製物圖面高準身長五尺餘少時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圖學書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弱冠獨引兵襲破回鶻夜洛陽可汗王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數諫其父勿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絳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絳爲德明卒卽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西平王如故以工部郎中楊吉爲旌節官告使禮賓副使宋允中副之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始衣白窄衫紅冠紅裏冠頂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月九日則見官屬其官分文武班曰中書曰樞密曰三司曰御史臺曰開封府曰朔衛司曰宣計司曰受納司曰農田司曰羣牧司曰飛龍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學曰



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文資則幘頭襜褕紫衣緋衣武職則冠金帖起雲鏤冠銀帖開金鏤冠黑漆冠衣紫旋襪金塗銀束帶垂蹀躞佩解結鉏短刀弓矢勒馬乘銳皮鞍垂紅纓打跨鉞拂便服則紫阜地繡盤毬子花旋襪束帶民庶青綠以別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初宋改元明道元吳遵義諱顯道於國中景祐元年遂攻環慶路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是歲改元開運踰月或告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改廣運元年廣州柔遠若蕃部巡檢寇通攻破後橋諸堡於是元吳稱兵報讎緣邊都巡檢楊遵柔遠若監押盧訓以兵七百與戰於龍馬嶺敗績二年加兼中書令攻嶠廝羅取瓜沙肅三州復舉兵攻蘭州諸羌侵至馬嶺山築城元川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建官以寇各守金張涉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王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通亮成賞都臥散如定多多馬寶惟吉王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北備遼南備環慶鄜延西備吐蕃回紇又駐兵爲鎮守總十五萬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

三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復改元大慶宋寶慶元年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實欲窺河東道路與諸豪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若赤城路三道并入遂築壇受冊卽皇帝信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國號夏時年三十詔削奪官爵互弔揭榜於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卽爲定難軍節度使又遣賀永年齎慢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畱歸孃族而去康定元年攻金明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圍延州又攻鎮戎軍執宋劉平石元孫李士彬等慶曆元年二月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巡邊至高平盡發鎮戎兵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福等併將之都監桑懌爲前鋒鈴轄朱觀都監武英繼之其夕宿三川夏人已過懷遠東南翌日諸軍躡其後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夏人對壘於張家堡懌以騎兵趨之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爲一軍屯龍落川相離五里期以明日會兵川口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方知墮敵計中懌爲先鋒見道恊置數銀泥合封龔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縣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懌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午酣戰陣中忽

樹鮑老旗長二丈餘憚等莫測既而鮑老揮石擊右  
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任  
及福子懷亮皆戰歿將校士卒死者萬三百八關右  
震動琦上章自劾奪一官徙知秦州秋轉攻河東及  
麟府不克乃引兵攻豐州據之元昊雖數勝然死  
創殘相半國中怨之會遼主遣使諭元昊與宋和元  
昊乃歸塞門砦王高延德因乞和知延州范仲淹爲  
書喻以禍福元昊復書語猶慢仲淹對來使焚之朝  
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斬仲  
淹乃降知耀州時知延州龐籍謀格附知青湖城种  
世衡用計遺其親詣野利旺榮等誘其歸臣如舊三年  
復詔籍招納元昊以書議和然不肯削僭號籍復  
書明年遣使來猶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  
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議者以侮  
玩朝廷不可許遣使更議且許封爲夏國王四月金  
党項及山西部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夏遼主詔  
諸道兵討之十月元昊上表請罪親率党項三部降  
於遼四年元昊上誓表稱臣凡歲賜銀絹綉茶二十  
五萬五千如常歲之遺使行冊禮賜夏國王印紉  
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  
使至其國用賓客禮置橐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  
不通青鹽然宋每遣使往但館于宥州終不使至興

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八年正月卒宋遣使如  
故事厚賜焉諡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號泰陵子諒  
祚立諒祚景宗長子也小字甯令哥國語歡喜爲  
甯令母曰宜穆惠文皇后沒藏氏方期產位遼主  
以伐夏來告皇祐元年遼主遣使諒祚母及人置於薊  
州嘉祐六年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明年詔許之治  
平三年大舉攻大順城圍宋遠皆燒之十一月种  
明擊退之遣使詰之乃獻方物謝罪是年十一月种  
取綏州脇降兒名山諒祚詐爲會議誘殺知保安軍  
楊定等事聞命韓琦知永興軍經略西方諒祚錮送  
殺定者數人十二月諒祚卒年二十一諡昭英皇帝

廟號毅宗墓號安陵子秉常立

延綏鎮志卷之五

嘉興譚吉聰重修

延緩鎮志卷之五 五十四

紀事志

西夏

秉常毅宗之弟。母曰恭肅章憲皇后梁氏。治平四年冬。卽位。時年十歲。梁太后攝政。熙寧二年。冊秉常爲夏國主。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劉溝堡。殺范愿。既而進誓表。又請以安遠塞門二砦易緱州。二年五月。夏人號十萬築關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才三千。偪遣偏將李信劉甫種詠等出戰。大敗。復圭効詠詠等故違節制。以自解。復出兵攻州堡。夜入欄浪市。藥金湯殺掠老幼數百人。以捷聞。邊怨于是大起矣。

八月。夏人完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鈴轄郭慶高敏魏慶宗秦勃等死之。四年。種諤謀取橫山。先城羅兀。進築永樂川。賞通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元嶺葭蘆川四寨。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勦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羅兀城。治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鄧州安置韓絳坐興師敗衄罷知鄧州。九月。夏人遣使人貢且乞緱州易二砦如舊約。詔不允。元豐四年。有李將軍清者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秉常后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政。

鄭綏總管種諤乃疏秉常遇執國內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遂遣王中正往鄆延諸路并詔熙河李憲等大舉征夏。八月。憲總七軍及董氈兵三萬至新古城。遇夏人戰敗之。王中正出鄆州環慶經略使高遵裕涇原總管劉昌祚出慶州。諤將鄆延及畿內兵出綏德城。九月。諤圍米脂。夏人來戰於無定川。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十月。遂克米脂。降守將令介訛。遇進攻石州。中正以河東軍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溼。士馬多陷沒。遵裕乃引軍還。初。夏人聞宋大舉。梁太后問策於諸將。對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宋師果無功。五年五月。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繞橫山。使夏人不得絕沙漠。遣侍中徐禧內侍押班李舜舉往議。禧復請于銀夏宥之界築永樂城。依山無水泉。渴種諤極言不可。禧率諸將竟城之。賜名銀川。砦禧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來攻城。遂陷。高永能戰沒。禧舉運使李稷皆死之。是役也。死者將校數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乃耀兵米脂城下。而還。宋自熙寧用兵以來。凡得葭蘆吳堡義台米脂浮圖寨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

粟銀絹以鉅萬萬計帝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矣六年遣使護箇咄迷乞遇來貢元祐元年六月復遣訛羅津來求所侵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今借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爲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從之秋七月乙丑秉常殂時年三十六在位二十年諡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墓號獻陵子乾順立乾順惠宗之長子也母曰昭簡文穆皇后梁氏生三歲卽位元祐二年冊乾順爲夏國主仍節度西平王四年六月稍歸永樂所獲吏士一百四十九人遂以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與之六年七月遣使來賀坤成節九月圖麟府鄜延都監李儀等盡沒七年屢攻綏德城以重兵壓葭蘆境陷五旬大掠築壘于沒煙峽口八年四月夏人自得四砦連歲擾邊至是復遣使以蘭州易塞門二砦詔數其違順不常却之紹聖三年九月大入鄜延十月至金明列營環城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攻破金明皇城使張侁死之四年正月涇原都鈐轄王文振率諸將破沒煙峽砦二月夏復以七萬衆攻綏德鄜延將與戰退之知渭州章察上言城胡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築二砦於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察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於要害以

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秋八月鄜延經略使呂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遂遣將王愬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羌二城元符元年冬十月夏人圍平夏章察禦之獲其勇將鬼名阿理西壽監軍妹勒都通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奏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國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遏夏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建中靖國元年乾順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崇寧三年遣以成安公主嫁乾順冬十二月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卽奏云此西人要害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而所築之城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夏所不爭故得冒功論賞而京力主之故有是命四年詔西邊能招致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用蔡京計也陶節夫在延州大加招誘乾順遣使請皆拒之又令殺其牧放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山口執知廓州高永年而去殺之已而羌衆復焚大石河橋新羅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八人姓名敕御史候蒙往秦州逮治卿既具蒙奏上遣武帝殺王懷不如秦穆公赦孟明

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枝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又攻湟州自是兵連者三年大觀元年始遣人修貢政和四年乾順築藏底河城遂詔河東節度使童貫為陝西經略以討之六年种師道以十萬衆攻藏底河城克之宣和元年童貫逼熙河經略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敗績遁走至盍朱峽為一別瞻軍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夏兵遂乘勝圍震武劉仲武何瑄等赴之乃解去先是金人滅遼粘罕遣撒母使夏國許割天德四軍及八館地約攻麟州

金史卷五十五

五

以牽河東之勢靖康元年三月夏人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四月陷震威城兵馬監押朱瑄死之繼而金貴人兀室以數萬騎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乾順改元正德時建炎元年也二年正月以主客員外郎謝亮為陝西撫諭使詔乾順約和罷兵未幾夏兵襲取定邊軍三年二月金帥婁宿連陷長安鳳翔隴石大震夏人謀知關陝無備遂檄延安府言大金割鄜延以隸本國須發兵帥臣王庶因遣諜聞其用事臣等遇夏人竟不出是歲開封尹宗澤奏疏請比伐且乞遣辯士西說夏國東說高麗俾出助兵三年知樞密

院事張浚使川陝謀北伐欲通夏國為援奏請詔從之復以謝亮往迄不得其要領而還紹興五年乾順改元大德七年十月仍齊知同州李世輔奔夏九年五月世輔復以其衆三千人歸宋六月四日乾順殂年五十七在位五十四年諡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墓號顯陵子仁孝嗣仁孝崇宗長子也即位時年十六十年夏改元大慶三月詔胡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報十三年夏改元人慶始建學校於國中立小學於禁中親為訓導十五年八月夏主詣太學釋奠弟子員賜予有差十六年尊孔子為文宣帝十七年改元天盛策舉人十八年復建內學選名儒至之二十八年律成賜名鼎新始立通濟監鑄錢三十年夏封其相任得敬為楚王三十一年立翰林學士院以焦景顏王僉等為學士俾修實錄金玉亮犯四川宣撫使吳玠檄西夏俾合兵討之三十二年始封制蕃字師野利仁榮為廣惠王乾道三年五月夏國相任得敬遣閒使至四川宣撫司約共攻西蕃盧允文報以蠟書四年夏改元乾祐得敬以謀篡伏誅初仁孝嗣位其臣屢作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仁孝不能制乃分西南路及靈州羅龐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且上表金世宗為得敬求封金主不許仁孝乃謀誅之乾道八年金主

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乃減罷保安蘭州榷場又罷綏德榷場止存東勝環州而已仁孝表請復置蘭州保安綏德榷場如舊紹熙四年九月二十日仁孝殂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諡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陵號壽陵子純佑嗣純佑仁宗長子也母曰章獻欽慈皇后羅氏仁宗殂卽位時年十七明年改元天慶開禧二年正月二十日廢遂殂年三十在位十四年諡曰昭簡皇帝廟號桓宗陵號莊陵鎮彝郡王安全立安全崇宗之孫越王仁友之子開禧二年正月廢其主純佑自立明年改元應天嘉定四年八月安全殂年四十二在位六年

諡曰敬穆皇帝廟號襄宗陵號康陵有子曰承禎齊國忠武王彥宗之子大都督府主遵頊立遵頊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爲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七月立時年四十九改元光定五年攻金之慶州及保安州六年攻金會州及涇州未幾又攻金之慶州延安積石州都統姜伯通敗之八年攻金之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敗之于境上又攻保安及延安都統完顏國家奴破之又敗之於克戎寨宰相入賀金宣宗曰此忠賢之力也又進圖臨洮滿胡士門破之九年金慶陽總管慶山奴伐夏出環州敗之於阿彌灣殺其將士百餘人金宣宗與皇太子議伐夏左監軍陀

滿胡士門延安總管古里甲石倫攻鹽宥夏州慶陽總管慶山奴知平涼府移制答不也攻威靈安會等州夏兵三萬自寧州還慶山奴以兵邀擊敗之宣宗欲與夏議和右都監慶山奴也延安奏曰夏國決不肯和徒見欺耳既而獲諜者言遵頊聞金將約和戒諭將士無犯西鄙宰臣奏曰就令如此邊備亦不宜弛宣宗以爲然右都監完顏闔山敗夏兵於黃鶴峒都統羅世暉却夏兵于克戎寨十一年五月夏人入葭州慶山奴破之于馬吉峰十二年閏月夏人破金之通秦寨提控納合買王擊敗之自葭州逃去華州元帥完顏合達出安塞堡至隆州敗其兵二千進攻隆州克其西南會幕乃還十三年金元帥慶山奴攻宥州圍神堆府穴其城夏人陷金之會州又自高峰鎮圍定西刺史愛申阿失刺擊走之九月圍綏平寨安定堡未幾陷西寧州遂攻定西提控烏古論長壽擊却之十四年金詔樞密院議夏事奏曰夏人聚兵境上欲由會州入已遣行省自散伏兵險要以待之鄭延元帥府伺便發兵以繼後是以無慮十六年遵頊使其太子德莊伐金德莊諫曰彼兵勢尚彊不若與之約和遵頊笑曰是其言所知也彼失蘭州竟不能復何彊之有德莊固諫從之遵太子位願爲僧遵頊怒囚之靈州遣人代居嘗天旱不果死

元兵問罪夏國自金太宗議和八十餘年與夏人未嘗有兵革之事及宣宗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構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敝是歲遵頊傳位于子德旺而和議成遣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于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與敦良弼報之寶慶二年春遵頊殂年六十四諡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七月德旺殂年四十廟號獻宗清平郡王之子南平王覲立二年寶慶三年秋爲元所滅凡二百五十八年而亡

評曰宋之取天下也亦何異於五代也哉然有意於忠厚爲治而遂大異於五代之至者何也不得已也

彼習見五代之數易其主岌岌然若寄居其上彼以其暴我以其仁彼以其虐我以其寬庶天下之我諱而不我虞也故一以柔道行之而天下亦靡然而從焉然卒至於積弱而不振者非忠厚之衰而立國之道未盡善也夫契丹者固五代以來之所父事者矣惟周世宗能用兵取三關瀛漠之閒皆不攻而下宋太祖出宜席其威北向而爭矣乃滿城之戰卽與講解是以契丹日彊初則與北漢爲援既則與西夏爲逆而宋遂無如之何矣方北漢而旣平也亦當因其兵力以取夏州況有折德戩爲之外主而不之計而反以定難節度使授之何爲也哉彼習見五代之數

易其主契丹者皆其子畜者也而今爲我兄藩鎮者皆所抗顏者也而今爲我臣固已幸矣又焉敢問雲朔之外與靈夏之閒哉吾觀遼史與西夏列傳見其伐宋也必以告而得地獻俘也亦必以告及宋之伐夏也遼王時來問興師之由更爲主其和議宋奉命惟謹則西夏者遼之蔽也宋必不伐夏以怨遼矣或曰宋常與金滅遼矣何不與遼而滅夏也曰勢不可也夫伐其子而與其父謀遼固不爲而況滅夏以益遼宋又不敢是以終宋之世夏卽數有可滅之機雖德明之初秉常之亂得敬之孽而宋終不敢過而問焉者非忠厚也不得已也喪契丹也夫唐之於突厥

也常藉其用以取天下太宗時卽統諸道兵討之致其來朝以雪前恥而宋之太祖卒不能乘周氏之勢以取燕雲使遼及夏與國相終始者蓋立國之道剛則積威而子孫猶有所守柔則日致於衰弱而不可救止矣嗚呼此宋立國之道之未盡善也

偽順

李自成小字磁生米脂人居於懷遠堡之李繼遷寨故亦爲懷遠人生而悍惡十餘歲卽與回回婆家牧馬喪父爲酒傭日沈醉至者遣之去學鍛又不成爲人耕田常枕耒而臥不事事好使酒任氣鄉里苦之二十一歲應募銀川驛馬夫因挾弓矢習騎射時供



郵傳夜陰失道有雙狼引之行竟不傷崇禎元年延  
安大饑其十一月王嘉胤起府谷王二起白水相聚  
於黃龍山爲盜不沾泥一座城五虎黑煞神等起洛  
川王和尚混天王起延川苗美左掛子起綏德苗登  
霧起安定各有衆三四千漢南盜又大起固原兵以  
無餉叛略陽清水成縣涇陽富平耀州之閒竄然矣  
王和尚混天王等西略平涼南攻韓城官兵擊之走  
西川自神木渡河陷山西之蒲縣分爲三部自稱橫  
天一字王攻潞安河曲皆下之王嘉胤又襲破黃甫  
川清水營據有府谷兒衆日盛而李自成者尚爲驛  
子無叛志也兵科給事中劉懋上言裁減驛站歲可

金銀錢鈔五十四

十一

省金錢鉅萬朝議是之凡游民之隸籍驛遞者多亡  
去自成亦復無聊始爲小偷里中更苦之謬相推爲  
里長使主徵會以自給值催科甚迫縣令咎之以  
梃自成脫去竄入王左掛子苗美隊中號八隊閩將  
八隊者一隊眼錢兒二隊點燈子三隊李晉王四隊  
蠅子塊五隊老張飛六隊亂世王七隊夜不收八隊  
李自成也名不大著而張獻忠已號爲八大王矣張  
獻忠者延安衛柳樹澗人也爲府中快手不得志去  
而從神一魁領紅旗爲先鋒有力多詭同夥咸尊事  
之不沾泥攻米脂官兵擒之斬於綏德州其部多歸  
自成遂渡河掠絳州三隊點燈子來會之入沁水縣

破隰州蒲州巡撫洪承疇總兵曹文詒擊之擒點燈  
子於桑落鎮斬王嘉胤於陽城點燈子者清湖人趙  
四兒也羣賊各領部曲數見摧敗乃議立紫金梁爲  
首其餘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閻將八大王掃地王閻  
場天閻正虎破甲錐那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  
鄉里人活地艸過天星燭子塊黑煞神分爲三十六  
營紫金梁者名王自用一名王和尚老回回者名馬  
守應皆綏德人也當是時延綏之銳衆盡戍五嶺關  
邊旣虛三餉箕斂農民離散加以饑饉存臻又不雨  
者幾一年赤地千里米斗六七錢艸根木皮所在皆  
罄人相食巡撫練國事請發帑金賑濟不報至興參

金銀錢鈔五十四

十一

自十一月雨雪盡正月止雪深一二丈城中開窖  
以行樵採遂絕咸撤屋材以禦盜賊竄起轉掠漢食  
又別號諸賊若劉五可天飛拔鐵角城混天飛上天  
龍馬老虎獨行狠出盧保德混天猴掠寧州環縣而  
東至靖邊獨頭虎踰葭州而合數千人者不可  
勝數巡按御史李應期至綏德偽設犒誘降賊苗美  
左掛子斬之而神一魁叛於寧塞矣初神一元起寧  
塞攻破靖邊營及保安縣旋敗死第一魁領其衆總  
兵賀虎臣杜文煥合軍圍之降於總督楊鶴至是復  
叛其黨郝臨菴劉六出攻中部巡撫練國事合諸鎮  
擊之於西澳數十戰陣斬可天飛大破敗之其黨斬



一魁以降混天猴柳臨菴劉六逃去而紫金梁等之  
在山西者破大寧石樓諸縣長驅固關且至真定  
會陽和巡撫來援遂踰太行破修武清化復回攻臨  
縣破之舊是時據交城文水以窺太原者閻正虎也  
屯吳城向陽而窺汾州者邢端川上天龍也從沁州  
而北入榆次壽陽者紫金梁張獻忠也陷霍州垣曲  
長子諸縣與遼州者混天王破甲鍾李自成也由是  
賊之在羣手者出林縣在遼州者出武安在垣曲者  
出濟源而窺道神活地神鄉里人謂山西諸賊事  
會於磁縣聚於餘蔭懷崇開之大驚遣宋監陳大金  
關恩謝謝文舉孫茂霖為內中軍發監曹文詒空銀

西平縣志卷之四

三

王諸營督戰紀功過惟糧餉總兵費玘左佖玉戰於  
林縣敗績會衆將湯九州以昌平兵至擊之于馬鞍  
山斬賊首混天王混天猴及新立一字王殺盡王等  
賊勢方威而雷山西之賊復自濟源來會之遂乘水  
渡河破河南二十餘城駭駭以入於湖廣矣信陽鄧  
州殺戮尤慘者蓋張獻忠之毒也事聞懷宗憂之特  
遣太監楊進朝盧九德賜以弓矢監京營兵以往而  
專敕延綏巡撫陳奇瑜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  
川軍務隨方剿撫奇瑜並檄諸道兵會於陝州混世  
王等又破隆德紫陽平利白河鳳縣而攻興安三邊  
總督洪承疇帥師援之賊得以全適插漢內犯承疇

自漢中西防甘肅賊遂由鳳縣而陷兩當承疇追  
成縣賊復向漢中有兵守雞頭關不得前乃出鳳縣  
趨寶雞求撫承疇以西事急姑聽之而湖廣之賊張  
獻忠等圍均州破房縣保康及竹山竹谿即撫盧象  
昇擊敗之獻忠遁入應山西奔商洛李自成亦由河  
南入秦破乾州為曹文詒所敗亦奔商洛陳奇瑜招  
之不聽餘賊盡散入漢中且以至川川兵檢巴西諸  
險遂乞降於陳奇瑜奇瑜信而撫之解甲者萬餘俱  
釋為民且傳送之及度棧道所過殘掠既而攻陷驪  
游永壽承疇招撫之賊在寶雞者亦遁去遂陷隴州  
靈臺崇信白水涇州于是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

西平縣志卷之四

十四

至邠州長武西南至盤屋靈難聚逾二十萬奇瑜始  
悔之無及矣兵部檄召河南湖廣四川山西所部兵  
各從便道入秦合三萬餘人以剿羣寇羣寇亦分為  
三一出鳳縣攻漢中一出陽平關入梓潼一出寧羌  
犯廣元連營延蔓幾百餘里奇瑜以降賊復叛逮問  
乃特推三邊總督洪承疇代之賊聞承疇至盡走河  
南集宛洛開而張獻忠李自成獨留商洛山中合營  
出破澄城攻平涼邠州且由潼關而南與諸賊會都  
司陳永福敗之于朱仙鎮自成走登封密縣奔漢南  
循南山遵洛水而行至武功縣渡渭河走涇陽三原  
以馬少直趨秦州牛馬營掠馬數千匹攻龍州破之

將攻鳳翔且于三水縣役馬旬日閒有衆數萬陝西又大饑省臣請蠲崇禎八年以前通租不聽河南大旱羣賊之在河南者凡十三營分道破滎陽汜水而及鄭州南圍汝寧破固始更自懷慶渡河掠歸德睢汝陳許等州且至襄陽張獻忠同老回回滿天星掃地王太平王金翅鵬從睢州入英山霍山至鳳陽焚皇陵釋高牆罪宗百餘人唐王之世子與焉後入福建稱名號者是也蓋鳳陽無城郭守者遇賊至便奔賊入府舍自稱古元真龍皇帝三日後太監盧九德始來赴賊南下趨廬州陷巢縣合肥舒城廬江含山和州及無爲州潛山太湖而向麻城漢口矣皇陵

變聞懷宗素服避正殿祭告太廟令百官修省洪承疇師次汝寧合總兵鄧玘曹文詒守應山隨州以防

五

江北賀人龍劉成功守信陽泌陽以控河南而鄧玘所過放縱甚於賊衆怨亂卒起殺於樊城而朝廷亦不問也當是時賊之在襄陽者十五營在宛洛者七十二營衆皆數十萬而援勦之師惟左良玉一軍塞新瀨陳治邦一軍據汝州陳永福一軍遮南陽既不敵賊兵之十一而且徵調時至入衛京師每以秋往及春而歸流賊得以更番休息日以滋大官軍疲於奔命故遇賊輒敗承疇既至汝寧老回回闖王破陝州南鄭自潼關入一字王撞天王自潼關出曹操又

駐兵光黃間以犄角之洪承疇復自汝入秦檄總兵曹文詒以兵會至三水縣之欽頭原與李賊遇自成頗怯不敢戰亂世王請爲先鋒自成大喜次日亂世王居前自成居中過天星居後曹變蛟先登敗走文詒繼至過天星與之力戰亂世王自成左右合擊之曹兵大潰諸軍莫救文詒自刎死文詒與其從子變蛟皆善戰時爲謠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搖至是戰死諸軍爲之奪氣變蛟以兵屬洪承疇焉過天星者張天琳也綏德人自成既敗曹兵從延安而西官軍逆擊之於羅家山大敗自成所收土馬器械無算遂從鄜州至綏德延綏總兵俞神霄戰死賊鎬

衣遊城下呼鄉里親戚問安否于是鄉人皆艷慕從

七

亂者日益衆漢中之賊過天星九條龍陷麟游止次蘭河洪承疇敗之於西寧州又力戰破之賊走降於陝西巡撫甘學闢學闢受其降安置其部數千人于延安關王蝎子塊又自興安入漢中過天星等尋叛去甘學闢削籍以孫傳庭代之戰於盤屋擒關王獻俘闕下蝎子塊走河西自成遂同過天星等出寇涇陽三原西安大震蝎子塊復來會之駐兵於涇河之濱者八閱月省城兵不敢出會曹變蛟與副將白廣恩兵至自成走秦川於舊營畔拒敵相持一年遷入率亭曹變蛟在光先祖大弼馬曜孫傳庭率師會攻

之連戰七日殺傷相當蝎子塊則歸爲曹兵所敗官軍食盡還保平涼自成亦奔隴州曹兵守汧陽自成與過天星奔秦州蝎子塊降於孫傳庭自成自秦州至崇信縣又爲官軍所敗奔寧塞自七盤關而度朝入關始犯劍州梓潼等處青川彰明鹽亭諸縣皆破之直逼成都攻圍七日不下自成引兵退屯汧陽關晉左兩總兵來會戰數却乃夜走徽州武功咸陽至三原又分兵往西番族帳中掠馬將次老鴉關遇總兵祖大弼與戰敗之自成復走四川廣元縣賈人龍同降將蝎子塊追之俘其妻子自成僅與十八人逃自成既足行捫蘿附葛伏窟穴中數日得免聞走商

卷之七

七

洛山中自成晝則射獵夜則讀書且觀乾象云過此六月之厄九五可期以勉慰羣賊高一功從旁竊笑之自成曰昔漢沛公百戰百敗而得天下汝亦知之乎其所讀之書云爲異人所授甚秘不得而知也自是頗識字善占候羣盜益畏憚之爲神人矣賊之在郿者黑煞神張胖子從南漳攻郿陽總理盧象昇帥兵追之三道并進會大霧賊迷道散走山官軍奮擊之斬賊魁黑煞神飛山虎賊奔荊州入四川賊之在麻城者爲總兵秦翼明所敗整齊王關場天八大王九營分而爲二一入蘄水一入桐城沿江賊嚴曹操大會羣盜於陝州老回回過天星托天王十反

王整齊王小秦王混世王整十萬各以夥至而河南賊格察鷹左金王起應之分掠內鄉淅川入襄陽熊文燦擊敗之老回回等俱東奔棗陽曹操入內鄉淅川山中踞險自守張獻忠又敗於郿西乞降總理熊文燦撫之分所部數千散處於房山竹谿兩縣會京師有警召孫傳庭於陝洪承疇於邊相率出潼關勤王曹操聞之以爲勦已也遂乞降於文燦許之散其衆與獻忠所部錯處焉自成既敗於廣元入山未一月殘賊復稍稍來有衆三四千自成謂之山中旁略近縣部分已定乃與十八人疾走至竹谿獻忠謀殺之自成覺而逃問計於曹操曹操爲之和解獻忠與

卷之七

七

自成羸五十馬五十婦人十自成辭曰以身相依足矣何必是也獻忠納之初獻忠之降也爲總兵左佺王所迫乃遣孫可望以碧玉長尺餘者二徑寸之珠十賄文燦請降文燦昵之多所徵求文燦不能應尋殺穀城知縣阮之錡以叛焚其城與曹操合左佺王擊之於房縣賊設伏羅喉山佺王度隘陷伏中士馬幾盡事聞佺王華職殺賊自贖而文燦論死乃以大學士楊嗣昌督師伐之左佺王尋敗獻忠於瑪瑙山遂逃入歸州自成與十八人復西入秦佺王不窮追屯於平利縣獻忠伏巫山深箐中休息收集散亡羣盜往往歸之曹操自巫山而西與川賊遇无星等會

攻夔州陷大昌石柱女帥秦佖玉來援督師監軍萬  
元吉合兵搃之於夔州山中賊困過天星以百騎謀  
奪尖山石柱兵邀擊於馬家寨敗之而楚蜀諸軍  
追至龍谿賊遁人七等次巡撫節捷奏檄四川總兵  
鄭嘉棟湖廣副將張應元汪雲鳳監軍萬元吉賀人  
龍等聞道追擊之賊驚潰曹操奔大寧之小嶺過  
天星關索超開縣諸將又驕之於觀音山逐北至臨  
江托天王常國安請降過天星奔達州曹操與金翅  
鵬素不相能至是小秦王金翅鵬相率降於嗣昌曹  
操知獻忠在巴巫間與佖玉相持遂西合於獻忠過  
天星又與獻忠有卻聞曹張合益懷不並立之勢佖  
玉復乘勝移師擊之乃降惠登相者亦號過天星清  
湖人也初曹操之入川也凡九部整十萬掃地王小  
秦王金翅鵬托天王過天星關索惟曹操西奔獻忠  
其八相繼俱降矣嗣昌飛章以聞叙資文武將吏有  
是獻忠曹操既合復入達州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  
猛如虎率其子猛先捷與諸將戰於開縣先捷沒於  
陣如虎僅以身免賊又出巫山大昌至當陽楊嗣昌  
在夔州命楚將王允成等自巴巫趨當陽勦之耶撫  
袁繼威悉兵搃賊於房竹曹操走河南獻忠領襄陽  
無備辦二千騎持偽符夜至城下紹守者入縱火焚  
襄府執襄王殺之投屍火中渡江破樊城拜陷郢縣

光州新野楊嗣昌聞之自經死獻忠乘勝陷應山汝  
寧隨州且攻南陽不能拔去之泌陽破郢西左佖玉  
逆擊大破之獻忠負重創夜遁入山中收餘眾數千  
向南陽因曹操以奔自成自成欲殺之修前怨也曹  
操陰遣佖玉五百騎資之獻忠乃晝夜東馳與同夥  
諸賊合入霍山復出攻舒城初文燦與大學士楊嗣  
昌深相結納文燦敗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討乃  
以兵部尚書督師賜尚方劍拜鑄督師輔臣銀印給  
帑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及陞  
日宴於平臺後殿寵餼甚至親賦饒歌二章爾得嗣  
昌無方略惟請加勅餉三百萬兩練餉七百三十萬  
兩長吏益慘刻百姓重困及在蜀之順慶也自書其  
旗曰鹽梅上將聞瀘州之敗猶云多辦長繩縛賊其  
悞且聞大都如此時河南大饑飢民起為盜賊以萬  
數自成已西奔入商南山招集向所蓄賊數千人出  
永寧陷宜陽勢復大振叛兵李狗皮以馬三百騎歸  
之圍河南府有內應賊遂入福王及世子俱縋城走  
乃發藩邸及巨室米粟數百萬石賑飢民自成跡福  
王所在執之置酒大會以王置俎齎割麋鹿肉食之  
號福祿酒世子奔懷慶後稱帝於南京是為弘光盧  
氏縣貢上牛金星降於賊為其謀主且薦卜者宋獻  
策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獻圖識云十八孩兒當

至神器自成大喜拜爲軍師李猗皮者曹變蛟之領  
旗也亦延安人張獻忠已破舒城改曰得勝州出攻  
霍山河南賊袁時中會之陷六安時督學御史較士  
至廬州獻忠遣賊數百負笈衣青衿諸生入城夜  
漏三下獻忠捲甲疾馳至城中縱火應之城陷遂略  
含山巢縣還兵舒城且掠巨舟三百餘艘復大治舟  
艦於巢湖習水師謀渡江攻南京選自宮男子僞署  
總兵以下官總兵黃得功以大兵逐之奔潛山劉佖  
佐又破之於安慶獻忠入蘄水復東陷桐城屠之沿  
江而上破漢陽武昌執楚王沈之西湖屠戮士民數  
萬浮屍蔽江而下其遺民數百多刖斷手足鑿毀目

卷五十四

王

鼻無一全形者獻忠遂據楚府自稱大西王改武昌  
曰京僞設六部五府鑄西王之寶初李自成兵臨漢  
陽不克聞獻忠取之自成怒遣人賀之獻忠得書而  
懼多齎金寶報使於自成自成畱其使曹傑不合於  
獻忠來歸自成凡斬黃之別賊格殺鴈老回回胡關  
子爭世王治世王皆爲自成偏裨及破襄陽下荊州  
合兵鄖陽自成令老回回守彝陵以通常格殺鴈  
趙德安以窺黃麻遂陷承天將發顯陵欽風雷大作  
聲晦賊懼而止陝督傅宗龍次新蔡與保督楊文岳  
之兵會諸軍無見糧散自成遂陷項城分兵屠商  
水泌陽張獻忠糾同格左諸賊自霍太北行會李自

成河南自成衆逾百萬攻陷襄城陝西巡撫汪喬年  
到死自成再破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數萬威振中  
原前無橫陳者矣輕師攻陷南陽唐王遣害遂連陷  
南川許州河陰長葛鄢陵禹州殺徵王復圍開封巡  
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等竭力守禦周王置庫金於  
城上爲重賞殺賊甚衆永福射中自成左目遂走臨  
潁偃師左佖玉引兵來敗之獻忠已據武昌爲浮橋  
謀向岳遂陷咸寧蒲圻岳州至湘陰分軍爲二親統  
一軍下長沙一軍上荊州又陷衡州撤桂王府材木  
至長沙起宮殿又分兵入江西至萍鄉徇攸縣分宜  
萬載袁州吉安皆下之設僞官改吉安爲親安府廬

卷五十四

王

陵爲順民縣獻忠歸長沙增兵爲九營攻建昌撫州  
南豐遣人通告於老回回時老回回爲李自成據荆  
州獻忠與修舊好合兵羣盜盡歸於自成合攻開封  
先是賊數攻不克士馬多殺傷賊乃築長圍以困之  
時督師丁啓睿保督楊文岳合左佖玉虎大威楊德  
政方國安諸軍次於朱仙鎮與賊壘相望皆不戰居  
數日佖玉拔營向襄陽諸軍亂啓睿同文岳南奔汝  
寧開封被圍者八月城中雀鼠已盡周王庫金又竭  
上府會無一齋之膳時曹操亦食盡將他徙自成餉  
之賊晝夜攻不息守者苦不堪命以開封北枕黃河  
潛作伏道引河水環濠自固更決堤以灌賊會河水

大至夜風晦冥暴風文共聲如雷衝城而過兵民溺死者數百萬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以舟濟周王得免猶莫知所泊開封陷自成復攻南陽屠之趨汝寧掠崇王以行乃由唐縣而陷襄陽據之而自成始有大志矣分兵陷彝陵宜城荊門圍承天破之收承天府曰揚武州白潛江京山以及德安之雲夢孝感黃陂皆望風款附羣賊惟自成爲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號曹操曰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改襄陽曰襄京其餘所陷郡縣俱改易名號修襄王宮殿設官分職以牛金星爲平章軍國事以田見秀劉宗敏賀錦張鰲党守素辛忠宗容可成李友任繼忠吳汝綏劉芳亮劉希堯李過爲將帥以喻上猷蕭應坤楊承俗爲侍郎以徐丘王家柱鄧耀忠爲中郎以顧君恩郭附能傅朝升爲從事以孟長庚陳蓋李之綱吳大鵬黃開金有章爲防禦使以張虞機姚胤錫牛佺劉蘇鄧璉劉茂先爲府尹又使任光榮守荆蘭養成守神陵王文耀守澧白旺守安陸葉雲林守荆門謝應龍守漢川馬世泰守景陵高一功守信陽周鳳梧守岢州僞史政府侍郎喻上猷等勸進牛金星不可此爲崇禎十六年之三月也湖廣土寇陷澧州常德又陷武岡州殺岷王歸於自成由是自成始爲大元帥而制命行於羣賊矣惟格賡鴈左金王恃其衆不

相下乃置酒醉殺之格賡鴈者賀一龍也曹操攻鄖陽自成率數十騎晨往曹操臥尚未起卽帳中斬其頭并軍將之曹操者羅汝才也延安人多智而狡賊中號之爲曹操自成在襄陽所營宮殿未成遂移屯鄧州益兵攻鄖陽孫傳庭遣高傑以兵擊敗之賊還襄陽大造戰艦遣老回回攻常德自成親軍有五營營精騎二千步兵十四哨哨精卒三千劉宗敏總步白旺總騎每屯以騎兵一營外圍巡徼晝夜更番餘營以次休息男子十五以上撫之如子每騎兵一馬皆有副又爲置廩養二十餘人馱載馬羸不與焉衆實十餘萬且百萬也自成爲人不甚長高顴深頤弱目鼻反膺巨肩後髮際如蠶聲似針而語甚遲緩遠望之猶俗所畫鍾馗也性慘酷鉅鑿槌鋸不離左右斫足剖心日以爲常惟甘澹泊食無重味一妻一妾無子以李雙喜爲子尤嗜殺孫傳庭發兵出潼關分道進討以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爲前鋒會河南總兵十從善陳永福兵於下池寨檄左假王以兵自九江赴汝寧詔薊遼總兵白廣恩四川總兵秦翼明陝西三鎮兵俱隨督師進討傳庭以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爲中軍命秦翼明出商洛爲犄角總兵王定官撫民率延寧二鎮兵爲後勁諸路兵先後次聞鄉自成亦盡發荆襄諸賊會河南傳庭進竄豐城堅守

不下戰於城東白廣恩高傑盧光祖分兵逆戰却之  
後以精騎數千直攻中軍諸將復擊走之傳庭曰實  
豐不卽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攻  
拔之斬偽州牧陳可新等數千級遂以大兵持唐縣  
殺賊家口始盡傳庭乃自朱仙鎮而南糧車不至士  
馬飢或勸傳庭旋師就運傳庭曰軍已行卽還已飢  
曷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傳庭復却縣城虛無人  
集驢羊二百餘餽食之不給自成將步騎萬餘逆戰  
官軍前鋒塞自成竄進逐之賊披靡自成奔襄城築  
牆自守且食盡官軍屢勝輕敵日馳逐數百里會天  
大雨不絕者七晝夜諸軍既深入餉道不通兵所至

定縣志卷五十四

五十四

又皆空城士不能得半菽屠馬煮弩而食食者輒病  
傳庭兵遂謀於汝州降盜李際遇陰通賊賊率精騎  
大至傳庭問計於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恩曰我師困  
宜駐師分據要害步步爲營以薄賊易耳傳庭恐賊  
遽曰將軍何怯耶廣恩不懌引所部八千人先去賊  
前鋒名三堵牆紅一白一黑一各七千二百人來戰  
望之如雲錦官軍股栗賊乘之遂大敗陷泥渚死者  
以萬數高傑立嶺上麾衆退奔不可止賊追至孟津  
官軍死亡五六萬人軍資器械盡沒傳庭與傑收散  
亡數千騎渡垣曲走河北自成遂向潼關一隻虎陷  
華陰輔庭及白廣恩退屯渭南高傑守關南賊來攻

傳庭死之高傑奔入省城取其家掠三原從延安東  
遷白廣恩西奔固原賊屠渭南陷華州臨潼攻西安  
守城副將王根子者以降書繫箭射至賊營約開門  
爲內應自成遂據秦府改西安爲長安稱西京授秦  
王存樞權將軍賊分兵徇諸縣皆降之初自成在楚  
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擣京師楊承裕欲先  
據西都斷漕運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雷京勢居下  
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擣京師萬一不勝退無  
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爲元帥桑梓之邦  
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  
後旁略三邊查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有

定縣志卷五十四

五十四

餘方爲全策賊從之自成乃出秦宮女樂一部賜之  
以獎其功國號順建元永昌復五等爵設百官更內  
閣曰天佑殿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平章國事中書曰  
書寫房六部曰六政府尚書侍郎郎中曰中郎主事  
曰從事翰林曰弘文館六科曰諫議大夫御史曰直  
指使尚寶曰尚契司太僕曰驗馬寺通政曰知政使  
巡撫曰節度使布政曰統會使各道副使曰防禦使  
知府曰尹知州曰牧知縣曰令又置權將軍制將軍  
果毅將軍威武將軍都尉掌旅部總哨總等官服色  
尚赤品級以一雲二雲爲差紗帽團補用唐制帶用  
犀銀角三等磨與乘馬關防曰符方印曰契當則有



中吉左輻右翼前鋒後勁等名旗纛則前黑後黃左  
白右紅中青以五行尅勝爲色分天下爲十二州如  
舜典焉大封功臣李雙喜爲義侯田見秀爲澤侯劉  
宗敏爲磁侯劉芳亮爲汝侯李過爲毫侯馬世耀爲  
巫山伯王俱智爲確山伯田虎爲寧陵子高一功爲  
臨朐男追王其先代以李繼遷爲不祧之祖其會祖  
以下皆上謚號爲皇帝追尊其母呂氏爲皇太后呂  
氏者懷遠堡人生自成時夢一冕旒如帝者旁有二  
猊增翼之而進因名自成爲皇來子時萬曆二十五  
年八月己巳之酉刻也册封劉氏爲皇后陳氏爲貴  
妃并頒諱法於天下曾祖世輔諱世爲并輔爲輔祖

定興縣志卷之五

志

海諱爲景父守忠諱守爲寧忠爲衷自爲春成爲成  
以崇禎十七年正月朔卽順王位是日風霾黃霧四  
塞自成意不悅禮政府侍郎姜學一進曰乾坤有意  
扶真主日月無光掩大明自成爲之解顏大集士子  
考試於禮政府出題曰道得衆則得國士子私相謂  
曰仍不離盜賊二字試居上等皆以州牧縣令授之  
先是秦府門外石街石紋成青蓮華拂拭之愈明至  
是爲賊所據此白祥也十六年冬分遣田見秀徇漢  
中李友徇慶陽平鞏臨洮李過徇延安大會羣賊戎  
馬數萬匹旌旗百餘里自古出師之盛所未嘗有遣  
偽禮政府侍郎姜學一祭陵升米脂縣爲天保府治

天保縣南割清澗以上東割山西之永寧寧鄉臨縣  
保德河曲屬焉乃檄天保府礮賀時雨艾詔於市初  
米脂諸生賀時雨貢生艾詔詣督師汪喬年上書請  
發自成祖墳爲厭勝計喬年以聞報可事下知縣邊  
大受親臨發掘及開有大蛇十數皆長丈餘回旋其  
中枯骸成漆色生毛髮赤蟻數斛盡焚棄之故賊得  
而甘心焉人稱爲二義士云發金數萬鎰榆林諸將  
榆林城守不從攻陷屠之破寧夏三邊俱沒至是以  
捷聞自成遂帥兵從韓城渡河無復後顧長驅而東  
矣自成既入潼關獻忠自岳陽渡江入蘄州陷佛圖  
關國重慶屠之瑞王閹宮被難進陷成都蜀王死之

定興縣志卷之五

志

復大殺蜀民全蜀數千里無人跡獻忠遂奄有兩川  
國號大西建元大順當是時流賊之毒幾半天下惟  
大江以南稍稍寧輯而蝗旱頻仍僵屍枕藉山東大  
盜又起京師大疫死者不可勝數懷宗憂之臨朝而  
嘆大學士李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臣晉  
人頗知寇中事請提兵西行上悅乃擇日以特牲告  
廟臨軒推轂賜以龍節上方劍法駕御正陽門宴餞  
之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受命  
自成已渡河陷蒲州有紅甲總兵者入河津縣鹵掠  
自成斬以徇軍中凜然於是汾州太原以至忻州官  
吏迎降總兵周遇吉守代州自成擊之連戰十餘日



賊合諸路進攻遇吉退守寧武關。力拒守戰三日，殺賊且萬。賊引兵迭戰，遂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關，被流矢見執，罵不絕口，縛於演武場磔焉。遂屠寧武所部蒙古三百人，馳奔賊陣，皆戰死。李自成既殺遇吉，嘆曰：「使守將盡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督輔李建泰過東光，兵不戢，士民閉城，建泰怒，雷攻三日，破之。至是，聞山西郡縣悉降於賊，懷宗特命內官監制各鎮軍。太監高起潛監寧前鎮，盧惟寧監天津，通德臨津，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勳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思印監大名，廣平牛文炳監衛輝，懷慶楊茂林監大同，李宗元監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西

定遠鎮

光

協兵部言：「各處物力不繼，而事權紛紜，反使督撫藉口不聽，真定舉城降詔，徵天下兵勤王，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自成大同盡殺代府宗室，雷僞將張天琳守之，宜府告急，命鎮朔將軍王承胤偵寇所向，是日命內監分守九門，詔封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佖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給敕印徵粵。」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清赴京。澤清先已縱掠南奔，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即同太監杜之秩守居庸。賊犯保定，大學士李建泰迎降李自成，宿陽和長驅向宣府，總兵白邦正監

視太監杜勳郊迎三十里，執宴饗，以從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前遣總督王永吉節制各鎮，俱聽便宜行事。賊警益逼，有勸帝南遷者，帝怒曰：「卿等平日專營門戶，今日死守，夫復何言？」賊自橋溝抵居庸關，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僞權將軍移檄至京師。云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督繳京師大震詔三，大營屯九門外，賊陷昌平州，諸軍皆降。初，吳麟徵請徙寧遠飛檄趣三桂入山海關，三桂率大衆東行，急不得趨，是日始及關。賊騎已過昌平矣。太監高起潛棄居庸關，走西山，賊自沙河而進，直抵德勝門。竟夜焚掠人心，洶洶城外三大營皆潰，火車巨礮，焚藜鹿角，俱爲賊有。賊反礮攻城，轟聲震地，旦明天雨，俄微雪，須臾城陷。崇禎帝殺袁妃，又殺公主，斷一臂，仆地。周后於坤寧宮自盡，帝乃走煤山之紅閣，經死時爲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也。賊入德勝門，晡時李自成、賊帽窄袖衣，乘烏駿，藏僞平章牛金星尚書宋企郊等五騎從之。諸賊帥皆懷甲執兵，先入清宮，自成自東安門入，司禮視印太監王德化以內員三百人迎至德勝門，隨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不得，乃登皇極殿，據彌座，牛金星檄各百官期二十一日朝見。俄得崇禎帝凶問，賊往煤山，臨而哭之，曰：「我來與汝共享江山，如何尋此短見？」諸賊無不灑淚，乃以帝

禮殯之還東總兵平西伯

開京師陷帝后崩

遂縞素發哀乞師於我

大清討賊傳檄遠近李自成聞之大驚脇

招之 不應自成率兵數十萬東行劉宗敏李過

等從之至山海關之紅花店連營四十里 悉銳

出戰無不一當百奮擊殺賊數千人賊分兵疊進三

面圍關城賊營馬步相閒我兵馬步亦對壘而陣朝

出戰則先馬後步夜收兵則先步後馬賊見其整不

敢犯戰四五日罷極而賊眾我寡勢將不支會我

大清兵已至寧遠得 書晨起介馬疾馳一百八

十里至關而日方亭午也 出迎於歡喜嶺遂合

兵大開三關門命 之偏將劉可不免率五百騎

從北山西而出賊之左李建功以五百騎從南海邊

而出賊之右俱期會於二十里之外 與

大清兵衝其中堅震呼動天地自成潰諸賊相騰

踐者數萬人會天黑雲起壞其營賊惶惑不知所之

爭投崖谷死者不可勝算四十里之營無立艸焉自

成以數千騎疾趨永平 追擊至秦河驛又大破

之賊竄京師縱火焚諸宮殿燒九門西逃 追奔

至保定奮擊破之又追破之於定州北自成中流矢

墜馬掖而上晝夜兼馳度故關入山西 還軍京

師順治元年五月之朔我

大清兵至北京為崇禎帝發喪諡曰懷宗端皇帝葬

思陵李自成自井陘西行至平陽分兵守山西諸隘

我師踵躡及之於西安自成悉眾迎戰我以鐵騎衝

之賊眾大潰奔商洛我

大清兵既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荆襄李自成南奔

辰州將合張獻忠雷屯黔陽部賊亡大半乏食至九

功山下賊屬者纔數騎耳往郅洛中求食邨民擊之

騎皆走險阻不知所終李過聞自成亡渡湖入黔中

改名李赤心死於巴東順治三年肅王西討獻忠在

成都日擁婦人沈飲大兵至倉皇出戰我兵之先鋒

一矢斃之四川平

評曰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惟漢與唐而已下此

皆不及也何也放伐之事為之君者誅之為之民者

弔之然為之君者有不忍言者矣此湯之有慚德而

武之未盡善與況後世之有天下者乎夫為漢之君

者二世也為唐之君者煬帝也二世也而閹樂弑之

煬帝也而化及弑之二主見弑而天下解網矣猶逐

鹿者倚之角之而惟人之所為矣此漢唐得天下之

正者也吾謂

本朝之受命也過之流賊李自成者積十年之威驅

百萬之眾臨北京不日而城陷後崇禎帝身殉社稷

此天下之大賊而天下之大讎也亂臣賊子人人得

而誅之尤春秋之人法也我

朝舉義師入關討之大軍長驅朝至夕卷旂炎火之  
焰能達滄海之沃燦燦矣是垓下之圍不若是之盛  
也虎牢之戰不若是之捷也傳曰王者之師有征無  
誅此三代以來所未有者也漢唐之君不其愈乎夫  
當時之人關也非有下莊刺虎之計也非有張儀借  
箸之謀也又非有薛收高祖之策也投袂星言白寧  
遠疾馳一百八十里至關徑入敵圍豈有富天下之  
心哉蓋拯焚救溺有不如是而不可已也是以至仁  
伐至不仁疾如風雨勢如雷電有何勁敵之不摧滅  
也哉不然自成之師衆號百萬奈晉楚豫有天下大

【卷之五十四】

半恐未必能指掌而破之也且吾觀崇禎之變何其  
與唐之廣明否亂之一迹也黃巢至長安一朝克之  
稱黃土上尊號三年而後爲李克用所敗更一年而  
斬於穀丘唐僖宗奔興元五年還京又二年而後殂  
唐僖宗安擬大懷宗哉乃僖宗幾失而後得懷宗身  
死而國亡卽李賊之逼勢過於巢亦不旋踵而敗以  
至於盡者何也蓋藉藉除而資帝主也嗚呼我  
朝得天下之正三代以來未之有也

延綏鎮志卷之五

嘉興府志重脩

延綏鎮志卷之六

藝文志

詔

漢文帝

發邊吏騎詣匈奴詔

漢與單于約爲昆弟之邦定塞邊境所以輸遺單于甚  
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  
近塞捕殺使卒驅保塞蠻蠻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  
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  
匈奴  
隋煬帝

答啓民詔

君子教人不求變俗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  
宋哲宗

募金能鬼名濟等詔

爾以凶黨造謀數千邊吏而能悔過請命祈紹先思  
念彼種人均吾赤子措之安靜乃副朕心嘉爾自新  
從厥德爾無爽約朕不食言自今已往蒙賜仍舊

宋徽宗  
賜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慶民獎諭敕書

三惡民省所奏准樞密院制節文以臣提議

府二州緝圖一面并序目二册詣闕上進事具悉右  
之用兵者必因地形制方略然後可以策勝敗之筭  
運奇正之謀爾以材武之資有敏明之識自膺東寄  
出守邊封而能周知山川險易之形歷覽亭障屯防  
之要刻銘九目桑榆錄陳不雄指掌於披圖足以因  
時而制變遷茲來上豫體乃忠省閱以還歎慕易已  
故茲冀論想宜知悉

制

宋會

折克行彭程官制

救其有某朕惟亮之猶狂內相賊虐致天之罰

六師開通道塗

二

軍賞之行速則衆勦是用進爾之秋以激士心尚有  
不大之恩以待非常之效可

御札

宋歐陽脩

撫問驛府路臣寮口宣

卿等時有時分邊寄顧難隆之在候嘉勤庶以  
不忘式示撫存體最東注

表

隋於氏司計

乞依服飾表

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并存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  
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  
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  
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  
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突厥百姓死者  
以外還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於天  
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至尊  
憐臣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

宋西夏主李元昊

告即位表

臣祖宗本出帝胃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

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

三

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  
而歸沿邊七州悉券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塞勉從  
朝命真王之號夙感於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  
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  
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  
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  
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家於時再讓靡  
遑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  
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  
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

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册爲南面之君敢竭愚  
庸常敦歡好魚來鴈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  
鎮邊方之患至誠凝懇仰俟帝命謹遣督涉俄疾備  
斯副卧普令濟崑崖婦奉表以聞

西夏主李乾順  
賀正表

斗柄建寅正帝歷更新之旦葭灰飛管屬皇圖正始  
之辰四序惟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中外德被遐邇  
方輿律之載陽應令候而布惠克凝神於突與務行  
政於要荒四表撫虞羣黎仰治受鳳閣屈春之早協  
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騰用盡輪誠之意萬邦薦祉  
克皇獻歲之心謹遣大使武功郎沒細好德副使宣  
德郎李膺等齎表詣闕以聞

宋曾鞏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皇太后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克彰武  
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免蒙賜批荅不  
允仍斷來章者竊以盛威儀於宰路以重朝廷疆形  
勢於宗藩用臨方夏宜兼獎渥屬在親賢誤及冲幼  
倍深兢悚中謝伏念臣家休戚極託慈闈未閱六  
甲之書甫在兩髦之歲揆材至薄曾無特異之資知  
善可遷竊有自彊之志已墮高位愧乏微勞詎意仁

恩更崇命移抗等威於元宰躋爵列於眞王自顧空  
疎將安報稱茲蓋伏遇皇太后殿下輔成世教陰厚  
人倫均至愛於諸孫假餘光於穉齒致茲異數猥被  
謨能敢不自勵童蒙嚮慕日新之益庶幾壯大仰酬  
坤育之私

奏疏

漢虞翻

議復三郡疏

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  
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  
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

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河山

乘阮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  
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

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  
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

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

單外而公卿選儒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  
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後漢武宣劉皇后

救廷尉陳元達疏

伏聞將爲妻營殿今昭德足居鸛儀非急四海未一

禍難猶動類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好尉之言國家  
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爲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  
妾僞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然聞主距諫之  
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烈士如何不惟不納  
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  
招人怨國廢容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  
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念之忘食  
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觀妾亦猶妾之觀前人也  
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  
過

隋長孫晟

奏處染干疏

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內猶被雍閭抄略往  
來不得寧靜請從五原規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間東  
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  
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行從之

唐唐肅宗

乞守豐州疏

豐州控河邊寇號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  
田徠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  
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唐初募人實之  
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徼必復爲賊有

而靈夏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  
宋賈昌朝

請勿數更守臣疏

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  
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循羗反叛驟擇  
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  
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  
出卽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  
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  
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帝嘉納之

滕元發

請擊夏乘常疏

繼遷死時李氏幾不亡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  
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乘常失位諸將爭權天  
以此遣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  
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  
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

張亢

請置總領疏

傳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  
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  
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矣事不相統論亦互異請下

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策前鋒一爲後陣每將以使臣忠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今使延州領三大將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巡檢德靖若其爲一大將則鄜延路兵五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大將則經原路五萬人矣又量敵數多少使鄜路出兵應接此所謂常山蛇勢也

秦邊機十事疏

玉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所逼或因懦將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勵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敗敗之由而爲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秦敵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可東秦鳳各踰千里遼原環慶不城十程去秋賊出真茂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遼關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弊二也今鄜延副都總管許懷德兼管句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兼鄜延其遼原秦鳳總

管等亦兼鄜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徑赴亦不下十驛遼原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竭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罄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功效且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援三弊主將不一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人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材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何謀使更數年未罷兵國用民力何堪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何如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前條方行後令即變胥吏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略之暇邊防軍政無一定制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舖器甲之類諸州并募克敵制勝保捷廣銳宣毅等兵久未曾團結訓練但費軍廩無益邊備八也今軍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

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警急三日內不能圍集況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奔突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教集鄉兵共十餘萬人市井無賴名掛尺籍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爲患不細十也

劉平字士衡開州人建士及第官至殿廷副總管勳臣軍節度觀察使開封府武

### 攻守疏

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

定天下懲唐家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

十

度以下第坐給奉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英興靈武馬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鄜中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并困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明懼王師問罪願爲藩臣於時若止棄靈夏綏銀與之限山爲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蕃漢戶并授德明故舊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喃厮囉構怨此乃天亡之時若乘此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分兩道

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糧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暮月而人心自定乃遣使諭喃厮囉授以靈武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審元昊復出麟府石州善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爲窟寇爾何所爲哉且靈夏綏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每歲資糧取足洪宥我苟得之以山爲界馮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戍兵鎮守此天險也請召邊臣與二府定守禦長策疏未報

楊偕

字次公坊州中鄉人進士官至工部侍郎

### 修寧遠砦疏

寧遠砦在河外介麟豐二州之間無水泉可守請建新麟州於嵐州有白塔地可建砦屯兵謂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害省國用惜民力利一也內禦岢嵐石府州沿河一帶賊所出路利二也我據其要則河水雖合賊不敢逾河而東利三也商旅往來以通貨財利四也方河凍時得所屯兵馬五七千人以張軍勢利五也今麟州轉輸束芻斗粟費直千錢若因循不遷則河東之民困於調發無已時害一也以孤壘餌敵害二也通路險阻援兵難繼害三也且州之四面屬



美趙賊聚會湯然一空止存孤堡猶四支處麻前  
心腹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謀待來會來攻  
東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修軍遠征是求虛名而  
忽大患也況歲夏三州皆漢唐第一雄素之一縣創  
何足惜哉

歐陽脩

請不棄麟州疏

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諸郡無恃不虞居矣  
不若分其兵駐并河內諸堡使麟州無虞而平時  
可省轉輸於策為便

夏竦

論棄事疏

頃者繼遷逃背屢寇朔方至道初洛苑使白守榮等  
率重兵護糧四十萬過趙溝洛河橋車鼓聲榮健  
以身免呂端始欲發兵擊麟州鄭延禧三路趙天  
夏竦其美來宋宋繼之後命李繼隆丁罕范廷召王  
起張守恩五將入討繼隆與罕合兵行旬口不見賊  
守恩見賊不擊起及廷召至烏白池以滿將失期土  
卒困弊相繼引還時繼隆繼禧入朝之後曹光實  
掩襲之餘遁逃繼隆而猶累歲不能勦滅先皇帝  
追討之故戒疆吳謹倖賊卒棄來即驅逐去去無  
追捕也然拓跋之境自靈武陷沒之後輒緩創棄已

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諸郡無恃不虞居矣  
不若分其兵駐并河內諸堡使麟州無虞而平時  
可省轉輸於策為便

上

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爾況德  
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  
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  
以與國習戰之師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  
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  
入糗糧不支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備進則賊避其鋒  
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竄其巢穴須  
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也若浮囊挽梗聯絡  
而進我師半渡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  
以為不較王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  
良策也因條上十事

明倪岳

字東岳錢塘人天順元年進士翰林編修歷官至吏部尚書謚文毅

言邊事疏

近歲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加思蘭大為邊患蓋  
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割腹裏之地道路曠  
遠難於守禦擁眾長驅遠者踰千里近者不下數十  
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  
衄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  
寇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以致上廩漸虛遣將徂征  
然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撥拾  
彼器械虛張聲勢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  
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廝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

非什伍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幾日深非細  
也況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禦邊兵  
之功望敵奔潰久爲敵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  
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襲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  
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  
陞植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  
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  
返不迫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萬一此或有  
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  
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紮芻粟  
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

定陵縣志卷之二

十四

道路愁怨并落空幸而至也京芻百錢斗米倍  
直不幸遇賊身已擄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  
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言豐歉未  
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  
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  
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  
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賈倍蓰之利  
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朝廷出  
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  
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  
粟日散而公則更益貴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

定陵縣志卷之二

十五

折糧價實則侵冠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  
飽食之日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道兵力微  
而無養之之實徒委三原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  
心效力乎採之疑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紛者率  
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  
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  
久地形之險易未知況欲復城河北以恃之守必須  
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蕪之地輻重  
爲累饋餉爲難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迎或鈔掠於  
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駭軍食乏  
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損又謂統  
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奮揚威武使河全一空是亦  
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  
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一運  
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  
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  
彼或往來遊獵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持我困憊  
賊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斷  
沒之轍矣甚若至謂皆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  
勝今之之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  
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八地皆受之於天與祖宗不  
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

集綏綏則他口之害歸於關陝而京師震驚  
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竊謀故爾大謬鳴  
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  
鮮高談笑取焉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  
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  
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  
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  
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規賊曰實屯田  
後漕運以足兵食而舒民力

邊漕疏

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  
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皆遠居糧餉由  
此而通節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戶部所計  
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屬合河南水  
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  
河可通舟楫雖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疎遠之害公  
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管轄關之北數十里  
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並屬渭河而數十里  
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延州而河西北  
三百餘里接連運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下有小  
河徑通河緩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加意不卸之  
宜示以必行之意量度地勢擬求古跡築造避險可

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  
運淤塞悉加導濬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  
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  
物無不可致矣

楊

琚  
年延綏親功兵部郎中

移堡防邊疏

河套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  
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  
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  
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  
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鑿石海子回回  
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  
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  
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  
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而實可因便修舉者也

王

復  
年延綏親功兵部尚書

整飭邊備疏

延綏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接寧夏花馬  
池東西紮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片  
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  
齊烽火不接北而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闊難以瞭  
望臣等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

那移庶幾可守府在堡後山邑州舊城東村堡移出  
高漢嶺舊水堡移山黑刺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  
免鵬堡移出營塔口洛城堡移出龍營兒寨門堡  
移出務棚莊不惟東西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  
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  
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崖寺子三眼泉柳樹  
灣瓦剎泉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隣近營堡量摘官軍  
哨宇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二十  
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  
十座連接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比而沿邊  
一帶空虛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  
廣其規制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  
應矣

余子俊

計應賊情疏

字羅忽札加思蘭等自成化五年相繼入河套住牧  
沿邊一帶及腹裏地方被其出沒搶掠節次調集客  
兵及陝西山西河南三省軍民供給軍餉勞我軍馬  
延我邊儲通查本年以來運糧四十萬石料五十萬  
石草一千萬束止足成化九年二月終止支用緣今  
年陝西山西俱被災傷秋收荒歉又況連年供餉財  
力困竭若不急早計慮或恐外患未弭內患復作臣

等議得今冬無警及合指撥明年三月起至成化十  
年二月終止此繫一定事勢非比臆度而言倘阿羅  
出等又復過套潛住我軍疲餉乏何以待之乞勅戶  
兵二部再行酌議行令總兵官武備候趙輔并叅贊  
軍務右都御史王越目下將見調軍馬相機戰守候  
今冬無警自合班師若是仍不過河即於成化九年  
二月內就將陝西該運糧草人夫內摘撥五萬名每  
名於本年該納稅內免其運運邊糧二石以充盤費  
又各於腹裏經過州縣倉分關與食米一石及再免  
一年民閒戶口食鹽鈔貫并雜泛差役少示寬恤趁  
本年三月四月敵馬瘦弱各備器具團聚一處於正  
統年間原埋界石埂上邊山剗削如壁俱高一丈五  
尺前項遠來官軍量與銀各一兩免放休息其堪中  
馬匹摘撥官軍送去延安綏德鄜州慶陽環縣固原  
等處趁草餵養就當休歇以防深入兩月之閒前項  
剗削邊山縱或不能俱完要害去處已為有限止以  
步軍守之彼若不得利必將遁歸先此計算措置以  
後事宜另行定奪

陳言疏

榆林切近河套東西相去二千餘里京設守備官軍  
兩班輪流不過二萬六千餘名一遇侵犯便調客兵  
防禦軍餉勞費無算竊該鎮守等官會議合於榆林

林城添設三衛安邊營并鎮羌堡各添設一衛部議止令將天順年間陝西清出遠年無勾同名同姓連年奏告不會着役軍人并召募壯勇各處情重罪因編發克軍於榆林等衛收伍到今一年不及千名若將清解雲南兩廣福建浙江衛所不服水土軍人收發榆林等衛彼處軍伍未至空虛揆之事勢不為無理伏望聖裁

### 邊務疏

榆林係延綏極邊總會軍馬去處天順八年開設榆林驛衙門不設官吏止將綏德衛見在本城操備馬隊官軍數內摘撥一百名委官管領專一在驛走遞

凡遇出哨等項俱免調遣臣等查得榆林驛至魚河驛魚河驛至銀川驛各遠八十餘里其魚河銀川驛各設上等馬五匹中等馬四匹下等馬四匹驛中頭馬因路遠沙深常致走傷倒斃驛頭雖設不能濟用若將榆林驛途除驛丞一員吏一員設馬一十匹照舊撥用廩給延安府管轄迤南半程歸德堡添腰站一處設吏一名馬一十五匹不撥廩給令榆林驛帶管魚河驛見有驛丞吏與設馬一十五匹照舊撥用廩給迤南半程碎金崖堡添腰站一處設吏一名馬一十五匹不撥廩給令魚河驛帶管所添腰站不必歸驛即記銀川驛見有驛丞吏與設馬一十匹

撥用廩給每站各止四十餘里馬匹雖少不致勞累但所食前項馬匹數目比之腹裏驛分多寡不同合將延安府納米四人照見行事例折收銀兩在官見無馬匹動支置買以後若遇各驛額設馬匹因為飛報軍情走死動支前銀買補若係剋減草料瘦損倒死所設馬夫賠補還官合用鋪陳亦合從儉每二年動支前銀置買青紅三校并棉花做造一次每驛止置青紅絹鋪陳三副以備應付上等使客著為常例毋擅更易其榆林驛若似近年動調軍人馬匹不敷一時權宜量撥陝西潼關南陽等處軟弱軍人馬匹協濟却將榆林驛見撥走遞綏德衛慣戰官軍一百一員名退出交與把總官員照舊管領戰守臣等所見一則增兵一則節財乞敕兵部再行詳議合無俯從

### 邊務疏

先該臣等議得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堡俱係平漫沙漠去處難以打挑壕軍馬難於出入及鎮靖堡已行奏准那回塞今定邊等四營堡俱各那移就險但定邊營接連夏花馬池營合當照舊不動止將新興堡那於迤南古跡海螺城安邊營那於迤南中山坡永濟堡那於迤南上紅寺鎮靖堡不必那回塞門却那於迤北白塔澗口以守則回以戰則利

其末濟安邊新興三處舊堡營房不許拆動末濟新興城小常川輪撥官軍三隊安邊城大常川輪撥官軍六隊守護遇警或欲撲營換兵老家及把都河石澗池三山三堡俱係創設官軍數少又且全無器械及沿邊創修崖砦八百餘座器械亦無合當奏請頒給神鎗三千把以備戰守

### 開設學校疏

榆林城坐落綏德迤東二百五十里之達末樂宣德年間鎮守都指揮在於綏德操練軍馬守禦地方河凍之後不時出哨至榆林城而止正統年來侵犯日甚命鎮守總兵巡撫內外官員將軍馬都出榆林城

遼寧志卷之十二

五

常住節制東西二路軍馬以爲久遠禦備之計卽今東西二路城堡陸續增至二十九處榆林城實居其中近已開設榆林一衛生齒沿繁子弟率多美質儀堪教養況時常迎接詔敕并進表箋無人供事及照軍中凡遇卜日用藥亦各缺人臣等議得榆林衛實當萬萬年鎮禦重地今照正統年間涼州洮州二衛添設學校事例開設儒學及陰陽醫學各一所設教授一員吏一名生員於本城并東西二路俊秀子弟內選充其科貢等項事宜并該設訓導候有成效之日另行酌量會奏定奪陰陽醫學各設官一員於民間訪保術業精通者送部考用乞敕禮部詳議可否

### 奏請開設

楊一清 字應舉 巴陵人 官至吏部尚書 奉天 大學士

### 修理邊牆疏

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或失守寇衆拆墻入犯誠非細故成化時寧夏巡撫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壑一道延綏地方邊牆壞墮又得巡撫余子俊修濬完固北下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一二年來寇復大舉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屢宸慮敕臣經理臣自慶陽直抵靈州一帶邊牆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牆壘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鞏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伏見受降城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跳脫巢穴其中而盡失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北邊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成來有以待

之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地未必終不可復也

王

輪守塞廣濟人  
提督按察使

因事據惠亟圖整飭疏

榆林鎮城成化年間自綏德州移設榆林先任巡撫余子俊長慮却顧規宏圖遠可謂詳且密矣彼時奎中生齒未繁故備冬防秋隄備有期主客兵馬調遣不煩自弘治年間火節盤踞套內跳梁憑陵榆林遂爾多事即今防備難以盡泥常格況事體變於因循人心玩於積習若不及今亟反其勢而整飭之日復一日愈難措置臣以非劣待罪巡撫憂心如焚不敢苟安謹條爲木事爲皇上陳之

鎮守總兵官之敕諭者所以震軋諸將調度各營也臣恭親延綏總兵官李輔教諭未見開有節制副參遊守等將字樣將何以杜驕抗之漸此敕諭之宜申明者一

西路參將正統年間駐劄舊安邊營成化年間暫移新安邊原非奉有欽依今舊安邊之地勢切近大邊東連寧塞西接磚井比之昔年孤懸者勢有不同合無將參將仍移舊安邊以便調度此將領之駐劄者一

東路參將與高家堡守備兼管大柏油堡西路參

將與清平堡守備兼管龍州城定邊守備與領班都司兼管班軍平居無事十羊九牧一臂有警彼推此避非法之善也及查大柏油堡與東路參將駐劄神木地方龍州城距清平守備駐劄地方各止四十里策應頗便昔年定邊未設領班都司班軍隸屬守備今既設有領班都司而守備豈得兼隸今議將大柏油堡專屬東路參將龍州城專屬清平守備班軍專聽領班都司管轄責成既專庶事有統此專官之責成者一

西路鎮靖堡地方廣濶兵馬衆多把總名位太輕難以制馭合無將鎮靖把總改設守備一員東連

龍州城志卷之二

五

龍州西接靖邊俱應提調清平守備改移威武堡駐劄提調靖平懷遠二堡夫各堡既有守備不必仍聽西路參將遙制合無將寧塞起至鹽場一十二堡專屬西路參將管轄靖邊龍州鎮靖三堡聽鎮靖守備管轄清平威武懷遠三堡聽威武堡守備管轄官不加增而防禦亦不誤此堡官之改設者一  
延綏鎮城先年開設綏德州今之榆林爲出哨水頭也先任巡撫余子俊改駐榆林真爲遠慮彼時敵未入套防冬爲急因設安邊所於西路隸慶陽衛鎮羌所於東路隸榆林備以禦漸次填實臣查

得安邊鎮羌各所一帶流寓之人希圖開墾荒田  
逃避民差兩相影避今議將安邊鎮羌二所附近  
流寓之人願應軍者聽其應軍每軍一名許種地  
一頃永不起科各隨地編附各所其不願應軍者  
各將地查明還官召軍開墾則操備防守利有兩  
全此軍伍之填實者一

先年投降降男子解送兵部審實安置兩廣近年榆  
林鎮城遇有走回人口失迷鄉貫不願歸籍及西  
番各種被搶投降者不知起自何年但收通事食  
糧一失其心遂而奔軼朝出此城暮入彼帳我之  
虛實險易無不周知臣以為除原係本鎮本省人  
役或聽召認或收通事無客別議其別省失迷鄉  
貫者聽臣審明咨解山東巡撫衙門查沿海衛分  
撥給空地月糧米石勿令失所則投降之處置者  
一如果蓏莢可採伏乞敕部議覆  
王 遴

量復城堡官員疏

臣撫屬延慶二府逼近河套為秦晉門戶成化年間  
該先撫臣余子俊開設城堡三十六處并築邊牆一  
道沿至近年沙壅水決鮮有完壁而吉能等復占據  
河套可不預為之防乎臣訪得本鎮先年俱特設修  
築城堡官員後因修築事完裁革雖歲月無從考証

然故老往往稱述至嘉靖三十二年該都御史張珩  
援例題復前項修築城堡官員設參政一員於慶陽  
駐劄參議一員於綏德駐劄事一修築兩府四衛城  
堡此則見於今日文案俱存非徒稱述而已一時邊  
堡多著成績後至嘉靖三十六年隨將參政參議裁  
革原管修築事務責成守巡河西道榆林靖邊道帶  
管各官俱有本等職業不能兼理而守巡河西道又  
非臣所專屬以故節次題設即臣所目覩者如榆林  
鎮城及綏德米脂義合開荒碑金魚河歸德常樂雙  
山齊水等堡大繁城皆及有之牆墩皆盈尺之土萬  
萬不能防禦以臣之愚再三計之合無止設府同知  
一員定擬專管修築城堡事務延安府帶銜榆林鎮  
駐劄先儘沿邊三十六城堡次及近邊葭州綏德州  
神木米脂府谷安定保安塞清澗等縣次及民間  
堡寨塞管逐一相度漸為修理聽臣總視督考於中  
不許別衙門差占庶事有專責人無冗費矣  
經理黃河運道疏

經理黃河運道疏

臣所撫屬如東路神木府谷及大柏油以至黃甫川  
諸堡皆道路阻絕人煙稀少商販不至而府谷一縣  
治之中逃亡殆盡存者僅三十餘家其他可知也即  
各軍領去官銀一時無從贖買當圖多方拯救似難  
循襲故常以臣之愚計之禦邊莫先於足兵募兵莫



先於足食而足食之計惟有理河堤廣爲儲蓄而已  
若黃甫川清水營木瓜園孤山鎮光未與六堡則皆  
近河者也臣舊爲岢嵐副使時嘗一通河運以濟偏  
頭關支儲而晉之興臨保德秦之葭州吳堡舟皆直  
達於邊近者止隔二三十里遠者不過五六十里如  
京運間支通倉事例也當時謂臣所舉出於尋常心  
思之外咸以爲便臣愚謂今日足食以濟府谷一縣  
黃甫川六堡之急計莫有善於此者葢府谷黃甫川  
等處地勢稍南尤便於偏頭關耳合無容臣量造運  
船二三十隻每隻約載五六十石一面動發官銀於  
山西興臨保德各積粟地方易買仍行之彼處撫按

定後續志卷六十二

天

衙門轉行府州縣官員當念恤鄰之義勿得過繼自  
便一面聽臣行文陝西布政司將撫屬葭州吳堡縣  
應解本鎮錢糧改納本色俱聽臣運赴府谷縣量蓋  
倉廩收貯以濟一縣六堡之急葢府谷爲總會之處  
去河止隔一里無盤撥之費黃甫川清水營去河止  
二十五里因而空運及之亦無寇鈔之擾惟孤山去  
府谷四十里鎮羌未與木瓜園去府谷六十里雖跋  
涉稍遠若乘時放之及量爲運送較之商販不至糴  
買不出者亦大有間也哉或者謂船多恐敵緣之而  
渡貽害河東然造船非自今日始也各處渡口官造  
渡船甚多民間亦有裝載柴米船隻節年未聞有窺

伺之者況臣前在岢嵐所造船隻因破此議止堪渡  
人不堪渡馬羣情始釋此見在尤可考者也

議處入衛遊兵疏

嘉靖二十九年以後因薊鎮失事選兵入衛葢謂薊  
鎮主兵一時操練不及特暫調耳故節年有責成督  
撫諸臣操練主兵減調客兵之議今本鎮入衛之兵  
四枝人既不勝其苦近年又該總督薊遼軍門於內  
抽選精壯九百名置之標下入衛之兵又責令臣等  
補足是四枝之外又加九百名矣竊該部從長議  
處延鎮前項入衛之兵何年可以減調薊鎮王兵何  
年可以練成如客兵果不可減主兵果不能練延鎮  
危急至此作何處置應否將薊鎮操練主兵銀兩召  
募土著銀兩每年解送延鎮若干以憑另行召募其  
總督薊遼軍門標下所抽選者九百名原非入衛之  
數似當照舊還延者也

禁革調操疏

延綏一鎮設邊堡三十六座正奇參遊一十一營各  
有原額兵馬除遊兵四枝入衛薊鎮外其餘在鎮戰  
守保障法甚善也不知起自何時因入衛遊兵多有  
逃故補發不及就於各堡各營護軍槍馬較足而行  
此其再入衛雖堡營空虛不計也近該臣接管閱  
視兵馬惟正兵營與臣標下稍堪出戰至各營不與

不堪且不成行伍求一精壯之軍一驍壯之馬絕無臣問之皆云挑去入衛矣即有一二又該本鎮總兵官挑爲尖兒手矣夫餵養好馬名選好軍旋復挑去征剿以後孰肯爲之以資人用哉此營堡所以日廢也以臣之愚當先自禁葦調操始庶營堡戰守有資矣

### 東協移駐孤山疏

延綏原有協守副總兵一員所統奇兵一營居常駐劄本鎮有警則聽調堵截防秋則東路備守夫居常既有駐兵之費而防秋復有客兵之支至於各堡有警應援常失之不及甚屬未便臣愚以爲孤山在東路之中可將副總兵改爲分守延綏東路移駐孤山以守要害不惟秋防省行糧之給且應援無後期之虞雖河東保德等地亦有恃而無恐也臣愚以爲移之便

邱光先

### 仰仗天威疏

黃台吉等盤踞河套族類漸蕃向雖納款求和猶是懷疑觀望邇來伏蒙皇上溥天地之仁容春秋之貢且准其互市均其封賞彼雖異類亦有人心此風一聞悉皆悔悟無不舉手加額羅拜感恩隨差使我勾太等齋執番文叩邊求市且套中吉能習見河東俺

答等皆授官職重蒙欽賞允行開市再三懇求欲要延寧二鎮一體交易由昔而觀恐猶多僞就今而論似屬真誠合無將延寧二鎮議過互市應行事宜開陳上請

一議處撫賞宣大互市宴勞賞賜所費不貲延寧二鎮亢涼霜邊難與彼同但彼厚此薄亦恐致有他議撫賞之用不得不力爲之計也及查宣大總督具題該戶部覆議行令各鎮各勦客兵銀一萬兩專備撫賞合無比聚宣大事例延綏於客兵銀內動支寧夏除支剩客餉并扣還折色共三千兩外不敷之數於大小二池鹽課內奏支專聽互市一切宴賞之用事完分別造冊奏繳

一議定市期查得宣大市期原定二月套中互市當在三月每開市一次許十日即止今歲時期已逾雖奉俞旨不拘月分姑與一開仍嚴諭吉能傳示部落此番事起倉卒官司買辦不全商販一時難集如大家止許市馬一二匹餘小家或每家一匹或兩家一匹不許貪多擁擠貨物不足徒費往返以後堅守明誓市販嚴肅每年三月許開市一次預期廣召商販多置貨物大行開市細市完之後即各安生理再不許縱容

部落叩邊求市違者傳令加罰

處置市貨延寧二鎮倉庫空乏既無官銀可權商本又無大商可與交易若至市一行部落雲集其勢有不得不取給於官者但入市之初既難定數交易之貨亦難預約查得各鎮椿朋肉臟地畝等銀原係買補各營入衙例死馬匹正項今既互市前項銀兩該動買段布交易及查大小二池鹽課銀兩原備延寧二鎮緊急客餉合無於延寧二鎮內各動支銀十萬兩交官帶領舖商人等前往出產段布等件地方照依彼處時估兩平易買星馳運赴市所專備易馬如

延寧椿朋不足容督臣行令陝西巡撫動支該

延寧

鎮椿朋馬價銀五千兩分解二鎮發賣應用却將陝西苑馬寺每歲二鎮應輸給牧馬五百匹免行開領畱給固原入衛遊兵騎征以抵前銀庶爲兩便其間市中有不願易換段布者再於二池鹽課內酌量動支聽以銀易其換來馬匹印給延寧二鎮各營并入衛缺馬軍丁領騎事完將支過銀兩并買過段布易過馬匹各數目聽臣等分別造冊送部查考

議給馬價查得先年易買邊馬不論大小齒歲一例給六貨物今宣大事例馬分上中下三等

價定十二兩十兩八兩之異分等定價適爲均平合無嚴諭吉能傳令各部落赴市馬匹務要身軀長大齒歲相應者方許入市如邊馬四歲以至八歲身高四尺三尺八九寸者爲上等給馬價銀一十二兩十歲以下身高三尺六七寸以上者爲中等給價銀十兩十一二歲身高三尺五寸以上者爲下等給價銀八兩伯定銀數照價以細段梭布鈔葉易之其餘瘦小齒老者不准入市違者嚴行照例究治

延寧

延寧

住惟賓免台吉一枝近年以來或住涼莊山後或移賓蘭左右往來遊走原無一定今延寧二鎮市廠既設若不酌量去鎮遠近分定市廠必致生怨關係匪輕臣等查照吉能原開分有部落應將吉能并伊子孫女塔及伊見在弟打漢兒台吉銀定台吉已故弟都喇兒台吉威正台吉各子孫親戚俱赴榆林市廠其賓免台吉着力免台吉打正台吉或牧氣黃台吉丑氣把都兒台吉炒哭兒台吉赤青黃台吉白馬台吉青把都兒台吉那木台吉各子孫親戚俱赴寧夏市廠容臣等預遣官通給牌面宣諭吉能傳布

各枝頭目遵照分定市廠依期隨帶馬匹牛羊  
經赴市口仍諭派定某頭目當先市某頭目當  
後市挨次序入不許紊亂再照榆林市廠既有  
吉能足可分來寧夏市廠雖有頭目緣無統屬  
未免散亂一併諭令吉能就於彼市頭目內查  
舉部落素服者一名給與號令督市約束事完  
加賞以酬其勞如有不遵分定市廠入市逞兇  
故違號令者許督市頭目即時照令責罰

一優贈通丁通丁從套中來降者產業既無家口  
又多雖有月糧一石僅足餬口衣服器用之類  
無從取給日復一日不惟銷壯士之志抑恐致

意爲可慮

意外之虞近日各鎮通丁藉口和議有亡去

其爲可慮必須破格酌處方可獨得各鎮

臨倉扣除官軍糧銀數亦不多俱作正項支銷

相應於內動用乞敕該部再加查議合無將各

鎮通丁除軍餘投充者止支本等月糧外查係

套中來降者月糧之外又加五斗於前臨倉扣

除銀內照例支給以示優厚

涂宗蔭

保寧移駐參將疏

設堡扼險固守國第一義因地置將尤禦備之先著  
一者緩急思宜因時制變誠有難於膠柱者保寧密

通鎮地距紅山市口僅三十里先年原設參將彈壓  
誠重之也波羅介在延西響水懷遠之間先年原設  
守備已足禦防萬曆二十七年前任撫臣王見賓因邊  
情孔亟議以波羅守備改設參將至二十九年前任撫  
臣孫維城查波羅將官分屬止二堡邊段六十里不  
足一將統領故裁參將仍復守備無何前撫臣鄭汝  
璧因查各路兵馬保寧參將移置波羅波羅守備移置保  
寧蓋彼時中路未有本擺之警故議設守備亦足以  
守今臣到鎮以來西路穴節勾衆鴟張中路本擺乘  
機乘突十日之內三次擾邊該堡守備兵寡權輕未

足備禦臣

以便督署調署事遊擊于翔儀駐守保寧

守備麻昆駐守波羅幸保無事蓋波羅雖爲要衝外

隔無定一河戎馬勢難徒涉今以波羅參將仍復保

寧則有警先可迎敵足待鎮兵之援而保寧守備仍

復波羅則據河扼險亦足自立守備兵馬悉如舊額

多餘之兵撥歸參將爲數雖不甚多蓋糧餉不足難

以議增然比前守備之寡弱則有間矣請將波羅參

將移復保寧照舊分轄保寧波羅響水魚河歸德常

樂鎮川七堡其保寧守備仍復波羅原額堡軍六百

六十一名馬騾三百五十頭應改救書照例請發

簡有司以振吏治疏

臣惟四海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而縣令於民最親所繫尤重然腹裏有司止於恤民艱邊方有司兼之防外患腹裏有司之不肯止於誤生民邊方有司之不肯至於誤邊計其責任之重且難雖慎選以任之未必能有濟今臣所屬延慶二府各州縣有司非年老歲貢卽陞任教官求以乙榜舉人選任已不可多得況進士乎臣非謂貢舉教職盡皆不習鼓舞作興盡無可用但其人日暮途窮苦無上進之志民貧地瘠多懷缺望之心是以振作無能吏治日廢近日大計二郡有司幾爲一空則其在地方可知也詢求其故咸謂邊方苦寒人不樂就每遇缺出應選各官多

方規避或託之鄉親或託之僚友宛轉附說不曰家

三

有老親難以遠出則曰稟受虛弱不耐風寒至再至三必求得請而後已間有以甲利選授者不三數月又以善地改調矣夫朝廷爲地擇官奈何爲官擇地策名委質不竭力以圖報而晏安是懷秉鑑持衡不執法以銓除而徇情是務其如地方何嘗記隆慶時廣東州邑故多盜賊原任大學士高拱條議多選甲科廣其薦額加意振作至今遂爲文物之邦今延慶爲國家籓籬之地籓籬固則堂奧安乃反不擇人而任之使政事日就廢墜民俗日就刁悍生計日就凋殘錢糧日就逋負無乃非計乎調宜當此大計羣吏

之後亟爲吏置補以甲科與揀選人材布列州縣以後但有賢能稍廣薦額以示鼓舞則百寮思奮而吏治日蒸蒸日上矣

### 清班價以裕修守疏

臣惟險守固修防爲先延鎮邊長一千二百餘里合四路之兵不過五萬有餘先年調集陝西西安四衛官軍四千三百員名潼關衛官軍三千二百六十五員名山西蒲州守禦千戶所官軍六百五十五員名河南南陽衛官軍二千七百八十二員名額上守禦千戶所官軍六百二十三員名直隸寧山衛官軍一千四員名每年輪班赴鎮與各營堡官軍相兼戰

守尚且不足萬曆三年原任總兵石茂華等題准西

安潼關蒲州各衛所官軍離邊稍近仍宜畱戍以助

修守寧山南陽額上三衛所官軍離邊稍遠起調不免愆期請照嘉靖四十四年撫臣胡志夔題議事例每名歲扣糧銀五兩四錢差官類解本鎮以資修守工費奈法久弊生政疎人玩南陽額上二衛所歷年拖欠至四萬一千有餘寧山衛歷年拖欠至一萬四千有餘此豈皆軍丁之逋負其爲衛所官之侵欺都司官之懈弛明矣夫寧山南陽額上軍丁飽食安坐既免遠戍之勞減口糧之半以養戍守之軍誰曰不可且久奉明旨而歷年拖欠則都司衛所掌印官徒

欺怠玩之罪不可掩也合無容臣等將各衛所歷年拖欠數多者指名叅劾以示懲創是亦振作之一機也

### 酌議輓包衝邊城堡疏

守陞設險全藉城池邊政八事城工是亟本鎮邊長兵寡無地不當敵衝延東一帶尤爲要害東路十城堡率皆土築低薄不堪保障非直衝突可虞且恐鉤援莫禦何以據險捍敵議用磚石包砌誠爲一勞永逸至計該道原議工費六千一百三十八兩五錢可了十堡包輓之費今議先包黃甫川鎮羌栢林清水高家五堡約用班價三千兩似可動給如或不敷另議買備各堡工程先黃甫川鎮羌栢林三堡自萬曆三十五年三月興工限當年報完次清水營高家堡自三十六年春和興工亦限本年通完其建安大栢油永興孤山木瓜園五堡城垣俟前項城工完日次第興修包砌庶衝邊重地可恃無恐而軍民保障永有利賴矣

### 收撫遼東開市賞疏

臣惟河套之與遼東不同河東之勢統於一故約誓一定三十年而不變然且有五路之警河套之部分爲四十二枝各相雄長彼此渙無統攝下失免雖爲套主然徒寄空名於上實無統馭之才四十二枝

者中西路則爲火落赤而鐵雷把都等其羽翼也中路則爲擺言太痛父明安之此要挾中國而本拜等其同惡也東路則爲沙計妄爭監市職名挾索腐糜蟒衣從來不受羈勒而抄忽兒七台吉等則其朋謀狂逞者也東路莊禿賴又最疆最黠常與卜失兔爭疆每與火落赤擺言太沙計等主謀入犯套中議款以來乍款乍叛倏順倏逆無寧歲者職此之由臣去歲七月入鎮之時火落赤因四月間被創之憤志在報復全套蠢動遠迫洶洶秦晉邊民訛言相驚以爲必無延慶矣臣思三路邊長一千二百餘里秋高馬肥假使同時入犯則防禦爲難於是因莊禿賴之授

稟於臣臣諭以皇上威德使之安心聽撫毋得助兵火落赤自取滅亡牌行神木道左布政陳性學路將石尚文等隨宜撫處五日一市以釋其疑示以恩信以結其心莊禿賴回心聽撫中路監市官切盡反成亦復傾心向慕不復助兵西行矣惟擺言太報父之讎難以化誨七月終旬以三千騎入犯我兵挫之於保寧而擺言太始破膽矣火落赤八月初旬以萬騎入犯我兵挫之於安邊而火落赤始落魄矣九月終旬沙計以二千騎入犯我兵挫之於常樂而沙計始惕息矣當時督臣徐三畏親率大兵臨邊調度於是黃婦始率火落赤叩關乞憐饋刀設誓乞求續款督

臣姑許悔過容行於臣臣思套寇乞款非不卑詞乞哀也非不鑽刀設誓也而口血未乾輒復背盟豈可以信義結哉計惟有分之而已矣套衆號十萬分爲四十二枝每枝多者不過二三千騎少則一二千騎而已彼分爲四十二我專爲一以專敵分必勝之策也前此求款此東彼西各部未必皆來來亦未必同時於是責成套主卜失兔而卜失兔威令不行且撫彝官急於成款或密許增賞或陰行交質而講折之時恐款事不成則語多因循苟且籠絡必至敗盟則弊所從來矣今其使見臣臣面與之約有信牌以分別順逆審界限以識別地方順者先來先給號牌期臨邊駐牧無恐逆者不來不給號牌則大兵勦殺無遺於是千二百里之長邊分爲四十二段之畫壤而冬深馬瘦雪厚草枯正中國得志之時後至者畏懼我兵之出擣其巢也於是鐵雷把兔炒忽兒七台吉本拜本把什力等密稟於臣自分地界願先輸順今託卜言太等俱以九九進矣莊禿賴亦見諸部效順數差其使投稟於臣叙永矢恭順之意不復再助各部爲逆矣各部自求保全彼此不暇通謀卽其使之來臣密問其情形輸款皆出真意數十年反覆之聲至今始成全局矣臣等案查萬曆三十年二月內本部覆議延寧兩鎮應與市賞馬價俱應力持定額仍

遵明旨十年恭順方准一年市賞如其陽順陰逆查係某部落某頭目是實卽將某頭目市賞停革勿輕聽罰服苟且開釁今查各部所討市賞萬曆三十年者雖經前撫臣鄭汝璧會疏題明應給之數祇緣火落赤作反停革未與今應照例補給其三十一年以後係恭順年分著仍應挨次給賞合無將火落赤擺言太沙計三頭目姑念悔悟自新准復續款以示天朝無外之仁其原停市賞在三十年間者照例補給三十一年以後係恭順年分者亦准挨次給賞以示羈縻而已然今日合套雖已續款臣等亦豈能必其終守盟約而無再犯之時乎所特廟謨宏遠分別順逆可撫則撫無事而漢過不先可勦則勦有事而應不彼後但以血戰爲功不以啓釁爲罪毋以款爲必不可恃毋以戰爲必邀功伸縮由臣等之相機事權無羣言之掣肘則將士愈加効力敵人益增畏懷保國彊圉之道不出於是矣

酌遷衝邊堡城疏

臣議龍州城堡爲延西首衝之地也必其城垣完固有險足恃而後可嬰城固守今舊城年久山地坍塌城垣頽圯不便修葺人多棄城別遷日漸空虛今鴉兒巷牆四面天險堪建城池足資保障且官銀之動費僅踰三百而軍民之保障可垂永久臣等以爲遷

之便合用軍夫與堡軍班軍內派撥其班軍并顧覓匠役工食鹽菜及木料等項其銀三百四兩於原發班價銀內糴米九百二十七石於本堡宏阜倉各動給糧如不敷鎮靖巨積倉支用責成操坐官督理約當年完報

### 邊鹽壅滯餉匱可慮疏

延鎮兵馬雲屯惟賴名買鹽引接濟軍需歲有常額往時名集山西商人承認淮浙二鹽輸糧於各堡倉給引前去江南投司領鹽發賣鹽法疏通邊商獲利二百年來未聞壅滯及至於今商人苦稱邊鹽不通引積無用其情甚苦其詞甚哀細詢其故蓋緣江南

鹽官失政恣肆漁獵弊竇多端

星

鹽官失政恣肆漁獵弊竇多端如邊鹽每引每包重止五百五十斤例也而彼鹽每引每包重至二千五百斤人情孰不欲利誰肯舍多而就少乎是彼得利四倍而邊鹽利少無人承買其困一也邊鹽堆積三四年發賣亦例也而彼鹽朝中幕屬無容堆積人孰不急於趨利孰肯舍速而就緩乎是彼獲利捷徑而邊鹽遲滯無人承買其困二也鹽誌開載商鹽必挨單順序候鹽院委官盤掣而後發賣彼鹽不登單目任意中發既免守候之艱又無掣盤之費人皆樂趨所以邊鹽壅滯引不得售其困三也且彼鹽發賣執有小票聯艘販運江浙吳楚之間何處不到夫行鹽

之地有方食鹽之人有限彼之餘鹽既已盛行雖有邊鹽尋無買主其困四也先年鹽法通行或邊商安於故土不樂遠涉則有南商來邊收買鹽引引亦無壅今小票便而得利廣孰肯驅馳數千里遐荒之路而貿引乎近年以來塞上無南商之跡矣邊商迫於官刑納粟中引無人承買齎之江南株守累月盤纏罄盡雖減價而不得售其困五也邊方淮鹽每引官價五錢并在彼加納餘價共七錢五分今江南價銀止得四錢四分是虧折本銀三錢一分邊方淮鹽每引官價銀三錢五分今江南價銀止得一錢六分是虧折本銀一錢九分然皆壅而後售共計淮浙二十

不無壅滯之虞

星

二萬六千餘引虧短價銀五萬七千餘兩四五年間不能周轉及至還鄉債主逼索變產賠償其困六也如此六蠹率由私鹽徧行小票通而官引滯所以山西之商忿折費本盡歸原籍土著之商力窮難支逃亡過半止餘兒在數家號呼告退新鹽引目節行催派并無一人承認三路鹽糧所藉以佐軍儲者盡化烏有司餉者日夜皇皇束手無策邊事至此深可寒心夫三軍之爲國家効力者恃有此月餉耳月餉之所以充足者恃有此鹽商耳今南方鹽法阻滯商鹽不行鹽引不售鹽商不願赴邊納糧中引則軍餉無所復出三軍枵腹荷戈何以責之竭力以禦意外之



虞說伏乞敕下戶部從長酌議務使鹽法疏通邊餉充足無任目前之近來貼社獲之安熟數利害覆請施行

蔣允儀

選擇有司疏

給軍全憑足餉況延鎮黃沙四塞無地可耕本道折色俱仰給於民運則民運之征解於州縣者最切最急時有司率皆玩愒或借名於花戶逋負或託言於加派不堪或雖議於水旱不時即有征者撮那借用私充囊橐遂至不可問況功令嚴而官之途窮既破者逆知出頭無日益肆欺求漫無清楚民且無從所

矣尚言軍餉之足哉則寬功令而擇有司以稅凋瘵隨材而用斷不可拘以資格者也故當選授之時或調轉之地亦必為此疲地另看一分眼界即如蕭楊之奏章保舉之次第亦當念此苦地另出一分照管才真者勿拘常限至如洛川宜川等縣尤當用邊才例三年即准行取不准調繁如此則一年內轉為充足之境矣

積貯疏

安邊之道必以積貯為先延綏兵馬甲天下宜乎積貯之多奈近日民運通欠京運愆期倉庫蕭條敵人幸就戎索尚得苟延歲月倘一旦告變如辛酉故事

瘦馬餓夫欲以對敵必不得已之計也若邊而攻之以老我師能當半月之支持乎此又不忍言也且年來水旱不時粒米如珠勢必不能取辦於一時則積貯一著最為喫緊查廣有庫正項一節專聽正項名買給發外不得已而後行借糴之法合無於新庫內暫借懸賞等項銀二萬兩并清查各堡節省賞銀并易買撫賞節省銀各若干分發各縣監收官於就近米賤地方委賢能官每人多不過千石限以時日糴買酌量某堡應貯多某堡應貯少其是在有糧者不必再貯秋成買米入倉另敷積貯來春出舊糴新一如常平法各另置印簿於院道查盤然計利又須計害

恐召買之人插和糶批借口價值不等各要精米足數不許作弊冠落騷擾民間其中搬移傾倒未必無升合之折耗量照時價每斗多五釐而買者不苦於虧折則可繩之以法矣三年內餘米五百石監收官并委買官印與優叙紀錄以示激勵一以為軍需之先謀一以為救荒之碩計其於邊疆利賴良非淺也

確查秦賊疏

延慶地處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蠡起西路則神一元破寧塞安邊攻保安一元死第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總督楊鶴招撫四千有奇餘黨

郝臨庵劉六等眾不下數萬掠環縣真寧聞此保安  
合水之流寧也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始亂出掠米脂  
綏德清澗脇從甚眾幾於無民流劫延南點燈子眾  
號數萬自山西回黃龍山西安北界數州縣被毒甚  
慘此延北邊賊流毒西安者也近官軍南剿賊望風  
潛逃相繼招安滿天星等降於榆林餘賊遂徙而北  
其降賊雖散原籍仍復劫掠於是官賊之議而入  
致恨於招撫之失事矣點燈子眾五六千在清澗旋  
撫旋叛慶陽郝臨庵劉六等亦受撫今攻陷中部  
者皆其眾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  
潼關道臣胡其俊猶追賊幾九十萬賊後橫索一一  
給之惟謹要挾重資之說有自來矣為今之計集兵  
合剿殲其渠而餘眾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  
猶可為也

### 急圖安戢疏

三秦為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為關中藩屏榆林又為  
延慶藩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  
自盜發以來被城屠野四載於茲俚以盜眾我寡盜  
飽我飢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所由緣  
廟堂之上以延慶延慶未嘗以全秦延慶以秦  
脈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脈秦而日誦此流盜為飢  
民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為一

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於東賊馳於西師老財匱揭  
竿莫禦天下事尚忍言哉乞敕所司亟措餉二十萬  
給民牛種為兵士犒賞急圖安戢庶全秦安而各鎮  
安矣

練國事 字 永城人進士時  
為巡撫陝西都御史

### 五事疏

今日最難有五一曰缺兵盜起延綏榆林兵不足轉  
調甘肅自寧夏甘肅再喪師今防插漢尚不足能分  
以剿賊乎榆林兵止五千陳奇瑜率以剿賊而防秋  
又當西還則兵愈少二曰缺餉西安鳳翔兵荒所置  
新餉即使支盡不抵三鎮之用司庫無可借餉將安

疏 練國事奏之二

出三曰缺官荒盜頻仍有參罰戴罪有追贓客死有  
失城就逮道府且不樂就何況有司今官缺三十餘  
員何以治民辦賊故缺官宜急補而參罰亦宜少減  
也四曰宗祿秦俗鄙悍貧宗尤甚垂涎賑金漸不可  
長五曰驛遞秦晉驛遞例不全給今募夫之苦更加  
十倍故人人思逃凡在衝路宜全給以安其心

馬懋才 號 瑞安塞人進  
士官至四川參議

### 備陳災變疏

臣奉差事竣首經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  
木枯焦八九月閒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至十月以  
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殆年終而樹皮又盡矣

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於食石以死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開有獲者且曰死於飢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死鬼也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糞場一處每晨必棄二三嬰兒於其中有涕泣者有叫號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則所棄之子已無而又殉棄之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更無踪影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糞入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數日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薰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幸有撫臣岳和聲拮据獨苦以彈盜而兼之拯救捐俸煮粥以為率而道府州縣各有所施以拯濟然粥有限而餓者無窮杯水車薪其何能濟臣仰窺皇上宵衣旰食無念不為民生慮無刻不為安民計若不急救此一方遭黎恐死者死矣為盜者為盜矣見有之民旦夕莫必其命西北疆域幾成無人之區矣伏祈敕下該部從長計議或發賑濟或

奏為

奏為

獨加派或姑減其分數或緩待之秋成惟在皇上急為湊汗耳然臣猶有說焉國初每十戶編為一甲十甲編為一里今之里甲寥落戶口蕭條已不復如其初矣況當九死一生之際斷不獨不減民亦有呼之而不應者官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如一二戶止有一二人勢必令此一二二人而賠一戶之錢糧一甲止有一二戶勢必令此一二戶而賠一甲之錢糧等而上之一里一縣無不皆然則見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飄流異地棲泊無依恆產既亡懷資易盡夢斷鄉關之路魂消構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而為盜者乎此處逃之於彼彼處復逃之於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山也臣目覩此光景心幾痛裂知皇上亦必惻然動念當事諸臣自有籌畫然登一日則救數千萬之生靈遲一日則斃數千萬之性命惟皇上速加之意也

國朝

姜圖南

字德甫號與溪順天霸縣人順治二年進士授古土校授御史河南應陽縣令

酌題湖茶并行邊茶疏

茶法中馬故明舊有川茶漢茶湖茶川茶自隆慶三年題改折價臣前有蜀省文移一疏業經覆議行彼中撫按酌議開徵漢茶自萬曆十四年題改折價所有茶圖茶課見在催徵冊報每歲並商散引前往漢

南及湖襄收茶轉運官商對分以供招中耳顧漢南  
州縣產茶有限且管嶺複嶺山程不便商人大抵浮  
漢江於襄陽接買臣衙門據引給票照驗比以湖襄  
水販店戶將茶斤貪圖價值專賣別省無引私販官  
商賈引無從收買臣查故明舊例湖茶通行各商格  
畢隨將引單號簿行湖廣寶慶府轉發新化縣照引  
註定斤數多餘盡數抽稅該府仍委府佐一員監收  
接管嚴加盤驗如有低假茶戶牙行一體究處崇禎  
十五年題請在案今湖南茶法未能通行陝商統聚  
襄陽收買湖襄督催盤驗自不容已除漢中鞏昌兩  
刑官於湖茶照常盤驗外其襄陽收茶處所應請歲

是教集卷六十二

平

給官商引單號簿一冊於該府執對盤驗稽覈責有  
攸歸此所謂湖茶宜趨也至內地茶法故明嘉靖十  
五年御史劉良卿議酌西鳳等八府地方廣狹分派  
各府對半抽分照依時估定以價值商茶給商自賣  
外官茶價銀呈臣衙門計算或備軍儲迄萬曆十三  
年計小引茶西安行六萬斤漢中鳳翔行二萬斤今  
西漢二府尚行小商其對分官茶各交司中馬若延  
寧等處道里遼遠茶法久已絕響矣臣擬於榆林神  
木二道照舊小引例引茶百斤量入官茶三十斤額  
定每斤折價一錢三分報交延鎮官庫所過關津一  
體盤驗計榆延二處可行茶二十萬斤則由榆延以

至寧夏俱可漸舉既以便民又復裕國此所謂邊茶  
宜行也蓋趨湖茶則商運速通邊茶則茶路廣斯實  
於目前茶法有神者也

白如梅

字茂飛湖南人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在山陝總督

請鑄黃甫川煙稅疏

黃甫川係補小邊隅因先年茶商順帶之黑煙希  
圖墊納茶課乃緣坐稅又致幣本賠納隨即星散前  
撫臣張中第目擊其艱故有每包徵銀一分之請蓋  
異其稅輕或可招商復來不意迄今商貨兩絕杳無  
一至非惟遞年之稅課無望而從前之逋欠亦萬難  
追徵矣今經臣查駁該道廳營路各官僉稱無商無

是教集卷六十二

至

貨甘心具結夫孰無身家功名之念而代商隱稅自  
干罪戾耶且黃甫川逼近殺虎口地方若果有商有  
貨道路之虞耳萬目共覩共聞自所難掩前撫臣林  
天擎必不取兩請題豁於先陝撫臣賈漢復亦必不  
敢繼請蠲免於後也此項煙稅委係無徵仰懇  
俯念邊隅之賠苦為難屢查之情確非謬特賜蠲免  
在朝廷不以徒懸稅額之空名而地方臣民可免追  
徵逋課之實累矣

題復加米疏

各省額兵於餉銀之外每月加給米三斗自前督孟  
喬芳因本兼支裁去加米本色仍用舊斗收放茲

舊斗比新斗原大較所裁之外尚有贏餘之故原并  
未計及地方有無本色嗣後與因各營路無本色  
兼支題請准其復給加米在案其寧甘延南營路已  
有本色并無異說惟延鎮所屬中東西三路兵丁全  
支折色茲新領陳奇策目擊邊地不毛士卒困苦詳  
請復給加米今應議給以資士卒兵部復題戶部  
議准見任總督及前任總兵官既歷任地方明知遠  
邊士卒困苦屢經題請應照與安以三斗米折銀四  
錢加給之嗣延鎮三路兵丁准其加給月米三斗嗣  
後本折兼支地方不得援以為例可也

### 宋歐陽脩

#### 論麟事宜劄子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鑄商量麟州事緣臣未到  
開鑄已先付奏議尋再準樞密院劄子開鑄等所  
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親至河外相度利  
害與明鑄再行商議乞那減兵馬人數可以粗減  
兵費已具延著奏聞此外臣別有短見合當條陳其  
利害措置之說列為四議謹具畫一如後  
一曰辨  
衆說臣竊謂前後臣寮起請其說有四或謂麟為塞  
名或欲移之河次或欲抽兵馬以減省或謂麟為  
城堡以招搖漢然廢為寨而不敢減兵則不若

廢苟能減兵而省費則何害為州其城堡堅完地形  
高峻乃是天設之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黃河與府  
州各纔百餘里若徙之河次不過移得五七十里之  
近而棄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說未見  
其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獨  
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寨與不  
減同凡招輯蕃漢之民最為實邊之本然非朝廷示  
力可自為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久任漸推恩信不限  
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急而營緝如其家事之  
專方可收其遠效非二年一替之吏所能為也臣謂  
減兵添堡之說近之而未得其要二曰較存廢全

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大抵盡河東二十州  
軍以贍二州五寨為河外數百邊戶而竭數百萬民  
財賊雖不來吾已自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  
有殘民斂怨之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  
之利今二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  
據吾地是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移  
廢則五寨勢亦難存兀爾府州便為孤壘而自守不  
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夾河對岸為  
其巢穴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商賈於防秋若使夾  
岸相望則泛舟踐冰終歲常憂寇至沿河內郡盡為  
邊戍以此而慮則不可不存然猶得存之之術三

曰減寨卒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糧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一十四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尚有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負糧又有并析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巡綽伏路其餘坐無所爲蓋初建五寨之時本不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並是後來增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數尚不至冗費臣請只於建寧置一千人置一都巡檢其鎮

麟州志卷之六

五

川中喉百勝三寨各置五百其餘寨兵所減者屯於清寨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保德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巡綽有餘或些小賊馬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寨之兵不失應援蓋都不去百里之內非是減兵但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民力可紓四曰委土豪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棄之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況所謂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服又能諳敵情僞凡於

戰守不至乖謀若委以一州則其當自視州如家繫已休戚其戰自勇其守自堅又其說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人賴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亦能捍賊而戰守內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寨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則素已知名況其官序自可知州一二年間視其後効苟能善守則可世任之使長爲捍邊之守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行則紓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列取進止

麟州志卷之六

五

按宋史禮志有作坊使王吉於麟州神堂砦以功業建廟惜不見全傳

延綏鎮志卷之六

嘉興譚吉璵重脩



此夜悵離陰之漠漠何處成軍覽金時之茫茫那堪  
試馬鳴機搥練無非閨婦之情落葉飄零盡是征人  
之淚既凭欄而不可將就枕而未敢強熱龍涎漫支  
雞肋珠簾宿霧乍迷蕭館之魂珍簾生雲難作巫山  
之夢念借枝於松桂跡類鵲鴛愧索米於江湖技同  
鼯鼠邈焉無策寧如魏勃埽門出則有車豈效馮驩  
彈缺然窮途之餘潤賴仗友生奈故國之多艱安謀  
朝夕雄心未已羞舌猶存爰占長短之吟冀寫羈離  
之意抽箋十幅恨與秋深搖筆千言辭難盡

譚吉琬

字伯石浙江嘉興人順治二年進士累官太僕寺卿學士入監書試中書第一官授南京文苑  
大中書人與  
三

府谷縣志序

府谷志者吾友楊介璜合于昇邑而作者也余受而  
卒業焉於有宋用兵之得失不能不三嘆也當宋之  
世元昊以區區之夏為敵國兵連戰結終為邊患即  
經略如韓琦范仲淹而亦致好水之敗遺書之辱者  
何哉用人太疑而議論過多也如狄青者鄜延之名  
將也不數年而遷之廣南綏州者青湖之外蔽也种  
世衡城之而欲棄者至再三而未已麟州者府州之  
西門也歐陽脩欲以土豪王吉守之而不聽蓋用人  
太疑則將士不用命議論過多則邊疆之事中制於  
文墨矣此宋之終於敗亡而不救者可不重為之歎

愚哉余於康熙九年冬之官榆林府時是名舊  
丘城蕪邑荒煙蔓艸而已詢之云陝初流賊之孽  
高有才者據邑稱亂為其所殘殺至此惟於城之西  
尋所謂折氏百花塢者猶隱隱在也蓋府州之於鄜  
延一彈子邑耳當西夏之師無日不至乃折氏之子  
孫雄長於其間且得以耕戰之暇營所為遊觀之地  
有如此豈府州之固獨異於鄜延綏省哉誠得其人  
而世守之故也夫青湖之种氏猶府州之折氏耳种  
氏再世而易金明之閒敗者數告而折氏之在府州  
自五代以迄南渡且二百餘年則宋之所以待西夏  
者可知矣善哉蘓軾之言曰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  
世則夏人舉矣而宋終不能用者豈其安危而幸災  
與蓋功未成而先疑其人事未立而輒議其後也嗟  
乎狄青純臣也一為樞密而議之者羣起即賢如韓  
范猶不能以一日待其成而況其他哉我  
朝以赫斯之威驅迅風之勢而流賊遠孽不顧顧逆  
抗我顏行者至二年而克之非地利使然雖折氏之  
遺跡也府谷志雖小有宋用兵之得失具焉後之讀  
斯志者其亦可慨而與感矣

送郝處士歸隱雕山序

士之賤於今也久矣士之下凡農工商賈以及執技  
之末無不以老者為師獨士則不然以佔畢為學以



懷裂爲功其志在於取一時之富貴舉人仁義道德之微孝慈忠信之旨兵農禮樂射御書數之事皆不足以及入其中白首窮經而不適於用閒工爲時文者試於有司不合如是者雖科舉疲老時人頗其營笑之即有一二延致家塾亦不過爲童子句讀而已可歎也玉藻云居士錦帶箴之者曰道藝處士也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有古事則與成有凶事則與哀戚之或謂之賓或謂之介或謂之老或謂之先生皆士也皆士之大德行而不仕老於鄉者也故其時之弟子方欽崇之不暇而敢營笑之乎此尊老尚德而風俗

是教訓之義也

五

之所以成也顧今之人何獨不然無他爲時文者實使之也綏德州郝生鴻圖舉所謂時文者不學惟曰力於古文詩歌年五十卽投巾褐於學宮而去人尤營笑之而郝生不顧也余時以事出在州間之曰是可以風矣若郝生者其亦循行古之道與爰與一二同志作爲詩歌以送之一時和者數十人向之營笑者亦爲之改容卽學者咸知古文之足尚焉由是而知人心去古未遠尊老敬德之意猶在惜乎當世之得位行道者未有以興之致使居士之名流爲二氏之所稱而顧不得與農工商賈執技之末之師相爲引重也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檄

西夏仁宗李仁孝

臣劉錡等檄

宋欽宗三十二年金主亮犯

西夏國檄告大宋元帥劉侯侍衛拾討成侯拾討吳侯十二月二日承將命傳檄書一道切以恩宣太國溢及小邦遠邇交歡中外咸慶孤聞驕戎不道殘賊輒興妄稱好以和親敢叛盟而失信逆禹迹山川之廣覆堯天日月之光將士銜冤神人共憤妄自尊大者三十餘載怙其繁奪者七八其人皆犬豕之所不爲於春秋之所其貶恣行暴虐惟務貪婪當與與恢復之期乃上帝悔過之曰九重巡幸昔聞太王之居

是教訓之義也

六

卿大駕親征今見漢文之駐渭其誰與敵將爲不戰而屈人莫我敢當可謂因時而後動其或恣睢猖獗抗衡王師願沈淪於妖氛庶蕩除於巢穴勿令穢孽重更跳梁雖螻蟻之何殊亦寇讎之可殺廟堂禦侮有首係於長纆帷帳談兵復薄伐於武服如孤者雖處要荒久蒙德澤在平昔則曾賜姓至我宋又復稱臣頃因巨猾之憑陵遂阻險誠而納款士關路隔久無撫慰之來慈傾山長不得貢琛而去懷歸彌篤積有歲年幸逢撥亂反正之秋乃是斬將奪旗之際顧惟雄賊來寇苦疆如長驅急騎以爭先終殺死扶傷而不暇使彼望風而遁敗輒而歸豈知敢犯於皇威

速辱率兵而大舉期君如神仲則國人無封豕之憂  
待子若衛公使邊境有長城之倚神明贊助草木矩  
名功勳不滅於太公成望可同於尚父力圖霸滅無  
使憂滋觀彼風聲鶴唳之音當見棄甲曳兵而走孤  
敢不榮觀天討練習武兵瞻中原皇帝之尊望東南  
天子之氣八荒朝貢願同周八百國之侯王四海肅  
肅再建漢四百年之社稷佇聞戡定當貢表箋傲至  
如前言不盡意

國朝

楊三知

楊三知字良人順治三年進士任徐天知縣以循吏入為戶部郎中歷官至工部尚書

與城堡同知譚吉應纂修鎮志教

風翻沙錦雨涵青荷詩料滿榆關耶足下以錦綉之  
心敷葵蕤之筆檢志告成喜就文心一段樂事然考  
古証今經濟之學寓焉無本者正未可幾此居恆常  
以境閒識暗為羞展閱大章瞭然心目擊節者久之  
又何能更贊一詞也

書

漢呂布有傳

與蕭建書

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而殺卓來蕭關東欲求兵

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區布五  
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  
爭天東南之地苦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  
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喚  
下齊七十餘城惟苗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  
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  
者詳共議之

宋范仲淹有傳

答趙元昊書

仲淹謹脩誠意奉書於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鄉  
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

親封為夏王覆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

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  
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馳羊之產金銀綉帛之貨交受  
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  
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藩漢之民為  
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  
自先大王薨背今皇帝震悼累日喜呼遣使行弔賻  
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  
大王以本國眾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  
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  
外莫不驚竢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

以四廟之方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主  
忠順之大功皆以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  
假有本國諸藩之抗抗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  
乎省初念終天子似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  
起耕者廢未織者廢村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  
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號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  
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掩腕天子遣仲淹經度  
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  
往欽哉仲淹拜首稱首敢不夙夜於懷至是之日見  
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  
與大王雖未嘗高會獨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

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  
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絕言皆從本  
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倖擬名豈正而言豈  
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  
極尊之稱其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  
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授立之功時已稱帝  
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諸藩中有叛朝廷  
有大王當爲諸藩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  
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勢體昭然不同徒使瘡  
痍病民拒朝廷之德傷天地之心易曰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  
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德不傾又傳曰  
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皆在唐末天下惻  
惻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而我生靈解我天地滅我禮  
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  
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  
唐顯宗改明宗爲顯宗斷於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  
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期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  
戴不血一刃受禪於周處南江南荆湖四川有九  
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於是能  
諸侯之京華五代之暴虐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

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拜晉就  
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靜無爲契丹通好受先大  
王貞禮白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宴從謙  
如流有忤雷遷雖花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  
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  
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  
而來所嚮必下今以疆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於茲  
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  
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開  
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太平人人泰然不聞戰鬪  
不熟紀往割手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

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愛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將帥而下人知紀律莫不各思效命爭議進兵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有律曰生降者賞死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者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於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十一

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番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藩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王之志天下孰不稱賢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議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名天下之怨不速天下

之兵使耕漢邊人復見康樂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金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朝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至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願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馳羊之產金銀繒帛之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十二

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不然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明高拱主事鄭師人進上旨至中

與廷綏何巡撫東序書

昨過保定聞君官聲甚茂故有此推以爲鎮綸非君不可蓋爲國家門戶計也然聞君稍過嚴急恐將士聞而懼懼則和調豫附之效寡矣願君戒褻褻度以陸將領略文法以撫士卒得其歡心乃可致其死力特效忠告願君之垂聽也不悉

張公止

李昭甫 號景岳 江陰人 進士 官至少師 諡文忠

答三邊總督書

辱示邊情一一領悉套內與雲中上谷微為有閒款貢之議始於順義故事每優假套內初求貢甚急我固未之許也後以順義為之懇乞題勉從之然一切約束賜與皆與順義不同而彼亦不敢厚望蓋方以得請為幸而無復橫觀於望外耳乃自順義西行見厚撫而優遇之豔於求索之利遂蒙觀望之心昨延鎮節欲比例求度官加賞其意望漸賒端不可開也夫套內之求貢不獨利實助關市也方其未貢時延寧之閒擄巢起馬無歲無之彼牧畜不得蕃息老弱不得安養又北備及刺南防中國其苦甚矣自款貢以來內無擄巢之患外有關市之利得以其餘力從事於戎刺則貢市事利於彼乎利於我乎即使請求不獲亦不敢釋重利而結怨於我況其精兵健馬消耗過半東借助於順義不獲西脩怨於戎刺不能其衰弱無能為之狀亦見矣故在今日西鎮諸公惟當堅持初約稍事羈縻而厲兵秣馬以待其變不宜曲徇其額外之請以自斂也 高明裁之

國朝

譚吉璵

答艾通判書

比接來教知君家有義士為李昭甫祖家甚善其善更云舊治鳳陽明之諸陵在昭甫之木賊皆斬伐無遺今之雉兔者時時游獵江中即陵墓亦復不能辨矣雖開從獵者後然當不樂踐其地也僕伏而誦之乃言曰嗚呼豈非仁人君子之心哉夫鳳陽者明太祖之所興立為中都府設陵俱設留守司而未已也又左有鳳陽右有懷遠并長淮七衛以至洪塘湖屯田千戶所嚴兵以守凡鬱鬱衣服之藏脩除勦望之制樹數竄象祠官從臣之位可謂均且殫矣乃卒一抔之土為李賊盜盡曾不若國民族葬者猶有孱子弱孫為之掃除也使非先生之從叔以諸生奮臂起暴李賊祖父之骨而揚其灰則大道無道之深僻誰為報其萬一哉然聞之孟子曰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微較孔子亦微較謂時俗所尚不妨小同也今先生居是邦而從獵者之後是耶非耶果仁人君子之用心耶僕竊有不安者矣僕昔遊江上

下十二陵間見茂陵之松柏最盛餘皆奄人為守世祖皇帝賜以歲祠與其墓某而於思思之碑以祭親為之灑淚僕思讀昌平道戴副使秦紀碑至其興亡之感未嘗不為之反覆而讀之以悲也嗚呼本朝之不振遠過前代豈非諸陵皆毀乎

不見正於我

世祖皇帝也若當先生在官之初能一上聞必為之禁樵採設祠官如昌平矣至於今孤免大其中獵夫巡其匪會國民族葬之不若也可勝歎哉或曰凡地方事有宜與宜者惟知府推官可言之而督撫司道可行之耳至於同知通判者不過察而進焉旅而退焉左之提右之掣而已即言亦未必信或從而取笑未可知也彼又烏能為而況事之在上聞者乎若先生者行其意可也夫然居一官效一職當其事有所不敢言并使之不得言以至委曲而行其意先生固仁人君子之用心矣而為先生之前後左右者將

何如也夫有

世祖皇帝為之上有先生為之下而

朝廷之德意止行於昌平而不能行之於鳳泗吾又以知同知通判之不足為也先生之從叔已載之李自成傳中國志鎮而於他州縣者皆有所不詳故未敢為作傳也惟先生諒焉

元豐字敬叔號平庵上高縣人五年校書郎通判鳳

鳳泗縣人五年校書郎通判鳳

答劉敬父論無定河沙書

來教云朱子楚辭注引沈括筆談言在延安渡無定河其沙急流入馬如行幕上多陷沒之患為流沙千里之注似矣及攷諸書禮注流沙者不亦則無定河

之沙非弱水之流沙也明甚頃從波羅轉歸涉說

忽河說忽者即無定河之上流也得今將軍先以人馬往來於河中數巡而後敢渡猶必踰躡而行稍失足即陷陷矣居人名之為潰沙唐輿地廣記注云無定河即固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更今名較為翔實每讀宋史見王中正以河東軍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渰士馬多陷沒竊謂中正奄人躁妄冒進以取潰敗亦猶足下所云朱子之注者然而今歷其地乃知沙在水中而非地也益見沈括之有據矣其非古所云千聞不如一見者乎若北史刀雖表中稱薄骨律鎮道多深沙輕車載穀二十石必

至陷陷則今之檢校城外及清平堡一路皆是而盡

今以往益不敢妄下筆矣雖然即歷其地而不博訊土人猶不知也使僕非李將軍為之鄉導則不幾又蹈奄人之轍耶易屯之二曰即鹿無虞往吝窮也需之傳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余方在屯之時而需之以養庶其險在前而不陷矣乎辱在同志故敢以所見者進惟兩教之

李敬甫字敬叔號平庵上高縣人五年校書郎通判鳳

國朝

譚吉璉

謝府谷楊令惠石花魚啓

某啓車中涓轍已近十年江外素書未達一札喻囑南徒不無鵬海之雲灑潯東來卽有龍門之鱗須垂文竹異寵宮人尾隱綠蒲同慚敵者風吟金鑰目類懸珠水動石鯨腸堪作劍領舞鳳渚曾戲蓮東未擬王徐何爲木上伏蒙具官惠均九戢感踰十番恩已遍於下池味自調於中饋豈陽鱈之貪餌仍長缺之來歌江海詎忘濠梁匪樂赤鱗似錦色勝台桃白腹如銀光搖浮竹張鸞僮從於天漢甘英不逾於龍圖是曰石花實生金鯉香流玉鉢如烹芍藥之和膏溢瓊筵似勞麒麟之脯脂傾白雪肥出蟹膏美鴻紅盤芳宜鴈翠斷蔥以寸莖影猶沈白酒且多珠光欲泛水鱗三尺卽不待於王延鹽豉九秋情有同於張翰翻憐竭澤誰知漁父之寒能謝老饕自發大人之夢既頌以禱敢諷且規

簡國朝

張文弘

與榆林譚使君

暮春漸暖西歸何日殊想思也李道士已到與之對坐學吐納法甚佳彼以鈴杵爲心腎比喻之說但須

內丹成則黃白隨地皆有豈非子美所云不食夜識金銀氣者耶僕好事二十年一旦解悟矣寄去舊志八册是李毓龍手抄者騎射之餘能好筆墨勿謂秦無人也留意視之不盡

李毓龍字南樵人以其以敏錄以鎮撫提捕按補武司中總領統轄城守武官起龍武軍

與榆林譚使君

絕塞高秋著述復何似耶以作史之才作志定有可觀也劉第說傳奇頗靡靡可聽聞江南有柳敬亭猶以此伎遨遊王公開劉第卽不能及其萬一而節音飛暢殊有風情無佛稱尊不卽江南之敬亭乎笑笑

陳先鳳字子鳳天八戶部郎事七品官積勞成疾

與榆林譚使君

昨接芳訊知體力清安慰甚慰甚中路餉已到車驛曉發夕至散給殊不遠也然每辱懸轡往來不飲軍中半杯水在先生之清德則可矣將地王之謂何

傅爾珍字子公京師人奉天人精治詩文

答榆林譚使君

自客自天津攜糖蟹至謹分其半以佐先主持盤拍浮之用而乃以石花魚見賜何報之厚也背先生云江南冬筍安肅黃芽久爲南北所推在邸舍中手自營調名爲玉芽羹今河珍海饌一唱交得漢武人惟

有大飲長歌而已書此發先生一嘆也  
譚吉應

答懷遠李將軍

使購狂教愧荷交至向聞懷遠產磨茹大佳故聊以  
相詢備志書蕙蘇之一非爲口腹也不意久已絕種  
而足下誤聽反從他處購以見劍豈旌節初臨欲以  
是殊故事相矜異耶大抵地方生一物即多一累每  
見秦中有漢唐碑文新出土者惟恐當道聞之輒見  
椎擊殊可惜今此物不生是亦地方之福耳

答魚何齊將軍

前語云魚河頗多水州鴈未來時鶴先羣至飲啄於  
其間必數日乃南去及春北嚮亦然雄者王羽而紫  
頂雌者其色蒼頰類牝雞而大過之雖見之甚真似  
可入志鶴者水鳥也豈榆中西去有瀚海或鶴之所  
產與然古人所不道未敢深信也其歸德堡新任李  
玉道中與之語及從姜鐵園中突出至江西征逆諸  
意事馬上爲之忘倦來教云雲中之傑不虛也

答嚴將軍

彼遺誨帖具審杖履佳適爲慰長公政聲日著僕雖

相隔數百里猶得挹其餘芬知先生家學清華風流  
有素也昨僕過扶藹墓見有石碣在焉憶昔昔年  
用兵時曾立旗竿於其上嗟乎愛人及樹而勿窮伐  
況扶藹具忠孝之節耶比得長公禁樹勿去字碣  
將樹石以記僕之所爲弔文者慚愧慚愧昔蕭叔佐  
爲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蘩之薦史稱之  
此禮賢之道也僕不能爲而長公爲之追問風烈能  
無慨然

嚴子幾字茂芝山陰人縣從嚴守備讓之父也嚴推守備志不仕年及有節操少參劄少急人之難爲勝游所重

頌胡義周

功德頌

夫唐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  
窮之祚昔在陶唐數鍾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  
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  
平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沈溺鴻績偉於大地神功  
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曁乎終光啓有  
憂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倅相承皆主繼軌微猷冠  
於元古高範煥乎瞻昔而道無常奈數或屯險王桀  
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暉絕於中天神靈輟於促路  
然雖釋木逾慶餘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  
馭西望崑崙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紆滄海之表爰



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崑崙五德華運於  
伊洛秦雍成纂弒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  
爾王有常尊於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  
弦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越使中原疲於  
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蹙擬淫陽  
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銳雖霸王繼  
蹤猶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  
開闢以來未始聞也非夫十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  
山嶽齊固孰能本枝於千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  
踰榮蒙重氛而燭耀者哉於是元符告徵大猷有會  
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來俯順時望

定陵縣志卷之三

三

龍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滅則威聲格於  
八表獨茲雄鼎峙之秋羣凶嶽立之際昧旦臨朝日  
肝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  
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魂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  
北口欽風而納款德音著於柔服威刑彰於伐叛文  
教與武功并宜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閒道風弘  
著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世周文啓經始之基  
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建京邑背各  
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在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  
右郭天池周繇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絕之狀固以  
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迺五郊之義寧七廟

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結明堂模  
帝坐而營路寢闔閣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  
華林靈沼崇臺祕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可以蔭映  
萬邦光覆四海莫不鬱然并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  
帶皇穹閭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聚士庶僉以  
爲重威之式有關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  
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恆嶽九域貢以金  
銀八方獻其瓊寶親建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路  
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元  
棟鏤橫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号似翔騰之矯翼二  
序啓美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溫

定陵縣志卷之三

三

宮膠葛涼殿崢嶸終以隨珠絳以金鉤懸瞻望互升  
於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  
之別故善曰者不能爲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無斯  
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  
類跡狀以效真據實以究名形疑妙出難如來須彌  
之寶塔於釋叨利之神宮尚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  
矣昔周宣室而詠於詩人閭室有極而頌聲是作  
泥乃太微營制清都啓建軌一文自舊章唯始咸秩  
百神贊享萬國羣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  
得不被之等弦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碩美  
仰皇風振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

配乾比隆親親大禹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元亨  
帝錫元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泰  
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世業彌盛  
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元符瑞德  
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神武恢恢聖姿  
名教內敷羣妖外彝化光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  
王者常經乃延輪囷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勝形  
庶人子來不日而成榮臺霄峙秀閣雲亭千樹連隅  
萬間接昇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  
爰構崇明仰準乾儀懋靈風閱飛軒雲垂溫室嵯峨  
層城參差楹彫虹獸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

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靈臺  
美隆未央邁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  
北魏崔浩字伯深清河東武城人

廣德殿頌帝幸廣德殿南幸王代也時雖高宗欲建國  
期見之所也太子其晉三年刻石頌德

肅清帝道振攝四荒有蠻有戎自彼氏羌無思不服  
重譯稽顙惓惓南秦斂斂推亡峨峨廣德奔奔焜煌

議

國朝

王廷弼

字訓鼎益平人以諸生從入關有功授宜府西路通判飛騎  
乘車備以足履率游將同印山海文紅轡治將有力略而營建  
同經兵備其力舟山遂舉官延安府知府諭以君恩以檢下  
有領軍之譽漸折席川宜川延川三縣賊亂民不困家惟得  
而解安縣

中東兩路鹽法議

馬湖峪鹽皆以人力煎熬隸之緩德者為三眼泉隸  
之米脂者為周田寨隸之魚河者為永樂倉當日止  
計鍋稅鹽而無票稅票稅之徵自明之天啓年間始  
國朝因之斯時鍋少鹽行額稅易完故中路并不板  
及東路領鹽而東路亦不分認中路票稅也兩路皆  
得其便而食邊鹽與食湖鹽并皆置之勿問及至順  
治十二年以後部中嚴催復額而荒課漸加魚民不  
堪於是板及東路而有察苦恤民之控矣於是兩路  
道廳有邊市抽稅之議焉每買鹽一石進城抽鹽三  
升歇鹽一石出城抽稅三分神木市約定三十兩黃

順治十二年

手出

甫川市約定二十四兩以幫魚河稅票又有分票完  
課之議焉夏秋聽東路就食邊鹽春冬著東路領食  
魚鹽以輸一千三百五十道票稅又有按地分課之  
議焉中路地廣分認五分六釐鹽課東路地隘分認  
四分四釐鹽課將邊鹽禁絕又有另稅邊鹽之議焉  
在於黃神二市口另立一項鹽稅每石抽銀六分以  
抵承樂倉荒銀延撫馮於四議之中而獨從另立邊  
稅之說咨請戶部蓋育東路就食邊鹽之非制而不  
得不另創抽收之議中路之鹽稅亦當照舊輸將而  
不得告板東路之賦貼矣其如部議不行爭訟無已  
失以引行鹽倉鹽有稅今東路不分認官票而食不

稅之鹽是與鹽法終有未協況居民之道里遠近不  
等焉得人向市口而易之此魚河之振售爲近理  
也至於神黃二口之鹽既不屏絕於創定經制之時  
今欲禁止於久成互市之日不特未便於東路之人  
實恐垂拂夫北人之意然小民升合食鹽而易於邊  
市者當弛其禁何也律有肩挑背負之說可援也若  
買食鹽而因以貨賣於內地者宜嚴其禁何也律有  
貨賣私鹽之款當循也此東路之行鹽亦有可議於  
今日者也爲今之計下酌民情上遵經制莫若仍循  
分票完課之議耳按永樂倉行鹽地方原有東路學  
樣應將額票分發一千二百四十張於東路計其地

是條與卷六十二

五

方戶口神木應領七百道納課四十二兩府各應領  
五百四十道納課三十二兩四錢責令店戶領鹽發  
賣銷引完課此邊鹽可食而不可販魚鹽宜行而不  
宜幫之意也若神府必欲却中路之官引而食邊鹽  
則無引終屬私鹽倘一旦彼疆我界邊禁與海禁并  
嚴又將就食何地之鹽乎此聽易邊鹽爲從權而領  
販魚鹽爲從經矣

屯政議

古之實邊籌塞者莫不以耕屯爲首務故有地而難  
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食謂之與禍居是必耕之  
者衆而後民多紅粟之陳邊無建釜之懼即趙軍敗

災告可免匱乏之憂又何有流離失所與弄兵潢池  
者哉頃奉戶部經理流民議脩屯政給資本寬賦徭  
制甚善而民苦節也但延榆綏三衛現荒屯地四萬  
二千一百餘頃皆處沿邊絕塞沙漠不毛初非平原  
沃野可以成賦中邦在昔止募商人輸粟於邊計其  
所輸而給鹽引商人饒其利招納貧民以事耕耘倉  
庾既盈地日墾關兼有素裕之商又市粟屯民屯民  
有日不足而歲有餘者也春糴以五秋糴以十恆有  
不虞本之憂商之市者衆而穀踊矣穀踊而耕耨益  
勸矣迨至明季賤粟貴金遂徵銀而不徵粟商病而  
鹽政壞矣鹽政壞而屯地廢矣數十年來荆棘成林

是條與卷六十二

五

斯朕度施今欲拾一時饑饉之流民而屯久經廢棄  
之邊地竊恐勢所難行而民亦未必稱便且流移者  
之去甯恆視年歲之豐歉故園各有恆產非若兵戈  
失業之流誰肯棄故土而事荒屯莫若將此地畝聽  
土著之民自墾不在牛種之給與不給而在薄賦寬  
徭倘不照三年起科之限例則民樂於播種矣不逮  
厥地方各官之功罪則官亦樂於招墾矣如有奸民  
乘熟就荒而墾以脫漏之條不數年間生聚倍蓰又  
安有牛種之人自墾之地哉語曰藏富於民則國  
自富強盜實邊莫善於此謹議

對

夏王賈德

晉書賈德字季平

進圖長安方略對

長安王閼之欲是問長安則以少

劉裕滅秦所問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為歲矣青泥上洛南北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峭狹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句之閒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

晉書賈德字季平

王閼

問

明張珩有傳

榆問

懷德公問於憂心子曰嘗聞王晉溪議余肅敏遷鎮失策何如憂心子曰鎮城原設綏德州本秦上郡地也其形勢則雕山疏屬嶺嶢橫峙無定大阻激難奔流有葭蘆府谷神木之險隘之於左有響水土門筆架之阻環之於右中自米脂魚河直抵河套一千二百餘里皆屬內地足堪戰守縱有猖獗中有榆林百里沙磧我王彼客我逸彼勞何能為哉懷德公曰晉溪以河套為內地果何所考憂心子曰河套古朔方

郡地詩所謂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此也歷秦漢皆郡縣其地唐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受降之外有青山迤邐東西二千餘里山上置斥堠千八百座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滅鎮兵數萬省費以億計是山之北方為境外至宋仁宗時為夏所併及元滅夏立西夏尚書省以隸之逮我洪武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棄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所幸者邊境帖然耳及正統十四年棄土木之變阿羅出等始入河南入犯敕都督王禎鎮守延綏提輕騎三千晝夜兼行五百里即追出境遂奏築榆林城南作延綏之昇餘北保河套之沃壤以為重險耳至成化七年巡撫王公銳奏立榆林衛八年余肅敏代銳始遷綏德鎮於榆林故晉溪謂失策正在於此何也天下之事有理有勢理可為也值勢有所阻雖豪傑不能以有濟今考自正統十四年一犯之後歷景泰以至肅敏遷鎮時十五年閒絕無警報正所謂天未陰雨綢繆戶之時也使肅敏果欲立萬世之業即復張仁愿之所經略者掣榆林守哨之軍屯青山見在墩臺則烽火明矣移榆林營鋪之夫築沿河塞垣故址則保障固矣採套中之材木則公廨建矣因套中之鹽池則國課興矣治地分田則屯田舉矣立置設郵則王命傳

矣豈不爲久安長治之策哉奈肅敏智不及此顧乃  
屑屑以就河套之利重鎮於沙磧之閒譬如棄珠  
玉於道塗終必爲人所得河套之利又安可保哉果  
至弘治十四年火節人套迄今吉囊據爲巢穴已爲  
門庭之寇深抱蠶食之憂及覽肅敏奏議原議榆林  
將士耕種於套以省民運牧馬於套以省內帑今兩  
利俱失而且外困於兵內困於食皆肅敏失策之所  
致也公曰往事難咎矣套利既失通變宜民必有其  
道願吾子思之憂心子曰青山之北爲境外彼旣踰  
我青山復據我河套河套之南爲墩臺彼旣攻我墩  
臺復掠我樵牧又不時輒至我內地於東路侵三角

金華縣志卷之三

五

城花石崖答兒山等處於西路侵白洛城肅關嶺金  
湯寨等處於中路侵碎金驛銀州關魚河峁等處至  
秋高馬壯輒爲大舉如嘉靖七年入涇邠十九年入  
固靖二十二年入綏德清瀾二十四年入保安二十  
五年入環慶榆林雖有防秋之備而侵軼之患不能  
一朝居也懷德公曰子今計將安出憂心子曰余觀  
今日榆林與前迥然不同苟不急爲之計必致燎原  
莫遏焉公曰量會題嘉靖二官經畫腹衷遴選能幹  
武職處臨邊使隨處堅壁人皆賈勇自爲戰守以  
保身家亦唐府兵遺意也至於三千五城營堡每空  
四十餘里地勢平漫無壘可據則地利尚矣復於石

門鎮石門子野豬砬礮礮礮礮皆于川開光堡秦漢  
兒黃神塢白晝山順寧司五峽城俱有峻嶺深溝爲  
大舉必經之路乃挑築城壘嚴兵伏遏庶得用少守  
險之要使彼不得南下更於各路選鋒令驍將統領  
預發通事夜不收監哨水頭如見大衆聚結分投飛  
報相機而擊之是我守隘者步兵當鋒者精騎彼衆  
衆以攻我合兵以拒勢亦不分此防秋之計也若彼  
夜伏邊外伺日竊掠我偵知要擊有功者卽具題陞  
賞以示鼓勵人言爭戰彼自不敢近邊矣倘或陡遇  
塞垣規我虛實哨探得實速發號健擊之彼將膽落  
心寒必還我邊三四百里不但樵牧之人可保無虞

金華縣志卷之三

五

河套之利亦得少資萬一余昔撫榆林鎮營集議主  
勅大將劉文周尚文偏裨梁震白爵三年閒頗多斬  
獲至於梁震直搗其營今彼中猶稱梁太師來以止  
兒啼云懷德公曰彼未入犯乘吭搗穴豈非憊啓  
囊乎憂心子曰攷之別鎮出大邊爲境外榆林青山  
之外爲境外見載肅敏題准事例有馬官軍夏秋牧  
馬於套每軍復採秋青輒以備春冬之用無馬官軍  
亦然嘉靖七年有神木衆將王勅入套奪馬百餘匹  
被衆民許天祿者挾財不遂赴登聞鼓奏劾陞陝邊  
驛下陝西撫按會勘有云果如許天祿所奏王勅當  
正典刑但不知所謂境外指何地而言若是河套乃

我祖宗內地王効仍當論功行賞薛天祿從重發還此余巡按陝西時事也且河套內地備戰陝西通志官軍牧馬採辦明載余肅敏奏議總督楊選菴經略三疏亦論及之俱可考證夫以境外視河套者固失考國家故實其冒昧復套者又不察事機之會可勝嘆哉今被據我河套使我耕牧樵採之利盡失在套則犯延寧出套則東犯宜大西犯甘涼猶為四肢之疾至二十九年東渡與俺答小王子糾眾數萬由古北口直犯畿輔上壓我皇上宵旰之憂以致調各鎮精兵入衛又於都門之外議築重關是腹心之病矣今日者臨邊斬獲遠振軍威而謂之構怨答復可乎

公改容曰予之言是

辦

國朝

譚吉璉

韓王母墓辯

予治榆林之明年以事往來於清澗者甚勤顧清澗之北五十里為官山嶺嶺之中有韓王母墓不封不植而居人至今不敢耕牧也詢之云為韓王信母冢又云為齊王韓信母冢冢之下有坎窖數十處皆深至丈許詢之云作窰并為軍士設伏者也韓王信起橫陽徙封馬邑人知之者少而云齊王韓信者甚眾

是不可以不辯韓信者生於淮陰封於齊未嘗至秦之所謂上郡者而況清澗乎且高奴上郡皆為晉王翳地高祖出故道時即已迎降而韓信未嘗來征也即來征而能奉其母以周旋乎居人又云昔漢王恐其墓有帝王氣陰壞之今之嶺畔有斧鑿迹是也此其尤不經矣北盟會編云韓世忠綏德軍人少年時嘗戲聚於二郎山上此宋史所不載宜其母墓之不足也則今之所謂韓王母墓者其為韓世忠之母之墓也無疑矣至坎其下壘其旁者是皆宋人拒馬處也宋自南渡之後恤忠封於斬以秦檜用事謝兵柄優游湖山終老以死則韓王之故鄉已淪絕域尚得

聖無紀事卷之三

聖

而封識之乎況宋之園陵皆不可問又何論於臣子哉嗟乎生為侯王卒能一上先人之丘隴掃墓而封植之而究同於北邙之壘壘也可勝嘆哉雖然有宋去今已五百有餘年而居人猶相戒不敢耕牧豈有所禁之者然則清澗之以可謂仁矣若韓信者史稱其營高爽地為母墓下可容萬人豈不欲垂千百年之遠哉當漢之世已族滅無復有存焉者尤可哀也已今韓王之母墓依然無恙者固清澗民之仁俗之厚而亦王忠義之報也與故感而為之辯

判

國朝

譚吉璉

拖耨抗師判

翰林學生陳某之婿與某使判某司馬某

陳某七十老翁戒之在得二三小子皆不及門已抱册於兔園豈持籌於鮑肆自行束脩以上亦有多年必求龍斷而登實維其弟遽鳴攻求之鼓託響射羿之弓總帳高懸敢拓魂於蘭燭綠錢將滿詎接席於樞裙雖曰連荆固是友恭之誼既名負笈何無授受之情脫陰鳳之衣恒遭影質吹馬融之笛故索謝章大損儒風宜懲誣訟

蘇婦滅倫判

翰林劉黃油人張中紀娶蘇州陳某田氏爲妻郭某數年往州探親遇河水乾不憐憫遂殺妻郭某奔其妻云常可以水果

延綏鎮志卷六之三

三

公無渡河筌篲寫怨人多涉水江星動搖沉無定之狂瀾係斯民之背溺疾雷百里聲似廣陵之濤噴雪千山怒作陽侯之氣黃流混混不讓桑乾白馬浮浮何殊竹箭女來帝子猶借襪于凌波男去牛郎尚作橋于飛鵲張守紀情同鳩逐志類狐綏彼自謂可浮壺人將疑其抱石而其妻田氏者處脂不染未有油鹽醬醋之香匪斧伐柯嘗遺棗栗榛棋之利豈無膏沐朝朝每質新即顛倒衣裳夜夜自同棄婦致老夫之灌灌爲河水之盈盈雄牡不求鴉奔速訟且數舊匹勿作行媒

延綏鎮志卷之六

嘉興譚吉璉重脩

延綏鎮志卷之六

六之三

藝文志

記

明劉

字叔和嘉善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官翰林學士

新建榆林衛廟學記

成化八年春巡撫右副都御史青神余君子俊言延安之榆林地本春秋白翟所居自秦迄今無所建置入國朝永樂初守臣奏築營寨集軍望守積二三十年來城郭漸完生聚漸多宜於茲立衛學以宿重兵以訓武胄與成卒之子弟俊秀者俾讀儒書知夫尊君親上之義以攘外安內豈非經理邊陲萬世之策哉疏入制可子俊乃即城之西衛之右相地爲學宮

延綏鎮志卷六之三

一

心畫指授已有定規未幾總督關陝以去十二年春浙右丁君大容巡撫是邦詢謀於衆首舉茲事迺訓百工迺飭五材爰自大成殿廡櫺星戟門文昌祠而神之廟貌備矣明倫堂東西四齋師生講肄之所燕寢之舍而人之游息具矣又於學之西爲射圃爲內外舍以處生徒聖賢有像祠祀有器制度煥然猶歟盛哉一時子弟環觀盛事莫不忻忻然願學衆至數百人遂禮鄉進士紀溫司教事意寵絕徵學校郁郁乎可觀如此固不可無言竊惟自昔將家之子讀孫吳韜略之書講坐作進退之法俛仰引重越騎



運槩乃其職也而今乃以文教豈不曰吾儒之書所言仁義之言其所爲教則孝弟忠信之行也今使介胄之子弟以白衣帖墮其閒使仁義之道孝弟忠信之行熟之於平日用之於緩急知義利之辨得仁勇之方識定志堅見危授命於以親上死長安內懷外無不可者故孔子曰我戰則克又豈孫吳之足云哉

姚 鏡

巡撫延綏都察院題名記

延綏在秦時爲上郡歷代以來皆爲邊塞地而黃河以南則時亦有淪爲異域者我高皇帝再造區夏盡復秦漢之故境河內地皆我中國有時議者不能因

河爲塞乃就近地設榆林莊等十八寨屯兵戍之正

統初火篩遂渡河朝廷始遣都指揮同知一員監察御史一員議控制焉於是興築榆林城立石爲界增立屯堡置墩臺以偵伺其備亦漸以飭矣旋又去御史不設以陝西副使之正統三年又去副使不設以鎮守陝西右副都御史陳公鑑往來提督之繼者爲右僉都御史王公翔大臣之行邊者自二公始已而更革不常正統十二年復擢首任榆林監察御史馬公恭爲右僉都御史秦贊軍務始寧嗣延慶二府軍民事矣馬公前後凡七年以老去乃以右僉都御史陸公矩蒞焉俄又以大理寺左少卿曹公璉更爲

之皆駐綏德以控邊陲亦未有定設也大順初河套失守乃就榆林建都察院命徐公璉爲右副都御史身臨邊制之改秦贊爲巡撫去綏德而駐榆林於內地則開一歷焉自是專以都御史爲之矣歷成化來未有改者至余公子俊建議於朝人爲指畫再拓榆林城添置公署相度形勢東西列營堡共三十有六屯軍四萬有餘士馬精強甲於西陲榆林始號爲重鎮矣弘治間復用御史陳瑤議以延慶州縣盡屬於陝西之巡撫而延綏巡撫專責之巡邊事權已不無稍異敕諭猶以巡撫延綏爲名者仍其舊也夫上下數十年來大臣從事於此設置故不必同其爲都御史者蓋十之九也顧未有記其名以示後人非缺典乎夫都御史臺官之長也明初專以司糾察伸理冤抑其職獨難於諸曹其後用爲巡撫則於事無所不理而所謂糾察與伸理者固在也及用之以彈壓邊鎮則地方之安危盡繫之得其人則一邊盡治外却戎翟內實軍民其於鎮綸之寄視內地愈重矣居是官者得不思所以自勵哉古之人有功業彪若邁其榮名以歆豔後世者世之人聞其名輒想其人有不能自已今吾人之爲此也官雖尊惟其能職雖同亦惟其人人有賢否而名之輕重繫焉可不慎哉是碑所記共二十有七人其聲績卓然名世者正不少也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觀者當自得其人爲觀戒焉榆城舊有都察院已敗陋不可居予視事之二月始爲稍改作以新其規於是質之父老考之冊籍因志其沿革自陳公益而下其姓名則已勒之碑陰使後此者可續而書亦世有徵焉

馬汝驥

牛仲房縣人進士官主簿

### 榆林道題名記

嘉靖庚寅歷田張君以寬由刑部郎擢陝西按察司僉事奉敕理延綏中東路兵備未踰年庶政咸舉百度惟貞庫委豐盈邊陲晏如暇日乃取前任人姓氏載之石而問記於史氏汝驥汝驥者其同年進士夫

嘉靖庚寅六月三

何辭記曰夫按察方獄尊也厥職司法人之司命法者人臣受之天子天子受之天也故善必彌愚必糾必明必執明則不罔民執則不反令非智而剛者不能其難也矧延綏絕漠所治武弁未必悉法必作其氣俾仁勇治儲之事敏民懷卒豪以勢提盜以姦作權利而府怨尤難也故非文武經濟綱紀之才曷克以稱乎夫馬一日而千里奚必康衢大道利器之遇盤錯迎之亡弗解者言才也延綏自漢唐來宦蹟不乏然後武臣獨宋之韓絳圭氏范希文氏以文士經略時戛賊方徧禦害亦不拒乃後名山永樂之議興危矣故才大者動立慮淺者事簡以今觀古詎不其

然夫車軌直則不敗前車收則後軌改後之人苟卽今之所載者稽其政行要其終始亦焉能亡勸鑒矣初是司之設也以副使任歷數人改僉事正德間中官瑾用事嘗停除瑾誅復舊云

張四維

安徽舒州人嘉靖初年書東閣大學士

### 脩邊記

延綏並北邊爲塞東起黃河塹西接於寧夏境延至千有五百餘里其繕塞爲垣塞自青神余肅敏公始當是時邊患未甚熾垣堵甚厚薄取足限內外而已比套人久屯河南時侵軼正德中楊文襄公整兵將驅之北渡尋代去嘉靖初王恭襄公視西師以爲

嘉靖初年六月三

五

套去邊絕遠而出師攻之非計不如畫疆自守使其不敢近而已乃尋肅敏故蹟分爲三股自定邊而東至於龍城爲西一股自龍城而東至於雙山爲中一股又自雙山而東至於黃甫川爲東一股西邊最衝故役興自西始工未半恭襄又代去嗣是相繼繕葺至隆慶中而西邊之功始完然中東二路不暇及也今巡撫大中丞大石張公初以副使分巡榆西西路自邊垣屯衛解宇無不躬自經營且城二鹽池營田萬餘頃歲徵租以供軍府後調巡榆東相度形勢乃築建安抵黃甫川邊垣計袤長四百六十八里未幾告成天子嘉公治績進秩中丞遂領全鎮巡撫事

是時套中雖歸款約不敢寇邊而公益汲汲爲戰守計又增築鎮城祇前加一倍闊三之重樓其四隅墉甃以磚凡諸公宇倉庫學舍祠廟一切興舉因邊爲墩因墩置院因地築寨補脩改移計脩墩墩一百有四墩院四百八十有四寨城五十有九又石砌大河口四石洞暗門八十有三水口四十有五水孔五十有一水道四百三十有二由是邊城以內無汎濫衝決之患進戰退守咸有永賴而向所分爲三股邊牆千五百里者今得崇墉蜿蜒屹爲巨障矣是役也役軍丁不過三萬水三年而終事用銀十萬兩三千有奇公乃之言其狀天子寔之復增秩右副都御史錫

之金幣用顯前猷蓋盛典也徐之文武耆彥總兵姜應熊舉人馬希龍大參榆浦徐公以狀來述公創建之詳及諸寇卒乘簡器械完庾陳固帑藏汰奸究豐軍實稽程督餉寬急咸宜則有憲副李公承式守公誠張公希名總戎程公九思其襄厥事以余從太史後爰識於石俾後世有所攷云

于慎行

清平堡新脩水口記  
清平之西有河從套中來貫牆而入平沙曼衍岸陲屹岌久未有塞也萬曆九年明君文公備兵靖邊旣已申布要束拊循吏士咸有成法始以其暇躬率將

吏行視城堡至其地而駭曰使敵攻吾之瑕如枕席上過矣惡用長城爲哉奈將李君進曰聞塞外數里有鮮鮑湖者則水之源在焉意可循而導也公立行視馳出塞甫三里得水所從來有大石廣縱數丈水瀾漫越之而流公曰此天作之險也鑿石爲竇使水潛出其中吾因石而城之以介內外其庶乎於是度石之徑輪疏爲三竇引水而注焉因甃石爲牆於上以控河之兩岸夾河而垣之東長四百七十丈五尺以屬於邊之東西長五百二十一丈以屬於邊之西纒聯迤靡若張兩翼而關於石牆之間爲櫓三楹列夾室戍者處之其水減汨洩湔投瀉赴節旣備天險亦稱大觀信可謂規宏剏巨垂利無窮者矣清平於上郡一斥候之地耳進而度之上郡延袤千里有如是險而未成者幾何又進而度之諸邊起山海至於隴西有如是險而未成者幾何一時賢大夫將吏建牙擁旌人人如文公各思畢力殫精規久遠之圖以稱上旨因以震懼戎區耀威靈而講武事豈憂邊患哉公名作四川涪州人隆慶二年進士

鄭汝璧

都督府題名記

榆谿爲九塞巖險第一綿亘千里而遙遼守綏州視此中爲腹脫至成化間肅敏余公子俊始建議移鎮

馬時朝宁會謂非善計沮格者再余公持之堅上始報可公後三拓其城遂訖爲巨鎮云鎮西大將軍程重居中挈三路將領若臂指然其慮詳哉萬曆癸卯予銜命來榆時遼左李大將軍業在事相與助勦戎務士氣丕振無何套中尋盟乞款余爲宣至上德意威靈無不懾服一日大將軍過余言曰榆之總戎始自湯公和繼有傅公友德及馬公溥王公永皆開國元勳榮鏡宇宙王公禎以正統二年開疆廣埃厥功最高而許公寧勳亦爛然日月不居遂越三朝當時諸公不可縷指計矣如樟懼久愈患滅前微莫致業謀樹石堂左勒姓名其上俾蒐講之暇舉目得以著

卷之三

八

鏡不揣敢以記請予作而言曰夫名者樹功之表也太上忘名而名實歸焉其次功名之士思得一當疆場疇不願垂勛竹帛聲施後世使千載而下如或見之若相如之慕趙蘭武侯之比管樂是已噫人往矣而石則存因石以求其人因人以論其世登斯堂也覽斯石也千載而下入得而妍媸之能無惕然有概於中乎若第以履歷爲籍記等秩爲軒輊固知非大將軍意也大將軍世以勳烈胙土一門之內綽有餘師而猶事此其意遠矣

清寧臺記

榆林都御史院之北有臺焉予十年前備兵中路城

登斯臺予而臺之請復之爰高昔之二廣倍之上爲拱辰堂四望廣漠歸然見全鎮之槩焉維時李大將軍如樟劉觀察餘澤實襄厥事請命名曰清寧之臺而爲之記粵自文皇定都北平聯絡九邊而樹之鎮延綏古上郡也正統間徙鎮榆林得勝筭矣然地苦不毛儲胥難峙迴環千二百餘里外寇不時出沒三路開制取綏懷厥維艱哉夫今之籌邊者無踰戰款兩端夫款者柔而撫之坤道也戰主自強震而服之乾道也握先天之符而含弘厚載以居之要以大生廣生而成功則常清永寧之道歸焉爾今套中款塞業已互市予至則飭經制申約束三萬餘金

卷之三

九

畢款事而一意戰備爲兢兢夫邊者幅也今世承平日久正虞日中之昃脫邊烽之時聲中外驛騷安得晏然而已乎予疆吏也以同吾園而已爰紀歲月用志予儆因鐫之石而系以銘銘曰崇臺言言四履洞屬憑高以軒鎖鑰秦晉控按祁連蟠方截圍爰清爰寧爰錫嘉名耀我文明於昭日月固肇全湯徽猷來王欽哉守臣爲憲文武保釐茲土外懷內脩自公退食于馬燕息匪惟衍游是謨是畫朝乾夕惕衣袵炯戒在彼安流肉食敢謀厲我士馬飭我戈矛桑土綢繆億萬斯年永綏廟社又此區夏曠思其居敬勒貞珉以告來者

涂宗藩

鎮北臺記

萬曆丙午秋七月予銜命來撫茲鎮會火落赤挾賞被創糾萬餘騎穿舊安邊塞南掠我兵破之乃逕去而擺言太亦以三千騎入犯保寧杜大將軍松出禦敗之東路沙計亦以三千騎入犯高家堡杜大將軍松又邀擊破之於是始款紅山市輸誠獻罰誓守外藩余會制臺徐公上言畏威狀天子下部議從之於是貢市如舊約予念紅山邊市去鎮城止十里許當賈市期萬騎輻輳脫有意外悔無及已於是題請因築爲臺下爲城俱輒斂計費一千二百六十緡工肇

卷之六

十

於丁未之四月竣於戊申之七月又會制府徐公奏報成事於是予與王大將軍陳左方伯許大叅登臺以望若躋霄漢開黃河如帶青山隱隱唐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在焉美哉山河之麗我三祖成功之偉乎夫河南地自祖宗以來至正統間爲我軍土芻牧地一日不戒使諸旃窟穴其中若成化間經略青山因受降故址增置墩堡移戍固守則屯可舉食可足兵可彊何至爲全陝憂策事者誠經遠之難哉而往事無論已夫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詩咏徹桑易稱設險聖人之垂訓遠矣今榆鎮東自黃甫川西至定邊延袤一千二百餘里其間重山峻阻足以得周池樹

潘垣者悉如此臺因險扼要而庀戍守焉彌弩乘城神器卒發庶幾其有備而無患乎時萬曆三十六年歲在戊申秋八月

重脩靖邊所儒學記

靖邊所設無學隆慶間憲副使北海楊君錦始建龍圖書院於城北之阜蓋宋范文正公曾駐節焉俗所稱范老關是也萬曆間大中丞昌陽邵公光先總督義昌戴公才疏請建學後不果至萬曆九年觀察使涪陵文君作言之於大中丞遂城王公汝梅改祔殿廡堂齋門坊祠宇略倣州邑學宮之制而觀察使中江余君之顧今任總督高陽徐公三畏駐靖邊時各捐俸助脩之二十八年別駕謝國珍議文廟峙高阜非宜移置山下而觀察使濟寧張君子忠商城劉君任巡按御史東明李公思孝并鄒之士大夫各助成之建大成殿五楹兩廡十楹儀門三楹東西角門各一楹櫺星坊教官公署各具儀制猶未備也今參政王君愛謀之郡丞楊嘉猷續定則倫堂五楹東西齋旁共十楹啓聖名宦二祠尊經閣省牲所東西角門外暨二坊環以周垣煥然改觀矣其費取之俸餘及倉貯積粟民不知役也余方興起文教與榆士講學論文靖邊遠在數百里外聞風興起者將嘯喁焉能無言以諗多士余惟今天子中有功令廣厲學官第

子流內瞿然頓化涵育二百三十餘年雖山脈海澨  
同不家弦誦而戶禮樂則靖邊多士固將無待而興  
矧大叅所以作興鼓舞如此其備哉顧今所習舉子  
業昔人比之羔鴈所以爲賢也而堯舜君民之具則  
不盡於是也假令得一當於有司卽推擇爲才及試  
而不效則虛車之誚其何說以辭余因告榆士以大  
學之教所以告靖邊之士夫豈異也夫人生而有天  
下國家之責而其道備於身其本根於善善者性體  
也人人所固有不待外求而得者也孩提之愛敬不  
學而能不慮而知達之天下無不同也此善之端也  
微獨其初如是卽牯亡之後而其機常生是孰使之

卷之三

三

哉此其端可想矣諸士試反之平旦之氣苟所爲有  
愜於心者豈不忻然得有不愜於心者豈不悚然愧  
卽此一念可徵全體要在不失其初而已矣惟夫知  
見日開情慾日熾以機心生機事儒名而跖行者非  
其賢矣夫性無人我本之身而通乎家國天下者也  
故曰仁者人也我與家國天下皆人我與家國天下  
之人皆仁也卽身是善卽止爲俯則鳶飛魚躍皆體  
天地萬物皆身存以如見如承之心達以不爲不欲  
之節止於至善沐浴淵源之宗傳在是矣出而爲經  
綸參贊何施不可哉夫士室必有忠信靖邊多士豈  
無豪傑得是說而存之光明俊偉之業吾方翹首以

徵於他日王參政任丘人楊郡丞懷遠人時萬曆三  
十六年歲在戊申春三月吉

榆林學田記

卷之三

士有真品必以其節觀之仲尼之門若顏子簞瓢陋  
巷不改其樂曾子七日不火食纒絕踵見歌聲若出  
金石卒傳孔子之道此皆學者所共知若士志於學  
而以貧窶動其心則其所志所養不言可知敬孔子  
以爲未足與議誠恥之也蓋內外本末克分既所未  
明則輕內而重外忘本而逐末勢所必至故非有不  
欲不爲之操而欲與於斯道未可以易言也雖然古  
者一夫百畝之田皆上所養士生其閒專力於道德

卷之三

三

而無衣食俯仰之累是以得從師遠遊以大其所受  
四十而後仕五十而服政自十五以後二三十年之  
閒所以明其在我者專且一矣濟濟多士不可勝用  
非其平日作人之厚詎能致此哉榆林設在極邊成  
化閒余公肅敏始奏立學宮設官師羣民閒子弟之  
俊秀者選充衛學弟子員教誨之當時學校始創稟  
僚之需未議也至大司馬肅公備兵榆林始以鹽稅  
充之余丙午來撫茲土軍政之暇每月以朔望次日  
與諸生講明大學之旨聞者靡不津津興起而供會  
之費頗艱會原任大同總兵姜公頌以署事時紳  
價五百金助成予志予以百金助建凌霄塔於巽方

以四百金買地一區於武場之西約四十八畝有零  
又買駝房官地創學店四十四間於南門之南約每  
年得稅若干貯之衛庫凡士之有志於學而會講會  
文之費量數給焉雖不能如古者養士之厚然有志  
之士甘貧苦學以求見於世其亦少有所助矣恐事  
久而淪沒故爲記其始末如此時明萬曆三十七年  
夏六月吉旦

### 重修榆林武學記

古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伍兩卒旅軍師之帥卽此  
閭族黨州鄉之長當時所謂卿大夫皆夙閑於三物  
之教考其德行道藝以次而升焉者也故功高天下

四庫全書卷六十五

五

而恪守芳謙之節位極人臣而不失退讓之禮如吉  
甫以文武憲邦卻穀以詩禮謀卽動烈著於當年令  
名垂於無窮故足術也自秦以下功利尚而禮義衰  
權謀勝而心術壞若韓信彭越之儔往往卒於敗亡  
而不可救豈非血氣用事無禮義養心故至此乎宋  
富鄭公請立武學於仁宗之朝神宗始用其說建武  
學於武成王廟其法甚美我朝惟京師立武學教授  
之法大略倣宋制又有武舉之法簡士於鄉升之司  
馬而都試焉則養士儲將之法其效不既可觀哉延  
鎮自青神余肅敏公移鎮以來議創武學於鎮南門  
內相沿百五十年日久政敝生徒渙散緡雲崑巖鄭

公來撫茲鎮備觀察劉君餘澤假文學西書院爲武  
學謀之神木道陳方伯性學并諸將之在鎮者咸是  
余言於是改築武成殿五楹東西兩廡各五楹儀門  
一廡場大門一三楹周垣皆朱彩堦墀皆文石學之  
東南隅創教官公署又於南門西嚮空地計若干丈  
築射圃內建演武堂王楹爲觀射之所至於神位祭  
器煥然一新春秋祭儀以文廟先師之次三日規模  
略具焉夫吾之所以教非謂孫吳之說諸生不能習  
也戰伐之事諸生不能曉也榆林故稱將藪其登壇  
立幟杆封疆而顯功烈者豈皆自武學出哉惟是玉  
者之願必以仁義爲先社稷之臣必以忠孝立節若  
夫先身後君不可謂忠貪利敗檢不可謂義虐驕恃  
氣不可謂勇沽名市譽不可謂廉滅倫傷化不可謂  
仁狙詐反覆不可謂信教上虐下不可謂敬有一於  
此皆足取敗諸生其慎於所向而無負於建學之意  
矣夫是役也經始於丁未秋九月之三日落成於戊  
申之冬杪費金錢若干緡而會議重建者則鎮守王  
大將軍威署榆林兵憲陳左方伯性學督工則前參  
將沈一清把總牛承恩協理則城堡同知王國昌管  
糧同知左之龍榆林衛掌印指揮柳汝植皆與有勞  
例得並書昔萬曆三十七年季夏之吉

### 歸還鎮軍地三場記

榆林沙漠不毛軍士之苦極有邊外艸場三處若紅山市外之爛泥灣常樂堡外之白庄兒河雙山堡外之邵家梁湖則正標左右前後營歲時採艸處也鐵嶺李將軍來誤爲衙門養廉地而鎮軍遂失其業夫鎮軍月止糧一石外此惟餵馬艸地耳又攘而有之苦將何如歲丁未閏六月鄧大將軍調任以來首爲余言各艸地宜復還軍余聞之擊節稱歎以爲不可及凡人情徇私易克己難今遇鄧大將軍則艸地歸軍矣倘後繼此者謂前地宜資養廉則予奪不可知且將軍故有養廉地八處皆在邊以內若七圪塔湖劉官兒寨大桑坪黃沙磧墩官莊鍾家溝魚河歸總有定所矣復侵軍之有其忍乎夫古名將與士卒同甘苦庶幾三軍用命而可以有功馬艸事最細而忍奪之耶吾是以嘆鄧大將軍之克己從義有古大將風也因爲具其事之始末勒之貞珉以垂永久使知榆林之苦在上者當恤而鎮軍之常有此惠亦鄧大將軍之義之在人心終不可忘矣夫大將軍諱鳳榆林衛人

郝名宦

字忠甫 涇陽人 萬曆十七年進士 官至兵部侍郎 諡尚書

延綏中協題名記

延綏久無中協副總兵復有之自杜公始蓋從御史大夫劉公之請也其疏曰鎮中舊有副將軍協理軍

務視大將軍有輔車之義無何東路事急罷中協而設之東駐節孤山又無何西路事急尋加西協如東路事而定邊駐節馬臣以爲撤閫闕而恃藩籬不如中疆者外益固之爲謀周也宜復中路副總兵如故而以魚河等十一城堡兵馬屬之以清保二營參將及鎮中五營遊擊兵馬聽節制焉寇萬一闢入與大將軍將奇兵當鋒踵襲而相爲應與東路犄角相逐銜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依與西路翼擊而夾攻爲常山勢卽寇善拔疏數爲堅瑕揣薄厚爲虛實時分時合而三路相爲表裏大將軍坐而運籌決勝于里矣制曰可大司馬選北邊良將無如杜公結髮從戎數立奇功於是分虎竹陣龍沙至出軍令立表下瀚軍正左右視土駟植毋敢毫髮忤又飭治軍旅之暇則與士大夫相與講禮敦詩有卻穀元帥之度故三年來三奏大捷則中協復設之當豈不彰明較著者歟今杜公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爰采前人之名氏而勒諸石使後有所稽考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嗣公而受協事者得景仰而憲章之庶於劉公復協之意爲無負云

國朝

王正志

有傳

同沈將軍游紅石峽記

丁亥仲夏沈大將軍邀余遊紅石峽因觀是山凌空  
漢表峙秀城西險阨白土之衝壤接烏孫之界石映  
霞而欲赤樹隱寺而來青芙蓉列障苔蘚綠階巉巖  
峻削曲徑幽深此遐塞之別天抑窮途之勝地也若  
夫水來朔漠入自山垣岸絕虹飛濤翻鯨吼環清帶  
練豈特潤色郊原漱玉浮金猶自聲迴戍壘幽洞開  
而雲扉啓象教演而花雨香岫霧依闌鸞魚自若塞  
艸迎車作浪河楊夾岸成陰茲時也鼙鼓初懸烽烟  
遍息指顧雲連異域笑譚日麗錦帷路無羽書戎馬  
之驚人有登臨嘯咏之適瀉寒冰以銷兵氣濯塵纓  
而聽漁歌詎不佳哉然先憂後樂曩詰芳規迫廉蘭  
之高風躡峴荆之雅趣斯游回不讓矣是爲之記

譚吉璉

榆林學記

今天下之士豈不甚賢也哉未嘗有所謂養之也而  
廉恥之風不息未嘗有所謂教之也而禮義之俗猶  
存未嘗有所謂舉之選之也而弘誦之習亦不因而  
衰且誠豈非士之賢出於天性哉而在榆林之士  
爲尤難有沙磧焉而不可爲學也有學校焉而不可  
爲遊也有制科焉而幾百年來無一人出而中有司  
之式也是養之教之舉之選之之法盡廢而彬彬然  
有三代之遺其殆孟子所謂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

爲能者歟不然抑其地近岐周淪浹於文武周公之  
澤深故歷千百世而不廢者與予治榆之明年見其  
學宮頽廢已久爰爲之請於府并上之於榆林道及  
延綏鎮倡率葺治而榆中多士奔赴恐後或番插以  
狂或餽饁而來計其役則三千有餘計其貲則五百  
緡有餘計其期而不數月以告成榆之士俱不以爲  
勞且費也榆之士豈不誠賢矣哉於是門也吾飾之  
以黃金之楹殿也吾周之以赤墀之階以至明倫有  
堂序賓有廳尊經有閣啓聖有祠更於釋奠之外脩  
舉鄉飲酒禮使秀民畸士幼乎童孫咸得從先生  
老之後以遊以嬉入其門而後乎知有聞也拜於  
而肅乎如海見也登於堂而獻酬揖讓有其節文  
於廡而賓朋進退有其宴行閣則翼翼然藏書可讀  
也祠則秩秩然孝享可思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  
王道之易易也豈不然與以榆士之所難如彼行至  
于子之賢復爲之師於後有謂禮義廉恥不登於三  
代者吾不信也夫三代之待士分田以養之如此其  
厚德待以教之如此其勤司徒司馬以升之如此其  
隆而猶有不賢者爲移屏戮辱之法今榆之士舉皆  
無之而咸彬彬然有可觀者其賢於三代也遠矣吾  
於是喜學宮之成而好樂榆俗之美也爰爲之記



尊經閣記

今世所謂十三經者古有之乎曰無也者五經六經七經九經者古則有之矣未聞有所謂十三經也十三經者自有明始也蓋尊傳而同之於經也傳且尊矣則經之尊也不加隆乎然經而使之下等乎傳爲之經者不亦難乎哉夫漢之世六經皆有師傳猶去古未遠而後人尚云諸儒窮經而經絕而況乎有明之世距乎漢者又且數千百年也且明不尊傳而尊註矣夫三子之傳猶曰聖人之徒也至於集註則皆宋儒之書矣而謂果皆得聖人之旨耶夫尊註者蓋謂設科取士試以經義而作今之所謂八股時文是也尋章摘句比偶襲裂惟集註之是工而大悖乎兩漢諸儒之傳而亦有所不惜也自六朝以來皆有經義之名而未有如明之八股之甚者也視之於漢則經之亡不幾於斷滅殆盡耶然聖人之經猶日月之經天而不爲暈適背穴之所蝕也明矣況時文者爲集註之糟粕乎雖無傷於日月而使專經之士不見聖人之全經者且三百有餘年不亦其可惜哉故取所謂十三經者藏之於閣使檢中士子知漢唐以來先儒之傳如此再退而考之宋儒之集註不爲比偶襲裂者所誤其於聖人之旨或有所顯闡而不失尊經之意云爾

榆林衛學復舉鄉飲酒記

今上之九年冬允禮臣請滿蒙百一依漢制舉行鄉飲酒禮誠孜孜求治思所以敦教化而風勵天下其厚也余是時甫蒞榆林展職學官敬問諸生有年高有德者將於春王正月親式其廡以仰副朝廷德意諸生咸進曰榆林自有明以來寇攘存穢民之死於兵與死於歲者十八九今之子遺皆死事之孤也閒存一二耆舊又皆遠避荒野鄉飲酒禮廢而不行者四十餘年所矣余爲之慨然者久之雖然本朝湛恩覃敷幼終長遂斯民之沐浴膏澤者已逾二紀而使敬賢讓老之風不訓於子弟何以稱上意哉況榆林爲九邊重鎮今即中外一統塞上無纖塵之驚宿兵尚有萬餘欲教之知方而使有勇義示之以禮不可乃請於分巡副使高公督學公事鍾公著令於有司遂以十月之朔脩復故事得爲大賓者一人介賓者一人頗采周禮兼以明制先期與諸生習肄贊明以次入明倫堂賓主有事俎豆有數三揖三讓有其文拜至拜況有其節揚輝而讀律者居左讀論者居右論者曰今天子所頒禮部之十六條也蓋律之令中既新而使讀諸者猶仍其舊非所以尊王而大一統也爰取十六條傳言誦之與鹿鳴南山諸什升歌迭奏於是園

而觀聽者莫不肅然敬焉然和歡欣鼓舞咸知主之  
所以教我者如此其厚也周之鄉飲酒禮有四漢以  
後郡國下令長從太守相臨之禮此其一耳使爲之  
上者或三年一飲或一年一飲或一年一飲如知大  
夫州長黨正之制使之相賓謂教化之不能行於今  
者吾不信也若三年一飲以明之鄉試當之則猶斷  
狸首而懸射焉以爲諸侯之節在是非徒名實俱亡  
而敬讓之道失也

### 碧潯橋碑記

榆林舊志載西門外有橋曰清波蓋踰榆谿而通西  
路各堡者也詢之故老云橋有二已亡其一今之在

西門者尚有一二梁柱存焉而俱不知其名及余自

三

渡羅堡轉餉歸時方十月之望渡榆溪水漸激湍亂  
流以涉而馬且介促於其間甚恐顧視向之所謂橋  
者宛在水中猶取魚者偃水爲關孔然因而嘆曰十  
月者孟子所謂徒杠成之時也而余乃以游泳爲幸  
是不知王者之政而并不知涉者之病矣夫年春力  
請於憲副使高公大將軍許公各率私錢遂作  
於四月之辛卯而成於七月之壬申用匪一百八十  
六夫一千七百九十有五水二千三百八十廣捷石  
一百六十一尋望一百二十六石薪柴七百五十車  
車經六千九百五十七束麻五斤鐵七十五斤輓九

百二十枚米五十四斛鹽鼓十五飯爲錢一百二十  
萬八千得徐三軌三十六丈堤三百二步田五十一  
畝有奇民不知役役不知勞榆之人始咸歸功於余  
余曰夫王者之政至今蕩然無復存已而猶得其遺  
意者今之刑書耳刑者先王之法也先王之法不可  
見得見先王之法焉可矣先王之法正月始和懸於  
象魏而又紀十二月之政以爲令季冬之月令曰謹  
關梁蓋三代之時凡徑術阪險與夫門戶道橋城郭  
牆壘有一日不可缺者因時脩舉而不限以土功不  
待其壞墮而爲之也今侯其既壞而爲之且不爲罪  
而爲功是殆未知律文所云脩理橋梁之科者與先  
王上之政寬故懸之而爲法後世之法嚴故懲之而爲  
律若謂謂然自以爲功不幾與王者之政相刺謬哉  
夫絕水之梁與偃水之梁鳥獸所在而非人所往還  
者先王猶有虞人之政焉況輿徒所經而不可一日  
缺者乎及其壞墮而脩舉焉其不見正於先王者幸  
矣若曰功也則有高許二公在名之曰碧潯紀一時  
之盛以告來者

### 芹亭記

榆谿之西有芹河者緣歷沙陵東注榆谿環城闔而  
南入於河顧榆谿之水自塞外來澎湃激盪泥沙渾  
渾與黃河水無異至紅石峽出三門而下門之水絕

延即長城也山海經曰諸次之山諸次水出焉其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疑卽此歟然無所謂芹河者豈以其小故略之歟吾觀芹河之源甚近委曲流潦潔清可愛傷多水菜中有蠅魚彷彿有江湖之意顧而樂之今年自春入夏往來延川閒渡無定河過奢延水遇雨漲時幾有滅頂之患其水奔注於兩崖閒橫流激石濤波怒溢每畏而不敢涉也因思北方之水凡余之所歷者如桑乾如滹沱以及今之榆谿無定河之圖與奢延諸水皆黃流而湍怒與濁河有爭雄之意而不相下故禹貢統名之曰逆非無謂也至於今天下被其患害惟江湖則不然清可挹

延綏鎮志卷之三

古

而澄可泛且又資其灌溉以爲民利余生長江湖宜見似水者而喜矣然樂之如此而畏之如彼者取其小而愛其潔也其勢小則其性自下其流潔則其溉及人昔人以濁溪治汴之毛潢汙行潦之水尚云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此芹河之水與余署之東偏有小圃燕穢不治辟而蔬之且穢屋之廢材以構亭於其北日呼園丁而灌之桔槔輒然地甚鹵蔬亦不甚植不若撫河之芹而飲芹之水爲不奪民利而且不勞人力也因取以名吾亭

白龍王廟記

鎮城龍王廟不啻十數而東山之廟爲最大次則城

北之白龍王廟也昔有泉東山之泉疏注城中而白龍王之泉浮焉廟已頽落前有方池廣輪許泓然以清汲者使之其旁小竇滑滑有聲若欲出而不出者然詢之居人曰遏之也遏之者何爲城之北皆沙磧無所用其灌溉也嗟乎同一神也同一泉也彼則導之使流此則遏焉致利澤之不得施於人豈非所居之地則然哉至於他之十數之廟或祠於山岡或踰於坡隨而未嘗有泉焉者也白龍王廟既有泉而不得施而顧反出無泉者下不又可慨也夫余生長句吳澤國泉則無乎不有也龍則無乎不在也固昔所云與龍子游者也然龍皆淵處或見或否而非神之

延綏鎮志卷之三

古

尤靈異者不廟也今西北之地高宜龍之所不居矣而廟焉者以十數又何論其泉之有無也哉信矣物之希者貴而有才之不見用者之不足爲患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既渫矣而用汲則福之受也可俟是以君子貴脩己全廉而履得其地有如此則廟之脩而爲之祀也不亦宜乎

延綏鎮志樓記

鎮城樓成予既書其事矣其明年大將軍蒲城帥公兵巡副使寧晉高公以樓在四達之衝地稍卑下行夜者之更唱不甚遠榆人之耳目未必能盡聞也乃訪駝山之北阜有臺焉高三丈許舊置鐘於其

上今雖廢可舉也爰命鈴下楊坤董其事楊君善心計役取其山下之石以鑿以甃未五旬而臺與鐘俱復其故城中於是乎麗觀矣然予竊有感焉乃言曰嗟乎予之不聞鐘聲也久矣憶疇昔之在宮府也當寓直之夕襖被以徑會今

天子勤於政事至丙夜猶然聽覽不倦予惟危坐於鳳池之東序時或弛邊月午秋至霜清厚戟門之鐘聲鏗鏘鴻殺若曲盡風雨陰陽之變態而通曉不寐者其常事也乃今遠處塞上時無犬吠之驚入夜便睡睡亦不復醒甚矣予之衰而且惰也所謂憂苦則陽虛陽虛則氣懈氣懈則好臥故至此耶今幸矣二

【補錄志卷之三】

英

公之築斯臺也度鐘於亭以爲漏鼓之節遙視玉堂既出而不能復入矣然猶得於宴晦向晨之中忽焉深省若置身鳳池之東而彷彿其意使之朝考夕虔以庶幾於無過豈繫鐘之賜而實二公之賜也至於節昏明之候啓作息之常予之耳目未嘗不與榆之人同而所感有異焉者亦由心結日久聞幼眇之音不覺爲之歎息也夫爰記之藏於壁

### 黑龍穴記

余結髮行役自粵之燕中閒歷涉山川見所謂龍之處者多矣或於淵於泉於井於湫於潭於洞於池大抵不離乎水以爲居也今龍之穴處者則怪甚穴

鎮川堡十餘里環穴之旁皆深山絕澗中有峭壁可數尋而穴其上長不盈尺而廣半之如人之張口者然俗傳爲黑龍王穴者是也試以手探焉微有寒氣而津津循其上下又如口之有兩齶也而深則不可測矣凡歲旱禱雨則有所焉有報焉始之有事於所者先以瓶承其下領水則涓涓從穴中出時有古錢及珍寶金銀物流入於瓶以水之盈絀驟雨之多少及報也必稱其物而納焉而龍之應之者如響之答也蓋龍既穴居非水矣而復有水自下而上以應人之求將穴如口而其泉亦若舌下之是出乎抑別有所呼吸而似潮之涌乎將其中仍然有洪與潭而故使之通行乎抑變幻爲寶物而希取人問之所有乎是皆不可得而知也怪者聖人之所不語而齊諧有志怪之書者以其有寔跡之可尋而非等於虛誕也是可不記以爲好異者之一助乎

### 城隍廟瞻田記

康熙十有一年秋碧潯橋之西堤成水去而平土出相物地以求之宜稻及春涉揚其閒得下田五十一畝是今之潯澤而鹹瀉者皆昔之狂潦而滄沙也作而治之禾雖不甚長茂而亦可得下農一夫之食矣若種之時而糞之勤將或不正此夫成之也難而繼之也亦不易使陂防列澮之法一不治則仍爲鹹潦

而濟沙也水可知也況陵谷有增而變遷家雖有時而兼并裁發擇城墮廢道土世守之約謂中年之所入畝獲三斗王與之外歲留十之二為治橋之資餘則其薪蒸薪城障為一鎮之補使風雨以時而物不夭札者所之力也而可不為計然則香哉嗟乎此人事也而臨之以大神者夫亦為後世無窮之慮藉陰陽福之說足以惕其心而守之俾勿墜也與

念

亮

號臣亮江都人順治十七年武舉武第二十八年武進士陞西昌府知府守節有節曰江都縣志卷之五山字年備格條開

重修孤山堡公署記

孤山堡公署記

天

康熙十年六月予以秩滿遷移孤山堡至之日堡中艸深三尺唯見破壁敗垣不辨街巷兵民寥落官無解舍予慨然歎曰我

朝定鼎三十年於茲矣登瘡痍未復耶哀鴻猶未集耶古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養盡虛語耶抑守茲土者未得其人耶不然何凋殘若是苟非有以振起而整葺之地方何賴有此官

朝廷亦何用有此堡哉於是率父老子弟登城堡一望丘墟煙火晨星淚潛滴欲下隨問疾苦舉曰塞下與內地異全藉土馬為富強自衛守將移鎮神木兵裁十之九是堡中無米粟也移鎮之後市口亦禁

是堡中無商賈也去此二者而兵民皆鳥獸散時山之由急議招民復故業莫如官寺為先今之官寄居公何以為治乃於舊署之廢者創而新之有堂有室有庫有廩有賓館有廐房有門翼然有垣截然事出艸創僅週年可役也始康熙十一年秋八月之己亥迄冬十一月之壬寅乃告厥用役千夫用財百緡一鎰一銖皆出予之捐給不累民不擾兵告我上庶凡二十年中所謂稽謀而不克就者豈非此乎今堡有署矣官有治矣率而婦子聚族於斯有幹有年以長子孫矣知衰者之不復盛而危者之不復安也願後之蒞斯堂者必作而思廢興之由起制作之艱難且俯而念兵民之疾苦晝夜勤補以期匪懈庶幾美可傳而盛可繼爾

俞來石記

康熙癸丑立夏前二日開程予山居余與弟元宗劉子者之訪焉程子喜余至開新釀延余三人款坐余亦於懷豪飲酒酣贈未忍舍主人而去也遂相與散步於溪上白柳黃茅紛披彌路中露一石可丈許余曰是必有異急腰鎌芟徑尋之其石狀如伏虎挺然孤峙石之旁復有小水水潤潔可愛石亦倚垣可坐矣去石許隱至絕壁水下如瀑此窮荒塞下所未易見者余偶得之寧能忘情耶主人知余之愛之也乎

童攜酒復飲余三人於石上余深爲石幸又浮杯溪中彷彿有蘭亭意余又爲溪幸今而後石開生面而溪流無窮或有與余同志者顧而樂之飲酒於其間必知好事自余始余又爲余幸矣嗟乎自有孤山卽有此石數千百年以來賞之者固不可知今之賞者誰乎閒有賞者未必坐臥石上低徊石傍又未必便狂歌浮白與石酬酢而不忍去如吾三人者也故名之曰俞來石

### 墓誌銘

宋歐陽脩

###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塞以戰射爲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信爲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爲防禦使太祖時爲置建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爲副後召以爲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以西鎮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於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時爲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真宗時爲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爲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爲人材敏識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於邊補殿侍後

用其從父延昭任爲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溥爲發運使以喚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聞溥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爲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近溥嘗夜擊輕舟符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爲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大人以孝聞後以恩贈其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旼賢而有文武材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於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旼以其喪合慕容氏之喪葬於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楊世初微自河西變弓馳馬躍邊陲桓桓侍中國屏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羌彝時平文勝武力衰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豈弟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有旼爲子後可知

### 國朝

艾元復

字亨伯永贈人父劉胤九等皆職元進士早攻公性孝以節孝稱擢御史掌江南道多所平反官至

文林郎河南汝寧府固始縣知縣馬君墓誌銘

馬仲融字以和號水臣綏德衛人也天資穎特六歲授左氏春秋稍長爲文立就弱冠補州學生文譽日起遂成順治三年進士除固始知縣當是時河南爲流賊所毒千里絕煙而汝寧爲甚蓋汝寧自崇禎十三年有土賊劉梃者據其城羣賊皆散布於屬邑擇肉而食暴骨如莽固始又處麻城霍山光黃之間綠林蟄結砦中之豪往往相屯聚亦時相賊殺其不知有朝廷也久矣順治二年冬始歸版圖其俗之汚者

猶然也木臣主官卽召父老而告之曰吾奉

新天子命爲爾邑長當敬聽我訓凡寨處者爲山民有不解刀劍而力田者罪之城居者爲市民有不聚廬而好游閑者罪之衆皆唯唯用是下墾荒之令布減丁之條縱征平徭捕伏發奸繕城隍練鄉勇招流散立社學因民之政次第脩舉未期年固始大治木臣爲人素羸而當此劇任早夜以思所以爲治而治亦漸有成效一時稱其勤練而已大病矣未幾卒於官固始新脫兵火人未知學羅山有薛仔鉉者名士也延致之講論道德力倡正學而邑之士大夫吳橫蔡侍郎祝山公孝廉皆就賓弟子之位有綏德舊守

李時蔚於後有善治木臣訪其後而其子煥爲人牧

羊木臣歎曰清白吏子孫竟淪於皂隸乎名之來授以經遂爲費上士會當事有怨於吳橫谿者將中以危法誣木臣糾其短木臣力持之當事後授意於人吳遂遇害木臣所以存恤其家者甚厚其立心豈弟不畏彊禦類如此至於事親孝視諸弟宗族友愛備至九人所無閒言者也余少與木臣及里中名宿五六人聯文社今之明經者二鄉貢者三以制科起家惟木臣與王圖公才兩人耳而兩人先後死則誌其墓者非予而誰也爰爲論次之其上世始祖諱興河南唐縣籍明綏德衛指揮使數傳而生曾祖諱文科

封將軍子三長武舉諱承聘次河南省都司諱應聘

三諱三聘都司應聘子五季諱光稷號義靈生子二長卽木臣而次則猶龍也木臣生於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十六日已時終於順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子時年三十有九無子以弟猶龍子晉繼之卜於順治八年十一月葬謝家溝東陰隲原太孺人母劉氏阡之左爰爲之銘曰爾才旣長爾名旣揚胡不壽考而用臧爲斯銘永不忘是爲篤行君子之藏

墓表

管

律

字孟莊人進士刑科給事中侍經筵

參將王戟墓表

王之爲榆陽著姓尚矣至參將公其益著乎公諱載  
字世威系出揚州府泰州高大父得全從高皇帝定  
鼎功授四川成都中衛百戶曾大父保應補調綏德  
衛大父敬父振皆守其職公以天順八年甲申入官  
駁駁焉思過其跡矣逮成化二年丙戌破北寇於三  
眼泉進副千戶四年戊子平叛賊滿四進正千戶六  
年庚寅破北寇於鴉兒巷進指揮僉事十七年辛卯  
改銓榆林衛自是爲榆林衛人九年癸巳破北寇於  
柳樹會進指揮同知勳賢之譽廣著臺憲交薦者章  
數十上十二年丙申遂以薦進都指揮僉事守備定  
邊弘治二年己酉擢左叅將分守延綏西路甘苦同  
士卒臨陣直前靡所顧慮是故戰罔不捷邊人倚以  
爲重北人嘗擁數萬衆屯青羊岔公率千騎夜挑賊  
馬小窖萬餘以木骨朵破之寇懾號飛王名動大漠  
矣自後望幟遙遞四民安業軍中以李北平擬之十  
年丁巳退處林泉十四年辛酉寇大舉震搖京師皇  
帝下廷議議者謂公獨能以少擊衆於是起公於家  
操練團營賜飛魚服以示殊恩既而邊報交馳乃出  
提兵於延綏果猛氣橫發率千騎突入敵萬騎中悉  
披靡引去不敢南窺者又十餘年人有問兵法於公  
者公曰吾平生不諳兵法惟馭士也結之以恩固之  
以信束之以嚴其臨戰也惟身思死敵使士思死將

是故數戰數勝爾嗚呼將死於敵忠也士死於將義  
也忠義者立國之本也世故不患無將亦不患無兵  
其所深患者患忠義之未至乎公以忠義而靖邊  
圍如此雖古良將又豈過哉公三子長勛以戰功爲  
指揮使進都指揮僉事遷廣武營協同分守寧夏西  
路尋遷左叅將分守延綏中路無何遷副總兵協守  
延綏以甘肅有警加都督僉事挂平羌將軍印兼調  
延綏挂鎮西將軍印復調大同挂征西前將軍印皆  
鎮守其地次功歷官榆林衛指揮使次効負文武才  
正德十二年武進士以都指揮守備寧夏南路協同  
廣武營西路遊擊遷副總兵協守延綏嘉靖十二年  
癸巳寧夏告急轉總兵官挂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  
其冬十月奏鎮遠關之捷明年秋八月奏沙湖之捷  
九月奏馬家莊之捷明年冬十二月奏清水營之捷  
明年冬十月奏打磴口之捷皆開鎮以來所未有者  
加右都督階光祿大夫柱國嗚呼父子兄弟咸篤忠  
貞服勞戎車建殊勳躋峻位顯於天下明興百六十  
年孰有多於公哉爰爲之表於其墓

碑

國朝

韓應琦

字德公號謙宇南陽人性忠勇長於謀略面有三年黃州副  
總兵金聲桓謀反大兵征討琦在圍城中聚眾募勇計出約  
內應者三五年正月朔騎立城上以黃旗招兵聲桓覺之  
騎來刺琦琦即躍墜而下幾絕大兵收之去聲還德誠其家



旗纛廟碑

蓋凡推轂於朝仗鉞以出者璽書符篆之外更有王命令旗拜而受之然後任厥事焉且旗之爲言示也所以昭示號令整齊歸一也古者有所征伐則告禱天一以壯荆臺幡象日月登龍太史奉以指所伐國是以大將建牙羽葆華鈴厥制甚重取數有六者以六師所統有神焉尊而奉之象其威也是以謂之軍牙六纛之神莫不有專祀以彰神道之教也延緩爲

河西重鎮自鼎革之後災燹疊仍予承乏於此殫心  
昕夕培扶蒞祇凡祀事之有關於政教如澤宮武學  
城隍諸廟咸得次第脩舉惟六蠹之神向祠於鎮署  
之東偏而無所特置因念軍旅之事所以期約示信  
合萬耳目爲一耳目萬心思爲一心思者咸於此賴  
豈昔之人念不及此遂無所從事歟今季春之月巡  
行郊野博訪耆舊始知有所謂旗纛廟者在於城南  
新樓之東遂趣轡往視之見其棟宇傾圯廟貌頽圯  
余盡然傷之乃亟捐俸以守備楊坤精於營構乃令  
之董其事一時協路及在鎮諸偏裨皆踴躍助助以  
底厥成於是爲正殿五楹左右廡爲軍械庫前廳一

爲審機決務之所旁亦爲兩廡廡之外爲門門外之左右各置館舍一區廚廩備焉於是奉太主祀之其昭式號令以宣我

殿廷之聲靈者不旣有所憑藉而赫靈乎或曰今天  
 下偃兵矣公何振武乎余曰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  
 日不備脩廟者脩奠安之功也祀神者祀消弭之德  
 也豈非祀典之最大者哉諸有事者咸稱善故爲之  
 記

譚吉璉

太白廟贍田碑

太白山在武功縣界距榆林幾二十驛何以祠之曰

爲禱雨也禱雨者何明萬曆初鎮城旱甚巡撫某聞  
太白山神甚靈遣人持錦繖銀瓶以往取水歸遂成  
霖始爲之作廟然太白山見於李太白杜少陵之詩  
者久矣未聞其能出雲而降雨也其神有三皆有封  
號或曰太白山神止一其二卽李杜者是蓋太白山  
得李杜而名益顯則山神與詩人并祠也理或近之  
吾聞禱雨者莫著於雲漢之詩今其詩傳安知其人  
不與山川圭璧而俱傳乎而況乎李杜之彰彰者乎  
春秋曰冬十月不雨又曰夏四月不雨傳曰閔雨也  
勤雨也皆爲恤民而志之也今禱雨之祠旣爲恤民  
而作予樂得而志之又爲祠詩人而作予尤樂得而

其廟中之道士若無衣食且不能為行潦渴  
焉子因相其山之麓有田三十五畝零計其穫  
三十斛爰募其值買為贖田俾道士世守之匪止  
山神式靈亦且於詩人增氣嗣今以後風雨其以  
芻大田其多稼乎至於祠之始末載於原碑甚詳予  
得而記之也

### 王赫連勃勃

大夏龍雀銘鳳翔元年勃勃造百鍊刀名龍雀大夏銘其背

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  
以柔通如風靡神威服九區

呂溫字和叔字化光河中人進士鳳翔

### 三受降城碑銘

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疆制以全策互漢橫塞  
揚茲雄壁如三關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各閉風雷  
俯視陰山仰看陽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  
鐵塵不來時維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動乃誅乃弔  
靡乎窮荒盡日所昭天乎未贊不策清廟我聖耀德  
耀局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  
于襄千裔永裕後昆

文  
國朝

### 譚吉璉

#### 禱雨普龍王文

大龍之為龍者蟲也蟲而謂之龍者神也神則蟠乎  
地躍於淵而升於天能出雲雨潤萬物龍亦甚神矣  
哉天有雲而非龍不能自為行也天有雨而非龍不  
能自為施也故曰天用莫如龍則龍之用乎天與天  
之用乎龍兩相須而兩相合也故歲之旱也禱於天  
必禱於龍天之神也亦龍之神也天心仁愛乎民而  
龍可不仰體之乎若曰雲雨在天龍亦不得而自主  
也則是蟲而已矣何神之有民有疾苦而不以上聞  
於君吏之罪也歲有旱乾而不以上行乎天亦龍之  
責也龍其勉乎哉

#### 弔秦公子扶蘇文

昔秦始皇有二十餘子而獨長子扶蘇以數諫使外  
將兵上郡於三十一年先死其後六公子戮死於社  
公子將閭三人囚於內宮投劍自殺又公子十二人  
戮死咸陽市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請從死葬  
於驪山之足胡亥遂賜錢十萬以葬嗟乎始皇死未  
幾諸公子殺戮殆盡所存者不過子嬰及其子二人  
而已又復為項籍所族天之報秦者何酷也然二十  
餘子之中最賢者莫如扶蘇即其坑儒一諫推崇孔  
子及得遺詔尚擁三十萬眾以父命不敢拒遂入內

舍自殺余以為恭世子後一人而已今數千年後扶蘇之墓巍然獨存於綏德州治之北山上豈非儒者之效與爰為文以弔之其詞曰維輓周之天醉錫金策於彊秦翦鷄首而是宅滅六國而無垠爰去泰而著皇示一統之威神遂坑儒而焚籍放典則而不遵何公子之直諫能奮士而信人乃北監於上郡爰蒙難而遺屯辭三軍以加劔咸折骨而銷魂雲驟鍵而慘澹水湧溪而鳴咽尊仲尼於日月揭大道於乾坤啓赤帝之過魯煥太牢以明禋宜誦法於萬世豈當代之稱仁觀穹隆之遺寢一宿灑於城闕

綏德縣志卷之六

六

延綏鎮志卷之六

嘉興譚吉壘重修

延綏鎮志卷之六 六之四  
藝文志

詩

隋場帝

車駕次榆林幸啓民所居賦詩

鹿塞鴻旋駐龍庭翠輦回龍帳望風舉穹廬向甘開

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解擎膾肉韋講獻酒盃

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唐張敬忠

平盧節度使

邊詞

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挂絲只今河畔冰未解

日正是長安花落時

王無競

字仲別東萊人權下縣成童科仕至太子舍人出爲蘇州司馬

北使長城

秦世築長城長城無極已募兵四十萬興工九千里

死人亂如麻白骨相撐委碑斃未云悟寇毒豈知止

邊塵未北滅楚兵遽東起六國遂竄竄兩龍關鬪臂

卯金竟握讖返璧低淪祀仁義寢邦國徂暴行終始

一旦咸陽宮翻爲漢朝市

崔滌

望韓公堆

韓公堆上望秦川渺渺瀾山西接連孤宦一身千里

外未知歸日是何年

王維字摩詰大原八關元九

新秦郡松樹歌

青青山上松數里不見今更逢不見君心相憶此心向君君應識為君顏色高且閒亭亭迴出浮雲閒

榆林郡歌

山頭松柏柏林山下泉聲傷客心千里萬里春艸色黃河凍流流不息黃龍戍上遊俠兒愁逢漢使不相識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詩集卷四

塞廬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

思明割懷衛秀岩西水已迴略大荒來峭崿蓋虛爾

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廬子

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見戎徒為退三百里

盧關掩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閭行速如鬼

諸將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

馬翻然遠救朔方兵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

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錢起字仲文吳興人

題延州聖僧穴

定力無涯不可稱未知何代坐禪僧默默山門宵閉

月焚熒石壁盡然燈四時樹長青經葉萬歲品懸挂杖藤昔日捨身緣救鶴今時出見有飛鷹

盧綸字九言河中人開元中

送劉判官赴豐州

銜杯吹急管滿眼起風沙大漠山沈雪長城草發花策行須戰伐寇在莫言家余亦祈勳者如何別左車

送饒從叔鉉豐州幕歸嵩陽舊居

白須宗孫侍座時願持壽酒前致詞致詞何所擬請自邊城始邊城貴者李將軍戰鼓遙疑天上聞屯田

布錦周千里牧馬撥花溢萬羣白雲本是喬松伴來

遶青營復飛散三聲畫角咽不通萬里蓬根一時斷

豐州聞說似涼州沙塞清明部落稠行客已去依獨

戍主人猶自在高樓夢親旌旆何由見每值清風一

回面洞裏先生那怪遲人天無路自無期砂泉丹井

井同味桂樹榆林不并枝吾翁致身殊得計地仙亦

是三千歲莫著戎衣朝上清東方曼倩逢人輕

李益字君虞廣西人入唐後年登第出身受命於後事

賦得路傍一株柳送邢校書赴延州使府

路傍一株柳此路向延州延州在何處此路起悠悠

拂雲堆

漢將新從塞外來旌旗半上拂雲堆單于每近沙場

獵南望山陰哭始回

夜上受降城聞笛

回樂烽前沙似雪受降城上月如霜不知何處吹橫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登長城

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有日天長慘無風沙自驚今聖天子不戰四裔平

過九原飲馬泉

綠楊著水草如煙舊是口兒飲馬泉幾處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劍白雲天從東凍合關山道今因分漢

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鬢恐驚憔悴入新年

劉禹錫

字夢得中山人

送渾大夫赴豐州

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漢家故吏來辭辛屬國精兵願逐李輕車龍裘君長迎風馭錦帶口豪踏

雪衙其奈明年春日好無人喚看牡丹花

白居易

字東坡下邳人進士第為翰林學士長安中自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至和州尚書曰文

城鹽州

城鹽州城鹽州城在五原原上頭蕃東節度使開拓

忽見新城當要路金烏飛傳贊閣建穿箭集羣

臣君臣頗面有憂色背言勿謂唐無人築鹽州

餘載三征罷不犯塞晝牧牛羊夜捉生長去新城

百里外諸邊無警來戍人惟此一道無煙塵

安誰復辭秦原暗通何處見鄭州驛路好馬來長安

樂肆黃蕃賤城鹽州城鹽州鹽州未城天子憂德宗按圖自定計非關將略與廟謨吾聞高宗中宗世北

鄧猖狂最難制韓公創築受降城三城鼎峙屯漢兵東西互絕數千里耳聆不聞邊馬聲如今邊將非無

策心笑韓公築城壁相看養寇爲身謀各握強兵固恩澤願分今日邊將恩褒贈韓公封子孫誰能將此

鹽州曲翻作歌詞聞至尊

李賀

字長吉鄭王之

奉和二兄罷使遣馬歸延州

空雷三尺劍不用一丸泥馬向沙場去人歸故國來

笛愁翻隴水酒喜灑春灰錦帶休驚鴈羅衣尚闌難還吳已渺渺入郢莫凄凄自是桃李樹何畏不成谿

賈島

送陳判官赴綏德

字無本長安人

將軍遙入幕束帶便離家身暖蕉衣窄天寒積日斜火燒岡斷草風卷雪和沙綠竹豐州有春來祇欠花

杜牧

字牧之京兆人

將軍獨乘鐵驄馬榆谿戰中金僕姑花國都是古來有驍將自驚今日無青史文章爭點筆朱門歌舞歎

昌驅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竿

哭趙縱

將軍獨乘鐵驄馬榆谿戰中金僕姑花國都是古來有驍將自驚今日無青史文章爭點筆朱門歌舞歎昌驅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竿

薛能

字太初，京兆尹，徐州刺史，官刑部員外郎。

麟州寓居寄蒲陰友人

蕭條秋雨地，獨院阻同羣。  
一夜驚爲客，多年不見君。  
邊心生落日，鄉思羨歸雲。  
更在相思處，子規燈下聞。

陳陶

字嵩伯，洪州人，官秘書三教布衣。

出塞行

誓掃□□不顧身，三千貂錦喪□塵。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

儲嗣宗

大中十三年進士及第。

隨邊使過五原

偶逐星車犯塞塵，故鄉常恐到無因。  
五原西去陽關廢，日沒平沙不見人。

于濬

字子濟，竟山人，咸通進士。

長城

秦王豈無德，蒙氏非不武。  
豈將版築功，萬里遮□□。  
團沙世所難，作壘明知苦。  
死者倍堪傷，僊屍猶抱杵。  
十年居上郡，四海誰爲主。  
縱使骨爲塵，冤名不入土。

胡曾

長沙人，唐僖宗時廣成軍。

殺子谷

今名義，唐僖宗時。

舉國賢良盡，淚垂扶蘇屈。  
死戍邊時至今，谷口泉鳴咽猶似秦人恨。

韋莊

字靜公，京兆杜陵人，進士，校書郎，後昭宗時。

綏州作

雕陰無樹水南流，雉堞連雲古帝州。  
帶雨晚駝鳴遠戍，望鄉孤客倚高樓。  
明妃去日花應笑，蔡琰歸時鬢已秋。  
一曲單于暮烽起，扶蘇城上月如鉤。

陳祐

世次莫考。

無定河

無定河邊暮笛聲，林連臺畔旅人情。  
雨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

羅虬

有傳。

比紅兒詩

五雲高捧紫金堂，花下投壺侍玉皇。  
從道世人都不識，也應知有杜蘭香。

巫山洛浦本無情，總爲佳人便得名。  
今日雕陰有神聖，後來公子莫相輕。

天碧輕紗只六銖，宛風含露透肌膚。  
使教漢曲爭明媚，應沒心情更弄珠。

宋文彥博

字寬夫，河內人，進士，官至太尉，商轉節度使，太師諡忠烈。

麟州

昔年持斧按邊州，閉上高城久駐留。  
曾見兵鋒踰白草，偶題詩句在紅樓。

其二

控弦輓粟成陳事，綏帶投壺憶舊遊。  
狂斐更煩金石

刻覲顏多謝鎮西侯

范仲淹

有傳

麟州

宣恩來到極西州城下羌山隔一流不見耕桑見烽火願封丞相富人侯

王

珪

字尚玉成都華陽人進士甲科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岐國公

神將軍誇米脂川大捷詩

神兵十萬忽乘秋西磧妖氛一夕收匹馬不嘶榆塞外長城自起玉關頭君王別繪凌煙閣將帥今輕定遠侯莫道無人能定國紅旗行去取涼州

蘇

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也官至翰林學士謚文忠公

聞神謂米脂川大捷

聞說將軍取乞銀將軍旗鼓捷如神應知無定河邊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明王

越

有傳

榆林七夕

碧天如水晚雲收京夜西風滿戍樓爲客十年經七夕思家一夜抵千秋人知嘗膽方爲苦事到聲牙便覺愁珍重榆林河下水不關興廢自東流

秋日過柳河

黑山南畔幾經過秋色偏於古柳河山影瘦分黃葉少水光寒浸白雲多時逢晚景猶如此人到衰年可

奈何莫向天涯贈離別西風愁聽渭城歌

李夢陽

字獻吉安化人進士官至江西提學副使嘉靖間集

秋懷

會爲轉餉趨榆塞尚憶悲秋淚滿衣沙白凍霜月皎皎孤城哀笛鳴飛飛運籌前後無功伐推轂分明有是非西國壯丁輸輓盡近邊煙火至今稀

唐龍

有傳

秋日出塞

五鼓嚴軍令平明出塞行青霄橫殺氣白日振軍聲野闊千營肅秋高萬馬鳴軍千皆遇北不用築長城

其二

定遠將軍霍去病

九

鼓角川原振旌旗日月明屯兵紅石峽斬將黑山城血染芹河赤氛收榆塞清陰山應有淚飛飛到神京

榆林同總兵演武

鼓角聲催萬騎雄旌旗光照百營紅綵標破處弓如月雲陣開時馬似龍重著錦袍春尚淺高張翠幕日方中聖恩真見深於海佇看燕然勒大功

劉

肅字仁補天津人進士時爲榆林總兵

題榆林

千里如飛斥堠明榆陽自古擅疆兵城懸紫塞雲常慘地擁黃沙草不生日落邊笳悲牧馬天空漢月照

連營誰憐套裏中州土獨向丹墀一請纓  
楊守謙有傳

遊紅石峽

倚劍臨榆塞開筵倚斗城銀川初動氣金紫暮雲平  
虎帳依縱騎龍沙拔漢旌封侯思定遠投筆愧書生  
孫慎字定人延綏延安人延綏府知府

西巡邊

長城迢遞接虹霓此日登臨信馬蹄秦地山河連草  
合漢家州縣入雲迷旌旗高出青霄上節鉞親持紫  
塞西自愧儒冠重寄願將方略共封題  
胡志璣字靜安也人延綏延安人

夏日遊紅石峽

邊外笳聲隔岸還兩山高竝夾晴湖魚龍擁壁雕房  
古鳥隼迎風豹幟閑折組壯歌迴殺氣倚天長劍截  
危關好將能事酬西顧期列嫖姚伯仲閒  
陳其學字登原人延綏延安人

西巡牆

天入圓河帶朔方秋雲壓塞草茫茫不妨飲馬櫻桃  
潤正想彎弓杏樹梁屯戍荒鳴鳥雀山城日落下  
牛羊前嶺遙指烽臺北尤有孤城枕短牆  
王澄有傳

偕給諫曹公及諸將遊紅石峽

寒天冠蓋出邊遊野草半帶淺流征馬北移雲氣  
靜塞垣長夏日光浮聖恩浩蕩來天使軍令分明頌  
武侯嘯飲弦歌紅石峽渾忘此地是麟州  
登北樓贈副戎張將軍

孤城絕塞廠高樓漠漠風沙極外子遺恨朔方失故  
土空憐秦卒賦同仇飄飄雪片城空色處處笳聲  
空愁才調如君今定定何處笑取封侯  
李攀龍字子瞻濟南人進士陝西人學

上郡

高城竊窺四山開西北浮雲晝晚迴鼓角疑從天上  
落龍車真自日邊來防秋尚借秦人策射石猶傳漢

吏士道朝廷思猛士羽書能過赫連臺  
王世貞字元美大梁人進士官主事郎中

寄寄延綏王中丞慎微

中丞綽斧下青霄十萬軍聲靜不囂何限五原春  
色莫容戎馬向秦驂  
其二

北風吹墮五雲翰念我餘生倚釣竿三尺愛離無左  
臂祇許肝膽待君看

徐禎卿字叔敬太倉人進士官主事郎中  
徐憲敷字子監博士有進功集

榆塞西來草似煙洛陽東望月如圓迴腸時時轉



轉蘭心夜夜膏火然蟲吟下牀露入帳天河沈沈雲  
一曼青桐玉井一葉秋滿城寒砧星物換空傳芳草  
一行書誰寄遙遙千里歎會日苦少別離長人生失  
意忙過半

崔 鑪

塞上曲

鼓角聲喧塞日孤黃沙白草走單于大荒自古無分  
地指點而今人版圖

馬希龍

八月望日泛舟赤峽

兩巖屹倚青天險一水中分赤石開山色空濛留宿

霧河聲湧噴迷奔雷樹垂十里兼葭岸人宴樓歌

舞臺飲到夜深衣不解縈頭醉臥小舟迴

萬世純

傳龍淵姜東亭李古臺白占軒李平崗招遊紅

石峽

龍圖遙控大荒關十里關河入望來草樹欲低奈日  
月烽煙爭識漢關人小魚歌三捷元老紆籌屈  
衆才得附羣公聲譽譁崢嶸思且銜杯

傳 津

遊紅石峽

綠水穿紅峽青山臥白雲潭深魚自樂沙闊鳥成羣

磬入灘聲靜香餘梵語聞臨流拊劇飲回首夕陽曛

鄭汝璧

重遊雄石峽

會題高碣憶并州十載行邊復此遊夾岸雲旂開細  
柳當關天塹鎖清流解鞍士共投醪醉緩帶名虛擬  
峴畱唱罷銅鞮歸路白疎鍾新月正南樓

飲李大將軍延清堂

西園開運象滄洲緩帶從容散晚籌日永華堂延爽  
色天空大樹映清流琴尊夜靜龍沙月鈴閣風恬鴈  
塞秋一曲銅鞮花下度何如山簡習池遊

中秋集清寧臺

榆林鼓角報新晴鈴閣中霄坐月明四顧璇光浮兔

苑平分秋色擁霓旌天垂蒲海連沙白風靜龍堆大  
漠清不淺南樓生遠興聊開高宴狎儕朋驪珠座上  
探爭得裘帶尊前照自輕眺滿刀頭催越思歌迴羽  
曲失奉聲玉盤挂戶人皆醉金杯消烽夜不鳴朗潔  
渾疑同示日驩呼不道是邊城星輅風駕會行部銀  
漢安瀾已洗兵未許纖雲微點綴所希大樹劇崢嶸  
魄盈或恐輪難駐良酣愁蠹易生欲向廣寒排帝  
闕瓊樓萬里不勝情

何 白

遊紅石峽

赤峽峻嶒摩碧空橫崖鑿翠間琳宮兩山垂合忽中  
斷天關重關相對雄淵流百折日東注盤渦轉轂風  
雷怒雲生榆塞接烽煙日懸駝嶺低邊樹邊樹烽煙  
萬里心憑高眺遠一披襟英雄割據空塵土辭賦悲  
涼自古今清時幸際風塵淨暇日尊壘此乘興翠幔  
還從初地張石壇寶樹午陰涼葡萄酒瀉蓮花楹豹  
血寒凝馬乳香禿衫小隊催歌舞南部吳歛出新譜  
重譯齊翻敕勒歌操櫓更按漁陽鼓健兒角技校前  
分萬馬嘶風日欲曛試按綠絃開滿月笑看驚隼落  
青雲樂方已殫軍中戲函傳呼引歸騎丹旌行塵  
擁去旌微微鐵月扶殘醉回瞻飛磴轉冥冥峽色煙  
光晚故青況是單于初解天留片月待新晴

李維楨

字本寧京山人進士官陝西布政司參政有大志山陰人

杜鳳林大將軍城南別業

將軍別業肆賓筵半是圖書半管弦擊劍寒芒衝斗  
坼揮毫采色鬬春妍金屏暖坐孤城月火樹晴開萬  
寵煙忽漫相逢多樂事教人忘却遠行邊

郝汝松

字茂明號松隱進士官山東按察司照磨政歸里隱居以百畝自給桑榆終日讀書授徒至公便之者假我第十六卷于宗元諸生有野望十人問集宗原厚謝訓導書

陪李中丞榆林夜飲

邊方多暇開朱閣說劍銜杯得未曾貳席月移雙賜  
筆雕旗風落九微燈煙消魚海脫金甲西寫良可快

玉繩醉後學弓還射石高才誰似李中丞

劉敏寬

鎮北臺

重鎮秋聲霽色閒巡行不是爲登臺千山遶向雲霄  
列一水還從沙漠來戍閭崔嵬天關近塞垣繚繞地  
維迴凭高極目恨煙靖恍是逍遙閬苑曉

劉餘澤

字子瞻號清溪山人官翰林兵備副使

春日過杜日章五岳隱居

五岳參差一水閒喬林青藜半山窻前靜取黃庭  
讀汀畔時看白鳥還谿似杜陵花可浣門如彭澤柳  
堪攀春郊飛蓋淹歸騎不道風煙是玉關

陳汝元

字起侯山陰人官宣城縣知事

秋渡柳河

報道微霜昨夜過垂楊搖曳近芹河影沈煙水橋邊  
冷聲入關山笛裏多病葉正宜殘月照柔條無奈曉  
風何秋來喜得平安信門巷誰翻出塞歌

白崖沙

玉塞蒼崖爽氣高晴沙四望滿平臯衝飈忽慢迷青  
嶂落照蒼茫湧素濤宿鴈三秋分月色射鵬萬里擁  
星旄清時正奏鳬鷺頌偶語何人敢繹騷

蕭如薰

萬佛洞



庚戌孟春廿九日

駕幸紫荊賜鞍馬彩幣特簡榆鎮誌感

投筆戎行四十秋壯心豈便說封侯漢家窮寇曾聯  
騎江左征衣幾借壽葦食未能離白艸枕戈無計脫  
青鞵翠華幸喜臨雄塞弓矢專征賜盛優

贈高副使叔恬

多君詞賦重長楊，爲政風流繼野王。  
鴛水晴連蘭署月，龍沙爽映柏臺霜。  
水壺近喜攜邊郡，玉節何愁遠帝鄉。  
塞上於今烽火息，雲旌煙樹共微茫。

東園卽舉

曳屐東園裏  
穿花聽鳥鳴  
暗聽山疊翠  
曲徑水流聲

雨過苔痕潤  
迴瀾氣清自  
公多暇日  
閒牖倚  
甚評

鍾朗

字玉珩 南立石門人 應治十二年進士 初授翰林院庶吉士 改補工部郎監製銅鼎及風報成陞副都御史督陝西學政合

事力振文  
有起衰之目

曉發細柳原有懷檢校許大將軍高副使

驛路花開津樹低春深沙曲艸萋萋懷人三月迷紅  
雨奉使經年畏紫泥匹馬卽今趨柳塞雙魚何日到

榆溪雞鳴西望愁心遠千里邊風靜鼓聲

高  
光  
社

龍王祠勝雨誌喜

倚閣納涼颺夜深望雲漢沙田半枯槁山農盡思窳  
不寐獨徬徨挑燈復長歎懷簡叩靈祠雞鳴猶未旦  
曲徑流瑩泉古木暗高岸神龍隱其阴風雨生虛幔  
木黍既欣欣鳬藻亦可玩捲簾倒芳尊簷花溼几案  
初夏同許大將軍泛舟紅石峽醉後漫題寺壁  
十里尋幽勝紅山隱翠微看松登鳥道理釣過魚磯  
峽水杯前落邊花席上飛晚來歌吹發極目轉芳菲

其二

金瓶梅詞話卷六之四

九

暮春登清寧臺見月有感兼懷王山陰

春去獨登臺倚檻翻驚北斗迴戍艸含

海關榆落月暗龍堆十年薄宦殘詩卷幾夜懷人濁  
酒杯知有蘭亭多勝事漫燒高燭照花開

黃元驥字天畝晉江人仁靖縣知事有幹績陞南昌府知府

登靖邊城

危樓雄堞曉雲平。谿水東流雨後聲。北望旌旗搖玉  
帳。西連鼓角動金明。藁砧音斷深閨夢。刁斗空憐塞  
戍兵。秦月漢關人不見。風沙蕭瑟若爲情。

重陽前三日署中即景賦懷

颯颯林臯影風高寒鴈還黃花寒曙色紅葉醉秋顏  
說劍悲年少彈棋喜日閑重陽近在望郭外擬登山  
賈從哲字說明臨汾人順治十五年武進士及第授中書主事  
署西山有功置延安參將總督嚴爵陞寧夏中書副都

題紅石峽

香閣依巖構關山望不遮賢王多款塞戰士盡還家  
石峽雲爲障沙隄雪是花卽今堪置酒何必聽悲笳

張國彥

字訓公京山人順治十五年武進士及第選授一等下馬爲南  
雄副總兵後領黃岡海參遠戍歷延校中協副總兵駐防遼東

榆林譚使君招飲紅石峽

漳河此去向城偏萬堞連連鎮朔邊峽水元來流絕  
地花宮直欲逼諸天可憐平夏英雄盡遺恨陽周渾

泗浚酒後悲歌君自怨追隨應有仲宣篇

周

凌字采扶津陽人武進士江南武平衛守備戰有功陞延綏南  
路靖邊總督地勢高天氣早寒每六七月間霜霰驟降土人  
不知農利凌至以荒地  
十數頃勸耕人皆效之

登靖邊城有懷

登臨絕塞一孤城極目蒼茫萬里情鳥道斜西通蜀  
棧龍堆直北是燕京花殘日暮風沙暗柳落秋深鼓  
角鳴倚劍天邊歸未得空教人說亞夫營

黃離焰

字爾什烏東鄉會縣人順治八年舉人  
任永脂縣知縣清靜易治民用安集

題榆林壽寧寺

山寺倚高墉千家聽曉鐘軍閫常早獵僧老亦知農  
洗鉢龍泉聚懸檐花雨重邊聲還四起獨生對駝峯

署中雪樹

樹樹梅花發還疑在五羊乍看驚有色近接恨無香  
庚嶺書何寄羅浮夢更長多情寒夜月移影到西廊  
江字又章號伊南江人順治十八年武進士及第授中書主事  
署西山有功置延安參將總督嚴爵陞寧夏中書副都

秋霽遊紅石峽書懷

花窟紅樓入塞天秋山雨過百泉懸雕闌乍轉何人  
倚石斗空遺此地傳一片黃沙驚萬里十年墨綬老  
三邊憑高北望愁無極成山關鎖鎖暮煙嶺有石斗俗云  
楊六郎轉腰處

嚴

字六吉京衛人順治十八年武進士及第授中書主事  
署西山有功置延安參將總督嚴爵陞寧夏中書副都

署中漫興柬榆林譚使君

郡古開秦日城高築漢年銅章新幕府沙米舊屯田

引水驚鳴咽登臺憶赫連狐關迷塞雨兔窟起人煙

生聚兵戈後羈離戰伐前一官依鴈海雙劍愧龍泉

細柳通三徑明棠倚數椽春來啼鳥換客至落花妍

拂簾秋雲疊銜杯夜月圓平原堪射雉孤閣憶鳴蟬

成曲寒生笛羌歌淚澀弦冰霜留石澗苜蓿暗銀川

鄉信憑誰寄愁心此獨懸詠詩思綵筆閒政情蒲鞭

不到殊方苦安知刺史賢因風遙問訊咫尺是榆邊

過扶蘇臺

荒臺無樹草茫茫臺下幽埋帝子宮千古只聞鳴咽  
水涓涓長共泣西風

程

字曉先號東白黃縣人武舉順治十八年  
有功陞都司會書榆林爲守清慎有民心

康熙壬子上已譚使君招遊翠然閣祇飲分得

然字

兀坐正蕭然攜遊喜欲僊紅泉開遠峽畫閣直中天

楚客頻移屐秦風數枉箋同傾脩禊飲詎意在荒邊

楊

蘊

字公舍臨城人父宗儒贈文林郎有子節多隱生養及  
蘊歲十九舉於鄉與兄同成順治十八年進士任安定縣知縣  
清慎有惠政

不寐

安定縣中

離人來孤幌靜與几視宜夜久不能寐深坐以延之

爐火漸已灰信手理殘詩古人如古香漠漠澹人思

支頤聽永漏燭添生駢枝

其二

卷之五

披帷下階砌蛩吟聲已闌疎星橫冷碧缺月吐城端

影不及隱半四壁多陰寒淅淅天風發清響疎而乾

蕭颯難久佇還以息所安

榆林道中

一羣征鴈逐飛蓬百雉巖城隱霧中通市即今來宛

馬健兒何事帶雕弓笳吹孤月風初落沙擁荒山雪

未融却喜戍亭烽火息殘碑猶勒舊時功

鎮北臺春望

關門直向大荒開日日牛羊作市來萬里春風殘雪

後遊人指點赫連臺

遊紅石峽

紅山峽下水南流碧樹深深隱畫樓此地不堪長北

望寒沙橫斷暮雲秋

其二

登臨獨醉陶潛酒寥落空憐慧遠詩清磬乍鳴連鼓

角傷心橋在月明時

簡

偉

字永思江南江寧縣人以武學生為縣兵營記總領征江西制  
軍總動運統帥將軍等有功進平雲貴參將如清澤參將領  
軍總動運統帥將軍等有功進平雲貴參將如清澤參將領  
軍總動運統帥將軍等有功進平雲貴參將如清澤參將領

晚渡葭州河

水邊渡城起鵲鵲斜暉山半紫霞浮漁歌岸外聲歸

急雄影波中水倒流燈火高低含萬井星光隱見在

孤洲葦花可自知河廣倍憶秦淮古渡頭

九日自榆陽回堡登崑崙閣有感

榆陽匹馬暫將回攜友重尋舊日杯秦地秋驚寒信

早楚天風送鴈聲來開開離菊增寥落望接蕪蕪苑

湖汨獨有三山倦游客幾人引手上高臺

祖允圖

字洪九號雲龍華通州人國山鎮真大壽之曾孫也以廢除故  
館州知州題題原官致政後修墓文極無異即老吏勿若也題  
尤為其來韻味

榆林道中即事

銀川驛馬過榆城細柳萋萋雨乍晴十里曉煙紅峽

近一溪秋水板橋平涼天木落霜花氣野成樓高逼

鴈聲沙田忽聞歌吹起將軍遊獵在前營

譚吉璵

響水橋遇劉將軍說龍門諸勝

西北諸源水獨能通中國激峻從高注楊奔下流急  
清澄六斗泥千里還一曲混混圖谷流欲與黃河敵  
東逕鴻門亭天封井火出雲浪復雷奔湍沙浩難測  
北過響水城野渡名詭忽幸有三門險關防似禹跡  
信哉水非鑿而能穿入石中門水交衝素沫隨風發  
有流二門深濬波浮竹疾我來一問津窺臨真悸魄  
若非此安流不然將大溢何必登龍門神工懷巨匠  
劉將軍字六吉天大興縣人祖放魯縣寺序班父鴻圖延拔鎮標中  
營中軍守備圖經湖廣廣濟縣有隙田里快農以孝著無他事水壩中備  
遇情懷恐  
才勇早著

神松歌送府谷楊明府介璜之官

昔聞漢使有張騫乘槎直犯斗牛邊乞得支機石一  
拳往問君平在西川秋水何處空雲煙駕潮跋浪疑  
神仙誰知博望鑿空傳洗洋怪迂非真詮古老指示  
神松偏獨樹槎枒相鬱駢霜皮百圍蟠根堅怪石岬  
嶠紫磨圓云是張騫枕之眠夢入玉繩閣道巔彷彿  
天孫雲母駢流黃織錦墜花鈿至今石上生綠錢不  
見黃河水通天惟聞山中鳴咽泉程子爲令當鄭延  
目擊木石心茫然余爲問奇醉華筵窮搜冥探自無  
前乃知古人多蹄筌如讀莊生蝴蝶爲近者楊公往  
蒞焉問訊流輩徒幾幾更聞黃河水回漩石花鯉魚  
槎頭鰻楊公操刀烹小鮮訟庭風靜撫朱弦占夢維

魚兆有年應與張騫槎共編於中程君朱爲  
碑水知難見前

曉發殺神灣過石窰王大將軍廢圃

神灣迷曉騎石壁見清渠澗水頻迴互山雲自卷舒  
繁華何處問古木幾行疎禾黍傷心地寧論許史廬  
其二

朝川已陳迹斤竹欲何依松子時時落山雞泄泄飛  
曲池榛艸合高閣石欄稀獨使無家客遙憐舊板扉  
重九後三日課園丁刈圃適孫將軍至喜而有  
作

繁霜摧小圃祇對菊花開不意白衣客翻然黃甫來  
要鍊驚歲月擎履喜趨陪剩有重陽酒相判醉幾回

孫維統字衡甫山東臨清州人以將材任直隸山東河南督撫後營  
鄂司會審參劾戎右屢進參劾陞陝西黃南營總辦防河督衆聲高沙境

春仲歸自金明於芹亭看雪有懷白頌五孝廉  
却寄

辭君無定水愁絕短長亭風起雲常黑春深艸未青  
有誰來玉塞聊自酌銀瓶肯枉相思字幽蘭此一聽  
康熙壬子三月三日拾同榆林諸子集紅石峽

翠然閣祓飲分韻

榆溪逢上已聊復出郊坰沙鳥依新柳山橋入遠汀  
灘聲遙峽水天氣近蘭亭得藉朋簪合猶憐塞艸青  
其二

祓堂開綠浦禊飲向紅山邊地尋蘭少荒亭對酒閒

浮陽冰更曲藉艸坐爲班歸騎城闌晚欣看士女還  
東定邊 將軍

榆關飛雪滿輕裘射獵曾同出塞游沙淨旌旗連上  
郡風高笳吹雜京州別來蕭瑟空聞鴈客去羈離倦  
倚樓角近賀蘭人獨遠何時燒燭看吳鉤

綏林長至

邊城月午漏聲遲此夜蒼茫有所思翠管尚留宮女  
線紫薇誰進舍人詞沙峰高欲臨黃閣雪路深疑待  
玉墀馬度溪橋流水細還憐影入鳳凰池

同党將軍登長樂堡高閣

綏林縣志卷之四

三

連天衰艸夕陽曠野牧驅羊數百羣麻海悲風吹急  
管花林歸鳥入閉雲腐儒此日堪乘障高閣憑秋好  
策動聞說天狼經百戰至今猶憶杜將軍

光緒二十一年伯常平縣人以武舉從軍後勳江寧生擒倭副將松島有功 欽賜袍帶陞及榮銜守備制軍厚賜有威名

王嗣元 字贊伯 洋縣人 順治十一年舉人任綏林縣教校才學博辨英神豪記

三月三日集翠然閣分韻得探字  
禊堂開古戍賓從此停驂幙卷迎驚座杯流喜盃簪  
蘭亭花正好榆塞柳初含芍藥還相贈新鉤試一探

王思同 字爾賢 漢人 順治十一年舉人父承福性至孝仕察城知縣公清慎廉爲百城最思同有辭采能操門風任綏德州學正

初秋過榆林譚使君留飲卽席口占

明月映簾鉤團團玉露浮片亭入清夜桂影動初秋

竹簾紋如水梅花笛起愁使君偏愛客不惜醉還留  
胡鍾鼎

榆城早秋夜望

搖落今如此花殘又早秋風塵孤客老離別幾年愁  
板屋燈明滅芹河葉亂流金笳空逐夢飛繞玉關頭  
三月三日陪譚使君榆溪被濯因登紅峽之翠

然閣讌集分韻二首

上已他鄉席席臨流共握蘭幾憐新火節頻怯敝裘寒  
曲水杯何數山陰會獨難踟躕登眺意春事已將闌  
其二

紅峽開華宴佳辰恨客心艸芳猶雪後燕語又春深

綏州志卷之四

三

邊酒經年絕鄉愁幾夜侵獨憐南浦別蕭瑟對花林  
重九夜宿摩雲閣有懷金陵舊遊

銀川驛路隔金陵夜望茫茫客思增白鴈秋風催尺  
素黃花疎雨暗孤燈情知作賦會何益每欲從軍久  
未能回首十年同一夢江樓別後有誰登

春日譚三泰諸子於翠然閣因而眺望有懷歸

至鎮榆樓張燈重飲卽席口占兼寄解將軍

三十韻

麗景雖如此登臨尚寂然金門空萬里玉塞又三年  
鼓角鄉心亂風沙戍路偏野棠迷舊驛江燕渺吳天  
怨極書難作愁深病苦尋艱危聊自慰辭賦與誰傳



久客能騎馮餘寒愛坐甌獨將蘆酒絕幾惜柳條妍  
強笑催歌扇關情向舞筵錦纏留恨遠塵繞覺聲圓  
羌笛吹新調素琴弄急弦芳華依翠閣明媚滿銀川  
鴻鴈南來早雲霞北望連直須銷歲月何處問神仙  
乍對人俱異因思地屢遷身閒羈旅後家破別離先  
有淚霑長袖無兒寄短箋飄蓬終未定懷橋總堪憐  
多難傷劉峻微才愧仲宣他時謀竟左遲日眼應穿  
啼鳥隨珠絡游絲拂綺鏡黑山春樹外青海藍陽邊  
葉密陰疑雨花穠氣似煙殘香通杜曲暗水接甘泉  
徑入孤峰暝樓虛衆象懸絮飛惹雪腸斷刻溪船  
幕府知名重窮途賴拙全興關思枕席老去厭戈鋌  
欲贈流黃帶還吟采綠篇歸驂饒夜色紅粉擁燈前

榆林塞上曲

榆關西望鴈行斜二月東風十里沙誰道異方春不  
到嶺頭偏發故園花

許登隆

字景早蒲城人武將軍許公  
季子英也孝立冰霜龍文

遊紅石峽口占

榆中尋勝地石峽寒城邊峰出當圖畫水流急暮天  
危岸懸石室飛瀑瀉紅泉登臨同此日桂樹有新篇

顧

字思遠上陽別絕倫

定邊秋夜

莫上東城烽火樓漢家兵甲舊防秋只今牧馬常西

度夜月空寒故壘愁

塞下秋日

定陽秋嶺接風陰城下黃榆落葉深夜閉旌門歌吹  
發那知征客倍傷心

王

嶠字山陰山陰人工詞藻尤善  
音韻歷宋清遠府參政之

遊紅石峽

石洞開金利飛濤夾岸喧巍樓倚雲漢峭壁列屏垣  
險阻分邊境崢嶸鎮塞壘超然塵世外不異武陵源

任雲鵬

字漢升會稽人  
好學有詩量

題石空寺

一望龍堆樹樹空鴈行南去水流東可憐日暮香城

下滿地黃榆是朔風

沈錫蕃

字景三德清人順  
德縣有詩然自遠

經鳴咽泉有感

日暮渡銀川沙迴路疑絕十里風蕭蕭泉聲復鳴咽  
惆悵登高岡浮雲隱若碣知是扶蘇墳憑弔轉悽切  
黃葉墜清霜枯枝壓殘雪我來帶秦關苔溪幾年別  
如何故國心翻向他鄉結回首客愁虛几上燈明滅

張繡鑑

字國江鎮江人秋貢官南豐知縣有善政  
性好學嚴書畫襟懷豁朗博覽多通

夜泊盱江舟中望月有懷

萬里盱江月應懸秦塞城盱江孤棹晚秦塞小樓明  
倚檻悲紈扇臨流憶濯纓舉頭不忍望共此一輪情

起坐 定邊縣志

秋老寒侵被牕虛曙映簷愁來蟲更織酒醒夜成年  
月慘銀河沒星浮霜影懸白頭趨幕府慚謝少陵篇  
郭指南 字國華安縣人從名鎮城監軍十五年進士後官通判以議  
恤地名官電白如縣監軍至事敗被殺遺骸置通判所奉布

秋夜獨酌口號

涼風動脩竹肅肅起秋聲我行何多日寒暑又已更  
出門雪滿山塞鴈久不鳴驅馬過函谷麥苗何苦菁  
此時鴈早歸獨我滯南行金陵五十日蘭陵月兩盈  
棲息向雲閒露雨苦不晴欲見桂花開蟋蟀復宵征  
感此悲時序復動故鄉情憶昔別離時相期秋月明

秋月今已圓抑鬱慚中誠憂來只痛飲不必論兇統

秋月今已圓抑鬱慚中誠憂來只痛飲不必論兇統  
欲效倒接羅亦愛阮步兵因知古賢人耽飲乃性成  
誰能自羈束終日苦惺惺

鴈

爾自塞門來何日出函谷我方念西歸聞聲相頻顧  
道遠歲已暮日月何疾速客子不可為坐令白髮族  
因知閨中人對爾泪盈目膏沐久不絕仍著舊時服  
悽惻嬌弱女送爺多叮囑此夜應相語阿爺何處宿  
管知江南客結交半華屋奚囊貯錦冊早歸勸兒讀  
但恨今夜長魂夢先追逐

塞門行 庚寅夏胡友松余家於塞門  
城河渠辛卯春又值鎮城

勞擾干戈二十年羸身日走萬山顛朝隨猱過寒  
門暮同推驚集沙田有妻有子添貧病心強命弱空  
相競老親嗚呼然為我慰幼兒啼飢向誰控去年洛濱  
移來此今年更入沙漠裏惟將書卷伴春秋滿引濁  
醪銷我愁君不見鴟鴞去後音書絕廢穀子房今亦  
休人生萬事終歸盡只此榮名天地間

上元立春 特備兵邊上  
四事志

增冰鐵義與山高黃雲萬里雪飛毛范老關前春不  
生荒沙漠漠風颼颼憶昔長安今夜裏萬戶千門燈  
炬起渭水無塵月似銀梅花半落海棠紫王孫錦瑟  
美人舞兒蹴錯落忘賓主自從李冠入潼關煙塵隱

設終南山秦宮臺樹灰已冷曲江屍骨血尚斑陰靈

凄迷開鬼火敗井頽垣麋鹿野父子離憂夫妻別滿  
眼蓬蒿何處可去年大水傷禾秬租吏上門收欠糶  
老翁賣鹽尚未歸苦求長官暫休處牢內積小味不  
珍烹雌且酌田家酒更得醉飽臥破屋老婦提釜牽  
黃犢平明入山數十里道逢老翁相攀轡憂哉人生  
值此厄呼天號地空噴噴安得上天雨金粟遍滿九  
州厭求索嗚呼西山新有白額虎問君何地為樂土  
王世泰 字子安家年嘉郡散生臨海人諸明太祖征河南勅世襲  
世職千戶曾祖武顯祖體信皆以淳治名鄉世父勳贈徵仕郎  
世父女王親妻有傳世行後世世之為乃教子世泰以

遺事

上已同譚使君翠然閣脩禊分韻

三日同脩禊開筵傍翠微惠風高閣滿曲水羽觴飛  
野闊風煙靜山深鳥雀稀釣魚還更酌薄暮醉方歸  
鐘樓初成讀譚使君碑記有感

百年烽火成樓殘此日憑高獨倚闌司馬才名新綵  
筆將軍鼓角舊登壇鄉園亂後餘雙鬢松菊凋來老  
一官耽挈渾忘歸去晚晴簷坐擁塞雲寒

寒紅石峽

勝地開雲外香臺隱樹端來迷騎馬徑坐卽釣魚灘  
曉日明紅峽春風響碧湍煙霞孤閣迴苔蘚舊碑殘  
華席人如玉芳杯氣似蘭歌聲迴出塞舞袖拂闌干

羌笛梅花落山僧貝葉看典酬分劇韻詞賦盡琅玕

米國寶

字仲珍號蘭齋江陰人遷居桂林崇禎九年校貢為  
新知縣有善政歲暮三川兄弟歸定州別將城隍其夫人  
氏同時殉難弟為安遠縣將城隍其夫人氏  
葬在舊名都河東主鳳米氏其亞也

夜登清寧臺譙飲

攬勝陟臺端登臨天地寬星河低雉堞刁斗靜金壇  
極目時搔首深杯倦倚欄當年歌舞榭長共塞雲寒

和

遊紅石峽

檢路隨塞曲蘭若此巖幽花雨孤峰曙兼葭兩岸秋  
黑山常北遠紅峽獨南流烽火邊城息西風入畫樓

張文興

字叔乾清湖人性溫亮若水父教授生徒數百人  
清苦而誠其詩不多得子瞻微方有文采

小寒食過榆陽橋寄典

紅山十里渡溪橋寒水東流雪正消岸曲鳥啼樵路  
窄柳深人語戍亭遙迴風乍煖催花紫小雨初晴暗  
柳條芳艸踏來春已半傷心寒食是明朝

劉爾燁字聯文中部人篤志博學九工於詩律  
兄爾燁黃定知縣一時齊名此之極掌

碧潭橋

榆塞孤城沙莽莽烽墩夾道路迢迢幾經戰伐有今  
日詎意溪津復此橋西去賀蘭通戶牖北臨河外足  
耕樵異時詞客追遺事應與峴山思共遙

謁榆林新學宮

康熙十一年秋為  
節五福先生題

斯文知未喪吾道從有輔小東瞻天漢今復留祀府

邊地百戰後詩書封塵土不知孔子殿何時經頽腐

登堂發潛喟采芹念昔魯方斷虔松柏丹腹漆楹廡  
中郎書六經餘慶遷石鼓健兒釋甲胃干戚咸文武  
荒塞雖削薄固足託四部治世誰循良文翁與名杜  
鄭坊千里外於此亦快觀

白壽宸

字頌玉清湖入順治十一年舉人祖宗第為第二十五甲舉於  
鄉後和蒲川縣訓導後有清徵父德元宗順二年徵以徐  
林學生中式七年成進士知任丘縣專政嚴明縣多盜有  
犯者以法繩之一境肅然會城郭先嚴昭河而按察司公事而  
壽宸其第四子也性醇正綜典藉漢唐五岳尤深於性理學通  
宗師之所著四書五經說得從朱之典焉兄和宸廩生監生通  
判補貢舉人子聯輝登監生監生從子聯輝

和譚使君亭雪詩

二月留連雪聞晴倚短亭遠山猶戴白老樹已占青

幸不妨農務儘堪倒酒瓶陽春雜屬和清韻一同聽

白乃建

字仲立清江人會稽豐慶元年舉人知府事有聲於時  
建業著數十百人豐則市立為其理固一在儒學大儒方  
張氏全活者甚衆後交廣之邑桂林和州所以治之者一  
高廉勝晉人至今歌思焉父曰可徵學四十年人皆稱  
意遠取教授於所著有數本堂全稱學有私學為文疏  
子乃建乃貞定弟其父其美稱乃貞成進士高第歸  
建業府治生天才傑

亭雪詩奉和

曉日收餘雪春風向柳亭不看昔色嫩那識柳條青

簷溜纔消瓦硯冰已釋瓶瘴書如有與鳴鳥小應聽

白

字聖公清江人父清先生之孫林乃貞之  
子性清淨才情秀出工詩書家有藏書

奉和亭雪詩原韻

林霏開曙色殘雪澹虛亭凍解榆溪碧雲歸朔野青

晴煙橫石峽春氣入花瓶莫厭條風起松濤喜共聽

馬如龍

字方水後徙入廣記十一  
年舉人曾官而多風則

雄石峽

路轉芹河碧徘徊欲步雲悲笳塞外起清聲寺中聞

鳥翼穿空縮山光逐照分今朝雪浪裏酒傾夕陽曛

馬猶龍

字水臣後徙入廣記十一  
年舉人曾官而多風則

過響水堡石橋

禹門稱古蹟此峽亦奇哉急瀨噴珠雨湍流響迅雷

孤鴻音嘹唳行客徘徊欲作驚波句愧無曠世才

李成惠

字然同休德人遷居西河第  
方學天文地理諸書無不精究

遊雄石峽

峭壁飛雲立雄關湧浪穿垂虹山樹出沙障合臺迴塞城連

鯨泣寄多淚龍吟午未眠亭迴沙障合臺迴塞城連

座有能為將嚴懷虎學禪沈兵今盛世大漠靜霏煙

郝鴻圖

字子有後徙入廣記十一  
年舉人曾官而多風則

翠然閣飲分韻

塞艸春風晚芳尊被袂開相將尋翠滑徙倚向蒼苔

遠樹輕煙合飛流斷壑來晴霞當暮起欲為賦天台

九日登鎮榆臺

秋氣來窮塞蕭條自可憐城高樓近日野曠樹浮天

鴻影悲笳外花開古戍邊登臨歸去晚煙月下銀川

秋日過王大將軍廢園

字聖公清江人父清先生之孫林乃貞之  
子性清淨才情秀出工詩書家有藏書

今日荒園裏看山復聽泉邱煙開霽景巖溜譜新弦

雲族苔綸滑峰奇石欲顛流觴芳蹟在紀勝足佳篇

郭允升

字子方後徙入廣記十一  
年舉人曾官而多風則

把都河道中

長城關外暮飛雲蕭瑟秋風鴈幾羣戍士牧兒頻借

問只今誰是李將軍

其二

落日平沙接大荒蕭蕭衰柳藉河隍受降城在今何

處此地空題古戰場

呂開基

字開錫後徙入廣記十一  
年舉人曾官而多風則

母教

譚使君招集翠然閣脩禊分韻

聯轡紅山去登臨醉禊筵水聲疑峽雨花氣引山泉  
日麗平沙岸風清垂柳煙狂吟歡莫盡應勝永和年  
王師文

字康威翰林人知加爾喀林衛百戶見李父明恭義疏先於戚  
祖母李氏母李氏皆以二十餘歲守節爾世德高師父亦多才  
識有

紅石峽禊飲分韻

禊日尋溪遠依稀入茂林樓高堪作賦風滿欲披襟  
河曲他年事稽亭此日心雖無弦管盛飛瀑自清音

李煜

字蘭公翰林人祖貴有德德善書畫以詩酒鳴山水間人  
飲其高父士華吳中遊擊應征四川及於軍中以才辭知名

上巳日脩禊分韻

曲水采蘭日招尋載酒過目隨雲樹關興入遠山多

是後集卷六之四

翠靄凭虛閣寒煙起綠莎倚闌一望處沈醉復高歌

趙圖麟

字聖友翰林人宣府元帥守備承勳贈將軍之孫也性王  
孝父事至早段圖麟七歲而孤母氏年二即隨身自始狀  
氏防備甚力也父早棄父勳慰存門始以奉姑撫子為自全計  
家貧每縫紉以給數子成費上士圖麟苦志力學色養兼至  
黨解其制身其盛  
廣東惠州府將也

翠然閣禊飲分韻

豈有蘭亭勝招尋翠閣虛綺花邊地發絲柳野雲疎  
水曲還浮酒山空更著書餘歸未得芳艸意何如

段顯蛟

字德善翰林人祖之曾孫林衛千戶早亡遺子士選甫七歲通  
備滿飲母陶氏亦不食別之人  
飲其節顯蛟有學業克慕之

和任漢升尋石空寺

花宮寂寂水雲空欲度天橋路向東幾聲不知秋色

冷數聲林外落邊風

周虎兆

字敬生翰林人父一麟以總領指揮在遼東司早亡遺子  
八歲母氏年二十五隨父入城自給給食而虎兆亦以勤學自勵  
教授生徒遠近  
從之者甚衆

登壽寧寺樓

試入香臺路危樓象外懸虛管翻落日古壁挂蒼煙  
縱目千山合含情萬壑連誰知城市裏心地向金仙

喬弘鼎

字公龍翰林人父國雲原治初為通判官是時新出湯水寨  
雄奮勤於民事德之母劉氏端莊自持城隍經此從父世戚  
崇禎三年任鎮標守備定定王嘉慶標所谷世戚隨征  
獲鋒鏑刀交於陣中其忠節弘鼎力學有時譽

觀獵

獵騎紅山北邊榆葉亂飛雕弓鳴玉塞朱旆指金微  
兔起黃沙冷鷹呼白疊歸晚來團圓月霜露滿征衣

李蔚觀

字子英翰林人祖云巨為德於和早亡和母無氏  
李蔚觀字節者三十年父繼光以孝聞蔚觀好書

秋日登鎮北臺

一聲羌笛月初懸愁見飛蓬逐逐鴈羣獨倚高臺秋又  
盡關榆蕭瑟鎖寒雲

辭

宋范仲淹

秋思

德家做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  
起千障裏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  
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  
征夫淚



延綬鎮志跋

方輿之不可無志猶國家之不可無史然史十七家  
竝傳於世而遷固之史漢爲稱首惟志寥寥且不著  
作者之名又奚論其書豈志不足傳而泯其人歟抑  
亦作者未盡其才而其人與志俱泯也今  
天子欲脩一統志已

敕都邑獻書悉登秘府則志與史竝重宜君子盡其  
才以成一時之業矣雖然使有才無學卽欲盡之而  
不可得況夫才之不逮者耶是故史之獨稱遷固也  
比見譚使君所撰志書每條流次第綴以評章此志  
體所創觀而亦作志者所未能者也或曰陳壽三國

志有評使君殆欲與之爲頡頏歟

不然使君有

才有學具佞史之資典校秘書且爲文學代言之臣  
而弘博典雅有以過焉昔司馬遷爲中書令班固爲  
蘭臺令史遷元武司馬出居延塞今譚使君不獨其  
才相似而官亦類之讀是書者當知其匠心以爲志  
中之史漢亦無不可也而何區區陳壽彷彿哉

康熙十二年癸丑仲秋望日嘉興胡鍾璽潔菴父跋

延綬鎮志終

延綬鎮志六卷

內存  
藏本

國朝譚吉璫撰吉璫字舟石嘉興人由內閣中書官  
至登州府知府明時以延綬爲重鎮設重兵以防  
河套

本朝順治初年罷延綬巡撫不設而延綬鎮尚仍舊  
名康熙十二年吉璫以延安府同知分駐榆林城  
乃因明巡撫涂宗濟舊本重修此志自圖譜至藝  
文凡分十二類所載皆明代邊防之事

蠻司合誌十五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蠻司合志十五卷》提要

西河合集

蠻司合誌

卷一

兩廣

卷二

貴州

卷三

貴州二

卷四

四川一

蠻司合誌

卷五

四川二

卷六

四川三

卷七

四川四

卷八

雲南一

卷九

雲南二



卷十

雲南三

卷十一

雲南四

卷十二

兩廣一

卷十三

兩廣二

卷十四

兩廣三

卷十五

兩廣四

增司合誌

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增司合誌一

長校

增司者土司也自古無土司之名有虞氏征三苗高  
 宗伐鬼方漢武徵凱冉叩焚執謂之蠻焉貢曰三百  
 里蠻詩曰用遄蠻方皆是也其地踞湖貴川雲兩廣  
 六省自巴夔上下迤及海嶠數萬里溪峒符篁之中  
 曰犵曰伶曰僚曰猺曰獠凡數十種歷代迄今各有  
 大姓為領袖如北魏之冉氏田氏向氏南宋之舒氏  
 彭氏蘇氏楊氏皆雄長其地呼族羣族特未嘗建設  
 州司隸之銓選如所稱土官土吏者惟有明麗元舊  
 事悉加建設其法倣之蜀漢昭烈授羅伽李恢為郡  
 功曹主簿晉帝用典古爨深作本郡太守宋太祖舉  
 獨人秦山雄使之自治辰州而推廣其意乃遍設官  
 吏盡布籍屬于是土司之名興焉彼其大姓相繼世  
 積威約雖同為編土而主隸之分定之已久我因其  
 已定之分而假以予奪初不過借朝廷之名器用相  
 犄磨而等威所至折節惟命所謂以虛名收實利者  
 強伏之繫維生駒之羈勒如此而已然而以蠻治蠻

即以蠻攻蠻，蠻溪峒之間，竊發時起，則彼我徵調頗易。爲力因之，設土兵相制之法，而其後展轉假借，凡議大征者，無不藉狼兵。土兵遠爲驅遣，雖周武伐紂，亦嘗以羌、髡、獫狁諸蠻同會，柰野而究之，控取無方，利害各半。故王文成議勦賊，不用狼土，而武功成焉。按有明洪武初年，凡西南夷來歸者，即用原官授之，而稽其土官、土兵及賦稅差役，駐防守禦之制，但定銓選，不立徵調。其定銓選法，凡土官名號曰宣慰司，曰招討司，曰安撫司，曰長官司，初皆錄吏部驗封，而後以土兵相制。半錄武選，每襲替則必奉朝命，其無

卷一  
蠻司合誌

二

子弟者，卽妻女皆得襲替。雖數年之後，萬里之遙，亦必赴闕受職。迨天順末，詔許土官數呈勘奏，卽與襲替。於是控制稍疎，動多自恣。至成化中，又有納穀備賑，急公補授之令，則規取日陋。離昨日生雖孝宗發憤，釐革而正德以還，陋習未除。暨嘉靖九年，始毅然復祖宗之舊令。該府州縣正二經歷巡檢驛傳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一百三十三，隸武選。其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使司領之。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殷掌易運。蓋蠻實難馴，獷悍桀驁，其性情忌讎，殺其習，烙其善。

走枵腹善鬪，其力就懸，窟穴不忍遠離，假重爵命，威制服屬，其勢知其性，與習則不宜，喜功生事而知其勢與力，則勢可以爲我用，而力不可以使之自用。故自洪武暨崇禎一十六朝二百七十餘年之間，凡沿革向背，大征大役，或得或失，稍見史乘者，略輯其大凡，彙爲一編，名曰合誌，考古者覽焉。

湖廣

湖廣土司踞湖南平黔中地，內錯辰常外連川貴溪峒，深矣往往爲寇。元末尤甚，僞溪陳友諒竊據湖湘，間每招引諸苗長官以掣肉肘，吊嘆之立應。本寨不

卷一  
蠻司合誌

三

足卽取之，傍寨破城陷陣，所向無敵。時高皇帝卽吳王位，大敗友諒於鄱陽，諸苗大惑跳岸走。是年湖廣安定，宣撫使向思明等造其溪洞，長官硬徵律以故。元所授宣撫敕及印章來獻，請改置官司，命仍置安定等處宣撫司，設宣撫使二以思明及其弟思勝居之。遂置懷德軍民宣撫司以所附向大旺仵用爲宣撫使，南木仵用潘仲玉爲統軍，元帥沒葉什仵用硬徵律爲抽攔，不夜黃石三長官司而慈利土官覃屋亦以故元所授參政照會三道來獻，卽置慈利軍民宣撫司以屋爲宣撫使，原貢馬二十四匹。會吳元年，左相

國徐達按視湖湘以楊璟為泰政令之招撫而別遣  
指揮使王遇成等攻討諸苗之未服者乃隨服隨叛  
遂令江夏侯周德興東川侯吳海普定侯陳桓靖寧  
侯葉昇過平蠻寨大破黔辰九溪施南散毛鎮南大  
旺諸洞于是改保靖安撫為保靖宣慰以土官彭萬  
里為宣慰使改永順宣撫為永順軍民安撫以土官  
彭添保為同知總兵官一時瀏陽黃寧茶鄉譚悅道  
湘陰吳仁琮劉玉容美洞田尤賀思沅兩界黃元明  
桑直荒溪諸洞墨色什用各以來歸附並授官去當  
是時田州岑氏龍州趙氏播州楊氏貴州安氏其雜

蠻司合誌

四

處兩廣川雲諸大姓畏威懷德以大服屬有明三百  
年據有西南諸土司實自此始大抵苗種自長沙近  
辰以南與氏羌混雜其人蟻聚彙集有村寨而無城  
市隸官者曰熟苗否曰生苗魍魎結跼蹢躅荆棘若  
猥欽斑衣無衿衿納首以表而揮雞毛於其顛負蘭  
抱弩重時耕馬郎銜環耳間婦女襍被以海肥銅鈴藥  
珠如纓絡然行歌誘馬郎而致之迄至仲春合婚則  
大集馬郎出室女襍吹瑟笛壺笙擊長腰鼓跳舞月  
前名曰跳月老人騎木馬酌酒聽馬郎擇女負去自  
為婚然後估女貌而責以婚儀有貌美儀多不能償

者藏之雖白首不小黃謂之癩虫飲食毒惡草以  
膏灰和秫糜釀為散帶襍投諸魚肉蠅蚋營營名之  
曰醋俗以醋之寡多驗家之豐吝嘗曰是家多醋惜  
不食每遇歲時必親串撾銅鼓鬪牛而封其負者乃  
截牛角藏于家雖子孫數世猶必持牛角示人以爲  
雄焉要約無文書刻木為契爭訟則推一人斷曲直  
曰行頭曲者註以籌計所結等多則擲籌三曰天減  
一地減一行頭又減一然後責贖其餘者言語休離  
非重譯莫解呼其曹曰同年呼其曹曰莊呼人曰歹  
自呼亦曰歹猶吳人呼儂然性情忌好讎殺操戈聚

蠻司合誌

五

行報復不已諺有曰母雞苗音雞九切世不休顧嗜利絕  
禮讓雞雞片肉于地爭趨若犬承歡而相親稍拂  
即磨齒相向世嘗為之語曰喜人怒禽人禽生不識  
年月以鼠馬記子午每歲首諸苗慶賀擇冬三月朔  
各向其一日開年俗信鬼祀竹王祠及磨盤神廟時  
時治燕設熱神合券藥傅弩矢中之血濡縷殺入其  
在金筑者為克孟牯羊二苗在獨山者為九名九姓  
苗在平樂為紫貴苗在白納者為黃爺苗在荔彭為  
商為短裙苗在陳蒙爛土為黑苗又為天苗凡數千  
里內相繼歸附其為種不一而風俗略等國初設宣

恩司二曰末順曰保靖其在末順者有南渭施溪上溪三州土官在保靖者有陰隆杜望滑石三巡檢司土官俱隸布政司其既也以三州隸都司而保靖所轄長官祇五寨田氏因元世襲至末樂初指州隸能始招來算子坪等處三十五寨生苗廖彪等四百五十三戶乃設算子坪長官同隸保靖以彪為長官而別設答意治古二寨長官隸貴州宣慰安置生苗各野龍答哥等凡舊置施南衛軍民指揮使司有故元世官不能襲者重設施南散毛諸長官分隸安撫令單田黃向諸大姓各有所屬于是設宣撫四先監忠

總司合誌

六

建容美而復以施南散毛監為宣撫設安撫八曰東鄉五路曰忠路曰忠孝曰金峒曰龍潭曰大旺曰思峒曰高羅設長官十九以臘惹洞麥者黃洞驢通洞施溶溪白崖洞田家洞六長官隸末順以五寨算子坪二長官隸保靖以搖把洞上愛茶洞下愛茶洞劍南木柵鎮南唐崖七長官分隸施南散毛忠建其餘四長官曰椒山瑪瑙曰五峰石寶曰石梁下峒曰木盡源通塔平則專隸容美蠻夷五長官曰鎮遠曰隆奉曰西坪曰東流曰臘壁洞則分隸東鄉五路及金峒大旺之間至宣德二年增設石開洞長官隸之金

峒而其餘如故

大蠹可宜者保靖宣慰使也與彭藥哈婢同管司事爭淫土吏婦雞腰殺彭藥哈婢而自死于法其孫彭惠為土舍據西江口地恨祖死革職無所襲而彭藥哈婢孫九霄得襲祖職為宣慰使忌之目為讎正德中叅政奉檄清宣慰司地則惠所據西江口實宣慰地也遂奪西江口七寨還宣慰使九霄而于是讎愈甚會末順宣慰使彭明輔與惠婚姻惠假明輔兵大起讎殺鎮巡官屢檄不止前後訐奏凡八十餘上時多不直惠值明輔娶惠女為子婦鼓吹迎于途惠結

總司合誌

七

綵綰為鵲籠坐其中送之鎮巡官勾惠出惠鵲籠中縛之內於獄明輔怒率男婦百人攻獄奪惠去既而官兵討明輔明輔請還惠仍繫獄上乃遣都御史吳廷舉會鎮巡官雜治之獄成謂惠當坐誅弗夷情難盡法因徙惠辰州特設大刺巡檢司一使流官主之而惠為流土舍協司事令聽調贖罪焉沅州麻陽苗以迎龍神醮錢相殺沅州衛百戶陳恩詢之忽殺恩苗自知有罪推二花頭為主擁眾奔貴州會貴州白苗許龍保與吳黑苗合為寇出略保靖間附之嘉靖二十六年兩廣總督侍郎張岳奉命勦

諸苗甫進兵偵苗陷印江寇石阡府教授毛淵統兵嬰城而翁將石邦憲勇敢能殺賊大破諸苗擒斬千餘人許保恐聚母妻子女變所衣詐爲湖商婦令麻陽苗以絲繩束之開舉行過侯村餒甚攫村人漿飯曰我苗也村人報邦憲邦憲追及之殺諸苗而幽其所關舉者惟許保與黑苗跳不獲二花頭還湖密結湖苗田應朝等爲應援而身與許保入思州詐稱習塘卒番戍入城執知府李允簡去邦憲知其情乃復提兵邀賊歸驟擊之奪允簡還殺二花頭而許保仍遁岳乃購降苗麻得盤吳老律等偵許保所在則

卷一百一十五

八

許保方匿靈溪洞中裸而居翼日變衣過苗家弔喪岳乃伏于路擒俘之而遣土目斬黑苗于別洞中燔其頭以獻并捕殺湖苗之陰附者田應朝等賊平萬縣黃俊者本湖苗于嘉靖三十三年入龍潭安撫司踞支羅山洞與其子黃中白晝殺人捕繫之會白草番反中乃爲父上書請從征白草番立功而自乞爲副許之及從征則附反者副使熊達等復以計擒俊瘐死獄中而中以漏網仍歸舊巢築牛欄坪寨守之號天城自稱天城王流劫奉節雲陽間四十四年川湖兵夾勦中力竭復降梟市中

劉堂良爲處諸寨苗也其寨二百餘故辰沅所部近桂林貴筑盤亘八百里阻山爲寇萬曆中上遣將提兵勦之不伏先是參政項思教與參議龍宗武等每以恩相結爲撫綏計諸寨動心至是湖撫李江貴撫劉岸一意請撫檄參將鄧龍等大會辰沅下招徠之令久之劉堂良率苗萬人來于而縛詣軍門請降且言願歸土六百里得附編氓末生死唯命乃遣指揮一人屯天柱所專以撫苗爲務每寨立寨長一人或三四寨或八九寨則立團長一人凡歲九月卽封輸賦稅以金入靖州庫而以餉入天柱倉屬兵備按

卷一百一十五

九

驗三年無過舉則用鼓吹花幣賞賚如令兵部尚書張學顏上其議可之上乃賜李江劉岸銀三十兩表裏各二項思教等銀十五兩參將鄧龍守備周弘謨千戶陳文魁騰霄百戶郝文煥等銀八兩有差草坪苗石簪祿奪天星寨苗兵總滿勝等而殺吳順和逐寨民三十餘家其明年天星吳什傳天文糾龍集塞苗胡才殺草坪苗龍顯等以報之而石簪祿復殺龍集寨苗吳天保等十餘人謂其助天星也于是讎不已萬曆中黎靖參將黃斌移之撫諭使邵陞及御史甘士价分守郭棐兵巡金德輝問狀乃遣遞司

方承較詣草坪天星遶兩家苗不至復遶吏曰吳廷季往又不至於是救百戶黃鐘音文獻朝就問鐘音即請兵與俱許之翼日赴草坪至月圓坡銃鳴諸苗恐遣婦女出觀值風急旌旗聲獵獵婦女反走各闔其外戶不敢出既而偵者謂官兵少易與乃皆擐甲貫弓矢迎鐘音馬前鐘音叱之曰爾輩欲反耶石籬祿殺吳順保不過輸銀五百兩費其死乃不奉乎喚故我承救來就問祇欲出籬祿一對爾耳此與爾輩亦何與而爾輩無狀敢拒我何也言畢起獻朝下坡而自策馬先軍行至瀾泥所有楊慶和者與石曹楊

卷一百一十五

十

道總揮衆前謂官兵馳我無却理且五百銀誰輸者不如乘其少攻之衆曰善遂擁衆向鐘音刺其喉并殺兵王明等三十六人守巡二副使急率靖州守鄭雲鎬辰州判官祝養蒙未從令孫夢熊五開指揮戚元勳並提兵至草坪必擒滅乃已于是諸苗始大恐請出石籬祿楊慶和等而自願輸賦贖罪會分守副使先以他事遣使石惟忠奉火牌至開屯屯長石籬寬倚之句其轉請時苗衆皆聚謀集惟忠所惟忠稍示以利書衆懷然目視天漢豎手捧其耳忽散去少頃老少負戴運草食確磴入箐篁中有以牛驢運者

見溪使不顧溪使問之亦不答婦女跳足走有婦好者騎人項以趨移時屯寨爲空乃膠致楊道總石着大至守巡所而餘苗閉山箐不出守備吳時喬請之守巡二副使將還師值特洞龍集諸寨讎草坪亦援兵來會廣効力先驅必斬其渠魁乃已于是守巡二副使檄廣西六甲苗千人助之遂大破草坪生得楊慶和及田能老王等斬首數十級餘苗悉定洞黃撫諭使上書諸寨黃鐘音子男而賁副使及府縣官守備千百戶等議以辰沅諸苗屬之永順保靖二宣慰如嘉靖故事制曰可

卷一百一十五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開  
又字子稿

陸鏞文端  
彭執元車較

續司合誌二

貴州

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火濟從諸葛亮討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嗣後唐阿珮宋普貴元阿蓋世居水西有爵土洪武初阿蓋子鶴翠與蒙古歹又名宋欽者皆以元宜慰使獻地歸附太祖嘉之使仍為宜慰而普定女總管適爾及其弟阿囊亦以來朝授適爾

續司合誌

女知府賜以錦綺當是時已開貴州設貴州長官司命都指揮顧成指揮馬華鎮守之築城建石門五將以立州縣而未逮也既而思南宜慰使田仁智思州宣撫使田仁厚爭先納款獻鎮遠古州軍民二府及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地即以其地隸雲南骨格而以霽翠所守地隸之四川翠復請開隴居允佬以拓已境不許于是成乃討新添諸寨關草萊使征南官軍得以取道而指揮張岱平各峽刺向開破的教寨同知吳汝平江力江松殺播桶破下沙木洞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從

續司合誌

楚王楨討思州諸亂寇破上王洞殺吳面兒俘四萬餘衆且與江陰侯吳良平潭溪古州二百二十三洞藉其民一萬五千人都督楊文同知韓觀勦古州洞蠻林寬俘其衆三十同等而顧成又復勦平平洲六洞蟒蟒天柱天堂大坪小坪諸寇凡一百三十七寨會文皇即位思州宣慰田琛與思南宜慰田宗鼎構怨相殺而副使黃禧佐琛攻宗鼎宗鼎走琛殺宗鼎弟發其祖墳墓而戮其母屍時顧成封鎮遠侯以兵五萬討之執琛與禧而琛妻冉榮復招誘蠻羅抗命上乃因琛禧思赦宗鼎而宗鼎偏強且自怨祖母阿施會名禧與茲造禍木殺已祖母亦許宗鼎殺親母賣亂妻女乃合治宗鼎琛重罪使子襲而琛母楊氏宗鼎妻冉氏皆前後赴闕朝貢乃以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改設思州思南鎮遠黎平石阡銅仁六府并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陞貴州為省而以布政司領宣慰司一曰貴州領安撫司一曰金筑鎮長官司五十二曰貴竹水東青山剗佐龍里白納底寨養龍坑上馬坑小程番盧番程番草番方番洪番臥龍番金石番小龍番大龍番羅番盧山水德江蠻夷思印江沿河祐溪偏橋石阡苗民葛彭葛商龍泉坪銅

仁省溪提溪大萬山鳥羅平頭著可募役頂營十二  
營康佐寧谷寨西堡木瓜麻嚮大華都勻邦水平浪  
平洲六洞九名九姓獨山州合江州陳紫爛土豐寧  
領蠻夷長官司二十日中曹華西都坪峨異溪都素  
朗溪鎮遠金容企達印水十五洞潭溪八舟洪州泊  
里曹滴洞古州西山陽洞湖耳亮寨歐陽新化中林  
驗洞赤溪洞龍里都司所領長官司十二日新添  
小平伐把平寨丹平丹行楊義麻哈樂平平伐大平  
伐清平平定其布政司官屬俱用流官獨府官以下  
參用土官十五人鎮遠府同知一通判一推官一司

卷二 司本誌

二

獄一安順州同知一普安州判官一婺州縣知縣一  
縣丞一曹沙渡瓮城河盤江谷龍的成河單韓偏刀  
水都儒五堡三坑巡檢七其後隆慶中改貴州宣慰  
司爲貴陽府普市守禦千戶所爲凱里安撫司而增  
樂平平定二長官司于都勻府蓋蠻種不一有猺蠻  
仡佬木獐貓獺諸名皆剛悍嗜殺外慙而內黠信巫  
屏醫人死則曰鬼棄之矣不哭至明年杜宇鳴然後  
號咷而思之以丑寅卯三日貿易曰牛場虎場兔場  
每把忌必杜門不出越若干日而後已犯者不吉其  
居水西曰鳥蠻爲鳥羅羅居幕役曰白蠻爲白羅羅

深目長身荷氍而戴笠束以葦索左肩羊皮佩長  
刀箭簾多力爲諸苗冠諺曰水西羅鬼斷頭掉尾盲  
至死猶健也爲人戀主故安氏四十八部世長其土  
無所忤男女皆跣足棄絕禮教父兄弟死則收其後  
母而妻其妾新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進盟曰奉堂白  
蠻稍貪食鼠雀蠹蟻趨避若鼠女子擇善淫者而娶  
之其名仡佬者蓬頭赤腳輕死好鬪殺腰繫桶裙以  
布爲之花布爲花仡佬紅布爲紅仡佬在平伐者爲  
打牙仡佬在新添者爲剪頭仡佬又有猪尿仡佬不  
聚臥猪欄中別有林佬有猺猺一曰楊黃好鞮鞮善

卷二 司本誌

四

淫其名狎家者頗類中土嘗樓居飾婦以長裙細績  
而覆以青衣瑩髻蒙單轂若冒絮然未嫁者襍奔不  
禁嫁卽否家擊銅鼓爲樂有宋家蔡家相傳春秋  
時楚子俘宋蔡二國人而放之南疆遂爲夷而羗家  
爲羗後再家爲笮後冉有砂坑土人嘗採砂若磬謂  
之砂床良者比箭簇設戍守之而因以爲利別有尼  
灑家尾灑者水下也人死以杵叩椎塘而歌椎塘者  
白也至若龍家則俗類狎家而衣尚曰遇喪服則易  
之以青然有所謂小頭龍家大頭龍家狗耳龍家者  
大略諸蠻尚淫多女子爲政其製替多女土官異于



他族如建昌知府師克武定知府商勝東川知府勝古烏撒知府實卜皆洪武中女土官也當其時在水西有奢香

奢香禹翠妻禹翠與蒙古友同歸附而蒙古友死其妻劉賡珠襲宣慰使朝貢賜錦綺禹翠美之于其再朝則遣妻各香隨賡珠後率土酋十五人貢方物馬匹太祖大悅賜文綺織錦珠翠如意冠金環繡衣遂于禹翠之死奢香亦得循例赴關襲宣慰使傾香皮事上而傲于待物既襲頗自大都督何福討羅羅還奏香桀驁不用命當竝致討不報而香感上意于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其年多急遣子婦各助率把事頭目允則騰附入貢則賞賚尤厚時都指揮馬華者開普定驛傳役以官兵將盡驅諸羅為郡縣地而苦無其間會香為他羅所訐華故惡香傲至是欲辱香徵諸羅怒然後俟其反而加之以兵乃驟傲香至責簿香不勝叱壯士裸香笞其臂香怒甚斷所佩華帶誓必報而四十八部羅咸集香軍門受額頗掃境反香曰反非吾分且反則人得借天兵以臨我中反計矣我之殺反者有在也謀之賡珠賡珠曰盍見上想之乎曰想則何以殺之賡珠曰夫上之所以重華者以其能開郵驛恢復邊

境耳今四川道邛崃會未通達我能助蠻兵為上開思南鎮遠龍巖羊腸諸道以達邛蜀上方倚我之不暇何惜此區區啟邊蠻者香曰然遂邀賡珠行而已與奢助率各部把事隨之入貢具言華激變及諸羅欲反狀願効力開西鄙世世保境以乞除此害上且驚且喜曰吾固知此奴妄果然微若言幾敗乃事矣乃責香開道而中華以事殺華香遂開偏橋水東以達烏蒙烏撒及容山草塘諸境且立龍場九驛歲歲供馬匹廩積以通往來而西南益開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宣德二年水西宣慰頭目阿閉妨宜與普定衛西堡長官蠻民阿骨阿哈共為亂貴州總兵官蕭授上書請討上不許敕遣官撫諭而羣苗大起有底寨千炒豐寧羅父蕩谷旺甲農甲恕平若阿夜谷把革子裸普安州裸革治古答意石各野銅仁平頭者可兌楊石雞娘草子坪吳畢郎等各聚眾相應初朝議主撫謂蠻夷僻遠不宜與爭第寬以撫之使之自來因盡蠲其戶丁銀糧諸賦稅而負固愈甚遂至治古答意新耶諸寨殘苗吳不見等結生苗龍不登糾合下高大刀蠻民劫略城郭殺軍民燒公私廬舍不得已乃始調湖廣四川諸官軍及各長官土兵以總兵官滿

授及三司御史統之且撫且勦而其悲稍息其既也  
新添衛丹行長官故土官子羅切扇與逃民羅阿記  
等復蠢蠢動會指揮俞事李政鎮撫有方為蠻民所  
信而以他事被逮去至是復政官俾守之其餘都勻  
衛陳蒙爛上諸苗韋翁同等有未靖者議調廣西泗  
城州土兵千人立堡鎮其地至正統中兵部尚書王  
驥征麓川悉調貴州兵以行而貴州空虛久之諸苗  
反驥還討擒會韋富捷等獻俘而驥以老病告歸使  
侯璉代之璉駐師雲南相去遠保定伯梁瑤自湖廣  
奉命入貴州未至其當推貴撫無敢往者獨修撰王

續通志

七

恂慨然請行行則平越新添畢節龍里諸衛已屬困  
久兵少不敢近景泰元年吏部侍郎何文淵上言貴  
州總兵官生分激變已非一日今兵疲民困又當遣  
將征南之際湖廣雲南四川三布政司轉運不給貴  
州山高嶺峻本難設守而蠻人叛服不常乞敕兵部  
會多官議其被賊燒燬官舍勿再造暫將布按以下  
及各府大小官吏并從征官軍一切撤回祇照洪武  
年例設宣慰使司管屬土人設都司都指揮等官鈐  
束軍衛而以大將鎮守之便時邊警方亟衆唯唯謂  
文淵言是獨兵部尚書于謙執不可以為太祖高皇

帝開創于前成祖文皇帝經營于後迄于今將百年  
矣法制已定勢無可更比來以邊將處置乖方加以  
征南之師數出遂致賊寇竊發勢師遠征然且一年  
之間各該城池雖被圍困而官將死守未之稍變今  
總督總兵叅將巡按三司等官初未嘗言此地可棄  
也其請兵請餉亦未嘗言此地難與守也夫土地者  
祖宗之土地人民者祖宗之人民萬一缺軼猶宜補  
救今堂堂布按盡轄其地小有枝梧而動言棄擲日  
蹙百里伊誰之咎文淵先會奉使貴州備諸山川險  
易夷情向背宜量從陸職給敕以往令相度形勢便

續通志

八

宜行事至貴賜銀幣即就彼官庫支給不必京師運  
發議定請旨景泰帝是謙言然不復差官祇着侯璉  
梁瑤整理進勦時玉驥尚係代未行并敕協力於是  
副總兵田禮進兵解平越圖侯璉調都指揮鄧爵以  
都虛等寨宣慰聽宜勦永西梁瑤調雲南兵出烏撒  
會于畢節調普安州土官陸本授安南衛遂赴勦  
安南等一十餘寨降阿蒙等五寨賊復聞平越璉回  
兵擊却之分哨七盤坡羊腹河楊老堡解清平圍仍  
哨清平迤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會自是隆安至鎮  
遠道路皆通而普定之圍未解璉還雲南善射者為

前鋒自將之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驛之時  
田禮等以兵來會遂大破龍里兇橋及新添平越清  
平都勻諸賊貴州盡平

成化十七年貴州程番知府鄧廷瓚奏本府學校中  
有士人子弟在學者宜分別處置以示獎勵上曰蠻  
夷體化其意可嘉既已建置之徒有同內地則一體  
相視原無分別祇科舉文義未易猝辦先應歲貢生  
貢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于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  
諸蠻大悅既而蠻性終未馴廷瓚去諸苗稍叛乃  
復起廷瓚憂服加副都使提督軍務鞫縻之至弘治

卷二

九

初提學毛科以文試士生倣廷瓚意多獎勵會士官  
鐵氏負固其姻家有毛氏土生入試科優禮之取高  
等譬以大義令諭鐵氏使歸順鐵氏大感與毛氏相  
約納賦稅入貢而太監蔣琮謂科與蠻族通姓利蠻  
所有大不道賴巡撫解免其後蠻民亦稍稍有向學  
者

普安州土判官隆暢有後妻曰米魯負美色嘗以忤  
暢出居其父需益州土知府安民家暢前妻子禮因  
暢老奉朝命替暢為判官而聽營長阿保說父子間  
不相能米魯聞知之諷阿保使禮迎已而先與阿保

通阿保盛稱米魯思禮狀禮念魯色美且惡暢竟迎  
魯同室居魯稱且召阿保雜淫之暢聞大怒立殺禮  
燬阿保寨阿保乃挾魯統其子阿鮮莫阿歹兒抗兵  
攻暢破暢寨百餘暢敗竄之雲南時東寧伯焦俊為  
總兵官與巡撫錢鉞召阿保及暢曲為調釋而靖以  
官法兩家各唯唯于是暢臨訣米魯出送暢拜且泣  
親掖暢上馬枕暢股咽咽若不忍去暢者遂陰中暢  
毒暢路死阿保與魯據寨友會暢別有妾適烏生二  
子曰珣曰琰居安南保魯欲并殺珣琰絕暢後事成  
王諸蠻不成猶得以女土官襲職乃于安南城外築

卷二

十

阿先硬寨阿保與魯親守之而別築青黑猴場查刺  
三硬寨于普安州拖長江諸處令阿鮮莫阿歹兒互  
為防守更名所居寨為承天寨號無敵天王出入建  
黃蘗御史張淳救捕之不克賊益橫鎮巡官以聞乃  
命發十衛官軍及諸長官司土兵萬三千餘人分道  
進兵且召安民責以匿賊狀使殺賊自贖民乃率土  
兵攻斬阿保父子于查刺寨米魯亡走久之焦俊奏  
言賊弄兵十年先後據夷寨百三十餘殺傷官軍人  
等無算而女戎擁黨尚匿土官安民家不法孰甚仍  
宜責民勦餘賊或獻北自贖而安民承命陽為進剿

友陰資米魯蠻兵五百襲殺適鳥及二子珀塔絕顧  
乃密遣營長福祐隨米魯顯據別寨大殺略且投  
牒鎮巡乞以女土官襲職巡撫錢銀及副使周鳳都  
指揮劉英吳遠指揮任禮張英楊芳少監楊友總兵  
官焦俊皆受稱賄請有魯聽策朝議獨不可切責之  
必得魯乃已會貴州副使劉福自詭知兵衆倚之追  
勦而仍作移文取賊賂賊憤甚乃襲殺周鳳吳遠劉  
福等執楊友而指揮史紹問鉅李雄郭仁李宗武等  
皆轉戰死上乃命南京兵部尚書王軾巡撫陳金都  
指揮李政等統官軍進勦奪楊友還破阿舊阿滿阿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黑阿維二十餘寨斬寨首阿烏阿宗及福祐子阿魯  
獠賊獲車生擒米朶阿舊目波衣江西賈人龍清監  
生洪子華而米魯福祐皆竄走匿馬尾籠無何大兵  
合圍之乃擒米魯福祐及祐妻攝受妾適因子阿維  
等斬之而下安民于獄既而民自辨赦民正德元年  
暢族土婦適擦襲土判官職親赴京朝賀貢馬上糖  
嘉之或曰適擦亦暢妾  
阿溪清平衛部苗猓猓多猜有養子阿刺使臂力能  
拔甲三重躍地而起越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  
諸苗間假子母罔苗利而誘他苗爲偷兒間劫族商

有官兵探捕者反爲之居間邀重賂否則捕遠苗之  
不伏已者強指爲賊鎮巡以下則負納歲幣以爲之  
地弘治中巡撫孔鏞初到官患之詢之監軍總帥皆  
舉溪刺如一口鏞大怒親往清平訪部曲中能者  
得指揮王通歷詢苗害應如響而獨不一及溪刺鏞  
微探及之通愕然既而歸鏞怒叱曰汝謂我不能  
殺溪刺耶雖然吾能殺汝按劍前通不得已始道狀  
且備言所以負緣要上官者鏞詢得其人一指揮王  
會一總歷陳瑞鏞立劫會瑞欲殺之令畫計擒溪刺  
自贖會瑞乃謝去盡擒溪刺法曰非圖牛不可俗圖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

牛以券多爲勝必集大姓置草間圖之乃陰令各  
出兵伏牛傍而聞以大姓刻期應援遂往謁溪刺語  
圖牛事溪刺喜欲行以雞卜不吉遲回間溪言吾夜  
夢魚張吾前如何二人曰張吾得魚此吉徵也牛  
必屬王矣溪刺益喜乃與二人刻木行至牛場相牛  
伏四起連矛進刺刺徒手傷百餘人竟就執并溪繫  
之膠車至鏞前鏞詢之溪垂首不語刺獨仰頭視鏞  
曰吾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然不知擒我若是易  
也溪刺死有子窠都勻檄往擒之悉殲焉其後有阿  
芳阿皆阿草於正德十一年據香爐山稱王逼攻興

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路皆阻巡撫曹祥徽諸路兵進勦不克乃奏請總兵李昂及胡撫秦金會勦擒賊阿華阿義阿黎而香爐山險百攻不能下乃雜製繩梯及鐵貓爬山虎諸具督令宜慰彭九霄彭明輔等選精銳緣崖而上拔木棚縱火焚巢斬賊首阿仇等乘勝勦黑苗破龍頭寨及都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擒酋阿茲等其天際天棚黎從楊保苗坪諸寨悉聽招撫復業者三千八百餘戶斬首一千五百七十九級通撫苗衆三百七十五寨提開下聖書獎

論賞賚有差

卷二 司合誌

十三

安莊女苗撒得爲土舍林天仲妻不相能嘗擄得足經曰此非苗家法裂之衆中得怒甚值富蠱倡亂得乃挾上兵三人牛四頭從富蠱圍平越蠱感之迎得巨魯寨通得住三日許事成爲后令王驥征麓川歸擒燕弁得解京師時香爐山賊惟蠱與章同烈最強天仲賊妻得奔魯會偕同烈兵殺得不克至是得自請于朝願爲香爐山向導立功贖死值于謙奏遣國初降番徙置河間東昌者令從征香爐山勒留南中以絕也先之應于是許得請第殺蠱而使得爲向導帥降番行且指之曰苗女之美如是也以欲之得乃

引保定伯梁瑤直擣同烈巢擒之而天仲驍勇正德十年金石番長官石承隆殺其兄承遠友守臣擒之死獄中其年銅仁苗龍童保與鎮溪苗龍麻陽陽及其家口而釋其餘叛者

水西安氏者霽翠後也自奔香之死其弟安勻孫安貴榮先後承襲故世稱安氏但驕蹇不受節制即聽調從征非邀重賞不赴且渺視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宜用木西袍衫鼎塞耳正德中榮以從征香爐山

卷二 司合誌

十四

有功加貴州布政司叅政猶快快乃奏乞減龍塲諸驛以償其功事下兵部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謫龍塲驛丞榮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責榮止其事其略謂祖宗制度不宜擅改擅改者謂之變亂雖在朝廷猶不可况其他乎夫使君之先亦何嘗有積功累行可長斯土而自唐迄今世官不改亦有朝廷法制在也今日驛可減則世官可革久矣且夫既爲世官則爲朝廷剷除寇盜正守土常職而乃藉區區征調用以邀賞則使君歷代恩寵將置何地况使君得改叅政原非設官之舊今復干進不已萬一典銓

者曰向係土官故長有其地今叅政則流官矣東  
南北惟天子所使于是下方人之檄委以他官或  
或蜀誰敢勿行由此言之龍塲諸驛非使君所有也  
榮得書悅然驛竟不滅既而宋氏部羅叛徵榮兵不  
至守仁復貽書責之竟至榮死子萬鍾襲萬鍾驛縱  
甚于榮有漢民張統土目烏掛導之惡勿游獵酒酣  
輒射人為戲管撻夷民角藥抹鬼阿內抹蔥四人怨  
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未出候于外有賊刃萬鍾頭去  
索賊不得既而稍稍知角藥四人四人逃時萬鍾無  
子其三弟萬鎰宜襲鎰以賊未獲故辭謝間統與烏

卷二

十五

掛遠保其疎族普者冒萬鍾弟曰萬鈞告襲指揮胡  
末遠朱蕃祖勳前後承勘受其賄匿情報鎮巡等官  
謂普者襲是但普者幼請斬委鍾妻奢播攝宣慰事  
普者年長而後承襲于是萬鎰悔辭謝使人說烏  
掛不聽大恨乃借所親雲南女土官奢爵兵并兵  
共數千人襲烏掛烏掛覺之亦募兵數千相讎殺而  
角藥抹鬼阿內三人適在境為亂兵所斃惟抹蔥逃  
免烏掛因誣鎰殺兄鎰亦誣兄為掛殺疏十餘上下  
鎮巡勘驗巡按胡璣上狀言萬鎰宜襲但與烏掛互  
相誣訐宜各治罪令輸贖統坐遠戍蕃勳末遠奢爵

俱逮問梟角藥等首捕抹蔥而罰布政司趙文奎等  
之納賂者鎰乃承襲收嫂奢播為妻仍雄諸蠻鎰死  
子阿寫幼嘉靖七年提督尚書伍文定請其弟萬鈞  
攝事俟阿寫長承襲久之阿寫襲鈞去位而阿寫又  
死阿寫子國亨幼夷民仍請鈞視事俟亨長承襲至  
嘉靖四十一年亨承襲鈞又去位而于是有安智讎  
殺之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稿

昂天翻狀上較 田得名翻和較

卷三 營司合誌三

貴州

嘉靖元年貴州巡撫湯沐上治苗三議一預定土籍夫土籍不明則爭奪所由起也今土舍傳接應如軍職貼黃例各于歲終上其世系履歷及有無嗣子于布政使司司又上其籍于部而起送襲替可按籍定矣議一一嚴飭土學凡土舍應襲者年三十以下俱

營司合誌

飭入學習禮否則不許起送襲替其族屬子弟願入學者聽凡一切補廩科貢與軍民武生一體則禮教可行夷俗可變議二一清查軍伍請以五年為率通計天下衛所軍士舊在新勾以科逼在逃者指揮以下議罰都司叅問其清軍御史不第帶坐勾軍丁且兼理缺乏軍伍令所在有司各開報解發收伍名籍于都布二司二司呈送清軍及巡按御史彼此叅証則諸弊可革議三

三年鎮遠土推官楊教青以土舍襲職嘗中貴州鄉試巡撫楊一漢請如武舉襲職例加陞一級以為遠

人向學之勸吏部執不可謂土司額設原有定員且俱已在任有何加陞但于本衛量加俸給著為例報可

都勻苗王阿向者屢據凱口圍稱亂官司不能制遂于十五年夏發兵攻平浪鎮巡官招之不下詔遣巡撫陳克宅調土漢官兵三萬集圍下國故絕險賊復于要害設弩樓礮石防守攻三月不克乃先分兵歷破賊黨凱會等國隨招降附近諸苗至四十九寨賊稍離散然後令土官安萬銓購壯士能領拔者乘夜雷雨以鐵鉤縛手足若指爪然攀崖援木以上然

營司合誌

一

後用輓梯鉤繩使眾軍魚貫躡絕頂發弩石下擊總兵楊仁等督各哨仰而夾攻之萬銓兵自山後馳下開圍門遂斬阿向及賊黨十餘人凱口盡平是日斬苗二百五十級俘獲四百招降夷寨男女二百餘口連旋師既而賊復振先是阿向之祖世襲土官忽為平浪王仲武先人用計奪襲遂為世讎而阿向亦復與仲武爭印割地相攻殺于是有凱口之役乃凱口既平克宅議盡逐苗黨以其地屬都勻府召軍民佃種收前國日滅苗鎮仲武因諸夷失業陰遣人招復旋科索之諸苗怨望私推阿向餘孽王聰王祐朱冕

等為主謀糾黑苗與其黨攻據前山縣連耕種軍民多所殺。鎮巡檄副使參將守備等官分領土義兵進剿賊亦乘雨夜襲破守備鐵冠諸營生執參將李宗祐指揮陳佐周鍾并百戶軍令等三十餘人。詔革總兵官楊仁及前任巡撫陳克宅職停監軍副使陳則清兵備副使林茂仁俸視指揮守備等官及鐵冠王遠周仁等四十人冠帶而下王仲武于獄既而巡按御史楊春芳遣官撫諭賊爭赴訴求還土田并復其官印乃願釋宗祐等謝罪而究無成。嘉靖十六年都御史汪珊仍調土官安萬餘都指揮朱文指揮李木統土漢官兵三萬有奇集岡下萬餘親率花鎗手與賊相拒賊敗走渡河萬餘追之朱文等三面竝進因樹招降旗于道賊走旗下者五百餘人應免據險下天石我兵殊死戰遂破其國斬免等應日雨貴州出萬餘部兵所執已而賊酋王祐等復入據國隨統之賊平是役也前後斬首二百六十三級降苗寨一百五十俘獲賊黨男婦二萬餘口。

蜡爾山界辰州銅仁之間有篁子坪土官田興爵者以事繫辰州獄諸苗賂吏陰脫興爵歸藏蜡爾山與之典爵稍聚衆自大反恃土官勢逼淫諸苗歸。

諸苗之脫已者嘗至土兵隆反家呼其婦不至殺其求子猶罰之值隣人報阿留死或告興爵阿留有弟婦貌美弟死與阿留同洞居興爵遂奪阿留弟婦負以牛將入山隆反忽率衆遮興爵諸苗被虐者亦何旬前典爵知不敵乃挾刃且戰且却合銅仁苗久遭賦知府按道籍責見戶見戶且亡命知府乃責其土官償之于是平頭長官者懷印與所部諸苗奔逃羣蜡爾遇典爵與爵遂附之合拒篁子苗共保蜡爾稱兵反官軍討之不能克鎮巡上其事上特就家起萬鑑為副都尉辰州命相機進剿鑑徵諸路土漢兵討之仍不克去嘉靖二十五年湖廣巡撫姜儀言鎮篁銅平諸苗皆互相結援而土官從征者復故為陰縱以牽掣之遂至蔓衍不可拔自今以後宜專責宣慰彭蓋臣彭明輔指揮田應朝等督土兵同漢兵會勦不克者治之以法如是則事可立辦上是之于是遣侍郎張岳督諸路會勦責成土官之從征者遂破蜡爾山斬其渠且以計擒貴州苗等并杖殺田應朝而其亂始定田應朝者本土指揮僕以田氏與典爵同族鑑用為巡捕使伺典爵反結典爵煽諸苗亂是時鎮篁銅平及貴州諸苗龍許保吳黑苗等皆其所



陰結為應援者至是杖殺之餘見湖陽麻陽苗誌  
當萬銓之去位也有二子曰智曰信智出居繼金阿  
魏而信留事亨亨淫虐嘗嘔吳瓊吳珂而通其妻若  
姊絕愛幸令百姓調瓊珂皆跪起叩頭如渴亨信諫  
之惡信其既以他事罰信馬信買珂馬進亨知為珂  
馬也復給珂信大怒嘗醉把劍呼上應必覺語曰吾  
欲殺吳珂如何上麻唯唯會夷日阿戶問之以告亨  
亨殺信信兄智馳告其姊夫未寧土吏奢效忠同稱  
兵討亨會亨與母祿氏擊烏蒙土知府福榮榮本祿  
氏姪會與弟烏慮有卻祿氏呼烏慮來妻以所部女

卷三 司合誌

五

實佐使慮偕烏撒兵同擊榮而慮以出兵時淫所部  
路珠妻女為路珠所殺亨并留慮妻實佐使訟榮殺  
慮正會勘間而萬銓妻疏窮與土同知安國孝以  
信告且發其殺四峒人及烏慮事上遣給事與  
官雜治之未行亨已與兄智及奢效忠戰于桑泥橋  
大閱互相殺奪亨智及效忠所部阿和馬雅沙那  
者抵者墮者頗衰遮班鳩阿宗而智及效忠亦奪亨  
所部勒普革普豆得徧果底威索務驢自非自水西  
谷里威清者香陸廣金雞諸驛皆阻廢不通都御史  
元文中御史鄭國仕等初議調諸路兵大勦亨亨自

知不法頗思既而議夷俗儻殺縱稱兵第當就吏議  
曲直不宜煩我兵革遂遣宣慰宋一清約法令究殺  
信罪且獻諸主謀者亨大感立獻阿弟吳瓊吳彤務  
卒惡卒吳珂何高等從與前而後乃對簿伏殺信狀  
當死于是以三萬五千金自贖而以六千金贖務卒  
等事定亨與智俱去職令亨子安民行宣慰事智子  
國貞行夷日事亡何亨所部阿撒沙拱阿朋阿豆復  
以私憾殺智卒四人傷一十六人智復報殺仍具獄  
萬曆改元都御史蔡文都司高金宸麻哈守親詣木  
空河諭不決其明年秋都御史羅瑤下同知高任重

卷三 司合誌

六

司理常正和雜讞復不決當是時智所主謀者吳鶴  
駕亨所主謀則吳阿柯吳阿箇也亨應阿柯與阿箇  
甚于瓊與珂而阿柯與阿箇之妻若女其為亨所有  
與瓊珂等于是按察司林庭章直索阿柯阿箇與鶴  
駕同治罪且盡逐漢人之藏夷者而後使亨智對簿  
亨乃大恩請輸的都朶你及毛家可瓦大南王莊張  
三壩豆紅崖左王右王跋花蔡官梨兒鮮隴二十四  
寨與智和解終智世而後還亨其一切所訟俱置不  
問僅罰亨入穀千石智三百石贖罪阿箇以下皆輕  
重輪贖有差亨乃益感矢報効以前前耻時賣羔

阿占界首阿崖阿散皆強賊阻山為寇亨悉擒捕膠  
致凡威清平壩之間道無伏莽又水西酋長者昔犯  
十二營鹵土婦隴氏亨逮以獻兵備使余一龍為之  
奏聞值水西有阿列之酋谷里有阿古之酋白歸之  
酋白縱之酋阿扯之酋威清有阿捕之酋奢香有沙  
遮之酋阿白之酋陸廣有阿列之酋阿虐之酋普也  
妻之酋金雞有阿遂之酋其久充諸驛驛騎馬匹皆  
前後散去亨急為舉廢驛騎盡復乃悉令夷酋辟地  
墾草勸農桑察贈貧者流夷自占而還者至一千三  
百一十八人于是四十八部酋長十二宗親一百二

卷三  
總司合誌

七

十麻葉末則阿體等旬旬告都御史王緝請復亨冠  
帶許之至萬曆十二年復以他事議褫冠帶旋褫旋  
復其後女土官奢社輝與安邦彥合為亂即亨後  
苗坪天漂黑苗種也在湖貴川廣界與者亞鼎足居  
每入漢必道者亞顧為生苗前此未為漢所屬其俗  
男子蓬跣短衣而長禪女子則花裙銀錫銀而深墨  
色獨多力好鬪萬曆六年天漂阿蓋等三十餘人詣  
長官金蒙所願輸賦役為編氓請刻木立信都御史  
何起鳴下兵巡蘇愚問狀遣指揮郭懷恩及長官金  
蒙同往而阻于者亞乃遠從丹彭間道通天漂會苗

坏黨銀等十餘人亦詣蒙所同天漂所請皆以者亞  
閉關不得通時都御史王緝新赴官使使者將貴者  
亞首阿斗謂斗故我屬何至梗道阻化者斗叩頭  
服謂我等本平定部也為養善所誘因斃去平定  
而歸養善各養善奴視我寧能從乎閉關所以拒之  
也今願往平定請以者亞定所屬因下吏議議屬之  
都勻獨都御史執不可謂平定孱弱無可藉其願往  
詐也此必有主謀其間者復下吏案驗吏乃呼阿斗  
密詢之果得實謂漢人天金貴及張受主謀教言往  
平定而陰貸借諸家兵以襲養善乃治天金貴等罪

卷三  
總司合誌

八

令者亞一十五寨仍屬養善牌如初而者亞路通于  
是苗坪天漂皆請奉貢賦歲輸賦二十四兩天漂五  
十七寨歲輸米一十二石貢馬二苗坪九十九寨歲  
輸米二十四石貢馬四遂請符驗更冠服以華名名  
其牌曰歸化隸都勻版籍凡使往自生齒以上悉跪  
拜送使至平定夾賜從行前吹簫笙杖鼓唱蠻地歌  
呼道而馳事聞上嘉之各有賞資令苗坪立都保一  
人通事二人頭目十人寨長九十九人天漂立都保  
一人通事一人頭目五人寨長五十七人而以指揮  
一人軍二十人常從把總巡徼塞上曰將軍令外陘

亡命毋動小忿敢不如令者斬越七年者亞阿斗反  
伏誅乃復罷樂平吏目加麻哈州州判一人令居樂  
平司而以養鵝者亞羊場落邦餘魏河樂戶西諸苗  
皆屬焉

毛吳墜者末寧苗寨也其隣有長牛阿田者于隆慶  
初曾出劫白鄧魯打旱廣三屯都指揮陶鼎持斧逐  
捕之中流矢死而毛吳墜酋長光養光見攻剽難紹  
華張斌匡廷鑾殺羅顯奇五人斌上變言養見及并  
及長牛殺指揮事萬曆七年詔令都御史王緝御史  
馬呈圖督兵進剿而緝與呈圖疑所上不實遣普安

卷三

九

末寧二知府按視長牛毛口諸寨視變而尤見知知  
府至負弩出郭迎叩頭願將軍幸哀憐吾小人死諸  
輸貢賦比編戶氓庶乃拘使對簿無實釋之而進  
斌等誣罔律且以斌劄末寧廷鑾調烏撒獄上初斌  
上變時謂養見所居在五龍止京箭林間宮室典服  
皆擬王者出入張黃蓋樹幟擊鼓號雲陽王大不  
道故廷命進剿而皆無有張斌嘆曰吾北行時有阿  
述土自方仲八贈我百金為治裝以我能告見反也  
不如是吾何以對方土目哉

貴陽苗寨有也香狗場與者亞通婚媾酋長老頂宋

已歸附輸租賦有年顧貧甚歲比遭負不得償寨倂  
有高山以為險每漢使至輒走高山頂鼓譟罵使  
還報有司無如何于是稍稍輕漢使乃陰集亡命劫  
人奪金帛久之遂至及十一年都御史劉岸檄宜慰  
安剛亨宋懋德統紅兵剿之生擒老頂宋等九十人  
梟以徇曰敢亂者有如此刑

答千雞買甲多皆都勻苗寨也都勻苗者亞阿斗反  
而答千寨阿其應之斗誅阿其以幸免乃累累犯寨  
十四年土舍吳楠王國聘慮阿其巨測禍及已請以  
答千雞買甲多都定崖埋屬蒙詔立宣威營設把總

卷三

十

一人而以蒙詔佐之凡答千一十三寨歲輸賦三十  
九石中間答千輪十石著為令阿其獨不伏引者亞  
發苗固宣威營鼓譟曰阿地誰令而營居中乎蒙詔  
常使使者阿那老亂徵秋稅阿其度使至先以血漿  
門令勿通居常張鐵鼓角繪龍鳳什器遂與雞買甲  
多阿賣肝同阿烏斗留鐵仰枯高關亞仔阿場豹火  
者真唐靠諸苗擊牛酒為誓稱兵劫歸化亭長巡微  
至答千問狀阿其出與戰晉罵亭長去官軍莫敢進  
獨山土吏蒙天眷請于都御史願提兵進剿而先使  
問者詳言漢已黜蒙詔令以宣威營地還阿其立阿

其酋長朝暮帶兵去阿其乃親馳樂那牛場訓往來者言皆符地備天眷乃設伏左右伺其間驟入斯阿其并阿賣鐵仰枯等一十六級難買申多魯降而于是屬蒙詔者自各干難買申多外又有塘蛙當井斗披甲樹蠟白條馬崖埋等一十七寨小橋熟苗龍木恰會賜冠帶視察事年者請子俸替值參議給換糧與俸勿及恰恰奪之俸恕諸參議下守備速恰恰揮其屬龍黨蘇鎮漢使已而逐之曰走此是我家事如再來則我當以鳥難諸寨殺汝及矣時參議秦舜翰願立威聞其語即給籌與恰而以計

卷四

十一

擒之死欲中亡何龍化龍羊山引川苗攻孟漢焚其邑居已圍繞壩帶哨口漢無故殺苗苗請報之官軍戰不利既而都司蔡兆吉齋奉旗牌諭令降待以不死于是諸苗皆散去俸視事如故

羅金寨生苗吳老虎為諸苗雄長激浦張把高滋溪吳老虎下里楊武楊再興五寨黃牯牛水德苟朝隆苟朝祖等皆依之時陳策為將軍嘗捕盜得苟朝祖楊再興榜掠放去而阿魯下水有會長龍老朋索老天通錢掩至羅金寨擄張把高妻向氏及楊申兒等五人去老天曠之不肯與及鬻之他寨老天與黑潭

寨吳小老天通索之相聞申兒賣龍老求家為奴而向氏無有苟朝祖故惡將軍策謂將軍策實受賂縱苗匪南婦喉把高恕御史所而策疑吳小老天陰陽執小老天同至羅金寨呼老天質問老天怒即令吳老虎陽再興等殺策及都御史舒應龍勦捕之老天與黃牯牛苟朝隆走湖廣轉入大山崖匪錦采山久之貴州副將陳天祐搜諸山設伏獲老天等梟之劍仁市

卷三

十二

參議以上皆議請免春改土為流議未行春與必信單騎遍馳所部莊寨給言漢兵勦夷民當飲金贖夷民死凡三十六莊七十二寨合得金五百兩兩人分其金都御史何起鳴調知之下都將道逮捕春繫獄瘐死不及必信于是用漢經歷劉試到印水營事立青頗茨瓦四哨每四戶擇壯兵一人印水四百戶戶不下二百人出為兵凡不為兵者佐模糧三斗魚鹽月人一觔有八兩皆廩食餘稅而簡土吏何文奎等掌四哨別選精兵五十二人立營居中裨將徐軻巡徼之未幾必信乃密誘諸苗謂新法不善不利苗請

與十五洞洞長約為我治裝我嘗想之朝以復舊例洞長唯唯乃議每洞出裝銀三兩合得四十五兩走長安上書謂已野榮上六甫鬼計諸寨酋長壽鵝苗女壽苗柴虎苗高良等數百人阻山為亂樹旗幟鼓角攻七十餘寨殺男婦五百人而指揮使陶啓忠不之問也反索土吏揭光春錢而殺之改舊例用新法欲求苗不反難矣書上不肖然而必信意自得歸謁知府王一麟陽陽一麟叱縛之送司獄乃檄召諸苗以為必信所奏壽鵝事此在萬曆初孰與今日今日若等第不利漢吏耳乃假此為恢復計有國法在不

卷三

十三

便思若等所患苦或以兵餉戶賦米三斗過甚府能為若等寬之故事本司歲給白虫舖米每洞月八斗凡一百五十石他于平溪驛剩餘徵二十二兩此皆可足餉今已後毋苦諸洞諸洞皆叩頭稱便乃坐信誣妄而新法竟行

皮林苗吳國佐少入學為永從縣生員驕黠有大志居恒往來洪州草坪等寨相度形勢自謂皮林與九股接壤山川險阻可因之成大事於是帥皮林諸苗反始播發難時皮林嘗助逆至是播滅乃結聯他寨講營陣攻破永從縣城郭廬舍殺官吏劫獄囚而

去萬曆二十八年沅撫江鐸廉指揮李楷智勇請授楷勦事合楷征播還自謂當便道帶除不煩專兵其明年先遣他總兵進勦地險不得入且所遇播老諸酋引眾萬餘盡為牛首陣當者多傷楷嘗探苗洞得其根株從叢菁中取道道僅八餘步臨溪不測步騎相持如是者數十里且苗又斷溝壑布以竹簽楷所在填接使壯士鄉導逐步援簽而後行乃先誘播老寨奪其險隘遂進擊賴洞岑初二寨斬酋楊滿金首生獲龍貴才吳寅龍諸渠膠致軍門轉攻六背山斬酋華海良萬等三十八級於是破洪州破草壇斬

卷三

十四

獲首酋及婦女牛羊無算乃進逼時洞洞者國佐所據寨也然國佐已竄去楷乃分遣福將由他洞襍入而自與遊擊董獻策沈弘猷當其險者曰其坤即俗名銅關鐵寨破之而入窮追至赤沙至高茶生獲國佐及石纂大金董四吳海等斬首五百八十二級諸洞悉平捷聞上乃賜金幣獎厲自總兵官陳遵以下

水西安國亨子強臣曾于萬曆中從討楊應龍有功及死無子而弟堯臣襲其職至堯臣又死子位幼妻查社輝攝宣慰司事天啓元年未寧宣撫使奢崇明

及春安本世姻而社輝又春氏女其明年土日安  
彥說社輝進兵應崇明社輝然之遂通烏撒土酋安  
効良合四十八部頭目安邦俊魯連安若山陳其思  
陳萬典等殺都司楊明廷于畢節成知州郭俊諤于  
陸涼州境泰將尹啓易自烏撒奔回雷益會雷益土  
婦設科合安効良拒戰殺守備李加培周嘉映貴陽  
大震先是水西米友烏撒衛指揮管良相規事有變  
與巡撫李傑曰者安久僻齒者及安必繼之烏撒孤  
城與水西相犄角良相隻身無子當以死報國明庭奈  
何國長策保障此一方民乎樓者噤而泣良相亦泣

三司合

十五

至是那彥破烏撒良相自發然後遣賊宋萬化截掠  
龍里而自提兵圍貴州時城中兵少繼久糧罄與巡  
按史未安悉力禦之賊四面攻擊造雲梯滾梯矢以  
必拔鎮將張方彥將兵二萬赴援隔龍里不得近既  
而廷命新撫王三善進勦三善忠勇止平越平越兵  
萬人副將徐時達將之戰龜城不利參將范仲仁坐  
視遂大敗殺前鋒馬一龍等而軍士皆退三善急召  
諸將曰事迫矣前則以戰死後則以法死夫死法與  
死戰孰優尚何待也乃命諸道何天麟楊世賞各將  
兵從他道進而自將二萬當賊鋒一日抵新添又一

日進毋稍制又一日次新安是夜報賊至合營驚擾  
議退兵三善手劍疾呼曰退即死此既而視無賊乃  
命劉超為前部超三善同里人有智略疾行抵龍頭  
營三善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砲聲衆懼不欲前三  
善忤之既而劉超提音至初超兵遇賊却超下馬斬  
却者二人而自揮刀斷賊標時賊首阿成號其超與  
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披靡會大兵至齊進奪  
龍里賊復大集乃大戰却之遂據龍里城衆議休息  
三善曰我兵猝至賊無備此可以破竹而顧却之何  
也遠策馬前進衆隨之自平越至此凡六日抵城下

三司合

十六

而邢彥已遁遂乘勝窮追至畢節舖賊步騎如雲皆  
自相蹂踐而追騎如堵遂斬獲無算安邦俊戰死  
輜重山積時城守十月旦夕陷忽賊兵奔竄如蟻賊  
聲雷震俄頃五騎衝鋒至城下曰新撫至矣軍民大  
悅慶更生是時三善同將卒披猖單騎冒矢石以二  
萬人破賊十萬營等迎入城三善不許曰賊兵不遠  
軍心猶未定也我不可即安遂營于南門外坡上大  
雪次日移營宅溪賊遠遁陸廣河外三善遣人諭各  
社輝母子使縛邢彥降不報無何諸路兵至三善既  
怒其後期且憂乏食欲因糧于敵又諸軍視賊過易

前鋒楊明楷出戰失利陷賊中三善收兵入城旣而  
邦彥復糾宋萬化等來攻三善連戰于龍里青巖定  
番八姑蕩屢捷擒宋萬化諸蠻多降者邦彥復退守  
陸廣鳴池諸寨常是時川撫朱熒元破奢崇明兵窮  
楚投水西邦彥復助兵合謀一窺遵議一窺永寧三  
善乃統兵將賊巢擒土司何中尉等進營紅崖連破  
天台水脚婁石牛酸草諸囤并大壩洪鳥岡賊所借  
鳥芸等部出望風奔潰三善按轡直入大方救出田  
景猷楊明楷等奢社揮焚大方老巢孽子位竄火灼  
堡邦彥竄織金會川兵入龍場擒奢崇明妻安氏及

卷三

十七

其弟奢崇輝等奢社揮遣漢把劉光祚赴鎮遠乞  
降于總督楊述中而述中主撫與三善議不合遂授  
賊參狀勒擒獻邦彥崇明自贖時三善駐兵大方邦  
彥亦令其黨陳其愚詐降窺三善意三善謂楊督既  
立撫局則勢難自異因受降而其愚大猾善伺三善  
喜怒三善信之遂被書時石砦女土官秦良玉與其  
弟民屏同受調從征而民屏亦死既而監軍御史傅  
宗龍獲陳其愚誅之于是水西烏撒永寧諸賊皆合  
兵向霭益副總兵袁善撫使沙源等破走之時水  
西苗老虎阿引殺奢崇明子奢寅來降無何安邦彥

復寇貴州燒劫麻姑孫官堡官軍敗績巡撫王珣  
按傳宗龍遣都司張雲鵬等先攻河沙勒羅鬼并廣  
順定番青巖白納諸蠻以翦其羽翼然後拒邦彥于  
趙官堡敗之值朱熒元以難歸而參將楊明輝諭安  
位為邦彥所殺崇禎元年起熒元五省總督討賊先  
是三善由陸廣入大方凡百七十里皆徧鬼巢窟前  
衝後蔽已失地利熒元初議旗兵出霭益遏安効良  
應援而別布天生橋尋甸等以絕其走蜀兵臨畢節  
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而別出龍場巖後以奪其險黔  
兵由普定渡思臘河徑趨邦彥巢而陸廣鳴池擒其

卷三

十八

虛粵西出泗城分兵策應然後率大軍由遵義鼓行  
而前尋以憂去未及用總督閔夢得繼之亦以貴州  
抵大方路險而賊惟恃畢節一路外通用兵當自永  
寧始由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皆坦  
途赤水有城郭可憑而守宜結營于此而漸進漸迫  
為白巖為層臺為畢節共二百里至大方然後以重  
兵扼之可一鼓擒也亦不果用至是熒元至乃檄滇  
兵下烏撒蜀兵出永寧畢節扼各路要害而親率大  
軍駐陸廣以逼大方時崇明號大梁王邦彥號四裔  
大長老其下反費阿昨等各號元帥悉力趨永寧先

犯赤水樊元授意守將許成名伴敗引之深入度賊

已抵永寧分遣林兆鼎從三舍入王國楨從陸廣入

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象復

以奇兵繞出其背急擊之崇明邦彥皆被創斬其首

以獻樊元騰傲安位許其來歸位惶恐不敢出樊元

督諸將屯據要害四面迭攻凡百日得首功萬級生

口數萬每獲鄉導輒發客眾就食賊饑甚遂降乃與

約四事一貶爵一削水外六目之地一獻殺王巡撫

者首一開卑節位俯首聽命賊平樊元乃條陳便宜

九事大抵謂不設府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土漢相安

卷三 續司合誌 十九

且訓農治兵未為折衝上皆許之越二年安位死無

子朝議欲乘其弊郡縣之樊元上書諫乃止遂傳檄

分其地以授渠長使力分易制乃復奏曰西南

皆荒服也然楊氏反播者氏反胡安氏反水西而雲

南之定番止那九小州耳為長官司一十有七乃二

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

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時識者皆

誦其言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浙江蕭山人

朱世昌伯厚號

續司合誌 四

四川

四川古西南夷國仰漢冉駹中樊作都降柯交郎諸

地故其地外雜氏羌而內盤羅僚磨屯烏合廳有定

居在前朝小蕃大蕃實界松茂當全川西北屢為邊

患而沈黎越嶲建昌諸衛環繞蠻獠當全川西南其

中烏羅閣昨交牙互商最易啓費洪武五年播州宣

續司合誌

慰使楊鑑來朝始置宣慰司今仍舊職而其既龍州

土官薛文勝天全六番土官高英以次歸順仍使文

勝為龍州知州高英為天全六番招討司正招討是

時印州六番招討使乃德本元世官明王珍據川德

從明氏至是亦來朝貢馬乃稍降其職為黎州長官

曲靖宣慰使祿哲亦元世官至是妻貢卜與弟阿哥

亦來貢授卜烏撒女知府哥爾益知州其餘乍降乍

叛茂州土官楊者七已授知州而以叛伏法于是稍

稍經理定播州宣慰司賦稅改永寧長官西陽宣慰

為宣撫司置平茶邑梅麻陽石耶洞四長官司而以



土酋爲長官置威州千戶所松潘等處安撫以龍州知州薛文勝爲安撫使又置阿昔洞等十三族長官及副長官會筠連州滕大寨蠻酋編張等叛命將袁洪討平之而巴縣蠻王立保自稱應天大將軍旌佛圖關犯通遠南絕二門播州江度蠻王安茂州土酋董貼里龍州土官趙宗壽先後爲亂皆移兵勦除之而立重慶衛并復威州千戶所及茂州衛指揮使司互相鎮守時四川都司遣兵修灌縣橋梁至天閣關汶川土酋孟道貴疑爲襲已集部落阻陶開道皆擊勦無遺其他茶蠻洞僚眉縣賊彭普貴宋儂茶洞賊

卷四

二

田大蟲皆隨叛隨滅惟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并和興州賈哈喇摩步等相繼稱亂已遣藍玉爲總兵擒月魯帖木兒父子獻俘而哈喇未伏會沔縣吏高福興土民田九成僧李普治謀叛有何如順者號天王大敗官軍焚略陽縣治殺知縣呂昌執教諭呂銑去復焚徽州治殺學正顏叔彬詔遣都督徐凱指揮黃中討哈喇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討九成等皆以次勦平無遺孽于是改播州安撫司爲播州宣慰使領安撫司二曰黃平曰草塘領長官司六曰播州曰餘慶曰白泥曰容山曰眞州改設東川烏撒

烏蒙芒部四軍民府而以黎州長官司爲安撫司永寧長官司爲宣撫司領長官司一口九姓與平茶洞直隸長官司同隸布政使司而別以西陽石柱二宣撫司并巴梅洞長官司隸之重慶衛泥溪平夷蠻夷沐川四長官司隸馬湖府其都司領者則軍民千戶所一口龍州招討使一口天全六番軍民指揮使司一口松潘等處領長官司十八口隴水頭曰靖州曰岳希蓬曰占藏先結簇曰蠟匪簇曰白馬路簇曰山洞簇曰阿昔洞簇曰北定簇曰麥匪簇曰者多簇曰牟力結簇曰班班簇曰祈命簇曰勒都簇曰包藏簇

卷四

三

曰阿昔簇曰思義兒簇守禦千戶所一口疊溪此皆隸兵部武選司者土官則知府四人曰烏撒曰烏蒙曰芒部曰東川同知一人曰烏撒判官一人知事一人曰龍州把事一人曰馬湖巡檢八人曰信寧口倭促溪曰麻刺村曰昭平堡曰寒冰曰寧戎曰明月口三益驛丞七人曰溪龍口阿用口祿馬曰蠻夷曰白水曰太平曰瀘沽改流知府一人曰馬湖此皆隸吏部驗封司者乃設四川行都司領建昌等六衛而屬以昌州威龍普濟三長官司永樂初指揮丁龍杜福撫諭亞堅等十一寨生苗三十六戶已認輸黑鉛筒

布上以苗人叛服不常命悉隸西陽宣撫管轄而免其賦役四年惜彝溪蠻耶二長官司令屬之彝溪守禦千戶所設吏目一人是時諸土官皆遣貢獨末寧宣撫使阿訶妻奢蘇親入貢乃增設赤水宣撫司隸末寧衛又設重安長官司令屬之播州宣慰而以張佛保爲長官又設馬刺印部二長官司隸行都司設八郎安撫司隸松潘衛又改西陽宣撫司之邑梅洞長官司隸重慶府大車烏蒙烏撒東川芒部以東皆烏蠻發嶺上獫狁極其居多板屋椎髻披氍毹出入佩刀劍相見以去州爲禮男長將娶擊去左右齒以子

卷四

四

日貿易名所集地爲鼠街其在播黎諸地稍慕華風婚姻以銅器刀弩朱爲聘燕樂則擊銅羅鼓橫笛歌舞每博易不用錢漢以細絹茶布舊以紅椒鹽馬宜德初麻兒匪族去松潘七百里有刺麻著八讓十聚衆侵掠遮遏八郎安撫朝貢松潘衛指揮吳璋招之讓上向化使其兄子完卜入貢且言其地廣過千八郎請置宣撫以轄之上乃置麻兒匪安撫司以著八讓卜爲安撫使既而龍州土官薛忠義請陞龍州爲宣慰以鎮番戎不許時播州草塘安撫所屬輟撤等四十一寨蠻長作亂攻小場乾溪等堡殺撫之不

從遂勦平之因改龍州宣撫司隸布政司會烏蒙烏撒二土知府祿呢一作尼祿等爭地讎殺遣行人章聰侯璉奉敕往諭而烏蒙讓地上其獎賞無何茂州岳希遂長官司長官血只同與靖州龍木頭長官并各寨羌民一百七十餘人奏言茂州僻處邊隅與松潘彝溪生番接壤累歲被害有知州陳敏在官能撫卹人民制馭生蕃今敏以親喪去民失所請本官起復以安邊境敕令復任乃增設阿用養長官司隸松

潘衛

先是威茂二州南路生番多夾居十五關堡陷河阻

卷四

五

山蟠踞爲患嗣初丁玉討定立衛祇就中通路一綫爲中國所有其他如鐵爐溝走石坡鴛鴦橋石花鞋奇子灣木驢溝掃冰巖三哨嘴楊廣墩砲腦溝老虎石翟貴哨石窩墩關門石陡溝子大小橫梁溝沙灣龍溝秦王箭鏃刀灣掃水巖涼水井黃沙壩索橋頭五哨溝乾溝黃土坎野貓壩石門坎吼石窖石蛇兒獅子嘴龍打溝洞子溝沙灣麻客嘴諸處東路如花石三岔溝乾溝子琵琶頂谷驢兒溝高哨子旋風巖險頭哨高子哨出龍洞母猪洞落魂橋月兒巖山葱溝高哨子大灣松杆子擦耳巖關老巖弓巖子龍

黎兒溝高橋雞公嶺大沙灣臘菜坪諸處北路如寮石巖虹橋關絕塞鐵門墩銅柱墩八叩口林燦口恰乍口惡柘口寒盼口了裕口麻盼口唐弄敵寶壩栢木橋東勝墩諸處俱番姓出入路也來則逼官道行劫去則阻河而居諸衛餉餉多被剽截雖歲增防兵不能捕宣德初大征安南當調松潘軍而衆皆憚行下戶錢宏奸黠計惟蠻亂可免調乃與其黨尚清入番寨捕番番大患番長阿川等號衆出掠殺指揮陳傑上切責三司官械宏入京誅宏命都指揮僉事韓整以三千人勦捕而蠻五萬人圍松潘城焚上下

卷四

六

四開威茂諸衛皆被圍都指揮僉事蔣貴同松潘指揮吳璋急招之皆不從乃勅都督同知陳懷等會兵四萬人自洮河取路進而蠻方攻圍疊溪指揮吳玉等遇之失利韓整兵亦敗丙辰令番僧失利藏上等至諸族寨慰諭兼賜布幣番長結弟言我同化四十餘年未嘗敢亂而錢宏陳傑無故統官軍啊喝索生口捕男女大小而取吾餉錢是豈吾歸懷意哉今朝廷宥我罪我敢不惟命遂令結弟遍諭生熟番十一族占藏十九族黑水番二族皆納款去蔣貴還止陝西官軍令勿進時尚書蹇義以龍州勢輕請陞

龍州軍民所爲宜慰不許乃改龍州爲宣撫隸布政司已而諸蠻復出掠破綿竹縣仍劫威茂二州官軍戰不利鎮撫侯璉等死之遂勅都督陳懷及方政蔣貴進兵乃合陝西貴州兵六萬餘人錦衣指揮何敏等四人督戰蠻方攻筠連巡檢吳璠出家財募兵守城大兵至合擊破走之乃擄官軍及土兵分道進政以精銳五千人擊其西北大寨破之貴督兵七千破任昌大寨而都督指揮趙營分道各進兵以次討平龍溪三十七寨前後斬首一千七百餘級墜崖赴水死者無算餘悉撫定因增松潘衛前千戶所茂州衛

卷四

七

前後二千戶所且增置潘幹寨阿角寨芒兒者三長官司隸松潘衛諸蠻惕息不敢出巡按御史王翺上便宜五事其一謂松潘近邊去省城八百餘里番寇爲害都督陳懷居省城緩急未便雖委官領軍難盡約束當令懷往彼鎮守以壓邊境其二謂松潘威茂諸衛所官軍月糧皆成都諸府州縣所運多被劫掠若令暫于成都諸府州縣等衛倉收貯農隙之際類集諸有糧者人齊力起運而都司撥軍護之且令布政司委官交量則道路無虞而收受亦無弊上曰善遂敕陳懷往鎮松潘正統四年以王翺代懷著威惠

番酋商巴等感悅盡率諸部受約束入貢者接踵景  
泰初諸蠻並起撫臣羅綺檄撫罪不聽乃招募材武  
得禪師智中牌頭尤弄柯皆豪健各統精銳乘夜衝  
枚分道搗賊巢絳介肯隨之破撲爬諸寨擒剿賊卓  
勞阿兒結十餘人戮之既定治以簡易暇即與番人  
接杯酒歡番人畏慕終綺任不敢叛成化中諸蠻大  
劫掠泰將請增兵巡撫夏垣曰將不在兵兵不在衆  
乃揀精銳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時黑虎  
寨竄強相傳有術術先知官兵未至即遁去或潛伏  
要害竊發屢敗我衆按察使裴鑑獨曰我自不密耳

卷四

人

彼何能知夜半密勸諸將統兵進凡三十里平明發  
其寨蠻大驚潰斬縛各千人得其首惡餘潰死無算  
既而大征破寨二十餘寨五百級降者數千皆編籍  
輸糧副使束思忠于大石佛磬鑿山開路人皆便之  
乃復遍勸惡匪平山諸寨斬首百餘級萬將中復太  
征人荒沒丐去骨三寨南路盡平將自威茂達松潘  
從小阿三舍漳臘官道兩傍修築邊牆傍護諸往來  
堵禦竊發一時稱便其後增稍圯隨時補葺者謂  
南路後山自雄溪西寧以達浙江北定抵鎮平界倚  
山爲嶺築城設墩樓而鎮兩頭以重關且復增舊

聯絡相接以防番寇則輪班戍軍可以盡半歲省軍  
餉可數千萬其周遭屯種歲之所入亦不下數百萬  
而其說不用

山都掌蠻在叙州西偏介川貴間與永寧諸部烏撒  
相接諸峰盤互大壩爲門戶其東則進爲安特又進  
爲九絲旁峙都都寨舊稱九姓後以蠻族終雜改九  
絲所在結寨無慮千百族衆熙寧間蠻叛川白芳子  
兵破之因作誓蠻文稱民壯爲白芳子國初諸蠻皆  
出降入籍輸賦分山都六鄉永都四鄉皆隸之戎縣  
而永都平衍逋逃無所匿錄山都與永都不可窮詰故

卷四

九

但稱山都掌蠻宣德初蠻叛官軍討平之正統中復  
叛時西北用兵不暇及至景泰元年都御史李匡御  
史劉幹始議討以疫作不前天順中都督許貴再討  
不能勝撫諭而返至成化改元猶甚川貴撫臣各奏  
蠻分劫州縣遂命川撫江浩貴撫李浩總兵官芮成  
副李安徵原調官軍刻期合剿時翰林侍讀周洪謨  
謂蠻各有主請擇蠻人有望者立爲長官司隸之本  
府統各寨夷民而漢民則統之戎縣流官使各有分  
屬則夷情自定而副總兵李安復請委永寧宣慰奢  
貴也大廟令諸夷就宣慰管轄議莫能決國子學錄

黃明善獨昌言曰夷漢分屬不無近理信如安泰則  
奢貴平日所轄土僚野蠻尚不能鈴束以致攻燒屯  
堡殺掠軍士其能撫都掌之衆哉命下總兵官審處  
而苗成等已先進兵徇西華等鄉分道擊殺遂破賊  
寨斬六百餘級合貴州兵至並集金鵝池合攻大壩  
升遣指揮孫泰督芒部土兵截賊後路未寧土兵守  
落放山口賊不能支乃遁阿圭等三十七人詐降軍  
門思倉卒生變以圖內應成驟擒之阿圭袖小刀左  
右擊刺無所用乃燒賊三十七寨斬賊首五百八十  
七級報捷甫還師賊復出掠偵給事中秦崇御史吳

續編

十一

蜀勘軍政印造崇等合川貴兵敗賊小峰壩青岡坎  
諸處斬賊首四百七十餘級復還師敘功諸賊等  
秦崇等皆次第陞賞而賊以次年召諸蠻阻山大寇  
乃次計大征襄城伯李璉為總兵官程信為兵部尚  
書督軍往討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四川軍山戎縣  
貴州軍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水腦並入期共會大  
壩而自督兵入金鵝池時南寧伯毛寧亦至為左哨  
敗賊李子開伐木開道官軍發神鎗勁弩乘風縱火  
焚龍背豹尾七百五十一寨米介三千八百一十二  
所斬首一千六百餘級生擒三百四十人進至大壩

攻山都六鄉焚一千四百五十七寨米倉九百八十  
一所斬首三千十七級生擒九百五十三人獲銅鼓  
六十三面牛馬猪羊盔甲鏢弩牌刀旗幟弓箭無算  
餘賊遁山箐者皆搜勦無贖願降者聽有匿天井水  
磨諸洞者下令遍塞諸洞門而環以兵月餘死洞中  
臭達十餘里官軍為諺曰洞勿開有臭達乃并平九  
姓上僚之附賊者還澁州衛於渡船舖增置江門水  
流崖洞掃處關堡改大壩為太平州設長官司分故  
都掌地隸永寧芒部加信兼大理卿進璉榮為侯餘  
各頒賞有差

續編

十一

播州漢祥柯郡也唐改耶州既又改播州楊氏世有  
其地元世祖授楊邦憲為宣慰使賜其子漢英名賽  
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鑑內附使仍為宣慰改隸  
四川領黃平草塘二安撫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  
六長官司統七姓為田張袁盧譚羅吳而田張袁大  
世為目把永樂初楊昇奏所轄當科篤雍等十一寨  
蠻人梗化不服上命昇討之宣德中楊欽正統中楊  
炯楊綱皆世修職事獨綱子輝傑黠多豪舉天順初  
私闖土民黃保等為火者嘗變妾田氏以其所生子  
美居長屢欲奪嫡安撫宋縉長官毛釗執不可曰楊

氏家法立嗣以嫡不以長獨奈何素之輝不得已  
立嫡因名庶曰友名嫡曰愛言相友愛也然而雙  
之心終不忘俾客張淵說輝曰主官欲貴孟主而  
卿與仲主為難毋論勢有所未便即使奪仲以與  
孟不過割吾左以益吾右耳且重貽口實以滋後  
議何不別為孟主地雙貴而朋立是使孟創業而  
仲傳世也輝曰為之奈何淵曰天祐諸苗主官部  
境也山箐險遠怒而易虐誅之曰賊因請兵討之  
然後歸功孟主而請立安撫以治其地誰曰不然  
輝大喜乃立召容山長官韓瑄重安長官張通告  
以生苗反狀使止

韓瑄重安長官張通告以生苗反狀使止

十二

變瑄爭之謂苗實不反輝怒杖瑄通惶恐叩頭曰  
友請從輝署名上變上命都御史張瓚同輝進勦  
殺諸苗千人輝乃賂瓚疏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  
手刃七賊時友甫十三歲乃請設安撫于安寧授  
友安撫使而以張淵為長官然友實未嘗之官也  
既而爛土諸苗賁果等忿天霸以無辜受戮時  
攻安寧瓚又疏請于凱里寨築城衛之費糧數十  
萬成化十九年輝死愛修怨于淵屢謀殺愛不克  
十二年丹章諸苗寇安寧四川叅政謝士元副使  
翟廷蕙都指揮楊綱以兵往過播州詣愛家置酒  
高會

翼日視學適州民養社士元等坐學宮臨觀愛復  
酒至訓導楊禮然曰視學而視社提兵而樂酒略  
等威而款下屬竊為明公耻之士元等大慚而起  
時淵伺愛隙謂愛實通苗越境為亂故款官軍  
還迺修私怨為文報貴州守臣而致書舉人路義  
使之通賂值安撫宋輅獲其書以示愛愛乃易其  
書遣使投義義信之遂詣貴撫陳楊愛友狀貴撫  
不聽且曰播非我轄也義為書復友而愛執之愛  
遂療義書報川撫將聲罪發難友大懼淵啖友上  
變言愛結苗夷反叛造大器旗纛金瓜鉞斧調  
總旗等號親軍圍割土民

造大器旗纛金瓜鉞斧調總旗等號親軍圍割土民

十三

立金龍門于宅前而開尚養等鐵冶令偽閩官  
煉熟鐵為軍刀置織造院收民人趙其一百餘  
戶充織匠造龍鳳蟒袍立商稅局于白田壩起  
調軍兵三千餘眾假水西送喪演習武藝設教  
坊司以偽閩官掌其事南良家麗兆期女勝真  
福真等一百餘名充女樂教習礮劇每遇節旦  
愛衣龍衣自稱國主天主而稱其妻地主且置  
後宮奪趙高僧幼女王真為宮妃用巫師魘魅  
庶母貴氏禁父妾馬真將真等宮中姦使有身  
帶強淫宮婢宋真不從裸之縛于杙牽羣狗導  
之淫凌辱狼藉而後殺之科派各里人民分上  
中下

三戶得金銀若干萬兩養老莊田子粒若干萬石珊瑚樹若干株珍珠簾若干挂玉圭若干笏馬若干匹牛若干頭管夢騎龍登天門上帝謂之曰此南方帝子也既醒龍成五色因作詩有聲歷一聲震天下南方須起赤鱗龍之句廷議大駭立命刑部侍郎何喬新錦衣衛指揮劉綱會川撫及巡按鞠之俱不實彌坐妖言律路義削籍友論死贖免發保寧城中驛管求幾友黨募友歸與愛離殺不已且糾眾攻播州焚愛居第及公私屏宇略盡廷臣方請討會大征鄢藍兵不服及未幾友卒廷議謂逋友雖死子弘尚存當仍調兵食以彰國法而川撫勸奏謂弘父友構亂法固難宥但友構亂時弘尚幼穉似當開自新之路與以更始况友所焚殺已經焰土例折償及還所侵奪于官宜授弘冠帶土舍而其既愛死子祇豪甚舊制土官有功祇賜子衣帶及旌賞部下人員無陞職加銜者祇以平昔安蠻功于正德初加四川按察使銜賜蟒衣玉帶弘忌之仍起讎殺及弘卒重安土舍馮綸等又以怨弘誘諸苗攻安寧貴撫鄒文盛反命斌討平之而請復安寧安撫令弘子弟得襲舊職廷議不許嘉靖六年弘弟張復以爲請時張盜邊劫得白

泥河印信復與斌子相重相繼殺較前更烈守臣乞改凱里屬貴州以張爲土知州以解釋之事久不決初廷議謂楊張習父兄之惡幸免于辜輒敢肆然執印以要君且其所爭田莊及推里殺人等罪尚未得決正宜收置于理令其悔過還印償所奪寨苗諸地而驟議復職未便其後用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黨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流禍無已乃復張凱里安撫屬治貴州而相則襲播宣慰如故然其讎殺仍自若也諺云骨肉鬻脇參商播凱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聞 又名姓 稽

陶文子 附

蠻司合誌五

四川

正德二年鎮監羅箭奏威茂所轄卜南村曲山等寨  
自弘治四年叛後不服征徭者十七年矣至是來歸  
乞為白人請衣巾願納糧差白人者其俗以白為善  
以黑為惡也

嘉靖二年馬湖土巡檢安宇自言從征年久累獲首

卷五

功奏乞改註職官兵部覆宇本土知府安贊之子法  
當安置廣西因四川用兵暫留行間雖有功例應給  
賞而宇故辭之陰為開復土官之地則先朝卒猛峇  
洛事可取鑒也上然言遂不許

先是楊斌子相襲播宣慰職以祖父嫡庶繼殺訟稱  
數世至今不已相不之鑒仍寵庶子照欲奪嫡烈而  
其妻張氏甚悍與子烈盜兵逐相相走水西死烈乃  
乞水西還父屍播故有水烟天旺地與水西近水西  
宣慰安萬銓屢挾奏不可得至是要之必歸地而後  
予屍烈陽許之及得屍悔約謀殺相攻剽垂十年總

督侍郎馮岳討平之岳乃奏三省接壤民苗之衝若

四川餘慶之走馬坪播州之三慶關貴州石阡之龍

泉司各立哨堡於重慶偏橋等衛委指揮三人督兵

防守仍移銅仁參將于石阡移思石守備于龍泉

扼播州令犬牙相制而後設重慶府通判一人使之

駐龍泉以收糧稅則控馭較便也上然其言

靜州長官司土舍節貴以叛見誅并亡失印信其弟

車勾請襲職部議謂叛人子孫法當廢革但車勾頗

著忠勤宜特與承襲統攝羌苗仍照例納穀五千石

免其赴京報可

天旺落六寨土女麻即舉肅北壯而獸尾泉以為女

與裔交故有此三慶關守者白之總督馮岳將訊之

岳曰蠻族本穴居巢居人獸相雜此即桑祿馬人之

故習也何怪焉遂救壞所產而置女不問

芒部土官龍慰死其子龍壽與龍政支祿爭立初命

以嫡故立壽而龍政支祿倚烏撒土舍安寧等數為

亂且稱兵向壽壽亦借水西兵相抵牾而政竟殺壽

收壽印川撫王軌與御史劉徽上其事徽言宜順從

夷情以立支祿而軌言龍政支祿同以犯公殺朝廷

命吏罪不赦詔遣參將何卿督勦之斯支祿并賊黨



二百餘級俘二十餘人降者數百而政奔烏撒卿合  
土舍安寧及土婦奢勿擒政以獻安寧初許諾既而  
出獻阿核阿達屍云政無有久之傳政死兵部議奏  
芒部隴氏發起蕭牆騷動兩省王師大舉始克鄂平  
今其本屬親支已盡無人承襲請改芒部軍民府爲  
鎮雄府設流官知府統之分屬夷良毋墮落角利之  
地爲懷德歸化威信安靜四長官司使隴氏疏爲阿  
濟白壽祖保阿萬四人統之其朝貢馬匹如程番府  
例以重慶通判程沆陞試知府松潘參將何卿兼提  
督守其地許之既而夷目沙保謀復立土官隴氏  
挾眾叛攻鎮雄府城陷之執試知府程沆而奪其新  
印殺數十百人沆奔畢節川貴守臣急遣使招撫沙  
保已送出鎮雄府印乞降然尚持兩端欲復立土官  
如故上遣川撫王廷相同何卿提兵進勦土官阿濟  
稱沙保已殺死廷相據聞而芒部諸夷復挾沙保子  
普奴爲亂聲言壽有子隴勝在河濟處隴氏實未絕  
請復土官而使隴勝襲其職官軍與戰于畢節不利  
既而御史施山總兵牛桓且稱沙保亦不死阿濟官  
不實敕行提督尚書伍文定同鎮巡官搜捕沙保並  
擒獻普奴而兵部尚書李承勛復以文定專主用兵

爲非計詔文定回京于是或勸或撫相持不決諸數  
年川撫府鳳儀新任仍救勦捕山專責阿濟使之擒  
沙保斬于軍門乃奏言烏蒙烏撒東川三土官故與  
芒部爲唇齒自芒部改流官諸夷懷不平反者數起  
今懷德長官阿濟等雖自詭擒賊而其復土官而存  
隴氏之心實未嘗忘也臣請如宣德中復安南故事  
俯順夷情則不假兵力禍源永塞時川按察金貴接  
陳講奏與同而兵部尚書胡世寧覆言輩流官而復  
隴氏未便大芒部自成弘以來數自讎殺斯時未設  
流官也今隴政以爭襲誅死隴壽又死而隴勝方幼  
諸夷皆云非隴氏子故前都御史王杭不得已奏設  
流官知府分四長官司各統其衆制非不善徒以輕  
等遷去知府程沆廷相不能耐循故芒部復亂今諸  
夷輒易其詞云願復隴氏夫壽政皆隴慰親子猶相  
爭殺二十餘年今勝非真壽子也一旦得立使阿濟  
得弄諸股掌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寨萬一不平而  
各尋一隴姓者求立守臣能爭之乎若謂烏蒙諸土  
官咸懷不平而芒部土人終隴流官約束則請論  
巡以仍設土官之意然後收芒部舊印與鎮雄新印  
敕四長官司及各寨頭目能守法奉職三歲不爲

者聽巡屬布政司不復制以府治或立土官知府及  
流官統轄者皆隨所願其隴勝今布政司轉留教育  
俟別處改用無何戴金英芒部夷穴不可守宜借  
夷情以立土官而唐鳳儀等奏勝實隴勝其爭  
通長官阿濟委奢郎所生者夷俗重骨脉衆所  
宜量授府佐令統束四長官司仍選流官經歷如舊  
三年之後果能率職奉貢始准復舊街其鎮雄之  
不必更改四長官司亦照新設詔從其言後復敷  
清兵備仍還安非添設兵備一員于貴州住劄畢節  
專制畢節赤水永寧烏撒諸處而增防守官軍凡百

五  
五

五

各子各站所事平學去其戊畢節者則量從貴州撥  
入統之兵備作防禦焉  
嘉靖二十五年白草番爲亂陷平番堡及興酒關  
指揮使丘仁殺百戶狄爵等朝議罷川撫王大用副  
將高同鳳而以都御史張時徹都督何卿代之時徹  
乃議分石泉壩底龍州兵爲三哨復調天全招討使  
高繼光馬湖長官王祥鑾等率土兵禦剿及彝昌諸  
衛兵助之生擒首惡黑殺李保白石兒白石撒刺等  
斬首七百級俘男女二百七十七人燬碉房四千八  
百七十餘牛馬器械儲積以萬計

山都掌蠻有凌霄九絲都都諸寨凌霄者阿苟之所  
據也苟之先在天順成化間謀不軌兵部尚書程信  
襄城伯李瑾討平之其後有阿共管爲盜未敗嘉靖  
間以從征賜冠帶卽苟父也苟有壻阿辱作大事紀與  
其黨阿歪么兒阿穆皆桀驁多膂力至是重以爲可  
恃遂衣蟒衣張蓋策駟馬所至用鼓吹響呼火道而  
馳萬曆二年都御史曾省吾御史孫代聞于朝下兵  
部議先是兵部尚書譚綸曾撫川奏都蠻爲患其來  
已久今遣孽復熾當先練開隘游兵以備不測乃募  
浙人製鳥銃者銃發口啞而死者數人蠻甚憚之至

五  
五

五

是綸請征敕省吾及總兵劉顯進剿至大壩僅獲其  
酋長阿果梟斬之然苟益不平乃流殺長寧諸處推  
壘坑儒生刳剔孕婦其時有羅氏女冬兒被執不可  
辱則支解而挂之樹間都御史黃劉顯觀望且慮諸  
蠻多效尤相繼起乃調水寧宜撫奢效忠與水西吐  
舍安國亨各以萬人至同指揮守備據險從三路入  
而副使李江參議沈伯龍轉漕軍中會武舉人李  
寶與阿苟善同知洪一貫使爲間誘執之乃乘勢襲  
戰連獲阿辱阿歪等斬首二百級檻阿苟獻軍前苟  
仰首笑曰么兒在雖執我何益哉么兒苟義兒多力



魏志

五

絲何哉效忠發憤提昇兵夜半陰襲臨詰旦為重陽  
 日我師方就發飽食將登高望而發作以是日賽神  
 天大霧晝晦度我師不能至皆盡醉解腰帶者得其  
 狀會暴雨夜半傳發冑雨入繁經而上未明斬守關  
 者發大驚自發殺陷藉我師益衝擊之遂大潰追獲  
 阿大于雞冠寨斬阿二方三于夜耶大盤之間先後  
 下寨柵六十有奇斬首捕兩得四千六百餘人會長  
 十人獲銅鼓為請葛鼓九十三面他若牛羊諸物不  
 可勝計時阿大見銅鼓跪而泣為太將軍言曰是鼓  
 有神凡鼓體剝蝕而聲倍倍者上鼓也可易牛于賈

體澤而澤降降者次鼓也亦易八百頭蠻人得上鼓  
 二三面可以王矣當吾與賊戰擊鼓高山諸蠻聞山  
 頭鼓聲纂纂來椎牛而賽之而後出行劫劫勝則後  
 椎牛祭鼓以為神今可得乎初戎縣以都發得名至  
 是更名曰典文賜驛名曰都寧舍名曰恒裕并易九  
 絲曰恒變凌霄曰拱極都都曰都定印靶曰文印鈞  
 猴曰降蠻雞冠曰金雞且又通內官界道置總兵倉  
 事以鎮臨之隸以府同知一人守禦千戶所一人山  
 傀儡為印部差寨有亡命趙永成者與土人莫咄咄  
 五十呬聚眾將為亂會竹麻寨廣七快鎮西軍陳黑

魏志

十

子者而張翼其婦黑子欲服之七不從羌俗質易必  
 遷居貨至鎮西號為趕集黑子度是時七必贏錢至  
 至則執七索還婦乃約崇人陳禮保捕七七覺跳身  
 走追至羊陶河禮保殺弓射諸羌中羌人能以死七  
 引諸羌案黑子無故殺龍以當抵擁至傀儡寨值募  
 哨叩方舉兵至是號眾曰漢兵將滅我果至矣鳴鼓  
 登城門從鎮西站縱火燒官廨百戶魏繼武持印走  
 殺而奪之時王延勝為巡撫聞于朝且讓守備丘紹  
 先令戴罪勦捕而五十呬賈千叭冠曉經開道路不  
 適于是副使景承芳統指揮王選及丘紹先軍竹麻

有神將李獻忠者獲鴛鴦別于鬼皮果寨識之非鴛  
 哥別即亡命趙永成曩時自鬻于五十呬者也五十  
 呬喪未成如失首目而諸軍破曉經開樞宰傑轉戰  
 二日諸羌助之張高岡上大小冲三尖三校各以兵  
 至官軍用鳥銃連擊連勝于是諸羌皆棄船浮江官  
 軍追北至江上矢發如雨湛其船羌兵溺水死水為  
 不流旦日乘勝復擊之諸羌大敗先是印部長官蠻  
 相死有妾沙氏與蠻應昇爭掌印舉火延燒利濟站  
 而官不之問以故宰傑鐵洗姑都遂焚八里鎮蠻平  
 堡一無所忌今哨叩等燬官廨殺百戶并兵與官軍

轉戰而聽其遁逃渠魁未殄何以服蠻衆兵部督勦捕甚急王還丘紹先皆按部不動未幾裨將劉經忽奏記都御史曰僂屢幸禦洗馬竹麻諸寨已捕縛蔡咱那一加脚那加買別冬各兒短褚張田保鎖那加等若十人且獻褚那咱執散喇咱僂鮓枯撒脚脚乞等首級詣軍門叩頭請賞死於是都御史以聞斬咱那等鎮西市而諸羌盡服

南路四十八寨惟云骨人荒沒舌寂大兵備千一王詔巡邊至三寨三寨度詔至必道崖下乃竝伏伺詔過擊詔墜馬死副使林應節乘傳道沒舌沒舌人掠

卷五

十一

應節貨裝臨行視其衣萬曆元年寇安化開明年寇歸化關又明年擊斷我糧道邀奪松潘諸轉運軍食故事歲正朔撫賞諸吏遣判官資銀幣堂堂道三寨至是劫賞殺官吏黃甲等四人于是御史撫前事奏遣指揮曹希彬徐承業裨將易鶴陽勦之殊死戰斬酋長白臉兒而三寨俱起希彬承業乃統諸軍軍楊廣墩木瓜坪羅錫嶺諸處十道竝發先破人荒寨盡焚其寨房兩房兩寨見人舉鼓謀自相騰踐然後官軍竝乘之賊大潰死者甚衆其明年正月復賞羌會他寨媾媾兒子川吟匿三寨導甲仲牛兒等陰入城

以爲耳目賞羌者覺其姦乃搜得四人殺之當是時西有咱竹諸羌東有林洞諸羌爲四十八寨其外喇麻番衆耳阿舍思熱浪半熱等皆同時請降三寨盡平惟溪溪諸羌爲梗跡及白草番議用兵然已久斷輿梁逃黃頭山後拒絕羌衆不與通石泉令強勉往諭其酋納麻舌皆降且嚴除三寨需索陋例曰新班錢熱衣錢架梁錢躑草錢放狗錢掛綵錢斷酒錢而其後白草復叛

白草風村野猪窩諸寨在武宗朝會率白若羅打鼓寇霸底指揮使何卿討平之其後嘉靖中陷平蕃是

卷五

十二

時卿已爲都督都御史張時徹奏請仍拜卿爲大將軍捕斬黑殺白石噉喇等于是風村一十七寨竝備甸介肉掛兒寨餽和詣軍門請降願獻馬羊及腦包哈喇弓矢番刀等物都御史王廷瞻許之方刻木盟去其何他寨若番牌大力係子皆請歸降風村故事日得通道大印龍州期日詣軍門兵備使使石泉令李茂元受之羌俗囚首無冠茂元具漢冠易其名姓書冠間袖日啟軍門饒吹數部擐樹鼓大鉦令諸羌魚鱗入諸羌聞鼓鉦望見漢冠及朱杆彩旗乃大喜舉足盤跳舞躍呼震天乃出漢冠冠諸羌諸羌跪

起各互視其首踴躍東西走既而又跪捧其首以謝  
乃言願歲輸黃蠟一觔元月長至赴縣庭朝賀寨樹  
一白幟削木祝皇帝萬歲編戶得二千四百四十  
子四千二百五十六女四千一百三十八事開加賞  
資其後楊柳羌寇普安傍近白草風村及小河木瓜  
之間頗開白草導穀粟寨反有據都御史徐元太遽  
請兵擊之白草絕穀粟往來自訴歲寨貢黃蠟一觔  
賦菽糧二斗如故今請益菽一斗示不反是時周嘉  
謨為安綿兵備遣龍安知府按驗降冊實得壩底堡  
白草河西風村頗轉架孫兒掛馬鹿坪桃桃紅椒蘭

卷五 司合誌

十三

子龍藏野猪窩鵝燕溪亞浪壩照隊太白白羊嶺落  
落坡等二十八寨并新降獨坪大卦台對通寧口四  
寨編戶如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吳興馬定校

蠻司合誌 六

四川

茂州羅打鼓宣德中嘗盜邊上遣大將軍陳懷蔣貴  
擊破之弘治六年又帥白若諸寨擾漢境是時房驥  
為將軍請國門外建東勝萊園諸墩以備之萬曆初  
再入茂州茂州城盡開驛路不通既而發費九絲軍  
大提斬首酋千級時刁農雞公安強乃畏威率頭目

蠻司合誌

一

列余之等來降于是羅打鼓谷園日列寨獨密寨並  
叩塞願附如刁農雞公兵備使王維善下其事指押  
田賦問狀皆猶豫未決茂州知州張安美直前請曰  
此古再驍之國乃六夷七羌九氏地也幸而歸化使  
我不受之以示德意甚失諸羌心且使諸羌雖當誅  
以將軍威重不假斧鉞于境外而款塞踵至將軍其  
歸御史御史大夫予以彰國威而風邊境不亦可乎  
會虞懷忠為御史王廷瞻為都御史皆謂茂州議是  
遂受之是歲也生羌血熱血書伯什及黃草坪水磨  
溝崖立寨吉革寨亦皆願降如羅打鼓廷瞻乃召諸

羌游販之其在黃草坪寨有紅印說太兒等水磨崖  
立寨有白說等吉革有西日巴等

楊柳者疊溪羌也番財主兒子至太平堡值鼓刀  
啓者擊牛番牌見之垂口涎索強山牛酒強山與之  
飲番牌死楊柳疑強山鳩番牌乃于河東邀東路黨  
帶大小眾殺去骨人荒殺舌諸羌于河西邀思答至  
地王答耳燕耳別乾帶牛尾諸羌直犯金餅堡大索  
賞賜贖番牌死不與遂大同指揮豐承業張應時擊  
破之復合麻谷蟬蟬寨再寇金餅殺百戶陳克勤去  
時黃焯爲兵備請都御史徐元太追勅且按諸指揮

卷六  
六

一

失軍狀先是指揮田賦會稱貸于楊柳葉兒追得五  
百金久不還兒追每至堡但飲酒去兒追怒與諸羌  
同入寇至是並逮訊田賦而別遣偏將擊樹底雙樹  
西坡牛尾諸寨俱勝之乃調天全大渡諸土兵發樓  
船卒至搭魚背窺楊柳楊柳方與牛尾麥兒數百人  
張弓弩在河梁見樓船卒至弓弩齊發我師踰河救  
殺傷相當副使劉禹謨復與偏將劉用光邊之頃議  
議先攻麥兒以分其勢然後徐圖泉水崖則楊柳可  
禽也命兵備黃焯重帥田賦豐承業張應時等使戴  
罪殺賊遂作攻麥兒旦日引兵至泉水崖其酋長財

主兒子出礮房所貯青稞麥及蜂桶牛羊諸畜以  
誘我軍我軍不一顧遽舉燎燒土圍礮房而礮用烏  
礮百子火礮噴箭諸藥器並擊楊柳楊柳出不意逐  
走自蹂踐乘勝追北至後溝雪山會日暮度楊柳必  
且走麥兒麻谷預令土官舍坤安溫十引步兵渡河  
伏道左楊柳果以詰旦至伏起大敗之諸羌降既而  
喇麻機復起犯蒲江開將軍曹銓等引兵堵禦會蟬  
蟬剽略還自黃沙壩遂逐蟬蟬將其衆裨將邊之垣  
等力戰皆捷其明年黨溝大小二姓復寇蒲江開副  
將朱文達開關迎敵多斬獲于是將軍李應祥兵備

卷六  
六

三

黃焯謀大征諸羌而辨其向背計前殺戮我裨將趙  
世爵等及商民四百八十餘人實東路溝黨溝丟骨  
人羌西北蟬蛇龍溪土官茹兒阿孝惡爾旺答耳燕  
戈臘然溪別柘思答地諸羌其殺我許九等八百二  
十餘人者實大小眾殺北定玉柱阿牛王龍交舍安  
貫烟葱列柯歪地西革牛尾鹿上石砦諸羌他若次  
上漢人羊思定雞公上平泥下平泥野和尚亞寨阿  
思洞上泥巴呷竹呷二爲熟羌胡子川羊先結阿讓  
臘梅老虎爲降羌分別進勦第松邊寒瘁不生五穀  
往往煥食他傍郡他傍郡飛芻輓粟佐軍餉不給于

是上書請輪餉并調土官楊應龍再維屏楊光祖統  
播州西陽平茶夫全諸兵及敘馬羅猶兵合二萬餘  
而國師喇嘛亦聚阿牛去督諸寨兵屯裝難數繼滿  
待我軍于是郭成周于德邊之垣等大戰却敵歷破  
裝磨沒舌龍溪惡關寨溝壑蛇請寨斬首四百六十  
餘級生獲酋長喇嘛仲麻臘帳主各兒茹兒及番  
婦番女生口無算時惡關至頭請降而思答至地乾  
溝以阻河負固如故乃既克河東羌遂沿浮橋擊賊  
西思答列柯至地黑水乾溝大小聚殺凡下十五寨  
斬首三百一十餘級生獲酋長黑壤者兒孫柯赫

卷六  
蠻司合誌

四

柯及日者瞎子合兒結番婦女一百餘口先是德穆  
柳時捕得生口白失結既而逃去會白泥和尚攪攪  
歸降仍命捕白失結及樹底保保兒子以贖罪至是  
諸羌願降者當捕其酋長來獻如白泥和尚例乃各  
獻其酋長間卜利兒子等數十人生埋之遺傍因復  
友者有如此家又羌初發難刻石為誓其石下在廟  
子溝一在牛尾寨仰命力士椎碎投于河諸羌亦曰  
所反覆不如將軍令者有如此石其後兵部稽功傳  
有云奪得邊輪首骨漆器一具按之則嘉靖中茹兒  
寨羌會斬指揮邊輪首以為飲器至是輪孫之垣于

攻茹兒時奪其首歸蓋之垣孝子即輪亦烈士云  
漳臘之羌二十九有元壩潘嘔商巴石嘴與北庭小  
王子吉囊相遇嘉靖二十九年吉囊寇河西欲服屬  
租兒結白利不從吉囊死其子押幹兒及傳蚌並富  
強仍欲服屬租兒結白利仍不從會俺答念吉囊渡  
河久託言鐵嶺山有生佛出欲遣他子賓兒往鐵嶺  
建寺因盡得押幹兒及傳蚌馬畜而使傳蚌誘租兒  
結使租兒結誘白利並歲奉貢獻萬曆三年俺答親  
渡河迎佛入寇牟泥寨包子寺與松城相去止三十  
里而元壩潘嘔商巴石嘴四寨並開出物與俺答交

卷六  
蠻司合誌

五

易且以二百騎寇介壩聲言欲逼寇保定撤喇述  
岷松茂諸邊是時副使來經濟兵備李丁並請于都  
御史李尚思徵天全六番播州土兵得六千人以萬  
鑿郭成邊之垣軍漳臘松林西寧諸處以禦之部使  
李化龍上書曰松潘者全川之門庭也臣案輿地由  
松潘而北則為漳臘漳臘之頂北可望岷西可望  
莽捏以松潘而視西部僅有此山為之問耳其中嶮  
巖高峻盡屬土番土番外結則為患不小矣是不可  
不早為備也會俺答賓兒俱徙去獨大落赤留伏擇  
工川如故而兵已旋罷



建昌土酋伍咀與主舍馬米拉阿乃等弑土婦  
氏而奪其土田至千餘頃遂率麻科諸羌樹黃幟鼓  
吹白晝公行東街姜坡道中縱火燒房屋殺我軍宋  
泗高仲彪等千餘人而略軍妻趙氏等有司莫能治  
先是印部長官密柏死其妾沙氏與舍目阿祭通竊  
相印與祭祭子嶺鳳起據有其印遂自立于廣洪瓦  
布寨印部亂至是越僞衛黑骨夷獯阿弓凹溪咀等  
與桐槽王大咱聚黨為寇殺把總余典國及千戶丁  
應時等燒軍舍與伍咀咀安守安四兒為聲援巡撫  
徐元大遣將李應祥邊之垣朱文達分道進剿先建

續司合誌

六

昌而後印越大敗賊聚于河上賊聚走樟木我師力  
追之不得既而過搜磨旗大牛毛山朋士坎及河水  
熱水諸寨俘斬其聚會元日伍咀咀安守將乘間徙  
去文遠追之逼于阿羅哩乃先斬那察咀咀等賊而  
諭諸酋來降者當是時麻科諸羌方燒紙房堡平川  
驛為我師所敗爭先乞降而把卜番牌惹加柘等亦  
請款寨皆許諾獨贊畫陳忠請曰以予所問伍咀咀  
及安守尚依樟木麻柳魚水以為險樟木麻柳可通  
西番虛耶熱水雲南魚水可通科州烏蒙馬湖會川  
縱橫數百里間若不先據其險則西部一通何以卒

應今當以一將軍軍高山堡以備西番一將軍軍別  
溝以備虛耶一將軍軍魚水以備科州豈果既布然  
後議勦盧白木木拖而事成矣夫盧白木者伍咀咀  
之女兄也木拖者安守之所時往來也夫欲擒安守  
與伍咀咀則非勦二寨不可于是以王言為將軍征  
木拖果獲安守而盧白木懼告伍咀咀咀所在擒之橙  
村遂并問桐槽黑骨及諸印部皆次第懾伏惟黑骨  
夷阿弓強梁公行相嶺間乃設伏大孤山待阿弓阿  
弓至大戰擒斬之時斬首二千級降羌三千兩獲男  
婦牛畜無算其所獲器仗中有金冠銀冠各造蟠龍

續司合誌

七

護其頂而所獲番刀有名梅花聯五道聯者皆羌中  
異物當時俗號諸蠻俱佩之  
厥乃者印部屬夷也萬曆初嘗僭號稱王殺略榮丁  
賴因村沐川長官安氏以狀問會廷議方征九絲及  
桐槽建昌黑骨諸蠻但設六堡命官軍戍守而其後  
諸蠻紛滅始遣總兵李應祥引兵擊之是時贊畫吳  
時泰奏記曰沐川北有西姑擺氣拍秧哥東有牛宅  
卯包威印而厥乃會長撒假寨于安典親外兄弟相  
得甚驩要其勢不過依海水為險耳乃日夜與雷坡  
楊九乍之屬戕我人民無論其他印襲者採木之役

往來烏蒙尚索我銀三百八十兩名為買路他可勝  
言哉今案輿地則由回龍岡可走黑芝山兩河口可  
走涼山由大河壩可走賴因由龍眼岡可走新板真  
用武地也誠欲征之莫若屯軍兩河口以上舍諸兵  
由回龍涼山環攻之則視滅麻乃翁射牟耳于是議  
大征以守備劉繼祖等為將軍率總旗胡祿職于大  
赤口賊假張降旗誘祿語射祿祿友走中流矢死繼  
祖等皆被執都御史徐元太上書按赤口失律狀而  
都司李獻忠直以孤軍搆賊集諸將郭成等四路並  
入擒斬渠魁撤假與氣拍秧哥西姑擺諸大酋并俘

卷六 蠻司合誌

八

獲保舉而麻乃始降其後馬湖設屏山縣御史何倬  
陳善後六事多採為例  
石柱女土官覃氏行宣撫事土吏馬那聘惡之每思  
奪其印與其黨馬斗斛馬斗霖等集眾數千人持鬪  
器圍覃縱火燒公舍及民房八十餘所乘勝殺子及  
馬瓊英及土民泰邦用等一百八十三人略女弟黎  
守志齒金銀什物無算覃乃以書請于上大略言臣  
自從征疊茂擊賊大雪山斬酋捕酋皆有級數兩臺  
不以臣女流汚穢不足抹乃幸而賜之獎曰嚴紀律  
善銜鋒士婦之傑山者也今那聘無故而過為殘賊

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臣豈不能出一旅與之角成敗  
矣勝負哉以為非奉命而不敢也今叛人見在臣  
請比先年楚金洞合覃碧謀篡事願與叛人同就吏  
是年為萬曆二十二年其明年兵部咨撫按謝獄未  
央會楊應龍反覃與應龍為姻家而斗斛亦復結應  
龍陰相繫援兩家各觀望無暇斷辦獄遂解先是覃  
行宣撫時頗有智計然性故淫失會見應龍有儀幹  
悅之與之通覃故有兩子長千乘失愛愛次千駒武  
錄作馬斗斛帥其子千乘奇賦于漢籍又云使其子  
千駒提向未募兵殺馬那查等皆誤以覃氏子為斗  
斛子矣每欲使千駒襲職謂應龍可恃因聘應龍次  
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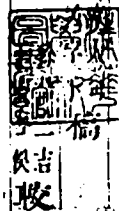
卷六 蠻司合誌

九

女為駒妻因緣為姦至是駒入播同應龍反長千乘  
襲馬氏職乃應調與西陽宣撫冉御龍同征應龍應  
龍敗千駒伏誅而千乘襲職如故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寶司合誌七

四川

播州楊氏自楊鑑一作楊鑑內附以來世襲宣慰使嘉靖中楊烈逐父相水西客死而自為宣慰生子應龍少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從征喇嘛及九絲賦乃楊柳溝有功歷賜金幣萬曆十三年一作隆慶進大沐六十本助工賜鎮國將軍給飛魚弟應龍甚

寶司合誌七

點窺我川兵弱每征討祇調土司而川將且從借給漸驕蹇輕漢法所居僭飾龍鳳用繡女閨人嬖小妻田氏雌鳳疑嫡妻張姦淫出之已而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刀取張并其母首屠其家居平酷殺樹威以睚眦殺人初賊七姓虐所屬黃平五司久而覺七姓欺已遂結開外生苗戍七姓於是妻叔張時照與所部何恩宋世臣等飛書告龍反責撫葉夢熊請發兵討而議者難之總督李化龍即給言龍實無反令就吏于是逮應龍詣重慶對簿繫論法常斬而以二萬金請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開自發難久大將軍以

寶司合誌七

一

羽檄徵天下兵應龍願待罪得東征許之既而關白已就修尋報罷川撫王繼光初任復遣逮應龍勘結則抗不復出時廷議勦撫多異同而繼光一意主勦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以一軍軍川南山黃平消潭入一軍軍川北山末寧緝麻入一軍軍川東山安穩松坎入三道竝進應龍佯令其黨穆昭等約降而統苗兵據婁山關衝都司王之翰軍軍盡覆餘殺傷相常會繼光論罷即撤兵時川兵既挫而貴兵協勦者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因上書自訴其詞頗哀上仍命郭成等戴罪立效而以兵部侍郎邢玠為總督會應龍遣行間者懷金入京為原奏何恩所執紀事本末解綦江縣而其姻黨馬千斛通播則黃平白泥諸司路扼之玠乃馳檄論應龍稱引李劉事得以不死時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卸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趨應龍就吏得賈罪而疆臣母鳳氏亦以勸應龍應龍乃上書軍門請就吏玠乃遣重慶知府王士琦趨應龍安穩聽勘應龍復不至使弟兆龍赴安穩治郵傳儲糧郊迎叩頭致飾資餼牽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能至安穩者以安穩故多奏民也應龍誠非心死法第

恐無故爲秦民遮殺則不甘耳使君幸任車騎臨謁松坎使應龍得此肝膽然後隨車騎至安穩以伏斧鑕士琦許之遂單騎往松坎應龍果而縛道左哭泣請死罪士琦乃與之還安穩應龍預擲大木十圍以上者爲安穩治公館仍而縛叩頭跪起檻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依吏法論贖輪銀四萬兩助採木工仍革職以子朝棟受土舍事而鞫次子可棟于重慶追贖泉斬黃元等總督以聞且議設撫夷同知治松坎而以士琦爲兵備填壓之故事黃手設通判治獄訟賦稅而黃手五司襲替黃馬諸

七司合誌

二

表箋必用宣慰印故宣慰得以制五司今議改黃平草塘白泥餘慶重安五司屬黃平通判詔可乃應龍既釋益執執既而次子死重慶則益痛且憤嘗促取屍棺以勘報未結不肯發趨其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印至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而去先是石往上婦單氏行宣慰事與應龍通而以次子馬千駒聘應龍次女其長女則洪邊宣慰宋承恩所聘也承恩以龍反告官請絕婚而馬千駒方入播頗踐舊約于是應龍統兵擊承恩多所殺略遂分遣夷目據關守險逼戕五司七姓置注內七牌江外四牌爲巡司搜戮奏

民取諸苗健者謂之硬手劫殺戶以養之乃勞餘慶土吏毛乘雲棺槨其屍掠石吓大壩焚略餘慶草塘及興隆都勻諸衛抄重安畏官張喜家既而功江津縣臨合江索其離袁子升絕城下脅制之既而侵貴州湖廣諸屯調原奏離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孳家匪偏橋衛城築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盡車裂以徇已又令苗兵與婦人交或對父奸女或而夫淫其妻或裸體坐木露化叢射或誘蛇入牝而婚其尾又或掘墳墓焚屍使當風飛灰川撫譚希恩請于合江綦江二縣各置游擊一員

七司合誌

四

以扼之而貴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等以三千兵進勦賊伴敗誘入殲之國柱不弔死于是罷束之以郭子章代而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議大征方檄調開應龍遠引苗兵六萬人繞綦江以火炮攻城破殺游擊張良賢等時賊謀士孫時泰勸應龍入重慶應龍曰不清近穴而取遠地誰謂汝知兵者乃于東壩立播界號宣慰官莊取貲財子女實之而殺老弱者投屍蔽江既復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將分兵清理總督乃得日夜設兵備搜奸細殺之分戍南川合江瀘州議撫局

以緩其勢未幾劉將軍挺至總督乃移軍重慶賊  
結九股惡苗及紅黑脚苗大治扼塞官軍相持不敢  
前貴將童元鎮坐逗遛革職劉挺亦赴師踰期戴罪  
殺賊有疑挺與應龍昵者總督延挺入臥內輸心腹  
且以危言激挺引其父顯九緣功為此挺大慟願誓  
死報効乃委挺專制救黃平諸司時石柱宣撫馬千  
乘軍鄧坎連破金竹青岡七寨西陽宣撫冉御龍攻  
官壩斬關而入賊方攻婺州聞敗反顧挺與總督分  
部諸道兵八路竝進而已統勁旅從基江入連戰破  
三峒踰楠木山羊簡臺諸峻嶮奪其隘應龍子朝棟

卷七 合誌

五

以苗兵數萬迎敵我師火擊挺身親陷陣苗大驚曰  
劉大刀至矣棟潰圍走初基江諸苗自分屠城慘戮  
罪不放又應龍懼挺威名冀首挫其鋒故屬朝棟悉  
勁兵間道相角曰爾破基江馳南川盡焚積聚餘無  
能為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崩落諸軍分道竝捷遂  
奪天都三百落回賊乘隙出奇兵突犯烏江詐稱水  
西龍登合哨誘末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參將楊  
顯守備陳雲龍等俱死之時有語水西通賊者龍遂  
大恨紀事本末以誤誤遂以合賊託田氏修好賄  
盜歷斬其使且與安撫臣約發番殺賊挺乃戰九盤

入婁山關時賊以婁山關為前門諸軍爭從前門入  
總督急下令搗使向後防賊衝突已而賊果抄後山  
奪開都司王芬中矢死挺勒騎陷堅大賊木牛塘擊  
破之先是督臣與諸軍約約關外宜撫謂多不可勝  
誅也關內宜戰謂師不可久老也是時安羅洵洪三  
寨生口以鉅萬數皆而縛請降幸許可而長坎瑪瑙  
長蛇諸岡已前後擊破殺虜數千人於是曾父子計  
無復之乃相率登海龍四海龍固者賊所倚天險當  
時所稱飛鳥不能踰者也時沅撫江鐸禪將陳璘周  
敦吉周以德等皆急攻回賊詭令婦人于四上拜表

卷七 合誌

六

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報神將吳廣  
廣輕信約緩攻已覺其詐乃合八路兵共集回下總  
督聞父喪徒跣墨縗益治軍應龍散金募死士無一  
應者乃四顧倉皇借諸妾閭室自縊已而火起吳廣  
獲其子朝棟及妾田雖辱而曳龍屍出燭中計出師  
至滅賊百十有四日斬級二萬餘詔斬朝棟等剉龍  
屍而以挺為軍功冠自總督李化龍以下各進級賞  
賚有差其後議分播為二府屬川者曰遵義屬貴者  
曰平越遵義領州一曰貞州縣四曰遵義曰綏陽而  
改夜郎曰桐梓改懷陽曰仁懷平越領州一曰貴平

領縣三日。涓渾曰：餘慶而合。襄水重安曰：雍安又改。龍泉縣屬石阡。專設播州兵備道駐。遵義置威遠衛。建學增驛。

土婦奢世績者，永寧宣撫使奢效忠妾也。效忠初娶水西安萬銓女名阿節，嘗隨效忠為其弟安信報讎。與安國亨戰，朶泥橋多斬獲，人稱其能。既而阿節生一子名崇禮，與阿節先後死。烏蒙祿氏與安氏世婚，效忠因安氏娶祿氏養女之美者曰世統，無子。其同時養女中有鋪罵者，美且少，效忠并娶之為妾。卽世績也。鋪罵生二子曰崇周、曰羅哥，效忠死，崇周當

卷七 七

襲職。顧雅弱，總兵劉顯者見鋪罵而喜，遂以世績名請冠帶。掌印視宣撫事，先是效忠有弟曰沙卜，性陰鷲，善淫，通其嫂世統，據有之。兄死，將妻世統，襲兄職而朝命屬世績。大怒，時世統居水腦，世績居落紅沙。卜煽夷目胡遷喬安三漢目袁初攻落紅破之，世績避永寧而寄崇周羅哥于鎮雄。會總兵郭成以赤水之役過落紅，遣指揮使禹嘉績郭天心問卜為卜擒，而成恃兵衆，駕言詔獄耀旌旗，戈甲將以脅卜。卜狎為畏懼，負弩矢郊迎，竟反，辱突殺其裨將黃希忠等。御史交劾，成亦自辨，謂統以黃金四十餘萬賄

赤水白河諸衛使之申請，當是時，此亦以千金餉臣。臣未有動也。封而寄貯之，同知高文全家若干日矣。今臣欲除姦，將出其不意，擄其虛以散其金錢，偶一不幸而言者，持短長議其後，謂生分謂激變天下尚復有賞罰哉！上惡其彊辨奪其官而賜二婦並冠帶，食水腦落紅二地，填以一指，揮使崇周以髻髮衣巾，稱博士弟子守其印侯，稍長，承襲沙卜姑費率令退居撒魁如初。萬曆十二年，指揮馬懷義往填落紅，被吹導之行，世統喝之曰：止！請奪崇周印，屬之漢吏。然後許填守行事，懷義怯遽返。世統出金賂懷義而私

卷七 八

使人者，嚴世才詣水西乞兵時，播州楊應龍未反，有雄名世績亦遣使胡卿就應龍乞兵戰于麻線堡。及張旗落澗，落耶諸屯各相常上，乃下兵尚書問狀，且責讓懷義而懷義自十二年至十四年，凡三年寄食他所，簿對無一語，乃以曾受賂計賊且罰兩婦黃金，舁各復冠帶而以參將一人填守之。十八年，詔崇周襲職，世績乃為崇周娶烏蒙女素除居落紅，會魯茂徵兵崇周從征大雪山有功。二十三年，楊應龍反，崇周復應徵已提兵行沙卜乃乘隙伏甲道左，將以殺崇周。崇周覺力戰斬首，南二十八級，追沙卜至河殺。

十有子白僕挾世統略世續金六十萬亡之貴賜  
密使白春芳以燕飲崇周崇周死時素除有身撫巡  
仍請世續復冠帶護印視宣撫事世統益悲恨然無  
如何時白撒諸生有梁宗遠者多智謀世統聘之至  
而身事之不足復飾夷女阿委執箕帚請為主謀宗  
遠令白僕出告謂效忠無後僕實效忠姪得承襲以  
名崇翰屬所司問狀世續乃為疏奏曰臣不天效忠  
即世兩妾不相能子弱民疑臣以少寡婦居其間歷  
千戈險阻閱二十年雖不死然已老矣今白僕實殺  
崇周尚遺子就吏乃反欲襲崇周職臣生不願見有

卷七  
七

九

此事幸臣旦夕死任其所為上乃下兵尚書議不聽  
襲既而世續死效忠疏族有襲者名崇明而于是有  
奢安之亂

崇明奢氏本猱種世為宜慰使傳至崇周死無嗣崇  
明以族入冒襲性陰鷲與子寅並蓄異志天啟元年  
詔以邊事徵四方兵崇明疏請提土兵三萬赴援先  
遣七日焚龍等將兵至重慶川撫徐可求核之汰其  
老弱及頗餉餉置龍走馬舞梁直刺可求可求死遂  
一擁而上殺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知府章文  
炳同知王世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總

兵黃守魁參將萬金王登爵等原任澤昌同知董盡  
倫聞變帥眾入城殺賊遇伏死餘科臣胡時舉等皆  
負創踰牆走賊遂據重慶分兵扼夔州水口諸縣屯  
至遵義下納溪瀘州江安諸州縣惟江津知州翁登  
彥知縣周禮嘉能嬰城破賊餘俱瓦解賊乃乘勢向  
成都指揮冉世洪等戰死之賊直薄城下懸旌僭號  
四面夾攻城中僅留鎮遠營七百人調到松潘茂州  
龍安兵一千五百人左右布政朱燾元登陴而守先是  
燾元以輯瑞就道驟聞變從者趨速行避之去燾元  
故徘徊不行已而蜀王出國門率百姓遮道留燾元

卷七  
七

十

燾元乃遽還慷慨治兵先令土司坤汝常乘賊而以  
指揮常恭等架大砲助之破賊先鋒數人賊稍却次  
日賊數千人以革裹竹牌障其身將登矢石無所用  
燾元急命架七星砲火箭火磚衝擊之殺數百人抵  
暮賊擁鈎梯數千攀城而前燾元戒士卒第燃砲礮  
石無彈連明賊積屍陵城下時冬潦水涸賊率降民  
持發束薪載濠土壘如山上架蓬華形類行屋設伏  
弩仰射城中而垂簾以蔽矢石燾元夜絕壯士持芻  
塗膏殺守者縱火火舉山噴賊大阻燾元又遣人夾  
都江堰水以灌濠濠滿賊乃治橋得少息因緝獲賊

中與賊通者二百人懸其首卽上賊又于城四而立  
望樓高與城等燹元曰賊設瞭望必四出剽掠其中  
虛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擊之賊果無備斬其三將  
燒樓而還當是時諸路援兵相繼至復安岳樂至諸  
縣戰于劍流鎮及石橋永清諸舖各有斬獲且有衝  
至城下者時石砮女士官秦良玉頗知兵崇明初起  
時卽厚遺白金求助良玉斬使留金率所部兵同弟  
秦民屏佐翼明出援遣兵夜襲兩河燒賊船阻賊東  
下而自率兵三千星夜赴成都與賊相犄角然賊亦  
日增無退意圍城將百口歲且盡城中人不稱臘賀

卷七  
七  
合誌

十一

正第時聞賊發塚墓遙望號哭既而賊數千百林中  
噪而出視之有物如舟名旱船高丈許長五百尺爲  
重屋簷第左右而板其中伏力士百人張以毒弩而  
以一人仗劍載羽旂驅牛數百頭運石殺行旁翼兩  
雲樓如左右廣俯瞰城中人城中人皆哭燹元曰此  
呂公事也被之非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爲杆柱置  
軸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九賊車不得  
近乃陰募大砲擊牛中其當輓者牛賊返走乘勢縱  
擊敗之會諸生范祖文陷賊中密遣使言賊將羅乾  
象欲自拔效用燹元卽遣使同乾象來則燹元臥

戊樓乾象方裹甲佩刀燹元呼與飲飲酣呼榻前同  
臥射斃如雷不之疑乾象叩頭曰公天人也詎而出  
後凡賊中舉動無不知者燹元乃造水牌數百面披  
錦江順流而下令有司沉舟斬後斷橋梁嚴兵以待  
賊夜半果逸乾象等內變賊營火起崇明父子拔營  
走還保重慶而乾象來降燹元卽遣乾象復江安并  
復新都時燹元已陞巡撫秦良玉譚大孝諸援兵皆  
燹元節制敗賊牛頭鎮進復遵義值賊據重慶重慶  
三面臨江惟佛圖關至二郎關爲出入要路賊自通  
遠至二郎連營一十七精兵數萬副使丘志統總兵

卷七  
七  
合誌

十二

杜文煥與土司秦民屏等夾攻前後賊驚敗遂復二  
關殺賊三千餘人乘勝逼重慶斬樊龍等而安邦彥  
叛水西貴撫王三善禦之三善死會燹元與石砮兵  
復遵義敗崇明父子崇明窮蹙走水西與邦彥合兵  
謀仍竄遵義官軍戰于芝蔴塘大破之水西酋老虎  
阿引殺者實來降時燹元喪父歸以閔夢得代之相  
持不決至崇禎改元詔燹元起原官燹元甫赴任卽  
檄貴兵下烏撒川兵出未寧畢節扼各路要害而親  
帥大軍至陸廣撲賊賊時已僣號疾趨永寧燹元乃  
作北誘賊分遣官軍從四路襲入賊四應不給羅乾



象復出奇兵繞後急擊之賊大驚潰遂斬二賊以獻  
燮元乃調安位降不至迭攻之遂降時斬首數萬  
級兩役無算燮元乃復討擺金兩江巴吞狼壩久其  
五洞叛苗通上下六衛弁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  
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以便往來又討平雲南  
土合普明犛西南大定因以苗地疏闊難設守遂相  
擇要害建石城三十五曰貴州北關曰開州曰效勇  
衛曰鎮西衛曰息烽所曰于襲所曰修文所曰詰戎  
所曰濯靈所曰威武所曰簸箕龍曰赫聲所曰柔遠  
所曰定南所曰廣順所曰雞場曰青島曰馬場堡曰

卷七  
七

十三

烏江曰連雲曰有嘉曰靖氛曰悟波曰奏膚曰平黔  
曰清豐曰舞干曰順化曰懷仁曰馴象曰黃絲曰楊  
老曰涼傘曰廣興鎮曰龍落堡曰巴香修舊城十三  
曰普定衛曰安莊衛曰新興站曰查城驛曰普安州  
曰魏安縣曰施秉縣曰烏撒衛曰赤水衛曰永寧衛  
曰普市曰摩泥曰平壩增築官署祠廟并道路館舖  
屯哨百有餘所開闢水田一十一萬七千五百餘畝  
科田五萬八千餘畝

女土官秦良玉者石砭掌印宣撫使也秦氏繼馬氏  
為宣撫使萬曆末良玉兄那那翰皆以援遼力戰

死那那故為宣撫使因從征請女弟掌印而其幼弟  
民屏者亦同時被創力戰費同出歸不能視事良玉  
忠勇多大略諸部便之請襲終其身會苗賊奢崇明  
反夷寨益起多警應崇明念石砭強且巫夔門戶地  
遣使賁白金詣秦氏求助良玉開轅召使入斬使留  
其金料所部兵得萬人親將之而使弟民屏姪翼明  
分左右哨掩甲疾趨街校度重慶駐兵于南坪之間  
陰分兵襲兩河燒其船使不得順流東下別留兵一  
千為疑陣張旗幟守忠萬界為犄角復移文夔州使  
設兵防禦塘通上下聲息而後親統兵溯江水陸並

卷七  
七

十四

進合朱燮元大破賊良玉乃迎賊于佛圖關敗之至  
二郎殺賊三千人復其地值水西安那彥反良玉追  
賊戰新都而遣弟民屏以別哨援水西大破那彥于  
平越當是時勦王兵論功良玉第一民屏次之獨惜  
民屏擣大方從貴撫王三善行三善死殉之崇禎七  
年自成破夔州良玉統土兵出戰却其衆使自成無  
西志十三年獻賊既降于督師而叛驟與天星出  
寧昌分兵窺羊頭坂渡大昌將劉貴遮擊之轉而向  
巫山良玉即陳兵洛門扼于百子溪賊不敢近已而  
嗣昌至嗣昌朔人欲使湖地無賊盡驅賊入川而後

乃徐圖勦滅。言吾以川困賊勢不得不先困川。盡收川兵之壯者益守別而弟以單弱者屯夔巫間。時良玉將兵三萬援夔城。川撫鄧提春檄之使駐近重慶。與守將張令為聲援而復分其兵半要重慶。會綿州知州陸遜之罷官歸川撫遣之按行諸營。過良玉良玉冠帶飾佩刀出見左右男妾數十人皆嚴裝。然謹畏不敢仰視。較他營整肅既見設饗禮酒數巡。微與遜之論兵事其悉已而嘆曰。開府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死回不惜所惜與開府同死。此耳。遜之請故良玉曰。開府移妾白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十四

卷七 列女

十五

里而遣張令守黃泥壑。同已失地勢矣。夫賊在歸至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驅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我敗尚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閣部驅賊入川無愆。智皆知之。開府不于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仰我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無何官兵敗于土地嶺。湖將汪之鳳轉戰死。良玉疾力偕張令扼賊眾于竹筒坪。大殺賊已乘勝出而賊以伏弩射張令喉令死。官軍潰。良玉力救之不得還。嶺石砦兵皆奔無一駐者。乃急集餘眾轉戰大敗。遂單騎入重慶。城見提春曰。事急矣。盡出吾溪峒兵不減二萬。我自隄其半而

以其半給之。官猶足破賊。吾土官家法調兵急則以箸曰。能飯者畢至也。再急則以帚曰。掃境出也。提春聞事敗。尊皇獨念嗣昌不相中。且川無見糧如之何。項之謝良玉良玉哭而出。其後獻賊破四川僭號而自成已陷京師。良玉毀冠帶再拜號咷曰。吾兄弟三人皆死王事而吾以孱婦受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諸所部約法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于是設四境杜通漢路。守以強兵。獻賊遍招諸土司用降人為誘。鑄金印齎之以易其官。從否參半。願無有入石砦境者。

卷七 列女

十六

黎州馬金者故馬岱後年十六有器識。獻賊招土司至黎州念黎故險阻。叩喉飛越溪洞。官宴有山曰。斗門三面懸絕。僅通道一綫。阻之易為梗。乃資厚幣鑄宣慰金印。叩頭獻馬。金馬笑曰。而欲使我從王。八賊耶。以金印擲賊。使血出。捧其首而走。金好酒色。嘗為晝夜飲醉。則裸睡。婦人傍醒復飲。越一年卒。雅州有高克禮。楊之銘者。兩家互讎。殺而之銘有弟之裔。乘亂竄兄請獻忠兵攻高氏。獻忠大悅。聲言邊境初附。免租賦三年。會雅州知州王國臣西安人。初歸馬嶺。既而歸獻忠。嘗與川南道胡寅不相能。將執

寅赴成都寅不得已遁之雅州高克禮家至是國臣  
通之喬其以攻高氏為名執胡寅家口數十人送獻  
忠殺之而于是高楊二姓皆從賊

卷七

十七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一字千稿  
李曰龍次驛較  
何倬炎卓人較

蠻司合誌

雲南

雲南古梁州南境史稱西南靡莫之屬以什數滇  
大漢元封中始兵臨其地滇王請降而後漢初郡縣  
之自後或附或叛蜀漢嘗官其酋長龍佑那賜姓張  
氏其既迭有著姓曰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  
凡七姓惟蒙段最大各世稱王其餘諸族以百數名

蠻司合誌

百夷太抵居黑水之表者曰爨人居其裏者曰爨人  
且亦以表裏分黑白如所云黑羅羅白羅羅者他若  
些門麼些秃老蒲人和泥蠻土獠羅羅撒摩都  
摩察儂人沙人漂人古刺哈刺而人結些哈杜弩人  
山後人哀牢人峨昌蠻解蠻魁羅蠻傳尋蠻色日瀾  
河尋丁蠻栗些各以族類據諸蠻中自漢唐迄元但  
以兵力羈縻之入明南征竟版籍其地辟管落而加  
以經畫彷彿神農開地至日月之表者創置雲南楚  
雄臨安大理諸府為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施  
川車里諸地為西南夷一如舊時成都之視滇池其

南以元江爲關車里爲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麓川爲蔽而達于木邦其西南則通緬甸而底于南海其東南則通寧遠而竟于安南其西北則拓麗江而達于吐蕃幅員廣大至是已極雖夷性靡常叛伏不一而控制繹絡輓籛可使故當洪武南征時甫命三將軍入雲南而來安府土知府岑漢忠與其弟漢良招諭定遠諸府縣十有八處進表願附上以原官嘉勞而武定府土官法叔妻商勝率諸部按兵獻印請爲編氓詔授勝中順大夫武定軍府土知府錫之誥命并賚朝服及織金羅衣紗帽金帶蠻人

卷八

二

大府惟大理段世致書請依唐宋故事僅奉正朔爲外臣征南將軍傅友德與副將沐英藍玉共討平之獲世獻俘以次撫車里麼些和泥平緬諸蠻遂移兵討烏撒東川芒部置大渡守禦千戶所率兵守之以通往來乃以烏撒烏蒙芒部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已得上諭謂地廣兵稀不宜分屯但當于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而駐一營于黑張之南瓦店之北會征南諸軍方分兵出攻未伏諸蠻而土酋楊苴謂城虛守弱遂相煽叛糾衆二十萬合三十六營攻城時城中乏食守將馮誠嬰城守山奇兵殺賊沐

英從烏撒還援斬賊六萬餘級生擒四千入遂定乃于麓川之外征緬甸及八百媳婦諸國擊破令川土知府王春于金沙江就諸府築城建衛擒廣南土官儂貞佑送京師開建昌新道置驛徙中土大姓以實之討樂蘭州韋富及廣南特摩道雲南孫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并討平越蠻麻哈楊孟等大置屯田自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營率兵屯種獨麓川思倫法遣使朝貢已獻元所授平緬宣慰印而結砮入寇沐英遣將正張因大敗之于摩沙勒賊復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再寇定遠乃以火銃神機箭擊象焚象

卷八

三

背戰樓俘斬萬衆生獲象三十有七其渠昭祿昭綱刁斯郎理等皆被矢死象背蠻俗稱宣慰爲昭總領爲昭孟把事諸目爲昭祿昭綱昭百昭哈斯昭准以次臣屬遂轉向討越州土目苦麻部蠻阿資敗之普安斬其渠滿巴青阿資恃險不伏復合擊斬其火頭弄宗等阿資窮蹙與其母請降因置越州馬隆二衛以控其地已而再叛都督何福再平之乃置府二十左右分畫左曰迤東右曰迤西間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瀾滄其官軍戍守及五方之人或旅或處錯雜相餽者是曰漢人其生夷曰夷人分獎獎爲界

獎屬郡縣獎屬縣總計夷漢則漢三夷七分計兩夷則獎三獎七開設土司衙門置車里木邦孟養緬甸八百大甸施川平緬六宣慰司及孟定南甸芒市三府銀康灣甸大候威遠四州十二開納樓茶甸千崖鳳溪等十二長官而以諸夷數叛賜姓刀襲罕末樂三年擢家生夷酋備方物入貢置老撾宣慰司四年孟指生夷酋來附置孟良府遣中使楊瑄與雲南千戶孟景賢往諭百夷諸生部落于是大古刺小古刺及其隣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坂曰孟倫曰八落搭皆遣隨中使貢方物且言諸部落皆西南

卷八 司合誌

四

極邊自昔未通中國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于是詔置宣慰司二長官司五遣官賁誥敕印符賜之乃以車里木邦孟養緬甸老撾施川平緬八百大甸七宣慰司十二開納樓茶甸教化三部王弄三虧容甸溪處甸思陀甸左能寨落恐甸安南祿谷寨刺次和幸甸香羅瓦魯之因遠羅必甸馬龍他耶甸者樂甸十七長官司屬布政使司潞江鎮遠楊塘三安撫司鳳溪施甸茶山促瓦散金里麻六長官司屬都司統隸之兵部武選設武定麗江景東元江順寧永寧鎮沅蒙化孟良孟定知府十人寶山南甸蘭州灣甸寧州富

州北勝大候雲龍蒞渠鄧川安寧威遠霑益羅維鎮康陸涼知州十七人臨西嶧峨雲南亦佐羅次元謀知縣六人廣南姚安同知二人鶴慶知事一人千崖經歷一人巨津師宗蒞渠通安北勝鎮南姚州順州州同知八人北勝南安鎮南州判官三人雲南楚雄亦佐易門定遠永平縣丞六人昆明雲南廣通嶧峨定遠楚雄主簿六人威遠州吏目一人五井順盟鹽井副使二人連爲古刺騰衝模備觀音山莎橋德勝開洱西在城打牛坪晉寧易龍驛丞十二人金齒水眼鄧川州寧蕃順寧尋甸禾摩村東山口瀾滄江師

卷八 司合誌

五

井打牛坪盪井金沙江十二開備溪江青索翼納近山蒲陀崇鎮南箭捍場開索嶺鐵爐青水江黑鹽井西金沙江赤水鵬定西嶺龍街開蔓神寨係白水關南平開白鹽井阿雄村憂賴元江禾摩村安南坡祿族練象關楚雄縣松詔舖觀音山鳳羽鄉東金沙江回登開湯池英武關巡檢三十六人改流二十五人增設鶴慶尋甸廣西知府三人馬龍彌勒維摩阿迷知州四人路南蒙自知縣二人楚雄府同知一人麗江府照磨一人浪穹典史一人彌勒沙鹽井副使一人永平潞江羅士思庄雲南驛丞五人宣化關甸頭

據備神摩洞下江南安州普昌石門關彌沙井雲龍  
甸棟象關楚場巡檢一十二人統隸之吏部驗封其  
所設土司皆置長食其土歲各量出差發銀多不過  
二千五百兩少者四十兩或十五兩連互數千里貢  
道分上下二路宣德七年鉅兀生夷酋新附置鉅兀  
長官司正統三年以麓川思任法叛討平之革麓川  
平緬宣慰司改置隴川宣撫司于隴把陸南甸州于  
崖長官司為南甸于崖二宣撫司改莊施府為芒市  
長官司四年哈瓦生夷內附置孟連長官司成化十  
四年尋甸知府安晟死兄弟爭襲改尋甸土知府為

卷八

六

流官知府廣西亦如之弘治十七年增設寧州流官  
知州隆慶初以武定鳳氏屢叛討平之改設武定府  
流官知府增守禦所二年增設鄧州流官知州萬  
曆十三年平羅雄州土酋者繼榮亂改羅雄州為羅  
平州調曲靖中左所為定雄所二十五年平順寧知  
府猛廷瑞亂改設順寧府流官知府改大候州為雲  
州設流官知州四十二年以雲龍州知州段進忠殺  
土官段嘉龍受誅改雲龍州土知州為流官知州裁  
革五井提舉以鹽課并歸之其土官著姓者土知府  
則景東陶氏蒙化左氏麗江木氏順寧猛氏永寧阿

氏廣西昂氏鎮沅刁氏元江那氏尋甸安氏武定阿  
氏土同知則姚安高氏廣南儂氏土知州則安寧董  
氏鄧州阿氏雲龍段氏北勝高氏寧州祿氏大候奉  
氏落益安氏路南秦氏羅雄海氏寶山蘭州羅氏富  
州沈氏土知縣則峨峨祿氏雲南楊氏元謀吾氏其  
土司著姓自蒙段七姓後雜以卜氏多氏思氏莽氏  
普氏猛氏沙氏及刁氏曩氏罕氏大抵諸夷風俗與  
中國大異多夏衆暑晝夜長短一切均等惟臨安以  
南五邦之民稍苦瘠熱成翦髮以避鬱瘴地多游子  
有江水可通舟楫其落坎處飛瀑流沫奔陷數百丈

卷八

七

俗謂之嵌則尺桴寸筏所不得渡其十二府地半屬  
梁州益州之間但多裸蠻舊為莊蹻所開本名滇國  
俗無禮儀男女超捷不鞍而騎食貴生貿易用貝凡  
貝數一貝為庄四庄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雖租  
賦亦用之惟髻編髮處子孀婦必先竊耦而後成婚  
其在臨安為句町國潞江合強宗休制羅伽三部景  
東拓南漢未有其地永寧名樓頭賤順寧蒲蠻其夷  
俗時與漢同然究不相習七軍民府多麼些新丁阿  
契成倡諸族自楚雄迤南有名真羅武人者人死則  
嬰以犛鹿犀兕虎豹熊羆之皮棄之深山久則其人

卽隨所暴戾化爲其軼而去又蒲人縲人塔刺其人  
色黑如墨有被殺者視其骨亦黑麗江屬州男女終  
松脂束髮每一歲爲一縷行則銷然有聲地產犏牛  
不能耕惟斷其尾滿染之以飾歷介州外有關人皆  
不得入惟府吏得入故人皆願爲府吏諸甸本土羅  
羅和泥人好相殺充則償以財家無姓名其有名者  
或遞承其父名之末字願無姓弘治中知府陳展以  
百家姓普承字刻分一肆加于各名之上諸甸皆受  
惟納樓不受其外百夷館以木邦爲首木邦與孟養  
同俗男賣女賤雖細民視其妻如奴僕男子白衣文

蠻語合誌

人

身婦繫屬補綴緣其迤西南甸設南牙山關甚險  
在騰越南有山名半箇山者山巔北積雪南炎瘴如  
炊蒸婦禮置茶穀于筒婦人怪者或化異物富家化  
牛馬貧家化猫狗至夜伺夫寐以短木置夫懷中夫  
不能覺卽化去攝入魂魄至死食其肉有守者逐得  
則夫家亟出金往贖否卽殺之于崖土熱四時皆蠶  
取其絲織五色土綿充貢隴川雞鳴無時牝雞亦能  
鳴魚有鮎頭鯉身者牛有木牛頭黃牛身者惟威遠  
莫蒙寨有河汲水煉炭止可爲細鹽灣甸名細映水  
不可涉有黑泉如黥漆漲時飛鳥過之輒墜夷以竿

絳布濯而暴之用拭盤盂人食其物立死芒市名大  
估賧小估賧又名怒謀男裝足衣繪布女分髮直額  
爲一髻跣而衣皮者樂甸互市五日十日一集旦則  
婦日中則男更代貿易永昌舊名金齒卽古哀牢國  
唐名六詔蠻地稱王曰詔有蒲人其在永昌鳳溪施  
甸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漢種不知荷擔負竹篾于  
背入水不湛其在蒙自及教化三部十八寨者號野  
蒲其八百館八百大甸先有土酋置妻八百各領一  
寨名八百媳婦洪武初其酋刁攬那內附設宣慰每  
遇改元則頒敕諭金牌勘合與緬甸同其俗事佛教

蠻語合誌

九

僧見客無跪拜之節把手爲禮男女皆刺花樣目  
間以爲飾老揭車里亦如之車里則額上增刺一旗  
其地過紅衣及景東界度險數日皆平地戶多樓居  
樓出陛謂之掌可晾衣物其下畜六畜人娶四五婦  
不如俱作妻妾夫死則棄之無娶者曰鬼妻有過  
客願贅謂之上樓上樓則剪髮不得歸其家人聞之  
輒痛哭如聞計然曰車里上樓矣凡食牲不殺咒而  
死其緬甸館本元那牙軍界金沙有屋廬舟其國  
書爲緬文進上者書以金葉次貝葉次檳榔葉緬酋  
倚案悉用金出則乘白象張金葉曲柄傘以竹皮爲

冠環插珠翠以飾之國人稱會曰卜刺浪男女衣白  
氍毹白紗羅布裸而塗以白檀姜黃之末顧地熱日三  
浴于河日沒時海如雷鳴日入即止立阿瓦利城邦  
亞直根諸寺有事則抱佛說誓自諸府州衛以及百  
夷羣伺所稱三宣六慰者其土俗隨在各異獨正火  
把節在六月二十四日云是日南詔誘殺五詔于松  
明樓取以爲節自二十日後家難大火樹于庭不分  
老穉人執一小炬互相焦灼以爲樂有鬚眉焚脫者  
日具膾腥吸酒名姻姬貧家亦醪飲于市醉則聚廣  
地明火相撲遇水則執炬者躍波而行無炬者浮奪

卷八  
蠻司合誌

之自貴州普安以達於雲南一境皆然無敢禁者  
雲南府本獐鳩獠獠獠獠獠獠獠獠獠獠獠獠獠獠  
詔改名善闡歷鄧趙楊三姓至大理段氏以高智升  
領善闡遂兼有其地元末段氏世襲宣慰使有功  
者初爲蒙化知州以兄光死無嗣襲總管時元宗室  
皇子忽哥赤爲梁王鎮善闡明玉珍自湖入川統紅  
巾三萬攻雲南梁王走威楚諸部悉亂功駐兵呂閣  
敗紅巾于開離江時紅巾收合餘衆再戰功在陣中  
得玉珍母寄其子書戒勿輕還功摩其書跡易之促  
之歸玉珍得書疑國中有變又新失利竟旋師功追

之至七星關大勝而還王素憐段氏至是深德功以  
女阿蓋主妻之奏請授雲南平章而意承奉功遂留  
善闡其原妻高氏在大理善文官樂府詞邀之功乃  
歸已而復來或譖于王曰段平章歸而復來此必有  
不利于善闡者蓋早圖之王曰然密召阿蓋主付孔  
雀膽一具令毒功主不忍夜語功曰我父忌阿奴將  
殺奴矣願偕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功不信曰爾父  
視我厚吾趾自蹶傷爾父尚爲我畏之何得有此再  
三言不聽明日王邀功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王  
令番將格殺之主聞變失聲哭曰阿奴不聽吾言致

卷八  
蠻司合誌

十一

有此雖然吾不負阿奴起自裁王守之嚴主愁憤將  
死乃作詩曰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欲  
隨明月還蒼山誤我一生踏裏彩吐嚙吐嚙段阿奴  
抑不蘆花何處採肉屏獨坐細思量昆西鐵立霜灑  
灑踏裏彩被也吐嚙無知也抑不蘆花何處採肉屏  
者桑隴也昆西昆陽之西鐵立松也時主從客死而  
功有子寶女僧奴不忘復讎僧奴將適建昌華黎氏  
出手刺繡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束髮聞父冤恨非男  
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是時高皇帝卽位金陵收  
元洪武而梁王尚據善闡與元主相通復奏舉寶爲



雲南左丞未幾明王珍復侵善闡王借兵大理寶答書曰平章已亡兄弟幣絕止遣一獎一奴恐不足配阿禮主矣乃謝其使急奉表歸高皇帝高皇帝答慰之時有妖巫女歌曰莫道君爲山海主山海笑諧諧國中花謝千萬朵別有明主來未幾寶病死子明嗣明又死叔父世典國事洪武十五年三將軍破善闡梁王敗走世上書請奉正朔修歲貢不從再上書詞旨鴛鴦三將軍大怒督兵竝進大敗之擒世并寶二孫直仁直義俘京師上釋之賜直仁名歸仁授雁門衛鎮撫直義名歸義授永昌衛鎮撫以寶曾表降故

卷八

十二

也餘悉伏誅

景東古柘南地元始內附以所部隸威楚萬戶統威遠州及案井母龍猛統阿籠三甸洪武初士兵至楚雄土官俄陶襲知府阿只魯職爭先納款獻鎧仗馬匹并元所給牌印上嘉之卽授陶景東知府頒印世其職既而思倫攻景東陶奔白崖上爲立景東衛命陶往鎮而別以流官掌印蒞府事陶至鎮勤慎守法不敢踰尺寸夷漢安之因仍復知府頒賜金帶且錫誠心報國四大字褒之陶死子陶幹嗣遂世氏陶正統中陶贊征施川有功加級至陶金以宅事未襲印

被奪及追得卽始襲後有陶明卿原名

宋樂二年上以百夷新附命製信符及金字朱牌頒給木邦八百大甸麓川平緬緬甸車里老撾六宜慰司千崖大候里馬茶山四長官司潞江一安撫司以及孟良孟定灣甸鎮康等府州土官其製以銅范信符五賜文者四陰文者一以一合四俱相符陽文分刻文行忠信四字而陰文則兼刻之乃作批文勘合底簿自一號至百號止其號之字則車里以車字緬甸以緬字各編底簿而發陰文信符及批文勘合百道于諸土官發底簿于布政司其陽文信符及批文

卷八

十三

百道則藏之內府凡朝廷遣使齎陽文信符及批文各一至布政司比同底簿然後遣人送使往令土官比同陰文信符及勘合卽如命行其信符之發初發文字次發行字周而復始又製朱牌鏤金字敕書其上諭之其文略曰敕土官爾以遠人慕義慮大小臣民假朝廷差使需索特命禮部鑄信符付爾凡調發及當辦諸事須憑信符乃行如越次及比字號不同與有信符無批文有批文無信符者皆詐也其禽之至京處以死罪至勘合百道凡軍民疾苦及奉信符所辦諸務與貢獻方物俱填寫勘合與司比號而書

之底簿然後司官亦遣官同齎奏問若邊疆機事微發調遣從三司官會同計議已經承行則亦真窩勘合奏聞如例毋忽

初孟璉屬麓川平緬宣慰司其後屬孟定府未樂四年設孟璉長官司以刀派送為長官而孟定土知府刀名扛本平緬頭目與派送等夷派送遠服屬不府遂于其子懷罕入貢時上言孟定孟璉比行族無統轄統轄未便遂改隸都司而促瓦散金二長官司亦以土官註甸八請不屬之麓川平緬而屬之都司順夷情也其後溪處甸長官自恩以所屬臨安歲貢納

卷八

十四

海肥七萬九千八百索本司無有仍須向臨安買給未便因願改隸他府廷議除其稅而仍不改隸上從之車里為倭泥貉獐蒲刺黑角諸蠻襍居自昔不通中國元將兀良吉解伐交趾經其部降之置徹里總管領六甸洪武十七年設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使司以土官刀遏答為宣慰使末樂改元刀遏答內侵南官吏西平候請討之上遣使詰責惟懼還所南及地入謝會八百者乃八百大甸初附設二軍民宣慰使司以刀招徐刀散為二宣慰使而遏答惡之遣

頭目攬線思奏請舉兵攻土宣慰不聽遏答死子刀更孟襲職刀更孟死子刀霸漢幼叔父刀怕漢請暫典州事俟刀霸漢長還之謂之借職既而刀怕漢亦死怕漢妻恃勢請以女土官借職不許密召前夫子刀弄冒為遏答孫請襲職竟于末樂十五年襲宣慰使而以刀更孟之弟刀雙孟為土同知十八年雙孟惡刀弄強冒友歷已事多掣肘乘蠻人不服奏言弄暴民民無寧居乞別設治所分其眾因設靖安宣慰司而以刀弄為車里宣慰雙孟為靖安宣慰相抗弄大恚曰與兵事讎殺先是末樂末布政司承差劉亨

卷八

十五

徵差發銀于車里誑弄派取諸部銀預輸之官應免帝報差發而每年徵輸仍不免至是益甚宣德三年承差洪溢來徵銀蠻太太訖謂刀弄賣已自賄遂聚眾佐雙孟逐弄弄不敵投之老撾洪溢乃奏稱車里宣慰刀弄與靖安宣慰刀雙孟讎殺棄地投順他族請差官察治招撫上令黔國公同三司按問會刀雙孟死子刀霸供襲靖安宣慰而刀弄亦死老撾于是刀弄母乃具言兒弄為承差劉亨所賣預科差發銀而復徵之蠻人不平故兒弄奔老撾貸資思以償民乃不幸蒙霧露死矣又不幸蒙惡聲兒弄實未嘗棄

地亦未嘗與雙孟雖殺役他族三司乃上狀罪亨等而更孟之子刁霸羨亦年長遣土目名哀入貢并請襲職上命霸羨襲車里宣慰而以霸供為靖安宣慰如故九年刁霸供上言靖安即車里舊地但以析作二治致起爭端今請仍合為一歲貢差發悉如舊例以杜後患上從其請遂革靖安宣慰司合之車里而以霸供霸羨並為宣慰遣使資信符敕書文綺賜之傳至嘉靖間緬甸侵車里車里附緬然有二宣慰其在大車里者應緬在小車里者應漢至萬曆中官軍大征緬宣慰刀橋猛畏之乃始貢象進方物并一應

卷八

十六

差發如故是後無附緬者

高思弄楚雄土官高政女也末樂中政朝行在會成祖北征昭皇帝監國召政語悅之陞知府且命其子孫世襲同知政卒無嗣其妻請承襲知府許之既而妻又卒宣德五年政女思弄來朝仍以承襲知府請上命襲同知時楚雄同知無土官例吏部據例覆上曰皇考有成命何可沒也乃特設土同知一人而以思弄居之楚雄之有土同知自思弄始也思弄既為楚雄土同知于宣德六年進貢自卸冠帶作土婦裝騎象入彰義門觀者為之給土婦貢象圖

及思弄所配土舍刁賢死賢弟刁浪兒請收思弄為妻思弄不伏愬之布政使李榮榮初命隨蠻俗暨見思弄頓改其語謂同知命官也豈有命官為他人據有之理無已或官夫弟無妻者則任本官擇有之然此為官有非有官也于是浪兒愬無妻思弄仍得收浪兒有之榮嘗留思弄飯臨更衣思弄裹皮帽約味已繫花桶裙將覆纖衣榮遽謂之曰問蠻俗官婦必刺艾旂于兩臂有之乎曰無有也擅袖出雙臂示之然後徐歛袖而束以花袖容止秩然思弄嘗赴部部問官何名曰思弄曰官何以思弄因改思龍然蠻人

稱思弄如故云

卷八

十七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聞  
一名生  
稿

郁雲龍公較  
蔡文子問較

變司合誌 九

雲甫

宣德三年設車里靖安鹽井巡檢司以通事王敬為  
巡檢五年又設廣邑州置土官知州同知以阿都魯  
為知州莽寒叔為同知先是金齒廣邑寨本末昌副  
千戶阿千所居千嘗奉朝命招生蒲五千戶有功至  
是千遣孫阿都魯同蒲人莽寒叔阿類詣京修貢且

卷九  
變司合誌

乞于廣邑置州使阿都魯代已掌州事以熟蒲井所  
招生蒲屬之報可又設孟緬長官司及滇灘木縛雷  
傍哈丘壠磨孟倫五巡檢司時景東府奏所轄孟緬  
孟梳二寨僻遠屢被外寇乞并孟梳于孟緬設長官  
司授把事姜嵩為長官以隸景東歲增貢銀五十兩  
而茶山長官司奏所轄夷民悉居深山獨以滇灘常  
小茶山瓦高之衝寇常出沒請以通事段勝為巡檢  
置司滇灘以鎮之又南甸州奏其地先被麓川所侵  
賴朝廷威力復之倘不置官司以正疆界恐侵奪未  
厭乞于木縛雷傍哈丘壠磨孟倫各置巡檢司上從

其言又設金齒軍民指揮司騰衝州置土官知州時  
騰衝守禦千戶所土官副千戶張銘言木所遠在極  
邊每以麓川仇殺驚擾夷民乞設州治置官吏與騰  
衝守禦千戶所相兼守鎮撫許之即以張銘為騰衝  
州知州

八年設騰衝州庫扛開庫刀開庫勒開古湧二開并  
南甸州賴邦哈九浪莽孟洞八巡檢司先是騰衝州  
奏本州路通麓川緬甸人民多逃徙差發貢獻時時  
有誤舊設四百夫長隸騰衝千戶所故庫扛開五處  
皆軍民兼守今四百夫長已隸本州而所守者止居

卷九  
變司合誌

民未便乞于諸處置巡檢司以土軍尹黑張保李甫  
郭節為巡檢又南甸州奏其州與麓川接壤舊十二  
百夫長在騰衝千戶所故賴邦哈諸處亦軍民兼守  
近以麓川侵擾軍民不守者十餘年今朝廷已諭麓  
川還所侵地惟恐再見侵據與逃徙未絕乞于木州  
賴邦哈九浪莽孟洞三處亦各置巡檢司以土軍楊  
義趙得趙榮三人為巡檢皆下所司議可如議又設  
臨安府河底威遠州播孟二巡檢司先是臨安府虧  
容甸長官司奏河底路通車里八百諸長官司自洪  
武中曾置官渡船以濟往來今軍民逃逸出境許冊

使者過今乘載往往被害且緣河劫盜多有乞置巡檢司以故把事袁凱之子瑪為巡檢威遠州亦稱其地與車里接境累被各土官縱賊攻掠播孟常其衝乞置巡檢司以把事劉祿為巡檢從之

初瓦甸長官司言曲石高松坡馬甸其地山高林深寇盜出沒乞置巡檢司以通事楊資楊中范興為巡檢下三司及巡按御史審勘至是奏以為便遂置三巡檢司命資等為巡檢資于曲石中于高松坡興于馬甸

大侯長官司土官刁奉罕奏大侯蠻民復業者多歲

卷九 蠻司合誌

三

納差發銀二百五十兩按前永樂中蠻甸鎮康二長官司以民多復業歲納銀各百兩俱陞為州今納銀已倍于昔而復業日增請得援二州之例上顧行在吏部嘉其撫綏竟從其請至八年南安州鄭老言本州俱係羅羅和泥烏蠻頑獷成性向無土官蒞治之多致流移并差役賦稅俱難理辦近因本州缺官委琅井土官巡檢李保暫署州事保甚善撫綏民流皆歸此真良牧也倘能陞本州土官幸甚行在吏部尚書郭璉以非例不從上曰卿但知守例而不知為治在順民也遂以保為南安州判官時緬甸宣慰昔得

以所轄當蕩地僥欲殺其頭目新把的而據有其地新把的遣子莽只朝貢其愬其事且乞置司授官庶免侵殺遂于東倘地置東倘長官司而以新把的為長官既而鉏兀五隆二寨亦以其地與和泥蠻近其酋任者陀比朝貢至京皆奏其地近蠻請設官授職以總其衆乃遂併五隆于鉏兀設鉏兀長官司而以止者為長官陀比為副九年命改瓦甸長官司不隸金齒而隸都司以瓦甸目把刁怕賴等言本司離金齒遠而去都司實近因改隸焉

卷九 蠻司合誌

四

招綱巴罕入貢賊奪其貢物而射死其子同時有順寧雄摩一十五寨蒲羅夷賊倚山出略殺死順寧千夫長阿茂并土兵等上命都督沐昂發鶴慶順寧土漢官兵分勦二賊俱平之  
永寧蠻寨矢不刺非于宣德四年糾合四川鹽井衛土官馬刺非殺末寧土知府各吉八合去官軍撫諭之已命卜撒蒙知府職矢不刺非復殺之已命卜撒弟南八又襲而馬刺非據末寧節上上下下三村逐南八大掠夜白尖住促卜瓦諸寨事聞上命雲南三司撫矢不刺非并移檄四川行都司下鹽井衛諭馬刺

非還所據村寨事遂廢焉為語曰土官數奇逢兩刺

未昌千戶所千夫長刁不浪班攻剽潞江逐安撫曩  
壁奔金齒而據有其地宣德五年黔國公沐晟與三  
司官遣使招諭刁不浪班懼罪盡還所據地復歸田  
居且當差如故已而八百大甸土官刁招散遣貢方  
物且奏波勒諸蠻嘗以土酉土雅兵入寇殺人掠貨  
乞發兵進討上不聽但敕使諭之且曰聞八百大甸  
去雲南五千餘里而波勒土酉土雅皆未嘗歸化吾  
安能勞中國之人為遠夷役哉

卷九 司合誌

五

未樂初寧遠州土同知刁吉罕奏稱其本州所轄猛  
慢七寨為安南所奪且兩其婿及女去而徵差發銀  
于諸寨上遣禮部遣使諭安南王胡沓令還所奪并  
不許私徵差發已而臨安亦以地隣安南每被盜黔  
國公沐晟奏請駐兵于黎花舊市立營柵使與臨  
安官軍相兼守已復陞黎花舊市柵為臨安衛中右  
千戶所頒印給冠帶如例至宣德中寧遠州復為安  
南所侵掠刁吉罕告急廷議調官兵委都督沐昂討  
之上諭昂曰蠻夷誦詐未可知也往徧兄征南嘗調  
徵寧遠土兵七千竟無至者而反助黎利為逆今安

知其非仇殺而輕役我也其察實以為進止毋忽

麓川一名白夷在金沙江南與緬接壤元時思氏居  
之洪武中三將軍下雲南思倫諸降授麓川平緬宣  
慰司使未幾思倫叛逐景東知府俄陶大殺掠西平  
侯沐英討平之已而思倫與土目刁幹孟相殺上命  
沐春何福進討何福擒幹孟因分其地設孟養木邦  
孟定三府屬雲南而以潞江干崖大候灣甸四長官  
司隸焉未樂元年改設孟養木邦為宣慰以刁木旦  
為宣慰使廢思倫舊職而木旦為緬甸土官那羅塔  
所殺兄子刁賓玉以土同知典宣慰事然又阻于緬

卷九 司合誌

六

寄居金齒者有年正統初思倫子思任性桀黠善兵  
每大言復祖父遺業至是乘機據麓川略孟養地傍  
及孟定灣甸南甸潞江并攻陷騰衝而自稱曰法法  
者虎王號也四年敕黔國公沐晟為征夷將軍討之  
并諭木邦宣慰罕門發協力會勦師次潞江思任遣  
其將緬檢載江拒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  
玉嘗遣思任質晟府成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降  
思任伴許諾晨信之無渡江意而賊將緬檢載挑戰  
時左都督方政為前軍怒甚請攻之晟不可政不勝  
憤獨率其戲下夜渡江擊走緬檢破柵斬三千餘級

復象三十餘遂與其子瑛部將傾勇等乘勝深入逼  
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發兵大集政以旂牌乞晟援  
晟不遣曰渡江非我使也久之以少兵往復不進政  
知晟無援意遣其子瑛還而身與顧勇陷陣死事聞  
晟自知不免以冷水攪酥餅啖之發疾卒上乃救沐  
昂代晟討賊而思任益橫犯景東殺大候知州刁奉  
漢等破孟賴諸寨降孟璉諸長官司昂抵隴把以繼  
乏引歸喪其叅將張榮于芒部下詔切責昂乃條攻  
取之策請兵十二萬分三道進下廷議延臣多言不  
可而王振川事欲示威四裔乃于六年春命定西伯

卷九 合誌

七

蔣貴為平蠻將軍同兵尚書王驥監軍曹吉祥率湖  
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軍一十二萬往征之陞辭  
賜金兜鍪細鐵弓矢蟒衣以行遇賊大候州解其圍  
遂至金齒分兵三道徑抵上江會大風縱火焚柵斬  
賊數萬級賊將刁放憂刁招漢俱死生擒刁門項等  
賊敗走保險驢等益麾兵入破連環七寨于沙木籠  
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思任棄  
妻走緬甸會維摩州蠻韋郎羅作亂自稱廣新王驥  
復擊之遁安南安南人殺首來獻驢還京論功上賜  
宴于奉天門進蔣貴為侯而封驢靖遠伯贈方政威

遠伯諡忠毅餘陞賞有差時思任既逝而其子思機  
潛匿孟養復求撫乞守故地朝議謂首惡未擒餘孽  
復熾命王驥再鎮雲南驥同蔣貴督兵征緬甸索思  
任父子緬甸約往取驢難之郭登請行由金沙入緬  
緬甸上刺浪來會頗驕蹇登折之緬甸首聽命登還  
其國相緬刺猓以大金樓船載思任來獻時嫉登功  
者別遣登守沙壩刺猓至江不見登徘徊驢貴驟擊  
緬焚其舟刺猓復持思任去而思機亦遁驢乃遣千  
戶王政諭緬許以孟養之地易思任上刺浪喜縛思  
任及其屬二十人付政政遂斬首兩獻京師以刺

卷九 合誌

八

浪長子銀起莽為孟養宣慰而思機與弟思上尚潛  
據其地銀起莽不能有也十一年改麓川為隴川設  
宣撫司于隴把以土目莽項為使降救思機思上  
罪令其來朝不至時沐昂卒兄子儼襲爵又卒斌又  
襲屢救之進兵終不能克十三年復議征麓川王驥  
與平蠻將軍宮聚副將張軌田禮方瑛等統兵十五  
萬并調木邦緬甸南甸于崖隴川諸兵自騰衝整師  
由于崖抵金沙駐哈罕二渡時賊柵西岸緬甸陶孟  
備船二百餘為梁官軍從梁渡一鼓破之擒斬數千  
里賊走保鬼哭山立大寨三小寨七每寨設巨柵數

重官軍乘勝縱擊之連破諸寨殺賊殆盡而思機  
思十仍遁乃班師留方瑛守雲南救緬甸宣慰十利  
浪孟養宣撫銀起莽捕思機思上而蠻人復擁思任  
少子思陞攻莽項走之仍據孟養地具言緬人不能  
撫民衆願仍立思氏未嘗差發時兵力已疲且度賊  
終不可滅乃與思陞約許以會目得部勒諸夷居孟  
養如故而無官職且不許渡金沙江一步立石江上  
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枯渡然其時有猛密蠻罕  
弄事

猛密本木邦部落明初設木邦車里孟養緬甸諸軍

卷九 蠻司合誌

九

民宣慰而木邦在六慰中分土最遠猛密十三處皆  
在其內時有陶孟司至者守猛密陶孟土目稱猶漢  
稱巡檢也其地有磚城而無樓櫓倚南牙為險而環  
以摩勒金沙二水所產瓜果蔬與中國同獨寶井  
多利木邦宣慰罕樸者利寶井所有特以愛女襲罕  
弄妻司至罕樸死孫罕乞立嗜酒好殺襲罕弄自恃  
姑行思尊襲結族人與爭不得景泰中與兵侵木邦  
逐罕乞據之傍略施川孟養諸地自稱天娘子其子  
思樸稱宣慰每以金寶結內欲自立為守臣所抑不  
得行成化初南寧伯毛勝守雲南食猛密寶石許得

自貢不開木邦而太監錢能直就徵其地自是蠻罕  
弄益怙勢縱橫無忌十七年黔公沐琮以勦開襲罕  
弄大懼會大學士萬安作用事有劉賓王者江西人  
也通猛密謂襲罕弄曰無愛萬閣老權而貪陰結賂  
德宮與皇親萬喜最厚益賂以重寶而陰持之將兵  
尚書張鵬請用兵安與劉珣執不可雖安邊息兵其  
言甚可聽而不知其以私阻也既而安遣官出撫使  
劉大夏往喚以美遷大夏辭不行適副都程宗以愛  
歸即起復偕譯使蘇詮往至雲南大言猛密宜開設  
衆驚賊巡撫吳誠有難色宗叱之曰一何俗汝敢與

卷九 蠻司合誌

十

內廷抗耶誠倉皇不知所為發疾卒宗乃率鎮守及  
三司會勘杖木邦訴民而犄襲罕弄使者時鎮守謂  
襲罕弄常出迎既而不至且請曰我婦人不能遠涉  
願都堂就我宗乃踰南牙山就見又請曰我見都堂  
須有坐宗乃命坐襲罕弄坐定互譯良久已而笑曰  
我猛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  
軀倍大象矣寧能復納之大象胞胎中乎宗曰然遂  
別立猛密宣撫司以思樸為使開設衙門徑隸布政  
司與木邦抗安聞狀大喜遂以宗巡撫雲南尋遷刑  
侍郎進南工尚書而思樸奪木邦地逐罕乞如故弘



治五年罕乞迎婦孟乃寨思樸襲之據其地二十七處誘降其頭目高答落放卓孟信蠻等罕乞不得還依住孟乃寨者三年巡撫張誥遣叅政毛科副使荆茂詣猛密曉以利罕思樸猶不服乃遣叅政方守僉事周鳳等督理糧餉叅議黃東山副使趙炯等督隴川南甸于崖三宣撫兵共趨蠻遮思樸度不能抗拒引去罕乞始得歸廷議謂罕乞雖遜故土然思樸未悔罪委官召思樸出見與罕乞歃血盟還侵地而思樸終抗命且復稱兵阻蠻遮蠻遮求援不能應於是孟養思陸請自效勦思樸

卷九 九

十一

先是思陸既受約去官不過金沙江一步然豪僭夷中較昔尤甚居常怏怏必欲復故職會成化中太監錢能鎮雲南思陸乃以祖母瑤帶及諸珍物餌能名見設飲食親與相對思陸益自負及弘治改元詔以金牌信符給徼外土酋時孟養宣慰雖廢而兵部失檢偶以舊號頒給思陸遂以牌符呼召諸夷曰天朝復官立我矣諸夷信之遂略取傍小邑自廣至是請勦思樸而諸夷競傳猛密畏思陸兵常從思陸請叅政毛科以為然遂請于總兵鎮巡官檄召之未至思樸遣人賂思陸思陸不受曰吾破猛密則寶將焉

往而需賂為科等聞其語益喜乃約木邦為內應而木邦罕乞亦密遣夷目陳思樸可擒之狀會副使趙炯與科會騰衝而叅議黃東山則先之隴川儲糧科欲急為功合罪人納賂米及徵潞江土舍侵川歲例銀犒軍促調孟養兵孟養兵至其領兵者為大陶孟倫索過金沙江指飛鷹笑曰我曹猶此也得食即食其不為人使明矣科聞大愠值科營失火營燬狼狽移屯不能軍且飢甚日採芭蕉心食之遂引退而孟養兵無意戰將取道于崖徙去思樸遂遣兵躡之孟養敗然思樸終以勢不敵遣土目曩方請事願獻象

卷九 九

十二

二隻謝罕乞仍備方物入貢科喜方自以為功而鎮巡委副使荆茂及黃東山往驗且受其請奏錄茂東山及炯科功而以科營失火使對簿科不平奏辨功過炯以茂東山功在已上賦詩十二章以進上惡之罷科炯官而孟養則從此違背渡江大攻猛密取蠻莫貢章諸寨撫諭不聽會罕乞死子罕烈襲宣慰職年幼不能自立欲借思陸兵報猛密思陸遂自稱宣慰阻山四出黔公沐英上三策上大征中勦勦下撫諭詔姑用下策遣叅將盧和統官軍同叅議郭緒副使曹玉詣思陸開諭思陸聽令渡江去時鎮巡請暫

于騰衝撥官軍堵守錫思陸名目冠帶朝議不許嘉  
靖初諸夷以仇殺侵奪各上訴下鎮巡按勘鎮巡道  
官偏歷諸夷各伏罪還所侵地令思陸已死其子思  
倫與木邦罕烈各入貢思倫約罕烈擊緬撈其宣慰  
莽紀歲語具緬甸誌於是紀歲子莽瑞體仇殺并孟  
養有之而思氏遂衰當是時木邦罕烈與猛密思傑  
子思混仍爭地不決朝議以蠻莫猛母十三寨土地  
遼闊輪戍不能守莫若分其地仍屬猛密管食歲徵  
差發銀一千兩而制孟乃七寨仍歸木邦未果既而  
木邦猛密俱入緬見緬甸誌

卷九 雜司合誌

十三

正德八年蒙自土舍祿祥爭製父職醜其嫡兄祿仁  
而安南長官司土舍那代助之以兵遂稱亂守臣討  
平之事聞上命祥蒙自土官改安南長官司為新安  
守禦千戶所調臨安衛中所官軍戍之十六年潞江  
安撫司土官安捧奪其從弟掩庄寨三十八所掩庄  
訟于官不報捧遂集夷兵剛掩寨縱火屠掠掩母子  
妻妾及夷民男婦死者八十餘人因據有其地鎮巡  
聞狀乃統官軍誘執之捧尋死于獄上命仍戮尸梟  
市其子詔及黨與皆斬  
彌勒州十八寨夷久為民害有阿寺阿勿者交通寧

州土舍祿世爵遂于正德十五年相約稱亂都給事  
劉沐以聞上命巡撫何孟春巡按陳察討之擒寺斯  
勿併俘其黨一千七百餘人先是寧州故有土官知  
州職專巡捕至州事則流官知州掌之武宗嗣位土  
官祿倖惡其礙已乃賄璉罷革流官至是祿世爵以  
叛故論死世爵倖子也乃復設流官調通安州知州  
堅昂補之而祿氏上知州竟罷莫焉  
廣南府知府廖鉉避瘴臨安以府印令土同知儂仕  
英子添壽護之添壽死家奴跋用竊其印并經歷司  
印以逃既而歸印于族叔儂仕祥所時仕英親弟仕

卷九 雜司合誌

十四

儂例得入襲通把季福請追仕祥印與仕儂而仕祥  
不許遂獻地與泗城州土官岑接與之連婚日謀構  
兵滅仕儂家亡何仕祥亦死其子琳乃以府印送接  
而經歷司印則琳弟瓊搜有之巡撫王憲中廉得其  
狀調兵往問瓊懼還印于通判周憲會承差李志聰  
道經泗城接詞問官兵虛實志聰張皇之且曉以順  
逆利害接亦懼遂以府印還志聰時所謂兵甫至境  
遣遣班師廷議褒憲及志聰而治鉉擅離與守巡失  
撫之罪至瓊接抗命既已輸服姑勿問諸司  
尋甸武定舊皆設土知府成化中尋甸安成死兄弟

爭襲巡撫王恕與黔國公沐琮請罷尋何土官改流  
官知府而武定如故正德初武定阿英者以賄通  
襲知府改姓鳳氏駕言有軍功當破例陞布政司右  
叅政仍理府事擁衆鼓吹迎入布政司堂上任不許  
乃就司儀門上任而去先是陞叅政時請乞金帶禮  
部覆無例上復破例令賞銀花金帶一束至是快快  
手把所束金帶曰安用是遂蓄異志尋死子朝明襲  
朝明有叛狀火頭吾孟才告之官巡撫唐龍奏請從  
鶴慶諸例改流官知府而朝明帶金二十萬入賂錢  
寧事得止嘉靖六年尋何知府馬性魯殺差發銀繫

卷九 合璧

十五

馬頭安銓妻于獄箠比裸下體笞之銓怒名衆亂略  
嵩明州由楊林木密攻尋甸將擒知府報怨而知府  
已遁乃殺指揮王昇唐功千戶郭彬去時叅政黃昭  
道副使周奎統官軍討之大敗于是巡撫傳習急調  
土司兵援勦而以武定鳳朝文統兵千餘守嚴江朝  
文者朝明弟也先是朝明有叛狀欲改流未果朝明  
死子詒幼當襲其妾翟氏請護印朝文忌之嘗召衆  
與安銓往來且銓妻被笞者又鳳氏也至是據城口  
還攻武定噶之殺同知袁倬知州秦繼等一十三人  
合銓兵二萬于會城西北門外聲言鳳詒母子已就

戮朝廷且盡勦武定蠻寨激諸蠻叛延命兵部尚書  
伍文定統禁兵出征未至按察徐賁議調各土兵與  
衛兵協勦已敗朝文于會城合鳳詒同母翟氏皆督  
兵自會城出諸蠻望見詒錯愕爭投詒降朝文知事  
去絕普渡河走官兵追及又敗之乃取道霑益思奔  
東川土舍輔祐斬其首而銓衆尚盛復歸尋甸列  
寨數十官兵分哨連破之至必古老寨銓突圍將走  
芒部爲土舍祿慶所殺文定至部署而還當是時武  
定雖亂然尚設土官如故而其後有鳳繼祖者  
鳳繼祖印鳳朝文養子也初鳳朝明死其子鳳詒以

卷九 合璧

十六

幼襲令詒母翟氏護印而鳳詒又死繼祖名阿倫至  
是遂更名繼祖欲以奪襲而翟氏不許請從土婦襲  
職例令詒妻索林承襲復使索林又娶婦爲後襲計  
既而翟氏有外行與索林稍嫌繼祖乘間走京師  
獻金納指揮級賜言襲武定知府得朝令揚揚其  
馬冠帶以歸土人不知者附之如鶩遂囚禁翟氏而  
遂索林巡撫放宗慶討之不克會易門土縣丞王一  
心反與庄戶李向陽土巡檢王行道等聚衆萬人  
自稱混天大王以普文爲軍師攻聞州縣而繼祖應  
之且與尋甸土賊聯遮其拒官軍復誘索林與講解

襲殺其大頭鄭茲等七十人出富民羅次大掠分遣東川營長阿科等攻曲靖尋何時放宗慶已罷新撫呂光海以工部侍郎奉命至與黔國公沐朝弼布政使鄔璉參議盧岐嶷副使張天復統土官李爵等兵由馬頭井龍分道攻入搗其巢擒斬賊首李向陽而密從間道進兵趨尋甸攻破五寨擒斬遮及王行道等乃與鄔璉盧岐嶷張天復議築武定城建守禦千戶所而繼祖復連姚安高欽據鐵鑲等仍出四掠朝弼議擒撫光海不許復以旗牌調土漢官兵剋期築武定分爲四哨令土官儀汝來等各以險隘入而監

卷九

十七

以諸司且移檄川貴巡撫各來兵應大敗賊聚于武定之西關繼祖奔華勝焚其巢追及于會里州阿五賊寨圍之士官陸紹先土婦安素儀先登斬高欽及賊首二百餘級繼祖乃領兵萬人分哨衛營紹先與指揮盤珠鏖戰陣斬賊三十餘級賊大敗降崖投澗死者無算光海令紹先以計撫繼祖頭目者色令領兵趨賊寨四面匪伏而以健兒隨者色入帳中斬繼祖首并大頭卡大才等數十人光海乃自至昂陽計擒王一心梟之因請改土設流降姚安武定二府土官襲木府經歷不得統領軍務而除易門土縣丞職

上安撫六事曰增流官曰立學校曰更驛傳曰移巡司曰置捕館曰遷州治光海以功進尚書餘賞資如例而于是鶴慶廣西尋甸姚安武定諸府皆流官焉三十五年武定會阿克有馬頭四十八人首領稱首慄悍多力富于財知府陳典收禁之舉以兼金置魚腹中饋與獲免已復收之如是者再四舉惡其無厭乃與阿克等攻破府城殺指揮金守仁千戶王應爵等男婦四百五十餘人時陳典以入賀在會城賊擁推官白明通以兵隨其後直抵會城進公移請以冠帶印信給阿克闔城三日復分其餘賊四出焚掠

卷九

十八

沿村鎮市所至殘滅盡殺諸老稚而抽其壯者爲賊鎮巡不得已從闕城給印絕與之去攻元謀諸城未一月陷一府三州四縣時尋甸土目大理保楊禮結大頭招補阿白者色及土婦海冲爲亂攻破嵩明署印知事李性先棄印逃遂殺吏目常宗孝學正龍旌山楊林還尋甸復殺指揮諸藩落等會巡按御史周懋相候代駐曲靖調密益安紹慶土兵自嵩明追賊尋甸屢戰屢捷三十六年三司官亦分道追賊而鄭舉等已西破祿豐知縣賴賜力戰死已而諸路兵大集擊賊斬其家屬十一人阿克鄭舉逃東川官

軍追及之士司祿哲縛阿克那爾獻軍前并其黨鄭  
文鄭宗舜而參政楊俊臣亦率廣南僮兵擊敗海津  
等奪還壽明諸州印信副使羅希益斬楊禮楊成俘  
其孥于是尋甸武定賊一時俱平天啟中武定吾必  
奎以從征功受官既而反逃匿祿豐廣通諸縣進攻  
楚雄府破之副使楊畏知分巡金治統官軍追勦生  
擒吾必奎伏誅乃留畏知駐楚雄為諸蠻鎮畏知後  
以附末明死南寧中

蠻司合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一名廷稿  
字齊甫  
田名  
雲文  
編校

蠻司合誌

雲南

沅江那中洪武初歸命授世襲土知府嘉靖三十年  
那鑑以爭襲殺土知府奪其印嘯聚數千人流劫郡  
縣巡撫石簡督兵進討鑑詐降請赴軍門而親帥勁  
賊與左布政使徐樾抗戰樾至沅江鑑奔江上流入  
馬飲之樾死師少却鑑乃縱象騎直趨樾軍殺樾巡

蠻司合誌

按趙炳然以狀聞詔奪簡官而責黔國公沐朝弼令  
戴罪殺賊朝弼調土兵大勦鑑敗自殺遂革土官收  
印令臨安衛指揮一人往署之然其印猶藏那氏每  
文移指揮取印必以夷兵蜂擁送印至環伺之署訖  
復擁去萬曆中土舍那天福篡兄自立即鑑孫也  
老樹近安南成化十六年安南王瀨以兵攻老樹迎  
破二十餘寨殺二萬餘人逐宜慰使諸蠻震動先是  
太監錢能貪贖密以文幣良馬易瀨珍寶因與瀨往  
來互市瀨嘗遣使入臨安大理假為商賈貿易其地  
至是蹂躪近邊間有窺內之意朝廷飭將吏隄防而

諭還國聽命去既而瀕復以兵六萬再攻老撾  
值老撾有備敗歸死者二萬餘瀕大憤白將兵九萬  
繼之復為滿刺加所蹙其軍死者三萬瀕憤且慙  
得疾去十八年車里宜慰報殺兵數萬駐老撾界上  
八百所報亦如之未幾又去嘉靖中老撾宣慰刀擺  
章入告言安南應襲長子光緒為叔父所逐出亡老  
撾欲調象馬送還其鄉而廷臣恐啟邊釁謂邊臣義  
無私交倘構隙有形其患巨測膏勦責攬章以私納  
之罪而遣光緒歸國詔從之

嘉靖十四年安南叛人武嚴威武子陵等亡命居雲

總司合誌

一

南邊界水尼州與八寨長官司副長官龍徽教化三  
部長官司司土舍張澤交通已而安南國人捕二武急  
移文八寨二武疑龍徽已誘執之黔國公沐紹助  
及撫按官奏請敕府縣衛所所在防守遏其承突而  
遣使布朝廷威德以取回龍徽并寬張澤等以私通  
之罪上是其言後龍徽還而武嚴威等亦遁去餘竟  
勿問

猛密產寶石武宗朝錢能出鎮每歲採辦至嘉靖初  
猶然巡按劉臬疏止之不聽時猛密酋思真猶在也  
年一百歲凡採辦例必先應官府然後與商貿易

每一往五六百人其為有地羊寨在猛密東往來駁  
道所必經者寨中男婦皆黃睛黑面類鬼翦舊銅器  
聯袂之經兩足間以為飾然工幻術能易人心臂手  
足致死即馬牛亦然時以採辦者多人有強索其食  
者既去腹痛死已而所乘馬亦死剖之則馬腹皆土  
石也思真嘗勦之凡殺數千人不得絕至是復議勦  
以兵少中止思真一百十歲死

麗江土官木得在元為宣撫副使洪武初入貢尋以  
功授世土知府凡徵調征討皆在行間得死子初襲  
從征思任亂有功後以居西極能捍吐蕃每有徵調

總司合誌

三

但輸軍餉免其兵訟八世至本增值北勝構亂以兵  
擒首逆進秩已九邊軍興助金二萬已又以殺工助  
一萬褒之乃復條陳十事下部議可進三品秩尋請  
老子懿襲萬曆中有兄弟三人長名木公次名木么  
三名木么長印土知府也三人皆好禮有名頗善取  
金其法每雨過輒令所在犁其地伺之及又雨耕而  
裸拾皆金矣特拾金皆輸之官民間匿錄兩皆死嘗  
貯金數十庫僱人每僱以千計人謂之木公金云其  
地近西名狗西番  
姚安鐵鎖箐本獠種前代無內附者弘治中稍稍歸

命問諫之姚安姚川諸士同知所願無專屬至嘉靖  
中始專屬姚安高氏遂稱姚安鐵鎮等會逆酋鳳繼  
祖反姚安有釣黨祖者統管賊山犯蒙化為繼祖應  
及繼祖敗後他一切勿治等以淵網反踴躍思為亂  
是時賓川大姚各寨聚等錯列有所謂赤石崖螳螂  
古底烏龍壩大波那你甸楚勝各寨本寨刺羌浪金  
旦俄打喇小茶喇摩至寧直只縣直管等引管  
賊為鄉導其地有所謂薄刀嶺驚過愁者皆懸崖大  
將天險可恃以故標桀無顧忌有火頭羅思者與百  
夫長羅勤快善火頭漢言渠魁也勤快者異志而畏

卷十 合誌

四

羅思等不發會巫人李仙子挾幻術至等謂思曰等  
中饒王者氣當今有赤手搏漢大制南仲者豈君乎  
思應聲曰吾而不王誰當王者矣時勤快方治游弩  
藥矢聞思言亟貽思與謀思乃與勤快羅華等十人  
自稱孟獲二十世後當世有南仲立為冲天鐵雨十  
大王拜楊桂三為相子撒為將軍造符籙印遂起兵  
隆慶六年調治兵備周汝德徵兵討之無功都御史  
鄒應龍遣將楊州鶴潛至三姚偵諸羅狀三姚爭徒  
跳訴諸羅不道州鶴返命令臨江毋獲攻致江城殺  
府吏奪印諸部涵海都御史乃央策進勦賜名所司

令勿擅典師即典師當先特獲且必俟冬春瘴消而  
後請期當是時姚安知府楊汝允以試事至謁都御  
史都御史問勦賊事汝允曰羅酋已誨罪宜罷兵都  
御史急應曰諾既而語裨將胡瀚曰太守豈以賊為  
真可撫耶太守探史與賊故等夷管遣人邀賊黨來  
謁謂為聽撫索賫去一旦上官移檄令持斧逐捕輒  
先告賊賊遁逃夷官借捕亡命報仇指示仇常劫人  
有姦賊賊出夷官手但借證實仇者罪夷官與賊分  
姦賊去凡所請皆許吾欲使瀚為謀者往慮無因乃  
令給二圖分勸善戒惡狀令瀚持往盡得其虛實印

卷十 合誌

五

令前軍軍安寧駕言使未昌而密遣人以羽檄徵武  
定直却兵山紅古底喇叭等入攻鐵鏢預以器械盛  
榮中陽為佔商既已十道出然後下令行昆陽晉寧  
安寧諸郡以觀水利郡中尚鼓吹開闔如故而都御  
史已徵服至洱海驟臨赤石崖山俄打喇經母喜榜  
賣諸寨白將中軍而以副使湯仰軍大姚僉事田汝  
端軍賓川征南將軍沐昌祚軍威楚各與直都武定  
兵應乃召陸建坊山問手書之曰平賊崇遂督辦等  
攻阿寧喇喇鮮摩烏只直賊朶喇賊姑寨次甸頭壘  
賊直破鐵鎖諸道兵皆集爭先陷陣斬首五百級捕

獲生口七百餘人羅思羅華走山洞死餘賊保難足  
山鷄鵲郎官軍又被之生擒李仙王勤快等大校  
諸將下土官庄人縛僞相楊桂三將軍于撒來獻  
乃破螳螂古底江郎小揮郎曾諸將盡平事聞賞賚  
有差先是箐中多幻術能令人入箐逃惑且技巧男  
婦舞雙刀上下山如蜚及執李仙子試之果能役巫  
鬼預言吉凶常夜軍中櫟卒以亂刀斗勤快亦能  
令屋瓦作滾石聲驚人當其破鐵鎖時裨將盧雲入  
箐中見一白衣人持弩立巖上雲追之忽上樹不見  
軍中望之者以為猿云時亦石崖增設判官一人專

卷十 合誌

六

以逐捕為事而分鐵鑲箐外甸羅奈朶喇只苴賧只  
摩厥姑他俾坡章谷排紅古苴黑雞苴的務喇叭俄  
打喇各左屬雲南赤石巖螳螂古底龜山屬北勝餘  
部署如初  
納樓普沙曾從高皇帝征伐積勞賜沙得副長官使  
食邑千納樓茶甸送為納樓茶甸副長官司四傳至  
普星以叔父普顯食三山北寨使備校南紅衣黑脚  
諸開星死子安在襁褓顯乃南安欲害之朝廷論顯  
罪當死會赦徙貴州旋復逃歸奪瓦喇孔及五畝水  
塘二寨嘉靖初安卒子銓嗣顯復殺銓奪印而去銓

子崇正幼與其母訟諸朝與子普宗又坐法徙騰  
而宗妻遺腹生阿乃請得食乃奄寨及崇正長娶官  
阿乃亦長據乃奄倚紅衣黑脚諸險慨然曰瓦喇孔  
五畝水塘吾大父食邑也不與崇正崇正訟之竟不  
與于是相仇殺會僂人記來阿爛矣隊三百人藏匿  
祿谷崇正密召至主魯寨而以酋長易冕掌之阿乃  
亦名黑脚陵南諸蠻兵並為亂當是時曲在阿乃未  
幾阿乃死可罷兵崇正欲盡并從弟崇新崇順寨令  
車昂李朝鳴引記來等擊新等思奪其地不克值臨  
安衛經歷鄧鑑僕李英亡命納樓崇正名與議陰貽

卷十 合誌

七

千金一聽英所為英復引僂人阿桃阿樊七百人擊  
破芭蕉嶺非肯寨殺阿賣等崇新亦帥酋長別者電  
王廷相阿寫等引校兵五百人擊破羅白俄賈法克  
諸寨殺略刀撐俺他等崇正憤甚復引僂兵擊破打  
娘多寨殺落書等會萬曆改元下令逮捕諸亂者先  
遣材官騎士驅校兵出境乃襲捕崇新崇順自亨白  
鮮王廷相阿籠等十餘人而臨安亦捕獲車昂李忠  
等並繫之獄已復逮崇正不至御史按之急始就吏  
竟坐法免子僕襲而吏議以崇順不與亂謀乃由順  
令其子五官保並食別者電寨餘夷死獄中李英聞



順出怒復引儂兵擊破別者電殺刀博等明年銓復  
令李英趙春擊破別者電殺崇順其妻楊氏及五官  
保道芭蕉嶺英乃據宗恰孟弄以為險守將楊州鶴  
出戰不利別將楊守康復調蔣甸兵轉戰復不利都  
御史鄒應龍會征南將軍沐昌祚統武定新化兵四  
面攻擊大敗之生擒李英阿桃阿樊習輪明掌等合  
僕死英等亦死應龍予告去儂人阿六矣登乘間出  
殺略御史郭廷梧等議以儂攻儂立調廣南土舍儂  
文舉往捕果生得記來阿烟矣兌阿六矣登及明阿  
耶榜等而餘黨悉平其後紀平儂功謂應龍撫御失

卷十合誌

八

宜免應龍其他邊將楊守康等皆以要功啟募坐市  
死聞者冤之

緬甸古朱波地漢通西南夷謂之暹唐謂之驃宋元  
至明則謂之緬以其道里之緬邈也其族不一種呼  
十緬有所謂得楞子阿瓦如猛別雅會普潯洞吾擺  
古者而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拜緬王五城元  
至元間遣將軍兀良吉解擊破之建邦牙軍至高皇  
帝二十六年緬王南速來朝明年置宣慰司以其長  
卜刺浪為宣慰使卜刺浪緬王稱也緬人呼王為卜  
刺浪王之妻為米潑刺其地東至八百南至海西至

孟養北至猛密去黔南二千二百八十里由金齒滿  
漂過怒江踰高良弓山取道施川經蠻牛莽港蒙叟  
汎金沙江至緬境有城郭廬舍金銀寶玉且饒鹽利  
王出入乘象馬有文書其行軍者名錫刺善火器置  
鳥鈐獸弩錫刺每持兵在前則衆荷供具隨之故軍  
行五六萬戰者不滿二萬末樂三年緬酋那羅塔來  
朝那羅塔者卜刺浪長子也詔使襲宣慰而定平  
緬木邦孟養緬甸八百車里老撾大古刺底馬撒靖  
定為十宣慰司至五年緬酋馬者速復來朝馬者速  
者卜刺浪次子也初卜刺浪分緬地使那羅塔管大

卷十合誌

九

甸次子管小甸暨卜刺浪死那羅塔盡收其土地人  
民有之而逐馬者速馬者速往依速時當土官板洋  
為贅壻至是來朝訴其情而請復小甸以從父命詔  
諭那羅塔使悉還土地資產既而緬人與孟養刁木  
旦仇殺敗行人張洪持節往正其罪那羅塔遣使乞  
宥許之十五年建緬甸館于京師宣德二年宣慰新  
加斯與木邦仇殺而死子弟皆潰散緬耆父老共推  
大頭目莽得喇權理其地而緬人便之遂請莽得喇  
襲宣慰使五年施川思任及緬甸莽得喇各遣使上  
言木邦罕門占據其地黔公沐晟論還之至正統中

麓川思任遁緬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索思任于緬而許以地緬乃獻思任并其妻子敗徙板楚等語詳麓川誌中弘治元年緬甸來貢且言安南侵其地二年造緬修劉儀論安南罷兵而其後有莽紀歲者爲本邦罕烈孟養思倫所殺

常思倫罕烈之擊緬也既殺莽紀歲而瓜分其國緬人赴闕訴不報嘉靖六年始命永昌知府嚴時泰往勘時孟養尚強思倫夜縱兵鼓譟焚驛舍時泰等僅以身免乃別立土舍莽十信守之而去時有莽金牌千戶曹義併爲所殺值安鳳之亂不遑問其事也莽

卷十

紀歲有子生于雪中其體有光滿室因名瑞體少奔匿洞吾母家制吾母養爲已子既長與養母通洞吾會死瑞體妻養母而有其地洞吾之南有古喇一名擺古濱海與佛耶機隣古喇會兄弟爭立瑞體和解之古喇德瑞體爭制馬革地爲獻受其約束號瑞體噠喇噠喇華言公道主人也瑞體乃舉衆絕古喇糧道殺其兄弟而併有其地會緬僧有妖術者歸之樹海崗七十自衛諸蠻畏之尊爲金縷白象王當是時滅緬者本邦孟養而與緬相抗者猛密也猛密思烈子思奔思糯相爭奔訴于瑞體瑞體殺奔僞立思烈

次子思混改名思忠而假途于混以掠孟養即留土目卓吉據其地既而卓吉爲奔圻猛乃會別混所殺瑞體破猛乃執別混仰欲入寇內地時朝議用總兵官沐朝弼請已于蠻哈設兵防緬瑞體見有兵過去故事土司襲莽皆助實請命于朝隆慶二年本邦土舍罕拔遣使告襲官吏有索賂者拔怒與弟罕章集兵截旅途使漢人不得通會乏鹽乞于瑞體瑞體餽之五千簋拔感緬而志中國遂攜金寶象馬詣瑞體致謝瑞體見拔歡甚贈以寶帶緬鐸白象珊瑚珍貝香藥甚夥遂約爲父子時有官府只愛一張紙打失

卷十

地方二千里之譜而于是向之爲緬僭者今且臣緬矣潞江安撫線貴聞之亦投瑞體日謀聚內侵且遣使召隴川多士寧士寧不從既而士寧爲岳鳳所殺鳳隴川稱弄也會于崖宣撫刀怕舉死罕拔請瑞體襲于崖于崖下則隴川多忠効而新立可乘勢取之瑞體卜于緬僧吉其子莽應裏悍而狡謂瑞體曰隴川于崖雖無主路遠難取迤西思簡地廣兵強世讎殺倘我遠事川崖而乘虛襲我此敗道也莫如稍助拔兵聽其自取夫迤西本邦在我肘腋若迤西不爲我有尚望能出三宣侵未勝乎瑞體然之借拔兵一

萬令自取于隴而已幸兵侵迤西迤西思簡出應敵  
相持不決而隴川指見其主幼陰欲據其地亦資  
重賂投緬拜為父蠻莫土目思哲亦迎降緬納為  
義子乃調緬兵萬餘為疑兵出入于緬甸迤西界上  
牽制思簡復檄罕拔兵會岳鳳隴川襲多忠萬曆元  
年緬兵至隴川多士寧妻罕氏木那女也力不能支  
懷印信攜二子多忠多孝并二女及姪罕朝光潛奔  
末昌當事不能救仍遣罕氏還隴川罕拔素疑朝光  
欲爭襲木那宜慰惡之至是見罕氏同朝光還遂  
貽書拔請為拔除朝光并戮罕氏拔喜令罕章罕難

卷十

十二

等助之夜襲罕氏罕氏攜二女走于野鳳執之斷其  
右臂奪其印并擒殺朝光而生送二女子于緬多氏族  
屬殘殺殆盡鳳遂受緬鐸據隴川乃與罕拔思哲定  
盟必執思混下猛密奉瑞體以拒中國時偽為錦囊  
象兩貝葉緬文稱西南舍樓白象主莽噠喇弄王書  
報天皇帝中多謬謾之詞皆鳳所為也而罕拔則恃  
緬勢台于崖乃怕舉弟怕文曰汝嫂我妹也吾欲妻  
汝并汝兄宜撫皆為汝襲可據于崖以臣緬怕文挾  
二子奔詣同知薛衛守備李騰霄怒言拔欲怕文背  
漢事緬妻襲滅姪無天理怕文世受國恩願與戰大

日方戰適瑞體遣子應裏喇節率眾二十萬分戍隴  
千間拔以其兵驟臨之怕文潰奔末昌而衛與騰霄  
俱退去拔遂取于崖印令罕氏收掌罕氏即投妹也  
且與緬鐸令罕氏以女土官臣緬而名蓋達副使刀  
思管雷弄經歷廖元相佐之給貝葉符令同守于崖  
以防中國常是時木那蠻莫隴川于崖諸夷俱已附  
緬而迤西酋未決也金騰副使許天琦遣指揮侯度  
持檄招諭迤西思簡乃刻木二一書天皇帝號一書  
莽噠喇率眾拜之以上向背而莽噠喇木墜地思簡  
乃受諭與瑞體抗時瑞體大發兵攻迤西思簡告急

卷十

十三

會天琦已卒署事副使羅汝芳知其事竊思簡使者  
給空劄許以世襲令先回待援而募商人僱入緬者  
于金縉令往密伺其虛實來報于是檄近緬諸夷說  
以內向依期援迤西遂調漢土兵馬躡至騰越思簡  
聞援至喜甚立令土目烏祿刺送領兵萬餘絕緬糧  
道于阿瓦寨且督大兵伏要撒誘緬兵入截其歸路  
然後自衝其前而請援兵自隴川尾擊之緬大敗會  
緬絕糧金易合米屑象馬屑木剝草以為食疫癘大  
作死者如丘山瑞體請和不許時水兵開江中石閘  
衝潰緬舟而近緬諸夷如景迤猛密受汝芳檄者

各調勁卒聽指使值大計諸道入覲者恐軍興阻行  
移書諸同事令文止援因汝芳不聽遂揭巡撫訓兵  
連禍結失取夷之道不便撫臣王凝馳檄止汝芳汝  
芳接檄投地大罵然已無可如何思簡力既疲援不  
得發岳鳳偵知之暗集隴川兵二千兼程援緬導瑞  
體由間道遁去思簡力追之且追且殺緬兵生還者  
十不一二然而已失機事矣五年巡按陳文燧上請  
經理然與時宰相抵牾事亦寢六年廷議遣使將迺  
西所俘瑞體兵象佑以金幣諸物送還瑞體瑞體不  
謝七年末昌千戶辛鳳奉使買象于猛密猛密會思

卷十 合誌

十四

混卽向瑞體所立改名爲思忠者也時亦臣緬執辛  
鳳并軍伴送瑞體會瑞體修佛事遣使持檄歸葉緬  
文送鳳回是年瑞體復率兵象侵迺西報憂撒之怨  
思簡以無援敗奔將之勝越中途爲奴郎都等執送  
瑞體瑞體殺之盡據迺西地八年巡撫饒仁侃遣五  
人李阿烏諭緬阿烏至擺古見瑞體道皇帝威德引  
先年將貴王驥征麓川事瑞體不語及言罕收岳鳳  
不法假緬力擾漠地瑞體陽應曰吾不知也居旬日  
趣阿烏還十年岳鳳領緬兵襲破于崖土婦罕氏久  
臣緬今復奪其印俘之無何莽瑞體死子應襄嗣

當岳鳳罕拔之臣緬也爲瑞體招附諸夷拒中國浸  
已成勢顧鳳心思拔常許拔于瑞體不應至是喉應  
襄殺拔併木邦地時拔子進忠守木邦應襄遣弟應  
龍代之拔孽子罕鳳與耿馬舍人罕皮謀共擒進忠  
獻應龍乃以灣甸州景宗真爲鄉導進忠于啞哩  
江進忠挈妻子內奔兵象從者不十一餘悉俘于緬  
緬兵入姚關十一年正月朔焚掠施甸割孕婦以十  
男寇末昌女寇順寧腹破得女攻順寧破猛淋寨指  
揮吳繼勛千戶祁維垣死之是年冬又攻蓋遠副使  
刁思定求救不應繼盡城破妻子族屬盡爲所擄當

卷十 合誌

十五

是時于崖刁怕庚雷弄廖元伯遮放刁落恩南甸刁  
落憲蓋達刁思定皆陷于緬給事楊文舉先爲保山  
令稔知緬事上便宜七事詔下兵部議巡撫劉世曾  
巡按董裕請以南京坐營中軍劉綎爲騰越游擊移  
武靖參將鄧子龍爲木昌參將各提兵五千赴援副  
以土兵應襄亦西會孟養猛密蠻莫隴川兵于猛卯  
東會車里八百孟艮木邦兵于猛炎大併衆入犯姚  
關綎與子龍大破緬兵于攀拔花地斬宗真罕皮首  
乘勝追招罕招色所向無敵其捷奏有名地者曰蓋  
達曰隴川曰喃喀曰魚刀山曰册麻曰猛林曰南甸

曰黑猛弄曰大窩蒲曰章拜弄曰蓋子山曰猛淋映  
曰黃蓮關曰夾象石曰小龍川曰西山曰六庫阿曰  
憂陽曰遮放其捕獲土目有所謂賴其線乖從伯講  
線唵喇啞喇亥喇斷波唵波猛喇喃捧貴欠院怕  
喇怕喇衣老戊喇喇立喇莫喇應吉項乍者而行  
間紀功有名則土同知高承祖土縣丞楊如楨土舍  
者繼榮土勇小羅姐李八婢土婦安素儀等自十年  
十月至十一年四月斬首萬餘恢復蠻地三千里乃  
復用蒲人為偵探以計擒招罕招色子三尖山獲罕  
虔妻朽妾博招罕妻羅送獄于是經子龍率兵出隴

卷十

十六

川猛密直抵阿瓦阿瓦酋莽灼瑞體弟也聞官兵至  
大懼糾猛密思忠蠻莫思順詣經請降既而灼行至  
曩朴病死先是灼有白象一能決勝敗不爽每出兵  
問之瑞體嘗借以自隨至是問不應應裏乃以灼子  
乃篤改名思斗莽肘者守阿瓦而岳鳳贈顧行問深  
悔緬不足恃乃遣姪岳妻刁幼子喃歇先請降經  
詰以五事皆如約而後許之一斬陪臣首二追罕氏  
于崖印三獻偽鐸四還被擄男婦五招徠進西鳳初  
出緬所給鐸無于崖印不許既而復遣子藹烏送罕  
氏金牌救書及緬路象馬然後詣軍門請罪時劉世

令等謂鳳有心計欲借之以招諸夷議處之金沙上  
游許不死故當將猛哈思化進西思威木邦罕鳳皆  
殺緬使詣經降進忠亦集其餘衆來奔令六月始  
緬謂官軍必不前經乃率緬甸土舍莽末順蠻莫蠻  
酒阿線養凱挨旦猛莫遮思得猛密所部五章蠻  
弄允莫八外猛播光騰遮傲錫跋猛廣猛炎東蚌小  
猛養噲諸夷兵不避瘴暑先登斬首捕獲無算奏捷  
陞賞時諸夷向背多視岳鳳為去留故經欲暫假貴  
效俟事平正法而當事曰索獻俘而不之察也十二  
年冬征南將軍沐昌祚等糧車傳岳鳳父子五人及

卷十

十七

莽廉亞晏得皮一人致京師上御皇極門受之祭告  
如例于是諸夷解散蠻莫思順阿瓦莽末順猛密思  
忠錫跋思奇進西思威俱先後遁去仍投應裏詔讓  
經等謂劉天俸為將軍而應裏得意令酋長喇緬臘  
塔答等帥阿瓦遮浪兵分屯遮殺噠喇麻哈憂摩補  
魯然勒紀吟猿喇夷博薛等城而自以精兵留密堵  
且札阿瓦江以為險天俸帥指揮楊棟等擊破遮殺  
噠喇諸城直逼阿瓦江緬兒漢兵至驚潰乘勝斬殺  
生獲緬目多曩長等拓地二千里金騰兵備李材上  
其事時在陣多土兵不知取級既而復往麻澁且報

數多參錯御史蘇卿劾李材曰功殺蠻酋首當編兵  
種以我兵瘞瘳死者數萬其數仍不合軍書多欺罔  
上怒逮材天休俱下獄法司屢上狀原罪不報時材  
與天休前後上書大抵謂統緬甸大開長散等首臣  
也從進西戶八章罕囊順之請遣杜斌破遮浪者臣  
也而謂秋毫無所捕則當時孟乃猛華猛養受散是  
誰捕獲遮些猛受黑安都六是誰安押夫金沙江去  
五章貫屯七八百里而遙又舉罕居恒尚不能往來  
豈有兵爭之日諸商得洋洋鼓棹而行使臣月殺如  
蠶臣所言者如以為制屍抵級則士卒當暑以疫癘

卷十

十八

死者約五百人即五百人未必一時死隨死亦隨瘞  
道左何至數月後猶聚屍一方尚無腐朽以待臣制  
劍乎且夷賊自報在密堵城殺呀泄泄別在遮補城  
殺喃者別者在大別養寨殺喇瓦在受稟補魯煞城  
殺喇遇在麻哈城殺喇別散未聞夷商有名氏者上  
終不肯論棄市其後以他事出獄先是思忠等歸命  
時朝命嘉其義以思忠為猛密宣撫思化猛哈同知  
思順蠻莫安撫比信符至而思忠等已復投緬乃以  
忠母罕祺順毋罕送各代子領該司印至是應稟攻  
猛密罕烘不能拒率其孫思禮從子思仁奔猛廣而

猛密失猛哈思化復迎奔蠻莫據之罕送率其子思  
華奔騰越時有司罪思化之議巡撫蕭彥密令撫夷  
同知漆文昌撫化文昌單騎入化地化稽顙聽命且  
云奴有助進西殺緬賊功今無所歸願寄食蠻莫從  
之十七年孟養酋思真為緬所擄其秤弄思遠卒思  
真妻來歸給以冠帶令思遠佐思真妻守孟養而思  
遠乘亂自立為宣慰諸部夷諸部夷引緬兵至聲  
言還思真殺思遠妻妾同知漆文昌率思遠思皆奇  
盡西緬遂破孟拱興堵罕于孟養壘罕于孟拱而  
去而攻孟廣罕烘思禮奔龍川思仁奔雅益而猛廣

卷十

十九

亦失十九年應裏欲乘勝至騰末祭告墳墓率猛別  
阿瓦糾堵罕壘罕兵衆圍蠻莫思化告急時思個據  
迤西侵猛密以雍合為部落依壘弄洞吾聲援而緬  
復助之征南將軍徵諸夷兵趨蠻莫多俘獲至那莫  
江接戰合天炎官軍行不前裨將萬國春選發騎二  
百伏等練上下令夜舉火縛諸炬于樹人執三炬  
二炬地下高崗鳴金鼓喊呼震天緬望見火光如俗  
卒至類十餘萬衆反踵遁而我兵追之俘斬無算時  
給事張應登上書條緬事謂騰末去京師三千里而  
遙一應土司請襲者聯道不與勘給但經駁覆動二

三十載乃令土舍管事強凌衆暴欲其部不亂難矣夫諸部分布原瑞調度今策緬事者尚言暹羅國在緬後牛壁喇在緬旁當約令援之而我得中邀餉蚌之勝况姚安鶴慶景東北勝榮化羅次之屬皆近部也夫得枋素有積忿阿瓦久懷不利加以木邦猛廣猛羅蠻莫猛拱孟養迤西新被讎殺而不因之以機結諸夷令自相攻擊此爲失策至若各省直有正副總戎兩人而滇南獨以一總戎居其省合宜改騰末叅將爲副總戎其撫夷同知不宜拘九年遷轉之例當隆其體統以運同官行同知事鄧子龍往謂猛

卷十 令議

二十

邦可屯令蘿荷絲庄在三宣鼎足之中度道里北去騰衝南甸南去隴川蠻莫西去干崖蓋遠東去小隴川輕騎俱可一日至獨去芒市二日耳誠付子龍以屯而招遠人以聖恩編爲令甲願占籍者聽其自便復倣王驥故事凡武職有納粟百石者許陞級予磨以爲屯費乃收軍中善造火器者爲一營歲時監造土司喧寨不得以金銀什物爲常例錢著爲令則緬事可效不川是年應裏遣使等毋海弄查賈貝葉緬文求通而思仁復致投緬先是思仁隨罕烘奔猛廣時有甘線姑者思忘妻也思仁乘思忠投緬于奔行

時悉搜線姑即欲得之以爲妻而罕烘不許至是罕烘與線姑及線姑子思禮皆奔隴川而思仁奔雅益率兵衆犯隴川欲擄線姑去令隴川宣撫多思順有備弗克逞懼中國問罪乃同丙訓歸應裏應裏僞署思仁于猛密而罕烘思禮復奔芒市二十一年應裏欲以允罕守蠻莫思仁乃以猛密兵及猛拱堵罕孟養壘罕集衆三十萬象百隻擁送允壘據蠻莫思化敗走壘等立九大營深溝高壘爲久駐計仍分道內犯一入遮放芒市一入臘撒蠻額一入杉木籠竝出隴川多思順不敵奔猛卯二十二年巡撫陳用賓出

卷十 令議

二十一

駐末昌先縣重賞購思仁頭乃以叅將王一麟攻插哈指揮錢中選攻上關守備張先蔭攻打線中軍盧承爵攻哈噉左右太斬獲遂克復蠻莫追之踰等練賊狡甚僅以羸兵數人馬數匹遺道左旣而以衆數隻羸兵數人遺道左而伏其勁者于箐崖中俟官軍過出擊之官軍遂不敢窮追而返時御史李本固倡設開屯計而用賓成之築八關于騰衝之邊曰萬仞曰神護曰巨石曰銅壁曰鐵壁曰虎踞曰天馬曰漢龍每四關設一守備戍之而募閩人黃英使暹羅約與得枋夾擊緬緬初以猛卯多僉爲鄉導寇我東路

至是遣木邦罕欽擒多佗殺之以絕其黨于是築平  
麓于猛卯大興屯田會是時邊事旁午餉不給運米  
石千金而值不與故銳意興屯三宣之內以營兵任  
屯其他非營兵而願屯者聽二年小成免其賦三年  
大成始十一而賦之是年緬督思仁寇蠻莫大敗之  
斬其渠丙測二十六年車里老撾刁舊猛刁伯猛等  
入貢而耿馬罕們灣何景從貢鎮康刁閭枳蓋達刁  
思權皆修貢事獨孟義思恭以來歸為緬所擊檄各  
土司合救之緬潰去先是緬遣孟連孟良及土舍刁  
孤漢等乞款貢詔賞應哀及子景邁荷喊拍詔銀兩

續通志

二十一

使其赴騰衝來領復申之禁令曰毋陽順陰叛毋父  
貢子犯毋報怨思化其教思化亦曰毋絕緬賈道而  
緬竟違詔至是思化子思正乘多思順之喪襲隴川  
擄其妻罕氏三十年阿瓦薨罕與木邦罕拔子罕菴  
俱率兵討思正當事者殺正以止其兵三十一年薨  
罕罕菴亦入貢緬勢頓衰而暹羅得楞復連歲夾攻  
緬殺緬長子莽機擄古殘破自此緬不敢內犯然  
蠻莫擺古洞吾等練諸近緬部終先後附緬如初至  
崇禎末蠻莫思綿為緬屬守曩木河令明亡末明王  
僭號稱年南徙與黔國公沐天波等走蠻莫思綿使

告緬緬使人迎之且傳語述萬曆時事并出神宗璽  
書索今篆合之差一分以為偽天波出已印相此無  
差始服蓋自天啟後緬竟絕職貢無可考驗故也時  
天波與蒲縵謀乘間走戶臘二撒不果遂入緬居阿  
瓦對江阿瓦印緬會所居城也未明從行者皆分給  
土人為奴惟岷王子八十人遁還羅去八月十五日  
為緬朝會節各寨俱至強天波等行禮天波不訓同  
官馬吉翔李國泰輩歸而耻之道經未明妃弟王維  
恭家索酒飲維恭有蠻妓黎心令出歌舞黎心泣曰  
此何時尚作樂耶吉翔怒撻之會未明將偽西寧王

續通志

二十三

李定國以兵索未明敗緬兵于洞武赭硯及瑞羊岳  
逕抵南噶喇江屯洞伯別將白文選屯象腿各去緬  
城八十里以無船將造船于馬得復井角緬大恐謀  
殺未明以絕望值緬酋弟莽猛白弒兄自立慮諸蠻  
不伏欲示威集兵殺未明從臣沐天波以下四十二  
人然後出兵與定國戰定國以十二舟濟師風發覆  
五舟急引還屯黑門坎文選遽北走迎  
大清軍于錫泊歸命定國走景線復走猛臘道病死  
而緬人縛送未明王于  
大清軍前請降時同降者有孟良孟定木邦蠻莫猛



密孟養諸有名部皆緬屬

司合誌

二九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吳升較

蠻司合誌

雲南

者繼榮羅雄土官也父濟為知州見營長妻美殺營  
長奪之生繼榮十四歲即持刃逐殺濟濟大驚欲置  
繼榮死終以其母故不忍假為就學錮他室實囚禁  
之隆慶中濟老無子乃釋繼榮出使替職繼榮據州  
遂逐父父訴之鎮撫鎮撫救繼榮迎濟游歸繼榮陽

蠻司合誌

事之實則囚禁如他日囚已狀且別囚其嫡母隆氏  
而逼悉父妾有沙氏者不肯從經死濟密遣土目者  
希訴鎮撫繼榮覺殺者希會萬曆九年大調羅雄兵  
征緬繼榮將行恐留濟為難遂截濟時需益土知州  
安世鼎世絕其妻安素儀典州事亦提兵赴調繼榮  
見素儀大悅遂請合兵宿其營茲之且陰倚需益兵  
力得自助而越州土舍海見其寡嫂養氏有殊色繼  
榮夙與通至是出師即頓兵其家縱淫至數夕方去  
知州越應不憤甚自兵備謀匪兵資氏壁擒繼榮繼  
榮脫走繼榮自以為不容于眾且陰恃兵力遂聚黨

占隣土不輸站馬強淫請火婦無道先是繼榮生時  
有異徵及生廣額大鼻雙目如鳳兩手垂過膝臂曰  
吾以此二肘揮斥天下足矣至是妖俗王道妖道楊  
五郎見繼榮貌大奇請依繼榮繼榮喜過望乃鍊丁  
甲祠鬼殺處妾疊旗鼓號為神兵且闢場演戲象募  
諸土兵別檄馬卜古獐諸部諸部多應者獨水西隆  
有義本繼榮外家畏禍且恨繼榮因辱母隆氏不應  
當是時臨安普安臨元諸兵備統土兵甚嚴而巡撫  
劉世曾巡按李廷彥並移檄諸道防不測繼榮乃以  
阿東阿古李志明等各提兵壁法郎偏頭龍何羊街  
子諸處攻破陡坡鴨子塘六涼斬土舍沙東土婦資  
氏奪其軍築石城于赤龍山寨高仰天廣六十里建  
龍樓鳳閣于其中而圍以羣寨其下有龍潭九口險  
不可越料諸軍妻若子盡質寨上繼榮警蹕樹黃旗  
布次日幸羣寨淫諸軍妻諸軍妻無敢抗者十三年  
巡撫世曾遣副使程正誼僉事鄭璧為將軍調諸土  
兵寧州祿華諸峒賊六志貞師宗龍勝水西隆有義  
雷益安紹慶越州資氏尋甸木遇春路南番勝雲泰  
世文新化普同春武定俟世功亦佐沙騰蛟令祁將  
劉經萬瑩劉紹理郭九疇李廷之等統之駐蹕普甯

營自撒馬發兵攻赤龍寨斬阿姑捕南隆氏資氏等  
氏賊渠楊達孝妖道楊五郎等進攻普得龍及陀水  
舌星諸寨斬王道張道俘獲男婦及降賊一萬七千  
四百人器械什物無算追奔至阿拜江隆有義所將  
卒斬繼榮提問賜劉世曾沐昌祚舒應龍程正誼祿  
華諸等調曲靖衛中左所軍羅雄改名定雄建城設  
流官知州救者繼仁續者氏後給以庄田一切簿書  
獄訟盡屬流官而是後有必六  
必六土舍羅種居羅雄自繼榮滅後必六襲繼榮別  
寨暗據其妻小隆氏且以名象時羅雄初城知州何  
儉甫赴任以土舍者繼仁繼者氏兵衛稍弛必六乃  
壁大莊寨與電速阿非速理阿擺阿五得六人挾四  
姓寨反萬曆十四年被羅雄州殺土舍者繼仁及土  
目李本忠田承賓等而執知州何儉驛丞張雲錦二  
人將出城會沙人三百人從他寨還聞州城急馳州  
觀必六謂其援州也大怒合兵殺沙人百人沙人奔  
迫之至河上復縱擊沙人溺水死殆盡時必六兵少  
諸夷惡沙人死無故不直無附者而電何人柏林等  
謀移兵討必六必六懼乃挾後為質強僉作移檄太  
府謂沙人反破州順必六擊賊賊棄州走儉見待罪

必六軍請給必六等冠帶旌其功而後治倭以失守之罪時臨安兵備文作曲靖兵備金從洋知其詐請與兵討賊都御史劉世曾止之即日給冠帶然祇給必六電速二人使詣賊自將忘於是賊因丘文奎諸虜風必六入謝必六遣阿吉詣軍門世曾厚資之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寨破之斬必六阿五得生擒阿東阿卓等攻都宜二硬寨破之生擒方俗阿怒者洗等攻阿邦至大等還擊自硬普拖破之斬阿擺等攻色屋阿野迤西七黑安革本外破之斬阿某等其捕獲生口及斬級俘虜牛馬器械無算上賜沐昌祚文作及土官祿華誥等世曾先有諭賜告於是改羅雄州為羅平調維摩州黃字以同知行羅平事何倏視維摩順寧與大候接壤皆蒲蠻也順寧土知府猛氏大候上知州奉氏世為婚姻萬曆中順寧猛延瑞與兄猛思賢爭襲相攻殺而大候奉赦奉學兄弟亦然學嘗

與赦分州治各設官署稱上下工衙雖赦居上衙學居下衙顧相抗無次第有司雖知之亦不問而延瑞者奉學壻也二十五年延瑞與兵攻思賢奉學助之巡撫陳用賓疏請征勦而以僉事李先著叅將吳顯忠統兵攻城擒其寨廷瑞急請降先著不許令擒奉學自贖廷瑞乘間遁觀音山顯忠追及之連破數寨斬奉學于陣而執廷瑞送軍門誅之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擄兵叛二十八年用賓復遣顯忠調土漢兵征之未幾平孟定舊名景麻洪武十五年置孟定府正統間知府刁祿孟為麓川所侵遠徙他部會木邦舍日罕葛以從征功靖遠伯王驥令饒食其地嘉靖間木邦罕烈侵孟定奪知府印私令舍人罕慶饒食之是為耿馬萬曆十二年官軍克耿馬復以罕葛之後罕介為知府十五年始給新印令死子榮襲榮死子貴襲崇禎末孟定屬緬甸明亡未明僞將李定國索未明于緬駐兵孟定合元江土兵攻孟良兼與緬賊而孟定以

異術不少助定國乃徙去

臨安阿逃州普覺本東山營長宣德中以東山多寇  
設巡檢司命普覺為巡檢給以印旣而以他事坐廢  
正德二年巡撫吳文度奏廣西維摩王弄山與阿逃  
接壤盜出沒仍令普覺後普納復繼前職給以冠帶  
然或設或廢無定制至天啟中有普名昇者為馬者  
哨頭奢安之亂每奉調從征有功巡按傅宗龍題  
授阿逃土知州旣而驕甚崇禎五年御史趙洪範按  
臨安名昇不出迎已出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大怒  
謀巡撫王伉列奏請撤川貴兵會討黔鎮商士傑布

政周士昌聲名昇敗之進圍阿逃明昇恐陽使人約  
降而陰以重賄誘吾必奎

吾必奎者元謀士知縣也其先吾氏襲知縣以罪久  
廢必奎征奢安論功復官與沙源普名昇結納名昇  
被圍使謂必奎曰君不聞狐死兔悲之語乎阿逃平  
行及元謀矣必奎然之時必奎在調中先登與名昇  
接戰陽敗走官軍辟易遂大潰士昌轉戰死事聞兵  
部熊明遇責伉起戮與洪範俱被逮名昇就撫然驕  
恣益甚會總督朱燾元自貴至憚之以威不敢動燾  
元去跋扈如故廣西知府張繼孟甫到官昌言曰名

昇本傑願守法人自疑之耳為燾移臨安道經阿逃  
從來移驛過阿逃名昇必拆觀繼孟故為獎勵語謂  
名昇可大用不宜過激名昇大喜欲一見繼孟會繼  
孟謁兵備使赴寧安名昇陰遣人道候繼孟繼孟預  
戒從者至阿逃當訪知州去及至熟睡不得請遂踰  
州治繼孟怒立榜從者者差曰此行甚急當速赴而  
州公又必欲會如何乃先置驛騎使之俟而獨以數  
騎回阿逃名昇使還已聞繼孟榜從者狀及見繼孟  
乃大喜過望跪起迎坐方進茶繼孟謂曰聞公善毒  
入果否名昇大驚曰如公者方恨殺身無以報何為

是言易既請先喝遂從繼孟手取既一仰而盡繼孟  
遂告別名昇苦留之不得曰兵備有事急俟回痛飲  
未晚也繼孟疾馳凡三易馬至臨安而名昇追騎將  
及遽入城免是時名昇死以名昇易既時繼孟已據  
壽地間而名昇不知也已而必奎聚眾反連陷武定  
祿豐楚雄諸州縣時寧州土知州祿永命石屏州土  
目龍在田俱與必奎名昇及沙源從征者名而二人  
者曾奉調至襄陽從總理熊文燦擊破流賊輩里眼  
射場天于雙溝文燦留軍前殺賊文燦敗二人乃罷  
歸至是黔國公沐天波檄之統上兵會剿遂擒必奎

當是時名昇妻萬氏本江西南籍女也役而淫據其  
衆後使諸小夷還部下壯而美者更番侍帳中會也  
源與名昇往來其子沙定海定漢定洲三人者皆與  
萬通萬欲於沙氏兄弟中擇其一為贅婿而惟定海  
惟魯魯言聞其兄弟名曰天定而明配定洲因飲定  
海酒訖之名昇有子曰服遠耻萬所為與萬分寨居  
定洲并竊殺服遠而併其地時張獻忠已陷蜀定洲  
思據滇值必奎之變定洲赴調既至而必奎已擒定  
洲遂稱亂

方定洲之赴調也沐天波實主之定洲怨言曰何為

卷十 合志

八

役我合奸人饒希之余錫朋通天波金無以償錫朋  
常入土司營誇天波家富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  
嘉張國用袁士弘為內應以十二月朔入城辭行天  
波以家忌未出見定洲事衆譟而入自曰焚劫天波  
山小竇西遁時祿未命在城方巷戰拒賊從官周鼎  
止天波留討賊天波疑鼎誘已殺之其母陳氏妻焦  
氏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巷皆舉火自焚死定洲乃  
盡得沐氏所有盤踞省城劫巡撫吳兆元為題請代  
天波鎮滇而執故閣臣王錫綽之傳檄州縣祿未  
命與龍在田俱引所部去萬時居阿迷聞曰吾家當

為此賊敗矣謀至省執定洲投誠既至見定洲陽陽  
兩節警蹕建旗纛晨夕加鼓與王侯等乃大喜問天  
波所在因決策追天波至楚雄時楚雄為必奎新破  
全渝副使楊畏知奉調至楚雄楚雄留之及見天波  
將合力計守禦未具畏知乃曰公在楚賊必以全力  
聚攻擊攻城必破公何不西走求昌使楚得為備賊  
即西迫恐楚塞其後留攻楚又恐公從西來首尾牽  
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城閉不得入畏知  
乃遣人給之定洲去遣其黨王胡李日芳等分攻大  
理蒙化陷之屠殺甚慘畏知乘間撤城外居民盡入

卷十 合志

九

城清四野築陣游擊檄調上漢兵守之定洲聞祿未  
命各守固不敢至未昌至是恐畏知截其歸路急還  
兵攻楚雄雖百攻不下位畏知坐城樓賊發巨礮擊  
之烟焰籠畏知賊謂已死及烟散畏知端坐如故因  
相驚為神畏知伺賊間輒出奇兵擊賊所殺甚夥久  
之賊引去復東攻石屏不下還攻寧州祿未命戰死  
于是迤東稍稍定乃復攻楚雄分兵為七十二營每  
七營統大營一環城屹濠為久困計會張獻忠死其  
義兒苟可旺率殘兵由遵義入黔許都黔陽備夫人  
弟求復仇民久苦沙亂望其來迎之不知為賊也定

州解楚雄國去禦于華泥關大敗遁歸阿述可旺彼  
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山陸原宜良入省據城池官  
署法禁苛切較昔尤甚既而分遣李定國徇迤東諸  
府而可旺自率兵西山畏知禦于啟明橋兵敗被執  
可旺聞其名不殺誘降之曰吾今已不為賊矣與爾  
共扶明如何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川獻忠  
偽號二不殺百姓三不據婦女可旺皆許之即折箭  
對誓乃以書諭天波如畏知言天波亦歸省而李定  
國之徇臨安者定洲部目李阿楚駐守拒戰甚力定  
國穴地置礮礮發而城陷屠之殺城中官民于城外

卷十一 合卷

十

白場合七萬八千餘人斬獲不與焉初意定國破臨  
安必襲阿述取定洲乃僅掠臨安子女而回過河西  
攻破晉寧而屠其城并屠昆陽呈貢歸化殺數十萬  
人且盡殺臨安所獲婦女數千人于路是時迤西以  
畏知在軍免屠戮而定國迤東之殺與獻忠同乃旋  
師會可旺當是時定國偕可旺及艾能奇劉文秀四  
人皆獻忠義兒稱四王拆呈貢昆陽二城磚石及會  
城民居萬間造四王府于演武場而尊可旺為國主  
置六部官錄典朝通寶銅錢括近省田地及鹽井之  
利可旺欲示威戲下念同儕獨定國抗顏忽縛定國

于演武場舉其罪狀之百命定國取定洲以贖罪定  
國雖憾之顧相牽久無如何遂承命行初定洲歸屯  
兵洱華屯與萬氏分險守且私通安南借其援以自  
固會其目有陽嘉賓者迎定洲就營飲宴定國偵得  
之率兵圍營凡拒數月山降遂械定洲萬氏等數  
百人盡殺之而徇定洲與萬氏剝其皮中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又字齊岡稿  
王培生公藏  
趙汝憲子刻

贊司合誌二十

兩廣

兩廣土司其先皆槃瓠之裔相傳高辛氏時犬戎為  
遂以女妻之故兩江大姓尚有以槃為氏者時其種  
不一其在桂林之興安義寧柳州之融縣懷遠界者  
則謂之猺惟結跣足不供賦役種芋或為糧截倚而  
炊不足獵山獸續食兒時燒鐵石烙其跟雖使不仁

卷十二

輒能履炎棘枿而弗之傷其在慶遠南丹宜山及  
平樂之荔浦修仁桂林之永福則謂之猺雖處谿壑  
頑冥不馴即隸版籍輸賦謂之熟種否謂之生種在  
忻城荔波及天河南北西三鄉永順永定二長官司  
尤難于向化好殺無禮元夕祭槃瓠十月朔日祭都  
貝大王每祭必合樂雜進盧沙銃鼓胡盧竹笛令男  
負女去查淫以為樂或有剝女必殺之謂為人所棄  
也有曰猺者據左右兩江為虐俗稱山猺依山而居  
無戶從版籍以射生為活推其村之豪曰即火餘但  
稱火歲首取土杯十二貯水隨辰位布列即火者所

焉經夕集眾觀即寅有水而卯耗者則正月兩三月  
曉有日鈴者生兩江與谷中狀若羆狌與山獸名  
野婆者為夫婦故育茸莽間不室而處有曰狌者如  
猿猴黃睛深目語啾啾不可辨能採片腦鶴頂犀角  
象齒以為業舊傳其類有飛頭盤齒花面赤視之屬  
凡二十一種其曰蠻者有撫水蠻其會皆蒙姓以毒  
卉傳矢射生取鳥獸盡則他徙有西原蠻率寧氏相  
承別有黃氏居黃泥洞在南寧西南有廣原蠻亦蠻  
江之源阻險絕蹟其在南江之外稍有稱名者曰羅  
氏在宜融之西南寧之西北唐會昌中封其曾為王

卷十二

世襲爵焉大抵廣西諸屬槃瓠錯居其最險者曰左  
右兩江曰大藤曰六十三山曰六山曰七山屢煩征  
伐而廣東則五嶺迤西蜂房蟻穴根株盤錯者十三  
州縣其地里川原編幅之延袤者千有餘里而總互  
轄于桂柳潯梧之間自高要南岸至新興百餘里間  
有雲浮山王三坑鐵場喇官廳地黃沙逕飭行雲蘿  
黎峒良峒密峒料峒林峒諸巢自新興至陽春百餘  
里間有高峒雙峒崩石洞富林鳴岡黃沙小別白梅  
喇青水紅豆深掘雲青諸巢自陽春至恩平百餘里  
間有牛牯突白面石磨刀水關村洗馬潭十三村諸

巢自高要江行二百里至德慶以龍水為界下曰東  
山則有宮祿峒柞峒上臺下臺石狗天所北而水洞  
赤土歐塘柴坑東模大千火燒下捕封門大峒頭大  
寮尖底崩楊柳村茅坑扶芋塘邊苦竹根石背諸  
巢上曰西山則有羅旁大力石龜磊嶺埔百片大埔  
拱埔封門思律思造木埔強車教馬鞍野半下城水  
口龍塘古達諸巢雖種類不一而總名徭獍間有降  
峒闕匪與四方亡命相依為生者又謂之浪受撫者  
曰浪民否曰浪賊設營堡屯哨于德慶上下江道與  
高要高明四禽廣寧新興恩平龍水諸州縣間調歸

卷十二

三

順下雷東兩那地狼兵戍之而狼兵則擇取諸狼提  
調編保別給田任種且耕且戍謂之狼家洪武元年  
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  
皆賞印降會廣東初平都指揮耿天璧取南安儋葛  
諸州通降黎岐生熟小陽峒主汪官泰等編籍定賦  
改瓊州乾寧安撫司為瓊州府而廣西則遣中書照  
磨蘭以權齎詔往諭左右兩江溪洞官民兩江僑服  
會上思州黃英傑抗戰丘廣擊敗擒斬英傑及黃權  
等上思州平遂以廣西行省所上便宜七事設南寧  
柳州二衛增兵守禦而收慶遠安撫司為慶遠府置

靖州衛命指揮劉才僉事孫惟劉福等築城戍守更  
以殿中侍御史尋遠為按察司使監察御史王子啟  
胡子祺為僉事且諭之曰廣西地控諸蠻民未穩化  
當此兵革凋傷之際恐不能撫恤又從而蠶害之因  
特命往司風憲而以寬裕嚴明撫輯其衆其明年田  
州總督黃志威招來奉議等州一百一十七寨上甚  
嘉之乃平柳州道村寨蠻寇韋布等并定廣東南海  
嘉高雷廉山寨徭蠻并羅旁蛋戶黎岐等復以田州  
知府岑堅泗城州知府岑嘉忠付率土兵捕寇遂于  
其地選取健丁各五千人立為二衛以嘉忠之子振

卷十二

四

堅之子末通為千戶統其兵俾之守禦以備不測乃  
以廣西布政司領長官司三曰末安曰上林曰安隆  
隸兵部武選設土官一百五十七人其知府四人曰  
思恩曰田州曰思明曰鎮安知州三十二人曰思明  
曰結安曰下石西曰利曰都結曰奉議曰思誠曰上  
思曰龍英曰鎮安曰江曰結倫曰思同曰果化曰都  
康曰茗盈曰萬承曰全茗曰上下東曰泗城曰太平  
曰向武曰南丹曰歸順曰安平曰忠曰思陵曰龍曰  
歸德曰那地曰東蘭曰上隆同知一人曰左州知縣  
六人曰羅白曰憑祥曰上林曰陀陵曰羅陽曰忻城



縣丞一人曰上林主簿一人曰懷遠典史二人曰桂  
平曰黃巡檢十三人曰宋平寨波羅里大洞三寨鎮  
安平鄉理源鎮高井寨尖山鎮周冲都樂墟古江口  
羅目鎮慈樂寨東鄉副巡檢九十八人曰木盤浦鎮  
卸寨白石寨覃觀旺思隆鄉連城鄉武羅鄉武林鄉  
辛安寨東禪鎮那龍寨大約鎮寨下市界牌鎮安城  
鎮歸仁鎮古眉寨群峰寨白而寨遷隆寨西舍寨麗  
壁市桑江口古背鎮三呼鎮三門灘大寧寨龍門寨  
靖寧鄉宜良鎮都博鎮新興鎮歸化鎮古清鎮廖洞  
鎮江口鎮章略鎮安湘鎮樂善鎮莫離鎮武陽中峒

卷十二

五

鎮通道鎮清流鎮思管鎮鵝頸隘伴江鎮西峒鎮潯  
江鎮萬石鎮安未鎮縣郭鎮清水鎮李廣鎮思龍鎮  
東江鎮德勝鎮大背鎮思農鎮北蘭鎮安化鎮普義  
鎮吉定鎮歸思鎮上保鎮金城鎮方村蒙村窮果兩  
江口峯門寨南源寨常安鎮龍平寨西嶺寨鎮峽寨  
白霞寨邊蓬寨信都鄉沙田寨樊家寨白花洞口寨  
樂寨金城寨八尺鎮那樓寨橫山寨南鄉南里鄉大  
宜鄉狀演寨鵝頸鎮都名鎮丹陽鎮周冲大宜鄉靖  
寧鄉大黃江口北山懷遠鎮湘山渡頭其後降田州  
府爲州思恩府爲軍民府而移桂林之荔浦修仁入

平樂南寧之武緣入思恩增桂林之永寧平樂之末  
安昭平潯州之武靖南寧之上思新寧而增設知州  
一人曰武定吏目一人曰思州巡檢二十六人曰臨  
時崑馬甲大田子甲子甲陽院思郎累彩怕河武龍  
拱甲床甲焚鳳下隆縣甲篆甲若桑怕牙思幼候周  
思恩白典龍定羅定安古零那馬下旺都陽改流知  
州二人曰養利曰上石流知縣二人曰崇善曰宋庚  
隸吏部驗封

卷十二

六

慶連土舍韋富撓其先在唐宋時世有東南西蘭二  
州及饒智高反竄匿失官逮其父晏勇始據有東南  
故地洪武初富撓遣土目韋錢保詣闕上故元所授  
東蘭州印貢方物時錢保欺設故匿富撓名而設以  
已名上之朝廷不察卽以錢保爲東蘭知州奉朝命  
赴任陽陽設施富撓無如何既而錢保以徵歛暴急  
虐土民土民不服乘富撓快快遂名衆挾富撓稱亂  
官軍進討之先擒其黨韋公煥力言錢保冒襲不平  
土民激變有所自於是乃奏問執錢保去官而勦富  
撓賊罪責後效置餘黨不問  
初洪武改元龍州土官趙帖堅以萬戶府歸附詔改  
爲龍州知州許世襲職及帖堅卒無子其姪宗壽襲

土官知州既而鄭國公常茂以罪謫其地帖堅妻黃氏有二女其一為太平州土官李國泰妻而茂納其一為妾方是時宗壽雖襲職帖堅妻猶持土官印與茂共擅州事數凌逼宗壽會茂以病卒共開者趙觀海等亦素與宗壽為難宗壽乃與其把事頭目川計取土官印上封事言茂已死并械觀海等至京而帖堅妻亦使人告宗壽榜掠與李國泰謀劫茂妻并其奴婢往太平州且搜趙氏祖父官諸物盡掠取之又欲并奪龍州之地因親至京言宗壽實從子不應襲宗壽亦上章言狀上詔宗壽勿問獨議帖堅妻與

卷十二

七

圖奏罪既而以蠻夷遠人并釋之無何有人告茂匿龍州未死前宗壽所言皆妄詔都督榜諭如茂果存宜解京贖罪如果死宗壽親來京具陳其由而宗壽不出上命兵部尚書致仕唐鏐賞勅往諭復不出會臣告奉議南丹諸寨蠻人梗化乃遣發湖廣江西衛所馬步官軍六萬餘人及諸衛漢達官軍進征龍州時都指揮韓觀捕獲宜山蠻寇二千八百餘人斬偽大王韋台偽萬戶趙成秀韋公旺等傳首京師上乃命韓觀還軍廣西而以左都督楊文佩征南將軍印副以韓觀并僉事宋晟為左右將軍遣諭安南王

令輸米二萬石助糧而趨江陰侯吳高安樂侯吳傑統諸衛兵衛宗壽宗壽懼請伏罪來朝仍乞唐鏐還京而親率耆民儼里等六十九人伏闕謝罪貢方物詔釋宗壽勿問而勅移兵向奉議南丹所至皆破僉事胡冕等追捕柳州西山養牛諸洞山賊擒渠康節孫斬之韓觀等分兵討都康向武諸州縣連破更吾蓮花大藤峽諸寨斬渠黃世鐵并其黨一萬八千三百六十餘人蠻寇盡平唐鏐乃奉命相度形勝置奉議等衛并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諸守禦千戶所設官軍鎮守焉

卷十二

八

宣德四年上隆州土官知州岑瓊卒無子有姪岑松尚幼土人訴于朝言瓊母陳氏有才識可理州事願得陳氏襲職以撫其民詔從之土官之子死而母襲者自陳氏始泗城州女土官盧氏故土官岑瑄妻也瑄卒無子盧氏襲職知州事既而盧氏以其姪岑豹年長乃致仕請豹承襲豹既襲忽仇盧氏率土兵五百人圍盧氏慮謀殺之且毀伯父岑瑄像盧氏欲廢豹疏言豹無道所為不孝難使承襲而豹之叔父利州土官知州岑顏亦奏豹與兵謀殺盧氏侵越地方州民被害獨

都督山雲謂豹實故土官岑瑄之姪雖欺凌盧氏有據而承襲其本事也若盧氏直妻本豹伯母原以借襲致仕宜量撥田十以贍終身仍請勅諭岑豹母肆侵擾上乃遣前使烏撒烏蒙行人章聰侯進資勳與雲并三司巡按御史覈論之

思明府土酋黃玟上世皆土官其弟珊以世嫡為思明知府正統中玟積捍禦功授丘溫衛指揮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至景皇帝時珊之嫡子鉄怨不得襲玟以計授球聚兵五千同府執珊及兄鈞等執之既而又圖奪嫡乃盡發鉄罪使其子瀝陽

卷十二

九

聞于官若欲為珊伸理者巡撫李棠總兵官武毅廉得其實坐玟罪當死會憲宗在東宮景皇帝有子曰見濟玟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為皇太子景皇帝大悅命禮部會廷臣議大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疏署名吏部尚書王翱有難色循持筆長跪強翱署名上上如議于是山憲宗就沂邸行賞翱頓足嘆曰此何等事乃出自蠻囚耶玟遂蒙大赦原免復職并進都督賜誥命極其褒獎勢焰薰灼人多趨其門榮致仕去未幾見濟薨英宗復辟憲宗亦復位東宮而玟已死命發棺觀其屍

大藤峽在潯州萬山中山有水名潯江發源柳慶東流至州經象州未安修仁荔浦平樂諸境夾江兩山皆哈呀峽其巖險惡地為大藤峽以其有孤藤渡礫如徒杠然故名南截潯水為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其地惟藤峽最高峽則數百里皆歷歷在目故軍旅往來顧盼立盡諸蠻以此為阻區桂平大宜鄉崇安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品洞以百計如仙女關九層崖尤極險阨者峽以南有牛腸大帖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為

卷十二

十

力山力山之險倍藤峽焉又南始為府江週遭六百里其中多巖巖與谷層崖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墮身數百仞下中產猺人藍胡侯盤四姓為之渠魁其山多緞土而鋤耕危稜不服租庸饑則拾橡薯射狐掘鼠升衣血食言語侏儻且憚見官府往往通同化猺老結城市豪強號曰招主自稱曰耕丁其力山猺人又善傳毒藥巧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猺亦憚之景泰中猺口侯大猺倡亂聚萬人修仁荔浦平樂力山為之響應遂攻肇州縣出沒山谷守更不能制以招撫之時朝廷方北

忠瓦刺未遑也。天順七年賊劫上林縣攻梧州城時  
總兵官秦寧侯陳涇駐兵城中會太監朱祥御史吳  
璘副使周璫等方議調兵而賊夜駕梯踰城啟門劫  
府治官庫放獄囚大肆殺掠執副使周璫為質殺訓  
導任璫而涇等擁軍自衛不敢發一矢時致仕布政  
宋欽家居挺身出以大義諭賊被害黎明賊聲言毋  
動動即殺周副使涇等乃使人與賊講解逮捕時賊  
方出城去既去縱璫還時官軍數千賊僅七百而已  
自後奏報劫掠殺越城市無虛日有州縣被圍經年  
不解者總兵顏彪都御史葉盛嘗與賊頗報斬獲然

卷十二

十一

終以恒敵未經勦盡遠奏班師及軍廻而賊復集于  
是御史王朝遠奏請大征而副總兵范信乞調遠兵  
并衛所旗軍有才力者協同進勦詔能捕大狗者予  
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甚至蔓延廣東高廉雷諸境  
兩廣守臣皆待罪兵部尚書王竑乃言峽賊為亂久  
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格撫為功譬之驕子之啼者愈  
恤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浙江左叅政韓雍有文  
武才屬之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  
勇略可任上乃以雍為左僉都御史輔為征夷將軍  
僉事和勇為游擊將軍太監盧康陳宜監視軍務巨

尚書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孫紀功而一以便宜專  
屬之雍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三司而下不用命者  
以軍法論成化元年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方略  
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令一軍  
由廣入廣東而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  
驅之在廣西者困之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衍而所  
至與賊是為禍也藤峽為賊穴吾以全師擄之則東  
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南可以援高廉雷而北  
可以斷陽峒諸路所謂腹心既潰則遊寇自息舍此  
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據而漫流流賊愈多州縣愈

卷十二

十二

破所謂救火而噬之者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  
軍三萬人兼程而進方至全州值陽峒西延苗賊為  
梗先以偏師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瑛等四人一軍  
毀粟及至桂林復召諸將按圖議曰修仁荔浦藤峽  
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腹心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  
兩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  
山大敗之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  
乃進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巒密箐三  
時瘴癘甚等生長其地尚莫得要領且兵聲既振賊  
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則不戰自斃矣雍

曰不然。破山邊，斷絕，披輪，固六百里間，安可圖也。且屯兵日久，將士離弛，那能安能悉防兵法有之先聲有奪人之志，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既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之，亦以藐視，因而乘之，何堅不破。乃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令總兵歐信、蔡將孫祺、高瑞都指揮夏正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為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令都指揮白全、楊興、張剛主，吧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為八道攻其南。復令叅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防其奔軼。而自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嶺以督諸軍。且

卷十二

十三

令歐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敬諾。于是諸道並發，腹背夾擊，賊既失利，乃置婦女積聚于桂州橫石寺，塘據險立柵，而悉力出捍于峽南，置滾木礮石，鎗鎗矢下如雨，注官軍仰山而攻，雍督戰益急，敵少息，雍規其怠，急擊之。將士用團牌扒山虎壓二色諸器，魚貫以進，皆殊死戰，呼聲裂山谷，賊氣奪乃縱火焚柵，因而乘之，歷破山南石門大信道袍屋，夏紫荆竹路梁，腦老鼠塞嶺林峒沙田，由營牛腸大帖大塞。

諸寨賊屋廬藏積，俱拮會日暮，雍命就營賊巢，十眾乘乘視雍雍恬然，整暇聚恃以安，賊既潰入橫石諸崖，雍飭兵窮追伐山，通道行數日至其地，賊上九竹崖抗戰，前樹大柵，用千觔礮石從雲霄轉下，聲如轟雷，且弩矢雨注，不可當。雍誘使大發而令人間道潛陟其巔，覘發竭舉砲，賊大駭，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拔蘿而升，前後不絕，如蟻漫山，奮擊然後發火，箭焚柵而夏正等亦自林峒來，援賊大奔，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級，招其流冗千餘人，磨崖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用兵未有窮巢。

卷十二

十四

破穴如此甚者，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厓，諸蠻皆緣之以渡，至是斬峽藤，斷之名斷藤峽。當大軍由修仁抵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戴香跪迎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為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叱左右縛斬之。左右貽謗謂何故殺良民及縛而利刃出袂，問廼知問也。悉斷頸散手足，列賜別胃累累，甘苦棘中賊望見大驚，沮口韓公天威也。既平雍乃上言諸徭之性，憚見官吏，指以流官終難靖，阻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盜嫂謀兒故，推鞠在禁，乃五年之間，竟無延生，臣愚以。

爲鳥獸之族豈識英倫賤昧之言許自中薄聞其人  
號勇冠軍倘被以特恩而復其職改隸潯州爲諸將  
長則効治可立計也又言諸流官巡檢不諳諸俗往  
來趨轉難以責成請授諸有功土人李晟等爲土官  
巡檢因請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  
獻俘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而添設東鄉龍山巡檢  
司各一至于別類獠人國初曾充戎伍近用兵時遣  
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印本地開設千戶所因  
其故俗卽以李慶作渠帥統之上皆允納于是設武  
靖州于斷藤峽以岑鐸爲知州屬潯州府進雅左副

卷十二

十五

都御史官子錦衣封趙輔武靖伯世襲時輔知雅才  
軍事一聽雅而輔但受命忤戰故所向有功暨雅以  
艱去諸將稍稍謀聚御史龔晨僉事陶成請立總府  
于梧州兵尚書白圭仍俟雅服闋加右都御史再往  
總制復平那蒲岡婆古平諸賊兩廣大定乃與太監  
黃沁不合求去遂以右副都朱英代之英承雅威力  
招徠蒞波力山馬平陽朔諸獠定爲編戶民而使之  
輸賦自是之後民有寧宇者凡三十年其所斷大藤  
中空截其兩端而釘以牛皮爲大鼓置於軍府門蓬  
蓬然聲聞十餘里其後兵備移鼓至行臺叩之無聲

歸卽如舊以爲神

卷十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又名姓  
字倫翁稿  
姜之琦劄錄  
來海佳眉良較

續司合誌三

兩廣

趙楷者龍州土官族子也龍州自趙宗壽襲後五傳至趙源其妻岑氏本田州知府岑錦之女嘗自負家勢專制部事無所忌會源卒無子州人推源兄溥子名相者當立楷即相弟溥次子也妒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為地耶相誠立則州非主有明矣主盡購乳

卷十三

子擁之而親以護印掌州事是主世有龍州也岑然之遂以賤僕韋隊子璋施云遺腹子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自大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納璋勿克楷乃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為相所纂事下督府而楷與璋通路上下莫敢主相者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以別務至左江楷揮千金賂兩舍人詭云有旨以土舍王祥持偽檄過調鎮安果化何武養利上林諸土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攻相相率印走匿充村猛遂縱兵殺州人死者一千餘左江大震先是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毋寶亦枝毋相絕憐愛之曰官

我當後我至是猛乃以寶去冕為奴都御史楊旦總兵朱騏以變聞猛復賂鎮監傳倫得旨僅勅倫捕祥而逮分守彭夔分巡李淳去餘勿問嘉靖元年相死

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楷燧州人立其族弟煖會新建伯王守仁提督兩廣遣上思州知州黃熊兆勘其事而熊兆黨楷言楷當立宜以州印昇楷楷遂試煖大亂州目黃安黎容等潛往田州購寶寶為奴楊布家年十三矣安容等以百金購得之言之督府時督府林富與總兵官仇鸞皆言楷勢張未易驟滅不如姑因勢利導之乃諭楷令還寶職而使寶以

卷十三

五千金并腴田三十村謝楷楷私計寶終易與且趙宗單寶死官必及已不如微厚利圖之乃欣然還職而陰以贏財招犴猾自并且復求韋璋之子阿應育之令往來寶所阿應美姿容談笑寶妻與通動息必告楷楷乃為應奏言應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寶官妓男子王良以為開者楷名良激之曰汝絕代人也幾何之民願殘身以干進者為富貴耳汝安圖哉職頭既闕與猘聚無異曾不若繫牛騰馬之得逞其欲也良曰恨不剔腎以報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為若主之何如

良唯惟楷乃鳩州目鄧瑀李旭林盛等謀伐賓州人  
怨資莫為言十六年楷遂以千人抵州夜及寢門呼  
良曰至矣良開楷聲開門納楷執寶寢所斬之截枝  
拇及以寶妻去變開會安南莫登庸篡主自立朝議  
征之登庸笑曰中國土官以弑逆為事數十年無正  
法者而獨慮及我何哉頃之憑祥叛會李寶與楷通  
都御史蔡經屬副使翁萬達兼圖宴楷萬達密受命  
乃獨行部至南寧故沉滯不為理州人大譁萬達曰  
趙氏之族殲矣非楷莫立者顧負罪不丐我故遲之  
耳楷聞之大喜萬達乃遣人謂楷曰楷誠以三十一

卷十三

三

村贖罪我當費之且界以官楷益喜報命萬達乃時  
時稱楷智勇冠軍印南征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  
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地聞來獻萬達留語  
旬日楷浸慰勉不為備所攜兵衆多以乏糧遣歸寨  
萬達乃名楷及鄧瑀入伏壯士劫之曰汝輩罪大滔  
天不得活命且盡今日矣特汝死此地吾憐汝吾欲  
以官界汝子汝當為書諭汝黨勿亂其靜以俟命楷  
惶懼以頭搶地曰門祚衰薄喪亂顛仍官府悉罪楷  
何也楷誠死而官府食言不及楷子官奈何萬達曰  
有如此日乃流涕而與之盟楷亦流涕為書諭黨曰

事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撫我子以存趙氏萬達得  
書即呼壯士杖斃之而以書諭其州人立楷子匡時  
年四歲一州悉定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村立縣  
治附太平郭其同時戡定者有憑祥李寶事

憑祥李寶為土官知州李廣寧庶子其先李昇洪武  
十八年以憑祥嗣歸附授巡檢永樂二年改縣治以  
昇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趾鎮南關為左江要  
害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有十  
子寶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不決凡三四年而竟  
以其孫珠嗣嘉靖十年珠又死族弟珍珏又爭立珍

卷十三

四

挈印走况村况村土舍黃泰以其姊黃孟妻之珏遂  
擅攝州事十四年州目李清李滿趙琪蘇奇枝等謀  
納珍說思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吾主也不幸為逆  
弟所逐倘以君之威得復入奉烝嘗者願以全州服  
事備下屬黃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  
奪其印珏奔磐柳久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紹客憑  
祥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視思明伯仲也今屬思明則  
父子矣竊為明公耻之珍遂悔約不肯屬思明蘇奇  
枝李滿爭之不得因有隙會黃朝有外婦生子時芳  
長矣詭云此廣寧孫也當其父璉與珍珏爭立時避



居思明實生此兒乃以千人納時芳弗克時珍荒落甚醉卽手刀人部民患之寢乃謀廢立有成局而珍妻黃孟亦以失寵孤憤寢與之通十七年寢名歐紹賢周紹曰李珍不道賊虐部民善欲脩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紹賢等曰黃泰疑不助也試爲公探之往見泰曰南海之濱有不禮其妻而淫于他妻者其妻之父兄勿加怒也則可謂大度矣乎泰曰不然夫不禮其妻是不有其父與其兄與弟也而銜之是賤垢也而謂之大度何可紹賢等歸謂寢曰泰不助珍也寢遂約李滿蘇奇枝將爲亂慮趙琪掌外甲以

卷十三

五

兵劫琪琪許之紹賢等曰珠也舉大事而無內應譬之敗輪而無策難以入矣寢曰善時珍妾荷致有淫行寢遣刺客趙應就荷致所說爲珍所使逼淫之夜半覺然曰爾死期至矣如何荷致驚問故曰主官知汝有私人使我試汝卽從者當取汝頭去否則黃汝今竟何如矣荷致懼急裸起叩頭呼救我趙應擁被坐故躊躇問還以被擁的致曰吾亦惟憐汝以使汝知也雖然吾夜當再至汝弟毋動夜俟我寢復遣人謂黃孟曰今夜十郎將卽子排闥勿驚十郎寢稱也黃孟唯唯既而內人爭以酒進珍珍沉醉乙夜趙應

竊荷致穴垣出蘇奇枝巡微佯驚諜曰聞寶何語也黃孟驚起開門而寢等擁兵入斬珍于床李清聞亂呼趙琪以外甲入救琪匿不至寢遂挾黃孟并坐部兵發庫藏爭財亂擊殺者數十人詰旦寢置酒高會名李清清不得已赴之臨觴而嘆寢就坐殺清會安南逆臣莫登庸及因厚賂寢爲嚮導曰緩急鉅細皆以聞時督府蔡經馬副使翁萬達田汝成並治龍州憑祥二亂而汝成撫藤峽萬達獨行乃先誘殺龍州賊而遣人論寢曰天子將有事于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取也寢遂自薦曰願効力萬達乃

卷十三

六

厚與之而名黃泰謂之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然乎泰大驚辨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寢則不辨自明耳泰謹諾乃遣指揮錢希賢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憑祥襲之擒李寢李滿蘇奇枝等皆論死卽日榜其黨曰罪止寢等一州帖然既而李珪李時芳復爭立萬達汝成共鞠之時時芳倚黃朝勢通賂上下皆云當立而奸民農球復控督府言時芳黃李璉之子廣寧之孫萬達力斥球乃論時芳死璉珪而立李珪之子佛嗣珍上思州土目黃鏐于正德之末聚衆攻城都御史林

延選捕之下漳州獄已而越獄復叛官軍禦之許降  
副總兵張祐不為備復叛攻破州城已而復勦捕獲  
之伏誅嘉靖元年都御史張寅奏廣西上思州舊本  
土官中改為流遂致土人不伏往往稱亂今宜仍改  
為土官而擇土吏之良者任之議以為然

思恩土目劉名叛令其黨黃安奪定羅堡剽掠良民  
兵備副使檄田州土官岑猛勦捕之猛按兵境上不  
進都指揮僉事孫震直前撫之為賊所執守巡數遣  
人省諭名詭言掣回田州兵當還震守巡不得已從  
之又欲盡掣思恩守城兵守巡不可名亦竟不出震

卷十三

七

而是時諸州土官皆黨逆觀望不用命總督都御史  
張嶺請調湖廣未順保靖土兵各萬人與本省官兵  
合勦且仍留折糧銀二十萬以給軍餉部議各減半  
且先令遣官撫諭使急出震賊始懼受命事遂定  
岑猛田州府土官也自稱漢岑彭後洪武初元安撫  
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之為立府治使  
世襲知府三傳至溥生二子長名猷次印猛也弘治  
六年猷以失愛弑溥土目黃驥李蠻發兵殺猷嗣位  
未定而驥與蠻復構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  
溥官納之田州兵備使汪溥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

府岑濬以兵衛猛時濬方樞視兩江驥遂賂濬脇猛  
分地猛不得已從之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驥復以  
猛奔思恩濬乃留猛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  
濬歸猛濬不從等遣副總兵歐磐布政使程廷珙以  
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讐是年  
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濬攻陷田州猛走免濬乃  
以族子洪據守其地十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  
濬戮之并誅洪改思恩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  
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矯旨以猛為田州  
同知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稍侵旁郡自廣甯自

卷十三

八

言督府有調發願立功冀復舊職會江西盜起都御  
史陳金檄猛從征猛所至剽掠然以平賊故疏功稍  
遷指揮同知第非猛初意頗怨望而督府旗校初受  
猛賂日譽猛至是賂稍減毀者漸至而猛復自恃兵  
力凌轢諸土官諸土官不堪稍有言猛不軌者都御  
史盛應期借以伺猛索猛賂猛不遜應期怒疏猛反  
狀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鏐代應期鏐雅知猛無反  
心欲不舉而鏐子濬以書上鏐願勿征猛時巡按御  
史謝汝儀到官故事御史謁督府從掖門入汝儀直  
入儀門鏐眴從官却之汝儀大怒廉得濬書誣濬納

猛萬金鎖皇恐乃再疏請征猛制曰可嘉靖五年鎮  
借總兵官朱麒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  
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統之分道進猛聞大兵至  
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免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鎮不  
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那彥于王亮監猛  
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  
屏居璋欲藉此報猛乃其言誘猛走歸順婦殺之斬  
首以獻先是猛三子那彥敗死那佐與那相出亡惟  
那彥側室子曰芝方襁褓匿民間鎮謂岑氏單弱計  
田州可遂滅乃請改流官治之未幾田州土目盧蘇

卷十三

九

糾思恩土目王受挾那相反兩江皆震會汝儀滿去  
御史石金代之金仍黨汝儀左布政使嚴紘貪事張  
那信又素不為鎮所喜紘遂倡言猛實不死歸順僞  
以肖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恩以昭平  
猛糾交吐叛臣莫登庸反金遂劾鎮輕信罔上圖田  
州不得弁失思恩上大怒落鎮職以王守仁代之先  
是鎮上言田州遺黨復亂再乞集兵勦捕軍興錢穀  
相應議處上命動支廣東司府金錢不得分彼我致  
誤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鎮候代偵知思恩未陷欲徵  
兵擒蘇受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事而張那信分巡

著梧欲陰壞其事給郵史發檄東西交窺之兩廣三  
司皆以檄非是封還鎮竟不獲集兵而去七年守仁  
將至田州調湖兵數萬人南下請夷皆憚之守仁乃  
自啟晦示以無事及抵南寧見蘇受勢熾度不可卒  
滅乃遣人招諭使來輸罪蘇受本林守仁戚武將丐  
命會有浮言軍門給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不  
卽至守仁復遣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  
兵衛弁乞易軍門左右祇候以田州將校守仁許之  
蘇受乃出謁盛兵自衛守仁數其罪篋一百蕪受衷  
甲受篋諸夷驚莫測守仁乃上疏言思田久構禍茶

卷十三

十

毒兩省已逾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于轉輸官  
吏疲于奔走地方脫杭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  
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  
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測况田州外捍交趾內  
屏各郡深山絕峪獠獠盤據使盡誅其人異日雖欲  
改土為流誰為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  
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獨誅誤  
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  
請降田州府為田州而官其子那相為判官以順夷  
情分設土巡檢卽以盧蘇等為之以殺其勢添設田

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上皆從之乃為布政使林富為巡撫都指揮張作為總兵官而親率蘇受攻入寨賊破之時兵部侍郎張璉及桂萼等已浸淫毀守仁處田州非是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富代為提督稍易守仁議奏言思恩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得罷田州決非流官所能控制但降田州為州則不必別設府治以騷遠夷乃以岑邦相為判官以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勅曰滿三年乃代時邦相纔十六佑兒子育之而盧蘇自矜典復岑氏功專制生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

卷十三

十一

虛位不平遂與盧蘇有隙會張佑將代望邦相厚賂已邦相但治供具無所賂佑大怒乃以他事撻邦相而陰與蘇比購那彥子芝已髻鬣育之別所邦相欲殺芝不得適佑不果代留鎮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中以行而邦相乃治供具毒佑佑死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子育芝于是盧蘇遣人刺邦相不得邦相召士目羅王戴慶謀代蘇蘇竟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士目率妻子來賀且爭入問疾蘇伏甲臥內而後出見諸士目諸士目慰勞曰願布伯自愛蘇曰賴公等之靈疾若何足恤特恐

未保首領耳諸士目驚曰布伯何故出此言此一州人誰不甘心為布伯死者蘇曰噫吾敢望州人哉弟得坐中人憐我足矣諸士目覺蘇言非是皆相顧盼騁蘇乃指羅王戴慶曰如二豎何言訖甲與執王慶斬之因劫諸士目曰邦相之不德公等所素知也孺子芝實岑氏裔不于此時立而安立乎諸士目皆頓首曰唯命蘇乃附諸士目妻曰乞留此為質即日甲士千人攻邦相相就之焚其屍賂都御史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立遂立芝歸田州于是猛仲子那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真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

卷十三

十二

州土舍韋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殺掠萬人蘇走免會歸順州土舍岑猷為蘇將蘇求救于猷猷乃乘虛襲真寶真寶敗兩江大震諧乃遣人諭真寶等曰邦相實病死曷與盧蘇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仙諧已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咸不欲與問罪師朝議下核實副使葉僉蔡議陳大珊議曰盧蘇稱亂賦主罪在不赦縱宥之不誅亦當以上聞令立功贖罪耳經不聽反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賻田盧部下盧蘇因眾怨殺之朝議遂置蘇不問諸夷聞之皆解體十七年以征藤峽故調

盧蘇與其子鳳兵屬指揮王良輔部下而鳳故逗遛且給良輔軍他所而自以父子為一軍副使翁萬達不平與副總兵張經謀曰峽賊雖常誅不過殺人剽貨已耳盧蘇罪十倍峽而合豺狼而責狸鼠非法也吾欲與公等倡議斬之何如皆唯唯乃召蘇仇向武州土舍黃仲金與之合兵為書暴蘇罪狀上之督府其詞甚厲都御史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峽賊不聞征蘇何監軍之多事耶即日遣旗牌星馳營中坐鎮之使勿發而其機頗洩蘇夜遁葛達頓足曰惜哉不先發而後聞也

卷十三

十三

先是都御史姚鏌征岑猛時歸順州土官岑璋猛婦翁也鏌慮璋兵強常助猛名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平時知璋女失寵恨猛有隙請就璋探實以覆時希儀所部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名臣語故臣曰是當以計取之希儀曰如何臣曰鎮安歸順世讎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是莫若徵兵鎮安而中其忌以劫之可立取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徵鎮安兵臣過璋璋喜逐臣日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耶臣嘿然璋曰趙君有真乎曰感故人厚意久契闊故迂道來何真也稍與語須臾嘆息而

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若不豫者璋曰怪哉趙君軍門督過我耶臣曰無之曰降壤有所控訴將逮勘耶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內跪叩之臣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即死耳君何忍秘厄我臣乃言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徵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敗機事則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矣我何忍獨生反令君死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速及願擒

卷十三

十四

猛自赦希儀許之遂伴追臣返以其事白鏌鏌乃不備璋專意攻猛勅兵五道以都指揮希儀及李璋張佑程登張經將之而叅政胡克元分道督進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兵千人助邦彥實為間邦彥欣然納之璋遣人告希儀曰已遣千人為內應矣鏌戰時乞護寸帛綴裾裏者希儀許諾及戰歸順兵伴敗奔田州兵亦奔遂大潰希儀斬邦彥猛欲他奔璋使招猛曰事急矣何不走歸順以達安南圖興復耶猛倉卒不知所出遂佩印從璋璋陽迎之奉之別館飾姣女妖童牲殺咸備且詭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

君走交南不敢輒犯將詣軍門請進止矣猛喜不疑  
會胡堯元執希儀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  
兵萬人持歸順璋急遣人持百牛千醵迎三十里曰  
天兵遠勞謹饌飲每牛加枯絮之一帛有列十醵  
堯元怪璋整暇而諸軍得犒喜遂屯不進璋乃親詣  
見諸將曰猛敗走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集  
流矢南走不知所往急之恐生變幸緩五日當捕致  
賊下堯元等許諾璋還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  
自請急草封事為君上之猛乃乞屬草出印印訖璋  
知真印所置酒賀猛樂作持鵠一阼錦衣二襲曰天

卷十三

十五

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為計猛大怒呼曰不意為  
老奸所賣遂仰鵠死璋斬其首并府印而之問道馳  
詣軍門度已到乃斬他囚首貫猛屍昇擲諸軍諸軍  
驚攘支解爭擊殺十餘人馳軍門則猛首已梟一  
日矣諸將大患恨遂沒落毀璋而有政使嚴紘欲壞  
鎮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錢一真耳御史石金  
因劾鎮落職而希儀等俱不論功璋恨致仕子璫襲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各生稿

王培  
吉校

蠻司合誌

兩廣

斷藤賊久為良民至正德間稍有橫江禦人者峽南  
尤甚時武備頗弛賊易之都御史陳金謂諸蠻不過  
利魚鹽耳乃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魚鹽與蠻  
令蠻就水濱受去如稅權然蠻初獲利聽約道路稍  
通金亦謂法可持久乃疏其事易名斷藤峽為未通

卷十四

峽久之蠻征商無厭小不愜必刺船而扼之江中重  
賂乃免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總制定田州亂  
還至潯州父老遮道言斷藤及八寨亂狀守仁集諸  
將會議乃以二萬人遣副使翁素僉事汪濬吳天挺  
蔡將張經指揮謝珮襲勦仍密督未順土兵勦牛場  
諸寨保靖土兵勦六字諸寨部署既定先是峽賊聞  
軍門檄調廣土兵皆逃匿深險及聞以盧蘇王受歸  
降罷兵稍弛備至是守仁駐南寧故為散遣諸兵  
狀湖廣兵皆偃旗匿鼓馳至與官軍突進四面夾攻  
之賊敗退保仙文山據險結寨官軍攀木緣崖仰攻

之連破油碎石壁大敗諸巢賊懼奔斷藤諸軍追擊之賊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人諸軍自後急擊俘獲甚衆賊潰散遍搜山峒無遺者還兵至潯州守仁密檄諸將移兵勦仙臺諸賊仍分布各哨水順兵由磐石大黃石登岸勦仙臺花相保靖兵由烏江口丹竹埠登岸勦白竹古陶羅鳳賊聞牛腸諸寨破大懼方據險設伏而諸軍驟進奮勇夾擊賊不支奔入永安力山乃分兵圍之賊復大潰其奔諸路者多爲防截叅將沈希儀所擒于是斷藤之賊略盡初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稍遠別遣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

卷十四

二

佑督盧蘇王受兵五千勦八寨賊各乘夜銜枚襲擊已破石門賊始驚覺且戰且走至日午賊號名二千衆還拒官軍奮擊之賊既失險氣奪不能支遂大潰奔入重險官軍搜勦連破古達同安古鉢都者諸寨于是八寨之賊亦盡計前後擒斬凡三千人兩江底定守仁乃班師

已而守仁卒于道嘉靖十五年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以庇賊多受賊賄峽北賊漸起其日侯勝海者居峽灘號名多人武靖土目黃貴書香與勝海有隙且利其田廬言于指揮潘翰臣請殺勝海翰臣素寡謀卽

遣貴香誘勝海市刺之其弟公丁集衆噪城下殺廂民二人去食事卽閩叅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旦請討叅將沈希儀沮之曰猾賊未易取須開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繼武悲恨謂閩曰是天授我機功者閩然之遂還潯州以千人溯流擊粵離賊皆遁去斬一病伶而還遂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口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彰立堡難守旦不聽已而堡成閩命黃貴書香以兵三百人守之約曰侯氏田廬在擇處不禁于是諸猾大怒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鳩衆二千人夜寇堡戍兵死者二百

卷十四

三

餘人貴香走免御史諸演疏其事乃奪閩與繼武職而以侍郎蔡經出代旦經集諸司議咸謂兩廣軍政自韓襄毅後大抵用大征勦二法而無備用勦有備用征勦用少兵征用多兵經謂用征便會朝議征安南未遑也已而公丁乃益橫時出殺掠先是副使翁萬達力請討公丁御史鄒克臣贊之經乃會安遠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有狀乃劫雄曰能擒公丁者免死否則論法不少貸雄惶恐頓首願效力自贖萬達乃陽言公丁本良將爲離家誣構耳寇堡小事吾當爲白之遂

捕繫訟公丁者數人責其敢繫公丁果道人忽列冤狀萬達許諾復令雄以百金貸諸徭指公丁本業公丁喜惟雄所使會萬達按旁縣以計屬蔡議田汝成汝成名雄申飭之雄乃給公丁曰若為潯人指名久矣冠保之冤翁公知之田公不知也今田公新到何不仍列冤狀如前時而乃嘿嘿為公丁然之遂隨雄見汝成汝成曰亦聞之誠冤汝第歸乃陽為遣勢而密令廂民被殺者家出毆公丁譁于市游微連逮公丁并毆者皆入獄亟遣雄詢諸徭曰冠堡事公丁供諸徭所為而廂民以為實公丁為之今以此詢果出

卷十四

四

自汝諸徭則當釋公丁而逮汝等如其不然請為汝等共棄之毋以一公丁為禍本也諸徭競言事實由公丁願棄之毋敢黨者遂檻致軍門磔示之汝成乃急上督府謂首惡既擒急議賜勦無如此時失此不討則間春雨水用蹇滑且賊稍知覺魚驚鳥散非用兵之利經然之會沈希儀病遂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凌輔柳浦周新孫文縉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賊振吳國章屬焉副使蕭晚紀功叅政林上元及汝成督餉張經議

欲以少兵勦之示威而已又欲舍紫荆諸賊戮勿擊萬達持不可謂少兵徒損威何示威也且諸徭恣肆久不大創之不足殫其心汝成亦如萬達議第萬達又言峽南亦劇賊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以俟後議經然之遂以十八年二月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荆大冲根姜老鼠諸巢朱昇山三等村渡蓼木攻二駝石門石塘太安黃泥嶺諸巢柳浦由白沙灣攻道袍大井李儀洪泥梅嶺諸巢凌浦由白沙灣攻大昂屋厦小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攻藤冲竹埠胡塘綠木冲諸巢孫文縉由

卷十四

五

藤峽夾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右軍則馬文傑由武宣六廟攻碧灘綠木諸巢王俊由武宣入山攻羅淥上峒成振攻中峒吳國章攻下峒共一萬六千人分四道南北夾攻之賊大敗擁眾奔林峒而東王昆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斬千二百級時捕得生口謂賊計往年據險結砦以致官兵圍勦無子遺者今不復立砦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且曠日持久費餽餉退之必速近日漫走入羅運山矣萬達乃移兵攻之徵石軍抵長洲沿江繞山賊背盡發諸賊陷所設蒺藜砦及礮石滾木等逆漸數



百級賊益窘會右軍逃失道愆期三日而土目盧蘇  
受賊賂欽兵縱逸賊乃得漫匿山谷險不可踰時捕  
羅運衛言祖父居羅運八世矣未聞官軍涉此土者  
經乃令勿復窮追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  
諸翁亦據險抗命萬遠復勦之乃招載餘黨三百二  
十人而江南胡姓諸翁投順者以千計藤峽悉平萬  
遠汝成因獻議督府凡七事曰編保甲以置新民立  
營堡以通江道設備禦以控上游清徧田以正疆界  
改州治以建屯所處欽兵以慎邊防惟商稅以資公  
費督府多採納行之

卷十四

六

田州女土官瓦氏嘉靖十四年調使援倭寇于蘇州  
瓦氏提二營孫并狼兵數千應之曰索有司捕蛇檻  
犬爲軍儲然頗有紀律總督張經分隸總兵官俞大  
猷軍會賊犯松江分黨三千過金山衛大猷遣瓦氏  
邀之遠報斬獲時趙文華至江上謂土兵可用厚犒  
之至漕運堵賊不勝土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戰死  
賊初畏土兵至是易之復大肆焚掠人歎乃與瓦氏  
奮擊賊敗奔平望至王江涇未順宣慰土舍彭翼南  
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蹕其後大敗之斬首二  
千級時土兵有腊其肉者人爲語云花瓦家能殺倭

腊而喫之有如蛇

韋銀豹桂林古田獫也獫種甚繁其最強者曰韋口  
閉曰白而皆并于韋景泰間韋初威據古田縣官竄  
舍城遣典史入縣撫諭烹食之弘治間大征殺副總  
兵馬俊參議馬鉉正德初再征殺通判知縣指揮等  
官嘉靖初又再征殺指揮舒松等時銀豹與其從父  
朝猛攻陷洛容縣還據古田分其地爲上下六里第  
銀豹出掠惟下六里人從行而上六里不與焉四十  
五年提督吳桂芳因其間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  
撫諭之諸獫復業者二千人銀豹慶勢孤請降桂芳

卷十四

七

乃奏言古田自弘正來知縣未嘗入城今典史廖元  
能撫賊有功宜量陞主簿而徐擢爲縣且本省總兵  
止以都指揮統之不兼制柳慶權輕位下凡事輒爲  
撫夷道所持今諸獫雖納欵犬豕之性難保其終莫  
若稍重將權別選材勇堪任者居之部議加都督銜  
兼制柳慶慶元陞擢皆如議而銀豹愈猖獫帝挾其  
五子據鳳凰連水二寨襲殺漳平知縣魏文瑞更自  
求福入桂林劫布政司庫銀四萬餘兩金珠若干殺  
署事叅政黎民衷絕城而去官軍追不及久之臨桂  
永福各縣兵卒起捕賊始得賊黨汰嫩土婆顯等三

十餘人於各山寨中然首惡未獲也隆慶三年剿賊以廣西專設巡撫推江西按察殷正茂以僉都往止茂至奏請勦賊合土漢兵十萬集衆會議時八寨功逆衆議先勦敕書亦原有先平八寨徐圖古田之語正茂獨不可謂兵法攻取者堅兇首從自分不見上六里已事乎先給榜諭八寨八寨聽命然後分兵七哨以總兵俞大猷統之而使副總門崇文恭將王世科黃應甲都司董龍魯國賢游擊丁山等各領一哨布政郭應聘與副使邵惟中爲之監視乃令各哨所屬復分土兵爲二隊更番清道必先清數里而後行

卷十四

九

數里及至信地則合營而攻之步伍嚴整生擒朝玉宋于軍陣斬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獲男女一千餘口撫其不爲寇者六百六十餘村銀豹窮蹙陰覓肯已者斬首以獻時主簿廖元把總王綱認之以爲是相與證明提問既而稍稍傳銀豹不死正茂令僉事金柱蹤跡之銀豹見銀站乃生縛銀豹并其子扶杖膠致戲下正茂乃疏請引罪以檻車獻俘正法古田悉平因併八寨與龍略略咳爲十寨立長官司并設守備練兵坐鎮守禦以黃昌等爲之而救蕭紳陸雲騰尤士合名目聽守禦調度更陞古田縣爲永寧州

條善後十二事議行

府江有兩岸三峒諸僮皆屬荔浦延袤千有餘里中間巢峒盤結爲條犴淵藪于是江上諸賊皆倚借爲黨援日與府江會長楊公滿雷公奉黃公東等奪荔浦坊郭平樂樂山及峰門南源諸所執未安知州楊惟執殺指揮胡瀚千戶李可久周濂鄧尉二土舍岑文太學黃文堂及兵民無算而遷江之北三來賓之北五皆右江僮亦時時與東歐西里及三都五都諸賊相倚附馬多人勁俗號爲剽馬賊常陳兵走嶺東掠三水清遠諸縣還入南寧平南武宣來賓藤貴劫

卷十四

九

府庫已而劫來賓所千戶黃元舉家產殺土吏黃勝及其子四人兵七十餘人又殺明經諸生王朝經周松李茂義集四人自是之後白晝皆劫殺道左有南四連僮幸明甫及其子十餘人亡抵右江南武宣諸生米如銀焚大盧七村及博樂二十一村劫驛迎佐史周于義所持文牒而殺其人隆慶六年兩江守巡劉繼沈子木告于巡撫郭應聘總督殷正茂奏請督官軍進勦遂以李錫爲將軍十道並出雜徵東蘭龍英泗城南丹歸順諸土兵而以土吏章文明等統之攻古西巖口笋山古造及兩岸黃洞古招糯洞斬獲

賊渠楊錢市黃公護袁沈婆瑟婆盤賊婆鄧郎  
等餘黨竄入仙迴古帶諸山疏捕殆盡乃移檄北三  
北五越其歸降會峒老袁法真等司原南來賓還江  
民蒙演蒙蔣村諸兵備請命許之乃為定善後六策  
以聞前是荔浦之峰門南源修仁之麗壁永安之古  
眉諸邏司為諸獠所奪至是議改土巡檢其官目必  
推擇有才武者給冠帶管事滿三載稱職始襲世世  
勿絕乃于東岸水灘復麗壁市而與廣運足難為一  
軍軍二千人備平西嶺鐵匠坡仙家冲于西岸仙迴  
復古眉而與高天冲口為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陸

卷十四

十

內六章于龍頭磯為一軍軍一千人屬漢官備馬尾  
田冲黃牛及三峒于上峒古西復峰門為一軍軍一  
千六百人備羊厄峰門盧仙大喃兼視中峒于下峒  
東練復南源為一軍軍一千人備大宅東瓦皆屯田  
月食餉人三錢而歲以衛萬戶或千戶百戶一人兼  
視邏事稱職者得世守其地是時左江以潯梧叅將  
一人募兵一千人而邏司桂平諸軍皆屬之於是西  
岸通五道自昭平明源洞以達仙迴自仙迴達古蘇  
直走未安又自藤灣達馬尾象磯自象磯達田冲直  
走平樂又自龍頭磯達大嶺上下兩洞而東岸自昭

平達水達自水灘達平西邏山及十三屯自平西邏  
山達平樂又自深冲達桃嶺兩岸皆孔道復以府江  
地遼闊置縣于平樂之昭平名昭平縣屬平樂而割  
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昭賢鄉下半里上半里及仙  
迴土司隸之每歲得賦糧三千六百八十零石  
懷遠為柳州屬邑在右江上游旁近靖綏黎平為諸  
獠所竊據隆慶末以大征古田懷遠知縣馬希武欲  
乘間築懷遠城名獠老加仲才論之仲才唯唯希武  
乃以撫牒移督府數守巡李文績等行縣希武先誅  
茅為廬然後次第建城郭衙舍倉獄且與楊黃大地

卷十四

十

太平河裏諸獠約于築城時當以三十金擊牛酒為  
犒及城工過半諸獠請牛酒希武弗與諸獠以食言  
徵訴而去當是時諸獠常以易米至城下城下諸役  
夫謂之曰以汝等作賊故累我與築築成必盡滅汝  
等而後愉快諸獠因疑畏有畔去意而希武政尚嚴  
急盡罷戍堡軍趨名隆起兵登城躬騎馬走城上且  
暮鳴金鼓砲聲如雷諸獠愈自疑以為役夫言不謬  
口語藉藉會希武行城上巡視若頭盧見方響呼夾  
戰而馳獠人有雛童來望見希武不知避左右呼之  
曰走童勿走希武怒強縛而箠之童死諸獠譟而起

合編波頭板江諸峒凡數百人皆露齒腹目如猿猴然由北城踰入役夫走希武及經歷余冕典史陸錦等出禦敵皆中流矢邏司鄧元職而死希武乃乘印潛遁隆慶六年總制殷正茂請勦遣總兵官李錫泰將王世科統官兵會長安鎮賊乃約猪肉田寨蕉花諸峒治舢舨百艘大入石桂傘頭諸村村人鑿戰于平琴洲官兵鼓行至板江與諸村約自東崖直擄懷遠會大雨雪不能進有村人朱萬世得縣印來獻而猪賊皆至自貴筑及黃土絞關伶仃嶺據險而守所至羊腸鳥道不可卒度又道上多猪巢常自言阿猪但

續同治誌

十二

守家漢當奈我何時正茂調知諸猪獨畏未順鈞刀手及狼兵乃以羽檄三道移所在巡撫於貴於湖於浙徵鈞刀手三千人烏銃手五千人狼兵十萬人會巡撫郭應聘布政司楊茂等先遣使招白果黃土肯棋大梅諸猪趣使歸降然後擊太平河裏四港牙寨橫黃大池晏江溪諸村當是時東岸則板江楊梅西岸則坡頭河游皆助猪爲虐而古田上朱酋長韋狼要亦與其弟韋狼金齊右江五都招致諸劇賊爲黨援官軍乃分爲七道西而攻入諸猪以木石塞江灘望官軍甚盛皆反踵是遂拔木毀石大破之連拔丹

陽蕉花中國田寨古立洛果火燒合水諸巢斬酋長榮才富吳金山等賊棄旂走追至大根天棚二嶺破七團四寨肥江巴峒諸巢生得酋首隆扶羊斬王伯牛爺等奪獲風紀牌覽諸書及鴿頂榆木黑花帶皮印囊諸什物進破八寨斬榮田師等前後斬捕凡三千三百四十有奇俘獲男婦及牛馬什器無算事聞於是東岸北岸屬內三甲河裏太平南寨屬外三甲四港東溪波浪塘堀屬武洛洞人猛團七團屬韋覃二狼人桐木火燒洛溪合水及三門洛果屬上猪龍郡鄧勇尾屬中猪龍橋黃大池屬下猪龍坡頭田寨

續同治誌

十三

及板江河游大田蘆屬溪獵人河游蕉花屬肯江獵人前是諸常事議兵防欲收萬石宜良丹陽爲土巡司已欲加守備一人已又欲于末福加海灣肇屯兵二百人古鉢堡屯兵三百人毛峒堡屯兵三百人於臨桂加拿山堡屯兵二百人於陽朔及大水井田金寶頂爲一堡屯土兵五百人而里定羊骨遇龍翠屏諸堡皆加兵爲堡且耕且守故事東南南丹那地歲出土兵三千人更番戍會城自古田發難後議改思恩鎮安田州而思恩等不欲曰我已有梧州之役何以重戍我因改鎮安及湖潤爲一年思恩及田州

江州上峽下雷為一年年出兵三千人以四年戌桂林而泗城及歸順都康為一年向武奉議及上林為一年思明及思明州邊隆峒為一年龍英及忠州為一年年出兵四千人以五年戌梧州

韋狼要永寧獠也與鳳凰獠黃銀成有隙相讎殺常安邏司欲窮治之狼要乃椎牛遍召永福陽朔碎江諸獠攻圍鳳凰理定大水田射殺千戶韋繼宗合右江荔浦山潯諸獠稱亂會指揮徐民瞻兵捕服道左執狼要而諸獠大証總制殷正茂巡撫郭應聘乃檄徵田州向武都康諸土兵凡七千餘人屬參將王瑞

卷十四

十四

參政吳一介進勦斬廖金鑑廖金蓋韋銀花韋狼花等凡一千三百三十八級俘獲男女八十一人牛馬四十五頭器械九十五給書黃衣一襲當是時又有

萬曆改元洛容知縣邵廷臣以歸養去任會上元夜主簿謝漳行縣事單騎巡徵萬山中獠曾奉朝義統托定洛斗古底上油諸獠夜半出掠遇漳欺其人寡曰此可禽也遂之追至城僅六丈不下二十戶諸獠鼓譟入竟殺漳奪縣印去是夜指揮朱昌胤土巡檢韋顯忠並提兵決戰斬賊三十一人神將文斌獲

朝義覃三官等已奪還縣印而終以殺漳故守巡莊國楨沈子木李文績上變命總兵李錫參將王瑞康仁等寇勦歷破古底上宋大盡天心塘托定洛斗上油上良里廂諸巢生獲覃金鉢斬覃金倒覃銀郎陶狼金陶狼漢等凡二千八百三十餘級俘獲二百二十人牛五十五頭器械二百六十有二書籍五冊開叻一顆自殷正茂以下皆詔賜有等其後大屋諸村殘獠黃朝貴黃金鼎復合融縣陽老柳城上油諸會軍金磊等號萬餘人聲言欲入富福鎮而王世科引兵擊破之斬黃金鼎等事遂定始洛容在萬山中

卷十四

十五

城小迤北依山無雄堞縣官皆寓府城以為治故知縣余涵請遷城于白龍窰約費四千六百兩不果至是謝漳往就治而遂及于難

岑溪潘積善度岑溪地勢左近羅旁負臂三面自僻號稱平天王與六十三山及六山七山諸獠阻山公行居民請進勦會大兵征羅旁不服及總制凌雲翼先以檄曉譬積善積善喜願歸田輸賦得比編戶雲翼令知縣葉詩馳積善所驗田賦具如所請乃貸其死且以其子附學官受書當是時七山為蒼藤信地六山為容縣北流中街北科為六十三山咽喉

集爲賀縣諸村出入之所因立五大營營六百人合  
得三千人入月食餉一錢二分推擇指揮使五人爲  
將軍每季得俸廩三兩皆仰食梧州兵餉中且治大  
峒鎮城一百七十餘丈外城二百四十餘丈設參將  
館舍及屯堡三十墩墩二十有二開赤黎至馬嶺北  
科平河諸路七十餘里擊連城鄉田七頃有五畝北  
科峒田一十四頃一十七畝徭人歸降者四千二百  
七十一人雜募耕兵羣月等八百人給牛種月四錢  
自四月至九月如是三年始計畝輸賦如例

卷十四

七

出嘗百十爲羣會賦土吏黃勝不治萬曆六年公柄  
名章三層章三丈等以二千人出命鳳山龜籠塘與  
河塘章宋武傍江結壘方是時義寧有章總管章千  
里之獍末寧有黃河平黃明虎之獍末福有廖勝朗  
良快之獍翠相呼應殺商人李回及新民黃銀花道  
路不通會啼咳寨藍公游執土吏黃如金奪其土司  
如金以狀告巡撫吳文華檄分守吳善分巡陳俊徵  
未順白山兵及狼兵馳大岩上平橫山啼咳諸巢大  
勦之諸獍請還所戰地及被兩生口願輸賦爲良民  
而後官兵及狼兵稍却嗣此亦鮮有敢亂者

右江十寨爲思古周安落洪古卯羅墨古鉢古憑都  
者龍哈啼咳隆慶中總制殷正茂擊破古田卽以檄  
趨八寨歸降得貸死於是寨老樊公懸章公夏石公  
慶藍公喀羅公印黃公遜等踵軍門上謁自言十寨  
共一百二十八村環村而居者亡慮二千一百二十  
餘家而右江兵備鄧一龍參將王世科賓州知府吳  
泉謂十寨旣請爲壤當以十家爲率賦米一石凡二  
百一十六石七斗亦得輸銀米石五錢當徵銀一百  
八兩三錢五分七若火竈差銀戶一錢凡二百二十  
有奇然後村立一甲長寨立一峒老爲徵賦計而以

卷十四

七

思古周安落紅古卯龍哈立一州屬向武黃九疇羅  
墨古鉢古憑都者啼咳立一州屬那馬黃賜皆爲土  
知州已移思恩守備于周安堡有成議而布政使以  
爲於法不便當立二長官每長官各提兵千人以琴  
水橋荒田南丹衛屯田賦糧作兵餉不足則取三  
魚峰巷賢堡兵餉二百五十兩不足則取樊公懸等  
約戶每加三錢伍分歲以爲常復召三里十冬三潮  
峒老印度田因開立墟場以通思恩慶遠武賓諸道  
然後建社學請以義勇諸紳爲千夫長黃昌陸雲騰  
爲百夫長姑與冠帶俟三年稱職爲眞而兵備霍與

瑕又以爲八寨故不甚廣當陞爲州而使黃賜提兵  
六百人守之龍哈昨咳則立土巡司而徵安定兵二  
百人付黃昌備龍哈徵興龍兵二百人付韋富備昨  
咳卽以守備移鳳化城黃村俾與黃賜並得調度二  
邇使其後總制竟請八寨爲長官司而以兵八千人  
屬黃賜爲長官而黃昌韋富皆給冠帶爲土舍亦各  
引兵二百食之寨如約居久之十寨復聚黨萬餘據  
人田產白晝入都市剽人而奪之金甚至攻城略庫  
戕官殃民六七年間盡失樊公懸舊時所約於是總  
制劉堯誨巡撫張任急統兵盡勦諸寨斬首捕酋凡

續詞令誌

十八

一萬六千九百有奇奪獲器械三千二百牛馬二百  
三十九頭上乃陞賞并論諸土吏功復分八寨爲三  
鎮各建一城而以東蘭州韋應龍韋顯能及田州黃  
馮充爲土巡檢得比古田例留兵一千人戍之至三  
里舊屬上林之循業與撫安古城久爲賊巢今改屬  
龍吟昨咳其下增建二堡請自楊渡水爲界盡作墾  
屯給南丹衛通道慶遠賓州使思恩三里聯絡不絕  
而于是右江十寨皆安戢輸賦如故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晉齋  
又字子齊  
宋世昌伯屏  
安公銓山致較

蠻司合誌五十

兩廣

韋王朋者馬平獐也初平馬平時因建營堡使土舍  
韋志隆提兵往屯其地王朋視堡兵如仇讎常率東  
歐大產諸酋要挾營堡分守彭應時兵備周浩使千  
總往撫竟殺千總合縣官度田王朋復無忌反爲阻  
撓甚至白晝劫村落官軍相視不敢捕于是總兵王

續詞令誌

一

尚文請于制撫劉堯誨郭應聘統兵攻勦大斬獲盡  
俘其男女牛馬器械而後返初馬平獐常請鄉大夫  
之託以佃丁莊戶浮沉閭閻而鄉大夫亦親入寨峒  
交錢財謀和責息出入縣庭以致生變至是兵尚韋  
梁夢龍請著爲令今監門各立門籍加譏察所與徭  
徭通而因而致富者卽以其財產沒官詔可之  
大喇三寨女土官角鹽無子自以土官娶寨女老上  
沙爲婦將禪印與老上沙有年矣前此湖客尚邦功  
會客三寨與老上沙通愛之許娶爲婦嘗爲詩曰作  
客留中寨尋春到北沙穠苞和露吐思煞洞田花時

右江郡火岑爵過三寨

從也至是尚那功入廣

三寨土官角鹽所娶大

公然婦人也于是釋角

啟六年角鹽死併大喇

張駱四巡檢皆就裁焉

高江諸猪皆出自大小

三妹平峒諸寨與假羊

皆亡抵其間隆慶中常

明犯邊邊吏執殺之亡

燒大結堡明年假大比

小輩難諸猪劫略之無

轉犯小結灘奪商鹽會

擁衆走貓兒堡潛伏西

戶劉卿及廣運堡哨兵

溺死於是昭平守備陳

兩江兵備使葉朝陽郭

城標兵二百人馳高江

岑並諸土吏兵會勦斬

如例先是把總陳賢往



總兵城繼光呼良朋徵兩廣官兵及羅定東西山泗  
城郭康諸土兵分為五道命參將戴應麟等擊金鵝  
松栢埔七諸寨斬秀珠章胡通等進破深埔佛婆麗  
埔白蓮黃沙龍塘大灣磨刀企塲諸寨斬區世奇章  
亞養歐福正等奪獲牛馬器械無算餘賊悉奔青水  
尾鐵帽古婆大山飯甌埔諸寨後進破之斬鄧仕蘇  
運進等于是銅鑼牛欄丁口約四百人俱踵懷集縣  
庭中叩頭願為撫民從之上乃爵賞諸有功而安輯  
諸寨時叛賊李用庄久匿羊橋峒不出至是峒老  
亦縛獻軍門梟示無敢抗者

卷十五

四

恩明土官黃武崇于國初歸命給府州印各一以長  
子黃忽都為恩明知府次子黃均授為恩明知州忽  
都數傳至承祖均授數傳至泰則兄弟也泰有七子  
長子恩詔次子恩錫先後死遂以三子恩隆行州事  
而奪兄恩詔妻趙為正妻次兄恩錫妻黃為次妻黃  
同姓實承祖姊也趙生三子長拱極次拱宸次拱闕  
黃生二子長拱廷次拱聖時州印貯太平府庫萬曆  
八年始以從征功給印子冠帶弟恩隆寵黃甚慮他  
日拱極嗣印當予拱極因謀之承祖預誓拱廷當承  
襲下領印券內而復以承祖曾侵其田土如黎龍白

鷓鴣蓬那橫那坡諸村索清還不得與兵與承祖俱  
殺遂大悔謂承祖實憾我他日豈肯為我子孫計久  
遠合病瘵大書遺命取族自恩詔黃冕及州民舉結  
悉付印券與拱極而恩隆遂死既而承祖謀釋憾拱  
極與兵入州仍索還向所奪村寨且以立拱廷為名  
與拱極搏戰拱極勢不敵請于都御史吳善御史黃  
鍾願遣他官行州事而以指揮楊桂芳往鎮其地亡  
何拱廷得疾疾承祖視以醫其母黃及如全運的臺  
親奉藥餌竟不起承祖與黃揚言拱極醜弟拱廷死  
不法當奪襲與弟拱聖提府兵來州以黃受周佛為

卷十五

五

左驗執拱極及弟拱宸索州印會楊指揮至拱極託  
言印在指揮所承祖叱農二僮指揮衣裸之實無印  
于是鏢土吏鄭鏢于柱鞭之百使供所在而以次裸  
拱極妻許拱宸妻趙乃得印許衣間奪予拱聖去釋  
弓絃勒殺拱極并殺弟拱宸拱闕及母趙以板盛拱  
極與母屍而縛拱宸拱闕屍以蔑燒灰播江中拱聖  
挾印擁大蓋陽陽為知州論功陞土兵鄧寧農二等  
為哨頭而罰恩詔黃冕全遂紫拱極妻許拱宸妻趙  
于獄察二氏有身以鉤鐐繫兩手高懸之欲因而墮  
棄其腹時南寧太平移左江兵備請于都御史吳善

下兵備統兵逮捕拱聖印封府庫會許生一子名黃世延許之外家并訴于都御史都御史救釋許并世延使外家領去而逮拱聖赴太平府對簿時龍州江州龍英太平全若恩城諸州及下當上映諸土喇皆發憤為左驍乃坐拱聖死而以印封太平府庫令世延襲職其母許代為官且令太平諸生黃恩承上目鄭鎮輔之俟世延長給印帶是時南太二府議請以州改隸他府而黃冕等以本州賦稅故輸南寧隸南寧府便及事間廷議謂思明去南寧四百餘里去太平百里當屬近者于是斬拱聖恩明市號黃承祖

卷十五

六

冠帶而以思明隸太平如初

黎福莊者不樂上四屯酋長也其地近樊屯通廣東大羅山隆慶中福莊常與男黎天龍召諸獠大略富川并橋及鍾川厝寨已又略霞江龍眼寨萬曆二年遂與獠人章六哥等大寇鄉塘廖屋村因圍石面山執歐衆人索金錢贖還會富川割二五圖賀縣割昭賢鄉建昭平縣福莊伺隙約下四屯酋長周淋湘章方相等及大羅山流賊千人直走賀縣桂嶺巡使李廷舉提兵邀擊賊少却走大桐江而是時自冒與五指崙險阻可守在正德嘉靖間常征討弗克以故會

長盤福成專為保姦而福莊依之且令昭平諸民屯小倫擊牛酒揚兵突犯府江令指揮何伯堂行縣澤言慶田州出不意驟執福莊于廣運軍復與致軍門乃遣使持檄招示天龍有知捕章方相章六哥來獻得除罪弗治天龍不受命且結壘土龍村糾樊屯諸獠抗戰時都御史吳文華收徵向武常安福祿土兵募遷江民兵屬守巡陳應春沈子木等統指揮進剿破其洛容荆峒北賽諸巢而後環白目五指斬獲甚夥獨天龍轉戰不已終遁去追捕無有越六年平樂通判朱應辰議請立土司于賀縣里松八峒而以把

卷十五

七

總黎邦伯往臨之且立堡于江華隘口設兵五千人以鎮其地詔可于是天龍置勿問而其時有黃邦緣者

黃邦緣鬱林酋長也其巢近北海廉州合浦銅鼓諸屯自上代為邊疆患成化中曾擊破其巢至萬曆初生齒日繁嘗與北海酋長黃章第惟牛與諸獠約合五六百人並馳木頭水鄉大坡羅克金頂樟木諸村南喀人民畜產縱兵焚廬舍去乃復招集城隍諸山友狼而竄之傳白沙川之間大入寇興業諸縣兵巡王原相告于總制劉堯誨徵七山六雲北科連城指

揮李汝賢等提營兵及成語土兵五屯旗軍先後環至那緣見官兵盛自度勿能敵皆遁匿故堡于是屯兵興業橫州烏蠻甜萊橫石磯索鬱林道上先獲騎梁善富黃四單全諸寇然後分軍塞諸隘以計禽那緣等雖破木頭城墮石磯塘表察喇銅鑼諸巢而諸賊盡平

羅旁諸徭者盤瓠裔也在嶺之極西與雷廉相接周入跳躍間亦自迷所歸往但以喇姓為別號喇徭偶遇征代輒走他旁察附匿且多兼名如孔子成曰孔

卷十五

人

紹太麗力王曰麗公定麗勝龍曰鄧勝龍弟毋爾匿亦莫得別識又四方亡抵于巢者號浪賊為徭耳且喇長鳳三舍陳地平盤大面倡亂殺人奪旁近田宅殷正茂為總督議討之會遷去不果繼以郭守乾進兵行至隘口逡巡不敢入乃遣使撫諭徭浪多就撫者因名降徭曰良徭浪賊曰撫民然旋撫旋叛官軍時入其藤蠟蜜漆砂椒之利爭相掩壓居民受害者訴下跡捕不可得友有縛而沉諸江者萬曆四年總制凌雲翼赴官度此局非用間不可乃以便宜擇衛所官十人奉檄以往約令願降者皆詣招撫使自占

姓名書于間招撫使得窮其根株窟穴所在始集眾將議皆曰徭喇荒昧難用兵且兵力不敵時一老軍請言事進曰徭所畏惟狠兵徒以調至不給賞使自搶略故無功若先賞而鼓其勇徭不足平也從之請于朝乃徵狠兵十萬人浙兵五千人合土兵凡十五萬人于肇慶設靖夷道起副使李材蒞之張元勳總兵是時東山則有富祿之險栗子之險羅石之險攬四之險富林之險雙洞之險灣口之險西山則有都門之險古亨之險鳳凰之險雞籠山之險兵分十道偏將宋珏軍羅旁劉天慶軍龍水陳璘軍信宜王瑞

卷十五

九

軍岑溪楊瑞軍宜春陳典軍新興倪中化軍德慶黃允中軍伏喇徐天麟軍南鄉侯熙軍茂名叅政沈子木趙可懷周浩等兼監軍督餉下令狠兵斬一級者賞銀一兩皆大喜赴岡其力自四年十月至明年三月諸巢悉定凡破五百六十四所斬一萬六千一百四級俘二萬三千餘人降者六千四百餘人奪還被南者萬有餘人提問先是龍水縣守絕在東西山之孤懸賊巢設一千戶所僅供城守瞻望之用至是陞為羅定州設神電衛且于東姜喇設東安縣西山大喇設西寧縣東安南六十里日南鄉又西南一百

里曰富縣西寧東南七十里曰封門又南一百二十里曰函口設一守備兵一千二百人往來巡緝改嶺西巡道為兵道駐紮定州雲翼右都御史張元勛右都督告廟宣捷至七年東山狼賊誘撫舊與西山岑溪及六十三山七山諸峒賊及逃卒亡慮千餘人犯思慮燈心大傘諸營殺哨官張文明丁天祿等既又犯封門所僉事侯應璧引把總五科擊破之斬首捕禽二十三級於是御史龔懋賢以其狀請及明年巡撫使者齎新印至州州遣典史梁有達還送舊印行至道州城邀殺典史奪其印去故事自南江至

卷十五

十

石狗營屬東山自石狗營至連灘屬西山而以晉康巡檢使巡緝江上皆以辰時發舟至是失事自守將以下至巡檢使均坐劾參將陳璘請戴罪立效乃與朱文達進攻石牛清水諸寨斬首三百六十六級禽獲器械二百五十有二奪還州印此皆紅豆鐵場餘黨義所未撫之寇也璘遂留鎮羅定兼備東安西寧二縣未幾部下九百餘人忽走江上奪舟遁去蓋裨將倭漁而撫民江子德等憤而為之倡也行至清遠所過南掠璘遣兵襲執子德等斬之餘皆歸降至十一年東山建武安王廟長春寺璘調轄兵三百八充

役且令各出金錢以施時正月積雨役者多怨適後營隊兵由白眉峒至右營隊兵由南山至並轉水東門飲醉略商民米菜哨官劉一鸞譴責之營兵執鸞杖幾死遂反東安知縣陳公大從城頭撫諭不聽璘率兵追及斬首惡黃玉及其黨百人餘逃入賊寨糾合撫循及守備歐泮所部叛兵竝竄廣西劫陸川北街璘復擊破之斬八十四級御史梅淳誣劾璘虛冒軍餉激變力辨得白乃復擊餘賊斬二百餘級時總兵戚繼光方至亦在軍

卷十五

廿一

才雄為二酋其先皆安南夷嘗款石城寨願為臣僕因得充蛋戶阻烏兔多浪為險招致大賈侵禁池盜珠禁池兵衛故其設蛋自度不敵乃陰集四方亡命出劫前此酋長羅漢卿阻中路港諸倫襲殺之於是會曾國賓以三十艘入海康萬曆收元犯北海明年犯上村至四年犯合浦冠頭嶺五年犯未安還入太廉角既而悔禍肉袒請歸命其七年作為珠商所迫鼓棹而入于海因犯南板村殺周英擒林一嶺西兵備使招之降復降是年觀陞才雄亦以十八艘入合浦犯乾體村斬蛋民林三焚殺男婦六人其後又

犯安南末安州官軍逐之急仍遁還烏兔烏兔北枕  
高山南濱大海可為窟穴乃採大木十間以上者建  
屋居令部曲相保為壘聯校木柵開東西二大門  
而封之獨啓南一門而海通出入誠門者勿輕啓凡  
將必張旂志鳴金鼓箭吹閉亦如之夜用邏卒數十  
人銜枚擊刁斗道上至日出乃已已乃椎牛饗諸賊  
治舢舨三十艘出海九年犯斷州當是時斷州去未  
安所近有百戶張稔備白沙哨千戶田治備濱海哨  
皆援於稔甲出戰稔攻其東治攻其西治長于擊劒  
橫行諸蛋中諸蛋中當之輒創顧爾強寧赴水死勿

卷十五

十二

受創以故劍所及祇斬九級生獲林細武等八人而  
餘死于水自是之後蛋人自以為勿及也無何蛋中  
亦募善擊劍者出指治治久易蛋不為意蛋倉卒圍  
治治及兵士王致祥皆身受創死於是都司陳居仁  
廉州推官汪堯卿引白鶴寨兵追逐斬吳三等數級  
觀陽陽令榜人擊鼓還寨復突入東山殺軍人鄧  
邦進吳得賢等嶺西分守張明正海北分守陸萬錦  
及分巡徐時可薛夢雷請于總制劉堯誨遣樓船軍  
以二十七艘為西哨把總李如桂統之以二十一艘  
為東哨指揮文濟武統之且分兵斷其走路賊度勢

不支聞大兵至夜半從檳榔港逃之井村官軍追之  
生獲蘇觀敬陳腐爪等一百一十九人保蘇李志岳  
等二十一人及再追生得蘇觀陞蘇觀祥等七十二  
人保蘇王廷幹等一十人是時大風從西南來蛋舟  
多澁溺死者無算而前後斬捕不下四五百人諸蛋  
狠狽有林允厚者倡曰與我散蛋既易若聚蛋諸軍  
門唯將軍命之之或尚有膽蛋哉衆曰諸衛會長陳  
泉不從諸蛋乃縛泉及蘇三等獻將軍將軍赦之而  
周才雄者別為石城將所獲衆皆定其後梁本豪復

卷十五

十三

梁本豪者亦廣海蛋會也先是海賊會一本稱雄海  
止豪與馬國政陳世元誘一本入城一本死豪演于  
海曲賊黨漸集乃有梁本明馬本高不惑和布尚  
諸會合千餘人往來波羅香山三水東西海日夜  
水戰所制艤船或八櫓或十櫓不用榜人諸蛋自操  
濕乘風盪波海中候若閃電一旦有緩急輒走入水  
水不能為穴俗號人猿其族女子勇倍于男男少時  
搏力及過于壯者以視海上官軍一可當百官軍逮  
捕即百不得一第捕急則山中編氓為餽資者往往  
藏諸偷子家深閭之官軍在門門中無老少男女皆

出視堅稱此門中無盜不稍問口前此海賊誘倭奴入寇頗得利本豪既東結倭奴乃復往西番交歡林道乾約寇會城總制陳瑞御史羅應鶴與布政李江按察趙可懷等計議謂本豪會殺千戶濮漢典史林煥南執通判駱乘韶等情罪重大且復與倭奴林會相依為奸此不可有請復廣州標兵治戰艦進討初漁人楊玉在長沙港見倭操舟人不滿八十既而漸衆則皆海上人無賴往附之者故海上俗慣造烏槽橫江船因緣為利頃以徵稅苛報罷海上人無以為資皆閤入倭舟總制乃移總兵黃應甲令先逐倭舟

卷十五

十四

倭舟沉溺不敢前時諸蛋方劫略沙頭鄧氏執其男婦索贖金指揮徐瑞陽住老萬備倭把總張容正住虎門參將楊為棟白翰紀備外海游擊沈茂指揮王權備內海分守周之屏同知朱一相營居中皆令乘白艚大艘不足則借及漁艇分道並出鏖戰沉賊船八十餘生獲本豪等一千二百餘人俘獲三百餘人斬首二百六十餘級聽撫者無算凡倭番土人之在蛋者皆殲之然後奏捷告廟論功賞如例  
馬人接馬而生猶槃瓠之接大生也其族毒嫪倭人道如馬然天啓中有馬都子者願輸賦與日本貿易

竊載日本女二人還寨聚族瑯涇之二人不勝死而棄諸海日本佔巡儋州聞其事于國國遣兵駕戈船一隻向都子問罪都子懼時浪民歐球通洋去留母妻女姐在寨都子出球妻女并姐合四人倍償之適球客日本見妻女大恨向日本乞贖而身偕日本兵百人殺都子寨殆盡海防守備聞于撫撫不問一云馬人即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卒逃海傍者歲久成為族曰馬姓以食蜃涎水齒墜故每豎下體而無毫毛居平以捕蜆為業韓愈詩有云龍戶馬人是也龍戶即蓋人一名崑崙奴以舟為家能入水三日舟人以

卷十五

十五

繩繫其腰繩動則緣繩起或為蛟龍所害則有血一縷浮水上曰蜃死矣顧其族分三種能入水取魚者曰魚蜃取蜃者曰蜃蜃入山取材者曰木蜃木蜃不入水但編蓬水際居之近崖州  
黎岐瓊州鳴上蠻也相傳有女羸居感南風生蠻故其地有黎母山而即以黎名其又名岐則諸蠻有祈居五指山者五指者岐也第名雖有二而總為一黎其歲時輸粟縣官者為熟黎否為生黎皆環山起巢寨而生黎居內熟黎居外其山在瓊萬儋崖之中高峻出霧靄中久晴海氛清廓黎人時見翠尖如浮空

中然山水分流而下惟熟黎分隸諸州縣耕作其地  
供稅役生黎所居絕遠外人不能跡不供稅役然至  
于山巔雖生黎亦不能至也黎性悍悍兒能引弓習  
矢少長則射糜市皮于漢取利其力田不耕以牛蹄  
土而藝以木葉出入弓矢不釋手雖燕飲亦然弟見  
漢火器則遁走不反顧自向主以下咸采葉為屋  
有如窩棚富者乘馬鳴鏑貧則否懸結蠻服飾以毛  
羽女子皆跣足獨刺而為花文耳銀釵一筒年將笄  
置酒會鄰峒春時軟糲亦如之凡男女出遊歌舞呼  
茗名曰作好設有相竊成婚者父母勿禁但以牛馬

卷十五

十六

之多寡為婚禮厚薄顧勤女紅得漢絲帛折色絲較  
和吉貝而織之為花所稱黎錦黎單是也其地產沉  
束黎初不識廣商闖出財物公請為買名曰香仔然  
黎之為亂則實廣商多導之在唐為瓊管之地宋紹  
定以後黎人王氏往為寇屢起屢滅元至元間將軍  
朱斌捕得生口二萬三千八百二十有七峒六百刻  
石五指黎母而還高皇帝平廣東獨深峒生黎不至  
海南諸將軍並稱兵討之為立土舍然終不可羈縻  
也永樂中大學生潘隆請往招黎上賜隆視知縣秩  
使往諭之亡何黎人陳忠等果如隆指請朝見後成

化五年儋州七方黎符那南稱亂指揮使王璠發兵  
破之既而落窰峒符那推又亂副使塗榮又發兵破  
之至弘治時勦符南蛇參議劉信獨敗績幸伏羌將  
軍毛銳率漢達狼士兵十萬出儋州城大黃斬殺幾  
盡其後嘉靖隆萬之間又復徧強鹵千戶執州判知  
縣殺丞史莫敢誰何萬曆十四年長田峒出掠兵備  
使執而戮之會草子坡諸黎專報復召眾來寇戰于  
長沙營于是兵備使提兵出白禿嶺同知董志綬提  
兵出萬州訓導林立提兵出萬陵共斬首百餘級黃  
村田尾諸峒皆削削降乃已初黎習馳射發三十

卷十五

十七

步內偶不中格輒謂漢人不當死其大言如此因自  
稱阿弓神弓至是民謠曰弛神弓來歸降

蠻司合志十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皆紀明  
代土司始末凡湖廣一卷貴州二卷四川四卷雲  
南四卷兩廣四卷亦其修史所餘之稿也



# 江防總論一卷海防總論一卷

〔清〕姜宸英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

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江防總論

一卷海防總論一卷》提要

江防總論

清翰林院編修姜宸英撰

岷江會眾川之流出峽而後滔滔東下然其勢猶未極盛也至過江陵則漢江統西北之水而趨鄂渚洞庭合西河之水而出岳陽又經黃蘗而向潯陽則彭蠡會饒徽贛袁諸方數千里之水以南出湖口東北納淮南之眾流泄宣潤之陂澤所受天下水幾十之四五自九江以下兩岸南北涯涘無際汊港縱橫故小則漁徒鹽戶出沒藏奸大則巨盜之揚帆鼓棹挾風濤而負固者下

學海類編

天

江防總論

一

事功

可誰何也明制用都御史設操江署于應天府之新江口上起九江府之南湖汎下至南直圖山三江會口一千五百餘里以時分班操練水師又設南北兩巡撫兼理兵務操臣任江中撫臣督岸上互為策應而兩御史巡閱之于是取民間之少壯充弓兵巡司保任聯結制姦人無所得出入洲渚港浦步步設備營柵相望櫛比而密矣

本朝定鼎初設操江駐池州改駐安慶康熙元年始設撤巡江兩御史裁操江而以其職并轄之于總督都御

史規制稍變焉臣謹按古之有事于江者未有不因江之利者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長江固天下之至險也而亦有國者之所恃以為守也徒知其害而不知其利因用之以取勝豈謂善識時勢者哉然而有南北之分勢有艸業之大勢有一統之全勢所謂南北之分勢若孫吳東晉五代及後唐南宋是也時則以金陵為居重以上流為控扼以全蜀為根抵蓋由京口而至秣陵是為長江之險自武昌而至江陵是為荆湖之險守長江者以兩淮守荆湖者以襄漢南宋李綱論守備學海類編 天 江防總論 二 事功

之滅吳隋之平陳元之蹙宋皆先取蜀而後舉兵隨之其已事也獨典午南渡未嘗得蜀而得晏安江表數十年無西顧之憂者以蜀之未與中原通也符堅既克漢中復平蜀密令人預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于是蜀漢為軍順流而下幽冀之眾至于彭城使其不輕身先進徐以待東西萬里之師水陸俱下以壓區區之江左豈有幸哉故蜀固而後襄漢得為荆湖之藩蔽荆湖守而後兩淮得為金陵之門戶此偏安之勢然也宋之取江南也所出之道一荆此沿江而下之師也晉之取吳也所出之道六涂中江西武昌而沿江之道五隋之取陳也所出之道八夏口江陵益州而沿江之道四元之取宋也所出之道二襄陽而沿江之道一則上流之勝勢斷可識矣獨明太祖起兵淮甸日決勝于吳楚之間其始由和州渡采石取集慶尋取京口以斷張士誠絕江之路既而陳友諒襲太平犯龍江不與之爭于境內乃溯流直上而西殄之于鄱陽進兵武昌而東南大定矣此所謂因江之利而善用之以取勝者開枘之盛業帝王之極功也至于承平已久風波恬息持籌長算

之士無所得騁其閒其視長江衣帶固漁人舟子之所  
以泳游而玩狎之者也然而備又不可以不預也昔吳  
紀涉之對魏主曰江自西陵以至江都七千五百里疆  
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處猶人身七尺之軀  
靡不受患其護風寒者亦數處耳彼所爲數處者不過  
西陵荊州九江采石京口迫江諸險要而已此特就其  
國言之也若夫有天下者則其風寒之所當護者又有  
大于此者焉試以明事徵之正德閒劉齊之寇沂流上  
至九江又下南京往來者三如入無人之境然其始亂

學海類編

天

江防總論

四

事功

則近畿也其末也賊張獻忠由黃州團風鎮飛渡武昌  
陷省會全楚魚爛同時羣盜豕突池和廬鳳悉經焚掠  
烽火照于江南然皆秦豫來也如是病有所從起患有  
所必備雖七千五百里之外孰非吾一體之所當護者  
乎而况卽此七千五百里中水陸之路斜汊支港傍溪  
曲徑觸處成險雖節節分營而于各營之中又自有其  
護風寒者其規模既廣其布置宜密故善爲防者必合  
天下之全勢而計之務使遠邇聲息眞若一體之相周  
流聯屬而不致有一旦猝然不可救之患而已此在一

隅偏安者苦于掣肘而若有所不及爲今舉天下之大  
唯吾所欲爲之而不致有猝然不可拔之患者非萬世  
一時哉故曰有一統之全勢者此也我

朝撥亂之餘功令一新所遣將軍都統以下星列某布  
于荊州江甯京口諸重鎮奇兵遊兵巡江諸營或守禦  
非常或往來探哨千里之遙應若呼吸隔江南北若運  
指臂以故比年以來滇黔兩廣外暨九眞日南珠璣孔  
翠異香文犀麗羅寶幃之貢浮江而入河者若過于枕  
席之上巴蜀之名材荆楚之秬稻連檣接艫輪于天府

學海類編

未

江防總論

五

事功

散給吳越者若取諸左腋之下可不謂盛烈哉然而芟  
薙萌芽埽塞罅漏圖大于其細制近于其遠吾之法一  
定而天下之變日出而不窮其不得以太平無事而忽  
之也明矣臣謹按明制江防與唐宋經略微有不同者  
嘉靖以後懲于倭患江防與海防相爲表裏者也江自  
京口金焦起下與海接爲第一重門戶外汊于廖角嘴  
營前沙南北相對更爲入江第二重門戶也江南以及  
通泰之呂四場掘港諸處與海相通者在在皆所經畫  
凡以防江卽以防海此其所以視前代加重而我

皇上於今海氛既靖之後，猶不能無加意于門戶之守。者明主之意，周乎天下，誠非前代帝王所能及也。舊明操江洪朝選故有江防要覽諸書，後吳時來作江防考，王篆繼緝之。

本朝順治間，操江臣李日梵具有成書，皆略載當時現行事例而已。不及有所證明，臣今紀自明世以及本朝設官各汛要害參伍古今，備志沿革，而于大江源委亦詳著于篇。

學海類編

卷

江防總論

六

事功

海防總論

清翰林院編修姜宸英撰

國家混一區宇，聲教覃被，汜于無垠。唯是東南綰波而州者千餘里，一二狂孽弄兵，島嶼烽烟時接。吳越閒至，不得安枕而寢。

皇帝御宇之十八載，神謀潛運，削平反側，從疆吏請以次用兵于臺灣。樓船直指，繫組待命，厥角稽首，恐後遂略定其地。

天子乃按輿圖置一府三縣，設之官府，綏職之易，鱗介

學海類編

卷

海防總論

一

事功

爲衣裳于是依島之國爲我邊界，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皇哉振古無前之偉烈，雖詩書所載何以加茲？先是海寇鄭成功盤踞金門廈門，開葶奪臺灣，居之遊船入犯，飄忽南北，軍吏苦于奔命。康熙初廷議以爲徙民內地，寇無所掠，食勢將自困。遂悉徙粵閩江浙山東鎮戍之在界外者，賊計果絀。降者接踵，二年立定界椿，連歲遣官巡閱邊海諸郡縣。八年有詔稍展縱民，得採捕近海。十三年成功子經承閩叛，游居漳泉。

王師收闕寇遁疆臣再修邊備而海壇金廈復置戍兵矣十九年六月福建督撫臣議處投誠之眾奏請給還民界外田地以無主者俾之耕種且曰方今海外要地已設提督總兵大臣鎮守是官兵在外而投誠在內計可萬全無慮

詔許之閩界始稍稍開復二十三年五月克臺灣十月兵部議請各省開界得

旨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田地可給民耕種諸要地防守事宜其擇大臣往視焉乃以工部侍郎金世鑑都

學海類編 卷二 海防總論 二 事功

御史呀思哈往江南浙江吏部侍郎杜臻內閣學士石柱往福建廣東

上面諭遣之許以便宜設防守事竣奏聞世鑑等往會督撫巡視達書復所棄地與民各就地險易撥置兵戌疏上

報可自是沿海內徙衛所巡司墩臺烽墩寨堡關隘皆改設于外略如明初之制民內有耕桑之樂外有魚鹽之資商舶交于四省偏于占城暹羅真臘滿刺加浣泥荷蘭呂宋日本蘇祿琉球諸國仍設權關四于廣東島

門福建漳州府浙江甯波府江南雲臺山置吏以莅之使泉貨流通則奸萌自息此上策也而諸番緩耳雕脚之倫貫領橫裙之眾莫不累譯款貢叩關蒲伏請命下吏凡藏山隱谷方物環寶可效之珍畢致闕下輪積于內府于是

恩貸之詔日下德澤汪濊毫倪歡悅喜見太平可謂極一時之盛然而帆檣接于內地則盜賊生心互市通于外國則狡蠻思逞此前代已事始未嘗不警戒而後稍弛防忠輒中之宜

學海類編 卷三 海防總論 三 事功

皇上之倦倦南顧慮此至重也始明太祖吳元年用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調兵戍海鹽海甯各州縣洪武二年命參政朱亮祖副平章廖永忠取廣東遂命亮祖鎮守建置衛所七年詔以靖海侯吳楨爲總兵都督僉事俞顯嗣之領江陰廣洋橫海水軍四衛舟師出海巡哨所統京衛及太倉杭州溫台明福建漳州泉廣東潮州諸衛官軍悉聽節制事權專而責亦綦重矣十七年起信國公湯和于家使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和至浙則建議北起乍浦南迄浦門縈迴二十里設九衛置五

十九城及諸所巡司民丁四調一爲戍兵是年江夏侯周德興亦築福建海上十六城置巡司四十有五按籍練民兵十餘萬戍並海衛二十七年勅都督僉事商嵩巡視兩浙城隍簡閱軍士又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時廣東都指揮同知花茂上言請徙廣屬通鑑戶爲兵增設依山碣石等二十四衛所城池于要害山口海汊立堡撥軍戍守詔從之而命傑董其役故閩廣江浙一切海上阨隘城堡傑德興和所建設爲多蓋是時中國數被倭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

學海類編

卷八

海防總論

四

事功

淮安三年寇山東遂轉掠浙閩自後南北並受其患太祖深憂之先後設衛所屯軍所轄于衛衛轄于都司而總屬之五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軍凡五千五百有奇各衛屯田軍率十分其七守城三屯糧屯軍一人賦田二十畝而官征其什之一軍屯錯列分墩而守自粵抵遼延袤八千五百餘里烽火相望而並海以南迫近倭故其戰府備尤密云廣東瀕海之府八其六府分爲三路東路惠潮按壤閩疆商舶通番所必經

也左挈惠潮右連高雷廉而爲中路者廣州倭寇衝突莫甚于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高雷廉西物貢道之所從入也守廣者以三路爲扼要福建設水寨五在漳州曰銅山泉州曰浯嶼興化曰南日山福州曰小埕福甯州烽火門皆控制于海中浙江立沈家門水寨兩浙衛所戰艦協哨南哨至玉環烏沙北哨全馬蹟洋山而歸重于舟山定海江南之邊海在蘇松松有海塘而無海口其要在陸金山衛爲之衝蘇州之沿海多港口者各設水兵堵禦而崇明爲賊所必經也故

學海類編

卷八

海防總論

五

事功

兩處皆設重兵鎮之至狼福山與圖山三江相呼應又爲南北海防第一門戶江北之戰水陸並用登萊三營連絡曰登州曰文登曰卽墨其外島嶼環抱迤邐以及遼陽而金復海蓋旅順各衛星羅棋布足嚴守望此其大凡也自成宏後迄嘉靖初倭警寢息者五十餘年邊備廢弛衛所屯田并兼豪右軍戶亡耗不復勾補水寨移于海港墩堡棄爲荆榛哨船毀壞不修而奸民逸囚漁人蜑戶咸伺隙思覈勾引山城失職之責使嘯聚稱王騷然蠢動一旦鋒突四起武夫喪氣抱首鼠竄賊無

亡矢折刃，岬趾蹂躪，偏于江南，城野蕭然，白骨填路矣。然後謀臣猛將分道出鎮，增兵設屯，人人扼腕而談戰守。起壬子至癸亥，首尾十餘年，中國始得安息。此浸失祖制之故也。善乎總制胡宗憲之言曰：夫謂之海防者，則必宜防之于海。猶江防者必防之于江，國初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百餘隻，更番出洋哨守。海外諸島皆有烽墩，可泊後弛，其令列船港次，浙東于定海、浙西于乍浦、蘇州于吳淞江、及劉家河出海紆迴，又非海防閣無所避風。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迴，又非海防要地。故議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鼎峙，哨守相聯，可扼來寇而又其外陳錢諸島久爲賊衝，三路之要宜以總兵屯泊其地，每于風汛時協軍巡哨，使不得越島深入，則內地可以安堵。總兵俞大猷亦曰：倭自彼島入寇，遇正東風經茶山入江，以犯直隸，則江內正兵之船可以禦之；遇東北風必由下八山、陳錢清水馬蹟蒲嶼、丁興長途、甬山、楊山、普陀、馬纂等嶼經過，然後北犯金陵、西南犯浙江。請于浙江共設樓船，蒼船數百隻分伏

諸島往來巡探，攻捕名之曰遊兵，而遠遏之于大洋之外。議者多是之。或謂海倭經月必有颶風，挽崖復礁，廉厲倖劍戟不可下碇。癸丑俞大猷聞王直于馬蹟蛟龍驚砲起，幾至覆沒，師旋賊逸。乙卯秋浙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路，暴雨大作，飄舟以萬計，是邀擊海上之難也。蓋倭從南來，晝行夜止，依山棲宿，始至必泊，咄錢、次馬蹟、次大衢、次殿前，洋山若驛，傳然可逆數知也。然海波無際，賊覬知諸山有備，東西南北何所不適？嘗聞海中長年云：避颶風者，舍山泊泛大洋，多得全逆，知死地不避寇，知豈出其下哉？故必依此四山，嚴會哨應援之令，潛師伺敵，發無不中。此與設官屯駐顯示之標者，利害相去懸甚。右通政唐順之疏曰：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連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迂賊入寇之路。蔽吳淞江定海港，口國家設縣置衛者，以此而沈家門分哨之制，至今可考。今宜于春汛時用兵備數員暫駐崇明舟山，而總兵以下分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不絕其遠哨，必至馬蹟而止。副使譚綸甚善其說，而謂陳錢馬蹟諸山在內海之外，止可出哨不能設

守蓋海戰之弊有四萬里風濤不可端倪白日陰霾咫尺難辨一也官有常汛使賊預知趨避二也孤懸島中難于聲援三也將士利于無人掩功諱敗四也昔江夏侯五水寨舊址設在大洋後人以應援不便移其三于海岸致寇無門庭之限議者謂宜復如舊制或謂復之不便而信國經營浙海棄下八山不守謹置汛于沈家門人卒便之非江夏之先見不逮信國浙閩之勢異故也然賊自五島開洋諸山曠遠蕭條無居人得採捕小民嚮導以來近岸常無覺者自嘉靖乙卯後禦洋之法

學海類編

卷八

海防總論

入

事功

立哨探嚴緊官得預備則藩籬之守其法終不可廢故必哨賊于遠洋而不常厥居擊賊于內洋而不使近岸斯策之最善而當時之議亦卒未有能易此者也初日本之犯中國山東甯海成山諸衛數被其毒及嘉靖之亂首犯福建以及浙直而延蔓于淮揚獨山東竟未嘗被兵何也蓋明起南方大兵所聚北地置戍猶少故寇時躡入然東南猶不免焉迨防守既密南北少事承平日久士卒生長南方風土脆弱兼之衛所軍部眾不多兵力散渙而瀛渤之閒風氣堅悍如故寇來獲少所失

亡多所以日夕垂涎江南北或比壤一日而破數縣或千里同時而殘諸郡其時召客兵募土著徵調煩苦民力大竭必待督撫重臣前後彈壓而後定

本朝創業微都指揮千百戶之兵而慨統于將軍提督總鎮分領于城守協鎮以下大者宿兵累萬次亦數千各城保守要害清野以困跳浪之賊如是者三十餘年而卒制其命賊不能以流劫郡縣生民不致大困者兵力之出于一故也時勢不同代各異制考之于古三代以前尚矣秦命南海尉任囂築龍口漢陽嘉中亦詔緣

學海類編

卷九

海防總論

九

事功

海益屯屯兵盜賊至晉咸和間趙將劉徵帥眾數千浮海抄東南葛縣殺南沙都尉許儒南沙令常熟縣地尋寇叟縣武進郗鑑擊卻之此自北而南寇道之始通而海上自此漸以多故及晉末運恩循道覆相繼倡亂始入會稽上虞終于廣州始興又寇道自浙入廣之始也時謝炎以會稽守督五郡軍事率徐州文武成海浦今自龔山而東至闌風石堰鳴鶴松浦蟹浦定海皆其地劉裕伐句章吳國內史袁松築滬瀆壘後裕與盧循相持潯陽潛遣水軍從海道襲其番禺則其戰守皆在吳



越之閒史記恩曾一走郁洲今臨朐縣東北有郁洲山而未嘗逸出爲民害然則海防之亟于江南舊矣顧其制不概早考宋時嘗于明州招寶山抵陳錢壁下置十二水鋪以瞭望聲息然宋終始未嘗羅倭患也至有明之世建置詳矣謹次明自洪武以來所設官立軍以防海外海港海岸事宜各省會哨海界及日本朝貢入寇互市始末然後備列今制別爲篇如左嗚呼強弱因乎時也盛衰本乎治也明太祖不勤遠略來則撫之貳則絕之選將練兵修備日如寇至故不庭之國再世來王

學海類編

卷八

海防總論

十

事功

後人反是卒以召亂

今皇上端拱於穆清之上開昧幽阻罔弗耀以光明以故天威所震陸聲水慄猶數諭邊吏慎固封守毋敢邀功生事疆場之臣亦朝夕討訓以稱

上德意今坐享太平視所經略若纖悉過計一旦有事舉而措之成法具在始知創制者之用意深遠不可測量而以遺萬世子孫之久安長治者豈其微哉臣所撰次依海道所經自廣東西路始福建浙江江南登萊天津衛遼陽以次及之又括海南北所經各省郡縣白爲

一卷其沿海山沙寇船入犯分合日本輿地皆有圖

學海類編

卷八

海防總論

十一

事功

## 江防總論一卷海防總論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姜宸英撰宸英字西溟慈谿人康熙丁丑進士  
 官翰林院編修己卯充順天鄉試副考官爲正考  
 官修撰李蟠所累逮問蟠遣戍宸英卒於獄是二  
 書載曹溶學海類編中各冠總論於前而條繫其  
 形勢之畧於後題曰附錄案江防論末稱依海道  
 所經自廣東西路始福建浙江江南登萊天津衛  
 遼陽以次及之又括海南所經各省郡縣自爲一  
 卷與論後所附錄全不相應又稱其沿海山河寇  
 鯨入犯分合日本輿地皆有圖今亦無圖知曹溶  
 刪節其文非宸英之原帙也



ZW 21101000514096